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illegible]學圖書館藏印

二九〇・史部・正史類

舊五代史考異五卷　〔清〕邵晉涵撰……一

二七六五四五八

五代史記注七十四卷（卷一至卷二十一）〔清〕彭元瑞　劉鳳誥撰……二三九

22689/10

舊五代史考異目録

卷第一

梁書第一
太祖紀一
梁書第二
太祖紀二
梁書第三
太祖紀三
梁書第四
太祖紀四

梁書第五
太祖紀五
梁書第六
太祖紀六
梁書第七
太祖紀七
梁書第八
末帝紀上
梁書第九
末帝紀中
梁書第十
末帝紀下
梁書第十一
后妃列傳
梁書第十二
宗室列傳
梁書第十三
朱瑄傳　朱瑾傳　時溥傳　王師範傳
劉知俊傳　楊崇本傳　蔣殷傳　張萬進傳
梁書第十四

羅紹威傳　趙犨傳　趙昶傳　趙珝傳
王珂傳
梁書第十五
韓建傳　李罕之傳　馮行襲傳　孫德昭傳
趙克裕傳
梁書第十六
葛從周傳　謝彥章傳　胡真傳　張歸霸傳
張歸厚傳
梁書第十七
成汭傳　杜洪傳　鍾傳傳　田頵傳　朱延壽傳

趙匡凝傳　張佶傳　雷滿傳
梁書第十八
張文蔚傳　薛貽矩傳　張策傳　杜曉傳
敬翔傳　李振傳
梁書第十九
氏叔琮傳　朱友恭傳　王重師傳　朱珍傳
李思安傳　鄧季筠傳　李讜傳　李重裔傳
梁書第二十
司馬鄴傳　劉捍傳　王敬蕘傳　馬嗣勳傳
張存敬傳　寇彥卿傳

梁書第二十一
龐師古傳　霍存傳　符道昭傳　徐懷玉傳
郭言傳　李唐賓傳　王虔裕傳　劉康乂傳
王彥章傳　賀德倫傳
梁書第二十二
楊師厚傳　牛存節傳　王檀傳
梁書第二十三
劉鄩傳　賀瓌傳　康懷英傳　王景仁傳
梁書第二十四
李珽傳　盧曾傳　孫騭傳　杜荀鶴傳

羅隱傳　仇殷傳
卷第二
唐書第一
武皇紀上
唐書第二
武皇紀下
唐書第三
莊宗紀一
唐書第四
莊宗紀二

唐書第五
莊宗紀三
唐書第六
莊宗紀四
唐書第七
莊宗紀五
唐書第八
莊宗紀六
唐書第九
莊宗紀七

唐書第十
莊宗紀八
唐書第十一
明宗紀一
唐書第十二
明宗紀二
唐書第十三
明宗紀三
唐書第十四
明宗紀四

唐書第十五
明宗紀五
唐書第十六
明宗紀六
唐書第十七
明宗紀七
唐書第十八
明宗紀八
唐書第十九
明宗紀九
唐書第二十
明宗紀十
唐書第二十一
閔帝紀
唐書第二十二
末帝紀上
唐書第二十三
末帝紀中
唐書第二十四
末帝紀下

唐書第二十五
后妃列傳
唐書第二十六
宗室列傳上
唐書第二十七
宗室列傳下
唐書第二十八
李嗣昭傳　李繼韜傳　裴約傳　李嗣恩傳
李存信傳
唐書第二十九

李存孝傳　李存進傳　漢韶傳　李存賢傳
唐書第三十
王鎔傳　王處直傳　王都傳
唐書第三十一
康君立傳　史建瑭傳　李承嗣傳　史儼傳
蓋寓傳
唐書第三十二
周德威傳　符存審傳　符彥超傳
唐書第三十三
郭崇韜傳

唐書第三十四
趙光逢傳　趙光允傳　鄭珏傳　崔協傳
李琪傳
唐書第三十五
丁會傳　閻寶傳　符習傳　烏震傳
王瓚傳　張溫傳
唐書第三十六
李襲吉傳　王緘傳　李敬義傳　盧汝弼傳
李德林傳　蘇循傳
唐書第三十七

安金全傳　安元信傳　安重霸傳　劉訓傳
袁建豐傳　西方鄴傳
唐書第三十八
孟方立傳　張文禮傳　董璋傳
唐書第三十九
張全義傳　朱友謙傳
唐書第四十
霍彥威傳　王晏球傳　朱漢賓傳　劉玘傳
周知裕傳
唐書第四十一

李建及傳　高行珪傳　王思同傳
索自通傳
唐書第四十二
安重誨傳　朱宏昭傳　朱洪實傳
康義誠傳　藥彥稠傳
唐書第四十三
豆盧革傳　盧程傳　趙鳳傳　李愚傳
任圜傳
唐書第四十四
薛廷珪傳　崔沂傳　劉岳傳　封舜卿傳

竇夢徵傳 歸藹傳、孔邈傳 張文寶傳
陳乂傳 劉贊傳
唐書第四十五
張憲傳 王正言傳 崔貽孫傳 孟鵠傳
劉延皓傳 劉延朗傳
唐書第四十六
元行欽傳 夏魯奇傳 李嚴傳 李仁矩傳
康君立傳 張敬達傳
唐書第四十七
馬郁傳 司空頲傳 馬縞傳 張格傳

許寂傳 周元豹傳
唐書第四十八
張承業傳 馬紹宏傳 孟漢瓊傳
唐書第四十九
毛璋傳 段凝傳 孔謙傳
唐書第五十
康延孝傳 朱守殷傳 楊立傳 張虔釗傳
卷第三
晉書第一
高祖紀一

晉書第二
高祖紀二
晉書第三
高祖紀三
晉書第四
高祖紀四
晉書第五
高祖紀五
晉書第六
高祖紀六

晉書第七
少帝紀一
晉書第八
少帝紀二
晉書第九
少帝紀三
晉書第十
少帝紀四
晉書第十一
少帝紀五

晉書第十二
后妃列傳
晉書第十三
宗室列傳
晉書第十四
景延廣傳　張希崇傳　王庭允傳
史匡翰傳　李從璋傳
晉書第十五
桑維翰傳　趙瑩傳　劉昫傳　馮玉傳
晉書第十六
趙在禮傳　馬全節傳　張筠傳　張籛傳
華温琪傳　安元信傳　張朗傳　田武傳
相里金傳　房知温傳
晉書第十七
王建立傳　康福傳　安彥威傳　李周傳
張從訓傳
晉書第十八
姚顗傳　呂琦傳　史圭傳　盧導傳
鄭韜光傳　王權傳
晉書第十九
盧質傳　李專美傳　崔梲傳　薛融傳
曹國珍傳　趙熙傳　尹玉羽傳　鄭雲叟傳
晉書第二十
萇從簡傳　潘環傳　方太傳　何建傳
張廷蘊傳　郭金海傳　李彥珣傳
晉書第二十一
皇甫遇傳　王清傳　梁漢璋傳　盧順密傳
周瓌傳　沈贇傳　吳巒傳
晉書第二十二
孔崇弼傳　張繼祚傳　劉遂清傳
劉繼勳傳　程受謙傳　馬重績傳
晉書第二十三
氾延光傳　楊光遠傳　楊承勳傳
盧文進傳　李金全傳
晉書第二十四
安重榮傳　安從進傳　張彥澤傳
趙德鈞傳　趙延壽傳　張礪傳　蕭翰傳
劉晞傳　崔廷勳傳
卷第四
漢書第一

高祖紀上
漢書第二
高祖紀下
漢書第三
隱帝紀上
漢書第四
隱帝紀中
漢書第五
隱帝紀下
漢書第六

后妃列傳
漢書第七
宗室列傳
漢書第八
劉審交傳　劉在明傳　馬萬傳　白再榮傳
漢書第九
史宏肇傳　楊邠傳　王章傳　李業附傳
閻晉卿傳　後贊傳　劉銖傳
漢書第十
李崧傳　蘇逢吉傳　李鏻傳　龍敏傳

張允傳
漢書第十一
杜重威傳　李守貞傳　趙思綰傳
周書第一
太祖紀一
周書第二
太祖紀二
周書第三
太祖紀三
周書第四

太祖紀四
周書第五
世宗紀一
周書第六
世宗紀二
周書第七
世宗紀三
周書第八
世宗紀四
周書第九

世宗紀五
周書第十
世宗紀六
周書第十一　本紀第十一
恭帝紀
周書第十二　本紀列傳第一
后妃
周書第十三　本紀列傳第二
宗室
周書第十四

高行周傳　安審琦傳　李從敏傳
鄭仁誨傳　張彥成傳　安叔千傳
宋彥筠傳
周書第十五
王殷傳　劉詞傳　史彥超傳　史懿傳
白文珂傳
周書第十六
趙暉傳　王守恩傳　馮暉傳　高允權傳
孫方諫傳
周書第十七
馮道傳
周書第十八
盧文紀傳　和凝傳　景範傳
周書第十九
王朴傳　楊凝式傳　王仁裕傳　裴羽傳
段希堯傳　邊蔚傳
周書第二十
趙鳳傳　張穎傳　劉仁贍傳
周書第二十一
王峻傳　慕容彥超傳

周書第二十二
劉皞傳　王延傳　申文炳傳　扈載傳
賈緯傳　趙延乂傳　李知損傳　孫晟傳
卷第五
世襲列傳第一
李茂貞傳　李從曮傳　李茂勳傳
高萬興傳　李仁福傳
世襲列傳第二
高季興傳　高從誨傳　高保勗傳　馬殷傳
馬希範傳　錢鏐傳

僭僞列傳第一
楊行密傳　楊渭傳　李景傳　王審知傳
僭僞列傳第二
劉守光傳　劉陟傳
僭僞列傳第三
王建傳　王衍傳　孟知祥傳　孟昶傳
外國列傳第一
契丹傳
外國列傳第二
吐蕃傳　回鶻傳

統志第一
天文志
統志第二
厯志
統志第三
五行志
統志第四
禮志上
統志第五
禮志下
統志第六
樂志上
統志第七
樂志下
統志第八
食貨志
統志第九
刑法志
統志第十
選舉志

統志第十一
職官志
統志第十二
郡縣志

舊五代史攷異目録終

舊五代史考異卷第一　　餘姚邵晉涵纂修

梁書第一

太祖紀一

其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誠帝即誠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　案五代會要梁肅祖宣元皇帝諱黯舜司徒虎四十二代孫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宣元皇帝廟號肅祖葬興極陵敬祖光獻皇帝諱茂琳宣元皇帝長子母曰宣僖皇后范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光獻皇帝廟號敬祖葬永安陵憲祖昭武皇帝諱信光獻皇帝長子母曰光孝皇后楊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昭武皇帝廟號憲祖葬光天陵烈祖文穆皇帝諱誠昭武皇帝長子母曰昭懿皇后劉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文穆皇帝廟號烈祖葬咸寧陵

母攜養　案冊府元龜引此條母氏下有王氏二字

九月帝遂與左右定計斬偽監軍使嚴實舉郡降于重榮　案舊唐書僖宗紀八月庚子賊同州防禦使朱溫殺其監軍嚴實與大將胡真謝瞳等來降薛史作九月與舊唐書異考新唐書九月丙戌黃巢將朱溫以同州降通鑑亦作九月丙戌朱溫殺

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皆與薛史同是朱溫之降實在九月舊唐書誤

乃詔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　案歐陽史云王鐸承制拜溫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薛史以爲僖宗詔授與歐陽史異考舊唐書王鐸承制拜溫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通鑑作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是王鐸承制所拜之官非如歐陽史所載也至謝瞳奉表行在乃詔授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耳當以薛史爲得其實

仍賜名全忠　案是書及舊唐書通鑑皆作僖宗賜名惟鑑戒録云朱太祖統四鎮除中令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搆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邊之闕無患矣昭宗遂敕太祖改名全忠議者謂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上方悔焉其說與諸史異蓋傳聞之不同爾

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　案舊唐書中和三年五月以檢校尚書右僕射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朱溫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充宣武節度觀察等使仍賜

名全忠據薛史則全中授宣武節度在三月非五月也由河中行營招討副使遷授非由潼關防禦等使也賜名全忠在二年九月亦非三年五月也通鑑所敘年月官爵名號皆以薛史為据

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　案瓦子寨原本作瓦于寨攷通鑑注黃巢撤民居以為寨屋謂之瓦子寨則于字形近刊訛耳今改正

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于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　案自五月甲戌至此又見通鑑

考異所引薛史梁紀與冊府元龜所引符合

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為沛郡王　案舊唐書光啟元年三月以汴州刺史朱全忠為沛郡王充蔡州西北面行營都統据薛史則元年惟增食邑至二年三月乃進封為王也與舊唐書異歐陽史從薛史

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怠于軍政為部下所殺　案舊唐書云十月壬子朔滑州軍亂逐其帥安師儒推衙將張驍主留後軍務師儒奔汴朱全忠殺之新唐書云十月朱全忠陷滑州執義成軍節度使安師儒歐陽史從舊唐書作奔汴通鑑從新唐書作被擄据薛史則師儒自為部下所殺與新舊唐書異又新舊唐書俱作十月而薛史作十一月通鑑仍從薛史

由是遂有滑臺之地　案舊唐書云朝廷以汴帥朱全忠兼領義成軍節度使据薛史胡真傳云真以奇兵襲取滑州乃署為滑州節度留後蓋全忠雖嘗兼領義成而不之鎮故署其將胡真為留後

俾募兵于東道且慮蔡人暴其麥苗期以夏首回歸　案自募兵于東道至此亦見通鑑注與冊府元龜

同

庚午　案通鑑考異云長歷四月甲辰朔無庚午薛史誤今考舊唐書光啟三年四月正作甲辰朔以數計之庚午乃四月二十七日也此非薛史之誤乃通鑑考異之誤耳

賊將盧瑭領萬餘人于圃田北萬勝戍夾汴水為營跨河為梁以扼運路　案通鑑注引薛史梁紀曰盧瑭于圃田北夾汴為梁以扼運路視冊府元龜所引稍有刪節

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　案舊唐書

光化三年十一月楊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制授全忠檢校太尉侍中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觀察使行營兵馬都統歐陽史作十二月通鑑作閏十一月據薛史則全忠兼領淮南自在九月以前與諸書異又薛史下文作閏十二月而通鑑作閏十一月亦有互異

九月亳州裨將謝殷逐刺史宋衮自據其郡　案新唐書云光啟三年六月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衮八月壬寅謝殷伏誅通鑑從新唐書薛史作九月與新唐書異

鄆州朱瑄　案歐陽史作朱宣薛史前後皆作瑄舊唐書通鑑並同薛史

瑄瑾以帝軍士勇悍私心愛之乃密于曹濮界上懸金帛以誘之帝軍利其貨而赴者甚衆帝乃移檄以讓之朱瑄來詞不遜　案通鑑考異引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太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慮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薦敬秀才于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輜重必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隣以自襲叛徒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從其議一出而致衆十倍令案高若拙所紀深得敬翔與梁祖陰謀情狀薛史止據梁實録原辭未及改正歐陽史作移檄究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亦未詳考

是時李璠郭言行至淮上為徐戎所扼不克進而還　案歐陽史云璠之揚州行密不納據通鑑云李璠至泗州時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是李璠未嘗得至揚州也當以薛史為實録

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案新唐書正月癸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舊唐書作五月與薛史異通鑑從新唐書

會蔡人趙德諲舉漢南之地以歸于朝廷　案新唐書昭宗紀五月壬寅趙德諲以襄州降舊唐書及通鑑皆作五月與薛史同歐陽史叙其事于三月以前疑有舛誤

二月蔡將申叢遣使來告縛秦宗權于帳下折其足而囚之矣　案舊唐書文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朔蔡州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新唐書作十二月辛酉與舊唐書月日互異薛史作龍紀元年二月蓋即其遣使來告之月而書之也歐陽史作五月誤

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賞平蔡之功也　案舊唐書四月壬戌朔以宣武淮南等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汴州刺史充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上柱國沛郡王食邑四千戶朱全忠為檢校太尉中書令進封東平王仍賜賞軍錢十萬貫薛史及歐陽史俱作三月與舊唐書異

辛未昭宗命帝為宣義軍節度使充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　案舊唐書五月以宣武軍節度使朱全

忠為太原東南面招討使歐陽史從舊唐書作東南面通鑑作南面與舊唐書異考新唐書云五月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六月辛未朱全忠為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蓋先為南面招討使後改東面也又六月全忠兼領宣義軍新舊唐書皆不載通鑑用薛史

帝遣葛從周率驍勇之士夜中銜枚犯圍而入于潞　案舊唐書五月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七月朱全忠遣大將葛從周率千騎入潞州薛史統作八月蓋据入潞之月而追書之也

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　案舊唐書作十一月汴軍陷宿州與薛史異歐陽史及新唐書通鑑俱從薛史作十月

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饒舉郡來降　案新唐書十一月己未曹州將郭銖殺其刺史郭詞叛附于全忠通鑑從新唐書與薛史異歐陽史仍從薛史

遂領兵于村落閒　案領字攷文義應是頓字之譌今改

二年四月丁丑師古下彭門梟溥首以獻　案冊府

元龜引薛史于景福二年事多所刪節考是年春有石佛山之戰今不載通鑑注引薛史云石佛山在彭門南疑即此處闕文也

次于魚山　歐陽史作漁山攷通鑑亦作魚山今仍其舊

盡奪其餉于高吳　案通鑑作高梧攷薛史前後俱作高吳今仍其舊

是時太原遣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　案通鑑乾寧二年四月河東遣其將史儼李承嗣以萬人馳入于鄆此据薛史梁紀原文惟史儼兒

作史儼為微異耳下又云七月克用遣史儼将三千騎詣石門侍衛十二月李克用遣大将史儼李承嗣假道于魏以救之前後複互且其時汴鄆日有戰争道路阻隔史儼既于四月入鄆不應七月已在石門十二月又過魏也考舊唐書云初兖鄆求援于太原克用令蕃将史完府何懐寳等千騎赴之不言其赴鄆為何時据此篇下云八月獲蕃将史完府十月擒何懐寳然則四月馳入于鄆者當是史完府何懐寳非史儼李承嗣也参考薛史唐武皇紀及李承嗣傳承嗣等入鄆定在二年之

冬梁紀以有舛誤通鑑並采梁唐帝紀亦未能考定畫一

朱瑄脱身遁去復入于鄆　案通鑑九月辛未朱全忠自将擊朱瑄戰于梁山瑄敗走還鄆與薛史異歐陽史仍從薛史作八月

十月帝駐軍于鄆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　案新唐書昭宗紀十一月壬申齊州刺史朱瓊叛降于朱全忠据薛史則朱瓊自請降至見殺皆在十月與新唐書異通鑑從新唐書

及蕃将何懐寳等萬餘人以襲曹州　案通鑑作薛懐寳孜舊唐書亦作何懐寳今仍之

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兖　案通鑑云朱全忠之去兖州也留葛從周将兵守之與薛史梁紀異又薛史葛從周傳作十月事

辛卯營于濟水之次　案胡省三云漢以後無濟水此濟水蓋即鄆城清河水也

以朱友裕為鄆州兵馬留後　案通鑑正月以龐師古為太平軍留後三月表朱友裕為太平軍留後据薛史郴王友裕傳四年帝下東平即為天平留後與通鑑異

朱瑾史儼兒遂奔淮南兖海沂密等州平　案新唐書昭宗紀四年正月丙申朱全忠陷鄆州天平軍節度朱宣死之二月朱全忠寇兖州泰寧軍節度使朱瑾奔于淮南舊唐書正月癸未汴将龐師古陷鄆州二月戊申汴将葛從周陷兖州與薛史月日前後不同詳見通鑑考異

是時珙弟珂實為蒲帥　案珂原本訛作琦今据新唐書王重榮傳改正

九月帝以兖鄆既平将士雄勇遂大舉南征　案舊唐書昭宗紀師古渡淮在十月而清口之敗在十

一月薛史繫于九月蓋舉南征之議實始于九月其後迄終言之耳歐陽史改作九月攻淮南則清口之役乃因雨雪而敗有九國志可据斷非九月事也

梁書第二

太祖紀二

三月昭宗以帝兼領天平軍節度使餘如故　案舊唐書光化元年正月朱全忠遣叛官韋震奏事求兼領鄆州薛史作三月事蓋奏事在正月制下在三月也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

五日之內連下三州　案通鑑朱全忠陷洺州在四月陷邢州磁州在五月俱以薛史為据新舊唐書總繫于五月歐陽史總繫于四月皆非實錄

是時襄州節度使趙匡凝　案趙匡凝原本避宋諱作趙凝今從新舊唐書及歐陽史增匡字後倣此

其泌州刺史趙璠越墉來降隨州刺史趙琳就擒　案新唐書七月丙申朱全忠陷唐州又陷隨州執刺史趙匡璘八月戊午陷鄧州執刺史國湘通鑑從新唐書與薛史詳畧不同舊唐書俱作七月歐陽史以唐州為泌州尚仍薛史之舊

先屯于內黃　案舊唐書及通鑑俱以屯內黃為三月事與薛史異

擒都將單無敵已下七十餘人　案通鑑單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舊唐書作生擒單可及薛史梁紀作單無敵蓋節當時露檄之文也

戊戌晉人陷澤州帝遣名將葛從周于潞留賀德倫以守之未幾德倫為晉人所逼遂棄潞而歸蹤是潞州復為晉人所有　案新唐書八月李克用陷澤潞懷三州與薛史異通鑑從新唐書作八月歐陽史從薛史作七月

洺州復平　案收復洺州通鑑作九月舊唐書及歐陽史俱作八月

連拔瀛莫二州　案新唐書昭宗紀九月甲寅朱全忠陷瀛州十月丙寅陷景州辛酉陷莫州辛巳陷祁州通鑑與新唐書同舊唐書俱作九月事薛史又俱作十一月事前後互異

大計未決　案通鑑考異引唐補紀謂全忠初與季述通謀後乃改計今考新舊唐書皆不載此事薛史亦不取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　案天復元年正月當從舊

唐書作甲申朔考光化三年十二月爲乙卯朔天復元年二月爲甲寅朔舊唐書作癸未夜孫德昭等以兵攻劉季述王仲先通鑑作德昭等謀以除夜伏兵俟之以癸未爲除夜則正朔斷爲甲申也通鑑從薛史作乙酉朔疑誤

癸巳降制進封帝爲梁王　案舊唐書二月制以全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進封梁王新唐書二月辛未封全忠爲梁王與薛史月日先後不同詳見通鑑考異

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　案王處直三

字原本闕今据通鑑增入

遂班師　案舊唐書四月癸丑朔汴軍大舉攻太原据薛史則汴人伐太原自在三月也新唐書云三月辛亥昭義軍節度使孟遷叛附于朱全忠四月壬子全忠陷沁澤二州丁巳儀州刺史張鄂叛附于全忠大畧與薛史同惟旋師之期薛史梁紀作四月唐紀作三月微有互異歐陽史作三月旋師誤

罷允知政事　案舊唐書十一月壬子出幸鳳翔甲戌崔允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新唐書亦作十一月甲戌崔允罷是未幸鳳翔以前崔允未罷知政事也與薛史異

乙丑唐丞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至華州以速迎奉爲請許之　案舊唐書十二月己卯崔允至三原岧與全忠謀攻鳳翔通鑑作癸未至三原薛史又作乙丑與舊唐書異

癸未與岐軍大戰自辰至午殺萬餘衆擒其将校数百人乘勝遂逼其壘　案舊唐書五月岐軍出戰大敗于武功南之漠谷新唐書五月丙申李茂貞及朱全忠戰于武功敗績與薛史異

明日軍出　案北夢瑣言時因朱友倫總騎軍且至将大出兵迓之

李茂貞信其言　案李茂貞即宋文通此紀前後互異蓋仍當時軍檄之文未及改從畫一

甲寅鄜州平周彝聞之收軍而去　案舊唐書十二月癸酉汴将孔勍乘虛襲下鄜州獲周彝妻子周彝即以兵士來降新唐書十二月乙亥朱全忠陷鄜州保大軍節度李茂勳叛附于全忠考茂勳即周彝也薛史統作十一月事與新舊唐書異

華州留後李存審　案李存審三字疑有舛誤攷王

師範傳作崔允在華州

是日師範又遣其將劉鄩盜據兗州　案劉鄩陷兗州新舊唐書俱作丙午薛史作丙辰與唐書異

昭昭宗御延喜樓送之　案喜原本訛熹今据通鑑改正

戊午師範舉城請降　案王師範之降舊唐書作十一月丁酉朔新唐書從薛史作十月戊午

致友倫暴死　案九國志趙庭隱傳云庭隱始事梁祖子友亮因擊鞠墜馬死庭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無過竟釋不問考歐陽史及通鑑並作友倫而九國志以為友亮蓋傳聞之訛

十一月丁酉青將劉鄩舉兗州來降　案劉鄩降于全忠新唐書作十一月丁丑與薛史異

帝乃密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收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　案歐陽史云遣朱友諫殺允于京師其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據薛史則殺崔允者乃友諒非友諫也歐陽史家人傳亦作友諒與梁本紀不同曾三異嘗校正其誤

因連上章請車駕幸洛　案十國春秋吳世家二月丁酉唐帝遣閤使以絹詔告難于我及西川河東

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詔有云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昭宗以帝為宣武宣義護國忠武四鎮節度使時帝請以鄆州授張全義故有是命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少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

表趙凝罪狀削奪官爵　案舊唐書八月丁未制削奪荊襄節度使趙匡凝在身官爵十一月削奪荊南留後趙匡明官爵蓋趙匡凝官爵因全忠表奏而削奪匡明官爵至奔蜀後始追奪也

十一月丙辰大軍北濟　案十國春秋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

躁煩尤甚　案師友雜志朱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樹宜為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須用夾轂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為車轂者悉撲殺之

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

義保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　案以二十一道為魏國薛史止載十九道据舊唐書尚有忠武鎮國二道薛史闕載

七月乙未自魏班師　案通鑑考異引編遺録作七月癸未上起兵離魏都七月壬子朔無癸未編遺録誤也今考癸未乃乙未傳寫之誤

楊崇本胡章僅以身免　案新唐書九月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十月辛巳楊崇本戰于美原敗績與薛史互有詳畧

遂自長蘆班師　案以上疑有闕文据舊唐書哀帝紀戊辰李克用與幽州之衆同攻潞州全忠守将丁會以澤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為留後甲戌全忠焼長蘆營旋軍聞潞州陷故也

帝為留十餘囷以與之　案容齋續筆滄州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劉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数萬口不食数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沉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数囷滄人頼以濟洪氏所述與册府元龜畧同惟留十餘囷與留数囷微異

梁書第二

太祖紀三

仍廢京兆府為雍州佑國軍節度使　案五代會要四月改京兆府為大安府長安縣萬年縣為大年縣仍置佑國軍節度使額始命韓建為佑國軍節度使

是日大酺賞賜有差　案通鑑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册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院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

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至從册寳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册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寳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于元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　案朱梁篡位之事薛史宜為詳載今全篇不可得見謹附録通鑑于此

第27冊 經修四庫全書 第2 版反内

升開封浚儀為赤縣尉氏封邱雍邱陳留為畿縣 案五代會要四月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衙為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為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為左右龍驤軍

友徽為建王 案歐陽史封姪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

詔天下管屬及州縣官名犯廟諱者各宜改換 案魏泰東軒筆錄京師呼城外為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韋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韋縣相縣胙縣蓋沿梁時避諱之舊也

同和院改為儀鸞院 案五代會要五月改御食使為司膳使小馬坊使為天驥使

因稱為瑞 案五代春秋五月李思安及晉人戰於潞城思安師敗績

司天監奏日辰內有戊字請改為武字從之 案容齋三筆以為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殊不知戊字乃避梁祖曾祖茂琳諱非以其類成字也雲谷雜記嘗辨正之今崇福侯廟碑立于開平二年正作武寅可見當時避諱之體

以靜海軍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為安南都護充節度使 案五代會要七月敕云建國還都俾新其制況山河之險表裏為防令二京俱在關東以內仍以潼關隸陝州復置河潼軍使命虢州刺史兼領之其月敕改虎牢關為軍仍置虎牢關軍使

己亥追尊皇妣為皇太后 案長歷七月不得有己亥今攷通鑑亦作七月己亥當是引薛史原文今仍之

宜令有司備臨軒之禮 案五代會要八月敕云諸道所有軍事申奏令直至右銀臺門委客省使畫

時引進尋常公事依前四方館收接

是日隰州奏大寧縣至固鎮上下二百里 案前後多作李固鎮疑原本有脫字攷通鑑亦間作固鎮蓋當時奏牘省文也今仍之

隱言賜紫衣 案五代會要九月置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為軍使

故賜姓周氏 案薛史本傳仍作成汭

並宜止絕 案五代會要十二月于輝州碭山縣置崇德軍太祖榆社在碭山置使以領之始命朱彥讓為軍使

梁書第四

太祖紀四

開平二年正月　案五代春秋正月晉王克用薨

二月　案通鑑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于曹州新唐書昭宣帝紀亦云二月遇弑歐陽史作五月乙亥卜郊于西都弑濟陰王與諸書異

以宰臣韓建權判建昌宮事　案五代會要十月以尚書兵部侍郎李皎為建昌宮副使

辛巳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

案辛巳歐陽史通鑑俱作壬午

拜二相於行在　案通鑑癸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文蔚卒癸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涉罷為右僕射是拜二相於行在所以代張文蔚楊涉也梁代避諱改承旨為奉旨通鑑誤作承旨

壬子至東京　案五代春秋作丙子帝還東都歐陽史作壬子至澤州惟通鑑與薛史同

王師敗於潞州　案潞州之敗歐陽史作五月乙丑通鑑作壬申

襲至幕谷　案歐陽史作漢谷五代春秋仍作幕谷

又宴宰臣文武百官於宣和殿　案歐陽史癸巳張策罷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仍令執法官糾察之　案五代會要載七月敕曰祭祀之儀有國大事如聞官吏慢于恪恭牲具禮容有異精審宜令御史臺疏其條件奏聞

時代綿寢　案綿寢原作綿浸今据通鑑注改正

改臨安縣廣義鄉為衣錦鄉　案十國春秋吳越世家八月梁敕封唐山縣為吳昌縣唐興縣為天台縣又敕升杭越等州為大都督府復改新城縣曰新登長城縣曰長興樂成縣曰樂清避梁諱也

丙戌至陝州　案通鑑作乙酉

丁巳至東都　案通鑑考異引編遺錄作乙卯實錄作丁巳令攷五代春秋作丁巳與薛史同歐陽史作丁未與薛史異

為二王後　案五代會要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為龍虎軍左右龍虎為天武軍左右天威為羽林軍左右羽林為天威軍左右英武為神武軍左右神武為英武軍前朝置龍虎六軍謂之衛士至是以天武神武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勳舊焉

丙申賜文武官帛有差　案歐陽史丙申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

仍昇為鐵縣　案輿地廣記朱梁時楊氏據江淮于是吳越錢氏上言以淮冠未平恥聞逆姓請改松陽縣為長松

甲寅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封南平王　案甲寅通鑑作庚子與薛史異

如活捉得劉知浣者賞錢一千貫文　案一千原作一萬今據通鑑長編引梁代賞功之典改正

辛亥駕至蒲陝　案通鑑作癸丑帝至陝與薛史前後異

其興善門仍令長官關鎖　案興善原作章善今據上文及五代會要改正

進封幽州節度使河間郡王劉守光為燕王　案通鑑七月癸酉帝發陝州乙亥至洛陽寢疾

梁書第五

太祖紀五

開平三年九月　案通鑑丁未以保義節度使王檀為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

襄州都指揮使陳暉　案歐陽史作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

收復襄州人戶歸業　案歐陽史九月壬寅陳暉克襄州據薛史則陳暉以壬寅奏捷非以是日克城攷通鑑克城繫九月丁酉與薛史今月五日正合歐陽史蓋據奏捷之日而書之耳

并命司門郎中員外郎　案司門原本作司關攷五代會要有司門郎中今改正

以綏朔方之寇　案五代春秋十一月秦人來侵靈州陝州康懷英侵秦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於昇平

開平四年正月　案五代春秋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

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　案通鑑云友諒獻瑞麥帝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容齋續筆亦載此事疑皆采薛史原文而冊府元龜徵引梁書有所刪節也謹附載于此

鎮海軍節度使錢鏐擊高澧于湖州大敗之　案九國志高澧以三年十月叛四年二月奔吳薛史繫于四月蓋以奏聞之日為據

劉知俊攻逼夏州　案通鑑七月岐王與汾涇二帥

各道使告晉請合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将兵會之合五萬衆圍夏州　案五代春秋八月晉人秦人侵夏州與薛史及通鑑異

甲午至西京　案五代春秋作九月乙丑帝還西都歐陽史同通鑑作乙丑上發陜甲午至洛陽

國禮使杜廷隱　案廷隱原本作定隱下仍作廷隱令据九國志改正

夏州圍解　案通鑑甲申遣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綰自鄜延趨銀夏李遇等至夏州岐晉兵皆解去

相州刺史李思安為先鋒使　案原本訛湘州今据通鑑改正

故道将討之　案五代會要十一月十四日司天奏月餘不宜用兵時王景仁方總大軍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為後唐莊宗大敗于柏鄉

向背若環耳　案原本訛環爾今据五代會要改正

梁書第六

太祖紀六

使督軍進發　案五代春秋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師師援邢州晉人還師

願少留清蹕從之　案五代會要二月敕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況丞相尊位參決大政而堂封未給且無餐錢朕甚愧之宜令食萬錢之半

以其偽制來自陳　案原本偽訛為令改正

命使慰勞　案九國志盧延昌歸命于吳偽乞命于梁

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卒　案劉隱卒五代會要五代春秋俱作五月惟通鑑作三月與薛史異

丁巳鎮定抄我湯陰　案原本作蕩陰今從通鑑及歐陽史改正

命閤門使李郁郭宰臣兼敕內外　案原本李郁下衍寶令据列傳刪正

乙未帝御朝元門以回鶻吐蕃入覲故也　案乙未歐陽史作乙未

壬午帝以邊事稍息宣命還京師　案通鑑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将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又命将作少監姜宏道為朗州旌節官使副　案五代會要舊制巡撫黜陟冊命弔贈入番等使選朝

臣為之其宣慰加官送旌節即以中官為之令以三品送旌節新例也

安南兩使留後曲美　案通鑑十二月戊午以靜海曲美為節度使

梁書第七

太祖紀七

二月庚戌中和節　案歐陽史丁巳光祿卿盧玭使于蜀

仍命押領送至貝　案原本貝訛具今据通鑑改正

畧封訖　案此下疑有闕文今無可校姑仍之

于萬春門外廡賜以酒食　案五代會要二月追封故魏博節度使羅宏信為趙王

夕次河陽　案通鑑云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

晨發衛州　案原本脫發字今據文增入

三月庚辰朔次于棗強縣之西原　案通鑑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強與楊師厚軍合

丙戌奏下棗強縣車駕即日南還丁亥復至貝州　案通鑑帝以蓚縣未下引兵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戊子至冀州與薛史異地又案五代春秋二月侵趙克棗強與薛史異月

楊師厚與副招討李周彝等准詔來朝　案五代春秋二月侵趙克棗強進次蓚縣圍之晉人救蓚帝還師滄州張萬進以地來歸

精加祈禱　案五代會要三月詔曰夫隆興邦國必本于人民忠養疲羸凡資於令長苟遐求之踰濫固撫理之乖違如聞吏部擬官中書降授或緣親

舊所請或為勢要所干姑狥私情靡求才實茲念蠹弊宜舉條章令後應中書用人及吏部注擬並宜省藩身之才業驗為政之否臧必有可觀方可任用如或尚行請說猶假貨財其所司人吏必當推窮重加懲斷

四月乙酉幸魏州　案通鑑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俱在三月與薛史異

己未次黎陽縣　案通鑑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

敕以建昌宮事委宰臣於競領之　案五代會要其

年六月廢建昌宮以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為國計使凡天下金穀兵戎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

限三日內疏理訖聞奏　案五代會要彗星見于靈臺之西至五月始降赦宥罪以答天譴又云五月壬戌夜熒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司天奏大星為帝王之星宜修省以答天譴

宜徽有喜之術　案原本有喜訛有嘉今改正

九宮貴神　案原本貴神訛降神今据通典及新唐書禮志改正

妻中書各差官祈之　案通鑑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帝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于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勑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

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刄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氊裹之瘞於寢殿秘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令考友珪弒逆之事薛史原文永樂大典已佚冊府元龜亦無所徵引謹附錄通鑑於此

友珪葬太祖於伊闕縣號宣陵　案五代會要太祖崩年六十一中書侍郎平章事杜曉撰哀冊文門下侍郎平章事趙光逢撰謚冊文太常卿李燕撰謚議又案友珪篡位後諸偽政考薛史之體應附

見太祖紀後今原本已佚而其事散見諸臣列傳者猶可考見今不復援引他書補載於後焉

五代史補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閒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己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五代史闕文世傳梁太祖迎昭宗於鳳翔素服待皐昭宗佯為鞵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為吾繫鞵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汗流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臣謹案梁祖以天復三年迎唐昭宗於岐下歲在甲子其年改天祐至國初建隆庚申歲纔五十六年矣然則乾德七十歲人皆目睹其事蓋唐室自懿宗失政天下亂離故武宗以下實錄不傳於世昭宗一朝全無記注梁祖在位止及六年均王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岐下繫鞵之事恥而不書晉天福中史臣張昭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但云即位之始有會昌之風岐陽事迹不能追補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氣而衰運不振又明左右無忠義奮發之臣致梁祖得行其志有所警戒不可不書

梁書第八

末帝紀上

末帝諱瑱　案永樂大典原本誤作項冊府元龜誤作項今從歐陽史校正

太祖第四子也　案歐陽史作第三子五代會要與薛史同蓋并假子博王友文而數之也

以帝為左天興軍使　案原本脫使字今据歐陽史增入

乃以偽詔示之　案通鑑攷異云梁太祖實錄丙戌東京言龍驤軍准詔追赴西京軍情不肯進發實友珪徵之非友貞偽作但激怒言坑之耳

帝乃遣人告趙巖袁象先傳暉朱珪等　案原本脫暉字令据通鑑增入

近雪家讐　案原本脫家字令据冊府元龜增入

濮陽郡開國侯袁象先　案原本濮陽作博陽令据象先本傳改正

師厚自弓高渡逼滄州張萬進懼　案原本滄州作涼州攷歐陽史劉守光傳張萬進乃滄州守將令改

滄州順化軍節度使張萬進為青州節度使　案原本順化作順侯令据通鑑注滄州為順化軍改正又青州通鑑作平盧攷後文是時賀德倫為平盧節度使當從薛史作青州為是

寇邢洺　案原本邢作鄜令据五代春秋七月來侵邢州改正

牛存節劉鄩拔徐州　案牛存節等克徐州薛史本紀及蔣殷傳俱不書月五代春秋及歐陽史皆作正月通鑑作二月据通鑑攷異引朱友貞傳又作乾化四年十一月疑皆屬傳聞之辭當以薛史為正

判度支趙光逢　案原本逢作逸令据唐書列傳改

正

租庸使趙巖租庸判官邵贊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列傳宰相敬翔與趙巖邵贊同議薛史無敬翔名通鑑從薛史

既須日有戰爭　案原本脫戰爭二字令据冊府元龜增入

遣使齎詔安撫　案通鑑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

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　案通鑑攷異引蜀書劉知俊傳保衡作彥康蓋保衡為楊崇本養子故名彥康迨殺其子彥魯而降梁始復其本姓名也五代春秋歐陽史通鑑俱從薛史作保衡

刺史王彥章棄城來奔　案通鑑晉人夜襲澶州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薛史王彥章傳亦云晉人夜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是澶州陷時彥章未嘗在城也

王彥章為汝州防禦使　案原本汝州作許州令据通鑑改正

康王友孜謀反　案通鑑友孜作友敬與薛史異

帝揮之獲免　案清異錄末帝夜于寢間擒刺客乃

康王友孜所遣帝自戮之造雲母匣貯所用劍名匣曰護聖將軍之館

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為貞明元年　案吳越備史作正月壬辰朔改元大赦歐陽史五代春秋及通鑑俱從薛史作十一月

以皇伯父宋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廣王全昱為守中書令餘如故　案通鑑二年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昱卒

晉人陷貝州　案歐陽史作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

德死之又死事傳云貝人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源德聞河北皆平有翻然之志謀於衆衆懼其歸罪因殺源德是源德之死傳聞異詞故薛史不取

琅琊郡王王檀薨　案五代春秋作盜殺鄆州王檀

梁書第九

末帝紀中

以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案原本脫副字攷新唐書百官志及五代會要副大使為落鎮官爵今增入

湖州刺史錢傳璟蘇州刺史錢傳璙　案原本作傳玨今據十國春秋改正

鎮海軍節度副使錢傳瓘溫州刺史錢傳璲睦州刺史錢傳璹寶州刺史錢傳瓘明州刺史錢傳球義州刺史錢傳琇峯州刺史錢傳珦　案歐陽史職方志有封州而無峯州薛史前後俱作峯州未知何據今仍其舊

婺州刺史錢傳炎鎮海軍都知兵馬使錢傳璛等凡一十一人並加官勳階爵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也　案吳越備史載錢鏐諸子所加官勳階爵失載傳

璟故十一人僅存其十又其名間有異同當以薛史為得實

賀瓌為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宣義軍節度使鄭滑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案通鑑時論平慶州功故賀瓌進秩

遂停郊禮　案通鑑云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皇駭失圖遂罷郊祀

車駕至自洛陽　案五代春秋作乙卯帝還東都

竇專為翰林學士　案專同州白水人貞固之父也

貞固宋史有傳

靈武節度使韓洙　案原本作韓珠攷韓遜傳洙即遜之子歐陽史雜傳亦作洙今改正

檢校尚書左僕射羅周敬　案原本作用敬攷薛史晉列傳作周敬歐陽史羅紹威傳亦作子周敬今改正

建徽吳越王錢鏐之將也　案原本訛作達徽今据十國春秋改正

朱珪搆之也　案通鑑賀瓌密譖謝彥章於帝因與朱珪伏甲以殺彥章盖賀瓌密奏帝旨也五代春秋歐陽史皆以賀瓌專殺為文恐非事實

癸未制削奪兗州節度使張守進在身官爵以其叛故也　案張守進歸晉本紀繫於五年三月張萬進傳作四年七月劉鄩傳仍作五年通鑑考異嘗並舉紀傳之互文以明薛史之難據因定從莊宗實録作四年八月今以當日事勢考之藩鎮反覆向背無常陰謀詭秘姑示含容討罪遣師須有顯迹盖守進潛附於晉自在四年秋至削奪官爵聲罪致討則五年春事也薛史采用舊聞不加修飾故語必徵實若五代春秋以守進叛為五年事歐陽史又以劉鄩討之為四年事皆刪改成文自為臆斷不如薛史之存其實也

獲晉將石家才　案通鑑石家才作石君立考薛史列傳君立一名家才

晉人陷濮陽　案上文四年十二月已云晉人攻濮陽陷之至此復云晉人陷濮陽前後重複通鑑考異歷引薛史閻寶李嗣昭傳及莊宗實録而斷之曰去冬唐雖得濮陽棄而不守今年復攻拔之也參考事勢當得其實

梁書第十

末帝紀下

宣州節度使錢傳璟　案原本宣州訛作亘州今据十國春秋改正

應宋亳潁鄆齊魏滑　案原本脫魏字今据冊府元龜增入

充知匭使　案原本知匭作知匱攷通典唐三省官有知匭使今改正

朱友謙襲陷同州節度使程全暉單騎奔京師　案歐陽史本紀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据薛史則程全暉奔還京師未嘗見

敍也歐陽史列傳仍同薛史五代春秋又作六年春事

以供奉官郎公遠充契丹歡好使　案遼史神冊五年九月梁遣郎公遠來聘即是年事也遼史載神冊元年梁遣郎公遠來賀薛史失載

華温琪為靜勝軍留後　案通鑑作貞明六年事與薛史繫龍德元年異

鎮州大将王德明殺其帥王鎔　案五代春秋三月趙人張文禮弑其君鎔薛史及通鑑作二月

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　案歐陽史作三月與薛史異

詔張漢傑率兵進討　案原本漢傑作衡傑今据通鑑改正

王彥章率舟師自楊村寨浮河而下　案原本舟師訛州師今据通鑑改正

帝召控鶴都将皇甫麟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録作皇甫鏻歐陽史從薛史作麟

帝崩　案五代會要末帝年三十六

瑱字一十一十月一八日　案此句疑有脫衍蓋當時傳會者析王字為一十一析真字為十月一八也冊府元龜作或解云瑱字一十一十月一八知此句日字因下文有日字而衍令姑仍其舊

其首藏於太杜　案通鑑後唐紀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杜薛史作張全義當別有据

梁書第十一

后妃傳

文惠皇太后王氏　案北夢瑣言云梁祖父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惟温猝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兄弟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為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嘗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軍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温既辭去不知存亡及温領鎮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惶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温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為商州刺史王氏以温貴封晉國

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為矢石所中而卒温置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前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温曰汝致身及此信為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難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諸無取也温垂涕謝罪即令名諸兄子皆至汴友寧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元貞皇后張氏　案五代會要太祖皇后張氏早崩開平二年追封賢妃至乾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追冊曰元貞皇后又北夢瑣言云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為宋州刺史温微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温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温以其宿款深加禮異張賢明有禮温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兖鄆得朱瑾妻温告之曰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兖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為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又僭號後大縱朔淫骨月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又案五代會要所載內職有梁太祖昭儀陳氏昭容李氏歐陽史並見家人傳

末帝德妃張氏　案五代會要少帝妃張氏乾化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冊為德妃其夕薨又案歐陽史次妃郭氏傳云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族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院

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龐元英文昌雜錄云梁均王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鵠為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今案末帝德妃張氏早薨後與末帝同葬而次妃郭氏天福中尚存歐陽史不明言同葬者為何妃文昌雜錄誤以尚存者為故妃張氏蓋傳聞之失實也今薛史梁后妃傳雖闕叅考梁末帝紀及晉高祖紀定為德妃張氏同葬云又案五代史無外戚傳五代會要云梁太祖長女安陽公主降羅延規開平二年八月追封長樂公主降

趙巖開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普寧公主降昭祚王氏開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金華公主開平二年十月封真寧公主乾化三年十月五日封少帝帝長女壽春公主乾化三年四月五日封第二女壽昌公主貞明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封令考通鑑攷異引梁功臣列傳云羅廷規尚安陽公主又尚金華公主薛史羅紹威傳亦載開平四年詔金華公主出家為尼是金華公主實歸羅氏而五代會要不載亦闕文也

梁書第十二

宗室傳

廣王全昱　案通鑑天祐二年二月戊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為太師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戇樸無能先領安南全忠自請罷之歐陽史作領嶺南西道節度使

貞明二年卒　案五代會要全昱贈尚書令謚德靖五代史闕文全昱梁祖之兄也既受禪宮中開宴惟親王得與因為博戲全昱酒酣忽起取骰子擊盆迸散大呼梁祖曰朱三汝碭山一民因天下饑荒入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足矣何故滅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稱帝稱朕吾不忍見血吾族矣安用博為梁祖不悅而罷臣謹按梁史廣王全昱傳曰昱樸野常呼帝為三宮中博戲之事諱之夫梁祖弒二君弒一皇后名臣被害者不可勝紀及莊宗即位盡誅朱氏惟全昱先令終至道初知單州有稱廣王之後與尼訟田者豈以一言之善獨存其後耶按通鑑考異引王仁裕玉堂閒話曰骰子數匝廣王全昱忽駐不擲顧而向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動容廣王曰你受它爾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怒擲戲具於階下抵其盆而碎之喑嗚眦睢數日不止與王禹偁所述微異

友能全昱子　案友能後以叛廢詳見末帝紀又通鑑云龍紀元年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趨大梁詔陝州留後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友能至陳留兵敗走還陳州諸軍圍之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友誨全昱子　案通鑑云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梁主

收友誨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於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並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云友諒友能友誨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從弟嘗為亂者豈得獨存云云考通鑑以友諒等為末帝自殺考異祇以事理度之而不言所据何書歐陽史仍從薛史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亦云莊宗即位盡誅朱氏度當日事勢梁末帝自中都告敗救死不遑未必遽誅兄弟當以薛史為得其實通鑑所載恐未足據也

遺劉捍督戰　案通鑑考異引紀年錄作朱溫自至拔其城据編遺錄則劉捍自請督戰溫未嘗親至博昌也通鑑從薛史

合議封崇　案五代會要開平二年正月追封皇從子友寧為安王友倫為密王四年四月追封皇兄存為郎王王是郎王之封實在安王密王之後据薛史有司上言又似一時並封未詳孰是又會要載四年六月追封皇伯義方為穎王皇叔義譚為韶王薛史闕載

友裕從兵擊之斬獲甚眾瑾領殘黨宵遁　案通鑑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据薛史則友裕擊破朱瑾援師斬獲甚眾未嘗閉壁與通鑑異歐陽史從薛史

遂以數騎遁於山中　案通鑑作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歐陽史從薛史作數騎

友珪　案五代會要郢王友珪開平元年五月九日封至乾化二年六月三日篡位偽改鳳歷元年三月十七日京城軍亂侍衛袁象先率兵入宮友珪自殺少帝即位追削為庶人又載周廣順中張昭修實錄奏云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弒居位

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為元凶友珪　案梁實錄今無考

福王友璋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梁祖為福王納齊王張全義之女

康王友孜　案友孜通鑑及五代會要俱作友敬通鑑云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作天子遂謀作亂使心腹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補友敬誅之歐陽史作友孜與薛史同

梁書第十三

朱瑄傳

曹全晸　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曹存實舊唐書歐陽史與薛史同

崔君預　案舊唐書作崔君裕

光啟初魏博韓允中攻鄆　案新唐書作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與薛史異考舊唐書韓允忠傳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子簡起復為節度觀察留後新唐書本紀亦云韓允中卒其子簡自稱留後是東窺曹鄆實韓簡非允中也薛史似微誤通鑑作中和二年韓簡擊鄆州當得其實

全晸為其所害　案舊唐書韓簡傳云移軍攻鄆鄆帥曹全晸出戰為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收合殘衆保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朱瑄傳云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襲君裕據韓簡傳全晸死而君裕保其城据朱瑄傳則君裕為全晸所殺二傳自相矛盾新唐書本紀作韓簡冦鄆州天平軍曹全晸死之部將崔用自稱留後與舊唐書韓簡傳同惟崔用之名有異耳薛史定從舊唐書朱瑾傳通鑑與薛史同

允中敗　案舊唐書韓簡傳云簡以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諸葛爽傳云中和元年十一月簡鄉兵八萬大敗明年正月簡為牙將所殺新唐書本紀云中和三年二月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韓簡通鑑與新唐書同薛史誤作允中歷考諸書年月參差姓名舛異無可依据蓋唐末典章散佚故傳聞失實如此

俱斬於汴橋下　案舊唐書云瑄與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為野人所害傳首汴州榮氏至汴州為尼與薛史異

朱瑾傳

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降　案原本齊州作濟州据通鑑及北夢瑣言改正

瑾之二子　案新唐書作子用貞

尹處賓　案新唐書作尹懷賓

依楊行密　案新唐書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楊行密

處瑾不附己　案陳彭年江南别録云徐知訓初學兵法于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数人埋于舍後

出瑾為淮寧軍節度使　案原本淮寧作懷寧今据

九國志改正

愛妓桃氏　案九國志作妻陶氏五國故事作愛姬

姚氏

瑾斬知訓首　案五國故事作以手板擊殺之馬令南唐書云知訓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俄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别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踣遂斬知訓

與衙兵戰　案九国志翟虔傳云虔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

遂自刎　案九國志米志誠傳志誠被甲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

立祠以祭之　案馬令南唐書云初宿衛將李球馬謙挾楊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不足為也因反顧一麾外兵争進遂斬球謙亂兵皆潰瑾嘗有德於知訓者也及其凶終吴人皆謂曲在知訓五代史補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為禮待有加於諸将数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但恨無入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廐隸報適退槽馬生一駒見卧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月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瑾之来也徐温覩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温與張鎬争權襲殺鎬自是事無大小皆決于温既而温復為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為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横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温溥

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為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温至遽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於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

時溥傳

時溥徐州人　案薛史時溥傳永樂大典原闕今考册府元龜引梁時溥一條當係薛史原文謹為補入又考舊唐書列傳云時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黄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将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

河陰軍亂剽河陰縣迴溥招合撫諭其衆復集懼罪屯於境上詳遣人迎犒悉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推溥為留後送詳於大彭館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為璠所殺舉家屠害溥以璠為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溥誅璠又令别将帥軍三千赴難京師天子還宮授之節鉞及黄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迎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捷黄巢之敗也其将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後林言又斬黄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詔授檢校太

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行營兵馬都統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南亂朝廷以全忠遥領淮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汴人應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師攻徐自光啟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歲水災人喪十六七溥窘蹙求和於汴全忠曰移鎮則可朝廷以尚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殺不受代汴将龎師古陳兵於野溥求援於兖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城中守陴者饑甚加之疾疫汴将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實景福二年也地入於汴

王師範傳

棣州刺史張蟾叛於師範　案原本作張儋今据新唐書改正

乃發使通楊行密　案新唐書全忠圖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将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為平盧軍節度使師範聞之哭曰吾為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是師範之通行密因其将謀見代而始遣使也歐陽史作

因乞兵於楊行密殊失事實而薛史亦未詳載

詣師厚乞降　案師範之降薛史與新唐書異薛史則以為兵臨城下而始降也新唐書云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将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将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歐陽史云弟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别将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亦微有不同

劉知俊傳

尋用為左開道指揮使　案原本作闕道今据歐陽史改正

乃掾同州叛　案鑒戒錄云彭城王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墻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名賓幕將校問之劉源曰此是冤氣所結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源聞酒能忘憂莫以醇酎或可消釋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徵也知俊命具酒餞祝酹復瘞之尋有叛城背主之事

懷英敗歸　案九國志云李彥琦劉知俊自靈武班師塗經長城嶺梁師率精銳數萬躡其後彥琦與知俊同設方畧擊敗之

會蜀軍救至乃退　案九國志王宗鐬傳云岐將劉知俊等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固鎮糧王宗侃唐襲等禦之至青泥嶺為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漢江漲宗鐬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於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散掠已中宗鐬與宗播襲之會王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

楊崇本傳

遷其族於河中　案舊唐書十一月乙亥邠州節度使李繼徽以城降全忠乃舍其孥於河中以繼徽從軍新唐書作辛未與舊唐書異

乾化元年冬　案原本作乾化四年今從歐陽史校正

蔣殷傳

累遷至宣徽使　案蔣殷在唐末為宣徽副使譖殺蔣元暉遷宣徽使誣害何太后其罪與孔循等薛史未及詳載

張萬進傳

萬進怒而殺之　案通鑑云乾化二年九月庚子萬進遣使奉表降於梁辛丑以萬進為義昌留後甲

辰改義昌為順化軍以萬進為節度使此傳疑有闕文

仍賜名守進　案原本作方進今据本紀改正

梁書第十四

羅紹威傳

羅紹威　案舊唐書紹威字端己

先是宏信自言於所居遇一白鬚翁謂之曰爾當為土地主如是者再　案宏信遇白鬚翁本篝火狐鳴之故智舊唐書作鄴人相告新唐書作巫者傳言疑皆屬傳聞之誤薛史以為宏信自言當得其

實

攻李存信敗之　案宏信攻李存信舊唐書與薛史同新唐書則云李存信侵魏匆牧宏信已不平既而李瑭復壁莘宏信厭其暴及聞梁王遣使相告乃迴戈攻瑭也與薛史異

封臨清王　案舊唐書宏信先封豫章郡公進封北平王

紹威襲父位為留後　案舊唐書紹威自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

自田氏已後垂二百年　案吳縝歐陽史纂誤云魏博自田承嗣專據至羅紹威時共一百五十餘年歐陽史作二百年誤蓋歐陽史仍薛史之誤也

太祖自內黃馳至鄴　案原本作至葉今据歐陽史改正

仍令其子周翰監總軍府　案通鑑考異云紹威厚率重斂傾府庫以奉溫小有違忤溫即遣人詬辱紹威方懷愧恥悔自弱之謀乃潛收兵市馬陰有覆溫之志而賂溫益厚溫怙其曲事慮蓄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妓妾數人皆承嬖愛未半歲溫卻名還以此得其陰事內相矛盾案梁祖性多猜忌使妓妾為間乃作賊之故智厥後恩禮不衰特因紹威已死外示包容耳

頗有情致　案太平廣記引羅紹威傳云當時藩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意壞裂抵棄自擘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　五代史補羅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鞴驢置鞍於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驢主怒毆駕車者為廂司所擒紹威更不按問遂判其狀云鄴城大

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領鞴驢漢子科決待駕車漢子喜歡詞雖俳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

次日周翰繼為魏博節度使　案通鑑攷異引梁功臣傳云周翰起復雲麾將軍充天雄軍節度留後尋檢校司徒正授魏博節度使

趙犨傳

趙犨其先天水人　案歐陽史作其先青州人

父叔文　案原本訛叔乂今据新唐書改正

王僊芝起於曹濮　案原本作僊玭今据新舊唐書改正

文德元年　案原本作大德令改正

充大內皇墻使　案原本作皇城攷五代會要梁時避諱改皇城使為皇墻使令改正

趙昶傳

旋遷忠武軍節度使　案上篇趙犨傳云蔡州平以犨為忠武軍節度使據此傳則昶為忠武節度使宗權未滅二傳自相矛盾見通鑑考異

趙珝傳

犨季弟也　案新唐書以珝為犨子今據歐陽史及通鑑皆以珝為犨弟與薛史同新唐書誤

王珂傳

小字忠兒　案舊唐書忠作蟲

令何絪守晉州　案原本作何縕令據通鑑改正

太祖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　案新唐書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為甥舅德其全己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念誓言過重榮墓為哭而祭

太師阿舅之忌　案歐陽史云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為舅

梁書第十五

韓建傳

有詣建告睦王已下八王謀殺建　案通鑑作防城将張行思等来告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

又害太子詹事馬道殷将作監許巖士　案新唐書昭宗紀正月乙酉韓建以兵圍行宮殺扈蹕都将李筠二月韓建殺太子詹事馬道殷将作監許巖士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王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通鑑與新唐書同薛史以殺李筠為正月事以殺馬道殷許巖士為八月事蓋本于舊唐書昭宗紀宜可徵信云

太祖即誅巨川　案北夢瑣言韓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封書檄皆巨川為之因斬之通鑑所采即本於北夢瑣言與薛史同新唐書李巨川傳云巨川詣軍門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己或衰乃詭說曰巨川誠奇才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是巨川之死亦由于敬翔之譖不僅為韓建所賣也

冊拜太保罷知政事　案五代會要開平三年十月詔曰太保韓建每月旦十五日入閤稱賀即令赴朝參餘時弗入見示優禮也

仍令中書不議除替　案五代會要乾化元年正月勅許昌雄鎮太保韓建朕用以布政民耕盜止久曆其位庶可勝殘矣宜令中書門下不計年月勿議替

害建于衙署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九月建遇害通鑑從薛史

李罕之傳

亡命為盜　案北夢瑣言云罕之即其僧名

張言　案張言後名全義

為李摩雲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云罕之亦嘗置寨於洛城中至今民呼其寨地為李摩雲寨

罕之以功授檢校太尉食邑千戶　案新唐書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所載爵位較薛史為詳歐陽史仍薛史之舊

伊鐸　案伊鐸歐陽史作伊鐔

遣其子頵　案歐陽史作遣子頎

以求援焉　案新唐書全忠表罕之昭義軍節度使

馮行襲傳

行襲擊喜仆地仗劍斬之　案新唐書本紀光啟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其刺史呂煜蓋行襲既殪孫喜遂自據其郡也薛史作中和間事與唐書異歐陽史仍從薛史

以戎昭軍為額　案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金州馮行襲奏當道昭信軍額內一字與元帥全忠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是金州初賜軍額本名昭信至哀帝時避朱全忠祖諱乃改稱戎昭也薛史于

金州初賜軍額即作戎昭蓋仍梁實錄之舊未及，考正

預收復功　案新唐書昭宣帝紀二年五月王建陷金州戎昭軍節度使馮行襲奔于均州六月行襲克金州舊唐書哀帝紀二年十二月戎昭軍奏收復金州兵火之後井邑殘破請移理所於均州從之仍改為武定軍是行襲因金州嘗被陷乃改治均州也薛史不載

遷匡國軍節度使　案舊唐書哀帝紀三年四月丙申勅曰天祐二年九月二十日於金州置戎昭軍

割均房二州為屬郡比因馮行襲叶贊元勳克宣丕績用獎濟師之效遂行割地之權令命帥得人酬庸有秩其戎昭軍額宜停其均房二州却還山南東道收管据此則戎昭軍額廢于天祐三年故行襲改鎮許州也

孫德昭傳

父惟最有功于唐朝　案歐陽史作惟晸攺新唐書亦作惟最今仍其舊

累職為右神策軍都指揮使　案通鑑德昭由雄毅軍使為左神策指揮使

有以事諭德昭者　案通鑑云德昭嘗憤惋不平崔允閒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容以允意說之

乃將本軍孫承誨董從實三人　案新舊唐書俱作周承誨董彥弼據薛史則承誨自姓孫彥弼乃從實後改之名也通鑑從唐書歐陽史從薛史

趙克裕傳

尋移理許田　案新唐書本紀景福元年乙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据通鑑則克裕之移鎮因梁祖欲以張全義領河陽也新唐書所紀疑非事實

梁書第十六

葛從周傳

葛從周　案玉堂閒話作葛周

破蔡賊王夏寨　案原本作五夏今据通鑑改正

從周詐揚言并人鄆人來救　案通鑑十二月朱瑄朱瑾告急于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是河東實遣救河東非從周詐言也此蓋覘知兗人告急乘并師尚未至乃揚言已至多方以誤之耳又本紀作十二月此作十月辨正見本紀

遽班師　案九國志侯瓚傳云破葛從周於壽陽沉其卒萬餘人於淠河與薛史異歐陽史兼采九國志

從周追襲至青山口斬首五千級　案玉堂閒話云葛公威名著于敵中河北諺云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云

養疾偃師縣亳邑鄉之別墅　案原本作別埜今改正

貞明初卒於家　案偃師縣有葛從周神道碑云十

月三日歸葬於偃師縣亳邑鄉碑以貞明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建

謝彥章傳

必两京太傳在此也　案原本作西京今据通鑑改正

胡真傳

真時為元從都将　案舊唐書中和二年朱温與大将胡真謝瞳来降通鑑云温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将亡親将胡真謝瞳勸温歸國薛史謝瞳傳載瞳說温之辭胡真傳不言其勸温歸國與通鑑異

張歸霸傳

歸霸為飛戈所中　案飛戈歐陽史作飛矢

張歸厚傳

字德坤　案通鑑考異引梁功臣列傳云德厚祖興父處讓薛史歸厚傳不言其父祖名諱當是歸霸從弟

命歸厚領所部廳子馬　案原本作屬子馬攷通鑑注廳子都係當時軍旅之名今改正

與葛從周禦晉軍于洹水　案原本作郭從周今据通鑑改正

梁書第十七

成汭傳

冒姓郭氏　案新唐書云入蔡賊中為賊帥假子更姓名為郭禹　五代史補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為文章長于箋奏成汭鎮荊南辟為推官汭嘗讐殺人懼為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為荊南節度使命準為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其畧云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内盱睢為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封而鼠竄名非霸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

稱于張禄又云成為本姓郭乃冒稱本避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别族受封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云其表甚為朝廷所重後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貺初學記一部準忿然以為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乃訓童之書耳今敵國交聘以此書為貺得非相輕之甚耶宜書責讓汭不納準自嘆曰若然見輕敵國足彰幕府之無人也忝佐無狀安可久逺請觧職汭怒其去潜使人于途中殺之

杜洪鍾傳傳

江夏伶人　案新唐書洪鄂州人

豫章小校　案新唐書傳洪州高安人

朝廷因而命之　案新唐書光啟二年洪乘虛入鄂自為節度留後僖宗即拜本軍節度使中和三年傳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

被害于廣陵市　案九國志劉存傳存急焚鄂州城樓梁援兵將突圍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則城愈固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於廣陵市

其子繼之　案九國志秦裴傳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城陷擒匡時以獻歐陽史采用九國志新唐書延規作匡範與九國志異

其地亦入于淮夷　案五代史補鍾傳雖起于商販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傳薦四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為泗州管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赫赫可稱者數十條列于啟事以投之十啟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驚嘆謂賓佐曰此啟事每一字可以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贈仍辟在幕下其激勸如此上藍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大為鍾傳所禮一旦疾篤往省之且曰老夫于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付耶上藍強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但有來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鍾槌偈終而卒傳得之不能測泊明年春淮帥行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為楊氏有打鍾之偈人始悟焉

田頵朱延壽傳

本揚府之大校也　案九國志頵字得臣廬州合肥人

不知何許人　案九國志延壽廬州舒城人與新唐書同

時延壽方守壽春　案九國志天復初北司擁駕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遣李儼間道齎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

行密乃先以公牒徵延壽　案新唐書行密妻延壽姊也遣辨士召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楊州

為行密軍所得　案九國志行密別遣臺濛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頵委舟師於汪建王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為濛所敗遂率殘衆遁保宛陵壇建閉其敗因晝以舟師歸欵于行密十二月頵出外州柵疾戰橋陷馬墜為外軍所殺

行密使人殺之　案五國故事云延壽既至行密處正聽潛兵以見之俄而閉目曰數年不見舅令日果相覩延壽惶駭遂叱壯士執而殺之九國志云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新唐書從九國志當得其實薛史以為廻揚州一舍而見殺五代史補又以為行密自奮鐵椎殺之疑皆屬傳聞之誤

乃投火而死　案五代史補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為泗州防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時議以為行密時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瘉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墻抵柱至于流血姬妾僕隸以為實然往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畢幼苟不諱則國家為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使管勾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為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去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于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鐵鎚以擊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叫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即時升堂廳召諸將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為朱三此賊令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為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于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恕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駢死秦彥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趙匡凝傳

趙匡凝　案新唐書匡凝作光儀

後卒於淮南　案新唐書云師厚縣陰谷伐木為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舟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

歸我耶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三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歐陽史云行密厚遇匡凝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晏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慢渥遣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

張佶傳

不知何郡人也　案九國志佶京兆長安人乾寧初以明經中第累遷宣州從事復為秦宗權行軍司馬後與劉建峰據湖南推建峰為帥

佶不得已而視事　案九國志建峰將吏推佶為帥佶將入府常所乘馬忽爾踶齧不止正中佶髀佶謂將吏曰吾非汝主當迎馬公為之與薛史異新唐書劉建峰傳從九國志

卒於位　案九國志乾化初移鎮桂林卒于治所

雷滿傳

雷滿　案新唐書滿字秉仁

即以澧朗節度使授之　案歐陽史云滿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新唐書則云詔授朗州兵馬留後俄進武貞軍節度使與薛史微有互異

累官至檢校太傅　案新唐書作檢校太尉

其子彥恭繼之　案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弟彥恭結忠義節度使趙匡凝以逐彥威

彥恭单棹遁云　案通鑑考異引梁太祖實録云彥恭沒溺于江通鑑從紀年録作奔廣陵歐陽史與通鑑同

梁書第十八

張文蔚傳

父裼　案裼原本作錫考舊唐書張裼傳云字公表當以從衣為是今改正

弟濟美早得心恙　案舊唐書云文蔚弟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北夢瑣言云張裼尚書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閑壁魚食神仙字身有五色呑之可得仙因欲試之遂致心疾是得疾者別自一人非濟美也

薛貽矩傳

在任綿五載　案歐陽史梁本紀貽矩以開平元年同平章事至乾化二年薨統計貽矩居相位共六

年歐陽史唐六臣傳貽矩為梁相五年卒尚仍薛史之誤

張策傳

即奏為掌記　案北夢瑣言云朱令公軍次于華用張濬計先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携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張策本與張濬有分携印而降協濬之謀是梁祖之喜張策由張濬有先入之言也

杜曉傳

沉跡自廢者將十餘歲　案歐陽史作自廢十餘年

吳縝纂誤據景福二年讓能死乾寧四年崔遠判戶部光化三年崔遠罷相相隔止八年曉為崔遠判戶部所舉不得云自廢十餘年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杜曉入相之歲歐陽史紀作三年傳作二年吳縝已辨其誤

兄光乂　案新唐書表光乂字啟之

甚得王言之體　案北夢瑣言云曉貌如冠玉有制誥之才

敬翔傳

故軍謀政術一以諮之　案通鑑考異引張昭遠莊宗列傳溫狡譎多謀人不測其際唯翔視彼舉錯即揣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為之助溫大悅自以為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切諮之

從嘉名也　案原本脫名字今從職官志增入

置大學士始以翔為之　案五代會要云以金鑾為名非典也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

其間三十餘年　案歐陽史作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蓋仍薛史之文吳縝纂誤云朱全忠以中和三年癸卯歲為汴州節度使至建國受禪迄于乾化二年壬申遇弒正三十年不得云三十餘年也

受命而退　案通鑑乾化二年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蓋即敬翔所受之命戊寅太祖遇弒命未及行故薛史亦不為詳載

宿于車坊　案原本作中令据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　案編遺錄通鑑考異引之書錄解題云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梁宰相敬翔子振撰自廣明巢賊之亂朱溫事迹迄於天祐弒逆大書特書不以為愧也其辭亦鄙俚五代史補敬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

備行陣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為戰欲效春秋時可乎敬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況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為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李振傳

劉中尉命其姪希貞来計大事　案原本作希直今据通鑑改正

希貞大沮而去　案通鑑攷異疑李振之拒希貞為

誤謂李振若已立異豈敢復入長安與崔允謀反正乎今攷梁祖紀亦云李振自長安使迴當時季述懼汴兵力固不能阻李振之往来薛史所書宜可徵信

又遣供奉官李奉本　案原本脫奉本二字据本傳增入

欲傾附自求宰相耶　案舊唐書昭宗紀崔允與前左僕射張濬告難于全忠張濬傳亦云德王廢立之際濬致書諸藩請圖匡復薛史作張濬黨于季述為梁祖所拒與舊唐書異

梁書第十九

氏叔琮傳

叔琮失利　案舊唐書光化元年七月汴將氏叔琮陷趙匡凝之隨唐鄧等州考薛史康懷英傳云從氏叔琮伐襄漢懷英以一軍攻下鄧州趙匡凝傳云太祖遣氏叔琮伐之匡凝懼乞盟是役也實以勝歸而薛史言其失利疑別有據歐陽史作攻襄陽戰數敗因薛史原文而增益其辭與舊唐書異

令就襄陵縣牧馬于道間　案原本作襄陽今据歐陽史改正

貶白州司戶　案舊唐書哀帝紀叔琮貶貝州司戶歐陽史作流嶺南不言其地攷當時賜叔琮等死其勅云謫掾遐方安能塞責若貝州近在河北不得云遐方也當從薛史作白州為是

朱友恭傳

後改之　案通鑑云友恭幼為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為子

貶崖州司戶　案北夢瑣言云朱全忠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

全忠即位為子友珪所弒竟如其言攷歐陽史通鑑俱作友恭而北夢瑣言作友諒殊誤

王重師傳

潁州長社人也　案歐陽史潁州作許州

太祖異其狀貌乃隷于拔山都　案原本作技山歐陽史作拔山當時軍旅皆以都名如黑雲都銀鎗都效節都橫衝都之類今從歐陽史改正并增入都字

然未有以發其事　案通鑑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鎮長安數年帝怒其貢奉不時召重師入朝是重

師之得罪由貢奉不時與薛史異

因追而斬之　案通鑑不載張君練縱兵之事惟云劉捍至長安王重師不為禮捍譖之帝曰重師潛與邠岐通甲申貶溪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此傳未經詳載據劉知俊傳太祖云王重師得罪劉捍誤予事也與通鑑合

朱珍傳

太祖疑之　案通鑑作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

敗樂從訓萬餘人　案通鑑考異云珍往救從訓而云敗從訓誤也

命丁會行戮　案歐陽史作珍自縊死

李思安傳

尋賜死於相州　案通鑑開化元年丙子至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二年正月丁卯帝至獲嘉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缺貶柳州司戶尋長流思安于崖州賜死據薛史則思安賜死即在相州未嘗至貶所與通鑑異

鄧季筠傳

季筠在并門凡四稔　案通鑑考異引唐餘錄謂季筠與李存孝並賜死蓋傳聞之誤

李讜傳

巢以讜為內樞密使　案新唐書黃巢傳及通鑑皆言巢以費傳古為樞密使不載李讜疑與傳古先後授偽官也

久而無功　案唐書李存孝傳云李讜收軍而遁存孝擊至馬牢川俘斬萬計此傳不載蓋前後省文

李重裔傳

李重裔　案重裔本名重允薛史避宋蓺祖諱改作重裔今仍其舊

梁書第二十

司馬鄴傳

司馬鄴　案通鑑考異引實錄作司馬鄴通鑑從薛史

韓建用為同州節度留後　案韓建傳作判官司馬鄴

揚州都步多賊船　案原本作諸走攷容齋隨筆云步者水旁之名今改正

劉捍傳

安撫而廻　案梁祖下鎮定服中山舊唐書作光化三年九月新唐書作十月薛史又揔繫于六月以後据通鑑自六月舉兵至九月始定中山也

王敬蕘傳

真拜武寧軍節度使　案文苑英華載授敬蕘武寧軍節度制有云襲淮流之積冦挺潛山之雄姿勇實兼人知能周物蓋因清口之役而加秩也

馬嗣勳傳

張遂遣嗣勳求援於太祖　案九國志李簡傳乾寧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濶簡手搴重甲口銜大刀先渡踰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以獻新唐書楊行密傳與九國志畧同惟遂字新唐書作隧

說刺史劉存背淮賊以向國　案新唐書本紀乾寧三年楊行密陷光州劉存死之九國志柴再用傳乾寧中從朱延壽平劉存于弋陽授知光州軍事梁兵冦光州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與薛史異又九國志吳有兩劉存其一即光州刺史其一陳州人後為馬殷所害

獲刺史瞿章　案新唐書本紀乾寧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黃州刺史瞿章死之九國志馬珣傳三年梁將朱友恭圍瞿章于黃州命珣率兵援之黃州陷戰不利而退薛史作光化元年與諸書互異

張存敬傳

燕人大敗　案舊唐書光化二年三月張存敬率師援魏州大敗燕軍仁恭父子僅免薛史作三年事與舊唐書異

冦彥卿傳

尋還亳州團練使　案通鑑開平二年帝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以亳州團練使冦彥卿為東南面行營都指揮使使擊淮南十一月彥卿帥衆二千襲霍邱為土豪朱景所敗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勝淮南遣滁州刺史李儼拒之九國志朱景傳梁祖聞景

名命冠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圖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於坵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彥卿兵折力殫而去此事薛史及歐陽史皆不載

有老人　案崔沂傳作市民梁現

責授左衛中郎將　案通鑑作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

除相州防禦使　案相州歐陽史作襄州

梁書第二十一

龐師古傳

尋授徐州節度使　案文苑英華有授龐從武寧平南節度改名師古制張元晏之辭也中云自委之留後領待詔條恵愛行于鄉閭威望揚于士伍是宜錫以旂幢進其官秩奄有徐夷之四境爰撫大彭之故都是師古先為留後繼授節度也通鑑止作留後誤

師古寨于清口寨地卑下　案玉堂閒話云龐從會軍五萬于清口所屯之地蓋兵書謂之絶地人不駕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處

俄有告淮人決上流者曰水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　案九國志侯瓚傳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士皆飲冰餐雪而行甫及梁營則豎戈植足鬭志未決朱瑾與瓚率五十騎潛濟淮入自壘北鼓譟而馳罵聲雷沸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龐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是清口之戰因雪夜不備而敗也薛史以為決淮上流與九國志異新唐書楊行密傳兼用之

霍存傳

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　案王虔裕傳作秦宗賢

有賊北眺樓大詬　案原本作昭樓今据歐陽史改

正

獲蕃將石君和等五十人　案歐陽史云存代李唐賓攻時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

符道昭傳

符道昭淮西人　案歐陽史作蔡州人

侍之甚厚　案通鑑李繼昭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据薛史則道昭在岐自名繼遠非繼昭也通鑑疑傳寫之訛

徐懷玉傳

授左羽林統軍　案歐陽史作右羽林統軍

郭言傳

破盱眙而還　案通鑑云時溥以師襲之言力戰得免梁祖紀亦作不克進而還與傳異

李唐賓傳

時溥軍于吳康　案原本訛吳唐今據歐陽史改正

王虔裕傳

方討兗鄆未及救援　案通鑑考異云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兗鄆也傳訛

劉康乂傳

尋遷密州刺史　案原本訛宣州今據新唐書昭宗紀改正

王彥章傳

字賢明　案歐陽史作字子明

鄆州壽張人也　案歐陽史作鄆州壽昌人通鑑從薛史作壽張

彥章舉家陷沒　案通鑑晋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晋人獲其妻子是當時澶州之陷因刺史他出而攻其不備非彥章力不能守也歐陽史極推重彥章而載澶州事不詳蓋未博考

末帝急遣彥章領保鑾騎士數千於東路守捉　案歐陽史從家傳作保鑾騎士五百人又作畫像記極辨舊史領數千人以往之非今考通鑑云梁王命王彥章將保鑾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是彥章所將且不止薛史所云數千人矣又考通鑑李嗣源敗彥章于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使彥章所將止于五百是師徒盡喪單騎遁還不應尚能再戰也彥章忠于所事百折不回不幸為監軍張漢傑所制力竭而亡非戰之罪歐陽

史必欲減其兵數恐轉非實錄

臨陣對敵奮不顧身　案五代史補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誓求為長眾人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遍汝等能乎眾初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眾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遂擢用之

賀德倫傳

德倫即以符印上晉王　案通鑑晉王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軍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

梁書第二十二

楊師厚傳

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案舊唐書天祐三年六月甲申勅襄州近因趙匡凝作帥請別立忠義軍額既非往制固是從權忠義軍額宜停廢依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是山南東道復置于天祐三年而薛史于二年八月已云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蓋史家追書之

晉軍扼蒙阬之險　案原本阬作岏攷通鑑注云蒙阬在汾水之東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即此處也今改正

晉人乃徹圍而遁　案通鑑考異引梁實錄云生擒賊將蕭萬通等賊由是棄寨而遁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阬周德威逆戰敗之斬首二百級二軍各言勝捷其互異如此通鑑定從薛史及梁實錄

師厚布兵擒捕斬之　案歐陽史云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與薛史異

置銀鎗效節軍　案清異錄云槍材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材多可用楊師厚時銀銀鎗效節都皆采于此

牛存節傳

牛存節字贊貞　案原本作替貞夏文莊集引薛史又作潛貞今據歐陽史改正

大破賊于浿河　案原本訛沢河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遂得旋師　案舊唐書昭宗紀葛從周自霍邱渡淮至濠州聞師古敗乃退軍信宿至淠河方渡而朱瑾至是日殺傷溺死殆盡還者不滿千人唯牛存節一軍先渡獲免比至潁州大雪寒凍死者十五六據舊唐書存節以先渡得免而薛史以為存節遏其後蓋傳聞之異

郡以獲全　案存節自潞州行營入為統軍留駐洛下其後夾城之敗存節未嘗在軍中也歐陽史迺云晉兵已破夾城存節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還救澤州通鑑考異已辨其誤

其味皆甘淡　案夏竦集引薛史作存節鑿八十餘井味皆甘淡病渴具消疑引薛史而稍有移易也

屯陽留　案陽留即楊劉見通鑑考異又李重進碑作楊留蓋地名通用

王檀傳

補衡山都虞候　案原本作衡山今從歐陽史改正

檀以偏師收復容郡　案永陽志云張訓守容州刺史朱全忠青州訓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乃封府庫植旗幟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王檀攻容州數日乃敢入城

擒賊將李嶬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録作李巖

時年五十一　案歐陽史作五十八

梁書第二十三

劉鄩傳

宵自水竇銜枚而入　案金華子云鄩以大竹藏兵仗與薛史異

市民無擾　案金華子云鄩入據子城甲兵精鋭城内人皆束手莫敢旅拒加以州將悍人情不附鄩因而撫治民皆安堵

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　案金華子作兗帥張姓疑傳聞之誤

鄩即出城聽命　案劉鄩叛附于梁新唐書昭宗紀作十月丁丑與薛史作十一月異

以為有李共公之風　案原本訛殷公攷新唐書李勣封英國公今改正

晉王僅以身免　案通鑑作晉王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自午至中乃得出亡其七騎而薛史以為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蓋當時梁唐二史各有夸張掩飾故所紀互異如此通鑑所載當是据唐實録

逼令飲酖而卒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録云憂恚發病卒通鑑從薛史

賀瓌傳

轉左龍虎統軍　案歐陽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据薛史瓌遷統軍不繫年月歐陽史特以太祖時左龍虎統軍有袁象先

而揣度言之耳

張筠破涇鳳之衆三萬　案原本訛張節今據通鑑攷異改正

別將侯溫裕等　案玉堂閑話作侯溫疑傳聞之訛

瓌軍亦敗　案歐陽史瓌陣無石山日暮晉軍攻之瓌軍下山擊晉軍瓌大敗據薛史莊宗紀與王建及傳乃是山為晉軍所奪晉軍下山擊瓌軍瓌大敗與歐陽史異

康懷英傳

懷英敗歸　案歐陽史云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

英大敗據通鑑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蓋懷貞過長城嶺之險已為邀擊後又敗于昇平也

王景仁傳

王景仁　案景仁本名茂章避梁諱改焉詳見通鑑注

欲害之　案新唐書楊行密傳渥求茂章親兵不得

宣輦帷帟以行茂章嫚罵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與薛史異

遙領宣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　案舊唐書天祐三年十二月詔淮南偽署宣歙觀察使檢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從錢鏐請也所載官爵與薛史異吳越備史作景仁領寧國軍節度使與薛史同

罷兵柄而已　案歐陽史景仁及晉人戰大敗于柏鄉景仁歸訴于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節度爾與薛史異

至霍邱接戰　案歐陽史作戰於霍山通鑑從薛史

故不甚衂　案九國志朱景傳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處立表識之景易置於深潭水中立表浮水之上茂章兵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為京觀是景仁實以敗歸傳云師不甚衂蓋梁史為景仁諱言也

梁書第二十四

李珽傳

河南有外黃小黃　案歐陽史改小黃為下黃困學紀聞引漢書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以五代

史記為誤改也

秦有外黃都尉　案原本作郡尉今据漢書地理志及歐陽史改正

充侍講學士　案歐陽史作侍講

盧曾傳

始為齊州防禦使朱瓊從事　案新唐書通鑑與薛史梁紀皆稱朱瓊為齊州刺史惟盧曾傳作防禦使疑有舛誤

孫隲傳

竝格殺於前墀　案通鑑考異引梁祖實録云賜自

盡通鑑從莊宗實録作撲殺之

杜荀鶴傳

杜荀鶴　案辛文房唐才子傳荀鶴字彥之牧之微子也

既擢第復還舊山　案唐才子傳荀鶴嘗謁梁王朱全忠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王以為天泣不祥命作詩稱意王喜之荀鶴寒進連敗文場甚苦至是送春官大順二年裴贄侍郎於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鶴生朝也王希羽獻詩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又唐新纂云荀鶴舉進士及第東歸過夷門獻梁太祖詩句云四海九州空第一不同諸鎮府封王是則荀鶴之受知于梁祖舊矣不待田頵之箋問而始被遇也

旬日而卒　案唐才子傳荀鶴以天祐元年卒北夢瑣言又作梁受禅後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未詳孰是

羅隱傳

羅隱　案唐才子傳隱字昭諫餘杭人　案澗泉日記作新城人

節度使錢鏐辟為從事　案唐新纂羅隱初為吳令後以羅紹威薦為錢鏐所辟据薛史則隱自歸里即為鏐從事後復為紹威薦也與新纂異

終于錢塘　案澗泉日記云唐光啟三年吳越王表奏為錢塘令遷著作郎辟掌書記天祐三年充判官梁開平二年授給事中三年遷發運使是年卒葬于定山鄉金部郎中沈崧銘其墓

有文集數卷行於世　案唐才子傳云隱所著讒書讒本淮海寓言湘南應用集甲乙集外集啟事等竝行于世　五代史補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

為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于相術隱以貌陋恐為相術所棄每與尊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羣英亦不過簿尉爾若能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懵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隣居有賣飯媼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媼歎曰秀

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為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婆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給事中初隱罷上中書之日費窘因抵魏謁鄴王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叙其家世鄴王為姪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爾而姪視大王其可乎紹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為所薄今惠然肯顧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為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於是擁旆郊迎一見即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于鏐謂叔父鏐首用之

曹唐郴州人少好道為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府元珠一卷皆叙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則有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樹聲深鎖九門霜又云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皆為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于開元寺三學院一旦臥疾衆僧忽見二青衣綴步而至且四向顧視相謂曰只此便是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言訖直入唐之臥室衆僧驚異亦隨之而入踰閾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

已殂矣先是唐與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唐因戲隱曰此非賦牡丹乃題女子障耳隱應聲曰猶勝足下鬼詩唐曰其詞安在隱曰只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得非鬼詩唐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尋卒則隱之言豈偶然哉

仇殷傳

已敗于栢鄉矣　案北夢瑣言云栢鄉狼狽梁祖亦自咎曰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薛史以為太祖遽遣使止之與北夢瑣言異

舊五代史考異卷第一終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二

餘姚邵晉涵纂修

唐書第一

武皇紀上

代北行營招撫使　案新唐書沙陀傳元和三年盡忠款靈州塞詔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府兵馬使朝長安授特進金吾衛將軍從攻鎮州進府州刺史破吳元濟授檢校刑部尚書長慶初破賊深州入朝留宿衛拜金吾衛將軍太和中授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所載官爵詳畧先後與薛史異

名國昌　案代州有唐故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碑云公諱國昌字德興

中和三年薨　案新唐書沙陀傳光啟三年國昌卒與薛史異攷舊唐書僖宗紀中和三年十月國昌卒與薛史同歐陽史亦從薛史

徵諸道兵以討之　案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中自稱防禦留後新唐書懿宗紀乾符五年二月癸酉雲中守捉使李克用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歐陽史從舊唐書通鑑從新唐書薛史作乾

符三年與諸書異据通鑑考異引趙鳳後唐太祖紀年錄正作乾符三年趙鳳為唐宰相去武皇時不遠見聞較確宜可徵信云

以武皇為大同軍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拜克用為大同軍防禦使新唐書作以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通鑑作以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俱與薛史異

天子復命元帥李涿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李涿通鑑亦作琢與薛史異

與薛葛安慶等部將　案新唐書作薩葛首領米海萬安慶

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　案通鑑友金初與高文集並降於李涿故得與陳景思南赴京師薛史不載

為雁門節度使　案新唐書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雁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為雁門節度治代州是中和二年以前雁門非鎮名也据舊唐書初敕克用拜代州刺史忻代兵馬留後二年擢雁門節度神策天寧軍鎮遏忻代觀察使是克用為雁門節度實在二年薛史疑誤

仍令以本軍討賊　案新唐書王重榮傳重榮懼黃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

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

河東節度使　案舊唐書僖宗紀五月制以雁門以北行營節度忻代蔚朔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代州刺史上柱國食邑七百戶李克用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新唐書沙陀傳云收京師功第一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公未幾以克用領河東節度所載官爵與薛史詳畧互異又武皇領河東薛史作七月舊唐書作五月通鑑從薛史

自雁門赴鎮河東　案舊唐書八月李克用赴鎮太原制以前振武節度檢校司空兼單于都護御史大夫李國昌為檢校司徒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蔚朔等州觀察使薛史作七月仗節赴鎮八月赴鎮河東蓋七月始離京師八月乃歸河東也通鑑統繫于七月似未詳考

表其弟克修為昭義節度使、案通鑑克用表克修為昭義軍節度使在四年八月與薛史異

自河中南渡趙汝洛　案舊唐書四年二月河東節

度使李克用將出師援陳許河陽節度使諸葛爽以兵屯澤州拒之三月甲戌克用移軍自河中南渡東下洛陽通鑑統作二月似未詳考

汴師素忌武皇　案梁紀作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通鑑從梁紀今考新唐書沙陀傳亦作全忠忌克用桀驁難制與唐紀合蓋全忠之攻上源驛實忌其威名而欲害之非徒以其乘醉任氣也宜從唐紀

鎮州王景崇　案新唐書沙陀傳作王景崇與薛史同舊唐書作王鎔與薛史異考藩鎮傳景崇以中和二年卒子鎔繼立是光啟初冠定州者當為王鎔非景崇也通鑑從舊唐書

光啟元年三月節度使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遣大將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啜率兵赴之五月鎮人攻無極武皇親臨兵救之　案曲陽天安廟李克用題名碑云李克用以幽鎮侵擾中山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親來救援時中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也至三月十七日以幽州請就和斷遂卻班師攷舊唐書中和五年三月丙辰朔丁卯駕至京師己巳御宣正殿大赦改元是三月之十四日已改光啟曲陽去京師遠故未知耳又克用親援處存與通鑑遣將康君立異令孜薛史武皇先遣康君立等與通鑑合繼乃親領兵救之與題名碑合惟薛史作五月碑作三月微有互異耳

乃移重榮于定州　案歐陽史作徙重榮于兗州攷新唐書王重榮傳亦云令孜徙重榮兗海節度使與薛史異

武皇上章言李符朱玫挾邪忌正　案歐陽史作李昌符蓋唐實錄避獻祖諱故去昌字

然後平盪朱溫　案新唐書王重榮傳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貽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

遣來使奉表於行在　案舊唐書僖宗紀楊復恭兄弟於河中太原有破賊連衡之舊乃奏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宣諭達復恭之旨王重榮李克用欣然聽命尋遣使貢奉獻縑十萬匹願殺朱玫自贖是克用之奉僖宗因詔使宣諭而改圖也與薛史異新唐書沙陀傳云偽詔至太原克用燔之執其使間道奉表興元與薛史同歐陽史從舊唐書

通鑑從薛史

三軍立其姪遷為留後　案舊唐書昭宗紀歐陽史莊宗紀皆以孟遷為方立之弟新唐書孟方立傳作方立之子薛史武皇紀又作方立之姪未詳孰是

六月天子削奪武皇官爵　案新唐書作五月

以張濬為招討使　案新唐書本紀作張濬為行營都招討宣慰使張濬傳作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歐陽史作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

華州韓建為行營都虞侯　案歐陽史作韓建為副使新唐書張濬傳作韓建為供軍使

八月存孝擒新授昭義節度使孫揆　案新唐書作七月戊申李克用執昭義節度使孫揆通鑑從薛史作八月

張濬之師出戰為存孝所敗　案新唐書昭帝紀作十一月張濬及李克用戰于陰地敗績歐陽史亦作十一月與薛史先後互異

天子尋就加守中書令　案歐陽史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唐書第二

武皇紀下

景福元年正月鎮州王鎔恃燕人之援率兵十餘萬攻邢州之尭山　案通鑑云景福元年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與薛史同舊唐書作大順二年王鎔援邢州屯于堯山考此時邢州未叛于晉不得有王鎔之援師蓋即景福元年事誤移于前一年耳歐陽史從薛史

三月武皇進軍渡滹沱攻欒城下鼓城藁城四月燕軍冦雲代武皇班師　案舊唐書云景福元年二月庚寅太原易定之兵合勢攻鎮州王鎔復告難于幽州李匡威率步騎三萬赴之時太原之衆軍于常山易定之衆堅守固鎮燕趙之卒分拒之三月克用處存斂軍而退是興師以二月至三月始旋師也通鑑云三月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戊午鎔與戰于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辛酉克用退屯欒城是進師退師皆在三月也薛史作三月進軍四月班師與諸書異

十月邢州李存孝叛納款于梁李存信搆之也　案舊唐書云大順元年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為昭義帥怨克用

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率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書張濬王鎔求援令考薛史大順二年存孝始為邢州節度無由于元年冬得據邢州也舊唐書特因存孝攻澤潞而牽連書之其年月則誤耳新唐書歐陽史通鑑並從薛史作景福元年十月

武皇表馬師素為邢州節度使　案舊唐書作克用以大將馬師素權知邢洺團練事與薛史異

假道于魏州以應之　案舊唐書云乾寧元年正月瑄瑾勢蹙求救于太原李克用出師援之薛史作

五月與舊唐書異考朱瑄朱瑾自魚山之敗其勢始蹙當由正月遣使乞援至援師之出自在五月耳

是時雲州吐渾赫連鐸白義誠並來歸　案舊唐書昭宗紀六月壬辰克用攻陷雲州執赫連鐸新唐書昭宗紀六月赫連鐸與李克用戰于雲州死之通鑑從新唐書作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俱與薛史異考雲州諸部因討李匡儔而來歸自當在十月而諸書皆作六月恐未足據

甲寅攻新州　案甲寅字誤下文十二月有辛亥壬子甲寅則十一月不得有甲寅也据通鑑考異盖薛史仍紀年錄之誤

二月以劉仁恭為權幽州留後　案舊唐書作乾寧元年十二月以李匡威故將劉仁恭為幽州兵馬留後歐陽史亦作元年冬事皆因平幽州而終言之未嘗核其年月也通鑑從薛史作二年二月

八月乙酉供奉官張承業齎詔告諭　案舊唐書七月丁卯上遣內官張承業傳詔克用軍使令監太原行營兵馬發赴新平薛史作八月乙酉與舊唐書月日互異相隔殊遠舊唐書又作八月乙酉朔

延王至河中疑承業與延王同行据通鑑作壬午遣張承業詣克用軍盖壬午遣使乙酉始至軍耳

武皇上表請駕還京　案舊唐書作壬寅李克用遣子存貞奉表行在請車駕還京考當時奉表者即後唐莊宗也莊宗未嘗名存貞舊唐書誤

十一月丁巳　案舊唐書作十一月癸未朔疑十一月不當有丁巳据薛史上文十月有丙戌戊子則十一月斷非癸未朔矣通鑑所定月日皆從薛史

還軍渭北十二月武皇營于雲陽　案歐陽史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考通鑑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

於雲陽辛亥引兵東歸無緣得有六十日也歐陽史誤

進攻魏州　案舊唐書六月庚戌李克用率沙陁并汾之衆五萬攻魏州及其邪大掠於其六郡陥城安洹水臨漳十餘邑報苹之怒也薛史作三月事蓋自三月興師至六月始退耳

甲寅天子出幸鳳翔　案新唐書帝如鳳翔李茂貞韓全誨請名克用入衛克用間道遣使者奔問並詒書全忠勸還汴全忠不答

汴帥迫天子遷都于洛陽　案新唐書帝東遷詔至

太原克用泣謂其下曰乘輿不復西矣遣使者奔問行在

天祐二年春契丹安巴堅領部族三十萬至雲州與武皇會于雲州之東　案武皇會契丹于雲州通鑑作開平元年新唐書作天祐元年與薛史異歐陽史與薛史同又契丹國志（作）晉王存勗與契丹連和會于東城殊誤東都事畧契丹與晉王會在天祐三年遼史太祖紀與薛史同

梁主以懷英無功乃以李思安代之　案李思安之代懷英通鑑作七月事與薛史繫五月異

廟號太祖　案五代史補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陁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為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訛以諸為朱以爺為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長而驍勇善騎射所向無敵時謂之獨眼龍大為部落所疾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賜姓李名克用黄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難功成遂拜太原節度使封晉王武皇之有河東也威聲大振淮南楊行密常恨不識其狀貌因使畫工詐為商賈往河東寫之畫工到未幾人有知其謀者擒

之武皇初甚怒既而親謂曰且吾素眇一目試召之使寫觀其所為何如及至武皇按膝厲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真必畫工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即階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武皇執八角扇因寫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諂吾也遽使別寫之又應聲下筆畫其臂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賂金帛遣之　五代史闕文世傳武皇臨薨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安巴堅與吾把臂而

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賊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温汝能成吾志死無憾矣莊宗藏三矢於武皇廟廷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為前驅凱旋之日隨俘馘納矢于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又武皇眇一目謂之獨眼龍性喜殺左右有小過失必寘于死初諱眇人無敢犯者嘗令寫真畫工即為撚箭之狀微瞑一目圖成而進武皇大悅賜予甚厚

唐書第三

莊宗紀一

及武皇之討王行瑜帝時年十一　案歐陽史從薛史作十一吳縝纂誤據徐無黨注莊宗年四十三逆推之當以甲辰年生乾寧二年破王行瑜時當云年十二今攷五代會要莊宗以光啟元年生年四十二北夢瑣言載莊宗獻王行瑜年十一薛歐陽二史俱同徐注作年四十三誤

此兒有奇表　案北夢瑣言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汴將氏叔琮康懷英　案懷英本名懷貞後因避梁末帝諱始改名懷英薛史前後統作懷英今仍其舊

周德威宿兵于亂柳　案原本作亂楊攷歐陽史作亂柳胡三省通鑑注云亂柳在潞州屯留縣界今改正

以并汾九州歸附于梁　案并汾九州通鑑作河東九州胡三省注云河東領并遼沁汾石忻代嵐憲九州附識于此

承業曰臣受命先王　案原本作先帝攷晉王嗣位之初武皇尚未追稱為帝今改正

二月壬戌　案原本作丙戌今据通鑑改正

至潞州黃碾下營　案原本作黃碾通鑑作黃碾胡三省注云黃碾村在潞州潞城縣今改正

初唐龍紀元年帝纔五歲　案歐陽史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時莊宗在側方五歲攷克用邢州之役在文德元年今以莊宗生年計之當從薛史作龍紀元年

德威退保高平　案澤州因牛存節之救得全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録云李存璋進攻澤州刺史王班弃城而去澤潞悉平殊失事實通鑑從薛史

德威乃退保隰州　案歐陽史九月丁丑如懷州通鑑作周德威等聞梁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是德威之退師因梁祖之親至也薛史唐紀不載

德威乃收軍而退　案通鑑引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阬周德威逆戰敗之斬首三百級楊師厚退保絳州是役也小將蕭萬通戰歿師厚進營平陽德威收軍而退

距柏鄉五里　案原本作七里今据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梁軍以五百人爭橋　案通鑑作梁軍橫亙數里競

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與此微異

先馳檄以諭之　案冊府元龜載晉王諭洺魏博衛滑諸郡縣檄天祐八年正月周德威等破賊狗地邢洺先馳檄諭邢洺魏博衛滑諸郡縣曰王室遇屯七廟被陵夷之酷昊天不弔萬民罹塗炭之災必有英主奮庸忠臣仗順斬長鯨而清四海靖妖祲以泰三靈予位忝維城任當分閫念茲顛覆詎可晏安故仗威文輔合之規問羿浞凶狂之罪逆温碭山庸隸巢孽餘凶當僖宗奔播之初我太祖掃平之際束身泥首請命牙門包藏哀詐之心惟示婦人之態我太祖俯憐窮鳥曲爲開懷特發表章請帥梁汴纔出萑蒲之澤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猜忌我國祚隆周漢迹盛伊唐二十聖之鎡基三百年之文物外則五侯九伯內則百辟千官或代襲簪纓或門傳忠孝皆遭陷害永抱沉冤且鎮定兩藩國家巨鎮冀安民而保族咸屈節以稱藩逆温惟仗陰謀專行不義欲全吞噬先據屬州趙州特發使車來求援助予情惟盪寇義切親仁躬率賦輿赴茲盟約賊將王景仁將兵十萬屯據柏鄉遂驅三鎮之師授以七擒之畧鸛鵝纔

列梟獍大奔易如走坂之丸勢若燎原之火僵尸仆地流血成川組甲雕戈皆投草莽謀夫猛將盡作俘囚羣凶既快于天誅大憝須垂于鬼錄今則選蒐兵甲簡練車徒乘勝長驅剪除元惡凡爾魏博邢洺之衆感恩懷義之人乃祖乃孫爲聖唐赤子豈狗虎狼之黨遂忘覆載之恩蓋以封豕長蛇馮陵薦食無方逃難遂被脅從空嘗膽以含冤竟無門而雪憤既聞告捷想所慰懷今義旅徂征止于招撫昔耿純焚廬而向順蕭何舉族以從軍皆審料興亡能圖富貴殊勳茂業翼子貽孫轉禍見

襆決在今日若能詣轅門而效順開城堡以降迎長官則改補官資百姓則優加賞賜所經註誤更不推窮三鎮諸軍已申嚴令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但仰所在生靈各安耕織予恭行天罰罪止元凶已外歸明一切不問凡爾士衆咸諒予懷

率親軍屯白馬坂　案通鑑作白馬阪

并六鎮書　案原本作大鎮今据通鑑改正

五月六鎮使至幽州梁使亦集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録云三月己丑

守光凶淫縱毒欲自尊大請稔其惡以咎之推為尚父乙未上至晉陽宫召張承業諸将等議討燕之謀諸将亦云宜稔其惡上令押衙戴漢超持墨制及六鎮書如幽州其辭曰天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瑶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鎔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謹奉冊進盧龍橫海等軍節度檢校太尉中書令燕王為尚書令尚父五月六鎮使至汴使亦集六月守光令有司定尚父採訪使議

十一月辛丑燕人侵易之　案通鑑作戊申燕主守光将兵二萬寇易定薛史作辛丑與通鑑異

唐書第四

莊宗紀二

是日誅守光　案遼史太祖紀七年正月晉王李存勗拔幽州擒劉守光考遼太祖七年即天祐十年莊宗以天祐十年冬始拔幽州十一年正月乃凱旋也遼史誤以次年事先一年書之

遣使推帝為尚書令　案通鑑考異引唐實録云天祐八年晉王已稱尚書令薛史作天祐十一年與唐實録異

是月二十九日夜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録作二十七日今攷薛史賀德倫傳作二十九日與此紀合

帝自晉陽東下與存審會　案通鑑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于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

以故将李嚴為檀州刺史　案通鑑攷異引莊宗實録作李巖

決圍而出　案通鑑作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

遣将石嘉才　案梁紀作家才唐列傳作家財

以袁建豐為相州刺史依舊隸魏州　案通鑑作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洺州刺史八月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為刺史與薛史異

梁祖自督軍攻棗強甲申城陷屠之　案通鑑作丙戌

蓨人持鉏耰白梃追擊之悉獲其輜重　案通鑑後梁紀云帝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

周德威大破燕軍于羊頭岡　案通鑑作龍頭岡攷異引莊宗實錄作羊頭岡

十一月己亥朔帝下令親征　案歐陽史作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据薛史則帝發晉陽在十一月甲辰非十月也通鑑從薛史

是月契丹入蔚州振武節度使李嗣本陷于契丹　案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作蔚州遼史太祖紀神冊元年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與薛史異

闕蔚州陷乃班師　案遼史太祖紀十一月攻蔚新武媯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其圍蔚州敵樓無故自壞衆軍大譟乘之不踰時而破蓋由朔州進破蔚州也通鑑作晉王自將兵救雲州契丹聞之引去與遼史異

嗣源具以事聞　案遼史太祖紀四月圍幽州不克六月乙巳望城中有氣如煙火狀上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師留盧國用守之是契丹主已于六月退師矣薛史及通鑑皆不載

是月淮南楊溥遣使來會兵將致討于梁也　案十國春秋吳世家作七月晉王李存勗遣閤使持帛

書會兵伐梁王辭以虔州之難與薛史異

唐書第五

莊宗紀三

鄩憂恚發病而卒　案梁書劉鄩傳作遇酖而卒與唐紀異

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鎔　案歐陽史作正月趙將張文禮弒其君鎔五代春秋作三月趙人張文禮殺其君鎔與薛史繫二月前後互異

帝左右亦勸帝早副人望帝撝挹久之　案九國志趙季良傳李良嘗夢手扶御座自謂輔佐之象由

是頗述天時人事以諷莊宗深納其言

定州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子都幽于別室都自稱留後　案歐陽史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

王都誘契丹安巳堅寇幽州　案契丹國志王處直在定州以鎮定為唇齒恐鎮亡而定孤乃潛使人語其子王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救鎮州之圍王郁說太祖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似山天皇速往則皆為己物也不然則為晉王所有矣太祖以為然率衆而南

遂引軍涿州陷之　案契丹陷涿州在天祐十八年李嗣弼傳作天祐十九年紀傳互異

帝乘勝追襲至幽州　案契丹國志晉王趙望都為契丹所圍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晉王始得出因縱兵奮擊太祖兵敗遂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人馬死者相屬太祖乃歸

故為梁人所襲　案九國志趙季良傳莊宗入鄴時兵革屢興屬邑租賦逋久一日莊宗召季良切責之季良對曰殿下何時平河南莊宗正色曰爾掌輿賦而稽緩安問我勝負乎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守復務急徵一旦衆心有變恐河南非殿下所有莊宗斂容前席曰微君之言幾失吾大計

右臺右丞相盧澄　案原本作盧登今從通鑑攷異改正歐陽史作盧程

帝令中書焦彥賓馳至楊劉固守其城　案通鑑作帝令宦者焦延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其城

六月乙亥帝親御軍至楊劉　案通鑑作乙亥

帝艤舟將渡梁軍遂解圍　案歐陽史作六月及王

彥章戰于新壘敗之據薛史則王彥章因救至而解圍未嘗敗績也

遣騎將李紹貽　案通鑑作李紹榮

至遞公鎮　案永樂大典原本作遽公鎮今從通鑑考異所引薛史作遞公鎮通鑑從莊宗實錄作遞坊鎮

唐書第六

莊宗紀四

河南尹張全義上章申理乞存聖恩　案通鑑張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

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

以趙光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案歐陽史作趙光允為中書侍郎不載大學士銜與薛史詳畧異

甲子車駕發汴州十二月庚午朔車駕至西京　案歐陽史作甲子如洛京庚午至自汴州薛史作西京蓋其時未改永平軍為西京故尚仍梁制稱洛陽為西京也又通鑑考異云諸書但謂之洛京未嘗詔改西京為洛京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者以永平為西京時即改梁西京為洛京而史脫其文也歐陽史于元年冬即書洛京未審所據

詔改偽梁永平軍大安府復為西京京兆府　案歐陽史作十一月辛酉復永平軍為西都與薛史日月互異

枯檜再生一枝　案五代會要云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二年枯檜重華至安禄山僭號萎瘁元宗自蜀歸京枝葉復盛至是再生一枝長二尺餘蓋一時誇詡之言也

唐書第七

莊宗紀五

幽州上言契丹入冦至瓦橋　案契丹國志時契丹日益强盛遣使就唐求幽州以處盧文進

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秦王李茂貞　案通鑑作岐王

仍賜不拜不名　案五代會要太常禮院奏李茂貞封冊之命宜准故襄州節度使趙匡凝之例施行秦王受冊自備草輅一乘載冊犢車一乘并本部鹵簿鼓吹如儀從之

鎮州奏契丹犯塞詔李嗣源率師屯邢州　案通鑑詔横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與薛史異

中書門下上言州縣官在任考滿即具闕申送吏部格式本道不得差攝官替正官從之　案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中書門下奏刺史縣令有政績尤異為衆所知或招復戶口能增加賦税者或辨雪冤獄能拯人命者或去害物之積弊立利世之新規有益時政為衆所推者即仰本處逐件分明聞奏當議奬擢或在任貪猥誅戮生靈公事不治為政怠惰亦加懲罰其州縣官任滿三考即具闕申送

吏部格式候勅除銓注其本道不得差攝官替正
授者從之

淮南楊溥遣使貢賀郊天禮物　案十國春秋吳世家王遣右衛上將軍許確進賀郊天銀二千兩錦綺羅一千二百疋細茶五百斤象牙四株犀角十株于唐

靈鹽威警雄凉甘肅等州觀察使　案威警疑當作威涇攷通鑑注云警州在涇原西今仍其舊

潞州小校楊立據城叛　案歐陽史作三月潞州將楊立反與薛史異五代春秋作四月盜據潞州與

薛史同

唐書第八

莊宗紀六

內園使　案歐陽史作內園栽接使考五代會要內園栽接使係梁時雜使創置之官

伶官言之者衆　案清異錄同光既即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尚方進御巾裹名品日新令伶人所頂尚有傳其遺製者

爲兄繼業等訟其陰事故誅之　案冊府元龜載張繼業爲河陽兩使留後莊宗同光二年六月繼業上疏稱弟繼孫本姓郝有母尚在父全義養爲假子令管衙內兵士自皇帝到京繼孫私藏兵甲招置部曲欲圖不軌兼私家淫縱無別無義臣若不自陳恐累家族勅曰有善必賞所以勸忠孝之方有惡必誅所以絕姦邪之迹其或罪狀騰于衆口醜行布于近親須舉朝章冀明國法汝州防禦使張繼孫本非張氏子孫自小丐養以至成立備極顯榮而不能酬撫育之恩履謙恭之道擅行威福常恣姦凶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縱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有識者所不忍言無賴者實爲其黨而又

橫征暴歛虐法峻刑藏兵器于私家殺平人于廣陌罔思悛改難議矜容宜竄逐于遐方仍歸還于姓氏俾我勳賢之族永除污穢之風凡百臣寮宜體朕命可貶房州司戶參軍同正兼勒復本姓尋賜自盡仍籍沒資產

契丹安巴堅東攻渤海　案遼史太祖紀天贊三年五月渤海殺其刺史張秀實而掠其民于東攻渤海之事闕而不載考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七月契丹東攻渤海國與薛史同

如過限不見屋宇許他人占射　案五代會要載此

詔云藩方侯伯內外臣僚于京邑之中無安居之所亦可請射各自修營

請令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從之　案五代會要同光二年八月八日中書門下奏諸道除節度使及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軍事判官伏以翹車著詠戔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尊俎由是副己知之薦或拔士之榮必當備悉行藏習知才行允奉幕中之畫以稱席上之珍爰自偽梁頗乖斯義皆從除授以佐藩宣因緣多事之秋處爽得

人之選將期推擇式示更張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判官兩使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等並任本道本州各當辟舉其軍州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

奏請差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選司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從之　案五代會要同光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吏部三銓下省南曹廢置甲庫格式流外銓等司公事並繫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等前件格文本朝創立檢制姦濫倫敘官資頗謂精詳久同尊守自亂離之後巧偽滋多兼同光二年八月車駕在東京權判工部員外郎盧從本司起請一卷並以興復之始務切懷來凡有條流多失根本以至冬集赴選人並南郊行事官及陪位宗子共一千三百餘人銓曹檢勘之時互有援引去留之際不絕爭論若有依違必長訛濫望差權判尚書省銓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舊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務令簡要可久施行從之

李嗣源歸鎮　案通鑑作己巳命宣武軍節度使李

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是嗣源因出師而歸鎮也

隨絲鹽錢每兩與減五十文　案五代會要作每兩與減放五文

內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曰順天元寶　案羅元英文昌雜錄云同光三年洛京積善坊得古文錢曰得一元寶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錢近見錢氏錢譜云史思明再陷洛陽鑄得一錢賊黨以爲得一非佳號乃改順天蓋史思明所鑄錢也

己酉車駕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　案五代春秋作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故城据薛史則己酉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與五代春秋異蓋五代春秋祇以下詔之日爲據也

庚辰車駕至自鄴　案原本作庚辰歐陽史作庚申疑永樂大典傳寫之訛考通鑑及五代春秋皆作庚辰又疑原本不誤据上文正月甲午朔二月甲子朔三月癸巳朔則三月不得有庚辰也蓋其誤始于薛史而通鑑五代春秋皆襲其訛耳今姑從原本仍爲辨正於此

夏四月癸亥朔　案五代春秋作辛亥朔通鑑從薛史

盧質覆試新及第進士　案五代會要時以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尚于浮議故命盧質覆試

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趙光允卒　案薛史二年六月光允加兼戶部尚書此處作工部前後互異未知孰是

詔括天下私馬　案五代會要詔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坐罪蓋當時私馬之禁如此

將收蜀故也　案三楚新録莊宗謂高季興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于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才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果大悅

唐書第九

莊宗紀七

改宏文館爲崇文館　案五代會要載同光三年勅

云崇文館比與宏文館並置今請改稱頗協舊典蓋豆盧革曲爲之說也

禮部尚書王正言　案原本作直言今据歐陽史改正

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　案原本入草訛全草今据通鑑及冊府元龜所引薛史改正

鎮州衛州奏　案原本脫鎮州二字今据冊府元龜所引薛史增入

太子少師致仕薛廷珪卒　案原本作少保今据列傳改正

第280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

乃於壽安縣界別卜是陵　案五代會要載中書門下奏議云人君以四海爲家不當分其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禮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今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朝陵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勅功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祔葬代州理未爲允從之

西征之師入大散關　案九國志趙廷隱傳云自入敵境即禁兵士焚廬舍剽財物蜀人德之

斷吉柏津　案通鑑作桔柏攷歐陽史亦作吉柏今

仍其舊

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自扶州路奔于西川　案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記云王承休握銳兵於天水兵及不舉既知東軍入蜀遂擁麾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繒帛於西蕃買路歸蜀沿路爲西蕃擄奪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唯與田宗汭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問之曰親握重兵何得不戰曰畏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蓋緣王師不入封部無門納款曰初入蕃部幾許人曰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纔及百數魏王曰汝可償萬人之命遂斬之

僞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來降　案原本作世諤今据通鑑十國春秋改正

王宗壽以遂合渝瀘忠五州來降　案九國志王宗壽傳王衍時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衍降乃治裝赴闕据薛史則王衍未送款宗壽已降矣與九國志異

已梟斬訖　案九國志王宗弼傳唐師陷鳳州衍遣三招討屯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走因令宗弼守綿谷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

送款于魏王乃還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于魏王遷衍及母妻于西宮通鑑作李嚴至成都宗弼猶乘城爲守備與九國志異

丙辰蜀主王衍出降　案王衍出降在十一月丙辰通鑑與薛史同歐陽史作乙酉蓋據其上牋歸命之日而先書之其實乙酉唐師尚在綿州未入成都也五代春秋作十二月蜀主王衍降尤誤

辛巳次潭泊壬午次龕澗　案原本潭泊訛覃泊龕澗訛寵澗今並從通鑑改正

長姊孟氏封瓊華長公主　案通鑑以瓊華爲克讓

女則莊公之從姊也隆平集東都事畧孟昶傳並云父知祥尚唐莊宗妹俱與薛史異

日于上東門外佇望其來　案原本作尚東門据通鑑注云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春今改正

其有功臣者削去　案此句疑有脫誤据五代會要作其有功臣名號並宜削去

如是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　案原本作兩班今据五代會要改正

又奏點到兩川馬九千五百三十匹　案清異録莊宗滅梁平蜀志頗自逸命蜀匠織十幅無縫錦為被材被成賜名六合被

第七弟存紀可封雅王　案原本作睢王攷通鑑及歐陽史皆作雅王薛史宗室傳亦作雅王今改正

唐書第十

莊宗紀八

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　案歐陽史作圍其館胡三省云歐陽史蓋謂朱友謙無私第在洛陽也据雲谷雜記唐末藩鎮入朝館舍皆稱邸第似無庸更易其字通鑑仍從薛史作第

武等友謙舊將時皆為刺史並以無罪族誅　案通鑑云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蓋以薛史為據於七人姓名不為全載考歐陽史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陽師太王景來仁白奉國可補薛史所未備

署皇甫暉趙進等為都虞候斬斫使　案九國志趙進傳云莊宗入洛猶行遣屯廩祿既薄又不時給士卒多怨憤思亂者十七同光末進與本軍皇甫暉等共推趙在禮相率夜犯鄴城鄴中士卒莫有鬬志進等因陷其城未踰旬兵數萬在禮署進衙

内都虞候三城廵檢使通鑑作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與九國志異

三月丁未朔　案通鑑作丁巳朔與薛史異

庚戌李紹真自邢州赴鄴都城下　案通鑑作庚申李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狗於鄴城下而殺之與薛史異

甲寅進營于觀音門外下令諸軍詰旦攻城是夜城下軍亂　案通鑑作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甲子夜軍亂攷異引莊宗實録作壬戌至鄴都癸亥夜軍

士張破敗作亂與薛史異曰通鑑從薛史

帝遣嗣源子從審　案從審歐陽史作從璟考通鑑從審自衛州歸莊宗賜名繼璟與歐陽史異

帝幸糶店以勞之　案通鑑作鷄店胡三省注云薛史作糶店今仍其舊

因投河而死　案隆平集內臣李承進逮事唐莊宗太祖嘗問莊宗時事對曰莊宗好畋獵每次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望陛下與救援莊宗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晚年蕭墻之禍由賞賚無節威令不行也太祖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誠兒戲

甲戌次石橋　案通鑑作甲申次石橋西與薛史異歐陽史作甲戌至自萬勝與薛史合

四月丁丑朔　案歐陽史及通鑑五代春秋俱作四月丁亥朔考遼史天顯元年即同光四年亦作四月丁亥朔薛史此紀作丁丑與諸書異案是年正月係戊午朔三月係丁未朔則四月朔日當為丁丑然薛史明宗紀亦作四月丁亥朔蓋各据莊宗實錄明宗實錄未及合考

時年四十二　案琬炎集載宋實錄王全斌傳云同光末蕭墻有變亂兵逼宮城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歸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東都事畧符彥卿傳云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殺十餘人莊宗崩彥卿慟哭而去

五坊人善友　案通鑑作鷹坊人善友胡三省注云鷹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善姓也

廟號莊宗　案五代史補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衆以取必勝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並進期會有處不得違晷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懼法而戮力皆一以當百故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卒為所滅良有以也　初莊宗為公子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故于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歌齊作故凡所鬪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　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苗稼一旦至中牟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

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踐使比屋囂然動溝壑之慮為民父母豈其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為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斯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羣伶齊進挽住令佯為詬責曰汝為縣令可以指麾百姓為兒既天子好獵即合多留閑地安得縱百姓耕耡皆徧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自責吏敢咄咄吾知汝當死罪諸伶亦皆嬉笑繼和于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恕縣令罪　五代史闕文莊宗嘗因博戲覩骰子采有暗相輸者心悅之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戲並認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亂從謙以兵犯興教門莊宗禦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為暗箭之應

唐書第十一

明宗紀一

三代祖諱教　案原本作諱教今從五代會要改正

皇考諱霓　案歐陽史云父電未知孰是

媪告其故　案北夢瑣言云帝以媪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媪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襲破李存信于莘縣　案原本作華縣今据新唐書藩鎮傳改正

柏鄉之役　案原本訛松鄉今据通鑑改正

吾當與天皇較力耳　案原本作人皇攷遼史太祖稱為天皇讓宗追稱人皇莊宗初年侵幽州者乃太祖非讓宗也今改正

十二月契丹入冦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于涿州　案歐陽史云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入冦破敵皆作冬間事蓋順文併叙之耳當以薛史為徵實

請令公帝河北　案原本作河中今据通鑑改正

趙在禮等歡泣奉迎　案通鑑亂兵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等率諸校迎拜嗣源

獲官馬二千匹　案歐陽史作掠小坊馬三千匹

四月丁亥朔　案丁亥朔與莊宗紀異据莊宗紀三月丁未朔則四月當作丁丑据此紀下文有己丑甲午則當作丁亥前後參差未詳孰是

己丑　案通鑑作乙丑疑傳寫之訛歐陽史從薛史作乙丑

量事收瘞以聞　案北夢瑣言莊宗諸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者重誨曰主上以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令殺之果併命于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以樞密副使孔循為樞密使　案歐陽史作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為樞密使吳鎮纂誤云孔循傳作左衛大將軍為樞密使俱與薛史異

唐書第十二

明宗紀二

五日一度內殿起居　案五代會要載天成元年五

月三日敕今後宰臣文武百官除常朝外每五日一度入內起居其中書非時有急切公事請開延英不在此限

西都知府張籛　案原本作張鏐今据通鑑改正

端明之職自此始也　案五代會要云明宗初登位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于是孔循獻議因唐室侍讀之號即創端明學士之名命馮道等為之

故萬州司戶朱友謙　案原本作萬州今据歐陽史改正

樞密承旨段佪　案九國志作段懷改歐陽史及通鑑並作段佪今仍其舊

至是遇入閤即賜之　案五代會要云明宗初即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爲非故事請罷之惟每月朔望日合入閤賜食至是宣旨朔望入閤外仍五日一起居遂爲定式

正衙威容　案原本正衙訛王衛今据冊府元龜改正

令乞郤割隸本管詔可之　案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荆南史天成元年二月壬辰請忠夔萬州及雲

安監隸本道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壬辰王表求三州明宗許之

是日葬莊宗于雍陵　案原本作永陵攷徐無黨五代史注莊宗陵名雍陵石晉時避諱稱伊陵原本永字誤今改正又莊宗葬日通鑑從哀詔冊文作丙子薛史從實錄作乙亥

改王參之本名　案王參疑有舛誤据冊府元龜引薛史亦作王參今無可考姑仍其舊

唐書第十三

明宗紀三

内出象笏三十四面　案歐陽史作三十二

遣人擒公儼于北海縣與同黨斬于州東　案通鑑彦威聚兵淄州以圖進取公儼懼乙未始之官丁酉彦威至青州追擒之

偽蜀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趙國公張格　案原本作張裕攷舊唐書張濬傳濬次子格仕蜀為平章事今改正

偽署幽州節度使盧文進　案遼史作盧國用蓋文進在遼改名國用耳

國主安巴堅以七月二十七日卒　案遼史太祖紀作七月辛巳上崩

可輟今月十九日朝參　案歐陽史作廢朝三日

契丹次　案契丹次蓋言契丹方即次也薛史前後如攻城次鎮州次多單用次字疑即當時案牘之文今仍其舊附識于此

詔嚴禁鐵鑞錢　案洪遵泉志引宋白續通典云天成元年十二月敕中外所使銅錢内鐵鑞錢即宜毁棄不得行使

唐書第十四

明宗紀四

令改名為亶　案楊文公談苑云唐時避諱最重人君即位多更名後唐尚沿其例明宗初名嗣源後改名亶于是楊檀改稱楊光遠其金檀及檀州諸州縣皆後改更則并偏旁字而亦改之當時明宗在御臣下避諱之嚴如此今考薛史清泰二年楊檀始賜名光遠以避廟諱在明宗時未嘗改也

以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　案通鑑攷異梓夔皆在荆南之西南而云東南面者蓋據夔梓所向言之

遣供奉官賈俊使淮南　案九國志作賈進攷冊府元龜所引薛史亦作俊今仍其舊

又請選孳生馬分置監牧竝從之　案五代會要任圜奏三京留守諸道節度觀察諸州防禦使刺史每年應聖節及正至等節貢奉或討伐勝捷各進獻馬伏見本朝舊事雖以獻馬為名多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蓋跋涉之際護養稍難因此厚方俱為定制自今後伏乞除蕃部進駝馬外諸州所進馬許依天復三年已前事例隨其土產折進價直兾貢輸之稍易又誠敬之獲申庶欲于諸處棣孳生馬準舊制分置監牧仍委三司使别具制置奏

聞

房知溫奏前月二十一日盧臺戍軍亂害副招討寧國軍節度使烏震尋與安審通斬殺亂兵訖　案五代春秋盧臺戍軍亂房知溫討平之据薛史房知溫傳及通鑑知溫初誘戍軍為亂繼恐事不濟乃與安審通謀討亂兵也五代春秋所書殊非實寔

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各罰半月俸　案五代會要長興三年五月詔文武兩班每遇入閤賜食從前御史臺官及諸朝官皆在敷政門外兩廊食惟北省

官于敷政門內別坐既為隔門各不相見致行坐不齊難于肅整今後每遇入閤賜食北省官亦宜于敷政門外東廊下設席以北首為上待班齊一時就坐

五品官各薦簿尉兩人　案五代會要作五品六品官各許薦簿尉兩人原本疑脫六品二字

或有不公　案原本脫公字今從五代會要增入

夔州刺史西方鄴奏殺敗荊南賊軍收峽內三州　案通鑑六月西方鄴敗荊南水軍于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薛史繫七月甲子蓋以奏聞之日為據

歐陽史與薛史同

詔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韋說並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　案五代春秋作元年七月殺豆盧革韋說攷歐陽史元年七月貶豆盧革為辰州刺史韋說漵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說于合州二年七月殺豆盧革韋說與薛史異五代春秋紀繫于元年誤也

今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鎬至稱制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　案安重誨害任圜五代春秋及通鑑俱不書日歐陽史作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据

薛史作十二日是年十月為乙卯朔十二日乃庚寅也與歐陽史異日

唐書第十五

明宗紀五

中書門下奏國子祭酒望令宰相兼判　案五代會要載原奏云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況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宏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一員兼判國子祭酒

時契丹方陷平州　案契丹陷平州歐陽史作丁巳通鑑不書日攷平州自梁開平中劉守光以賂契

丹天成元年盧文進舉其地以歸於唐至三年復為遼人所取自是平州遂屬於遼宋人論石晉賂遼故地兼及平州蓋未詳考今附識于此

為左驍衛上將軍　案通鑑作左衛上將軍歐陽史從薛史作左驍衛

己亥回鶻可汗仁喻遣都督李阿廝珊等貢獻　案歐陽史作戊戌

以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兼漢州刺史　案九國志趙廷隱傳知祥至蜀康延孝陷漢州遣廷隱率兵擊破之擒延孝檻送闕下知祥奏加檢校

司空漢州刺史遂留屯成都

以定州節度使王都反狀聞　案遼史作三月王都以定州來歸五代春秋及通鑑並從薛史作四月

壬戌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以奏舉失實配流永州續勅賜自盡　案歐陽史作乙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乙未在壬戌前三日不應發配在後賜死轉在前也歐陽史疑誤

王師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　案通鑑壬戌王晏球破契丹于唐河北甲子追至易州所推長歷與薛史合

德鈞出兵援于要路幾無噍類　案通鑑作八月壬戌趙德鈞邀擊契丹據薛史八月係癸酉朔不得有壬戌疑通鑑誤

邢州節度使李敬周　案通鑑作李敬通薛史前後並作敬周歐陽史亦作敬周疑通鑑傳刻之訛

以刺史竇廷琬拒命故也　案竇廷琬反通鑑從薛史作十月歐陽史繫于十月以前與薛史異

突厥首領張慕進等來朝貢　案歐陽史作慕晉

壬午房知溫奏荊南高季興卒　案高季興卒通鑑作十二月丙辰詳見通鑑攷異

檢校太保張希崇為汝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汝州防禦使通鑑從薛史作刺史

唐史第十六

明宗紀六

贊年五歲默念論語孝經　案宋史作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

宜賜別勅及第附今年春榜　案宋史云特賜童子及第附長興三年禮部春牓薛史作天成四年春牓與宋史異

三月乙巳王晏球奏此月三日收復定州　案歐陽

史作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與薛史異通鑑作癸丑攷癸丑非二月三日也疑傳寫之訛

以王都首級獻于太社　案五代會要尚書兵部宣露布于樓前宣訖尚書刑部侍郎張文寶奏曰逆賊王都首級請付所司太理卿蕭希甫受之以出獻于郊社其王都男幷蕃將等磔于開封橋

禁鐵鑞錢　案通鑑作鐵錫錢胡三省注云馬殷得湖南鑄錫為錢本用之境內其後遂流入中國疑原本鑞字誤攷册府元龜亦作鐵鑞錢今仍其舊

以端明殿學士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　案歐陽史本紀作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平章事趙鳳傳作禮部侍郎與本紀異見吳縝纂誤

伏以少帝今不入廟難以言宗　案舊唐書哀帝紀云中書奏少帝行事不合稱宗今攷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博士呂明龜議引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之禮請別立廟于園陵故不稱景宗非議其行事有失也舊唐書誤

丙辰權知荊南府事高從誨上章首罪　案通鑑作庚戌

史館上言所編修莊宗一朝事迹欲名為實錄太祖獻祖懿祖名為紀年錄從之　案五代會要天成三年十二月史館奏據左補闕張昭遠狀嘗讀國書伏見懿祖昭烈皇帝自元和之初獻祖文皇帝于太和之際立功王室陳力國朝太祖武皇帝自咸通後來勤王戮力翦平多難頻立大功三換節旄再安京國莊宗皇帝終平大憝奄有中原倘闕編修遂成湮墜伏請與當館修撰參序條綱撰太祖莊宗實錄四年七月監修國史趙鳳奏奉勅修懿祖憲祖太祖莊宗四帝實錄自今年六月一日起手旋具進呈伏以凡關纂述務合品題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實錄追尊册號之帝約文祇可紀年所修前件史書今欲自莊宗一朝名為實錄其太祖以上並目為紀年錄從之

京城內有南州北州乃張全義光啓中所築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引薛史此文而辨之云言光啟中築乃再葺而已非始築也其城壕今尚有遺跡焉

使副劉玫　案通鑑作韓玫

賜器帛有差　案五代會要監修趙鳳修撰張昭遠呂咸休各賜繒綵銀器等

唐書第十七

明宗紀七

付本院召試從之　案五代會要載劉昫原奏云舊制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各蕃批荅各一道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並于當日呈納從前每遇召試多預出五題潛令宿搆其無黨援者即日起草罕能成功今請權停詩賦祇試三道仍內賜題兼定字數從之

稱奉宣命　案胡三省通鑑注云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

癸丑索自通藥彥稠等奏收復河中　案通鑑作辛亥索自通拔河中斬楊彥溫癸丑傳首來獻歐陽史亦作辛亥自通執彥溫殺之較薛史為詳審

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密人邊彥溫並族誅　案李行德等族誅歐陽史作壬寅與薛史異

張延朗可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　案宋史職官志三司使在宣徽使後蓋仍後唐之制

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封秦王仍令所司擇日册命　案五代會要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草定秦王儀注博士段顒議曰據開元禮臨軒册禮命諸王大臣其日受册者朝服從第鹵簿與百官俱集朝堂就次受册訖通事舍人引不載謁朝還第之儀自開元以後册拜諸王皆正衙命使詣延英進册皇帝御內殿高品引王入立于位高品宣制讀册王受册訖歸院亦無乘輅謁朝之禮臣按五禮精義云古者皆因禘嘗而班爵祿所以示無自專禀之于祖宗也今雖册命不在烝嘗然拜大官封大邑必至殿廷敬慎之道也今當司欲準開元禮其日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輅車備

鹵簿與羣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册訖至應天門外奉册置于載册之車秦王升輅出謁太廟訖歸理所儀仗鹵簿如來時之儀從之

淮南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　案歐陽史作傳極攷薛史列傳及通鑑並作傳拯疑歐陽史傳刻之訛

尚書博士田敏請依舊典藏氷頒氷以消陰陽愆伏之沴詔從之　案五代會要載原勑云藏氷之制載在前經獻廟之禮廢于近代既朝臣之特舉案典禮以宜行田敏所奏祭司寒獻羔事宜依其桃弧棘矢事久不行理難備創其諸侯亦宜準往制

藏氷

乙巳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廻奏董璋攻陷閬州　案董璋陷閬州通鑑作九月庚辰歐陽史作十月乙巳蓋以奏聞之日為據也

辛巳西面軍前奏今月十三日階州刺史王宏贄瀘州刺史馮暉自利州取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敗董璋守關兵士三千人收復劍州　案通鑑攷異引唐實錄作今月十三日大軍進攻入劍門次十七日收下劍州薛史統繫于十三日疑有舛誤

東丹王托雲越海來歸國　案遼史太宗紀十一月戊寅東丹奏人皇王浮海適唐又義宗傳太宗既立見疑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薛史不載明宗密召之事當日人皇王自以見疑出奔當不待明宗之召也

十二月乙未荊南奏湖南節度使楚國王馬殷薨　案五代春秋十二月楚王殷薨据通鑑殷卒于十一月己巳至十二月始奏聞耳

唐書第十八

明宗紀八

壬申契丹東丹王托雲自渤海國率其衆到闕　案托雲歸唐五代春秋作二年正月蓋以到闕之日為據歐陽史作四年十一月丙戌蓋以奏聞之日為據

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兼中書令　案原本作汝州今据通鑑改正

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殁于王事廢朝　案通鑑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歐陽史作四月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與通鑑異以薛史考之歐陽史蓋誤以奏聞之日為城陷之月宜從薛史

見禁囚徒除死罪外並放　案歐陽史作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與薛史作壬子異

己亥詔安重誨宜削奪在身官爵並妻阿張男崇贊崇緒等並賜死　案五代春秋作五月誅安重誨歐陽史作閏五月丁酉與薛史異

以前黔州節度使楊漢賓為羽林統軍　案原本作漢章攷上文有雲州節度使楊漢章不應黔州節度使與之同名今据通鑑改正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　案

歐陽史作丁亥通鑑從薛史

唐書第十九

明宗紀九

遣鄆州節度使藥彥稠　案歐陽史作靜難軍

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　案五代會要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勑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廣為抄寫仔細看讀然後僱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請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蓋刻板之流行實始于此　愛日齋叢鈔云通鑑載後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又曰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板刻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又曰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刊板印賣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王仲言揮麈錄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于交遊間其人有

難色發憤曰若貴當板以鋟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于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仿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為監中刻書之始　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為正見兩朝國史此則印書已始自唐末矣　案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于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　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不始于馮道而沈存中又謂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行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皆為板本　大槩唐末漸有印書特未盛行後人遂以為始于蜀也當五季亂離之際經籍方有託而流布于四方天之不絕斯文信矣

藥彥稠奏誅黨項阿埋等十族　案歐陽史二月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于牛兒谷敗之據薛史則甲戌已奏捷非己卯也

戊午荊南奏東川董璋領兵至漢州西川孟知祥出

兵逆戰璋大敗　案通鑑孟知祥克東川在五月五代春秋歐陽史俱作六月蓋以薛史奏聞之日為據

供奉官李瓌　案通鑑作李存瓌唐人避莊宗諱故去存字

秋七月辛巳朔以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吳越王錢鏐薨廢朝三日　案五代春秋七月吳越王錢鏐薨蓋祇以薛史廢朝之日為據也通鑑作三月庚戌與九國志異

丙戌詔賜諸軍救接錢有差　案救接錢疑有舛誤

攷冊府元龜亦作救接今仍其舊

癸亥以湖南節度使馬希聲卒廢朝　案通鑑馬希聲卒在七月辛卯五代春秋從薛史作八月

壬午史館奏宣宗已下四廟未有實錄請下兩浙荊湖購募野史及除目報狀從之　案五代會要載十一月四日史館奏當館昨為大中以來迄于天祐四朝實錄尚未纂修尋具奏聞謹行購募勅命雖頒于數月圖書未貢于一編蓋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滅絕難可訪求切恐歲月漸深耳目不接長為闕典過在攸司伏念江表列藩湖南與壞至于閩越方屬勳賢戈鋋自擾于中原屏翰悉全于外府固多奇士富有羣書其兩浙福建湖廣伏乞詔旨委各于本道采訪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歷銀臺事宜內外制詞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數據有者抄錄上進若民間收得或隱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請議爵賞

唐書第二十

明宗紀十

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歐陽史劉昫傳作三年本紀仍從薛史

作四年

二月癸丑朔　案上文正月為戊寅朔則二月不得為癸丑朔原文疑有舛誤

帝于便殿問延光內外見管馬數　案錦繡萬花谷引薛史作范延慶疑傳寫之誤

肥騎士而瘠吾民何益哉　案五代會要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道蕃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消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

十月勑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給券具數奏聞

以刑部侍郎劉贊爲秘書監秦王傅　案通鑑作兵部侍郎歐陽史從薛史五代會要長興四年四月以秘書監劉贊爲秦王傅前忠武軍節度判官蘇瓚爲秦王友前襄州觀察使魚崇遠爲秦王府記室參軍時言事者請爲秦王置師傅上頗問近臣皆以秦王名勢隆盛不敢置議請自選擇乃降是命

聖體不豫翼日而愈　案北夢瑣言云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衛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翼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柰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

以著作佐郎尹拙爲左拾遺直史館　案五代會要尹拙爲左拾遺王慎徽爲右拾遺並直史館薛史闕載王慎徽

詔天下兵馬大元帥秦王從榮班宜在宰臣之上　案五代會要秦王從榮加兼中書令與宰臣分班左右定位及爲天下兵馬元帥勑曰秦王位隆將相望重磐維委任既崇等威合異班位宜在宰臣之上

戊子帝不豫　案歐陽史本紀作十月壬申幸上和亭得疾秦王從榮傳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上和亭得傷寒疾紀傳互異五代春秋從薛史作戊子帝不豫

從榮敗奔河南府遇害　案五代春秋作壬午誅從榮蓋傳寫之訛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作壬辰

乙未以三司使孫岳爲亂兵所害廢朝　案孫岳被害通鑑繫於壬辰蓋與從榮之死同日歐陽史作乙未康義誠殺孫岳是以廢朝之日爲專殺之日也

廟號明宗　案五代史補明宗之在位也一日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其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給散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輕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産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蠹謂之鼠雀耗倉糧起自此也　五代史闕文明宗出自邊地老于戰陣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

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為衆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為主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于五代粗為小康

唐書第二十一

閔帝紀

明宗第三子也　案歐陽史作明宗第五子吳縝嘗辨其誤今考五代會要亦作第三子與薛史同

二十九日帝至自鄴　案歐陽史云明宗崩秘其喪六日考長興四年十一月癸酉朔二十日壬辰誅從榮二十六日戊戌明宗崩二十九日辛丑閔帝已至自鄴矣不得云秘喪六日也

十二月癸卯朔　案五代春秋作癸亥朔蓋傳寫之訛歐陽史通鑑俱從薛史作癸卯

乙亥契丹遣使朝貢　案遼史太宗紀天顯九年閏月戊午唐遣使來告哀即日遣使祭弔

以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並為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　案通鑑汭以文學從帝歷三鎮在幕府及即位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性迂疎朱馮忌帝含怒有時而發乃引汭于密近以其黨陳乂監之

節度使符彥超為部曲王希全所害　案彥超被害通鑑從薛史作閏月五代春秋繫于正月殊異

丁酉王思同加同平章事充西面行營都部署以前邠州節度使藥彥稠為副部署　案歐陽史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為副薛史作丁酉與歐陽史異據通鑑則思同以辛卯充都部署丁酉加同平章事也蓋采薛史歐陽史而兼用之

楚匡祚　案薛史避宋諱作楚祚通鑑作楚匡祚

陝州奏潞王至潼關害西面都部署王思同　案歐陽史作思同奔歸于京師死之與薛史異

帝以百騎出元武門　案契丹國志愍帝領五十騎自隨出奔衛州與薛史異

鎮州節度使石敬瑭也　案歐陽史愍帝紀戊辰如衛州廢帝紀己巳愍帝出居于衛州通鑑考異引閔帝實錄云庚午朔四鼓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敬瑭蓋是月二十九日為己巳故次日即為庚午朔

無奈之何　案通鑑考異引南唐烈祖實錄宏贄曰今京國阽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攜神器西向公何

不因少帝西迎潞王此萬全之計啟璉然其言
帝遇酖而崩　案契丹國志王巒至衛州進酖于愍
帝愍帝不飲巒縊殺之與薛史異歐陽史同薛史

唐書第二十二

末帝紀上

明宗養為己子　案通鑑考異引唐廢帝實錄云廢
帝諱從珂明宗之元子也母曰宣憲皇后魏氏鎮
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狥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
后帝以光啟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于外舍屬用
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今考五代

會要歐陽史諸書皆作養子惟實錄作元子疑因
太后令稱為皇長子而傳會也通鑑仍從薛史
三月十五日外兵大集　案通鑑考異是年三月辛
丑朔是十五日為乙卯也九國志李彥琦傳潞王
守岐下諸道將急攻其壘彥琦時在圍中罄家財
以給軍用
二十三日次霎口　案通鑑唐紀作零口攷冊府元
龜亦作靈口今仍其舊
二十七日次陝州　案歐陽史作己巳次陝州薛史
閔帝紀作丁卯通鑑從薛史

夏四月壬申帝至蔣橋文武百官立班奉迎　案通
鑑四月庚午朔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攷
異引廢帝實錄作三月三十日
癸酉王太后下令降閔帝為鄂王　案通鑑引閔帝
實錄七月廢帝為鄂王廢帝實錄作癸酉薛歐陽
二史從廢帝實錄
潞字一足已入洛矣　案原本作一足已入潞矣今
据冊府元龜改正
甲申　案下文有癸未疑當作壬午
戊子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伏誅　案五代春

秋乙酉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然宏昭投井死贇
為安從進所殺俱在三月末嘗與義誠同日伏誅
也歐陽史作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通鑑作乙
丑殺彥稠
壬辰詔賜禁軍及鳳翔城下歸命將校錢帛各有差
案通鑑云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
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
在京者各十緡
去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　案通鑑作除去菩薩扶
立生鐵胡三省注云閔帝小字菩薩

劉昫又奏判三司免祀事　案五代會要清泰元年五月宰臣劉昫奏中書以近敕祠祭行事官致齋內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又宰臣行事致齋內不押班不赴內殿起居不知印臣緣判三司公事其祀事國忌行香伏乞特免從之

請以大朝會宣召例　案五代會要載此奏下有差李愚從事五字薛史刪去

封吳岳成德公為靈應王禮秩同五岳　案五代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天寶十載正月封吳岳成德公與沂山會稽醫巫閭同封至德二載十二月改吳

山為岳祠享官屬一同五岳今國家欲祈禱靈應宜示殊禮臣等商量請加封為靈應王從之

詔應曾受御署官逐攝同一任正官依期限赴選

案徐無党五代史注云御署官疑是廢帝初舉兵時所置之官以其非吏部正授故須有旨方得選

雲州奏契丹寇境　案遼史太宗紀李從珂弒其主自立人皇王倍自唐上書請討八月自將南伐九月乙卯次雲州自太宗之伐唐人皇王召之也

以秦州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案五代會要二年三月宰臣張延朗奏臣判三司公事每日內殿祗候其合綴前班押班伏乞特免從之

唐書第二十三

末帝紀中

望差本州府長官朝拜　案五代會要載宗正寺原奏云北京永興長寧建極三陵應州遂衍奕三陵准曹州溫陵例下本州府官朝拜是曹州先以府官朝拜北京應州從其例也薛史刪併原文似未分晰

枉耗國力　案通鑑注引薛史作枉費攷冊府元龜

亦作枉耗今仍其舊

辛卯　案歐陽史作夏五月辛卯通鑑從薛史作四月

時敬瑭以兵屯忻州一日軍士喧噪遽呼萬歲乃斬暉等以止之　案契丹國志契丹屢攻北邊時石敬瑭將大兵屯忻州潞王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倡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殉潞王聞益疑之

侍衛步馬都指揮使宋審虔　案原本脫虔字今據

通鑑增入

以宣徽南院使房暠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　案歐陽史作刑部尚書房暠爲樞密使據薛史暠由宣徽南院使遷授非先爲刑部尚書也

以前金州防禦使馬全節爲滄州留後　案通鑑劉延朗欲誅全節絳州刺史羣議沸騰帝聞之以爲横海留後

渤海國遣使朝貢　案歐陽史渤海遣使者來繫於九月之後據薛史則事在十一月非九月也

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崔棁　案原本訛崔橧今据歐

陽史改正

唐書第二十四

末帝紀下

監修國史姚顗史官張昭遠李祥吳承範等修撰明宗實錄三十卷上之　案五代會要同修撰官中書舍人張昭遠李祥直館左拾遺吳承範右拾遺楊昭儉等各頒賚有差

以端明殿學士呂琦爲御史中丞　案通鑑呂琦與李崧建和親契丹之策爲薛文遇所沮改爲御史中丞盖疏之也

五月辛卯以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駙馬都尉石敬瑭爲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　案歐陽史廢帝紀于五月以前即書石敬瑭反與晉本紀自相矛盾據薛史五月辛卯始移敬瑭于鄆州戊戌始聞拒命也五代春秋通鑑俱與薛史同

戊戌昭義奏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　案通鑑作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石敬瑭叛

乙卯以晉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尋改爲招討使　案通鑑乙巳以張敬達兼太

原四面排陣使丙午以爲太原四面都部署丁未又知太原行府事不言其爲招討使歐陽史又作都招討使與薛史微異

捧聖第五指揮使康福進　案康福進疑當作康福據冊府元龜引薛史亦作康福進今姑仍其舊

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　案重英通鑑作重殷又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作姪男尚食使重又供奉官重英並與薛史不同

九月甲辰張敬達奏此月十五日與契丹戰于太原

城下　案張敬達與契丹戰于太原薛史晉紀作辛丑蓋辛丑日戰越四日甲辰乃奏到也通鑑亦作辛丑遼史作庚午與薛史異歐陽史作甲辰戰于太原殊誤

詔范延光率兵由青山路趨榆次　案遼史避太宗諱作范延廣

帝深以為然竟不行其議　案遼史義宗傳云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弒君盍討之是東丹王實啓兵端唐君臣或知其陰謀故龍敏之說不行

又詔民十戶出兵一人器甲自備　案契丹國志云唐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民間大擾與薛史互有詳畧

甲子太原、行營副招討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于晉安寨以兵降契丹　案歐陽史通鑑俱作閏十一月甲子五代春秋作十一月誤

契丹主以漢軍與石敬瑭、其馬及甲仗即齎馳出塞　案遼史云所降軍士及馬五千匹以賜晉帝與薛史異通鑑從薛史

丁卯契丹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約為父子之國改元為天福　案歐陽史作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作閏月丁卯薛史蓋據實錄也通鑑從歐陽史

自燔于元武樓　案五代史闕文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覃懷京師父老迎帝于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元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稱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擧族自焚

唐書第二十五

后妃傳

貞簡皇后曹氏傳

得李匡儔妻張氏　案原本避宋諱作李儔今據新唐書藩鎮傳增入

太后餞于汾橋　案原本作渭橋今據通鑑注改正

太妃劉氏　案劉太妃傳永樂大典闕全篇北夢瑣言云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于軍機

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憤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為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于吾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于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為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李存信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塞外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令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晉王止行君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五

代會要云同光元年四月冊為皇太妃歐陽史云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案劉后傳永樂大典原闕北夢瑣言云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妓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為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即昔日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耻為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于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偽及此乃于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相隨以后父劉叟以醫卜為業也后方晝眠乃造其卧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為太后不禮復以韓

夫人居正宮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為皇后議者以后出于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稗販所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為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惟寫佛經賜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饑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己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為俳優名曰李天下雜于塗粉優雜之間時為諸優朴扶摑搭竟為嚚婦恩伶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為前鑒劉后以衆盛金合犀帶

四欲于太原造寺為尼沿路復通皇弟存渥同簀
而寢明宗聞其織即令自殺　案歐陽史作裨將袁
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而北夢瑣言作內臣劉建豐
亦傳聞之異辞也

淑妃韓氏　案五代會要云同光二年十二月冊以
宰臣豆盧革韋說為冊使出應天門登路車鹵薄
鼓吹前導至于永福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淑妃
宮受冊于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

德妃伊氏　案北夢瑣言云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
後為淑妃伊氏為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

相馮道奉尊冊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
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寵後
嫁李贊華所謂東丹王即按巴堅長子先歸朝後
除滑州節度使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
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凶求離婚歸河陽節度使
夏魯奇家後為尼也案歐陽史家人傳夏氏在天
成初以先朝宮人出歸夏魯奇家後賜李贊華與
北夢瑣言微異　又案五代會要莊宗朝內職又
有昭儀侯氏封沂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
出使美宣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封涼
國夫人司薄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真胡氏封
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
封昌黎郡夫人瑶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
氏封瑯琊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
光二年十一月勅

和武顯皇后曹氏　案五代會要云天成三年正月
冊為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冊為皇后應順
元年正月冊為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閏十一月隨
末帝崩于後樓晉高祖使人葬至天福五年正
月二十八日追冊曰和武顯皇后

宣憲皇后魏氏　案通鑑考異引唐廢帝實錄云宣
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狥地山東
留戍平山得魏后又云明宗為裨將性闊達不能
治生曹后亦疎于畫落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五
代會要云初封魯國太夫人清泰二年二月中書
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御歷奉尊謚于雲陽魏
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于甄館而皆追從嶽祔
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臣等又覽
國史竊見元宗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竇氏代宗皇
帝母曰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闕元宮鴻圖

既屬于明君尊號咸追于聖母伏以魯國夫人發祥沙麓貽慶河州三后最賢周母允成于天統四妃有子唐宮先啟于帝基仰惟當宁之情彌軫寒泉之思久虛殷薦慮損皇猷臣等謹上尊謚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冊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永祔先祠則都下難崇别廟既追尊謚合創閟宮按漢朝故事園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謚後權立同廟以申告獻配祀之禮請俟他年從之據歐陽史云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于京師河南府

東立寢宮　又案五代會要所載明宗時內職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冊立長興二年四月進號淑妃應順元年正月十三日冊為太妃至周廣順元年四月追謚賢妃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曹國夫人司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衛國夫人司記崔氏封蔡國夫人司膳翟氏封滕國夫人司醞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妤高氏封渤海郡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人司飾郗氏封穎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梳篦張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櫛篦傅氏封穎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以上皆長興三年九月勅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內職坊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勅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閔帝哀皇后孔氏　案據通鑑云孔循陰遣人結王

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妃帝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五代會要云初封魯國夫人應順元年四月為末帝所害晉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謚為哀皇后　案五代史與外戚傳據五代會要武皇長女瓊華長公主降孟知祥同光二年十二月封第二女瑤英長公主降張延釗同光三年二月封明宗長女永寧公主降晉高祖第十三女興平公主降趙延壽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九月改封齊國公主至清泰三年二月進封燕國長公主第十四女壽安公主

長興四年六月封第十五女永樂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今攷會要所載亦多舛互如瓊華公主十國春秋諸書作太祖弟克讓之女會要以為武皇長女此傳聞之異辭也莊宗女義寧公主降宗廷浩廷浩仕至房州刺史晉初為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戰死見東都事略及宋史又王禹偁小畜集有宗渥神道碑云母義寧公主天福中晉祖以嘗事莊宗有舊君之禮每貴主入見聽其不拜時兵戎方熾經費不充惟公主之家賜予甚厚盡而復取亦無倦色一日晉祖從容謂貴主曰朕于主家

無所愛惜但朝廷多事府庫甚虛主所知矣今輦轂之下桂王為憂可命渥分司西京以豐就養因厚遺之且勅留使具晨昏伏臘之用至于醯醢率有備焉會要不載莊宗女是其闕略也歐陽史云延壽所尚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薛史趙延壽傳亦言其娶明宗小女為繼室而五代會要不載疑有闕文

唐書第二十六

宗室傳上

汜至渭橋　案歐陽史作滑橋疑傳刻之訛據通鑑攷異引薛史亦作渭橋今仍其舊

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　案僖宗幸蜀以前武皇未嘗昭雪克讓無由復入宿衛出守潼關通鑑考異嘗辨其誤今考新唐書黃巢傳巢攻潼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疑當時因齊讓之名與李克讓同遂致傳聞輾轉失實耳歐陽史秪據薛史原文不為辨正今無可復考姑附識于此

克修字崇遠　案歐陽史家人傳云太祖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據薛史則

克修父名德成未嘗無名號也

平潞州　案新唐書僖宗紀中和三年十月李克用陷潞州刺史李殷銳死之與薛史李克修傳同薛史武皇紀又作十一月平潞州紀傳自相矛盾通鑑從克修傳作十月歐陽史從武皇紀作十一月

天祐十九年　案歐陽史作十一年

陷涿郡　案遼史太祖紀十二月癸亥圍涿州有白兔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郛

武皇之諸弟也　案薛史不言克恭父為何人然明著其為諸弟所以別于母弟也歐陽史與克讓克

孛牽連而書疑未詳考

李存顥者　案歐陽史作養子存顥存實　又案薛史李嗣昭傳云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是克柔爲武皇母弟新唐書沙陀傳武皇有弟克勤通鑑注引紀年録又有兄克儉而薛史俱無傳疑有闕文

樹閒平之德　案原本作閒平繹其文義當時用漢時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今改正

唐書第二十七

宗室傳下

永王存霸　案歐陽史云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居京師食俸禄而已趙在禮反乃遣存霸于河中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通鑑云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奔晉陽又云存霸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于府門之碑下

邕王存美　案通鑑云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

薛王存禮　案薛史不言存禮爲武皇第幾子據五代會要太祖第二子存美第三子存霸第四子存禮第五子存渥第六子存乂第七子存確第八子存紀與薛史所叙微有異同

申王存渥　案歐陽史存渥與存霸存紀皆莊宗同母弟

爲部下所殺　案通鑑云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

後以郭崇韜壻爲莊宗所殺　案北夢瑣言云莊宗異母弟存乂以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死

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閹人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于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于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鐍貴要間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于其家至是與存乂並羅于禍

雅王存紀莊宗第七弟　案薛史及五代會要皆止

言莊宗有六弟考梁紀太祖有子廷鸞落落盧文進傳莊宗又有弟存矩薛史宗室傳皆不載

魏王繼岌　（案莊宗紀稱繼岌為第三子然莊宗長子次子之名薛史與五代會要皆不載）

又命為留守　（案五代會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封為魏王）

師徒潰散自縊死　（案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云後唐莊宗世子魏王繼岌伐蜀迴車在道而有鄴都之變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賓齎急詔所在催魏王歸闕張漢賓乘馹倍道急行至興元縣逢魏

王宣傳詔旨王以本軍方討漢州康延孝相次繼來欲候之出山以陳凱歌漢賓督之有軍謀陳岷比事梁與漢賓熟密問張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張色莊曰我嘗面奉宣詔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岷曰久忝知聞故敢詰問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即位矣復何形迹張乃說來時聞李嗣源過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請盤桓以觀其勢未可前邁張以莊宗命嚴不敢遷延督令進發魏王至渭南遇害）

繼潼繼嵩繼蟾繼嶢並莊宗子　（案清異錄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長興四年明宗晏駕唐室亂莊宗諸兒削髮為苾芻間道走蜀時知祥新稱帝為公主厚待猶子賜予千計）

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　（案宗史趙上交傳秦王從榮開府兼判軍衛以上交為虞部員外郎充六軍諸衛推官李澣張沆魚崇遠皆白衣在秦府悉與上交友善累遷司封郎中充判官從榮素豪邁不遵禮法好昵羣小上交從容言曰王位尊嚴當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忽為此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從榮怒出之歷涇秦二鎮節度判官從

榮及禍僚屬皆坐斥上交由是知名）

後舉兵犯宮室敗死廢為庶人　（案通鑑明宗紀云乙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于天津橋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

叩左掖門從門隙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床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以其首獻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五代會要云清泰元年十二月勑故庶人從榮獲罪先帝貽禍厥身已歷歲時未營宅兆雖軫在原之念宜從有國之規且令中書門下商量葬禮據太常禮院狀奏請准唐貞觀中庶人承乾流死黔州仍葬以公禮從之　五代史補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為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為推官輦尤能為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庭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為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遊者多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此輩以所就之間須來問候請伏兵仗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兵罪當菑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未幾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于民家且落髮為僧既擒獲知訓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幘著緋驗其真偽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厲聲曰朱衣纔脫白刄難逃觀者笑之

從璨明宗諸子　案五代會要以從璨為明宗第四子冊府元龜作諸子與明宗紀同

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漢高祖　案薛史但載從益拒漢事攷宋史趙上交傳云漢祖將至從益遣上交馳表獻款蓋獻款乃淑妃從益本意也歐陽史兩存之其事始備

俱賜死于私第　案五代史闕文漢高祖自太原起軍建號至洛陽命郭從義先入京師受密旨殺王淑妃與許王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家子母何罪吾既為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臣謹按隱帝朝詔史臣修漢帝實錄叙淑妃從益傳但云臨刑之日焚香俟命蓋諱之耳

為閔帝所害　案通鑑云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李重吉幽于宋州又云遣楚匡祚殺李重吉于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責其家財　案閔帝有子重哲

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見明宗紀歐陽史家人傳闕而不載今附識于此

雍王重美　案通鑑云洛陽自聞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又云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将安用之乃止按重美傳永樂大典原本有闕佚今附錄通鑑于此疑通鑑所用即本薛史原文也

唐書第二十八

李嗣昭傳

小字進通　案原本作通進今從歐陽史改正

不知族姓所出　案歐陽史作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

初嗜酒　案歐陽史作初喜嗜酒吳縝纂誤云喜即嗜也疑賸喜字

武皇乃以嗣昭為昭義節度使　案舊唐書天祐三年十二月戊辰李克用與幽州之衆同攻潞州全忠守将丁會以澤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為留後甲戌全忠燒長蘆營旋軍聞潞州陷故也考嗣昭本克柔養子舊唐書以為武皇子殊誤

嗣昭有子七人　案嗣昭有子七人薛史僅言其六歐陽史仍薛史之舊据繼韜附傳有弟繼達合數之恰得七人也

李繼韜傳

命為安義軍兵馬留後　案通鑑注云後唐改昭義為安義蓋為嗣昭避諱也歐陽史仍作昭義

裴約傳

即遣紹斌率五千騎以赴之　案歐陽史作李存審

据薛史莊宗紀亦作李紹斌疑歐陽史誤

李嗣恩傳

本姓駱　案歐陽史嗣恩本吐谷渾部人而薛史不載疑有闕文

戰契丹于新州歿焉　案遼史太祖紀二年三月合戰于新州東殺李嗣本之子武八攷武八本嗣恩子而遼史以為嗣本子蓋傳聞之誤

李存信傳

存信本姓張　案梁紀作張汚落蓋本名汚落賜名存信

唐書第二十九

李存孝傳

李存孝　案新唐書存孝飛狐人與歐陽史同薛史闕載

又歸款于汴　案舊唐書以存孝據邢州爲大順元年事考存孝至大順二年始領邢州節鉞在元年無由得據邢州也舊唐書蓋因平潞州事而牽連書之耳新唐書與歐陽史並從薛史

請以兵三萬助擊存孝許之　案新唐書王鎔失幽州助因乞盟進幣五十萬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

位至將帥　案歐陽史作位至將相吳縝纂誤云存孝本傳止爲邢州留後未嘗爲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

李存進傳

本姓孫　案歐陽史太祖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

父佺　案九國志孫漢韶傳云祖昉嵐州刺史父存進振武軍節度使據薛史則存進父自名佺未嘗爲刺史與九國志異

漢韶傳

爲洋州節度使　案九國志閔帝嗣位加特進漢韶以其父名上表讓之改檢校左僕射制曰改會稽之字抑有前聞換瓌寶之文非無故事

孟知祥以漢韶舊人尤善待之　案九國志漢韶與知祥敘汾上舊事及洛中更變相對感泣知祥曰豐沛故人相遇于此何樂如之于是賜第宅金帛供帳什物悉官給之

李存賢傳

李存賢字子良本姓王名賢許州人祖啟忠父惲　案九國志李奉虔傳奉虔太原人本姓王氏祖欽唐隰州刺史父存賢佐唐武皇累著功賜姓李氏攷薛史作許州人又作父惲不載其官爵與九國志異

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　案吳縝纂誤據梁末帝紀及莊宗本紀當作十七年

汴軍退　案歐陽史作擊退梁兵吳縝纂誤云朱友謙苻存審劉鄩傳載鄩討友謙存審救之而鄩敗其事始末甚明無存賢擊走梁兵之事況大將自是存審安得隱其姓而存賢獨有功乎今攷薛史

止作汴軍退不言存賢擊退較歐陽史為得其實

丙日授特進檢校太保充幽州盧龍節度使　案九國志梁人攻上党莊宗親総大軍以援之存賢先登陷敵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與薛史異

存賢勝得蔚州刺史　案存賢為蔚州刺史在天祐五年蓋因角觝而得郡也歐陽史改薛史賞爾一郡為與爾一鎮以為盧龍節度使殊非事實

唐書第三十

王鎔傳

紹鼎卒子景崇立　案新唐書藩鎮傳紹鼎卒子幼

未能事以元逵次子紹懿為留後紹懿卒乃復授紹鼎子景崇與薛史異

遣使求救于幽州　案舊唐書云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請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于邢州鎔常奉以芻糧及方立平晉將李存孝侵鎔于南部鎔求援于幽州

自是燕帥李匡威頻歲出軍以為鎔援　案太平廣記引劉氏耳目記趙王鎔方在幼冲而燕軍寇北鄙王遐將拒之有勇士陳力劉幹授刺軍門願以

五百人嘗寇翼日力卒于鋒刃之下幹唱凱而還据薛史鎔方以燕帥為援未嘗與燕軍戰疑耳目記傳聞之誤

館于寶壽佛寺　案歐陽史作館于梅子園

則曰墨君和乃鼓刀之士也遂厚賞之　案太平廣記引劉氏耳目記云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即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為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趙王既免燕王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

畝仍恕其一死奏授光祿大夫

鎔卑辞厚禮以通和好　案新唐書羅紹威諷鎔絕太原共尊全忠鎔依違全忠不悅

判官周式者有口辯出見梁祖　案新唐書李嗣昭攻洺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引軍攻鎔周式請見全忠全忠即出書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間耳況継奉天子詔和解能一番紙墜北路乎太原與趙本無恩嗣昭庸肯入耶

當時為盛　案新唐書云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

毋亡鎔始黷貨財此事薛史不載

王處直傳

王處直　案薛史王處直傳永樂大典止存王都廢立之事而處直事闕佚今考舊唐書列傳云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為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冦處存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為帥乃權知留後事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于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温使人報之曰何以附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

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親鄰修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温許之仍歸罪于孔目吏梁問出絹十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修盟而退温因表授旄鉞檢校左僕射天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僞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歸于莊宗後十餘年為其子都廢歸私第尋卒年六十一

王都傳

和昭訓為都籌畫　案宋史趙上交傳作和少微

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以離間之　案通鑑作青徐潞益梓五帥胡三省注云是時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温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薛史有岐帥而無益帥與通鑑異歐陽史從薛史

唐書第三十一

康君立傳

君立等乃夜謁武皇　案通鑑考異引趙鳳紀年錄云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且譁于太祖之門疑非事實新唐書作夜謁克用通鑑作潛詣蔚州説克用皆以薛史為據

賜酖而殂　案通鑑考異引唐遺錄作君立被杖死與薛史異

史建瑭傳

乃分麾下三百騎為五軍　案歐陽史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宫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薛史作三百騎薛史異文也

時年四十六　案歐陽史作四十二

李承嗣傳

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南　案十國春秋吳列傳太祖署為淮南行軍副使

史儼傳

儼與騎將安福順等　案史儼援兗鄆在乾寧二年冬薛史梁太祖紀正月擒蕃將安福順然則安福順不當與史儼同行疑傳文有訛字

故儼等盡其死力　案十國春秋云儼累官滁州刺史

蓋寓傳

廉不衛從　案通鑑光啟二年駕幸興元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于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又通鑑考異引紀年錄云僞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

所為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燔僞詔械其使馳檄喻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僞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駕播越梁洋行至半途六軍變擾遂至蒼黃而晏駕不知弒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己於正殿受冊立改元大赦者李熅出自贅疣名汙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擄之以塞辭朱玫賣之以為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蕭世誠之土囊期於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現住巴梁宿衛心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騃自號台衡敢首亂階明言晏駕熒惑藩鎮淩弱廟朝云云案此事甚有關係不知薛史何以不載今附錄于此

唐書第三十二

周德威傳

小字陽五　案葛從周碑作楊五

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衆謂之夜义言于叔綜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　案歐陽史作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與薛史微異

生獲以獻　案通鑑作以戟擒之與薛史異

德威前軍營橫碾　案莊宗紀作黃展

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

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　案歐陽史祇載德威勉諭其衆即告莊宗曰賊兵甚銳未可與爭不載精騎擊退賊兵之事攷下文有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云云則賊渡河而退一節紀載殊不可闕

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　案遼史周德威初至鎮盧文進引遼師攻之城幾陷以救得免此事薛史列

傳不載

德威遣將擒数十人皆傳刄于背縶而遣之　案通鑑從莊宗實録作擒其斥候者数十人皆斷腕而縱之

周侍中已據宗城矣　案通鑑作臨清攷異曰劉鄩見在宗城薛史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

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　案遼史太祖紀神册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戰于居庸関之西戰于西州東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通鑑契丹主帥衆三十

萬德威衆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

符存審傳

符存審　案歐陽史義兒傳惟符存審不在其列別自為傳蓋存審子彥卿有女為宋太宗后故存其本姓也

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　案歐陽史作遷領邢州團練使

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　案五代會要同光元年始改邢州為安國軍据薛史此傳則晉人得邢州即改軍額疑會要誤也詳見通鑑考異

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　案歐陽史鄩以為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

符彥超傳

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　案歐陽史作張憲欲納存霸薛史作存霸謀殺張憲彥超兩史紀載微異

彥超告諭三軍　案宋史張昭傳云昭為張憲推官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應之憲死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逼昭為榜安撫軍民

唐書第三十三

郭崇韜傳

如三四日間　案歐陽史作十日

居三日梁軍果至　案歐陽史作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

以河為界無相侵寇　案歐陽史作諸將皆言隔河難守據薛史則請以河為界者李紹宏一人耳與歐陽史異

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　案冊府元龜云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鎮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處重難

或遲疑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于贊朕丕基登茲大寶衆興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客取汶陽興師入不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惟合意迫中都嘯聚羣黨窺凌朕決議平妖兼收浚水雖云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諧沈算斯即何須冒刃始顯殊庸況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衆共定羣心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倫沃朕之心非虛渥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退辭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稱梁汜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難阻來表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

宗弼還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崇韜求為蜀帥　案九國志王宗弼傳宗弼送款于魏王乃還成都盡輦內藏之寶貨歸于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靳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齎衍玩用直百萬獻于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乙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吾家之物焉用獻為魏王入城翼日數其不忠之罪並其子斬之于市

崇韜許之　案通鑑作崇韜陽許之

騙馬不可復乘　案通鑑作扇馬攷胡三省注引薛史亦作騙馬今仍其舊

唐書第三十四

趙光逢傳

父隱右僕射　案舊唐書趙隱傳云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累加尚書左僕射廣明中卒考薛史作右僕射與舊唐書異

光逢與弟光裔　案舊唐書光裔光啟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

誥季述廢立之後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為副使因家嶺外

議者目之為玉界尺　案歐陽史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僖宗朝登進士第　案原本作昭宗朝登進士第據舊唐書光逢係乾符五年進士當作僖宗今改正

翰林承旨　案舊唐書云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為監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士歷禮部司勳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

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如故舊唐書所載光逢爵秩較薛史為詳今備錄之

時有道士許巖士　案原本脫士字今據新唐書及通鑑增入

門人柳璨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　案歐陽史柳璨與光逢有舊恩唐摭言云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與薛史微異

光允傳

光允光逢之弟也　案新舊唐書俱云趙隱子三人光逢光裔光允為後唐相者光允也薛史原本避宋諱稱光允為光裔以混二人為一今改正

亦登進士第　案舊唐書云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

鄭珏傳

登進士第　案歐陽史云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

張全義皆有力焉　案歐陽史云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

貞明中拜平章事　案通鑑考異引唐餘錄云貞明二年十月丁酉禮部侍郎鄭珏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自登第凡十九年為宰相　案古今事類云鄭珏當唐昭宗時作相文章理道與賂華美小字十九郎應舉十九年方及第又第十九人至相亦十九年時皆異之考珏以光化中登第歷相梁唐而古今事類以為唐昭宗時作相誤也

崔協傳

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為定物議非之　案北夢瑣言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協強言于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加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李琪傳

敬方子縠廣明中為晉公王鐸都統判官　案太平廣記引李琪集序作父敬佐王鐸滑州幕攷李琪祖名敬方其父不得名敬疑太平廣記傳寫之訛

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案太平廣記琪總角謁鐸

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拔思恭為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洪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蚤平閑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齊魯然糠照薪假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為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

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士　案北夢瑣言云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

冠蕩析琪藏跡于荊楚間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葉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今攷梁書李珽傳珽歷為成汭趙匡凝掌書記蓋昭宗末年珽琪兄弟皆客荊楚後乃受知于梁祖也

戎馬四百匹　案原本作四千今据漢書改正

以太子太傅致仕　案歐陽史作少傅

唐書第三十五

丁會傳

稱疾者累年　案通鑑考異謂梁祖季年無誅戮大臣之事考朱珍朱讜諸人先後為梁祖所殺丁會蓋懲于前事也

會以潞州歸于武皇　案北夢瑣言云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祗候吾將乘馬欲出園人以馬就臺忽為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唱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閻寶傳

梁祖以寶為節度使檢校太傅　案歐陽史太祖時

為諸軍都虞候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與薛史詳畧先後互異

符習傳

復授習天平軍節度使　案宋史顏衎傳天成初為鄆平令符習初鎮天平習武臣之廉慎者以書告屬邑毋聚斂為獻賀衎未領書以故規行之尋為吏所訟習遽召衎詧之幕客軍吏咸以為辱及正人習甚悔焉即表為觀察判官且塞前事

由是罷歸京師　案通鑑習自恃宿將議論多抗安重誨故重誨求其過奏之

飛揚痛飲　案原本作飛鷹今改杜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鷹字蓋揚字之訛今改正

烏震傳

移易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冀州

詔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太師

王瓚傳

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　案歐陽史云瓚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昏姻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耶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據薛史則瓚以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未嘗遷秩也

張溫傳

張溫　案溫于潼關擒劉沆見梁紀此傳不載

唐書第三十六

李襲吉傳

李襲吉　案北夢瑣言作李習吉

乾符末應進士舉　案應新纂作應廣文舉不第

出宰榆社　案北夢瑣言作攝榆次令

面抬諭之優賜特異　案北夢瑣言云習吉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崇之據薛史則襲吉先授諫議非至入奏時始授也當由先經奏授至入奏時復于本省上事耳北夢瑣言多傳聞之辭故有互異

及翔為報書詞理非勝　案通鑑考異引唐末見聞錄載全忠回書云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年青山又擒列將蓋梁之書檄皆此類也

荊南有鄭準　案唐新纂云鄭準士族未第時佐荊門上谷蓮幕乘書走檄不讓古人秉直去邪無愧往哲考舉為成汭書記汭封上谷郡王

鳳翔有王超　案北夢瑣言云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翺翔後為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

王緘傳

乃署為推官歷掌書記　案契丹國志韓延徽傳延徽自契丹奔晉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嫉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寓書于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

李敬義傳

移吾屯石、案原本脫移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

可責授衛尉寺主簿　案舊唐書哀帝紀六月戊申勅前司勳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延古責授衛尉寺主簿九月壬寅勅前大中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放還中條山蓋延古與司空圖同時被劾其降勅則有先後也

圖唐史有傳　案五代史闕文司空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于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及登朝驟歷清要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

地為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多往依之互相推奬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為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鋭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禎貽谿谿上結茅屋名曰休休亭常自為記云臣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縶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徵拜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

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按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當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揖圖小瑕以泯大節良有以也

盧汝弼傳

盧汝弼　案通鑑汝弼范陽人宣和書譜汝弼字子諧祖綸唐貞元年有詩名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汝弼少力學不喜為世胄篤志科舉登進士第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

建國前卒于晉　案宣和書譜贈兵部尚書

李德休傳

李德休　案原本作德林今攷其字表逸林字蓋休字之訛今攷正

蘇循傳

表聖上無私之明　案舊唐書云蘇楷目不知書僅能執筆其文羅袞作也

唐書第三十七

安金全傳

以老病退居太原　案遼史安金全以幽州戰敗故退廢不用此事薛史不載

安元信傳

安元信　案五代時唐晉俱有安元信薛史並為立傳今附識于此

安重霸傳

特見委信　案北夢瑣言重霸為簡州刺史贖貨無厭

又稱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少主臨幸而韓昭贊成之　案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錄云承休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為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于秦州採擢美麗且說秦州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並充衛隊從行

狼狽而旋　案九國志作王衍将之秦州以王宗弼力諫而止與薛史異

買由文山路歸蜀　案九國志作取路以歸蜀文義較為明晰

弟重進　案玉堂閒話作季弟道進

以試劍殺人奔淮南　案玉堂閒話云安道進性兇險莊宗潛龍時為小校常佩劍列于翊衛後携劍南馳投于梁祖梁祖壯之俾隸淮之鎮戍復以射殺掌庾吏逃竄江湖淮帥得之擢為裨将

又殺人奔歸洛陽　案玉堂閒話云蜀破道進東歸明宗補為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

劉訓傳

及王師至荆渚殷軍方到岳州　案通鑑劉訓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于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袁建豐傳

轉突騎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突陣指揮使

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　案歐陽史作孟謙

加檢校太傅　案歐陽史作太尉

西方鄴傳

為州軍校　案歐陽史作汴州軍校疑原本脫汴字

已而又取歸州　案通鑑不載取歸州事歐陽史與

薛史同近人撰十國春秋者謂他書不載取歸州之事疑歐陽史有誤蓋薛史世久失傳十國春秋所引悉本通鑑考異殊不知歐陽史西方鄴傳本于薛史有可徵信也

唐書第三十八

孟方立傳

孟方立　案歐陽史作邢州人通鑑作汧州人

自稱留後　案舊唐書僖宗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與薛史異

援兵不出　案通鑑云全忠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案薛史孟方立傳永樂大典闕佚今就通鑑考異所引用者錄之僅存梗槩考新唐書列傳云孟方立邢州人始為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為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眾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洺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

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因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後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為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傑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擊潞州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

并潞州表克修為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為昭義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為助故克用擊邢洺無虛歲地為鬬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為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為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句兵于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

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會其二將被斧鑕狥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待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勞自頸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為節度留後請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至

命王虔裕以精甲数百赴之假道羅宏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為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為汾州刺史歐陽史云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綜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綜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張文禮傳

處瑾與其腹心韓正時參決大事　案遼史太祖紀天贊元年四月癸亥張文禮求援五月丁未張文

禮卒其子處瑾遣人奉表來謝所紀年日與薛史異

董璋傳

璋率所部兵萬餘人以襲知祥　案九國志趙季良傳云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曰璋性狼戾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既而璋果敗

璋軍大敗　案九國志趙廷隱傳董璋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衆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與璋戰雖縱橋前頗為

所挫廷隱偽遁璋逐之知祥與張公鐸繼進璋軍亂不成列廷隱整陣與知祥合擊之璋軍大敗

唐書第三十九

張全義傳

初名居言　案新舊唐書作張言薛史李罕之傳亦作張言與此傳異

表全義為河南尹　案張齊賢撰齊王張令公外傳云初過三城謁節度使諸葛爽爽有人倫之鑒觀王之狀貌待之殊厚謂王曰他時名位在某之上勉之爽既沒王漸貴追思疇昔見知之恩未嘗報

乃圖其形像於其私第日焚香供養之至于終身　案諸葛爽死全義親逐其子而據其地乃復懸像事之以明其不背本此剽賊欺人之術耳

而勸耕務農由是倉儲殷積　案洛陽搢紳舊聞記王每喜民力耕織者某家今年蠶麥善去都城一舍之內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丈夫遺之布袴婦人裙衫時民間尚衣青婦人皆青絹為之取其新麥新繭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言者曰大王見好聲妓等閒不笑惟見好蠶麥即笑爾其真朴皆此類每觀秋稼見田中無草者必下馬命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荒地生詰之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鋤則田邊下馬立召其鄰仵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仵皆伏罪即赦之自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婦相勸以耕桑為務是以家有蓄積水旱無飢民王誠信每水旱祈祭必具湯沐素食別寢至祠祭所儼然若對至尊容如不足遇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即無畏師塔也在龍門廣化寺

王即依言而開塔未嘗不澍雨故當時俚諺云王禱雨買雨具

全義苦之　案新唐書李罕之傳三張言善積聚罕之食乏士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為罕之所邀與薛史互有異同齊王外傳云罕之鎮三城知王專以教民耕織為務常宣言于衆曰田舍翁何足憚王聞之蔑如也每非尺書于王求軍食及縑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賓席咸以為不可與王曰第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之曉

罕之謂王畏己不設備

数年之間京畿無閒田編戶五六萬　案齊王外傳云王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王於百人中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撫綏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眾王又麾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戶至数千王命農隙每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為起坐進退之法行之一二

年每屯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三二千共得丁夫閑弓矢槍劍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即時擒捕之閑市人賦錢于無籍刑寬事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為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

移全義為天平軍節度使　案齊王外傳云梁祖兼四鎮王累表讓兼鎮蓋潛識梁祖姦雄避其權位欲圖自全之計爾

嫗勿多言　案齊王外傳云梁祖猜忌王慮為後患前後欲殺之者数四夫人儲氏面請梁祖得免梁祖遂以其子福王納齊王之女

莊宗撫慰久之　案齊王外傳云再上表敘述屢為朱梁窺圖偶脫虎口逼為親且非素志乞雪數句云伏念臣曾栖惡木曾飲盜泉實有瑕疵未蒙昭雪復下詔雪之今亦見洛陽搢紳舊聞記

郊禋禮畢　案歐陽史作全義再朝京師吳縝纂誤嘗辨正之

憂懼不食　案通鑑全義力請明宗出師及聞明宗兵變故憂懼與此微異

斯亦良玉之微瑕也　案五代史闕文梁乾化元年

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內梁史稱上不豫厭秋暑幸宗奭私第數日宰臣視事于仁政亭崇政諸司並止於河南府廨署世傳梁祖亂全義之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恥欲剸刃于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罕之之難引太原軍圍閉經年啗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頃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廼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惡也臣謹案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書姦也夫經言會者諱惡禮也傳書姦者暴其罪以垂誡

也又莊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豈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留止数日姦亂萌矣況全義本出巢賊敗依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為澤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爽子仲方即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帥河陽全義為河南尹未幾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托迹朱梁斵喪唐室惟勤課勸其實斂民附賊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鎧馬以補軍實及梁祖為友珪所弑首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平中原全義合與敬翔李振等族誅又通賂于

劉皇后秉莊宗幸洛言臣已有郑天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剥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證明宗欲為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恨不食終以餓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莊宗貶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制畧曰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縱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其御家無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于枯木之下朝野寃之洛陽監軍使嘗收得李太尉平泉莊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蓋亂世賊臣耳得保首領為幸已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莊宗實錄見史官叙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尚以全義為名臣故因補闕文粗論事迹云

朱友謙傳

璠冒刄獲免逃歸于汴　案新唐書王重榮傳李璠為節度使凡五月為部將朱簡所殺據薛史則璠逃歸于汴未嘗見殺也通鑑從薛史

待遇同于己子　案歐陽史作錄以為子

中懷怏怏　案歐陽史作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吳縝已辨其誤

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帥請節鉞于梁不獲　案歐陽史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通鑑從歐陽史

莊宗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于平陽大破之　案歐陽史晉王出澤潞以救之追懷英于解州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

詔繼岌誅令德於遂州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　案吳縝纂誤云史彥瓊傳友謙有子建徽被殺傳止

述二子亦闕文也

唐書第四十

霍彥威傳

養為己子　案通鑑注以彥威為霍存之子與薛史異

彥威從入魏州　案歐陽史明宗擁兵入城彥威獨不入與薛史異

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　案歐陽史彥威從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改朱守殷反明宗遣范延光馳兵斬之非由彥威之

力宜以薛史所載為得其實

輟朝三日　案五代會要天成四年六月敕故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勛名顯著宅兆已營度遵定謚之規俾議送終之制宜以三公禮葬

王晏球傳

號曰廳子都　案清異錄宣武廳子都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機皆發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晉人極畏此

是歲王都據定州　案通鑑遣人說北面副招討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

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

高行周　案歐陽史作高行珪

率勇騎五千　案歐陽史作七千騎

時年六十　案歐陽史作年六十二

朱漢賓傳

立為雁子都　案此追叙梁祖攻兗鄆事歐陽史改作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則失其事之前後矣吳縝嘗糾其誤歐陽史誤以雁子都為梁軍名

謚曰貞惠　案五代會要作正慧引太常博士林弼

議曰漢賓散己俸以代衆逋濟疲俗而臻富庶所涖之地綽有政聲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令終之道謹案謚法中道不撓保節揚名曰正愛民好學寬裕慈仁曰慧請謚曰正慧從之薛史及歐陽史俱作貞惠未知何据

劉玘傳

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　案通鑑考異引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劉玘王延順物以其違亂將之命來歸編遺錄斬李洪勑云始扶劉玘既脅衆以歸朝若使玘翌日便斬亂將則褒

州何以至九月始收復蓋玘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妄云斬亂以自誇大耳

周知裕傳

清泰初卒于官　案歐陽史作應順中卒

唐書第四十一

李建及傳

改匡衛軍都校　案歐陽史作匡衛指揮使

又令上流具甕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　案通鑑作木罌載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縱之與薛史異歐陽史作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與薛史同

高行珪傳

明宗諭以順逆之理行珪乃降守光將元行欽率部下攻行珪行珪遣地行周告急于周德威　案歐陽史行珪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觧去行珪乃降是行珪先求救于晉而後降也薛史作降晉後告急微有異同

王思同傳

為帳下軍校　案歐陽史作銀胡騄指揮使

飛騰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飛騰都揮使

位至鄭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

以五紇技見思同　案歐陽史作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紇謁思同

又令推官郝昭　案歐陽史作郝詡通鑑從歐陽史

索自通傳

末帝深銜之　案通鑑自通至鎮承安重誨指藉軍府甲伏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

唐書第四十二

安重誨傳

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于衆云　案歐陽史作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　所載異詞

五代史補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為賂重誨喜而為數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未有此誰知只銷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　五代史闕文明宗命翟光鄴李從璋誅重誨于河中私第從璋奪撾擊重誨于地重誨曰

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臣謹案明宗實錄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避諱不敢直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泯矣謹附識

朱宏昭傳

敬瑭聞其言即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　案歐陽史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還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

朱洪實傳

朱洪寔　案歐陽史作朱宏實

是時義誠與宏實同于庫中商論用兵利害　案歐陽史云洪實見軍士無鬭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二心

康義誠傳

鎮邠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汾州

長興末加同平章事　案玉堂閒話云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常軍中差人于私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詢其姓氏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聞者莫不驚異

欒彥稠傳

充河中副招討使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

受詔與延州節度使　案原本有闕文歐陽史作靈武康福

唐書第四十三

豆盧革傳

豆盧革　案寶晉齋法書贊載豆盧革田園帖云大德欲要一居處識向聞舊無田園鄜州雖有三兩處莊子緣百姓租佃多年累有令公大王書請却給還人戶蓋不欲侵奪疲民兼慮無知之輩妄有

影庇包役云云岳珂曰此帖乃與僧往還書其長強藩避罪畏盡慄慄淵冰然其後卒以故縱田客貶夜郎正坐所畏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是時據鄜乃高萬興官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即草所謂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維新而靦面正朝者不能致撫擊之誅而反竊貢秉旄之倿唐之不競有自來矣

盧程傳

祖懿父絢歷仕通顯　案歐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也似誤

時任圜為興唐少尹莊宗從姊婿也　案歐陽史誤作莊宗姊婿也

趙鳳傳

表鳳為判官　案歐陽史云守奇率鳳去為鄆州節度判官

以為護鑾學士　案五代會要作護鑾書制學士

拜鳳中書舍人　案歐陽史云莊宗即位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

尋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李之儀姑溪居士集云鳳為莊宗實錄將何珽論劉昫疏不載昫既相遂引鳳共政事

李愚傳

歷許鄧觀察判官　案歐陽史作罷為鄧州觀察判官

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歐陽史作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吳縝嘗辨其誤據薛史愚代趙鳳為相非繼任圜也

時賜帷帳茵褥　案職官分紀云長興四年愚病明宗遣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敝氊而已中使具言其事帝曰宰相月俸錢何所委頓如此詔賜絹百疋錢百千帷帳什物一十三事

俱罷相守本官　案錦繡萬花谷云愚為相迂濶廢帝謂愚等無所事常日為粥飯僧以為飲食終日無所用心

任圜傳

嗣昭為帥于軍圜代總其事　案歐陽史作嗣昭戰歿圜代將其事

先是使人食券皆出于戶部　案通鑑作館券

爭于御前往復數四竟為所沮　案通鑑安重誨與圜爭于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

清泰中制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愍帝即位贈圜太傅薛史作廢帝清泰中未知孰是

唐書第四十四

薛廷珪傳

累歷臺省　案舊唐書大順初累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

昭宗遷洛陽徵為禮部侍郎　案舊唐書光化中復

為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

拜尚書左丞

廷珪以居常退讓獲全　案新唐書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

除太子少師致仕　案通鑑廷珪與李琪嘗為太祖冊禮使

崔沂傳

崔沂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沂字德潤

劉岳傳

奉詔撰新書儀一部文約而理當　案歐陽史謂其事出鄙俚兩史褒貶微有異同

子溫叟仕至御史中丞　案東都事略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宋史云晉少帝時溫叟充翰林學士初岳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時人榮之溫叟既受命歸為母壽候立堂下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衣母命捲簾見溫叟曰此即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溫叟拜受泣下案岳仕梁已為翰林學士宋史作仕後唐歷內署微異

封舜卿傳

封舜卿　案原本有闕文据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封氏世居渤海蓨縣舜卿字贊

尚書渤海縣男唐書有傳

舜卿從子渭　案世系表渭字希叟

竇夢徵傳

同州人也　案通鑑作棣州人

左授外任　案玉堂閒話夢徵抱麻哭於朝翌日謫掾於東州通鑑采用之据梁末帝紀夢徵貶蓬萊尉

卒贈禮部尚書　案玉堂閒話云竇失意被謫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為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竇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嘗忽憶夢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

歸藹傳

及升朝遍歷三署　案以下疑有闕文据舊唐書昭宗紀天祐元年七月宴于文思殿朱全忠入百官或坐于廊下全忠怒笞通引官何凝丙寅制金紫光祿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國韓儀責授棣州司馬

侍御史歸靄責授登州司户坐百官倣全忠也此
事應見薛史今無可考

孔邈傳

孔邈　案孔邈傳永樂大典中僅存一條考冊府元
龜云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校書郎崔遠在中書
奏為萬年尉充集賢校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
廟避嫌不赴職蓋冊府元龜兼采後唐實錄之文
與薛史異孔邈在後唐不應一無表見今無可復
考謹錄原本如右

張文寶傳

信風至淮南界　案通鑑作風飄至天長胡三省注
疑天長地不通海薛史作淮南界為得其實

陳乂傳

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　案通鑑作
閏月以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為給事中充樞密
直學士與此傳互有詳畧

劉贊傳

劉贊　案通鑑作劉瓚

刑部侍郎　案通鑑作兵部侍郎

改秘書監兼秦王傅　案冊府元龜秦王為元帥奏
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贊鄉曲之舊以秦
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奏
薦贊焉

掩泣固辭竟不能止　案通鑑瓚自以左遷泣訴不
得免胡三省注云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
皆從四品下王傅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為觸用王
傅為左遷以職事有閒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
地居儲副則秦王傅不可以閑官言蓋以從榮輕
佻峻急恐遂其禍故求脫耳

悉令秉筆賦詩　案冊府元龜時從榮溺于篇章凡

門客及通謁遊士必坐于客次自出題目令賦一
章然後接見

令每月一度至衙　案言行龜鑑載劉贊諫秦王曰
殿下宜以孝敬為職浮華非所尚也秦王不悅戒
閽者後弗引進

唐書第四十五

張憲傳

上怒戒有司速治行宮之庭礙事者畢去竟毀即位
壇　案歐陽史作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毀
壇以為場與薛史異通鑑從歐陽史

李存渥自洛陽至　案歐陽史作永王存霸攷唐家人傳存渥與劉皇后同奔至風谷爲部下所殺是存渥未至太原其至太原者存霸也是傳作存渥疑誤

事茍不濟以身徇義　案東都事畧張昭傳昭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天子委以保釐之任吾豈茍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節公能行之忠臣也

王正言傳

正言引諸僚佐謁趙在禮　案通鑑正言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

崔貽孫傳

崔貽孫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貽孫字伯垂

祖元亮　案世系表元亮字晦孫虢州刺史

後遷禮部尚書致仕而卒　案北夢瑣言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槖橐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

孟鵠傳

鵠自租庸句官擢爲客省副使　案北夢瑣言作三司勾押官

劉延皓傳

父茂成　案歐陽史作茂威

延皓即劉后之弟也　案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與薛史異歐陽史與薛史同

出爲鄴都留後　案歐陽史作天雄軍節度使

劉延朗傳

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　案歐陽史廢帝既立以延朗爲莊宅使

唐書第四十六

元行欽傳

令行欽攻大恩山　案歐陽史作大安山攷通鑑注引薛史亦作大恩

矢及明宗馬鞍既而以勢迫来降　案通鑑考異引周太祖實錄云燕城危蹙甲士亡散劉守光召元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召無益乃請行欽爲燕帥擁留後行欽無如之何據薛史行欽未嘗自稱留後實錄誤也

縣令裴進折其足　案歐陽史作虢州刺史石潭折其足

夏魯奇傳

莊宗不滿千騎　案歐陽史作莊宗以百騎覘敵通鑑作百餘騎

汴人伏兵萬餘　案通鑑作伏兵五千

莊宗壯之賜絹千匹　案九國志趙庭傳王彥章守中都庭隱在其軍中及彥章敗庭隱為莊宗所獲将以就戮大将夏魯奇奏曰此烓也其材可用遂釋之

移鎮遂州　案九國志李仁罕傳云夏魯奇稟朝廷之命繕治甲兵将圖蜀孟知祥與董璋謀先取魯奇令仁罕攻遂州

兵盡食窮　案九國志李肇傳蜀師圍夏魯奇于遂州唐師來援劍門不守肇領兵赴普安以拒之唐師不得進

李嚴傳

以嚴為三州招撫使　案歐陽史作招討使

即馳騎入益州　案歐陽史仍薛史作益州吳縝纂誤云成都唐初雖嘗有益州之名尋即改為蜀都後遂升為府自唐末歷五代不復謂之益州而古益州實不在此

孟知祥覺之既至執而害之　案九國志王彥銖傳李嚴之為監軍也密懷異謀知祥數其過命彥銖擒斬之嚴之左右無敢動者

李仁矩傳

璋自平凶黨以攻其城　案九國志李良傳云朝廷以夏魯奇李仁矩分鎮遂閬李良言于孟知祥曰朝廷增兵二鎮張犄角之勢将有不測之變也公處親賢之地以忠信見疑倘失先機則禍不旋踵矣知祥曰計将安出良曰我甲兵雖眾而勢孤易動請與東川董璋合從先平遂閬則朝廷兵至我無内顧之憂矣知祥從之蓋董璋之攻閬州其謀

皆由于知祥也

移鎮陝州　案通鑑潞王至靈寶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于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

康思立傳

贈太子少師　案歐陽史作太子少傅

張敬達傳

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　案歐陽史作太原四面招

討使

遂斬敬達以降　案契丹國志楊光遠謀害張敬達諸將高行周陰為之備敬達疎于防禦推遠行周等清晨光遠上謁見敬達左右無人遂殺之

唐書第四十七

馬郁傳

其先范陽人　案尹洙河南集韓重華誌銘作燕客馬或韓琦安陽集重修五代祖塋域記亦作幕吏馬郁攷宋人說部載韓定辭唱和詩俱作馬或與薛史異惟雲谷雜記從通鑑作郁與薛史同

幕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上成賦可以此妓奉酬　案太平廣記作韓定辭請馬郁為賦與薛史異

陳列於前食之必盡　案太平御覽引後唐書作陳列于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

司空題傳

德倫遣題先奉狀太原　案北夢瑣言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歸燕且異傾邪之行

都虞侯張裕擒其家奴以為通于梁遂見殺　案通鑑晉王責題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耶揖令歸第是日族誅于軍門

馬縞傳

及為國子祭酒八十餘矣　案馬縞傳原本殘闕歐陽史云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据薛史縞為國子祭酒已八十餘矣與歐陽史異又直齋書錄解題云中華古今注後唐太學博士馬縞撰攷歐陽史雜傳亦不載馬縞為太學博士

張格傳

格易姓名流轉入蜀　案舊唐書張濬傳云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待之素厚告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為計濬曰留則併命去或可免冀存後嗣格拜辭而去葉彥率義士三千人送渡漢江而旋格由荊江上峽入蜀

蜀平格至洛陽　案舊唐書云任圜攜格還洛格感葉彥之惠訪之身已歿厚卹其家又考張濬第三子仕吳改名李儼見九國志

許寂傳

尤明易象　案太平廣記云寂學易于晉徵君

周元豹傳

骨法非内衙太保歟　案以上疑有脱誤北夢瑣言作骨法非常此為内衙太保乎

唐書第四十八

張承業傳

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　案通鑑作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

舉事量力而行不可信于游譚也　案通鑑攷異引秦再思洛中記異云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孽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

立之後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即一月牢讓一年即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為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閹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屬之重欲為大王立萬年之基爾

以疾卒于晉陽之第　案歐陽史作不食而卒通鑑作邑邑成疾不復起

謚曰貞憲　案歐陽史作正憲五代史闕文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承業自太原至謂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為忠孝自貞觀以来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捃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云云莊宗曰奈諸将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臣謹案莊宗實錄叙承業諫即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言不書史官諱之也

馬紹宏傳

馬紹宏閹官也　案莊宗作李紹宏蓋嘗賜姓

紹宏失望乃以為宣徽使　案宗史趙上交傳南游洛陽與中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表為判官攷紹宏為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薛史不載

内勾之目人以為是妖言　案下有闕文据通鑑李嗣源為謡言所属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天成元年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

孟漢瓊傳

令漢瓊馳騎召閔帝于鄴　案通鑑遣漢瓊徵從厚

且權知天雄軍府事

唐書第四十九

毛璋傳

璋據城歸莊宗　案玉堂閒話云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為性輕悍嘗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劔而寢夜分其劔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劔祝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劔吼躍如初毛深自負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為其州刺史後竟帥滄海

授滄州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華州

段凝傳

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于河上　案歐陽史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于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據此則凝監河上軍為梁祖時事通鑑考異云晉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為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屯兵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此必均王時事也

凝掎摭彥章之失以間之　案通鑑彥章棄鄆家口復趨楊劉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于清邱縣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中貫其負　案此句原本疑有脫誤攷冊府元龜與薛史同今仍其舊

孔謙傳

孔謙　案通鑑作魏州人

半年俸復從虛折　案以下原闕北夢瑣言云明宗即位誅租庸使孔謙等孔謙者魏州孔目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為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為意剝削為端以犯眾怒伏誅

唐書第五十

康延孝傳

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園合勢攻之　案九國志李延厚傳康延孝入漢州知祥遣延厚率兵二千會李仁罕討之將行誓士卒曰令出師不三旬必破賊乃立功圖賞之日也士卒忠奮者立東廂衰疾者立西廂無自苦也得請行者七百人遂延孝西寨

斬首百餘級竟拔其城

朱守殷傳

自謂沉厚（案以下疑有闕文据歐陽史莊宗東討）

守殷將騎軍

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宗敬（案歐陽史云守殷將叛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洺州長史）

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令左右盡其命（案儒林公議云朱守殷與霍彥威同立明宗尋判諸軍事兼河南尹旋叙宣武軍節度使時樞密使安重誨

用事汴之財利遣中人覓權之守殷軍用不給累表抗論重誨既而復奪之守殷不平頗出怨言重誨奏其反狀明宗親率師討之車駕至汴京守殷自以本無不臣之意為權臣誣奏登城門望明宗叩頭號哭稱寃明宗思其功許以開門自新重誨已麾軍登陴勢不可遏城陷誅之攷守殷之叛歐陽史通鑑與薛史無異辭而儒林公議以為守殷本無反心為重誨所陷蓋傳聞之互異也）

楊立傳

有詔以潞兵三萬人戍涿州（案通鑑作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

命明宗與李紹真攻討（案通鑑作李紹榮）

張虔釗傳

遼州人也（案九國志云虔釗遼州榆社人父簡唐檢校尚書左僕射）

累補左右突騎軍使（案九國志云莊宗嘗以偏師取鎮陽命虔釗率騎為先鋒屢挫賊銳遂陷其城）

以功授滄州節度使（案北夢瑣言云虔釗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飢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奬他日秋成倍斗徵歛朝論鄙之）

俱送款於蜀（案北夢瑣言云入蜀取人產業黷貨無厭蜀民怨之）

虔釗無功而還（案九國志云歷左右匡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出為昭武軍節度使及漢祖即位乃移鎮梁州以觀朝廷之變會晉昌軍節度使趙匡贊鳳翔節度使侯益俱謀歸蜀遂以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應接經營俄而趙匡贊侯益請袒出師掠定三秦因命虔釗與韓保貞等總師五萬出散關雄武軍節度何重建出隴右奉鑾肅衛都虞侯李廷珪出子午谷會于雍州廷珪始出子午谷間

臣贊爲王景崇所逼棄城自拔東去遂先退師時虔釗福誠保貞師次陳倉謀不相叶而侯益聞臣贊已去廷珪班師亦誠欵中變閉壘不出司天監趙廷樞累以雲氣不利爲諷保貞乃與福誠率所部取隴州道會重建歸蜀虔釗留寳雞以勢孤不可深入遂班師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二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三

餘姚邵晉涵纂修

晉書第一

高祖紀一

本衛大夫碏漢丞相奮之後　案歐陽史作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

皇考諱紹雍　案原本作詔雍今從五代會要改正

號三討軍　案歐陽史作左射軍

令欲發表稱疾以俟其意諸公以爲何如　案王堂閒話云晉祖在并部嘗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

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蓋晉祖懷不軌之心久矣故托夢以感衆也

契丹遣人復書諾之約以中秋赴義　案遼史太宗紀云七月丙申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八月庚午自將以援敬瑭九月辛丑契丹主率衆自鴈門而南　案遼史九月

丁酉入鴈門戊戌次沂州己亥次太原

帝出北門見契丹主　案遼史敬瑭率官屬來見帝執手撫慰之契丹國志云敬瑭見契丹帝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大戰而勝何也帝曰始我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可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是以長驅而深入我氣方銳乘此擊之是以勝之敬瑭歎服

竟不能相通　案遼史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援兵之路趙延壽等皆逗遛不進

乃命築壇于晉陽城南　案通鑑作築壇于柳林遼史亦作設壇晉陽

冊立為大晉皇帝　案遼史太宗紀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為晉王十一月丁酉冊敬瑭為大晉皇帝薛史及通鑑歐陽史俱不載先封晉王事

帝鼓吹導從而歸　案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錄契丹立晉在閏月丁卯歐陽史及通鑑並從薛史作十一月丁酉

四字去中之兩畫　案原本作中去之兩畫今從冊府元龜改正

吾已兆于夢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　案契丹國志

引紀異録云契丹主德光常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軿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銷録有異人十二隨其後內一黑兎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母忽之不以為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儼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乃召巫筮言太祖從西楼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為助爾須去未浹旬唐石敬瑭反于河東為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為援契丹主曰我非為石郎興師乃奉天帝敕使也

晉書第二

高祖紀二

帝遣心腹何福　案原本闕帝遣心腹四字今從冊府元龜增入

甲戌車駕至昭義　案歐陽史及通鑑並從薛史作甲戌至潞州遼史作辛未與薛史異

己卯至河陽北　案薛史唐紀作庚辰晉帝至河陽遼史又作辛巳並與此紀異通鑑作己卯與此紀同

乙卯日有蝕之　案五代春秋作正月乙卯朔日食據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蜀人亦以乙卯為朔蓋晉人避正朝日食故改甲寅朔耳

定州奏契丹改幽州為南京　案歐陽史作燕京通鑑遼史契丹國志並作南京

安州上言節度使盧文進殺行軍副使率部下親兵過淮　案盧文進棄鎮奔吳通鑑作元年十二月五代春秋歐陽史作二年正月與薛史同

宜于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世襲　案五代會要載原敕云其唐朝宗屬中舊在朝及諸道為官者各據資歷考限滿日從品秩序遷已有出身任令參選

准唐明宗朝事例處分從之　案五代會要載其年四月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月朔望入閤禮畢賜廊下食在京時祇于廟堂幕次兩廊下令在行朝于正衙門外權為幕次房廊隘狹伏恐五月一日朝會禮畢准例賜食于幕次難為排比伏見唐明宗時兩省官于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令未審入閤日權于正衙門內兩廊下排比賜食為復別有處分敕宜依唐明宗時舊規廊下賜食

取令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云　案通鑑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令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

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洞庭廟進封靈濟公　案洞庭廟不載舊封疑有脫文攷五代會要十國春秋並與薛史同

磊石廟舊封昭靈侯進封威顯公　案五代會要作廣利威顯公

其喪葬儀注不得過制　案改葬梁末帝因妻繼英之請也事未及行而繼英誅死至九月甲寅始命安崇阮改葬詳見通鑑

宰臣趙瑩自契丹使回　案薛史不載趙瑩出使之月日五代春秋作三月趙瑩使契丹歐陽史作四月

往屯汜水關備從賓之亂也　案通鑑七月張從賓攻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為河陽節度使　案宋史侯益傳晉祖名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卿能為朕死耶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為西面行營副都部署据薛史高行周為都部署杜重威為副部署不言侯益為副都部署與宋史異

馬萬充魏府行營馬軍都指揮使　案原本脫馬軍都三字今從通鑑增入

杜重威等奏收下汜水關破賊千人張從賓及其殘黨奔投入河　案宋史侯益傳益率禁兵數千人次虎牢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益親鼓士乘

之大敗其衆擊殺殆盡汜水為之不流從賓乘馬入河溺死据薛史祇言破賊千人與宋史異

安州軍亂指揮使王暉害節度使周瓌于理所　案王暉害周瓌五代春秋通鑑俱不書日歐陽史作丙子薛史作甲戌諸史所載俱異

晉書第三

高祖紀三

前興元節度使張筠卒于西京輟視朝一日　案五代會要太常禮院申准故事前節度使無例輟朝勑宜特輟一日朝參

宜依唐禮施行　案太原縣有史匡翰碑立于天福八年匡翰建瑭之子也碑于瑭字空文以避諱而建瑭父敬思仍書敬字蓋當時避諱之體如此

製皇帝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案五代會要天福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准勑製皇帝受命寶今按唐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所刻之璽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勑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刻之

給事中盧重為契丹皇太后冊禮使　案歐陽史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為契丹冊禮使通鑑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為契丹

主冊禮使据薛史則為太后冊禮使者乃盧重非馮道也

據所薦臧否定舉主黜陟　案宋史竇貞固傳載此疏略云為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令各司議定一人有何能識堪何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謂當才所奏之官望加奬賞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黜罰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敢陳狂

猾

壬子延光領部下士素服于本府門俟命有詔釋罪　案歐陽史作九月己酉赦范延光蓋併書于奉表請罪之日也

王英　案歐陽史作王殷

商暉等　案歐陽史作殷暉

契丹使人往洛京般取趙氏公主　案宋史趙贇傳德鈞父子降晉契丹盡錮之北去贇獨與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晉祖命贇奉母歸薊門

趙延壽遣使進馬謝罪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　案通鑑不載趙延壽進馬之事胡三省云延壽妻唐明宗女也延壽在北用事故來取之

契丹命使以寶冊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案歐陽史作契丹使中書令韓頻來奉冊

以右金吾大將軍馬從斌為契丹國信使考功郎中劉知新副之　案馬從斌使契丹以報其加尊號也考通鑑則始以命王權權辭以老疾乃改命從斌耳歐陽史止書從斌不載劉知新五代春秋作十月馮道使于契丹

皆罷樞密使　案以上疑有闕文據通鑑考異引晉

高祖實錄桑維翰與李崧並罷樞密使

詔許天下私鑄錢以天福元寶為文　案洪遵泉志引宋白續通典云天福三年十一月詔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委鹽鐵使鑄樣頒下諸道酌量輕重鑄造　案泉志云天福元寶錢徑七分重二銖四　銅質薄小字文昏昧蓋以私鑄不精也

晉書第四

高祖紀四

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為樞密副使　案原本作樞密使考下文亦作樞密副使今從歐陽史及宋史張從恩傳改正

自契丹使迴　案馮道出使之期當從五代春秋作三年九月至四年二月始得歸也

以版詔徵華山隱者前右拾遺鄭雲叟　案歐陽史作左拾遺考薛史前後俱作右拾遺今仍其舊

詔廢長春宮使額　案五代會要載原勑云同州長春宮使額宜停沿宮職務委州司制置

以潞州節度使侯益為徐州節度使　案宋史侯益傳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武寧軍節度

同平章事薛史不載同平章事五代會要所載天福中使相有侯益與宋史同

令後私鑄錢下禁依舊法　案歐陽史七月丙辰復禁鑄錢薛史作七月戊申

李自倫義居七世准勅旌表門閭　案歐陽史作六世又旌表門閭歐陽史作正月與薛史作閏七月異

先有鄧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　案王仲昭歐陽史作登州人

契丹使訥熙庫來聘　案遼史會同二年正月戊申

晋遣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考功郎中劉知新來貢珍幣丙辰晋遣使謝免沿邉四州錢幣七月戊申晋遣使進犀帶閏月乙酉遣使賜晋良馬八月乙丑晋遣使貢歲幣奏輸戌亥二歲金幣于燕京

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郇國公　案五代會要九月勅周受龍圖立夏殷之祀唐膺鳳歴開鄭介之封乃睠前朝載稽舊典宜封土宇俾奉宗祧宜以郇國三千戸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郇國公云

乙亥詔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于洛陽　案立唐廟于西京歐陽史作十二月與薛史作十一月異

史館奏請令宰臣一人撰録時政記　案五代會要史館奏唐長壽二年右丞姚璹奏帝王謨訓不可闕文其仗下所言軍國政事令宰臣一人撰録號時政記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撰録逐季送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宜令宰臣一員撰述

晋書第五

高祖紀五

五月丙戌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詔新授安州節度使馬全節以洛汴汝鄭單宋陳蔡曹濮十州之兵

討之　案五代春秋五月李金全叛附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全節敗吳師克安州金全奔吳六月放吳俘還歐陽史作五月李金全叛六月克安州馬令南唐書作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紀月互異

壬寅　案壬寅上疑脱六月兩字

執其偽都監杜光鄴　案馬令南唐書作監軍通事舍人

尋遣使押光鄴等于桐墟渡淮　案原本作桐盧據

通鑑注引九域志云宿州蘄縣有桐墟鎮自桐墟而南至渦口則濟淮矣今改正

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卒于河陽廢朝二日　案歐陽史作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攷本傳延光本為楊光遠推墮溺水死為之輟朝諱之也

丁卯　案歐陽史作九月丁卯原本疑有脫字

丁未契丹使實里來聘　案遼史會同三年三月戊辰遣使使晉乙未晉遣使來覲四月壬寅遣人使晉丙午晉遣宣徽使楊端王眺等來問起居丙辰

晉遣使進茶藥癸亥晉遣使賀端午五月庚辰晉遣使進弓矢甲申遣皇子天德及檢校司徒郎用和使晉六月庚子晉遣使來見九月丙戌晉遣使貢名馬庚申晉遣使貢布十二月丙申遣使使晉

發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令還舊地　案晉逐吐谷渾在天福六年通鑑與薛史同攷天福六年即遼會同四年也遼史作會同三年晉以并鎮忻代之吐谷渾來歸與薛史異

起居郎賈緯以所撰唐年補録六十五卷上之　案五代會要起居郎賈緯奏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録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録一卷餘皆闕略臣今搜訪遺聞及耆舊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為唐朝補遺録以備將來史官修述

又奏史館所闕唐朝實録請下勅購求並從之　案五代會要云監修國史趙瑩奏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等近奉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于新意纂修須案于舊章既闕簡編先虞漏略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録請下勅命購求況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

蔣伸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録皆遇多事或值播遷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韋保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曾記纂修閒此討論諒多欣愜請下三京諸道及內外臣寮凡有將此數朝實録詣闕進納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除授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酬以勸來者自會昌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承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如此事類記述頗多請下中外臣寮及名儒宿學有于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

書銀臺史館日歷制勅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閤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臣與張昭遠等所撰唐史敘本紀以綱帝業列傳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所陳條例請下所司從之

甲戌北京遣牙將劉從以吐渾大首領白承福念廲里赫連功德來朝　案通鑑四月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琉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薛史作五月甲戌與通鑑異歐陽史從薛史

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伊喇　案遼史作二

月晉安從榮執使者伊喇薛史作六月先後互異

晉書第六

高祖紀六

乙亥遣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　案歐陽史通鑑俱從薛史作九月遼史作二月己未晉遣楊彥詢來貢且言鎮州安重榮跋扈狀遼留不遣與薛史異

丁丑襄州安從進舉兵叛　案歐陽史五代春秋俱作十月通鑑從薛史作十一月遼史作十二月戊子晉遣使來告山南節度使安從進反則因其赴告之月而書之也

武德使焦繼勳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等于唐州南遇安從進賊軍一萬餘人大破之　案宋史陳思讓傳思讓為先鋒右廂都監從武德焦繼勳領兵進討遇從進之師于唐州花山下急擊大破之

生擒衙內都指揮使安宏義　案宋史焦繼勳傳作擒其牙將安洪義鮑洪等五十餘人

鎮州節度使安重榮稱兵向闕　案安重榮反在十二月丁亥五代春秋誤繫于十月歐陽史通鑑俱從薛史遼史作十一月丙寅晉以討安重榮來告

與薛史異

斬安從榮傳首闕下　案遼史云戊辰晉函安重榮首來獻工數欲親討重榮至是乃止

遣前齊州防禦使宋光鄴　案遼史避諱作宋暉業

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奏修滑州黃河功畢　案修河事薛史紀于閏月壬辰歐陽史作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蓋以奉使之月言薛史以奏功之日言也

詔改鄴都宣明門為朱鳳門　案五代會要作來鳳門

皇城南門為乾明門北門為元德門東門為萬春門西門為千秋門　案五代會要晉改皇城四門為乾明元德萬春千秋在天福六年薛史統繫于七年與會要異

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同詣閤門上疏論張彥澤罪犯詞甚懇切　案宋史李濤傳濤伏閤抗疏晉祖召見諭之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濤執笏如初晉祖曰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濤厲聲曰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賜鐵券今復安在晉祖不能答即拂衣

起

以前涇州節度使張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　案宋史楊昭儉傳昭儉與李濤論張彥澤不報會有詔命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幾懋建諍臣彌縫其闕令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于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于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銜冤者固當昭雪為蠹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冤于丹闕反執送于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顧回宸斷誅彥澤以謝軍吏

時帝不豫難于視朝故也　案遼史二月甲午遣使使晉索吐谷渾叛者契丹國志云遼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責讓晉高祖憂悒成疾

尊皇太妃劉氏為皇太后　案徐無黨五代史記注云高祖所生母也

帝崩于保昌殿　案通鑑考異云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取之久矣寡人既謝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

此說難信

廟號高祖　案五代史補高祖尚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于太原京師夜聞狼皆羣走往往入宮中愍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謂之射狼或遇諸塗問曰汝從何而來對曰看射狼未幾高祖至蓋射音與石相近也　五代史闕文梁開平初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壺關縣鄉民伐樹樹仆自分為二中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帝藏于武庫時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兩畫加之于傍即丙字也四字去中

之兩畫加十字即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進者晉也石者姓也臣謹案天祐二十年歲在癸未其年莊宗建號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歲丙申其年晉祖即位改元天福元年自未至申凡十四載矣故讖書云天十四載石進者言自天祐滅後十四載石氏興于晉也豈不明乎丙析字解讖以就丙申非也

晉書第七

少帝紀一

命瑯琊王震　案歐陽史作博士王震

進封齊王　案以下疑脫七年正月加兼侍中八字

御史中丞王易簡為儀仗使　案徐無黨五代史記注云舊史實錄無橋道頓遞使疑不置或闕書漢高祖亦然

判四方館事朱崇節　案歐陽史作館使宋崇節

杜威　案杜重威避少帝諱去重字至漢始復故少帝紀皆作杜威

甲辰上大行皇帝尊謚寶冊　案五代會要天福七年中書門下奏山陵禮儀使狀高祖尊謚號及廟號伏准故事將啟殯宮前擇日命太尉率百寮奉謚冊告天子圜丘畢奉謚冊跪讀于靈前以累朝之制蓋以天命尊極不可稽留今所上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尊謚寶冊伏緣去洛京地遠寶冊難以往來當司詳酌伏請祇差官往洛京奏告南郊太廟其日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立班中書令侍中升靈座前讀寶冊行告謚之禮

祭器祭服等未備者修製　案五代會要勑差宗正丞石載仁專主掌監祭御史宋彥昇監庫兼差供奉官陳審璘往洛京于太廟內隱便處修蓋庫屋五間俟畢日催促所支物色監送入庫交付訖取收領文狀歸闕每有祠祭諸司各請禮料至時委監庫御史宋彥昇宗正丞石載仁旋行給付其大祠中祠兼令監察御史檢點小祠即令行事官檢點如致慢易本司准格科罪其祭器未有者修製已有者更仰整飭

乙丑至東京　案遼史作丁未晉主至汴與薛史異五代春秋歐陽史通鑑並從薛史

以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為侍中監修國史　案通鑑作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為侍中胡三省注云桑維翰始居藩鎮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為門

下省長官

河南河北關西諸州旱蝗分命使臣捕之　案歐陽史作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

贈太尉萬銓　案原本作詮今從歐陽史改正

仍遣諸司使梁進超等七人分往開封府界捕之　案歐陽史作癸亥供奉官七京畿與薛史異

辛未遣內外臣寮二十八人分往諸道州府率借粟麥　案通鑑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遣使者六十餘人于諸道括民穀與薛史異

晉書第八

少帝紀二

改陝州甘棠驛為通津驛避廟諱也　案東都事略陶穀傳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改姓陶蓋當時避諱及偏傍字及同音字也

前登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登州刺史

不遂其命而回　案遼史天福八年二月乙卯晉遣使進先帝遺物辛酉晉遣使請居汴從之三月丁未晉主至汴遣使來謝五月己亥遣使如晉致生辰禮六月辛酉晉遣使貢金秋八月丁未朔晉復貢金己未如奉聖州晉遣其子延煦來朝

淄州奏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反　案光遠叛五代春秋作十一月歐陽史作十二月

乙亥滄恆貝鄴馳告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引五萬騎入寇將及甘陵　案歐陽史作甲戌朔契丹寇滄州據遼史云甲戌朔趙延壽延昭率前鋒五萬騎次任邱與歐陽史合

太原奏契丹入雁門圍忻代二州　案通鑑契丹入雁門不書日遼史作丙子入雁門圍忻代

丁亥敵騎至黎陽　案歐陽史作丙戌契丹寇黎陽

辛卯鄴都留守張從恩遣人夜縋城奏契丹主以鐵騎三四萬建牙帳于元城以趙延壽為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　案遼史太宗紀正月己丑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蓋遼人封延壽自在己丑晉人至辛卯始得奏聞也歐陽史作辛卯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殊誤

己亥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于契丹主　案遼史云辛丑晉遣使來修舊好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與薛史微異

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　案五代春秋正月契丹陷博州歐陽史作正月辛丑薛史及遼史作二月

行周等大譟瞋目奮擊賊衆死傷者甚多　案宋史符彥卿傳契丹騎兵數萬圍高行周于鐵邱諸將莫敢當其鋒彥卿獨引數百騎擊之遼人遁去行周得免高懷德傳至戚城被圍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衆皆披靡扶父而出

伏精騎于頓邱故城以待王師　案通鑑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敵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

止

獲聖指揮使協霸　案協霸二字上疑有脫文

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　案契丹國志云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遼帝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

以趙延昭守貝州　案遼史三月壬午留趙德昭守貝州從所俘戶于內地四月癸丑還次南京

以鄴都留守張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　案通鑑張從恩上言趙延昭雖據貝州麾下將士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

張從恩奏貝州賊將趙延昭縱火大掠棄城而遁　案通鑑延昭屯于瀛莫阻水自固

滑州河決漂注曹單濮鄆等州之境　案宋史楊昭儉傳河決數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晉少帝喜詔立碑紀其事昭儉表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橋華頌美不若頌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帝嗟賞之卒罷其事

晉書第九

少帝紀三

命十五將以禦契丹　案東都事略范質傳晉出帝

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慮泄機事遂獨為之歐陽史云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杜威為都招討使蓋略之也

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于七里烽　案通鑑作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與薛史異歐陽史契丹國志並與薛史同

圍恒州分兵陷鼓城稾城元氏高邑昭慶寧晉蒲澤欒城柏鄉等縣　案遼史己卯圍恒州下其九縣

歐陽史繫于乙酉之後疑誤

皇甫遇慕容彥超率前鋒與敵騎戰于榆林店　案遼史云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兵千騎來覘遼軍至鄴都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却至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安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遼軍乃還與薛史互有詳略

易州奏郎山塞將孫方簡破契丹千餘人　案歐陽史作孫方諫

賊勢稍却渡白溝而去　案通鑑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歐陽史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俱與薛史同惟遼史云已未重威守貞引兵南遁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為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是遼師未嘗言敗也蓋當時南北軍俱有掩飾故紀載不同如此

大軍至白團衛村下營　案歐陽史作衛村通鑑攷異引漢高祖實錄作白檀遼史從薛史

敵衆圍繞漸來其營　案宋史藥元福傳晉師列方陣設拒馬為行砦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粮道

張彥澤符彥卿皇甫遇等率騎奮擊風勢尤猛沙塵如夜敵遂大敗　案宋史符彥卿傳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戰然未必死彥澤然之遂潛兵尾其後順風擊之契丹大敗又藥元福傳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為擄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開拒馬出戰諸將繼至契丹大敗

追襲二十餘里至陽城東　案晉師敗契丹于陽城在三月癸亥遼史與薛史同歐陽史作庚申誤

晉書第十

少帝紀四

以左諫議大夫顔衎為御史中丞　案宋史顔衎傳喪亂之後朝綱不振衎執憲頗有風采嘗上言綂除御史者旋授外藩賓佐復有以私故細事求假外拜州郡無恭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漸恐四方得以輕易百僚無所准繩請自今藩鎮幕寮勿得任臺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奏充賓佐非奉制勅事勿得出京自餘不令釐雜務詔惟辟召

入幕餘從其請

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　案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並作二百卷五代會要作二百二卷目錄一卷

以太常少卿陶穀為中書舍人　案宋史陶穀傳穀性急率嘗與兗帥安審信集會杯酒相失為審信所奏時方姑息武臣穀坐責授太常少卿嘗上言頃涖西臺每見臺司詳斷刑獄少有即時決者至于閭閻夫婦小有爭訟淹滯即時坊市死亡喪葬必候臺司判狀奴婢病亡亦須檢驗吏因緣為姦而邀求不已經旬不獲埋瘞望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俄拜中書舍人

己亥幸繁臺觀馬　案歐陽史作閱馬于萬龍岡

吏部侍郎張昭遠加階爵　案宋史張昭遠傳加金紫階進爵邑

以宣徽南院使焦繼勳知陝州軍州事　案宋史焦繼勳傳西人寇邊朝議發師致討繼勳抗疏請行拜秦州觀察使兼諸蕃水陸轉運使既至推恩信設方略招誘諸部相率奉玉帛牛酒乞盟邊境以安俄徙知陝州

帝每遇四方進獻器皿多以銀于外府易金而入　案宋史劉濤傳少帝奢侈常以銀易金廣其器皿李崧判三司令上庫金之數及崧以原簿校之少數千鎰崧責曰帑庫通式一日不受虛數毫釐則有重典濤曰帑司常有報不盡數以備宣索崧令有司劾濤濤事迫以情告樞密使桑維翰乃止罰一月俸

詔符彥卿屯荊州口　案宋史符彥卿傳再出河朔彥卿不與易其行伍配以羸師數千戍荊州口

皇子延煦與晉昌軍節度趙在禮結婚　案皇子延煦娶趙在禮女通鑑作三月庚申與薛史作四月戊寅異

狼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叛據狼山歸契丹　案遼史五月庚戌晉易州戍將孫方簡請內附蓋方簡歸契丹自在五月至六月晉人始奏聞也歐陽史從薛史作六月

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為禮部侍郎充職　案宋史邊光範傳少帝以光範藩邸舊僚待遇尤厚因遊宴見光範位翰林學士下即日拜尚

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仍直樞密院

己亥張彥澤奏破蕃人于定州界　案歐陽史作辛丑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

是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為書與樂壽將軍王巒顧以本城歸順　案瀛州刺史下疑脫劉延祚三字通鑑攷異云歐陽史作高牟翰案陷蕃記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將高牟翰潛師而出盖延祚為刺史牟翰乃戎將耳

晉書第十一

少帝紀五

以鄴都留守杜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　案通鑑載當時勅牓曰先取瀛鄚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盖狃于陽城之役而驟驕也

十二月丁巳朔　案以下有闕文据通鑑云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且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敵之奔衝遣軍將關勲走馬上之

己未杜威奏駐軍于中渡橋　案通鑑云甲寅杜威等至中渡橋十二月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渡胡三省注云强寇深入諸軍狐危而驛報七日始達晉之為兵可知矣歐陽史作己未杜威軍于中渡盖以奏聞之日為駐軍之日

壬申始聞杜威李守貞等以此月十日率諸軍降于契丹　案遼史杜重威等降于遼在四月丙寅與薛史同歐陽史作壬戌疑誤

殺鄭州防禦使楊承勲　案遼史云以其弟承信為平盧軍節度使襲父爵

斬張彥澤于市　案遼史云以張彥澤擅徙重貴開封殺桑維翰縱兵大掠不道斬于市

降帝為光祿大夫　案遼史避諱作崇祿

內官三十人　案遼史作內官三人

軍健二十人　案遼史作健卒十人

所經州郡長吏迎奉皆為契丹主阻絕　案宋史李穀傳少帝蒙塵而北舊臣無敢候謁者穀獨拜迎于路君臣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囊以獻

至幽州傾城士庶迎看于路　案宣政雜錄云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有還鄉橋名少帝所命名也里人至今呼之

周顯德初有漢人自塞北而至者言帝與后及諸子

俱無恙猶在建州　案郡齋讀書志云晋朝陷蕃記范質撰質石晋末在翰林為出帝草降表知其事為詳記少帝初遷于黃龍府後居于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案契丹丙午歲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為十八年實太祖乾德二年也　五代史補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廣辱其使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駙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駕下精兵甲禦之于中渡河橋既而契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時桑維翰罷相為開封府尹謂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鉗口之時乃叩內閣求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維翰退而嘆曰國家阽危如此草澤通容亦宜下問況大臣求見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徒降于契丹少主遂北遷

晋書第十二

后妃傳

后妃　案薛史晋后妃傳永樂大典已佚令取歐陽史晋家人傳與五代會要諸書互校則事多舛誤如李太后在長興中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改封晋國長公主而歐陽史則云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少帝册故妃張氏為皇后而歐陽史不載其姓氏蓋歐陽史以文章自負祇取薛史原文任意刪削未嘗考其事之本末也今采五代會要通鑑契丹國志文獻通考所載晋后妃事分註互綴以補薛史之闕且以備歐陽史之考証焉

高祖皇后李氏　案五代會要云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第三女天成三年四月封永寧公主長興四年九月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九月改封晋國長公主至天福六年十一月尊為皇后七年六月尊為皇太后開運四年三月與少帝同遷于契丹之黃龍府漢乾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崩于蕃中之建州文獻通考云天福二年有司請立皇后帝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帝崩出帝即位乃尊為皇太后契丹國志載晋出帝降表云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柄數窮否極天陷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難摧鋒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冦場犯露蒙霜度雁門之險馳風掣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

晉祚則翁皇帝大有造于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仰承遺旨得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于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起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兵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晨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顯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囚報之恩雖所願爲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命皇太后降表云

晉室皇太后媳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富珠哩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賜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又帝紀云會同十一年正月朔出帝太后迎遼帝于封邱門外帝辭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勲以兵守之是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遼帝之意難測不敢獻食少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遼降少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帝使人謂太后曰吾聞爾子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

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謹慎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身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于是太后與馮后皇弟重睿子延煦延寶舉族從晉侯而北天祿元年四月帝至遼陽晉侯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上謁于帳中五月帝上陘取晉侯所從官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八月帝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謁帝求于漢兒城側賜地耕牧以為生許之帝以太后自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二年從晉侯太后于建州三年秋八月晉李

太后病無醫藥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病亟謂晉侯曰吾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吾為邊地鬼也

太妃安氏　案文獻通考云安太妃代北人不知其世家生出帝帝立尊為皇太妃契丹國志云天祿二年春二月從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命晉侯曰焚骨為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

少帝皇后張氏　案五代會要云天福八年十月追冊考薛史少帝紀云追冊故妃張氏為皇后張從

訓傳亦云高祖鎮太原為少帝娶從訓長女為妃是薛史當有張皇后傳歐陽史削而不書殊為誤矣

皇后馮氏　案五代會要云開運三年十月冊通鑑云天福八年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初高帝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馮濛女為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帝亦自笑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為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文獻通考云契丹入京師后隨帝北遷不知所終　又案五代會要載晉內職云高祖穎川郡夫人蔡氏天福三年八月勑少帝寶省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張氏封春宮夫人充皇后宮尚宮並天福八年十二月二日勑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吳氏進封燕國夫人書省

魏國夫人崔氏進封梁國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趙氏封衛國夫人司簿孟氏封沂國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弟子院使齊氏大使郭氏副使賈氏並封本縣君太后宮尚宮陳留郡夫人何氏進封鄭國夫人河南郡夫人元氏進封齊國夫人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郡夫人春宮姚氏常氏焦氏王氏陶氏魏氏趙氏七人並超封郡夫人寶省婉美趙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以下十一人並授春宮天福八年十一月勑清河郡夫人張氏彭城郡夫人劉氏並充太后宮司寶南陽

郡夫人路氏出使夫人趙氏白氏並充皇后宮司賔開運二年八月勑　又案薛史不載外戚傳據五代會要云晋高祖長女長安公主降楊承祚天福二年五月封至六年五月卒追封秦國公主至七年九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從長女高平縣主第二女新平縣主第三女千乘縣主孫女永慶縣主俱天福七年五月封今附識于此

晋書第十三

宗室傳

宗室　案晋宗室列傳永樂大典僅存四篇餘多殘

闕

敬威弟贇　案歐陽史高祖有兄敬儒弟敬德敬殷薛史不為立傳疑有闕文又贇歐陽史作敬贇

陝人苦之　案以下闕薛史少帝紀開運三年十二月前曹州節度使石贇死帝之堂叔也歐陽史作墜沙　溺死

韓王暉　案歐陽史作敬暉

八年冊贈太師　案歐陽史作贈太傅加贈太師

子曦嗣　案宋史石曦傳天福中以曦為右神武將軍歷漢至周為右武衛左神武二將軍恭帝即位初為左衛將軍會高麗王昭加恩命曦副左驍衛將軍戴交充使淳化四年卒

鄭王重允　案鄭王以下諸王傳永樂大典原闕歐陽史云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疏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通鑑齊王紀同重允婦馮氏後為少帝后歐陽史載契丹入京師暴少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于宮中亂人倫之大典是重允實為高祖弟也五代會要作高祖第三子重允天福七年四月追封鄭王攷鄭王歐陽史作鄭王封爵亦異又案薛史唐紀清泰

三年誅皇城副使石重裔敬瑭之子也攷會要載高祖諸子無別名重裔者重裔疑即重允史氏避宋太祖諱故作裔然通鑑高祖紀作敬瑭之子重允齊王紀又作高祖少弟重允早卒似兩紀實有兩人姑存之以備考

虢王重英　案五代會要云重英高祖長子天福四年四月追封薛史唐紀清泰三年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通鑑考異引廢帝實録作姪男供奉官重英又廣本英作殷

楚王重信高祖第二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四子

壽王重乂高祖第三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二子通鑑攷異作姪男

夔王重進　案五代會要云重進高祖第五子天福七年四月追封

陳王重杲　案歐陽史云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舊說以重睿為幼子非也今考五代會要作高祖第六子重杲第七子重睿與歐陽史異

重睿　案契丹國志云高祖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馮道輔立之高祖崩道與侍衛馬步都虞侯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五代會要云重睿高祖第七子許州節度使未封王歐陽史云從出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延煦　案五代會要云延煦少帝長子遙領陝西節度使通鑑云趙在禮家貲為諸帥之最帝利其富為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

延寶　案五代會要云延寶少帝次子遙領魯州節度使通鑑云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為子會要引實錄亦云皆帝之從子養以為子歐陽史云延煦等從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晉書第十四

景延廣傳

契丹迴國使喬榮　案歐陽史作喬瑩遼史同薛史契丹國志云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為回國使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囚榮于獄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遣之

無復以夾輔為意　案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為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為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資于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

時延廣頗慮其家未能引決　案東都事略昝居潤傳景延廣留守西京補為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為全護其家時論稱之

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邱與丕俱見縶

爲　案遼史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

詔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據薛史延廣出爲洛都留守已兼侍中矣贈官當是中書令

張希崇傳

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遷率偏師守平州　案歐陽史作劉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守平州是守光未敗即守平州非爲德威所遣也與薛史異

如敵衆何　案歐陽史作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因勸希崇獨去

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　案遼史天顯元年七月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疑希崇在遼祇名崇歸唐後始加希字也然希崇歸唐在遼太宗時而遼史繫于太祖紀又希崇本繼盧文勝而遼史書其降在盧國用歸唐之前年月皆舛誤

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爲其所取乃復除靈武　案通鑑帝興契丹修好慮其復取靈武

亦人生之榮盛者也　案歐陽史作贈太師

王庭允傳

其先安人也　案安字上有闕文歐陽史王處直傳作京兆萬年人疑是長安

累歷貝忻密潭隰相六州刺史　案歐陽史不載相州

史匡翰傳

尋起復本鎮　案陶穀撰匡翰碑文云圓田待理漢殷掄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奉專城之寄蓋鄭州即在義成軍管內匡翰雖遷官不離本鎮也

歷數郡皆有政聲　案陶穀撰碑文云爵擅峻而金鼓嚴麻案宣而油幢出控梁苑之西郊殷乎成望撫國僑之遺俗綽有政聲與薛史合

李從璋傳

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　案從璋爲河中節度以代安重誨也五代史闕文從璋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曰太傅過禮據此傳從璋至三年始加檢校太傅從鎮河中時不應先稱爲太傅

晉書第十五

桑維翰傳

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　案三楚新錄云馬希範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游楚泗間知其來遠謁

之曰僕聞楚之為國扶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畢也加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來也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令僕賀者故以萬金為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既而與數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

善詞賦　案春渚記聞云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唐同光中登進士第　案張齊賢張齊王全義外傳

云桑魏公將應舉父乘聞告王云某男粗有文性令被同人相率取觧侯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事將卷軸來可令秀才來桑相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子侵早投書啟獻文字數軸王令請桑秀才其父教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禮待頗厚是年王力言于當時儒臣且推薦之由是擢上第

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　案通鑑云趙德鈞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栅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狥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

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之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案歐陽史作維翰陰使人說帝與薛史同通鑑作或謂帝曰欲安天

下非桑維翰不可與薛史異

張彥澤旣受少帝密旨　案通鑑攷異云彥澤旣降契丹豈肯復受少帝之命當係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非受命于少帝也

並令賜之　案歐陽史作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五代史補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爲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

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數之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爲報功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爲賊汝心安乎彥澤覩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趙瑩傳

授瑩太子太保　案遼史作太子太傅

劉昫傳

歷戶部侍郎　案薛史唐明宗紀作兵部侍郎與此傳異歐陽史從薛史本紀

攷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于素　案通鑑云帝問王攷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旣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

無以償官者蠲除之　案通鑑清泰二年八月免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授昫守太平　案歐陽史作罷爲太保

馮玉傳

馮玉　案以下有闕文歐陽史云字景臣定州人

軍國大政一以委之　案以下有闕文通鑑云玉每喜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而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日壞五代史補馮玉嘗爲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辯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旣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逢獄玉自以言失遽延而謝之

晉書第十六

趙在禮傳

楊晟為帥　案歐陽史作楊仁晟

在禮自稱留後　案宋史張錫傳趙在禮舉兵于鄴瀕河諸州多搆亂錫權知棣州事即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

既而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郡赴任　案歐陽史皇甫暉傳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九國志趙進傳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內指揮使

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二　五代史補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為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于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于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馬全節傳

清泰初為金州防禦使　案歐陽史作明宗時為金州防禦使與薛史先後互異

州兵纔及千人　案歐陽史作州兵纔數百

張筠傳

梁室割相衛為昭德軍　案梁割相澶衛三州為昭德軍原本作相衛疑有脫誤

侯莫威　案歐陽史作侯莫陳威

詔遣歸第　案歐陽史作以為左驍衛上將軍

贈太子太師　案歐陽史作贈少師

張籛傳

延嗣暗遁　案九國志明宗即位忿閽豎輩怙勢擅權先勑使四方及此遁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盡

華溫其傳

制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安元信傳

元信遂率部曲以歸高祖　案通鑑云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

張朗傳

充吾縣都遊奕使　案吾縣二字疑有舛誤

乃斬其使　案通鑑云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蓋晉祖初起安元信勸朗歸順不從至是復斬其使也

田武傳

子仁朗　案宋史云仁朗以父任西頭供奉官

相里金傳

字奉金　案相里金墓碑作字國寶當得其實歐陽史雜傳多襲薛史原文與碑異

出為忻州刺史　案歐陽史作沂州

爵列開國公　案碑文云封西河郡開國侯薛史作開國公未知孰是歐陽史諸臣傳官爵多闕略無可考証

天福五年夏卒于任贈太師　案碑文作贈太子太師與傳異考晉高祖紀五年八月相里金卒贈太師其贈與傳同而其卒在八月則傳中夏字疑誤

晉書第十七

房知溫傳

少有勇力　案玉堂閒話云知溫少年與外弟徐某為盜于兗鄆之境

末帝乃封王爵以寵之也　案歐陽史廢帝起鳳翔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覦之意司馬李沖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沖至京師廢帝已入立沖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此事薛史不載

朝廷除彥儒為沂州刺史　案歐陽史彥儒獻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不言其謀出于顏衎據宋史顏衎傳知溫諸子不慧衎勸令以家財十萬餘上進晉主嘉之歸功于衎知溫子彥儒授沂州刺史衎拜殿中侍御史與薛史合蓋薛氏去石晉未遠猶得當時實事也

其家幸獲保全皆衎之力也　案五代史補房知溫為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鼈忽暴卒但心頭微煖家人未即殮經宿而活自云為泰山所追行未幾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既見有人衣紫據案為坐自謂之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鼈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挾簿引群鬼皆怪狀攜以鼎鑊刀几之具至擒澤投于沸鼎中移時復用鐵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抵亦如治鼈之狀既熟諸鬼分啖凡出自鼎鑊至于支解至于分啖其于慘毒苦痛之

狀皆石狀之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恕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再犯乎答曰不敢于是遣走將行府君又于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為吾將此物與房知溫不法之事宜休矣澤領而置于懷遂覺知溫聞知澤復活遽肩舁入府而問之澤備以所受之苦對仍于懷中探取封物付溫即錦被角也知溫大駭曰吾昨覺體寒如中瘧遂擁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之被為火所燒此其是乎遽取被視之不差毫釐知溫顫慄不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小可耳尚如此老夫不知如何也自是知溫稍為近理

王建立傳

會王都據中山叛客使通弟兄之好　案通鑑云王都陰與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

明宗慮謟建立尋徵赴闕　案通鑑云建立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名之

以太子少保致仕　案通鑑作以太傅致仕歐陽史從薛史

康福傳

靈武兵馬留後韓澄　案通鑑歐陽史俱作韓洙弟澄

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羨有馬千駟因為人所譖安重誨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貨必負朝廷　案靈武受代康福領節度在天成四年次年為長興元年安重誨討蜀二年賜死是康福之任靈武甫匝歲而重誨已去朝再期而賜死矣此傳云福鎮靈武凡三歲每歲大稔重誨奏其必負朝廷疑有舛誤歐陽史仍薛史之舊

安彥威傳

彥威入司禁衛遙領鎮州節度使　案歐陽史作遙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指揮使

即拜為北京留守　案通鑑云彥威入朝上曰我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

李周傳

李周　案薛史莊宗紀作李周明宗紀作李敬周蓋本名敬周入晉後避諱去敬字薛史雜采諸書未

及改歸畫一通鑑與薛史同

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揚劉城　案九國志焦彥賓傳彥賓字英服滄州清池人少聰敏多智略事武皇尤所委信及莊宗即位遷左監門衛將軍充四方館使出護邢州事

張從訓傳

為少帝娶從訓長女為妃　案宋史張從恩傳晉祖鎮河東為少帝娶從恩女令效五代會要及薛史本紀俱作從訓疑宋史係傳聞之訛

晉書第十八

姚顗傳

惟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　案歐陽史作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据新唐書卓行傳司空圖為戶部侍郎以疾歸昭宗在華召為兵部侍郎辭不赴是圖非處士也

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歐陽史本傳云顗為人仁恕不知所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位齷齪無所為唐制吏部分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煩而無益始詔三銓合而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與盧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顗等無如之何廢帝為下詔書禁止

呂琦傳

琦年十五　案厚德錄作琦年十四

有趙玉者　案厚德錄作李玉

尋率郡兵千人間道而歸　案通鑑作即州兵趣鎮州

史圭傳

卒于路　案歐陽史作卒于常

盧導傳

祖伯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卿太原少尹伯初之子也疑原本衍伯字

父如晦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知晦

郊迎可也　案通鑑作班迎

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　案歐陽史作潞王止于上陽門外道又令

導草戕與薛史異通鑑作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
陽門外與薛史同

鄭韜光傳

祖祇德國子祭酒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祇德兵
部尚書

父顥　案新唐書世系表顥字養正疑顥字是顒字
之訛

王權傳

先是宰相馮道使于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
回　案通鑑考異引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契丹

道使加徽號于晉祖晉亦獻徽號于契丹始命兵
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馮道曰
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據此傳馮道自契丹使
回始命王權奉使道亦未嘗再使契丹也與周實
錄異

晉書第十九

盧質傳

判太僕卿事　案歐陽史作判太常卿事

謚曰文忠　案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尚
書兵部員外郎盧瓊上章請謚下太常議謚曰文
忠

李專美傳

曾祖隨光祿卿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隨秘書
監

除尚書庫部郎中　案歐陽史作比部郎中

崔棁傳

曾祖元受舉進士直史館　案新唐書世系表元受
直史館高陵尉

兄棆　案世系表作榆

薛融傳

時詔修西京大內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書復
罷之　案通鑑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
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漢文之露臺況
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俟海
內平寧修之未晚

年六十餘　案歐陽史作年六十

曹國珍傳

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　案歐陽史張彥澤傳國珍
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
張彥澤不報

趙熙傳

及晉之三軍殺駱從朗　案通鑑云契丹以節度使駱從朗知晉州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

尹玉羽傳

歷雍汴滑兖從事　案以下有闕文攷宗黎持移石經記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偶也

鄭雲叟傳

本南燕人也　案歐陽史作滑州白馬人

尋入少室山　案歐陽史作入少室為道士

晉書第二十

萇從簡傳

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　案北夢瑣言云明宗尤惡貪貨而戒汝州刺史萇從簡為其貪暴

贈太傅　案歐陽史作贈太師

潘環傳

先登陷敵金瘡徧體　案玉堂閒話云潘環常中流矢于面骨銜其鏃故負重傷醫至經年其鏃自出其瘡成漏終身不痊

方太傳

太乃潛奔于洛陽　案通鑑云戍兵既失太反譖太于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于契丹契丹殺之

及劉晞南走許州　案通鑑攷異作劉禧

又有伊闕賊帥自稱天子領衆萬餘將入洛城集郊壇之上太率兵數百人逆擊破之賊衆遂潰　案通鑑攷異引實録方太傳云劉禧走許田復有頡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衆于洛南天壇號萬餘

人太師部曲與朝士輩虗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

何建傳

何建　案九國志作何重建

累典禁軍　案九國志云重建初事晉祖為奉德馬軍都指揮使

尋正授旄鉞　案九國志云延州節度使丁審琪殘暴貪冒蕃部苦之重建以所部兵攻其城審琪遁去晉祖即以重建權節度兵馬留後下車諭以威福邊民安堵就加彰武軍節度使

歷涇鄧貝澶孟五鎮節度使　案九國志云皆以廉儉簡易稱

依前秦州節度使　案九國志云時固鎮與鳳州未平重建悉經略討平之

移閬州保寧軍節度使　案九國志云昶大舉兵北伐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以重建為招討使由隴州路以進師無功而還

張廷蘊傳

會潞州李繼儔故將楊立嬰城叛詔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先鋒　案歐陽史云李繼儔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部署廷蘊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為前鋒吳縝纂誤據梁本紀及元行欽李繼韜傳云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之事今致薛史本言廷蘊平潞州楊立之叛歐陽史以為平李繼儔殊誤通鑑從薛史

郭金海傳

商州刺史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王師攻城金海為飛矢所中扶傷歸營從進用計污金海以金瓶貯酒金合盛藥懸城上呼而勞之金海目不知書唯利是貪取瓶與合歸營且不聞于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馳驛奏晉祖念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使併其兵放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樂至于捐館

李彥珣傳

後不知其所終焉　案歐陽史彥珣後以坐贓誅

晉書第二十一

皇甫遇傳

常山人也　案歐陽史作常山真定人

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　案通鑑作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胡三省注云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據薛史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審琦蓋稱其檢校之官也胡注似未詳攷

王清傳

契丹以生軍繼至我軍無寸刃以益之清與其下歿焉　案通鑑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

及衆士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

梁漢璋傳

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為流矢所中歿于陣　案遼史高模翰傳云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走與薛史異攷通鑑云杜重威等至瀛州聞契丹將高模翰已引兵潛出重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蓋漢璋以二千騎當敵騎五千衆寡不侔以致敗績遼史恐不足据

盧順密傳

時馬萬為步軍都校不為遏之　案通鑑云馬萬惶惑不知所為率步兵欲從亂

諸軍遂不敢動　案通鑑云萬所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

周瓌傳

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為下所殺　案歐陽史作王暉南走為從進兵所殺與薛史異通鑑作暉時奔吳部將吳進殺之與薛史同

沈贇傳

契丹以精騎邀之州兵陷賊　案歐陽史作贇兵多死通鑑作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

吳巒傳

即與雲州將吏閉門拒守契丹大怒攻之半歲不能下高祖致書于契丹乃解圍而去　案遼史太宗紀云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嬰城拒命遣崔廷勳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與薛史異通鑑從薛史

晉書第二十二

孔崇弼傳

孔崇弼　案新唐書世系表作昌弼字佐化薛史作崇弼蓋避後唐廟諱改

時族兄昭序　案世系表作昌序字昭舉薛史作昭序疑亦因避諱而改也

張繼祚傳

宰相桑維翰以父珙早事齊王奏欲雪之高祖不允　案通鑑云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遂止誅繼祚妻子

劉遂清傳

歷典淄興登三郡　案通鑑潞王紀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林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

劉繼勳傳

乃命鏁繼勳尋解之以疾終于家　案通鑑云契丹主聞趙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

程受益傳

程受益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字謙光

程遜傳

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及使回遭風水而溺焉　案通鑑攷異晉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錢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為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于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遜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

馬重績傳

八象三統　案原本作三紀今從歐陽史改正

晉書第二十三

范延光傳

范延光　案遼史避太宗諱作延廣

加同平章事　案明宗紀長興二年九月辛丑樞密使檢校太傅刑部尚書范延光加同平章事四年九月戊寅樞密使范延光加兼侍中是延光為同平章事時已由檢校太保進加太傅後復加侍中今泰安縣有長興四年九月冥福院牒石刻所列延光官銜仍作太傅蓋賜牒時尚未加侍中也傳中不載係史家前後省文

遣銳與暉將步騎二萬南抵黎陽　案通鑑云延光以馮暉為都部署以孫銳為兵馬都監

改封高平郡王　案歐陽史作東平郡王

謂門人李式　案歐陽史作副使李式

因撤去守備　案通鑑云延光猶豫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

詔許歸葬于鄴　案歐陽史云歸葬相州已葬墓輙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

楊光遠傳

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為亶以偏旁字犯之始改

光遠　案薛史唐紀清泰二年楊檀始改名光遠非天成中即改名也

光遠入朝面奏維翰擅權高祖方有功于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為西京留守　案通鑑考異云晉高祖實録天福三年壬辰維翰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于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為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為相州節度使與此傳先後互異

冊拜太師封壽王　案宋史馬仁鎬傳晉天福中青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鎬為節度副使伺其動靜歷二年或譖仁鎬于朝改護國軍行軍司馬仁鎬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

守貞遣人拉殺之　案歐陽史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

其碑石無故自折　案歐陽史作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五代史補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諸郡既而自負强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貞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于衆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脚皇后耶于是人心頓安未幾光遠果降

楊承勲傳

朝廷授汝州防禦使尋改鄭州　案宋史楊承信傳光遠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釋之以承信為右羽林將軍承祚為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第尋改置鄭州

盧文進傳

字國用　案南唐書文進字大用遼史太祖紀神冊元年晉幽州節度盧國用來降二年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李文矩來降則國用與文進顯係二人然天顯元年又書盧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于唐即文進歸唐之事也疑文進入遼以後遂以字行修遼史者雜采諸書誤作兩人耳

害存矩于榻下　案契丹國志云存矩取文進女為側室文進心常内愧因與亂軍殺存矩與薛史異

反攻新州不克　案馬令南唐書云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

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

命為幽州兵馬留後　案遼史云文進引契丹軍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去周德威援之進攻新州契丹衆數萬德威不勝大敗奔歸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為盧龍節度使與薛史所載官階微異

文進以嘗背契丹居不自安　案馬令南唐書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為訣

行軍司馬馮知兆　案南唐書作姚知兆歐陽史與薛史同

李昪待之尤重　案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文進為天雄統軍

偽命為宣州節度使　案金陵志文進自潤州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

李金全傳

受代歸闕　案歐陽史從鎮橫海久之罷為右衛上將軍

將軍

武彥和等　案歐陽史作武克和

遂殺而奪之　案通鑑云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

胡漢筠者　案歐陽史作胡漢榮

遣吏賈仁紹　案通鑑作仁沼攷異云薛史作仁紹令從實錄歐陽史南唐書與通鑑同

及仁紹至漢筠鴆而殺之　案馬令南唐書云胡漢榮所為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名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領賜所得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鴆仁沼

李昪授以節鎮　案馬令南唐書云烈祖以金全為天威統軍還潤州節度使

晉書第二十四

安重榮傳

高祖聞重榮在北使人誘之　案歐陽史作使張頴

陰招重榮有飛揚跋扈之志　案通鑑云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别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為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民之衆乎使郡人分守夾城以待王師　案宋史觧暉傳安重榮反鎮州因舉兵向闕至宗城晉師逆戰大敗之暉募軍中壯士百餘人夜擣賊壘殺獲甚衆暉頻中流矢而督戰自若顏色不撓以功遷列校　五代史補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

發居無何廐中產朱鬃白馬黑鴉生五色雛以為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己遂舉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闕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是鞍及于鬃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安從進傳

安從進　案歐陽史從進其先索葛部人也初事莊宗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青州刺史明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愍帝即位徙領順化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彥澤傳

仍縱軍大掠兩日方止　案東都事略李處耘傳云居京師遇張彥澤之暴處耘善射獨當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　五代史補李濤常怒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主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

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為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于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公門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為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將壓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趙德鈞傳

德鈞鎮幽州凡十餘年　案遼史天贊六年遣人以詔賜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七年趙德鈞遣人進時果蓋德鈞久在邊境嘗與契丹通好也

汝父子自覔天子何耶德鈞俛首不能對　案通鑑云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在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耶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行兵北向榆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復面目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

德鈞卒于契丹　案契丹國志云德鈞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德鈞既卒國主釋延壽而用之

趙延壽傳

亦能為詩　案太平廣記引趙延壽傳云延壽幼習武略即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為意嘗在北庭賦詩曰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挂林梢南人聞者傳之

未幾契丹主以延壽為幽州節度封燕王　案遼史云德鈞卒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與薛史同契丹國志會同六年以延壽為盧龍節度使八年南征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燕王與薛史異

壽為樞密使兼政事令　案遼史云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激帛圖報會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不言延壽為樞密使攺契丹國志云會同改元悉用蕃漢以延壽為樞密使兼政事令與薛史同

燕王如故　案遼史云會同七年正月己丑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延壽本傳亦言其先封燕王改封魏王是延壽入汴時已為魏王也薛史始終稱為燕王與遼史異

竟卒于契丹　案遼史世宗紀天祿二年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薛史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起復其子贊蓋傳聞之誤

張礪傳

翰遂鎖礪而去　案遼史云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係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

蕭翰傳

壽卒于本土　案遼史翰後以謀反伏誅與薛史異

劉晞傳

劉晞　案契丹國志劉珂晞之子也尚世宗妹燕國
公主

崔廷勲傳

不知何許人也　案通鑑注引宋白曰廷勲本河内
人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三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四

餘姚邵晉涵纂修

漢書第一

高祖紀上

四代祖諱湍　案五代會要湍爲東漢顯宗第八子
淮陽王昞之後

陵曰沛陵　案五代會要懿陵沛陵皆無陵所遥申
朝拜

遂免晉高祖于難　案通鑑攷異引漢高祖實録云
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
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於後
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
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晦以在
地草炬未然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走帝乃
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
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
共護晉高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宏贄

杜門不出者數日　案通鑑云知遠自以有佐命功
重威起于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
門四表辭不受

帝大破偉王于忻口　案漢祖破偉王薛史作開運

元年正月歐陽史漢本紀作三年五月晉本紀又載開運元年正月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兩紀年月互異應以薛史為据

是月帝誅吐渾白承福等五族　案歐陽史作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

帝親率牙兵至朔州南陽武谷大破之　案東都事略郭進傳契丹屠安陽高祖遣進拒戰契丹敗走以功除刺史

暉等不受命　案宋史王晏傳開運末與本軍都校趙暉忠衛都校侯章等戍陝州會契丹至汴遣其

將劉愿據陝恣行暴虐晏與暉等謀曰今契丹南侵天下洶洶英雄豪傑固當乘時自奮且聞太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殺原送款河東為天下倡首則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數人夜踰城入府署劫庫兵給其徒遲明斬愿首懸府門外衆請暉為帥章為本城副指揮使內外巡檢使兼都虞侯乃遣其子漢倫奉表晉陽

爲天福十二年　案契丹國志云漢祖仍稱天福年號曰予未忍忘晉也

壬寅契丹主發自東京　案遼史太宗紀作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與薛史異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作壬寅

契丹自黎陽渡河　案通鑑作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遼史作乙丑濟黎陽渡與通鑑異

以北京隨使右都押衙楊邠為權樞密使　案歐陽史四月乙未右都押衙楊邠為樞密使据薛史邠于閏七月辛未始真授樞密使四月中乃權職也

契丹主取相州殺留後梁暉　案宋史李穀傳潛遣河朔酋豪梁暉入據安陽契丹主患之即謀北旋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契丹還攻安陽陷其

城

殺契丹數十人　案契丹國志作殺遼兵數百

行德因據其城　案東都事略武行德傳行德陷于契丹偽請自效因遣送將校數十百護所取尚方鎧甲還北方至河陰行德謂衆曰我輩若等能為異域鬼耶衆素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走其節度使崔廷勳悉以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遣其弟行友詣太原勸進

丙子契丹主耶律德光卒于鎮之欒城　案遼史太宗紀四月丁丑崩于欒城與薛史異歐陽史及通

鑑俱從薛史作丙子

以陝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兼絳州防禦使王晏為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　案隆平集王晏傳云漢祖威名未振而晏等歸之甚喜即授以節度使

漢書第二

高祖紀下

矯其主遺詔命烏裕嗣立　案遼史世宗紀作四月戊寅即皇帝位歐陽史通鑑契丹國志俱從薛史作五月與遼史異

史宏肇奏澤州刺史翟令奇以郡來降　案宋史李

萬超傳史宏肇路經澤州刺史翟令奇堅壁拒命萬超馳至城下諭之曰令契丹北遁天下無主并州劉公仗大義定中土所向風靡後服者族盍早圖之令奇乃開門迎納宏肇即留萬超權州事

乙巳契丹永康王烏裕自鎮州還蕃行次定州　案遼史作甲申次定州與薛史異

契丹河中節度使趙贊起復河中節度使　案通鑑起復趙贊在七月甲午以後與薛史異又匡贊薛史作趙贊考贊即延壽之子仕宋歷廬延邠鄜四州蓋入宋後避諱去匡字也今仍其舊又案遼史世宗紀天祿二年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攷遼天祿二年即漢乾祐二年此時天福十二年延壽尚未死也此必因延壽為永康王所鎮而漢人傳其已死遂起復其子贊以絕其北向之心耳

宜以國號為大漢　案歐陽史六月戊辰改國號漢是戊辰以前猶未改國號也遼史太宗紀二月辛未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為帝國號漢蓋因其自立而牽連書之

以尚書左丞張昭為吏部侍郎　案東都事略張昭

傳昭舊名昭遠避漢高祖諱止稱昭

以御史中丞趙上交為太僕卿　案上交本名遠避漢祖諱以字行見宋史

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為晉昌軍節度使　案宋史趙贊傳贊懼漢疑己潛遣親吏趙僊奉表歸蜀判官李恕者趙延壽賓佐深所委賴至家事亦叅之及贊出鎮從為上介至是恕語贊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狼狽入蜀理難萬全儻若不容後悔無及公能聽納請先入朝為公申理贊即遣恕詣

闕漢祖見恕問贊何以附蜀恕曰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臣意國家甫定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乙亥來覲漢祖曰贊之父子亦吾人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于陷穽吾恐不容贊耶恕未還贊已離鎮入朝即命為左驍衛將軍

新授宋州節度使杜重威據鄴都叛詔削奪重威官爵貶為庶人　案通鑑杜重威之叛在七月至閏月庚午乃削奪官爵五代春秋歐陽史作閏七月杜重威拒命與通鑑異

懷讓遣人紿鐸云奉詔襲契丹請置頓于郡　案宋史薛懷讓傳懷讓遣人紿鐸云我奉詔為邢州帥據薛史則懷讓實紿鐸奉詔襲契丹以庚寅授邢州節度使非紿之也特托言置頓于郡耳

以吏部尚書竇貞固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　案宋史竇貞固傳初帝與貞固同事晉祖甚相得時蘇逢吉蘇禹珪自霸府僚佐驟居相位思得舊臣冠首以貞固持重寡言有時望乃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

以翰林學士行中書舍人李濤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　案宋史李濤傳杜重威叛濤密疏請親征高祖覽奏以濤堪任宰輔故有是命

丙申至鄴都城下　案通鑑作戊戌至鄴都城下與薛史異

甲午以皇子開封尹承訓薨廢朝三日追封魏王　案通鑑云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乙未追立為魏王與薛史紀日互異

太傅杜重威伏誅　案契丹國志云漢祖名蘇逢吉楊邠史宏肇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

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病謗議搖眾皆斬之磔死于市市人爭啖其肉

廟號高祖　案五代史補高祖嘗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因高祖遂有天下先是豫章有僧號上藍者精于數術自唐末著讖曰石榴花發石榴開議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過二世矣

漢書第三

隱帝紀上

以前鳳翔節度使兼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檢校太師

兼侍中侯益為開封尹加兼中書令　案宋史侯益傳益率數十騎奔入朝隱帝遣侍中聞益連結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關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宏肇輩言王景崇之横恣諸權貴深庇護之乃授以開封尹兼中書令

未幾濤罷免　案宋史李濤傳濤請出邠等藩鎮以清朝政隱帝不能決白於太后太后名邠等諭之反為所搆免相歸第與薛史異

思綰等作亂突入府城據城以叛　案歐陽史云四月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叛附于李守貞案薛史

趙思綰據城叛自在三月非四月事又思綰先據城叛後附于李守貞歐陽史先書李守貞反後書思綰叛亦誤也通鑑從薛史

命樞密使郭威赴河中府軍前　案通鑑云自河東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壬午以郭威為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與薛史所載詳畧互異又案薛史周太祖紀云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据此紀則周太祖以七月庚申加同平章事八月壬午命赴河中府軍前非一時事也二紀前後自相矛盾歐陽史漢周本紀亦各仍薛史之舊未能參攷畫一通鑑定從薛史漢紀

鳳翔都部署趙暉奏大破川軍于大散關　案隆平集藥元福從趙暉進討兵衆寡數倍他將皆為卻元福擁數百騎獨出令曰敢回頭者斬衆効死以戰遂有成功

為李守貞牽制也　案南唐書嗣主六年李守貞遣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為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為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為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為沿淮巡撫使聞河中平遽班師又李金全傳云出師沭陽諸將銳于進取金全獨以為遠不相及乃止

漢書第四

隱帝紀中

遺賊將王三鐵等　案通鑑作王繼勳宋史王繼勳傳繼勳有武勇在軍陣常用鐵鞭鐵槊鐵檛軍中

目為王三鐵

安州節度使楊信　案楊信本名承信在隱帝時避御名去承字薛史仍當時實錄之舊

分命中使致祭于所在川澤山林之神　案宋史段思恭傳隱帝蝗詔徧祈山川思恭上言赦過宥罪議獄緩刑獄訟平允則災害不生望令諸州速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召和平從之

令趙思綰至則執之与一行徒黨並處置訖　案歐陽史作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兆以郭威專殺為文與薛史異

甲子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中府逆賊李守貞自燔而死　案通鑑壬戌李守貞自焚死歐陽史作甲子克河東秖以奏聞之日為据也五代春秋繫于六月殊誤

辛亥宰臣竇貞固加守司徒　案宋史竇貞固傳作隱帝即位加司徒攷貞固加司徒在乾祐二年宋史作即位所加蓋未詳攷

以利州節度使宋延渥為滑州節度使　案延渥為利州節度使于前未見王禹偁宋公神道碑云少帝嗣統授檢校太尉使持節利州諸軍事行利州

刺史蓋延渥于元年出鎮利州二年復改鎮也薛史未及詳載

漢書第五

隱帝紀下

鳳翔行營都部署趙暉奏前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　案歐陽史作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据薛史則收復鳳翔自在二年十二月非三年春事也歐陽史蓋以告捷之月為收復之月耳五代春秋作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為得其實

故深州刺史史萬山　案遼史世宗紀殺深州刺史

史萬山在天祿三年即漢乾祐二年

澶州節度使李洪義　案宋史洪義本名洪威避周太祖諱改

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　案東都事略郭崇初名崇威避周太祖諱止稱崇

殷與洪義遣本州副使陳光穗齎所受密詔馳至鄴都　案宋史少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洪義殺王殷洪義素怯懦慮殷覺還延不敢發遽引業見殷殷乃錮業送密詔于周祖

于是將校等請威入朝以除君側之惡　案東都事

畧漢隱帝遣使害太祖魏仁浦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強兵臨重鎮以讒見疑豈可坐而待斃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激怒衆心太祖納其言

宋延渥開門迎降　案歐陽史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于郭威与薛史同通鑑作辛巳与薛史異

慕容彦超自鎮馳至帝遂以軍旅之事委之　案宋史侯益傳云周太祖起兵隱帝議出師禦之益獻計曰王者無敵于天下兵不宜輕出况大名戍卒家屬盡在京城不如開關以挫其鋭遣其母妻發

降以招之可不戰而定慕容彦超以爲益衰老作懦夫計沮之

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判刃于帝而崩　案通鑑考異引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弑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日諱之因允明自殺而歸罪耳今考劉恕所辨秖以揣度言之亦無實據五代春秋作帝崩于師

乙丑太后誥曰　案原本作乙丑與五代春秋同今從通鑑改作乙丑

時契丹永康王鄂約率部族兩道入邊　案遼史世宗紀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内卯束鹿等城大獲而還與薛史所載互有詳畧

以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范質爲樞密副使　案東都事畧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中機會太祖問誰爲此辭使者以范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太祖起兵入京師遽令草太后誥及議湘陰公儀注乃白太后以質爲兵部侍郎樞密副使

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往衛之　案東都事畧郭崇傳王峻遣崇率七百騎拒贇遇于

睢陽崇曰澶州兵變遣崇來衛乘輿非有他也至若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贇執崇手而泣崇即送贇就館

延乂勸讀貞觀政要　案東都事畧張昭傳隱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近小人昭上疏諫請近師傅延聞正人以開聰明隱帝不省

漢書第六

后妃傳

隱帝即位尊爲皇太后　案以下疑有闕文據通鑑云隱帝與李業等謀誅楊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

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常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又云南北遇于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案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薛史載于李業傳當係史家前後省文

議立徐州節度使贇為帝　案通鑑考異引隱帝實錄云初議立徐師太后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

纘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謙遜以當日事理推之既名湘陰不應復名崇疑傳聞之誤　案隱帝未立皇后据薛史張彥成傳云隱帝取彥成女楊邠傳云隱帝取愛耿夫人欲立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卒隱帝欲以后禮葬邠又止之蓋隱帝在位三年崩時年二十故未及冊立皇后也又五代會要載漢高祖長女永寧公主降宋延渥天福十二年四月封至乾祐二年十二月追封秦國長公主通鑑以永寧公主為晉高祖女蓋誤

漢書第七

宗室傳

陳王承勳傳

軍情欲立勳為嗣　案立勳為嗣疑脫承字冊府元龜引薛史亦同蓋承勳在隱帝時避御名故去承字也薛史仍當時實錄之舊未及改歸畫一今姑仍其舊

湘陰公贇傳

後贇果廢死　案湘陰公傳原本殘闕攷十國春秋湘陰公傳云湘陰公贇世祖子也高祖愛之以為己子乾祐元年拜武寧軍節度使二年加同平章

事郭威既敗慕容彥超于北郊隱帝遇弒威入京師謂諸大臣咨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威不得已見道下拜而道猶受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威意色皆沮以為大臣未有推己意又難于自立因與王峻入白太后推擇漢嗣乃共奏曰武寧節度使贇高祖愛以為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百官往迎道揣威意不在贇直前問曰公此舉由衷乎威指天為誓道既行語左右曰吾生平不作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名之贇行至宋州威已自澶州為兵士擁還

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威以兵七百騎衛贇崇威至宋州贇登樓問崇威所以來之意崇威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威護衛非惡意也贇名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見贇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師步兵為贇宿衛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瞻視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天子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名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所屬士卒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太原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

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歸郭氏盡奪贇部下兵郭威以書名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辭贇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賈貞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于公耶道已去崇威乃幽贇于外館殺賈貞董裔及牙內都虞侯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郭威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北者樞密使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親近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名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應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卒以殺死　五代史補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常有人于龍山得鳥跡篆忠恕一見輙誦如宿習乾祐中湘陰鎮徐州辟為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于北岡周祖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高祖已為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于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為長者今一旦返作脫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

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于禍忠恕竄迹久之晚年尤好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焉

漢書第八

劉審交傳

服闋不出累年　案歐陽史作不出累年

時有燕軍千人守捉諸門　案杜重威傳作千五百人

劉在明傳

歷邢州晉州留後　案通鑑云契丹入汴建雄留後

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知朗知州事

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　案通鑑在明先爲成德軍留後繼授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与薛史前後互異

馬萬傳

時滑州節度使符彥饒潛通鄴下殺白奉進于牙署

案薛史晉列傳符彥饒以忿爭殺白奉進非潛通鄴下也此傳蓋沿實録傳聞之誤通鑑從晉列傳

白再榮傳

本蕃部人也　案歐陽史作不知其世家何人也

乃請權知留後事　案東都事略李筠傳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議功臣爲之以諸将之甲者爲留後

漢書第九

史宏肇傳

嫁禍脅人不可勝計　案宋史邊歸讜傳史宏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搆害良善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遏誣妄凡顯有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見止絕論者韙之

其他斷舌決口斮筋折足者僅無虛日　案東都事略薛居正傳史宏肇領侍衛親軍威震人主殘忍自恣人莫敢忤其意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其吏以私憾而誣之也逮捕吏鞫之具伏以吏抵法宏肇雖怒甚竟亦無以屈也

何福殷者　案歐陽史作何福進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宏肇入朝　案歐陽史漢臣傳作十月吴縝纂誤云漢隱帝紀周太祖紀

俱作十一月傳誤也

宏肇弟福比在滎陽別墅閑禍匿于民間　案宋史李崇矩傳史宏肇爲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宏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宏肇誅獨得免周祖与宏肇素厚善即位訪求宏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与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爲奸邪所搆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家故吏也爲我求其近屬我将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産以付福周祖嘉之

楊邠傳

用為左都押衙　案歐陽史作右都

亦其功也　案宣和書譜云邠末年留意縉紳延客門下知經史有用乃課吏寫傳

王章傳

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　案歸田録云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

李業附傳

業昆仲凡六人　案昭聖弟六人洪信洪義宋史有

傳歐陽史作昆弟七人

閻晉卿傳

晉卿偏師以攻賊壘　案宋史李韜傳周祖征三叛韜從白文珂攻河中兵傳其城文珂夜詣周祖議犒軍留韜城下時營柵未備李守貞乘虛來襲營中忽見火發知賊驟至惶怖失據客省使閻晉卿率左右數十人遇韜于月城側謂韜曰事急矣城中人悉被黃紙甲為火光所照色俱白此殊易辨柰軍士無鬬志何韜憤怒曰豈有食君禄而不為國致死耶即援矟而進軍中死士十餘輩隨韜犯賊鋒蒲有猛將躍馬持戈擬韜韜刺之洞胸而墜又連殺數十人蒲軍遂潰因擊大破之

賊平為内客省使　案宋史李韜傳載晉卿討賊時已為客省使薛史作賊平之後始授此職與宋史異

後贊傳

後贊　案通鑑作後匡贊薛史避宋諱去匡字

劉銖傳

即以符彥卿代銖銖即時受代　案隆平集郭瓊傳云劉銖守平盧稱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詔瓊領兵

屯青州銖將害之張宴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銖亦不敢發瓊為言去就禍福銖趨召

并一字銖之而釋其妻　案歐陽史作赦其妻子

五代史闕文漢隱帝朝銖為開封尹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使人責之銖對曰其為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殺之臣謹案周世宗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録銖之忠言諱而不載

漢書第十

李崧傳

繼岌獨自還　案歐陽史師還繼岌死于道崧至京師

以嶼見替情告　案歐陽史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与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

遂一夕通謀告變　案東都事畧王溥傳世宗嘗問漢祖李崧蠟彈書結契丹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爾是逢吉等陷崧又謂其通契丹也

遣吏送于侍衛獄　案歐陽史乘馬從者去無一人

人士冤之　案東都事畧陶穀傳穀性傾險巧詆其進緣李崧崧之死穀自謂有力焉又案宋史陶穀傳李崧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崧懼移疾不出族子昉嘗往候崧崧語昉曰迩来朝廷于我有何議昉曰無他聞惟陶給事往往於稠人中厚誣叔父崧歎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為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于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應曰遠從叔耳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為昉聞之汗出

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　案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為西李漢末崧被誅至宋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為詔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資善大夫

蘇逢吉傳

蘇逢吉　案五代史補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邱廷敏為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為所

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攻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喜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廷敏遂慚悚而退

李鏻傳

李鏻　案歐陽史鏻為人利口敢言

龍敏傳

末帝親將李懿　案通鑑作前鄭州防禦使李懿

僕顧与郎萬金二人　案通鑑云郎萬金為陳州刺

史胡三省云萬金當時勇將也

改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遷工部侍郎

張允傳

契丹入京城落職守本官　案東都事畧劉温叟傳契丹入京師温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黜為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黜

漢書第十一

杜重威傳

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案通鑑云馮道李

崧屢薦重威之能以為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

稅外加賦境内苦之　案通鑑云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遣給事中陳觀等　案歐陽史避私諱作陳同

王師傷夷者萬餘人　案宋史杜漢徽傳云從高行周討杜重威于鄴城屢為流矢所中身被重創猶力戰觀者壯之

重威父子已誅陳尸于通衢　案隆平集黨進幼為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奴重威愛其淳謹雖長猶令與婢妾雜侍重威敗周祖得之以為鐵騎都虞侯重威之後寒餓進常分俸以給士大夫或媿焉

李守貞傳

謂守貞有人君之位　案通鑑云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里

遣兵據潼關　案宋史王繼勳傳李守貞之叛令繼勳據潼關為郭從義所破

及軍士詬譟大失所望　案宋史馬全義傳李守貞

鎮河東名置帳下及守貞叛周主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貞貪而無謀性多忌刻全義累為畫策皆不能用

又遣人齎蠟彈于吳蜀契丹以求應援　案馬令南唐書朱元傳守貞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

守貞亦自負焉　案宋史吳虔裕傳周祖討三叛以虔裕為河中行營都監率護聖諸軍五千以往李守貞出兵五千餘設梯橋分五路于長連城西北以禦周祖周祖令虔裕率大軍橫擊之蒲人敗守

奪其梯橋殺傷大半　五代史闕文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人貴賤守貞畢族悉令聽之獨言后大富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尚為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獨免周祖為世宗娶之顯德中冊為后臣以為一士之言蓋亦有時而中人君之位安可無望而求公侯其誠之

趙思綰傳

思綰嘗對衆取人膽以酒呑之　案太平廣記賊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不面剖而膾之

時左驍衛上将軍致仕李肅寓居城中因与判官程讓能同言于思綰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太子少師李公肅唐末西京留守齊王以女妻之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為環衛将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輝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身脫之来謝于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与免其過又何必見之乎曰思綰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未有朕迹不能除去之也夫人曰既不能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来希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乞漢朝公以上将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獲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

即令讓能為表章遣牙将劉成琦入朝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從義繫書矢上射入城中說思綰令降与薛史異

思綰至則執之遂斬于市　案東都事略郭從義傳云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佯許以華州節鉞思

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并其黨斬于市是思綰本以誘降而伏誅非以其既降復謀叛也与薛史異歐陽史思綰遲留不行陰遣人入蜀郭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并部下叛黨新授虢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

案宋史郭從義傳作三百餘人

周書第一

太祖紀一

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焉　案五代會要周號壯之後

陵曰節陵　案五代會要溫陵齊陵節陵皆無陵所遥申朝拜

嘗省昭義李瓊瓊方讀閫外春秋即取視之　案宋史李瓊傳唐莊宗募勇士即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為兄弟一日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

渝此言神降之罰皆刺臂出血為誓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常造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閫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周祖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每問難謂瓊為師

而后多資從　案東都事略柴后資周太祖以金帛使事漢高祖

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　案東都事畧魏仁溥傳仁溥少為刀筆吏隸樞密院太祖閒以卒乘數仁溥

對曰帶甲者六萬太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

聞帝西行庫情大愜　案宋史李穀傳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潛貯異志屢以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

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　案五代春秋作七月郭威率師圍河中據此紀則周太祖以八月六日始發京師非七月即圍河中也薛史漢隱帝紀与此紀互異宋史扈彥珂傳周祖為樞密使總兵出征時議多以先討景崇思綰為便周祖意未決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宜先擊

河中河中平則永興鳳翔失勢矣今舍近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為之奈何周祖從其言

守貞舉家自焚而死　案歐陽史周本紀云守貞与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今攷薛史漢紀五月乙丑趙思綰乞降七月甲子郭威奏收復河中守貞自燔死是思綰之降在守貞自焚之前也又云三年正月趙暉奏收復鳳翔王景崇自燔死是景崇未嘗降也歐陽史漢本紀亦先載趙思綰降後書克河中王景崇傳亦作景崇自燔死紀傳前

後自相矛盾當以薛史爲得其實　案東都事畧王溥傳三叛既平朝士及藩鎮嘗以書往來詞意涉于悖逆者太祖籍其名欲按之溥諫曰魑魅伺夜而出日月既照則氛沴消矣請焚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

遂請帝南行　案東都事畧魏仁溥傳云隱帝遣使害太祖仁溥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强兵臨重鎮以讒見疑豈可坐而待死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激怒心太祖納其言与薛史異歐陽史與事畧同

詔有司擇日爲故主發哀　案五代會要載原敕云漢高祖爲義帝發喪魏明帝正禪陵尊號一時達禮千古所稱況臣久事前朝常叅大政雖遷虞事夏見奪于羣情而四海九州咸知予夙志宜令所司擇日爲故主舉哀仍備山林葬禮

及廻烏裕遣使與漢隱帝書　案通鑑云契丹之攻内邱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不敢深入引兵還遣使請和於漢

仍賜廷美等敕書　案通鑑帝復遺劉贇書曰旻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

新節度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戊寅湘陰公殂　案歐陽史作十二月王浚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贇于宋州殺之通鑑作五月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又詔在朝文武臣僚各上封事　案通鑑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

周書第二

太祖紀二

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率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衆　案宋史王晏傳劉崇侵晉州晏閉關不出設伏城上并人以爲怯競攀堞而登晏麾伏兵擊之顛死者甚衆遂焚橋道晏遣子漢倫追北數十里斬首百餘級

相州張彦成　案原本作彦威今據列傳改正

丙子幸宰臣王峻第　案歐陽史作戊寅幸王峻第

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鄂約爲部下所殺　案遼史世宗以九月癸亥遇弒不應定州即能於癸亥入奏疑原文有舛誤

周書第三

太祖紀三

壬辰潞州奏巡檢使陳思讓監軍向訓破河東賊軍於虒亭　案通鑑陳思讓敗北漢兵在十月辛卯蓋辛卯得捷次日始奏聞也又虒亭原本作褫亭今從通鑑及宋史改正

王峻奏劉崇逃遁王師已入晉州　案宋史陳思讓傳王峻援晉州以思讓与康延昭分為左右廂排陣使令率軍自烏嶺至絳州与大軍合崇燒營遁去思讓又与藥元福襲破之

率兵討慕容彥超　案隆平集慕容彥超盜據兗海周祖命曹英為帥向訓副之參用藥元福以兵從謂元福曰已勅英訓勿以軍禮見汝及元福至英訓皆父事焉

庚申車駕發京師　案五代春秋作庚辰帝東征歐陽史從薛史作庚申

戊戌車駕至自兗州　案歐陽史作庚子至自兗州五代春秋從薛史作戊戌

前翰林學士李澣自契丹中上表陳奏機事且言偽幽州節度使蕭海貞欲謀嚮化帝甚嘉之　案宋史李澣傳海貞與澣相善澣乘間諷海貞以南歸之計海貞納之周廣順二年澣因定州孫方諫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周祖嘉焉遣謀者田重霸賚詔慰撫仍命澣通信澣復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寵好擊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因與通好乃其時也屬中原多故不能用其言

節度副使王進逵　案原本作進達後又作王逵考九國志王逵或名進逵今改正畫一

偽節度使邊鎬當夜出奔王進逵等已入潭州　案九國志王逵傳逵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逵邊鎬為武安軍節度使名劉言入覲言不行謀于逵曰江南名我不往必加兵於我矣為之奈何逵曰鎬之此來以制置潭朗為名公如速行已入其算武陵負江湖之阻帶甲百萬乃欲拱手臣異姓乎鎬新至長沙經略未定乘人心憤怒引兵攻鎬可一鼓而擒也言善之乃遣與何景真等同起兵於武陵號十指揮使以攻邊鎬逵率舟師南上至長沙邊鎬大駭以所部弃歸江南諸州屯守皆罷之盡復湖外之地

官中只管舊職　案官中誤宮中今據下文改正

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　案契丹國志作無極山薛史無山字當係史家省文今姑仍其舊

周書第四

太祖紀四

尚書兵部侍郎顏衎落職守本官　案宋史顏衎傳云衎權知開封府王峻敗衎罷職守兵部侍郎盖當時以晉王為開封尹故衎罷職與薛史異

又殺牛族素與野雞族有憾　案原本作殺牛于族考通鑑五代會要宋史東都事略俱作殺牛族知原本于字衍今刪

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權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本軍歸化　案歐陽史作秋七月張藏英來奔

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為左衛上將軍　案原本作守思今據通鑑改正

王溥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東都事略王溥傳太祖將大漸促召學士草制以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無恨矣

晉王省視不離左右　案東都事略李重進周太祖之甥母即福慶長公主重進年長于世宗及太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

廟號太祖　案五代史補高祖之為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覩人前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為不祥深憂之及河中鳳翔永興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而三鎮瓦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為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為三軍所推戴　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

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于衆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於是持弓矢於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侵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僅數千家其閒亦有致金帛於門下用為報答已堆積如邱陵焉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于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閒讖云趙氏合當為天子觀此人才器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厭

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趙氏之讖乃應于斯知王者不死信矣哉　高祖征李守貞軍次河上高祖慮其爭濟臨岸而諭之未及坐忽有群鴉噪于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弓將射之矢未及發而岸崩其壘裂之勢在高祖足下高祖棄弓顧群鴉而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貞不足破矣於是三軍欣然各懷鬬志矣　五代史闕文周太祖在漢隱帝朝爲樞密使將兵伐河中李守貞時馮道守太師不與朝政以請告周祖謁道于私第問伐蒲策道辭以不在其位不敢議國事周祖

固問之道不得已謂周祖曰相公頗知博乎周祖微時好蒱博屢以此抵罪疑道譏己勃然變色道曰是行亦猶博也夫博財多者氣豪而勝財寡者心怯而輸守貞嘗累典禁兵自謂軍情附己遂謀反耳令相公誠能不惜官錢廣施惠愛明其賞罰使軍心許國則守貞不足慮也周祖曰恭聞命矣故伐蒲之役周祖以便宜從事卒成大功然亦軍旅歸心終移漢祚又周祖自鄴起兵赴闕漢隱帝兵敗遇害于劉子陂周祖入京師百官謁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及請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爲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爲謬語令爲謬語人臣謹案周世宗朝詔御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所宜諱矣

周書第五

世宗紀一

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　案隆平集云柴翁者嘗獨居室人以爲司冥事一日笑不止妻問其故不答翁嗜飲妻醉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爲天子

殁柴翁即守禮之父史佚其名

帝始授左監門衛將軍　案國老談苑云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忘其姓名令方聚邑客摴博勿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即位令因部夫犯贓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范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上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則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令貸其命

吏民賴之　案宋史王贊傳周世宗鎮澶淵每旬決囚贊引律令辨析中理問之知其嘗事學問即署右職

及聞帝揔內外兵柄咸以爲慊　案隆平集曹翰隸世宗幕下世宗鎮澶淵以爲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周祖寢疾不俟朝來見世宗密言曰王爲冢嗣不事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決

帝乃自率親騎臨陣督戰　案隆平集馬仁瑀傳從世宗親征劉崇王師不利仁瑀謂衆曰主辱臣死

因躍馬大呼引弓連斃將卒數十士氣始振

賊軍又潰臨陣斬賊大將張暉　案九國志作張元徽乘勢復入馬倒爲周師所擒殺之与薛史異通鑑從薛史

戊戌車駕至潞州　案歐陽史作丁酉幸潞州与薛史異通鑑從歐陽史五代春秋作丙戌誤

帝以何徽有平陽守禦之功欲貸其罪竟不可與愛能俱殺之皆給櫬車歸葬　案東都事畧世宗謂張永德曰樊愛能及偏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世宗善其言愛能等以徇軍聲始振

趙宏殷　案原本註宣祖廟諱四字今據宋史

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奏僞汾州防禦使董希顏以城歸順　案宋史王彥超傳彥超自陰地關与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驅以先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翼日州將董希顏果降

王彥超奏收下石州獲僞刺史安彥進　案宋史王彥超傳引兵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獻行在

以尚書戶部侍郎陶穀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案宋史陶穀傳從征太原時魚崇諒迎母後至穀乘間言曰崇諒宿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以穀爲翰林學士

爲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以城歸順　案遼史穆宗紀四年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據薛史則忻州歸順在四月代州歸順在五月丙子与遼史月日互異

遣符彥卿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等率步騎萬餘赴忻州　案宋史符彥卿傳彥卿之行也世宗以并人雖敗朝廷饋運不繼未議攻擊且令觀兵

城下徐圖進取及周師入境汾晉吏民望風款接皆以久罹虐政願輸軍需以資兵力世宗從之而連下數州彥卿等皆以芻糧未備欲旋軍世宗不之省乃調山東近郡輓軍食濟之

賊城之下糧草數十萬悉焚棄之　案通鑑考異引晉陽見聞錄云六月旦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間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街趍捷跳梁于城隅晡晚殺行而抽退宗史藥元福傳詔令班師元福上言曰進軍甚易退軍甚難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爲方陣而南元福以麾下爲後殿崇果

出兵來追元福擊走之

帝親拜嵩陵祭奠而退　案五代會要云顯德元年二月車駕征太原回親拜嵩陵望陵號慟至陵所俯伏哀泣感于左右再拜訖祭奠而退

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范質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案國老談苑云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范質時爲親王軒車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遂爲治第

以樞密副使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使

案東都事畧云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才何如耳遂用之

且減冗食之費焉　案五代會要云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侍衛兵士老少相半強懦不分蓋徇人情不能選練今春朕在高平与劉崇及蕃軍相遇臨敵有指使不前者苟非朕親當堅陣幾至喪敗況百戶農夫未能贍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衆宜令一一點選精銳者升爲上軍怯懦者任從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虛費先是上按於高平觀其退縮慨然有懲革之志又以驍勇之士多爲外諸侯所占

如是召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爲阻在于闕下躬親試閱選武藝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爲殿前諸班

周書第六

世宗紀二

夾胡盧河爲壘　案通鑑浚胡盧河在正月至三月始建軍額

詔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帝親覽之　案宋史陶穀傳世宗謂宰相曰朕觀歷代君臣治平之

道誠為不易又念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將僭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幽并尚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為論策宣導經濟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平邊策以進其畧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為意惟穀與竇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密迩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欣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

乃詔景與宣徽南院使向訓率師赴焉　案東都事畧王溥傳世宗將討秦鳳溥薦向拱遂平之世宗因宴酌巵酒賜之曰成吾邊功卿擇師之力也

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　案五代會要顯德二年九月敕云今采銅興治立監鑄錢冀使公私宜行條制今後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并寺觀內鐘磬鈸相輪火珠鈴鐸外其餘銅器一切禁斷

擒偽命都監王巒孫韜等一千五百餘人　案九國志李廷珪傳周師攻秦鳳以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高彥儔呂彥珂為招討廷珪遣先鋒指揮使李進以兵據馬嶺分兵出斜谷營于白澗將腹背以

攻周師又遣染院使王巒領兵出唐倉與周師遇蜀師敗走王巒死之而馬嶺斜谷之兵聞之皆退奔高彥儔與諸將謀退守青泥嶺由是秦鳳階成之地皆陷於周矣

秦州偽命觀察判官趙玭以本城降詔以玭為郢州刺史　案宋史趙玭傳高彥儔出師救援未至聞軍敗因潰歸玭閉門不納召官屬諭之曰今中朝兵甲無敵於天下自用師西征戰無不勝蜀中所遣將皆武勇者卒皆驍健者然殺戮逋逃之外幾無孑遺我輩安恐坐受其禍去危就安當在今日衆皆俯伏聽命玭遂以城歸順世宗欲命以藩鎮宰相范質不可乃授郢州刺史

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奏收復鳳州　案歐陽史作戊申

邢州奏河東劉崇死　案通鑑作顯德元年十一月北漢主殂遣使告于契丹考異引王保衡見聞要錄劉繼顒神道碑為據疑薛史作二年為誤今考遼史穆宗紀應歷五年十一月漢王崇殂應歷五年即周廣順二年也與薛史合蓋薛史遼史皆以實錄為據也五代春秋亦作二年

周書第七

世宗紀三

重進等合勢擊之一鼓而敗之殺獲之外降者三千餘人皆為我將趙晁所殺　案南唐書劉彥貞傳彥貞生長富貴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咸師朗皆闒將無籌畧見周師退以為怯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朝食即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于正陽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貫利刃以鐵繩維之刻木為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于地周師望而笑其怯銳

氣已增一戰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歿于陣

詔移正陽浮橋于下蔡庚申耀兵於城下　案春明退朝錄云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

令上奏破淮賊萬五千人于清流山　案歐陽修豐樂亭記太祖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關下与薛史作萬五千人異攷國老談苑云太祖捷周師甚寡當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臨陣親斬驍將皇甫暉疑豐樂亭記即本于此第皇甫暉以傷重被擒而談苑云臨陣親斬小說家多傳會之詞恐不足信

乘勝攻下滁州擒偽命江州節度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監姚鳳以獻　案王銍默記李景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師數千与暉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翊日再出太祖兵驟闕下且虞暉兵再至聞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請

以決曲直太祖往訪之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從小徑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追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与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

侍衛馬軍指揮韓令坤奏收下揚州　案東都事略韓令坤傳率兵襲揚州將吏開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悅

荆南上言朗州節度使王進逵為部將潘叔嗣所殺　案九國志王逵傳領衆達宜春道出長沙耀兵金波亭有蜜蜂集繖蓋中占者以為不利遂留長沙令行營副使毛立領兵南下以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叔嗣怒至澧陵擁衆而還逵聞兵叛乃乘輕舸奔歸武陵叔嗣追殺之于朗州城外

行舒州刺史郭令圖奏收下舒州　案隆平集王審琦傳世宗征淮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為刺史命審琦司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於郡人審琦方進軍援黃州聞令圖被逐乃選騎銜枚襲城夜敗其衆而復納之

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權淮南節度使充沿江招討使　案宋史向拱傳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即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使依前宣徽使兼沿江招討使以令坤為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趙晁白延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濫至有刦人婦女者及拱至戮其不法者數輩軍中肅然

車駕還京發渦口　案馬令南唐書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

故棄揚州併力于壽春焉　案馬令南唐書向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

右拾遺趙守微杖一百配沙門島　案東都事畧張昭傳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書下僚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徒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朱朴柳璨在下僚昭宗亦以大用然則太宗用之于前而國興昭宗用之於後而國亡士之難知也如此臣願陛下在舊法而用人以劉馬為鑑朱柳為戒則善矣

詔兵部尚書張昭纂修太祖實錄及梁均王唐清泰帝兩朝實錄　案五代會要云同修撰官委張昭定名請奏至四年正月張昭奏請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温叟同編修

周書第八

世宗紀四

竊又以唐末主之前有閔帝在位四月出奔于衛亦未編紀請修閔帝實錄其清泰帝實錄請書為廢帝實錄從之　案自唐末主以上原文疑有脫誤据五代會要云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弒居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為元凶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曰後梁實錄又唐末主之前有應順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為前廢帝清泰主為後廢帝其書並為實錄

戊申詔取來月幸淮南　案宋史李穀傳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為使世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之穀手

疏請親征有必勝之利者三世宗大悅用其策

是夜賊將朱元朱仁裕孫璘各舉砦來降　案通鑑云辛卯夜朱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据薛史則朱元等之降即在庚寅与通鑑異

劉仁贍與將佐以下及兵士萬餘人出降　案通鑑考異云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為之歐陽史本傳亦言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与薛史異

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配流沙門島　案宋史韓令坤傳云倫法當棄市令坤泣請于世宗遂免死

宰臣李穀以風痺經年上章請退凡三上章不允　案宋史李穀傳穀扶疾入見便殿詔令不拜命坐御坐側以抱疾久請辭相位世宗怡然勉之謂曰譬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棄而不養非父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分義斯在奈何以祿奉為言穀愧謝而退

壬午故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　案歐陽史作癸未追冊与薛史異

壬申駕發京師　案原本作壬辰考五代春秋作十

月壬辰帝南征与薛史同歐陽史作壬申南征通鑑作壬申帝發大梁与薛史異据下文有壬午則十月不應有壬辰疑原本係傳寫之誤今從歐陽史通鑑改正

以內客省使昝居潤為宣徽北院使權東京留守　案上文以王朴為權東京留守不應復以命昝居潤据東都事畧昝居潤傳世宗幸淮上命為副留守疑原本脫副字

壬戌偽命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城歸順　案郭廷謂以城降歐陽史作庚申通鑑作辛酉与薛史異

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　案隆平集廷謂望金陵大慟再拜然後以城降世宗曰江南諸將惟卿斷渦口橋破定遠寨足以報李景祿矣遽上使李景自守亦何能爲乃授以亳州防禦使

周書第九

世宗紀五

帝在楚州城下　案隆平集馬仁瑀傳世宗征淮南登楚州水寨飛樓距城百步城卒詬罵左右射莫能及名仁瑀至應絃而斃

丙戌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攻海州　案通鑑作丁

亥王漢璋奏克海州歐陽史亦作丁亥取海州薛史秖載丙戌攻海州而不載取城之日疑有闕文

丙午拔之　案歐陽史通鑑俱作丁未克楚州與薛史異五代春秋從薛史作丙午

斬僞守將張彥卿等　案陸游南唐書張彥卿傳云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爲楚州防禦使周師鋭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宮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以下發州民濬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實城而焚之城皆摧地遂陷彥卿猶結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鬭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猶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又趙鼎臣竹隱畸士集云當城中之危也彥卿方與諸將立城上因泣諫以周唐强弱勢不足以相支又城危甚而外無一人援恐旦夕徒死無益勸彥卿趣降彥卿領之因顧諸將指曰視彼諸將方回顧彥卿則抽劍斬其子

首擲諸地慷慨涕泣謂諸將曰此彥卿子勸彥卿降周彥卿受李家厚恩誼不降此城吾死所也諸軍欲降任降第勿勸我勸我者同此子矣於是諸將愕然亦泣莫敢言降

天長軍使易贇　案通鑑作易文贇

時劉鈞聞帝南征發兵圍隰州巡檢使李謙溥以州兵拒之而退　案東都事略楊廷璋傳隰州闕守乃請監軍李謙溥至隰幷人來圍其城或請速救之廷璋曰賊遠至未必攻城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諭謙溥相應夜銜枚擊之幷人大潰逐北數十里

又李謙溥傳云隰州闕守謙溥攝州事至則濬城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盛暑謙溥服絺綌揮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不敢動

乙未殿前都虞侯慕容延釗奏大破賊軍于東沛州　案通鑑作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于東沛州与薛史異日

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為滑州節度使　案小畜集宋延渥神道碑云五月授義成軍節度使其制略曰長驅下瀨之師若涉無人之境除凶戢難爾既

立夫殊庸礪岳盟河予豈忘于豐報南燕舊邦壯闕伊迩河壖作翰遥臨白馬之津穰下統戎即鎮卧龍之地

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　案歐陽史作四千六百人

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面　案五代會要載原詔云朕以寰宇雖安蒸民未泰當乙夜觀書之際較前賢阜俗之方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于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

素成圖直書其事庶王公親覽觸目驚心利國便民無亂條制背經合道盡辭變通但要適宜所冀濟務繫乃勛舊共庇黎元今賜元稹所奏均田圖一面至可領也

江南進奉使高崇義代李景捧壽觴以獻　案宋類苑云湯悅父殷舉唐末有才名本名崇義建隆初避宣祖諱改名湯初在吳為舍人受詔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征駐蹕此寺讀其文賞歎及盡江議定後主遣悅入貢世宗為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詔多悅之作特為典贍切于事情世宗每覽

江南文事形於嗟歎當時沈遇馬士元皆不稱職復用陶穀李昉于舍人其後用扈載率由此也

以户部侍郎高防為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將用師於巴邛故也　案宋史高防傳世宗謀伐蜀以防為西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屢發芻糧赴鳳州為征討之備

遣左散騎常侍艾穎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　案五代會要載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並行均定所冀永適重輕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須副寡昧平分

之意察鄉閭治槩之原明示條章用分寄任竚令集事允屬推公令差使臣往彼檢括餘從別勑

十一月丁未朔詔翰林學士竇儼集文學之士撰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　案歐陽史作十一月庚戌

周書第十

世宗紀六

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部署　案東都事畧張美傳世宗北征以美為大內都點檢

詔廢諸州銅魚　案五代會要顯德六年勑諸道收守每遇除移特降制書何假符契其請納銅魚宜

廢之

至蓋津關　案通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暉以城降

令上先至瓦橋關僞守將姚內斌以城降　案隆平集姚內斌平州人也世宗北征將兵至瓦橋關內斌為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為汝州刺史

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　案鄭州之降通鑑從薛史作四月遼史作五月疑誤

以瓦橋關為雄州　案宋史陳思讓傳得瓦橋關為雄州命思讓為都部署率兵戍守

以益津關為霸州　案宋史韓令坤傳為霸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戍之

壬子車駕發雄州　案遼史作五月辛未周師退與薛史異通鑑從薛史作壬子

甲戌上至自雄州　案却掃編周世宗既定三關遇疾而退至澶淵遲留不行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洶懼時張永德為澶州節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獨得至卧內于是羣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惟幸京師之有變今澶汴相去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願

憚旦夕之勞而遲回于此如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然之乘閒為世宗言如羣臣旨世宗問誰使汝為此言永德對以羣臣之意皆願為此世宗熟思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為人所教獨不喻吾意哉然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即日趣駕歸京師

張丕旦　案通鑑作張丕

皇長子宗訓　案恭帝宗順通鑑注作第四子歐陽史漢家人傳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是以以宗訓為第四子也是紀作皇長子蓋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指其現存者而長

之耳

第二子宗讓　案歐陽史作宗誼

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為樞密使行左驍衛上將軍　案歐陽史三月吳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与薛史異通鑑從薛史作六月

以三司使左領衛大將軍張美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　案東都事畧張美傳美少為三司小吏澶州糧料使世宗鎮澶州每有求取美悉力應之及即位連歲征討糧餽無乏美之力也然每思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

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案歐陽史作滋德殿与薛史異五代會要五代春秋俱作萬歲殿与薛史同

廟號世宗　案五代史補世宗在民間嘗与鄴人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嘗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蓍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為詰責而私心自喜於逆旅中夜置酒与頡跌氏半酣戲曰王處士以我當為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請言之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獲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為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後踐阼頡跌猶在召見竟如初言以與之　世宗之征東也駐蹕於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時師多持兩端而王師不利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衄世宗赫然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閑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

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于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衄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無他誠欲將寡人作物貨賣与劉崇爾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則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曲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行刑壯士擒出斬之於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賞自行伍拔於軍廂者甚衆真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騎數千及觀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師易與爾契丹之衆宜勿用

但以我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勿敢請勤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陣也三軍皆奪勇爭進無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救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患諸將之難制也久矣思欲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孰能為之哉

世宗既主下江北駐蹕于建安以書諭偽主偽主惶恐命鍾謨李德明為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辯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具知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戟為門頂道以凑御然後引德明等入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為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与寡人爭一帶水更不發一使奉書相聞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夷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庸痴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令徑來與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於是德明等戰懼不能措一辭即日告歸及見偽主具陳世宗英烈之狀恐非四方所能敵偽主計無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保江南之地以奉宗廟修職貢其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征服則懷寡人之心也於是遣使者齎書安之然後凱還論者以世宗加兵於江南不獨臨之以威抑亦諭之以禮可謂得大君之體矣

陳摶陝西人能為詩數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以摶曾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畧于是

名到闕下拜左拾遺摶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摶朕以汝高謝人寰栖心物外養太浩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高隱于岩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涂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宏益良多白雲暫駐于帝鄉好爵難縻于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為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反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即陶穀之詞也初摶之被召嘗為詩一章云草澤吾皇詔圖

南榑姓陳三峯十年客四海一閒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為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　世宗以張昭遠好古直甚重之因閒曰朕欲一賢相卿試為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莫若李濤世宗嘗薄濤之為人聞昭遠之舉甚驚曰李濤本非重厚朕以為無大臣體卿首舉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聞止名行曾不問才畧何如耳且濤事晉高祖曾上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彥澤蓄無君心宜早圖之不然則為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稷為先帝潛龍時亦上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閒濤已先見非賢而何臣所首舉之者正為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于中書安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為人不拘禮法与弟澣雖甚雍睦然聚話之際不典之言往往閒作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固之女年甲稍長成婚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

後語曰慙無竇建繆作梁山喏喏喏時聞者無不絕倒凡濤于閨門之內不存禮法也如此世宗以為無大臣體不復任用宜哉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業不就以王朴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曰朕當得幾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為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未到關而宴駕計在位止及五年餘六箇月五六乃三十之數也蓋朴婉而言之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是實甚喜以為大勳必集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帝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翌日病亟有詔回戈未到關而宴駕先是世宗之在民間也嘗夢神人以大傘見遺色如鬱金加道經一卷其後遂有天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夢向之神人來索傘与經夢中還之而驚起謂近侍曰

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後事

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足憂且天子姓柴幽者謂燕燕者亦煙火之謂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周書第十一

恭帝紀

恭帝諱宗訓世宗之子也　案五代會要云世宗後宮所生歐陽史作不知其母為誰氏今附識于此

仍改名令鐸　案宋史張令鐸傳云本名鐸以與河中張鐸同姓名故賜令名

以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向拱為河南尹充西京留守　案通鑑向拱即向訓也避恭帝名改焉

高麗國遣使朝貢兼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　案文昌雜錄云別序者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新義者以越王為問目釋疏文之義皇靈者止說延年避災之事及符文乃道書也雌圖者止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亦非奇書又孝經雌圖三卷歐陽史作一卷

制封周帝為鄭王　案續通鑑長編云建隆三年周鄭王出居房州

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　案續通鑑長編云開寶六年三月乙卯房州上言周鄭王殂上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

陵曰順陵　案續通鑑長編云仁宗嘉祐四年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奉周紀

周書第十二

后妃傳

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氏龍岡人　案龍川別志作魏成安人東都事畧張永德傳云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迎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敝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郭雀兒者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也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即周太祖也此事薛史

不載蓋當時為之諱言

淑妃楊氏父宏裕　案東都事略楊廷璋傳云父洪裕少漁貊喪陂有以二石雁授之者其翼一揜左一揜右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年生周室淑妃明年生廷璋

遂以禮聘之　案宋史楊廷璋傳有姊寡居京師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

妃兄廷璋　案東都事畧廷璋係淑妃之弟續通鑑

長編亦云廷璋有姊為周太祖妃俱與薛史異

宣懿皇后符氏　案世宗後符后即宣懿之女弟也薛史不為立傳未免闕畧　五代史補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士視之大驚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貞素有異志因与子崇訓娶之禮畢守貞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為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与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與樞密太尉兄弟之不若汝等慎勿無禮於是諸軍肅然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此女子白刃紛拏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為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命不以出家為念愈賢之所以為天下母也　又案薛史無外戚傳攷五代會要云周太祖第三女樂安公主為漢室所害廣順元年二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莒國長公主第四女壽安公主降張永德廣順元年四月封至顯德元年封晉國長公主第五女永寧公主廣順元年九月追封至

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

周書第十三

宗室傳

杞王信　案太祖諸子早歲遇害本無事蹟永樂大典所錄薛史過於簡畧疑有刪節今無可考据歐陽史家人傳云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賜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贅近禁為世宗避更

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反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慟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侯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右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案歐陽史所載詔辭薛史已見本紀今仍附錄于此以備參考

蘄王熙誨　案歐陽史家人傳云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与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巳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賢聖不忘再思夭閼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

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諴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乃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諴太保韓王而王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爲左驍騎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右領軍衛大將軍封蘄王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案薛史不載吳王誠韓王諴疑有闕文

周書第十四

高行周傳

高行周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行周作行溫

思繼爲中軍都將順州刺史　案歐陽史思繼爲李匡威戍將先爲晉王所招後事仁恭與薛史異

行珪別有傳在唐書　案通鑑考異引周太祖實錄云行珪在武州食盡乃夜縋其弟行周于晉軍乞兵

承繼管之厚恩忍背之乎　案通鑑考異云明宗時

為代州刺史天祐十八年始為副摠管盖周太祖實錄之誤薛史未及改正

會草寇攻宋州急遣行周歸鎮　案宋史高懷德傳杜重威降契丹京東諸州羣盜大起懷德壁清野敵不能入行周率兵歸鎮敵遂解去

改封齊王　案歐陽史云周太祖入立封齊王據薛史則漢末已封齊王矣

安審琦傳

安審琦　案五代史補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鎮僧凡有過不問輕重殺之及鎮青州也一旦方大

宴忽有紫衣僧持錫杖直上廳事審琦赫怒連叱是僧安然不顧縱步而向內室至中門審琦仗劍逐之將及而滅但聞錫杖聲鏗然入在卧所審琦驚懼之際有小蒼頭報曰國夫人生子矣得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即安守忠也自是審琦稍信重

李從敏傳

從敏令判官陸浣鞫其獄而殺令遵　案北夢瑣言云鎮州市民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蚤卒田之妹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為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焉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幹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數為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為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為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

千緡而以令遵与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

從敏等止於罰俸而已　案北夢瑣言云從敏初欲削官中宮哀祈竟罰一年俸

鄭仁誨傳

太祖踐阼旌佐命功授檢校司空客省使　案歐陽史云漢興周太祖為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入立以仁誨為大內都巡檢據此傳仁誨仕周始為客省使与歐陽史異

張彥成傳

張彥成　案通鑑考異彥成本名彥威避周祖諱故改名

贈侍中　案宋史楊克讓傳乾祐中同州節度張彥成表授掌書記周廣順初彥成移鎮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為執金吾病篤奏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死未葬不忍就祿退居別墅俟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

安叔千傳

俄授鎮國軍節度使　案遼史太宗紀安叔千出班獨立上曰汝邢州之請朕所不忘乃加鎮國軍節

度使与薛史微異

宋彥筠傳

以勞還開封府牙校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彥筠多力勇健走及奔馬為小校時欲立奇功每見陣敵予兜牟上潤為雙髻故軍中目之為宋忙兒後雖貴為節將遠近皆謂之宋忙兒

周書第十五

王殷傳

瀛州人　案歐陽史作大名人

詰責而杖之　案歐陽史云殷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于母前与薛史微異

劉詞傳

轉劍直指揮使　案歐陽史作長劍指揮使

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據薛史則詞以兼侍中贈中書令非贈侍中也疑歐陽史誤

史彥超傳

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戍晉州　案歐陽史彥超還虎捷都指揮使与薛史異

史懿傳

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案本名二句疑為後人竄入攷懿名匡懿避宋太祖御名故去匡字薛史成于開寶六年不應豫稱為太祖或係宋人讀是書者附注于後遂混入正文也

以抱病歸朝　案東都事畧楊廷璋傳周太祖常諭廷璋圖涇帥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詔書懿受代入朝遂免禍

白文珂傳

太原人也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作河東遼州人

表為副留守檢校太保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白中

令文珂在代州日值漢祖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屬郡也中令長子曰廷誨時為衙内指揮使每日以事干郡政漢祖聞之怒其失教遂奏之罷郡自以屬郡路由幷州遂詣府參謁漢祖見之覩其儀貌敦厚舉止閑雅訪以時事對答有條漢祖由是大喜屢開筵宴命賓客盡歡而罷時漢祖已奏乞除一人北京副留守未報漢祖因奏公乞就除副留守朝廷可之

乃命太祖西征河中平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中令在北京日素與周祖親洽屢召中令諮詢戎事三叛平周祖德之

以太子太師致仕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中令以年老堅請不已遂許之賜肩輿鳩杖命宰臣備祖筵于板橋餞之

周書第十六

趙暉傳

即時馳騎聞于漢祖　案通鑑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守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晉陽較薛史為詳

王守恩傳

守恩以潞城歸于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　案通鑑云從恩以副使趙行遷之留守牒守恩權巡檢使与高防佐之高防与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率衆大譟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宋史李萬超傳云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以後事遁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勲業汝曹能乎衆皆躍然喜曰敢不惟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為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乃命史宏肇統兵先渡河至潞見萬超語之曰收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為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為社稷計耳今若賊害于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宏肇大奇之

詔以白文珂代之　案五代史補周高祖為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回戈路由京洛時王守恩為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於郊外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驅入於公館久之

始令人傳旨托以方浴守恩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之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恩乘檐子俟我誠無禮也安可久爲留守汝宜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於是即時禮上頃之吏馳去報守恩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爲留守訖留守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於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点有乘便號叫索取貨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爲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爲理

馮暉傳

而蕃部歸心朝議忌之　案隆平集藥元福傳西戎三族攻靈州命元福佐朔方節度使馮暉討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無水草謂之旱海攜糧至暉食盡詰朝行四十里而敵騎數萬扼要路暉大懼遣人致賂求成雖許及日中猶未決暉曰柰何元福曰彼正欲困我耳察其勢雖衆特依西山而陣者其精兵也請以驍銳先薄西山彼或少怯當舉黃旗爲識暉善其謀斬馘殆盡

高允權傳

祖懷遷　案原本作懷遠今據歐陽史改正

孫方諫傳

定帥表爲邊界遊奕使　案宋史孫行友傳云方諫懼主帥捕逐乃表歸朝因署爲東北面招收指揮使且賜院額曰勝福每契丹軍來必率其徒襲擊之鎧仗畜產所得漸多人益依以避難爲易定帥聞于朝因以方諫爲邊界遊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禦多所殺獲乘勝入祈溝關平虜城破飛狐塞契丹頗畏之

即授以節鉞　案宋史云漢授行友易州刺史行義泰州刺史弟兄掎角以居邊每入諸軍鎮關壘坐視一無所得

朝廷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　案宋史云行友上言偵得契丹離合願得勁兵三千乘閒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爲定州留後

又以弟議爲德州刺史　案宋史作行義

自是妖徒遂息焉　案續通鑑長編建隆二年八月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在鎮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上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上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藥繼能密奏其事上

遣閤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邉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即訊得實己酉制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取尼深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隅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姪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

周書第十七

馮道傳

丁父憂持服于景城　案談苑云道聞父喪即徒步見星以行家人從後持衣囊追及之

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于後曰若急行必遺下兔園冊　案北夢瑣言以任贊語為劉岳語又云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郡齋讀書志以兔園冊為虞世南所作困學紀聞云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仿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註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

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　案楊內翰談苑云道与諸相歸中書食訖外廳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變手戰道取紙一幅署云道去即遣寫勑進堂吏泣下道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即日舍都亭驛不數日北行晉祖餞宴語以國家之故煩耆德遠使自酌卮酒賜之泣下

其名動殊俗也如此　案談苑云契丹賜其臣牙笏及臘日賜象頭者為殊禮道皆得之作詩以紀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契丹主甚喜遂潛諭留意道曰南朝為子北朝為父兩朝皆為臣豈有分別哉四年二月始至京師

漢祖嘉之拜守太師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贈大監

張公璨漢祖即位之初為上黨戎判漢祖在北京時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貿易及民間盜用之如有牛死即時官納其皮其有犯者甚衆及即大位三司舉行請禁天下牛皮法与河東時同天下苦之會上黨民犯牛皮者二十餘人獄成罪俱當死大監時為判官獨執曰主上欽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請二十餘人死尚閒可使天下犯者皆銜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東大聚甲兵須藉牛皮嚴禁可也今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時三司使方用事執政之地除馮瀛王外皆

惡之曰豈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詔勑力言於漢祖漢祖亦怒曰昭義一判官是何敢如此其犯牛皮者依勑俱死大監以非毀詔勑亦死勑未下獨瀛王非時請見漢祖出瀛王曰陛下在河東時斷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死之亦足為陛下惜昭義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祿居陛下官不惜軀命敢執而奏之可賞不可殺臣當輔弼之任使此勑枉害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臣罪當誅稽首再拜又曰張璨不合加罪望加勑赦之漢祖久之曰已行之矣馮瀛王曰勑未

下漢祖遽曰與赦之馮曰勒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勑記其畧曰三司邦計國法攸依張璨體事未明執理乖當宜停見職犯牛皮者貸命放之大監聽勑訖聞勑云執理乖當尚曰中書自不能執理若一一教外道判官執理則焉用彼相乎

嘗賦詩云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案青箱雜記載馮道詩全篇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奇因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謚曰文懿　案五代通錄作謚文懿見通鑑考異

五代史補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叅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荆棘森森繞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覽之有媿色因出俸重創之　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道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

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也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繞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廷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為戒勗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于此

周書第十八

盧文紀傳

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　案歐陽史作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據薛史帝因文紀之言而罷親征非不聽也

遂以本官致仕　案歐陽史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

和凝傳

時議以為得人　案澠水燕談云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覽質文尤加賞歎即以第十三名處之揚

歷閣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相位

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即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作已命高行周為招討張從恩為都監仍令集繼勳等數人備指使是晉祖未北征已命將校矣与薛史異

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遷太子太傅　案歐陽史作漢高祖特拜太子太傅據薛史凝在漢為太子太保入周方為太子太傅

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　案宋朝類苑和魯公凝有艷詞一編名香匳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為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匳集乃凝所為也凝生平著述分為演綸遊藝孝弟疑獄香匳籯金六集自為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匳籯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

次子峴　案錦繡萬花谷范蜀公蒙求云和峴晉相和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生平美事三者并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

美

景範傳

淄州長山人　案以下原本有闕文範父名初以戶部郎中致仕見世宗紀而景範神道碑稱為太僕府君蓋其贈官也碑文可考者範以明經擢第為吏于清陽掾于高密郡秩滿授范縣令周太祖時為秋曹郎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充職

乃以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案册府元龜載世宗即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極思平泰

階出一令慮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懼上元之罔祐晨興夕惕終歲于茲雖禮讓漸聞興行而風雨未之咸若豈刑政之斯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繇是進用良臣輔宣元化雖朕志先定亦興情具瞻爰擇佳辰誕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景範昔佐先帝每罄嘉謨遠事渺躬愈傾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為君子之儒一昨戎輅親征皇都是守贊勳賢于留守副徵發于行營軍政所需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草宣室圖功思先朝

欲用之言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參大政仍掌利權爾其明聽朕言往敷元化予欲則垂象而清品彙爾則順天道以敘彝倫余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章而恢廟略天人之際懸合軍民之事罔渝則國相之尊非爾孰處邦計之重惟材是藏勉思倜儻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竚聞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以疾卒于鄉里　案碑文云年五十有二

官為立碑焉　案景範神道碑以顯德三年十二月立扈載奉勅撰孫崇望奉勅書今在鄒平縣

周書第十九

王朴傳

時朴獻平邊策　案東都事略時朴与徐台符竇儀同議

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　案默記引聞談錄云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拓朴怒廂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歎曰宣補廂虞侯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曰此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

虞侯宜其死矣

時年四十有五　案默記云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攷定聲律正星歷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取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

優詔贈侍中　案宋史王侁傳朴卒世宗幸其第名見諸孤以侁為東頭供奉官默記云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与朴象相對太祖望見卻立聳然整御袍襟帶磬折鞠躬左右

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五代史闕文周顯德中朴与魏仁溥俱為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乗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溥令徽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与太尉比肩事主太尉況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行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闕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況太祖太宗在位每稱

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楊凝式傳

華陰人也　案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又別傳云凝式字景度

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　案歐陽史楊涉傳云祖收父嚴吳縝纂誤云收与嚴乃兄弟非父子也又游宦紀聞載楊氏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蔵以四時為義故發之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嚴之父非也

凝式體雖蕞眇而精神穎悟　案宣和書譜云凝式形貌寢侻然精神矍然腰大于身

歷右常侍工户二部侍郎　案別傳作工禮户三部侍郎

奏除太子少保分司于洛　案游宦紀聞引楊凝式

傳所載仕梁仕晉年月皆与薛史異

年八十五　案別傳作八十二

凝式長於歌詩　案別傳云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偶与之俱凝式先以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勿怪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清麗可喜

洛州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殆徧　案別傳云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閑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遒放宗師歐陽詢与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水勝槩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与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為遲乃策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緜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襪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嗁飢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周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拊掌

有風子之號焉　案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

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己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羣議縉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于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王仁裕傳

自是姿性絕高　案此下有闕文輿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為冠

目之曰西江集　案輿地紀勝仁裕所著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記共百卷　五代史補王尚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為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羽毛輕擲金換却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為尚書素好詼諧見詩佯驚曰大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裴羽傳

贈工部尚書　案歐陽史作戶部尚書

段希尭傳

河內人也　案宋史段思恭傳作澤州晉城人

邊蔚傳

父操華州下邽令　案宋史邊珝華州鄭人也曾祖頡石泉令祖操下邽令父蔚太常卿

周書第二十

趙鳳傳

趙延壽為契丹鄉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　案宋史荆罕儒傳罕儒少無賴與趙鳳張輦為羣盜晉天福中相率詣范陽委贄燕王趙延壽得掌兵權

張穎傳

太原人　案東都事略張永德傳作并州陽曲人

駙父都尉永德之父也　案宋史列傳云家世饒財曾祖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丕為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丕濟其急丕又為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

以戚里之故　案東都事畧周太祖即位除永德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妻為晉國公主

遷安州防禦使　案宋史作事晉為安州防禦使與薛史異

劉仁贍傳

時仁贍卧疾已亟因翻然納款　案歐陽史云仁贍固守三月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是仁贍未嘗親納款于周也薛史作翻然納款蓋仍周實錄原文未及釐正

周書第二十一

王峻傳

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于法太祖領之而已

案宋史趙上交傳峻奏上交選士失實貶商州司馬朝議以為太重會峻貶乃止

又奏請以顏衎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　案歐陽史作顏衎陳周

宣制貶授商州司馬　案通鑑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

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案五代春秋作三月誅王峻與薛史異　五代史闕文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王峻率師赴援峻頓於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訖謂使者

曰與其馳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与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舉令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使還具奏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慕容彥超傳

周太祖時　案通鑑注引薛史彥超傳有令兄事已至此語蓋彥超以漢高祖為兄也通鑑改作令兄似未喻其意今全文無可考姑附識於此　五代

史補慕容彥超素有鈎距兗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跨驢于衢中市羅千餘足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為汝上白于主以請值物主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乘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廐卒高縶其驢通宵不与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飢渴者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躡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于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高祖登極改乾祐為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於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

然何取路於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為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為洒掃户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　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為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為賜汝等勿患富貴須之有卒私言曰我知庫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於是

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
司閲其庫藏其間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
常令人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
始覺遂言之于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
耳汝宜偽劉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
匿仍亂撒其餘以為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
庫吏如其教於是彥超下令曰吾為使長典百姓
而又不謹遭賊劉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
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倍
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為然于是投狀相繼翼

日鐵胎銀主果出於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
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周書第二十二

劉皞傳

男泳視之已卒矣　案太平廣記云銜命使吳越路
由鄆州卒于郵亭

王延傳

改少傳致仕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少保致仕

申文炳傳

知貢舉　案王壺清話云李虔顯德中舉進士工詩
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一
聯薦于申文炳文炳知貢舉遂為第三人

扈載傳

而載已病不能謝　案載以賦受知據宋史李穀傳
則載之遷官由王朴薦之

賈緯傳

真定獲鹿人也　案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賈
氏自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貫滄州南皮子孫稍稍
徙真定五世祖諒高祖瑾曾祖處士諱初有至性
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

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　案景文集緯博學善
詞章論議明鋭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後史錄
亡散君掇拾殘餘為唐年補錄數十萬言叙成敗
事甚悉書顯于時

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　案王珪華陽集賈文元墓
誌銘作曾祖緯晉中書舍人宋史賈昌朝傳因之
然緯實終于周非終于晉也宋祁景文集又作漢
周間中書舍人據此傳緯仕漢周未嘗再為舍人
疑景文集誤

趙延乂傳

趙延乂　案歐陽史作趙延義

太祖數召對焉　案歐陽史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乂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乂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室淫酷刑法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乂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

李知損傳

李知損　案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為贈其意猶望却回知損覺之且遺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里更不將来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為號足下為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為號彥筠曰不然蓋為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令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座皆笑

孫晟傳

本名鳳　案南唐書云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

少舉進士

授秘書省著作郎　案南唐書云豆盧革為相雅知忌辟為判官

亡命于陳宋間　案歐陽史云安重誨惡晟以為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与薛史微有詳略皆言晟因朱守殷事牽連而亡命也南唐書則云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齧蝨追者乃舍去是又以晟為秦王賓客而出亡也与五代史異

累歷偽任　案玉壺清話載忌為舒州觀察有二卒白晝持刃來害忌忌諭以禍福解金帶与之使遁去南唐書云忌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間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遁忌坐貶光祿卿考孫晟在舒州事不見五代正史故傳聞多失實

令收晟下獄与其從者百餘人皆誅之　案南唐書云世宗命都承旨曹翰獲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晟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

誓死以報之　案釣磯立談云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餘非所知也

舊五代史考異卷第四

舊五代史考異卷第五　餘姚邵晉涵纂修

世襲列傳第一

李茂貞傳

令捧日都將李雲　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李筠薛史韓建傳亦作李筠惟此傳作李雲

請落尚書令許之　案九國志李彥琦傳彥琦本姓楊氏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屬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李從曮傳

從曮茂貞之長子也　案五代史補李儼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性情好戲為鳳翔節度因生辰隣道持賀禮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矮陋且多鬚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曮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為樂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与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

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李茂勳傳

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檐擊茂勳踣于地　案通鑑考異引唐餘錄云棗強民欲擊梁祖誤中茂勳蓋傳聞之異詞也附識于此

高萬興傳

五年冬敬璋卒　案卒原本訛平今據文改正

李仁福傳

拓拔思恭　案歐陽史作思敬

世襲列傳第二

高季興傳

至襄州酒酣謂孔勍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一錯　案歐陽史作季興謂梁震語与薛史作孔勍異

高從誨傳

乾祐元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　案歐陽史作十月

高保勗傳

皇朝建隆四年春卒　案歐陽史作三年十一月

五代史補高季興本陵州陝右人為太祖裨將出為郢州防禦使時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為荆南留後到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荆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媪秉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閽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及起盥漱畢秉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爾季興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　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為性寬厚雖大夫不如也天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攜之而竄遇夜悞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娠行陸季興恐為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邊而壓殺之然後馳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梁震蜀郡人有才畧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為判官震恥之然難於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

野鄙夫也非有意于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奇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覲時幕客皆贊成震獨以為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世稱讐敵血戰二十年卒為今上所滅神器大寶雖歸其手恐餘怒未息觀其舊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及至莊宗果欲留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為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諸侯雖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与將吏耳惟季興而躬自入覲可謂尊奬王室者也禮

待不聞加等反欲留縻之何以來遠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而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往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与部曲趫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遞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草奏請以江為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怒卒使為之既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奇房知溫等領兵來伐季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甚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為志但恨未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于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為大王計者莫若致書于主帥且以牛酒為獻然後上表自劾如此則庶幾可保矣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季興從之

果班師震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子從誨繼立震以從誨生於富貴恐相知不深遂辭居于龍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名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閥但克名而已末年尤好篇詠与僧齊己友善貽之詩曰陳琳筆硯甘前席角里煙霞憶共眠蓋以寫其高尚之趣也

馬殷傳

許州鄢陵人也　案通鑑作扶溝人歐陽史從薛史

長興二年十一月薨于位時年七十八　案歐陽史作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

馬希範傳

谿州洞蠻彭士愁　案原本訛士秋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又案此傳有闕文馬希廣希萼傳全篇俱佚　五代史補高郁爲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因其數奏敏速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爲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耶希範居常嫉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爲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戰爭得天下能用機數以郁資吾霸業

故欲間之耳若梁朝羅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激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外皆然謂之拓裹其奉養過差皆此類也故莊宗得以媒蘖自後陰晦中見郁後竟爲患厲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坦都統掌書記李皋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徐收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江南觀察判官廖圖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仲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贚昭順軍觀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官蕭鉌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元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爲學士其餘列校自表友恭張少敵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以建康府庭其最爲壯麗者即

有九龍金華等殿等殿之成也用丹砂塗其壁凡用數十萬斤石每僚吏謁見將升殿但覺丹砂之氣譪然襲人其費用也皆此類初敎令既下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相顧憂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涌出丹砂委積如邱陵於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爲希範非常人遽使册爲尚父希範得册以爲邊隅推奉欣然當之矣　丁思僅素有才畧爲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册命深恥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使馳檄四方引軍直趨京師誅犬戎天子反正然後凱

還如是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忍棄去遂寢思僅之謀思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於天下反顧戀數間屋子乎誠可痛也自是思僅常怏怏　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國夫人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時僧魁謂之長老問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檐子疾馳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興被箇老禿兵問妾是誰家婦女且大凡婦女皆不善之辭安得對妾而發文

昭笑曰此所謂禪機也夫人可答弟子是彭家女馬家婦然則通其理矣何怒之有乎夫人素負才智恥不能對乃曰如此則妾所謂無見性也於是慙赧數日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矮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嘗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於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文學者各撰挽詞文德乃獻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沈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

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卻能知賢耶於是始召文德而媿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多聞許之　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稅不及限李臯為營道令怒之乃荷項係獄將檟楚焉或有言于臯曰此子雖少能為詩往往聞立成希明府一察之臯聞遽召而問曰知汝有文且速敏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為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舉援筆而成曰似玉

來投獄拋家去就枷可憐兩片木夾卻一枝花臯大驚旬為脫枷延上廳与之抗禮自是仲舉始銳意就學天成中入洛時秦王為河南尹尤重士仲舉与張杭江文蔚俱遊其門及其東薦也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雲章句纔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及歸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於天策府置十八學士以臯為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於臯之門下雖策名中朝事臯未嘗暫懈臯感悅遂加引用未幾与之同列及出

又為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顏齊己虛中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為輕淺惟李皋獨推許之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足扣地歎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官見取舍其餘奴岳乃閤氣爾故仲舉感皋之見知卒能自奮至于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以皋有知人之鑒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將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攜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

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贶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于地曰豈吏人之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為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于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廝徒負養皆能自奮我貧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于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朽不於此時遇之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緡雖不豐願分為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求為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

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為托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訪艸澤由是士無賢不肖祭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風儀其為文辭近而理真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然曉之竟以此遇

戴偓金陵人能為詩尤好規諷唐末罹亂遊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搆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金斧之聲晝夜不絕偓非之自稱元黃子著

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諷之故其句有繞把咽喉吞世界蓋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却便拋却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之怒一旦謂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為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為流輩所推許方今在貧悴大王東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日前獻吾詩想其為人大抵務以魚釣自娛爾宜賜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即日使遷居湖上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以為計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

不惟擠於溝壑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適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于是舉骰子與妻子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即擲偃彩少乃攜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會文昭薨乃止其後不知所終　李皋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節亦有文學同光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百匹皋為謝表百餘字後思意難述時節在側皋顧謂之曰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為對節曰馬既有旋風隊軍亦有偃月營何患焉皋欣然下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為親切　僧洪道不知何許人通內外學道行尤高大為時人所重天福中居于衡山石羊鎮山谷中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聞其名召于府使于報慈寺住持洪不應命文昭堅欲致之督責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五七十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數輩轉徙入深山中得一岩遂且止息然離舊居抵于山岩下則眾鳥千萬和鳴而隨之州縣雖失其蹤或有相謂曰且深山之中眾鳥何故而鳴又聲韻優逸得非和尚在彼耶試尋果得之於岩所父老再拜曰和

尚佛之徒也佛不遺眾生願令大王崇重要與和尚相見輒不應召竄入山林於是和尚即得計矣而州縣與鄉村得無勞擾而和尚忍不為之開慈憫耶洪道於是始點頭曰如此則吾為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國師待之未幾堅乞歸山文昭知不可留乃許焉其後竟不知所終初洪道之入岩也見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駭洪道叱曰無懼彼當移去言訖虎銜二子趨出穴至誠之所感也如此　馬希範常重一僧號報慈長老能入定觀人休咎希範因問之曰吾于富貴固無遺恨但不知

者壽尔吾師以為如何報慈曰大王無憂當与佛齊年希範喜以為享壽無窮及薨也止於四十九先是希範常嫉高郁之為人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臨江觀競渡置酒未及飲而希範忽驚起顧其弟曰高郁來希廣亦驚曰高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夜遂卒　馬希範卒判官李皋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為天策府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陵師希萼且曰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為必不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谿蠻通好往來甚歡

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為亂幸為思之李皋忽怒曰汝輩何知且先大王為都尉俱為嫡嗣不立之卻用老婢兒可乎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久也何適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畧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皋愈怒竟不從少敵之謀少敵度無可奈何遂辭不出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洞谿蠻數路齊進遂之長沙縊希廣于郊外而支解李皋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一如少敵之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許

却字

可瓊使遂擊之可瓊覘希萼衆盛恐懼夜送旗鼓乞降希萼大喜於是兼可瓊之衆長驅而至希廣素奉佛聞之計無所出乃被緇衣引羣僧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頃之府廨火起人忽紛擾猶念誦之聲未輟其麤如此少敵憂之良有以也先是城中尚種槐其柳即無十一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民夜間好織艸鞋似[illegible]芒之聲聞于郊野俄有童謡云湖南城郭好長街竟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illegible]芒織艸鞋人無少長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于溝壑者

十有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者為言懷也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之義也艸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義也　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与僚吏縱酒為樂有小吏謝廷擇者本帳下廝養有容貌希萼素寵嬖之每延會皆命廷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于是衆怒往往偶語曰此輩舊制有燕會惟用兵守門以防他虞今與我等齊列何辱之甚也其弟希崇因衆怒咄咄与其黨竊發擒希萼囚之于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南遣袁州刺史邊鎬秉

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是長沙童謠云鞭打馬走不暇未幾果為邊鎬所滅初鎬嘗為僧以覘湖南尤鈸每侵晨必弄鈸行乞遇城往往擲起鈸以度門之高下及來湖南士庶頗有識之者　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皆有詩名偃蹻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為鄉里所憚江南命功臣鍾章為虔州刺史深嫉之於是圖与凝等議曰觀章所為但欲滅吾族也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於是領其族暨部等三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遂奔湖南

時武穆王在位見其衆盛恐難制欲盡誅之或者曰大王姓馬而廖來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勢必肥實國家大興之兆其可殺之乎穆王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為永州刺史圖為行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于衡山自稱逸人偃能于馬上挺身而立取溼衣振奮而服之以示輕捷荊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雲猛都謂之雲猛郎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与偃鬬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馳騎而刺偃垂及之偃佯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墜地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為隣境所輕者偃之力焉至其子希範嗣位九谿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為流矢所傷死于蠻中凶訃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為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上報況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為念希範聞而歎曰廖氏有此母欲不興其可得乎于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為從事至希範薨國亂為江南所滅遂還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為洪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還江州團練使凝為人不羈好

詼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皆笑及在江州盛暑嘗患體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于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与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裨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錢鏐傳

又詔賜上表不名　案五代會要載長興二年四月

詔曰周榮呂望有尚父之稱漢重蕭何有不名之禮錢鏐冠公侯之位統吳越之封宜示異恩俾當縟禮其錢鏐宜賜不名　五代史補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於門曰沒了期侵早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吏亦以白土書數字于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時人以為神輔自是怨嗟頓息矣　僧昭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為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處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為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是丑為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　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在於用鍼無不效者鏐聞名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与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于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　僧契盈

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遊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僭偽列傳第一

楊行密傳

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　案北夢瑣言云鄭榮嘗與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

乃追李璠等還　案通鑑李璠至盱眙行密發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与薛史異

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　案九國志行密承制授朱瑾泰寧軍節度使李承嗣振武軍節度使此云位至方伯似未明晰附識于此

楊渭傳

渭渥之弟也　案歐陽史及通鑑皆作隆演惟薛史作渭詳見通鑑考異　五代史補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頵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璙修好于行密元璙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

其女妻之遷命顓羅兵初顓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与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顓之師無能為也且欲譏之于是日休為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草為萁菜下加石為碁子左加玉為琪玉右加月為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為舞雩下加皿為盤盂左加玉為玗玉右加邑為邘地使者取亡字讖錢鏐必亡然亡上加艸為芒下加心為忘右加邑為邙左加心為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嗤笑之使大慙而去未幾顓果班師先是行密与鏐勢力相敵其為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嘗命以大索為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璙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李景傳

景本名璟　案釣磯立談云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楹矯首內向始窺伺伏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顧見元宗方倚楹而立遣人候上動靜於是立嫡之意遂決

又嘗遣使私賂北戎俾為中國之患自固偷安之計

案南唐書云契丹遣二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与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主嗣主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与梁宋阻隔若尔主不忘先好受賜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

明年春正月　案南唐書正月改元交泰　五代史補李昪本為徐溫所養溫殺張鎬權出于己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為丞相昪為潤州節度昪始為宣州忽得潤州甚怏怏將白溫辭之宋齊丘与昪善因謂昪曰知訓驕侈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遠難為應潤州方隔一水爾有急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昪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昪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之至且喜且懟謂昪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即日用昪為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昪善于撫禦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為昪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

天東海即徐之望也李者鯉也盖言李昇一旦自溫家起而為君尒初昇既蓄異志且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齊邱徐融在坐昇舉杯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邱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争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与謀者惟齊邱而已　宋齊邱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邱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士齊邱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

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隣房有散樂女尚幼聞齊邱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邱以實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邱用市紙筆為詩詠以投洞天其畧曰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蹭蹬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把飛蒼走黃之輩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邱窘急乃更其啓翌日復至其畧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不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端只為飢寒二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邱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報宿惠許之　韓熙載仕江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不羈女僕百人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与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争奪鞾笏無不曲盡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習以為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每來無不升堂入室与女僕輩雜處偽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過因命待詔畫為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然　沈彬宜春人

能為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游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來衡湘間自稱進士邊鎬之下湖南也後主聞其名召歸金陵令為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於鍾山庭有古柏可百餘尺一旦為迅雷所擊仆於地自成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為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

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掘地未及丈餘又得石槨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椁其制度大小与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　僧謙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辯江南國主以國師禮之然無羈檢飲酒如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于肉食中尤嗜鵝鼈國主常以從容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鵞生四隻腿鼈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花命謙光賦詩因為所諷詩云擁納對芳叢由來事不同鬢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

風何須對零落然後始知空

王審知傳

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内觀察使審知為副　案王審知德政碑作詔授潮節度累加檢校右僕射無害知為副事

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　案王審知德政碑作仲兄審邽此作審邽當以碑為正

累加中書令封閩王　案王審知德政碑云潮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又轉檢校太保琅邪郡王食邑四千户食實封一百户　五代史補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巖卒子壻范暉自稱留後潮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為福建觀察使至其子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猶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弟延均嗣無識輒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龍啟其後為子昶殺昶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羲改元永隆延羲不恤政事國亂為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遠祖為道士居于福州之

怡山時發二皀莢樹因其下築壇為朝禮之所其後丹成沖虛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於此方者乃自為讖藏之於地唐光啓中爛柯道士徐景元因於壇東北隅取土護其詞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巖逢二乍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議者以為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巖逢二乍間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為其所有也代代封閩疆謂潮与審知也代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宗不過潮與

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于洪州時鍾傳爲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爲己患陰欲誅之有僧上藍者通於術數動皆先知大爲鍾所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不敢隱盡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觀王潮与福建有緣必變彼時点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福去矣於是傳加以援送及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先人常与上藍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且聞國之休

咎使回上藍以十字爲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外將吏無姓錢者必爲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羲爲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爲錢氏所有入腹之讖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矣　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詩梁祖与太原武皇爲讐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

曲媚梁主故詞及之云一眼蕃人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爲唐室復興奉琛爲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邀名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愀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你令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閽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于秘書正字　江爲建州人工於詩乾祐中福州王氏

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奔江南乃間道謁爲經數日爲且与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邏吏所擒仍于囊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爲与奔者俱械而送爲臨刑詞色不撓且曰稽康之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爲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

黃滔在閩中爲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与徐寅對談遂請爲代謝牋寅援筆而成其畧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珊盤便到馮驩食

衺時人大稱之

僭偽列傳第二

劉守光傳

汴人陷瀛鄚二州　案鄚原本訛鄭今据歐陽史改

正

書記馬郁　案原本作馬都今据薛史列傳改正

盡斂銅錢於大安山巔　案銅錢原本作銅鑄引用

錯謬今据歐陽史改正

即殺匠石以滅其口　案莊子石乃匠者之名詞家

引用泛作工匠解者非乃紀事之文亦沿其誤殊

乖史體今姑仍原文而駁正于此

劉陟傳

謙之長子曰隱　案梁開平初封大彭郡王梁祖郊

禋禮畢

進封南海王　案東都事畧不載隱封南海王宋史

不載隱封大彭郡王与薛史互有詳畧考五代會

要劉隱進封南海王在開平四年

僭偽列傳第三

王建傳

以建為壁州刺史　案通鑑楊復恭出建為利州刺

史蜀檮杌作利州防禦使与薛史異

或謂敬瑄曰　案蜀檮杌李叉曰建今之姦雄狼顧

久矣必不為人下若為將校亦非公之利通鑑亦

作李叉

時昭度以建為牙內都校董其部兵　案鑑戒錄云

昭度以部兵置行府

或告令孜通鳳翔書問下獄餓死　案蜀檮杌云敬

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為刺史既行建遣殺于三江

令孜仍監其軍復以令孜陰附鳳翔下獄餓死

王衍傳

異謀熒惑臣各已處斬令送納首級　案蜀檮杌云

皇太子開崇賢府募兵以拒唐師

旬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　案以下原本殘闕

据歐陽史云同光四年衍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

人景進計遣官者向延嗣誅其族天成二年封衍

順正公以諸侯葬　五代史補王建在許下時尤

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尔及據蜀得馮涓為

從事涓好詼諧建恐為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以

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

對衆因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

肌肉如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歎曰大奇當時
何處得此好膏藥来賓佐皆失色而涓晏然　王
建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
禮過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
内門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
也今我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尔何謂之過
當耶論者多之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
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
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道門
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師使于兩

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塗説
一時之俊即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
臣於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
寛而識遠且困于風塵思欲脱屣名利久矣以臣
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悦遂
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
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為天師光庭嘗以道
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義
八十卷他術稱是識者多之

孟知祥傳

孟知祥　案孟知祥傳永樂大典原闕今采冊府元
龜僭偽部以存梗槩

即遣人拽下階斬于階前　案歐陽史云李嚴至境
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嚴懼而不
来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
酒召嚴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来
鑑戒録云李嚴于天成初復来臨護孟祖加之禮
分從容數其五罪命劍斬之与薛史異

孟昶傳

孟昶　案宋朝事實云昶初名仁贊揮麈餘話云昶

字保元

十一月十四日生昶于太原　案花蕊夫人宮詞云
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是昶以七月
十五為生辰也与薛史異　五代史補孟知祥之
入蜀視其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洎抵成都值晩且
憩于郊外有推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袋盛知祥
見問汝車所勝幾袋答曰盡力不過兩袋知祥惡
之其後果兩世而國滅　孟知祥与董璋有隙舉
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来也以為送死諸将
内瑞李鎬為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将戰知祥欲示

閒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筆輒誤書董爲重字不悅久之鎬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于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鎬曰其董字艸下施重今大王去艸書重是董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於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

外國列傳第一

契丹傳

兒即吾兒也　案契丹國志作吾定兒也与薛史異

遣供奉姚坤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苗坤

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　案契丹國

志作太宗夢見真武使之救晉与薛史微異

是月二十一日辛時年四十六　案以下原本闕佚据五代會要云四月十八日德光卒于欒城五月宣遺制以永康王襲位永康王者東丹王之長子以其月二十一日領部族歸國改會同十年為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漢乾祐三年十一月率騎數萬陷邢州之內邱縣深州之饒陽縣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好永康王亦遣使報命獻良馬四足太祖復遣尚書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遂銜命往聘其年四月田敏等回永康王遣使獻碧玉金鍍銀裹鞍轡并馬四十匹其月太祖又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左神武將軍華光裔往使其年九月永康王為部下太寧王所弒德光之子勒所部兵誅太寧王自立稱應歷元年號天順皇帝顯德元年春太原劉崇將圖南寇契丹將楊袞率騎萬餘以助之三月世宗親征与崇戰于潞州高平縣之南原崇軍大敗契丹衆棄甲而遁二年三月命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等築壘于李晏口与契丹兵數千騎戰于安平縣敗之

外國列傳第二

吐蕃傳

甘州為回鶻牙帳　案原本脫帳字今据歐陽史增入

回鶻傳

仍以左監門衛將軍楊沿充押領回鶻還蕃使通事舍人　案五代會要以易言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弟畧娑之石論思並為左千牛衛將軍同正李屋殊安鹽山並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仍以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沿為左驍衛上將軍充押領回

鶻還蕃使通事舍人

并獻善馬九匹　案歐陽史作貢玉馬

狄銀卒　案歐陽史同光四年狄銀卒

就册為奉化可汗　案歐陽史晉高祖時又加册命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

天文志

天文　案薛史天文志序永樂大典原闕然其日食星變諸門事蹟具存較歐陽史司天考為詳備今考五代會要所載星變物異諸門与司天考互有

詳畧蓋五代典章散佚各記所聞未能畫一也叅考諸書當以薛史為得其實焉

五星淩犯

乾化二年五月壬戌熒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順行　案歐陽史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与薛史異五代會要与薛史同

九月己亥熒惑在江東犯第一星　案歐陽史九月丙辰太白歲相犯薛史不載疑有闕文

太白近軒轅大星　案歐陽史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薛史不載

十月壬戌熒惑犯哭星　案此條歐陽史不載

句己　案原本作旬己今從歐陽史改正

顯德六年六月庚子熒惑与心大星合度光芒相射先是熒惑句己於房心閒凡數月至是与心大星合度是夜順行　案此條歐陽史不載

星晝見

長興二年五月己亥歲星晝見　案歐陽史作癸亥

太白晝見

應順元年春　案原本訛廣順今據歐陽史改正

歷志　案五代修歷法如晉馬重績調元歷周王朴

欽天歷五代會要所載者甚畧蓋因知歷者稀莫能是正也薛史載欽天歷用數為歐陽史所本其字句異同彼此可互證云

正元歷　案玉海作正統五代會要作正元

創為新歷一部二十一卷　案玉海引崇文總目作二十卷

因賜號調元歷　案玉海調元歷蓋倣曹士蔿小歷之舊唐建中時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歷

五行得期之數　案原本五行訛五之今據五代會

要改正

法者數之節也　案原本法訛百今据五代會要改正

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　案七十二萬原本作七千二百萬考下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太率則此當云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謂之全率原本全率之數併作大率之數蓋傳寫之訛今据歐陽史改正

一篇步星　案以下脫二篇步發斂五字下云以卦候沒滅為之下篇者言為步發斂之下篇歐陽史約其文稱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是也

以來年正旦為始自前諸歷並廢　案玉海欽天于朔分之下立小分謂之杪說者謂前代謂歷朔餘未有杪者若可用杪何待求日法以齊朔分也

欽天步日躔術　案以上題稱步日躔術及後步月離術步五星術合為歷經四篇者之三又皆僅列用數而不及推步据歐陽史云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畧不完然則薛史原文固已闕矣

欽天步月離術

離策一十七　案歐陽史作離策二十七此云一十七當是傳寫之訛以統法除離率得二十七日及餘分

交中一十三四千四百六十三　案四千四百歐陽史作四千三百據交策半之為交中當從歐陽史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歷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　案七百六十一歐陽史訛作九百六十六非也據歷率半之為歷中彼此互訂此條足正歐陽史之訛

歷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九十六　案歐陽史小分作八十九此云九十六非也據歷中倍之為歷率倍九十六適得大分一小分七十八

大白周策五百八十三　案原本作周策五百八十三萬考周率滿統法得周率五百八十三日及餘分萬字係衍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刪去

歷中一百八十二　案原本作歷中一百八十二萬考歷率半之滿統法得歷中一百八十二日及餘分萬字係衍文歐陽史亦無萬字今刪去

五行志

夔州赤甲山崩　案原本訛求甲今据五代會要改
正

華州節度使楊彥詢　案原本作彥珣今從列傳改
正

禮志上

禮志　案禮志序原本闕佚

蠡吾侯　案原本訛蠡愚今据後漢書改正

勑宜于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案文獻通考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勗而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此所

謂四廟者又明宗代北之高曾祖父也

周袷論　案原本訛周拾今据新唐書禮志改正

漢稱唐堯劉累之後　案原本作劉里今据漢書改
正

懿祖光皇帝　案原本作義祖今從新唐書改正

更請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案文獻通考莊宗明宗既舍其祖而祖唐之祖矣　敬瑭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而祖之張昭之言義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顒竇貞固之後曲為諂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為六廟云

請據禮官議立四親廟從之　案五代會要和凝議曰恭以肇啓洪圖惟新黄屋左宗廟而右社稷率由舊章崇祖禰而辨尊卑載于前史雖質文互變義趣各殊或覩損益之規咸以興隆之始陛下體元立極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遵奉先思孝之道合據禮官議立四親廟以叶彝文從之

禮志下

寶應元年　案原本訛寶寧改新唐書寶應係代宗年號無所謂寶寧者今改正

並著具緋衣幘子　案原本作絳衣今据五代會要改正

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謚廟號景宗四年八月戊申明宗服衮冕御文明殿追冊光烈孝皇帝　案歐陽史作四年五月乙酉追謚与是志定謚冊廟月日俱不符

令改基為宗字從之　案五代會要風俗通陳孔璋云尊卑有叙喜祭哀敬各有攸終欲令言著而可遵事施而不犯禮云卒哭之後宰執木鐸徇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謂諱廟之主也恩遠屬絕名不

可諱令昭宣王去元宗十四世奏改冊文非典故
也

樂志上

大合之舞象功之舞來儀之舞昭德之舞登歌樂章
各一首　案五代會要云太常少卿楊煥撰

舞武成之舞登歌樂章一首　案五代會要云尚書
兵部侍郎崔居儉撰又原本脫成字今据五代會
要增入

舞雍熙之舞登歌樂章一首　案五代會要云太常
卿盧文紀撰

舞咸和之舞登歌樂章一首　案五代會要云太子
賓客判太常寺事趙光輔撰

舞盛長之舞舞積善之舞舞顯仁之舞舞章慶之舞
登歌樂章各一首　案五代會要云太常卿張昭
撰

舞明德之舞舞定功之舞登歌樂章各一首　案五
代會要云太祖廟室樂章太常卿田敏撰世宗廟
室樂章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撰

以雉羽分析連攢而為之　案原本訛運攢今据五
代會要改正

朱襦革帶　案原本襦訛構今据五代會要改正

中書條奏差官修撰從之　案歐陽史崔梲傳高祖
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
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与御史中丞竇
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
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懸二舞在北登
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
白中單白練裲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
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
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裲襠甲金飾白練裲襠錦騰蛇

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皮鞾左執干右執戚執旌
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
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
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二舉登歌奏文同舉
食文舞昭德武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梲
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贊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
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
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
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
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

不應御閣者皆悲憤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
廢二舞

樂志下

時太常卿邉蔚上疏請改舞名　案五代會要邉蔚
請添召樂師令在寺習樂勅太常寺見管兩京雅
樂節級樂工共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內三十八
人宜抽教坊貼樂部官兼先餘二十二人宜令本
寺照名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糧月報閣奏
其舊管四十人亦量添請

太子丞飽鄴　案原本訛飽節今据五代會要及文

獻通考改正

十二鎛鐘　案原本訛鐘鎛攷隋書樂志宮懸各設
十二鎛鐘於其辰位則知鐘鎛之為鎛鐘耳今改
正

漢初制氏所調　案原本訛知氏今据漢書改正

食貨志

食貨　案薛史食貨志序原闕卷中惟鹽法載之較
詳其田賦雜稅諸門僅存大畧疑明初薛史已有
殘闕也今無可采補姑存其舊

勅銅法今後官中更不禁斷　案五代錢文薛史惟
於晉本紀載天福元寶錢文餘俱從畧据泉志有
天成元寶錢洪遵云徑九分重三銖六參有漢通
元寶錢乾祐中所鑄也洪遵云徑寸重三銖六參
有周通元寶錢顯德中所鑄也李孝美云徑寸重
五銖

江南因唐舊制　案馬令南唐書元宗鑄唐國錢其
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錢与唐國錢通用

仍委便制一一條貫　案五代會要同光三年二月
勅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与減放五文逐
年俵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与減五十

樂鹽与減三十天成元年四月勅諸州府百姓合
散蠶鹽今後每年祗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
納錢長興四年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
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槩定奪謹具如後　應
食課鹽州府省司各置榷糶折博場院應是鄉村
並通私商興販所有折博并每年人户蠶鹽並不
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榷糶課利如違犯者
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
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以上至五斤買賣人
各杖八十五斤以上至十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十

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驢畜等並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莊田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載腳户經過店主并腳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賣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并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口鋪捉獲私鹽即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一斤以上至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以上俱賞錢五十千應食

末鹽地界州府縣鎮並有榷糶場院久來內外禁法即未一槩條流應刮鹹煎鹽不計多少斤兩並處極法兼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斤以上至三斤買賣人各徒一年三斤以上至五斤買賣人各徒二年五斤以上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如是收到鹹土鹽水即委本處煎鍊鹽數准條科斷或有已曾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人並處極法

其有榷糶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鹽池客竈户船鹽船綱押綱軍將衙官稍公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賣其買賣人及窩盤主人知情不告並依前項刮鹹例五千以上處死其諸色關連人等並合支賞錢即准洛京邢鎮條流事例指揮　顆末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顆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末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並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畫一條流其洛京并鎮定邢州管內多北京末鹽入界

捉獲並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顆末青白諸色鹽侵界条雜捉獲並准洛京條流施行

一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麴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祇須申奏取裁

兩人户鹽錢又不放免　案五代會要晉天福元年十一月敕節文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户食鹽起來年每斗減放十文

私有抽稅今後一切止絕　案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九月十八日勅條流禁私鹽麴法如後　一諸

色犯鹽麴所犯一斤以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五斤以下一斤以上犯三年配役五斤以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　一應所犯鹽麴闗津門司廂巡門保如有透漏並行勘斷　一刮鹹煎鍊私鹽所犯一斤以下徒三年配役一斤以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犯私鹽若捉到鹻水秖煎成鹽秤盤定罪遠處凡有鹻鹵之地所在官吏節級所由常須巡檢村坊鄰保遞相覺察若有所犯處彰露並行勘斷　一所犯私鹽捉事告事人各支賞錢以係省錢充至死刑者賞錢五十千不至死刑者三十千　一

顆末鹽各有界分若將本地分鹽侵越疆界同諸色犯鹽例科斷　一鄉村人戶所請蠶鹽秖得將歸零𥁞供食不得別將博易貨賣投托与人如違並同諸色犯鹽例科斷若是所請蠶鹽道路津濟須經過州府縣鎮委三司明行指揮　一凡買鹽麴必須於官場務内買若衷私投托興販其買賣人並同諸色犯鹽麴例　一諸官場官務如有羨餘出剩鹽麴並許盡底報官如衷私貨賣者買賣人並同諸色犯鹽麴例科斷若鹽鋪酒店戶及諸色人与場院衷私貨賣者並同罪科斷　一所犯私鹽麴有同情共犯者若是骨肉卑幼奴婢同犯抵罪家長主首不知情抵罪造意者餘減等科斷若是他人同犯並同罪斷若与他人同犯據逐人腳下所犯斤兩依輕重斷遣　一州城縣鎮郭下人戶係屋稅合請鹽者若是州府並於城内請給若是外縣鎮郭下人戶亦許將鹽歸家供食仰本縣預取逐戶合請鹽數目攢定文帳部領人戶請拔勒本處官吏及所在場務同點檢入城若縣鎮郭下人戶城外別有莊田亦仰本縣預先分擘開坐勿令一處分給供使　三年十二月勅諸州府

并外縣鎮城内其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俵其鹽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蠶鹽所在州城縣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

自是曹宋已西十餘州皆盡食顆鹽　案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宣頭節文改立鹽法如後　一瞻國軍堂陽務邢洺州鹽務應有見垛貯鹽貨處并煎鹽場竈及應是鹻地並須四面修置牆壍如是地理遥遠難為修置牆壍即作壕籬為規隔内偷盜夾帶官鹽兼於壕籬外煎造鹽貨便仰收捉及許諸色人陳告所犯不計多少斤兩並

決重杖一頓處死其經歷地分及門司節級人員並當量罪勘斷所有捉事告事人賞錢二十千一斤以上至十斤賞錢三十千一十斤以上賞錢五十千　一應有不係官中煎鹽處鹻地並須標識委本州府差公幹職員与巡監節級村保地主鄰人同共巡檢若諸色人偷刮鹹地便仰收捉及許人陳告若勘逐不虛捉事人每獲一人賞絹一十匹獲二人賞絹二十匹獲三人以上不計人數賞絹五十匹刮鹹煎鹽人并知情人所犯不計多少斤兩並決重杖一頓處死其刮鹻處地分并刮鹻人住處巡檢節級所由村保等各徒二年半令衆一月依舊句當刮鹻處地主不切檢校徒二年令衆一月　一顆鹽地分界内有人刮鹻煎鍊鹽貨所犯並依前法　一令緣改價賣鹽慮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將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令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与本家其鹽沒納入官所經歷地分節級人員并行勘斷一兩至一斤決臀杖十五令衆半月捉事告事人賞錢五千一斤以上至一十斤徒一年半令衆一月捉事告事人賞錢七千十斤以上不計多少

徒二年配發運務役一年捉事告事人賞錢十千　一諸州府人戶所請蠶鹽不得于鄉村衷私貨賣及信團頭腳戶縣司節級所由等尅折糶賣如有犯者依諸色犯鹽例科斷　一如有人於河東界將鹽過来及自家界内有人往彼興販鹽貨所犯者並處斬其犯鹽人隨行驢畜資財並与捉事人充賞慶州青白榷稅院元有透稅條流所有隨行驢畜物色一半支与捉事人充賞其餘一半并鹽並納入官欲並依舊一斗以上至三斗杖七十三斗以上至五斗徒一年五斗以上處死安邑解縣兩池榷鹽院河中府節度使奏判之時申到畫一事件條流等准勅牒兩池所出鹽舊日若無文榜如擅將一斤一兩准元勅條並處極法其犯鹽人應有錢物並与捉事充賞者切以兩池禁棘峻阻不通人行四面各置場門弓射分擘鹽池分居住並在棘圍裏面更不別有差遣秖令巡護鹽池如此後有人偷盜官鹽一斤一兩出池其犯盜人並准元勅條流處分應有隨行錢物並納入官其捉事人依下項定支優給若是巡檢弓射池場門子自不專切巡察致有透漏到棘圍外被別人捉獲

及有糾告兼同行及告官中更不坐罪陳告人亦依捉事人支賞應有知情偷盜官鹽之人亦依犯鹽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關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透漏地分弓射及池場門子自不專切巡察致有透漏到棘圍外被別人捉獲及有糾告兼同行及告官中更不坐罪陳告人亦依捉事人支賞應有知情偷盜官鹽之人亦依犯鹽人一例處斷其不知情關連人臨時酌情定罪所有透漏地分弓射及池場門子如是透漏出鹽一十斤以下徒一年半一十斤以上至二十斤支賞錢一十千二

十斤以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以上支賞錢五十千前項所定奪到鹽法條流其應屬州府捉獲抵犯之人便委本州府檢條流科斷訖申奏別報省司其屬省院捉到犯鹽之人干死刑者即勘情罪申上候省司指揮不至極刑者更委務司准條流決放訖申報從之

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高地界　案文獻通考五年既取江北諸州唐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刑法志

統類編勅　案原本訛統數今據文獻通考改正

附於編勅目為大周續編　案宋史盧億周初為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勅乃詔億与刑部員外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為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為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薰風等

為京城門明德等為皇城門啟運等為宮城門昇龍等為宮門崇元等為殿門廟諱書不成字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勅條者分為二卷附編勅目為大周續編勅詔行之

倉部郎中　案原本訛藏部今據新唐書百官志改正

前濮州錄事參軍崔琮　案原本作崔琁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相州節度使桑維翰　案原本訛松州今據通鑑改

正

團判官　案疑作團練判官攷五代會要亦作團判官蓋當時案牘之文官名各從簡省今始仍其舊

選舉志

選舉　案文獻通考唐時知貢舉皆用禮部侍郎梁開平中始命兵部侍郎楊涉權知貢舉此事薛史不載

疏于帖經　案原本作帖括今據五代會要改正

工部尚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　案宋史竇貞固傳云貞固擢士平允時人稱之

不試汎義　案原本作不汎試口義今據冊府元龜改正

別試雜文二首試策一道從之　案宋史趙上交傳廣順初拜禮部侍郎會將試進士上交申明條制頗為精密始復錮名考校擢扈載甲科及取梁周翰董淳之流時稱得士

王松等所論　案冊府元龜作王權考文獻通考作王松薛史韋說傳亦作松今仍其舊

職官志

職官　案薛史職官志本唐六典而紀其釐革故載同光天成之改制皆稱後唐所以別於六典也

四曰忘誤　案冊府元龜作失誤攷五代會要職官分紀俱作忘今仍其舊

擇中官一人為樞密使　案職官分紀唐樞密使與兩軍中尉謂之四貴天祐元年廢項安世家說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任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後寵任官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

其後又改為直崇政院　案原本作直崇文院今從五代會要改正

亦置院一人　案五代會要作亦置院使一人

以侍中判建昌宮事　案原本有闕文据五代會要以侍中韓建判建昌宮事

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　案青箱雜記梁祖都汴庶事草創貞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徼道咸出其間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

初置端明殿名目　案職官分紀晉天福五年廢端明殿學士開運元年桑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

其立位宜次崔棁　案宋史張昭傳晉天福二年宰相桑維翰薦昭為翰林學士內署故事以先後入為次不繫官序特詔昭立位次承旨崔棁據宋史則此勅當在晉天福中薛史繫於唐天成三年後疑原本有脫誤

宜兼押蕃落使　案職官分紀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為左右院以小馬坊為右飛龍院

廕補千牛進馬　案原本作進貝攷職官分紀有太子進馬貝字係傳寫之訛今改正

郡縣志

郡縣　案以上所載十道州府軍縣當是以開元十道圖為本而於五代之改制及仍唐舊制者則闕焉疑原本有所刪節今仍錄于卷首以存其舊

曹州之戴邑　案歐陽史職方攷開平元年割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隸開封此秖云曹州之戴邑未見分晰

其陽武長垣扶溝考城等　案原本陽武訛武陽今據唐書地理志改正

華州洛南縣　案此下注文所載韓城郃陽澄城等縣似不相屬據歐陽史職方攷洛南故屬商州周割屬華州此本當是脫去洛南沿革小注又脫去同州郃陽縣澄城縣韓城縣等大字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附識于此

湘州　案湘州二字原本誤作小字連注文一段與秀州下注接寫文不相屬攷唐開元十道圖潭鄂等州原隸江南道應以湘州另為一條作大字其天福四年四月馬希範奏云云作小注今改正

舊五代史攷異卷第五

道光八年鐫

五代史記注

李鴻賓謹題

五代史記序

建安陳師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復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構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賊如髦蠻草木幾何其不胥爲夷也逮皇天悔禍眞人出寧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臣豪傑之士竭謀畢智以綏民之死乃堙沒而無聞矣否閉極而泰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天巨猾搖毒煽禍以害斯人者蹈鼎鑊斧鑕之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爲表裏爲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失魏晉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

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姦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攷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女忠孝兩全義子降服豈小補哉豈小補哉

五代史記序

五代史記注識語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故尚書彭文勤公為之補注公嘗語（鳳誥）自年十九即有志注是書隨事摭緝積有歲月為史官日獲詳覽中秘為江浙學使徧訪諸藏弆家舊本閱朱竹垞為徐章仲史注序矜許甚至多方購得之僅帝紀十二卷且五年速成其疎畧可知朱又云年三十欲注是書引鍾廣漢為助歸田檢舊稾大半壁魚穴鼠所齧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嘻誠成事之難也公自乾隆癸卯以後總裁史館者二十年治官撰書無虛日間以勉（鳳誥）曰文章學問各有淵源吾鄉前哲朱文端公名蘇公之名裘文達公名歐陽之名其所自待者如彼文達尤究歐陽史學以官事劇弗遑數以責予予今又劇矣願以請沐餘晷出所詮釋為予排比而次第之吾儕幸逢

聖天子右文極盛其以今所補薛文惠五代史原文為注歐因以存薛之本其諸書取材一以宋人為斷又錢曉徵少詹事近寄五代時金石文宜悉著入它有未備予盍務竭心目徵据討論贊予有成冀上之

朝廷頒之學官俾五代文獻燦然可稽且以息讀史家訾詆歐陽之淺說予之尊聞於鄉前哲者亦藉是以見

予其識之（鳳誥）入翰林從公史局日復不給又連以使事在外未即踐言嘉慶辛酉典山左試辭公於寓園公愀然曰子行矣以遭遇言計當留視學予寖衰疾愼毋忘注史之約洎癸亥手書諄道茲事以謂覩成弗逮行以全稾傾篋相付此五月之言九月（鳳誥）按魏博有持歐史注稾售者繙訖首尾審爲竹垞手鈔所采宋元明諸家書百餘種凡千七百六十餘條殆即所云壁魚穴鼠所囓者驚喜馳報不謂公之遽不及見此也更讀遺詩留寄（鳳誥）暨胡君長齡阮君元曰少時注意歐陽史七十三年未得成門戸雖然麄構架庭階尚乏細經營

飄零莫遺隨殘葉佽助終當賴友生幸有三公舊同志爲予緝業定刊行三復詩言感愴無已甲子（鳳誥）還朝始讀公所自定諸帝家人傳至六臣傳十六卷蓋病中倉卒所成餘五十八卷聚一巨簏所采宋人書二百數十種視竹垞實倍且專爰謹藏之丁卯使浙公暇取文瀾閣書一一校詳加以捃摭己巳夏排次粗竟旋以事輟業迨癸酉至京師重事訂補及今乙亥前後三易稾迺得薈稡成書凡朱錢采錄無不剌入公於是書殫精五十餘年而今迺得告無憾於公者使公皤然幸存當爲廬陵稱慰於七百年後豈非蓺林快事乎惜乎公之遽不及見此也胡就宿草阮久在封圻末由與之商搉謹以公貽示凡例眉列卷端復以闡明公之本意者綴爲例述於後嘉慶乙亥秋七月

五代史記注例

歐陽公作五代史記書法學春秋文章學司馬遷自晉書以下十六代未能或之先也後之論者每議其略於唐宋之際典章制度因革損益闕焉不詳多議作注以補之而卒無成書予以謂有注而以所取者校之所去者而後知公史法之精嚴裴松之爲陳承祚功臣豈虛語哉

一全採薛居正五代史前人注歐史無成書者以薛史久佚也薛史自金章宗朝不立學官日就散失今幸

欽定四庫全書以永樂大典所收薈輯成之其中大典原闕者十之一二而已七百年來遺籍復出今悉採不遺一字匪惟注歐亦以存薛（本紀以年月分次列傳以事分次薛有歐無之傳有家世者從其先歐史有名者從其人無名者或以事相比或以人品相比亦三國志注例也 薛史十志附於歐史卷外大書而以它書作注歐考所及仍入歐注亦後漢書補志例也）

一全採五代會要昔鄭漁仲病作史無志識歐史者亦以二考太略考五代體制全在會要一書舊惟傳鈔訛脫之本今幸

武英殿官本聚布悉取不遺一字眞足補歐未逮矣（實事分注紀傳歐所已及仍入歐注歐所未及仍入薛志注）

一詳採冊府元龜是書例取正史其時無歐史所引皆

薛史也故詳之（新輯薛史所無及有而其文不同者仍採之餘不復收）

一詳採資治通鑑是書徵引極博不盡薛歐二史故詳之（考異及胡身之注所引多久佚之書遂條剌入與薛歐二史文同者不復收）

一所採書以宋爲斷（如陳霆唐餘紀傳吳志伊十國春秋雖有專書不行採入）

一採別史（新舊兩唐書宋遼二史同列學官不行採入五代史闕文五代史補五代春秋五代史纂誤全行採入唐鑑契丹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九朝編年備要續通鑑長編太平治蹟統類宋朝事實類苑諸書俱採入）

一採霸史（十國世家未爲詳備今幸遺籍多存如九國志五國故事三楚新錄馬令陸游兩南唐書江表志江南野史江南別錄江南餘載江淮異人錄南唐近事續錦里耆舊傳蜀檮杌吳越備史家王故事之類詳爲採入）

一採傳記小說（五代當時人所撰惟摭言北夢瑣言釣磯立談三種其自唐末至宋代人說部內所紀自數十百條至一二條悉行採入）

一採輿地書（宋人輿地書如九域志輿地廣記太平寰宇記方輿勝覽景定建康志咸淳臨安志淳熙三山志吳郡志之類悉行剌取）

一採類書（正如玉海文獻通考大如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繁如事文類聚錦繡萬花谷小如海錄碎事清異錄之類零縑斷璧皆在所取）

一採文章（唐末人至五代尚存者集惟韓偓司空圖羅隱黃滔韋莊杜光庭貫休齊己未佚中多可採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鑑及宋一代人文集碑傳議論但及五代者採之金石尚存志乘所載文字採之更可寶）

一書名（薛曰五代史歐曰五代史記各仍其名）

一卷數（歐書七十四卷悉仍其舊注太浩繁者每卷分子卷如續通鑑長編之例）

右彭文勤公手定五代史記注例嘉慶癸亥夏公方在告排注歐史梁家人傳至唐臣傳十六卷爲之式餘五十八卷未備生平所采宋人書二百數十種聚一巨簏手書屬（鳳誥）成之頻年未踐前約

丁卯使浙公服恭檢

文瀾閣書重事審訂閱今乙亥復檢

文滙閣書加之釐正前後凡三易稾始獲次第井然繕帙纚就中唯司天職方二考十國世家年譜當時未言注法竊以鄙見就宋人可攷書詮釋其大端於司天畧彼寫分擬數但存施行之舊於職方參取羣史志例詳述地里攺更兼補薛史郡縣闕佚於年譜仿史公年表例以通鑑大目錄某國事繫入某年某格以副全注體裁其薛史十志續次爲書附焉區區拗識於史學無所闚尋亦惟兢守門弟子講習之素期於不負知己若夫版行傳遠當世所公潤色表章玆事千古又不啻成公之志也已受業劉鳳誥謹識

五代史記注例述

謹案史書集解肇始裴駰而顏籀敘例述意頗詳卓乎顓家非苟而已也玆務蒐綴本文申明體要一循補注原例裒著師授之源

謹案善善惡惡陽秋大法自五代名教不明梁史之文陰貶司空搢紳之記侈言全義歐陽史出始褒全節而論四維絕無班固排死節之譏先得司馬垂人倫之旨王通謂陳壽有志於史惟歐陽最爲得之有謂詳所不必詳略所不當略曷不援沈約上請世祖故事爲韓通立傳其致慽於良史者以此今迺替萃舊聞裨補闕漏凡朝野事爲人士風概苟備全史之遺靡憚一辭之贅詳而有體冀貸范氏之美譚焉

謹案左氏受經餘成外傳章懷注漢屢引東觀相輔而成厥有自來薛史成於開寶學者久嘗寓目新史既行日趨湮沒曩蒙

高宗純皇帝表微補佚還復舊貫故得録取全書大彰墜典使本末較然尋省易了讀歐史者固不嫌於疎略觀薛書者亦得藉此鑑裁去二短而合兩長敬本

高宗純皇帝聖意云（本紀以年月分編列傳以事類比附　薛有歐無諸傳從祖父固延壽南北之規　見卒年亦韓愈實錄之體其餘消息下悉一準松之　薛史十志大書附歐史卷後其間事實）

（歐史所無者亦取他書詮釋劉昭注補可爲典則）

謹案有唐文治最盛五代棊承終始裁五十餘年而朝廷軌物見諸會要者猶非江南西蜀所及問遺訓而諮故實蒙穀所爲獻難次也盧陵斯事頗爲鄭樵所訾茲據武英殿會要刋本采摭靡遺歐所涉及固可卽事引伸薛所分見亦可隨條舉證俾唐宋兩朝沿革所自中間如以枚數闔蓋卽隋志之補五代而變通其例爾

謹案册府元龜決擇矜慎史非正史不錄時去五代未遠實錄犁然在目故其詔令敷陳多出薛書之外加以由唐迄宋公家應用文字一皆屬對爲能紀載貴存當時文體不必如宋祁輩以單詞鳴古也今悉援據是書不厭求詳載稽通鑑多引陸贄之篇取式舊唐亦有劉昫之例

謹案宋司馬光進通鑑表自云偏閱舊史旁採小說蓋其貫穿廣博用力綦勤誠宜攬其要最以佐二史闕如又歐史年譜但標卒立其外悉沒而不說故茲檢舉目錄件繫條分雖通鑑五紀未遑盡備而大事幾於備矣馬遷年表固前事之師也考異去取謹嚴最爲有意今多舉此以詰羣言至於後學淺識時有異同輒亦隨事附論非求多於前賢蘄有補於往牒其胡三省注輿地既是專長無廢掇取

謹案師古注班意存翼贊深戒攻擊本文竊謂注家大例但不當吹毛掎摭耳史書千秋龜鏡固將不誣方來昔人千慮之失豈無有待而乃曲意依違徇私于墨以是爲忠良所未喻故今砭訂歐史未敢隱情避就范甯穀梁非無先覺第求舉正何爽納忠

謹案天文測驗因時改易五代衆職頗聚是術多疎歐陽於推步一家夙所未究其刋修唐史時與劉羲叟同局天文歷志悉衷其言此撰司天當亦從彼商摧士蔿變古之差天竺祆占之妄信宜袪別王朴發斂歐書已載獨日躔月離兩篇既爲羲叟盡見是攷仍闕不言殆厭其繁重故從刪棄今就宋人可考之書量加詮次蓋以存其施行之舊若夫寫分擬數宅無見意無取支離

謹案地志之重尚矣五季多事之秋一彼一此十國帝制自爲不常建置誠宜悉意明徵俾提封盡一而諸家地理之書此焉多略歐史職方一考部居未審河北秦州失書而晉遼之戰績不彰嶺南辯化一郡以唐宋之地分列惠州避諱當時無是安陵改屬重出爲繁凡茲一切更僕難終固不獨總舉諸州後明改革爲自創也

今薛史郡縣既已闕文元托克托總裁宋史才識不長不能如長孫無忌撰隋書地志兼詳南北紛更將何以周知地域乎今於宋人輿地書凡經天府所著錄者咸加審正參取羣史志例綜述此考雖復瓜分豆剖貴令來者指掌可圖

謹案唐太宗御撰晉書所采滿家宋文帝詔注三國何止百種豈曰用廣異聞葢乃勤於取證歐陽自言求之傳記而文字殘缺不知五代以來簪筆之徒衆矣其軼時時見於他說而歐陽特未暇及耳今惟唐宋諸正史備列學官承學宜所伏膺非如劉宋范書未行可資松之揚搉又有書雖兩家文無異致者如册府元龜間同會要成章馬令南唐多采歐史全製因文芟削何費鈔胥餘自公私傳記旁及金石文章稗官遇一言之確佚篇得類書而存皆原歐陽雅意用助起予其書迄於南宋特明限斷若夫小家珍說肎受無徵必切引繩弗疑視聽以玆壹志進求爲歐史之功臣退不失爲羣書之益友庶幾確論詎襲陳言凡所稽合發揮得若干事并近人所撰五代史考異五代史纂誤補謹附欽定二史考證後云（是書校字正文以殿本元槧本爲準衍文複文省文脫文俱從其舊注文二史異同及諸書互異者各從原本諸書刊誤係官版從原本鈔本轉寫譌脫者互勘文義可正者正

之駮文不可解而又無取證者仍之金石闕文仍之）

欽定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薛居正以宰相監修是書衆手所成故有文字繁冗之病金章宗朝廢而不行元明以來傳本湮沒乾隆癸巳開四庫館特命儒臣于永樂大典散編中重加裒輯欽稟睿裁與歐書並列二十四史屢蒙聖製詩褒美其事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具述其詳）

新五代史七十五卷（歐陽修撰當時稾藏私家修身後敕取其書付國子監官爲刊印金章宗朝詔學官止用歐史本朝薛史復出仍命與歐史並行俱列正史）

歐史原注（徐無黨注散見本書各條下寥寥數語以發明書法爲宗後人每謂歐史于五代時禮樂刑政典章制度闕焉不詳多議作注以補之而卒無成書由于薛史久佚無從考信故也康熙間崑山徐炯嘗爲注秀水朱彝尊作序盛相推許實則僅成帝紀不傳于世文勤曾於浙中購得刊本知非完書朱亦自言欲注未成屢見曝書亭集玆得朱手稾千七百餘條大約採通鑑册府元龜太平御覽玉海文獻通考諸書其小者不過九國志十國春秋馬陸南唐書之類由其未見薛史不足稱備又所採兼及元明以後人書亦無限斷惟閩粵雲朔間爲朱遊蹟所經金石尙存堪資掇取今悉入注併他家金石有據者備採焉）

歐史彭注（大意以薛史爲宋初官撰書于五代見聞較近又當時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莫備于武英殿官刊五代會要一書是以全採欽定薛史及會要二書爲正注一字不遺葢注歐實以存薛使二史並行合爲完璧其他所採書專以宋人爲斷併宋文集凡二百七十餘種而元明以後書皆不闌入文勤著例則所謂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參諸書之文以訂訛異傳所有之事以詳委曲傳所無之事以補闕遺傳所有之人以核生平傳所無之人以徵同類皆裴松之注三國志遺意惟松之去取自由較易爲力玆則以書注書不以己意增損一字視裴注爲尤難耳

五代史記目錄

本紀一十二卷
列傳四十五卷
考三卷
世家年譜一十一卷
附錄三卷

本紀

第一卷
梁本紀第一
太祖上

第二卷
梁本紀第二
太祖下
第三卷
梁本紀第三
末帝
第四卷
唐本紀第四
莊宗上
第五卷上
唐本紀第五
莊宗中
第五卷下
唐本紀第五
莊宗下
第六卷上
唐本紀第六
明宗上
第六卷中
唐本紀第六
明宗中

第六卷下
唐本紀第六
明宗下
第七卷
唐本紀第七
愍帝
廢帝
第八卷上
晉本紀第八

高祖上
第八卷下
晉本紀第八
高祖下
第九卷
晉本紀第九
出帝
第十卷上
漢本紀第十
高祖

隱帝上
第十卷下
漢本紀第十
隱帝下
第十一卷上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上
第十一卷下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下

第十二卷上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上
第十二卷下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下
恭帝

列傳

第十三卷
梁家人傳第一

太祖文惠皇后王氏　元貞皇后張氏
陳昭儀　李昭容
末帝妃張氏　妃郭氏
太祖子友裕　友珪
友璋　友雍
友徽　友孜
友文　兄全昱
全昱子友諒　友能
友誨　兄存子友寧
友倫

第十四卷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劉太妃　貞簡皇后曹氏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淑妃韓氏
德妃伊氏　太祖子存美
存霸　存禮
存渥　存乂
存確　存紀
太祖弟克讓　克脩
克脩子嗣弼　嗣肱

克恭　克寧
克寧子瓌　莊宗子繼岌
繼潼　繼嵩
繼蟾　繼嶢
第十五卷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明宗和武憲皇后曹氏　昭懿皇后夏氏
宣憲皇后魏氏　淑妃王氏
愍帝哀皇后孔氏　明宗子從璟
從榮　從益
姪從璨　從璋
從温　從敏
第十六卷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皇后劉氏　子重吉
重美
第十七卷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　太妃安氏
出帝皇后馮氏　高祖子重信

重乂　重英
重進　重睿
重杲　高祖叔父萬友
萬友子敬威　敬贇
萬銓　萬銓子敬暉
高祖兄敬儒　高祖弟敬德
敬殷　重允
出帝子延煦　延寶
第十八卷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弟崇信
高祖子承訓　承勳
姪贇

第十九卷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聖穆皇后柴氏　淑妃楊氏
貴妃張氏　德妃董氏
子侗　信
姪守愿　奉超
遜

第二十卷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柴守禮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
宣懿皇后苻氏　後立皇后苻氏
世宗子誼　誠
諴　熙讓
熙謹　熙誨

第二十一卷

梁臣傳第九

敬翔　朱珍

李唐賓　龐師古
葛從周　霍存
張存敬　苻道昭
劉捍　寇彥卿

第二十二卷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霸
歸厚　歸弁
王重師　徐懷玉

第二十三卷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徽　王虔裕
謝彥章

第二十四卷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　安重誨

第二十五卷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子匡翰）　王建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第二十六卷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李嚴　李仁矩
毛璋
第二十七卷
唐臣傳第十五
朱宏昭（馮贇附）　劉延朗
康思立　康義誠
藥彥稠
第二十八卷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李襲吉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第二十九卷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景延廣
吳巒
第三十卷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史宏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第三十一卷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鄭仁誨
扈載
第三十二卷
死節傳第二十

王彥章　裴約（附）
劉仁贍（附）
第三十三卷
死事傳第二十一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翟進宗
沈斌　王淸
史彥超　孫晟
第三十四卷
一行傳第二十二
鄭遨　張薦明
石昂　程福贇
李自倫
第三十五卷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杜曉附）
第三十六卷

義兒傳第二十四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進
存璋　存賢
第三十七卷
伶官傳第二十五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從謙
第三十八卷
宦者傳第二十六
張承業　張居翰
第三十九卷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第四十卷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温韜
第四十一卷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　譚全播
雷滿　鍾傳
趙匡凝
第四十二卷
雜傳第三十
朱宣　瑾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王珂
趙犨　馮行襲
第四十三卷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振　裴迪
韋震　孔循
孫德昭　王敬蕘
蔣殷

第四十四卷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　丁會
賀德倫　閻寶
康延孝
第四十五卷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朱漢賓
段凝　劉玘

周知裕　陸思鐸
第四十六卷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温　王晏球
安重霸　王建立
康福　郭延魯
第四十七卷
雜傳第三十五
華温琪　萇從簡

張鈞（弟筠）　楊彥詢
李周　劉處讓
李承約　張希崇
相里金　張廷蘊
馬全節　皇甫遇
安彥威　李瓊
劉景巖
第四十八卷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　李金全

楊思權　王宏贄
劉審交　王周
高行周　行珪
白再榮　安叔千
第四十九卷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　馮暉
皇甫暉　唐景思
王進　常思
孫方諫

第五十卷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　王殷
劉詞　王環
折從阮
第五十一卷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　董璋
范延光　婁繼英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第五十二卷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第五十三卷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趙思綰
慕容彥超
第五十四卷

雜傳第四十二
馮道　李珽
李琪　鄭珏
李愚　盧導
司空頲
第五十五卷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　盧文紀
馬允孫　姚顗
劉岳　馬縞

盧損　崔居儉
崔棁　李懌
第五十六卷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　趙瑩
馮玉　盧質
呂琦　薛融
何澤　王權
史圭　龍敏
第五十七卷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　李鏻
賈緯　段希堯
張允　王松
裴皡　王仁裕
裴羽　王延
馬重績　趙延義
考
第五十八卷
司天考第一

第五十九卷
司天考第二
第六十卷上
職方考第三
第六十卷中
職方考第三
第六十卷下
職方考第三
世家年譜
第六十一卷上

吳世家第一
第六十一卷下
吳世家第一
第六十二卷上之上
南唐世家第二
第六十二卷上之下
南唐世家第二
第六十二卷中之上
南唐世家第二
第六十二卷中之下

南唐世家第二
第六十二卷下之上
南唐世家第二
第六十二卷下之下
南唐世家第二
第六十三卷上
前蜀世家第三
第六十三卷下
前蜀世家第三
第六十四卷上

後蜀世家第四
第六十四卷下
後蜀世家第四
第六十五卷
南漢世家第五
第六十六卷
楚世家第六
第六十七卷上
吳越世家第七
第六十七卷下

吳越世家第七
第六十八卷
閩世家第八
第六十九卷
南平世家第九
第七十卷
東漢世家第十
第七十一卷上之上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第七十一卷上之下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第七十一卷中之上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第七十一卷中之下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第七十一卷下之上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第七十一卷下之下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附錄

第七十二卷

四夷附錄第一

第七十三卷

四夷附錄第二

第七十四卷

四夷附錄第三

（徐無黨曰凡諸國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於未封王建國之前或稱梁稱晉稱唐者史官從後而追書也唐嘗稱晉而石敬瑭又稱晉李昪又稱唐劉龑已稱漢而劉旻又稱漢王建已稱蜀而孟知祥又稱蜀不若自爲一代不待別而可知唐漢蜀則加東南前後以別其世家梁初嘗封汴東平南唐初嘗稱齊三號當時已不顯著故皆畧而不道）

（五代亂世名號交雜而不常史家撰述譏事爲文要於理通事見而已覽者得以詳焉）

五代史記目錄

五代史記卷第一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梁本紀第一

（原注本紀因舊以爲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紀次其事與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暴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任重所責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立法）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五代史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諱晃本名溫宋州碭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誠帝即誠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以唐大中六年歲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于碭山縣午溝里是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里人望之皆驚奔而來曰朱家火發矣及至則廬舍儼然既入隣人以誕孩告衆咸異之　五代會要梁大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諱晃追冊文穆皇帝第三子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唐大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單州碭山縣以其日爲大明節　通鑑注開平二年梁改翰林承旨爲翰林奉旨以廟諱誠避嫌諱也　按採異聞錄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詔之耳　東軒筆錄朱高祖父名誠至今京師呼城外有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韋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韋縣相縣胙縣是也　雲麓漫鈔城避朱梁諱改曰州如東都州南州北州是也　齊東野語梁太祖父烈祖名誠遂改城曰牆）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原注變諱某書名義在稱王注中）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五代史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攜養寄于蕭縣人劉崇之家帝既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譴杖惟崇母自幼憐之親爲櫛髮嘗誡家人曰朱三非常也汝輩當善待之家人問其故答曰我嘗見其熟寐次化爲一赤蛇然衆亦未之信也　北夢瑣言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于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扑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全昱無他材能然爲人頗長者存溫勇有力（清異錄梁祖自初起每令左右持大赤旗緩急之際用以揮軍祖自目爲火龍標）而溫尤兇悍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溫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溫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通鑑中和二年正月黃巢以朱溫爲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　平巢事蹟考中和二年三月朱溫據同州又巢以其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原注諸鎮記當時語也唐謂節度使所治州爲藩鎮故南赴鎮移鎮之語　通鑑地理通釋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更爲帝）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平巢事蹟考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大敗之獲糧仗四十餘船）屢請益兵于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瞳（五代史謝瞳字子明福州人唐咸通末舉進士因留長安三歲不中第廣明初黃巢陷長安遂投跡于太祖洎居門下未嘗一日不在左右及太祖據同州遂署右職其年秋太祖與河中交戰再不利連上章請兵于巢僞右軍都尉孟楷抑而不進瞳揣太祖有擇福意乃進說曰黃家以數十萬之師値唐朝久安人不習戰因利乘便遂下兩京然始竊僞號任用已失其所今將軍勇冠三軍力戰于外而孟楷專務壅蔽奏章不達下爲庸才所制無獨鬭之明破亡之兆必矣況士德未厭外兵四集漕運波注日以收復爲名惟將軍察之太祖曰我意素決爾又如是復何疑哉翼日遂定策戮僞監軍使悉衆歸款于河中王重榮表瞳爲檢校屯田員外郎賜緋令奉表于蜀唐僖宗大悅召入顧問賜賚甚厚以功授朝散大夫太子率更令賜紫爲陵州刺史治郡一歲改檢校右散騎常侍通

（刺史在任四考頗有政績秋罷詣闕行在太祖遣人迎之龍紀二年至東京勞來彌厚賜第墅各一區錢千緡表爲亳州團練使兼太清宮副使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年冬太祖征淮南過郡因求侍府幕表爲宣義軍節度副使充兩使留後瞳在滑十三年部內增戶約五萬益兵數千人累遷至大中大夫檢校右僕射卒于滑開平初追　贈司徒）說溫曰黃家起于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與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其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鎭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于人也且將軍力戰于外而庸人制之于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五代史唐僖宗乾符中關東薦饑羣賊嘯聚黃巢因之起于曹濮饑民願附者凡數萬帝乃辭崇家與仲兄存俱入巢軍以力戰屢捷得補爲隊長唐廣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黃巢陷長安遣帝領兵屯于東渭橋是時夏州節度使諸葛爽率所部屯于櫟陽巢命帝招諭爽爽遂降于巢中和元年二月巢以帝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令攻南陽下之六月帝歸長安巢親勞于灞上七月巢遣帝西拒邠岐鄜夏之師于興平所至皆立功二年二月巢以帝爲同州防禦使使自攻取帝乃自丹州南行以擊左馮翊拔之遂據其郡時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屯兵數萬糾兵諸侯以圖興復帝時與之隣封屢爲重榮所敗遂請濟師于巢表章十上爲僞左軍使孟楷所蔽不達又聞巢軍勢蹙諸校離心帝知其必敗九月帝遂與左右定計斬僞監軍使嚴實舉郡降于重榮重榮即日飛章上奏時僖宗在蜀覽表而喜曰是天賜予也乃詔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賜名全忠自是率所部與河中兵士偕行所向無不克捷　平巢事蹟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于華州執以徇賊使尙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于西關門于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棄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十月以溫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鑑戒錄朱太祖統四鎭除中令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搆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遷之開東國無患矣昭宗遂勑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勑命既行追之勿及後果有大梁皇帝之號是時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代史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令候收復京闕即得赴鎭）四月諸鎭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武（五代史四月巢軍自藍關南走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率部下一旅之衆仗節東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原注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使　三水小牘陳璠者沛中之走卒也與故徐帥時溥少結軍中兄弟之好及溥爲支辟所任璠亦累遷右職黃巢之亂支辟簡勁卒五千人命溥總之而西璠爲次將溥自許昌趨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陰溥乃矯稱支命追兵廻於是引師與璠合屠平陰掠圍旧而下及沛支慮其變郊勞及解甲盛設厚賂之乃令所親諷支曰軍前不安民望見追且請公解印以厭衆心支力不能制乃及妻挐出居大彭館溥自稱留後璠謂溥曰支尙書惠率沛人若不殺之將貽後悔溥不可璠固請與溥往復十餘翻溥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詐爲溥命謂之曰請支行李歸闕下支以爲誠也翼日遂發璠伏甲於七里亭至則無少長皆殺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後溥受朝命乃表璠爲宿州太守璠性慘酷喜殺復厚斂淫刑百姓嗟怨五年貲賄山積溥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以候璠出璠夜率麾下五百人鬬友遲明友自領驍果百餘人突之璠潰與十餘人騎走出數十里從騎皆亡璠棄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者執以送友繫之馳白溥溥命斬之於鄙璠本麤悍又朴不知書臨刑忽索筆賦詩曰積玉堆金官又崇禍來倏忽變成空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爲鬼代作

（也）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五代史是時帝年三十有二時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黃巢餘孼合從肆虐共圍陳州久之僖宗乃命帝爲東北面都招討使時汴宋連年阻饑公私俱困帑廩皆虛外爲大敵所攻內則驕軍難制交鋒接戰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惟帝銳氣益振是歲十二月帝領兵于鹿邑與巢衆相遇縱兵擊之斬首二千餘級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譙郡之地）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犨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讓等犨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鄆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巢走封邱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五代史四年春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殺賊數萬衆是時陳州四面賊寨相望驅擄編氓殺以充食號爲舂磨寨帝分兵翦撲大小凡四十戰四月丁巳收西華寨賊將黃鄴單騎奔陳帝乘勝追之鼓噪而進會黃巢遁去遂入陳州刺史趙犨迎于馬前俄聞巢黨尚在陳北故陽壘帝遂迴歸大梁是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統騎軍數千同謀破賊與帝合勢于中牟北邀擊之賊衆大敗于王滿渡多束手來降時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皆匍匐于馬前悉宥而納之遂逐殘寇東至于冤句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于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會大雨雷電克用因得電光中踰垣遁去惟殺其部下數百人而已六月陳人感解圍之惠爲帝建生祠堂于其郡是歲黃巢雖殁而蔡州秦宗權繼爲巨孽有衆數萬攻陷隣郡殺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賊帝患之七月遂與陳人共攻蔡賊于溵水殺數千人　北夢瑣言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溵河下寨連絡號入山營於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既饑之野無所掠唯捕人爲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擣或磑磨咸用充饑天兵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爲雷電大雨淹沒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于太山狼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金華子雜編黃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仙芝既死賊衆戴之爲首遂日盛橫行於中原竟陷京洛數年方滅金華子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於君也善則歸服惡則離貳始盜賊聚於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刻剝於賦斂水旱不恤其病饑父母妻子求養無計初則竊奪穀粟以救死命黨與既成則連衡同惡跨山壓海東逾梁宋南窮高廣列獄無城壁之險重關無百二之固蟒啄噓天翠華狼狽而西幸豺牙爍日齊民肝腦以塗地鄙鎬淩夷往而不返矣世之清平也搢紳之士率多矜恃儒雅高心世祿靡念文武之本尋尚輕薄之風莅官行法何嘗及治由是大綱不維小漏忘補失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運旣遭翻飛之變是作）九月天子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五代史九月己未僖宗就加帝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戶　文獻通考封爵之差唐制王食邑五千戶郡王國公三千戶開國郡公二千戶縣公千五百戶縣侯千戶伯七百戶子五百戶男三百戶又有食實封者給縑帛每賜爵遞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特加邑戶而罷實封之給又去縣公之名封侯以郡）光啓（五代史光啓元年春蔡賊掠亳潁二郡帝帥師以救之遂東至于焦夷敗賊衆數千生擒賊將殷鐵林梟首以徇軍而還三月僖宗自蜀還長安改元光啓四月戊辰就加帝檢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戶十二月河中太原之師逼長安觀軍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二年三月進爵王（五代史二年春蔡賊益熾時唐室微弱諸道州兵不爲王室所用故宗權得以縱毒連陷汝洛懷孟唐鄧許鄭圓幅數千里殆絕人煙惟宋亳滑潁僅能閉壘而已帝累出兵與之交戰然或勝或負人甚危之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爲沛郡王是月僖宗移幸興元五月嗣襄王熅僭即帝位于長安改元爲建貞遣使齎僞詔至汴帝命焚之于庭未幾襄王果敗七月蔡人逼司州節度使鹿宴宏使來求救帝遣葛從周等率師赴援師未至而城陷宴宏爲蔡賊所害）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驍爲留後師儒來奔殺之遣

一第1〇〇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版文内

朱珍李唐賓陷滑州以胡眞爲留後（五代史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怠于軍政爲部下所殺帝聞之乃遣朱珍李唐賓襲而取之由是遂有滑臺之地又胡眞江陵人也體貌洪壯長七尺善騎射少爲縣吏及在巢寇中寇推爲名將隨巢涉淮浙陷許洛入長安及太祖以衆歸唐眞時爲元從都將從至梁苑表授檢校刑部尙書頻從破巢蔡于陳鄭閒尋以奇兵襲取滑州乃署爲滑州節度留後復表爲鄭滑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數年徵爲右金吾衛大將軍俄拜寧遠軍節度使容州刺史檢校太保卒贈太傅通鑑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眞謝瞳勸溫歸國）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五代史十二月僖宗降制就加帝檢校太傅改封吳興郡王食邑三千戶）自黃巢死蔡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爲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原注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遍者）乃遣朱珍募兵于東方而求救于兗鄆（五代史是歲鄆州爲蔡賊所陷刺史李璠單騎來奔帝宥而納之以爲行軍司馬宗權既得鄭益驕帝遣裨將遷于金隄驛與賊相遇因擊之賊衆大敗追至武陽橋斬首千餘級帝每與蔡人戰于四郊既以少擊衆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師少未快其旨宗權又以己衆十倍于帝恥于頻敗乃誓衆堅決以攻夷門既而獲蔡之諜者備知其事遂謀濟師焉）

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原注流俗本宣從王者非）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晊夜走過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晊攻汴王聞晊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晊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鬭也已而晊見珍在後果止珍卽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爲三而擊之晊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晊而河陽陝洛之兵爲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于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五代史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俾募兵于東道且慮蔡人暴其麥苗期以夏首回歸珍既至淄棘旬日之內應募者萬餘人又潛襲青州獲馬千匹鎧甲稱是乃鼓行而歸四月辛亥達于夷門帝喜曰吾事濟矣是時賊將張晊屯于北郊秦賢屯于版橋各有衆數萬樹柵相連二十餘里其勢甚盛帝謂諸將曰此賊方今息師蓄銳以俟時必來攻我況宗權度我兵少又未知珍來謂吾畏懼止于堅守而已今出不意不如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寨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寨斬首萬餘級時賊衆以爲神助庚午賊將盧瑭領萬餘人于圃田北萬勝戍夾汴水爲營跨河爲梁以扼運路帝擇精銳以襲之是日昏霧四合兵及賊壘方覺遂突入掩殺赴水死者甚衆盧瑭自投于河河南諸賊連敗不敢復駐皆併在張晊寨自是蔡寇皆懷震讋往往軍中自相驚亂帝旋師休息大行犒賞繇是軍士各懷憤激每遇敵無不奮勇五月丙子出酸棗門自卯至未短兵相接賊衆大敗追斬二十餘里偃仆就枕宗權恥敗益縱其虐乃自鄭州親領突將數人逕入張晊寨其日脫大旦陳于賊壘有聲如雷辛巳兗鄆滑軍士皆來赴援乃陳兵于汴水之上旌旗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翼日分布諸軍齊攻賊寨自寅至申斬首二萬餘級會夜收軍獲牛馬輜重生口器甲不可勝計是夜宗權晊遁去遲明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宗權至鄭州乃盡焚其廬舍屠其

（郡人而去始蔡人分兵寇陝雒孟懷許汝皆先據之因是敗也賊衆恐懼咸棄之而遁帝乃愼選將佐俾完葺壁壘爲戰守之備于是遠近流亡復歸者衆矣）十月天子使來賜王紀功碑朱瑄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通鑑考異編遺錄八月丙午都指揮使朱珍以諸部將士日有逃逸者初未曉其端今乃知爲鄆帥朱宣因前年與我師會合討伐蔡寇睹將士驍勇潛有窺覦之心密于境上懸金帛招誘如至者皆厚而納焉積亡既多上察之且不平是事因移文追索亡者朱宣來言不遜上益怒其欺罔乃議舉兵伐之）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劵及德政碑（老學菴筆記俗說唐五代間事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甚鄙淺予兒時聞之每以爲笑及觀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金三十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萬事皆盡言直是鄙俚之言亦無畏以此觀之無畏許之無所畏憚也然君臣之間乃許之無所畏憚是何義理必起于唐末耳）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璠之揚州行密不納（五代史是時揚州節度使高駢爲裨將畢師鐸所害後有孫儒楊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制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九月亳州裨將謝殷逐刺史宋衮自據其郡帝親領軍屯于太清宮遣霍存討平之帝之禦蔡寇也鄆州朱宣兗州朱瑾皆領兵來援及宗權既敗帝以宣瑾宗人[illegible]又有力于巳皆厚禮以歸之宣瑾以帝軍士勇悍私心愛之乃密于曹濮界上懸金帛以誘之軍士利其貨而赴者甚衆帝乃移檄以讓之朱宣來使不遜乃命朱珍侵曹伐濮以懲其姦未幾珍伐曹州執刺史邱禮以獻遂移兵圍濮兗鄆之罪自茲而始矣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贊撰紀功碑以賜帝是月帝親帥騎數千巡師于濮上因破朱宣援師于范縣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單騎奔鄆尋爲鄆人所敗踰月乃還十二月僖宗遣使賜帝鐵劵又命翰林承旨劉崇望撰德

政碑以賜帝閏月甲寅帝請行營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乃遣大將郭言領兵援送以赴揚州）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而還（五代史文德元年正月帝率師東赴淮海行次宋州聞楊行密已拔揚州遂還是時李璠郭言行至淮上爲徐戎所扼不克進而還帝怒遂謀伐徐）是時秦宗權陷襄州以趙德諲爲節度使德諲叛于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王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諲爲副（五代史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繇是諸鎭之師皆受帝之節制）三月庚子僖宗崩（五代史三月庚子昭宗即位是月蔡人石璠領萬衆以剽陳亳帝遣朱珍率精騎數千擒璠以獻）天雄軍亂因其節度使樂彥貞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北夢瑣言王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尋罷鎭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玖有舊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貞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貞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素舉不第尤私憤于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兇誕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爲亂軍所殺）魏人立羅宏信珍乃還（五代史四月戊辰魏博樂彥禎失律其子從訓出奔相州使來乞師帝遣朱珍領大軍濟河連收黎陽臨河二邑既而魏軍推小校羅宏信爲帥宏信既立遣使送欵于汴帝優而納之遂命班師）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來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沇河（五代史是月河南尹張全義襲李罕之于河陽克之罕之單騎出奔因乞師于大原李克用爲發萬騎以援之罕之遂收其衆偕晉軍合勢急攻河陽全義危急遣使求救于汴帝遣丁會牛存節葛從周領兵赴之大戰于温縣晉人與罕之俱敗于

（是河橋解圍全義歸于河陽因以丁會爲河陽留後）五月（五代史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檢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戶戊辰詔改帝鄉錦衣里曰沛王里）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五代史是月帝以兼有洛孟之地無西顧之患將大整師徒畢力誅蔡會蔡人趙德諲舉漢南之地以歸于朝廷且遣使送款于帝仍誓戮力同討宗權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德諲爲蔡州四面副都統又以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爲帝行軍司馬兼糧料應接至是帝領諸侯之師會德諲以伐蔡賊于汝水之上遂薄其城五日之內樹二十八寨以環之蓋象列宿之數也時帝親臨矢石一日飛矢中其左腋血漬單衣顧謂左右曰勿洩九月以糧運不繼遂班師）是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王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又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于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五代史是時帝知宗權殘孽不足爲患遂移兵以伐徐十月先遣朱珍領兵與時溥戰于吳康鎭徐人大敗遂收豐蕭二邑溥攜散騎馳入彭門帝命分兵以攻宿州刺史張友攜符印以降既而徐人閉壁堅守遂命龐師古屯兵守之而還是月蔡賊孫儒攻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龍紀元年正月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以來獻王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璠淮西留後（五代史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攻下宿遷縣進軍于呂梁時溥領軍二萬晨壓師古之軍而陣師古促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溥復入于彭門二月蔡將申叢遣使來告縛秦宗權

于帳下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即日承制以叢爲淮西留後未幾復爲都將郭璠所殺是月璠執宗權來獻帝遣行軍司馬李璠牙校朱克讓檻送于長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樓受俘即斬宗權于獨柳樹下唐會要龍紀元年二月汴州行軍司馬李璠檻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上御延喜門受俘百僚稱賀於樓前以之徇市告社廟斬於獨柳樹北夢瑣言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爲反逆兵力強銳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膾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禦之宗權爲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囚縛朱全忠具表檻送至京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也大尹哀之觀者因以爲笑報應記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陷秦宗權鹿宴洪劉巨容賊內二十餘年但讀金剛經雖在城中未嘗廢會宗權男爲襄陽節度使楊爲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鹿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爲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舊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一宵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之次欻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立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此善報也故陷於賊黨二十年閒終能梟巨盜立殊勳克保福祿蓋佛之冥祐也）三月天子封王爲東平王（五代史蔡州平昭宗詔加帝食實封一百戶賜莊宅各一區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賞平蔡之功也）七月朱珍殺李唐賓王如蕭縣執珍殺之遂攻徐州冬大雨水不能屯軍而旋初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是歲宗衡爲其將孫儒所殺儒攻楊行密于揚州淮南大亂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大順元年春遣龐師古攻孫儒于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將張筠復歸于時溥王自將攻之不克（五代史大順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擁衆以附時溥帝率親軍討之殺千餘人筠遂堅守乙卯時溥出兵暴碭山縣帝遣朱友裕以兵襲之敗徐軍三千餘衆獲沙陁援軍石君和等三十人斬于宿州城下六月辛酉淮南孫儒遣使脩好于帝帝表其事請以淮南節度使授于儒焉）初黃巢敗走

李克用追之至于冤朐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王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通鑑考異梁太祖編遺錄甲戌并師自曹南旋師上出封邱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縱蕃騎突入馳至上源驛既不可過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備宴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頗恣無厭之欲又以醜言陵侮於上時蕃將皆被甲胄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懽遽迺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沉醉忽大雷雨暴至克用不覺侍人乃滅燭推於牀下藏之蕃戎與我師鬬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縋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於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終不釋憾　又實錄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於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克用兵從飭少大軍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至是宰相張濬私與汴交王厚之以賂濬爲汴請伐河東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興師濬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五月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北夢瑣言盧光啟先人伏法光啟兄弟脩飾赴舉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然其立性開謹著初舉子一卷郎進取諸事皆此類也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於租庸張濬一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啟始也唐末舉人不問事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亦皆法於光啟爾其族弟汝弼嘗爲張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自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也）王爲東南面招討使然王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濬而已濬屯于陰地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王如河陽（五代史辛未昭宗命帝爲宣義軍節度使充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時朝廷宰臣張濬將兵討大原故也八月甲寅昭義都將馮霸殺沙陁所署節度使李克恭來降帝請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爲潞州留後戊辰李克用自率蕃漢步騎數萬以圍潞州帝遣葛從周率驍勇之士夜中銜枚犯圍而入于潞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都將李讜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川爲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爲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讜李重允以徇遂班師焉　通鑑攷異編遺錄八月甲寅馮霸殺李克恭來降上請河陽帥朱崇節領兵入潞兼充留後戊辰李克用圍之上遣葛從周率驍勇夜銜枚斫營突入上黨以壯潞人之心　又舊紀實錄皆云從周權知留後又汴人圍澤州呼李罕之云葛司空已入潞州李存孝圍潞州呼城上人云葛僕射可歸大梁似從周實爲留後也然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云帝請以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爲潞州留後實錄明年五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節爲河陽節度按河陽自解張全義圍以來常附屬於汴朱全忠以部將丁會張宗厚等爲之留後非一人崇節蓋亦汴將爲河陽留後全忠使權昭義留後既不能守復歸河陽耳諸書因謂之節度使蓋誤也從周但與崇節共守潞州以其名著故外人但稱從周不數崇節也　又編遺錄八月遣從周入上黨九月壬寅上往河陽令李讜救應朱崇節又命朱友裕張全義簡精銳進屯於澤州北應援取崇節從周以歸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朔上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爲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爲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斬李重裔遂班師按讜等初圍澤州時讜城上人云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是當時南兵方盛非孫揆就擒從周棄潞州之後也故置於此）十月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于是攻魏十一月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正月王及

魏人戰于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宏信來送款（五代史十月乙酉帝自河陽赴滑臺時奉詔將討太原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不從先是帝遣行人雷鄴告糴于魏既而為牙將所殺羅宏信懼故不敢從命遂通好于太原十二月辛丑帝遣丁會葛從周率衆渡河取黎陽臨河又令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帝徐以大軍繼其後二年春正月魏軍屯于內黃丙辰帝與之接戰自內黃至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羅宏信懼遣使持厚幣請和帝命止其焚掠而歸其俘宏信繇是感悅而聽命焉乃收軍屯于河上）十月克宿州（五代史八月己丑帝遣丁會急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其壁會乃率衆于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饒來降（五代史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饒舉郡來降是月徐將劉知俊率衆二千來降自是徐軍不振）十二月丁會敗朱瑾于金鄉（五代史十二月兗州朱瑾領軍三萬寇單父帝遣丁會領大軍襲敗之于金鄉界殺二萬餘衆瑾單馬遁去）

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敗于斗門王軍後至又敗而還（五代史景福元年正月遣丁會于兗州界徙其民數千戶于許州二月戊寅帝親征鄆先遣朱友裕屯軍于斗門甲申次衛南有飛鳥止于峻堞之上鳴噪甚厲副使李璠曰將有不如意之事是夜鄆州朱宣率步騎萬人襲朱友裕于斗門友裕拔軍南去乙酉帝晨救斗門不知友裕之退前至斗門者皆為鄆人所殺帝追襲鄆人至甄河不及遂頓兵于村落間時朱宣尚在濮州丁亥遇朱宣率兵將歸于鄆遂來衝擊帝策馬南馳為賊所追甚急前後迸溝躍馬而過張歸厚援稍力戰于其後乃免時李璠與都將數人皆為鄆軍所殺五月丙午遣朱克讓率衆暴兗鄆之麥　北夢瑣言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鳥烏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前軍朱友裕為朱宣掩撲拔軍陷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過朱宣軍來迎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為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倉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為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焉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為賊所殺張歸厚為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冬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五代史十一月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下之擒刺史邵儒以獻濮州平遂命移軍伐徐州）二年四月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王如徐州以師古為留後（五代史二年四月丁丑師古下彭門梟時溥首以獻　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四月澤州李罕之上言懷孟降人報汴將龐師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族皆沒溫既下徐方詐請朝廷命帥昭宗乃以兵部尚書孫儲為徐帥既而溫以他詞斥去自以其將鎮之）遂攻兗鄆（五代史八月帝遣龐師古移兵攻兗駐于曲阜與朱瑾屢戰皆敗之十二月龐師古遣先鋒葛從周引軍以攻齊州刺史朱威告急于兗鄆既而朱宣以援兵至遂固其壘）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漁山大敗之（五代史乾寧元年二月帝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于魚山朱宣覘知即以兵逕至且圖速戰帝整軍出寨時宣瑾已陣于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我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

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烟亘天乘勢以攻賊陣宣瑾大敗殺萬餘人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駐軍數日而還　北夢瑣言梁祖圖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數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昵每事誤稟從晦致命於郡彥溫大張樂邀不至乃與藏耀貪於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訴其心腹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藏耀裂其禁械斬於壽春市）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一月又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宏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五代史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帥師復伐兗遂塹而圍之未幾朱宣自鄆率步騎援糧欲入于兗友恭設伏以敗之盡奪其餉于高吳因擒蕃將安福順安福慶二月

（己酉帝領親軍屯于單父以爲友恭之援四月濠壽二州復爲楊行密所陷于是時太原遣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朱友恭遂歸于汴八月帝領親軍伐鄆至大仇遣前軍挑戰設伏于梁山以待之旣而獲蕃將史完府奪馬數百匹朱宣脫身遁去復入于鄆十月帝駐軍于鄆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瓊卽瑾之從父兄也帝因移軍至兗瓊果來降未幾瓊爲朱瑾所紿掠而殺之帝卽以其弟玭爲齊州防禦使十一月朱宣復遣將賀瓌柳存及蕃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底解兗州之圍也帝知之自兗領軍策馬先路至鉅野南追而敗之殺戮將盡生擒賀瓌柳存何懷寶及賊黨三千餘人是日申時狂風暴起沙塵沸湧帝曰此乃殺人未足耳遂下令盡殺所獲囚俘風亦止焉翼日繫賀瓌等以示于兗帝素知瓌名乃釋之惟斬何懷寶于兗城之下乃班師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兗旣至與朱瑾戰于壘下殺千餘級擒其將孫談鉷已下二十人遂旋師）三年（五代史三年正月河東李克用旣破邢州欲謀爭霸乃遣蕃將張汚落以萬騎寨于河北之莘縣聲言欲救兗鄆于魏博節度使羅宏信患之使來求援二月帝領親軍屯于單父會寒食帝乃親拜文穆皇帝陵于碭留縣午溝里四月辛酉河東泛漲將壞滑城帝令決隄岸以分其勢爲二河夾滑城而東爲害滋甚是月帝遣許州刺史朱友恭領兵萬人渡淮以便宜從事時黃鄂二州累遣使求援故有是行）五月戰于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五代史五月命葛從周統軍屯于洹水以備蕃軍六月李克用帥蕃漢諸軍營于斥邱遣其男落落將鐵林小兒三千騎薄于洹水從周與戰大敗之生擒落落以獻克用悲駭請脩舊好以贖其子帝不許遂執落落送于羅宏信斬之越七日我軍還屯陽留以伐鄆八月復壁于洹水）七月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五代史是時昭宗幸華州遣使就加帝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四年正月龐師古克鄆州王如鄆州以朱友裕爲留後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五代史四年正月帝以洹水之師大擧伐鄆辛卯營于濟水之

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爲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聲振于鄆朱宣聞之棄壁夜走葛從周逐之至中都北擒宣幷其妻男以獻尋斬汴橋下鄆州平乙亥帝入于鄆以朱友裕爲鄆州兵馬留後時帝聞朱瑾與史儼兒在豐沛間搜索糧餽惟留康懷英以守兗州帝因乘勝遣葛從周以大軍襲兗懷英聞鄆失守俟又我軍大至乃出降朱瑾史儼兒遂奔淮南兗海沂密等州平乃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于武昌收復黃鄂二州八月陝州節度使王珙遣使來乞師是時珙弟珂實爲蒲帥迭相憤怒日尋干戈而珙兵寡故來求援帝遣張存敬楊師厚等領兵赴陝旣而與蒲人戰于猗氏大敗之　通鑑考異梁太祖實錄四年正月復以洹水之師大擧伐鄆十五日辛卯營其西南河外龐師古命諸將撤木爲橋以圖宵濟癸巳前軍以心膂百人盜決河口甲午浮橋集水次乙未夜師古中軍先濟聲振壁內朱宣聞之弃壁走　又編遺錄四年正月己卯朱宣兵少糧盡不敢出戰然深溝高壘難越也從周師古乃取清河內小舟採野葛草茅索之以爲巨纜乃於其古橋南建浮橋丙申功就我師渡橋朱宣奔遁）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渒河瑾又敗之王懼馳歸（五代史九月帝以兗鄆旣平將士雄勇遂大擧南征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衆徑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遂爲淮人所敗師古殁焉葛從周行及濠梁聞師古之敗亦命班師）光化元年（五代史光化元年正月帝遣葛從周統諸將畧地于山東遂次于邢洺）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軍節度使（五代史三月昭宗以帝兼領天平軍節度使餘如故）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五代史四月滄州節度使盧廷彥爲燕軍所攻棄城奔下魏魏人送于汴是月帝以大軍至鉅鹿屯于城下敗晉軍萬餘衆于青山口俘馬千餘匹丁卯遣從周分兵攻洺州斬刺史邢善益擒將五十餘人五月己巳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遁去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到而死五日之內連下三州因以葛從周兼邢州

（昭義軍節度使留後帝遂班師）襄州趙匡凝自其父德諲時來附匡凝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取其唐隨鄧三州（會三異校定日三異案唐書地理志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陽表更乞泌州則是天祐二年唐州舊名猶在至三年始更爲泌光化之初未常有泌州之名今書爲泌則誤也）匡凝請和乃止（五代史是時襄州節度使趙匡凝聞帝軍有淸口之敗密附于淮夷七月帝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泌州刺史趙璠越牆來降隨州刺史趙匡璘臨陣就擒）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來降二年（五代史二年正月淮南楊行密舉全吳之衆精甲五萬以伐徐州帝領大軍禦之行密聞帝親征乃收軍而退）幽州劉仁恭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救魏敗仁恭于內黃（五代史時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大舉燕薊兵號十萬以伐魏遂攻陷貝州州民萬餘戶無少長悉屠之進攻魏州魏人來乞師帝遣朱友倫張存敬李思安等先屯于內黃帝遂親征三月與燕軍戰于內黃北燕軍大敗殺二萬餘衆奪馬二千餘匹擒都將單無敵已下七十餘人（通鑑[illegible]可及幽州[illegible]單無敵）是月葛從周自山東領其部衆馳以救魏翼日乘勝諸將張存敬以下連破八寨遂逐燕軍北至于臨淸擁其殘寇于御河溺死者甚衆仁恭奔于滄州）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五代史六月帝表丁會爲潞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固鎭路入于潞州以援丁會）七月（五代史七月壬辰朔海州陳漢賓擁所部三千奔于淮南）李克用取澤潞（五代史戊戌晉人陷澤州帝遣召葛從周于潞留賀德倫以守之未幾德倫爲晉人所逼遂棄潞而歸繇是潞州復爲晉人所有）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璠爲留後其將朱簡殺璠來降以簡爲保義軍節度使（五代史十一月陝州都將朱簡殺留後李璠自稱留後送款于帝）三年四月遣葛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

鴉隄大敗之（五代史三年四月遣葛從周以兗鄆滑魏之師伐滄州五月庚寅攻德州拔之梟刺史傅公和于城上己亥進攻浮陽六月燕帥劉仁恭大舉來援從周與諸將逆戰于乾寧軍老鴉隄大破之殺萬餘衆俘其將佐馬愼交已下百餘人既而以連雨遂班師）八月晉取洺州王如洺州復取之（五代史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洺州執刺史朱紹宗帝遣葛從周自鄴縣渡漳水屯于黃龍鎭親領中軍涉洺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洺州復平　通鑑攷異編遺錄八月中云前月二十五日上於毬場享士忽有大風占者曰賊風果於是時李進通領蕃寇出攻洺州　又七月二十五日李進通領蕃寇出并州來攻洺州八月乙丑發大軍救應之上尋亦自領衛軍相繼北征翼日達滑臺軍前馳報洺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踰堞墮而傷足爲賊所擒）是時鎭定皆附于晉遂攻鎭州破臨城王鎔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五代史九月帝以仁恭進通之入寇也皆繇鎭定爲其囊橐卽以葛從周爲上將以伐鎭州遂攻下臨城渡滹沱以環其城帝親領軍繼至鎭帥王鎔懼納質請盟仍獻文繒二十萬以犒戎士帝許之十月晉人以帝宿兵于趙遂南下太行急攻河陽留後侯言與都將閻寶力戰固守僅而獲全十一月以張存敬爲上將自甘陵發軍北侵幽薊連拔瀛莫二郡遂移軍以攻中山定帥王郜以精甲二萬戰于懷德亭盡殪之郜懼奔于太原遲明大軍集于城下郜季父處直持印鑰乞降亦以繒帛三十萬爲獻帝卽以處直代郜領其鎭焉是月燕人劉守光赴援中山寨于易水之上繼爲康懷英張存敬等所敗斬獲甚衆繇是河朔知懼皆弭伏焉）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五代史是歲唐左軍中尉劉季述幽昭宗于東宮內立皇子德王裕爲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願以唐之神器輸于帝帝時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大計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迴因言于帝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閹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帝悟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反正　通鑑考異編遺錄上雖聞其事未知撫實但懷憤激丁未上離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達大梁欲潛謀反正乃遣李振偵覗其事振迴益詳其宜也）

（尋馳蔣元暉與崔允密圖大義　又唐補紀自監國居位將及五旬機表不來朝野驚虞亢旱時多虹蜺背璚崔允觀其不祥便謀內變潛行書檄於關外播揚辭舌於街衢朱全忠封崔允機書并手札等與季述云彼已翻覆早宜別圖無何季述以此書示於崔允曰比來同匡社稷却爲闘亂藩方不審相公何至於此允唯云無此事遺人反圖刻蠟僞名自古乃有軍容若行怪怒則乞俯存家族季述乃與言誓相保始終允其夜便致書謝全忠云昨以丹誠諮摸尊聽却崇封示左軍到公其人已知意旨今日與允設盟不相損害然遠託令公爲主方應保全兼送女僕二人細馬兩匹全忠覽書大詬曰劉季述我與伊同王事十二三年兄弟之故特令報渠不能自謀却示崔相道我兩頭三面直是難容我若不殺此公不姓朱也乃擲於地囚其使者走一健步直申崔公從茲與大梁同謀大事）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王爲梁王（五代史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唐宰相崔允潛使人以帝密旨告于侍衛軍將孫德昭已下令誅左右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即時迎昭宗于東內御樓反正癸巳降旨進封帝爲梁王酬反正之功也昭宗之廢也汴之邸吏程巖牽昭宗衣下殿帝聞之召巖至汴折其足送于長安杖殺之五代會要天復元年正月封梁王）遣張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王珂求救于晉晉不能救乃來降（五代史是時河中節度使王珂結援于太原帝怒遣大將張存敬率將步河繇含山路鼓行而進戊申攻下絳州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舉郡來降帝即以大將侯言權領晉州何絅權領絳州晉絳平已未大軍至河中存敬命繚其垣而攻之壬戌蒲人颺素幡以請降庚午帝至河中以張存敬權領河中軍府事河中平帝乃東還是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請尋舊好帝亦遣使報命　通鑑考異續寶運錄載全忠表云臣當道先是河府抽軍便赴太原進討已累具狀分晰聞奏訖臣今月二十三日封部領牙隊到東都李克用差到專使張特與臣書一封并驢馬弓箭銀器匹段等與臣通和其張特臣且與回書放歸訖當月河府抽回兵士即勒權於河陽屯駐見排比收復潞州使邐迤赴太原進討次其李克用與臣書一封謹隨狀封進天復元年二月奏其年三月二日

表到駕前）三月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張存敬侯言張歸厚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五代史三月癸未朔帝歸自河中是月遣大將賀德倫氏叔琮領大軍以伐太原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將張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從周以兗鄆之眾自土門路入洺州刺史張歸厚以本軍自馬嶺入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晉州侯言自陰地入澤州刺史李存璋棄郡奔歸太原叔琮引軍逼潞州節度使孟遷乞降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領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歸命乃進軍趨太原四月乙卯大軍出石會關營于洞渦驛都將白奉國自井陘入收承天軍張歸厚引兵至遼州刺史張鄂迎降氏叔琮即日與諸軍至陽城下城中雖時出精騎來戰然危甓已甚將謀遁矣會叔琮以芻糧不給遂班師　通鑑考異編遺錄四月壬戌李克用遣張特齎書請尋懽盟乃指揮諸軍所在且駐留見差發專人之太原許通懽好兼并州地寒節候甚晚戎馬既多野草不足於芻牧尋令氏叔琮迴戈）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五代史五月癸卯昭宗以帝兼領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　北夢瑣言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爲四鎮官告使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恐中中外孤卿伴言不會謂謁者曰某無德安敢輒受令公拜竟不爲屈洎受禪之後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爲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皆醫人楊僕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未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訴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　又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銜潘岏持聘岏飲酒一石不亂每舉譏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曰押銜能飲一盤器物乎岏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岏並飲之岏愈溫克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瀉困卧俾人偵之岏簪笥簪冠子稱所得酒器滌而藏之他日又遣押銜鄭項持聘梁祖問以劍閤道路項極言危峻梁祖曰賢主人可以過得項對曰若不上聞恐誤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明道雜志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

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一視地工驗之而召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于辭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視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或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矣東北人謂所伐曰坎　洛陽搢紳舊聞紀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聽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現在客次爲對未見間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饑甚欲告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聽令取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惬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懼縮頸垂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illegible]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敘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陛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陛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無雲雨詩杜不敢辭即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絶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絶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杜既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絶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心憂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

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敘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貧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徐賦畧曰客有失意還鄉經於大梁過郊坰之耆老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昔昔時之事蹟誰見今日之功名目覩辭多不載遂留於賓館厚禮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人謂曰任是秦王漢武蓋諸徐賦有直論蕭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王漢武不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句爾梁祖既有移龜鼎之志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於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可庇五六十人遊客亦與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偏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勃然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須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樹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人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須臾健兒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面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羣盜安忍雄猜甚於古昔至於剛猛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五代史杜荀鶴池州人善爲詩辭句切理爲時所許既擢第復還舊山時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頵將起兵乃陰令以箋問至太祖遇之頗厚及頵遇禍太祖以其才表之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既而恃太祖之勢凡搢紳間已所不悅者日屈指怒數將謀盡殺之苞蓄未及泄丁重疾旬日而卒　唐詩紀事顧雲序其詩曰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遠者來隱者出異人僞士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人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歎文教未張思得如高宗朝射洪拾遺陳公作詩出没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澁僻碎畧淫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雕巧之師會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埽蕩詞場豁清文祓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宰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賡王澤故擢以塞詔意勉爲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明年宰親江表以佚故山偕隱者出詩三百篇見其雅麗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人倫之紀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胸中曾不蔕

（介情動于中則極思寘博神遊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貪於抉別信詩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僕幸得爲之敘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侯其繼作得如周頌者目之爲唐風集　碧溪詩話荀鶴朱梁時作時世吟十首錄其二云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八十衰翁住破村村中年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是昇平催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月落西山哭倚門，北夢瑣言唐杜荀鶴嘗遊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六月（五代史六月庚申帝發自大梁丁卯覩事于河中以素服出郊拜故節度使王重榮墓尋碑其子瓚爲節度判官請故相張濬爲重榮撰碑帝自中和初歸唐首依重榮至是思其舊德故恩禮若是）晉取慈隰（五代史七月甲寅帝東還梁邸）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允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恃以爲助天子與允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允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日夜相與涕泣思圖允以求全允知謀泄事急卽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王兵且至卽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通鑑考異唐補紀其月八日李茂貞朝覲留二千人在右街侍衛而回崔允申朱全忠請三千人在南坊宅側安下鳳翔劫駕西去朱全忠又聞以車子載器仗稱是紬絹進奉推車子人皆是官健入崔允宅中人心驚惶不同前後崔允累差人喚召朱全忠不到）

王乃上書言允所以名之之意天子怒罷允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鎭（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會汴入寇同華宦者知崔允之謀時允專掌三司泉貨韓全誨教禁兵伺允出衆而呼噪訴以冬衣減損軍人又上前控訴天子狥衆情罷崔允知政事崔允怒急召朱溫請以兵師入輔）王引兵去（通鑑考異金鑾記十七日早聞岐師昨夜二更却迴云軍人射汴令有表迎駕并述行止汴軍在岐東下寨十八日十九日白麻盧光啟可御史大夫參知機務二十日翰林學士姚洎兼知外制誥二十四日汴令有表奉辭東去二十五日汴軍離發延英門）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以邠寧慶衍四州降崔允奔于華州（五代史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既誅劉季述以韓全誨張宏彥爲兩軍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是時軍國大政專委宰相崔允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允一日于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嘗于昭宗前祈哀自訴自是昭宗勑允每有密奏令進囊封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十數以進使求官中陰事昭宗不悟允謀漸泄中官覘允眥裂以重賂甘言誘藩臣以爲城社時因讌聚則相向流涕時允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伺允出聚而呼譟訴以冬衣減損又于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允知政事允怒急召帝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戊申行次河中同州留後司馬鄴華之幕吏也舉郡來降辛亥駐軍于渭濱華帥韓建遣使奉箋納款又以銀三萬兩助軍是日行次零口癸丑聞長安亂昭宗爲閹官韓全誨等劫遷西幸鳳翔蓋避帝之兵鋒也翼日送命旋師夕次于赤水乙卯大軍集于華州城下韓建惶駭失措卽以城降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同華二州平是時唐太子太師盧知猷等二百六十三人列狀請帝速請迎奉己未遂帥諸軍發自赤水壬戌次于咸陽偵者云天子昨暮至岐山且曰宋文通扈蹕入其闕矣是時岐人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人屯于武功以拒帝帝遣康懷英敗之擒甲士六千餘衆乙丑次于岐山文通遣使奉書自陳其失請帝入覲丙辰入岐闕文通諭約閉壁不獲通復次于岐山是時昭宗累遣使齎朱書御札賜帝遣帝收軍還本道帝診之曰此必文通全誨之謀也皆不奉詔癸酉飛章奉辭且移軍北伐）

（乙亥至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舉城降繼徽因請去文通所賜李姓復本宗楊氏又請納其孥以爲質帝皆從之仍易其名曰崇本邠州平己丑唐丞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至華州以速迎奉爲請許之）二年春王退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汾慈隰（五代史二年正月帝復次于武功岐人堅壁不下乃迴軍于河中二月聞晉軍大舉南下聲言來援鳳翔帝遣朱友寧帥師會晉州刺史氏叔琮以禦之帝以大軍繼其後三月友寧叔琮與晉軍戰于晉州之北大敗之生擒克用男廷鸞帝謂左右曰此岐人之所恃也今既如此岐之變不久矣）遂圍太原不克而還汾慈隰復入于晉（通鑑考異梁太祖實錄三月癸丑虜衆悉出友寧以飛騎犯其左右翼虜大敗北掩殺不知其數擒克用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人　又實錄朱友寧圍太原營西北隅攻其西門城內大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寧止之及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勗日夜擾賊營友寧乃燒營而遁　又唐補紀昭宗自鳳翔遣金吾將軍李儼齎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爲討伐逆賊朱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張濬男其張濬先爲都統討太原退軍朝貶韓建力救不赴貶所只在三峯其男留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於吳王行密朱全忠探知張濬一門盡遭殺戮）四月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數出戰輒敗遂圍之（五代史四月岐人遣符道昭領大軍屯于虢縣康懷英帥驍騎敗之丁酉唐丞相崔允自華來謁帝屢述艱運危急事不可緩又慮羣閹擁昭宗幸蜀且告帝爲動容允將以辭啟宴于府署帝舉酒允情激于衷因自持樂版聲曲以侑酒帝甚悅座中以良馬珍玩之物資既行命諸將繕戎具五月丁巳帝復西征六月丁丑次于虢縣癸未將與岐軍大戰自辰至午殺萬餘衆擒其將校數百人乘勝遂逼其壘七月丙午岐軍復出求戰帝軍不利是月遣孔勍帥師取鳳隴成三州皆下之是時岐人相率結寨于諸山以避帝軍帝分兵以討決旬之內并平之九月甲戌帝以岐軍諸寨連結稍盛因親統千騎登高診之時秋空澄霽烟霧四絕忽有紫雲如繖葢凝于龍旌之上久之方散觀者咸訝之是時帝以岐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貴以正理以奇勝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紿之尋有騎士馬景應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願錄其孥帝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走直叩岐闉詐以軍怨東遁爲告且言列寨尚留萬餘人俟夕將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貞信其言遽啟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以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騎以據其闉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繇是喪膽但閉壁而已　北夢瑣言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懷挾帝以令諸侯之意懼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傳城川軍乃攻興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並爲蜀有方變謀却助鳳翔於時命掌書記韋莊奉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州軍罷）十一月鄜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勍襲鄜州虜周彝之族徙于河中周彝乃降（五代史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統兵萬餘人屯于岐之北原與城中舉烽以相應翼日帝以周彝既離本部鄜之時必無守備因命孔勍乘虛襲下之甲寅鄜州平周彝聞之收軍而遁　冊府元龜後唐李茂勳爲鄜州節度使梁太祖襲鄜州茂勳遂歸於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行軍司馬　五代史孔勍字鼎文兗州人後從家宿州少便騎射爲軍中小校事梁祖漸至郡守梁遷齊州防禦使唐鄧節度使梁貞明中王球據襄州叛勍討平之因授山南東道節度使莊宗至洛陽勍自鎮來朝復令歸鎮尋移昭義節度使同光季年監軍楊繼源與部將謀據潞州事泄勍誅之明宗卽位之歲詔還京師授河陽節度使未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太尉　又孔知濬字秀川徐州滕縣人故太子太師致仕勍之猶子也父延誠左武衛大將軍致仕年九十餘卒知濬仕梁爲天興軍使同光末勍鎮昭義時莊宗用唐朝故事以貴門爲監軍皆恃恩暴橫節將不能制明宗鄴城之變諸鎮多殺監軍時監潞者懼誅欲誘鎮兵謀變知濬伏甲于室夌晨監軍來謁執而殺之軍城遂寧明宗嘉之洎勍罷鎮以知濬爲澤州刺史入爲

（左驍衛大將軍長興清泰中歷唐復成三郡刺史晉高祖卽位用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舒州刺史從征范延光于鄴遷宿州團練使俄改隴州防禦使開運中移刺鳳州累官至檢校太傅河池據關防之要密邇邛蜀兵少勢孤知儕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圉之失契丹主稱制署滑州節度使漢祖受命自鎮入朝隱帝嗣位授密州防禦使踰歲以疾受代歸朝廣順三年冬卒于京師　通鑑考異金鑾記五月三日岐馬步軍敗迴戈傷中不少八日聞四面百姓盡搬移入城內二十一日聞汴帥於鄜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聞汴帥至石鼻又至橫渠二十四日聞汴帥至城南十里　又梁太祖實錄六月丁丑暨虢縣辛未文通帥兵驟出布陳俟敵我之將卒躍進決鬬始辰暨午寇大敗屍仆萬餘人命諸軍徙寨逼其壘自是岐人繼出師靡不喪衂六月乙亥上以盩厔有博野軍與岐人往來以窺我命李暉討平丙戌復遣孔勍領兵由大散關取鳳州　又編遺錄十二月癸酉遣孔勍李暉領兵襲鄜州以牽李周彝之兵己亥我師攻陷鄜牆獲周彝親族遂令李暉權知鄜時軍事不數日周彝乃遣幕賓投分通好然後上許抽兵　又梁太祖實錄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統州兵萬餘人屯於老聃祠之下上命孔勍李暉乘虛襲取之壬子勍等破中部郡甲寅大雨雪大軍冒之夕進五鼓及其壘克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五代史茂貞旣失鄜州之援愕然有瓦解之懼繇是議還警蹕誅閹寺以自贖焉）

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允允託疾不至王使人戲允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允率百官奉迎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見者咸以爲忠（五代史三年正月甲寅岐人啟壁唐昭宗降使宣問慰勞兼傳密旨等又命翰林學士韓偓趙國夫人寵顏齎詔押賜帝紫金酒器御衣玉帶丙辰華州留後李存審遣飛騎來告青州節度使王師範遣牙將張厚輦甲冑弓弩詐言

來獻欲盜據州城事覺已擒之矣是日師範又遣其將劉鄩盜據兗州丁巳昭宗遣中使押送軍容使韓全誨已下三十餘人首級以示帝甲子昭宗發離鳳翔幸左劍寨權駐蹕帝營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學士傳宣免之帝卽入見稱罪拜伏者數四既而促召升殿密邇御座且曰宗廟社稷是卿再造朕與戚屬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帶面以賜帝帝亦以玉鞍勒馬金銀器紋錦御饌酒菓等躬自拜進焉及翠華東行帝匹馬前導十餘里宣令止之己巳昭宗至長安謁太廟御長樂樓禮畢謂帝曰朕生入舊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救君之危曾無有如是者況今日再及宗廟得親奉觴酒奠于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報矣卽召帝執手聲涙俱發者久之　北夢瑣言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軍戰於虢縣西槐林驛大敗岐軍橫屍不絕鮑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誨已下二十二人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送於是車駕還宮朱公俛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千步帝爲之動容至京師以宰相崔允判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範以下七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虞光啟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己巳天子至自鳳翔（五代史闕文世傳梁太祖迎昭宗於鳳翔素服待辠昭宗佯爲鞵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爲吾繫鞵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臣謹按梁祖以天復三年迎唐昭宗於岐下歲在甲子其年改天祐至國初建隆庚申歲幾五十六年矣然則乾德七十歲人皆目覩其事蓋唐室自懿宗失政天下亂離故武宗以下實錄不傳於世昭宗一朝全無記注梁祖在位止及六年均帝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岐下繫鞵之事恥而不書晉天復中史臣張昭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紀但云卽位之始有會昌之風岐陽事迹不能追補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氣而運衰不振又明左右無忠義奮發之臣致梁祖得行其志有所警戒不可不書　唐摭言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府偓有扈從之功反正初上面許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歎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暨馳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

（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諭官入閤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窗裡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舉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　韻語陽秋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咏舊詩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為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鄂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證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為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致其詳耳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　困學紀聞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五代史翼曰誅宦官　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　通鑑考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名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蠟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搢紳長行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寧死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於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為對良久啟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為此拗木杌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拗為拗木杌仍戒慎由曰事泄卽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炬送慎由出邃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縢其事付允故允切於勦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允方彰其事　北夢瑣

言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允嫉忌尤甚上勅允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啟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以進求宦中陰事天子不之悟允謀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為城社視崔允背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人冠同華知崔允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幸鳳翔他日崔允與梁祖叶謀以誅閹官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崔允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崔緇兒卽允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允所為謂友曰助賊為虐者其崔允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王為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為護駕指揮使（曾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家人傳友倫乃王兄存之子其後中書上議亦皆謂之皇姪）以為天子衛（五代史三月庚辰制以帝為守太尉兼中書令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諸道兵馬副元帥加食邑三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唐會要天復三年二月以宰相崔允守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四月崔允奏六軍十二衛名額空存實無兵士京師侍衛亦籍親兵請每軍召募一千六百共置九千六百人從之乃令六軍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引兵東歸天子餞于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五代史戊戌帝建旆東還昭宗御延喜樓送之既醉遣內臣賜帝御製楊柳詞五首）初梁兵已西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據梁兗州（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是年四月青州帥王師範將劉鄩竊據兗州同日師範將張厚輦戈甲十乘至華州為華人所詰因竊發擒其郛殺華州指揮使婁敬思而去）王已還梁四月如鄆州遣朱友寧攻青州師範敗之于石樓友寧死九月楊師厚敗青人于臨朐取其棣州師範以青州降而鄩亦降（五代史三月戊午至大梁時以青州未平命軍士休澣以俟東征四月丙子巡師于臨朐亟命逼其城與青州兵戰于城下大敗之是夕淮將王景

仁以所部援軍宵遁帝遣楊師厚追及輔唐殺千人乘勝攻下密州八月戊辰以伐叛之柄委于楊師厚帝乃東還九月癸卯師厚率大軍與王師範戰于臨朐青軍大敗殺萬餘人并擒師範弟師克卽時從寨以逼其城辛亥偏將劉重霸擒棣州刺史邵播來獻播師範之謀主也帝命斃之戊午師範舉城請降青州平翼日分命將校署地于登萊淄棣等州皆下之繇是東漸至海皆爲梁土也帝復命師範權知青州軍州事師範乃請以錢二十萬貫犒軍帝許之　又劉康乂壽州安豐縣人也以農桑爲業唐乾符中關東羣盜並起江淮間徧羅其苦因爲巢黨所掠康乂沉默有膂力善用矛槊然不樂爲暴中和三年從太祖赴鎭委以心腹康乂枕戈擐甲夾險無憚其後衆典親軍襲巢破蔡斬獲尤多衆以戰功遷元從都將從太祖連年攻討徐兗鄆所向多捷尤善于營壘充諸軍壕寨使及太祖盡下三鎭議其功奏加檢校右僕射兼領軍衛將遷密州刺史政甚簡靜時王師範叛據青州乞師于淮夷淮人遂攻密州密兵素少執銳者不滿千夫而淮賊踰萬康乂率老弱守陴自別領少壯日與接戰于密之四郊俘擒千計賊知密州虛弱援兵未至晝夜急攻遂陷康乂爲賊所害　又盧曾字孝伯其先范陽人也頗好書有所執守始爲齊州防禦使朱瓊從事瓊降預其謀與之偕來瓊歿太祖辟爲宣義幕職曾性忠狷好戇直又不能取容于衆每勳府讌語稍洽曾率然糺正輒又忤旨左長直軍使劉捍委任方重曾亦不能平冀王友謙初定陝府命曾往議事有使院小將從行嗜酒荒逸過度曾復命欲發其罪致疏于袖中累日未果言小將恐事泄先誣告曾使酒幾敗軍事劉捍因證之由是罷職歸于齊之別墅餓而王師範起兵叛太祖促召曾謂之曰子能綏頻說青州使無背盟吾不負子矣曾持檄以往既至青師範因之送于淮南遇害後太祖暴師範之罪曰喪我骨肉殺我賓僚遂族誅之因召曾二子皆授以官　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師範之舉兵也朱温令朱友寧討之三月己酉朱温至汴州大舉魏博四鎭之衆十萬擊師範朱友寧楊師厚攻博興旬餘不下攻城之衆死者大半俄而朱温至大怒斬其主將復起土山翌日而拔城中無少長皆居之仍毁其垣四月進陷臨淄傳青州別將攻北海渡膠水冠登萊等郡　又梁太祖實錄四月丙子上至鄆領事辛卯從子友寧帥師破青州之博昌臨淄二邑殺戮五千餘衆暨北海爲　又編遺錄五月辛

亥却離歷下宿豐齊驛甲寅上到汶陽乙卯奏王師範逆狀己未上又往歷下壬戌上以兵士攻取博昌寨下少樹木時當炎毒却勒親從騎兵皆歸齊州因又前行夜將半客將劉捍謀曰捍請馳赴軍前傳諭上意敦將士令戮力速攻必可克矣今請上却歸歷下上悅而從之便令捍馳騎東往上乃西歸汶陽丙寅捷音至攻拔博昌盡戮其黨矣　又梁太祖實錄九月癸卯楊師厚勵衆決鬪青人大敗北走殺戮一萬人擒師範弟師克翌日東萊郡遣州兵泊土團五千人將援青爲我師邀截翦撲無一二存焉卽時徙寨遁其闔閤　又編遺錄冬十月丁卯楊師厚繼告捷於臨朐北及青州四面累殺賊黨擒斬頗衆至十一月萊州刺史王師克領六千人欲徑入青邱助其守禦師厚伏兵邀之殺戮將盡）友倫擊鞠墮馬死王怒以爲崔允殺之遣朱友謙殺允于京師（俞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家人傳殺崔允者朱友諒非友謙）其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五代史十月辛巳護駕都指揮使朱友倫因擊鞠墮馬卒于長安訃至帝大怒以爲唐室大臣欲謀叛已致友倫暴死十一月丁酉青將劉鄩舉兗州來降鄩王師範之將也師範令竊據兗州久之及聞師範降鄩乃歸命帝以鄩善事其主待之甚優尋署爲元帥府都押牙權知鄜州留後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爲之震懼是時將議迎駕東幸洛陽處唐室大臣異議帝乃密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收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　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及事權既失知朱温懷篡奪之志慮一朝禍發與國俱亡因閫自安之計與朱温外貌和厚私心漸異與元規密爲計畫倍招兵數繕治鎧甲朝夕不止朱温察之乃陰令部下驍果數千紿爲散卒於京師應募允每口教閱弓弩梁卒僞示怯懦或倒弓背矢有若不能允莫之識俄而朱友倫打毬墜死温愈不悅又聞允欲挾天子出幸荆襄温乃抗言允將交亂天下傾覆朝廷宜急誅之無令事發天子將罷允知政事貶太子賓客鄭元規循州司戶事未行温子友諒引兵攻允詰旦擒之又攻鄭元規於京府擒之崔鄭俱獻首岐下）自天子奔華州王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宮以待（五代史又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堅請昭宗幸

（洛昭宗不得已而從之帝乃率諸道丁匠財力同構洛陽宮不數月而成）天祐元年（玉海律歷天祐唐昭宗或曰天順）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通鑑考異梁實錄丁巳詔以今月二十一日先遣士庶出京朕將翌日命駕壬戌昭宗發自秦雍甲子暨華州二月丁卯上至河中乙亥天子駐蹕陝郡冀日上來覲於行在編遺錄正月丁酉上聞闕下人心不逞遂在河中以審都邑動靜己酉離梁園行至汜水聞崔允死是時皆言崔允以下曆諫帝不令東遷雒陽又密與岐鳳交通及斯禍也洎上至蒲津帝謀東幸決取二十一日屬車離長安是日丁巳王鑾東指癸亥到甘棠二月乙亥上離河中丁丑到陝郊戊寅朝欲躬往洛下催促百工壬辰朝辭明日東遷唐太祖紀年錄丁巳下詔與梁實錄同又曰壬戌昭宗發長安遷幸洛陽丁卯車駕次華州乙亥駐蹕陝州丙子朱溫自汴州迎覲見已先發自此人使相望於路請駕早行幸洛陽唐年補錄丁巳帝御延壽樓全忠迎扈表至

及還宮至暮全忠已移書宰臣裴樞促百官東行是日下詔與梁實錄同尋以張延範爲御營使便毀拆宮室沿河而下仍起豪民從行貧者亦繼焉車駕以其月二十三日己未至華州二月丙寅車駕駐陝郊　玉堂閒話太祖覲昭宗昭宗開宴坐定伶倫百戲在焉俳恒　聖先祝帝德然後說元勳梁王之功業曰我元勳梁王五百年間生之賢九優太史胡趙夜曰灼然如此　固教朝廷如　向侍宴臣僚無不失色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懌如無奈何）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黃門十數人打毬供奉內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五代史二月乙亥昭宗駐蹕于陝帝自河中來覲謁見行營因灑涕而言曰李茂貞等竊謀禍亂將迫乘輿老臣無狀請陛下東遷爲社稷大計也昭宗命延于寢室見何皇后面賜酒器及衣物何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于全忠矣因欷歔泣下後數日帝開宴

于陝之私第請駕臨幸翌日帝辭歸洛陽昭宗開內宴時有宮人與昭宗附耳而語韓建躡帝之足帝遂出以爲圖已因連上章請車駕幸洛三月丁未昭宗制以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是時昭宗累遣中使及內夫人傳宣謂帝曰皇后方在草蓐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帝以陝州小藩非萬乘久留之地期以四月內東幸閏月丁酉昭宗發自陝郡壬寅次于穀水是時昭宗左右唯小黃門及打毬供奉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帝猶忌之是日密令醫官許昭遠告變乃設饌于別幄名而盡殺之皆坑于幕下先是選二百餘人形貌大小一如內園人物之狀至是使一人擒二人縊于坑所即蒙其衣及戎具自飾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後皆梁人矣　北夢瑣言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勿能與爾等爲主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泣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金盞玉盃以賜全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其足全忠懼辭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

孤立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五代史甲辰車駕至洛都與宰相百官導駕入宮乙卯昭宗以帝爲宣武宣義護國忠武四鎮節度使時帝請以鄆州授張全義故有此命五月丙寅昭宗宴羣臣曰昨來御樓前一夜亡失赦書賴梁王收得副本不然諜事宰執不得無過矣是日宴次昭宗入內名帝于內殿曲宴帝不測其事不敢奉詔又曰卿不欲來郎令敬翔入來帝密遣翔出乃止己巳奉辭東歸　通鑑考異編遺錄戊申鑾輿初到洛都經費甚廣況國用未豐庶事草創因刪署闕冗司局今後除留宣徽等九使外餘並停廢仍不差內中夫人充使　唐摭言許晝者睢陽人也藩攻五字詩天復四年大駕東幸駐蹕甘棠晝于此際及第梁太祖長子號大卿郎君者嘗與晝屬和晝以卿爲奧主隨駕至洛下攜同年數人醉於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許朶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落皆籍其數中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晝慢罵久之主吏銜之潛遣一介馳報梁祖梁祖聞之頗睚眦獨命械晝而獻於時大卿竊知聞道先遣使至晝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北夢瑣言唐昭宗劫遷百官蕩析名娼妓兒皆爲彊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

（名也梁大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陽下采桑子關令俛而奏之及出又爲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後有琵琶石潨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爲相國令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渙澈連水邊作名也亂後入蜀不隸樂籍多遊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潨以胡琴擅場在坐非別音者喧譁語笑殊不傾聽潨乃撲槽而詬曰某甞爲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苦哉於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顛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賤伶云乎哉　鑑戒錄昭宗之代岐王茂貞本姓宋昭宗賜姓號曰西府太子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等始爲亂階焚燹宮闕動搖四海斬刈百官是時駕幸三峯抛離九廟諸侯悉罷職貢各養強兵天復初車駕走幸石門絕糧數日左街沙門懷寶進蒸麪燒餅奉宣賜紫宮人楊舞頭進哀淚手帕子奉宣加楚國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蕎麥人收食之悉遭疫癘是歲雷劈牛馬頻擾宮城拔出街西古槐揭下殿東鴟吻故昭宗御製詩曰祇解勞牛與勞樹不能誅惡復誅兇三年梁太祖將迎大駕之前岐山二菩薩身中自然有箭老聃廟土神移步神馬夜嘶後昭宗有困守岐陽迫遷東洛之兆也初抬遺張道古貢五危三亂表黜居於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三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八丈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王座端三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能更與讀來看）是時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曾三異校定曰三異案克用本紀及茂貞傳建行密世家皆書其在唐所授獨匡凝不書其在唐此乃缺文）聞梁遷天子洛陽皆欲舉兵討梁王大懼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元暉等行弒昭宗崩（五代史乙亥至大梁六月帝遣都將朱友裕率師討邠州節度使楊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進朝于洛陽七月甲子昭宗宴帝于文思鞠場乙丑帝發東都壬申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弒于大內　唐會要天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西都舊有凌烟閣畫國初功臣今遷都東京乞委管造一閣圖寫梁王

全忠勅旨令於皇城內擇地營建仍賜名天祐旌功之閣　北夢瑣言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舊名乃是虛器如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帝顧仆入內軍士躡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厨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爲亂兵所害內人李漸榮裴正一聞弒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請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即位爲子友珪所弒竟如其言　鐵圍山叢談維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雩祀謝見上帝而歸矣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罕敢入入亦多有異蕈或大於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歡笑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間至晡時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一郎有衛從繽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間尙帶鮮血擁從甚衆徐行繇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以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偏以示人維陽士大夫多能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忘七入矣偶流寓者趙令子與來猶能道其畧因著於編　癸辛雜識別集洛陽椒蘭殿故基之前傳是朱溫弒昭宗處尋丈間生草俱赤色謂因冤血所染而然也）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五代史遺制以輝王祝爲嗣乙巳帝自河中引軍而西癸丑次于永壽邠軍不出九月辛未班師十月癸巳至洛陽詣西內臨于梓宮前祗見于嗣君辛丑制以開帝丞自西征）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五代史十一月辛酉光州遣使來求援時光州歸款于帝爲淮人所攻故來乞師戊寅帝南征渡淮次于霍邱大掠廬壽之境淮人乃棄光州而去）二年（五代史二年正月庚申進攻壽州壽人堅壁不出丁亥帝自霍邱班師）二月遣蔣元暉殺

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五代史二月辛卯帝至自南征甲午青州節度使王師範至大梁帝待以賓禮尋表授河陽節度使北夢瑣言輝王即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達官尙在班列將謀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燦性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己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元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轘裂元暉與柳燦及弟瑀瑊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黃河朱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宜投於黃河水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尒朱榮河陰之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酖而崩唐祚自此滅矣）七月天子復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王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爲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月師厚破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師厚取荆南荆南留後趙匡明奔于蜀遂出光州以攻壽州不克（五代史七月辛酉天子賜帝迎鑾紀功碑樹于洛陽庚午遣大將軍楊師厚率前軍討趙匡凝于襄州辛未帝南征表趙匡凝罪狀削奪官爵八月楊師厚進收唐鄧復郢隨均房等七州帝駐軍漢江北自循江于經度齊師之所九月甲子師厚于陰谷江口造梁以濟師趙匡凝率兵二萬振于江濱師厚麾兵進擊襄人大敗殺萬餘衆乙丑趙匡凝焚其舟率親軍載輕舸沿漢而遁丙寅帝濟江至中流舟壞將沒者數四比及岸舟沉是日入襄城帝因周視府署其帑藏悉空惟于西廡下有一亭窗戶儼然扃鎖甚密遂令破鎖攻扉中有一大匱鍼鑰甚至又令破其匱內有金銀數百錠帝因歎曰亂兵既入公私財貨固無子遺矣此帑當有陰物主之不令常人所得俟我以有之耶遂以百餘錠賜楊師厚襲荆州留後趙匡明棄城上峽奔蜀荆襄二州平帝以都將賀瓌權領荆州楊師厚權領襄州即表其事十月丙戌朔天子以帝爲諸道兵馬元帥辛卯帝自襄州引軍由光州路趨淮南將發敬翔切諫請班師以全軍勢帝不聽壬辰次于棗陽遇大雨頗阻師行之勢軍至壽春壽春人堅壁清野以待帝帝乃還舍于正陽十一月丙辰大軍北濟帝至汝陰深悔淮南之行躁煩尤甚丁卯帝至自南征）

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爲蔣元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鎭國荆南忠武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五代會要天祐二年十一月加相國總百揆改封魏王備九錫）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元暉與何太后私通殺元暉而焚之遂弒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燦太常卿張廷範車裂以徇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五代史辛巳天子命帝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進封帝爲魏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兼備九錫之命癸未唐中書門下奏中書印已送相國中書公事權用中書省印甲申中書門下奏天下州縣名與相國魏王家諱同者請易之十二月乙酉朔帝讓相國魏王九錫之命丙戌京百司各差官齋本司須知孔目並印赴魏國送納甲午天子以帝堅讓九錫之命乃命宰相柳燦來使且述揖讓之意焉丁酉帝又讓九錫之命詔畧曰但以鴻名難掩懿貢須彰宜且徇于奏陳未便行于典冊又改諸道兵馬元帥爲天下兵馬元帥是時帝以唐朝百官服節多闕乃製造逐色衣服請朝廷等第賜之其所給俸錢仍請自來年正月全支　北夢瑣言朱全忠以蔣元暉爲樞密使俟帝動靜積慶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嘗恐不保旦夕貸使宮人阿秋而召元暉屬戒所乞宅日傳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傳禪召元暉到汴州責以太遲元暉以傳禪先須封國授九錫之

（命候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元暉歸奔洛陽與宰相商量爲趙殷衡誣譖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遥殺太后及宮人而誅蔣元暉時人寃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爲宣徽使出爲許昌滄州兩鎮時人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之）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爲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果皆叛據貝衛澶博州王以兵悉殺之（五代史三年正月幽滄稱兵將寇于魏魏人來乞師且以牙軍驕悍謀欲誅之遣親吏臧延範密告于帝帝陰許之乙丑北征先是帝之愛女適羅氏是月卒于鄴城因以兵仗數千事實于槖中遣客將馬嗣勳領長直軍千人雜以工匠丁夫肩其槖而入于魏聲言爲帝女設祭魏人信而不疑庚午夜嗣勳率其衆與羅紹威親軍數百人同攻牙軍遲明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洎于嬰孺亦無留者是月帝次于內黃聞之馳騎至魏時魏之大軍方與帝軍同代滄州聞牙軍之死即時奔還帝之軍追及歷亭殺賊幾千餘衆乃擁大將史仁遇保于高唐帝遣兵圍之是月天子詔河南尹張全義部署脩制相國魏王法物三月甲寅天子命帝總判鹽鐵度支戶部等三司事帝再上章切讓之乃止四月癸未攻下高唐軍民無少長皆殺之生擒逆首史仁遇以獻帝命支解之未幾又攻下澶博貝衛等州皆爲魏軍殘黨所據故也是時晉人圍邢州刺史牛存節堅壁固守帝遣符道昭帥師救之晉人乃遁去五月帝畧地于洺州既而復入于魏七月己未自魏班　師是日收復相州自是魏境悉平壬申帝歸自魏）遂攻滄州軍于長蘆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五代史八月甲辰以滄州未平復命北征九月丁卯營于長蘆一夕帝夢白龍附于兩肩左右瞻顧可畏恍然驚寤十月辛巳邠州陽崇本以鳳翔邠寧涇鄜秦隴之衆合五六萬來寇屯于美原列十五寨其勢甚盛帝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都將康懷英帥師禦之知俊等大破邠寇殺二萬餘衆奪馬三千餘匹擒其列校百餘人楊崇本胡章僅以身免十一月庚戌懷英乘勝進軍遂收鄜州十二月乙丑帝以文武常參官每月一五

九日赴朝奏請備廊飡詔從之遂自長蘆班師以寨內糗糧山積帝命焚之滄帥劉守文以城中絕食因致書于帝乞留餘糧以救飢民帝爲留十餘囷以與之　北夢瑣言丁會爲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祖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祇候吾將乘馬欲出圍人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容齋續筆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綏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發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烟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囷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以爲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爲人以其爲唐鴟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斥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懌曰宋州今年水灾百姓不足何用此爲遣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爲不足道於全忠則可書矣所謂揜而知其善也）

五代史記卷第一

五代史記卷第二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五代史開平元年正月丁亥帝迴自長蘆次于魏州節度使羅紹威以帝迴軍慮有不測之患由是供億甚至因密以天人之望切陳之帝雖拒而不納然心德之壬寅帝至自長蘆是日有慶雲覆于府署之上甲辰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傳禪代之意貽矩謁帝陳北面之禮帝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所卜已定皇帝方議裁詔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既而拜伏于砌下帝側躬以避之二月戊申帝之家廟棟間有五色芝生焉狀若芙蓉紫煙蒙護數日不散又是月家廟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識者知梁運之興矣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諸道都統晉國公王鐸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爲災唯木當爲福耳或亦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博通陰陽歷數之妙窮天下之奇秘有先見之明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鐸召而質之岡曰惟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後未敢言之請他日證其所驗一日又密召岡因堅請其語詳至于三四岡辭不獲鐸乃屏去左右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觀之將來當有朱氏爲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數三其禎也應在三紀之內乎鐸聞之不復有言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干唐祚故周子諒彈牛仙客李德裕謗牛僧孺皆以應圖讖爲辭然朱字牛下安八八即角之象也僧孺以朱泚構喪亂之禍冀無妄之福豈知應之帝也　北夢瑣言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于傳禪薛公銜命梁國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卻回速誓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辨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欵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公祇對盛言鷙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會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鷂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　所賜須愛惜以紙裹安韝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衙　又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復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鐸觀之問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爲災惟木當爲福耳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歷數謂晉公惟斗帝王之宮宿惟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退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當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　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五代史補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爲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錦繡萬花谷紀異昭宗播遷於鳳翔朱梁率諸道奉迎車駕時侯王將相在岐下者皆以珠一顆盤幞頭腳貫以銀線而簪之軍人咸以珠飾巾競相誇尚洎朱梁篡立乃知珠已居人上者久矣）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原注自即位以後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否　五代會要四年四月十八日受唐禪即位於東都金祥殿改名晃年五十六初名溫又賜名全忠　文獻通考汴水滔天錄一卷陳氏曰唐左拾遺王振撰言朱溫篡逆事　唐摭言唐裴延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延裕行止洎止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衙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洎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洎爲急灘頭上水船也　竹坡詩話梁太祖受禪姚洎爲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捷洎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大祖應聲曰卿便是

（上水船）戊辰大赦（原注赦文皆曰大赦天下此書大見其志之欲遠及也不曰天下實有所不及也）改元國號梁封唐王爲濟陰王（原注謂天子爲唐王錄其本語如此）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青箱雜記梁高祖爲宣武節帥及受禪乃升汴州爲開封府其詔曰興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勳有異庶方沾慶澤所宜加厚故豐沛著啟祚之美穰鄧有建都之榮用壯鴻基且旌故里則汴州爲開封府自朱梁時也）以唐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原注州縣廢置見職方考惟京都則書）賜東都酺一日（五代史四月唐帝御札勅宰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宋州刺史王皋進赤烏一雙又宰臣張文蔚押傳國寶玉册金寶及文武羣官諸司儀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二軍離鄭州丙辰達上源驛是日慶雲見令曰王者創業興邦立名傳世必難知而示訓從易避以便人或稽其符命應彼開基之義垂諸象德之言爰考僃書求于往代周王昌發之號漢帝詢衍之文或從一德以嶶稱或爲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縑緗寡人本名兼于二字且異帝王之號仍兼避易之難郡職縣官多須改換況宗廟不遷之業憲章百世之規事叶典儀豈憚革易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于明德日光顯契于瑞文昭融萬邦理斯在是庶順昊穹之意永臻康濟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迴避時受禪下教以本名二字異帝王之稱故改名己未賜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戊辰即位制曰王者受命于天光宅四海祇事上帝寵綏下民革故鼎新諒歷數而先定創業垂統知圖籙以無差神器所歸祥符合應是以三正互用五運相生前朝道消中原政散瞻烏莫定失鹿難追朕經緯風雷沐浴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糾合齊盟翼戴唐室隨山刊木罔憚胼胝投袂揮戈不遑寢處洎上穹之所贊知唐運之不興莫諧輔漢之謀徒罄事殷之禮唐主知英華已竭算祀有終釋龜鼎以如遺推紱而相授朕懼德弗嗣執謙允恭避駿命于南河眷清風于潁水而乃列嶽羣后盈廷庶官東西南北之人班白緇黃之衆謂朕功蓋上下澤被幽深宜應天以順時俾化家而爲國拒彼億兆至于再三且曰七政已齊萬幾難曠勉遵令典爰正鴻名告天地神祇建宗廟社稷顧惟涼德曷副樂推慄若履冰懍如馭朽金行啟祚王歷建元方宏經始之規宜布維新之令可改唐天祐四年爲開平元年國號大梁書載虞賓之斯爲令範詩稱周客蓋有明文是用先封以禮後嗣宜以曹州濟陰之邑奉唐主封爲濟陰王凡曰軌儀並遵故實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國羣材終爲晉用歷觀前載自有通規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應是唐朝中外文武舊臣見任前資官爵一切仍舊凡百有位無易厥章陳力濟時盡瘁事我古者一興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勳有異庶方霑慶澤所宜加等故豐沛著啟祚之美穰鄧有建都之榮用壯鴻基且旌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都其東都改爲西都仍廢京兆府爲雍州佑國軍節度使是日大酺賞賜有差通鑑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册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院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册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册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于元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五代史宋州刺史王皋進兩歧麥陳州袁象先進白兎一付史館編錄兼示百官詔在京司及諸軍州縣印一例鑄換其篆文則各如舊辛未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封楚王以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翔與帷幄之謀故首擢焉追尊四代廟號高祖媯州府君上諡曰宣元皇帝廟號肅祖太廟第一室陵號興極陵祖妣高平縣君范氏追諡宣僖皇后皇曾祖宣惠王上諡曰光獻皇帝廟號敬祖第二室陵號永安祖妣泰國夫人楊氏追諡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諡曰昭武皇帝廟號憲祖第三室陵號光天祖妣吳國夫人劉氏追諡昭懿皇后皇考文明王上諡曰文穆皇帝廟號烈祖第四室陵號咸寧皇妣晉國太夫人王氏追諡文惠皇后以宣武節度副使皇子友文爲開封尹判建昌院事友文本康氏子也帝養以爲子是月制宮殿門及都門名額正殿爲崇元殿東殿爲元德殿內殿爲金祥殿萬歲堂爲萬歲殿門如殿名帝自謂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白烏白兎洎白蓮之合蔕者以爲金行應運之兆

（故名殿曰金祥以大內正門爲元化門皇牆南門爲建國門商漏門爲敵運門下馬門爲升龍門元德殿前門爲崇明門正殿東門爲金烏門西門爲玉兎門正衙東門爲崇禮門東偏門爲銀臺門宴堂門爲德陽門天王門爲賓天門皇牆東門爲寛仁門浚儀門爲厚載門皇牆西門爲神獸門望京門爲金鳳門宋門爲觀化門尉氏門爲高明門鄭門爲開明門梁門爲乾象門酸棗門爲興和門封邱門爲含耀門曹門爲建陽門升開封浚儀爲赤縣尉氏封邱雍邱陳留爲畿縣　五代會要四月改京兆府爲大安府長安縣爲大安縣萬年縣爲大年縣仍置佑國軍節度使領始命韓建爲佑國軍節度使）契丹阿保機使袍笏梅老來（原注夷狄來不言朝不責其禮不言貢不貴其物故書曰來五代亂世著其屢來以見夷狄之來不來不因治亂而亂世屢來不足貴也）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楊涉爲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來（原注夷狄君臣姓名官爵或書或否不必備或因其舊史之詳畧但書其來以示意爾）乙酉封兄全昱爲廣王子友文博王（原注友文非子而書子語在家人傳）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徽建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甲午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爲使是月潞州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及晉人戰敗績（原注我敗曰敗績彼敗曰敗之文理宜然已見行營故戰不言地　五代史五月以唐朝宰臣張文蔚楊涉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帝初受禪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訪賢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規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覽擇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跡邱園不求聞達者令彼長吏備禮遊致冀無遺逸之恨進封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兩浙節度使錢鏐進封吳越王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爲大明節休假前後各一日壬午保義軍節度使朱友謙進百官衣二百副乙酉立皇兄全昱爲廣王皇子友文爲博王友珪爲郢王友璋爲福王友雍爲賀王友徽爲建王辛卯以東都舊第爲建昌宮改判建昌宮事爲建昌宮使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鎮兵馬倉庫籍繁因總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爲宮蓋重其事也甲午詔天下管屬及州縣官名犯廟諱者各宜改換城門郎改爲門局郎茂州改爲汶州桂州慕化縣改爲歸化縣潘州茂名縣改爲越裳縣詔樞密院宜改爲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爲院使改文思院爲乾文院同和院改爲儀鸞院以西都水北宅爲大昌宮廢雍州太清宮改西都太微宮亳州太清宮皆爲觀諸州紫極宮皆爲老君廟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進辟支佛骨及梵夾經律丙申御元德殿宴犒諸軍使劉捍符道昭已下賜物有差是月青州許州定州三鎮節度使請開內宴各賜方物是月以青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文武材且詳于稼穡利害軍旅之事籌度經費欲盡詢焉恩澤特異于時罕有比者隨拜爲上相賜賚甚厚宿州刺使王儒進白兎一濮州刺史圖嘉禾瑞麥以進廣州進奇寶名藥品類甚多河南尹張全義進開平元年已前羨餘錢十萬貫綢六千匹綿三十萬兩仍請每年上供定額每歲貢絹三萬匹以爲常式荆南高季昌進瑞橘數十顆質狀百味倍勝常貢且橘當冬熟今方仲夏時人咸異其事因稱爲瑞　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五月封河南尹張全義爲魏王皇兄全昱爲廣王依舊守大師致仕皇從子友謙爲冀王友諒爲衡王友能爲惠王友誨爲邵王　又五月六日救廢雍州太清宮改西都太微宮亳州太清宮皆爲觀諸道州紫極宮並爲老君廟）六月甲寅平盧軍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六月幸乾元院宴召宰臣學士及諸道入貢陪臣六月己亥帝御崇元殿內出追尊四廟上謚號玉册寶共八副宰臣文武百官儀仗鼓吹導引至太廟行事癸卯司天監奏日辰內有戊字請改爲武從之癸亥詔以前朝官僚譴逐南荒積年未經昭雪其間有懷抱材器爲時所嫉者深負冤抑仍令錄其名姓盡復官資兼告諭諸道令津致赴闕如已亡歿並許歸葬以明恩蕩以西都徽安門北路逼近大內宮垣兼非民便令移自榆林直趨端門之南改耀州報恩禪院爲興國寺馬殷奏破淮寇靜海軍節度使曲裕卒）秋七月己亥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皇帝祖黯謚曰

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氏謚曰宣僖曾祖茂琳謚曰光獻廟號敬祖祖妣楊氏謚曰光孝祖信謚曰昭武廟號憲祖祖妣劉氏謚曰昭懿考誠謚曰文穆廟號烈祖妣王氏謚曰文惠（五代史七月丙申以靜海軍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爲安南都護充節度使已亥追尊皇妣爲皇太后　五代會要梁肅祖宣元皇帝諱黯舜司徒虎四十二代孫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宣元皇帝廟號肅祖葬興極陵在單州碭山縣敬祖光獻皇帝諱茂琳宣元皇帝長子母曰宣僖皇后范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光獻皇帝廟號敬祖葬永安陵在單州碭山縣憲祖昭武皇帝諱信光獻皇帝長子母曰光憲皇后楊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昭武皇帝廟號憲祖葬光天陵在單州碭山縣烈祖文穆皇帝諱誠昭武皇帝長子母曰昭懿皇后劉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文穆皇帝廟號烈祖葬咸寧陵在單州碭山縣）八月丁卯同州虸蚄蟲生隰州黃河清（原注　于此書見不爲瑞也　五代史八月以潞州軍前屯師旅壁壘未收乃別議戎帥于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營都統敕朝廷之儀封冊爲重用報勳烈以隆恩榮固合親臨式光典禮舊章久缺自我復行今後每封冊大臣宜令有司備臨軒之禮甲子平明前老人星見于南極壬申密州進嘉禾又有合歡榆樹並圖形以獻是月隰州奏大寧縣至固鎮上下二百里今月八日黃河清至十月如故　五代會要八月敕諸道所有軍事申奏令直至右銀臺門委客省使晝時引進尋常公事依前四方館收接　宣和書畫譜梁太祖批答賀表行書字體雖純熟然乏氣韻當是筆吏所書方是時溫以唐之臣子盜竊神器故多引瑞物爲命之符唐王天下以土德而繼土者莫若金於是梁以金承之而色尙白所有之郡縣至有以白烏白兔白鷳鵲白鹿獻者此表獻白鹿也其奏章之臣則有若韓建有若楊涉有若薛貽矩實在開平即位之歲是其區區急於符契以厭人心曾不知三代受命不約而應如黃龍輔舟銀溢山赤烏流王屋以表殊休者亦固有自擬其承大統又歷年滋久且無非應天順人而作如溫者偶以黃巢餘黨乘不利之際初云歸順終乃攘奪其自視治世一顯諸侯不足況復區區引符命哉）九

月括馬（五代史九月辛丑西京大內放出兩宮內人及前朝宮人任其所適敕以近年文武官諸道奏使皆于所在分外停住踰年涉歲未聞歸非唯勞費州郡抑且侮慢國經臣節既虧憲章安在自今後兩浙福建廣州安南邕容等道使到發許住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許住二十日荊襄同雍鎮定青滄許住十日其餘側近不過三五日凡往來道路據遠近里數日行兩驛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長吏具事由奏聞如或有違當行朝典命御史點檢糾察以儆慢官魏博羅紹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穉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勳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爲郎恩命既行之後二子亦就班列紹威乃上章以齒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從之封鎮東軍神祠爲崇福侯浙西奏道門威儀鄭章道士夏隱言梵脩精志妙達希夷推諸輩流實有道業鄭章宜賜號貞一大師仍名元章隱言賜紫衣　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九月敕西宮所有前朝宮人宜放出宮任從所適　又九月敕近年文武諸道奏使皆分外停留今後兩浙福建廣州安南邕容等道使到發許住一月湖南洪鄂黔桂住二十日荊襄同雍鎮定青滄許住十日其餘近輔歇泊三五日如是往來道路據里數日行兩驛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長吏具事由聞奏仍仰御史臺覺察　冊府元龜梁太祖開平元年九月兩浙錢鏐奏鎮東軍神祠頗有靈驗救災祈福人民賴之特請封崇賜號爲崇福侯）冬十月己未講武于繁臺（五代史十月帝以用軍未暇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東京漸及疑訝令就便各許歸安只留韓建薛貽矩翰林學士張策韋郊杜曉中書舍人封舜卿張袞并左右御史司天監宗正寺兼要當諸司節級外其宰臣張文蔚已下文武百官並先于西京祗候庚午大明節內外臣僚各以奇貨良馬上壽故事內殿開宴召釋道二教對御談論宣旨罷之命閤門使以香合賜宰臣佛寺行香駕幸繁臺講武癸酉御史司憲薛廷珪奏請文武百官仍舊朝參先是帝欲親征河東命朝臣先赴雒都至是緩其期乃允所奏宰臣請每月初入閤望日延英聽政永爲常式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進納趙匡凝東第書籍先是收復襄漢帝閱其圖書至是命師厚進焉廣州進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龍腦腰帶珍珠枕玳瑁香藥等　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請每月初八日御閤望日御延英聽政永爲常式從之　又梁開平元年十月

（駕幸繁臺講武至二年七月改爲講武臺　太平寰宇記吹臺繁臺在開封縣南五里陳留風俗傳縣有倉頡師曠城其城上有列仙吹臺梁孝王亦增築焉朱梁開平二年改繁臺爲講武臺此即吹臺也其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　青箱雜記天清寺繁臺本梁王鼓吹臺梁高祖常閱武於此改爲講武臺其後繁氏居其側里人乃呼爲繁臺則繁臺之名始於此也）

十一月壬寅赦亡命背軍髡黥刑徒（原注于好殺之世小赦必書見其亦有愛人之意也　五代史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討未罷調補爲兵遂命盡赦逃亡背役髡黥之人各許歸鄉里廣州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裹合稜玳瑁器百餘副香藥珍巧甚多廣南管內獲白鹿並圖形來獻耳有兩缺按符瑞圖鹿壽千歲變白耳一缺今驗此鹿耳有二缺其獸與色皆應金行實表嘉瑞十二月辛亥詔曰潞寇未平王師在野攻戰之勢難緩于寇圍飛輓之勤實勞于人力永言輟耒深用軫懷宜令長吏丁寧布告期以兵罷之日給復賦租于是人戶聞之皆忘其倦詔故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上谷王周汭贈太師故武昌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杜洪贈太傅先是鄂渚再爲淮夷所侵攻圍甚急杜洪以兵食將盡繼來乞師帝料其隔越大江難以赴援兼以荆州據上游多戰艦去江夏甚邇因命周汭以舟師沿流以救之汭于是引兵東下纔及鄂界遇朗州舉背盟作亂乘江陵之虛縱兵襲破之俘掠且盡既而汭士卒知之皆顧其家咸無鬬志遂爲淮寇所敗將卒潰散汭忿恚自投于江汭之本姓犯文穆皇帝廟諱至是因追贈以其系出周文故賜姓周氏及汭兵亂之後武昌以重圍經年糧盡力困救援不至訖爲淮寇所陷載洪以送淮師遂殺之此二鎮也皆以忠貞歿于王事帝每言諸藩屏翰經綸之業必首痛汭洪之薨至是追贈之深加軫悼各以其子孫宗屬錄用焉棣州蒲臺縣百姓王知嚴妹以亂離併失怙恃因舉哀追感自截兩指以祭父母帝以遺體之重不合毀傷言念村閭何知禮教自今後所在郡縣如有截指割股不用奏聞是年諸道多奏軍人百姓割股青齊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爲孝但苟免徭役自殘肌膚欲以庇身何能療疾並宜止絕　册府元龜開平元年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討未罷調補爲先遂命盡赦逃亡背役髡黥之人各許歸鄉里是髡黥也皆四方赤子二十年以來兵戈之地擒俘蒸人爲軍中子弟遂黥之以記軍號絕其遁逸遠於年月寖遠倦于征役或懷鄉土遂多奔叛所在關防察而執之皆謂之背軍復送本所無不誅者近年尤多此色洎潛竄之後鄉里不容乃皆結黨羣集山藪之間以求生因之爲盜實州邑之大患今乃詔歸鄉里無問從來各得安便營生故奪據之徒十去八九焉斯亦甚關政化也　又十一月福建王審知奏聞閩縣界砧碕里古廟祈禱有靈鄉閭父老皆有陳請望賜封崇遂名之曰昭福廟　五代史補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拔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文獻通考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越其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致容由是亡者皆聚山爲盜大爲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今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能改齋漫錄五代史劉守光傳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故蘇明允兵制篇曰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至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湼手自後遂以爲常法使之不得與齊民齒然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乃云健兒文面自梁太祖始梁燕皆同時則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　五代春秋丁卯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汴州爲東都改京師爲西都五月李思安帥師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

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來己亥卜郊于西都弑濟陰王（原注弑臣子之大惡也書濟陰王從其實書弑正梁罪名　五代史開平二年正月癸酉帝御金祥殿受宰臣文武百官及諸藩屏陪臣稱賀諸道貢舉一百五十七人見于崇元門封從子友寧爲安王友倫爲密王幽州劉守文進海東鷹鶻蕃馬瓊屬方物　五代會要二年正月追封皇從子友寧爲安王友倫爲密王　册府元龜開平二年正月宰臣上表請郊天謁太廟命有司擇日備儀因先布告岳牧方伯于是太常禮院選用四月二十四日有事于南郊壬寅應郊祀大禮儀仗車輅鹵簿法物祭器樂懸各令所司脩飾以河

（南尹張宗奭充都點集諸司法物使三月帝以魏博鎭定助脩西都宮內工役方興禮容未備其郊天謁廟宜于秋冬別選良日　玉海梁開平二年正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正觀殿爲文明含元殿爲朝元）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五代史自去冬少雪春深農事方興久無時雨兼慮有災疾帝深軫下民二月命庶官徧祀于羣望掩瘞暴露令近鎭案古法以禳祈旬日乃雨帝以上黨未收因議撫巡便往西都赴郊禋之禮乃下令曉告中外取三月一日離東京以宰臣韓建權判建昌宮事兵部侍郎姚洎爲鹵簿使開封尹博王友文爲東都留守辛未契丹主安巴堅貢良馬）三月壬申朔如西都（原注辛巳至也如往而未至之辭書如則在道有事可以書）丙子如懷州（原注五代亂世兵無虛日不可悉書故用兵無勝敗攻城無得失皆不書其命大將與天子有所如自著大事爾此如懷澤者以兵方攻潞州也）丁丑如澤州戊寅封鴻臚卿李崧萊國公爲二王後（原注梁嘗更戊曰武而舊史悉復爲戊）壬午匡國軍節度使劉

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癸巳卜郊張文蔚薨（五代史三月壬申帝親統六軍巡幸澤潞是日寅時車駕西幸宰臣并要切司局皆扈從晚次中牟下詔以去年六月後昭義行營陣歿都將吏卒死于王事追念忠赤乃錄其名氏各下本軍令給養妻孥三年內官給糧賜丁丑幸澤州辛巳以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壬午宴扈駕羣臣并勞知俊賜以金帶戰袍寶劍茶藥甲申登東北隅逍遙樓蒐閱騎乘旌甲滿野丙申招討使劉知俊上章請車駕還東京蓋小郡湫隘非久駐蹕之所達覽帝俞其請以鴻臚卿李崧唐室宗屬封萊國公爲二王後有司奏萊國公李崧合置三廟于西都選地位建立廟宇以備四仲祀祭命度支供給以遵彝典）夏四月癸卯楊涉罷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奉旨禮部侍郎張策爲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畫見聞錄梁相國于兢善畫牡丹幼年從學觀檻中牡丹盛開乃命筆倣之不浹旬奪眞矣後遂酷思無倦動必增奇有人贈詩云看時人步澁展處蝶爭

來有寫生全本折枝傳於世）壬子至澤州（五代史四月以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翰林奉旨學士張策爲刑部侍郎平章事時帝在澤州拜二相于行在丙午車駕離澤州丁未駐蹕于懷州宴宰臣文武百官辛亥至鄭州壬子幸東京丙寅車駕幸繁臺觀稼鄂陵居人程震以兩岐麥穗并畫圖來進甲寅淮寇侵軼潭岳邊境欲援朗州以戰艦百餘艘揚帆西上泊鼎口湖南馬殷遣水軍都將黃璠率樓船遮擊之賊衆沿流宵遁追至鹿角鎭詔以戸部尚書致仕裴迪復爲右僕射迪敏事愼言達吏治明籌算帝初建節旄于夷門迪一謁見如故知乃辟爲從事自是之後歷三十年委四鎭租賦兵籍帑廩官吏獄訟賞罰經費運漕事無巨細皆得專之帝每出師即知軍州事逮于二紀不出梁之閫閾甚有裨贊之道禪代之歲命爲太常卿屬年已耆耄視聽昏塞不任朝謁遂請老許之朞月復起師長庶官焉）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人戰于夾城敗績（原注築城圍潞戰于城中故書地）戊戌立唐三廟契丹遣使者來（五代史五月丁丑王師圍潞州

將及二年李進通危在旦夕不俟攻擊當自降太原李存勗以厚幣誘結北蕃諸部并其境內丁壯悉驅南征決戰以救上黨之急部落帳族馳馬厲兵數路齊進于銅鞮樹寨旗壘相望王師敗于潞州己丑令下諸州去年有蝗蟲下于處前冬無雪今春亢陽致爲災沴實傷隴畝必慮今秋重困稼穡自知多在荒陂榛蕪之內所在長吏各須分配地界精加翦撲以絕根本壬辰夜火星犯月太史奏災合在荆楚乃令設武備寬刑罰恤人禁暴以禳之軍前行營都將康懷英孫海金已下主將四十三人于右銀臺門進狀待罪帝以去年發軍之日不利有違兵法並釋放兼各賜分物酒食勞問封義昌軍節度使劉守文加中書令封大彭王盧龍軍節度使劉守光封河間郡王許州節度使馮行襲封長樂王是月癸未淮賊寇荆州石首縣襄陽舉舟師泝漉港襲敗之　五代會要五月封滄州節度使劉守文爲大彭郡王幽州節度使劉守光爲河間郡王許州節度使馮行襲爲長樂郡王）六月壬寅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原注用兵之名有四兩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討天子自往曰征隨

（事爲文不得不異非有褒貶也）己酉殺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原注當殺曰伏誅不當殺者以兩相殺爲文）丙辰劉知俊及岐人戰于漠谷敗之（五代史六月辛亥以亢陽慮時政之闕乃詔曰邇者下民喪禮法吏舞文銓衡既失于選求州鎭又無其舉刺風俗未厚獄訟實繁職此之由上遭天譴至是決遣囚徒及戒勵中外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兗州乃令長吏治戎事設武備省獄訟恤疲病祈福禳災以順天戒丙辰邠岐來寇雍西編戶困于逃避且芟害禾稼結營自固踰月同州劉知俊領所部兵擊退襲至幕谷大破之俘斬千計收其器甲宋文通僅以身免詔曰敦尚儉素抑有前聞斥去浮華期臻至理如聞近日貢奉競務奢淫或奇巧蕩心或雕鏤溢目徒殫資用有費于工庸此後應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劒戟至于鞍勒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進邕州奏鎭山僧法通道璘有道行各賜紫衣是月壬戌岳州爲淮賊所據帝以此郡五嶺三湘水陸會合之地委輸商賈靡不由斯遂令荆湘湖南北舉舟師同力致討王師既集淮夷毁壁焚郭而遁）秋（五代史秋七月甲戌大霖雨陂澤泛溢頗傷稼穡帝幸右天武軍河亭觀水幸高僧臺閱禁衛六軍詔曰車服以庸古之制也貴賤無別罪莫大焉應內外將相許以銀飾鞍勒其刺史都將內諸司使以降祗取用銅冀定尊卑永爲條制仍令執法官糾察之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牢籠之期以好爵待以優榮各隨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搜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薦導之加任使後顯立功勞別加遷陟赦禁屠宰兩月甲午以高明門外繁臺爲講武臺是臺西漢梁孝王之時嘗按歌閱樂于此當時因名曰吹臺其後有繁氏居于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時代綿寖雖官吏亦從俗焉帝每登眺蒐乘訓戎宰臣以是事奏而名之八月辛亥赦應有暴露骸骨各委差人埋瘞兩浙錢鏐奏請重鑄換諸州新印詔禁戢諸軍節級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下各脩禮敬甲寅太史奏壽星見于南方兩浙錢鏐奏改管內紫極宮爲貞聖觀改臨安縣廣義鄉爲衣錦鄉甲子夜東方有大流星光明燭地有聲如裂帛唐州上言白龍見圖形以進　五代會要梁開平二年七月敕車服以庸古之制也貴賤無別罪莫大焉應內外將相許以銀飾鞍勒其刺史都將內諸司使以上祗許用銅飾仍永爲定式　又敕祭祀之儀有國大事如聞官吏慢于恪恭獨具禮容有異精審宜令御史臺疏其條件奏聞　冊府元龜七月詔曰祀典之禮有國之大事也如聞官吏慢于展敬禮容牲饌有異精虔宜令御史疏其條件以聞定詳禮儀使奏得太常禮院狀選用今年十一月己丑冬至有事於南郊奉敕西都宮內脩造尙未畢功過此一冬方當絶手宜令於來年正月內選日申奏）九月丁丑如陝州（原注以晉人攻晉絳故也）博王友文留守東都（五代史九月丙子太原軍出陰地關南牧寇掠郡縣晉絳有備帝慮諸將翫寇乃下詔親議巡幸命有司備行丁丑鑾輦西狩宰臣翰林學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及諸司要切官皆扈從餘文武百官並在東京壬午達雒陽帝御文思殿受朝參許汝孟懷牧守來朝澤州刺史劉重霸面陳破敵之策癸未西幸宿新安丙戌至陝州駐蒲雍同華牧守皆進鎧甲騎馬戈戟食味方物幽州都將康君紹等十人自蕃賊寨內來投又幽州騎將高彥章八十人騎先在并州乃于晉州軍前來降至是到行在皆賜分物衣服放歸本道以示懷服丁亥至陳州賜宴扈從官戊子延州賊軍寇上平關及平原軍攻平陽烽火羽書晝夜繼至乙丑六軍統軍牛存節黃文靖各領所部將士赴行在甲午太原步騎數萬攻逼晉絳踰旬不克知大軍至乃自焚其寨至夕而遁福州貢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藥奇品海味色類良多價累千萬）冬十月丁未至自陝州（五代史十月己亥上在陝兩浙節度使奏于常州東州鎭殺淮賊萬餘人獲戰船一百二隻以行營左廂步軍指揮使賀瓌爲左龍虎統軍以左天武軍夾馬指揮使尹皓爲輝州刺史以右天武都頭韓瑭爲神捷指揮使左天武第三都頭胡賞爲右神捷指揮使仍賜帛有差以解晉州圖之功也以尹皓部下五百人爲神捷軍乙巳御內殿宴宰臣扈從官共四十五人丙午御毬場殿宣夾馬都指揮使尹皓韓瑭以下將士五百人賜食庚戌至西都御文明殿辛亥宰臣百寮起居于殿前遂宣赴內宴賜方物有差丁巳至東都己未大明節諸道節度刺史各進獻鞍馬銀器綾帛以祝壽宰臣百官設齋相國寺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　五代會要十月置左右神捷軍　又十月以尙書兵部侍郎李皎爲建昌宮副使）十一月癸巳張策罷左

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十一月辛未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駕還京故也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出閣明門登高倚臺閱兵諸道節度使刺史各進賀冬田器鞍馬綾羅等戊子賜文武百官帛己丑又宴宰臣文武百官于宣和殿　冊府元龜十一月太常禮院奏選用來年正月二十四日辛卯親祭南郊可之詔以左千牛衛上將軍胡規充南郊儀仗使金吾衛將軍趙麓充車路法物使時以執儀仗將車輅皆武士故分二十將以董之是月冬至命宰臣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五代史十二月立二王三恪南郊禮儀使狀伏以詩稱有客書載虞賓因禪代之初必行興繼之命俾之助祭式表推恩兼垂恪敬之文別示優崇之典徵于歷代冀用舊章謹按唐朝以後魏元氏子孫韓國公爲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孫爲介國公隋朝楊氏子孫爲酅國公爲二王後今伏以國家受禪封唐朝子孫李從爲萊國公今參詳合以介國公爲　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癸丑獵敗于含耀門外　五代會要梁開平二年三月以唐宗子鴻臚卿李從封萊國公爲二王後四月中書門下奏萊國公李從合於西都選地建立三廟以備四仲祠祭仍令度支供給祭料從之其年十二月禮儀使奏謹按唐朝以魏元氏子孫封韓國公爲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孫封介國公隋楊氏子孫封酅國公爲二王後今國家受禪封唐李氏宗子李從爲萊國公今請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從之　五代春秋戊辰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西都征潞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月晉人救潞州破夾城遂攻澤州六月戊申淮南張顥弒其君渥吳人誅張顥秦人來寇雍州同州劉知俊敗秦師於幕谷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丁丑帝西征次陝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　楚人克朗州殺雷彥恭）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然燈以祈福（原注然燈風俗相傳自天子至於庶人衆天下同其奢樂而風俗傚之大者故錄其詔意則其失可知　五代會要梁開平三年正月敕兵革方偃久廢然燈屬在上春務達陽氣宜於正月上元前後三晝夜開坊市門一任公私然燈祈福）庚

寅享於大廟辛卯有事于南郊（原注祀天于南郊書曰有事錄當時語　退朝錄梁開平三年南郊執儀仗兵士二千九百七十人）大赦丙申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五代史開平三年正月戊辰朔帝御金祥殿受宰臣翰林學士稱賀文武百官拜表于東上閤門己巳太廟四室神主赴西京太常儀仗鼓吹導引齋車文武百官奉辭于開明門外甲戌發東都百官扈從次中牟縣乙亥次鄭州丙子次汜水縣河南尹張宗奭河陽節度使張歸霸並來朝戊寅次偃師縣己卯備法駕六軍儀仗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賀詔曰近年以來風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燈廢停已久今屬創開鴻業初建洛陽方在上春務達陽氣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開坊市門一任公私燃燈祈福庚寅親享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是日降雪盈尺帝昇壇而雪霽禮畢御五鳳樓宣制大赦天下賜南郊行事官禮儀使趙光逢以下分物甲午上御文思殿宴羣臣賜金帛有差丙申賜文武官帛有差命宣徽使王殷押絹一萬匹并茵褥幃帟二百六十件賜張宗奭改西京貞觀殿爲文明殿含元殿爲朝元殿　五代會要開平三年正月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　冊府元龜開平三年正月乙酉詔曰初宅雒都將行郊祀應嶽瀆名山大川及諸州有靈迹封崇神祠各宜差官吏精虔祭告是月禮儀使奏請皇帝宿齋三日庚寅親饗太廟辛卯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是日降雪盈尺及升壇而止　又梁太祖開平三年正月詔曰秋俸所以養賢而勵奉公也兵車未戢貢賦莫充朝謁甚勤祿廩益寡朕今啟建都市已畢郊禋職采至多費用差少其百官逐月俸料委左藏庫依前例全給）

二月壬戌講武于西杏園

甲子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降（原注唐末之亂彊弱相并或去或來此不可爲常難於遣責至此乃書曰叛始正其定分也　五代史二月改思政殿爲金鑾殿敕東都曰自昇州作府建邑爲都未廣邦畿頗虧國體其以滑州酸棗縣長垣縣鄭州中牟縣陽武縣宋州襄邑縣曹州戴邑縣許州扶溝縣鄢陵縣陳州太康縣等九縣宜並割屬開封府仍昇爲畿縣丁酉宴羣臣于崇勳殿甲辰又宴羣臣于崇勳殿蓋藩臣進賀勉而從之丙午宗正寺請脩興極永安光天咸寧諸陵並令添脩上下宮殿栽植松栢制可癸

（亥敕豐沛之基寢園所在悽愴動關于情理尤奉自繫于國章宜設陵臺兼升縣望其輝州碭山縣宜爲赤縣仍以本縣令兼四陵臺令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奏延州都指揮使高萬興部領節級家累三十八人來降　五代會要三年二月追封靈武節度使韓遜爲頴川郡王）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甲戌如河中（原注以高萬興降劉知俊兵攻鄜延故也）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取丹州（五代史三月以萬興檢校司徒爲丹延等州安撫招討等使辛未詔曰同州邊隅繼有士衆歸化暫思巡撫兼要指揮今幸蒲陝取九日進發甲戌車駕發西都百官奉辭于師子門外丁丑次陝州己卯次解縣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來奏迎庚辰至河中府幸右龍舊杏園講武丙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爲頴川王遜本靈州牙校唐末據本鎮朝廷因而授以節鉞冊府元龜三月遣宰臣薛貽矩以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宰臣于兢薦享太廟並赴西都甲戌車駕發西都庚辰至河中府分命羣臣告祭山川靈迹）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原注易得曰取難得曰克文理宜然爾　五代史四月丙申朔駐蹕河中壬寅辰時駕巡于朝邑縣界焦黎店冀王友謙及崇政內諸司使扈從至申時迴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謙扈從官甲寅宴宰臣及扈從官于內殿制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進封北平王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封南平王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封大彭郡王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封宏農郡王　五代會要梁開平三年四月進封易定節度使王處直爲北平王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爲大彭郡王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宏農郡王追封故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爲晉王　冊府元龜開平三年四月幽州節度使劉守光進蕃中生異馬一匹鬃後一毛長五寸名烏龍兩浙節度使錢鏐進睦州大茶三百一十籠洞牙弩百枝洞木槍二千條賜進奉使紀軍武銀帛有差是年冬諸道節度使刺史咸貢鞍馬銀絹羅綺賀正）五月己卯至自河中殺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五代史五月乙丑朔遂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于內殿己卯車駕至西京癸未御崇勳殿宴宰臣及文武百官四品以上己丑復御崇勳殿宴宰臣文武百官四品以上升宋州爲宣武軍節鎮仍以亳輝頴爲屬郡）六月庚戌劉知俊執佑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于岐（原注以身歸曰降以地歸曰附亦文理宜爾知俊爲忠武軍節度使以同州附岐今直書知俊叛而不言地蓋忠武已見上文）辛亥如陝州（原注以劉知俊叛故也）乙卯冀王朱友謙爲同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奔于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五代史六月庚戌同州節度使劉知俊據本郡反制令削奪劉知俊在身官爵仍徵發諸軍速令進討如有軍前將士懷忠烈以知機賊內朋徒憤省從而識變便能梟夷逆豎擒獲凶渠務立殊功當行厚賞活捉得劉知俊者賞錢一萬貫文便授忠武軍節度使並賜莊宅各一所如活捉得劉知浣者賞一千貫文便與除刺史有官者超轉三階無官者特授兵部尚書如活捉得劉知俊骨肉及近上都將並梟送闕廷者賞賜有差辛亥駕至蒲陝文武百官于新安縣奉迎劉知俊弟內直右保勝指揮使知浣自雒奔至潼關右龍虎軍十將張溫以上二十二人于潼關擒獲劉知浣送至行在敕劉知浣逆黨之中最爲頭角龍虎軍親兵之內實冠爪牙昨者攻取潼關率先用命尋則擒獲知浣最上立功頗壯軍威將除國難所懸賞格便可支分許賜官階固須除授但昨捉獲劉知浣是張溫等二十二人一時向前共立功效其賞錢一千貫文數內一百貫文與一最先打倒劉知浣衙官李稠四十三貫文與十將張溫二十人各與錢四十二貫八百五十文立功敕命便授郡府亦緣同時立功人數不少所除刺史難議偏頗宜令逐月共支給正刺史料錢二百貫文數內十將張溫一人每月與十貫文餘二十一人每月每人各分九貫文仍起七月一日以後支給人與轉官職仍勘名銜分析申奏當與施行是月知俊奔鳳翔同州平　冊府元龜開平三年六月己亥以久雨命官祈禱于神祠靈迹）秋七月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于岐（冊府元龜七月甲戌詔曰朕自膺眷佑勉副樂推三載于茲多難未弭但以蒙靈貺每竊休徵致稼穡之有年乃陰陽之克敘昨者以災興右地叛結左馮連郃來鳳之兇狂據關河之險固王師纔進逆黨生擒寸刃未施軍門盡啟以致元兇自逝遺壘皆降賊降

（不出於浹旬兵罷匪踰于一月而況時當炎暑路涉惡山風迎馬以納涼雲隨車而不雨功因提速而免滯留非珍質之敢當賴上元之垂祐合申告謝用表精虔宜令所司擇日親拜郊祀）乙丑克丹州執其首惡王行思（原注初不知首惡之人故直曰軍亂既克而推得之也丹州無主將姓名行思無官爵又不見伏誅之日皆舊史失之）乙亥至自陝州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原注智不足以衛身才不足以治衆而見殺者不書死之而以被殺爲文見死得其死者士之大節不妄以予人）房州刺史楊虔叛附于蜀（五代史七月乙丑赦行營將士陣歿者咸令所在給槥櫝津置歸鄉里戰卒聞之悉感泣丙寅命宰臣楊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廟改章善門爲左右銀臺門其左右銀臺門改爲左右興善門敕大內皇牆使諸門素來未得嚴謹將令整肅須示條章宜令控鶴指揮應于諸門各添差控鶴官兩人守帖把門其諸司使并諸司諸色人竝勒于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領行官一人輒入門裏其逐日諸道奏進客省使于千秋門外排當訖勒控鶴官昇擡至內門前準例令黃門殿直以下昇進輒不得令諸色一人到千秋門內其興善門仍令長官關鎖不得用逐日開閉是日又勑皇牆大內本尙深嚴宮禁諸門豈宜輕易未當條制交下因循苟出入之無常且公私之不便須加鈐轄用戒門閭宜令宣徽院使等切準此處分進封幽州節度使河間郡王劉守光爲燕王己丑夕寢殿棟折詰旦召近臣諸王視棟折之迹帝慘然曰幾與卿等不相見君臣對泣久之遂詔有司釋放禁人從八月朔日後減膳進素食禁屠宰避正殿以修佛事以禳其咎商州刺史李稠棄郡西奔本州將吏以都牙校李玫權知州事　五代會要梁開平三年七月敕內皇城諸門宜各差控鶴官兩人守把其諸司使并諸色人竝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帶人入門逐日諸道進奉客省使于千秋門外排當訖勒控鶴官擡至內門前令黃門殿直下昇進其章善門仍令扃鎖不用逐日擅自開閉　又七月進封幽州節度使劉守光爲燕王）八月辛亥降死罪囚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克房州執楊虔（五代史八月丙午以秋稼將登霖雨特甚命宰臣以下禱于社稷諸祠詔曰封嶽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覲有

國恒規朕以眇身忝臨大寶既功德未敷于天下而災祥互降于城中慮于告謝之儀有缺齋虔之禮爰修昭報用契幽通宜令中書侍郎平章事于兢往東嶽祭拜禱祀訖奏聞又敕朕以干戈尙熾華夏未寧宜循甲非之言用致雍熙之化起八月一日常朝不御金鑾崇勳兩殿只于便殿聽政辛亥制諸郡如有陣歿將士仰逐都安存家屬如有弟兄兒姪便給與衣糧充役贈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王班太保贈故同州觀察判官盧匪躬工部尙書班故河陽將累以軍功爲郡守主留事于襄陽爲小將王求所殺匪躬嘗爲劉知俊判官知俊反不偕行爲亂軍所害勅建國之初用兵未罷諸道章表皆繫軍機不欲滯留用防緩急比諸道所有軍事申奏宜令至右銀臺門委客省畫時引進諸道公事卽依前四方館準例收接司天臺奏今月二十七日平明前東南丙上去山高三尺以來老人星見測在井宿十一度其色光明闊大勅所在長吏放雜差役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自今後州縣府鎮一凡使命經過若不執文券並不得妄差人驢及取索一物已上又今歲秋田皆期大稔仰所在切加條流本分納稅及加耗外勿令更有科索切戒所繇人吏不得于鄉村乞託擾人）閏月癸酉契丹遣使者來己卯閱稼于西苑（五代史閏八月襄陽叛將李洪差小將進表帝示以含宏特賜勅書慰諭又制左馮背叛元惡逋逃如聞相濟之徒多是脅從之輩若能迴心向闕轉禍全身當與加恩必不問罪仍令同華等州切加招諭如能梟斬溫韜或以鎮寨歸化必加厚賞仍獎官班兼委本界招復人戶切加安存己卯幸西苑觀稼）九月壬寅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原注命暉討亂舊史失不書至此始見既克而推得洪首惡故初亦且書軍亂）丁未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爲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韓建楊涉罷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李洪楊虔伏誅（五代史開平三年九月癸巳朔御崇勳殿宴羣臣文武百官賜張宗奭楊師厚白綾各三百匹銀鞍轡馬丁酉上幸崇政院宴

內臣賜院使敬翔直學士李班等繒綵有差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判建昌宮事兼延資庫使制內外使臣復命未見便歸私第者朝廷命使臣下奉行唯于辭見之儀合守見敬恭之道近者凡差出使往復皆越常規或已辭而尚在本家或未見而先歸私第但從已便莫稟王程在禮敬而殊乖置典章而私舉宜令御史臺別具條疏事件具黜罰等奏聞庚子殿直王唐福自襄城走馬以大軍勝捷逆將李洪歸降事上聞賜唐福絹銀有加宰臣百官上表稱賀壬寅開封府虞候李繼業齎襄州都指揮使程暉奏狀以今月五日殺戮逆黨千人并生擒都指揮使傳霸以下節級共五百人收復襄州人戶歸業癸卯帝御文明殿以收復襄漢受宰臣以下稱賀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同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以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學士奉旨工部侍郎知制誥杜曉爲尚書戶部侍郎平章事詔曰秋冬之際陰雨相仍所司擇日拜郊或慮臨時妨事宜令別更擇日奏聞是月禮儀使奏據所司申奏擇十月二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令參詳十月十七日以後入十一月節十一月二日冬至一陽生之辰宜行親告之禮從之河中奏準宣詔使有銅牌者所

至即易騎以遣五代會要梁開平三年九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薛貽矩兼延資庫使）冬（五代史十月癸未大明節帝御文明殿設齋僧道召宰臣翰林學士預之諸道節度刺史及內外諸司使咸有進獻詔以寇盜未平凡諸給過所並令司門郎中員外郎出給以杜姦詐　五代會要梁開平三年十月勑過所先是司門郎中員外郎出給今寇盜未平恐漏姦詐宜令宰臣趙光逢專判凡出給過所先具狀經中書點檢判下即本司郎中據狀出給）十一月甲午日南至告謝于南郊（原注南至不必書因其以至日告謝而書告謝主用至日故書之不日有事于南郊亦從其本語蓋比南郊禮差簡　五代會要梁開平三年十一月南郊禮儀使奏今檢詳禮文皇帝赴南郊服通天冠絳紗袍登玉輅法駕鹵簿自清遊隊已下諸衛將軍平巾幘緋兩襠大口袴錦螣蛇銀隱起金帶刀弓箭佽飛執旗人引駕三衛並武弁緋兩襠大口袴供奉官並武弁服色各一人步從餘文武官及導駕士衣平巾幘餘並戎服准式近侍導駕官自三引車從本縣令州府御史大夫即朝服各乘輅車前導其引駕官員不總備車輅自中書令侍中已下則公服內諸司使

並常服內人服色禮文不載其年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前件儀仗至郊壇又梁太祖南郊二開平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其年十一月二日）己酉搜訪賢良（冊府元龜開平三年制自開創已來凡有赦書德音節文內皆委諸道搜訪賢良向慮所在長吏未切薦揚其有卓犖不羈抗潛用晦負王霸之業蘊經濟之謀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質文之奧機籌可以制變經術可以辨疑一事軼羣一才拔俗並令招聘旋具奏聞然後試其所長待以不次所貴牢籠俊傑採摭英翹）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五代史十一月癸巳朔帝齋于內殿不視朝甲午日長至五更一點自大內出于文明殿受宰臣以下起居自五鳳樓出南郊左右金吾太常兵部等司儀仗法駕鹵簿及左右內直控鶴等引從赴壇文武百官太保韓建以下班以俟帝升壇告謝司天臺奏冬至日自夜半後祥風徵扇帝座澄明至曉黃雲捧日丙申畋于上東門外戊戌制曰夫嚴親報本所以通神明流澤覃休所以惠黎庶斯蓋邦家不易之道皇王自昔之規敢斁大猷茲唯古義朕受命于今三年何曾不寅畏晨興焦勞夕惕師唐虞之典上則于乾功挹殷夏

之源下涵于民極欲使萬方有裕六辨無愆然而志有所未孚理有所未達致奸宄作孽旱霪爲災驕將守邊擁牙旗而背義積陰驟氣陵王燭以干和載考休徵式昭至警朕是以仰高俯厚靡惜于躬履薄臨淵冀昭于元覽兢兢慄慄夙夜匪寧及夫動干戈而必契靈誅陳犧齋而克章善應苟非天垂丕佑神贊殊休則安可致夷兇渠就不戰之功變沴戾氣作有年之慶況靈旗北指喪羆貙于亂轍之間飛騎西臨下鄜翟若走丸之易息一隅之煙燧復千里之封疆而又掃蕩左馮討除峴首故得外戎內夏益知天命之攸歸喙息蚑行共識皇基之永固仰懷昭應欲報無階爰因南至之辰親展圜丘之禮茲惟大慶必及下民乃宏渙汗之私以錫疲羸之幸所冀漸增蘇息亟致和平噫朕自臨御以來歲時尚邇氛昏未殄討伐猶頻甲兵須議于饋糧飛輓頻勞于編戶事非獲已慮若納隍宜所在長吏倍切撫綏明加勉諭每官中抽差徭役禁猾吏廣斂貪求免王流散靡依凋弊不濟宜令河南府開封府及諸道觀察使切加鈐轄刺史縣令不得因緣賦斂分外擾人凡關庶獄每望輕刑只候纔罷用軍必當便議優給德音節文內有未該者宜令所司類例條件奏聞己亥以司門郎

（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時鄴王紹威病日甚慮以後事故奏請焉辛丑幸穀水戊午御文明殿册太傅張宗奭太保韓建受册畢金吾仗引昇輅車儀仗導謁太廟訖赴尚書省上幸榆林坡閱兵教諸都馬步兵敕改乾文院爲文思院行殿爲興安殿毬場爲興安毬場又改弓箭庫殿爲宣武殿靈州奏鳳翔賊將劉知俊率邠岐秦涇之師侵逼州城帝遣陝州康懷英華州寇彥卿率兵攻逼邠寧以紓朔方之寇）

十二月懷英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于升平敗績（五代史十二月乙丑朕較獵于甘泉驛以蒲州壅迹之地且因經畧鄜延于是巡幸數月暇日游豫至焦梨店頗述前事念王重榮舊功下詔褒奬而封崇之國子監奏創造文宣王廟仍請率在朝及天下見任官僚俸錢每貫每月尅十五文充土木之值允之是歲以所率官僚俸錢修文宣王廟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奏捨錢造寺一所請賜寺額敕名大梁萬歲之寺仍許度僧四十九人贈牢騎使王仁嗣司空故同州押衙史華右僕射押衙王彥洪高漢詮郎秦言仇瓊並刑部尚書王筠御史司憲初劉知俊將叛謀會諸將詢所宜仁嗣等持正不撓悉罹其酷至是褒贈之劉守光上言于薊州西與兄守文戰擒守文　五代會要巡開平三年十二月國子監奏脩建文宣王廟請率在朝及天下見任官俸錢每貫尅留一十五文　又梁開平三年十二月以前進士鄭致雍爲翰林學士非常例也　五代史封舜卿仕梁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幽州以門生鄭致雍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雍同受命爲翰林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辭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托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爲座主辱門生致雍莊宗同光以來累歷清顯封氏自大和以來世居兩制以文筆稱于時舜卿從子謂昭宗遷雒時爲翰林學士舜卿爲中書舍人叔姪對掌內外制從子翹于梁貞明中亦爲翰林學士天成中爲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爇一炷餘令于塔廟中焚之貴表精至議者以翹時推名族出朝苑登瑣闥甚有巖廊之望而忽有此請乃近諸妖妄耳物望由是減之　北夢瑣言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托致雍秉筆當時識者以爲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　五代春秋己巳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祀上帝于圜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知俊伐秦克鄜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殺雍州王重師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秦辛亥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秦幽州劉守光伐滄州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援晉州晉人還師十月甲午帝告謝于圜丘秦人來侵靈州陝州康懷英侵秦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於升平）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原注自唐末之亂禮樂亡至此始用樂故書）丁未講武于榆林（五代史開平四年正月壬辰朔帝御朝元殿受百官稱賀始用禮樂也敕公事雖於稽遲居處悉皆遙遠共逐日當直中書舍人及吏部司封知印郎官少府監及鑄印文兼書寫告身人吏等並宜輪次于中書側近宿止乙未帝出師子門至榆林坡下閱教壬寅幸保寧毬場錫宴宰臣及文武百官賜宰臣張宗奭已下分物有加賜廣王分物賜湖南開元寺禪長老可復號惠光大師仍賜紫衣）二月己丑閱稼于穀水（五代史二月乙丑幸甘水亭出師子門幸榆林東北坡教諸軍兵事賜潞州投歸軍使張行恭錦服銀帶并食己丑出光政門至穀水觀麥戊辰宴于金鑾殿甲戌以春時無事頻命宰臣及勳戚宴于南府池亭辛巳楊師厚赴鎮于陝寒食假諸道節度使郡守勳臣競以春服賀又連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羅錦進者迨千萬乃御宣威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四品已上己丑出光政門至穀水觀麥三月壬辰幸崇政院宴勳臣己亥幸天驥院宴侍臣壬寅幸甘水亭宴宰臣勳戚翰林學士辛亥宴宰臣于內殿丙辰于興安毬場大饗六軍樂春時也四月壬戌詔曰追養以祿王者推歸厚之恩欲靜而風人于抱終身之戚其以刑部尚書致仕張策及三品四品常參官二十二人先世各追贈一等乙丑宴崇政院帝在藩及踐阼厲精求理深戒逸樂未嘗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令內妓升階擊鼓弄曲甚懽至午而罷丁卯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通鑑友諒獻瑞麥帝曰豐年爲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爲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丙戌幸北春門閱新樓至七里屯觀麥召從官食于樓河南張昌孫及蒲同主簿吏賜物各有差帝過朝邑見鎮將位在縣令上問左右或對曰宿官秩高帝曰令長字人也鎮使捕盜耳且鎮將多是邑民奈何得居民父母上是無禮也至是救天下鎮使官秩

（無高卑位在邑令下葉縣鎮遏使馮德武于蔡州西平縣界殺獲山賊擒首領張濆等七人以獻鎮海軍節度使錢鏐擊高澧于湖州大敗之梟夷擒賊萬人拔其郡湖州平先是澧以州叛入淮南故詔鏐討之也五月己丑朔以連雨不止至壬辰御文明殿命宰臣分拜祠廟自朔旦至癸巳內外以午日奉獻巨萬計馬三千蹄餘稱是復相之卒叻修內壁甲辰詔曰奇邪亂正假僞奪眞既刑典之不容宜犯違而勿赦應東西兩京及諸道州府制造假犀玉眞珠腰帶璧珥并諸色售用等一切禁斷不得輒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納長吏對面毀棄如行妨後有人故違必當極法仍委所在州府差人檢察收捕明行處斷魏博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鄴王羅紹威薨帝哀惻曰天不使我一海內何奪忠臣之速也詔贈尚書令六月己未朔詔節鎮勿起土功　五代會要四月追封皇兄存爲朗王六月追封皇伯義方爲穎王皇叔義譚爲韶王）秋（五代史七月壬子宴宰臣河南尹翰林學士兩街使于甘水亭丙辰宴羣臣于宣威殿賜物有差劉知俊攻逼夏州以宣化軍留後李思安爲東北行營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福州貢方物獻桐皮扇廣州貢犀玉獻舶上薔薇水時陳許汝蔡潁五州境內有蝝爲灾俄而許州上言有野禽羣飛蔽空旬日之間食蝝皆盡是歲乃大有秋）八月丙寅如陝州（原注以岐人晉人攻夏州故也）河南尹張宗奭留守西都辛未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五代史八月車駕西征已次陝府是時憫雨且命宰臣從官分禱靈迹日中而雨翼日止帝大悅辛未老人星見是日宴本府節度使楊師厚及扈從官于行宮賜師厚帛千匹仍授西路行營招討使丙子宴文武從官軍使已下設龜茲樂賜物有差）九月己丑至自陝州辛亥搜訪賢良（五代史九月丁亥朔命宰臣于兢赴西都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甲午至西京下詔曰朕聞歷代帝王首推堯舜爲人父母孰比禹湯睿謀高出于古先聖德普聞于天下尚或畢躬待士屈己求賢俯仰星雲慮一民之遺逸網羅巖穴恐片善之韜藏延爵祿以徵求設丹青而訪召使其爲政樂在進賢蓋繇國有萬幾朝稽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則昌自朕光宅中區迄今三歲宵分輟寐日旰忘餐思共力于廟謀庶永清于王道而乃朝廷之內或未盡于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于奇策眷言方岳下及山林豈無英奇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動高翊世或才號知人必于塗巷之賢備察芻蕘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良喻之以千載一時約之以高官美秩詢無求備唯在得人如有不羈沉潛自負通霸王之上畧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刑政之源識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常用佐經綸豈勞階級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羣亦當含短從長隨才授任大小方員之器寧限九流溫良恭儉之人難誣十室勉思薦舉勿至因循俟爾發揚慰予翹渴仍從別敕處分辛丑以久雨命宰臣薛貽矩祭定鼎門趙光逢祠嵩岳敕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于閒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王眞頒奪馬令先是王師擊賊獲馬多上獻至是盡止之蓋欲邀其奪擊之功也乙巳王師敗蕃寇于夏州初劉知俊誘沙陁振武賊帥周德威涇原賊帥李繼鸞合步騎五萬大舉欲俯拾夏臺節度使李仁福兵力俱乏以急來告先是供奉官張漢玫宣諭在壁國禮使杜廷隱賜幣于夏及石堡寨聞賊至以防卒三百人驅入州既而外兵圍合廷隱漢玫與指揮使張初李君甫率州民防卒與仁福部分固守晝夜戮力踰月及鄜延援至大軍奪擊敗之河東邠岐賊分路逃遁夏州圍解丙午詔曰劉知俊貴爲方伯尊極郡王而乃背誕朝恩竊投賊壘固神人之共怒訴天地所不容雖命討除尚稽擒戮宜懸爵賞以大功名必有忠貞咸思憤發有生擒劉知俊者賞錢千萬授節度使首級次之得孟審登者錢百萬除刺史得孫亢卓瓌劉儒張鄴等賞有差乙卯宴會羣臣于宣威殿）冬（五代史開平四年十月乙亥東京博王友文入覲召之也己卯以新修天驥院開宴落成內外並獻馬而魏博進絹四萬匹爲驅價壬午以冬設禁軍幸興安鞠場召文武百官宴幸開化大閱軍實　五代會要梁開平四年十月須奪馬令冒禁者罪之先是梁師攻戰得敵人之馬必納官故出令命獲者有之）十一月己丑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以伐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于晉晉人救趙（五代史十一月丁亥朔幸廣王第作樂辛卯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庚戌幸左龍虎軍宴

羣臣甲寅幸右龍虎軍宴羣臣戊戌詔曰自朔至今暴風未息諒惟不德致此咎徵皇天動威罔敢不懼宜令徧命祈禱副朕意焉差官分往祠所止風己亥日南至帝被衮冕御朝元殿列細仗奏樂于庭羣臣稱賀帝畋于伊水乙巳詔曰關防者所以譏異服察異言也況天下未息兵民多姦改形易衣覘我戎事比者有諜皆以詐敗而未嘗罪所過地叛將逃卒竊其妻孥而影附使者亦未嘗詰其所經今海內未同而緩法弛禁非所以息姦詐止奔亡也應在京諸司不得擅給公驗如有出外須執憑繇者其司門過所先須經中書門下點檢宜委宰臣趙光逢專判出給俾繇顯重冀絕姦源仍下兩京河陽及六軍諸衞御史臺各加鈐轄公私行李不得帶挾家口向西其襄鄧郿延等道並同處分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先鋒使時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叛結連晉人故遣將討之

十二月

癸酉頒律令格式

五代史十二月辛酉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親閱禁軍命格鬬于敎馬亭己巳詔曰滑宋輝亳等州水潦敗傷人戶愁嘆朕爲民父母良用痛心其令本州分等級賑貸所在長吏

監臨周給務令存濟壬辰賑貸東郡畿內如宋滑制

五代春秋庚午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鄴王紹威薨八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己丑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于晉王景仁帥師北討次於栢鄉

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栢鄉敗績

北夢瑣言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關逆耳秘而不說往往罰俸蓋懼梁主之好殺也梁自昭義失守符道昭就擒柏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爲太原節度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懷子孫之憂唯栢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庚寅赦流罪以下因求危言正諫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五代史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素服避殿百官守司以恭天事明復而止制曰兩漢以來日食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蓋欲周知時病盡達物情用緝國章以奉天誡朕每思逆耳罔忌觸鱗將洽政經庶開言路況茲讁見當有咎徵其在列辟羣臣危言正諫極萬邦之利害致六合之殷昌毗予一人永建皇極二日日旁有祲氣向背若環耳崇政使敬翔望之曰兵可憂矣帝爲之旰食是日果爲晉軍及鎮定之師所敗都將十餘人被擒餘衆奔潰庚寅制曰屈氏不恭固難去戰鬼方未服尚或勞師其蟻聚餘妖狐鳴醜類棄天常而拒命據地險以偷生言事討除將期戡定問罪止誅于元惡挺災可憫于遺黎每念傷痍良深愧歎應天兵所至之地宜令將帥節級嚴戒軍伍不得焚燒廬舍開發邱壠毀廢農桑驅掠士女使其背叛之俗知予弔伐之心又制曰戎機方切國用未殷養兵須藉于賦租稅粟尚煩于力役所在長吏不得因緣徵發自務貪求苟有故違必行重典立法垂制詳刑定科傳之無窮守而勿失中書門下所奏新定格式律令已頒下中外各委所在長吏切務遵行盡革煩苛皆除枉濫用副哀矜之意無違欽恤之言詔徵陝州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至京見于崇勳殿帝指授方略依前充北面都招討使恩賚甚厚使督軍進發二月丙辰朔帝御文明殿羣臣入閤以蔡州順化軍指揮使王存儼權知軍州事蔡人久習叛逆刺史張愼思又裒斂無狀帝追愼思至京而

久未命代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乘虛作亂因縱火驅擁爲渡淮計存儼誅行琮而撫遏其衆都將鄭遵與其下奉存儼爲主而以衆情馳奏時東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請遂討其亂兵至鄢陵上聞之曰誅行琮功也然存儼方懼若臨之以兵蔡必速飛矣遂馳使還軍而擢授存儼蔡人安之壬戌詔曰東京舊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東都扈從文武官委中書門下量閑劇處分宰臣上言曰龍興天府久望法駕但陛下始康愈未宜涉寒願少留清蹕從之甲子幸曜村民舍閱農事庚午幸白馬坡詔金吾大將軍待制官各奏事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呈虔州刺史盧延昌牋表虔州本支郡也兵甚銳自殷得韶州益強大升爲百勝軍使始洪州之陷盧光稠顧收復使府立功自効上因授江西觀察留後光稠卒復命延昌領州事方伯亦頗慰薦揚渭遣人僞署爵秩延昌佯受官牒禮遣其使因湖南自表其事曰郡小寇迫欲緩其奸謀且開導貢路非敢貳也以其僞制來自陳上覽奏曰我方有北事不可不甚加撫卹尋以授鎭南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命使慰勞三月辛卯以久旱令宰臣分禱靈迹翼日大澍雨丙申幸甘水亭召宰臣翰林學士尙書侍郞孔績已下八人扈從宴樂甚歡

（戊戌幸右龍虎軍召文武官四品已上宴于新殿甲辰幸左龍虎軍新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　五代會要二月勑食人之食憂人之事況丞相尊位參決大政而堂封未給且無餐錢朕甚愧之宜令食萬錢之半　冊府元龜開平五年二月泌州置善護寺）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五代史四月丁卯幸龍虎門召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將軍侍宴廣化寺壬申契丹遣使來貢丁丑幸宣威殿宴文武官四品已上及軍使蕃客己卯又幸左龍虎軍宴羣臣詔曰邠岐未滅關隴多虞宜擇親賢總茲戎任應關西同雍華鄜延夏等六道兵馬并委冀王收管指揮凡有抽差先申西面都招討使仍別奏聞庶合機權以寧邊鄙）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癸巳幸張宗奭第（五代史五月甲申朔帝被衮冕御朝元殿視朝仗衛如式制改開平五年爲乾化元年大赦天下詔方伯州牧近未加恩者并遷爵秩復大賚軍旅普宴于宣威殿賜帛各有差制封延州節度使高萬興爲渤海郡王諸道節度使錢鏐張宗奭馬殷王審知劉隱各賜一子六品正員官高季昌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賀德倫賜一子九品正員官癸巳觀稼于伊水登建春門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臨亭臯觀物色賞賜甚厚詔左銀臺門朔參諸司使庫使已下不得帶從人入城親王許一二人執條牀手簡餘悉止門外闌入者抵律闕守不禁與所犯同先時門通內無門籍且多勳戚車騎衆者尤不敢呵察至是有以客星凌犯上言者遂令止隔清海軍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劉隱薨輟朝三日百僚詣閤門奉慰六月乙卯命北面都招討使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出屯邢洺丁巳鎮定鈔我湯陰詔曰常山背義易水效尤誘其蕃戎動我邊鄙南侵相魏東出邢洺是用遣將徂征爲人除害但初頒赦令不欲食言宥而伐之諒非獲已況聞謀始不自帥臣致此厲階並由姦佞密通人使潛結沙陁既懼罪誅乃生離叛今雖行討伐已舉師徒亦開詔諭之門不阻歸降之路矧又王鎔處直未嘗削爵除名若翻然改圖不遠而復必仍舊貫當保全功如有率衆向明拔州效順亦行殊賞冀徇來情免令受弊于疲民用示維新于汙俗宜令行營都招討使及陳暉軍前準此勑文散加招諭將安衆懼特舉明恩鎮州只罪李宏規一人其餘一切不問詔脩天宫佛寺　又湖南奏潭州僧法思桂州僧歸真並乞賜紫衣從之　五代會要乾化元年五月進封延州節度使高萬興爲渤海郡王）秋（五代史七月帝不豫稍厥秋暑自辛丑幸會節坊張宗奭私第宰臣視事于歸仁亭子崇政使內諸司及翰林院並止于河南府廨署至甲辰復歸大內）八月戊辰閱稼于榆林渤海遣使者來戊寅大閱于興安鞠場（五代史八月庚申幸保寧殿閱天興控鶴兵事軍使將校各有賜癸亥老人星見戊辰幸故上陽宮至于榆林觀稼丙子閱四蕃將軍屯衛兵士于天津橋南至龍門廣化寺戊寅幸興安鞠場大教閱帝自指麾無不踊抃坐作進退聲振宮掖右神武統軍丁審衢對御以紅帛囊劍擬乘輿物帝曰宿將也恕之以劉重霸代其任　冊府元龜乾化元年八月癸亥詔宰臣文武百寮宴于河南府）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閤（原注御殿而云入閤錄其本語書之以見禮失事在李琪列傳此禮其後屢行皆不書一書以見其失足矣）庚子如魏州（原注以晉人攻魏故也）張宗奭留守西都（五代史九月辛巳朔帝御文明殿羣臣入閤刑法待制官各奏事己丑宴羣臣于興安殿庚子親御六師次于河陽甲辰至于衛州乙巳至于宜溝幸民劉遂壄丙午至相州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雲騎指揮使宋鐸嘗身先陷陣各賜帛）冬十月丙子大閱于魏東郊（五代史十月辛亥朔駐蹕于相州宰臣洎文武從官並詣行宮起居戶部郎中孔昌序齎留都百官冬朔起居表至自西京諸道節度刺史諸藩府留後各以冬朔起居表來上制以郢王友珪充控鶴指揮使諸軍都虞候閻寶爲御營使有司以立冬太廟薦享上言詔丞相杜曉赴西都攝祭行事癸丑閱武于州闉之南樓左龍驤都教練使鄧季筠魏博馬軍都指揮使何令稠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陳令勳以部下馬瘦並腰斬于軍門甲寅將以其夕幸魏縣命閤門使李郁報宰臣兼勑內外是夜車駕發軔于都署乙卯次洹水丙辰至魏縣先鋒將黃文靖伏誅己未帝御朝元門以回鶻吐蕃二大國入覲故也癸亥令諸軍指揮使及四蕃將軍賜食于行宮之外廡戊辰幸邑西之白龍潭以觀魚焉既而漁人獲巨魚以獻帝命放之中流從臣以帝有仁惻之心皆相顧欣然是日名其潭曰萬歲潭丙子帝御城東教場閱兵諸軍都指揮北面招討使太尉楊師厚總領鐵馬步甲十萬廣亘十數里陳焉士卒之雄

鋭部隊之嚴肅旌旗之雜遝戎甲之照耀屹若山岳勢動天地帝甚悅焉即命丞相洎文武從臣列侍賜食逮晚方歸又黃文靖金鄉人少附于黃巢黨中巢敗歸于太祖累署牙職繼遷諸軍指揮使從太祖南平巢蔡北定兗鄆皆有功唐大順中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路會晉軍十餘萬近逼垣寨文靖處孤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啟關出師文靖為殿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敢逼其年冬與康懷英渡淮入壽春之境下安豐霍邱至光州而還光化初晉將李嗣昭周德威寇于山東文靖佐葛從周統大軍禦之至沙河敗晉軍五千餘騎遂逐之越張公橋乃止後旬日復與晉人戰于邢州之北擒蕃將貫金鐵慕容藤李存建等百餘人奪馬數千匹尋以功表授檢校左僕射耀州刺史天祐二年春命佐楊師厚深入淮甸越壽春侵廬江軍至大獨山遇淮夷殺五千餘衆振旅而還改蔡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又遷潁州刺史太祖受禪復為蔡州刺史入為左神武統軍又改左龍驤使乾化元年從太祖北征因閱馬得罪命斬之文靖驍果善戰諸將皆嘆惜之）十一月

高萬興取鹽州壬辰至自魏州乙未回鶻吐蕃遣使者來（五代史十一月辛巳朔上駐蹕魏縣從官自丞相而下並詣行宮起居留都文武百官及諸道節度使防禦使刺史諸藩府留後各奉表起居壬午帝以邊事稍息宣命還京師車駕發自行闕夕次洹水縣癸未至內黃縣甲申至黎陽縣乙酉命從官丞相而下宴于行次丁亥次衛州戊子晨次新鄉夕止獲嘉己丑次武陟庚寅次溫縣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當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兵士今月五日收鹽州偽刺史高行存泥首來降丞相及文武百官各上表稱賀辛卯次孟州命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光祿卿李巽各齋香祝版告祭于孟津之望祠留都文武官左僕射楊涉洎孟州守李周彝等皆匍匐東郊迎拜其文武官並令先還壬辰詰旦離孟州晚至都宣宰臣各赴望祠禱雨故事皆以兩省無功職事為之帝憂民重農尤以足食足兵為念爰自御極每愆陽積陰多命相臣躬其事辛丑大雨雪宰臣及文武師長各奉表賀焉十二月詔以時雪稍愆命丞相及三省官各詣望祠祈禱癸酉臘假詔諸王與河南尹左右金吾六統軍等較獵于近苑命大理卿王鄯使于安南左散騎常侍吳藹使于朗州皆以旌節官誥錫之也又命將作少監姜宏道為朗州旌節官使副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領軍于邠州界萬子谷韋家寨殺劉寧慶兩州賊軍約二千餘人並生擒都頭指揮使及奪馬器甲等事其入奏軍將使宣召赴內殿賜對以銀器綵物錫之宰臣及文武官各奉表賀是月魏博節度上言于洹縣北獲殺鎮州王鎔兵士七千餘人奪馬二千餘匹戈甲未知其數并擒都將以下四十餘人兩浙進大方茶二萬觔琢畫宮衣五百副廣州貢犀象奇珍及金銀等其估數千萬安南兩使留後曲美進筒中蕉五百匹龍腦鬱金各五瓶他海貨等有差又進南蠻通好金器六物銀器十二并乾陁綾花縵越跣等雜織奇巧者各三十件福建進戶部所支榷課葛三萬五千匹　五代會要乾化元年十二月以大理卿王鄯為安南送旌節官告使舊制巡撫黜陟冊命賑恤弔贈入蕃等使選朝臣為之其宣慰加官送旌節郎以中官為之今以三品送旌節新例也　冊府元龜乾化元年以權知輝州事前鄆州支使簡較金部郎中段知新為輝州刺史仍進階超至銀青光祿大夫進官超至簡較工部尚書武威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帝英果迅邁頤事之由于司存者皆遷延不速意甚惡之況肇樹丕搆方以肥養生物總一赤縣為念故戒將之超寵異數咸宣發宸旨庸由宰司用之以激諸勇毅冀夫急效亦王者之權道也　五代春秋辛未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趙人定人戰於栢鄉景仁師敗績晉師圍邢州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王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

二年春（五代史乾化二年正月宣上元夜任諸市及坊市各點彩燈金吾不用禁夜近年以來以都下聚兵太廣未嘗令坊市點燈故也甲申以時雪久愆命丞相及三省官羣望祈禱詔曰謗木求規集囊貢事將禪理道豈限側言應內外文武百官及草澤並許上封事極言得失以丁審衛為陳州而審衛厚以鞍馬金帛為謝恩之獻帝慮其漁民復其獻而停之封保義節度使王檀為琅邪郡王命供奉官朱嶠于河南府宣取先收禁定州進奉官崔騰並傔從一十四人並釋放仍命押領送至貝騰唐戶部侍郎潔之子也廣明喪亂客于北諸侯為定州節度使王處存所辟去載領貢獻至闕未幾其帥稱兵遂繫之至是帝念賓介之來又已出境

（特命縱而歸焉丙戌有司以孟春太廟薦享上言命丞相杜曉攝祭行事丙申夕熒惑犯房第二星　冊府元龜乾化二年正月庚辰有司以南郊上辛祈穀命丞相趙光逢攝太尉行事）二月丁巳光祿卿盧玭使于蜀甲子如魏州（原注亦以晉人及鎮定攻相魏也　通鑑考異莊宗實錄頃之李周彝晝寢左右未至其人抽檐擊周彝首踣于地求之兵仗不獲周彝大呼左右救至獲兇卒脫周彝曰吾比欲判刃於朱溫之腹非圖爾也誤矣又編遺錄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彝收於部伍間謂周彝曰請賜一劍願先登以破其壘未許間忽然抽茶檐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檐幾仆於地左右擒之元是棗強邑中遣來詐降本意欲竊算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乃誤中周彝　北夢瑣言梁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旦躁撓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決何方拔其壘是邑也池隍堅牢人心獷悍晝夜攻擊以至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彝收於部伍問乃謂周彝曰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問忽然抽茶檐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檐幾仆於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棗強城

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欲竊算梁軍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誤中周彝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張宗奭留守西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戊寅如貝州（五代史二月庚戌中和節御崇勳殿召丞相大學士河南尹略封訖于萬春門外廡賜以酒食癸丑敕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諭百姓備淫雨之患庚申御宣威殿開宴丞相洎文武官屬咸被召列侍竟日而罷壬戌帝將巡按北境中外戒嚴詔以河南尹守中書令判六軍事張宗奭為大內留守中書門下奏差定文武官領務尤切宜扈駕者三十八人詔工部尚書李皎左散騎常侍孫隲左諫議大夫張衍兵部侍郎劉邈兵部郎中張儁光祿少卿盧秉彝並令扈蹕甲子發自雒師夕次河陽乙丑次溫縣丙寅次武陟懷州刺史段明遠迎拜于境上其內外所備咸豐霈焉丁卯次獲嘉戊辰次衛州之新鄉己巳晨發衛州夕止淇門內衙十將使以十指揮兵士至于行在辛未駐蹕黎陽癸酉發自黎陽夕次內黃甲戌次昌樂縣丁丑次于永濟縣青州節

度使賀德倫奏統領兵士赴歷亭軍前戊寅至貝州命四丞相及學士李琪盧文度知制誥竇賞等十五人扈從其左常侍韋戩等二十三人止焉己卯發自貝州夕駐蹕于野落　又孫隲滑臺人嗜學知書微有辭筆唐光啟中魏博從事公乘億以女妻之因教以牋奏程式時中原多難文章之士縮影竄跡不自顯億既死魏帥以章表殷疏淹積兼月不能發一字或以隲為言即署本職主奏記事累遷職自支使掌記至節度判官奏官自校書御史郎官中丞檢校常侍至兵部尚書太祖御天下念潛龍時隲奉其主好問往來數十返甚錄之開平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滿歲遷左散騎常侍隲雅好聚書有六經漢史泊百家之言凡數千卷皆簡翰精至披勘詳定得暇即朝夕耽翫曾無少怠乾化二年春太祖將議北巡選朝士三十餘人扈從二月甲子車駕發自洛陽禺中次白馬頓召文武官就食以從車未集駐蹕以俟之命飛騎促于道而隲與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等又累刻方至太祖性本卞急因茲大怒並格殺于前墀　又張衍字元用河南尹魏王宗奭之猶子也其父死于兵問行樂讀書為儒始以經學就舉不中選時諫議大夫鄭徽退居洛陽以女妻之遂令應辭科不

數上登第唐昭宗東遷以宗奭勳力陞峻之衍由校書郎拜左拾遺旋召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罷之特拜考功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衍巧生業樂積聚太祖將北征頗以扈從間縻耗力用繫意屢干託宰執求免是行太祖微聞之又屬應召稽晚與孫隲等同日遇禍　又張儁字彥臣祖父咸有聞于時儁少孤自脩飾善為五言詩其警句頗為人所稱唐廣明中黃巢犯京師天子幸蜀士皆竄伏窟穴以保其生儁亦晦跡浮泛不失其道及僖宗還京師由校書郎西幾尉登朝為御史補闕起居郎司勳員外萬年縣令以事黜官峽中將十年太祖即位用宰臣薛貽矩為鹽鐵使儁與貽矩同年登第甚知其才即奏為鹽鐵判官遷秩為禮部郎中兼職如故乾化二年二月扈從後至與孫隲張衍同日遇禍于白馬頓　五代會要二年二月追封故魏博節度使羅宏信為趙王）三月丙戌屠棗彊（原注書屠著其酷之甚者）丁未復如魏州（五代史三月庚辰朔次于棗彊縣之西城丙戌鎮定諸軍招討使楊師厚奏下棗彊縣車駕即日疾馳南還丁亥復至貝州庚寅楊師厚與副招討李周彝等準詔來朝辛卯詔丞相翰林六學士文武從官都招討使及諸軍統

（指揮使等賜食于行殿壬辰命以羊酒等各賜從官甲午幸貝州之東閭閱武乙未復幸東閭閱騎軍敕以攻下棗彊縣有功將校杜暉等一十一人並超加檢校官衙官宋彥等二十五人並超授軍職丙午次濟源縣詔曰淑律將遷亢陽頗甚宜令魏州差官祈禱龍潭戊申詔曰雨澤愆期祈禱未應宜令宰臣各于魏州靈祠精加祈禱五代會要三月詔曰夫隆興邦國必本於人民惠養疲羸凡資於令長苟選求之踰濫固撫理之乖違如聞吏部擬官中書降授或緣親舊所請或爲勢要所干姑徇私情靡求才實茲念蠹弊宜舉條章今後應中書用人及吏部注擬並宜省落身之才業驗爲政之否臧必有可觀方可任用如或尙行請託猶假貨財其所司人吏必當推窮重加懲斷）夏四月己巳至自魏州（原注不書如西都則此至東都可知）戊寅如西都（五代史四月己酉幸魏州金波亭賜宴宰臣文武官及六學士甲寅夕月掩心大星丙辰赦近者星辰違度式在脩禳宜令兩京及宋州魏州此月至五月禁斷屠宰仍各于佛寺開建道場以迎福應己未次黎陽縣東都留守官吏奉表起居賜丞相從官酒食有差己巳至東都博王友文以新創食殿上言并進準備內宴錢三千貫銀器一千五百兩辛未宴于食殿召丞相及文武從官等侍焉帝泛九曲池御舟傾帝墮溺于池中宮女侍官扶持登岸驚悸久之制加建昌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開封尹博王友文爲特進檢校太保兼開封尹依前建昌宮使充東都留守戊寅車駕發自東京夕次中牟縣五代會要梁乾化二年四月敕近者星辰失度方在脩禳宜令兩京及宋州魏州取此月至五月禁斷屠宰又乾化二年四月廣州獻金銀犀牙雜寶貨及名香等合估數千萬是月客省引進使韋堅使廣州迴以銀茶上獻其估凡四百餘萬福建進供御金花銀器一百件各五十兩是年天下郡國各助郊天及賀正獻相次而至）五月丁亥德音降死罪已下囚（原注德音赦之小者從其本名以著其實）罷役徒禁屠及捕生渤海遣使者來是月薛貽矩薨（五代史五月己卯朔從官文武自丞相而下並詣行殿起居親王及諸道藩帥咸奉表來上庚辰發自鄭州至滎陽河南尹魏王宗奭望塵迎拜河陽留後邵贊懷州刺史段明遠等邐迤來迎夕次汜水縣帝召魏王宗奭入對便于御前賜食數刻乃退壬午駐蹕于汜水宰臣河南尹六學士並于內殿起居勅以建昌宮事委宰臣于兢領之癸未帝發自汜水宣令邵贊段明遠各歸所理午憩任村頓夕次孝義宮留都文武禮部尙書孔續而下道左迎拜次偃師甲申至都文武臣奉迎于東郊宰臣薛貽矩抱恙在假不克扈從宣問旁午仍命且駐東京以俟良愈及薨帝震悼頗久命雜苑使曹守瑞往弔祭之又命輟六日七日八日朝參丞相文武並詣上閤門進名奉慰丁亥以彗星謫見詔兩京見禁囚徒大辟罪以下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疏理訖聞奏詔曰生育之人爰當暑月乳哺之愛方及薰風儻肆意於封屠豈推恩於長養俾無殄暴以助發生宜令兩京及諸州府夏季內禁斷屠宰及採捕天民之窮諒由賦分闕章所在亦務興仁所在鰥寡孤獨廢疾不濟者委長吏量加賑卹史載葬枯用彰軫卹禮稱掩骼將致和平應兵戈之地有暴露骸骨委所在長吏差人專功收瘞國癘之文尚標七祀良藥之市亦載三醫用憐無告之人宜徵有喜之術凡有疫之處委長吏檢尋醫方于要路曉示如有家無骨肉兼困窮不濟者即仰長吏差醫給藥救療之辛卯詔曰亢陽滋甚農事已傷宜令宰臣于兢赴中嶽杜曉赴西嶽精切祈禱其近京靈廟宜令河南尹五帝壇風師雨師九宮貴神委中書各差官祈之冊府元龜乾化二年夏文武官並詣佛寺爲皇帝設齋命閤門使李元持香合賜之又中書奏爲皇帝于長壽寺啟消災道場）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原注叛者背此而附彼猶臣於人也反自下而謀上惡逆之大者日月之書不書雖無義例而事亦有不得而日反非一朝一夕不能得其日故反者皆不日）戊寅皇帝崩（原注年六十一不書崩處以異於得其終者乾化二年十一月友珪葬之河南伊闕縣號宣陵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五代史友珪葬太祖于伊闕縣號宣陵五代會要乾化二年六月五日爲其子郢王所弑崩於大內之寢殿年六十一其年十一月十日葬宣陵在洛京伊闕縣諡曰神武元聖孝皇帝廟號太祖哀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杜曉撰諡冊文門下侍郎平章事趙光逢撰諡議太常卿李燕撰年號二開平盡四年乾化盡二年宰相八人韓建張文蔚楊涉薛貽矩于兢張策趙光逢杜曉使相二十七人錢鏐馬殷劉隱符道昭馬賓葉廣畧龐巨昭楊師厚王景仁牛存節成汭張歸霸高萬興張全義李瓊王鎔羅紹威王重師馮行襲

（張佶王檀劉知俊李思諫劉守光劉守文李知福高季昌　五代春秋壬申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張萬進克棗強進次蓨縣圍之晉人救蓨帝還師滄州張萬進以地來歸四月己丑帝遂幸東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都薛貽矩薨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弑逆帝崩於寢殿弑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攻河中晉王救河中十月懷英師敗于白徑嶺十一月甲寅葬太祖皇帝于宣陵　北夢瑣言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於御榻之上初聞土落於寢帳上乃一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遂瞿然下牀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召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憂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閤門內云裹面莫有人否所以急忙奔起得非宮殿神乎他日又遊於大內西九曲池泛鷁舟於池上舟忽傾側上墜於池中宮嬪并內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弑逆之禍舟傾棟折非佳事也　文獻通考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陳氏曰梁宰相敬翔子振撰自廣明巢賊之亂朱溫事跡訖於天祐弑逆大書特書不以爲愧也其辭亦鄙俚　石林燕語梁莊肅公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

赦錄朱全忠之後莊肅上疏罷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爲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進用）

嗚呼（歐陽文忠公集附錄歐陽發等述曰先公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褒貶善惡爲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於朝請取以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歐陽脩正統論序論臣伏見太宗皇帝時嘗命薛居正等撰梁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年號爲一篇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梁僞則史不宜爲帝紀而亦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　又正統論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　又或問梁賊亂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統甚爲不可雖不論而可知然謂之僞則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故於正統則宜絕於其國則不得爲僞者理當然也）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

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襃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

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通鑑魏紀臣光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弃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

五代史記卷第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

盧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梁本紀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原注末非謚號從其本語）爲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宣和書譜瑱無它伎喜弄翰墨多作行字批勅大者或近盈尺筆勢結密有王氏羲獻帖法流到今覽之便知非侍書者所能及也）太祖即位封均王爲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五代史末帝諱瑱初名友貞及即位改名鍠貞明中又改今諱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元貞皇后張氏以唐文德元年戊申歲九月十二日生于東京帝美容儀性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唐光化三年授河南府參軍太祖受禪封均王時太祖初置天興軍最爲親衛以帝爲左天興軍使開平四年夏進位檢校司空依前天興軍使充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五代會要末帝諱瑱太祖第四子母曰元貞皇后張氏唐文德元年九月十二日生于汴州以其日爲明聖節梁開平元年封均王）

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珪自立殺博王友文以弒帝之罪歸之以王爲東京留守開封尹（五代史乾化二年六月二日庶人友珪弒逆矯太祖詔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至東京密令帝害博王友文友珪即位以帝爲東京留守行開封府尹檢校司徒）敬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爲崇政院使（五代會要乾化二年八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于兢兼延資庫使又乾化二年十月加宰相俸至二百千命豐德庫逐月以見錢給之）明年友珪改元曰鳳歷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王私與之謀遣馬愼交

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王乃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通鑑考異梁太祖實錄丙戌東京言龍驤軍準詔追赴西京軍情不肯進發寔友珪徵之非友貞僞作但激怒言坑之耳）諸將皆泣莫知所爲王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爲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爲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王爲主王乃遣人趣象先等庚寅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杜曉見殺象先遣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請王入洛陽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距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于便近是月皇帝卽位于東都（原注卽位大事失其日而書是月見亂之甚于東都終上文也）復稱乾化三年（五代史友珪以篡逆居位羣情不附會趙巖至東京從帝私讌因言及社稷事帝以誠款謀之巖曰此事亦如反掌成敗在招討楊令公之手但得一言諭禁軍其事立辦巖時典禁軍洎還洛以謀告侍衞親軍袁象先帝令腹心馬愼交之魏州見師厚且言成事之日賜勞軍錢五十萬緡仍許兼鎮愼交燕人也素有膽辨乃說師厚曰郢王殺君害父篡居大位宮中荒淫靡所不至洛下人情已去東京物望所歸公若因而成之則有輔立之功討賊之效師厚猶豫未決謂從事曰吾于郢王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愼交曰郢王以子弒父是日元兇均王爲君爲親正名仗義彼若一朝事成令公何情自處師厚驚曰幾誤計耳乃令小校王舜賢至洛密與趙巖袁象先圖議時有左

右龍驤都在東京帝僞作友珪詔遣還洛下先是劉重遇部下龍驤一指揮于懷州叛經年捜捕其黨帝因遣人激怒其衆曰郢王以龍驤軍嘗叛追汝等洛下將盡坑之翼日乃以僞詔示之諸軍憂恐將校垂泣告帝乞指生路帝諭之曰先帝三十餘年經營社稷千征萬戰爾等皆會從之今日先帝尚落人奸計爾等安所逃避因出梁祖御像以示諸將帝歔欷而泣曰郢王賊害君父違天逆地復欲屠滅親軍爾等苟能自趨洛陽擒取逆豎告謝先帝卽轉禍爲福矣衆踊躍曰王言是也皆呼萬歲請帝爲主時友珪改元之二月十五日也帝乃遣人告趙巖袁象先傳驛朱珪等十七日象先引禁軍千人突入宮城遂誅友珪事定象先遣趙巖齎傳國寶至東京請帝卽位于洛陽帝報之曰夷門太祖創業之地居天下之衝北距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厥東命將出師利于便近若都洛下非良圖也公等如堅推戴冊禮宜在東京賊平之日卽謁洛陽陵廟是月帝卽位于東京乃去友珪僞號稱乾化三年　五代會要乾化三年二月十七日侍衛都將袁象先率禁兵殺郢王于洛京帝卽位於汴州改名瑱年二十六初名友貞其後又改名鍠　五代春秋癸酉乾化三年二月帝卽位于東都誅友珪西都軍大掠殺杜曉五月楊師厚帥師侵趙十二月晉王克幽州以燕王守光歸晉陽誅之　五代史纂誤帝與趙巖謀討友珪自始謀以至卽位事二百餘字纂文多不錄今按此事旣見于此紀而袁象先楊師厚趙巖傳又三見之象先傳亦二百餘字大旨皆與此紀同頗爲重複師厚巖傳比象先傳稍減然亦有繁詞此宜刊定從一或見于此紀或象先傳餘人則取當記之要事約畧載之可也如是則省文多矣）復博王友文官爵（五代史詔曰我國家賞功罰罪必叶朝章報德伸冤敢欺天道苟顯違于法制雖暫滯于歲時終振大綱須歸至理重念太祖皇帝嘗開霸府有事四方迨建皇朝載遷都邑每以主留重務居守難才愼擇親賢方膺寄任故博王友文才兼文武識達古今俾分憂于在浚之郊亦共理于興王之地一心無易二紀于茲嘗施惠于士民寔有勞于家國去歲郢王友珪嘗懷逆節已露凶鋒將不利于君親欲竊窺于神器此際値先皇寢疾大漸日臻博王乃密上封章請嚴宮禁因以萊州刺史授于郢王友珪纔覩宣頭俄行大逆豈有自縱兵于內殿却翻事于東都又矯詔書枉加刑戮仍奪博王封爵又改姓名寃恥兩深欺詐何

（及伏賴上天垂祐宗社降靈俾中外以叶謀致遐邇之共怒尋平內難獲勦元兇旣雪恥于同天且免譏于共國朕方期遁世敢竊臨人遽迫推崇爰膺纘嗣寃憤旣伸于幽顯霈澤宜及于下泉博王宜復官爵仍令有司擇日歸葬云）三月丁未更名鍠（五代史三月丁未制曰朕仰膺天聰近雪家讐旋聞將相之謀請紹祖宗之業羣情見迫三讓莫從祗受推崇懼不負荷方欲烝嘗寢廟禋類郊丘合徵文體之辭用表事神之敬其或于文尙淺在理未周亦冀隨時別圖制義雖臣子行孝重更名于已孤而君父亦稱尊貴難知而易避今則虞遵古典詳考前聞允諧龜筮之占庶合帝王之道載惟涼德尤愧嘉名中外羣寮當體朕意宜改名鍠庚戌以天雄軍節度使充潞州行營都招討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宏農郡王楊師厚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進封鄴王壬戌以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爲檢校太師進封隴西郡王戊辰以邢州保義軍留後檢校太保戴思遠爲檢校太傅充邢州節度使庚午以鎭東軍節度副使充兩浙西面都指揮使行睦州刺史馬綽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領秦州雄武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是月文武百官上言

請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誕日爲明聖節休假三日從之）夏（五代史夏四月癸未以西京內外諸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左龍虎統軍濮陽郡開國侯袁象先爲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鎭南軍節度江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事進封開國公增食邑一千戶丁酉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長沙郡開國公羅周翰加特進駙馬都尉）五月楊師厚取滄州（五代史五月乙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及劉守奇率魏博邢洺徐兗鄆滑之衆十萬討鎭州庚戌營于鎭之南門外壬子晉將史建瑭自趙州領騎五百人于鎭州師厚知其有備自九門移軍于下博劉守奇以一軍自貝州掠冀州衡水阜城陷下博師厚自弓高渡御河迫滄州張萬進懼送款師厚表請以萬進爲青州節度使以劉守奇爲滄州節度使詔曰太祖皇帝六月二日大忌朕閔姬周已還並用通喪之禮炎漢之後方行易月之儀歷代相沿萬幾斯重遂爲故實難遽改更朕頃遘家寃近平內難倏臨祥制俯迫忌辰音容永遠而莫追號感彌深而難抑將欲表宅憂于中禁是宜輟聽政于外朝雖異常儀顧中罔極宜輟五月二十二

日至六月二十九日朝參軍機急切公事即不得留滯並仰晝時聞奏施行宰臣文武百官三上表以國忌廢務多日請依舊制詔報曰朕聞禮非天降固可酌于人情事繫孝思諒無妨于國體今以甫臨忌日暫輟視朝冀全哀感之情用表始終之節宰臣等累陳章表備述古今慮以萬幾之繁議以五日之請雖茲懇切難盡允俞況保身方荷于洪基敢言過毀而權制獲申于至性必在得中宜自今月二十九日輟至六月七日無煩仰請深體朕懷六月戊子以滄州順化軍節度使并潞鎭定副招討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張萬進爲青州節度使）秋九月甲辰御史大夫姚洎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秋九月甲辰以光祿大夫守御史大夫吳興郡開國侯姚洎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冬十二月晉人取幽州（五代史十二月庚午以前鄆州節度檢校司徒食邑二千戶福王友璋爲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是月晉王收幽州執僞燕主劉守光及其父仁恭歸晉陽）四年（五代史乾化四年春正月壬寅以青州節度使張萬進爲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二月甲戌以感化

軍節度使華商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原郡開國公康懷英爲大安尹充永平軍節度使大安金棣等州觀察處置使）夏四月丁丑貶于兢爲萊州司馬（五代史夏四月丁丑以守司空平章事于兢爲工部侍郎尋貶萊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校遷改故也是日以行營左先鋒馬軍使濮州刺史王彥章爲澶州刺史充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加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封開國伯以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劉鄩爲開封尹遙領鎭南軍節度使五月癸丑朔方軍留後檢校司徒韓洙起復授朔方軍節度使檢校太保秋七月晉王率師自黃澤嶺東下冠邢洺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軍于漳水之東晉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遂退）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五代史九月徐州節度使王殷反時朝廷以福王友璋鎭徐方殷不受代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令却還本姓蔣便委友璋及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開封尹劉鄩等進軍攻討是時蔣殷求救于淮南楊溥遣大將朱瑾率衆來援存節等逆擊敗之　五代春秋甲戌四年七月晉人來侵邢州九月徐州蔣殷叛）

附于吳牛存節帥師討徐州吳人救徐州存節敗吳師于城下）

貞明元年春正月存節克徐州（原注時蔣殷自燔死故不書伏誅　五代史貞明元年春牛存節劉鄩拔徐州逆賊蔣殷舉族自燔而死于火中得其屍梟首以獻詔福王友璋赴鎮閏二月甲午延州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渤海王）三月丁卯趙光逢罷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原注命官不書非常而有故則書此書爲天雄軍亂張本）分其相澶衛州爲昭德軍宣徽使張筠爲節度使己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于晉（原注軍亂有首惡不書而書德倫叛責貴者深也德倫不可加以首惡而可責其不死以叛張彥寔首惡而畧不書彥微者德倫可誅而不誅故以德倫獨任其責）邠州李保衡叛于岐來附（五代史三月辛酉朔以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等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牛存節爲檢校太尉加食邑一千戶賞平徐之功也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判度支趙光逢爲太子太保致仕魏博節度使楊師厚薨輟視朝三日初師厚握強兵據重鎮每邀朝廷姑息及薨或者以爲天意租庸使趙巖租庸判官邵贊獻議于帝曰魏博六州精兵數萬蠧害唐室百有餘年羅紹威前恭後倨太祖每深含怒太祖尸未屬纊師厚即肆陰謀蓋以地廣兵強得肆其志不如分削使如身使臂即無不從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之不爲楊師厚耶若分割相魏爲兩鎮則朝廷無北顧之患矣帝曰善即以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遣劉鄩率兵六萬屯河朔詔曰分疆裂土雖賞勳勞建節屯師亦從機便比者魏博一鎮巡屬六州爲河朔之大藩實國家之巨鎮所分憂寄允謂亟難將叶事機須期通濟但緣鎮定賊境最爲魏博親鄰其次相衛兩州皆控澤潞山口兩道並連于晉土分頭常冠于魏封旣須日有戰爭未若俱分節制免勞兵力因弃命于兩途稍泰人心俾安居于終日其相州宜建節度爲昭德軍以澶衛兩州爲屬郡以張筠爲相州節度使己丑魏博軍亂囚節度使賀德倫是時朝廷旣分魏博六州爲兩鎮命劉

鄩統大軍屯于南樂以討王鎔爲名遣澶州刺史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王彥章領龍驤五百騎先入于魏州屯于金波亭詔以魏州軍兵之半隸于相州并徙其家焉又遣主者檢察魏之帑廪旣而德倫促諸軍上路姻族辭決哭聲盈巷其徒乃相聚而謀曰朝廷以我軍府強盛故設法殘破況我六州歷代藩府軍門父子姻族相連未嘗遠出河門離親去族一旦遷于外郡生不如死三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乃作亂放火大掠首攻龍驤軍王彥章斬關而遁遲明殺德倫親軍五百餘人于牙城執德倫置之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最爲粗暴膽氣伏人乃率無賴輩數百止其剽掠是日魏之士庶被屠戮者不可勝紀帝聞之遣使齎詔安撫仍許張彥除郡厚賜將士優賞彥等不遜投詔于地侮罵詔使因迫德倫飛奏請却復相衛抽退劉鄩軍帝復遣諭曰制置已定不可改易如是者三彥等奮臂南向而罵曰傭保兒敢如是也復迫德倫列其事時有文吏司空頲者甚有筆才彥召見謂曰爲我更草一狀詞宜抵突如更敢遲則渡河據之乃奏曰臣衆拜封章上聞天聽在軍衆無非其切何朝廷皆以爲閒半月三軍切切而戈矛未息一城生聚皇皇而控告無門惟希俯鑒丹衷苟從衆欲須垂聖允斷在不疑如或四向取謀但慮六州俱失言非意外事在目前張彥又以楊師厚先兼招討使請朝廷依例授之故復逼德倫奏曰臣當道兵甲素精貔貅極銳下視并汾之敵平吞鎮定之人特乞委臣招討之權試臣湯火之節苟無顯效任賜明誅詔報曰魏博冠敵接連封疆懸遠凡于應赴須在師徒是以別建節旄各令捍禦并鎮則委魏博控制澤潞則遣相衛枝梧咸遂便安貴均勞逸已定不移之制宜從畫一之規至于征伐事權亦無定例且臨淸王領鎮之日羅紹威守藩以來所領事銜本無招討祇自楊師厚先除陝滑二帥皆以招討兼權因茲帶過鄴中原本不曾落下苟循事體寧恡施行況今劉鄩指鎮定出征康懷英往邠岐進討祇令統帥師旅亦無招討使銜切宜偏諭羣情勿興浮議倚注之意卿宜體之詔至張彥壞裂抵之于地謂德倫曰梁王不達時機聽人穿鼻城中攙擐未有所依我甲兵雖多須資勢援河東晉王統兵千萬匡復唐朝世與大梁仇讐若與我同力事無不濟請相公改圖以求多福德倫不得已而從之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求援于太原彥使德倫告諭軍城曰可依河東稱天祐十三年此後如有人將文字于河南往來便仰所在

（處置是月邠州留後李保衡以城歸順保衡楊崇本養子也崇本乃李茂貞養子任邠州二十餘年去歲爲其子彥曾所毒彥曾領知州事五十餘日保衡殺彥曾送款于帝即以保衡爲華州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爲邠州節度使　通鑑攷異莊宗列傳宰相敬翔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等爲友貞畫策分魏博六州爲兩鎮　又莊宗列傳二十七日劉鄩屯南樂遣龍驤都將王彥章以五百騎入魏州是夜三鼓魏軍亂）夏（五代史五月晉王率師赴魏州節度使牛存節薨是月鳳翔李茂貞遣僞署涇州節度使劉知俊率師攻邠州以李保衡歸順故也自是凡攻圍十四月節度使霍彥威諸軍都指揮使黃貴堅守捍寇會救軍至岐人乃退）六月庚寅朔晉王李存勗入于魏州遂取德州（五代史六月庚寅晉王入魏州以賀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舉族遷于晉陽是月晉人陷德州秋七月又陷澶州刺史王彥章棄城來奔是月劉鄩自洹水潛師由黃澤路西趨晉陽至樂平縣値霖雨積旬乃班師還次宗城遂至貝州軍于堂邑遇晉軍轉鬬數十里晉軍稍退翼日鄩移軍于莘八月賀瓌收復澶州九月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行

澶州刺史檢校太保王彥章爲汝州防禦使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壬午正衙命使冊德妃張氏是夕妃薨）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反伏誅（原注反者不日誅反者有日故書　五代史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是夕帝于寢殿熟寐忽聞御榻上寶劍有聲帝遽起視之而友孜之黨已入于宮中帝揮之獲免壬午葬德妃張氏）十一月乙丑改元耀州溫昭圖叛于岐來附是歲更名瑱（原注舊史失其月日　五代史十一月乙丑改乾化五年爲貞明元年十二月乙未詔升華原縣爲崇州靜勝軍以美原縣爲裕州以爲屬郡以僞命義勝軍節度使鼎耀等州觀察使特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彥韜爲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靜勝軍節度使崇裕等州觀察使河內郡開國侯仍復本姓溫名昭圖華原賊帥也李茂貞以爲養子以華原爲耀州美原爲鼎州僞命昭圖爲節度使至時歸款故有是命　五代春秋乙亥貞明元年正月牛存節克徐州誅蔣殷　三月魏博賀德倫叛于晉邠州李保衡以地來歸六月晉王入魏以賀德倫歸晉師遂取德州七月劉鄩帥師侵晉十月誅友孜十一月改元）

二年春（五代史貞明二年春正月庚申以皇伯父宋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廣王全昱爲守中書令餘如故以浙江東道營田副使檢校太傅前常州刺史杜建徽遙領涇州節度使　通鑑二年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昱卒）二月丙申楊涉罷（五代史二月丙申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楊涉罷相守左僕射涉累上章以疾辭位故有是命是月命許州節度使王檀河陽節度使謝彥章鄭州防禦使王彥章率師自陰地關抵晉陽急攻其壘不克而還　五代史纂誤今按楊涉之相及罷以本紀及傳攷之頗有異同列之如左太祖紀開平元年歲次丁卯四月皇帝即位五月以唐相楊涉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案今史太祖本紀開平元年五月止以涉爲門下侍郎未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歲次戊辰四月楊涉罷十一月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歲次己巳九月楊涉罷末帝紀貞明二年歲次丙子二月丙申楊涉罷涉本傳云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以上涉之再入再罷紀傳既已不同至于貞明二年二月丙申但書涉罷而不見其入之年月此尤爲可疑無乃史遺其入歟或誤書其罷歟注者亦不述其因莫知其說也）三月鎭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人戰于故元城敗績奔于滑州晉人取衛州惠州捉生都將李霸反伏誅（五代史三月劉鄩率師與晉王大戰于故元城鄩軍敗績先是鄩駐于莘帝以河朔危急師老于外餉饋不充遣使賜鄩詔徵有責讓鄩奏以寇勢方盛未可輕動帝又問鄩決勝之策鄩奏曰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帝不悅復遣促戰鄩召諸將會議諸將欲戰鄩默然一日引軍攻鎭定之營彼衆大駭上下騰亂俘斬甚衆時帝遣偏將楊延直領軍萬餘人屯澶州以應鄩既而晉王詐言歸太原劉鄩以爲信是月召楊延直會于魏城下鄩自莘率軍亦至鄩與延直會既而晉王自貝州至鄩引軍漸退至故元城西與晉人決戰大爲其所敗追襲至河上軍士赴水死者甚衆鄩自黎陽濟河奔滑州己巳制以鄩爲滑州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晉人攻衛州陷之又陷惠州）夏（五代史夏四月乙酉朔威武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閩王王審知賜號忠勤保安興國功臣餘如故晉人陷洺州癸卯夜捉生都將李霸作亂龍驤都將杜晏球討平之時遣捉生軍千人戍楊劉軍出宋門外是夜由水門復入二鼓大譟火發燭城李霸與其徒燔建國門不克龍驤都將杜晏球屯鞠場聞亂兵至率一騎擊之亂軍迸走馬登建國門晏球奏曰亂者惟李霸一軍但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未明晏球誅霸及其同惡京師方定是月以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汝州防禦使王彥章爲鄭州防禦使依前先鋒步軍都指揮使五月晉軍還太原）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于晉（五代史六月晉人急攻邢州帝遣捉生都將張溫率步騎五百人入于邢州至內黃溫率衆降于晉人　又張溫字德潤魏州魏縣人也始仕梁祖爲步直小將改崇明都校貞明初蔣殷以徐州叛從劉鄩討平之改左右捉生都指揮使莊宗伐邢臺獲之用爲永清都校歷武州刺史山後八軍都將從莊宗襲契丹于幽州收新州歷銀槍効義都指揮使再任武州刺史同光初契丹陷嬀儒檀順平薊六州武州獨全改授蔚州刺史天成初歷振武昭武留後尋授利州節度使入爲右衞上將軍無幾授洋州節度使右龍武統軍改雲州節度清泰初屯兵鴈門逐契丹出塞移鎮晉州嬰疾而卒詔贈太尉）秋七月晉人取相州張筠奔于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于晉（五代史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自太原至魏州節度使張筠棄城奔京師邢州節度使閻寶以城降于晉王壬戌以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錢鏐爲諸道兵馬元帥餘如故以左僕射楊涉爲太子太傅致仕　通鑑考異劉恕廣本云筠奔東都授左衞上將軍）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八月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九月晉人取滄州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奔于京師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原注

書死得其死也　五代史九月晉王還太原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來奔晉人陷貝州己卯天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瑯琊郡王王檀薨又戴思遠本梁之故將也初事梁祖以武幹知名開平元年自右羽林統軍加檢校司徒出爲晉州刺史二年授右監門上將軍尋改華州防禦使三年自左天武使復授右羽林統軍郢王友珪篡位授洺州團練使貞明中爲邢州留後還本州節度使屬燕將張萬進殺滄州留後劉繼威以城歸梁末帝命思遠鎮之莊宗平定魏博以兵臨滄德思遠棄鎮渡河歸汴累遷天平軍節度使兼北面招討使將兵與莊宗對壘久之莊宗討張文禮于鎮州契丹來援莊宗追襲契丹至幽州思遠聞之總兵以襲魏州至魏店遇明宗騎軍適至思遠乃西涉洹水陷成安復歸楊村砦盡率其衆攻德勝北城城中危急符存審晝夜乘城以拒之莊宗自薊五日馳至魏州思遠聞之解去及明宗襲下鄆州思遠罷軍權降授宣化軍留後其年莊宗入汴思遠自鄧州入朝復令歸鎮明宗即位移授洋州節度使及西川俱叛思遠以董璋故人避嫌請代徵入朝宿衞以年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八月卒于家　五代春秋丙子二年二月王檀帥師侵晉攻晉陽不克劉鄩及晉王戰于元城鄩師敗績三月晉人取衞州洺州六月晉人圍邢州七月相州張筠逃歸相州入于晉邢州閻寶叛以地入于晉滄州戴思遠逃歸滄州入于晉晉人又敗貝州盜殺鄆州王檀）冬十月丁酉中書侍郎鄭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十月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敬翔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判度支以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特進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十一月晉王自太原至魏州是月前昭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陳留郡王葛從周薨是歲河北諸州悉入于晉）

三年（五代史貞明三年春正月戊午以前淄州刺史高允奇爲右羽林統軍癸亥以前天平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勍爲懷州刺史癸酉以右天武軍使石釗爲密州刺史戊寅以前懷州刺史李建爲安州刺史仍賜名知節己卯以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北面行營副招討等使特進檢校太傅霍彥威爲天

平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二月甲申晉王攻我黎陽劉鄩拒之而退乙酉前蔡州刺史董璋權知宣義軍軍州事丁亥以前右羽林軍統軍梁繼業爲左衛上將軍壬辰以租庸判官檢校司徒張紹珪爲光祿卿依前充租庸判官癸巳以權知平盧軍軍州事客省使知銀臺事元湘爲檢校司空甲午以飛龍使婁繼英爲左武衛大將軍三月庚申以前平戎軍使檢校司徒郭紹賓爲禱州刺史辛酉以前天平軍節度副使裴彥爲隨州刺史戊寅湖州刺史錢傳璟蘇州刺史錢傳璙鎭海軍節度副使錢傳瓘溫州刺史錢傳璲睦州刺史錢傳琇寶州刺史錢傳環明州刺史錢傳球義州刺史錢傳琫峯州刺史錢傳珦嵤州刺史錢傳玫鎭海軍都知兵馬使錢傳璛等凡一十一人並加官勳階爵從吳越王錢鏐之請也

夏四月辛卯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璩使于契丹

五代史夏四月庚辰以前行左武衛大將軍蔡敬思爲右武衛上將軍辛巳以前安州刺史劉玘權知晉州軍州事以前密州刺史張賓爲穎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癸未以六軍押衙充左天武軍使劉彥珪爲澶州刺史辛卯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璩充契丹宣諭使詔諸道兵馬元

帥開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將府故事辛丑以淸海軍元從都押衙隴州刺史吳鍔爲檢校司空癸卯以兩浙衙內先鋒指揮使守峯州刺史錢傳珦爲泗州刺史六月庚辰以前東京馬步都指揮使兼左天武軍使雷景從爲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辛卯以租庸判官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光祿卿張紹珪爲申州刺史壬辰以權知晉州建寧軍軍州事前安州刺史劉玘爲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秋七月丁巳以淄州刺史陳洪爲棣州刺史乙丑以刑部員外郎封翹爲翰林學士丙寅以汝州刺史楊延直爲左衛大將軍以前左衛上將軍劉重霸爲起復雲麾將軍右驍衛上將軍庚午以六軍諸衛副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張業爲淄州刺史八月辛巳以左神武軍統軍周武爲寧州刺史以左崇安指揮使前申州刺史劉仁鐸爲行州刺史戊子泰寧軍節度使張萬進賜名守進九月庚申以遙領常州刺史張昌孫遙領壽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冬

五代史冬十月壬午以權西面行營都監左武衛上將軍張筠權知商州軍州事戊子詔曰太子太傅李戩多因釋教詐惑羣情此後不得出入無恒癸巳以前崇德軍使張思綰爲左武衛上將軍己亥以啓聖匡運同德功臣諸道兵馬元帥淮南鎭海鎭東等軍節度使充淮南宣潤等四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吳越王錢鏐爲天下兵馬元帥壬寅以尚書左丞吳藹爲工部尚書充兩浙官告使是月晉王自魏州還太原閏十月丁卯以前商州刺史徐瑫爲左驍衛上將軍充西都大內皇牆使十一月壬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權判戶部事戊子以寧州刺史周武爲武靜軍防禦使守慶州刺史以河潼軍使竇廷琬爲寧州刺史

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己巳如西都卜郊晉人取楊劉

五代史十二月晉王自太原復至魏州庚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華溫琪爲右龍虎軍統軍以右龍虎軍統軍張彥勳爲商州刺史以前西京大內皇牆使李項爲右威衛上將軍以左金吾衛上將軍李周彝權兼左街使壬戌以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宗奭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丙寅以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王彥章爲檢校太傅丁卯以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左龍虎軍統軍賀瓌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宣義軍節度使鄭滑濮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己巳帝幸洛陽爲來年有事于南郊也遂幸伊闕親拜宣陵時租庸使趙巖勸帝郊天且言帝王受命須行此禮願陛下力行之宰臣敬翔奏曰國家自劉鄩失律以來府藏殫竭箕斂百姓供軍不暇郊祀之禮頒行賞賚所謂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況晉人壓境車駕未可輕動帝不聽遂行是月晉人陷楊劉城帝聞之懼遂停郊禮車駕急歸東京癸酉詔文武兩班除元隨駕人數外其餘並令御史司憲張袞部署候車駕離京後一兩日發赴東京甲戌以天下兵馬副元帥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宗奭爲西都留守五代春秋丁丑三年二月晉人來侵黎陽十二月己巳帝幸西都晉人來取楊劉

四年正月不克郊己卯至自西都

五代史貞明四年春正月晉人寇鄆濮之境車駕至自洛陽庚辰以蔡州刺史姚勍權知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乙酉以前靜難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黃貴爲蔡州刺史甲午以右領軍衛上將軍齊奉國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二月遣將謝彥章帥衆數萬迫楊劉城甲子晉王來援楊劉攻彥章之軍不利而退三月壬午以前右武衛上將軍張筠爲左衛上將軍癸巳

（以鎮國軍節度押衙充本道馬步軍都指揮使江可復爲行州刺史壬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依前鎮海鎮東等軍節度行軍司馬餘如故從錢鏐之請也）夏四月己酉尚書吏部侍郎蕭頃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蕭頃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倣之孫京兆尹廩之子頃聰悟善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歷度支巡官太常博士右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帥倔強率多奏請欲立家廟于本鎮頃上章論奏乃止累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自中書出爲右僕射梁祖判官高劭使梁祖廕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曲爲行之指揮甚急吏徒惶恐頃判云僕射未集郎官赴省上指揮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頃由是知名梁祖亦獎之頃入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舉咸有能名自禮部侍郎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琪同輔梁室事多矛盾莊宗入汴頃坐貶登州司戶量移濮州司馬數年遷太子賓客天成初爲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子少保致仕卒時年六十九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又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頃明宗朝終于太子少保唐書有傳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爲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愿弱冠舉進士第解褐爲校書郎改畿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史遷比部員外郎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宮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未幾授兵部郎中復金紫丁內艱服闋自左司郎中拜右諫議大夫歷給事中右常侍秘書監改太子賓客廣順元年春卒贈禮部尚書愿性純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爲兵部郎中日常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司父頃爲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時年七十餘其母猶在一門壽考人罕及者）己巳趙光逢罷（五代史夏四月丁未以宣徽院使右衛上將軍趙殺權知青州軍州事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本院事己酉以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判戶部鄭珏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上柱國仍進封滎陽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以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蘭陵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蕭頃爲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進封蘭陵縣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庚戌以前崇德軍使前右武衛大將軍杜存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甲寅以刑部郎中充史館脩撰竇專爲翰林學士初學士竇夢徵草錢鏐麻貶蓬萊尉帝召專入翰林遣崇政使李振問宰相云專是宰臣蕭頃女壻令中書商量可否中書奏曰宰相親情不居清顯避嫌之道雖著舊規若蒙特恩亦有近例固不妨事帝乃可之己未靈武節度使韓洙落起復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癸亥以延州忠義軍節度使太原西面招討應接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王高萬興兼鄜延兩道都制置使餘如故時萬興弟鄜州節度使萬金卒故有是命己巳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爲司徒致仕兼加食邑五百戶以光逢累上章請老故也辛未詔宰臣敬翔權判諸道鹽鐵使務壬申以太子賓客趙光允爲吏部侍郎五月甲戌以荊南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高從誨領濠州刺史乙亥以特進檢校太傅前潁州團練使張實爲起復雲麾將軍依前潁州團練使庚辰以工部尚書致仕孔拯爲國子祭酒己丑以太常少卿韋彖爲右諫議大夫六月甲辰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歙州刺史朱令德爲忠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己酉以權知感化軍兩使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勍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庚戌以秘書少監王翹爲將作監以其父名秘故也丙辰以左監門衛將軍康贊美爲商州刺史以左衛上將軍張筠爲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戊午以前景州刺史衛審符爲右衛大將軍庚申以河陽節度充北面行營排陣兩京馬軍都軍節度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謝彥章爲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河陽軍州事秋七月庚辰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起復雲麾將軍依前商州刺史辛卯以前左驍衛上將軍楊韶爲右武衛上將軍戊戌以前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羅周敬爲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八月丙午以右廣勝軍使劉君鐸爲虢州刺史戊申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存權知宿州事辛亥涇原節度使杜建徽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建徽吳越王錢鏐之將也遙領涇原節制至是以其上請加恩故有是命乙卯以蔡州刺史黃貴爲絳州刺史辛酉以絳州刺史尹皓爲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癸亥以前永平軍節度副使張正已爲房州刺史乙丑以宿州團

（練使趙麓權知河陽節度觀察留後以左驍衛將軍劉去非爲郢州刺史戊辰以權知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兼判大安府事是月晉王率師次楊劉口遂軍于麻家渡北面招討使賀瓌以兵屯濮州北行臺村對壘百餘日晉王以輕騎來覘許州節度使謝彦章發伏兵掩擊圍之數重會救軍至晉王僅以身免九月丁丑静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溫昭圖檢校太尉甲午崇政院副使張希逸加金紫光祿大夫行秘書少監乙未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壽州團練使張昌孫落起復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冬（五代史冬十月辛丑朔以前感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保姚勍爲左龍虎統軍充西都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洛苑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左威衛大將軍董璋爲右龍虎統軍己酉以安南静海節度使檢校司徒由美爲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庚戌以商州刺史康贊美爲蔡州刺史十一月壬辰前懷州刺史朱勍授起復雲麾將軍依前懷州刺史）十二月庚子朔賀瓌殺其將謝彦章孟審澄侯溫裕癸亥瓌及晉人戰于胡柳敗績是歲泰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于晉亳州團練使劉鄩爲兖州安撫制置使以討之（原注舊史不書亡其月日故書于歲末爲明年克兖州張本五代史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領軍迫行臺寨距寨十里結營而止北面招討使賀瓌殺許州節度使謝彦章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于軍以謀叛聞爲行營馬步都虞侯朱珪搆之也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不和亡無日矣丁未以行營諸軍馬步都虞侯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曹州刺史朱珪爲檢校太傅充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行營諸軍馬步都虞侯癸丑詔曰行營諸軍馬步都虞侯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朱珪昨以寇戎未滅兵革方嚴所期朝夕之間克弭烟塵之患每于將帥別注憂勞而謝彦章孟審澄侯溫裕忽搆異圖將萌逆節賴朱珪挺施貞節密運沈機果致梟擒免貽讐敵特加異數之命用旌忠孝之謀便委雄藩俾荷隆渥可檢校太傅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等州觀察處置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兼行營諸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仍進封沛國郡開國侯乙巳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陳州刺史惠王友能鎮國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保邵王友誨並落起復加檢校太傅以前房州刺史牛知業爲右羽林軍統軍癸亥北面招討使賀瓌率大軍與晉人戰于胡柳陂晉人敗績是日既晡復爲晉人所敗初晉人起軍將襲東京乃下令軍中老弱悉歸于鄴是月二十二日晉王次臨濮賀瓌王彦章自行臺寨率軍躡之二十四日至胡柳陂晉王領軍出戰瓌軍已成列晉王以騎突之王彦章一軍先敗彦章走濮陽晉人輜重在陣西瓌領軍薄之晉人大奔自相蹈藉死者不可勝紀晉大將周德威歿于陣瓌軍乃登土山列陣于山之下晉王復領兵來戰瓌軍遂敗翼日晉人攻濮陽陷之京師戒嚴五代春秋戊寅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彦章帥師侵晉攻楊劉晉王救楊劉彦章及晉王戰彦章師敗績十二月賀瓌殺謝彦章賀瓌及晉王戰于胡柳陂晉師敗績是夕再戰瓌師敗績晉人遂取濮陽鄆州李保衡以地來歸）

五年春正月晉軍于德勝（原注用兵無勝敗不書此梁晉得失所繫故書也五代史貞明五年春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二月乙巳以宣徽院副使韋堅權知徐州軍事三月己卯以華州感化軍留後尹皓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癸未制削奪兖州節度使張守進在身官爵以其叛故也仍命劉鄩爲兖州管內安撫制置使領兵以攻之夏四月壬寅以永平軍留後兼判大安府事張筠爲永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行大安尹庚戌以鎮海軍北面水陸都指揮使湖州刺史檢校太傅錢傳璙遙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是月賀瓌攻德勝南城以艨艟戰艦橫于河以扼津濟之路晉人斷其艨艟濟軍以援南城瓌等退軍五月己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孔勍加同平章事丁亥以延州節度使鄜延兩道都制置太原西面招討應接等使渤海郡王高萬興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保太忠義等軍節度鄜延管內觀察等使是月以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彦章爲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六月壬戌以天驥院使李隨權知登州軍州事　玉堂閒話朱梁尹皓鎮華州夏將半出城巡警時蒲雍各有兵戈相持故也因下馬于荒地中得一物如石又如卵其色青黑光滑可愛令左

（右收之又行二三十里見村院佛遂寘於像前其夜雷霆大震任雨如注天火燒佛堂而不損佛像蓋龍卵也院外柳樹數百株皆倒植之其卵已失）秋（五代史秋七月晉王自魏州還太原）八月乙未朔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五代史八月乙未朔滑州節度使賀瓌卒輟視朝三日詔贈侍中是月命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乃與許州留後王彥章等率大軍自黎陽濟營于楊村造浮梁以通津路九月丙寅制削奪廣州節度使南平王劉巖在身官爵以其將謀僭號故也乃詔天下兵馬元帥錢鏐指揮攻討）冬十月劉鄩克兗州張守進伏誅（五代史冬十月晉王復至魏州是月劉鄩攻下兗州擒張守進夷其族十一月丁丑以兗州安撫制置使特進檢校太傅大彭郡開國公劉鄩爲兗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賞平兗之功也辛卯王瓚帥師至戚城遇晉軍交綏而退　五代史纂誤今按劉鄩劉處讓傳皆爲張萬進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案薛史梁本紀及張萬進傳俱云萬進降于梁賜名守進歐陽史削去賜名一事故紀傳不同）十二月晉人取濮陽天平軍節度使霍彥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五代史十二月戊戌晉王領軍迫河南寨王瓚率師禦之獲晉將石家才既而瓚軍不利瓚退保楊村寨晉人陷濮陽）

六年（五代史貞明六年春正月戊子以曹州刺史朱漢賓爲安州宣威軍節度使以許州匡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散指揮都軍使檢校太傅王彥章爲匡國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軍職如故二月癸丑宣州節度使錢傳璟起復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宣州節度使以其丁內艱故也三月丁亥以前申州刺史張紹珪爲大理卿）夏四月己亥降死罪以下囚乙巳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于晉泰寧軍節度使劉鄩討之（五代史夏四月丁亥制曰王者愛育萬方慈養百姓恨不躋之仁壽撫以淳和而炎黃有戰伐

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誅不獲已其猶病諸然則去害除妖興兵動衆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諸侯終能永逸暫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冊具存朕以眇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茲業業兢兢日慎一日雖踰山越海肅慎方來而召雨徵風蚩尤尚在顧茲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于戰征黎庶疲于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乏饋之憂流馬盡行則丁壯有無聊之苦況青春告謝朱夏已臨妨我農時廹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覃在宥之恩稍示殷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寔頻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亳潁鄆齊魏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沁隨陝華雍晉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欠貞明四年終已前夏秋兩稅并鄆齊滑濮襄晉輝等七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庸使逐州據其名額數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不及于鄉閭租稅虛捐于帳籍其有私放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兗州城內自張守進違背朝廷結連蓄寇久勞攻討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尊加給復應天下見禁罪人如犯大辟合抵極刑者宜示好生特令減死除準格律常赦不原外徙流已下遞減一等除降官未經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便與復資云庚子宗正卿朱守素上言請依前朝置匭院令諫議大夫專判從之乃以右諫議大夫鄭韜光充知匭使乙巳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判度支開國公敬翔爲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以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鄭珏爲監脩國史判度支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蕭頃爲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以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午吏部侍郎趙光允爲尚書左丞己酉以河中護國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制置度支解縣池場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中書令冀王友謙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兼同州節度使餘如故癸丑鄜延節度使兼西面招討應接等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萬興進封延安王賜號匡時定節功臣前衛州長史劉隱進所撰地理手鏡十卷己未以租庸判官尚書工部郎中張銳爲戶部郎中充崇政院學士辛酉以前吏部侍郎盧協爲吏部侍郎五月乙丑故左衛上將軍齊奉國贈太傅詔曰應文武朝官或有替罷多年淹流在外者宜令中書門下量才除授勿使栖遲或有進士策名

累年未釋褐者與初任一官已釋褐者依前資敘用乙酉升宋州爲大都督府其餘廢大都督府依額六月遣兗州節度使劉鄩華州節度使尹皓崇州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領軍攻同州先是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節度使程全暉單騎奔京師友謙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留後表求節旄不允既而帝慮友謙怨望遂命兼鎮同州制命將下而友謙已叛遣使求援于晉故命將討之

秋七月陳州妖賊母乙自稱天子九月庚寅供奉官郎公遠爲契丹歡好使

五代史九月庚寅以供奉官郎公遠充契丹歡好使晉王遣都將李嗣昭李存審王建及率師來援同州戰于城下我師敗績諸將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

冬十月母乙伏誅

五代史冬十月陳州妖賊母乙董乙伏誅陳州里俗之人喜習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號曰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糅雜淫穢宵聚晝散州縣因循遂致滋蔓時刺史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寵動多不法故奸慝之徒望風影附母乙數輩漸及千人攻掠鄉社長吏不能詰是歲秋其衆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發州兵討捕反爲賊所敗陳頴蔡三州大被其毒羣賊乃立母乙爲天子其餘豪首各有樹置至是發禁軍及數郡兵合勢追擊賊潰生擒母乙等首領八十餘人械送闕下並斬于都市

五代春秋己卯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三月兗州張守進叛附于晉四月賀瓌帥師攻德勝南城不克八月王瓚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兗州誅張守進十二月王瓚及晉王戰于河曲瓚師敗績

龍德元年春趙將張文禮殺其君鎔來乞師不許

原注文禮初爲鎔養子號王德明此書張文禮者從舊史也

五代史龍德元年春正月癸巳詔諸道入奏判官宜令御史臺點檢合從正衙退後便于中書門下公參辭謝如有違越具名銜聞奏應面賜章服仍令閤門使取本官狀申中書門下受勅牒後方可結入新銜甲辰以河東道行營西面應接使前靜勝軍節度崇裕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溫昭圖爲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匡國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王彥章爲宣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鄭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依前北面副招討使二月己未以權知靜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前汝州防禦使華溫琪爲靜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依前檢校太傅丙寅以荊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高季昌爲守中書令依前荊南節度使庚午以晉州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劉玘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壬申史館上言伏見北齊文士魏收著後魏書于時自魏太武之初至于北齊書不獲就乃大徵百官家傳刊總斟酌隨條甄舉搜訪遺亡數年之間勒爲一代典籍編在北史固非虛言臣今請明下制勅內外百官及前資士子帝戚勳家並各納家傳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術德業灼然可考者並纂述送史館如記得前朝會昌已後公私亦任抄錄送官皆須直書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後簡牘罕存應內外臣寮曾有奏行公事關涉制置或討論沿革或章疏文詞有可採者並許編錄送納候史館修撰之日考其所上公事與中書門下文案事相符會或格言正辭詢訪不謬者並與編載所冀忠臣名士共流家國之耿光孝子順孫獲記祖先之丕烈而且周德見乎殷紀舜典存乎禹功非唯十世可知庶成一朝大典臣叨塵委任獲領監脩將贖素餐輒干元覽詔從之鹽鐵轉運使敬翔奏請于雍州河陽徐州三處重置場院稅茶從之己卯禮部尚書充西都副留守兼判尚書省事崔沂奏西京都省凡有公事奏聞常須借印施行伏請鑄尚書省分司印一面從之是月鎮州大將王德明殺其帥王鎔自稱留後遣使來求援宰臣敬翔請許之租庸使趙巖等以爲不可乃止

三月丁亥朔禁私度僧尼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

五代史三月丁亥朔祠部員外郎李樞上言請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許妄求師號紫衣一如願出家受戒者皆須赴闕比試藝業施行願歸俗者一聽自便詔曰兩都左右皆賜紫衣及師號僧委功德使具名聞奏今後有闕方得奏薦仍須道行精至夏臘高深方得補塡每遇明聖節兩街各許官壇度七人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壇仍令祠部給牒今後只兩街置僧錄道錄僧正並廢己丑以前兵部郎中杜光乂爲左諫議大夫致仕壬寅改襄州鄧縣爲沿夏縣亳州焦夷縣爲夷父縣密州漢諸縣爲膠源縣從中書舍人馬縞請也

夏

五代史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向闕帝命將出師逆擊敗之友能走保陳州詔張漢傑率兵進討勅開封府太康襄邑雍丘二縣遣陳

（州賊軍奔衝其夏稅只據見苗輸納）五月丙戌朔德音改元降流罪已下四（五代史五月丙戌朔制曰朕聞惟辟動天惟聖時憲故君爲善則天降之以福爲不善則降之以災朕以眇末之身託于王公之上不能荷先帝艱難之運所以致蒼生塗炭之危兵革薦興災害仍集內省厥咎蓋由朕躬故北有大戎猾夏之師西有蒲同亂常之旅連年戰伐積歲轉輸虜劉我士民侵據我郡邑師無宿飽之饋家無擔石之儲而又水潦爲災蟲蝗作沴戒譴作于上怨咨聞于下而況骨肉之內竊弄干戈幾甸之中輒爲陵暴但責躬而罪己敢怨天以尤人蓋朕無德以事上元無功以及兆庶不便于時者未能去有益于民者未能行處事昧于酌中發命乖于至當招致災患引翼禍殃罪在朕躬不敢自赦夙夜是懼寢食靡寧將勵己以息災爰布澤而從欲今以薰風方扇旭日初升朔既視于正陽歷宜更于嘉號庶惟新之令敷華夏以同歡期克念之心與皇王而合道其貞明七年宜改爲龍德元年應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罪外遞減一等德音到後三日內疏理訖奏應欠貞明三年四年諸色殘欠五年六年夏稅殘稅並放侍衛親軍及諸道行營將士等第須賜優賞已從別敕處分左降官與量移已經量移者與復資長流人各移近地已經移者許歸鄉里前資朝官寄寓遠方仰長吏津置赴闕內外文武常參官節度使留後刺史父母亡歿者並與封贈公私債負納利及一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先經陣歿將校各與追贈云以宣和庫使守右領衛將軍李嚴權知兗州軍州事丁亥詔曰郊禋大禮舊有渥恩御殿改元比無賞給今則不循舊例別示特恩其行營將士賞賚已給付本家宜令招討使霍彥威副招討使王彥章陳州行營都指揮使張漢傑曉示諸軍知委是月兗州節度使充河東道行營都招討使劉鄩卒六月己亥以都點檢諸司法物使檢校司徒行左驍衛大將軍李肅爲右威衛上將軍）秋赦友能降封房陵侯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五代史秋七月陳州朱友能降庚子詔曰朕君臨四海子育兆民唯持不黨之心庶叶無私之運其有齒乎戚屬雖深敦敘之情干我國經難固含宏之旨須遵常憲以示至公特進檢校太傅使持節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食邑三千戶惠王友能列爵爲王頒條治郡受元戎之寄任處千里

之封疆就進官資已登崇貴時加錫賚以表優隆宜切知恩合思盡節撫俗當申于仁政佐時期効于忠規而狎彼小人納其邪說忽稱兵而向闕敢越境以殘民侵犯郊畿驚擾輦轂遠邇咸嫉謀讙交陳及興問罪之師旋驗知非之狀瀝懇繼陳于章表束身願赴于闕庭備述艱危覬加寬恕朕得不自爲屈己姑務安仁特施貸法之恩益舉議親之律詢于事體抑有朝章止行退責之文用塞衆多之論可降封房陵侯於戲君臣之體彼有不恭伯仲之恩予垂立愛顧茲輕典豈稱羣情凡在臣寮當體朕意甲辰制以特進檢校太傅衛王友諒可封嗣廣王）冬十月思遠及晉人戰于戚城敗績（五代史冬十月北面招討使戴思遠攻德勝寨之北城晉人來援思遠敗于戚城　五代春秋辛巳龍德元年三月趙人張文禮弒其君鎔四月陳州友能反師圍陳州七月友能降赦之八月晉閻寶帥師討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于戚城思遠師敗績定州王處直爲其子都所廢）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五代史龍德二年春正月戴思遠率師襲魏州時晉王方攻鎮州故思遠乘虛以襲之陷成安而思遠遂急攻德勝北城晉將李存審極力拒守二月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而退復保楊村）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儒戴思遠克淇門共城新鄉（五代史八月段凝張朗攻衛州下之獲刺史李存儒以獻戴思遠又下淇門共城新鄉等三縣自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分之一焉　五代春秋壬午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晉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八月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存審克鎮州誅張文禮）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五代史龍德三年春三月晉潞州節度留後李繼韜遣使以城歸順先是繼韜父嗣昭爲潞州節度使戰歿于鎮州城下晉王欲以嗣昭長子繼儔襲父位繼韜在潞州即執繼儔囚之遣使來送款仍以二幼子爲質澤州刺史裴約不從繼韜之謀帝命董璋爲澤州刺史令將兵救之）夏（五代史夏四月己巳晉王即唐帝位于魏州改天祐十二年爲同光元年

閏四月唐人取鄆州（原注晉未即位已自與梁爲敵國至其建號于梁無所利害故不書唐建號而書唐人者因事而見爾　五代史閏月壬寅唐軍襲鄆州陷之巡檢使前陳州刺史劉遂嚴本州都指揮使燕顒奔歸京師皆斬于都市）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五代史五月以滑州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辛酉王彥章率舟師自楊村寨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梁攻南城下之殺數千人唐帝棄德勝之北城併軍保楊劉己巳王彥章段凝圍楊劉城六月乙亥唐帝引軍援楊劉潛軍至博州築壘于河東岸戊子王彥章杜晏球率兵急攻博州之新壘不克遂退保于鄒口）秋（五代史秋七月丁未唐帝引軍沿河而南王彥章棄鄒口復至楊劉己未自楊劉拔營退保楊村寨）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叛降于唐（五代史八月以段凝代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戊子段凝營于王村引軍自高陵渡河復臨河而還董璋攻澤州下之庚寅唐帝軍于胡城先鋒將康延孝率百騎奔于唐盡洩其軍機命滑州節度使王彥章率兵屯守鄆之東境九月戊辰彥章以衆渡汶與唐軍遇于遞坊鎮彥章不利退保中都）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原注凡官皆不重書此書者嫌彥章已罷招討使而與唐戰蓋罷使而別將兵以戰也）唐人取曹州盜竊傳國寶奔于唐（五代史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甲戌唐帝引師襲中都王彥章兵潰于是彥章與監軍張漢傑及趙廷隱劉嗣彬李知節康文通王山興等皆爲唐人所獲翼日彥章死于任城帝聞中都之敗唐軍長驅將至遣張漢倫馳驛召段凝于河上漢倫墜馬傷足復限水潦不能進時禁軍尚有四千人朱珪請以拒唐軍帝不從登建國門召開封尹王瓚謂之曰段凝未至社稷繫卿方畧瓚即一驅軍民登城爲備或勸帝西奔洛陽趙巖曰勢已如是一下此樓誰心可保乃止俄報曰晉軍過曹州矣帝置傳國寶于卧內俄失其所在已爲左右所盜竊迎唐帝矣）戊寅皇帝崩（原注年三十六）梁亡（原注書曰梁亡見唐莊宗之立速也四月莊宗立稱唐十月梁始亡見唐不待滅梁而立　五代史帝召控鶴都將皇甫麟謂之曰吾與晉人世讎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令落讎人之手麟不忍帝曰卿不忍將賣我耶麟舉刀將自刎帝持之因相對大慟戊寅夕麟進刃于建國樓之廊下帝崩麟即時自剄明唐軍攻封邱門王瓚迎降唐帝入宮妃郭氏號泣迎拜初許州獻綠毛龜宮中造室以蓄之命曰龜堂帝嘗市珠于市既而日珠數足矣衆皆以爲不祥之言帝末年改名瑱字一十一十月一八日果以一十一年至十月九日亡唐帝初入東京聞帝殂憮然歎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對壘恨不生見其面尋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其首藏于太社晉天福二年五月詔太社先藏唐朝罪人首級許親屬及舊寮收葬時右衞上將軍婁繼英請之會繼英得罪乃詔左衞上將軍安崇阮收葬焉史臣曰末帝仁而無武明不照姦上無積德之基可乘下有弄權之臣爲輔卒使勁敵奄至大運俄終雖天命之有歸亦人謀之所誤也惜哉　五代會要龍德三年十月八日唐兵入汴州爲控鶴將皇甫麟弒于建國樓之廊下年三十六後唐同光元年十月追降爲庶人莊宗入汴州詔全義收罪人首骨藏于太社至晉天福二年安崇阮收葬之年號三自乾化三年至五年改貞明貞明六年改龍德龍德盡二年宰相八人姚洎于兢楊涉趙光逢鄭珏蕭頃敬翔李琪使相三十二人錢鏐馬殷張全義馬賓葉廣畧龐巨昭楊師厚牛存節王檀劉巖張歸霸高萬興朱友謙劉鄩高季興王審知溫韜葛從周賀德倫錢傳璙賀瓌孔勍張萬進尹皓李繼韜馬綽杜建徽袁象先李仁福康懷英韓洙曲美　五代春秋癸未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鄆州五月王彥章帥師侵德勝南城克之晉師棄德勝北城保楊劉王彥章圍楊劉不克八月段凝帥師侵晉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師敗于中都彥章歿于師晉師迫京師戊寅帝崩于建國樓下）

五代史記卷第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本紀第四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五代會要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姓李氏諱存勗追册武皇帝長子母曰貞簡皇后曹氏唐光啓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於晉陽宮以其日爲萬壽節）其先本號朱邪蓋出于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于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徙盡忠于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爲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隷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于徐州以朱邪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唐會要咸通元年敕沙陀首領朱邪赤心賜姓李氏名國昌籍系鄭王房以討平徐州叛卒龐勛功）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爲雲州守捉使（五代史太祖武皇帝諱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隴右金城人也始祖拔野唐貞觀中爲墨離軍使從太宗討高麗薛延陁有功爲金方道副都護因家于瓜州太宗平薛延陁諸部于安西北庭置都護屬之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陁都督府蓋北庭有磧曰沙陁故因以爲名焉永徽中以拔野爲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繼爲沙陁府都督既而爲吐蕃所陷乃舉其族七千帳徙于甘州盡忠尋率部衆三萬東奔俄而吐蕃追兵大至盡忠戰殁祖執宜即盡忠之長子也收合餘衆至于靈州德宗命爲陰山府都督元和初入爲金吾將軍遷蔚州刺史代北行營招撫使莊宗即位追諡爲昭烈皇帝廟號懿祖烈考國昌本名赤心唐朔州刺史咸通中討龐勛有功入爲金吾上將軍賜姓李氏名國昌仍係鄭王房出爲振武節度使尋爲吐渾所襲退保于神武川及武皇鎮太原表爲代北軍節度使中和三年薨莊宗即位追諡爲文皇廟號獻祖武皇即獻祖之第三子也母秦氏以大中十年丙子歲九月二十二日生于神武川之新城在姙十三月載誕之際母艱危者竟夕族人憂駭市藥于雁門遇神叟告曰非巫醫所及可馳歸盡率部人被甲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無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武皇始言喜軍中語齠齔善騎射與儕類馳騁嬉戲必出其右年十三見雙鳧翔于空射之連中衆皆臣伏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武皇因持卮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濟民之志無何井溢故未察其禍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與僕交談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隱然出于壁間見者大驚走惟武皇從容而退由是益自負獻祖之討龐勛也武皇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爲飛虎子賊平獻祖授振武節度使武皇爲雲中牙將嘗在雲中宿于別館擁妓醉寢有俠兒持刃欲害武皇及突入曲室但見烈火熾赫于帳中俠兒駭異而退又嘗與達靼部人角勝達靼指雙鵰于空曰公能一發中否武皇即彎弧發矢連貫雙鵰邊人拜伏及壯爲雲中守捉使事防禦使支謨與同列晨夕廨舍因戲升郡閣踞謨之座謨亦不敢詰　北夢瑣言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爲蕃中大酋　受唐朝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陀磧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戶後克用祖朱耶執宜與其父骨依吐蕃背吐蕃歸朝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以執

（宜爲都督後遷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卽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龐勛功賜國姓并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與汝同鄉里敕令編籍鄭王房始爲雲州大同軍節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爲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黃巢功爲太原節度使子存勗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太祖在娠十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雁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日紅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至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嘗於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門塑像請與僕立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內時如火聚如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龐勛軍陣出沒如神號爲飛虎子眇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不可盡述截眆蟵那）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鳳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矣（五代史乾符三年朝廷以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時歲薦飢文楚稍削軍食諸軍咸怨武皇爲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邊校程懷素王行審蓋寓李存璋薛鐵山康君立等卽擁武皇入雲州衆且萬人營于鬭雞臺城中械文楚出以應于外諸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旄鉞朝廷不允徵諸道兵以討之）明年僖宗卽位以謂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爲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原注六州三部落皆不見其名處據唐書除使有此語爾）以招輯之拜克用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國昌出擊党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

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五代史乾符五年黃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爲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冬獻祖出師討党項吐渾赫連鐸乘虛陷振武舉族爲吐渾所擄武皇至定邊軍迎獻祖歸雲州雲州守將拒關不納武皇畧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赫連鐸晝夜攻圍武皇昆弟三人四面應賊俄而獻祖自蔚州引軍至吐渾退走自是軍勢復振天子以赫連鐸爲大同軍節度使仍命進軍以討武皇）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太谷焉（五代史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太原之師過石嶺關屯于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弦折南軍苦寒臨戰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　通鑑考異趙鳳後唐太祖紀年錄曰乾符三年河南水災盜寇蜂起朝廷以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以代支謨時歲薦饑文楚削軍人衣米諸軍咸怨太祖爲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請具聞奏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日譁於太祖之門請共除虐帥以謝邊人衆因大譟擁太祖上馬比及雲中衆且萬人城中械文楚出以應太祖後唐閔帝史官張昭遠撰莊宗功臣列傳曰康君立爲雲中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文楚法令稍峻軍食轉餉不給戍兵咨怨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私謂君立等曰段公儒者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丈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擁部衆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若李振武父子官高功大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時武皇爲沙陀三部落副兵馬使在蔚州盡忠令君立私往圖之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饑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武皇曰予家尊在振武萬一相逼俟予稟命君立曰事機已洩遲則變生咸通十三年十二月盡忠夜帥牙兵攻

（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陳韜等繫之於獄遂自知軍州事遣君立召太祖於蔚州是月太祖與吐渾突厥三部落衆萬人趨雲中十四年正月六日至鬬雞臺盡忠遣監軍判官符印請太祖知留後事七日盡忠械文楚漢璋等五人送鬬雞臺軍人亂食其肉九日太祖權知留後府牙受上三軍表請授太祖大同防禦使懿宗不悅時已除盧簡方代文楚未至而文楚被害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自稱防禦留後塞下之亂自茲始矣　又唐末三朝聞見錄者不著撰人姓名專記晉陽事其書云乾符五年戊戌竇澣自前守京兆尹拜河東節度使在任便值大同軍變殺防禦使段文楚正月二十六日軍於石窯二十七日到白泊二十九日至靜邊軍三十日築郤四面城門二月一日在城將士三人共賞絹一疋監軍使差仇判官開奏李盡忠等准詔各賞馬一匹銀鞍轡一副銀三鋌銀椀一枚絹一束錦二疋紫羅三疋諸軍將銀椀絹等三日李盡忠郤入四日兩面馬步五萬餘入城四面下營五日又賞土團牛酒六日監軍使送牌印與李九郎七日城南門樓上繫縛下段尚書柳漢璋雍侍御陳韜等四人尋分付軍兵於鬬雞臺西剮郤又令馬軍踐踏郤骸骨八日李九郎破土團馬步軍約一千人持弓刀送上與舊紀五年事微合實錄亦頗采之云五年正月壬戌竇澣奏沙陀首領李盡忠冦石窯白泊至靜邊軍二月奏李盡忠求賞詔賞馬一匹銀鞍勒綿絹等按莊宗列傳舊紀克用殺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歐陽脩五代史記取之太祖紀年錄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新沙陀傳取之見聞錄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紀取之惟實錄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據何書也克用既殺文楚豈肯晏然安處必更侵擾邊陲朝廷亦須發兵征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唐末見聞錄敍日月今從之）廣明元年招討使李涿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涿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涿軍夾擊又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亾入達靼（五代史廣明元年春天子復命元帥李涿率兵數萬屯代州武皇令軍使傅文達起兵于蔚州朔州刺史高文集與薛葛安慶等部將縛文達送于李涿六月李涿引大軍攻蔚州獻祖戰不利乃率其族奔于達靼部）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鵶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五代史補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其先生於鵰窠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爲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訛以諸爲朱以爺爲耶至太祖生而眇一目長而驍勇善騎射所向無敵時謂之獨眼龍大爲部落所疾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賜姓李名克用黃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難功成遂拜太原節度使封晉王　又武皇之有河東也威聲大振淮南楊行密常恨不識其狀貌因使畫工詐爲商賈往河東寫之畫工到未幾人有知其謀者擒之武皇初甚怒既而謂曰且吾素眇一目試召至使寫之觀其所爲如何及至武皇按膝厲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眞必畫工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即階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武皇執八角扇因寫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諂吾也遽使別寫之又應聲下筆畫其臂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賂金帛遣之　五代史闕文武皇眇一目謂之獨眼龍性喜殺左右小有過失必置於死初諱眇人無敢犯者常令寫眞畫工即爲撚箭之狀微瞑一目圖成而進武皇大悅賜予甚厚）其威名蓋于代北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己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五代史居數月吐渾赫連鐸密遣人賂達靼以離間獻祖既而漸生猜阻武皇知之每召其豪右射獵于野或與之百步馳射馬鞭或以懸針樹葉爲的中之如神由是部人心伏不敢竊發）黃巢已陷京師（五代史俄而黃巢自江淮北渡武皇椎牛釃酒饗其酋首酒酣諭之曰予父子爲賊臣讒間報國無由今聞黃巢北犯江淮必爲中原之患一日天子赦宥有詔徵兵僕與公等南向而定天下是予心也人生世間光景幾何曷能終老沙堆中哉公等勉之達靼知無留意皆釋然無問是歲十一月黃巢冦潼關天子令河東監軍陳景思爲代北起軍使收兵破賊十二月黃巢犯長安僖宗幸蜀陳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

（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卽武皇之族父也）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于達靼（五代史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渡河刺史瞿稹謂陳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月友金旋軍鴈門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三萬營于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閑軍法瞿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曰興大衆成大事當威名素著則可以伏人今軍雖數萬苟無善帥進亦無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歲獲罪于國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畧爲衆所推若驟騎急奏召還代北之人一麾響應則妖賊不足平也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爲鴈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于達靼）承制以爲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五代史武皇卽率達靼諸部萬人趨鴈門五月整兵二萬南嚮京師太原鄭從讜以兵守石嶺關　武皇乃引軍出他道至太原城下會大雨班師于鴈門　平巢事蹟考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虜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誠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畧過人爲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　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率達靼諸部萬人應之　又黃巢兵勢尙強復光曰李僕射驍勇有強兵素有狥國之忠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爾若以朝旨喻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喻從讜克用不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趨河中不敢入河東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厚賂之十二月以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通鑑考異實錄陳景思齎詔入達靼召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鴈門以北軍鎭）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

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五代史中和二年八月獻祖自達靼部率其族歸代州十月武皇率忻代蔚朔達靼之軍三萬五千騎赴難于京師先移檄太原鄭從讜拒關不納武皇以兵擊之進軍至城下遣人齎幣馬遺從讜從讜亦遣人餽武皇貨幣饔餼軍器武皇南去自陰地趨晉絳十二月武皇至河中）三年正月至于河中進屯乾坑巢黨驚曰鵶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于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璋尙讓于良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鎭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五代史中和三年正月晉國公王鐸承制授武皇東北面行營都統武皇令其弟克修領前鋒五百騎渡河視賊黃巢遣將米重威齎重賂及僞詔以賜武皇武皇納其賂以給諸將燔其僞詔是時諸道勤王之師雲集京畿然以賊勢尙熾未敢爭鋒及武皇將至賊帥相謂曰鵶兒軍至當避其鋒武皇以兵自夏陽濟河十二月營于乾坑黃巢大將尙讓林言王璠趙璋等引軍十五萬屯于梁田陂翼日大軍合戰自午及晡巢賊大敗是夜賊衆遁據華州武皇進軍圍之巢弟黃鄴黃揆固守三月尙讓引大軍赴援武皇率兵萬餘逆戰于零口巢軍大敗武皇進軍渭橋翌日黃揆棄華州而遁王鐸承制授武皇鴈門節度使檢校尙書左僕射四月黃巢燔長安收其餘衆東走藍關武皇進收京師　通鑑考異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橫野將滿存朝邑將康思貞三敗賊於渭橋大破之義成義武等軍繼進乙已巢賊燔長安宮室收餘衆自光泰門東走由藍田關以遁諸軍進取京師　又唐補紀楊復光行營節度使王重榮李克用等兵士二萬餘人自光泰門入襲逐至昇陽殿下殺賊盈萬黃巢軍敗陣上奔逃取藍田關出　平巢事蹟考克用將軍四萬皆衣黑賊憚曰鵶軍至矣當避其鋒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　又巢兵數敗食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控藍田道遣尙讓救華陰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忠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焚積穀斬虜

（而還賊中大驚李克用復敗尚讓於零口遂取華州五月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重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強功居第一諸將皆畏之一目微眇視之人謂之獨眼龍）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五代史七月天子授武皇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河東節度使是時武皇既收長安軍勢甚雄諸侯之師皆畏之武皇一目微眇故其時號爲獨眼龍是月武皇仗節赴鎮遣使報鄭從讜治裝歸朝武皇次于郊外因往赴雁門寄覲獻祖八月自雁門赴鎮河東時年二十有八　通鑑考異唐末見聞錄五月敕除李尚書雁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日雁門節度使李僕射般次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除目到相公除替赴闕鴈門節度李相公除河東節度使十五日相公取西明門進發當月內新使李相公有牓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日無懷舊念各仰安家）十月國昌卒（通鑑考異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國昌中和三年薨唐末見聞錄中和三年十月老司徒薨舊書中和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獻祖紀年錄光啓中薨於位新沙陀傳光啓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錄光啓三年正月云是歲獻祖文皇帝之喪太祖哀毀行服不獲專征實錄置此年二月今從之）十一月遣其弟克脩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洺磁三州自別爲昭義軍（原注昭義軍在唐時跨山東西管五州至是澤潞入于晉邢洺磁孟氏據之故當時有兩昭義　五代史十一月平潞州表其弟克脩爲昭義節度使潞帥孟方立退保于邢州　通鑑考異實錄克用表李克修爲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五州爲二鎮）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五代史十二月許帥田從異汴帥朱溫徐帥時溥陳州刺史趙犨各遣使來告以巢蔡合從凶鋒尚熾請武皇共力討賊）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

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于太康又敗黃鄴于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北至封邱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至于寃朐不及而還（五代史中和四年春武皇率蕃漢之師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乃屯兵于萬善數日移軍自河中南渡趨汝洛四月合徐汴之師破尚讓于太康斬獲萬計進攻賊于西華賊將黃鄴棄營而遁是夜大雨巢營中驚亂乃棄西華之壘退營陳州北故陽里五月癸亥大雨震電平地水深數尺賊營爲水所漂而潰戊辰武皇引軍營于中牟大破賊于王滿渡庚午巢賊大至齊汴而北是夜復大雨賊衆驚潰武皇營于鄭州賊衆分寇汴境武皇渡汴遇賊將渡而南半濟擊之大敗之臨陣斬賊將李周王濟安陽景彪等是夜賊大敗殘衆保于胙縣寃句大軍躡之巢乃携妻子兄弟千餘人東走武皇追之賊至于曹州）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于上源驛（王照新志陳橋驛在京師陳橋封邱二門之間唐爲上元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夜酒罷克用醉臥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五代史是月班師過汴汴帥迎勞于封禪寺請武皇休于府第乃以從官三百人及監軍使陳景思館于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汴帥自佐饗出珍幣侑勸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敘破賊事以爲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彥洪于巷陌連車樹柵以扼奔竄之路時武皇之從官皆醉俄而伏兵竊發來攻傳舍武皇方大醉譟聲動地從官十餘人捍賊侍人郭景銖滅燭扶武皇以茵幕裹之匿于牀下以

（水灑面徐曰汴帥謀害司空武皇方張目而起引弓抗賊有頃烟火四合復大雨震電武皇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數人而去雨水如晦不辨人物隨電光登尉氏門縋城而出得還本營監軍陳景思大將史敬思並遇害武皇既還營與劉夫人相向慟哭詰旦欲勒軍攻汴夫人曰司空比為國家討賊赴東諸侯之急雖汴人謀害自有朝廷論列若反戈攻城則曲在我也人得以為辭乃收軍而去馳檄于汴帥汴帥報曰竊發之夜非僕本心是朝廷遣天使與牙將楊彥洪同謀也武皇自武牢關西趨蒲陝而旋秋七月至太原武皇以累立大功為汴帥怨圖陷沒諸將乃上章申理及武皇表至朝廷大恐遣內臣宣諭　平巢事蹟考四年四月周岌時溥朱全忠以黃巢兵尚強求救於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攻尚讓拔之巢懼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營為水所漂且聞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趨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北王蒲渡乘其半渡奮擊大破之斬萬餘人賊遂潰尚讓率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邱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寃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走還晉陽）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五代史尋加守太傅同平章事隴西郡王）光啟元年（五代史光啟元年三月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連兵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求援于武皇武皇遣大將康君立安老薛可郭啜率兵赴之五月鎮人攻無極武皇親領兵救之鎮人退保新城武皇攻之斬首萬餘級獲馬千匹王處存亦敗燕軍于易州　李克用北嶽題名河東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王李克用以幽鎮侵擾中山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易定司空同申祈禱翌日過常山問罪時中和五年二月廿一日克用記易定節度使檢校司空王處存看題至三月十七日以幽州請就和斷遂卻班師再謁睟容兼申賽謝便取飛狐之路卻歸河東廿一日克用重記　夢溪筆談北岳常山之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

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卽歸鴈門今飛狐路在大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卻自石門子冷水鋪入瓶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關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宮）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原注克用不僭號故不稱王焉）重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于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熅迫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諾而不行（五代史十一月河中王重榮遣使來乞師且言邠州朱玫鳳翔李符將加兵于己初武皇與汴人搆怨前後入表請削奪汴帥官爵自以本軍進討天子累遣內臣楊復恭宣旨令且全大體武皇不時奉詔天子頗右汴帥時觀軍容使田令孜君側擅權惡王重榮與武皇膠固將離其勢乃移重榮于定州重榮告于武皇武皇上章言李符朱玫挾邪忌正黨庇朱溫臣已點檢蕃漢軍五萬取來年渡河先斬朱玫李符然後平盪朱溫天子覽表遣使譬喻百端輜傳相望既而朱玫引邠鳳之師

（攻河中王重榮出師拒戰朱玫軍于沙苑對壘月餘十二月武皇引軍渡河與朱玫決戰玫大敗收軍夜遁入于京師時京城大駭天子幸鳳翔武皇退軍于河中光啓二年正月僖宗駐蹕于寶雞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請車駕還京且言大軍止誅凶黨時田令孜請僖宗南幸興元武皇遂班師朱玫于鳳翔立嗣襄王熅爲帝以僞詔賜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馳檄諸方鎮遣使奉表于行在九月武皇遣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討孟方立于邢州大敗方立之衆于焦岡斬首數千級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以撫其降人十月進攻邢州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援于鎮州鎮人出兵三萬以援方立克脩班師光啓三年六月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爲部將常行儒所殺武皇表重榮兄重盈爲帥七月武皇以安金俊爲澤州刺史時張全義自河陽據澤州及李罕之收復河陽召全義令守洛陽全義乃棄澤州而去故以金俊守之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以武皇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隴西郡王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二百戶河南尹張全義潛兵夜襲李罕之于河陽城陷舉族爲全義所擄罕之踰垣獲免來歸于武皇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兒安金俊安休休將七千騎送罕之王河陽汴將丁會牛存節葛從周將兵赴援李存孝率精騎逆戰于溫縣汴人既阨太行之路存孝殿軍而退騎將安休休以戰不利奔于蔡武皇以罕之爲澤州刺史遙領河陽節度使十月邢州孟方立遣大將奚忠信將兵三萬寇遼州武皇大破之斬首萬級生擒奚忠信　通鑑考異太祖紀年錄朱玫李昌符每連衡入覲於天子指陳利害規畫方畧不佑太祖黨庇逆溫太祖拂怒滋甚時田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北引太原其心可見不可處之近輔定州王處存忠孝盡心請授以蒲帥移重榮於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曰主上新返正大臣播弃此際無辜遽被斥逐明公當究其深心今日使僕安歸會太祖憤怒朱玫輩即報曰當與公提鼓出汜水關誅逆賊之後則去此鼠輩如疾風之去鴻毛耳重榮曰吾地迫邠岐公若東出關二兒必傳吾城下不若先滅一兒去其君側　又實錄楊復恭兄弟于李克用王重榮有破賊連衡之舊乃奏遣劉崇望齎詔宣諭兼達復恭之意重榮克用皆聽命按後唐太祖紀年錄僞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爲將斬之以狗大將蓋寓等言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

今不誅朱玫黜李熅無以自滌洗太祖播僞詔械其使馳檄諭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僞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駕播越梁洋行至半途六軍變擾遂至蒼皇而晏駕不知弑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於正殿受册畢改元大赦者李熅出自贅疣名汙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擄之以塞辭朱玫貢之以爲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奸邪蕭世誠之士襄期于匪夕近者當道經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見駐巴梁硇衢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騃自號台衡敢作亂階明言晏駕焚或藩鎮凌弱廟朝云云　又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全義棄城而遁太祖以安金俊爲澤州刺史）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五代史龍紀元年五月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六月下磁州邢將馬溉率兵數萬來拒戰罕之敗之于琉璃陂生擒馬溉徇于城下孟方立恚恨飲酖而死三軍立其姪遷爲留後使求援于汴汴將王虔裕率精甲數百入于邢州罕之等班師）大順元年克用擊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于蔚州金俊大敗（通鑑考異實錄四月丙辰朔李克用遣安金俊帥師攻雲州赫連鐸求援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出師赴之戰於蔚州太原府軍大敗燕師執金俊獻於朝）于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不可伐下其事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興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爲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爲副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于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長

子（五代史大順元年遣李存孝攻邢州孟遷以邢洺磁三州降執汴將王虔裕三百人以獻武皇從孟遷于太原以安金俊爲邢洺團練使三月昭義軍節度使李克修卒以李克恭爲潞州節度使是月武皇攻雲州拔其東城赫連鐸求援于燕燕帥李匡威將兵三萬以赴之戰于城下燕軍大敗時徐州時溥爲汴軍所攻遣使來求援武皇命石君和由兗鄆以赴之五月潞州軍亂殺節度使李克恭州人推牙將安居受爲留後南結汴將時潞之小將馮霸擁叛徒三千騎駐于沁水居受使人召之馮霸不至居受懼出奔至長子爲村胥所殺傳首于霸霸遂入潞州自爲留後武皇遣大將康君立李存孝等攻之汴將朱崇節葛從周率兵入潞州以固之是時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與汴帥協謀連上表請加兵于太原宰相張濬孔緯贊成其事六月天子削奪武皇官爵以張濬爲招討使以京兆尹孫揆爲副華州韓建爲行營都虞候以汴帥爲河東南面招討使幽州李匡威爲河東北面招討使雲州赫連鐸爲副汴將朱友裕將兵屯晉絳時汴軍已據潞州又遣大將李讜等率軍數萬急攻澤州武皇遣李存孝自潞州將三千騎以援之汴將鄧季筠以一軍犯陣存孝追擊擒其都將十數人獲馬千餘匹是夜李讜收軍而退大軍掩擊至馬牢關斬首萬餘級追襲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八月存孝擒新授昭義節度使孫揆初朝廷授揆節鉞以本軍取刀黃嶺路赴任存孝偵知之引騎三百伏于長子縣崖谷間揆建牙持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谷口遂擒揆及中使韓歸範并將校五百人存孝械揆等以組練繫之環于潞州遂獻于武皇武皇謂揆曰公搢紳之士安言徐步可至達官何用如是揆無以對令繫于　晉陽獄武皇將用爲副使使人誘之揆言不遜遂殺之　北夢瑣言唐末朝廷圍太原不克以宰相張濬爲都統華帥韓建爲副使澤潞孫揆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與張相不叶逗撓其師因而自潰由是貶張相爲繡州牧孫尚書爲太原所執詬罵元戎李公克用以狗豬代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雖加苦楚而鋸齒不行乃謂曰死狗豬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是施板而鋸方行未絕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驍暴之聲天下咸聞焉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誅之受戮日章皇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孫師何勇怯之不侔也孫揆尚書少年不慧涕淚狼籍蒙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非唯時俊乃烈士也）又遣康君立取潞州（五代史九月汴將葛從周棄潞州而遁武皇以康君立爲潞州節度使以李存孝爲汾州刺史　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六月朱崇節葛從周據潞州李重允鄧季筠張全義將兵七萬攻澤州李存孝將三千騎赴援初汴軍攻城門呼李罕之云云李存孝偵其言引鐵騎五百追擊入季筠營門生獲其都將十數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罕之追擊至馬牢山斬首萬級追襲掩擊至於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九月二日葛從周率衆棄城而遁唐末見聞錄閏九月昭義軍前狀申昭義軍人拔減逃遁收下城池擒獲到餘黨五十人巾縛送上至二十日行營都指揮使李存孝迴戈歸府　實錄九月甲申朔康君立急攻潞州朱全忠駐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至馬牢山川與并師大戰不利鄧季筠被執復遣朱友裕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葛從周朱崇節率衆棄潞州歸　又實錄大順元年十月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行據邢州）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遁歸（五代史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遊軍至汾隰武皇遣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于洪洞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爲存孝所敗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奔韓建張濬由含山路遁去　通鑑攷異實錄十一月王師入陰地關至汾隰李克用遣將薛阿檀李承嗣拒之李存信以兵五千圍趙城韓建以華州兵戰信設伏擊破之邠鳳師未戰而走禁軍自潰由是大敗存信直壓晉州西門引軍攻絳州十二月壬午朔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遁韓建以諸軍保晉州李存信追擊戰敗退保絳州張濬以汴卒禁軍屯晉州存信攻之三日濬建拔晉絳遁還存信收二州太祖紀年錄十月張濬之師入陰地犯汾隰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繼發李存孝將兵五千進擊營於趙城敗韓建直壓晉州西門自是閉壁不出存孝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遁建濬由含山路遁逃遂收晉絳初濬部禁軍至晉州邠鳳之師望風遁歸蓋楊復恭陰沮之也唐補紀曰朱全忠自攻破徐州頻首章表克用與朱玫同立襄王以爲大逆其朱玫以下

並已誅鋤克用時最爲魁首據其罪狀請舉天兵臣率師關東掎角相應朝廷遂以宰臣張濬爲都統授崔允爲河中節度應援使大軍行到同州克用領蕃漢馬步稱三十萬入河北界其張濬使人探州朱全忠兵馬並不來相應乃於昭義西與太原交戰不利而回朝廷知爲全忠所賣便於差使至克用所與賞給令回貶都統張濬於雲夢除崔允於嶺外　玉堂閒話張相濬富於權畧素不知兵昭宗朝親統扈駕六師往討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謀班師路由平陽平陽卽蒲之屬郡也牧守姓張卽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旅經過落其詭計濬乃先數程而行泊于平陽之傳舍六軍相次由其陰地關而進濬深忌晉牧復不敢除之張於一舍郊迎既駐郵亭濬令張使君升廳茶酒設食畢復命茶酒不令暫起仍留晚食食訖已晡時又不令起卽更茶數甌至一張愬乃許辭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遙觀一如交談之狀珂性且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尋已密報之云刺史與相國密話竟夕珂果疑召張問之曰相國與爾自旦至暮所話何對云並不交言王殊不信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後判邦計諸道各致紬綺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面付之曰爾述吾意以此物改充軍行所費之物鍋幕布槽啖馬藥土產所共之物咸請備之於是諸藩鎮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要無闕皆心匠之所規畫梁祖忌之潛令刺客殺之於長水莊上　南楚新聞唐宰相張濬常與朝士於萬壽寺閱牡丹而飲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羣公飲酣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侍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位乖燮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告訖遂去闔席愕然相眄失色一時俱散張但慚恨而已　孫之翰朱全忠論昭宗卽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俊志欲興復大業號令天下時大臣賢而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相結方鎮何人也賊也卒也虜也彼皆麤暴之性一無忠義之節方相吞噬亦藉大臣爲援大臣欲固權位自相合爾大臣如孔緯者有一時名望何與全忠交通崔昭緯輩艱險之人固與邠岐相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已至於此昭宗欲何施爲乎加以輕信易動動無謀算何以制服諸鎮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恩信待之一時倚賴者莫若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已厚俱爲全忠所圖蓄怨不解若昭宗

（以念功之意恩禮有加虜性勁直感恩必深既深則順必久太原順則河中近輔鎮魏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營於內復引同心之賢者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姦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或可振矣奈何因全忠請討太原不用讓能之言而聽張濬孔緯之計輕舉兵師太原拒命以成跋扈之勢太原跋扈無可倚賴矣時無倚賴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爲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是時諸鎮交亂車駕不能寧處復留兇逆之人久爲輔相與巨盜畫篡逆之計乃亾唐祚矣）克用兵大掠晉絳至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爲之引咎優詔答之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五代史大順二年春正月武皇上章申理其畧曰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候聖裁天子尋就加守中書令是月魏博爲汴將葛從周所寇節度使羅宏信遣使來求援武皇出師以赴之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奔青州天子以知建爲神武統軍自棣州泝河歸朝鄆州朱宣邀斬于河上傳首晉陽以李存孝爲邢州節度使）四月攻赫連鐸于雲州圍之百餘日鐸走吐渾（五代史四月武皇大舉兵討赫連鐸于雲州遣騎將薛阿檀率前軍以進攻武皇設伏兵于御河之上大破之因塹守其城七月武皇進軍亂柳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于吐渾部遂歸幽州雲州平武皇表石善友爲大同軍防禦使）八月大蒐于太原出晉絳掠懷孟至于邢州遂攻王鎔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克用還軍邢州（五代史邢州節度使李存孝以鎮州王鎔託附汴人謀亂河朔北連燕寇請乘雲代之捷平定燕趙武皇然之八月大蒐于晉陽遂南巡澤潞）

（畧地傀孟河陽趙克裕望風送欵請修鄰好九月蒐于邢州十月李存孝董前軍攻臨城鎮人五萬營于臨城西北龍尾岡武皇令李存審李存賢以步軍攻之鎮人大敗殺獲萬計拔臨城進攻元氏幽州李匡威以步騎五萬營于鄗邑以援鎮州武皇分兵大掠旋軍邢州）景福元年王鎔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于堯山三月會王處存攻鎔戰于新市爲鎔所敗（五代史景福元年正月鎮州王鎔恃燕人之援率兵十餘萬攻邢州之堯山武皇遣李存信將兵應援李存孝素與存信不協遞相猜貳留兵不進武皇又遣李嗣勳李存審將兵援之大破燕趙之衆斬首三萬收其軍實三月武皇進軍渡滹沱攻欒城下鼓城槀城四月燕軍寇雲代武皇班師）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用之兵克用潛入于雲州返出擊匡威匡威敗走（五代史八月赫連鐸誘幽州李匡威之衆八萬寇天成軍遂攻雲州營于州北連亘數里武皇潛軍入于雲州詰旦出騎軍以擊之斬獲數萬李匡威燒營而遁　通鑑考異太祖紀年錄是月幽帥李匡威會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衆十萬寇我北鄙攻遮虜軍太祖御親軍出塞營于渾河川之田村李存孝引前鋒與賊戰於樂安鎮賊軍大敗遁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五代史十月邢州李存孝叛納欵于梁李存信構之也）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鎔克用出兵井陘擊鎔且以書招鎔而急攻其平山鎔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三月執存孝殺之（五代史景福二年春大舉以伐王鎔以其通好于李存孝也二月攻天長鎮旬日不下王鎔出師三萬來援武皇逆戰于叱日嶺下鎮人敗斬首萬餘級時歲饑軍乏食脯屍肉而食之進軍下井陘李存孝將兵夜入鎮州乞師于汴汴帥方攻時溥不暇應之乃求援于幽州李匡威率兵赴之武皇乃班師七月武皇討李存孝于邢州遂攻平山渡滹水攻鎮州王鎔懼以帛五十萬犒軍請脩舊好仍以鎮冀之師助擊存孝許之武皇進圍邢州十二月武皇狩于近郊獲白兎有角長三寸乾寧元年三月邢州李存

孝出城首罪縶歸太原轘于市邢洺磁三州平武皇表馬師素爲邢州節度使五月鄆州節度使朱宣爲汴軍所攻遣使來乞師武皇遣騎將安福順安福應安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于魏州以應之九月潞州節度使康君立以酖死　通鑑考異太祖紀年錄先獲汴將鄧季筠安康八軍吏劉藕子潞州所俘供奉官韓歸範皆與存孝連坐同日誅之騎將薛阿檀自刺）冬攻幽州李匡儔弃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五代史十月武皇自晉陽率師伐幽州初李匡儔奪據兄位燕人多不義之安塞軍戍將劉仁恭挈族歸于武皇武皇遇之甚厚仁恭數進畫于蓋寓言幽州可取之狀願得兵一萬指期平定武皇討李存孝于邢州輟兵數千欲納仁恭不利而還李匡儔由是驕怠數犯邊境武皇怒故率軍以討之是時雲州吐渾赫連鐸白義成並來歸命皆答而釋之十一月進攻武州甲寅攻新州十二月李匡儔命大將率步騎六萬救新州武皇選精甲逆戰燕軍大敗斬首萬餘級生獲將領百餘人曳練徇于新州城下是夜新州降辛亥進攻媯州壬子燕兵復合于居庸關拒戰武皇命精騎以疲之令部將李存審由他道擊之自午至晡燕軍復敗甲寅李匡儔携其族棄城而遁將之滄州隨行輜重妓妾甚衆滄帥盧彥威利其貨以兵攻匡儔于景城殺之盡擄其衆丙辰進軍幽州其守城大將請降武皇令李存審與劉仁恭入城撫勞居人如故市不改肆封府庫以迎武皇）二年（五代史乾寧二年正月武皇在幽州命李存審劉仁恭徇諸屬郡二月以仁恭爲權幽州留後從燕人之請也留腹心燕留德等十餘人分典軍政武皇遂班師凡駐幽州四十日）河中王重榮卒其諸子珂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相崔允爲河中節度使既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三鎮兵犯京師聞克用亦起兵乃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刺史王瑤瑤珙弟助珙以爭者七月至于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于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

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克用且告急（五代史六月武皇率蕃漢之師自晉陽趨三輔討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之亂先是三師稱兵向闕同弱王室殺害宰輔時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重盈之子珂即武皇之子壻也權典軍政其兄珙爲陝州節度使瑤爲絳州刺史與珂爭河中遂訴于岐邠華三鎮言珂本蒼頭不當襲位珂亦訴于武皇武皇上表保薦珂乞授河中旄鉞詔可之三帥遂以兵入覲大掠京師請授王珂同州節度使王瑤河中節度使天子亦許之武皇遂舉兵表三帥之罪復移檄三鎮三鎮大懼是月次于絳州刺史王瑤登陴拒命武皇攻之旬日而拔斬王瑤于軍門誅其黨千餘人七月次河中王珂迎謁于路己未同州節度使王行約棄城奔京師與左軍兵士劫掠西市都民大擾行約即行瑜弟也庚申樞密使駱全瓘以武皇之軍將至請天子幸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閻名珪與全瓘謀劫天子幸鳳翔左軍指揮使王行實亦行瑜之弟也與劉景宣欲劫天子幸邠州兩軍相攻縱火燒內門烟火蔽天天子急詔鹽州六都兵士令追殺亂兵左右軍退走王行瑜李茂貞聲言自來迎駕天子懼出幸南山駐蹕于莎城是夜熒惑犯心壬戌武皇進收同州聞天子幸石門遣判官王懷奉表奔問天子遣使賜詔令與王珂同討邠鳳時武皇方攻華州俄聞李茂貞領兵士三萬至盩厔王行瑜領兵至興平欲往石門迎駕乃解華州之圍進營渭　橋天子使延王戒丕丹王允齎詔促武皇兵直抵邠鳳　北夢瑣言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君誅戮宰輔焚燒宮闕劫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莎城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嘉獎倚賴命延王丕丹王允賚詔賜李公衣服兼令二宗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辯慧在晉陽留宴累月每獻酬樂作必爲晉王起舞後爲韓建所殺　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王師攻華州俄而郗廷昱至且言茂貞領兵三萬至盩厔行瑜領軍至興平欲往石門迎駕乃解華圍進營渭橋）八月克用進軍渭橋以爲邠

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五代史八月乙酉供奉官張承業齎詔告諭涇帥張鐇已領步騎三萬于京西北阨邠岐之路武皇進營渭北遣史儼將三千騎往石門扈駕遣李存信李存審會鄜延之兵攻行瑜之梨園寨天子削奪行瑜官爵以武皇爲天下兵馬都招討使以鄜州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以涇州張鐇爲西南面招討使天子又遣延王丹王賜武皇御衣及大將茶酒弓矢命二王兄事武皇延王傳天子密旨云昨非卿至此已爲賊庭行酒之人矣所慮者二凶締合卒難翦除且欲姑息茂貞令與卿修好俟梟斬行瑜更與卿商量武皇上表請駕還京令李存節領二千騎于京西北以防邠賊奔突辛亥天子還宮加武皇守太師中書令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時王行瑜弟兄固守梨園寨我師攻之甚急李茂貞遣兵萬餘來援行瑜營于龍泉鎮茂貞自率兵三萬迫咸陽武皇奏請詔茂貞罷兵兼請削奪茂貞官爵詔曰茂貞勒兵蓋備非常尋已發遣歸鎮又言茂貞已誅李繼鵬李繼晟卿可切戒兵甲無犯土疆武皇請賜河中王珂旌節三表許之又表李罕之爲副都統十月丙戌李存信于梨園寨北遇賊軍斬首千餘級自是賊閉壁不出戊子天子賜武皇內弟子四人又降朱書御札賜魏國夫人陳氏是月王行瑜因敗衂之後閉壁自固武皇令李罕之晝夜急攻賊軍乏食拔營而去李存信與罕之等先伏軍于阨路俟賊軍之至縱兵擊之殺戮萬計是日收梨園等三寨生擒行瑜之子知進並母邱氏大將李元福等二百人送赴闕廷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劫寧州遁走寧州守將徐景乞降武皇表蘇文建爲邠州節度使且于寧州爲治所　通鑑考異莊宗列傳三鎮亂長安李存信從太祖入關以前軍先自夏陽渡河攻同華屬邑下之時太祖在渭北伶官羣小或勸太祖入朝自握兵柄太祖亦以全忠圖己朝廷不能斷心微有望月餘不進軍存信與蓋寓秉間密啟曰大王家世効忠此行討逆止爲邠鳳不臣但令臣節爲天下所知即三賊不足平也而悠悠之徒不達大體或以非詢之盡苟合台倚雖俳優之言不宜縱其如此京師咫尺天聽非遙實無益於英德也今三凶正熾須速圖之事留變生無宜猶豫太祖曰公言是也即日出師下梨園砦）十一月克用擊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五代史十一月丁巳收龍泉寨時行瑜以精甲五千守之李茂貞出兵來

（援爲李罕之所敗邠賊遂棄龍泉寨而去行瑜復入邠州大軍進逼其城行瑜登城號哭曰行瑜無罪昨殺南北司大臣是岐帥將兵脅制主上請治岐州行瑜束身歸朝武皇報曰王尚父何恭之甚耶僕受命討三賊臣公其一也如能束身歸闕老夫未敢專命爲公奏取進止行瑜懼棄城而遁武皇收其城封府庫遽以捷聞既而慶州奏 王行瑜將家屬五百人到州界爲部下所殺傳首闕下 唐摭言李沼者封川人相猶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順中邠州節度使尚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於禹沼樂遊行瑜之門行瑜呼沼李郞會與計偕僕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沼由是大恣未幾按甲來覲諷天子誅大臣搢紳間重足一跡沼出入行瑜之門頗有得色及行瑜敗捕沼沼亡命秦隴）克用還軍雲陽請擊茂貞昭宗慰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以紓難拜克用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五代史武皇既平行瑜還軍渭北十二月武皇營于雲陽候討鳳翔進止乙未天子賜武皇爲忠正平難功臣進封晉王加實封二百戶武皇復上表請討李茂貞天子不允武皇私謂詔使曰觀主上

意疑僕別有他腸復何言哉但禍不去胎憂患未已又奏臣統領大軍不敢徑赴朝覲遂班師 文苑英華册太原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晉王制維年月日皇帝若曰我國家作法於仁達情以禮振典謨而誕告載名器以公行何嘗不動懷多難豐報丕烈刱乃圖先廟社允集王功誠動日星必承天祐王功建而臣節盡天祐至而君命宜昔經武爲師賜履荷宗周之寵今在邦稱傑剖符受全楚之封英傑相侔古今同典當勲而舉非我有私具官某博厚自持堅剛不惑抱公能察守貴必恭騫然飛將之風增彼懦夫之氣而先臣奇備間代雄才尼上視書太公來受雲中饗士李牧復生出萃浴以行師轉進沂而殄寇俾哉茂績興在後昆爾乃開國象賢勤王繼志訪因心而無改敬遺體以有爲英觴既臨文茵是藉率乎羣后自絕他時控彼諸戎下連右臂日者驅除大盜爰復神州焜燿元功載書盟府以啟紹開之慶是資戡定之勞而復念先朝鸞羅否運朱玫則罪極邊伯李煴則親非子類肆其樹置之謀駮我纘承之統是以奮飛長檄條列本支道濟惡之亂流披崇姦之僭黨爽兒有力賀福無逆近則王行瑜之驕以叛恩頗將敗族爾乃先知塗地宥恥同天顧刑憲之可加抗封章

而不避潛思歃血憤欲寢皮而逆豎犯闕興兵朕方奔車出次始懷愧懼未暇翦除行瑜轉禍終迷干誅罔畏盩手而不能自斷噬臍而誰復興論爾聞難成憂而射決策衝冠激怒折箠興言龔行已勵於五中急召寧煩於二節武剛夙駕屈産跳驟存誠而有禮則安輿事而不疑何卜乃聲鐘鼓乃合諸侯留屯雖在於郊圻宿飽匪勞於渭輓爾臨渭曲深溝而親犯冠讐我復鎬京高枕而無虞侵軼然後進攻外壘盡復強軍支翦喉舂如麻滿野或反袂以來獻俘噍類之不遺元惡出奔勢窮就戮廓清而罷約束何施受降兼譏於使臣擇帥請行於國命一如紀律以報會盟天贊孔昭主憂盡釋始末見若之面今盡見若之心神聽斯言衆圖是賞盡雲臺而莫顯篆樂石而非多師氏建官位推極致春秋列國晉實大名典重而近古不行動重而予衷何愛廣廷備物且授詞臣法座臨軒式光禮命今遣中書舍人薛廷珪册爾爲太師兼中書令仍進封晉王於戲獨立王功忠乃善藏之府永膺天祐敬惟能保國之軀則必慶於而家樂於而土戒之勿忘與無窮）是時晉軍渭北（北夢瑣言唐宰相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時王綱既紊四方多故才既無取言必依違太原

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賊術綮奏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遇雨六十日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五代史蓋寓蔚州人祖祚父慶世爲州之牙將武皇起雲中寓與康君立等推轂佐佑之因爲腹心武皇節制雁門署職爲都押衙領嵐州刺史洎移鎮太原改左都押衙檢校左僕射武皇與之決事言無不從凡出征伐靡不衛從乾寧二年從入關討王行瑜特授檢校太保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領容管觀察經畧使光化初車駕還京授檢校太傅封成陽郡公寓性通黠多智數善揣人主情武皇性嚴急左右難事無委遇者小有違忤即置于法惟寓承顏希旨規其趨向婉辭順意以盡參裨武皇或暴怒將吏事將不測寓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責之武皇怡然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以爲喻自武皇鎮撫太原最推親信中外將吏無不景附朝廷藩鄰信使結託先及武皇次入寓門既總軍中大柄其名震主梁祖亦使姦人離間暴揚于天下言蓋寓已代李閒者寒心武皇畧無疑間初武皇既平王行瑜還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請入覲且云天顏咫尺安得不行覲禮

（武皇意未決寓白曰車駕自石門還京師未安席比爲行瑜兄弟驚駭乘輿今京師未寧姦宄流議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宸情君臣始終不必朝覲但歸藩守姑務勤王是忠臣之道也武皇笑曰蓋寓尚阻吾入覲況天下人哉即日班師二年三月寓病篤武皇日幸其第手賜藥餌初寓家每事珍膳窮極海陸精于府饌武皇非寓家所獻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歸恩寵之洽時無與比及其卒也哭之慟莊宗即位追贈太師文苑英華授寧遠軍節度使蓋寓左武衛上將軍制敕環衛之設貴同命卿有以大將軍之名加其秩者賞典彌重具官蓋寓凡天下統帥將佐勤勞每至賞勳鮮當伏鉞吾以克用事君有偉節匡國有大功而寓預謀必忠推誠必順致我藩后光于冊書是以特越舊章授之師律頗能謙讓復願改張得不表以寵休陟居戎列仍遂再三之請保圖始卒之心直舉訓辭是謂嘉善）曰天子還自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況天下乎乃收軍而還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闕廷京師大恐濬命遽止朱全忠之攻兖鄆也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等存信屯于莘縣軍士侵掠魏境羅宏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洺州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洹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五代史乾寧三年正月汴人大舉以攻兖鄆朱宣朱瑾再乞師于武皇假道于魏州羅宏信許之乃令都指揮使李存信將步騎三萬與李承嗣史儼會軍以拒汴人存信軍于莘與朱瑾合勢頻挫汴軍汴帥患之乃間魏人存信御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者宏信乃與汴帥通出師三萬攻存信軍存信揭營而退保于洺州三月武皇大掠相魏諸邑攻李固洹水殺魏兵萬餘人進攻魏州五月汴將葛從周氏叔琮引兵赴援六月李茂貞舉兵犯京師七月車駕幸華

州是月武皇與汴軍戰于洹水之上鐵林指揮使落落被擒落落武皇之長子也既戰馬踣于坎武皇馳騎以救之其馬亦踣汴之追兵將及武皇背射一發而斃乃退）十月又敗魏人于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五代史九月李存信攻魏之臨清汴將葛從周等引軍來援大敗于宗城北存信進攻魏州十月武皇敗魏軍于白龍潭追擊至觀音門汴軍救至乃退十一月武皇徵兵于幽鎮定三州將迎駕于華下幽州劉仁恭託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五代史乾寧四年正月汴軍陷兖鄆將李承嗣史儼與朱瑾同奔于淮南三月陝帥王珙攻河中王珂來告難武皇遣李嗣昭率二千騎赴之破陝軍于猗氏乃解河中之圍至是天子遣延王戒丕至晉陽傳宣旨于武皇朕不取卿言以及于此苟非英賢竭力朕何由再謁廟庭在卿表率予所望也七月武皇復徵兵于幽州劉仁恭辭旨不遜武皇以書讓之仁恭捧書謾罵抵之于地仍囚武皇之行人八月大舉以伐仁恭九月師次蔚州戊寅晨霧晦暝占者云不利深入辛巳攻安塞俄報燕將單可及領騎軍至矣武皇方置酒高會前鋒又報賊至矣武皇曰仁恭何在曰但見可及輩武皇張目怒曰可及輩何足爲敵仍促令出師燕軍已擊武皇軍寨武皇乘醉擊賊燕軍披靡時步兵望賊而退爲燕軍所乘大敗于木瓜澗俄而大風雨震電燕軍解去武皇方醒甲午師次代州劉仁恭遣使謝罪于武皇武皇亦以書報之自此有檄十餘返）光化元年（五代史光化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皆致書于武皇乞脩和好同獎王室兼乞助丁匠脩繕秦宮武皇許之）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遇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五代史四月汴將葛從周寇邢洺磁等州旬日之內三州連陷汴人以葛從周爲邢州節度使大將李存信收軍自馬嶺而旋八月壬戌天子自華還宮是時車駕初復而欲諸侯輯睦賜武皇詔令與汴帥通好武皇不欲先下汴帥乃致書于鎮州王鎔令導其意明年汴帥遣使奉書幣來修好武皇亦報之自是使車交馳朝野相賀九月武皇遣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三萬

（出青山口以迫邢洺十月遇汴將葛從周于張公橋既戰我軍大敗是月河中王珂來告急言王珙引汴軍來冠武皇遣李嗣昭將兵三千以援之屯于胡壁堡汴軍萬餘人來拒戰嗣昭擊退之）冬潞州守將薛志勤卒（五代史十二月潞州節度使薛志勤卒又薛志勤蔚州奉誠人小字鐵山初爲獻祖帳中親信乾符中與康君立共推武皇定雲州以功授右牙都校從入達靼武皇授節鴈門志勤領代北軍使從入關收京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河東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許平黃巢武皇遇難于上源驛汴將楊彥洪連車樹柵遮絕巷陌時騎從皆醉宴席既闌汴軍四面攻傳舍志勤彪勇冠絕復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圖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發射矢無虛發汴人斃者數十志勤私謂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屬無遺類矣可速行因扶武皇而去雷雨暴猛汴人抗橋志勤以其屬血戰擊敗之得侍武皇還營由是恩顧益厚大順初張濬以天子之師來侵太原十月大軍入陰地志勤與李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于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二年從討鎮州收天長臨城志勤皆先登陷陣勇敢無前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勤爲大同軍防禦使檢校司空乾寧初代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光化元年十二月以疾卒于潞時年六十二）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五代史澤州刺史李罕之以本軍夜入潞州據城以叛罕之報武皇曰薛鐵山新死潞民無主慮軍城有變輒專命鎮撫武皇令人讓之罕之乃歸于汴武皇遣李嗣昭將兵討之下澤州收罕之家屬拘送晉陽）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于榆次周德威敗之于洞渦秋李嗣昭復取澤潞（五代史光化二年春正月李罕之陷沁州三月汴將葛從周氏叔琮自土門陷承天軍又陷遼州進軍榆次武皇令周德威擊之敗汴軍于洞渦驛叔琮棄營而遁德威追擊出石會關殺千餘人汴人復陷澤州五月武皇令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收澤潞爲汴軍所敗而還以李嗣昭爲都指揮使進攻潞州八月嗣昭營于潞州城下前鋒下澤州時汴將賀德倫張歸厚等守潞州是月德倫等棄城而遁潞州平九月武皇表汾州刺史孟遷爲潞州節度使）三年嗣昭

敗汴軍于沙河復取洺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汴伏兵嗣昭大敗（五代史光化三年汴軍大寇河朔幽州劉仁恭乞師武皇遣周德威帥五千騎以援之七月李嗣昭攻堯山至內邱敗汴軍于沙河進攻洺州下之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洺州嗣昭棄城而歸葛從周設伏于青山口嗣昭之軍不利　通鑑考異唐太祖紀年錄七月嗣昭攻堯山至內邱遇汴軍三千戰敗之擒其將李瓌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領馬步五萬取馬嶺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洺州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　又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洺州捉得刺史朱溫姪男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攻洺州嗣昭棄城而歸是役也王郃郎楊師悅陷賊洺州復爲汴有唐末見聞錄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被汴州捉得王郃郎　清異錄晉王嘗窮追汴帥糧運不繼蒸粟以食軍中遂呼粟爲河東飯）秋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鎮定皆絕晉以附于朱全忠（五代史十月汴人乘勝寇鎮定鎮定懼皆納賂于汴是時周德威與燕軍劉守光敗汴人二萬于望都聞定州王郜來奔乃班師是月天子加武皇實封一百戶遣李嗣昭率步騎三萬攻懷州下之進攻河陽汴將閻寶率兵來援嗣昭退保懷州）天復元年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五代史天復元年正月汴將張存敬攻陷晉絳二州以兵二萬屯絳州以扼援路二月張存敬迫河中王珂告急于武皇使者相望于路珂妻邠國夫人武皇愛女也亦以書至懇切求援武皇報曰賊阻道路衆寡不敵救爾即與爾亡可與王郎棄城歸朝珂遂送款于張存敬三月汴帥自大梁至河中王珂遂出迎降從于汴）晉失三與國乃下意爲書幣聘梁以求和梁王以爲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

軍遼州守將張鄂汾州守將李瑭皆迎梁軍降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梁兵多疾皆解去（五代史天子以汴帥兼鎮河中武皇自是不復能援京師霸業由是中否四月汴將氏叔琮率兵五萬自大行路寇澤潞魏博大將張文恭領軍自新口入葛從周領兗鄆之衆自土門入張歸厚以邢洺之衆自馬嶺入定州王處直之衆自飛狐入侯言以晉絳之衆兵自陰地入氏叔琮康懷英營于澤州之昂車武皇令李嗣昭將三千騎赴澤州援李存璋而歸賀德倫氏叔琮軍至潞州孟遷開門迎沁州刺史蔡訓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衆趨石會關是時偏將李審建先統兵三千在潞州亦與孟遷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審建爲其鄉導汴人營于洞渦別將白奉國與鎮州大將石公立自井陘入昭承天軍及攻壽陽遼州刺史張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時霖雨積旬汴軍屯聚既衆芻糧不給復多痢瘧師人多死時　大將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驍騎突營掩殺敵衆恐懼通鑑攷異唐太祖紀年錄嗣昭與今上日夜入賊營斬將搴旗賊多驚擾）五月（五代史五月汴軍皆退氏叔琮軍出石會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數萬計）晉復取汾州誅李瑭（五代史初汴軍之將入寇也汾州刺史李瑭據城叛以迎汴人至是武皇令李嗣源李存審將兵討之是歲并汾饑粟暴貴人多附瑭爲亂嗣昭悉力攻城三日而拔擒李瑭等斬于晉陽市氏叔琮既旋軍過潞州攜孟遷以歸汴帥以丁會爲潞州節度使）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五代史六月遣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攻慈隰二郡隰州刺史唐禮慈州刺史張瓌並以城來降武皇以汴寇方盛難以兵伏佯降心以綏其謀乃遣牙將張特持幣馬書檄以諭之陳當時利害請復舊好十一月壬子汴帥營于渭濱甲寅天子出幸鳳翔武皇遣李嗣昭率兵三千自沁州趨平陽過汴軍于晉州北斬首五百級）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縣梁軍乘勝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未決而梁軍大疫解去周德威復取汾慈隰三州（五代史天復二年二月李嗣昭周德威領大軍自慈隰進攻晉

絳營于蒲縣乙未汴將朱友寧氏叔琮將兵十萬營于蒲縣之南乙巳汴帥自領軍至晉州德威之軍大恐三月丁巳有虹貫德威之營戊午氏叔琮率軍來戰德威逆擊爲汴人所敗兵仗輜車委棄殆盡朱友寧長驅至汾州慈隰二州復爲汴人所據辛酉汴軍營于晉陽之西北攻城西門周德威李嗣昭緣山保其餘衆而旋武皇驅丁壯登陴拒守汴軍攻城日急武皇召李嗣昭周德威等謀將出奔雲州嗣昭以爲不可李存信請且入北蕃續圖進取嗣昭等固爭之太妃劉氏亦極言于內乃止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稍安李嗣昭與李嗣源夜入汴軍斬將搴旗敵人捍禦不暇自相驚擾丁卯朱友寧燒營而遁周德威追至白壁關俘斬萬計因收復慈隰汾等三州天復三年正月天子自鳳翔歸京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以城歸于劉仁恭武皇遣李嗣昭討之仁恭遣將以兵五萬來援雲州嗣昭退保樂安燕人據敬暉棄城而去武皇怒笞嗣昭及李存審而削其官是時親軍萬衆皆邊部人動違紀律人甚苦之左右或以爲言武皇曰此輩膽略過人數十年從吾征伐比年以來國藏空竭諸軍之家賣馬自給今四方諸侯皆懸重賞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則棄吾吾安能獨保此乎俟時開運泰吾固自能處置矣）四年梁遷唐都于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謂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敢稱乃仍稱天復（五代史天祐元年閏四月汴帥迫天子遷都于洛陽五月乙丑天子制授武皇協盟同力功臣加食邑三千戶實封三百戶八月汴帥遣朱友恭弒昭宗于洛陽宮輝王即位告哀使至晉陽武皇南向慟哭三軍縞素）五年會契丹阿保機于雲中約爲兄弟（五代史天祐二年春契丹安巴堅始盛武皇召之安巴堅領其部族凡三十萬人至雲州與武皇會于雲州之東握手甚歡結爲兄弟旬日而去留馬千匹牛羊萬計期以冬初大舉渡河）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爲梁

慮者其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圍乃解去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五代史天祐三年正月魏博既殺牙軍魏將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遣人乞師于武皇武皇遣李嗣昭率三千騎攻邢州以應之遇汴將牛存節張筠于青山口嗣昭不利而還九月汴帥親率兵攻滄州幽州劉仁恭遣使來乞師武皇乃徵兵于仁恭將攻潞州以解滄州之圍仁恭遣掌書記馬郁都指揮使李溥等將兵三萬會于晉陽武皇遣周德威李嗣昭合燕軍以攻澤潞十二月潞州節度使丁會開門迎降命李嗣昭爲潞州節度使以丁會歸于晉陽）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于亂柳冬克用疾是歲梁滅唐

克用復稱天祐四年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用于鴈門（五代史天祐四年正月甲申汴帥聞潞州失守自滄州燒營而遁四月天子禪位于汴帥奏天子爲濟陰王改元爲開平國號大梁是歲四川王建遣使至勸武皇各王一方俟破賊之後訪唐朝宗室以嗣帝位然後各歸藩守武皇不從以書報之曰竊念本朝屯否巨逆淪胥攀鼎駕以長違撫形弓而自咎默默終古悠悠彼蒼生此厲階永爲痛毒視橫流而莫救徒誓檝以興言別捧函題過垂獎諭省覽周旣駭惕異常淚下沾衿倍鬱申胥之素汗流浹背如聞蔣濟之言僕經事兩朝受恩三代位叨將相籍係宗枝賜鈇鉞以專征徵苞茅而問罪鏖兵校戰二十餘年竟未能斬新莽之頭顱斷蚩尤之肩髀以至廟朝顛覆豺虎縱橫且授任分憂叨榮冒寵龜玉毀櫝誰之咎歟俯陽指陳不勝憤惡然則君臣無常位陵谷有變遷或箠塞長河泥封函谷時移事改理有萬殊卽如周末虎爭魏初鼎據孫權父子不顯授于漢恩劉備君臣自微興于涿郡得之不謝于家世失之無損于物名適當逐鹿之秋何惜華蟲之服惟僕累朝席寵奕世輸忠忝佩訓辭存家法善博奕者惟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奪牛誓于此生靡敢失節仰憑廟勝早殄寇讐如其事與願違則共臧洪遊于地下亦無恨矣惟公社稷元勳嵩衡降祉鎮九州之上地負一代之宏才合于此時自求多福所承良訊非僕深心天下其謂我何有國非吾節也僕僕孤懇此不盡陳五月梁祖遣其將康懷英率兵十萬圍潞州懷英驅率士衆築壘環城城中音信斷絕武皇遣周德威將兵赴援德威軍于余吾率先鋒挑戰日有俘獲懷英不敢即戰梁祖以懷英無功乃以李思安代之思安引軍將營于潞城周德威以五千騎搏之梁軍大敗斬首千餘級思安退保堅壁別以築外壘謂之夾寨以抗我之援軍梁祖調發山東之民以供饋運德威日以輕騎掩之運路艱阻衆心益恐李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夾道連接夾寨以通饋運自是梁軍堅保夾寨冬十月武皇有疾是時晉陽城無故自壞占者惡之天祐五年正月戊子朔武皇疾革辛卯崩于晉陽年五十三遺令薄葬發喪後二十七日除服莊宗卽位追諡武皇帝廟號太祖陵在鴈門）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于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于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林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

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五代史史臣曰武皇肇跡陰山赴難唐室遂豺狼于魏闕殄氛祲于泰川賜姓受封奄有汾晉可謂有功矣然雖茂勤王之績而非無震主之威及朱旗屯渭曲之師俾翠輦有石門之幸比夫桓文之輔周室無乃有所愧乎洎失援于蒲絳久垂翅于并汾若非嗣子之英才豈有興王之茂業矧累功積德未比于周文創業開基尚虧于魏祖追謚爲武斯亦幸焉）

五代史記卷第四

五代史記卷第五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本紀第五

存勗克用長子也（五代史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諱存勗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貞簡皇后曹氏以唐光啓元年歲在乙巳冬十月二十二日癸亥生帝于晉陽宮妊時曹后嘗夢神人黑衣擁扇夾侍左右載誕之辰紫氣出于牕戶及爲嬰兒體貌奇特沈厚不羣武皇特所鍾愛）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五代史纂誤今按唐書本紀并王行瑜傳克用以昭宗乾寧二年冬破斬王行瑜是年歲在乙卯若是時莊宗年十一則當以乙巳生然莊宗紀末云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其注云年四十三是歲丙戌推其生年則莊宗合以甲辰生此其證一也又唐廢帝紀云莊宗呼帝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按廢帝崩時年五十三是歲丙申推其生年亦合是甲辰生此其證二也又按莊宗紀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時莊宗在側方五歲而孟方立傳云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乃遣將奚忠信攻遼州忠信大敗晉兵乘勝攻之文德元年歲在戊申時莊宗方五歲推其生年則亦合是甲辰生此其證三也由此言之則莊宗從破王行瑜獻捷時當爲年十二也案五代會要及薛史俱云莊宗以乙巳年生四十二是歐陽史本不誤惟徐無黨注作四十三爲誤耳）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

忘予家（五代史及武皇之討王行瑜帝時年十一從行初令入覲獻捷迎駕還宮昭宗一見駭之曰此兒有奇表因撫其背曰兒將來之國棟也勿忘忠孝于予家因賜鸂鶒酒巵翡翠盤賊平授檢校司空隰州刺史改汾晉二郡皆遙領之北夢瑣言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鸂鶒酒巵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絶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五代史帝洞曉音律常令歌舞于前十三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義及壯便射騎膽略絶人其心豁如也武皇起義雲中部下皆北邊勁兵及破賊迎鑾功居第一由是稍優寵士伍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奪士民白晝剽攘酒博喧競武皇緩于禁制唯帝不平之因從容啓于武皇武皇依違之及安塞不利之後時事多難梁將氏叔琮康懷英頻犯郊圻土疆日蹙城門之外鞠爲戰場武皇憂形于色帝因啓曰夫盛衰有常理禍福繫神道家世三代盡忠王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物不極則不反惡不極則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輿窺伺神器陷害良善誣誑神祇以臣觀之殆其極矣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何事輕爲沮喪太祖釋然因奉觴作樂而罷及滄州劉守文爲梁朝所攻其父仁恭遣使乞師武皇恨其翻覆不時許之帝白曰此吾復振之道也不得以嫌怨介懷且九分天下朱氏今有六七趙魏中山在他廡下賊所憚者唯我與仁恭爾我之興衰繫此一舉不可失也太祖乃徵兵于燕攻取潞州既而丁會果以城來降）天祐五年正月卽王位于太原（五代史天祐五年春正月武皇疾篤召監軍張承業大將吳珙謂曰吾常愛此子志氣遠大可付後事惟卿等所教及武皇厭代帝乃嗣王位于晉陽時年二十有四汴人方寇潞州周德威宿兵于亂柳以軍城易帥竊議恟恟訛言播于行路帝方居喪將吏不得謁見監軍使張承業排闥至廬所言曰夫孝在不墜家業不同匹夫之孝且君父厭世嗣主未立竊慮兇猾不逞之徒有懷覬望又汴寇壓境利我凶哀苟或搖動則倍張賊勢訛言不息懼有變生請依顧命墨縗聽政保家安親此惟大孝帝于是始聽斷大事五代會要天祐五年正月嗣晉王位冊府元龜莊宗初嗣晉王時長柳巷田家有桃樹伐已經年舊坎仍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其家驚駭耆黃散走議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立生枝蟲蠹成文而宣帝興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亦李氏中興之符也又天祐十七年幽州人於田中得金印文曰關中龜印李紹宏使人送於行臺議者曰關中列聖所都龜者卜年之物符璽傳授之器湮落在田乃今復見蓋王者受命之符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倖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戕之（五代史時振武節度使克寧卽帝之季父也爲管內蕃漢馬步都知兵馬使典握兵柄帝以軍府事讓季父曰兒年幼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季父勳德俱高衆情推伏且請制置軍府俟兒有立聽季父處分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因率先拜賀初武皇獎勵戎功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輩比之嗣王年齒又長部下各綰強兵朝夕聚議欲謀爲亂及帝紹統或強項不拜鬱鬱憤惋託疾廢事會李存顥以陰計干克寧曰兄亡弟立古今舊事季父拜姪禮所未安克寧妻素剛狠因激怒克寧陰圖禍亂存顥欲于克寧之第謀害張承業李存璋等以并汾九州歸附于梁送貞簡太后爲質克寧意將激發乃擅殺大將李存質請授已雲州節度使割蔚朔應三州爲屬郡帝悉俞允然知其陰禍有日矣克寧俟帝過其第則圖竊發時幸臣史敬鎔者亦爲克寧所誘盡得其情乃來告帝帝謂張承業曰季父所爲如此無猶子之情骨月不可自相魚肉予當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臣受命先王言猶在耳存顥輩欲以太原降賊王欲何路求生不卽誅除亡無日矣因召吳珙李存璋李存敬朱守殷諭其謀衆咸憤怒二月壬戌命存璋伏甲以誅克寧遂靖其難是月唐少帝崩于曹州梁祖使人酖之也帝聞之舉哀號慟）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太原（五代史三月周德威尚在亂柳梁將李思安屢爲德威所敗閉壁不出是時梁祖自將兵至澤州以劉知俊爲招討使以代思安以范君實劉重霸爲先鋒牛存節爲撫遏統大軍營于長子四月帝召德威軍歸晉陽）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

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爲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崗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瞑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五代史汴人既見班師知我國禍以爲潞州必取援軍無俟再舉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澤州歸洛帝知其無備乃謂諸將曰汴人聞我有喪必謂不能興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事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圍定霸在此一役甲子軍發自太原己巳至潞州北黄碾下營五月辛未朔晨霧晦瞑帝率親軍伏三垂崗下詰旦天復昏霧進軍直抵夾城時李嗣源總帳下親軍攻東北隅李存璋王霸率丁夫燒寨斸夾城爲二道周德威李存審各分道進攻軍士鼓譟三道齊進李嗣源壞夾城東北隅率先掩擊梁軍大恐南向而奔投戈委甲噎塞行路斬萬餘級獲其將副招討使符道昭洎大將三百人芻粟百萬梁招討使康懷英得百餘騎出天井關而遁梁祖聞其敗也既懼而歎曰生子當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諸子乃豚犬爾初唐龍紀元年帝纔五歲從武皇校獵于三垂崗崗上有元宗原廟在焉武皇于祠前置酒樂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陳其衰老之狀聲調悽苦武皇飲滿捋鬚指帝曰老夫壯心未已二十年後此子必戰于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是月周德威乘勝攻澤州刺史王班登城拒守梁將劉知俊自晉絳將兵赴援德威退保高平帝遂班師于晉陽告廟飲至賞勞有差乃下令于國中禁賊盜恤孤寡徵隱逸止貪暴峻隄防寬獄訟朞月之間其俗丕變帝每出于路遇饑寒者必駐馬而臨問之由是人情大悦王霸之業自兹而基矣六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合西川王建之師五萬以攻大安遣使會兵于帝帝遣張承業率師赴之）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晉亦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梁軍于神山（五代史九月邠岐蜀三鎮復大舉攻長安遣李嗣昭周德威將兵三萬攻晉州以應之德威與梁將尹皓戰于神山北梁人大敗是時晉之騎將夏侯敬受以一軍奔于梁德威乃退保隰州）六年

劉知俊叛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阬（五代史天祐六年秋七月邠岐二帥及梁之叛將劉知俊俱遣使來告將大舉以伐靈夏兼收關輔請出兵晉絳以張兵勢八月帝御軍南征先遣周德威李存審丁會統大軍出陰地關攻晉州爲地道壞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守梁祖遣楊師厚領兵赴援德威乃收軍而退）七年（五代史天祐七年秋七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皆遣使來會兵同討靈夏且言劉知俊三敗汴軍于寧州靈夏危蹙岐隴之師大舉決取河西帝令周德威將兵萬人西渡河以應之是役也劉知俊爲岐人所搆乃自退九月德威班師）冬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皆疑鎔詐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五代史冬十月梁祖遣大將李思安楊師厚率師營于澤州以攻上黨十一月鎮州王鎔遣使來求援是時梁祖以羅紹威初卒全有魏博之地因欲兼并鎮定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督魏軍三千人入于深冀鎮人懼故來告難帝集軍吏議之咸欲按甲治兵徐觀勝負唯帝獨斷堅欲救之乃遣周德威率軍屯于趙州是月行營都招討使丁會卒十二月丁巳朔梁祖聞帝軍屯趙州命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韓勍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前鋒會魏州之兵以討王鎔又令閻寶王彥章率二千騎會景仁于邢洺丁丑景仁營于栢鄉帝遂親征自贊皇縣東下辛巳至趙州與周德威兵合帝令史建瑭以輕騎嘗寇獲芻牧者二百人問其兵數精兵七萬是日帝觀兵于石橋南詰旦進兵距栢鄉一舍周德威史建瑭率蕃落勁騎以挑戰四面馳射梁軍閉壁不出乃退翼日進兵距栢鄉五里遣騎軍逼其營梁將韓勍李思安率步騎三萬鎧甲炫曜其勢甚盛分道以薄帝軍德威且戰且退距河而止既而德威偵知梁人造浮橋乃退保高邑乙酉致師于栢鄉帝禱戰于光武廟栢鄉無芻粟之備梁軍以樵采爲給爲帝之游軍所獲由是堅壁不出剉屋茅坐席以秣馬衆心益恐）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栢鄉斬首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五代史天祐八年正月丁亥周德威史建瑭帥三千騎致師于栢鄉設伏于村塢間遣三百騎直壓其營梁將怒悉

（其軍結陣而來德威與之轉戰至高邑南梁軍列陣橫亘六七里時帝軍未成列李存璋引諸軍陣于野河之上梁軍以五百人爭橋鎮定之師與血戰梁軍敗而復整者數四帝與張承業登高觀望梁人戈矛如束申令之後卿聲若雷王師進退有序步騎嚴整寂然無聲帝臨陣誓衆人百其勇短兵既接無不奮力梁有龍驤神威拱宸等軍皆武勇之士也每一人鎧仗費數十萬裝以組繡飾以金銀人望而畏之自巳及午騎軍接戰至晡梁軍欲抽退塵埃張天德威周麾而呼曰汴人走矣帝軍齊譟以進魏人收軍漸退李嗣源率親軍與史建瑭安金全兼北部吐渾諸軍衝陣夾攻梁軍大敗棄鎧投仗之聲震動天地龍驤神威神捷諸軍殺戮殆盡自陣至柏鄉數十里殭屍枕籍敗旗折戟所在蔽地夜漏一鼓帝軍入柏鄉梁軍輜重帳幙資財奴僕皆爲帝軍所有梁將王景仁韓勍李思安等以數十騎夜遁是役也斬首二萬級獲馬三千匹鎧甲兵仗七十萬輜車鍋幕不可勝計擒梁將陳思權以下二百八十五人帝號令收軍于趙州既而梁人棄深冀二州而遁初杜廷隱之襲深冀也聲言分兵就食時王鎔將石公立戍深州欲杜關不納鎔遣令啟關命公立移軍于外廷隱遂據其城公立既出指城闉而言曰開門納盜後悔何追此城數萬生靈生爲俘馘矣因投刃泣下數日廷隱閉城殺鎮兵數千人遂登陴拒守王鎔方命公立攻之即有備矣及柏鄉之敗兩州之人悉爲奴擄老弱者皆坑之　文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宣爲帳下宣敗歸于梁祖爲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敗于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汴人大恐河無舟檝紹文懼爲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內黃至魏州歸于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分其兩將三千人爲左右匡霸軍旅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衛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于故元城歷貝隰代三郡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于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軍都虞候明宗收鄆州以紹文爲右都押衙馬步軍都將從破王彥章于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爲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天成初爲武信軍節度使尋卒于鎮）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聞晉攻梁深入乃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旋師（五代史已亥遣史建瑭周德威徇地于邢魏先馳檄以諭之　冊府元龜晉王諭邢洺魏博衛滑諸郡縣檄天祐八年正月周德威等破賊徇地邢洺先馳檄諭邢洺魏博衛滑諸郡縣曰王室遇屯七廟被陵夷之酷昊天不弔萬民罹塗炭之災必有英主奮庸忠臣仗順斬長鯨而清四海靖祅祲以泰三靈予位忝維城任當分閫念茲顛覆詎可晏安故仗桓文輔合之規問羿浞凶狂之罪逆溫碭山庸隸巢孽餘凶當僖宗奔播之初我太祖掃平之際束身泥首請命牙門苞藏姦詐之心惟示婦人之態我太祖俯憐窮鳥曲爲開懷特發表章請帥梁汴纔出萑蒲之澤便居茅社之尊殊不感恩遽行猜忍我國家祚隆周漢迹盛伊唐二十聖之鉉基三百年之文物外則五侯九伯內則百辟千官或代襲簪纓或門傳忠孝皆遭陷害永抱沉冤且鎮定兩藩國家巨鎮冀安民而保族咸屈節以稱藩逆溫唯仗陰謀專行不義欲全吞噬先據屬州趙州特發使車來求援助予情惟盡寇義切親仁躬率賦輿赴茲盟約賊將王景仁將兵十萬屯據柏鄉遂驅三鎮之師授以七擒之畧鵝鸛列梟獍大奔易如走坂之丸勢若燎原之火僵尸仆地流血成川組甲雕戈皆投草莽謀夫猛將盡作俘囚羣凶既快于天誅大憝須垂于鬼錄今則選蒐兵甲簡練車徒乘勝長驅翦除元惡凡爾魏博邢洺之衆感恩懷義之人乃祖乃孫爲聖唐赤子豈徇虎狼之黨遂忘覆載之恩盍以封豕長蛇憑陵薦食無方逃難遂被脅從空嘗膽以銜冤竟無門而雪憤既聞告捷想所慰懷今義旅徂征止于招撫昔耿純焚廬而向順蕭何舉族以從軍皆審料興亡能圖富貴殊勳茂業翼子貽孫轉禍以見幾決在今日若能詣轅門而效順開城堡以迎降長官則改補官資百姓則優加賞賜所經詿誤更不推窮三鎮諸軍已申嚴令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但仰所在生靈各安耕織予恭行天罰罪止元凶巳外一切不問凡爾士衆咸諒予懷　五代史帝御親軍南征庚子至洺州梁祖令其將徐仁浦將兵五百夜入邢州張承業李存璋以三鎮步兵攻邢州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長驅至澶魏帝與李嗣源率親軍繼進二月戊午師次洹水周德威進至臨河已

（未魏帥羅周翰出兵五千塞石灰窰口周德威以騎掩擊迫入觀音門是日王師迫魏州帝舍于狄公祠西周翰閉壁自固帝軍攻之其城幾陷帝歎曰吾爲兒童時從先王渡河今其志矣方春桃花水滿思一覩之誰從予者癸亥帝觀河于黎陽是時梁祖發兵萬餘將渡河聞王師至棄舟而退黎陽都將張從楚曹儒以部下兵三千人來降立其軍爲左右匡霸使乙丑周德威自臨淸衛地貝郡攻博州下東武朝城時遼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而遁遂攻黎陽下臨河淇門庚午梁祖在洛聞王師將攻河陽率親軍屯白馬坡壬申帝下令班師帝至趙州王鎔迎謁翼日大饗諸軍壬午帝發趙州歸晉陽畱周德威戍趙州三月己丑鎮定州各遣使言幽州劉守光凶僭之狀請推爲尙父以稔其惡乙未帝至晉陽宮召監軍張承業諸將等議幽州之事乃遣牙將戴漢超齎墨制并六鎮書推劉守光爲尙書令尙父守光由是凶熾日甚遂邀六鎮奉册五月六鎮使至幽梁使亦集是月梁祖遣都招討使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帝令李嗣昭出師掠相衛而還　通鑑考異莊宗實錄三月己丑鎮州遣押衙劉光業至言劉守光凶淫縱毒欲自尊大請稔其惡以咎之推爲尙父乙未上至晉陽宮召張承業諸將等議討燕之謀諸將亦云宜稔其惡上令押衙戴漢超持墨制及六鎮書如幽州其辭曰天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鎔河東節度使尙書令晉王謹奉册進盧龍橫海等軍節度檢校太尉中書令燕王爲尙書令尙父五月六鎮使至汴使亦集六月守光令有司定尙父采訪使議）

七月會趙王王鎔于承天軍（五代史秋七月帝會王鎔于承天軍鎔武皇之友也帝奉之盡敬捧卮酒爲壽鎔亦奉酒醻帝鎔幼子昭誨從行因許爲婚）

劉守光稱帝于燕（五代史八月甲子幽州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年號應天九月庚子梁祖將親軍自洛渡河而北至相州聞帝軍未出乃止十月幽州劉守光殺帝之行人李承勳忿其不行朝禮也十一月辛丑燕人侵易定王處直來告難十二月甲子帝遣周德威劉光濬李嗣源及諸將率蕃漢之兵發晉陽伐劉守光于幽州）

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于梁梁軍攻趙屠棗彊李存審擊走之

（五代史天祐九年春正月庚辰朔周德威等自飛狐東下丙戌會鎮定之師進營祁溝庚子次涿州刺史劉知溫以城歸順德威進迫幽州守光出兵拒戰燕將王行方等以部下四百人來奔二月庚戌朔梁祖大舉河南之衆以援守光以陝州節度使楊師厚爲招討使河陽李周彝爲副青州賀德倫爲應接使鄆州袁象先爲副甲子梁祖自洛陽趨魏州遣楊師厚李周彝攻鎮州之棗強命賀德倫攻蓚縣三月壬午梁祖自督軍攻棗強甲申城陷屠之時李存審與史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相與謀曰梁軍若不攻蓚城必西攻深冀吾王方北伐以南鄙之事付我輩豈可坐觀其弊乃以八百騎趨冀州扼下博橋令史建瑭李都督分道擒生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盡殺之縱數人逸去且告晉王至矣建瑭與李都督各領百餘騎旗幟軍號類梁軍與芻牧者雜行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守門者縱火大呼俘斬而旋又執芻牧者斷其手令迴梁軍乃夜遁蓚人持鉏耰白梃追擊之悉獲其輜重梁祖聞之大駭自棗強馳歸貝州殺其將張正言許從實朱彥柔以其亡師于蓚故也梁祖先抱痼疾因是愈甚辛丑滄州都將張萬進殺畱後劉繼威自爲滄帥遣人送款于梁亦乞降于帝戊申周德威遣李存暉攻瓦橋關下之四月丁巳梁祖自魏南歸疾篤故也戊申李嗣源攻瀛州拔之五月乙卯朔周德威大破燕軍于羊頭岡擒大將單廷珪斬首五千餘級德威自涿州進軍于幽州營于城下閏月己酉攻其西門燕人出戰敗之六月戊寅梁祖爲其子友珪所弒友珪僭卽帝位于洛陽）

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于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于梁而亦陰附于晉（五代史秋八月朱友珪遣其將韓勍康懷英牛存節率兵五萬急攻河中朱友謙遣使來求援帝命李存審率師救之十月癸未帝自澤州路赴河中遇梁將康懷英于平陽破之斬首千餘級追至白徑嶺朱友謙會帝于猗氏梁軍解圍而去庚申周德威報劉守光三遣使乞和不報丁卯燕將趙行實來奔）

十年（五代史天祐十年春正月丁巳周德威攻下順州獲刺史王在思二月甲戌朔攻下安遠軍獲燕將一十八人庚寅梁朱友珪爲其將袁象先所殺均王友貞卽位于汴州丙申周德威報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三月甲辰朔收盧臺軍乙丑收古北口時居庸關使胡令珪等與諸戍將相繼挈族來奔

（丙寅武州刺史高行珪遣使乞降時劉守光遣愛將元行欽牧馬于山北聞行珪有變率戍兵攻行珪行珪遣其弟行温爲質且乞應援周德威遣李嗣源李嗣本安金全率兵救武州降元行欽以歸四月甲申燕將李暉等二十餘人舉族來奔德威攻幽州南門壬辰劉守光遣使王遵化致書哀祈于德威德威戲遵化曰大燕皇帝尙未郊天何怯劣如是耶守光再遣哀祈德威乃以狀聞己亥劉光濬攻下平州獲刺史張在吉五月壬寅朔光濬進迫營州刺史楊靖以城降乙巳梁將楊師厚會劉守奇率大軍侵鎭州時帝之先鋒將史建瑭自趙州率五百騎入眞定師厚大掠鎭冀之屬邑王鎔告急于周德威德威分兵赴援師厚移軍寇滄州張萬進懼遂降于梁六月壬申朔帝遣監軍張承業至幽州與周德威會議軍事秋七月承業與德威率千騎至幽州西守光遣人持信箭一隻乞脩和好承業曰燕帥當令子弟一人爲質則可是日燕將司全爽等十一人並舉族來奔辛亥德威進攻諸城門壬子賊將楊師貴等五十人來降甲子五院軍使李信攻下莫州時守光繼遣人乞降將緩帝軍陰令其將孟脩阮通謀于滄州節度使劉守奇及求援于楊師厚帝之游騎擒其使以獻是月帝會王鎔于天長九月劉守光率衆夜出遂陷順州）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五代史冬十月己巳朔守光帥七百騎步軍五千夜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將兵躡之壬申守光自檀州南山而遁德威追及大敗之獲大將李劉張景紹及將吏八百五十人馬一百五十匹守光得百餘騎而遁入山谷德威急馳扼其城門守光惟與親將李小喜等七騎奔入燕城己丑守光遣牙將劉化脩周遵業等以書幣哀祈德威庚寅守光乘城以病告復令人獻自乘馬玉鞍勒易德威所乘馬而去俄而劉光濬擒送守光偽殿直二十五人于軍門守光又乘城謂德威曰予俟晉王至卽泥首俟命祈德威卽馳驛以聞十一月己亥朔帝下令親征幽州甲辰發晉陽己未至范陽辛酉守光奉禮幣歸欵于帝帝單騎臨城邀守光辭以佗日盍爲其親將李小喜所扼也是夕小喜來奔帝下令諸軍詰旦攻城壬戌梯衝並進軍士畢登帝登燕丹冢以觀之有頃擒劉仁恭以獻癸亥帝入燕城諸將畢賀十二月庚午墨制授周德威幽州節度使癸酉檀州燕樂縣人執劉守光并妻李氏祝氏子繼祚以獻己卯帝下令班師自雲

代而旋時鎭州王鎔定州王處直遣使請帝由井陘而西許之庚辰帝發幽州擕仁恭父子以行甲申次定州舍于關城翼日次曲陽與王處直謁北嶽祠是日次衡唐鎭州王鎔迎謁于路　容齋四筆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于朝謂之露布令博學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晉魏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令人曳之爲識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私爲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縑高懸久矣）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鴈門（原注剖心以祭墓也）（五代史天祐十一年春正月戊戌朔王鎔以履新之日與其子昭祚昭誨奉觴上壽置宴鎔啟曰燕王劉太師頃爲隣國今欲扼其風儀可乎帝卽命主者破械引仁恭守光至與之同宴鎔饋以衣被飲食己亥帝發鎭州因與王鎔畋于衡唐之西壬子至晉陽以組繫仁恭守光號令而入是日誅守光遣大將李存霸拘送仁恭于代州刺其心血奠告于武皇陵然後斬之）于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王爲尙書令始建行臺（五代史是月鎭州王鎔定州王處直遣使推帝爲尙書令初王鎔稱藩于梁梁以鎔爲尙書令至是鎭定以帝南破梁軍北定幽薊乃共推崇焉使三至帝讓乃從之遂選日受冊開霸府建行臺如武德故事）七月攻梁邢州戰于張公橋晉軍大敗（五代史秋七月帝親將自黃沙嶺東下會鎭人進軍邢洺梁將楊師厚軍于漳東帝軍次張公橋旣而裨將曹進金奔于梁帝軍不利而退八月還晉陽）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于梁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帳前銀鎗軍六月王兼領魏博節度使（五代史天祐十二年三月梁魏博節度使賀德倫遣使奉幣乞盟時楊師厚卒

（于魏州梁主乃割相衛澶三州別爲一鎭以德倫爲魏博節度使以張筠爲相州節度使魏人不從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囚德倫于牙署三軍大掠軍士有張彥者素實凶暴爲亂軍之首迫德倫上章請却復六州之地梁主不從遂迫德倫歸于帝且乞師爲援帝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帥師屯臨淸帝自晉陽東下與存審會賀德倫遣從事司空頲至軍密啟張彥狂勃之狀且曰若不翦此亂階恐貽後悔帝默然遂進軍永濟張彥謁見以銀槍效節五百人從皆被甲持兵以自衛帝登樓諭之曰汝等在城濫殺平人奪其妻女數日以來迎訴者甚衆當斬汝等以謝鄴人遽令斬彥及同惡者七人軍士股慄帝親加慰撫而退翼日帝輕裘緩策而進令張彥部下軍士披甲持兵環馬而從命爲帳前銀槍軍衆心大服梁將劉鄩聞帝至以精兵萬人自洹水趣魏縣帝令李存審帥師禦之帝率親軍于魏縣西北夾河爲柵六月庚寅朔帝入魏州賀德倫上符印請帝兼領魏州帝從之墨制授德倫大同軍節度令取便路赴任帝下令撫諭鄴人軍城畏肅民心大服冊府元龜天祐十二年六月平魏博令軍中曰我國家列爵疏封皆循舊制建藩維而命宗子錫茅社以報功臣惟茲魏邦纘乃舊服自逆溫肇亂天下分離謀害忠良窺覦藩翰遂使公侯之國鞠爲蛇虺之場朱友貞蔑陋餘妖人神共弃不量其力謂泰無人尙爲貽厥之謀巧設兼并之計改張節制分割山河連甍皆斃于誅求編戶不安于閭井且人爲邦本君乃民天旣興虐我之謀須起徯予之嘆遂至桓桓列校擾擾齊甿奮白梃以捐生潔壺漿而望主予叨居閫政晉復聖唐永念生靈常生軫惻覩茲殘弊尤切疚懷昨百姓三軍請予兼領茲兇在近鎭撫尤難頼爾衆多共宣忠力切以軍府變更之後人情易動難安將務輯寧須嚴法令凡訛言謗議殘物害人結黨連朋抵刑犯禁如當糾告法固難容凡爾蒸人勉共自厲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令下于是中外肅然浹辰之間郡里完集人無異議市無忿爭一錢強估必處極法由是奸豪屏息靡然向風時有帳下將李存進質性勤恪當官無避爲軍城使法令必行人皆畏憚帝亦推心示物無所阿私鄴人由是大伏所以克成霸業北夢瑣言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制已密鬪梁祖表裏應接筭殺之楊師厚後入魏城揮出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鎭分其土宇創立相貝爲節鎭滅其力用

三軍作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寬衣緩帶略無猜閒衆心大服他日貴魏博兵力稱健竟平河南也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後又迫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初赴行在于時又殺三千家乃行世襲兇惡也）取德州（五代史是時以貝州張源德據壘拒命以南通劉鄩又與滄州首尾相應聞德州無備遣別將襲之遂拔其城命遼州牙將馬通爲德州刺史以扼滄貝之路）

七月取澶州劉鄩軍于洹水王率百騎覘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七八騎（五代史秋七月梁澶州刺史王彥章棄城而遁畏帝軍之逼也以故將李巖爲澶州刺史帝至魏縣因率百餘騎覘梁軍之營是日陰晦劉鄩伏兵五千于河曲叢木間帝至伏兵忽起大譟而來圍帝數十重帝以百騎馳突奮擊梁軍辟易決圍而出有頃援軍至乃解帝顧謂軍士曰幾爲賊所笑是月劉鄩潛師由黃澤西趨晉陽至樂平而還遂軍于宗城初鄩在洹水數日不出寂無聲迹帝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無煙火之狀但有鳥止于壘上時見旗幟循堞往來帝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變必以詭計誤我使覘城中乃縛旗于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旣而有人自鄩軍至者言兵已趣黃澤帝遽發騎追之時霖雨積旬鄩軍倍道兼行皆腹疾足腫加以山路險阻崖谷泥滑緣蘿引葛方得少進顚墜巖坂陷于泥淖而死者十二三前軍至樂平糗糧將竭聞帝軍追躡于後太原之衆在前羣情大駭鄩收合其衆還自邢州陳宋口渡漳水而東駐于宗城時魏之軍儲已乏臨淸積粟所在鄩欲引軍據之周德威初聞鄩軍之西自幽州率千騎至土門及鄩軍東下急趣南宮知鄩軍在宗城遣十餘騎迫其營擒斥候者斷其腕令還德威至臨淸鄩起軍駐貝州帝率親騎次博州鄩軍于堂邑周德威自臨淸率五百騎躡之是日鄩軍于莘縣帝營于莘西一舍城壘相望日夕交鬬）八月梁復取澶州晉軍與鄩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五代史八月梁將賀瓌襲取澶州帝遣李存審率兵五千攻貝州因壍而圍之冬十月有軍士自鄩

（軍來奔帝善待之乃劉鄩密令齎酖賂帝膳夫欲寘毒于食中會有告者索其黨誅之）十三年正月王留李存審于莘聲言西歸鄴聞晉王且去卽引兵擊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于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五代史天祐十三年春二月帝知劉鄩將謀速戰乃聲言歸晉陽以誘之實勞軍于貝州也令李存審守莘營鄩謂帝已臨晉陽將乘虛襲鄴遣其將楊延直自澶州率兵萬人會于城下夜半至于南門之外城中潛出壯士五百人突入延直之軍譟聲動地梁軍自亂遲明鄩自莘引軍至城東與延直兵會鄩之來也李存審率兵踵其後李嗣源自魏城出戰俄而帝自貝州至鄩卒見帝驚曰晉王耶因引軍漸却至故元城西李存審大軍已成列矣軍前後爲方陣梁軍于其間爲圓陣四面受敵兩軍初合梁軍稍卻再合鄩引騎軍突西南而走帝以騎軍追擊之梁步軍合戰短兵既接帝軍鼓譟圍之數重埃塵漲天李嗣源以千騎突入其間衆皆披靡相蹦如積帝軍四面斬擊棄甲之聲聞數十里衆既奔潰帝之騎軍追及于河上十百爲羣赴水而死梁步兵七萬殲亡殆盡劉鄩自黎陽濟奔滑州是月梁主遣別將王檀率兵五萬自陰地關趨晉陽急攻其城昭義李嗣昭遣將石嘉才率騎三百赴援時安金全張承業堅守于內嘉才救援于外檀懼乃燒營而遁追擊至陰地關時劉鄩敗于莘縣王檀遁于晉陽梁主聞之曰吾事去矣）三月

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昭（五代史三月乙卯朔分兵以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以城降）克磁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五代史夏四月攻洺州下之五月帝還晉陽六月命偏師攻閻寶于邢州梁主遣捉生都將張溫率步騎五百爲援至內黃溫率衆來奔秋七月甲寅朔帝自晉陽至魏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梁張筠弃相州戴思遠弃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五代史八月大閱師徒進攻邢州相州節度使張筠棄城遁去以袁建豐爲相州刺史依舊隸魏州邢州節度

使閻寶請以城降以忻州刺史蕃漢副總管李存審爲邢州節度使以閻寶爲西南面招討使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是月契丹入蔚州振武節度使李嗣本陷于契丹九月帝還晉陽梁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遁去舊將毛璋入據其城李嗣源帥師招撫璋以城降乃以李存審爲滄州節度使以李嗣源爲邢州節度使時契丹犯塞帝領親軍北征至代州北聞蔚州陷乃班師是月貝州平以滄州降將毛璋爲貝州刺史自是河朔悉爲帝所有帝自晉陽復至于魏州　通鑑考異莊宗實錄命李存審入城招撫除昭德軍額　仍舊隸魏州徙洺州刺史袁建豐爲相州刺史）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五代史天祐十四年二月帝聞劉鄩復收殘兵保守黎陽遂率師以攻之不克而還是月甲午新州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矩叛入契丹遂引契丹之衆寇新州存矩帝之諸弟也治民失政御下無恩故及于禍帝以契丹王安巴堅與武皇屢盟于雲中既又約爲兄弟急難相救至是容納叛將違盟犯塞乃馳書以讓之契丹攻新州甚急刺史安金全棄城而遁契丹以文進部將劉殷爲刺史帝命周德威率兵三萬攻之營于城東俄而文進引契丹大至德威拔營而歸因爲契丹追躡師徒多喪契丹乘勝寇幽州是時言契丹者或云五十萬或云百萬漁陽以北山谷之間氈車毳幕羊馬彌漫盧文進招誘幽州亡命之人教契丹爲攻城之具飛梯衝車之類畢陳于城下鑿地道起土山四面攻城半月之間機變百端城中隨機以應之僅得保全軍民困弊上下恐懼德威間道馳使以聞帝憂形于色召諸將會議時李存審請急救燕薊且曰我若猶豫未行但恐城中生事李嗣源曰願假臣突騎五千以破契丹閻寶曰但當蒐選銳兵控制山險强弓勁弩設伏待之帝曰吾有三將無復憂矣夏四月命李嗣源率師赴援次于淶水又遣閻寶率師夜過祁溝俘擒而還周德威遣人告李嗣源曰契丹三十萬馬牛不知其數近日所食羊馬過半安巴堅責讓盧文進深悔其來契丹勝兵散布射獵安巴堅帳前不滿萬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嗣源具以事聞秋七月辛未帝遣李存審領軍與嗣源會于易州步騎凡七萬于是三將同謀銜枚束甲尋澗谷而行直抵幽州八月甲午自易州北循山而行李嗣源率三千騎爲前鋒庚子循大房嶺而東距幽州六十里契丹萬騎遽至存審嗣源極力以拒之契丹大敗委

棄鎧甲弓矢羊馬不可勝紀進軍追討俘斬萬計辛丑大軍入幽州德威見諸將握手流涕翼日獻捷于鄆九月班師帝授存審檢校太傅嗣源檢校太保閻寶加同平章事）冬梁謝彥章軍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王自負芻以堙塹遂破之（五代史十月帝自魏州還晉陽十一月復至魏州十二月帝觀兵于河上時梁人據楊劉城列柵相望帝率軍履河冰而渡盡平諸柵進攻楊劉城城中守兵三千人帝率騎軍環城一馳射又令步兵持斧斬其鹿角負葭葦以堙塹帝自負一圍而進諸軍鼓譟而登遂拔其壘獲守將安彥之是夕帝宿楊劉）十五年正月梁晉相拒于楊劉彥章決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五代史天祐十五年春正月帝軍徇地至鄆濮時梁主在洛將修郊禮聞楊劉失守狼狽而還二月梁將謝彥章率衆數萬來迫楊劉築壘以自固又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帝軍六月壬戌帝自魏州復至楊劉甲子率諸軍涉水而進梁人臨水拒戰帝軍小却俄而鼓譟復進梁軍漸退因乘勢而擊之交鬬于中流梁軍大敗殺傷甚衆河水如絳謝彥章僅得免去是月進南楊溥遣使來會兵將致討于梁也　冊府元龜天祐十五年二月梁將謝彥璋帥衆數萬逼楊劉城帝自魏州聞之輕騎趣于河下賊軍遂築壘以自固又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陷我軍我軍不得進自破安彥之後其潰亡之卒多嘯聚于兗鄆山谷間觀時勝負有投來者帝以書諭之曰夫相時達變為智士之良圖擇禍知機蓋丈夫之能事故有竄身山谷不處危邦今古攸同豪傑共貫近聞鄆州山寨聚徒實繁竝是汴雒舊人兗鄆奇士見河南之失險知偽數之必亡歷血刃于連年避淫刑于虐主必想元元失所恟恟無依莫知投足之方未有息肩之地予自去冬親提虎旅徑取楊劉既獲通津已諳大計視逆豎而便同机上算梁園而已在彀中謝彥璋營葺梟巢嘯聚河上撩虎頭而難逃碎首仲蟷臂而何暇爭鋒今則虐使生民決開天塹築隄壅水自困軍營偷生取笑于庸夫作事頗同于兒戲公私塗炭內外分離既板蕩以不支固氷消而在即予俯詳人事仰察天時既畫成謀已圖大舉控新羈之鐵馬礪邾日之霜戈屈指定期于長驅決戰誓平國恥須復家仇大廟妖祲于四郊奉中興于萬葉諸君等或中州義士或大國遺民

因兵革而不保田園避殘酷而深藏溪洞聞余義舉計各歎然今既屯聚衆多已相統屬須自謀畫自立功名或則攻取城池便可跨據州縣因茲事勢以決遠圖梁寇既西有多虞固不暇分兵東去青兗則無人之境齊鄆則喪亂之州設若圖之必定成事斯為上策不可後時凡有兵機予能應接當俟寰區一統海內為家可于所得封疆遂其富貴之願蒼穹白水予所不欺若守險偷生潛身匿跡終為亡命自棄何多時不再來機須速決長謀遠算自可擇焉自是兗鄆群盜往往率衆歸于行臺）八月大閱于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彥章軍于行臺（五代史秋八月辛丑朔大閱于魏郊河東魏博幽滄鎮定邢洺麟勝雲朔十鎮之師及奚契丹室韋吐渾之衆十餘萬部陣嚴肅旌甲照曜師旅之盛近代為最己酉梁兗州節度使張萬進遣使歸款帝自魏州率師次于楊劉畧地至鄆濮而還遂營于麻家渡諸鎮列營十數梁將賀瓌謝彥章以軍屯濮州行臺村結壘相持百餘日帝嘗以數百騎摩壘求戰謝彥章帥精兵五千伏于隄下帝以十餘騎登隄伏兵發圍帝十數重俄而帝之騎軍繼至攻于圍外帝于圍中躍馬奮擊決圍而出李存審兵至梁軍方退是時帝銳于接戰每馳騎出營存審必扣馬進諫帝伺存審有間即策馬而出顧左右曰老子妨吾戲耳至是幾危方以存審之言為忠也）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戰于胡柳晉軍大敗周德威死之梁軍暮休于土山晉軍復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為夾寨（五代史十二月庚子朔帝進軍距梁軍柵十里而止時梁將賀瓌殺騎將謝彥章于軍帝聞之曰賊帥自相魚肉安得不亡戊午下令軍中老幼令歸魏州悉兵以趨汴庚申大軍毀營而進辛酉次于臨濮梁軍拾營踵于後癸亥次胡柳陂遲明梁軍亦至帝率親軍出視諸軍從之梁軍已成陣橫亘數十里帝亦以橫陣抗之時帝與李存審總河東魏博之衆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薊之師當其西鎮定之師當其東梁將賀瓌王彥章全軍接戰帝以銀槍軍突入梁軍陣中斬擊十餘里賀瓌王彥章單騎走濮陽帝軍輜重在陣西望見梁軍旗幟皆驚走因自相蹈籍不能禁止帝一軍先敗周德威戰歿是時陂中

（有土山梁軍數萬先據之帝帥中軍至山下梁軍嚴整不動旗幟甚盛帝呼諸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賊已據山吾與爾等各馳一騎以奪之帝率軍先登銀槍步兵繼進遂奪其山梁軍紛紜而下復于土山西結陣數里時日已晡矣或曰諸軍未齊不如還營詰朝可圖再戰閻寶曰深入賊境逢其大敵期于盡銳以決雌雄況賊帥奔亡衆心方恐今乘高擊下勢如破竹矣銀槍都將王建及被甲橫槊進曰賊將先已奔亡王之騎軍一無所損賊衆晡晚大半思歸擊之必破王但登山縱觀責臣以破賊之效于是李嗣昭領騎軍自土山北以逼梁軍王建及呼士衆曰今日所失輜重並在山下乃大呼以番擊諸軍繼之梁軍大敗時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部役徒萬人于山下曳柴揚塵鼓譟助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騰藉棄甲山積甲子命行戰場收獲鎧仗不知其數時帝之軍士有先入大梁問其次舍者梁人大恐驅市人以守其殘衆奔歸汴者不滿千人帝軍遂拔濮陽　冊府元龜明宗初爲邢州節度使從莊宗南伐次胡柳陂前軍周德威爲輜重所撓一軍不利莊宗初以中軍戰勝兩軍勝負相半而左馳右趣皆無部伍或號曰晉王渡河而北矣日晡晚帝與東軍相失軍無所止河冰初解以無舟檝帝泣曰吾兒安在吾主安歸身行盡于斯矣是夜大寒雪深盈尺兵士凍死者衆河冰有復合處帝試踐行可渡不旋踵而冰解繼行者陷矣是夜帝得渡宿先鋒砦翼日莊宗遣內官訪帝時已獲土山之捷矣軍聲復震　通鑑考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賀瓌屯於濮州北行臺里十二月辛酉上次于臨濮賊亦拾營踵我癸亥次于胡柳明日接戰王彥章敗走濮陽甲子進攻濮陽一鼓而拔）十六年正月王兼領盧龍軍節度使梁王瓚攻德勝南城不克（五代史天祐十六年春正月李存審城德勝夾河爲柵帝還魏州命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三月帝兼領幽州遣近臣李紹宏提舉府事夏四月梁將賀瓌圍德勝南城百道攻擊復以艨艟扼斷津渡帝馳而往陣于北岸南城守將氏延賞告急且言矢石將盡帝以重賄召募能破賊艦者于是獻技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禁咒兵刃悉命試之無驗帝憂形于色親從都將王建及進曰臣請効命乃以巨索連舟十艘選効節勇士三百人持斧被鎧鼓枻而進至中流梁樓船三層蒙以牛革懸板爲楯建及率持斧者入艨

艟間斬其竹笮破其懸楯又于上流取甕數百用竹笮維之積薪于上灌以脂膏火發亘空又以巨艦載甲士令乘烟鼓譟梁之樓船斷紲而下沉溺者殆半軍既得渡梁軍乃退命騎軍追襲至濮陽俘斬千計賀瓌由此飲氣遘疾而卒秋七月帝歸晉陽八月梁將王瓚帥衆數萬自黎陽渡河營于楊村造舟爲梁以通津路）十月廣德勝北城（五代史冬十月帝自晉陽至魏州發徒數萬以廣德勝北城自是日與梁軍接戰）十二月敗梁軍于河南（五代史十二月戊戌帝軍于河南夜伏步兵于潘張村梁軍寨下以騎軍掠其餉運擒其斥候梁王瓚結陣以待帝軍以鐵騎突之諸軍繼進梁軍大奔赴水死者甚衆瓚走保北城）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友謙李存審敗梁軍于同州（五代史天祐十七年春幽州民于田中得金印文曰關中龜印李紹宏獻于行臺秋七月梁將劉鄩尹皓寇同州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主留務請梁主降節梁主怒不與遂請旌節于帝梁主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尹皓率兵圍同州友謙來告難帝遣蕃漢總管李存審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率師赴援九月師至河中朝至夕濟梁人不意王師之至望之大駭明日約戰與朱友謙謀遲明進軍距梁壘梁人悉衆以出蒲師在南王師在北騎軍既接蒲人小却李嗣昭以輕騎抗之梁軍奔潰追斬二千餘級是夜劉鄩收餘衆保營自是閉壁不出數日鄩遂宵遁王師追及于渭河所棄兵仗輜重不可勝計劉鄩尹皓單騎獲免未幾鄩憂恚發病而卒王師畧地至奉先嗣昭因謁唐帝諸陵而還　五代春秋庚辰六年春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六月劉鄩帥師圍同州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晉李嗣昭戰鄩師敗績）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眞獻唐受命寶一（五代史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開元寺僧傳眞獲傳國寶獻于行臺驗其文即受命于天子孫寶之八字也羣寮稱賀傳眞師于廣明中遇京師喪亂得之秘藏已四十年矣篆文古體人不之識至是獻之時淮南楊溥西川王衍皆遣使致書勸帝嗣唐帝位帝不從）趙將張文禮弒其君鎔文禮來請命二月以文禮爲鎮州兵馬留後（五代史二月代州刺史王建及卒是

月鎮州大將張文禮殺其帥王鎔時帝方與諸將飲酒番樂作聞鎔遇弒遽投觶而泣曰趙王與吾把臂同盟分如金石何負于人覆宗絕祀寃哉先是滹沱暴漲漂關城之半溺死者千計是歲天西北有赤祲如血占者言趙分之災至是果驗時張文禮遣使請旄節于帝帝曰文禮之罪期于無赦敢邀予旄節左右曰方今事繁不欲與人生事帝不得已而從之乃承制授文禮鎮州兵馬留後）

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橫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畱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三請王曰予當思之（五代史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滄州節度使李存審定州節度使王處直邢州節度使李嗣源成德軍兵馬留後張文禮遙領天平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新州節度使王郁振武節度使李存進同州節度使朱令德各遣使勸進請帝紹唐帝位帝報書不允自是諸鎮凡三上章勸進各獻貨幣數十萬以助即位之費帝左右亦勸帝早副人望帝撝挹久之秋七月河東節度副使盧汝弼卒）

八月遣趙王王鎔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于鎮州建瑭取趙州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閉城拒守九月建瑭戰死（五代史八月庚申令天平節度使閻寶成德兵馬留後符習率兵討張文禮于鎮州初王鎔令偏將符習以本部兵從帝屯于德勝文禮既行弒逆忌鎔故將多被誅戮因遣使聞于帝欲以佗兵代習歸鎮習等懼請留帝令傳旨于習及別將趙仁貞烏震等明正文禮弒逆之罪且言爾等荷戟從征蓋君父之故銜寃報恩誰人無心吾當給爾資糧助爾兵甲當試思之于是習等率諸將三十餘人慟哭于牙門請討文禮帝因授習成德軍兵馬留後以部下鎮冀兵致討于文禮又遣閻寶以助之以史建瑭爲前鋒甲子攻趙州刺史王鋋送符印以迎閻寶遂引軍至鎮州城下營于西北隅是月張文禮病疽而卒其子處瑾代掌軍事九月前鋒將史建瑭與鎮人戰于城下爲流矢所中而卒）

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于戚城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五代史冬十月己未梁將戴思遠攻德勝北城帝命李嗣源設伏于戚城令騎軍挑戰梁軍大至帝御中軍以禦之時李從珂僞爲梁幟奔入梁壘斧其眺樓持級而還梁軍愈恐步兵漸至李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敗俘斬二萬計辛酉閻寶上言定州節度使王處直爲其子都幽于別室都自稱留後十一月帝至鎮州城下張處瑾遣弟處琪幕客齊儉等候帝乞降言猶不遜帝命囚之時王師築土山以攻其壘城中亦起土山以拒之旬日之間機巧百變張處瑾令韓正時以千騎夜突圍將入定州與王處直議事爲我游軍追擊破之餘衆保衡唐賊將彭贇斬之正時以降）

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五代史十二月辛未王都誘契丹安巴堅寇幽州遂引軍涿州陷之又寇定州王都遣使告急帝自鎮州率五千騎赴之）

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五代史天祐十九年春正月甲午帝至新城契丹前鋒三千騎至新樂是時梁將戴思遠乘虛以寇魏州軍至魏店李嗣源自領兵馳入魏州梁人知其有備乃西渡洹水陷成安而去時契丹渡沙河而諸將相顧失色又聞梁人內侵鄴城危急皆請旋師唯帝謂不可乃率親騎至新城契丹萬餘騎遽見帝軍惶駭而退帝分軍爲二廣追躡數十里獲安巴堅之子時沙河水薄橋梁隘狹敵爭踐而過陷溺者甚衆安巴堅方在定州聞前軍敗退保望都帝至定州王都迎謁是夜宿于開元寺翼日引軍至望都契丹逆戰帝身先士伍馳擊數四敵退而結陣帝之徒兵亦陣于水次李嗣昭躍馬奮擊敵衆大潰俘斬數千追擊至易水獲氊裘毳幕羊馬不可勝紀時歲且北至大雪平地五尺敵乏芻糧人馬斃踣道路纍纍不絕帝乘勝追襲至幽州是月梁將戴思遠寇德勝北城築壘穿塹地道雲梯晝夜攻急李存審極力拒守城中危急帝自幽州聞之倍道兼行以赴梁人聞帝至燒營而遁 契丹國志晉王趨望都爲契丹所圍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晉

（王始得出因縱兵奮擊太祖兵敗遂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人馬死者相屬太祖乃歸）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代之（五代史三月丙午王師敗于鎮州城下閻寶退保趙州時鎮州累月受圍城中艱食王師築壘環之又決滹沱水以絶城中出路是日城中軍出攻其長圍皆奮力死戰王師不能拒引師而退鎮人壞其營壘取其芻糧者累日帝聞失律即以昭義節度使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進攻鎮州）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五代史夏四月嗣昭爲流矢所中卒于師己卯天平節度使閻寶卒以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是月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卒五月乙酉李存進圍鎮州營于東渡）八月梁取衛州（五代史八月梁將段凝陷衛州刺史李存儒被擒存儒本俳優也帝以其有膂力故用爲衛州刺史既而誅歛無度人皆怨之故爲梁人所襲梁將戴思遠又陷共城新鄉等邑自是澶淵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人所據）九月存進敗鎮人于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王兼領成德軍

節度使（五代史九月戊寅朔張處球悉城中兵奄至東垣渡急攻我之壘門時騎軍已臨賊城不覺其出李存進惶駭引十餘人鬬于橋上賊退我之騎軍前後夾擊之賊衆大敗步兵數千殆無還者是役也李存進戰歿于師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以攻鎮州丙午夜趙將李再豐之子沖投縋以接王師諸軍登城遲明畢入鎮州平獲處球處瑾處琪并其母及同惡高濛李翥齊儉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臨而食之發張文禮尸磔于市帝以符習爲鎮州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鎮人請帝兼領本鎮從之乃以符習遙領天平軍節度使十一月河東監軍張承業卒十二月以魏州觀察判官張憲權知鎮州軍州事　玉堂閒話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祠奠酹仁傑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不飲酒詰之　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莊宗既霸河朔嘗有人醉宿廟廊之下夜分即醒見有人於堂陛下磬折咨事堂中有人問之對曰奉符於魏州索萬人堂中語曰此州虛耗災禍頻仍移於他處此人曰諾請往白之遂去少頃復至則曰已移命於鎮州矣詰竟不見是歲莊宗分兵討鎮州至於攻下兩軍所殺甚衆焉）同光元年春（五代史同光元年春正月丙子五臺山僧獻銅鼎三言于山中石崖間得之二月新州團練使李嗣肱卒是時以諸藩鎮相繼上牋勸進乃命有司制置百官省寺仗衛法物期以四月行即位之禮以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大禮使）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五代史三月己卯以横海軍節度使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幽州節度使潞州留後李繼韜叛送款于梁是月築即位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五代會要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即位于魏州武德殿年三十九）大赦改元國號唐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原注樞密使唐故以宦者爲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故與宰相並書　五代史夏四月己巳

帝升壇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文武臣寮稱賀禮畢御應天門宣制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大赦天下自四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除十惡五逆放火行劫持仗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毒藥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應蕃漢馬步將校並賜功臣名號超授檢校官已高者與一子六品正員官兵士並賜等第優給其戰歿功臣各加追贈仍定諡號民年八十已上與免一子役內外文武職官並可直言極諫無有隱諱貢選二司宜令有司速商量施行雲應蔚朔易定幽燕及山後八軍秋夏稅率量與蠲減民有三世已上不分居者與免雜徭諸道應有祥瑞不用聞奏赦書有所未該委所司條奏以聞云是歲自正月不雨人心憂恐宣赦之日澍雨溥降初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畢畢太史奏畢昴趙魏之分其下將有王者懿宗乃詔令鎮州王景崇被衮冕設朝三日遣臣下備儀注軍府稱臣以厭之其後四十九年帝破梁軍于栢鄉平定趙魏至是即位于鄴宮是月以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以行臺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以前定州掌書記李德休爲御史中丞以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兵部尚書充翰林

（學士承旨以河東掌書記馮道爲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以魏博鎭冀觀察判官張憲爲工部侍郎充租庸使以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使張居翰並爲樞密使以權知幽州軍府事李紹宏爲宣徽使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爲禮部尚書行興唐尹以河東軍城都虞候孟知祥爲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澤潞節度判官任圜爲工部尚書兼眞定尹充北京副留守　又李德休字表逸趙郡贊皇人也祖絳山南西道節度使唐史有傳父璋宣州觀察使德休登進士第歷鹽鐵官渭南尉右補闕侍御史天祐初兩京喪亂乃寓跡河朔定州節度使王處直辟爲從事莊宗卽位于魏州徵爲御史中丞轉兵部吏部侍郎權知左丞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鎭州爲北都（五代史詔升魏州爲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縣爲興唐縣貴鄉縣爲廣晉縣以太原爲西京以鎭州爲北都是時所管節度一十三州五十）閏月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諡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國昌祖妣秦氏皆諡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諡曰武廟號太祖立廟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原注追尊祖考則立廟可知故皆不書廟此書者以立高祖已下四廟故也此大事也舊史失其日　五代史閏月丁丑以李嗣源爲檢校侍中依前橫海軍節度使內外蕃漢副總管以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蕃漢馬步總管以河東節度使朱友謙爲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安國軍節度使符習加同平章事定州節度使王都加檢校侍中是月追尊曾祖蔚州太保爲昭烈皇帝廟號懿祖夫人崔氏曰昭烈皇后追尊皇祖代州太保爲文景皇帝廟號獻祖夫人秦氏曰文景皇后追尊皇考河東節度使太師中書令晉王爲武皇帝廟號太祖詔于晉陽立宗廟以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皇帝　懿宗昭聖皇帝昭宗聖穆皇帝及懿祖以下爲七廟　五代會要後唐懿祖昭烈皇帝諱執宜沙陀府都督拔野之六代孫同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昭烈皇帝廟號懿祖葬永興陵在代州雁門縣獻祖文皇帝諱國昌昭烈皇帝長子母曰昭烈皇后崔氏同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文皇帝廟號獻祖葬長寧陵

在代州雁門縣太祖武皇帝諱克用文皇帝第一子母曰文景皇后秦氏同光元年閏四月追尊武皇帝廟號太祖葬建極陵）壬寅李嗣源取鄆州（原注後唐太祖置義兒軍如李嗣昭等甚衆初皆賜姓名而不全若子故書李嗣源者書其所賜姓名爾不以子書也與友文從珂異　五代史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時有自鄆來者言節度使戴思遠領兵在河上州城無守兵可襲而取之帝召李嗣源謀曰昭義阻命梁將董璋攻迫澤州梁志在澤潞不虞別有事生汶陽無備不可失也嗣源以爲然壬寅命嗣源率步騎五千銜枚自河趨鄆是夜陰雨我師至城下鄆人不覺遂乘城而入鄆州平制以李嗣源爲天平軍節度使梁主聞鄆州陷大恐乃遣王彥章代戴思遠總兵以來拒時朱守殷守德勝南城帝懼彥章奔衝遂幸澶州）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五代史五月辛酉彥章夜率舟師自楊村浮河而下斷德勝之浮橋攻南城陷之帝令中書焦彥賓馳至楊劉固守其城令朱守殷徹德勝北城屋木攻具浮河而下以助楊劉是時德勝軍食芻茭薪炭數十萬計至是令人輦負入澶州事既倉卒耗失殆半朱守殷以所毁屋木編栰置步軍于其上王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卽中流交鬭流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彼一此終日百戰比及楊劉殆亡其半己巳王彥章段凝率大軍攻楊劉南城焦彥賓與守城將李周極力固守梁將晝夜攻擊百道齊進竟不能下遂結營于楊劉之南東西延袤數十栅）六月及王彥章戰于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五代史六月己亥帝親御軍至楊劉登城望見梁軍重壕複壘以絕其路帝乃選勇士持短兵出戰梁軍于城門外連延屈曲穿掘小壕伏甲士于中候帝軍至則弓弩齊發師人多傷兵不得進帝患之問計于郭崇韜崇韜請于下流據河築壘以救鄆州又請帝日令勇士挑戰旬日之內寇若不至營壘必成帝善之卽令崇韜與毛璋率數千人中夜往博州濟河東晝夜督役居六日營壘將成戊子梁將王彥章杜晏球領徒數萬晨壓帝之新壘時板築雖畢牆仞低庳戰具未備沙城散惡王彥章列騎環城虐用其人使步軍運壕登堞又于上流下巨艦十餘艘扼斷濟路自旦至午攻擊百端城中危急帝自楊劉引軍陣于西岸城中望之大呼帝艤舟將渡梁軍遂解圍退保鄒家口）秋（五代史秋

（七月丁未帝御軍沿河而南梁軍棄鄒家口夜遁委棄鎧甲芻糧千計戊午遣騎將李紹昭直抵梁軍壘梁益恐又聞李嗣源自鄆州引大軍將至己未夜梁軍拔營而遁復保于楊村帝軍屯于德勝甲子帝幸楊劉城巡視梁軍故壘）

八月梁人克澤州（原注唐末澤潞皆屬晉梁初已得澤州至此又屬晉而梁克之中間不見晉得澤州年月蓋舊史闕不書五代之亂戰爭攻取彼此得失不常多類此）守將裴約死之（五代史八月壬申朔帝遣李紹斌以甲士五千援澤州初李繼韜之叛也潞之舊將裴約以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逆既而梁遣董璋率衆攻其城約拒守久之告急于帝故遣紹斌救之未至而城已陷裴約被害帝聞之嗟痛不已甲戌帝自楊劉歸鄆梁以段凝代王彥章爲帥戊子凝帥衆五萬結營于王村自高陵渡河帝軍遇之生擒梁前鋒軍士二百人戮于都市帝御軍至朝城戊戌梁左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領百騎來奔帝虛懷引見賜御衣玉帶屏人問之對曰臣竊觀汴人兵衆不少論其君臣將校則終見敗亡趙巖趙鵠張漢傑居中專政締結宮掖賄賂公行段凝素無武略一朝便見大用霍彥威王彥章皆宿將有名翻出其下自彥章獲德勝南城梁主亦稍獎使彥章立性剛暴不耐凌制梁主每一發軍即令近臣監護進止可否悉取監軍處分彥章悒悒形于顏色自河津失利段凝彥章又獻謀欲數道舉軍令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趨石會關以寇太原霍彥威統關西汝洛之衆自相衛以寇鎮定段凝杜晏球領大軍以當陛下令王彥章張漢傑統禁軍以攻鄆州決取十月內大舉又自滑州南決破河隄使水東注曹濮之間至于汶陽瀰漫不絕以限北軍臣在軍側聞此議臣惟汴人兵力聚則不少分則無餘陛下但待分兵領鐵騎五千自鄆州兼程直抵于汴不旬日天下事定矣帝懌然壯之）

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于遞坊敗之（五代史九月壬寅朔帝在朝城凝兵至臨河南與帝之騎軍接戰是時澤潞叛衛州黎陽爲梁人所據州以西相以南寇鈔日至編戶流亡計其軍賦不支半年又王郁盧文進召契丹南侵瀛涿及聞梁人將以圖大舉帝深憂之召將吏謀其大計或曰自我得汶陽以來須大將固守城門之外元是賊疆細而料之得不如失今若馳檄告諭梁人却衛州黎陽以易鄆州指河爲界約且休兵我國力稍集則議改圖帝曰嘻行此謀則無葬地矣時郭崇韜勸帝親御六軍直趨汴州半月之間天下可定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寇予行計決矣又問司天監對曰今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帝弗聽戊辰梁將王彥章率衆至汶河李嗣源遣騎軍偵視至遞公鎮梁軍來挑戰嗣源以精騎擊而敗之生擒梁將任釗田章等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引衆保于中都嗣源飛驛告捷帝置酒大悅曰是當決行渡河之策己巳下令軍中將士家屬並令歸鄴）

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原注掩其不備疾馳而入之故曰襲文理宜然無襃貶也）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滅梁（五代會要同光元年十月平偽梁　北夢瑣言太原屬邑有清池本府祈禱雨澤及投龍之所也後唐莊宗未過河南獵射都捕獵就池卓帳爲憩宿之所忽見巨蛇數頭自洞穴中出背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紅白色逝見可圍四尺以來其長稱是獵卒齊設弩連發射之而斃四山火光池中魚鱗咸死浮在水上獵夫輩共封剝食之其肉甚美莊宗等知之于時詔事者以爲尅梁之兆有五臺僧曰吾王宜速過河決戰將來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斷白蛇之類也　又燕之舊將周　祐斷門吏發之際以劍拄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於梁爲騎將之先鋒爲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往往遇之後唐莊宗入洛爲仇者於獵場席地俾坐　挽而射貫股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牧節度留後竟死於牖下　幸蜀記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迴遷於東洛誅發南北焚燕宮閣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宗太祖之業倏爾祭張憤朱溫崔允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幾迴發心鼎獨然弱滌波而誓戮鯨鯢芟林葬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練其死士過汶水搏王彥章於馬前旋夷關斬朱正於樓上劍霸未匣梳雲猶彈段凝領人萬雄師倒戈伏死趙豈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歸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入日救塗炭遂定四維　洛中紀異錄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氏纂立即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興乃知里者李也是再造之徵後主於宮中仆珠簾乃勅京師市珠內外之家收索將盡計無可得者復於相國寺僧中收之猶有隱之者爲隣僧所告繫於狴中逐院而搜之老僧晝閉友人于寺中謂僧中齋閣者曰敕家正搜珠急執敢入者至

（來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復遣追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捜朱也　五代史補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衆以取必勝於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並進期會有處不得違暑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懼法而戮力皆一當百故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卒爲所滅良有以夫）敬翔自殺（原注翔爲梁臣梁所以亡唐翔之謀爲多梁之亡也翔雖死之不書死而書自殺死大節也見不輕予人）丙戌貶鄭珏爲萊州司戶參軍蕭項登州司戶參軍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已下原之（五代史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是日皇后劉氏皇子繼岌歸鄴宮帝送于離亭歔欷而別詔宣徽使李紹宏宰相豆盧革租庸使張憲興唐尹王正言同守鄴城壬申帝御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是夜三鼓渡汶時王彥章守中都甲戌帝攻之中都素無城守師既雲合梁衆自潰是日擒梁將王彥章及都監張漢傑趙延隱劉嗣彬李知節康文通王山興等將吏二百餘人斬馘二萬奪馬千匹時既獲中都之捷帝召諸將謀其所向或言且徇兗州徐圖進取唯李嗣源曰宜急趨汴州段凝方領大軍駐于河上假如便來赴援直路又阻決河須自滑州濟渡十萬之衆舟楫焉能卒辦此去汴城咫尺若晝夜兼程信宿即至段凝未起河壖夷門已爲我有矣臣請以千騎前驅陛下御軍徐進鮮不克矣帝嘉之是夜嗣源率前軍先進翼日車駕即路丁丑次曹州郡將出降己卯遲明前軍至汴城嗣源令左右捉生攻封邱門梁開封尹王瓚請以城降俄而帝與大軍繼至王瓚迎帝自大梁門入梁朝文武官爲于馬前謁見陳敘世代唐臣陷在僞廷今日再睹中興雖死無恨帝諭之曰朕二十年血戰蓋爲卿等家門無足憂矣各復乃位時梁末帝朱鍠已爲其將皇甫麟所殺獲其首函之以獻是日賜樂工周匝幣帛周匝者帝之寵伶也胡柳之役陷于梁帝每思之至是謁見欣然慰接周匝因言梁教坊使陳俊保庇之恩垂泣推薦請除郡守帝亦許之庚辰帝御元德殿梁百官于朝堂待罪詔釋之壬午段凝所部馬步軍五萬解甲于封邱凝等率大將先至請死罪各賜錦袍御馬金幣帝幸北郊撫勞降軍各令還本營丙戌詔曰懲惡勸善務振紀綱激濁揚清須明眞僞蓋前王之令典爲歷代之通規必按舊章以令多士而有志朋階竊位忝崇高累世官而皆受唐恩貪爵祿而但從僞命或居台鉉或處樞衡或列近職而預機謀或當峻秩而掌刑憲事分逆順理合去留僞宰相鄭珏等一十一人皆本朝簪組儒苑品流雖博識多聞備明今古而修身慎行顧負祖先昧忠貞而不度安危專利祿而全虧名節合當大辟無怨近親朕以纘嗣丕基初平巨憝方務好生之道在行含垢之恩湯網垂仁既矜全族弃刑投荷兼貸一身爾宜自新我全大體其爲顯列不並庶寮餘外應在周行悉仍舊貫凡居中外咸體朕懷乃貶梁宰相鄭珏爲萊州司戶蕭頊爲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顗復州司馬封翹唐州司馬李懌懷州司馬竇夢徵沂州司馬崇政院學士劉光素密州司戶陸崇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隨州司戶並員外置同正員是日以梁將段凝上疏奏梁朝權臣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于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乃下詔曰朕既殄僞庭顯平國患好生之令含宏雖切于予懷懲惡之規決斷難違于衆請況趙巖趙鵠等自朕收城數日布惡四方尚匿迹以潛形罔悛心而革面須行赤族以謝衆心其張漢傑昨于中都與王彥章同時俘獲此際未詳行止偶示哀矜今既上將陳詞羣情激怒往日既彰于僭濫此時難漏于網羅宜寘國刑以塞羣論除妻兒骨肉外其他疎屬僕使並從釋放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屠害宗屬殺戮朝臣既寰宇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怒敬翔雖聞自盡未裕幽冤宜與李振並族于市疎屬僕使並從原宥朱珪素聞狡蠹唯務讒邪罔惑人情枉害良善將清內外須切去除況衆狀指陳亦宜誅戮契丹實剌鄂博既棄其母又背其兄朕比重懷來厚加恩遇看同骨肉錫以姓名兼分符竹之榮疊被頒宣之遇而乃輒辜重恩復背明廷罔顧欺違寘歸僞室既同梟獍難貸刑章可并妻子同戮于市其朱氏近親趙鵠正身趙巖家屬仰嚴加擒捕其餘文武職員將校一切不問是日趙巖張希逸張漢傑張漢倫張漢融朱珪敬翔李振及契丹實剌鄂博等并其妻孥皆斬于汴橋下又詔除毀朱氏宗廟神主僞梁二王並降爲庶人天下官名府號及寺觀門額曾經改易者並復舊名時帝欲發梁祖之墓斲棺燔柩河南尹張全義上章申理乞存聖恩帝乃止令刻去闕室而已丁亥梁百官以誅凶族于崇元殿立班待罪）

詔各復其位以樞密使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郭崇韜權行中書令事己丑御崇元殿制曰仗順討逆少康所以誅有窮纘業承基光武所以滅新莽成以中興景命再造王猷經綸于草昧之中式遏于亂畧之際朕以欽承大寶顯荷鴻休雖繼前修固慙涼德誓平元惡期復本朝屬四海之阽危允萬邦之推戴近者親提組練徑掃氛妖振已墜之皇綱殄偷安之寇孽國讐方雪帝道爰開拯編甿覆溺之艱救率土倒懸之苦粤自朱溫搆逆友貞嗣凶篡殺二君隳殘九廟虺毒久傷于宇宙狼貪肆噬于華夷剝喪元良凌辱神主帝里勤黍離之嘆朝廷多棟撓之危棄德崇奸窮兵黷武戰士疲勞于力役烝民耗蠹其膏腴言念于斯軫傷嗟切令則已梟逆豎大駭羣情覩歷數之有歸實神鑒之匪耶得不臨深表誠馭仍爲懷將宏濟于艱難宜特行于赦宥應僞命流貶責授官等已經量移者並可復資徒流人放歸鄉里京畿及諸道見禁囚徒大辟罪降從流流已下咸赦除之其鄭珏等一十一人未在移復之限應扈從征討將校及諸官員職掌節級馬步兵士及河北諸處屯駐守戍兵士等皆情堅破敵業茂平淮副予戡定之謀顯附忠勤之節並據等第績議獎酬其有殁于王事未經追贈者各與贈官如有子孫堪任使者並量材錄任應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及刺史監押行營將校等並頒恩詔不議更改仍許且稱舊銜當俟別加新命理國之道莫若安民勸課之規宜從薄賦庶遂息肩之望冀諧鼓腹之謠應諸道戶口並宜罷其差役各務營農所係殘欠賦稅及諸務懸欠積年課利及公私債負等其汴州城內自收復日已前並不在徵理之限其諸道自壬午年十二月已前並放北京及河北先以祆祲未平配買征馬如有未請却官本錢及買馬不追者可放免應有本朝宗屬及內外文武臣寮被朱氏無辜屠害者並可追贈如有子孫及本身逃難于諸處漂寓者並令所在尋訪津置赴闕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量加賑給或鰥寡惸獨無所告者仰所在各議拯救民年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征其有先投過僞庭將校官吏等一切不問云甲午以樞密使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太原縣男郭崇韜爲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監修國史兼眞定尹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太原郡侯仍賜鐵券乙未詔宰相豆盧革權判吏部上銓御史中丞李德休權判東西銓事丙申滑州留後檢校太保段凝可依前滑州留後仍賜姓名紹欽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輝州刺史杜晏球爲檢校司徒依前輝州刺史仍賜姓名紹虔詔處斬隨駕兵馬都監夏彥朗于和景門外時宦官怙寵廣侵占居人第舍郭崇韜奏其事乃斬彥朗以徇丁酉賜百官絹二千匹錢二百萬職事絹一千匹錢百萬戊戌以端忠啓運匡國功臣天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蕃漢馬步總管副使隴西郡侯李嗣源爲依前檢校太傅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特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餘如故以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李繼岌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東京留守詔御史臺班行內有欲求外職或要分司各許于中書投狀奏聞己亥宴勳臣于崇元殿梁室故將咸預焉帝酒酬謂李嗣源曰今日宴客皆吾前日之勍敵一旦同會皆卿前鋒之力也梁將霍彥威戴思遠等皆伏陛叩頭帝因賜御衣酒器盡歡而罷濟州刺史孟璆上章請死詔原之璆初事帝爲騎將天祐十三年帝與劉鄩莘縣對壘璆領七百騎奔梁至是來請罪帝報之曰爾當吾急引七百騎投賊何面目相見璆惶恐請死帝恕之未幾移貝州刺史庚子帝敗于汴水之陽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十月西都大徵宮亳州太清宮諸州紫極（宮皆復本名　冊府元龜元年十月壬辰萬壽節百官齊會於開封府）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爲鎮州太原爲北都丙辰復汴州爲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允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辛酉復永平軍爲西都甲子如洛京（原注洛京從當時語　五代史十一月辛丑朔有司奏河）南州縣見使僞印望追毀改鑄從之以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左金吾上將軍兼領左龍武軍事汾州刺史李存渥爲滑州節度使加特進同平章事以雜指揮散員都部署特進檢校太傅忻州刺史李紹榮爲徐州節度使以滑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李紹欽爲兗州節度使壬寅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遣使賀收復天下癸卯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來朝乙巳賜友謙姓改名繼麟帝令皇子繼岌兄事之以捧日都指揮使博州刺史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檢校太保賜姓名繼琛以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平章事袁象先依前爲宋州節度使

（仍賜姓名紹安以許州匡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溫韜依前許州節度使仍賜姓名紹沖丁未日南至帝不受朝賀戊申中書門下上言以朝廷兵革雖寧支費猶闕應諸寺監各請置卿少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餘官並停唯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其王府及東宮官司天五官正奉御之屬凡關不急司存並請未議除授其諸司郎中員外應有雙曹者且置一員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各置一半三院御史仍委御史中丞條理申奏其停罷朝官仍各錄名銜具罷任時日留在中書候見任官滿二十五箇月並據資品却與除官其西班上將軍已下仍望宣示樞密院斟酌施行從之時議者以中興之朝事宜恢廓縣茲自弱頓失物情已而詔應隨處官吏務局員寮諸軍將校等如聞前例各有進獻直貢章奏不惟褻瀆于朝廷實且傍滋于誅斂並宜止絕以肅化風又詔左降均州司馬劉岳有母年踰八十近聞身故準故事許歸候三年喪服闋如未量移即却赴貶所壬子詔取今月二十四日幸洛京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朝獻太微宮二十四日朝獻太廟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癸未中書門下奏應隨駕及在京有帶兼官者並望落下只守本官從之乙卯以特進檢校太傅開封尹判六軍諸衛事充功德使王瓚爲宣武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丁巳以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趙光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朝散大夫禮部侍郎韋說守本官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盧文度爲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以右散騎常侍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馮錫嘉爲戶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翰林學士守尚書膳部員外郎劉昫爲比部郎中知制誥依前充職以扈鑾書制學士行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爲倉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左拾遺于嶠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戊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使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新羅王金朴英遣使貢方物己未以洛京留守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全義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餘如故以荊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渤海王高季興爲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餘如故庚申以工部尚書眞定尹北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任圜爲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行軍司馬知軍府事安義軍節度使李繼韜入見待罪詔釋之辛酉以宣化軍留後檢校太傅戴思遠權知青州軍州事檢校司空左監門上將軍安崇阮並檢校舊官却復本任以鎮國軍留後檢校太傅霍彥威爲保義軍節度使留後以權知威化軍留後檢校司徒高允貞權知鎮國軍留後以權知河陽留後檢校太保張繼業依前權知河陽留後以鄜延兩鎮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高萬興依前鄜延節度使仍封北平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平章事孔勍依前襄州節度使餘如故以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檢校太保張筠爲西都留守行京兆尹以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張玘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韓恭安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朱漢賓並檢校舊官却復本任壬戌以左金吾衛大將軍史敬鎔爲左街使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存確爲右街使甲子車駕發汴州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進封延州節度使高萬興爲北平王

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丁未日長至帝不受朝賀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稱慶議者以爲長至元會歲中之大朝斯爲盛禮著于令式是日合陳樂懸排細仗一人當陽昭國容也兵興以來而斯禮或闕帝初一函夏不復唐典無故輟禮議者惜之又同光元年十一月甲辰勅雒京太廟先爲朱溫毀廢將幸雒陽宮告廟下尚書省會議重修本朝宗廟）

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辛巳李繼韜伏誅繼韜之弟繼達殺其兄繼儔于潞州（原注繼儔以被殺書非不予其死葢繼達殺兄自當著其罪爾與書弒其君者同　五代春秋癸未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于鄴都十月戊寅滅梁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京師誅潞州李繼韜）壬辰畋于伊闕（五代史十二月庚午朔車駕至西京是日有司自石橋具儀仗法物迎引入于大內辛未以百官初到放三日朝參壬申以租庸使刑部侍郎大清宮副使張憲爲檢校吏部尚書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太原尹詔改取來年二月一日行郊禮戊寅詔德勝寨莘縣楊劉口通津鎮胡柳陂皆戰陣之所宜令逐處差人收掩戰士骸骨量備祭奠以慰勞魂詔改偽梁永平軍大安府復爲西京京兆府改宋州宣武軍爲歸德軍汴州開封府復爲宣武軍華州感化軍爲鎮國軍許州匡國軍復爲忠武軍滑州宣義軍復爲義成軍陝府鎮國軍復爲保義軍耀州靜勝軍復爲順義軍潞州匡義軍復爲安義軍鄜州武順軍復爲武貞軍延州爲彰武

軍鄧州爲威勝軍晉州爲建雄軍安州爲安遠軍淮南楊溥遣使賀登極稱大吳國主書上大唐皇帝己卯禁屠牛馬庚辰御史臺上言請行用本朝律令格式今訪聞唯定州有本朝法書望下本州寫副本進納從之辛巳詔貶安義軍節度使李繼韜爲登州長史尋斬于天津橋下再謀叛故也甲申淮南楊溥奚首領李紹威並遣使朝貢乙酉以翰林學士承旨盧質權知汴州軍府事以禮部尚書崔沂爲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以兵部侍郎崔協爲吏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爲尚書兵部侍郎依前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丁亥澤州刺史董璋上言潞州軍變李繼達領兵出城自刎而死節度副使李繼珂已安撫軍城己丑有司上言上辛祈穀于上帝請奉高祖神堯皇帝配孟夏雩祀請奉太宗文皇帝配季秋大享于明堂請奉太祖武皇帝配冬至日祀圜丘請奉獻祖文皇帝配孟冬祭神州地祇請奉懿祖昭聖皇帝配從之辛卯亳州太清宮道士上言聖祖元元皇帝殿前古檜萎瘁已久再生一枝畫圖以進詔曰當聖祖舊殿生枯檜新枝應皇家再造之期顯大國中興之運同上林仆柳祥既叶于漢宣比南頓嘉禾瑞更超于光武宜標史冊以示寰瀛云壬辰幸伊闕己巳以中書舍人崔居儉爲刑部侍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甲午以租庸副使光祿大夫檢檢司徒守衛尉卿孔謙爲鹽鐵轉運副使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元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宮奏聖祖元元皇帝殿枯檜再生枝葉畫圖以進 又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二年枯檜重華至安祿山僭號萎瘁明皇自蜀歸京枝葉復盛至是再生一枝長二尺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上

五代史記卷第五下

盧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本紀第五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己酉求唐宦者（原注凡書過惡辭無譏貶者直書其實而自見也）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皆遣使者來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禹謨來庚申如河陽（原注迎皇太后也太后曹氏莊宗母也莊宗即位遣盧程奉冊爲皇太后舊史實錄皆無奉冊月日故不書）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于太廟朝獻于太微宮戊辰享于太廟（五代史同光二年春正月庚子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壬寅南郊禮儀使太常卿李燕進太廟登歌酌獻樂舞名懿祖室曰文明之舞太祖室曰應天之舞昭宗室曰永平之舞甲辰幽州上言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爲副率軍援幽州己巳故宣武軍節度副使權知軍州事檢校太傅王瓚贈太子太師丁未詔改朝元殿復爲明堂殿又改崇勳殿爲中興殿戊申以振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李存霸權知潞州留後以知保大軍軍州事高允韜爲檢校太保庚戌以涇原節度使充泰王府諸道行軍司馬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李從曮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依前涇原節度使充泰王府諸道行軍司馬詔改應順門爲永曜門太平門爲萬春門通政門爲廣政門鳳鳴門爲韶和門萬春門爲中興門解卸殿爲端明殿是日詔曰皇綱已正紫禁方嚴凡事內官不合更居外地詔諸道應有內官不計高低並仰逐處并家口發遣赴闕不得輒有停滯帝不能潛將寺人數已及五百至是合諸道赴闕者約千餘人皆給賜優贍服玩華修委之事務付以腹心唐時宦官爲內諸司使務諸鎮

（監軍出納王命造作威福昭宗以此亡國及帝奄有天下當知戒彼前車以爲殷鑒一朝復興玆弊議者惜之新羅王金朴英遣使朝貢辛亥中書門下奏準本朝故事諸王內命婦宰臣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防禦團練使習後官告郎中書帖官告院索綾紙褾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班及諸道官員並奏薦將校並合于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伏自僞梁分輕重並從官給今後如非前件事例請官中不給告勑其內司大官侍衛將校轉官即不在此限從之壬子蜀主王衍致書于帝稱有詐爲天使馳報收復汴州者詔捕之不獲癸丑有司奏郊祀前二日迎祔高祖太宗懿祖獻祖太祖神主于太廟議者以中興唐祚不宜以追封之祖雜有國之君以爲昭穆自懿祖已下宜別立廟于代州如後漢南陽故事可也幽州北面軍前奏契丹還塞詔李嗣源班師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上表請行藩臣之禮帝優報之甲寅帝于中興殿面賜郭崇韜鐵券有司上言皇太后到闕皇帝合于銀臺門內奉迎詔親至懷州奉迎中書奏自二十三日後散齋內車駕不合遠出詔改至河陽奉迎以禮部尚書興唐尹王正言依前禮部尚書充租庸使乙卯渤海國遣使貢方物幽州奏嬀州山後十三寨百姓却復新州戊午以前太子少師薛廷珪爲檢校戶部尚書太子少師致仕以前太子賓客封舜卿爲太子少保致仕以前太子賓客李文規爲戶部侍郎致仕詔鹽鐵度支戶部並委租庸使管轄庚申四方館上言請今後除隨駕將校及外方進奉專使文武班三品已上官可以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以申常禮從之車駕幸河陽奉迎皇太后辛酉帝侍皇太后至文武百寮迎于上東門是日河中府上言稷山縣割隸絳州以太僕卿李紓爲宗正卿以衛尉卿楊遘爲太僕卿西京昭應縣華清宮道士張沖虛上言天尊院枯檜重生枝葉乙丑有司上言南郊朝饗太廟舊例親王充亞獻終獻行事乃以皇子繼岌爲亞獻皇弟存紀爲終獻丙寅帝赴明堂殿致齋丁卯朝饗于太微宮戊辰饗于太廟是日赴南郊　册府元龜二年正月丁巳所司奏懿祖昭烈皇帝八月十四日忌昭烈皇后十一月八日忌獻祖文皇帝十月十三日忌文景皇后九月六日忌太祖武皇帝正月二十日忌勑敬依典禮甲子西都留守張筠奏重修高祖太宗十聖宮殿戊辰饗太廟以皇子繼岌爲亞獻皇弟存紀爲終獻）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五代會要後唐莊宗南郊一同光二年二月一日）大赦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五代會要二年四月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爲皇后（原注五代十三君立后者七辭有不同立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某氏爲皇后其不正者直曰立某氏爲皇后嫌與得正同爾無褒貶也　五代史二月己巳朔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畢宰臣率百官就次稱賀還御五鳳樓宣制大赦天下應同光二年二月一日昧爽已前所犯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應自來立功將校各與轉官仍加賞給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刺史軍主都虞候指揮使父母亡殁者並與追贈在者各與加爵增封諸藩鎮各賜一子出身仍封功臣名號留後刺史官高者加階爵一級官卑者加官一資應本朝內外臣寮被朱氏殺害者特與追贈應諸州縣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見錢禁工人鎔錢爲銅器勿令商人載錢出境近年已來婦女服飾異常寬博倍費縑綾有力之家不計卑賤悉衣錦繡宜令所在糾察應有百姓婦女曾經俘擄他處爲婢妾者一任骨肉識認男子曾被刺面者給與憑據放逐營生召天下有能以書籍進納者各等第酬獎仍有司速檢勘天下戶口正額墾田實數待憑條理以息煩苛是日風景和暢人胥悅服議者云五十年來無此盛禮然自此權臣愎戾伶官用事吏人孔謙酷加賦斂赦文之所原放謙復刻剝不行大失人心始于此矣庚午租庸使孔謙奏諸道綱運客旅多于私路苟免商稅請令所在關防嚴加捉搦從之癸酉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凡三上表從之甲戌詔曰汴州元管開封浚儀封邱雍邱尉氏陳留六縣僞庭割許州鄢陵扶溝陳州太康鄭州陽武中牟曹州考城等縣屬焉其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宜令且隸汴州餘還本部丙子以隨駕參謀耿瑗爲司天監丁丑以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李筠爲右騎尉上將軍戊寅幸李嗣源第作樂盡歡而罷己卯以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辛巳以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全義爲守太尉兼中書令河陽節度使河南尹改封齊王以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秦王李茂貞依前封秦王餘如故仍賜不拜不名

（是日帝幸左龍武軍癸未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請立中宮制以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丁亥以天平軍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中書令李嗣源爲檢校太尉依前天平軍節度使加實封百戶兼賜鐵劵以前安國軍節度副使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李存乂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北京皇城留守檢校太保左威衛上將軍李存紀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蕃漢馬步都虞候兼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朱守殷爲振武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戊子以前右龍武軍都虞候守左龍武大將軍李紹奇爲鄭州防禦使以楚州防禦使張繼孫爲汝州防禦使己丑以振武軍節度使權安義留後檢校太傅平章事李存霸爲潞州節度使以捧日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李紹琛爲陝州節度使以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右監門衛大將軍毛璋爲華州節度使壬辰樞密使郭崇韜再上表請退樞密之職優詔不允癸巳詔曰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視羣生當建宮闈顯標名號冀因稱謂益表尊嚴宜以長壽宮爲名樞密使郭崇韜奏時務利便一十五件優詔褒美甲午奚王李紹威吐渾李紹魯皆貢駝馬丁酉以武安軍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昭州刺史馬希範爲永州刺史檢校太保癸卯以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行太常卿李燕爲特進檢校司空依前太常卿以御史中丞李德休爲兵部侍郎以吏部侍郎崔協爲御史中丞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二年二月敕應有百姓婦女俘虜他處爲婢妾者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識認　又二月改封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張全義爲齊王　冊府元龜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制鄉村糴貨斛斗及賣薪炭等物多被牙人于城外接錢糴買到房店增價邀求遂使貧困之家常買貴物稱量之際又罔平人宜令府縣及御史臺于諸門嚴切條疏不得更令進犯又國以人爲本人困則國何所依人以食爲天食艱則人何以濟蓋聞僞朝以來恣爲掊斂至于雜色斛斗柴草受納倉場邀頡人戶分外課求納一斗則二斗未充納一束則三束不充互相蒙蔽上下均分疲敝生靈莫斯爲甚自今以後仰長吏選清强官吏充主納仍須嚴立條制以防姦欺兼具逐色所納加耗申奏當官者宜守于物章力田者宜尊于王制爲容僥倖必亂規繩訪聞富戶田疇多投權勢影占縣州不敢科役貧下者更代征徭轉致彫殘最爲蠹獘將安疲瘵須擇循良者　又二月丁亥遣宗正李紓朝拜和陵丁酉吏部奏十道圖內州縣名共三十七處犯獻祖廟諱勅改易之　容齋三筆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三月己酉，党項來。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勅隨駕收復汴州并扈從到洛京南郊立仗都將官員自檢校司空已下宜並賜協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尚書常侍至大夫中丞宜並賜忠勇拱衛功臣其初帶憲銜並賜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節級長行軍將並賜扈蹕功臣唐元宗平內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爲唐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宗駐蹕奉天賜從駕立功將校爲奉天定難功臣及僖宗昭宗頻年播遷功臣差多至是徧及戎卒非賞典也）庚申，工部郎中李塗爲檢視諸陵使。（原注唐諸帝陵也　五代會要以尚書工部郎中李途爲長安兩路檢視諸陵使）潞州將楊立反。（五代史三月甲辰故河陽節度使王師範贈太尉乙巳以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符習爲青州節度使以北京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右領軍衛大將軍李紹斌爲滄州節度使鎮州奏契丹犯塞詔李嗣源率師屯邢州丙午以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渤海王高季興依前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封南平王以幽州節度行軍司馬李存賢依前檢校太保爲幽州節度使中書門下上言近以諸州奏薦令錄頗亂規程今後節度使管三州已上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如管三州已下只奏兩人仍須課績尤異方得上聞防禦使只許奏一人刺史無奏薦之例從之己酉以太子少保李琪爲刑部尚書庚戌幽州奏契丹冠新城是日詔諸將校自檢校司空已下宜賜叶謀定亂匡國功臣自檢校僕射尚書常侍及諫議大夫並賜忠果拱衛功臣初帶憲銜者並賜忠烈功臣節級長行並賜扈蹕功臣中書門下上言州縣官在任考滿即具關申送吏部格式本道不得差攝官替正官從之有司上言皇帝四月一日御文明殿受冊徽號合服衮冕御殿前一日散齋于內殿從之是日李嗣源上表乞退兵權詔不允是時伶人景進用事閹宦競進故重臣憂懼拜章請退癸丑左諫議大夫竇專上言請廢租庸使

（名目事歸三司疏奏不報唐州奏木連理詔先省員官除已別授官外其左散騎常侍李文矩等三十人却復舊官太子詹事石戩等五人宜以本官致仕將作少監岑保嗣等十四人續勅處分丙辰責授萊州司戶鄭珏等一十一人並量移近地尚書戶部侍郎知貢舉趙頎卒以中書舍人裴皡權知貢舉禁用鈐錫錢丁巳中書門下奏懿祖陵請以永興爲名獻祖陵請以長寧爲名太祖陵請以建極爲名從之淮南楊溥遣使貢賀郊天禮物戊午詔應南郊行事官並付三銓磨勘優與處分己未以大理卿張紹珪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幸左龍武軍以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故也癸亥以彰武保大軍節度使北平王高萬興可依前延州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北平王甲子幸東宅）（又楊立者潞州之小校初事李嗣昭及李繼韜皆畜養甚厚繼韜被誅憤憤失志同光二年四月有詔以潞兵二萬人戍涿州將發其衆謀曰我輩事故使二十年衣食豐足未嘗邊塞征行苟于邊上差跌白骨何歸不如據城自固事成則富貴耳因聚徒百餘輩攻子城東門城中大擾副使李繼珂及監軍張機祚出奔立自稱畱後率軍民上表請旄節莊宗怒命明宗與李紹眞攻討一月拔之生擒立及其同惡十餘人送于闕下皆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故立輒敢據之莊宗因茲詔諸道撤防城之備焉）（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二年三月唐州奏淮瀆廣澍王廟前有兩樹東西相去七尺五寸其樹各出地七尺五寸兩樹相向連理畫圖以進其年九月萊州奏即墨縣人李夢徵室內柱上生芝草兩本畫圖以進上宴樂于嘉慶殿諸道貢物稱賀）夏（五代史夏四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具袞冕受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壬申以成德軍節度行軍司馬權知府事任圜爲檢校右僕射權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甲戌以順義軍畱後華溫琪依前檢校太保充畱後乙亥以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楚王馬殷可依前守太師兼尚書令詔在京諸道節度使刺史令各歸本任丁丑以前幽州節度使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存審爲宣武軍節度使餘如故乙卯帝御文明殿冊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庚辰賜郭彥威姓名曰紹眞癸未以宋州節度使李繼安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李繼沖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許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孔勍依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襄州節度使甲申以樞密副使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宋唐玉爲左監門衛將軍同正依前樞密副使以內客省使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楊希朗爲右監門衛將軍同正依前內客省使並賜推忠匡佐功臣車駕幸龍門丙戌回鶻遣使貢方物己丑以夏州節度使李仁福依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夏州節度使封朔方王以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韓洙依前檢校太傅兼侍中充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靈鹽威警雄涼甘肅等州觀察使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判內侍省兼內局特進左監門將軍同正李紹宏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癸巳以靜江軍節度使扶風郡王馬賨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靜江軍節度使以朗州節度使馬希振爲檢校太傅兼侍中依前朗州節度使鳳翔節度使秦王李茂貞薨丙申潞州小校楊立據城叛以李嗣源爲招討使陝州畱後李紹眞爲副率師以討之）（五代會要二年四月封夏州節度使李仁福爲朔方王）五月壬寅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原注命官不書此書其甚也）丙辰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丙寅李嗣源克潞州（原注不書命將舊史闕）（五代史同光二年夏五月己亥帝御文明殿冊齊王張全義爲太尉禮畢全義赴尚書省領事左諫議大夫寶專不降階爲御史所劾專援引舊典宰相不能詰寢而不行庚子太常卿李燕卒壬寅以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皆梁之伶人也初帝平梁俊與德源皆爲寵伶周匝所薦帝因許除郡郭崇韜以爲不可伶官言之者衆帝密召崇韜謂之曰予已許除郡經年未行我慙見二人卿當屈意行之故有是命甲辰以兗州節度使李紹欽依前檢校太保兗州節度使進封開國侯以邠州節度使韓恭依前檢校太保邠州節度使進封開國伯丙午以福建節度使閩王王審知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建節度使戊申幸郭崇韜第己酉詔天下收拆防城之具不得修濬池隍以西都畱守京兆尹張筠依前檢校太保充西都畱守甲寅以滄州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招討使以兗州節度李紹欽爲副招討使以宣徽使李紹宏爲招討都監率大軍渡河而北時幽州上言契丹將寇河朔故也乙卯潞州叛將楊立遣使健步奏表乞行赦宥帝令樞密副使宋唐玉齎勅書招撫幽州上言契丹營于州東南丙

（辰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貢方物以澶州刺史李審益爲幽州行軍司馬蕃漢內外都知兵馬使辛酉故澤潞節度使丁會贈太師詔割復州爲荊南屬郡壬戌以權知鳳翔軍府事涇州節度使李從曮爲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乙丑以權知歸義軍留後曹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沙州刺史檢校司空丙寅李嗣源奏收復潞州幽州上言新授宣武軍節度使李存審卒）六月丙子楊立伏誅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五代史六月甲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豆盧革加右僕射餘如故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鎮州節度使郭崇韜進爵邑加功臣號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趙光裔加兼戶部尚書禮部侍郎平章事韋說加中書侍郎宋州奏節度使李紹安卒丙子李嗣源遣使部送潞州叛將楊立等到闕並磔于市潞州城峻而隍深至是帝命剗平之因詔諸方鎮撤防城之備焉丁丑有司上言洛陽已建宗廟其北京太廟請停從之甲申以衛國夫人韓氏爲淑妃燕國夫人伊氏爲德妃仍令所司擇日冊命故河東節度副使守左諫議大夫李襲吉贈禮部尚書故河東節度副使禮部尚書蘇循贈左僕射故河東觀察判官檢校右僕射司馬揆贈司空故河東留守判官工部尚書李敬義贈右僕射丙戌以順義軍節度使李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以前保義軍留後李紹眞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榮爲宋州節度使戊子汝州防禦使張繼孫賜死于本郡繼孫即齊王張全義之假子也本姓郝氏爲兄繼業等訟其陰事故誅之 冊府元龜張繼業爲河南兩使留後莊宗同光二年六月繼業上疏稱弟繼孫本姓郝有母尚在父全義養爲假子令管衙內兵士自皇帝到京繼孫私藏兵甲招置部曲欲圖不軌兼私家淫縱無別無義臣若不自陳恐累家族敕曰有善必賞所以勸忠孝之方有惡必誅所以絕姦邪之迹其或罪狀騰於衆口醜行布於近親須舉朝章冀明國法汝州防禦使張繼孫本非張氏子孫自小丐養以至成立備極顯榮而不能酬撫育之恩履謙恭之道擅行威福恣姦宄侵奪不父權或亂家事縱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有識者所不忍言無賴者實爲其黨而又橫征暴斂虐法峻刑藏兵器於私家殺平人於廣陌罔思悛改難議矜容宜竄逐於遐方仍歸還於姓氏俾我勳賢之族永除汙穢之風）

（凡百臣寮宜體朕命可貶房州司戶參軍同正兼勒復本姓尋賜自盡仍籍沒資產 五代史己丑以回紇可汗仁美爲英義可汗詔改輝州爲單州庚寅故左僕射裴樞右僕射裴贊崔遠並贈司徒故靜海軍節度使獨孤損贈司空故吏部尚書陸扆贈右僕射故工部尚書王溥贈右僕射裴樞等六人皆前朝宰輔爲梁祖所害于白馬驛至是追贈焉壬辰以天平軍節度使蕃漢總管副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嗣源爲宣武軍節度使蕃漢馬步總管餘如故甲午以樞密使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張居翰爲驃騎大將軍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伯賜功臣號）秋七月己酉如雷山賽天神（原注夷狄之事也 五代史秋七月戊戌朔故宣武軍節度使李存審男彥 超進其父牙兵八千七百人己亥中書門下奏每年南郊壇四祠祭太微宮五薦獻並宰臣攝太尉行事唯太廟遣庶寮行事此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乙巳汴州雍邱縣大風拔木傷稼曹州大雨平地水三尺丙午以襄州節度使孔勍爲潞州節度使李存霸爲鄆州節度使己酉幸龍門之雷山祭天神從北俗之舊事也辛亥以鄆州副使李紹珙爲襄州留後以前澤州刺史董璋爲邠州留後戊午西川王衍遣僞署戶部侍郎歐陽彬來朝貢稱大蜀皇帝上書大唐皇帝庚申以應州爲雲州屬郡升新州爲威塞軍節度使以嬀儒武等州爲屬郡壬戌皇子繼岌妻王氏封魏國夫人幽州奏契丹安巴堅東攻渤海）八月大雨霖河溢（五代史八月己巳詔洛京應有隙地任人請射修造有主者限半年令本主自修蓋如過限不見屋宇許他人占射辛未北京副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加檢校太傅增邑賜功臣號帝畋于西苑癸酉以租庸副使守衛尉卿孔謙爲租庸使以右威衛上將軍孔循爲租庸副使甲戌以權知汴州軍州事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盧質爲兵部尚書依前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丙子以雲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安元信爲大同軍節度留後以隰州刺史張廷裕爲新州威塞軍節度留後丁丑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請退不允戊寅租庸使守禮部尚書王正言罷使守本官辛巳詔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並于洛陽修宅一區中書門下上言請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外其餘職員並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從之汴州奏大水損稼癸未租庸使孔謙進封會稽）

（縣男仍賜豐財贍國功臣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宋州大水鄆曹等州大風雨損稼丁亥中書門下侍郎奏請差左丞崔沂吏部侍郎崔貽孫給事中鄭韜光李光序吏部員外郎盧損等同詳定選司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從之癸巳放朝參三日以霖雨故也陝州奏河水溢岸乙未中書門下上言諸陵臺令丞請停以本縣令知陵臺事從之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二年八月勑在京應有空間地任諸色人請射蓋造藩方侯伯內外臣寮於京邑之中無安居之所亦可請射各自修營其空閒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須自修蓋如過限不見屋宇亦許他人占射其月勑諸道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刺史出司土宇入覲朝廷將壯宸居須崇甲第宜於洛京修宅一區又同光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諸陵臺令丞並請停廢以本縣令兼知陵臺事從之）九月壬子置水于城門以禳熒惑（原注本紀書災不書異熒惑為置水非禮書爾見其有懼禍之意而不知畏天以修德水旱風蝗之類害物者災也故書其變逆常理不知所以然者異也以其不可知故不書爾）甲寅幸郭崇韜第丙辰黑水遣使者來（五代史九月癸卯畋于西北郊幽州上言契丹安巴堅自渤海國迴軍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戊申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裴皞為禮部侍郎以前鄭州防禦副使姜宏道為太僕卿侍中郭崇韜奏應三銓注授官員等內有自無出身入仕買覓鬼名告敕今將骨肉文書指改姓名或歷任不足妄稱失墜或假人蔭緒託形勢論屬安排參選所司隨例注官如有人陳告特議超獎其所犯人檢格處分若同保人內有偽濫者並當駁放應有人身死之處今後並須申報本州于告身上批書身死日月分明付子孫今後銓司公事至春末並須了畢從之銓綜之司偽濫日久及崇韜條奏之後澄汰甚嚴放棄者十有七八衆情亦怨之己酉司天臺請禁私歷日從之庚戌有司自契丹至者言女眞回鶻黃頭室韋合勢侵契丹壬子有司上言八月二十二日夜熒惑犯星二度星周分也請依法禳之于京城四門懸東流水一罌兼令都市嚴備盜火止絕夜行從之甲寅幸郭崇韜第置酒作樂乙卯以前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馬存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充寧遠軍節度容管觀察使存湖南馬英之弟也丙辰黑水國遣使朝貢契丹寇幽州戊午宣宰臣于中書磨勘吏部選人謬濫者焚毀告敕）冬十月

癸未左雄威軍將趙暉妻一產三男子（原注此亦一變異而書者重人事故謹之後世以此為善瑞故于亂世書以見不然五代史冬十月戊辰帝畋于西北郊己巳故安義節度使贈太尉隴西郡王李嗣昭贈太師庚午正衙命使冊淑妃韓氏德妃伊氏以宰臣豆盧革韋說充冊使辛未詔今後支郡公事須申本道騰狀奏聞租庸使各有徵催祇牒觀察使貴全理體契丹寇易定北鄙壬申故大同軍防禦使李存璋贈太尉鄆州奏清河泛溢壞廬舍癸未畋于石橋甲戌河南尹張全義上言萬壽節日請于嵩山開琉璃戒壇度僧百人從之乙亥故守太師尚書令秦王李茂貞追封秦王賜諡曰忠敬丁丑皇后差使賜兗州節度使李紹欽湯藥時皇太后行誥命皇后劉氏行教命互遣使人宣達藩后紊亂之弊人不敢言己卯汴鄆二州奏大水庚辰以前太僕卿楊遘為大理卿党項進白驢奚王李紹威進駝馬幽州奏契丹入寇至近郊辛巳故天雄軍節度副使王緘贈司空壬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鏐可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吳越國王癸未幸小馬坊閱馬甲申以兩浙兵馬留後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等使守太尉兼侍中廣州刺史錢元瓘為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兩浙節度觀察留後餘如故以鎮東軍節度副大使江南管內都招討使建武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等使檢校太傅守侍中知蘇州中吳軍軍州事行邕州刺史錢元璙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辛卯天平軍監軍使柴重厚可特進右領衛將軍同正充鳳翔監軍使甲午以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溫李從璋李從榮李從厚李從璨並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押牙李從璨可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自從溫而下皆李嗣源諸子也　冊府元龜同光二年十月丁亥萬壽節宴羣臣於長春殿）十一月癸卯畋于伊闕丙午至自伊闕（原注書至見其距四日而荒甚）丁巳回鶻使都督安千想來（五代史十一月丙申靈武奏甘州回鶻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權主國事吐渾白都督族帳移于代州東南己亥幸六宅宴諸弟壬寅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崔沂貶麟州司馬吏部侍郎崔貽孫貶朔州司馬給事中鄭韜光貶寧州司馬吏部員外郎盧損貶府州司戶時有選人吳延皓取亡叔告身改舊名求

仕事發延皓付河南府處死崔沂已下貶官宰相豆盧革趙光裔韋說詣閤門待罪詔釋之癸卯帝畋于伊闕侍衛金槍馬萬餘騎從帝一發中大鹿是日命從官拜梁祖之陵物議非之其夕宿于張全義之別墅甲辰宿伊闕縣乙巳宿椹硐時騎士圍山會夜顛墜崖谷死傷甚衆丙午復命衛兵分獵殺獲萬計是夜方歸京城六街火炬如晝丁未賜羣臣鹿肉有差庚戌制改節將一十一人功臣號辛亥以兵部侍郎李德休爲吏部侍郎壬子日南至百官拜表稱賀以昭儀侯氏爲汧國夫人昭容夏氏爲虢國夫人昭媛白氏爲沛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爲魏國夫人御正楚眞張氏爲涼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爲宋國夫人侍眞吳氏爲渤海郡夫人其餘並封郡夫人丁巳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尙書令西平王李繼麟可依前守太師兼尙書令河中護國軍節度使西平王仍賜鐵券戊午幸李嗣源李紹榮之第縱酒作樂是日鎮州地震契丹寇蔚州）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幸張全義第（五代史十二月戊辰幸西園校獵己巳詔汴州節度使李嗣源歸鎮庚午帝與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酒酣帝命皇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惶恐致謝復出珍貨貢獻翼日皇后傳制命學士草謝全義書學士趙鳳密疏陳國后無拜人臣爲父之禮帝嘉之竟不能已其事壬申以教坊使王承顏爲興州刺史丙子詔取來年正月七日幸魏州庚辰畋于近郊至夕還宮壬午契丹寇嵐州党項遣使貢方物乙酉幸龍門佛寺祈雪丙戌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眞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戊子李嗣源奏部署大軍自宣武軍北征淮南楊溥遣使貢獻己丑幸龍門庚寅詔河南尹張全義爲洛京留守判在京諸軍事是日日傍有背氣凡十二　五代春秋甲申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圜丘四月秦王茂正薨盜據潞州五月克之十一月癸卯帝畋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即位壇爲鞠場（五代史同光三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丙申詔以昭宗少帝山陵未備宜令有司別選園陵改葬尋以年饑財匱而止契丹寇幽州戊戌詔起今後特恩授官及侍衛諸軍將校內諸司等官共告身官給舊例朱膠錢臺省禮錢並停其餘合徵臺省禮錢比舊數五分中許徵一分特恩者不徵兵吏部兩司逐月各支錢四十貫文充吏人食直少府監鑄錢造印文今後不得徵納銅炭價直其料物官給庚子車駕發京師幸鄴以前許州節度使李紹沖爲太子少保以前邠州節度使韓恭爲右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以前安州節度使朱漢賓爲左龍武統軍庚戌車駕至鄴命青州節度使符習修酸棗河隄先是梁末帝決河隄引水東注至鄆濮以限我軍至是方修之丙辰幽州上言節度使李存賢卒）二月己巳聚鞠于新場乙亥射鴈于王莽河辛巳突厥渾解樓渤海國王大諲譔皆遣使者來射鴈于北郊乙酉射鴨于郭泊庚寅射鴈于北郊（五代史二月甲子朔詔興唐府管內有百姓隨絲鹽錢每兩與減五十文逐年所俵蠶鹽每斗與減五十文小菉豆稅每畝與減三升都城內所徵稅絲永與除放丙寅定州節度使王都來朝丁卯畋于近郊己巳召從臣擊毬于鞠場辛未許州上言襄城葉縣準敕割隸汝州其扶溝等縣請卻隸當州從之甲戌以滄州節度使李紹斌爲幽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保以大同軍留後安元信爲滄州節度使乙亥幸王莽河射雁丙子李嗣源奏涿州東南殺敗契丹生擒首領三十人符習奏修隄役夫遇雪寒逃散樞密使郭崇韜上表辭兼鎮時帝命李紹斌鎮幽州以其時望未重欲以李嗣源爲鎮帥且爲紹斌聲援移郭崇韜兼領汴州召崇韜議之崇韜奏以爲當因懇辭兼領庚辰以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爲鎮州節度使辛巳以皇子繼潼繼嵩繼蟾繼嶢並檢校司徒皆沖幼未出閤突厥渤海國皆遣使貢方物帝幸近郊射雁甲申以樞密使郭崇韜爲依前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加食邑實封廣南劉巖遣使奉書于帝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乙酉帝射鴨于郭泊丙戌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都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戊子幸近郊射雁工部尙書崔梲卒贈右僕射）三月乙未寒食望祭于西郊（原注俚俗之祭也非禮故書）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東都（五代史三月癸巳朔賜扈從諸軍將士優給自二十千至一千甲午振武軍節度使洛京內外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奏昨

修月陂隄至德宮南獲玉璽一紐獻之詔示百官驗其文曰皇帝行寶四字方圓八寸厚二寸背紐交龍光瑩精妙守殷又于役所得古文錢四百六十六內二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日順天元寶上之丙申寒食節帝與皇后出近郊遥饗代州親廟庚子詔取三月十七日車駕歸洛京壬寅符習奏修河隄畢功戊申帝召郭崇韜謂曰朕思在德勝寨時霍彥威段凝皆予之勍敵終日格鬬戰聲相聞安知二年之間在吾廡下吾無少康光武之才一旦重興基構者良由二三勳德同心輔翼故也朕有時夢寐如在戚城思念曩時挑戰鏖兵勞則勞矣然而揚旌伐鼓差慰人心殘壘荒溝依然在目予欲按德勝故寨與卿再陳舊事崇韜曰此去澶州不遠陛下再觀戰地益知王業之艱難豈不壯哉己酉車駕發鄴宮辛亥至德勝城登城四望指戰陣之處以諭宰臣渡河南觀廢柵舊趾至楊村寨沿河至戚城置酒作樂而罷壬子淮南楊溥遣使朝貢東京副留守張憲奏諸營家口一千二百人逃亡以艱食故也時宮苑使王允平伶人景進爲帝廣采宮人不擇良家委巷殆千餘人車駕不給載以牛車纍纍于路焉庚辰車駕至自鄴辛酉詔本朝以雍州爲西京洛州爲東都并州爲北都近以魏州爲東京宜依舊以洛京爲東都魏州改爲鄴都與北都並爲次府 五代會要三年三月修東京月陂隄至立德坊南古岸得玉璽一紐文曰皇帝行寶都部署朱守殷表上之命中書門下宣示百官宰相豆盧革等驗其篆文曰皇帝行寶方圓八寸厚二寸背紐五龍光瑩精妙莫知湮墜之由自秦漢以來天子之璽有六文曰皇帝之璽皇帝信璽皇帝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至唐元宗時改名國寶漢末董卓遷獻帝于長安袁術將孫堅攻卓收洛陽營于城南見甄官井有五色氣命掘之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紐交五龍一角小缺議者意張讓劫帝出奔掌璽者投之甄井故也今之所得即六璽之一也守殷又于積善坊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文曰得一元寶背曰順天元寶 文昌雜錄同光三年洛京積善坊得古文錢曰得一元寶順天元寶史不載何代鑄錢近見錢氏錢譜云史思明再陷洛陽鑄得一錢賊黨以爲得一非佳號乃改順天蓋史思明所鑄錢也）夏四月乙亥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旱庚寅趙光允薨（五代史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以租庸副使

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丙寅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壬申幸甘泉亭癸酉詔翰林學士承旨盧質覆試新及第進士租庸使奏時雨久愆請下諸道州府依法祈禱從之乙亥帝與皇后幸郭崇韜第又幸左龍武統軍朱漢賓之第戊寅以耀州爲團練州其順義軍額宜停庚辰帝侍皇太后幸會節園遂幸李紹榮之第辛巳以旱甚詔河南府徙市造五方龍集巫禱祭癸未以兗州節度使李紹欽爲鄆州節度使丁亥以鎮州節度使李嗣源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眞爲副禮部貢院新及第進士四人其王徹改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禮部侍郎裴皥既無黜落特議寬容今後新及第人候過堂日委中書門下精加詳覆陝州奏木連理庚寅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趙光允卒廢朝三日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三年四月敕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宜令翰林學士承旨盧質就本院覆試仍令學士使楊彥璐監試其月敕禮部所放進士符蒙正等四人既懷羣情實干浮議詩賦果有疵瑕若便去留慮乖激勸倘無升降即昧甄明況王徹體物可嘉屬詞甚妙桑維翰差無紕繆稍有詞華其王徹升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禮部侍郎裴皥放今後應禮部每年所試舉人雜文策等候過堂日委中書門下子細詳覆奏聞 冊府元龜同光三年四月敕禮部貢院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正成僚王徹桑維翰四人國家歲命春官首司貢籍高懸科級明列等差廣進善之門爲取士之本所重者藝行兼著鄉里有稱定才識之淺深振聲名于夷夏必當得雋允副旁求爰自近年寖成澆俗多聞濫進全爽舊章朕自興復丕圖削平僞紀方作事以謀始盡革故以鼎新蓋欲窒弊正訛去華務實誠爲要道無切于斯今據禮部奏所放進士符蒙正等四人既慊輿情頗干浮論須令覆試俾塞羣言又遣考詳貴從精覈及再覽符蒙正成僚等呈試詩賦果有瑕疵今若便有去留慮乖激勸倘無升降即昧甄明況王徹體物可嘉屬詞甚妙細披製作最異儕流但應試以効成或求對而不切桑維翰若無紕繆稍有功夫止當屬對之間累失求妍之美須推事藝各定否臧貴叶允平庶諧公共其王徹改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禮部侍郎裴皥在掄材之際雖匪阿私當定名之時頗虧優劣但緣符蒙正等既無黜落裴皥特議寬容勿貢憂疑已從釋放自今後應禮部當年所試舉人雜文策等候過堂日委中

書門下准本朝故事細加詳覆方可奏聞不得輒徇人情有紊事實時命盧質覆試于翰林院試君從諫則聖賦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臣事君以忠詩是歲試進士科者數十人裴皡精選其文惟得王徹桑或諸毀于宣徽使李紹宏曰今年新進不由才進各有阿私物議以爲不可紹宏訴于郭崇韜因奏令盧質覆試質爲賦韻五平聲三側聲且踰常式覆試之日中外騰口議者非之）五月丁酉皇太妃薨廢朝五日（原注太祖正室于莊宗爲嫡母書太妃及輟朝見亂世禮壞而恩薄）己酉黑水女眞皆遣使者來（五代史五月壬辰朔淮南楊溥貢端午節物丁酉皇太妃劉氏薨于晉陽廢朝五日帝于興安殿行服時皇太后欲奔喪于晉陽百官上表請留乃止戊戌以鎮州行軍司馬知軍府事任圜爲工部尚書戊申幸龍門廣化寺祈雨己酉黑水女眞二國皆遣使朝貢戊午以鳳州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祀爲涇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己未詔天下見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疎放幸太清宮禱雨）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紓爲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原注少帝濟陰王也梁嘗諡曰哀皇帝唐人謂之少帝從其本語）括馬（五代史六月癸亥雲州上言去年契丹從磧北歸帳達靼因相掩擊其首領裕悅族帳自磧北以部族羊馬三萬來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來赴闕奏事甲子太白晝見丁卯以滄州節度使安元信充北面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辛未以宗正卿李紓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壬辰京師雨足自是大雨至于九月晝夜陰晦未嘗澄霽江河漂溢隄防壞決天下皆訴水災丁丑詔吳越王錢鏐將行冊禮準禮文合用竹冊宜令所司修製王冊時郭崇韜秉政以爲不可樞密承旨段徊贊其事故有是命癸丑以天德軍節度使管內蕃漢都知兵馬使劉承訓爲天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丙戌詔曰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製仍四時各依舊例薦饗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戶充陵戶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戶戊子以刑部尚書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禮儀使己丑以工部郎中李途爲京兆少尹充修奉諸陵使辛卯詔括天下私馬將收蜀故也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三年六月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坐罪時下將討蜀故也）

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原注不書冊皇太后已見上注　五代史同光三年秋七月丁酉以久雨詔河南府依法祈晴滑州上言黃河決壬寅皇太后崩于長壽宮帝執喪于內出遺令以示于外癸卯帝于長壽宮成服百官於長壽宮幕次成服後于殿前立班奉慰己巳宰臣上表請聽政不允表再上敕旨宜廢朝七日丁未宏文館上言請依六典改宏文館爲崇文館從之時樞密使郭崇韜亡父名宏豆盧革希崇韜指奏而改之蘇鈺姚鐔鞭詷鋭詎斵瓛舭嶸散鯸訛驅爐譁蚰洛水泛漲壞天津橋以舟濟渡日有覆溺者己酉宰臣百官上表請聽政又請復常膳表凡三上以刑部尚書李琪充大行皇太后山陵禮儀使河南尹張全義充山陵橋道排頓使孔謙充監護使壬子河南陝州上言河溢岸以禮部尚書王正言爲戶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崔協爲禮部尚書以刑部侍郎史館修撰判館事崔居儉爲御史中丞以尚書左丞歸藹爲刑部侍郎陝州上言河漲二丈二尺壞浮橋入城門居人有溺死者乙卯汴州上言汴水泛漲恐漂沒城池于州城東西權開壕口引水入古河澤潞上言自今月一日雨至十九日未止戊午以刑部尚書判太常卿兼判吏部尚書銓事李琪爲吏部尚書依前判太常卿以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盧文紀爲吏部侍郎以給事中李光序爲尚書右丞許州滑州奏大水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三年七月正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入表所尊勿衣纔衰勿居諒闇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衰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中書門下翰林院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內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寮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准本朝故事降服施行勿使過制皇帝釋服後未御八音勿廢祭祀勿斷屠宰勿禁宴遊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中遺令奉而行之其月太常禮院奏案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內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三十日除至小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縗服臨已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奏准故事文武前資官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已下各於本軍廳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觀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

（防禦團練刺史及寮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三日改慘十三日除從之）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五代史八月壬戌詔諸司人吏不許諸處奏薦加有勞績只許本司奏聞詔有司吳越王奏印宜以黃金鑄成其文曰吳越國王之印丁卯帝釋服合百官奉慰于長壽宮戊辰客省使李嚴使蜀回初帝令徃市蜀中珍玩蜀法嚴峻不許奇貨東出其許市者謂之入草物嚴不獲珍貨歸而奏之帝大怒曰物歸中夏者命之曰入草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耶由是伐蜀之意銳矣庚寅幸壽安山陵作所鄴都大水御河泛溢癸未河南縣令羅貫長流崖州尋委河南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坐部內橋道不脩故也及死人皆冤之甲申山陵禮儀使奏山陵封域之內先有邱墳合令子孫改卜舊例給其所費無子孫者官為瘞藏如是五品以上官所司仍以禮致祭從之鳳翔奏大水己酉中書門下上言據禮儀使狀準故事太常少卿定大行太后謚議太常卿署定訖告天地宗廟伏準禮文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后必謚于廟者受成于祖宗今大行太后謚請太常卿署定後集百官連署謚狀訖讀于太廟太祖皇帝室然後差丞郎一人撰冊文別定日命太尉上謚冊于

西宮靈座同日差官告天地太微宮宗廟如常告之儀從之青州大水蝗己丑以襄州留後李紹珙為襄州節度使以邠州留後董璋為邠州節度使）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為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于是月。丁巳，射鴈於尖山。（五代史九月辛卯朔河陽奏黃河漲一丈五尺癸巳中書上言大行皇太后謚議合讀于太廟太祖室其日集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官于太廟序立從之鎮州衛州奏水入城壞廬舍乙未制封第三子鄴都留守興聖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繼岌為魏王幸壽安陵庚子襄州奏漢江漲溢漂溺廬舍是日命大舉伐蜀詔曰朕夙荷丕基作平僞室非不欲寵綏四海協和萬邦庶正朔以遐同俾人倫之有序其或地居敢裔位極驕奢殊乖事大之規但蘊偷安之計則必徵諸典訓振以皇威爰興伐罪之師冀遏亂常之黨蠢茲蜀主世負唐恩間者父總藩宣任居統制屬朱溫東離汴水致昭皇西幸岐陽不務扶持反懷顧望盜據劍南之土宇全虧閫外之純誠先皇帝早在并門將興霸業彼既曾馳書幣此亦復展謝儀後又特發使人尋持聘禮彼則更不迴一介之使答咫尺之書星歲俄移歡盟頓阻朕頃遵遺訓嗣統列藩追昔日之來誠繼先皇之舊好累馳信幣皆絕酬還背惠食言棄同即異今觀孽豎紹據山河委閹宦以持權憑阻脩而僭號早著曾上奏王緘札張皇蜀地聲塵形侮驕之言辭謗親賢之勳德昨朕風驅銳旅電掃兇渠復已墜之宗祧纘中興之歷數捷音旋報復命仍稽使來而尚抗書題情動而先誇險固加以朱光葆輒陳狂計別敢奸謀將欲北顧秦川東窺荆渚人而無禮罪莫大焉昨客省使李嚴奉使銅梁近歸金闕凡于奏對備述端由其宋光嗣相見之時于坐上便有言說先問契丹強弱次數奏王是非度此苞藏可見情狀加以疎遠忠直朋比奸雄內則縱恣輕華競貪寵位外則滋彰法令蠢耗生靈既德力以不量在神祇之共憤今命興聖宮使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命侍中樞密使郭崇韜充西川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西川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招討副使陝府節度使李紹琛充行營蕃漢馬步軍都排陣

斬斫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行營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行營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總領閤下諸軍兼四面諸道馬步兵士取九月十八日進發凡爾中外宜體朕懷辛丑授魏王繼岌諸道行營都統餘如故繼岌既授都統之命以梁漢顒充中軍馬步都虞候兼馬步軍都指揮使張廷蘊為中軍步軍都指揮使牛景章充中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沈斌充中軍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卓瓌充中軍左廂步軍都指揮使王贊充中軍右廂步軍都指揮使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軍都監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衙通謁詔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參魏王軍事丁未夕循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野雉皆鳴俗所謂天狗落戊申魏王繼岌樞密使侍中郭崇韜進發西征太子少師致仕薛廷珪卒贈右僕射甲寅幸壽安陵司天上言自七月三日大雨至九月十八日後方晴三辰行度不見丁巳幸尖山射雁）冬十月壬午，奚、吐渾、突厥皆遣使者來。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五代史冬十月庚申朔宰臣及文武三品以上官赴長壽宮上

（大行皇太后謚曰貞簡皇太后辛酉幸甘泉遂幸壽安陵壬戌魏王繼岌率師至鳳翔先遣使馳檄以諭蜀部丁卯奉皇太后尊謚寶册赴西宮靈座宰臣豆盧革攝太尉讀册文吏部尚書李琪讀寶文百官素服班于長壽宮門下奉慰淮南楊溥遣使進慰禮己巳中書上言貞簡太后陵請以坤陵爲名從之初卜山陵帝欲祔于代州武皇陵奏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分其南北乃于壽安縣界別卜是陵丙子以前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馮道依前本官充職戊寅西征之師入大散關僞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故鎮屯駐指揮使唐景思次第迎降得兵一萬二千軍儲四十萬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辛巳僞興州刺史王承鑑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遁去康延孝大破蜀軍于三泉時王衍將幸秦州以其軍五萬屯于利州聞我師至遣步騎三萬迎戰于三泉延孝與李嚴以勁騎三千擊之蜀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奔潰王衍聞敗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柏津浮梁而去丁亥文武百官上表以貞簡皇太后靈駕發引請車駕不至山陵所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僞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來降武定軍使王承肇以達蓬壁三州來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來降階州刺史王承岳納符印請命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自扶州路奔于西川　册府元龜三年十月辛巳萬壽節宴長春殿賜百官分物）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蜀王衍降（原注唐兵入蜀不攻不戰君臣迎降故直書其實以見下書殺衍爲殺降　五代春秋乙酉三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故城庚辰帝還京師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趙光允薨大旱秋大水七月皇太后曹氏崩九月皇子繼岌郭崇韜伐蜀十月葬皇太后于坤陵十一月蜀王衍降）郭崇韜殺王宗弼及其弟宗渥宗訓滅其族（五代史十一月庚寅朔帝幸壽安號慟于坤陵戊戌以振武節度使朱守殷爲兗州節度使徐州鄴都上言十月二十五日夜地大震康延孝至利州脩吉柏津浮梁僞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來降辛丑魏王過利州帝賜王衍詔以諭以禍福甲辰魏王至劍州僞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忠五州來降丁未高麗國遣使貢方物康延孝李嚴至漢州王衍遣人送牛酒請降李嚴遂先入成都戊申祔貞簡皇太后神主于太廟己酉魏王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牋歸命庚戌皇弟鄆州節度使存霸滑州節度使存渥左金吾大將軍晉州節度使存乂邢州節度使存紀並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大將軍同正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奏收復歸夔忠等州辛亥魏王至德陽僞六軍使王宗弼報王衍舉家遷于西宅宗弼權稱西川兵馬留後又報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同有異謀惑亂蜀主已梟斬訖壬子王衍遣使上表請降癸丑以吳越國馬步統軍使檢校太傅錢元球爲檢校太尉守侍中充靜海軍節度使乙卯魏王至西川城北丙辰蜀主王衍出降語在衍傳丁巳大軍入成都法令嚴峻市不易肆自興師凡七十五日蜀平得兵士三萬兵仗七百萬糧三百五十三萬錢一百九十二萬貫金銀共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得節度州十郡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己丑禮儀使奏貞簡皇太后升祔禮畢一應宗廟伎樂及諸祀並請仍舊從之）十二月己卯畋于白沙癸未至自白沙（五代史十二月壬戌以前雲州節度使李存敬爲同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李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以邠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董璋爲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華州節度使毛璋爲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大將軍史敬鎔爲華州節度使丁卯以武寧軍節度副使李紹文爲兗州觀察留後庚午宴諸王武臣于長春殿始用樂丙子以北京副留守事太原尹孟知祥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以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西山八國雲南都招撫等使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爲檢校吏部尚書守興唐尹充鄴都副留守以鄴都副留守興唐尹張憲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充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己卯以臘辰狩于白沙皇后皇子宮人畢從庚辰次伊闕辛巳次潭泊壬午次龕澗癸未還宮是時大雪苦寒吏士有凍踣于路者伊汝之民飢乏尤甚衛兵所至責其供餉既不能給因壞其什器撤其廬舍而焚之甚于剽劫縣吏畏恐竄避于山谷間甲申出御札示中書門下以今歲水災異常所在人戶流徙以避徵賦關市之征抽納繁碎宜令宰臣商量條奏丙戌第三姑宋氏封義寧大長公主長姊孟氏封瓊華長公主第十一妹張氏封瑤英長公主）閏月辛亥封弟存美爲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

存確通王存紀雅王（五代史閏十二月甲午賜中書門下詔曰朕聞古先哲王臨御天下）上則以無偏無黨爲至治次則以足食足兵爲遠謀緬惟前脩誠可師範朕纂承鳳歷嗣守鴻圖三載于茲萬機是總非不知五兵未弭兆庶多艱蓋賴卿等寅亮居懷康濟爲務冀盡數輿之理洞詢盡徹之規今則晉案方區備聆謡俗或力役罕均其勞逸或賦租莫辨于後先但以督促爲名煩苛不已被甲冑者何嘗充給趨朝省者轉困支持州閭之貨殖全疎天地之災祥屢應以至星辰越度旱澇不時農桑失業于邛園道殍相望于郊野生靈及此寢食寧遑豈非朕德政未孚焦勞自拙者耶朕昨親援毫翰彰念瘡痍一則詢爾謀猷一則表予宵旰未披來奏轉撓于懷敢不翼翼罪躬乾乾軫慮容爾四岳弼予一人何不舉賢才裨寡昧百辟之內擧臣之問莫不有盡忠者被掩其能抱器者難陳其力或草澤有遺逸之士山林多屈滯之人爾所不知吾將安訪卿等位尊調鼎名顯代天旣遂不諱之朝何恡出衷之說當宜歷告中外急訪英髦應在任及前資文武官已下至草澤之士有濟國治民除姦革弊者並宜各獻封章朕當選擇施行其近宣御札亦告諭內外體朕意焉是時兩河大水戶口流亡者十四五都下供饋不充軍士乏食乃有鬻子去妻老弱採拾于野殍踣于行路者州郡飛輓旋給京師租庸使孔謙日于上東門外佇望其來算而給之加以所在泥潦輦運艱難愁嘆之聲盈于道路四方地震天象乖越帝深憂之問所司濟贍之術孔謙比以吏進故無保邦濟民之要務唯以急刻賦斂爲事樞密承旨段徊奏曰臣見本依時或遇歲時災歉國費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內出朱書御札以訪宰臣請陛下朝此故事行之即命學士草詞帝親札以訪宰臣非帝憂民之寶也時宰相豆盧革等依阿徇旨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寶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以貽聖憂中書李紹宏奏曰侯魏王旋軍之後若兵額漸多饋輓難給請幸汴州以便漕輓時羣臣獻議者亦多大較詞理迂闊不中時病唯吏部尚書李琪引古田租之法從權救弊之道上疏言之帝優詔以奬之丁酉詔僞蜀私署官員等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況是遐僻偏方僭竊僞署因時亂而濫稱名位歸國體而悉合削除但恐當本朝屯否之時有歷代簪纓之士旣陷彼土遂授僞官又慮有曾受本朝遲恩當時已居班秩須爲升降不可通

同應僞署官至太師太傅及三少并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已上並宜降至六尙書臨時更約僞署高低爲六行次第階至開府特進金紫者宜令文班降至朝散大夫武班降至銀青爵僞署將相已下與開國男餘並不得更稱封爵其有功臣者削去如是僞署節鎮伐罪之初率先向化及立功效者宜委繼岌崇韜臨時奬任其刺史但許稱使君不得更有檢校官其僞署班行正四品已上酌此降黜五品已下如不曾經本朝授官若才智有聞即許于府縣中量材任使如無材智可錄止是蜀地土人並宜放歸田里如是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若是本朝功臣子孫及將相之嗣並據人材高下與諸衛小將軍府率中郎將次第授任如是小將軍已下據人材堪任使者宜委西川節度使衙前補押衙不堪任使者亦宜放歸田里應已前降官除軍前量事迹任使外餘並稱前衛侯朝廷續據才行任使庚子彰武保大等節度使高萬興卒甲辰淮南楊溥遣使朝貢乙巳以晉州節度使李存乂爲鄜州節度使以相州刺史李存確爲晉州節度使丙午兩省諫官上疏請車駕不巡幸汴州凡三上章乃允庚戌魏王繼岌奏遣泰州副使徐譪賚書招諭南詔縱又奏點到兩川馬九千五百三十四辛亥制皇第二弟存霸可封永王第三弟存美可封邕王第四弟存渥可封申王第五弟存乂可封睦王第六弟存確可封通王第七弟存紀可封雅王是歲日傍有寶氣凡十三　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勅初平僞蜀應僞署官員等官至太師太傅及三少并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已上並宜降至六尙書臨時更約高低爲六行次第階至開府特進金紫者文班降至朝議大夫武班降至銀青爵如是舊僞署將相已上與開國男三百戶餘並不許有封爵其有功臣名號並須削去如檢校官至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已下如是僞署節鎮率先向化及立功効者委行營都統隸事迹奬任如刺史除停罷外有見任政績可稱者但許稱使君不得更有檢校及兼官其僞署班行正官四品已上依此降黜五品已上如不曾經本朝授官又無族望可稱材智有聞者即許于府縣官中量材任使如無材智可錄者並宜放歸田里若西班有稱統軍上將軍者若本是功臣子孫及將相之後並據人材高下與諸衛小將軍率府副率中郎將次第授任如是小將軍已下堪任使者委西川節度使補衙前押衙已下職所有歸降官除軍前任使下並稱

（前銜稹擦材行任使）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四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于蜀（原注實皇后劉氏作教與繼岌使殺崇韜而書繼岌殺者繼岌將兵在外后教非天子命可止而不止）戊寅契丹使梅老鞋里來庚辰殺其弟睦王存乂及河中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乙西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丙戌回鶻阿咄欲遣使者來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太王景來仁白奉國皆滅其族（五代史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帝不受朝賀契丹寇渤海壬戌詔以去歲災沴物價騰踊自今月三日後避正殿減膳撤樂以答天譴應去年遭水災州縣秋夏稅賦並與放免自壬午年已前所欠殘稅及諸色課利已有勑命放免者倘聞所在卻有徵收宜令租庸司切準前勑處分應京畿內人戶有停貯斛斗者並令減價出糶如不遵行當令檢括西川王衍父子及僞署將相官吏除已行刑憲外一切釋放天下禁囚除十惡五犯官典犯贓屠牛毀錢放火劫舍持刀殺人準律常赦不原外應抵極刑者遞降一等其餘罪犯悉與減降逃背軍健並放逐便癸亥河中節度使李繼麟來朝諸州上言準宣為去年十月地震集僧道起消災道場甲子魏王繼岌殺樞密使郭崇韜于西川夷其族丙寅百官上表請復帝膳凡三上表乃允之西川行營都監李廷安進西川樂官二百九十八人契丹寇女眞渤海戊寅契丹安巴堅遣使貢良馬庚辰帝異母弟鄜州節度使存乂伏誅存乂郭崇韜之子壻也故亦及于禍是日以河中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西平王李繼麟為滑州節度使尋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誅之亦夷其族辛巳吐渾奚各遣使貢馬貨州上言部民凍死者七千二百六十人又奏準宣進花果樹栽及抽樂人梅審鐸赴京甲申以鄆州節度使永王存霸為河中節度使以滑州節度使申王存渥為鄆州節度使乙酉內人景妃上言昭宗遇難之時皇屬千餘人同時遇害為三穴瘞于宮城西古龍興寺北請改葬從之仍詔河南府監護其事丙戌回鶻可汗阿都欲遣使貢良馬鎭州上言平棘等四縣部民餓死者二千五十人丁亥詔朱友謙同惡人史武等七人已當國法並籍沒家産武等友謙舊將時皆為刺史並以無罪族誅）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癸巳鄴都軍將趙在禮反于貝州（原注反者皆不日獨在禮書日推迹其心可知爾其事具本傳蓋在禮初無亂心以是日見迫而反爾雖加以大惡之名猶原其本心而異于佗反者于此見凡書人善惡不妄加之也如此）甲午畋于冷泉趙在禮陷鄴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軍將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眞討之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五代史二月己丑以宣徽南院使知內侍省兼內勾待進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紹宏為驃騎大將軍守左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充樞密使甲午以鄭州刺史李紹奇為河陽節度使以樂人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御史大夫進以俳優嬖幸善采訪閭巷鄙細事以啟奏復密求妓媵以進恩寵特厚魏州錢穀諸務及招兵市馬悉委進監臨孔謙附之以希寵常呼為八哥諸軍左右無不托附至于士人亦有因之而求仕進者每入言事左右紛然屏退惟以陷害熒惑為意焉是日帝幸冷泉校獵乙未宰臣豆盧革上言請支州縣官實俸以責課效丙申武德使史彥瓊自鄴馳報稱今月六日貝州屯駐兵士突入都城剽劫坊市初帝令魏博指揮使楊仁晸率兵戍瓦橋至是代歸有詔令駐于貝州上歲天下大水十月鄴地大震自是居人或有亡去他郡者每日族談巷語云城將亂矣人人恐悚皆不自安十二月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留守事正言年耄風病事多忽忘比無經治之才武德使史彥瓊者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已下皆脅肩低首曲事不暇由是政無統攝姦人得以窺圖洎郭崇韜伏誅人未測其禍始皆云崇韜已殺繼岌自王西川故盡誅郭氏先是有密詔令史彥瓊殺朱友謙之子澶州刺史建徽彥瓊夜半出城不言所往詰旦閽報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而去不知何往是日人情震駭訛言云劉皇后以繼岌死于蜀已行弒逆帝已晏駕故急徵彥瓊其言播于鄴市貝州軍士有私寧

親于都下者掠此言傳于貝州軍士皇甫暉等因夜聚蒲博不勝遂作亂劫都將楊仁晸曰我輩十有餘年爲國家効命甲不離體已至呑并天下主上未垂恩澤翻有猜嫌防戍邊遠經年離阻鄉國及得代歸去家咫尺不令與家屬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邑已亂將士各欲歸府寧親請公同行仁晸曰汝等何謀之過耶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從駕精兵不下百萬西平巴蜀威振華夷公等各有家族何事如此軍人乃抽戈露刃環仁晸曰三軍怨怒咸欲謀反苟不聽從須至無禮仁晸曰吾非不知此但丈夫舉事當計萬全軍人即斬仁晸裨將趙在禮聞軍亂衣不及帶將踰垣而遁亂兵追及白刃環之曰公能爲帥否否則頭隨刃落在禮懼即曰吾能爲之衆遂呼譟中夜燔劫貝郡詰旦擁在禮趨臨淸剽永濟館陶五日晚有自貝州來者言亂兵將犯都城都巡檢使孫鐸等急趨史彥瓊之第告曰賊將至矣請給鎧仗登陴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淸計程六日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冦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機悔將何及請僕射率衆登陴鐸以勁兵千人伏于王莽河逆擊之賊既挫勢須至離潰然後可以翦除如俟其凶徒薄于城下必慮奸人內應則事未可測也彥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即戰時彥瓊疑孫鐸等有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北門彥瓊時以部衆在北門樓聞賊呼譟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京師遲明亂軍入城孫鐸與之巷戰不勝擕其母自水門而出獲免晡晚趙在禮引諸軍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等爲都虞候斬斫使諸軍大掠興唐尹王正言謁在禮望塵再拜是日衆推在禮爲兵馬留後草奏以聞帝怒命宋州節度使元行欽率騎三千赴鄴都招撫詔徵諸道之師進討丁酉淮南楊溥遣使賀平蜀己亥魏王繼岌奏康延孝擁衆反迴冦西川遣副招討使任圜率兵追討之庚子福建節度副使王延翰奏節度使王審知委權知軍府事邢州左右步直軍四百人據城叛推軍校趙太爲留後詔東北面副招討使李紹眞率兵討之辛丑元行欽至鄴都進攻南門以詔書招諭城中趙在禮獻羊酒勞軍登城遥拜行欽曰將士經年離隔父母不取敕旨歸寧上貽聖憂追悔何及儻公善爲敷奏俾從涣汗某等亦不敢不改過自新行欽曰上以汝輩有社稷功必行赦宥因以詔書諭之皇甫暉聚衆大詬即壞詔行欽以聞帝怒曰收城之日勿遺噍類壬寅行欽自鄴退軍保澶州甲辰從馬直宿衛軍士王溫等五人夜半謀亂殺本軍使爲

衛兵所擒磔于本軍之門丙午以右散騎常侍韓彥惲爲戸部侍郎丁未鄴都行營招撫使元行欽率諸道之師再攻鄴都戊申以洋州留後李紹文爲夔州節度使詔河中節度使永王存霸歸藩己酉以樞密使宋唐玉爲特進左威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庚戌諸軍大集于鄴都進攻其城不克行欽又大治攻具城中知其無救晝夜爲備朝廷聞之益恐速發中使促繼岌西征之師繼岌以康延孝據漢州中軍之士從任圜進討繼岌端居利州不獲東歸是日飛龍使顏思威部署西川宮人至辛亥淮南楊溥遣使貢方物西京上言客省使李嚴押蜀主王衍至本府壬子以守太尉中書令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齊王張全義爲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充許州節度使東川董璋奏準詔誅遂州節度使李令德于本州夷其族癸丑湖南馬殷奏福建節度使王審知疾甚副使王延翰已權知軍府事請降旄節司天監上言自二月上旬後晝夜陰雲不見天象自二十六日方晴至月終星辰無變以右衛上將軍朱漢賓知河南府事甲辰命蕃漢總管李嗣源統親軍赴鄴都以討趙在禮帝素倚愛元行欽鄴城軍亂即命爲行營招討使久而無功時趙太據邢州王景戡據滄州自爲留後河朔郡邑多殺長吏帝欲親征樞密使與宰臣奏言京師者天下根本雖四方有變陛下宜居中以制之但命將出征無煩躬御士伍帝曰紹榮討亂未有成功繼岌之軍尚留巴漢餘無可將者斷在自行樞密使李紹宏等奏曰陛下以諫臣猛將取天下今一州之亂而云無可將者何也總管李嗣源是陛下宗臣創業已來艱難百戰何城不下何賊不平威畧之名振于夷夏以臣等籌之若委以專征鄴城之冦不足平也帝素寬大容納無疑于物自誅郭崇韜朱友謙之後閹宦伶官交相謗諂邦國大事皆聽其謀繇是漸多猜惑不欲大臣典兵既聞奏議乃曰予惜嗣源侍衛卿當擇其次者又奏曰以臣等料之非嗣源不可河南尹張全義亦奏云河朔多事久則患生宜令總管進兵如倚李紹榮輩未見其功帝乃命嗣源行營是日延州知州白彥琛奏綏銀兵士剽州城謀叛魏王繼岌傳送郭崇韜父子首函至闕下詔張全義收瘞之乙巳以右武衛上將軍李肅爲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以吏部尚書李琪爲國計使

册府元龜同光四年二月有司奏僞蜀主王衍到闕日准禮差官告太微宮太廟太稷武成王廟從之

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

將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原注許其不死降而殺之又滅其族於殺非罪此爲甚而書無異辭者前書衍降義自見也）乙丑如汴州壬申次榮澤龍驤指揮使姚彦温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自萬勝（原注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入汴州乃還）從駕直指揮使郭從謙反（五代史三月丁未朔李紹眞奏收復邢州擒賊首趙太等二十一人徇于鄴都城下皆磔于軍門庚戌李紹眞自邢州赴鄴都城下辛亥以威武軍節度副使福建管內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守江州刺史王延翰爲福建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傅壬子李嗣源領軍至鄴都營于西南隅甲寅進營于觀音門外下令諸軍詰旦攻城是夜城下軍亂迫嗣源爲帝遲明亂軍擁嗣源及霍彦威入于鄴城復爲皇甫暉趙進等所脅嗣源以詭詞得出夜分至魏縣時嗣源遥領鎮州詰旦議欲歸藩上章請罪安重誨以爲不可語在明宗紀中翼日遂次于相州元行欽部下兵退保衛州以飛語上奏嗣源一日之中遣使上章申理者數四帝遣嗣源子從審與中使白從訓賚詔以諭嗣源行至魏州從審爲元行欽所械不得達是日西面行營副招討使任圜奏收復漢州擒逆賊康延孝丙辰荆南高季興上言請割峽內夔忠萬等三州却歸當道依舊管係又請雲安監初將議伐蜀詔高季興令率本軍上峽自收元管屬郡軍未進夔忠萬三州已降季興數請之因賂劉皇后及宰臣樞密使內外叶附乃俞其請戊午詔河南府預借今年夏秋租稅時年饑民困百姓不勝其酷京畿之民多號泣于路議者以爲劉盆子復生矣庚申詔潞州節度使孔勍赴闕以右龍虎統軍安崇阮權知潞州是日忠武軍節度使齊王張全義薨壬戌宰臣豆盧革率百官上表以魏博軍變請出內府金帛優給將士不報時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庫宜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棓主御前有急兵帝召宰臣于便殿皇后出宮中妝奩銀盆各二并皇子滿哥三人謂宰臣曰外人謂內府金寶無數向者諸侯貢獻旋供賜與今宮中有者妝奩嬰孺而已可鬻之給軍革等惶恐而退癸亥以僞置昭武軍節度使林思諤爲閬州刺史是日出錢帛給賜諸軍兩樞密使及宋唐玉景進等各貢助軍錢幣是時軍士之家乏食婦女掇蔬于野及優給軍人皆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爲甲子元行欽自衛州率部下兵士歸帝幸耀店以勞之西川輦運金銀四十萬至關分給將士有差元行欽請車駕幸汴州帝將發京師遣中官向延嗣馳詔所在誅蜀主王衍仍夷其族乙丑車駕發京師戊辰遣元行欽將騎軍沿河東向壬申帝至榮澤以龍驤馬軍八百騎爲前軍遣姚彦溫董之彦溫行至中牟率所部奔于汴州時潘環守王村寨有積粟數萬亦奔汴州是時李嗣源已入于汴帝聞諸軍離散精神沮喪至萬勝鎮即命旋師登路旁荒塚置酒觀諸將流涕俄有野人進雉因問塚名對曰里人相傳爲愁臺帝彌不悅罷酒而去是夜次汜水初帝東出關從駕兵二萬五千及復至汜水已失萬餘騎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塘以步騎三千守關帝過罌子谷道路險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皆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繼岌又進納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等軍士對曰陛下賜與太晚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對曰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社稷不保是此閹豎抽刀逐之或救而獲免容哥謂同黨曰皇后惜物不散軍人歸罪于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願不見此禍因投河而死甲戌次石橋帝置酒野次悲啼不樂謂元行欽等諸將曰鄴下亂離寇盜蜂起總管迫于亂軍存亡未測今訛言紛擾朕實無聊卿等事予已來富貴急難無不共之今茲危蹙賴爾籌謀而竟默默無言坐觀成敗予在榮澤之日欲單騎渡河訪求總管面爲方略招撫亂軍卿等各吐胸襟共陳利害今日俾予至此卿等如何元行欽等百餘人垂泣而奏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極將相危難之時不能立功報主雖死無以塞責乞申後効以報國恩于是百餘人皆援刀截髮置鬚于地以斷首自誓上下無不悲號識者以爲不祥是日西京留守張筠部署西征兵士到京見于上東門外晡晚帝還宮初帝在汜水衛兵散走京師恐駭不寧及帝至人情稍安乙亥百官進名起居安義節度使孔勍奏點校兵士防城準詔運糧萬石進發次時勍已殺監軍使據城詭奏也丙子樞密使李紹宏與宰相豆盧革韋說會于中興殿之廓下商議軍機因奏魏王西征兵士將至車駕且宜控汜水以俟魏王從之午時帝出上東門親閱騎軍誠以詰旦東幸申時還宮）夏四月丁亥朔

皇帝崩（原注年四十三帝尸爲伶人焚之明宗入洛得其骨燼天成元年七月葬之河南新安縣號雍

（陵至晉避廟諱更曰伊陵其不書葬與梁太祖同五代史四月丁丑朔以永王存霸為北都留守申王存渥為河中節度使是日車駕將發京師從駕馬軍陳于寬仁門外步兵陳于五鳳門外帝內殿食次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自本營率所部抽戈露刃至興教門大呼與黃甲兩軍引弓射興教門帝聞其變自宮中率諸王近衛禦之逐亂兵出門既而焚興教門緣城而入登宮牆讙譟帝之親軍格鬭殺亂兵數百俄而帝為流矢所中亭午崩于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三是時帝之左右例皆奔散唯五坊人善友擿嫪一注蝎敫嫝蜩五斂廊下樂器簇于帝屍之上發火焚之及明宗入洛止得其燼骨而已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謚曰光聖仁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葬于雍陵史臣曰莊宗以雄圖而起河汾以力戰而平汴洛家讎既雪國祚中興雖少康之嗣夏配天光武之膺圖受命亦無以加也然得之孔勞失之何速豈不以驕于驟勝逸于居安忘櫛沐之艱難徇色禽之荒樂外則伶人亂政內則牝雞司晨靳悋貨財激六師之憤怨徵斂輿賦竭萬姓之脂膏大臣無罪以獲誅眾口吞聲而避禍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況咸有之不亡何待靜而言之足以為萬世之烱誡也　五代會要四年四月一日京城軍亂崩于絳霄殿之廊下年四十二天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葬雍陵在洛京新安縣至晉天福二年正月以犯廟諱改為伊陵謚曰光聖神閔皇帝廟號莊宗哀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說撰謚冊文門下侍郎平章事豆盧革撰謚議太常卿崔協撰年號一同光盡四年宰相五人豆盧革韋說盧程郭崇韜趙光允使相三十二人李茂貞錢鏐馬英張全義王審知高萬興馬存馬賓錢元璙錢元球馬希振李仁福韓洙高季興朱友謙丁會李曮孔勍袁象先符習溫韜朱令德符存審魏王繼岌李存渥李存璋李存霸郭崇韜孟知祥　五代春秋丙戌四年正月皇子繼岌害郭崇韜于蜀帝殺弟存乂及李繼麟二月康延孝叛漢州拒命盜發貝州陷鄴都李嗣源師討鄴都三月任圜帥師克漢州誅康延孝李嗣源入于鄴都殺王衍乙丑帝幸汴州次中牟李嗣源入汴州帝還京師四月丁亥朔郭從謙弒逆帝崩于絳霄殿　五代史闕文莊宗嘗因博戲覩骰子采有暗相輪者心悅之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戲並認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亂從謙以兵犯興教門莊宗禦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為暗箭之應　續長編宋開寶四年十一月時內臣

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拯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　文獻通考後唐莊宗實錄三十卷陳氏曰監脩趙鳳史官張昭遠撰天成四年上又三朝見聞錄八卷陳氏曰不知作者起乾符戊戌至天祐末年及莊宗中興後河東事跡三朝者僖昭莊也其文直述多鄙俚又莊宗召禍記一卷陳氏曰後唐中書舍人黃彬撰）

五代史記卷第五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本紀第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五代會要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追冊孝成皇帝長子母追冊懿皇后張氏唐咸通八年九月九日生於代北金鳳殿以其日爲應聖節　冊府元龜明宗以咸通八年九月生於代北之金鳳城）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霓爲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五代史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諱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諱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錫姓也遂編于屬籍四代祖諱聿皇贈麟州刺史天成初追尊爲孝恭皇帝廟號惠祖陵曰遂陵高祖妣衛國夫人崔氏追諡爲孝恭昭皇后三代祖諱敎皇贈朔州刺史追尊爲孝質皇帝廟號毅祖陵曰衍陵曾祖妣趙國夫人張氏追諡爲孝質順皇后皇祖諱琰皇贈蔚州刺史追尊爲孝靖皇帝廟號烈祖陵曰奕陵皇祖妣秦國夫人何氏追諡爲孝靖穆皇后皇考諱霓皇贈汾州刺史追尊爲孝成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慶陵皇妣宋國夫人劉氏追諡爲孝成懿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也以唐咸通丁亥歲九月九日懿皇后生帝于應州之金城縣初孝成事唐獻祖爲愛將獻祖之失振武爲吐渾所攻部下離散孝成獨奮忠義解蔚州之圍武皇之鎮鴈門也孝成厯代帝年甫十三善騎射獻祖見而撫之曰英氣如父可侍吾左右每從圍獵仰射飛鳥控弦必中尋隸武皇帳下武皇遇上源之難將佐罹害者甚衆帝時年十七翼武皇踰垣脫難于亂兵流矢之內獨無所傷武皇鎮河東以帝掌親騎時李存信爲蕃漢大將每總兵征討師多不利武皇遂選帝赴之所向克捷帝嘗宿于鴈門逆旅媼方娠不時具饌媼閽腹中兒語云大家至矣速宜進食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甚恭帝詰之媼告其故帝既壯雄武獨斷謙和下士每有戰功未嘗自伐居常唯治兵仗持兼處靜晏如也武皇常試之召于泉府命恣其所取帝

唯持束帛數緡而出凡所賜與分給部下嘗與諸將會諸將矜衒武勇帝徐曰公輩以口擊賊吾以手擊賊衆慙而止　冊府元龜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大順中吐渾黠戞斯侵代北陷遮虜軍執我軍使劉胡子時遣大將李存信拒戰不利太祖讓存信曰非蕃部難敵乃公之巽懦也吾擇帳下豪俊副公戰必捷矣遂命帝副存信軍再戰果捷存信時爲河東蕃漢步騎大將四征討伐署無虛歲常命帝左右其軍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于鴈門逆旅逆旅媼方姙帝至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嫗遜言懼辱耳後果如言　又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產雄武謙和臨財尤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召于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梁攻兗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屯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屯莘縣久之爲羅宏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五代史景福初黑山戍將王弁據振武叛帝率其屬攻之擒弁以獻乾寧三年梁人急攻兗鄆鄆帥朱瑄求救于武皇先遣騎將李承嗣史儼援之復遣李存信將兵三萬屯于莘縣聞汴軍益盛攻兗甚急存信遣帝率三百騎而往敗汴軍于任城遂解兗州之圍朱瑾見帝執手涕謝其年魏帥羅宏信背盟襲破李存信于莘縣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其功即以所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于帳下故兩河間目帝爲李橫衝　冊府元龜晉張從訓初唐莊宗與梁人相拒于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先鋒游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姓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微時嘗在存信麾下爲都押衙與從訓有舊及即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嗣昭

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爲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横衝名重四方（五代史明年武皇遣大將軍李嗣昭率師下馬嶺關將復邢洺梁將葛從周以兵應援嗣昭兵敗退入青山口梁軍扼其路步兵不戰自潰嗣昭不能至會帝本軍至謂嗣昭曰步兵雖散若吾輩空迴大事去矣爲公試決一戰不捷而死差勝被囚嗣昭曰吾爲卿副帝率其屬解鞍礪鏃憑高列陣左右指畫梁人莫之測因呼曰吾王命我取葛司徒他士可無併命卽徑犯其陣奮擊如神嗣昭繼進梁軍卽時退去帝與嗣昭收兵入關帝四中流矢血流被股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卮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笑自青山之戰名聞天下天復中梁祖遣氏叔琮將兵五萬營于洞渦是時諸道之師畢萃於太原郡縣多陷于梁晉陽城外營壘相望武皇登陴號令不遑飲食屬大雨彌旬城壘多壞武皇令帝與李嗣昭分兵四出突入諸營梁軍由是引退帝率偏師追襲復諸郡邑昭宗之幸鳳翔也梁祖率衆攻圍岐山武皇奉詔應援遣李嗣昭周德威出師晉絳營于蒲縣嗣昭等軍大爲梁將朱友寧氏叔琮所敗梁之追兵直抵晉陽營于晉祠日以步騎環城武皇登城督衆憂形于色攻城旣急武皇與大將謀欲出奔雲中帝曰攻守之謀據城百倍但兒等在必能固守乃止居數日潰軍稍集率敢死之士日夜分出諸門掩襲梁軍擒其驍將游崑崙等梁軍失勢乃燒營而退）梁晉相拒于栢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廄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舉鍾飲釂奮撾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五代史天祐五年五月莊宗親將兵以救潞州之圍帝時領突騎左右軍與周德威分爲二廣帝晨至夾城東北隅命介其鹿角負芻塡塹下馬乘城大譟時德威登西北隅亦譟以應之帝先入夾城大破梁軍是日解圍其功居最柏鄉之役兩軍旣成列莊宗以梁軍甚盛慮師人之怯欲激壯之手持白金巨鍾賜帝酒謂之曰卿見南軍白馬赤馬都否視之令人膽破帝曰彼虛有其表耳翼日當歸吾廄中莊宗撫髀大笑曰卿已氣吞之矣帝引鍾盡釂卽厲鞭揮彈躍馬挺身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都奮撾舞矟生挾二騎校而迴飛矢麗帝甲如蝟毛焉由是三軍增氣自辰及未騎軍百戰帝往來衝擊執訊獲醜不可勝計是日梁軍大敗以功授代州刺史　又皇甫立代北人也唐明宗之刺代州署爲牙校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深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阼以立爲忻州刺史長興末轉洺州團練使廣順初遷鄜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春移鎮潞州未幾改華州晉天福中授左神武統軍少帝卽位歷左金吾衛上將軍累官至檢校太尉高祖定天下授特進太子太師致仕乾祐二年秋卒）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嬀儒三州莊宗已平魏州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五代史莊宗遣周德威伐幽州帝分兵畧定山後八軍與劉守光愛將元行欽戰于廣邊軍凡八戰帝控弦發矢七中行欽酣戰不解矢亦中帝股拔矢復戰行欽窮蹙面縛乞降帝酌酒飲之拊其背曰吾子壯士也因厚遇之十三年二月莊宗與梁將劉鄩大戰于故元城北帝以三千騎環之鼓譟奮擊內外合勢鄩軍殆盡帝徇地磁洺四月相州張筠遁走乃以帝爲相州刺史九月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歸汴小將毛璋據州納欵莊宗命率兵慰撫旣入城以軍府乂安報莊宗書吏誤云已至滄州禮上畢莊宗省狀怒曰乂嗣源反耶帝聞之懼歸罪于書吏斬之未幾承制授邢州節度使）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閻寶等擊走之（五代史十四年四月契丹安巴堅率衆三十萬攻幽州周德威間使告急莊宗召諸將議

進取之計諸將咸言敵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躡而擊之可也帝奏曰德威盡忠于家國孤城被攻危亡在卽不宜更待敵衰願假臣突騎五千爲前鋒以援之莊宗曰公言是也卽令帝與李存審閻寶率軍赴援帝爲前鋒會軍于易州帝謂諸將曰敵騎以馬上爲生不須營壘況彼衆我寡所宜銜枚箝馬潛行溪澗襲其不備也八月師發上谷陰晦而雨帝仰天祈祝卽時晴霽師循大房嶺緣澗而進翼日敵騎大至每遇谷口敵騎扼其前帝與長子從珂奮命血戰敵卽解去我軍方得前進距幽州兩舍敵騎復當谷口而陣我軍失色帝曰爲將者受命忘家臨敵忘身以身殉國正在今日諸君觀吾父子與敵周旋因挺身入于敵陣以遼語諭之曰爾輩非吾敵吾當與天皇較力耳舞撾奮擊萬衆披靡俄挾其酋帥而還我軍呼躍奮擊敵衆大敗勢如席卷委棄鎧仗羊馬殆不勝紀是日解圍大軍入幽州周德威迎帝執手歔欷九月班師于魏州莊宗親出郊勞進位檢校太保十八年十月從莊宗大破梁將戴思遠于戚城斬首二萬級莊宗以帝爲蕃漢副總管（加同平章事）同光元年從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卽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及梁監軍張漢傑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嚮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檝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而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宗以爲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邱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五代史二十年代李存審爲滄州節度使四月莊宗卽位于鄴宮帝進位檢校太傅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襲鄆州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五月梁人陷德勝南城圍楊劉以扼出師之路帝孤守汶陽四面拒寇久之莊宗方解楊劉之圍九月梁將王彥章以步騎萬人迫鄆州自中都渡汶帝遣長子從珂率騎逆戰于遞坊鎮獲梁將任釗等三百人彥章退保中都莊宗聞其捷自楊劉引軍至鄆以帝爲前鋒大破梁軍于中都生擒王彥章等是日諸將稱賀莊宗以酒屬帝曰昨朕在朝城諸君多勸朕棄鄆州以河爲界賴副總管禦侮于前崇韜畫謀于內若信李紹宏輩大事已埽地矣莊宗與諸將議兵所向諸將多云青齊徐兖皆空城耳王師一臨不戰自下唯帝勸莊宗徑取汴州語在莊宗紀中莊宗嘉之帝卽時前進莊宗繼發中都十月己卯遲明帝先至汴州攻封邱門汴將王瓚開門迎降帝至建國門聞梁祖已殂乃號令安撫迴軍于封禪寺辰時莊宗至帝迎謁路側莊宗大悅手引帝衣以首觸帝曰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戰也當與公共之尋進位兼中書令　五代會要同光元年十一月授蕃漢馬步總管）二年莊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五月破楊立于潞州六月徙鎮宣武兼蕃漢內外馬步軍總管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五代史二年正月契丹犯塞帝受命北征二月莊宗以郊天禮畢賜帝鐵券四月潞州小將楊立叛帝受詔討之五月擒楊立以獻六月進位太尉移鎮汴州代李存審爲蕃漢總管十二月契丹入塞）三年徙鎮成德（五代史三年正月帝領兵破契丹于涿州移授鎮州節度

使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遂朝于洛陽（五代史先是帝領兵過鄴鄴庫素有御甲帝取五百聯以行是歲莊宗幸鄴知之怒甚無何帝奏請以長子從珂爲北京衙內都指揮使莊宗愈不悅曰軍政在吾安得爲子奏請吾之細鎧不奉詔旨强取其意何也令留守張憲自往取之左右說諭乃止帝憂恐不自安上表申理方解十二月帝朝于洛陽是時莊宗失政四方饑饉軍士匱乏有賣兒貼婦者道路怨咨帝在京師頗爲謠言所屬洎朱友謙郭崇韜無名被戮中外大臣皆懷憂懼諸軍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奉密旨伺帝起居守殷陰謂帝曰德業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震主矣宜自圖之無與禍會帝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吾無所避付之于天卿勿多談也）

天成元年（原注實同光四年而書天成元年者大赦改元文見下可知莊宗本紀自書同光四年各從其所稱既不改元不嫌二號也）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于魏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羣臣屢請莊宗不得已遣之（五代史四年二月六日趙在禮據魏州反莊宗遣元行欽將兵攻之行欽不利退保衛州初帝善遇樞密使李紹宏及帝在洛陽羣小多以飛語誘毀紹宏每爲庇護會行欽兵退河南尹張全義密奏請委帝北伐紹宏贊成之遂遣帝將兵渡河）三月壬子嗣源至魏（五代史纂誤今按莊宗紀四月丁亥朔莊宗崩則三月內不當有壬子日當爲二月壬子也案三月壬子嗣源至魏歐陽史本于薛史據薛史莊宗紀同光四年三月丁未朔四月丁丑朔是三月內當有壬子日矣而明宗紀又作四月丁亥朔以正月戊午朔五月丙辰朔推之則莊宗紀之三四兩月朔實誤歐陽史分采兩紀之文未嘗總核月日遂致前後參差附訂于此）屯御河南在禮登樓謝罪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夕出止魏

縣（五代史三月六日帝至鄴都趙在禮等登城謝罪出牲餼以勞師帝亦慰納之營于鄴城之西南下令以九日攻城八日夜軍亂從馬直軍士有張破敗者號令諸軍各殺都將縱火焚營讙譟雷動至五鼓亂兵逼帝營親軍搏戰傷痍者殆半亂兵益盛帝叱之責其任逆之狀亂兵對曰昨貝州戍兵主上不垂厚宥又聞鄴城平定之後欲盡坑全軍某等初無叛志直畏死耳已共諸軍商量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師欲主上帝河南請令公帝河北帝泣而拒之亂兵呼曰令公欲何之不帝河北則爲他人所有苟不見機事當不測抽戈露刃環帝左右安重誨霍彥威躡帝足請詭隨之因爲亂兵迫入鄴城懸橋已發共扶帝越壕而入趙在禮等歡泣奉迎是日饗將士于行宮在禮等不納外兵軍衆流散無所歸向帝登南樓謂在禮曰欲建大計非兵不能集事吾自于城外招撫諸軍帝乃得出夜至魏縣部下不滿百人時霍彥威所將鎮州兵五千人獨不亂聞帝既出相率歸帝詰朝帝登城掩泣曰國家患難一至于此來日歸藩上章徐圖再舉安重誨霍彥威等曰此言非便也國家付以閫外之事不幸師徒逗撓爲賊驚奔元行欽狂妄小人彼在城南未聞戰聲無故棄甲如朝天之日信其奏陳何所不至若歸藩聽命便是强據要君正墮讒慝之口也正當星行歸闕面叩玉階讒間沮謀庶全功業無使于此者也帝從之又孫璋齊州歷城人出身行間隸梁將楊師厚麾下稍補奉化軍使莊宗入鄴累遷澶州都指揮使明宗鎮常山推爲裨校鄴兵之變從明宗赴難京師天成初歷趙登二州刺史齊州防禦使王都之據中山璋爲定州行營都虞候賊平加檢校太保長興初授鄜州節度使罷鎮卒於洛陽年六十一贈太尉又鄭琮太原人也始事唐武皇爲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候戍伍之事一覩不忘凡所詰問應荅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誨將徵兵于四方琮在帳前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明宗即位嘉其功授防州刺史秩滿父老請留三年八月授左羽林統軍唐長興二年二月出刺武州高祖即位復居環衛久之以俸薄家貧鬱鬱不得志天福中以疾終于官贈司徒五代史纂誤今按霍彥威傳云明宗入城與趙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

（之魏縣今此乃云甲寅軍變與魏叛兵合夕出魏縣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三千匹以益軍壬申入汴州（五代史十一日發魏縣至相州獲官馬二千匹始得成軍元行欽退保衛州果以飛語上奏帝上章申理莊宗遣帝子從審及內官白從訓齎詔諭帝從審至衛州爲行欽所械帝奏章亦不達帝乃趨白皐渡駐軍于河上會山東上供綱載絹數船適至乃取以賞軍軍士以之增氣及將濟以渡船甚少帝方憂之忽有木栰數隻沿流而至即用以濟師故無留滯焉二十六日至汴州莊宗領兵至滎澤遣龍驤都校姚彥溫爲前鋒是日彥溫率部下入百騎歸于帝具言主上爲行欽所惑事勢已離難與共事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乃奪其兵仍下令曰主上未諒吾心遂致軍情至此宜速赴京師既而房知溫杜晏球自北面相繼而至）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于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爲樞密使（五代史四月丁亥朔至罌子谷聞蕭牆釁作莊宗晏駕帝慟哭不自勝詰旦朱守殷遣人馳報京城大亂燔剽不息請速至京師己丑帝至洛陽止于舊宅分命諸將止其焚掠百官弊衣旅見帝謝之歔欷泣涕時魏王繼岌征蜀未還帝謂朱守殷曰公善巡撫以待魏王吾當奉大行梓宮山陵禮畢即歸藩矣是日羣臣諸將上牋勸進帝面諭止之樞密使李紹宏張居翰宰相豆盧革韋說六軍馬步都虞候朱守殷青州節度使符習徐州節度使霍彥威宋州節度使杜晏球兗州節度使房知溫等頓首言曰帝王應運蓋有天命三靈所屬當協冥符福之所鍾不可以謙遜免道之已喪不可以智力求前代因敗爲功殷憂啟聖少康重興于有夏平王再復于宗周其命維新不失舊物今日廟社無依人神乏主天命所屬人何能爭光武所謂使成帝再生無以讓天下願殿下俯徇樂推時哉無失軍國大事望以敎令施行帝優答不從壬辰文武百寮三拜牋請行監國之儀以安宗社荅旨從之既而有司上監國儀注甲午幸大內興聖宮始受百寮班見之儀所司議即位儀注霍彥威孔循等言唐之運數已衰不如自創新號因請改國號不從土德帝問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爲唐雪冤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願殿下稱唐請更名號帝曰予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愛幸不異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刃血戰體無完膚何艱險之不歷武皇功業即予功業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紹于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運之衰隆吾自當之衆之莠言吾無取也時羣臣集議依違不定唯吏部尚書李琪議曰殿下宗室勳賢立大功于三世一朝雨泣赴難安定宗社撫事因心不失舊物若別新統制則先朝便是路人煢煢梓宮何所歸往不唯殿下追感舊君之義羣臣何安請以本朝言之則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弟兄相繼即位柩前如儲后之儀可也于是羣議始定河中軍校王舜賢奏節度使李存霸以今月三日出奔不知所在乙未赦曰寡人允副羣情方監國事外安黎庶內睦宗親庶諧惇叙之規永保隆平之運昨京師變起禍難薦臻至于戚屬之間不測驚奔之所慮因藏竄濫被傷夷言念于茲自然流涕宜令河南府及諸道應諸王眷屬等昨因驚擾出奔所至之處即時津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量事收瘞以聞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以鎮州別駕張延朗爲樞密副使以客將范延光爲宣徽使進奏官馮贇爲內客省使丙申下赦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通頃畝五家爲保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撿括如人戶隱欺許人陳告其田倍徵己亥命石敬瑭權知陝州兵馬留後皇子從珂權知河南府兵馬留後庚子淮南楊溥進新茶以權知汴州軍州事孔循爲樞密副使以陳州刺史劉仲殷爲鄧州留後以鄭州防禦使王思同爲同州留後敕曰租庸使孔謙濫承寄專掌重權侵剝萬端姦欺百變遂使生靈塗炭軍士飢寒成天下之瘡痍極人間之疲弊載詳衆狀側聽輿辭難私降黜之文合正極誅之典宜削奪在身官爵按軍令處分雖犯衆怒特貸全家所有田宅並從籍沒是日謙伏誅赦停租庸名額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豆盧革專判中書門下上言請停廢諸道監軍使內勾司租庸院大程官放豬羊柴炭戶括田竿尺一依朱梁制度仍委節度刺史通申三司不得差使量檢州使公廨錢物先被租庸院管係今據却還州府州府不得科率百姓百姓合散蠶鹽每年租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夏秋苗稅子除元徵石斗及地頭錢餘外不得紐配）

（先遇赦所放逋稅租庸違制徵收並與除放今欲曉告河南府及諸道準此施行從之是日宋州節度使元行欽伏誅壬寅以樞密副使孔循爲樞密使北夢瑣言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爲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爲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爲唐雪冤讐爲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爲唐室雪冤身稱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意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身受于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又後唐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麴務辛廷蔚李繼宣等孔謙魏州孔目莊宗圖霸以供饋軍食謙有力焉既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剝削萬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爲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奸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束手歸朝溫韜凶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詰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採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延蔚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畜爲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凶帝在藩邸惡其爲人故皆誅之莊宗皇帝爲唐雪恥號爲中興而溫韜發諸帝陵寢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　五代史纂誤今按孔循傳止自左衛大將軍爲樞密使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丙午始奠于西宮（原注曰始奠見其幾也自己丑入洛至此二十日矣）皇帝即位于柩前（原注柩前即位嗣君之禮也反逆之臣自立而用嗣君之禮書從其實而不變文者蓋先已書反正其罪矣此書其實者見其猶有自愧之心而欲逃大惡之名也　五代會要四年四月即位於西宮）易斬縗以袞冕（原注既用嗣君之禮矣遂釋縗而服冕故書以見其情詐）壬子魏王繼岌薨（原注諸王薨不書此書者見明宗舉兵實反會從謙弒逆遂託亂難爲名及即位時莊宗元子猶在則其辭屈矣）甲寅大赦改元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陳林來是月張居翰罷（五代史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自興聖宮赴西宮文武

百僚縞素于位帝服斬衰親奉攢塗設奠哭盡哀乃于柩前即皇帝位百官易吉服班于位帝御袞冕受冊訖百僚稱賀丁未羣官縞素赴西宮臨以樞密使安重誨爲檢校司空守左領軍大將軍依前充樞密使宰臣豆盧革等三上表請聽政從之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帝始聽政于中興殿壬子西南面副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率步騎二萬六千人入見甲寅帝御文明殿受朝制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後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內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其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並停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減饋運之勞秋夏稅子每斗先有省耗一升今後秪納正數其省耗宜停天下節度防禦使除正至端午降誕四節量事進奉達情而已自于州府圓融不得科斂百姓其刺史雖遇四節不在貢奉諸州雜稅宜定合稅物色名目不得邀難商旅租庸司先將繫省錢物與人迴圖宜令盡底收納以塞倖門云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朝貢是月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張憲賜死以其失守故也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四月敕後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其餘任歸骨肉　又天成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請廢諸道監軍使并內局司從之　又後唐同光四年四月十九日明宗敕旨應中外臣寮及三京諸道州府如是謝賀并節序並可據有無量力進奉不得因茲掊斂傷耗　生靈至于奇巧珍玩飛放搏噬之物並不得轉將進奉　冊府元龜明　宗天成元年四月入雒陽甲申始御文明殿改元肆赦　又同光四年正月太常奏應州四廟陵號惠祖曰遂陵毅祖曰衍陵烈祖曰奕陵　德祖曰慶陵忌日行香如太廟諸室）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爲義成軍節度使（原注在禮始亂宜誅而明宗因之以反命以方鎮報其功也故書　五代史五月丙辰朔帝不視朝臨于西宮宰相豆盧革　進位左僕射韋說進位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監修國史並依舊平章事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朱守殷加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滄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毛璋加同平章事以太子賓客鄭珏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徐州節度使李紹眞貝州刺

（史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洺州刺史李紹能等上言前朝寵賜姓名今乞還舊內李紹虔上言臣本姓王後移杜氏蒙前朝賜今姓名乞復本姓詔並可之李紹眞復曰霍彥威李紹英復曰房知溫李紹虔復曰王晏球李紹奇復曰夏魯奇李紹能復曰米君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符習加兼侍中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霍彥威加兼侍中移鎭鄆州丁巳初詔文武百僚正衙常參外五日一度內殿起居（案五代會要載天成元年五月三日敕今後宰相文武百官除常朝外每五日一度入內起居其中書非時有急切公事請開延英不在此限）麟州奏指揮使張延寵作亂焚剽市民已殺戮訖戊午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加檢校太傅以貝州刺史房知溫爲兗州節度使以齊州防禦使王晏球爲宋州節度使以洺州刺史米君立爲邢州節度使己未賜文武百官各一馬一驢西都知府張籛進魏王繼岌打毬馬七十二匹北京馬步都指揮使李從溫奏準詔誅宦官初莊宗遇內難宦者數百人竄匿山谷落髮爲僧奔至太原七十餘人至是盡誅于都亭驛辛酉詔華州放散西川宮人各歸骨肉壬戌以前相州刺史北京左右廂都指揮使安金全爲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甲子前西都留守京兆尹張筠加檢校太傅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夔州節度使李紹文爲遂州節度使以前鄧州留後戴思遠爲洋州節度使丁卯以金吾將軍張實爲金州防禦使戊辰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趙在禮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制下在禮以軍情不順爲辭不之任以許州留後陶玘爲鄧州留後以諸道馬步副都指揮使安審通爲徐州防禦使庚午以權知北京軍府事汾州刺史符彥超爲晉州留後以前陳州刺史劉仲殷爲陝州留後癸酉以前磁州刺史劉彥琮爲同州留後甲戌福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王延翰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乙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端明之職自此始也丙子詔故西道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守侍中監修國史兼樞密使郭崇韜宜許歸葬其世業田宅並還與骨肉故萬州司戶朱友謙可復護國軍節度使守太師兼尚書令河中尹西平王所有田宅財產並還與骨肉丁丑西都衙內指揮使張籛進納僞蜀主王衍犀玉帶各二條馬一百五十匹初莊宗遣中官向延嗣就長安之殺王衍也旋屬蕭牆之禍延嗣藏竄不知所之而行之資裝妓樂並爲籛所有復懼事泄故聊有此獄戊寅以樞密使安重誨兼領襄州節度使制下重誨之黨謂重誨曰襄州地控要津不可乏帥無宜兼領重誨卽自陳退許之以左金吾大將軍張遵誨爲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辛巳以衛尉卿李懌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壬午以前蔚州刺史張溫爲振武留後以左右廂突陣指揮使康義誠爲汾州刺史以左右廂馬軍都指揮使索自通爲忻州刺史尚父吳越國王錢鏐遣使進[illegible]器五百兩銀萬兩綾萬匹謝恩賜玉冊金印初同光[illegible]年鏐上疏密求玉冊金印郭崇韜進議以爲不可而樞密承旨段徊受其重賂贊成其事莊宗卽允其請至是故有貢謝甲申幽州節度使檢校太保李紹斌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復姓名爲趙德鈞乙酉詔百官朔望入閤賜廊下食自亂離已前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于廊下謂之廊餐乾符之後百司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至是遇入閤卽賜之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五月詔每月朔望日賜百官廊下餐唐室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祇遇月旦朔日入閤日賜上初卽位命百官五日一起居李琪以爲非故事請罷之唯每月朔望日命入閤賜食至是宣旨朔望入閤外依舊五日起居遂爲定式）六月丁酉汴州控鶴

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逖己亥諫伏誅（五代史六月戊子前襄州節度使李紹珙起復依前襄州節度使仍復本姓名曰劉訓以皇子河中留後從珂爲河中節度使百僚表賀以翰林承旨兵部尚書知制誥盧質爲檢校司空充同州節度使己丑以吏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李琪爲御史大夫以禮部尚書崔協爲太常卿判吏部尚書銓事以御史中丞崔居儉爲兵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蕭頃爲禮部尚書中書奏請以九月九日皇帝降誕日爲應聖節休假三日從之故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贈太師以前尚書右丞崔沂爲太常卿丙申新州留後張庭裕爲雲州留後高行珪並正授本軍節度使丁酉詔曰四夷來王歷代故事前後各因强弱撫制有典儀互大蕃須示于威容卽于禮院許內小蕃但止于恩澤[illegible]懷[illegible]府奏論正衙引對皆徵故實咸明文仍正于衙殿未可全廢內殿恩澤且可常行若遇大蕃入朝卽准舊儀于正殿排比鋪陳立仗百官排班于正門引入對見時百僚入閤班退後却引對朝貢蕃客御史大夫李琪奏論之下禮院檢討而降是命焉戊戌樞密使安重誨加檢校

（太保行兵部尚書事如故以太子詹事劉岳為兵部侍郎以太子右庶子王權為戶部侍郎以太子左庶子任贊為工部侍郎庚子荊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加守太尉兼尚書令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孔勍加兼侍中汴州屯駐控鶴指揮使張諫等謀叛伏誅以樞密使孔循權知汴州軍州事甲辰樞密使孔循加檢校太保守秘書監依前充使己巳秘書少監姚顗為左散騎常侍以太子左諭德陸崇為右散騎常侍以兵部郎中蕭希甫為左諫議大夫前幽州節度判官呂夢奇為右諫議大夫以鄴都副留守孫岳為潁州團練使詔曰古者酌禮以制名懼廢于物其難犯而易避貴便于時況徵在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即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猥以眇躬託于人上止遵聖範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改更丁未中書門下奏京城潛龍舊宅望以至德宮為名從之戊申夏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朔方王李仁福加食邑一千戶以延州留後高允韜為延州節度使以利州節度觀察留後張敬詢為利州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孟知祥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董璋加檢校太傅壬子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曮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汴州知州孔循奏召集謀亂指揮使趙虔已下三十人並族誅訖甲寅以晉州留後符彥超為北京留守以鎮州副使王建立為鎮州留後以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為晉州留後荊南節度使高季興上言夔忠萬三州舊是當道屬郡先被西川侵據今乞卻割隸本管詔可之其夔州偽蜀先曾建節宜依舊除刺史）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延于御史臺門（原注御史臺所以糾百官之不法殺人于臺門惡其甚）契丹使梅老述骨來渤海使大昭佐來己卯貶豆盧革為辰州刺史韋說溆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說于合州（五代史秋七月乙卯朔以太原舊宅為積慶宮庚申契丹渤海國俱遣使朝貢甲子詔割韓城郃陽兩縣屬同州誅滑州左右崇牙及長劍等軍士數百人夷其族作亂故也其都校于可洪等相次到闕亦斬于都市丁卯以偽

蜀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晉國公王諸為檢校司空守陵州刺史以虢州刺史石潭為耀州團練使辛未詔諸道節度刺史文武將吏舊進月旦起居表今後除節度留後團練防禦使惟正至進賀表其四孟月並且止絕甲戌中書門下上言宜令進納新授諸道判官州縣官告勑牒祇應宣賜準往例除將相外並不賜官告即因梁氏起例凡宣授官並特恩賜臣等商量自兩使判官令錄在京除授者即于內殿謝恩便辭赴任不更進納官告判司主簿不合更許朝對勑下後望準舊例處分從之乙亥莊宗皇帝梓宮發引帝縗服臨送于樓前是日葬莊宗于雍陵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謀叛昨發兵收掩擒劉殷肇及其黨一十三人見折足勘詰己卯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楊凝式為給事中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以偽蜀吏部尚書楊玢為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升應州為彰德軍節度仍以興唐軍為寰州隸彰國軍宰相豆盧革貶辰州刺史韋說貶溆州刺史仍令所在馳驛發遣諫議大夫蕭希甫疏奏故也制書曰革則縱田客以殺人說則侵鄰家而奪井選元亨之上第改王參之本名或主掌三司委元隨之務局或陶鎔百里受長吏之桑田咸屈塞于平人互阿私于愛子任官匪當黷貨無厭謀人之國若斯致主之方安在既迷理亂又昧卷舒而府司案牘爰來諫署奏章疊至備彰醜迹深汚明庭是宜約以三章投之四裔其河南府文案及蕭希甫論疏並宜宣示百寮庚辰賜蕭希甫衣段二十匹銀器五十兩賞疏革說之罪也宰相鄭珏任圜再見安重誨救解革說請不復追行後命又三上表救解俱留中不報辛巳以捧聖嚴衛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從璋領饒州刺史充大內皇城使中書門下奏條制檢校官各納尚書省禮錢舊例太師太尉納四十千後減落至二十千太傅太保元納三十千減至十五千司徒司空元納二十千減至一十千僕射尚書元納一十五千減至七千員外郎中元納一十千今納三千四百者詔曰會府華資皇朝寵秩凡霑新命各納禮錢爰自近年多隳舊制遂致紀綱之地遽成廢墜之司況累條流就從減省方當提舉宜振規繩但緣其間翊衛勳庸藩宣將佐自軍功而遷陟示恩澤以獎酬須議從權不在其例其餘自不帶平章事節度使及防禦團練刺史使府副使行軍已下三司職掌監務官州縣官凡關此例並可徵納其檢校官自員外郎至僕射祇初轉一任納錢若不改呼不在

（徵納仍委尚書省部司專切檢舉置歷逐月具數申中書門下癸未詔辰州刺史豆盧革可責授費州司戶參軍溆州刺史韋說可責授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仍令馳驛發遣甲申又詔曰責授費州司戶參軍豆盧革夷州司戶參軍韋說等自居台輔累換歲華負先皇倚注之恩失大國燮調之理朕自登宸極常委鈞衡器無謙遜之辭但縱貪饕之意除官受賂樹黨衒私每虧敬于朕前徒自尊于人上道路之諠騰不已諫臣之條疏頗多罪狀顯彰典刑斯舉合從極法以塞羣情尚緣臨御之初含宏是務特軫隆泉之慮爰施解網之仁由示優恩俯寬後命革可陵州長流百姓說可合州長流百姓仍委逐處長知所在同州長春宮判官朝請大夫檢校尚書禮部郎中賜紫金魚袋豆盧昇將仕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崇文館學士賜緋魚袋韋濤等各因權勢驟列班行無才業以可稱竊寵榮而斯久比行貶諭以塞尤違朕以纂襲之初含容是務攸既寬于後命予宜示于特恩並停其任昇濤節華說之子也　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七月敕三京諸道節度團練使防禦使刺史文武將吏州縣職員皆進月旦起居表其四孟月旦並可止絕　又後唐天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尚

書省准堂帖應內外帶職官員除三公至郎官合納禮錢送尚書省都司具舊例如左檢校太師太尉舊例各合納錢四十千准蠲減外今各合納錢二十千檢校太傅太保舊例各納三十千減外今納十五千檢校司空舊例各納二十千減外今納錢一十千檢校僕射尚書舊例各納一十五千減外今納七千檢校郎中員外郎舊例各納錢一十千減外今納三千四百敕會府華資皇朝寵秩凡露新命合納禮錢爰自近年全隳舊例方當提舉宜振規繩其間除翌衛勛庸藩垣將佐自軍功遷陟外其餘自不帶平章事節度使及防禦團練刺史諸道副使判官已下三司職掌監院官縣令錄事參軍判官等凡關此例並可徵納其檢校官自員外郎至左僕射祗取初轉一任納錢若未收呼不更徵納仍委尚書省都司逐月具數申中書門下　又天成元年七月中書奏近奏宣旨使府判官州縣官告身敕牒今後據通數進納仍令祗候宣賜者舊例朝廷命官除將相外並不宣賜官告因偽朝條流凡准宣授官即特恩須賜今使府判官皆許本道奏請或聞多在京師至于令錄悉是放敕後本官自于吏部出給告敕中書不便管係臣等商量自兩使判官州縣令錄在京除授即望令于

內殿謝官便辭赴任不更進納官告其判司主簿不合更許朝對敕下後望准舊例處分從之　冊府元龜七月乙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八月乙酉朔陝州硤石縣民高存妻一產三男子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原注見時朝廷衰弱之甚故書）閱稼于冷泉宮己亥契丹寇邊丁未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儼甲寅醫官張志忠爲太原少尹（五代史天成元年秋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有司上言莊宗廟室酌獻請奏武成之舞從之鄆州節度使霍彥威移鎮青州丁亥莊宗神主祔廟有司請祧懿祖室從之詔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韋說等可並自長流後縱逢恩赦不在原宥之限豆盧昇韋濤仍削除自前所受官秩壬辰以久雨放百僚朝參詔天下疏理繫囚甲午汴州奏請舊管曹州乞却歸當道從之是日詔曰承前使府奏請判官率皆隨府除移停罷近年流例有異前規使府雖已除移判官元安舊職起今後若是朝廷除授者即不計使府除

移如是使府奏請郎皆隨府移罷舊例藩侯帶平章事者所奏請判官殿中已上許奏緋中丞已上許奏紫今不帶平章事亦許同帶平章事例處分如防禦團練使奏請判官員外郎已下不在奏緋之限其所奏判官州縣官並須將歷任告身隨奏至京如未有官假稱試攝亦奏狀內分明署出如藩鎮替後權知軍州事並不在奏請判官之限如刺史要奏州縣官須申本道請發表章不得自奏近日州使奏請從事本無官緒妄結虛銜不計職位高卑多是請兼朱紫不唯紊亂實啟僥求宜令諸道州府切準敕命處分丁酉內出象笏三十四面賜百官之無笏者己亥帝御文明殿百官入閤月望朔之儀從新例也荊南高季興上言峽內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幽州奏契丹寇邊詔齊州防禦使安審通率師禦之辛丑以前青州節度使符習爲鄆州節度使以前華州節度使史敬鎔爲安州節度使乙巳禁鎔錢爲器仍估定生銅器價斤二百熟銅器斤四百如違省價買責者以盜鑄錢論丁未樞密使院條奏諸道節度使刺史內有不守詔條公行科斂須行止絕州使所納軍糧不得更邀加耗節度使刺史所置牙隊許于軍都內抽取便給省司衣糧況人數已多訪聞尚有招致諸

（色人多有抵罪亡命便于州府投名爲使下元隨邀求職務凌壓平人及有力戶人于諸處行賂希求事務亦有州使妄稱修葺城池廨宇科賦于人及營私宅諸縣鎮所受州使文符如涉科斂人戶不得稟受州府不得賒買行人物色兼行科率已前條件州使如敢犯違許人陳告勘詰不虛量行獎賞宜令三京諸道州府準此處分新授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奏處斬新登州刺史王公儼及同謀拒命指揮使李謹王居厚等八人詔初王光中符習爲青州節度使宦官楊希望爲監軍專制軍政趙在禮之據魏州習奉詔以本軍進討既而帝爲亂軍所劫習即罷歸希望遣兵邀之習懼而還至滑州帝遣人招之習至乃從帝入汴希望聞魏軍亂遣兵圍守習家欲盡殺之公儼素受希望獎愛謂希望曰內侍宜分腹心之兵監四面守陴者則誰敢異圖希望從之公儼乘其無備圍希望之第擒而殺之公儼遂與州將李謹等謀據州城以邀符節即令軍府飛章畱已兼揚言符習在鎮人不便其政帝乃除公儼爲登州刺史公儼不時赴任即以霍彥威代符習聚兵淄州以圖進取彥威至淄州會詔使至青州告諭公儼即赴所任彥威懲其初心遣人擒公儼于北海縣與同黨斬于州東有司上言莊宗祔廟懿祖祧遷準例捨故而諱新懿祖例不諱忌日不行香從之壬子襄州節度使劉訓加檢校太傅以僞蜀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趙國公張格爲太子賓客充三司副使從任圜請也　五代會要天成元年八月十一日敕諸道開置幕府皆有舊規奏薦官寮亦著前式苟或隳紊難正澆訛從前諸道奏請判官若遇移鎮便合隨去若無除授亦隨府罷近年流例有異從來使府雖遇除移判官元守舊職今後若朝廷除授者即不係使府除移如是自請充職者便須隨去如遇府罷其職亦罷又往例藩鎮帶平章事奏請判官殿中已上許奏紫不帶平章事亦同帶平章事例處分如是防禦團練使奏請判官自員外郎已下不在奏緋之限其所奏判官州縣官並須將前任告赤隨奏到京若是未會有官須假試銜者亦隨奏狀內言並未有官如是節度觀察留後及權知軍州事並不在奏請判官之限如刺史要奏州縣官並須中本道請發表章不在自奏之限今日諸道奏請從事本無官署要結虛銜不計職位高卑多是兼請朱紫不惟紊亂實啟倖求深蠹弊章須行釐革宜令諸道州府仍下管內諸州准敕命處分　冊府元龜八月壬辰以積雨泥甚放百寮朝參已亥

帝御文明殿百官入閤如月朔之儀從新例也）九月己未，幸至德宮及袁建豐第（五代史九月乙卯朔詔汴州扶溝縣復隸許州以前絳州刺史婁繼英爲薊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己未幸至德宮遂幸前隰州刺史袁建豐之第帝嘗爲太原內衙親將建豐爲副至是建豐風疾沈廢故親幸其第以撫之庚申以都官郎中庾傳美充三司搜訪圖籍使傳美爲蜀王衍之舊僚家在成都便于歸計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實錄及傳美使迴所得纔九朝實錄及殘缺雜書而已癸亥應聖節百僚于敬愛寺設齋召緇黃之衆于中興殿講論從近例也戊辰以僞蜀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右金吾街使張貽範爲兵部尚書致仕都官員外郎于鄴奏請指揮不得書契券輒賣良人從之癸酉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尚書令楚王馬殷可檢校太師守尚書令兩浙節度畱後靜海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瓘加食邑中吳建武等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錢元璙加開府階進食邑甲戌以前代州刺史馬漑爲左衛上將軍致仕己卯以光祿卿羅周敬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辛巳以前復州刺史袁義爲唐州刺史詔曰鳳翔節度使李曮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善有稱忠勤顯著既在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隆惇敘俾煥成家之美貴崇猶子之親宜于本名上加從字癸未文武百僚至張全義私第柩前立班辭以來月二日葬故也　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九月以尚書都官郎中庾傳美爲三川搜訪圖籍使　又後唐天成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門下中書兩省狀准舊例檢校官合納光省禮錢伏見尚書省檢校官禮錢近降敕命除翊衛勛庸藩垣將佐其餘不帶平章事節度使及防禦團練刺史諸道副使郎中已下并三司職掌監院官縣令錄事參軍判官等凡關此例並可徵收者伏緣省官舊例別無錢物祇徵禮錢以充公廨破使蓋值離亂致失規繩即目縱有檢校官未奉敕命許令依舊徵理其檢校左右散騎常侍乞依尚書省除翊衛勛庸藩垣將佐外並許徵收所冀朝廷故事免失于根源省閣舊儀長存于規制謹具本朝元徵舊例錢數乞奏聞者中書約本省舊徵禮錢及蠲減錢數如左防禦團練刺史諸道郎官三司職掌檢校左右散騎常侍舊例各納一十五千今減外各納錢五千兩府及次府少尹左右司馬別駕長史舊

例各納錢十千減外各納錢四千諸道將校舊例納錢五千減外各納錢三千都押衙至大將各納錢五千減外各納錢二千五百進奏官各納錢二千其餘都頭指揮使已下並與免放右奏勑宜令門下中書兩省准此逐月具數申中書門下　冊府元龜九月丙辰帝御文明殿入閤新制次日例也）冬十月丁亥雲南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使大鬼主傳能何華來辛丑契丹使沒骨餒來告阿保機哀廢朝三日旱辛亥雨（五代史冬十月甲申朔詔賜文武百僚冬服綿帛有差近例十月初寒之始天子賜近侍執政大臣冬服帝顧謂判三司任圜曰百僚散未圜奏曰臣聞本朝給春冬服徧及百僚喪亂已來急于軍旅人君所賜未能周給今止近臣而已外臣無所賜帝曰外臣亦吾臣也卿宜計度圖遂與安重誨據品秩之差以定春冬之賜其後遂以爲常右拾遺曹琮上疏內一件百僚朔望入閤及五日內殿起居請許三署寺監官輪次轉對奏事從之刑部員外郎孔莊上言自兵興已來法制不一諸道州縣常行栁杖多不依格律請以舊制曉諭改而正之丙戌吏部侍郎盧文紀上言請內外文武臣僚每歲有司明定考校將相乙迴御筆以行黜陟疏下中書門下商量宰臣奏請施行從之丁亥雲南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傳能何華等來朝貢帝御文明殿對之百僚稱賀庚寅以客省使李嚴領泗州防禦使以河中節度副使李鏻爲太子賓客壬辰邠州節度使毛璋移鎮潞州巴州進嘉禾合穗甲午以前隰州刺史袁建豐遙領洪州節度使庚子幽州奏契丹平州守將僞署幽州節度使盧文進率戸口歸順百僚稱賀辛丑契丹遣使來告哀言國主安巴堅以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卒詔曰朕近纘皇圖恭修帝道務安夷夏貴洽雍熙契丹王世預歡盟禮交聘問遽聞凶訃倍軫悲懷可輟今月十九日朝參丙午以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李卑晚爲寧遠將軍大渡河山前邛川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鄧摽莎爲定遠將軍丁未幽州奏盧文進所率降戸孳畜人口在平州西首尾約七十里庚戌以吏部侍郎盧文紀爲御史中丞時御史大夫李琪三上表求解任故也以兵部侍郎劉岳爲吏部侍郎以戸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馮道爲兵部侍郎以中書

舍人充端明殿學士趙鳳爲戸部侍郎並依前充職五子靜江軍節度使桂州管內觀察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扶風郡王馬賨加食邑實封澧朗觀察使檢校太傅兼侍中馬希振加檢校太尉盧文進至幽州遣軍吏奉表來上十一月戊午以滄州留後王景勘爲邢州節度使青州奏得登州狀申契丹先攻逼渤海國自安巴堅身死雖已抽退尚留兵馬在渤海扶餘城今渤海王弟領兵馬攻圍扶餘城內契丹次已未以翰林學士尚書戸部郎中知制誥劉昫爲中書舍人充職辛酉以前秘書少監溫輦爲太子詹事壬戌以前房州刺史朱罕爲潁州團練使是日詔曰應今日已前修葺得寺院無令毀廢自此已後不得輙有建造如要願在僧門並須官壇受戒不得衷私剃度癸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禮部侍郎裴皥上言諸州刺史經三考方請替移詔曰有政聲者就加恩澤無課最者即便替移密州獻芝草庚午河陽節度使夏魯奇移鎮許州留後梁漢顒爲邠州節度使淮南楊溥遣使貢獻賀登極乙亥以前振武留後張溫爲利州昭武軍留後以果州刺史孫鐸爲漢州刺史充西川馬步軍指揮使壬午靜海軍節度安南管內觀察等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錢元球加開府階進食邑癸未鎮州奏準詔盧文進所率歸業戸口蠲放租稅三年仍毎口給糧五斗十二月戊子盧文進及將吏四百人見賜鞍馬玉帶衣被器玩錢帛有差詔曰朕中興寶祚復正皇綱萬國駢羅俱在照臨之內八紘遂負咸居覆載之間矧彼雲南素歸正朔洎平僞蜀思錫舊恩于乃聆以雖深欲霈覃而未暇百蠻都首領李卑晚六姓蠻都首領勿鄧摽莎等天資智勇世禀忠勤梯航之道路幾通琛賨之貢輸已至率其種落竭乃悃誠備傾向化之心深獎來庭之意今則各須國寵別進王封其巂州刺史李及大鬼主離吠等或遥貢表函或躬趨朝闕亦宜特授官資各遷階秩勉敦信義無墜冊書示爾金石之堅保我山河之誓欽承休命永保厥終壬辰帝狩于近郊臘故也甲午以契丹盧龍軍節度使盧文進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滑州節度使戊戌詔嚴禁鐵錢庚子皇第二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從榮可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雄軍節度使鄴都留守以武安軍馬步都指揮使馬希範爲澧州刺史鐵林都知兵馬馬希杲爲衡州刺史壬寅潁州刺史孫岳加檢校太保獎能政也丙午中書門下奏故事藩鎮節度觀察使帶平章事于都堂上事刊石記壁合納禮錢

三千貫以充中書及兩省公使今欲各納禮錢五百千于中書立石亭子鐫勒宰臣使相官氏授上年月餘充脩葺中書兩省公署都堂什物從之庚戌御史臺奏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有婢僕自經投井非理物故者近者已來凡是死亡皆是臺司左右巡舉勘檢施行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街市背徒同于民家因事邀脅臣詢訪故事凡京城民庶之家死喪委府縣檢舉事家委軍巡商旅委戶部然諸司檢舉後具事由申臺其閒或枉濫情故臺司訪聞即行舉勘如是文武兩班官吏之家即是臺司檢舉臣請自今已後並準故事施行者詔曰今後文武兩班及諸道商旅凡有喪亡即準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士之家凡死喪及婢僕非理物故依臺司奏委府縣軍巡同檢舉仍不得縱其吏卒干物故之家妄有邀脅或恐累月屍柩雖停若待中閒檢舉縱無邀脅亦須經時日今後仰本家喚四鄰檢察若無佗故逐便葬埋如後別聞枉濫妄有保證官中訪知勘詰不虛本戶降保並行科罪如聞諸道州府坊市死喪取分巡院檢舉頗致淹停人多流怨亦仰約京城事例處分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勅應今日已前脩葺得寺院無令毀廢自此後不得輒有建造如

有願在僧門亦宜准佛法格例官壇受戒不得褻私剃度　入後唐天成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書奏伏准故事應諸道節度使凡帶平章事宜於中書都堂上事禮絕百寮等威無異刊石紀壁以列姓名事係殊恩慶垂後裔舊例赴鎮後合納禮錢一千貫充中書及兩省公使伏自近來全隳往例今皇綱再整墜典咸脩合舉成規冀將集事臣等商量今請諸道一鎮帶平章事處各納禮錢五百千中書建立石亭子一所鐫紀宰臣使相爵位姓名授上年月其所納錢請充中書脩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內鋪陳什物從之　又後唐天成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御史臺奏應在京兩街司及坊市士庶人家及諸道經商旅或有投井自縊及婢僕諸色人等非理歿故伏據近年已來凡是死亡之家並是臺司左右巡使舉勘差驅使官與諸司人同行檢驗指揮如此施行相承已久臺司若不差人舉勘即非理幽究無由申雪若一一檢驗即事故之家多稱騷擾況臺司亦常憂兩巡驅使官與諸司同巡檢節級等于有事人家妄有所求今詢訪故事准當司京兆察往例凡京城內應有百姓死亡之家祇勘府縣差人檢驗如是軍人祇委兩軍檢勘如是諸道經商客旅即地界申戶部使差人

檢勘仍逐司各具事由及同檢勘行人等姓名申臺及本巡察其閒或有事涉冤濫曲直不分察訪得知及有人論訴臺司並行追勘如是兩班官吏之家即合是臺司檢勘伏請自今已後並准故事施行除百司外臺中不便差人違例檢勘如是則軍人百姓各有區分事涉冤誣即行追勘合具舉明庶遵故事者兼得左右巡使狀抄錄到喪葬格例所設車輿儀注物色祇為官品高下無官秩者若陳儀注其供應因犯典刑今則凡事葬儀動輸格物但官中只行檢察在人情各盡孝恩徇彼稱家之心許便送終之禮臺司又難將孝子盡決嚴刑祇以供人例行書罰以添助本司支費兼緣設此防禁比為權豪之家多有違禮從厚若貧窮下士倘猶不便送終必無僭禮可以書罰兩京即是臺司舉行諸州府即元無條例者凡棺槨不計有官品並不得於棺槨上雕鏤畫飾施戶窗欄檻楹楯等官至四品已上使方相七品已上使魁頭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如常制七品已下及無官品者勿用凡明器等三品已上不得過九十事五品已上不得過六十事九品已上不得過四十事當廣地軸誕馳馬及執役人高不得過一尺其餘音聲隊馬威儀之屬各准平生品秩所用仍以木瓦為

之不得過七尺及別加畫飾諸蘇令謂之鵝毛五蘇五品已上竿長七尺五品已下長五尺無官品者勿用諸三品已上引披翣鐸挽歌鼓六行每行六人五品已上二引二披四鐸四翣挽歌四行四人九品已上二翣無者勿用諸車轝三品已上油幰朱絲絡網施襈兩廂畫龍虎幰竿朱垂六旒蘇今之纓帶也七品已上油幰襈兩廂畫雲氣垂四旒蘇九品已上無旒蘇車轝上有結絡者三品已上及將相有鳳臺自諸品官及郡守升朝者羚羊山華餘並平幰百姓喪葬祇合使鬃甲者無幰撰畫飾並無已前儀物禮部格物凡官人百姓送葬鼓為奢僭不依禮式宜令所司切加糾察如物色等數目大小有違條式及輒飾以金銀者杖六十奉勅今後文武兩班及諸司官吏并諸道經商客旅凡有喪亡即准臺司所奏故事施行其街坊百姓及軍人之家每有死喪兼所使厮兒妮于因依與行投井自縊非理自致身命者據臺司狀委府縣及兩軍軍巡差人檢勘竊慮前件事故之家或所居隘窄兼阻暑毒之月尸靈難久停留若待申報官中檢勘縱無遲難須經時日令仰本戶可便喚四隣看驗如無他故便任本主遂殯仍具結罪保明文狀報官若有枉有傷害致死隣人妄有保明本

戶并保人勘責不虛各量罪科斷兼聞諸州官府士庶之家或有死喪亦是須候分巡院檢勘頗致淹畱既鼓浮詞甚傷風教亦仰約有在京事條例理處分其庶人喪葬所設車轝儀注格例狀稱近日庶流多有違越臺司又難將孝子盡決嚴刑祇以供人例行書罰添助本司支費據此懲罰名目且非爲政憲綱自今以後所有各計品秩之外及庶人喪葬宜令御史臺委兩巡御史點檢假貨行人須依條例如有違越據所犯重經臨時科斷臺司不得妄有攪擾　冊府元龜十月甲申朔帝御文明殿視朝己亥帝御文明殿對南詔蠻兩林鬼主等百寮稱賀是月右拾遺曹珍上疏內一件百寮朔望入閤及五日一度內殿起居請許三署寺監官輪次轉對奏事從之十一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癸亥日南至帝御百寮稱賀十二月甲申朔帝御文明殿見百寮

又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勅佛氏之教其來久矣既爲空寂之門不無高潔之士自淳風久散至道莫隆漸容游惰之徒雜處緇黃之衆罔遵禁戒惟切經求託形勢以擾人蓄資財而潤己將恩縱志肯樂聚居多于閭巷之間別搆住持之所妄陳福業潛誘聾愚或移動居人或侵併物業如斯之弊其徒日繁朕方靜寰區務康黎

庶貴臻有益共洽無私宜令徧行告諭應今日已前脩蓋得寺院無令毀廢自此以後不得輒有建造如要願在僧門亦宜准佛法條例官壇受戒不得擅私剃度

五代春秋丙戌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即位甲寅改元七月葬莊宗神閔皇帝于雍陵殺豆盧革韋說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十月契丹盧文進以衆來歸

五代史記卷第六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本紀第六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亶（五代會要更名亶年六十初名嗣源）癸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常儀制曰王者祗敬宗祧統臨寰宇必順體元之典特新制義之文朕以眇躬獲承丕構爰三百年之休運繼二十聖之耿光馭朽納隍夕惕之心罔怠法天師古日躋之道惟勤今則載戢干戈渾同書軌荷元穹之聦祐契兆庶之樂推檢玉塗金非敢期于薄德耕田鑿井誠有慕于前王將陳享謁之儀即備郊丘之禮宜更稱謂永耀簡編今改名爲亶凡在中外宜體朕懷宣制訖百僚稱賀有司告郊廟社稷（楊億談苑云唐時避諱最重人君即位多更名後唐尚沿其制明宗初名嗣源後改名亶于是楊檀改稱光遠其金壇及檀州諸州縣皆從改更則并偏旁字而亦改之蓋時明宗在御臣下避諱之嚴如此）丙辰詔端明殿學士班位宜在翰林學士之上今後如有轉改只于翰林學士內選任先是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之下又如三館例官在職上超鳳轉侍郎日諷宰相府移之既而禁林序列有不可之言安重誨奏行此勑時論便之癸亥宰臣鄭珏加特進門下侍郎兼太微宮使崇文館大學士任圜加光祿大夫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馮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戊辰以前鄧州節度使劉玘卒廢朝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眞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辛未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留後檢校司徒王建立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癸酉皇第三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從厚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北面副招討房知溫奏營州界奚陁羅支內附乙亥以監門衛大將軍傅瑭爲右武衛上將軍丙子詔曰頃自本朝多難雅道中微皆尚浮華罕

（持廉讓其有除官蘭省命秩栢臺或以人事相疎或以私讎見訴稍乖敬奉遽至棄捐蓋司長之振威處君恩而何地今後應新授官朝謝後可準例上事司長不得輒以私事阻滞其本官亦不得因遭抑挫託故請假不赴寅皇子從厚領事于河南府宰相鄭珏已下會送非例也己卯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行兵部尚書安重誨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樞密使檢校太保守秘書監孔循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詔崇文館依舊爲宏文館初同光中宰相豆盧革以同列郭崇韜父名宏希其意奏改之今乃復焉辛巳詔曰亂離斯久法制多隳不有舉明從何禁止起今後三京及州使職員名目是押衙兵馬使騎馬得有暖坐諸都軍將衙官使下繫名糧者只得衣紫皁庶人商旅只著白衣此後不得參雜兼有富戶或投名于勢要以求影庇或希假于攝貴以免丁徭仰所在禁捌以肅奸欺　又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後魏爲太子洗馬因爲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爲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璀吏部尚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蕘善嘗爲萬年令蕘謁于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蕘爲左丞通刺不見蕘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于任誡其子曰世世無忌蕘故其子弟嘗與蕘讐協即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進士第釋褐爲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爲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遇于幕次協厲聲而言曰崔蕘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天成初遷禮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珏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置于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爲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爲莊宗鄴府書記故明宗呼之朝退宰臣樞密使休于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庸之後廟堂秉筆假手于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判祭酒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爲定物議非之四年春駕自夷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靖子頎頌壽貞惟頌仕皇朝官至左諫議大夫終于鄜州行軍司馬　北夢瑣言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協強言于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加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五代會要恭靖贈尚書左僕射崔協謚　又天成二年正月敕今後三京及諸道州使職員名目是押衙兵馬使指揮使已上騎馬得有暖坐諸都軍衙官使不係名目者祇得衣紫皁衣庶人商旅祇著白衣庶人有富戶或投名于勢要以求影庇或希假攝貴免丁徭如此色人仰所在禁勘以肅姦欺）

二月壬午朔新羅使張芬來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丙申赦京師囚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而殺之（原注　從謙弒君不討而命以官故書與在禮同罪宜誅而書殺者明宗亦同罪不得行誅故以兩相殺書之）

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以伐荊南（原注　是時荊南自絕于中國而附吳不以有罪書討而書伐見非內臣不責其叛　五代史二月壬午朔新羅遣使朝貢丁亥以北京皇城使李繼朗爲龍武大將軍北京都指揮使李從臻爲左衛大將軍捧聖都指揮使李從璨爲右監門衛大將軍戊子以前北面水陸轉運招撫使守冀州刺史烏震領宣州節度使庚寅陝州節度使檢校司徒石敬瑭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壬辰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奏泗州防禦使充西川兵馬都監李嚴扇搖軍衆尋已處斬訖以頴州刺史孫岳爲耀州團練使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尋令中使誅之夷其族以其首謀大逆以弒莊宗也以尚書左丞崔沂爲太子少保致仕壬寅制曰荊南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可削奪官爵仍令襄州節度使劉訓充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許州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緫蕃漢馬步四萬人進討以其叛故也又命湖南節度使馬殷以湖南全軍會合以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授夔州刺史西方鄴為副招討使共領川軍下峽州三面齊進甲辰兗州節度使房知溫加同平章事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加檢校太傅丁未以禮部尚書蕭頃為太常卿戊辰以御史大夫李琪為右僕射以太子賓客李璘為戶部尚書以吏部侍郎李德休為禮部尚書以前吏部侍郎崔貽孫為吏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趙鳳為兵部侍郎依前充職庚戌詔諸道節度使男及親嫡骨肉未沾恩命者特許上聞河南府新安縣宜為次赤以雍陵在其界故也辛亥以刑部侍郎歸藹為戶部侍郎又劉訓字遵範隰州永和人也出身行間初事武皇為馬軍隊長漸至散將屬河中王氏昆仲有尋戈之役訓從史儼攻陝州武皇討王行瑜以訓為前鋒後隸河中為隰州防禦都將居無何殺陝州刺史以郡歸莊宗歷瀛州刺史同光初拜左監衛大將軍三年授襄州節度使四年四月洛陽有變訓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冤之天成中荊南高季興叛詔訓為南面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是時湖南馬殷請以舟師會及王師至荊渚殷軍方到岳州仍傳意于訓許助軍儲弓甲之類久之略無至者荊渚地氣卑濕漸及霖潦糧運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畧人咸苦之及孔循至得襄之小校獻竹龍之術乃造竹龍二道傳于城下竟無所濟遂罷兵令將士散畧居民而回詔訓赴闕尋責授檀州刺史續勑濮州安置未幾起為龍武大將軍尋授建雄軍節度使移鎮延平卒贈太尉）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羣臣買宴（原注游幸若不過度則小事也皆不書惟莊宗及晉出帝之世則書者著其過度耳明宗于五代勤儉之君游幸無過度此書以著買宴見君臣之失）盧臺軍亂殺其將烏震新羅使林彥來（五代史三月壬子朔以中書舍人馬縞為刑部侍郎幸會節閣宰相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共進錢絹請開宴癸丑遣供奉官賈俊使淮南甲寅以西川節度副使李敬周為遂州武信軍留後乙卯開府儀同三司司徒致仕趙光逢可太保致仕仍封齊國公以武信軍節度使李紹文卒廢朝丙辰宰相判三司任圜奏諸道藩府請依天福三年已前許貢綾絹金銀隨其土產折進馬之直又請學生馬分置監牧並從之太常丞段顒請國學五經博士各講本經以申橫經齒冑之義從之庚申以前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勍為河陽節度使壬戌幸甘水亭甲子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以大內皇城使守饒州刺史李從璋為應州節度使丁卯詔所在府縣糾察殺牛賣肉犯者準條科斷其自死牛即許貨賣肉斤不得過五錢鄉村民家死牛但報本村所由準例輸皮入官癸酉以戶部郎中知制誥盧詹為中書舍人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三月勅訪聞京城坊市軍營有故犯條流殺牛賣肉者仰府縣軍巡嚴加糾察如得所犯人准條科斷如有死牛即令貨賣每斤不得過五文鄉村死牛但報本村節級然後准例納皮曉示天下以此處分又任圜奏三京留守諸道節度觀察諸州防禦使刺史每年應聖節及正至等節貢奉或討伐勝捷各進獻馬伏見本朝舊事雖以獻馬為名多將綾絹金銀折充馬價蓋跋涉之際護養稍難因此舉方俱為定制自今後伏乞除蕃部進駝馬外諸州所進馬許依天復三年已前事例隨其土產折進價直冀貢輸之稍易又誠敬之獲申兼欲於諸處揀擇生馬準舊制分置監牧仍委三司使別具制置奏聞）夏四月庚寅盧臺軍將龍晊等伏誅（五代史夏四月辛巳朔房知溫奏前月二十一日盧臺戍軍亂害副招討寧國軍節度使烏震尋與安審通斬殺亂兵訖帝聞之廢朝一日贈震太傅新羅國遣使貢方物丁亥以華州留後劉彥琮為本州節度使是日幸會節園宴近臣己丑以兵部侍郎崔居儉權知尚書左丞以戶部侍郎王權為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裴皞為戶部侍郎以翰林承旨守中書舍人李愚為禮部侍郎充職庚寅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廊下食百官坐定兩省官方來自五品已下輒起詔曰每赴廊餐如對御宴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各罰半月俸詔盧臺亂軍龍晊所部鄴都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在營家口骨肉並可全家處斬龍晊所部之衆即梁故魏博節度使楊師厚之所招置也皆天下雄勇之士自其都為銀槍効節僅八千人師厚卒賀德倫不能制西迎莊宗入魏從珂征河上所向有功莊宗一統之後雖數須賚而驕縱無厭同光末自貝州劫趙在禮據有魏博及帝纘位在禮冀脫其禍潛奏愿赴朝覲遂除皇子從榮為帥乃令北禦契丹是行也

（不支思胄唯幟于長行表隊伍而已故倪首逃征在途聞李嚴爲孟知祥所害以爲劍南阻絕互相煽動及屯于盧臺會烏震代房知溫爲帥轉增浮說震與房知溫博于東寨日亭午大課于營外知溫上馬出門爲甲士所擁且日不與兒郎爲主更何處去知溫給之曰馬軍皆在河西步卒獨何爲也遂得躍馬登舟濟于西岸安審通與騎軍不動知溫與審通謀伺便攻之令亂兵卷甲南行騎軍徐進部伍嚴整叛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于荒澤遲明潛令外州軍別行知溫等遂擊亂軍橫尸于野餘衆復趨舊寨至則已焚之矣翌日盡戮之脫于叢草蒲腔者十無二三迨夜竄于山谷稍奔于定州及王都之敗乃無噍類矣癸巳兗州節度使房知溫加侍中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加檢校太傅並賞盧臺之功也丁酉僞吳楊溥遣移書右威衛將軍雷現貢端午禮幣辛丑以前利州節度使張敬詢爲雲州節度使遣樞密使孔循赴荊南城下時招討使劉訓有疾故也甲辰以戶部侍郎韓彥惲爲秘書監是日幸石敬瑭安重誨第丙午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恩贈太尉以司封郎中充樞密院直學士閻至爲左諫議大夫充職右諫議大夫梁文矩上言平蜀已來軍人剽掠到西川人口甚多骨肉阻隔恐傷和氣請許收認帝仁慈素深因文矩之奏詔河南河北舊因兵火擄隔者並從識認是日鄆州進白鵲五月癸丑以福建畱後檢校太傅舒州刺史王延鈞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充福建節度使瑯琊郡王以太常卿蕭頃爲吏部尚書是日懷州進白鵲戊午以三司副使守太子賓客張格卒廢朝以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竇夢徵爲中書舍人充職癸亥遣宣徽使張延朗調發郡縣糧運赴荊南城下仍以軍法從事以右龍武統軍崔公實爲左龍武統軍以前復州刺史高行周爲右龍武統軍割果州屬郡乙丑僞吳楊溥貢新茶滄州進白鵲庚午詔罷荊南之師既而令軍士散掠居民而迴詔文武臣僚及諸道節度使刺史有父母在者各與恩澤宰臣任圜表辭三司事乃以樞密院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 五代會要二年四月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廊下餐百官坐定前省方來自五品以下輒起勑每赴廊餐如對御宴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宜令罰俸半月又天成二年五月懷州進白鵲至六月兗州進三足烏四年七月遂州進嘉禾一莖九穗百官稱賀勑付史館編錄）六月丙戌任圜罷庚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

（原注夷狄之事也 五代史六月壬午華州邢州進兩歧麥兗州進三足烏丙戌宰相任圜落平章事守太子少保丁亥詔天下除併无名額寺院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爲右武衛大將軍判三司依前宣徽使檢校司徒辛卯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決極一刑準勑合三覆奏近年已來全隳此法伏乞今後決前一日許一覆奏從之壬辰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劉訓責授檢校右僕射守檀州刺史訓南征無功故有是譴詔喪葬之家送終之禮不得過度乙未戶部尚書李鏻上言請朝班自四品已上官各許薦令錄兩人五品官各薦簿尉兩人功過賞罰與舉者同之詔從其所舉人仍于官告內標所舉名姓或有不公連坐舉主仍令三品已上各舉堪任兩使判官者丙申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楚王馬殷爲守太師尚書令封楚國王甲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從北俗之禮也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二年六月戶部尚書李鏻奏應升朝官四品以上各許薦令錄兩人五品六品官各許薦簿尉兩人勑所舉人除官後仍于官告內坐舉官姓名赴任之後或有不公連坐舉主兼三品以上有舊諳行止堪充兩使判官者各具才業上聞）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萬州癸酉殺豆盧革韋說（五代史秋七月庚戌朔以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癸丑以左金吾將軍烏昭遠爲左衛上將軍充入蠻國信使中書奏馬殷封楚國王禮文不載國王之制請約三公之儀用竹冊從之壬戌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孟知祥加檢校太尉兼侍中東川董璋加爵邑以左効義指揮使元習爲資州刺史右効義指揮使盧密爲雅州刺史癸亥幸冷泉宮甲子以檢校工部尚書謝洪爲宿州團練使夔州刺史西方鄴奏敗荊南賊軍收峽內三州丙寅升夔州爲寧江軍以鄴爲節度使戊辰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其東川西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庚午遂州畱後李敬周鄜州畱後劉仲殷並正授本州節度使壬申兗州節度使房知溫移鎮徐州徐州節度使安元信移鎮襄州滄州節度使趙在禮移鎮兗州以齊州防禦使安審通爲滄州節度使是日詔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革韋說等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其骨肉並放逐便是日逐段凝于遼州劉訓于濮州）

（溫韜于德州甲戌太子少保任圜上表乞致仕仍于外地尋賜詔從之丁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曹廷隱爲齊州防禦使）八月乙酉牂牁使宋朝化及昆明使者來（五代史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辛巳以右諫議大夫孔昭序爲給事中以秘書少監崔憓爲右諫議大夫壬午以右驍衛大將軍劉衛爲左領衛上將軍以鄴都副留守趙敬怡爲右衛上將軍判與唐府事乙酉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差使隨牂牁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來朝進方物各賜官告繒綵銀器放還蕃丙戌以御史中丞盧文紀爲工部尚書以左諫議大夫梁文矩爲御史中丞鄧州留後陶玘貶嵐州司馬以其爲內鄉縣令盛歸仁所訟稅外科率故也仍賜歸仁緋袍魚袋癸巳幸皇子從榮第宣禁中伎樂觀宴從榮進馬及器幣帝因以伎樂賜之華州上言渭河泛溢害稼丁酉以吏部郎中襲文宣公孔邈爲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趙熙上言應內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請委內臣一人鈔錄月終送史館詔差樞密直學士錄送青州進芝草新州奏契丹乞置互市癸卯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加兼侍中鄆州節度使符習加檢校太尉甲辰皇子從榮娶鄜州節度使劉仲殷女是夕禮會百僚表賀　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八月起居郎趙熙奏今後凡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臣一人旋具鈔錄月終闕送史館勑宜令樞密院學士月終選送）九月庚午党項使如連山來壬申契丹使梅老來（五代史九月辛亥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王都加食邑實封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檢校太尉鎮州節度使王建立加同平章事僞吳楊溥遣使以應聖節貢獻己未以前雲州節度使高行珪爲鄧州節度使是日出御札曰歷代帝王以時巡狩一則遵乎禮制二則按察方區矧彼夷門控茲東夏當先帝戡平之始爲朕躬殿守之邦俗尚貞純兵懷忠勇自元臣鎮靜庶事康和兆民咸樂于有年闔境彌堅于望幸事難違衆義在省方朕取十月七日親幸汴州庚申以衛尉卿李廷光爲大理卿北京留守李彥超上言先父存審本姓符氏蒙武皇賜姓乞却還本姓從之乙丑夏州節度使李仁福鳳翔節度使李從曮朔方節度使韓洙並加食邑改賜功臣以汝州防禦使趙延壽爲河陽節度使以比部郎中知制誥劉贊爲中書舍人以河陽掌書記程遜

爲比部員外郎知制誥以代州刺史李德珫爲蔚州刺史丙寅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襄州夏魯奇上言荊南高季興遣使持書乞修貢奉詔魯奇不納詔諸州錄事參軍不得兼使府賓職己巳鄧州節度使史敬鎔加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盧質加檢校司徒御史臺奏每遇入閤舊例只一員侍御史在龍墀邏祇候彈奏公事或有南班失儀點檢不及今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仍各繫供奉班出入從之以青州節度副使淳于晏爲亳州團練使契丹遣使美稜瑪古已下朝貢戊寅西川奏據黎州狀雲南使趙和于大渡河南起舍一間留信物十五籠并雜牋詩一卷遞至闕下　冊府元龜天成二年九月九日應聖節四方諸侯並有進獻丁巳百官奏爲應聖節于敬愛寺行香設齋宣教坊伎宴樂之宰臣樞密使以下咸進壽酒各賜錦衣名兩街僧道於中興殿講論）冬十月乙酉如汴州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殺（原注不書克汴州者天子自以兵討未嘗攻戰直入其城也佗自殺不書爲書克州此不書克州故書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原注實安重誨矯詔殺之不書重誨殺者明宗知而不責又下詔書誣圜以罪故以明宗自殺書之）辛丑德音釋輕繫囚是月傳箭于霍彥威（原注夷狄之事也　五代史冬十月己卯朔帝御文明殿視朝癸未亳州刺史李鄴貶郴州司戶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判官樂文紀配祁州責其違法黷貨也乙酉駕發西京詔留宰相崔協以奉祠祭丁亥帝宿于滎陽汴州朱守殷奏都指揮使馬彥超謀亂已處斬訖戊子次京水知朱守殷反帝親統禁軍倍程前進翼日至汴州攻其城拔之守殷伏誅丙申磁州刺史藥縱之上言今月十二日供奉官王仁鎬至稱制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契丹遣使持書求碑石欲爲其父表其葬所戊戌詔曰諸道州府自同光三年已前所欠秋夏稅租并主持務局敗闕課利并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殘欠夏稅並特與除放時重誨既搆任圜之禍恐人非之思沛恩于衆以掩已過乃奏曰三司積欠約二百萬貫虛繫帳額請並蠲放帝重違其意故有是詔時議者以蠲隔年之賦猶或惠民場院課利一概除之得不起奸幸之門乎己亥詔曰太子少保致

（代任圖早推勳舊會委重難既退免于闕權俾優閒于外地而乃不遵禮分潛附守殷緘題罔避于嫌疑情旨頗彰于怨望自收汴壘備見蹤由若務含宏是孤典憲尚全大體止罪一身已令本州私第自盡其骨肉親情僕使等並皆放罪辛丑詔曰后來其蘇動必從于人欲天監厥德靜宜布于國恩近者言幸浚郊暫離洛邑蓋逢歲稔共樂時康不謂奸臣遽彰逆狀爲厲之階既甚覆宗之禍自貽以致近輔生靈遽此多端紛擾永言軫惻無𣪘寐興宜覃雨露之恩式表雲雷之澤應汴州城內百姓既經驚劫宜放二年屋稅諸處有曾受逆人文字者隨處焚毀應天下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放火殺人劫盜合造毒藥官典犯贓僞行印信屠牛外罪無輕重並從釋放應有民年八十已上及家長有廢疾者免一丁差役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爲西京留守行京兆尹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差人走馬進箭一對賀誅朱守殷帝却賜彥威箭一對傳箭蕃家之符信也起軍令衆則使之彥威本非蕃將以臣傳箭于君非禮也癸卯以權知汴州事陝州節度使石敬瑭爲汴州節度使兼六軍諸衛副使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鳳翔奏地震丙午威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守建州刺史王延稟加同平章事守建州刺史充奉國軍節度副使兼威武軍節度副使詔割施州却屬黔南）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五代史十一月己酉帝祭蕃神于郊外庚戌以皇城使行袁州刺史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乙卯青州霍彥威鄆州符習來朝以太子詹事溫韡爲吏部侍郎徐州房知溫來朝戊午黔南節度使李紹義加檢校太保庚申皇子河中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珂鄴都留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榮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從厚並加檢校太傅進爵邑貝州刺史竇廷琬上言請制置慶州青白兩池逐年出絹十萬匹米萬石詔升慶州爲防禦州所以廷琬爲使壬申詔霍彥威等歸藩詔太宗朝左僕射李靖可冊贈太保鄆州僕射陂可改爲太保陂時議者以僕射陂者後魏孝文帝賜僕射李沖故因以爲名及是命之降以爲李靖蓋誤也契丹遣使摩琳等來其屬來乞通和）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吐蕃遣使者來甲辰畋于東郊丙午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聿諡曰孝恭廟號惠祖祖妣

劉氏諡曰孝恭昭會祖敖諡曰孝質廟號毅祖祖妣張氏諡曰孝質順祖琰諡曰孝靖廟號烈祖祖妣何氏諡曰孝靖穆考諡曰孝成廟號德祖妣劉氏諡曰孝成懿立廟于應州（五代史十二月戊寅朔以前鳳翔留後高允貞爲右監門上將軍詔以施州爲夔州屬郡以其使近故也遣飛勝指揮使于契丹賜契丹王錦綺銀器等兼賜其母繡被瓔珞己卯蔚州刺史周令武得代歸闕帝問北州事令武奏曰山北甚安諸蕃不相侵擾鴈門已北東西數千里斗粟不過十錢帝悅顧謂左右曰須行善事以副天道居數日帝延宰臣于元德殿言及民事馮道奏曰莊宗末年不撫軍民惑于聲樂遂致人怨國亂陛下自膺人望歲時豐稔亦淳化所致也更願居安思危帝然之許州地震庚辰皇子鄴都留守從榮移鎮太原以北京留守符彥超爲潞州節度使乙酉以彰國軍節度使李從璋昧于政理詔歸闕勑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逐年賜錢四十萬己丑兗州節度使趙在禮來朝詔出潛龍宅米以賑百官壬辰以太傅致仕齊國公趙光逢卒輟朝丙申許州節度使夏魯奇移鎮遂州庚子幸石敬瑭公署及康義誠私第甲辰狩于東郊臘也丙午追尊四廟以應州舊宅爲廟五代會要惠祖孝恭皇帝諱聿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恭皇帝廟號惠祖葬遂陵在應州金城縣毅祖孝質皇帝諱敬孝恭皇帝長子母曰昭皇后崔氏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質皇帝廟號毅祖葬衍陵在應州金城縣烈祖孝靖皇帝諱琰孝質皇帝長子母曰順皇后張氏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靖皇帝廟號烈祖葬奕陵在應州金城縣德祖孝成皇帝諱霓孝靖皇帝長子母曰穆皇后何氏天成二年十二月追尊孝成皇帝廟號德祖葬慶陵在應州金城縣冊府元龜天成二年丙午追尊四代祖麟州僕射諱聿諡曰孝恭皇帝廟號惠祖衛國夫人博陵崔氏諡曰孝恭昭皇后三代祖朔州司空諱敖諡曰孝質皇帝廟號毅祖趙國夫人張氏諡曰孝質順皇后皇祖蔚州司徒諱琰諡曰孝靖皇帝廟號烈祖皇祖妣秦國夫人何氏諡曰孝靖穆皇后皇考汾州太師諱霓諡曰孝成皇帝廟號德祖皇妣宋國夫人劉氏諡曰孝成懿皇后以應州舊宅爲廟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二月勑新進士及第有聞喜宴今後逐年

（賜錢四百貫五代春秋丁亥二年二月誅郭崇謙三月荊南高保興叛附于吳盧臺戍軍亂房知溫討平之十月帝幸汴州戊子次京水汴州朱守殷拒命己丑帝至汴州誅朱守殷安重誨害任圜）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五代史天成三年春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辛亥前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孔勍以太子太傅致仕癸丑詔取今月十七日幸鄴都甲寅以國子祭酒朱守素卒廢朝丙辰以鎮南軍節度使袁建豐卒廢朝詔贈太尉丁巳詔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己之言庶民知過今月十七日據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鬭之事朕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旦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載聆讜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誑誣頗甚石敬瑭詳覆稍乖致人枉法而殂處朕有過之地令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其石敬瑭是朕懿親合施極諫既茲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銷在身職銜配流登州小兒骨月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子細裁遣不得因循百寮進表稱賀己未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望令宰相兼判乃詔崔協判之辛酉以前潞州節度使毛璋為右金吾上將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華溫琪為右金吾大將軍以春州刺史張虔釗為鄭州防禦使契丹陷平州癸亥詔應廟諱文字只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用闕缺點畫契丹遣使托諾巴摩哩等貢獻帝遣指揮使奔托山押國信賜契丹主妻戊辰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康義誠兼領鎮南軍節度使以隨駕步軍都指揮使潮州刺史楊漢章遙領寧國軍節度使中書上言舊制遇二月十五日元元皇帝降聖節休假三日準會昌元年二月勅休假一日請準近勅從之吐蕃伊埒雅遜等六人回鶻米里都督等四人並授歸德懷遠將軍悉放還蕃庚午冊贈故瀛州刺史李嗣顥為太尉壬申冊贈故皇子檢校司空從謹為太保甲戌制以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以韓國夫人王氏為德妃仍令所司擇日冊命）

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紹虜來乙未孔循罷戊戌回鶻使李阿山來（五代史二月丁丑朔有司上言太陽合虧既而有雲不見羣臣表賀詔巡幸鄴都事宜停庚辰偽吳楊溥遣使貢獻賀誅朱守殷帝以荊南拒命通連淮夷不納其使遣還壬午以光祿卿萃寂卒廢朝贈禮部尚書癸未工部尚書盧文紀貶石州司馬員外安置文紀私諱業時新除于鄴為工部郎中舊例寮屬名與長官諱同或改其任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故中書未議改官于鄴授官之後文紀自請連假鄴尋就位及差延州官告使副未行文紀參告且言候鄴迴日終請換書鄴其夕遂自經而死故文紀貶官以倉部郎中何澤為吏部郎中獎伏閤諫巡幸鄴都也丁亥天德軍節度使郭承豐加檢校司徒辛卯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為左驍衛上將軍詔中外羣臣父母亾沒者並與追封贈癸巳以禮部尚書崔貽孫卒輟朝甲午以吐渾寧朔奉化兩府都知兵馬使李紹魯為吐渾寧朔府都督乙未以樞密使兼東都留守孔循為許州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鄧州節度使高行珪移鎮安州應州節度使李從璋移鎮滑州滑州節度使盧文進移鎮鄧州丁酉以責授檀州刺史劉訓為右龍武大將軍己亥迴鶻可汗仁喻遣都督李阿爾珊等貢獻壬寅以左金吾大將軍羅周敬為同州節度使甲辰以威塞軍節度使張延裕卒廢朝詔贈太保以耀州團練使孫岳為閬州團練使以左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為右金吾衛大將軍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華溫琪為左金吾衛大將軍）

三月丁未朔御札求直言己未鄭珏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方鄴克歸州戊辰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為樞密使（五代史三月丁未朔以久雨詔文武百辟極言時政得失丁巳以邢州節度使王景戡為華州節度使以前北京副留守李從溫為邢州節度使己未以宰臣鄭珏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僕射致仕加食邑五百戶庚申以前復州刺史翟章為新州威塞軍留後中書奏孟夏薦饗合宰相行事在朝只有宰相二員今東都留守孔循帶平章事宜令攝太尉行事孔循稱使相有戎機不當司祠祭重事癸亥以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西方鄴上言收復歸州以前鄭州刺史楊漢賓為洋州武定軍留後戊辰以前彰國軍節度副使陳皋為鳳州武興軍留後以前蔡州刺史孫漢韶為應州彰國軍留後以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為樞密使以

（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延朗爲宣徽南院使以前冀州刺史婁繼英爲耀州團練使以懷州刺史張延蘊爲金州防禦使己巳命范延光權知鎮州軍府事西方鄴奏于歸州殺敗荊南賊軍數千人時有太白山道士解元龜自西川至對于便殿稱年一百一歲既而上表乞西都留守兼西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帝謂侍臣曰此人老耄自邀力求朝方期別有異見反爲身名甚可笑也賜號知白先生賜紫放歸山甲戌冊迴鶻可汗仁喻爲順化可汗）夏四月戊寅延光罷乙酉達靼遣使者來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歸德軍節度使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五代史夏四月戊寅以汴州節度使石敬瑭爲鄴都留守充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使權知鎮州軍府事檢校太保范延光爲鎮州節度使兼北面水陸轉運使以司農卿鄭績爲太僕卿壬午夔州節度使東南面副招討使西方鄴加檢校太保甲申皇第三女石氏封永寧公主第十三女封興平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冊命幽州上言契丹有書求樂器乙酉達靼遣使朝貢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丙戌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汴州節度使判六軍如故丁亥復州奏湖南大破淮賊于道人磯以西川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延隱兼漢州刺史從孟知祥之請也洋州上言重開入蜀舊路三百餘里比今官路較二十五程而近癸巳殿中少監石知訥貶憲州司戶坐扇惑軍鎮也北面副招討宋州節度使王晏球以定州節度使王都反狀聞庚子制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太原王王都削奪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知定州行軍州事以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兼諸道馬軍都指揮使以左散騎常侍蕭希甫兼判大理卿事西京奏前樞密使張居翰卒）五月契丹禿餒入于定州辛酉右衛上將軍趙敬怡爲樞密使封回鶻可汗王仁裕爲順化可汗（五代史五月乙巳朔回鶻可汗仁喻封順化可汗丁未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河陽節度使趙延壽並加駙馬都尉以右僕射李琪爲太子少傅辛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加爵邑王晏球上言收奪得

定州北西二關城癸丑湖南馬殷奏二月中大破淮寇二萬生擒將士五百餘人中書上言諸道薦人總與不可全阻又難今後節度使每年許薦二人帶使相者許薦三人團練防禦使各一人節度觀察判官並聽旨授書記已下即許隨府從之以六軍判官尚書司封郎中史圭爲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詔州縣官以三十月爲考限刺史以二十五月爲限以到任日爲始己未幽州奏契丹托諾領二千騎西南趣定州以前同州節度使盧質行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辛酉以天雄軍節度副使判興唐府事趙敬怡爲樞密使詔曰上柱國勳之極也近代已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初官便授上柱國今後凡加勳先自武騎尉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丁卯鎮州奏今月二十八日王師不利于新樂壬申王晏球奏今月二十一日大破定州賊軍及契丹于曲陽斬獲數千人王都與托諾以數十騎復入于定州六月己卯以右金吾上將軍毛璋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前安州節度使史敬鎔爲右金吾上將軍以前華州節度使劉彥琮爲左武衛上將軍壬午放內園鹿七頭于深山乙酉皇子故金槍指揮使檢校左僕射從璟贈太保乙丑幽州趙德鈞奏殺契丹千餘人于幽州東獲馬六百匹壬辰宰臣馮道率百寮上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詔報不允丙申馮道等再上尊號不允戊戌以西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張遵誨行京兆尹）秋七月己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五代史秋七月乙巳詔故僞蜀主王衍追封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丙午以前武信軍節度使李敬周爲邠州節度使丁未以滄州節度使安審通卒于師輟朝壬子以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廢朝甲寅王晏球奏六月二十二日進攻逆城將士傷者三千人時王晏球知城中有備未欲急攻朱宏昭張虔釗切于立功促攻賊壘晏球不得已而進兵遂致傷痍甚衆乙卯以太子少保李茂勳卒輟朝己未詔弛麴禁許民間自造于秋苗上徵納麴價畝出五錢時孔循以麴法殺一家于洛陽或獻此議以爲愛其人便于國故行之宗正卿李紓除名刑部侍郎馬縞貶綏州司馬刑部員外郎李慎儀貶階州司戶初李紓差攝陵臺令張保嗣等各虛稱試銜爲奉先令王延朗所訟大理寺斷以詐假官論刑部詳覆稱非詐假大理執之名兩司廷議刑部理屈故有是貶紓積勳配隴州徒一年未幾詔曰天下州府例是攝官皆

（結試銜或因勸窮便關詐假已前或有稱試銜一切不問此後並宜禁止曹州刺史成景宏貶綏州司戶參軍續敕長流宥州尋賜自盡坐受本州倉吏錢百緡也壬戌齊州防禦使曹廷隱以奏舉失實配流永州續敕賜自盡甲子王晏球奏今月十九日契丹七千騎來援定州王師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滿城又破之斬二千級獲馬千匹戊辰詔福建節度使王延鈞可依前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進封閩王己巳王晏球奏此月二十一日追契丹至易州掩殺四十里擒獲甚衆故朔方節度使韓洙贈太尉以兵部侍郎王權御史中丞梁文矩並爲吏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呂夢奇爲御史中丞）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惕隱赫邈慶州防禦使竇廷琬反（五代史八月癸酉朔以翰林學士守中書舍人李懌劉昫並爲戶部侍郎充職以吏部侍郎劉岳守秘書監以吏部侍郎韓彥惲守禮部尚書以戶部侍郎歸藹守太子賓客以戶部侍郎裴皞守兵部侍郎以中書舍人張文寶守刑部侍郎詔凡有姓犯廟諱者以本望爲姓丁丑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守龍武大將軍劉訓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

壬午幽州趙德鈞奏于府西邀殺契丹敗黨數千人生擒首領特哩袞及其屬凡五十餘人是時官軍襲殺契丹屬秋雨繼降泥濘莫進人饑馬乏散投村落所在村民持白挺毆殺之德鈞出兵挨于要路惟奇峯嶺北有馬潛遁脫者數十餘無噍類帝致書諭其本國辛卯以朔方軍留後韓璞爲朔方軍節度使靈武雄警甘肅等州觀察使檢校司徒帝聞隨鄧均房之民父母骨肉有疾以長竿遙致粥食而餉之出嫁女夫家不遣來省疾乃下詔委長吏嚴加禁察房州奏新開山路四百里南通夔州畫圖以獻以前洋州節度使戴思遠爲太子少保致仕庚子詔令後翰林學士入院以先後爲班次承旨一員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閏月丁未兩浙節度使觀察留後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錢元瓘加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東鎮海等軍節度使戊申趙德鈞獻戎俘于闕下其蕃將特哩袞等五十人留于親衛餘契丹六百人皆斬之乙卯升楚州爲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珦爲本州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蕭頃爲太子少保契丹遣使來貢獻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上表歸順乙丑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移鎮滄州以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爲陝州節度使詔在京遇行極法日宜不舉樂兼減常膳諸州遇行極法日禁聲樂己巳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服大理寺斷處流特敕孟昇賜自盡觀察使觀察判官錄事參軍失其糾察各行殿罰襄邑縣民聞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特敕處死是月二十七日大水河水溢絳州地震九月乙亥以捧聖左右廂副都指揮使索自通爲雲州節度使丁丑以太府卿判四方館事李郁爲宗正卿壬午以晉州節度使安崇阮爲驍衛上將軍甲申吐蕃回鶻各遣使貢獻壬辰宰臣王建立進玉杯上有文曰傳國萬歲杯乙未詔德州流人溫韜遼州流人段凝嵐州司戶陶玘憲州司戶石知訥原州司馬聶嶼並宜賜死于本處暴其宿惡而誅之也丙申以邠州節度使梁漢顒爲右威衛上將軍丁酉河陽節度使駙馬都尉趙延壽爲檢校司徒己亥詔徐州節度使房知溫兼荊南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　又竇廷琬者世爲青州牙將梁祖擢寘左右同光初爲復州遊奕使姦盜屏跡歷貝州刺史未幾請制置慶州鹽池逐年出絹十萬匹米十萬斛遂以廷琬爲慶州防禦使俾制置之由是嚴刑峻法慶撓邊人課利不集詔移任于金州廷琬據慶州叛詔邠州節度使李敬周率兵討平之夷其族五代會

要三年八月詔曰凡有姓犯廟諱者改以本望爲姓冊府元龜三年九月九日應聖節召兩街僧道談經於崇元殿宰相進壽酒百官行香修齋于相國寺宣教坊樂及左右廂百戲以宴樂之又僧道虛受等賜紫衣師號共計六十人）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丁巳突厥使張慕晉來（五代史冬十月甲辰制瓊華長公主孟氏可冊爲福慶公主丙午以滄州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招討使戊申帝臨軒命禮部尚書韓彥惲工部侍郎任贊往應州奉冊四廟詔邠州節度使李敬周攻慶州以刺史竇廷琬拒命故也戊午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已下八十餘人見于元德殿頒賜有差突厥首領張慕進等來朝貢甲子安州節度使高行珪奏屯駐左神捷左懷順軍士作亂已逐殺出城詔升壽州爲忠正軍戊辰以雲州節度使索自通領壽州節度使以前雲州節度使張溫復爲雲州節度使庚午夜西南有彗星長丈餘在牛星五度）十一月壬午吐渾使念九來甲午王建立罷（五代史十一月癸酉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甲戌捧聖指揮使何福進招收到安州作亂兵士五百

（人自指揮使已下至節級四十餘人並斬餘衆釋之壬午房知溫奏荊南高季興卒中書舍人劉贊奏請節度使及文班三品以上謝見通喚從之是日以契丹所署平州刺史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張希崇爲汝州刺史加檢校太傅己丑中書奏今後或有封冊請御正衙從之青州奏節度使霍彥威卒輟朝三日詔宰臣王建立權知青州軍州事庚寅禮部員外郎和凝奏應補齋郎並須引驗正身以防僞濫舊例使蔭一任官補一人今後改官須轉品即可如無子許以親姪繼限念書十卷試可則補從之甲午以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王建立爲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帝謂侍臣曰古鐵券如何趙鳳對曰帝王誓文許其子孫長享爵祿帝曰先朝所賜惟朕與郭崇韜李繼麟三人爾崇韜繼麟尋已族滅朕之危疑慮在旦夕于是嗟嘆久之趙鳳曰帝王執信故不必銘金鏤石矣吏部郎中何澤奏流外官請不試書判之類從之吐蕃遣使朝貢戊戌前安州節度 副使范延榮并男皆斬于軍巡獄爲高行珪誣奏故也 五代會要天成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中書舍人劉贊奏往例應諸道節度使及兩班大寮凡對明庭例合通喚近日全廢此儀伏乞特詔所司重定向來格品若合通喚准舊施行中書帖四方館令具事例分析申上據狀稱舊例節度使新除中謝及罷任赴闕朝見合得通喚文班三品已上官武班二品已上官新除中謝及使回朝見亦合得通喚從之 又天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中書奏舊制凡降勅命至尊臨軒伏自陛下纂襲繼有封崇但申節度之儀尚鈌臨軒之禮今後或封冊請御正衙雖勞萬乘之尊冀重九天之命如此則行之時禮備受之者感深寧唯轉耀于皇猷實亦永標于青史從之仍付所司）十二月李敬周克慶州寶廷琬伏誅辛亥幸康義誠第（五代史十二月壬寅朔詔眞定府屬縣宜準河中鳳翔例升爲次畿眞定縣升爲次赤甲辰邠州節度使李敬周奏收下慶州刺史寶廷琬族誅 冊府元龜天成三年十二月丙午帝御崇元殿視朝 五代春秋戊子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率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唐河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溫韜段凝）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使掣撥都督來（五代史天成四年春正月壬申

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奏臣孫贇年五歲默誦論語孝經舉童子于汴州取解就試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能念儒書備彰家訓不勞就試特與成名宜賜別勑及第附今年春榜戊子放元年應欠秋稅以左衛上將軍安崇阮爲黔南節度使壬辰回鶻入朝使徹伯爾等五人各授懷化司戈放還以北京副留守馮贇爲宣徽使判三司戊戌禁天下虛稱試攝銜西川孟知祥奏支屬刺史乞臣本道自署）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原注王都自焚故不書伏誅）辛酉晏球獻馘俘趙敬怡薨丁卯崔協薨庚午至自汴州（五代史二月乙巳王晏球奏此月三日收復定州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托諾等二千餘人百寮稱賀已畢乃詔取今月二十四日車駕還東京辛亥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宋州節度使王晏球爲鄆州節度使加兼侍中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滄州節度使李從敏爲定州節度使以北面行營兵馬都監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滄州節度使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加兼侍中乙卯以樞密使趙敬怡權知汴州軍州事丙辰邢州奏定州送到僞太子李繼陶已處置訖辛酉帝御咸安樓受定州俘馘百官就列宣露布于樓前禮畢以王都首級獻于太社王都男四人弟一人托諾父子二人並磔于市時露布之文類制敕之體以蓋執筆者誤頗爲議者所嗤樞密使趙敬怡卒贈太傅以端明殿學士趙鳳權知汴州軍州事甲子車駕發汴州丙寅至鄭州賜左僕射致仕鄭珏錢二十萬丁卯宰相崔協卒詔贈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太子少傅李琪等奏至偃師縣奉迎時琪奏章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眞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卽爲凶 黨眞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庚午車駕至自汴州 冊府元龜天成四年二月辛亥制曰朕常披圖史備閱 軍功裴度之破淮西無遺廟筭石雄之攻山北益展皇威莫不仰遺烈于祖宗委全才于將相而自中山逆命外域姦奪戎旅于鷹揚屠賊城而魚爛夕聞告捷明資殊勳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北面行營招討歸德軍節度使宋亳單等州觀察處置亳州太清宮等使權知定州軍州事特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宋州諸軍事宋州刺史上柱國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王晏球長劍倚天洪河帶地居萬夫之長擅三傑之名黃石兵書運子房之籌略淸淮公族興仲爽之源流自統雄師往收

（逆壘摧曲陽之堅陣壓滹水之驚波爰築室以反耕攻圍難堞果析骸而易子傾覆鳥巢招降之士庶數千撲滅之凶狂非一王都授首禿餒生擒火焚而惡蔓皆除電掃而妖氛併息諒玆丕績宜降優恩迺眷汝陽實惟巨鎮據犬牙之內地當馬頰之要津是命疇以勳庸福其黎庶進公國之品秩崇藩后之等威俾濬鳳池仍加蟬冕帷幄共推于亀席井田兼別于眞封於戲解甲休兵實歸于上將安民和衆議伏于賢臣永保令猷無替朕命可依前檢校太傅兼侍中持節鄆州諸軍事守鄆州刺史充天平軍節度觀齊棣等州觀察處置使仍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行營副招討橫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守滄州刺史李從敏可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定州諸軍事守定州刺史充義武軍節度觀察北平軍等使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一千二百戶北面行營兵馬都監鄭州防禦使張虔釗可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滄州諸軍事守滄州刺史充橫海軍節度觀察等使仍封淸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制曰朕聞魏絳和戎始克諧于金石祭遵征虜終併息于烟塵此乃先務懷柔後申禁暴明國家之耀德表藩翰之圖功既立丕勳宜加懋賞與邦守政翊贊功臣盧龍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大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天水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趙德鈞崆峒稟氣渤澥融精傳相略于貴公受兵符于元女而自羈縻戎馬控制盧龍洞曉蕃情飽諳邊事獲其五利常姑息於鮮卑運以六韜果生擒于惕隱可謂坐籌帷幄能執干戈終殄寇于中山永摧凶于外域以犬羊南牧賴掃蕩于尋時獵虎北征遂凱旋于此日加以軍民胥悅畏愛並行薊門之人物如初燕谷之黍盛畢備得不時其庶績褒以徽章就加進律之文允協陟明之典是命寵頒鳳綍榮列貂冠正爵位于三公加井田于千戶貴申殊渥仍賜眞封於戲事君之節已彰燕山紀須教子之方大著踐土臨戎有國有家唯忠唯孝享玆具美永保令猷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盧龍軍節度觀察等使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乙卯以前洺州團練使張進爲鄭州防禦使泰州刺史安叔千爲涿州刺史前棣州刺史李思謙爲磁州刺史賞中山之功也時定州王處直養子王都劫叛處直嬰城以叛）

三月丙戌殺姪從璨（五代史三月甲戊馮道進表乞

命相丙戌詔皇城使李從璨貶授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從璨帝之諸子也先是帝巡幸汴州留從璨以警大內從璨因遊會節園酒酣戲登帝榻安重誨奏之故寘于法焉壬辰中書奏今後羣臣內有乞假覲省者請量賜茶藥從之乙未以前鄆州節度使符習爲汴州節度使丙申詔鄴都幽鎭滄邢易定等州管內百姓除正稅外放免諸色差配以討王都之役有輓運之勞也）

夏四月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使撩括梅里來求禿餒殺之甲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夏四月庚子朔禁鐵鑞錢壬寅重修廣壽殿成有司請以丹漆金碧飾之帝曰此殿經焚不可不修但務宏壯不勞華侈湖南奏敗荆南賊軍于石首鎭詔沿邊置場買馬不許蕃部直至闕下先是党項諸蕃凡將到馬無駑良並云上進國家雖約其價以給之及計其館穀錫賚所費不可勝紀計司以爲耗蠹中華遂止之壬子以皇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以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北京留守以河陽節度使趙延壽爲宋州節度使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鎭南軍節度使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遣紐赫美稜等復率其屬來朝貢稱取托諾等骸骨並斬于北市甲寅以端明殿學士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丙辰諫議大夫致仕龔文宣公孔邈卒庚申以王建立孔循帶中書直省吏歸藩並追迴壬戌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北面行營招討使鎭州節度使范延光加檢校太傅戊辰中書奏五月一日應在京九品已上官及諸道進奏使請準貞元七年敕就位起居永爲恒式從之

五代會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敕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在京則中書差直省一員引接及赴鎭擬合追還緣使相在京百官請謁須差直省引接兼侍衛出入或恐朝列謨沖及到本道自有客司通引官引接其從厚從榮雖爲皇子職本侯王王建立孔循曾掌樞衛見居藩鎭況諸道使相無直省者甚多其列東青許州先將去直省並宜追還中書

五代史纂誤今按趙鳳傳鳳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以兵部侍郎拜平章事及工部尚書之事況本傳敘事自宜比帝紀加詳而此乃不然）

（何也　冊府元龜天成四年四月壬寅武德使上言重脩嘉慶殿請丹漆金碧以營之帝曰此殿爲火所廢不可不脩但務宏壯何須華侈尋改爲廣壽殿）五月己巳朝羣臣賀朔（原注不日視朝而曰賀朔著非禮視朝常事自不書爾五月賀朔出于道家之說自唐以來用之書之見亂世舉非禮之不急者此禮其後廢行皆不復書者與入閤同）乙酉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五代史五月己巳朔帝御文明殿受朝丙子以夔州節度使西方鄴卒輟朝丁丑大理卿李保殷卒己卯以忠武軍節度使索自通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左威衛上將軍朱漢賓爲潞州節度使乙酉以黔州節度使安崇阮爲夔州節度使以左驍衛上將軍張溫爲洋州節度使以黔州留後楊漢賓爲本州節度使中書奏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伏以少帝今不入廟難以言宗只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從之丁亥以鳳州武興軍留後陳皐爲武興軍節度使以新州威塞軍留後翟璋爲威塞軍節度使壬辰以權知尚書右丞崔居儉爲尚書右丞詔葺天下廨宇丙申襄州奏荆南高從誨乞歸順雲州奏契丹犯塞六月辛丑以左散騎常侍姚顗爲兵部侍郎壬寅夔州節度使楊漢章移鎮雲州以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兼欽州刺史張敬達爲鳳州節度使癸卯以前西京副留守事張遵誨行衛尉事充客省使國子博士田敏請葺四郊祠祭齋宮丙午以沂州刺史張萬進爲安北都護充振武軍節度使戊申以宿州團練使康思立爲利州節度使登州刺史孫元傳任坐在任無名科率故也詔鄴都仍舊爲魏府應魏府汴州益州宮殿悉去鴟尾賜節度使爲衙署辛亥以權知朔方軍留後定難軍都知兵馬使韓澄爲朔方留後癸丑以前潞州節度使符彥超爲左驍衛上將軍詔諸道節度使行軍司馬名位雖高或爲帥臣不在其州事宜委節度副使權知又詔藩郡所請賓幕及主事親從者悉以名聞丙辰權知荆南軍府事高從誨上章首罪乞修職貢仍進銀三千兩贖罪壬戌幸至德宮詔京城空地課人蓋造如無力者許人請射營構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四年六月勑諸道節度行軍司馬名位雖高或帥臣不在其軍州事節度副使權知　又四年六月勑諸州侯伯所請賓從及主事元隨並令奏其名姓或參佐道虧各令加罪）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

上將軍毛璋（五代史秋七月庚午以前西京留守判官張鑄爲司農卿壬申貶前左金吾衛上將軍毛璋爲儒州長流百姓尋賜自盡以其在藩鎮陰蓄奸謀故也甲戌御史中丞呂夢奇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坐曾借毛璋馬故也己卯以工部侍郎任贊爲左散騎常侍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充匭使閻至爲工部侍郎充職遂州進嘉禾一莖九穗壬午以給事中判大理卿事充許光義爲御史中丞史館上言所編修莊宗一朝事迹欲名爲實錄太祖獻祖懿祖名爲紀年錄從之甲申以前荆南行軍司馬檢校太傅高從誨起復授檢校太傅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丙戌涇州節度使李從昶移鎮華州以冀州刺史李金全爲涇州節度使戊子中書奏今後新及第舉人有曾授正官及御署者欲約前任資序與除一官從之壬辰詔取來年二月二十一日有事于南郊　五代會要唐天成四年七月監修國史趙鳳奏當館奉勑修懿祖獻祖太祖莊宗四帝實錄自今年六月一日起手旋具進呈次伏以凡關纂述務合品題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實錄追尊號之帝約文祇可紀年所修前件史書今欲自莊宗一朝名爲實錄其太祖已上並自爲紀年錄從之　又唐天成四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今年及第人先曾守攝職官者宜所司于守攝文書內監出應舉及第年月日或改名不改名分各印押其中曾受正官御署并任幕者仍將前任資序與除一任官如自中興以來諸科第人曾受職官並令所司追納文書及到日准今年及第人例處分已受官者不在此限兼勒貢院將來舉人納家狀內先納歷任文書及第准例指揮從之其年七月勑今年應新及第人給春關並于敷政門外宣賜慮所司邀頡故也　冊府元龜天成四年七月壬辰制朕自嗣守丕圖勤修庶政于茲四稔罔怠萬機上資賴于祖宗下必資于卿士卑躬克儉景行前王側席求賢追蹤往哲日懼一日雖休勿休幸致風雨不愆干戈載戢九穗之禾應瑞足表豐年兩階之舞咸賓無虧曠代敢萌矜伐漸喜隆平然而圓丘之禮未陳清廟之詩未著夙宵增懼寤寐興懷何以助天之高而報地之厚也且天覆予爲子民戴予爲君苟帝道之未臻則人倫焉正必須燔柴王嚴六宗虞典之禋非敢刻石泥金竊萬歲嵩高之美凡在遐邇當體至懷朕取來年二月十一日有事于南郊　文獻通考後唐天成四年七月遂州進嘉禾一莖九穗）八月乙巳黑水使骨至

來丁未吐渾首領念公山來乙卯党項折遇明來已未高麗王建使張彬來（五代史八月丁酉朔大理正路阮奏切見春秋釋奠于文宣王而武成王廟久曠時祭請復常祀從之戊戌中書奏太子少傅李琪所撰進霍彥威神道碑文不分真僞是混功名望令改撰從之琪梁之故相私懷感遇敘彥威在梁歷任不欲言僞梁故也辛丑詔亂離已來天下諸軍所掠生口有主識認即勒還之以前清河縣令襲鄴國公食邑三千戶楊仁矩爲秘書丞御史臺奏主簿朱穎是前中丞奏請合隨聽罷任詔曰主簿既爲正秩況入選門顯自朝恩合終考限宜令仍舊守官甲辰以宰臣馮道爲南郊大禮使兵部尚書盧質爲禮儀使御史中丞許光義爲儀仗使兵部侍郎姚顗爲鹵簿使河南尹從榮爲橋道頓遞使客省使衛尉卿張遵誨爲修裝法物使乙巳黑水朝貢使郭濟等率屬來朝授歸德司戈放還蕃丁未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愚爲兵部侍郎職如故以中書舍人盧詹爲禮部侍郎以兵部侍郎裴皞爲太子賓客吐渾首領念公山來朝貢戊申帝服兗冕御文明殿追冊昭宣光烈孝皇帝庚戌以宰臣監修國史趙鳳兼判集賢院事以左散騎常侍任贊判大理卿事已未高麗王王建遣使貢方物辛酉詔準往例節度使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並列銜于勅牒側書使字今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馬殷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署勅尾今後勅牒內並落下乙卯党項首領朝貢甲子幸金真觀改賜建法大師賜紫尼智願爲圓惠大師即武皇夫人陳氏也丙寅達靼來朝貢京城內有南州北州乃張全義光啟中所築至是詔許人依街巷請射城濠任使平塡蓋造屋宇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四年八月御史臺孔目官閻珪狀分析每大夫中丞奏請雜端主事管官承前隨廳罷任其主簿朱頻見任伏候勅裁勅諸道賓從即隨府罷臺主簿既爲正秩況入選門顯自勅恩須終考限朱頻仍舊官）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五代史九月丁卯中書奏據宗正寺申懿祖永興陵獻祖長寧陵太祖建極陵並在代州鴈門縣皇帝追尊四廟在應州金城縣詔應州升爲望州金城鴈門並升爲望縣辛卯太常博士段顒奏切見大祠則差宰相行事中祠則卿監行事小祠則委太祝奉禮並不差官今後請差五品官行事從之癸巳制天下兵馬元帥尚

父吳越國王錢鏐可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授太師致仕責無禮也先是上將軍烏昭遇使于兩浙以朝廷事私于吳人仍目鏐爲殿下自稱臣謁鏐行拜蹈之禮及廻使副劉玫具述其事故停削鏐官爵令致仕烏昭遇下御史臺鞫賜自盡後有自浙中使還者言昭遇無臣鏐之事爲玫所誣人頗以爲冤乙未詔諸道通勘兩浙綱運進奉使並下巡獄　冊府元龜四年九月九日應聖節百官于敬愛寺齋設賜宰臣錦袍香藥手帕酒樂帝御廣壽殿近臣獻壽各賜錦袍復御中興殿聽僧道講論　磁州武安縣定晉山重修古定晉禪院千佛邑碑邢州開元　原夫佛理志大意微有德而風靡三皇無位而匡平八表化跡隱顯利用投機　宜戒善日用日新道證無生不的不莫有相不憚干理執空恐濡于廢昔在千人志居　也生知罪福　伍列出家志氣興于常徒頓捨親孤然山峪暑風寒雪已辯春秋葉落花生方知冬夏　東魏　初三年高歡帝所造也又雜集異記云魏時有大乘僧不知生族諸天降食以供其齋忽夜夢二豎凭　椆樹本堅枝密其僧將法衣往樹欲掛　樹忽爾開而集之儼然掩合神乃彌縫乃婚媾長于二子後一十二年郄至樹邊樹開而　有虎鬪庵前師乃以手約杖駈而皆　伏後之人因其樹號椆禪師之寺焉又改爲定晉禪院禪室山岩唯高唯遂龍池虎穴左之右之上至天宮下窟于地獄乃爲師之　道清以　此凡志求　蹤揆度石基特興蓋造從大唐同光元年歲次癸未七月起功至天成元年歲次丙戌九月院成法堂僧堂厨庫門屋並在巖巒之下禪椆石室佛像　像安于峭壁之中木秀山巍顯獸商畔成鞏洞口祥風泉源細水花芳艷翠香逐雲濃散雨龍寒飛霜石冷幽開異境大聖所居古跡金田遂重修葺昔日禪宮石室一所　基無蹤忽然自開取　數件乃是椆禪　僧所用之物也有單梯一條隣高百尺倚于岩下莫知年載有坐禪一所出于峻壁之中下去地十有五丈于同光三年九月十日特然脩換材木皆新棚上有阿彌陀佛一尊聖僧一坐椅子一隻蓋一頂道清覩此聖事乃全枯意馬苦楚心依又罄勤忠焚修發願別化千人之邑同修一劫之緣蓋造高樓安排佛像茲願已集碑紀徽功所住山中素無青石求之莫有天成二年歲次丁亥七月三日有二龍鬪於寺前峪內雷訇電曜水溢溝穿現出青石一條長一丈七尺琢之如珉磨之瑩然黿頭贔屭皆獲

足矣建茲福事際會明朝立此之功上歸皇化君聖臣
賢之代民康鼓腹之年牧數謌而樂平哉風雨時而禮
何有三郡潛龍之地九州一統之時帝孟堯封皇宗舜
海金枝黄鉞掌鉅鏕之山河帝子親王秉邢臺之旌節
　　樂業豐稔田疇民義于君君賢于德罰惡勸善刑
法無差舉直退私人滋壽富皇天后土翼助山河湮毁
困窮皆霑霈澤浩浩九圍之道民無德而稱淊淊六合
　　禹無間然矣滏陽西面古迹重興雲嶺巖前金園
再建巍峩突矶插霄漢以廷廷聳峻峻嶒掩蓮宮之鬱
鬱倜禪解鬭之虎窠穴仍多賢良造化之基器用不少
凡施功力暗叶神聰求彼元規如蒙聖助無私善事衆
慕如歸利物深緣易爲成就千門萬戶自捨家財伐木
竊山人心不憚有邑首都維那三人次維那十人悟身
若幻生務生　共構良因互相勉導逐處鄉邑次立維
那衆其萬法之門結會千人之數各有名氏鏤之碑餘
基我邦家垂諸善則鄉以稟命動靜咸宜化召信心從
風集事繼千佛之大行踵百福之遐功克荷僧徒指情
聖業筠篁志氣山岳心田重義輕金守公奉法歲寒如
一遂順始終建碑勒名以彰成事邑主沙門　　　心
化利上報皇恩錄彼聖蹤請叙文也沙門崇仁僧門無
藝儒教荒踈自皮鉛刀難鐫寶玉豈將瓦礫連布瓊瑤
類垂雅命堅令撰修免之既難實錄前志後之　　所
冀殊禎絕瑞萬代長存巨福良因千年不泯更顯前事
章句頌焉日月　照乾覆坤維四時列序萬象咸宜夫
彼取此昭德塞遠天地之心聖人則之　　　　東魏
仁　一匡天下八表咸賓擱禪是敬悟法情忻金田搬
造寶輦勤勤化緣有盡聖道多門或隱或顯有去有存
留眞設像資福濟　　　　　福利後人一僧堅操二
利俱陳深山守道古寺求眞心猿息慮苦節于身巖巒
作伴虎豹爲隣三業障重六賊爲親勤修十善遠劫
　　　　　誓出沉輪巨善邑會日用日新大唐天成
四年歲次己丑九月九日建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安國
軍節度使邢洺磁等州觀察處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司徒使持節邢州諸軍事守邢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上柱　　　　安國軍節度行軍司馬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從信安國軍
節度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守磁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審約安國軍節度押衙充三州
諸軍馬步使銀青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前守河東左右廂步軍指揮使　州都招收使澶州

防禦使楊劉鎮馬步軍都指揮使充橋關都指揮使廬
　　　　　安國軍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金部
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李瓊邢洺磁等州觀察判官朝議
郎檢校　　　　　節度掌書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
兼　察御史張非節度押衙知客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杜從紹磁州軍事判官
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徐處凝登仕郎守磁州錄事參軍
劉宏正朝散大夫行磁州武安縣令試　　　節度押
衙權句當武安鎮務馬賓節度押衙前守武安鎮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　　　　　安義
軍節度押衙左忠順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柱國馮斌押衙充武安指揮使轉授
捉生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殿中侍御
　　　節度押衙充武安軍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
散騎常侍兼殿中侍御上柱國　　　衙前兵馬使充
武安軍副兵馬使銀青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監察柱國
張進安義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冬
（五代史冬十
月丙申朔併
吏部三銓爲一銓宜令本司官員同商量注擬連署中
奏仍不得于私第注官戊戌以襄州兵馬都監守磁州
刺史康福爲朔方河西等節度使靈威雄警涼等州觀
察使時朔方將吏請帥于朝廷故命康福往鎮之庚子
以右金吾上將軍史敬鎔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左驍衛
上將軍符彥超爲右金吾上將軍以前黔州節度使李
承約爲左驍衛上將軍以雲州節度使張敬詢爲驍衛
上將軍以前華州節度使王景戡爲右驍衛上將軍癸
卯太常少卿蕭愿責授太子洗馬奪緋愿南郊行事與
祠官同飲詰旦猶醉不能行禮爲御史所劾也詔新授
朔方節度使康福將兵萬人赴鎮己酉制復故荊南節
度使高季興官爵辛亥升閬州爲保寧軍壬子以內客
省使左衛大將軍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幸七星亭丙
辰夏州進白鷹重誨奏曰夏州違詔進貢臣已止約帝
曰善朝退帝密令左右進焉是日幸龍門十一月丁卯
洛州水暴漲壞居人垣舍戊辰以刑部侍郎張文寶爲
右散騎常侍己巳以尙書右丞李光序爲刑部侍郎癸
酉升曹州濟陰縣爲次赤以昭宣光烈孝皇帝溫陵所
在故也甲戌奉國軍節度使王延稟加兼侍中從福建
節度使王延鈞請也車駕出近郊試夏州所進白鷹戒
左右勿令重誨知己卯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癸
未秘書少監于嶠配振武長流百姓永不齒任爲宰臣

趙鳳誣奏也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獻祖懿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賜器帛有差五代會要四年十一月史館上新修懿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宰臣趙鳳修撰張昭遠呂咸休各賜繒綵銀器等）十二月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商（五代史十二月丁酉靈武康福奏破野利大蟲兩族三百餘帳于方渠獲牛羊三萬戊戌詔應授官及封贈官誥舉人冬集等所費用物一切官破壬戌中書奏今後宰臣致齋內不押班不知印不赴內殿起居或國忌令行事官已受誓戒宜不赴行香并不奏刑殺公事大祠致齋內請不開宴每遇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　五代會要天成四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今後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從之　冊府元龜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以官當罪勑旨李商招徭俱在按欵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傳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常宜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勤修一德深念五刑寬則不威暴則無惠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只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今王饒所告李商並招實罪宜奪歷任官重責一頓處死元論人王饒四人並宜放仍令所在長吏徧示衆多居高者不得貪以陵卑在下者不得驕而訕上體泣罪之意聽祝綱之言各守公途共資王道　五代春秋己丑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崔協薨三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七月誅毛璋荊南高季興順命赦之）

長興元年春正月丁卯閱馬于苑辛卯宣徽南院使朱宏昭爲大內留守（五代史長興元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常儀乙亥國子監請以監學生束修及光學錢備監中修葺公用從之丙子帝謂宰臣曰時雪未降如何馮道曰陛下恭行儉德憂及蒸民上合天心必有春澤是夜降雪共夕右散騎常侍蕭希甫封狀申樞密稱得河堰衙官狀告本都將校二十餘人欲謀不軌至旦追問無狀斬所告人是日幸王德宮辛卯中書奏郊天有日合差大內留

守詔以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　五代會要五年正月五日國子監奏當監舊例初補監生有束修錢二千及第後光學錢一千竊緣當監諸色舉人及第後多不于監司出給光學文鈔及不納光學錢祇守選限年滿便赴南曹參選南曹近年磨勘選人並不收監司光學文鈔爲憑請今後欲准往例應諸色舉人及第後並先于監司出給光學文鈔并納光學錢等各有所業等第以備當監逐年公使奉勑宜准往例自今後凡補監生須令情愿于監中修學則得給牒收補仍據所業次第逐年考試申奏如收補年深未聞藝業虛沾補牒不赴試期亦委監司具姓名申奏　文獻通考按五代弊法凡官府公使錢多令居官者自出其費宰相則有光省錢御史則有光臺錢至於監生亦令其出光學錢則貧士何所從出既徵其錢復不蠲其役待士之意亦太薄矣然史所言多有曾授業輒取解送者往往亂離之際其居學者亦得苟躐冒濫之士耳　冊府元龜長興元年正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陵廟主仁玉爲曲阜縣主簿）二月戊戌黑水兀兒遣使者來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癸丑朝獻于太微宮甲寅享于太廟乙卯有事于南郊（五代史張遵誨魏州人也父爲宗城令羅紹威殺牙軍之歲爲梁軍所害遵誨奔太原武皇以爲牙門將莊宗定山東遵誨以典客從歷幽鎭二府馬步都虞候同光中爲金吾大將軍明宗即位任圜保薦授西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京兆尹天成四年入爲客省使守衛尉卿及將有事于南郊爲修儀仗法物使初遵誨自以歷位尹正與安重誨素亦相款衷心有望于節鉞及郊禋畢止爲絳州刺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于隼旟之下至郡無疾翼日而卒）大赦改元（五代史二月戊戌幸稻田莊己亥黑水國主兀兒遣使貢方物翰林學士劉昫奏新學士入院舊試五題請今後停試詩賦祇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共三道仍請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案五代會要敕劉昫原奏云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外官皆先試麻制答書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道試用五題承於宿日呈納從前每遇召試多預出五題謂令官請共無崇撰者明日起草將能成功今請議停詩賦並試三道仍內賜題目兼定字數從之）有司奏皇帝致齋于明堂按舊服通天冠絳紗袍文武五品已上著袴褶近例祇著朝服從之乙巳中書奏皇帝朝獻太微宮太廟祭天地于圜丘準禮例親王爲亞獻行事受誓戒從之以

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壬子帝宿齋于明堂殿癸丑朝獻太微宮是日宿齋于太廟詰旦請行饗禮甲寅赴南郊齋宮是夜微雨三鼓後晴明如晝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柴燎禮畢郊宮受賀是日御五鳳樓宣制改天成五年爲長興元年大赦天下除十惡五逆放火劫舍屠牛官典犯贓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外罪無重輕咸赦除之天成四年終諸道所欠殘稅及場院欠折並特放免羣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並與改鄉名里號朝臣及藩侯郡守亡父母及父母在并妻室未沾恩命者並與恩澤應私債出利已經倍者祇許徵本已經兩倍者本利並放河陽管內人戶每畝舊徵橋道錢五文今後不徵諸道州府每畝先徵麴錢五文今特放二文云商州吏民以刺史郭知瓊善政聞詔褒之　五代會要明宗南郊一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其夜微雨上召司天官問之奏曰聖德動天百靈斯會故也夜至半雨止天色清朗如晝皆以爲聖德所感）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爲皇后（五代史三月丁卯幸會節園遂幸河南府靈武奏殺戮蕃戝二千人壬申鳳翔軍節度使李從曮進封岐國公移鎮汴州甲戌延州節度使高允韜移鎮邢州丙子以宣徽使朱宏昭爲鳳翔節度使潞州節度使朱漢賓加檢校太傅移鎮晉州徐州節度使房知溫移鎮鄆州鄆州節度使王晏球移鎮青州宰臣馮道率百寮拜表請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詔報不允壬午許州節度使孔循移鎮滄州陝州節度使張延朗移鎮許州加檢校太保滄州節度使張虔釗移鎮徐州加檢校太保癸未詔貶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蕭希甫爲嵐州司戶參軍仍馳驛發遣坐誣告之罪也宰臣馮道等再請上尊號詔允之丙戌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康義誠爲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左武衛上將軍劉彥琮爲陝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庚寅制淑妃曹氏可立爲皇后仍令擇日冊命）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五代史索自通字得之太原清源人也父繼昭以自通貴授國子監祭酒致仕自通少能騎射嘗于山墅射獵莊宗鎮太原時遇之于野訊其姓名即補右番廳直軍使後因從獵射中走鹿轉指揮使佐周德威攻燕軍于涿州擒燕將郭在鈞從莊宗定魏博

改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自隨駕左右廂馬軍都指揮授忻州刺史歲餘召還復典禁兵領韶州刺史出爲大同軍節度使累歲移鎮忠武改京兆尹西京留守楊彥溫據河中作亂自通率師討平之授河中節度使尋自鄜州入爲右龍武統軍初自通既平楊彥溫代末帝鎮河中臨事失于周旋末帝深銜之及末帝即位自通憂悸求死清泰元年七月因朝退涉洛自溺而卒子萬進周顯德中歷任方鎮）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討之辛亥自通執彥溫殺之（原注彥溫雖有罪有命獲而勿殺自通擅殺之故不書誅而書殺五代史楊彥溫汴州人本梁朝之小校也莊宗朝累遷碑將天成中爲河中副指揮使及末帝鎮河中尤善待之因奏爲衙內都指揮使長興元年四月乘末帝閱馬于黃龍莊據城謀叛末帝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爲叛彥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末帝歸朝明宗疑其詐不欲興兵授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即命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等帥兵攻之五日而拔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明宗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怒彥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恬然五兵載戢蒲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溫安敢狂悖皆以爲安重誨方弄國權尤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圖究莫能傾陷也彥溫愚昧爲人所嗾故滅其族焉）戊午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五代會要長興元年四月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辛酉吐蕃首領千撥葛來（五代史夏四月甲午朔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是也而溥云八館諺矣丁酉前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符習加太子太師致仕進封衛國公戊戌遂州節度使夏魯奇加同平章事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進檢校大尉封開國公自是諸道節鎭皆次第加恩以郊禋覃慶澤故也己亥幸會節園壬寅以樞密使安重誨爲留守太尉兼中書令使如故青州節度使王建立加侍中移鎭潞州皇子河中節度使從珂奏臣今月五日閱馬于黃龍莊衙內指揮使楊彥溫據城叛臣尋時詰問稱奉宣命鎭（[illegible]）用臣見在虞鄉縣帝遣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等攻之

（仍授彥温絳州刺史冀誘而擒之也詔從珂赴闕丁未以戶部尚書李鏻為兗州行軍司馬坐引淮南覘人貽安重誨寶帶也戊申宰臣馮道加右僕射趙鳳加吏部尚書己酉以左龍武統軍劉君鐸卒廢朝癸丑索自通藥彥稠等奏收復河中斬楊彥温傳首來獻初彥稠出師帝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温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帝怒彥稠等時議皆以為安重誨方弄國權從珂諸王敬事不暇獨忌從珂威名每于帝前廣言其短巧作竊圖冀能傾陷彥温既誅從珂歸清化里第重誨諷馮道等曰蒲帥失守責帥之義法當如何翼日道等奏合行朝典帝不悅趙鳳堅奏故事有責帥之義所以激勵藩守帝曰皆非公等意也後數日帝于中興殿見宰臣趙鳳承重誨意又再論列帝默然翼日重誨復自論奏帝極言以拒之語在末帝紀中帝又曰卿欲如何制置重誨曰于陛下父子之間臣不合言一禀聖旨帝曰從佗私第開坐何煩奏也乃止以前邢州節度使檢校司徒李從温為左武衛上將軍丙辰以西京留守檢校司徒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丁巳雲州奏掩襲契丹獲頭口萬計戊午帝御文明殿受冊徽號冊曰維長興元年歲次庚寅四月甲午朔二十五日戊午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大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臣馮道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判集賢院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臣趙鳳及文武百官特進太子少傅上柱國酒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臣李琪等五千八百九十七人言臣聞天不稱高而體尊地不矜厚而形大厚無不載高無不覆四時行乎內萬物生其間總神祇之靈叶帝王之運日出而星辰自戢龍飛而雷雨皆行元氣和而天下和庶事正而天下正伏惟皇帝陛下天授一德時歷多艱翊太祖以興邦佐先帝而定難拯嗣昭于潞困救德威于燕危遏思遠而全鄴都誅彥章而下梁苑成再造之業由西征之功洎纂鴻圖每敷皇化去內庫而省庖膳出宮人而減伶官輕寶玉之珍抈鷹鶻之貢淳化既洽嘉瑞自臻故登極之前人皆不足改元之後時便有年遐荒旋襲于戎王重譯徑來于繼子東巡而守殷殪北討而王都殲破契丹而燕趙無虞控靈武而瓜沙並復近以饗上元而薦太祖就吉土而配昊天輅已降而雨霑事欲行而月見燔柴禮畢作解恩覃帝命咸均人情普悅非陛下有道有德至聖至明動不疑人靜唯恭已常敦孝理每納忠言則何以臨御五年澄清四海時久握于災害民驟見于和平休徵備載于簡編徽號過持于謙讓三年不允衆志皆堅天不以上帝自崇日不以大明自貴于烝民有惠于元后同符列聖皆然舊章斯在今以明庭百辟列土諸侯中外同辭再三瀝懇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玉冊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伏惟皇帝陛下體堯舜之至道法日月于太虛威于夷狄思及蟲魚奉國者繼加榮寵逆天者咸就誅鋤典禮當告成之後夙夜思即位之初千秋萬歲永混車書宰臣馮道之辭也庚申以左金吾上將軍史敬鎔為鄧州節度使以右金吾上將軍符彥超為兗州節度使以驍衛上將軍張敬詢為滑州節度使以閬州防禦使孫岳為鳳州節度使詔改鳳翔管內應州為匡州信州為晏州改新州管內武州為毅州）

五月丁丑回鶻使孽栗祖來庚辰回鶻使安黑連來（五代史五月乙丑鄭州防禦使張進副使咸繼威並停任以盜掠城中居人故也丙寅以少府監韋肅為洛州刺史以潞州節度使王建立為太傅致仕建立素與安重誨不協因其入朝乃言建立自鎮歸朝過鄴都日有扇搖之言以是罪之故令致仕丁卯以前興元節度使劉仲殷權知潞州軍州事戊辰以安州節度使高行珪卒輟朝有司上言皇后受冊內外命婦並合奉賀今未有命婦準例上表稱賀中書諸道節度使但進表上言皇帝外命婦上皇后賀牋表進呈訖無報應皇親或有慶賀及起居章表內中進呈後祇宜示來使並不合答復從之壬申以權知昭義軍軍州事劉仲殷為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丁丑帝臨軒命使冊淑妃曹氏為皇后禮院上言百官上疏于皇后日皇后殿下及六宮率土婦人慶賀祇呼殿下不言皇后中書覆奏若祇呼殿下恐與皇太子無所分別凡上中宮表章呼皇后殿下若不形文字尋常祇呼皇后從之癸未大子少傅蕭頃卒廢朝甲申迴鶻可汗仁諭遣使貢方物辛卯以翰林承旨兵部侍郎李愚為太常卿壬辰以前滑州節度使李從璋為右驍衛上將軍六月丁酉以護駕馬軍都指揮使貴州刺史安從進為宣州節度使充護駕馬軍都指揮使以護駕步軍都指揮使澄州刺史藥彥稠為壽州節度使兼護駕步軍都指揮使甲辰以皇城使安崇緒為河南留後重誨子也鳳翔奏所管良晏匡三州並無屬縣請卻改為縣從之仍舊）

（爲軍鎮前振武節度使安金全卒壬子中書門下奏請張到禮部送今年及第進士李飛樊吉夏侯珙吳洫王德柔李穀等六人望放及第其盧價等七人及賓貢鄭朴望許令將來就試知貢舉張文寶試士不得精當望罰一年科從之丁巳皇子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從厚移領鎮州以左武衛上將軍李從溫爲許州節度使五代會要長興元年五月太常禮院奏皇后今月十四日受冊準舊儀外命婦並合赴皇后受冊正殿門外就次俟受冊訖司賓引入就位受賀今未有命婦院請准例上表受賀中書門下奏其諸道節度使上表賀皇帝其在朝外命婦所上皇后表章進呈訖不下令報答自此不便進表皇子妻駙馬公主及近密親舊或有慶賀及進起居章表內中委人主掌進呈後祗宣示來使並不下令從之其月太常禮院奏按儀制令百官上疏於皇后曰皇后殿下中外臣寮外命婦慶賀祗呼殿下不言皇后中書覆奏據太常禮院狀若祗呼殿下恐未合宜至如舊制皇太子亦呼殿下若無分別何顯尊卑凡上皇后章表請呼皇后殿下不形文字尋常祗呼皇后從之）秋七月壬午訪莊宗子孫瘞所（原注莊宗子孫而不知瘞所見明宗舉兵不順禍害所羅者可哀也于此始求之見事緩而無恩

五代史秋七月甲子以宣徽南院使行右衛上將軍判三司馮贇爲北京留守太原尹己巳以鄧州節度使史敬鎔卒廢朝甲戌以左威衛上將軍梁漢顒爲鄧州節度使前兗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左驍衛上將軍庚寅奉國軍節度使兼威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王延稟加兼中書令詔諸州得替防禦團練使刺史並宜于班行比擬如未有員闕可隨常參官逐日立班新例也辛巳詔揀年少宮人及西川宮人並還其家無家可歸首任從所適甲申以前齊州防禦使孫璋爲鄜州節度使戊子以右散騎常侍陸崇卒廢朝崇爲福建冊使卒于明州贈兵部尙書宿州進白兕安重誨謂其使曰豐年爲上瑞兕懷狡性雖白何爲命退歸

冊府元龜長興元年七月勑訪聞諸道州縣官自衙虛名不惜人戶告于省限以前行貼催驅須令人戶貴買充納且徵科租賦乃是常規所務集人安不必急徵暴斂況累降勑命非不丁寧只據規程勿令踰僭此後爲徵科事辦亦不訓勞本州不得申奏如違限稽慢即並條流責罰如灼然添得屛署招得流民無害于公私者可具事由申奏臣得特行優奬勿同光時租庸使孔謙起自

胥徒不知大體方中原未平所利財賦辦集乃奏請州縣官有徵科先可者則行恩奬或與檢校官或賜章服由是長吏競爲苛刻于省限前卒徵暴斂以希曲恩或蠶未繭而欲絲麥初苗而督稅皆出利求頭其費數倍人皆哭泣而未訴自天成以來猶仍舊轍長吏以比成風有司奏請無已時政懲其如是屢奏改革猶未能杜其倖門惜哉又勑京百司不許影庇州縣戶人虛出課吏）八月乙未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三司使（原注三司使始于此而今遂因之玉海後唐長興元年張延明請置三司使就命延明班宣徽使之下）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五代史纂誤今按凡紀所書當殺與不當殺者其辭不同如梁開平二年六月己酉殺右金吾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其注曰當殺曰伏誅不當殺者以兩相殺爲文此王師範不當殺者也故其辭如是又開平三年七月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九月行營招討使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辛酉李洪伏誅此李洪當殺者也故其辭如此蓋一史之例也今此李行德張儉二人以安重誨及趙鳳傳攷之乃以誣告樞密而被誅

是其當殺者也而其辭乃與罪不當殺者同使後世不知者則反以無罪被殺此所未諭者一也又案重誨及鳳傳此一時而族誅者三人謂李行德張儉邊彥溫也而此紀止書行德儉不述彥溫此所未諭者二也）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爲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于吳來降（五代史王傳極吳江人也父綰僞虔州節度使傳極初事楊溥爲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元年傳極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納之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泰中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傳極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傳極諸衛將軍出爲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弊政滋章民甚苦之傳極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虢州離寧州日衙門聚數千人拆橋遮道以留之及赴虢累爲理清靜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傳極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即世甚貪匱物論惜之）乙卯吐渾康合畢來丙辰封子從厚

為宋王（五代史八月壬午以前鄧州節度使盧文進為左衛上將軍北京奏吐渾千餘帳內附于天池川安置禁在京百司影射州縣稅戶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密人邊彥溫並族誅以其誣告安重誨私市兵仗故也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為檢校太傅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之有使自延朗始也初中書覆奏授延朗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奏入宣旨曰會計之司國朝重事將總成其事須俾專委于近臣貴便一時何循往例兼移內職可示新規張延朗可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癸卯北京奏生吐渾內附欲于嵐州安族帳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奏請依國朝舊例選郎官御史分行天下宣問風俗興利除害不報壬寅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封秦王仍令所司擇日冊命戊申兗州奏淮南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極殺本州刺史陳宣焚燒州城以所部兵士及家口五千人歸國至汴州帝遣使慰納之庚戌正衙命使冊福慶長公主孟氏以前雄武軍節度使王思同為左武衛上將軍以前鳳州節度使陳皋為右威衛上將軍壬子正衙命使赴太原冊永寧公主石氏乙卯以左監門衛上將軍陳延福卒廢朝丙辰皇子鎮州節度使從厚封宋王仍令擇日冊命）九月壬戌吐蕃使王滿儒來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五代史九月乙丑階州刺史王宏贄上言一州主客戶纔及千數並無縣局臣今檢括得新舊主客已及三千二百欲依舊額立將利福津二縣請置令佐從之丁丑詔天下諸州府不得奏薦著紫衣官員為州縣官戊寅升尚書右丞為正四品癸未利閬遂三州奏東川節度使董璋謀叛結連西川孟知祥甲申以鎮州節度使范延光為檢校太傅守刑部尚書充樞密院使利州閬州進納東川檄書言將兵擊利閬責以間諜朝廷為名乙酉以左驍衛上將軍趙在禮為同州節度使兼四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樞密院直學士守工部侍郎閻至樞密院直學士守尚書右丞史圭並轉戶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翰林學士守戶部侍郎李懌為尚書右丞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劉昫為兵部侍郎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夢徵為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中書舍人劉贊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許光義為兵部

侍郎以兵部侍郎姚顗為吏部侍郎丙戌詔東川節度使董璋可削奪在身官爵仍徵兵進討丁亥以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兼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兼東川行營招討副使庚寅以右衛上將軍王思同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兼西南行營馬步都虞候冊府元龜長興元年九月九日應聖節百官于敬愛寺設齋帝御廣壽殿聽僧道講論）冬十月丁酉始藏冰（五代會要後唐長興元年十月國子尚書博士田敏奏請依春秋藏冰頒冰之義以消陰陽愆伏之沴勅藏冰之制載在前經獻廟之儀廢于近代既朝臣之特舉按典禮以宜行田敏所奏祭司寒獻羔事宜依其桃弧棘矢事久不行理難備創其諸侯亦宜準往制藏冰）甲辰驍衛上將軍致仕張筠進助軍粟乙巳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五代史冬十月壬辰以太子少傅李琪卒廢朝癸巳以鄜州節度使米君立卒廢朝詔凡賻贈布帛言段不言端匹段者二丈也宜令三司依此給付甲午正衙命使冊興平公主于宋州節度使駙馬都尉趙延壽之私第己亥以左驍衛上將軍李從璋為陝州節度使陝州節度使劉彥琮移鎮邠州尚書博士田敏請依舊典藏冰頒氷以銷陰陽愆伏之沴詔從之乙巳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迴奏董璋攻陷閬州節度使李仁矩舉家遇害丁未宮苑使董光業并妻子並斬于都市璋之子也辛亥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洪鄂道行營副都統檢校太尉馬希聲為武安軍節度使加兼侍中時湖南馬殷奏久病不任軍政乞以男希聲為帥故有是命中書奏吏部流內銓諸色選人所試判兩節度使欲委定其等第文優者超一資其次者次資又次者以同類道理全疎首于同類中少人戶處注擬從之五代會要長興元年十月十九日勅太常禮院例凡賻匹帛言段不言端疋每二丈為段四丈為疋五丈為端近日三司支遣每段全支端疋此後凡支賻贈匹帛祇言合支多少段庫司臨時併壓丈尺給付不得剩有支破）十一月庚申朔秦王從榮受冊謁于太廟（原注冊禮廢于亂世至此始一行之故書）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原注夷狄不可以禮義責故不曰叛于契丹）（五代史十

（一月庚申朔帝御文明殿冊皇子宋王于鎮州是日幸龍門翼日馮道奏曰陛下宮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若涉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況貴爲天子豈可自輕哉帝斂容謝之退介小黃門至中書問道垂堂倚衡之義道因注解以聞帝深納之己巳故太子少保致仕封舜卿贈太子少傅庚午應州節度使張敬達移鎮雲州以捧聖都指揮使守恩州刺史沙彥詢爲應州節度使以領州團練使高行周爲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壬申黔南節度使楊漢章棄城奔忠州爲董璋所攻也乙亥制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削奪官爵以其同董璋叛也丙子以前同州節度使羅周敬爲左監門上將軍丁丑故兵部侍郎許光義加贈禮部尚書辛巳西面軍前奏今月十三日階州刺史王宏贄瀘州刺史馮暉自利州取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敗董璋守關兵士三千人收復劍州甲申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丙戌以給事中鄭韶光爲左散騎常侍青州奏得登州狀契丹安巴堅男東丹王托雲越海來歸國　五代會要元年十一月再上尊號曰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鄭國公楊仁矩卒廢朝一日丁巳回鶻順化可汗王仁裕使翟末斯來安重誨討董璋（原注不命將名直以樞密使往）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五代史十二月乙未荆南奏湖南節度使楚國王馬殷薨廢朝三日庚子以前襄州節度使安元信爲宋州節度使辛丑幸苑中丁未以二王後秘書丞襲酅國公楊仁矩卒輟朝贈工部郎中庚戌湖南節度使馬希聲起復加兼中書令壬子以樞密院直學士戶部侍郎閻至爲澤州刺史樞密院直學士戶部侍郎史圭爲貝州刺史甲寅遣樞密院使安重誨赴西面軍前時帝以蜀路險阻進兵艱難漕運關西物價甚賤百姓輓運至利州率一斛不得一㪷謂侍臣曰關西勞擾未有成功誰能辦吾事者朕須自行安重誨曰此臣之責也臣請行帝許之言訖而辭翼日遂行甲寅故西川兵馬都監洵州防禦使李嚴贈太傅丙辰車駕畋于西山臘也丁巳迴鶻遣使來朝貢戊午故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尚書令南平王高季興贈太尉　冊府元龜云黑連長興初爲潮州刺史明宗爲之改名保榮　五代春秋庚寅長興元年二月

乙卯祀上帝于圜丘改元九月東川董璋拒命石敬瑭率師討璋十二月楚王殷薨鄭國公仁矩薨）

五代史記卷第六中

五代史記卷第六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本紀第六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項使折七移來庚辰達靼使列六薛嬢居來（五代史長興二年春正月庚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儀乙丑詔曰故天策上將軍守太師尚書令楚國王馬殷品位俱高封崇已極無官可贈宜賜謚及神道碑文仍以王禮葬壬申契丹東丹王托雲自渤海國率其衆到闕帝慰勞久之錫賚加等是日百寮稱賀丙子以沙州節度使曹義金兼中書令丁丑東丹王托雲進本國印三紐庚辰以静江軍節度使馬賓卒廢朝贈尚書令丙戌荆南節度使高從誨落起復加兼中書令）二月丁酉幸安元信第（五代史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父順琳爲降野軍使元信以將家子便騎射幼事武皇從平巢蔡光啓中吐渾赫連鐸冦雲中武皇使元信拒之元信兵敗于居庸關武皇性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爲突騎都校乾寧中處存子鄴嗣位時梁軍攻河朔三鎮弃命不暇梁將張存敬軍奄至城下既無宿備部懼挈其族弃太原元信從之武皇待之如初用爲鐵林軍使梁將氏叔琮之攻河東也別將葛從周自馬嶺入元信伏于榆次挫其前鋒梁將李思安之攻上黨也王師將壁高河爲梁軍所逼別將秦武者尤爲難敵元信與闘斃之繇是梁軍解去城壘得立武皇賜所乘馬及細鎧仗遷突陣都將莊宗嗣晉王位元信從救上黨破夾寨復澤潞以功授檢校司空遂州刺史賜玉鞭名馬柏鄉之役日晩戰酬元信重傷莊宗自臨傳藥其年改檢校司徒武州刺史充内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從莊宗定魏博移爲博州刺史與梁對壘德勝渡元信爲右廂排陣使未幾爲大同軍節度使莊宗平定河南移授横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從明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宗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彥威不敢答明宗曰成由天地不由于人當氏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今國家運興致我等富貴元信乃起謝不復以彥威爲戲明宗卽位以元信嘗爲内衙都校尤厚待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移鎮徐州王師之討高季興襄帥劉訓逗撓軍期移授元信山南東道節度使以代訓歲餘改歸德軍節度使就加兼侍中明宗不豫求入末帝卽位授潞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清泰三年二月以疾卒于鎮時年七十四贈太師晉高祖卽位以元信宿望令禮官定謚曰忠懿有子六人長曰友權歷諸衞大將軍次曰友規仕皇朝爲滁州刺史卒于任　五代會要忠懿贈太師安元信謚　册府元龜安元信爲横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從明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宗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彥威不敢答明宗曰成敗天也不繇于人當時氏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今國家運興致汝等富貴勿以小勝小捷挂于口吻取笑于長者彥威起謝元信不復以彥威爲戲）戊戌突厥使杜阿熟吐渾使康萬琳來辛丑安重誨罷（五代史二月己丑朔以宋州節度使趙延壽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癸巳詔貢院舊例夜試進士今後晝試排門齊入卽日試畢丁酉幸至德宮又幸安元信東丹王托雲之第辛丑以鴻臚卿致仕賈馥卒廢朝以樞密院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重誨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河中節度使進封沂國公己酉以右威衛上將軍陳皐爲洋州節度使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爲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已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爲限凡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癸丑邠州節度使李敬周移鎮徐州詔禁天下不得開發無主墳墓　五代會要長興二年二月勅其進士並令排年齊入就試至閉門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歷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諸科第對策並依此例其餘唯准前勅處分）三月趙鳳罷（五代史纂誤注云忘其日條（本五代史無注疑紙殘闕）此今按謂之亡或失其日可也忘則未可也）丁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三月辛酉詔渤海國人皇王托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仍授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充懷化軍節度瑞鎮等州觀察等使其從慕華歸國部校各授懷化歸德將軍中郎將先于定州擒獲番將特哩衮宜賜姓狄名懷惠扎古宜賜姓列名知恩並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錫里扎拉宜賜姓原名知感裕勒

古宜賜姓服名懷造奚王副使格斯齊宜賜姓乙名懷宥三人並授檢校太子賓客甲子以前鴻臚卿王瓊爲太僕卿丙寅以皇子從珂爲左衛大將軍從珂自河中失守歸清化里第至是安重誨出鎮河中帝召見泣而謂之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相見耶因有是命壬申以滄州節度使孔循卒廢朝乙亥以西京留守權知興元軍府事王思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充西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庚辰以少府監聶延祚爲殿中監以前雲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安州節度使乙酉太師致仕錢鏐復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以其子兩浙節度使元瓘等上表首罪故有是命丁亥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

五代史夏四月辛卯制德妃王氏進位淑妃詔錢鏐依舊賜不名誅內官安希倫以其受安重誨密指令于內中伺帝起居故也丁酉幸會節園宴羣臣因幸河南府詔罷州縣官到任後率斂爲地圖又禁人毀廢所在碑碣恐名賢遺行失所考也戊戌詔今年四月禘饗太廟故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故汴州節度使符存審並配饗莊宗廟庭己亥以前徐州節度使張虔釗爲鳳翔節度使癸卯以汴州節度副使藥縱之爲戶部侍郎前宗正卿李諸爲將作監甲辰以宣徽北院使左衛上將軍趙延壽爲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充樞密使乙巳潞州軍節度使劉仲殷移鎮秦州帝幸龍門佛寺祈雨己酉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辛亥前鳳翔節度使朱宏昭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壬子以兵部尚書盧質爲河陽節度使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沒于王事廢朝詔曰久愆時雨深疚予心宜委諸州府長吏親問刑獄省察冤濫見禁囚徒除死罪外並放五月戊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庚申以三司使行工部尚書張延朗爲兗州節度使辛酉詔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內職或貴列廷臣或宣達君恩或勾當公事經由列鎮干撓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示意旨或顯發書題自今後一切止絕有所犯者發薦人貶官求薦人流配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詣闕上訴長吏罰兩月俸發薦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卻令依舊甲子都官郎中知制誥崔梲上言請

搜訪宣宗已來野史以備編修從之丁卯詔諸州府城郭內依舊禁麴其麴官中自造減舊價之半貨賣應田畝上所徵麴錢並放鄉村人戶一任私造時甚便之戊辰中書奏應朝臣丁憂者望加頒賚從之丁丑以秘書監劉岳爲太常卿己卯以武德使孟漢瓊爲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充宣徽北院使辛巳以前相州刺史孟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甲申以權知朗州軍州事守永州刺史馬希範爲洪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權知桂州軍府事富州刺史馬希彝爲鄂州節度使檢校司徒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蔣文爲晉州留後鴻臚卿柳膺將齋郎文書賣與同姓人柳居則伏罪大理寺斷當大辟緣經赦減死追奪見任官終身不齒詔應見任前資守選官等所有本朝及梁朝出身歷任告身並仰送納委所在磨勘換給公憑只以中興已來官告及近受文書敘理其諸色蔭補子孫如非虛假不計庶嫡並宜敘錄如實無子孫別立人繼嗣已補得身名者只許敘蔭一人其不合敘使文書限百日內焚毀須絕此後更敢將合焚文書參選求仕其所犯之人並傳者並當極法應合得資蔭出身人並須依格依令施行

閏五月丁酉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張氏子崇贊崇緒

五代史閏月庚寅制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重誨可太子太師致仕是日重誨男崇緒等潛歸河中以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爲兵部侍郎夔州節度使安崇阮棄城歸闕待罪于閤門詔釋之時董璋寇峽內諸州崇阮望風遁走壬辰陝州節度使李從璋移鎮河中癸丑升盧州爲昭順軍甲午以衛州刺史姚彥章爲昭順軍節度使丁酉安重誨奏男崇贊崇緒等到州臣已拘送赴闕崇緒至陝州詔令下獄己亥詔安重誨宜削奪在身官爵並妻阿張男崇贊崇緒等並賜死其餘親不問壬寅以尚書左丞崔居儉爲工部尚書以吏部侍郎王權爲尚書左丞丙午以隨駕馬軍都指揮使宣州節度使安從進爲陝州節度使丁未以前中書舍人楊凝式爲左散騎常侍戊申以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爲新州節度使己酉以右領軍上將軍李肅爲左金吾大將軍壬子以隨駕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爲邠州節度使癸丑以邠州節度使劉行琮卒廢朝贈太傅詔有司及天下州縣于律令格式六典中錄本局公事書于廳壁令其遵行六月丁巳朔復置明法科同開元禮乙丑以皇子左衛大將軍從珂依前檢校太傅加

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都留守庚午以邠州節度使張溫爲右龍武統軍甲戌以魏徵入代孫詔爲安定縣主簿乙亥以鎮州節度使宋王從厚爲興唐尹以石敬瑭爲河陽天雄軍節度使以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河陽節度使依前六軍諸衛副使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乙卯定州節度使李從敏移鎮州節度使盧質爲滄州節度使庚辰皇孫太子舍人重美授司動員外郎重貞已下六人並授同正將軍及檢校官壬午以前秦州節度使李德玧爲定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太原地震詔天下州府斷獄先于案牘之上坐所該律令格式及新敕然後區分乙酉以前黔州節度使楊漢賓爲羽林統軍詔止絕諸射係省店莊宅園　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六月以唐文正公魏徵八代孫　詔爲涇州安定縣主簿

秋

五代史秋七月庚寅以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登州刺史張從賓爲壽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壬辰福建王延鈞上言當境廟七所乞封王號勅加諸史傳有名宜封爲閩越富義王其餘一任自于境內祭享乙未詔諸道奏薦州縣官使相先許一年薦三人今許薦五人

不帶使相先許薦二人今許薦三人直屬京防禦團練使先許薦一人今許薦二人詔應州縣官內有曾在朝行及曾佐幕府罷任後準前資朝官賓從別處分其帶省銜并內供奉裏行及諸已出選門者或降授合錄罷任日並依出選門例處分便與除官更不在赴常調州縣官其間書得十六考者準格敕加朝散階亦準出選門例處分三司奏先許百姓造麴不來官場收買伏恐課額不逮請復已前麴法鄉戶與在城係法一例指揮仍據已造到麴納官量支還麥本從之甲辰前晉州節度使朱漢賓授太子少保致仕庚戌大理正劇可久責授登州司戶刑部員外郎裴選責授衛尉寺丞刑部侍郎李光序判大理卿事任贊各降一官罰一季俸坐斷罪失入也

八月己未契丹使邪姑兒來

五代史八月丙寅詔天下州府商稅務並委逐處差人依省司年額勾當納官以故鎮州節度使趙王王鎔男昭誨爲朝議大夫司農少卿賜紫金魚袋繼絕也辛丑升虔州爲昭信軍癸亥以太常少卿盧文紀爲秘書監以秘書監馬縞爲太子賓客左監門上將軍羅周敬爲右領軍上將軍前懷州刺史婁繼英爲左監門上將軍乙丑詔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例升進

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仍于諸道贓罰錢內每月支錢一百貫文賜刑部大理兩司其刑部于所賜錢三月分與一分丙寅以武平軍節度使馬希振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充虔州昭信軍節度使詔百官職吏應選授外官者考滿日並委本州申奏追還本司依舊職行公事己巳太傅致仕王建立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皆上章求歸鄉里詔內外致仕官凡要出入不在拘束之限辛未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劉昫守本官充端明殿學士以左拾遺直樞密院李崧充樞密直學士壬申以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潞州節度使癸酉詔文武百官五日內殿起居仍舊其輪次轉對若有封事許非時上表朔望入閤待制候對一依舊制乙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竇夢徵卒丁丑以前西京副留守梁文矩爲兵部尚書乙卯詔不得薦銀青階爲州縣官壬午詔應有朝臣藩侯郡守凡欲營葬未曾封贈許追封贈禮部尚書致仕李德休卒　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八月勅今後宰臣文武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仍舊其輪次轉對對一宜停若有所見許非時上表其朔望入閤待制候對一依舊規

九月丁亥放五坊鷹隼

五代史九月丙戌以前兖州節度使符彥超爲左龍武統軍己亥懷

化軍節度使東丹慕華賜姓李名贊華改封隴西縣開國公應有先配諸軍契丹並賜姓名詔天下營田務只許耕無主荒田召浮客不得留占屬縣編戶辛丑樞密使檢校太傅刑部尚書范延光加同平章事使如故壬寅以中書舍人封翹爲禮部侍郎禮部侍郎盧詹爲戶部侍郎癸卯許州節度使李從溫移鎮河東詔天下州縣官不得與部內富民于公廳同坐辛亥詔　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今後不許進獻　五代會要長興二年九月勅其五方見在鷹隼之類並宜就山林解放此後諸色人不得輒有進獻仰閤門使有此色貢奉表章不得引進　又長興二年九月二日勅凡置營田比召浮客若取編戶實係常規如有係稅之人宜令卻還本縣應三京諸道營田祇耕佃無主荒田及召浮客此後若敢違越其官吏及投名稅戶當重斷　冊府元龜二年九月九日應聖節帝御中興殿觀僧道講論賜物有差

冬

五代史冬十月戊午以前北京留守太原尹馮贇爲許州節度使辛酉左補闕李詳上疏以北京地震多日請遣使臣往彼慰撫祭問疾苦祭祀山川從之先是太原留後密奏無敢言者及詳有是奏帝甚嘉之改賜章服丙寅詔應在朝臣寮藩侯郡守

準例合得追贈者新授命後便于所司投狀旋與施行封妻蔭子準格合得者亦與施行外官曾任朝班據在朝品秩格例合得封贈敘封者並與施行其補蔭據資蔭合得者先受官者先與收補後受官者據月日次第施行從之 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十月勑在朝臣寮及藩侯郡守據禮例合追贈者新授命後便于所司投狀旋與施行自中興以來外官曾任朝班據在朝時品秩格例合得封贈敘封未霑恩命者並與施行其敘封妻室品蔭子孫仍令所司一一具格式申奏其或應得而不與應不得而與之罪在所司十一月戊申吐蕃遣使者來辛丑旌表棣州民邢釗門閭原注干戈之世王道息而禮義亡民猶有自知孝悌而時君旌之猶有勸民之意故兩善而書之 五代史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丑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賀丁酉以翰林學士起居郎張礪為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職以汝州防禦使張希崇為靈州兩使留後庚子以左威衛上將軍華溫琪為華州節度使福州節度使王延鈞奏誅建州節度使王延禀及其子繼雄壬寅詔今後諸道兩使判官罷任一年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

巡軍事判官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動職次云以御史中丞劉贊為刑部侍郎以鳳州節度使孫岳充西面閤道使壬子鄆州奏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癸丑以給事中崔衍為御史中丞十二月甲寅朔除鐵禁初稅農具錢原注至今因之故書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二年十二月勑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鑄造諸道監治除當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外祇管出生鐵比已前價各隨逐處見定高低每斤一例減十文貨賣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煉巡檢節級勾當賣鐵塲官并鋪戶一切並廢鄉村百姓祇于係省夏秋苗畝上納農器錢一錢五分足隨夏秋稅二時送納己未西涼府遣使者來己巳回鶻使安求思來辛未渤海使文成角來党項寇方渠五代史十二月甲寅朔詔開鐵禁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于夏秋田畝上每畝輸農器錢一錢五分乙卯畋于西郊丁巳以彰武軍節度使劉訓卒廢朝庚午以前利州節度使康思立為陝州節度使秦州地震丁丑詔三司所過西川兵士家屬常令贍給 五代春秋辛卯二年正月契丹奚欲率衆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拽骨來己酉渤海回鶻皆遣使者來五代史長興三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丁亥陝州節度使安從進移鎮延州己丑遣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靈武節度使康福率步騎七千往方渠討党項之叛者庚寅以前北京副留守呂夢奇為戶部侍郎辛卯以前彰國軍留後孫漢韶為利州節度使充西面行營副部署兼步軍都指揮使庚子契丹遣使朝貢辛丑秦王從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戊申詔選人文解不合式樣罪在發解官吏舉人落第次年免取文解中書門下奏請親王官至兼侍中中書令則與見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諸親王居右如親王及諸使守侍中中書令亦分行居右其餘使相依舊從之渤海回鶻吐蕃遣使朝貢大理正張居琰上言所須諸州新定格式律令請委逐處各差法直官一人專掌檢討從之二月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于牛兒谷敗之五代史二月乙

卯制晉國夫人夏氏追冊為皇后丙辰幸龍門詔故皇城使李從璨可贈太保詔出選門官罷任後周年方許擬議自于所司投狀磨勘送中書又詔罷城南稻田務以其所費多而所收少欲復其水利賫于民問碾磑故也秦州奏州界三縣之外別有一十一鎮人戶係鎮將徵科欲隨其便利復置隴城天水二縣以隸之詔從之甲子幸至德宮以右衛大將軍高居貞為右監門衛上將軍庚午以前華州節度使李從昶為左驍衛大將軍以前夔州節度使安崇阮為右驍衛上將軍以前新州節度使翟璋為右領軍上將軍以右領軍上將軍羅周敬為右威衛上將軍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甲戌靈武奏都指揮使許審環等謀亂伏誅藥彥稠奏誅党項阿埋等二十族與康福入白魚谷追襲叛黨獲大首領六人諸羌二千餘人孳畜數千及先劫掠到回鶻物貨詔彥稠軍士所獲並令自收勿得其歛己卯以前河中節度使索自通為鄜州節度使懷化軍節度使李贊華進契丹地圖詔司天臺除密奏留中外應奏歷象雲物水旱及十曜細行諸州災祥宜並報史館以備編修壬午藥彥稠進回鶻可汗先送秦王金裝胡鞣為党項所掠至是得之以獻帝曰先詔所獲令

（軍士自收今何進也令彥稠御與役者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勅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于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選人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　冊府元龜長興三年二月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旨教尊之本經籍爲宗兵革以來庠序多廢縱能傳授罕克精研由是豕亥有差魯魚爲舛苟一言致誤則大義全乖倘不討詳漸當紕繆宜令國學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勘讀然後召偃能雕字匠人各隨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所貴經書廣布儒教大行　又馬縞爲太子賓客長興三年四月勅近以遍注石經雕刻印板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并注今更于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祠部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段顒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字極多尚恐偶有差誤馬縞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精研兼委國子監于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選轉官資時宰相馮道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通鑑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事文類聚別集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　文獻通考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及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于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　石林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摸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

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爲秘書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又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猗覺寮雜記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爲正　見兩朝國史）

三月甲申契丹遣使者來（五代史三月甲申契丹遣使朝貢靈武軍將裴昭隱等三人與進奏官阮順之隱官馬一匹有司論罪合抵法帝曰不可以一馬殺三人命笞而釋之丙申西京奏百姓侯可洪于楊廣城內掘得宿藏玉四團進納賜可洪二百緡絹二百匹庚子以前鄜州節度使孫璋卒廢朝癸卯帝顧謂宰臣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馮道對曰水旱作沴雖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敷恩宥久雨無妨于聖政也丁未以神捷神威雄武廣捷已下指揮改爲左右羽林軍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爲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庚戌帝觀稼于近郊民有父子三人同挽犁耕者帝閔之賜耕牛三頭高麗國遣使朝貢以右領軍上將軍翟璋爲右羽林統軍以前安州留後周知裕爲左神武統軍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三月勅應軍神威雄威及魏府廣捷已下指揮宜改爲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爲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爲左右廂）

夏四月庚申新羅遣使者來（五代史夏四月甲寅詔諸道節度使未帶使相及防禦團練使刺史班位居檢校官高者爲上加檢校官同以先授者爲上前資在見任之下新羅王金溥遣使貢方物戊午中書奏準勅重定三京諸州府地望次第者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今都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內道爲第二河東道爲第

三餘依舊制其五府按十道圖以鳳翔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大中興初升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望升二府在五府之上合爲七府餘依舊制又天下舊有八大都督府以靈州爲首陜幽魏揚潞鎮徐爲次其魏鎮已升爲七府兼具員內相次升越杭福漳等州爲都督望以十大都督府爲額仍據升降次第以陜州爲首餘依舊制十道圖有大都護請以安東大都護爲首防禦團練等使自來升降極多令具見在其員依新定十道圖以次第爲定從之契丹累遣使求歸扎拉特哩亥等幽州趙德鈞奏請不俞允帝顧問侍臣亦以爲不可與帝意欲歸之會冀州刺史楊檀罷郡至闕問其事奏曰此輩來援王都謀危社稷陛下寬慈貸其生命苟若歸之必復向南放箭既知中國事情爲患深矣帝然之既而遣哲爾格錫里隨來使歸蕃不欲全拒其請也詔贈皇后曹氏曾祖父母爲太傅太尉太師國夫人淑妃王氏曾祖父祖父母爲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國夫人壬戌前樞密使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卒癸亥以懷化軍節度使李贇華爲滑州節度使初帝欲以贇華爲藩鎮范延光等奏以爲不可帝曰吾與其先人約爲兄弟故贊華來附吾老矣儻後世有守文之主則此輩招之亦不來矣由是近臣不能抗議甲子以太子賓客蕭蘧爲戶部尚書致仕乙丑以天雄軍節度使宋王從厚兼中書令辛未以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兼中書令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案十道圖以關內道爲上遂以鳳翔爲首河中成都江陵興元爲次中興初升魏州爲興唐府鎮州爲眞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地請升二府於五府之上合爲七府仍以興唐爲首眞定鳳翔成都江陵興元爲次從之　又後唐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舊有八大都督府按十道圖以靈州爲首陜幽揚潞鎮徐等州爲次其魏鎮已升爲七府兼具員內越杭福漳等州亦相次升爲都督府望以十大都督府爲額仍據升降次第以陜爲首餘依舊制從之）

五月己丑二王後詹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鄗國公

丙午孟知祥攻董璋陷綿州（五代史五月壬午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詔禁網羅彈射弋獵丁亥以二王後前詹事府司直楊延紹爲右贊善大夫仍襲封鄗國公食邑二千戶丁酉以太子太師致仕孔勍卒廢朝興元奏東西兩川各乘兵相持甲辰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曲阜縣主簿孔仁玉爲兗州龔邱令襲文宣王戊申襄州奏漢江大漲水入州城壞民廬舍樞密使奏近知兩川交惡如令一賊兼有兩川撫衆守險恐難討除欲令王思同以興元之師伺便進取詔從之　五代會要三年五月一日勅凡羅網彈射諸弋獵之具比至冬初並宜止絕若有犯者隨處官吏科違禁之罪起今後每年二月便作此勅曉諭中外）

六月甲寅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達粗首領頡哥以其族來附（五代史六月壬子朔幽州趙德鈞奏新開東南河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運舟勝千石畫圖以獻甲寅以權知高麗國事王建爲檢校太保封高麗國王丁巳衛州奏河水壞隄東北流入御河戊午荊南奏東川董璋領兵至漢州西川孟知祥出兵逆戰璋大敗得部下人二十餘走入東川城尋爲陵州刺史王暉所殺孟知祥已入梓州辛酉范延光奏曰孟知祥兼有兩川彼之軍衆皆我之將士料其外假朝廷形勢以制之然陛下苟不能屈意招攜彼亦無由革面帝曰知祥予故人也以賊臣間諜故茲阻隔今因而撫之何屈意之有由是遣供奉官李瓌使西川賚詔以賜知祥詔以霖雨積旬久未晴霽京師諸司繫囚並宜釋放甲子以大雨未止放朝參兩日洛水漲泛二丈廬舍居民有溺死者以前濮州刺史武延翰爲右領軍上將軍前階州刺史王宏贄爲左千牛上將軍金徐安潁等州大水鎮州旱詔應水旱州郡各遣使人存問）

秋（五代史秋七月辛巳朔以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錢鏐薨廢朝三日丙戌詔賜諸軍救援錢有差戊子正衙命使冊高麗國王王建靈武奏夏州界党項七百騎侵援當道出師擊破之生擒五十騎追至賀蘭山下己丑兩浙節度使錢元瓘起復加守尚書令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加兼中書令秦鳳兗宋亳潁鄧大水漂邑屋損苗稼夔州赤甲山崩壬辰以前太僕卿鄭續爲鴻臚卿以前兗州行軍司馬李鏻爲戶部尚書乙未福建節度使王延鈞進絹表云吳越王錢鏐薨乞封臣爲吳越王湖南馬殷官是尚書令殷薨請授臣尚書令不報戊戌太子賓客李光憲以禮部尚書致仕己亥以前靈武節度使康福爲涇州節度使幽州衙將潘杲上言知故使劉仁恭于大安山藏錢之所樞密院差人監往發之竟無所得以皇子西京畱守京兆尹從珂爲鳳翔節度使廢鳳州武興軍節

（制為防禦使并所管興文二州並依舊隸興元府丁未以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為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邢州節度使詔諸州府遭水人戶各支借麥種及等第賑貸　五代會要長興三年七月夔州奏赤甲山崩　又七月二十七日勅應諸處凡有今年為經水潦逃戶莊園屋舍桑棗一物已上並可指揮州縣散下鄉村委逐村節級鄰保人分明文簿各管見在不得輒令毀拆房舍斬伐樹木及散失動使什物等候本戶歸業日卻依元數責令交付訖具無欠少罪結狀申本州縣如元數內稍有事欠少許歸業戶陳狀訴論所犯節級并鄉鄰保人等並科違勅之罪仍勒備償或至來年春入務後有逃戶未歸者其桑土即許鄰保人請佃供輸租稅種後本主歸來亦准上指揮至秋收後還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來（五代史八月辛亥青州節度使王晏球卒廢朝二日以利州節度使孫漢韶兼西面行營招討使甲寅以前振武節度使張萬進為鄧州節度使己未以鄆州節度使房知溫兼中書令移鎮青州丙寅以宰臣李愚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乙亥以湖南節度使馬希聲卒廢朝己卯吐蕃遣使朝貢九月壬午以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馬希範為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甲申荊南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中書令高從誨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壬辰供奉官李瓌自西川迴節度使孟知祥附表陳敘隔絕之由并進物先賜金器等瓌知祥甥也母在蜀故令瓌往焉瓌至蜀具述朝廷厚待之意知祥稱藩如初奏福慶長公主以今年正月十二日薨又奏五月三日大破東川董璋之衆于漢州收下東川又表立功將校趙季良等五人乞授節鉞部內刺史令錄已下官乞許墨制補授帝遣閤門使劉政恩充西川宣諭使乙巳契丹遣使自幽州進馬秦州地震）冬十月庚申幸石敬瑭第（五代史冬十月己酉朔再遣供奉官李瓌使西川押賜故福慶長公主祭贈絹三千匹并賜知祥玉帶先是兩川隔遠朝廷兵士不下三萬人至是知祥上表乞發遣兵士家屬入川詔報不允知祥所奏兩川部內文武將吏乞許權行墨制除補訖奏詔許之知祥所奏立功大將趙季良等五人正授節鉞續有處分襄州奏漢水溢壞民廬舍癸丑以太常卿劉岳卒廢朝己未以兵部侍郎張文寶為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藥縱之為兵部侍郎庚申幸至德宮因幸石敬瑭李從昶李從敏之第壬申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安危得失治亂興亡誠不繫于天時固非由于地利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此不足懼者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下尊臨萬國奄有八紘蕩三季之澆風振百王之舊典設四科而羅俊彥提二柄而御英雄所以不軌不物之徒咸思革面無禮無義之輩相率悛心然而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廢式加以崇三綱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歌則鴻基與五岳爭高盛業共磐石永固優詔獎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識者許之癸酉湖南馬希範荊南高從誨並進銀及茶乞賜戰馬帝還其直各賜馬有差丁丑帝謂范延光日如聞禁軍戍守多不稟藩臣之命緩急如何驅使延光曰承前禁軍出戍便令逐處守臣管轄斷決近似簡易帝曰速以宣命條舉之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左武衛大將軍孟鵠為許州節度使以前許州節度使馮贇為宣徽使判三司以宣徽北院使孟漢瓊判院事壬午史館奏宣宗已下四廟未有實錄請下兩浙荊湖購募野史及除目報狀從之癸未以左僕射致仕鄭珏卒廢朝丁亥以河陽節度使兼六軍諸衛副使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時契丹帳族在雲州境上與群臣議擇威望大臣以制北方故有是命己丑樞密使趙延壽加同平章事詔在京臣寮不得進奉賀長至馬及諸物甲午日南至帝御文明殿受朝賀己亥河中節度使李從璋加檢校太傅以右散騎常侍楊凝式為工部侍郎庚子以秘書監盧文紀為工部尚書以工部尚書崔居儉為太常卿以工部侍郎鄭韜光為禮部侍郎乙巳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納喇泊造攻城之具帝遣使賜契丹主銀器綵帛十二月戊申朔供奉官丁延徽倉官田繼勳并棄市坐擅出倉粟數百斛故也教坊伶官敬新磨受賂為人告帝令御史臺徵還其錢而後撻之癸丑幸龍門視修伊水石堰賜丁夫酒食後數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滿工未畢請更役五日帝曰不唯時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甲寅以太子賓客歸藹卒廢朝戊

午以前宣徽使朱宏昭爲襄州節度使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壬戌以吏部侍郎姚顗爲尚書左丞以尚書左丞王權爲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藥縱之爲吏部侍郎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程遜爲戶部侍郎依前充職戊辰帝畋于近郊射中奔鹿是冬無雪

（五代會要長興三年十月萊州奏即墨縣人王及家生芝草一本三枝分兩岐或三岐上漸相向成片而圓色紫葉莖一色其表白高尺餘上命出宮中舊進芝草四本色莖皆同　又長興三年十一月四日史館奏當館昨爲大中已來迄於天祐四朝實錄尚未纂修尋具奏聞謹行購募勅命雖頒於數月圖書未貢於一編蓋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滅絶難可訪求切恐歲月漸深耳目不接長爲闕典過在攸司伏念江表列藩湖南奥壤至於閩越方爲勳賢戈鋌自擾於中原屛翰悉全於外府固多羣士富有奇書其兩浙福建湖廣伏乞特降詔旨委各於本道採訪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朝已上野史及逐朝日歷除目銀臺事宜內外制詞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數據有者抄錄進上若民間收得或隱士撰成卽令各列姓名請議爵賞從之

冊府元龜長興三年十一月壬午史館奏自宣宗以來時歷四朝未有實錄年代深遠簡牘散亡更歷歲時轉失根本自中興以來累于諸道購纂四朝日歷報狀百司闕報亦恐已曾撰到實錄值亂亡失乞下兩浙湖南巡屬購募四朝野史及除目報狀闕報等庶成撰集之功從之　五代春秋壬辰三年六月河決衛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川誅董璋京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湖南馬希聲薨）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長興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是日雪盈尺戊子秦王從榮加守尚書令兼侍中依前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甲午正衙命使冊故福慶長公主孟氏爲晉國雍順長公主遣太常卿崔居儉赴西川行冊禮突厥內附庚子以前河東節度使李從溫爲鄆州節度使　五代史纂誤今案劉昫傳乃是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四年也而記又不載兼官未知孰是）

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滉來（原注十國外而不書此書者知祥本唐臣而反至此改過自歸絕之則嫌不許其自新錄之則尚冀其遷善然其來也臣禮不備故如夷狄書之　五代史二月癸丑朔帝於便殿問范延光內外見管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嘆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吾老矣馬將奈何延光奏曰臣每思之國家養馬太多試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臣恐日久難繼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何益哉丁巳以虔州節度使檢校大尉兼侍中馬希振爲洪州節度使以鄂州節度使馬希廣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桂州節度使以盧州節度使兼武安軍副使姚彥章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靜江節度副使馬希範爲鄂州節度使故潞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康君立贈太傅己未宋州節度使安元信加兼侍中滑州進重修河隄圖沿河地名歷歷可數帝覽之愀然曰吾佐先朝定天下于此隄塢間小大數百戰又指一處曰此吾擐甲臺也時事如昨奄忽一紀令人悲歎耳癸亥以西川節度使孟知祥爲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封蜀王三司奏當省有諸道鹽鐵轉運使衙職員都押衙正押衙同押衙通引衙前虞候子弟今欲列爲三司職名從之庚午以御史中丞崔衍爲兵部侍郎以右諫議大夫龍敏爲御史中丞）

三月甲辰追冊晉國夫人夏氏爲皇后（五代史三月己卯幸龍門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奏夏州節度使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稱留後甲申鎮州奏行軍司馬趙懷節度判官陸浣元從押衙高知柔等並棄市坐受賂枉法殺人也節度使李從敏罰一季俸乙酉以西川節度副使知武泰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季良爲檢校太保黔南節度使以西川諸軍馬步都指揮使知武信軍節度兵馬留後李仁罕爲檢校太傅遂州節度使以西川左廂馬步指揮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趙廷隱爲檢校太保閬州節度使以西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知寧江軍兵馬留後張知業爲檢校司徒夔州節度使以西川衙內馬步都指揮使知昭武軍兵馬留後李肇爲檢校太保利州節度使從孟知祥之請也丙戌賜宰相李愚絹百匹錢十萬鋪陳物十三件時愚病帝令近臣翟光鄴宣問所居寢室蕭然四壁病榻弊氈而已光鄴具言其事故有是賜）

（戊子以延州節度使安從進爲夏州留後以夏州左都押衙四州防遏使李彝超爲延州留後仍命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重益帥師援送從進赴鎮以左衛上將軍盧文進爲路州節度使以右龍武統軍張溫爲雲州節度使庚寅以鳳翔行軍司馬李彥琮爲鹽州防禦使時范延光等奏請因夏州之師制置鹽州故有是命癸巳以右威衛上將軍安重霸爲同州節度使己亥以左龍武統軍符彥超爲安州節度使詔除放京兆秦岐邠涇延慶同華興元十州長興元年二年係欠夏秋稅物及營田莊宅務課利以其曾墊運供軍糧料也甲辰故晉國夫人夏氏追冊皇后有司上謚曰昭懿從之　五代會要四年三月西京留守王思同進擬開駱谷之路圖上指山險謂侍臣曰如此之險何以開道左右奏曰據興元闕內兵戎交番及轉餉大散修開斜谷路迂迴校五百里如從駱谷自雍京直抵興元糧戍稍便然此路險阻尤甚以此竭力開通將來霖雨亦煩修葺上俛勉從其奏竟無成功而止）夏（五代史夏四月戊申李彝超奏奉詔除延州留後已受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帝遣閤門使蘇繼顏賫詔促彝超赴任癸丑以刑部侍郎劉贊爲秘書監秦王傅甲寅前鄧州

節度使梁漢顒以太子少師致仕太子賓客裴皡以兵部尚書致仕戊午追冊昭宗皇后何氏爲宣穆皇后祔饗太廟百寮進名奉慰廢朝三日己巳以左散騎常侍任贊爲戶部侍郎以吏部侍郎藥縱之爲曹州刺史癸酉延州奏　蕃部劫掠餉運及攻城之具守蘆關兵士退守金明鎮　五代會要長興四年四月以秘書監劉贊爲秦王傅前忠武軍節度判官蘇瓚爲秦王友前襄州觀察使魚崇遠爲秦王府記室參軍時言事者請爲秦王置師傅上顧問近臣皆以秦王名勢隆盛不敢置議請自選擇乃降是命）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爲潞王（原注從珂非子而書子與梁博王友文同）從益許王姪從溫兗王從璋洋王從敏涇王丙戌契丹使述骨卿來（五代史五月丙子朔帝御文明殿受朝戊寅皇子鳳翔節度使從珂封潞王新授戶部尚書任贊改刑部侍郎贊訴以所授官是丁憂闕故改焉皇子從益封許王鄆州節度使李從溫封兗王河中節度使李從璋封洋王鎮州節度使李從敏封涇王甲申帝避暑于九曲池既而登樓風毒暴作聖體不豫翼日而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丁酉安從

進奏大軍已至夏州攻城以其不受命也庚子以靈武留後張希崇爲本州節度使辛丑故夏州節度使朔方郡王李仁福追封虢王壬寅以前晉州留後薄文爲本州節度使六月丙午朔文武百寮宰臣馮道等拜章請于尊號內加廣運法天四字凡拜三章詔允之詔宮西新園宜名永芳園其間新殿宜名和慶殿丙辰秦王從榮加食邑至萬戶實封二千戶丁未以右驍衛上將軍李從昶爲左龍武統軍以前邢州節度使高允韜爲右龍武統軍以右驍衛上將軍羅周敬爲左羽林統軍以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爲金州刺史戊午宋王從厚加食邑至萬戶實封一千戶壬戌以前涇州節度使李金全爲滄州節度使癸亥詔御史中丞龍敏等詳定大中統類甲子第十四女封壽安公主第十五女封永樂公主戊辰以前利州節度使孫漢韶爲洋州節度使壬申以永寧軍節度使容州管內觀察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馬存加食邑實封甲戌帝復不豫　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五月封皇子從溫爲兗王從璋爲漢王從敏爲涇王追封故夏州節度使李仁福爲虢王）秋七月乙未回鶻都督李末來獻白鶻命放之（五代史秋七月丁丑以著作郎

尹拙爲拾遺直史館國朝舊制皆以畿赤尉直史館今用諫官自拙始從監修李愚奏也己卯東嶽三郎神贈威雄大將軍初帝不豫前淄州刺史劉遂清薦泰山僧一人云善醫及召見乃庸僧耳問方藥僧曰不工醫嘗于泰山中親覩嶽神謂僧曰吾第三子威靈可愛而未有爵秩師爲我請之神宮中神其事故有是命識者嫉清之妖佞焉詔應臺官出行須令人訶引使軍巡職掌等規避壬午詔安從進班師時王師攻夏州無功故也乙酉以許州節度使孟鵠卒廢朝贈太傅詔賜在京諸軍將校優給有差時帝疾未痊軍士有流言故也丁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傅守中書令錢元瓘封吳王　五代會要七月以著作佐郎尹拙爲左拾遺直史館王愼徵爲右拾遺直史館從監修李愚奏也故事以本官直者皆爲畿縣尉今諫官直館自拙等始也　又四年七月封泰山三郎爲威雄大將軍時上不豫劉遂清引泰山僧進風藥用之小康其僧請封泰山三郎遂從之時以爲妖惑之甚）八月戊申大赦（五代史八月戊申帝被袞冕御明堂殿受冊徽號曰聖明神武廣運法天文德恭孝皇帝禮畢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己酉賜侍衛諸軍優給有差時月內再

有頒給自兹府藏無餘積矣辛亥以晉州節度使蒲文卒廢朝丁已以右龍武統軍李從昶爲許州節度使戊午以秘書監高輅卒廢朝辛酉以太子太師致仕符習卒廢朝贈太師辛未秦王從榮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萬戶實封三千戶以右羽林統軍翟璋爲晉州節度使以太子賓客馬縞爲戶部侍郎壬申幸至（德宮五代會要後唐長興四年以秦王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戊戌趙延壽罷

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宏昭爲樞密使

（五代史九月甲戌以戶部尚書李璘）爲兵部尚書以前戶部尚書韓彥惲爲戶部尚書丙子幸至德宮戊寅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並加兼侍中依前充使中書奏元帥儀注諸道節度使以下帶兵權者階下具軍禮參見其帶使相者初見亦展一度公禮天下軍務公事元帥府行帖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公牒往來其官屬軍職委元帥府奏請從之癸未以兵部侍郎盧詹爲吏部侍郎丙戌宰臣馮道加左僕射李愚加吏部尚書劉昫加刑部尚書戊子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張虔釗並加同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馮贇依前

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中書門下同二品充三司使贇亡父名章故改平章事爲同二品壬戌永寧公主石氏進封魏國公主興平公主趙氏進封齊國公主皇孫重光重哲並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秦王宋王子也前洋州節度使梁漢顒以太子少傅致仕丁酉以右龍武統軍高允韜爲滑州節度使以韶州刺史檢校司空王萬榮爲華州節度使萬榮王妃之父也戊戌以樞密使趙延壽爲汴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朱宏昭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時范延光趙延壽相繼辭退樞密務及朱宏昭有樞密之命又面辭訴帝叱之曰爾輩皆欲離朕左右怕在眼前素養爾輩將何用也宏昭退謝不敢復言吏部侍郎張文寶卒庚子清海軍節度使錢元璹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錢元璙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以前滑州節度使李贊華遙領虔州節度使辛丑詔天下兵馬大元帥秦王從榮班宜在宰臣之上壬寅以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易州刺史楊檀爲振武軍節度使

五代會要秦王從榮加兼中書令與宰臣分班左右定位及爲天下兵馬元帥敕曰秦王位隆將相望重磐維既崇等威合異班位宜在宰臣之上

冥福禪院牒勅中書門下宣賜冥福禪院產業地土第一段在岳廟東共地南至街北至馬司徒東至姜三郎李子薗爲隔東南至槐樹東北至張中舍第二段西斛㪷市近北街東面東北東北至卞二郎北至卞二郎南至官省房西至街第三段清酒務西南至西南二至靈派侯廟西至涂河岸北至路東北二至街東至酒務界牆內有霍二郎王廟令臨街有稅地租至霍二郎宅南至本院地東至大鄆州街南自西至小鄆州街第四段寨西門裡有街南裡畏角地一闕第五段大寨內有地藏院所居地基并拐子地計叁畝捌分叁厘叁毫並係冥福禪院地基第六段大寨裏本院東菜薗一坐計地九畝大第七段寨城東東北路菜園一坐計地叁畝大路南拐子路一角計地壹畝大東至翟家南至道西至成家北至南宮地第八段本院莊上菜薗一坐計地五畝大四面自至第九段宣賜冥福禪院稅戶見在昭告亭東有莊計地壹拾貳頃大東至沙河南至張中舍西至王官人北至成三郎內有短頭地身在北邊西北角東北角至韓五郎趙二伯莊南一段肆拾肆畝大東至張八郎南自至西至張七郎北自至雁家莊後有地一段南至張教書西至古道北至東北角二自至第十段泰山下本院所止地基南

北長陸拾叁步闊伍拾陸步陸分及殿後拐子地東西長肆拾壹步　分闊伍步陸分約地壹拾伍畝大並係賜到院地基右付冥福禪院准此長興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牒樞密使檢校太傅平章事駙馬都尉趙下有押字加中書門下印樞密使檢校太傅平章事范下有押字加中書門下印樞密使檢校太傅平章事范封中書門下牒冥福禪院碑在泰安府城外冥福寺

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罷三司使

馮贇爲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原注書得疾爲從榮事詳之）

五代史冬十月丙午以前同州節度使趙在禮爲襄州節度使丁未以前滑州節度使張敬詢卒廢朝以刑部侍郎任贊爲兵部侍郎充元帥府判官戊午以前鳳翔節度使孫岳爲三司使庚申以樞密使范延光爲鎮州節度使以三司使馮贇爲樞密使辛酉以前潞州節度使李承約爲左龍武統軍以前威塞軍節度使王景戡爲右龍武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安崇阮爲左神武統軍以右監門上將軍高允貞爲右神武統軍壬戌以權知夏州事檢校司空李彝超爲夏州節度使檢校司徒丙寅詔在朝文武臣寮並與加恩以受冊尊號也戊辰以前

安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兗州節度使以前雲州節度使張敬達爲徐州節度使庚午以前兗州節度使張延朗爲秦州節度使壬申以秦州節度使劉仲殷移鎮宋州

五代史纂誤今按秦王從榮傳云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上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朱宏昭入問起居帝不能知人從榮等去宮中皆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小愈此卽庚寅日也而從榮稱疾不朝乃謀以兵入宮使押衙馬處鈞告宏昭宏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此卽辛卯日也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至天津橋陳兵橋北端門已閉見朱宏實率騎兵從北來從榮驚懼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安從益殺之然則明宗得疾之日紀傳旣已不同而從榮作亂伏誅之日又亦不同今以從榮傳稍詳且因而推之則是戊子雪明宗得疾己丑從榮問疾不應庚寅乃謀入宮辛卯旦引兵向端門而兵潰歸河南府被殺其次第蓋如此而紀乃爾交互且又從榮傳云後六日而明宗崩明宗以戊戌崩而傳止據壬辰從榮死故云爾今若據此傳是辛卯死則自辛卯至戊戌乃七日也

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

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原注君病不侍疾以兵求立罪當誅故書伏誅其意以謂帝崩矣懼不得立而舉兵自助非反故不書反）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

五代史十一月丙子以前滄州節度使盧質爲右僕射庚辰改愼州懷化軍爲昭化軍升洮州爲保順軍辛巳以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鮑君福爲保順軍節度洮鄯等州觀察等使以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杜建徽爲昭化軍節度使愼瑞司等州觀察使乙酉以前汴州節度李從曮爲鄆州節度使以鄆州節度使李從溫爲定州節度使丙戌新授右僕射盧質奏臣忝除官合赴省上事若準舊例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所費極多欲從權務簡只尚書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屬寮及兩省官送上亦不取敢輒援往例有費官用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驟廢前規他時任行舊制從之戊子帝不豫己丑大漸自廣壽殿移居雍和殿是夜四鼓後帝自御榻蹶然而興顧謂知漏宮女曰今夜漏幾何對曰四更因奏曰官家省事否帝曰省因唾出肉片如肺者數片便溺升餘六宮皆至慶躍而奏曰官家今日實還魂也已食粥一器侍醫進湯膳至曙帝小康壬辰天下大元帥守尚書令兼侍中秦王從榮領兵陣于天津橋內出禁軍拒之從榮敗奔河南府遇害帝聞之悲駭幾落御榻氣絕而蘇者再繇是不豫有加癸巳馮道率百寮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哽噎曰吾家事若此慙見卿等百寮皆泣下霑襟甲午賜宰臣樞密使御衣玉帶康義誠已下錦帛鞍馬有差遣宣徽使孟漢瓊召宋王于鄴都乙未以三司使孫岳爲亂兵所害廢朝丁酉勅秦王府官屬除諮議參軍高輦已處斬外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配武州祕書監兼秦王傅劉贊配嵐州河南少尹劉陟配均州並爲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放還河南少尹李蕘配石州河南府判官司徒詡配寧州秦王友蘇瓚配萊州記室參軍魚崇遠配慶州河南府推官王說配隨州並爲長流百姓河南府推官尹譓六軍巡官董裔張九思河南巡官張沆李潮江文蔚並勒歸田里應長流人並除名六軍判官殿中監王居敏責授福州司馬六軍推官郭晙責授坊州司戶並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時宰相樞密使共議任贊等已下罪馮道等曰任贊前在班行比與從榮無舊除官未及月餘便逢此禍王居敏司徒詡疾病請假將近半年近日之事計不同謀從榮

所欽昵者高輦劉陟王說三人昨從榮稱兵指闕之際訟路只與劉陟高輦並轡耳語至天津橋南指日影謂諸判官曰明日如今已誅王居敏矣則其冗泛之徒不可一例從坐朱宏昭意欲盡誅任贊已下馮贇力爭之乃已

又孫岳穆州人也强幹有才用歷府衛右職天成中爲潁耀二州刺史閬州團練使所至稱治遷鳳州節度使受代歸京秦王從榮欲以岳爲元帥府都押衙事未行馮贇舉爲三司使時頗密謀朱馮患從榮之恣橫岳曾極言其禍之端康義誠時聞之不悅及從榮敗義誠召岳同至河南府檢閱府藏時紛擾未定義誠密遣騎士射之岳走至通利坊爲騎士所害識與不識皆痛之子璉歷諸衞將軍藩閫節度副使

戊戌皇帝崩于雍和殿（原注年六十七清泰元年葬河南洛陽縣號徽陵雖得其死而爲賊所葬故亦不書葬）

五代史戊戌帝崩于大內之雍和殿壽六十七十二月癸卯朔遷梓宮于二儀殿宋王從厚自鄴都至是日發哀百寮縞素于位中書侍郎平章事劉昫宣遺制宋王從厚于柩前卽皇帝位服紀以日易月一如舊制云明年四月太常卿盧文紀上謚議曰聖智仁德欽孝皇帝廟號明宗宰臣馮道議請改聖智仁德四字

（爲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宰臣劉昫撰諡冊文宰臣李愚撰哀冊文是月二十七日葬于徽陵　五代會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崩於大內之雍和殿年六十七清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葬徽陵在洛京洛陽縣謚曰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號明宗哀冊文左僕射平章事李愚撰謚冊文吏部尚書平章事劉昫撰謚議太常卿盧文紀撰年號二天成盡四年長興盡四年宰相十人豆盧革韋說鄭珏任圜馮道崔協王建立趙鳳李愚劉昫使相三十七人孟知祥李仁福李曮馬賨馬希振朱守殷安元信毛璋符習霍彥威安金全錢元璙錢元球趙德鈞孔勍高季興夏魯奇魯文安重誨孔循房知溫王建立王都王延稟范延光趙鳳趙延翰馬希範高從誨馮贇　馬希杲姚元素康義誠張虔釗錢元璹朱宏昭張延朗又唐清泰元年四月羣臣議明宗謚於南郊太常卿盧文紀請謚曰聖智仁德欽孝皇帝廟號明宗宰臣馮道議曰案謚法發號出令能悅民曰和克定禍亂曰武大行皇帝道契天和功定神武　請改聖智仁德四字爲聖德和武餘依太常所議從之　五代春秋癸巳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不克八月皇子從榮爲兵馬元帥十月赦李彝超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于雍和殿）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清異錄明宗在藩不奓費嘗召幙屬論事各設法乳湯半盞蓋罌中粟所煎者　又明宗天資恭儉嘗因苦寒左右進蒸黃透繡襖子不肯服索托羅襈衣之）寛仁愛人（冊府元龜長興四年八月己丑帝顧謂侍臣曰前洋帥陳皐稱病甚乞致仕信乎對曰實然帝因愴然改容良久曰陳皐昔爲健兒從吾征伐操戈擐甲氣吞豺虎今衰落如此浮生壯健都幾何時哉咄嗟久之因令孟漢瓊往勞問此　搜採異聞錄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鬬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

（北夢瑣言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縣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面戒汝州刺史萇簡爲其貪暴汴州倉吏犯贓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由是皆就戮　又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贓合處極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斯於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竟處死）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能改齋漫錄張璨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率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諭以璨者若置諸賓席則左右不令而自改矣牧備禮以請璨璨辭以病牧竊訝之因託所親叩其所以然璨曰郡牧眞賢但左右非才汙之璨若受其請欲盡去其左右之不率者慮不能行且憂返爲此輩所賣則璨之道不行必矣牧聞之嗟賞再三使謂之曰秀才姑受禮命某能行之尋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來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唐明宗因是識擢歷漢周官至侍御史）

（吳子曰君之用臣臣之事君能如絳之賓主天下豈有不乎是以孔明王猛雖以偏方小國用于艱難之時卒見取于天下後世者亦由此而已）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北夢瑣言縱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勅賜死又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鎭樞密使范延光奏對上曰鵠實幹事人以此至方鎭爭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徑忝冒故以此誡也五代史補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散給動經一二十年末畢今輕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一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愉然曰只問百姓養一家未問一家養百姓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蠹謂之鼠雀耗倉糧起自此也五代史闕文明宗出自戎虜老于戰陳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爲衆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爲主故天成長興間比歲豐登中原無事言於五代粗爲小康石林燕語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爲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爲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爲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墮其計中遂爲民害近世立盤量出剩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歛民至於倍蓰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畱出剩以自給監司知之亦不問加耗又不足言也）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五代史纂誤今案明宗以同光四年丙戌歲四月即位長興四年癸巳歲十一月崩在位止七年七月可強名八年耳以爲十年則誤也）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

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冊府元龜康澄爲大理少卿長興三年上疏曰臣聞安危得失治亂興亡誠不係于天時固非由于地利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原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此不足懼者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皇帝陛下尊臨萬國奄有八紘蕩三季之澆風振百王之舊典設四科而羅俊彥提二柄以御英雄所以不軌不物之徒咸思革面無禮無義之輩相率悛心然而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加以崇三綱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歌則鴻基與五嶽爭高盛德共盤石永固優詔獎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弊識者許之北夢瑣言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勅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伽岑文本章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矣）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眞之傚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五代史史臣曰明宗戰伐之勳雖高佐命潛躍之事本不經心會王室之多艱屬神器之自至諒由天贊匪出人謀及應運以君臨能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近代已來亦可宗也儻使重誨得房杜之術從榮有啓誦之賢則宗祧未至于危亾載祀或期于緜遠矣惜乎君親可輔臣子非才遂泯烝嘗良可深嘆矣文獻通考後唐明宗實錄三十

（卷陳氏曰監修姚顗史官張昭遠撰清泰三年上）

五代史記卷第六下

五代史記卷第七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五代史閔帝諱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以天祐十一年歲在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帝于晉陽舊第　五代會要閔帝諱從厚明宗第三子母曰昭懿皇后夏氏唐天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于晉陽未有節名　冊府元龜閔帝以天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于晉陽舊第　五代史纂誤今按明宗家人傳明宗凡四子而愍帝第三此乃謂之第五未知其說（案五代會要及史俱作第三子）詳）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南

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爲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宋王（五代會要長興元年八月封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五代史帝髫亂好讀春秋畧通大義貌類明宗尤鍾愛天成元年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二年四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加檢校太傅三年三月授汴州節度使四年移鎮河東長興元年改授鎮州節度使尋封宋王二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移鎮鄴都三年加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漢瓊召王于鄴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皇帝即位于柩前羣臣見于東階復

于喪位丙午成服于西宮（原注二代五君於此始見嗣君卽位服喪之事先君得其終嗣君得其始而免禍亂于臣民於篡亂之世稀見之事也故特詳書之　五代史秦王從榮帝同母兄也以帝有德望深所猜忌帝在鄴宮恒憂其禍然善于承順竟免間隙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秦王誅翼日明宗遣宣徵使孟漢瓊馳驛召帝二十六日明宗崩二十九日帝至自鄴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帝于柩前卽位丁未羣臣上表請聽政表再上詔允己酉中外將士賜給有差　五代會要四年十二月一日自魏府入纂皇統卽位于柩前年二十一　五代春秋長興四年十二月癸亥朔帝卽位）庚戌登光政門樓存問軍民辛亥殺司衣王氏癸丑始聽政乙卯殺司儀康氏丁巳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惲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鏻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左

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丁卯禫（五代史庚戌帝縗服見羣臣于廣壽門之東廡下宰臣馮道進曰陛下以居哀毀臣等咸願一覩聖顏朱宏昭前舉帷羣臣再拜而退御光政樓存問軍民辛亥賜司衣王氏死坐泰王事也癸丑以前鎭州節度使涇王從敏權知河南府事尋以盧質代之乙卯賜司儀康氏死事連王氏也丙辰以天雄軍節度判官唐汭爲諫議大夫掌書記趙彖爲起居郞元從都押衙宋令詢爲磁州刺史丁巳以左僕射平章事馮道爲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惲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鏻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右僕射權知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庚申以前相州刺史郝瓊爲右驍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光祿卿充三司副使王玫爲三司使癸亥故檢校太尉右衛上將軍充三司使孫岳贈太尉齊國公丁卯帝釋縗服羣臣三上表請復常膳御正殿從之辛未帝御中興殿羣臣列位馮道升階進酒帝曰比于此物無愛除賓友之會不近鐏斝況在沉痛之中安事飲啖命徹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視朝于廣壽殿（原注著非禮也）乙亥契丹使都督沒辣干來戊寅大赦改元用樂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者來沙州瓜州遣使者來乙未朱宏昭馮贇獻錢助作山陵（五代史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帝御廣壽殿視朝百寮詣閤門奉慰時議者云月首以朝服臨不視朝可也乙亥契丹遣使朝貢丁丑以太常卿崔居儉爲秘書監以前蔡州刺史張繼祚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山陵橋道頓遞副使戊寅御明堂殿仗衛如儀宮懸樂作羣臣朝服就位宣制大赦天下改長興五年爲應順元年時議以梓宮在殯宮懸樂作非禮也懸而不作可也回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故可汗仁裕進遺留馬是日命中使三十五人以先帝鞍馬衣帶分賜藩位庚辰宰臣馮道加司空李愚加右僕射劉昫加吏部尚書餘並如故壬午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康義誠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甲申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寧國軍節度使安彥威爲河中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忠正軍節度使張從賓爲涇州節度使並加檢校太傅以捧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欽州刺史朱宏實爲寧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嚴衛左右廂都指揮使巖州刺史皇甫遇爲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子樞密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宏昭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並加兼中書令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石敬瑭加兼中書令幽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趙德鈞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樞密使馮贇表堅讓中書令制改兼侍中封邠國公庚寅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加兼侍中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房知溫加檢校太師辛卯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右丞李懌爲工部尚書以秘書監盧文紀爲太常卿充山陵禮儀使壬辰荆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高從誨封南平王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馬希範封楚王甲午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吳王錢元瓘進封吳越王前洛州團練使皇甫立加檢校太保充鄜州節度使康福加檢校太傅充邠州節度使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蜀王孟知祥加檢校太師制下知祥辭不受

（命丙申鎮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范延光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趙延壽並加檢校太師戊戌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張虔釗襄州節度使趙在禮並加檢校太尉辛丑以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楊檀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都虞候充北面馬軍都指揮使）閏月丙午冊皇太后（原注不書姓氏不曰冊某人爲皇太后者母尊不可斥其事自見於傳也）甲寅冊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五代史閏月壬寅朔羣臣赴西宮臨癸卯御文明殿入閤以前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盧質爲太子少傅兼河南尹以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並爲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宣徽南院使驃騎大將軍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孟漢瓊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忠貞扶運保泰功臣丙午正衙命使冊皇太后曹氏戊申以前雄武軍節度使劉仲殷爲右衛上將軍邢州節度使趙鳳加爵邑自是諸藩鎮文武臣寮皆次第加恩帝嗣位覃恩澤也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崔梲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給事中張鵬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龍敏爲兵部侍郎以太僕少卿竇維

爲大理卿甲寅正衙命使冊皇太妃王氏集賢院上言準敕書修創凌烟閣等奉詔問閣高下等級謹按凌烟閣都長安時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像皆北面閣有中隔隔內面北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諸侯王隔外面次第圖畫功臣題贊自西京板蕩四十餘年舊日主掌官吏及畫像工人並已淪喪集賢院所管寫眞官畫眞官人數不少都洛後廢職今將起閣望先定佐命功臣人數請下翰林院預令寫眞本及下將作監與功次序間架修建乃詔集賢御書院復置寫眞官畫眞官各一員餘依所奏丁巳安州奏此月七日夜節度使符彥超爲部曲王希全所害廢朝一日戊午以前振武軍節度使安北都護高行周爲彰武節度使辛酉以前鄆州閤使范政爲少府監丙寅幸至德宮車駕至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墜瘞于御前是日大風晦冥五代會要應順元年閏正月平章事兼修國史李愚與修撰判館事張昭遠等進新修唐功臣列傳三十卷又修唐應順元年閏正月集賢院奏准敕書創修凌煙閣又奉正月二十二日詔問閣高下等級凌煙閣都長安時元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像皆北向閣有隔隔內面北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諸侯王隔外面次第圖畫功臣題贊自西京傾昭四十餘年舊日主掌官吏及畫像工人淪喪集賢院元管寫眞官畫眞官人數不少自遷都洛京並皆省廢今將起閣特請先定佐命功臣人數下翰林院預令寫眞本及下將作入作與畫工相度間架修蓋緣內有先寫眞官沈居隱畫眞官王武瓊二人身死即日無人應用伏候敕旨敕集賢御書院復置寫眞官畫眞官各一員餘依所奏）二月庚寅視作山陵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爲副（五代史二月乙亥以前鎮州節度使涇王從敏爲宋州節度使己卯以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敬周爲安州節度使是日宣授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爲權北京留守以北京留守石敬瑭權知鎮州軍州事以鎮州范延光權知鄴都留守事以前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權知鳳翔軍府事庚寅幸山陵工作所是日西京留守王思同奏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拒命丁酉王思同加同平章事充西面行營都部署以前邠州節度使藥彥稠爲副部署以河中節度使安彥威爲西面兵馬都監以前定州節度使

李德琉爲權北京留守山陵使奏伏覩御札皇帝親奉靈駕至園陵伏見累朝故事人君無親送葬之儀請車駕不行不從乙未樞密使馮贇起復視事時贇丁母憂也己亥以司農卿張鑄爲殿中監庚子殿直楚匡祚上言監取亳州團練使李重吉至宋州繫于軍院重吉潞王之長子及幽于宋州帝猶以金帛賜之及聞西師咸叛方遣使殺之）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于從珂辛酉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宏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爲副西京留守劉遂雍叛降于從珂思同奔歸于京師不克死之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叛殺馮贇朱宏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于從珂（五代史三月甲辰以前太僕少卿魏仁鍔爲太僕卿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奏會合討鳳翔丙午以右領衛

（上將軍武延翰爲鄂州刺史丁未洋州孫漢韶奏至興元與張虔釗同議進軍己酉以鎮州節度使范延光依前檢校太師兼侍中行興唐尹充天雄軍節度使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以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其貞定尹充鎮州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如故辛亥以前定州節度使李德珫爲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許王從益加檢校太保前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加檢校太傅詔藩侯帶平章事以上薨許立神道碑差官撰文未帶平章事及刺史準令式合立碑者其文任自製撰不在奏聞乙卯興元張虔釗奏自鎮將一兵赴鳳翔收大散關宗正寺奏準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例更委本縣令兼之緣河南洛陽是京邑兼令丞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己未以前金吾大將軍李肅爲左衛上將軍充山陵修奉上下宮都部署庚申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至奏今月十五日大軍進攻鳳翔十六日嚴衛右廂都指揮使尹暉引軍東面入城右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西面入城山南軍潰帝聞之謂康義誠等曰朕幼年嗣位委政大臣兄弟之間必無榛梗諸公大計見告朕獨難違事至于此何方轉禍朕當與左右自往鳳翔迎兄主社稷朕自歸藩于理爲便朱宏昭馮贇不對義誠曰西京驚潰盡由主將失策今駕下兵甲尚多臣請自往關西振其兵威扼其衝要義誠又累奏請行帝召侍衛都將以下宣曰先皇帝棄萬國朕于兄弟之中無心爭立一旦被召主喪便委社稷岐陽兄長果致猜嫌卿等頃從先朝千征萬戰今日之事寧不痛心今據府庫悉以頒賜卿等勉之乃出銀絹錢厚賜于諸軍是時方事山陵復有此賜府藏爲之一空軍士猶負賞物揚言于路曰到鳳翔更請一分其驕誕無畏如是辛酉幸左藏庫視給將士金帛是日誅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坐與康義誠忿爭故也癸亥以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餘如故以王思同爲副招討使以安從進爲順化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詔左右羽林軍四十指揮改爲嚴衛左右龍武神武軍改爲捧聖甲子陝州奏潞王至潼關害西面都部署王思同乙丑宣諭西面行營將士俟平鳳翔日人賞二百千府庫不足以宮闈服翫增給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京城巡檢是日從進已得潞王書檄潛布腹心矣丁卯潞王至陝州戊辰帝急召孟漢瓊不至召朱宏昭宏昭懼投于井安從進尋殺馮贇于其第是夜帝以百）

（騎出元武門謂控鶴指揮使慕容遷曰爾誠有馬控鶴從予及駕出卽閉門不行遷乃帝素親信者也臨危如是人皆惡之）戊辰如衛州（原注不書帝崩者當于廢帝紀書弑鄂王也　五代史是月二十九日夜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騎從自東來不避左右叱之乃曰鎮州節度使石敬瑭也帝喜敬瑭拜舞于路諭以路王危社稷康義誠以下叛我無以自庇長公主見教逆爾于路謀社稷大計敬瑭曰衛州王宏贇宿舊諳事且就宏贇圖之敬瑭卽馳騎而前見宏贇曰主上播遷至此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宏贇曰天子避寇古亦有之然于奔迫之中亦有將相國寶法物所以軍長瞻奉不覺其亡也今宰執近臣從乎寶玉法物從乎詢之無有宏贇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今以五十騎奔竄無將相一人擁從安能興復大計所謂蛟龍失雲雨者也今六軍將士總在路邸矣公縱以戚藩念舊無奈之何遂與宏贇同謁于驛亭宣坐謀之敬瑭以宏贇所陳以聞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謂敬瑭曰主上卽明宗愛子公卽明宗愛壻富貴旣同受休戚合共之今謀于戚藩欲期安復翻索臣國寶欲以此爲辭爲賊算天子耶乃抽佩刀刺敬瑭敬瑭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單戰而死洪進亦自刎是日敬瑭盡誅帝之從騎五十餘輩獨留帝于驛乃馳騎趨洛四月三日路王入洛五日卽位七日廢帝爲鄂王遣宏贇子殿直王巒之衛州時宏贇已奉帝幸州廨九日巒至帝遇鴆而崩時年二十一是日辰時白虹貫日皇后孔氏在宮中及王巒迴卽日與其四子並遇害晉高祖卽位諡曰閔與秦王及末帝子重吉並葬于徽陵域中封纔數尺路人觀者悲之史臣曰閔帝爰自沖年素有令問及徵從代邸入踐堯階屬軒皇之弓劒初遺吳王之几杖未賜遽生猜間遂至奔亡蓋輔臣無安國之謀非少主有不君之告以至　越在草莽失守宗祧斯蓋天命之難諶土德之將謝也　五代會要應順元年四月七日廢爲鄂王其月九日遇弑於衛州年二十一晉天福元年十二月追諡曰閔帝葬徽陵之封中年號一應順盡元年宰相三人馮道李愚劉昫使相二十二人王思同安元信馬希杲王建立范延光李從曮趙德鈞房知溫馬希振馬希範趙延壽高從誨錢元球馮贇安彥威盧文進康義誠朱宏昭張虔釗姚彥章張延朗錢元璙　五代春秋甲午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盜殺安州符彥超二月鳳翔從珂拒命王思同帥師攻鳳翔不克從）

（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王思同殁于師康義誠以師叛戊辰帝遜于衛州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戊寅帝崩于衛州　通鑑考異閔帝實錄庚午朔四更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敬瑭竇貞固晉高祖實錄始帝欲與少主俱西斷孟津北據壺關南向徵諸侯兵乃啟問康義誠西討作何制置云云漢高祖實錄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是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於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葦炬未然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矣帝乃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兵共護晉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宏贄南唐烈祖實錄宏贄曰今京國阽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携神器西向公何不因少帝西迎潞王此萬全之計敬瑭然其語　太平御覽後唐應順末少帝失位自潞涉河與數百騎欲奔鄴時晉高祖改鎮常山亦自郡詣闕夜與帝遇於獲嘉俱入衛郡郵舍中是夜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於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其後伏甲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擁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鬬死焉）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爲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五代史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宣憲皇后魏氏以光啟元年歲在己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于平山景福中明宗爲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擄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爲己子今考五代會要歐陽史諸書皆作養子惟實錄作元子疑因太后令稱皇長子而傅會也通鑑仍從薛史小字二十三帝幼謹重寡言及壯長七尺餘方頤大體材貌雄偉以驍果稱明宗甚愛之在太原嘗與石敬瑭因擊毬同入于趙襄子之廟見其塑像屹然起立帝秘之私心自負　五代會要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明宗養爲子母曰宣憲皇后魏氏唐光啟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鎮州平山縣之外舍以其日爲千春節　北夢瑣言唐清泰主乃晉高祖之婦兄也明宗始爲太原將帥二主軍職未高因擊鞠入趙襄子廟俱見土偶避位而立甚訝之潛亦自負及明宗功高常畏懼二主曰趙襄子終能致福耶爾後二主遜享大位　通鑑考異張昭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皇帝之元子也母曰宣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啟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時明宗爲裨將性闊達不能治生曹后亦疏於畫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曹后未有胎允幹家宜室帝與部曲王建立皇甫立代北往來供饋曹后嫉之不異所生　五代史纂誤今按明宗家人傳云魏氏初適平山得其子以歸又唐太祖紀云景福二年克用出兵井陘擊王鎔急攻其平山景福二年歲在癸丑又廢帝紀載莊宗之言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益莊宗亦甲辰歲生而又徐氏注廢帝崩時年五十三推其生年亦是甲辰至癸丑正十年明宗掠平山得從珂時年十歲者明矣紀云十餘歲者誤也）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晉兵戰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憨戰亦類我（五代史及從明宗征討以力戰知名莊宗嘗曰阿三不惟與我同齒敢戰亦相類莊宗與梁軍戰于胡柳陂兩軍俱撓帝衛莊宗奪土山摧驍陣其軍復振時明宗先渡河莊宗不悅謂明宗曰公當爲我死渡河安在明宗待罪莊宗以帝從戰有功由是解慍天祐十八年莊宗營于河上議討鎮州留守符存審在德勝砦未行梁人謂莊宗已北乃悉衆攻德勝莊宗命明宗存審爲兩翼以抗之自以中軍前進梁軍退却帝以十數騎雜梁軍而退至壘門大呼斬首數級斧其望櫓而還莊宗大噱曰壯哉阿三賜酒一器同光元年四月從明宗襲破鄆州九月莊宗敗梁將王彥章于中都急趨汴州明宗將前軍帝率勁騎以從晝夜兼行率先下汴城莊宗勞明宗曰復唐社稷卿父子之功也）同光二年爲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于石門明宗討趙在禮自魏反兵而南從珂率戍兵自曲陽孟縣馳出常山以追明宗明宗之南也兵少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五代史二年以帝爲衛州刺史時有王安節者昭宗

（朝相杜讓能之宅吏也安節少善賈得相術于奇士因事見帝于私邸退謂人曰眞北方天王相也位當爲天子終則我莫知也三年明宗奉詔北禦契丹以家在太原表帝爲北京內衙指揮使莊宗不悅以帝爲突騎都指揮使遣戍石門四年魏州軍亂明宗赴洛時帝在橫水率部下軍士由曲陽孟縣趨常山與王建立會倍道兼行渡河而南由是明宗軍聲大振）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清異錄潞王從珂出馳獵從者皆輕零衫佛光袴佛光者以雜色橫合爲袴）是時明宗春秋已高王于諸子次最長樞密使安重誨患之乃矯詔河中裨將楊彥温使圖之王閱馬于黃龍莊彥温即閉門拒之王止于虞鄉以聞明宗召王還京師居之清化里第重誨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誨見殺乃起王爲左衞大將軍西京留守（五代史天成初以帝爲河中節度使明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十一月加檢校太傅長興元年加檢校太尉先是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意帝以拳擊重誨腦中其觸走而獲免帝雖悔謝然重誨終銜之及帝鎭河中重誨知其出入不時因矯宣中旨令牙將楊彥温遇出郭則閉門勿納是歲四月五日帝閱馬于黃龍莊彥温閉城拒帝帝問難遽還遣問其故彥温曰但請相公入朝此城不可入也帝止虞鄉以聞明宗詔帝歸闕遣藥彥稠將兵討彥温令生致之面要鞫問十一月收城彥温已死明宗以彥稠不能生致彥温甚怒之後數日安重誨以帝失守諷宰相論奏行法明宗不悅重誨又自論奏明宗曰朕爲小將校時家徒衣食不足賴此兒荷石灰收馬糞存養以至今貴爲天子而不能庇一兒卿欲行朝典朕未曉其義卿等可速退從他私第閒坐遂詔歸清化里第不預朝請帝尚懼重誨多方危陷但日諷佛書陰禱而已二年安重誨得罪帝即授左衞大將軍未幾復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行京兆尹充西京留守）長興三年爲鳳翔節度使（五代史三年進位太尉移鳳翔節度使四年五月封潞王閔帝即位加兼侍中五代會要長興四年正月封潞王）王子重吉自明宗

時典禁兵爲控鶴指揮使愍帝即位朱宏昭馮贇用事乃罷重吉兵職出爲亳州團練使又徙王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又以李從璋爲代初安重誨得罪罷河中以從璋爲代而重誨見殺故王益自疑遂據城反（五代史既而帝子重吉出刺亳州女尼入宮帝方憂不測應順元年二月移帝鎭太原是時不降制書唯以宣授而已帝聞之召賓佐將吏以謀之皆曰主上年幼未親庶事軍國大政悉委朱宏昭等王必無保全之理判官馬裔孫曰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諸君因言非令圖也是夜帝令李專美草檄求援諸道欲誅君側之罪王氏見聞錄清泰之在岐陽也有馬步判官何某年踰入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錄引出冥間見陰君曰汝無他故令放汝還與吾言于潞王曰來年三月當帝天下可速返遂吾之旨言訖引出使者送歸及蘇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聞于王月餘又暴卒入冥復見陰君陰君怒而責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達耶徐曰放汝去可速道吾言仍請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何惶恐而退見其庭院廊廡之下簿書雜亂吏胥交橫何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升降去留將來之官爵也及再活托以詞訟見王及見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屛左右問之備述所見王未之信何日某年踰入十死在旦夕豈敢虛妄也王默遣之來春果下詔攻岐陽唯何叟獨喜知其必驗至期何叟之言毫髮無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爲天興縣令固知冥數前定人力其能遏乎）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鎭兵討之思同戰敗走諸鎭兵皆潰（五代史朝廷命王思同率師來討三月十五日外兵大集十六日大將督衆攻城帝登城垂泣諭于外曰我年未二十從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瘡滿身樹立得社稷軍士從我登陣者多矣今朝廷信任賊臣殘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因慟哭聞者哀之時羽林軍都指揮使楊思權謂衆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引軍自西門入嚴衞都指揮使尹暉亦引軍自東門而入外軍悉潰　王氏見聞錄後唐少帝朝清泰王起于岐陽朝廷詔西京留守王思同統禁旅征之王師西出之後尋聞劇壘雍京僚屬日登西樓望其捷

（音忽一日官僚悉檻西向見羊馬城上有二大蛇東西以首相向為從者輩遙擲彈丸以警之于時一人擲中東蛇之腦蜿蜒然墮于牆下挺然不動使人視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于穴隙之間識者竊議之曰潞王乙巳生統帥王公亦乙巳生俱為蛇相今東蛇中腦而卒豈非王師不利乎未逾旬日羣帥叛歸潞王思同腹心都將王彥暉已下並投岐城納款同單馬而遁竟沒于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

清泰元年三月丁巳王以兵東（五代史十七日率居民家財以賞軍士是日帝整衆而東　玉堂閒話元宗皇帝御容夾紵作本在盩厔縣貞元中忽有僧如狂負之置于武功潛龍宮宮郎神堯故第也今為佛宇御容唯衣縫紗衣幅巾而已寺僧云莊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東赴伊瀍之歲額上皆有汗流學士張沆嘗聞之而未之信及經武功乃細視之果如其說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則無自天福之後其汗遂絕）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于唐來降甲子次華州執藥彥稠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于唐來降己巳次陝州康義誠叛于唐來降（五代史纂誤今按愍帝以三月戊辰如衛州而此乃書己巳日事訖方書愍帝之出又傳義誠行至新安而降從珂今乃書云降於陝皆誤也）殺宣徽使孟漢瓊愍帝出居于衛州（五代史二十日次長安副留守劉遂雍以城降率京兆居民家財犒軍二十三日次靈口誅王思同二十四日次華州收藥彥稠繫獄二十五日次閿鄉王仲皋父子迎謁命誅之二十六日次靈寶河中節度使安彥威來降待罪宥之遣歸鎮陝州節度使康師立奉迎二十七日次陝州下令告諭京城二十八日康義誠軍前兵士相繼來降義誠詣軍門請罪帝宥之駕下諸軍畢至誅宣徽南院使孟漢瓊于路左是夜閔帝與帳下親騎百餘出元武門而去　冊府元龜末帝初為潞王舉兵向闕次陝州下令曰余叨居冢嫡謬列磐維成家于十死九生立國于千征萬戰事父母敦于盡孝為臣子敢于盡忠將期夾輔之勳以廣文明之祚一昨先皇晏駕嗣聖承祧敢不遵周名以勤王相成康而在位社稷既然有奉人民于是知歸但圖宗祊敢論季孟豈意梓宮在

阼靈駕未歸而朱宏昭馮贇等妄興猜忌之心驟起窺圖之計喪紀在近除書遽行津涯莫知迫促尤甚況又不宣麻制便降使臣立遣離藩俾其懼禍霆電之速軍民可知是以馳葺城池以援碪机十鎮驅貔貅而遠至六師擁組練以齊來當此阽危如何旅拒不謂天道鑒其非罪人情愍以無辜憚己攻城自來束手數鎮悉陵之帥立誠亡九重侍衛之師翻為心腹以至抱義者咸激懷憤者咄嗟凡百有知皆悲無罪今則軍戎大集圜寢皆成羣帥獻忠迫令赴闕栽念遺弓在近仙駕將歸既息憂惶又盈哀慘今則須將禁旅入赴山陵面朝太后太妃自訴為臣為子今月二十七日已次陝州其在京文武兩班內諸司使務除朱宏昭馮贇等家族伏法外凡百士庶並無憂疑況禁令嚴明軍都整肅必無暴犯克保平寧苟諭此言何以行令　又末帝自鳳翔問君側之罪至乾壕南院宣徽使孟漢瓊以帝河中失守在清化第時明宗王淑妃嘗令傳教往來錫賜謂于已厚見帝大哭欲有所陳帝曰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即命斬之路隅漢瓊者鎮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在真定時入侍性通黠能交搆朋黨初見秦王權重乃挾妃子勢援傾心事之及朱宏昭馮贇謀去秦王又與之締結長興之季氣焰燻灼開府驃騎之資期月遍歷西軍既叛人主拱手待斃鄂王急召漢瓊欲先令入鄴漢瓊匿不奉詔知帝及陝乃單馬趨陝至澠池西斬于路左）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蔣橋王辭不見入哭于西宮遂見羣臣道拜王答拜入居于至德宮（五代史夏四月壬申帝至蔣橋文武百官立班奉迎教旨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俟會于至德宮時六軍勳臣及節將內職已累表勸進是日帝入謁太后太妃至西宮伏梓宮慟哭宰相與百寮班見致拜帝答拜馮道上牋勸進帝立謂羣臣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當俟主上歸闕園陵禮終退守藩服諸公言遽及此信無謂也）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命王監國乙亥皇帝即位（五代史衛州刺史王宏贇奏以閔帝以前月二十九日至州癸酉皇太后下令降閔帝為鄂王又太后令曰先皇帝誕膺天睠光紹帝圖明誠動于三靈德澤被于四海方期偃革遽歎遺弓自少主之承祧為奸臣之擅命離間骨肉猜忌磐維既輒易于藩垣復驟

興于兵甲遂至輕離社稷大撓軍民萬世鴻基將墜于地皇長子潞王從珂位居冢嗣德茂沖年乃武乃文惟忠惟孝前朝廓清多難有戰伐之大功纘紹丕圖有夾輔之盛業今以宗祧乏祀園寢有期須委親賢俾居監撫免萬機之壅滯慰兆庶之推崇可起今月四日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是日監國在至德宮宰臣馮道等率百官班于宮門待罪帝出于庭曰相公諸人何罪請復位乃退甲戌太后令曰先皇帝櫛風沐雨平定華夷嗣洪業于艱難致蒼生于富庶鄂王嗣位奸臣弄權作福作威不誠不信離間骨肉猜忌磐維鄂王輕捨宗祧不克負荷洪基大寶危若綴旒須立長君以紹丕搆皇長子潞王從珂日躋孝敬天縱聰明有神武之英姿有寬仁之偉畧先朝經綸草昧廓靜寰區幸勤有百戰之勞忠貞贊一統之運臣誠子道冠古超今而又克己化民推心撫士率土之謳歌有屬上蒼之眷命攸臨一日萬幾不可以暫曠九州四海不可以無歸況因攸山有期同軌斯至永言嗣守屬任元良宜即皇帝位乙亥監國赴西宮柩前告奠即位攝中書令李愚宣冊書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六日乙亥文武百寮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始平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戸臣馮道等九千五百九十三人上言帝王興運天地同符河出圖而洛出書雲從龍而風從虎莫不恢張入表覆育兆民立大定之基保無疆之祚人謠再洽天命顯歸須登宸極之尊以奉祖宗之祀伏惟皇帝陛下天資仁智神助機權奉莊宗于多難之時從先帝于四征之際凡當決勝無不成功泊正皇綱每嚴師律為國家之志大守臣子之道全自泣遺弓常悲易月欲期同軌親赴因山而自鄂王承祧奸臣擅命致神祇之乏饗激朝野以歸心使屈者伸令否者泰人情大順天象至明聚東井以呈祥拱北辰而應運由是文武百辟岳牧羣賢至于比屋之倫盡祝當陽之位今則承太后慈旨守先朝遠圖撫四海九州享千齡萬祀臣等不勝大願謹上寶冊稟太后令奉皇帝踐阼臣等誠慶誠忭謹言帝就殿之東楹受羣臣稱賀先是帝在鳳翔日有瞽者張濛自言知術數事太白山人其神祠即元魏時崔浩廟也時之否泰人之休咎濛告于神即傳吉凶之言帝親校房暠酷信之一日濛至府聞帝語聲駭然曰非人臣也暠詢其事即傳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歳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請解釋曰神言予不知也長

興四年五月府廨諸門無故自動人頗駭異遣暠問濛濛曰衙署小異勿怪不出三日當有恩命是夜報至封潞王及帝移鎮河東甚懼問濛濛曰王保無患王思同兵至王又詰之濛曰王有天下不能獨立朝廷兵來迎王也王若疑臣臣惟一子請王致之麾下以質臣心帝乃以濛攝館驛巡官至是帝受冊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房暠曰張濛神言甲庚午不亦異乎帝令暠共衛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驢馬沒人驅失位之也帝即位之後以濛為將作少監正仍賜金紫以酬之帝初封潞王言事者云潞字一足己入洛矣又帝在鳳翔日有何叟者年踰七十纍卒見陰官凭几告叟曰為我言于潞王來年三月當為天子二十三年叟蘇懼不敢言逾月復卒陰官見而叱之曰安得違吾旨不達其意再放汝還退見廊廡下簿書以問主者曰朝代將易此即升降人爵之籍也及蘇詣帝親校劉延朗告之帝召而問之叟曰請質之此言無徵戮之可也後人云二十三蓋帝之小字也又石塚人胡杲通善天文帝名問之曰王貴不可言若舉動宜以乙未年及舉兵又問之杲通曰今歲蔀首王者不宜建功立事若俟來歲入朝則福祚永遠矣其後皆驗夫如是大寶之位必有冥數可輕道哉

五代會要應順元年四月三日自鳳翔入纂皇統六日赴西宮即位於柩前

年五十

丙子率河南民財以賞軍丁丑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

五代史丙子詔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財以助賞軍丁丑又詔預借居民五箇月房課不問士庶一槩施行帝素輕財好施自岐下為諸軍推戴告軍士曰俟入洛人賞百千至是以府藏空匱于是有配率之令京城庶士自絕者相繼

文獻通考潞王之初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至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疋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帝怒三司使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又據屋為率無問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有司百方歛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曰臣切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自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徒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

（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戊寅弒鄂王（原注義與弒濟陰王同　夢溪筆談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制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爲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舊五代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右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紀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五代史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知書樂善動皆由禮長興中閔帝連典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閭政甚有時譽閔帝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欲閔帝之舊臣在于左右乃出爲磁州刺史閔帝蒙塵于衛州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卒）乙酉大赦改元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原注義誠叛于愍帝罪宜曰誅而廢帝同惡相殺故書殺　五代史己卯衛州奏此月九日鄂王薨庚辰以宰臣劉昫判三司辛巳邢州奏磁州刺史宋令詢自經而卒令詢鄂王在藩時都押牙也故至于是甲申帝以鄂王薨行服于內園羣臣奉慰癸未太后太妃出宮中衣服器用以助賞軍乙酉帝服袞冕御明堂殿文武百寮朝服就位宣制改應順元年爲清泰元年大赦天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丁亥以宣徽北院使郝瓊爲宣徽南院使權判樞密院以前三司使王玫爲宣徽北院使以隨駕牙將宋審虔爲皇城使劉延朗爲莊宅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允爲左諫議大夫充端明殿學士觀察判官馬裔孫爲翰林學士掌書記李專美爲樞密院直學士戊子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伏誅是日詔曰樞密使朱宏昭馮贇宣徽南院使孟漢瓊西京留守王思同前邠州節度使

藥彥稠共相朋煽妄舉干戈互興離間之謀幾搆傾亡之禍宜行顯戮以快羣情仍削奪官爵云庚寅鳳翔奏西川孟知祥僭稱大蜀年號明德有司上言皇帝以五月朔日御明堂殿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比正旦冬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質明行禮畢御殿在旦後請比例行之詔曰日出御殿舉祀事無妨宜依常年例史官奏凡旨詔及處分公事臣下奏議望令近臣錄付當館詔端明殿學士韓昭允樞密直學士李專美錄送辛卯以左諫議大夫盧損爲右散騎常侍壬辰詔賜禁軍及鳳翔城下歸命將校錢帛各有差初帝離岐下諸軍皆望以不次之賞及從至京師不滿所望相與謠曰去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其無厭如此（[illegible]）歷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丁酉奉神主于太廟戊戌山陵使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上表納政不允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常以五月朔明堂受朝三日夏至祀皇地祇前二日奏告獻祖室不坐比正至是日有祀事則次日受朝今祀在五鼓前質明行禮畢御殿在始旦後請比例行之勅日出御殿與祀事無妨宜依常例施行）五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諫議大夫韓昭允爲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甲寅賜勸進選人宗子官（五代史五月庚子朔御文明殿受朝賀乙巳以左龍武指揮使安審琦爲左右捧聖都指揮使以右千牛上將軍符彥饒爲左右嚴衛都指揮使丙午以端明殿學士韓昭允爲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以權知樞密事房暠爲宣徽北院使以成德軍節度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都部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駙馬都尉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都部署如故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駙馬都尉趙延壽進封魯國公戊申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狀明宗以此月二十日祔廟宰臣攝太尉行事緣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劉昫又奏判三司免祀事詔禮官參酌有司上言李愚私忌在致齋內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閤宣名皆赴朝參今祔廟事大忌日屬私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從之以陜府節度使康思立爲邢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

安重霸爲西京留守以羽林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春州刺史楊思權爲邠州節度使己酉左監門衛將軍孔知鄴右驍衛將軍華光裔並勒停見任時差知鄴應州告廟稱疾辭命改差光裔復稱馬墜傷足故俱罷之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同州節度使以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封齊國公鄆州節度使李從曮爲鳳翔節度使辛亥以嚴衛都指揮使尹暉爲齊州防禦使甲寅以侍衛馬軍都指揮順化軍節度使安從進爲河陽節度使典軍如故太常卿盧文紀奏明宗一室酌獻舞曲請名雍熙之舞從之丁巳以皇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重美爲檢校司徒守左衛上將軍自是諸道節度使刺史文武臣僚相繼加檢校官或階爵封邑以帝登位覃慶也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爲陝州節度使初帝以徽書告蕃鄰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故以節鎮獎之宣徽北院使檢校工部尚書房暠加檢校司空行左威衛大將軍使如故以樞密使左諫議大夫韓昭允爲刑部尚書使如故己未太白晝見以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左領軍大將軍職如故庚申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李愚加特進充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餘如故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判三司劉昫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癸亥秦州奏西川孟知祥出軍迫陷成州以宣徽南院使右驍衛大將軍郝瓊爲左驍衛上將軍職如故以前義州刺史張承祐爲武勝軍畱後戊辰以前右龍武統軍王景戡爲右驍衛上將軍　五代會要清泰元年五月宰臣劉昫奏中書以近勅祠祭行事官致齋內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又宰臣行事致齋內不押班不赴內殿起居不知印臣緣判三司公事其祀事國忌行香伏乞特免從之）六月庚辰幸范延光及索自通第（五代史六月庚午朔改侍衛捧聖軍爲彰聖改嚴衛軍爲寧衛壬申封吳岳成德公爲靈應王禮秩同五岳帝初起遣使祭岳以求祐及登阼故有是報幽州節度使趙德鈞進封北平王青州節度使房知溫進封東平王癸酉以前鄜州節度使索自通爲右龍武統軍甲戌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充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丁丑詔天下見禁罪人委所在長吏躬親慮問疾速疏決庚辰幸至德宮因幸房知溫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從敏第壬午以檢校太子太傅致

仕王建立爲檢校太尉兼侍中鄆州節度使以前宋州節度使安元信爲檢校太尉兼侍中潞州節度使癸未三司使劉昫奏天下戶民自天成二年括定秋夏田稅迨今八年近者相次有百姓詣闕訴田不均累行蠲放漸失稅額望差朝臣一槩檢視不報甲申帝爲故皇子亳州刺史重吉皇長女尼惠明大師幼澄舉哀行服羣臣詣閤門奉慰帝起兵之始重吉幼澄俱爲閔帝所害乙酉以戶部侍郎韓彥惲爲絳州刺史以左武衛上將軍李肅爲單州刺史丙戌襄州節度使趙在禮加同平章事甲午以武勝軍畱後張承祐爲華州節度使以皋城使宋審虔爲壽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右衛上將軍劉仲殷爲宋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皇甫遇爲鄧州節度使以前華州節度使華溫琪爲太子太傅致仕丁酉左神武統軍周知裕卒贈太傅是月京師大旱熱甚暍死者百餘人　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馬軍爲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爲寧衛左右軍　又清泰元年六月封幽州節度使趙德鈞爲北平王青州節度使房知溫爲東平王　又清泰元年六月封吳岳成德公爲靈應王初廢帝在鳳翔將謀入篡大位潛令人禱吳岳冀獲貲助及卽尊位乃詔有司別議尊崇中書門下奏唐天寶十載正月封吳山爲成德公與沂山會稽醫巫閭同封至德二年十二月改吳山爲岳祠享官屬一同五岳今國家以祈禱靈應宜示殊禮臣等商量請加封爲靈應王從之）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五代史秋七月庚子太子少保致仕崔沂卒癸卯鳳翔進僞蜀孟知祥來書稱大蜀皇帝獻書于大唐皇帝且言見迫羣情以今年四月十二日卽皇帝位云帝不答以前武州刺史鄭琮爲右衛上將軍甲辰幸龍門佛寺禱雨乙巳皇子故亳州團練使重吉贈太尉仍于宋州置廟丁未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封西平王是日宰臣李愚劉昫因論公事于政事堂相詬辭甚鄙惡帝令樞密副使劉延朗宣諭曰卿等輔弼之臣不宜如是今後不得更然辛亥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日中書門下三上章請立中宮從之丁巳制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庚申太子少傅陳皋卒乙丑史官張昭遠以所撰莊宗朝列傳三十卷上之　五代會要七月封鳳翔節度使李從曮爲西平

王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御署官選（原注御署官疑是廢帝初舉兵時所置之官以其非吏部正授故須有旨方得選此于事無勸戒不必書以舊史不詳故存所不知慎傳疑也　五代史八月庚午詔蠲放長興四年十二月己前天下所欠殘稅辛未以前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詔應曾受御署官逋攝同一任正官依期限赴選判南奏僞蜀孟知祥卒其子昶嗣位壬申以尚書禮部侍郎鄭韜光爲刑部尚書以前工部侍郎楊凝式爲禮部侍郎甲戌以前金州防禦使裴繼英爲右神武統軍以右神武統軍高允貞爲左神武統軍乙亥以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李懌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程遜爲學士承旨甲申以兵部侍郎龍敏爲吏部侍郎以秘書監崔居儉爲工部尚書乙酉以右武衛上將軍張繼祚爲右衛上將軍以右驍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衛上將軍以右領衛上將軍劉衛爲左武衛上將軍以右千牛上將軍王陟爲右領軍上將軍以司農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事王景崇爲鴻臚卿依前通事舍人判四方館丁亥右龍武統軍索自通卒辛卯禮部尚書致仕李光憲卒甲午以太子少傅盧質爲太子少師乙未以前邢州節度使趙鳳爲太子太保詔文武百官差使宜令依倫次中書置簿不得重疊若當使者自緣有事或不欲行者注簿便當一使自長興三年正月後已曾奉使者便爲首已後差者次第注之有司上言皇后受冊內外命婦上牋無答教從之丙申御文明殿冊皇后命使攝太尉宰臣盧文紀使副攝司徒右諫議大夫盧損詣皇后宮行禮畢恩賜有差　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八月勅凡關差使須示均平今後文武百官充使者宜令依例輪差中書置簿不得重疊其內降宣諭不拘此例若當使自緣有事或不欲行注簿便當一使長興三年正月後已曾奉使者便著爲首已後差使次第注之）

九月契丹寇邊（五代史九月己亥以久雨分命朝臣禜都城門告宗廟社稷辛丑夜有星如五斗器西南流尾迹長數丈屈曲如龍形又衆星亂流不可勝數京師大雨雹如彈丸曹州刺史藥縱之卒甲辰以霖霪甚詔都下諸獄委御史臺慮錄問諸州縣差判官令錄親自錄問晝時疏理壬子中書門下舉行長興三年勅常年薦送舉人州郡行鄉飲酒之時帖太常草定儀注奏聞甲寅以前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盧文進爲安州節度使己未雲州奏契丹寇境）

冬十月戊寅李愚劉昫罷（五代史冬十月辛未有雉金色止于中書政事堂中書門下奏請以正月二十三日皇帝誕慶日爲千春節從之戊寅宰臣李愚劉昫罷相以愚守左僕射昫守右僕射契丹寇雲應州詔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率兵屯代州戊子宰臣姚顗奏吏部三銓近年併爲一司望令依舊分銓從之辛卯以左衛上將軍李宏元卒廢朝昭司徒癸巳以禮部郎中知制誥呂琦守本官充樞密院直學士十一月辛丑以刑部侍郎鄭韜光爲尚書左丞以光祿少卿烏昭遠爲少府監秦州節度使張延朗奏率師伐蜀中書門下奏二十六日明宗忌陛下初遇忌辰不同常歲請于忌辰前後各一日不坐朝從之御史臺奏前任節度使刺史行軍副使雖每日于便殿起居每遇五日起居亦合綴班從之丙午以前興州刺史馮暉配同州衙前安置暉爲興州刺史屯乾渠蜀人來侵暉自屯所奔歸鳳翔故有是責丁未詔振武新州河東西北邊經契丹蹂踐處放免三年兩稅差配時契丹初退故也癸丑以前華州節度使王萬榮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甲寅以振武節度使楊光遠充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兵馬都虞候以前右金吾大將軍穆延暉爲右武衛上將軍壬戌以禮部侍郎楊凝式爲戶部侍郎甲子以中書舍人盧導爲禮部侍郎　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前任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副使近儀五月一日內殿起居皆綴班序立元係班簿雖日便殿起居其遇全班起居時亦合綴班從之　又元年十一月勅杭州護國廟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順保義寧王銅官廟改封福善通靈王湖州城隍神封阜裕安城王越州城隍神封興德保閩王從兩浙節度使錢元瓘奏也　冊府元龜清泰元年九月壬申宰臣李愚等奏臣覽國史開元十七年宰臣張說源乾曜奏改朔體元因聖主之能事良辰嘉會亦俗化之大端盍周人有合宴之儀漢代有賜酺之律所以歌詠皇德啟迪人情至若泛菊高臺遂號重陽之節流杯曲水永爲上巳之游在昔偶行于今不改豈足比君臨四海運應千年晝璿圖而敬授民時秉玉燭而節宣和氣身爲律度德合乾坤仰惟樞霓之祥最是寰區之樂願從人欲特創節名封函尋示于允俞自此永編于令式舊章斯在列聖常行將有擬倫預慙膚淺伏惟皇帝陛下動遵典法克叶祖宗方今

（玉鏡高懸璿璣廣運告成功于廟社正大禮于宮闈是以舞干率服于三苗班瑞雍熙于萬國臣等以獻歲元正之月是猗蘭降聖之辰梅花映雪于上林椒酒迎春于秘殿江邊野老願鑾輅之時巡陌上遊童醉堯樽而獻祝謂于是月特舉節名副與人共樂之言致率土交懽之義臣等謹案元宗皇帝以八月五日載誕張說等請以其日爲千秋節臣等不揆庸暗輒體憲章請以來年正月降聖日爲千春節從之）十二月乙亥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纂誤今按延朗傳云延朗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殊不言其爲中書侍郎也）契丹寇雲州庚寅幸龍門（五代史十二月丁卯朔詔修奉本朝諸帝陵寢己巳以北面馬軍都指揮使易州刺史安叔千爲安北都護振武節度使以齊州防禦使尹暉爲彰國軍節度使庚午詔葬庶人從榮有司上言依貞觀中庶人承乾以公禮葬從之乙亥以秦州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盧文紀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

史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姚顗兼集賢殿大學士以前邠州節度使康福爲秦州節度使丙戌夜有白氣東西亘天庚寅幸龍門祈雪自九月至是無雨雪故也　冊府元龜李鄩清泰初爲宗正少卿上言臣與本寺卿名同行公事不便欲改名知新從之　五代春秋甲午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卽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丙申葬　明宗皇帝于徽陵八月蜀王知祥薨九月契丹寇雲州　清異錄清泰燕服凡兩品幞頭李家寬者漆地加金線稜盤四腳差細）

二年春（五代史清泰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巳中書門下奏遇千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卽候次月輕繫者卽節前奏覆決遣從之戊申宗正寺奏北京應州曹州諸陵望差本州府長官朝拜雍坤和徽四陵差太常宗正卿朝拜從之己酉北京奏光祿卿致仕周元豹卒庚申鄴都進天王甲帝在藩時有相士言帝如毗沙天王帝知之竊喜及卽位選軍士之魁偉者被以天王甲俾居宿衛因詔諸道造此甲而進之三司奏添徵蠶鹽錢及增麴價先是麴斤八十文增至一百五十文乙丑雲州節度使張溫移鎮晉州以西京留守安重霸爲雲州節度使　五代會要清泰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每遇聖誕節辰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伏請重繫者卽候次月輕繫者節前奏覆決遣從之　又後唐清泰二年正月宗正寺奏北京永興長安建極三陵應州遂衍奕三陵準曹州溫陵例下本州府宮朝拜雍坤和徽四陵太常宗正卿朝拜從之）二月甲戌范延光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爲皇太后（原注非嫡母故詳其爵氏　五代史二月庚午定州節度使王從溫移鎮兗州振武軍節度使楊檀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甲戌以安州節度使李周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汴州節度使皇子鎮州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左右街坊使重美加檢校太尉兼同平章事充天雄軍節度使餘如故辛巳以右諫議大夫盧損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張鵬爲刑部侍郎壬午寧遠軍節度使馬存加兼侍中鎮南軍節度使馬希振加兼中書令詔順義軍節度使姚彥章加兼侍中己丑宰臣盧文紀等上皇妣魯國太夫人尊謚曰

宣憲皇太后請擇日冊命從之）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爲樞密使（五代史三月戊戌故太子太保趙鳳贈太傅辛丑以前汴州節度使趙延壽爲許州節度使兼樞密使以夏州行軍司馬李彝殷爲本州節度使兄彝超卒故也癸卯以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安南都護錢元球爲守太保餘如故丙午以給事中趙光輔爲右散騎常侍戊申皇妹魏國夫人石氏封晉國長公主齊國公主趙氏封燕國長公主己酉有司上言宣憲皇后未及山陵權于舊陵所建廟從之辛亥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欲立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丙辰以右龍武統軍李德珫爲涇州節度使庚申以鎮州節度使知軍府事董溫琪爲鎮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壬戌以左右彰聖都指揮使富州刺史安審琦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軍職如故審琦受閔帝命西征至鳳翔而降故有是命是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畧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被堅執銳戰則棄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

（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員枉耗國力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文明萃奬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宜下本部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者位有將才者便拔爲大將居上位無將略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寮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之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處大位無大才者卽移之下僚其疏大約如此盧文紀等上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悱故諫官劉濤楊昭儉等上疏請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書覆奏亦駁其錯誤帝召學士馬裔孫謂曰史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詔曰左補闕劉濤等奏太常丞史在德所上章疏中書門下駁奏未奉宣諭乞特施行分明黜陟朕常覽貞觀故事見太宗之治理以貞觀昇平之運太宗明聖之君野無遺賢朝無闕政盡善盡美無得而名而陝縣丞皇甫德參輒上封章恣行訕謗人臣無禮罪不容誅賴文貞之彌縫恕德參之狂瞽魏徵奏太宗曰陛下思聞得失只可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于國家朕每思之誠要言也遂得下情上達德盛業隆太宗之道彌光文貞之節斯著朕惟寡昧獲奉宗祧業業兢兢懼不克荷思欲率循古道飭拔時材懷忠抱直之人虛心渴見便佞詭隨之說杜耳惡聞史在德近所獻陳誠無避忌中書以文字紕繆比類僭差改易人名觸犯廟諱請歸憲法以示戒懲盡以中書既委參詳合盡事理朕纘承前緒誘勸將來多言數窮雖聖祖之所戒千慮一得冀愚者之可從因覽文貞之言遂寛在德之罪已令停寢不遣宣行劉濤等官列諫垣宜陳讜議請定短長之理以行黜陟之文昔魏徵則請賞德參今濤等請黜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將議允俞恐虧開納方朝廷粗至俊乂畢臻尚一在德不足爲多去一在德未足爲少苟可懲勸朕何憂焉但緣情在傾輸理難黜責濤等數奏朕亦優容宜體含宏勉思竭盡凡百在下悉聽朕言　五代會要清泰二年三月兩街功德使奏每年誕聖節諸道州府奏薦僧尼紫衣師號今欲量立條式講論科試講經表白各三科文章應制十三科持念一科禪科聲讚科並於本技能中條貫從之　又清泰二年三月兩街功德使奏每年聖誕節諸道州府奏薦道士紫衣師號今欲量立條式經法科試義十道講論科試經論文章應制試詩表白科試聲喉辭讚科試步虛三啟焚修科試齋醮從之　容齋三筆

唐末帝清泰二年三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讚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讚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代史記不知會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鬻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者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敕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爲背誦與對本云）

夏

（五代史夏四月辛巳宰臣判三司張延朗奏州縣官徵科條格其令錄在任徵科依限了絕一年加階兩年與試銜三年皆及限了絕與服色攝任者一年內了絕及攝二年三年內皆及限與眞命其主簿同縣令條本判官一年加階二年改試銜三年轉官本曹官省限內了絕與試銜諸節級三年內並了絕者與賞錢三十貫其責罰依天成四年五月五日敕施行從之癸卯御史中丞盧損等進清泰元年以前十一年制敕堪悠久施行者三百九十四道編爲三十卷其不中選者各令所司封閉不得行用詔其新編敕如可施行付御史臺頒行以宰相盧文紀兼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姚顗加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張延朗兼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使韓昭允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乙酉以前武勝軍節度使張萬進爲鄜州節度使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以司天監耿瑗爲太府卿以僞蜀右衛上將軍胡杲通爲司天監以宣徽北院使房暠爲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樞密使契丹寇邊

（五代史五月丙申新州振武奏契丹寇境乙巳詔天下見禁囚徒自五月十二日以前除十惡五逆放火燒舍持仗殺人官典犯贓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并見欠省錢外罪無輕重一切釋放庚戌詔不得貢奉寶裝龍鳳雕鏤刺作組織之物庚戌中書奏准敕凡廟諱但迴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少點畫今定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名酌情制宜並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闕

點畫凡臣寮名涉偏旁亦請改之詔曰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改名光遠餘依舊甲寅以戶部侍郎楊凝式爲秘書監以尚書禮部侍郎盧導爲戶部右丞以尚書右丞鄭韜光爲尚書左丞丙辰以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爲兵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李崧爲戶部侍郎以翰林學士馬裔孫爲禮部侍郎以禮部郎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呂琦爲給事中並充職如故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贈尚書右僕射以順化軍節度使兼彰聖都指揮使北面行營排陣使安審琦爲邢州節度使庚申以兵部尚書李鏻爲太常卿以禮部尚書王權爲戶部尚書以太常卿李懌爲禮部尚書癸亥以六軍諸衛判官給事中張允爲右散騎常侍五代會要清泰二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御名上一字與諸王相連按太宗元宗廟故事人臣諸王合避相連字改從單名從之

六月癸未羣臣獻添都馬（原注都者軍伍之名）五代史六月甲子朔新州上言契丹入寇乙丑有司上言宣憲皇太后陵請以順陵爲名從之振武奏契丹二萬騎在黑榆林丁卯以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卒廢朝壬申命史官修撰明宗實錄以契丹寇應州以新州節度使楊漢賓爲同州節度使以

前晉州節度使翟璋爲新州節度使庚辰北面招討使趙德鈞奏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定州節度使楊光遠行營排陣使邢州節度使安審琦帥本軍至易州見進軍追襲契丹次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奏邊軍乏芻糧其安重榮巡邊兵士欲移振武就糧從之尋又奏懷孟租稅請指揮于忻代州輸納朝廷以邊儲不給詔河東戶民積粟處量事抄借仍于鎮州支絹五萬匹送河東充博采之直是月北面轉運副使劉福配鎮州百姓車子一千五百乘運糧至代州時水旱民飢河北諸州困于飛輓逃潰者甚衆軍前使者繼至督促糧道由是生靈咨怨辛巳詔諸州府署醫博士丙戌以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昶爲右龍武統軍以前彰國軍節度使沙彥珣爲右神武統軍五代會要清泰二年六月封幽州節度使趙德鈞爲北平王青州節度使房知溫爲東平王

秋七月丁酉回鶻可汗王仁美使其都督陳福海來劉延皓罷五代史秋七月丙申石敬瑭奏斬挾馬都指揮使李暉等三十六人以謀亂故也時敬瑭以兵屯忻州一日軍士喧譟遽呼萬歲乃斬暉等以止之御史中丞盧損奏準天成二年七月敕每月首十五日入閤罷五日起居臣以爲中旬排仗有勞聖躬請只以月首入閤五日起居依舊又準天成三年五月長興二年七月勅許諸州節度使帶使相歲薦寮屬五人餘薦三人防禦團練使薦二人今乞行釐革又長興二年八月勅州縣佐官差充馬步判官仍同一任乞行止絕依舊衙前選補詔曰今後諸臣帶使相許薦三人餘薦二人直屬京防禦團練使薦一人餘並從之丁酉迴紇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西京弓弩指揮使任漢權奏六月二十一日與川軍戰于金州之漢陰王師不利其部下兵士除傷痍外已至鳳翔先是盩厔鎮將劉贇引軍入川界爲蜀將全師郁所敗金州都監崔處訥重傷諸州屯兵潰散金州防禦使馬全節收合州兵固守獲全以樞密使劉延皓爲天雄軍節度使甲辰以右神武統軍沙彥珣權知雲州乙巳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達充北面行營副總管時契丹入邊石敬瑭屢請益兵朝廷軍士多在北部飢聞忻州諸軍呼譟帝不悅乃命敬達爲北軍之副以減敬瑭之權也丁巳宰臣盧文紀上疏其畧曰臣近蒙召對面奉天旨凡軍國庶事利害可否卿等合盡言者臣等謬處台衡奉行制勅但緣事理互有區分軍戎不在于職司錢穀非關于局分苟陳異見即類侵官況

才不濟時識非經遠因五日起居之例於兩班旅見之時畧獲對敭兼承顧問衛士周環于階陛庶臣羅列于殿庭四面聚觀十手所指臣等苟欲各伸愚短此時安敢敷陳韓非昔懼于說難孟子亦憂于言責臣竊奉本朝政事肅宗初平寇難再復寰瀛旣經涉于艱難尤勤勞于委任每正衙奏事則泛咨訪于羣臣及便殿詢謀則獨對敭于四輔自上元年後于長安東內置延英殿宰臣如有議奏聖旨或有特宣皆于前一日上閤對御之時祇奉冕旒旁無侍衛獻可替否得曲盡于討論捨短從長故無虞于漏洩君臣之際情理坦然伏望聖慈俯循故事或有事關軍國謀繫否臧未果決于聖懷要詢訪于臣輩則請依延英故事前一日傳宣或臣等有所聽聞切關利害難形文字須面敷敭臣等亦依故事前一日請開延英當君臣奏議之時祇請機要臣寮侍立左右兼乞稍霽威嚴恕臣荒拙雖乏鷹鸇之効庶盡葵藿之心詔曰卿等濟代英才鎮時碩德或締搆于興王之日或經綸于纘聖之時鹽梅之任俱崇藥石之言並切請復延英之制以伸議政之規而況列聖遺芳皇朝盛事載詳徵引良切歎嘉恭惟五日起居先皇垂範俟百寮之俱退名四輔以獨昇接以溫顏詢其理道計

此時作事之意亦昔日延英之流朕叨獲嗣承切思遵守將成其美不爽兼行其五日起居仍令仍舊尋常公事亦可便舉奏聞或事屬機宜理當秘密量事緊慢不限隔日及當時便可于閤門祇候具牓子奏聞請面敷敷卽當盡屛侍臣端居便殿佇聞高議以慰虛懷朕或要見卿時亦令當時宣召但能務致理之實何必拘延英之名有事足可以討論有言足可以陳述宜以沃心爲務勿以逆耳爲虞勉罄謀猷以禆寡昧帝性仁恕聽納不倦嘗因朝會謂盧文紀等曰朕在藩時人說唐代爲人主端拱而天下治蓋以外恃將校內倚謀臣故端拱而自辦朕荷先朝鴻業卿等先朝舊臣每一相見除承奉外器無社稷大計一言相救坐視朕之窮味其如宗社何文紀等引咎致謝因奏延英故事故有是詔八月庚午滑州節度使高允韜卒壬申以右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衛上將軍以右神武統軍婁繼英爲右衛上將軍己卯以西上閤門使行少府少監兼通事舍人蘇繼顏爲司農卿職如故辛巳以權知雲州右神武統軍沙彥珣爲雲州節度使鄴都殺人賊陳延嗣并母妹妻等並棄市延嗣父子相承與其妹妻于諸州郡誘人殺之而奪其財前後被殺者數百人至是事泄而誅之癸

未以前潞州行軍司馬陳元爲將作監以元善醫故有是命丁亥以洛州團練使李彥舜爲義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太原奏達靼部族于靈邱安置己丑以太子少保致仕戴思遠卒廢朝庚寅以前兗州節度使楊漢章爲左神武統軍以前邢州節度使康思立爲右神武統軍潞州奏前雲州節度使安重霸卒）

九月己酉刑部尚書房暠爲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者來（五代史九月己亥以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從進爲襄州節度使以襄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宋州節度使癸卯以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爲河陽節度使典軍如故己酉禮部貢院奏進士請夜試童子依舊表薦重置明算道舉人落第後別取文解五科試紙不用中書印用本司印並從之以宣徽南院使房暠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以宣徽北院使充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宣徽南院使充樞密副使丙辰以左僕射李愚卒廢朝冬十月丁卯幸崇道宮甘泉亭己巳以左衛上將軍李頊爲左領軍上將軍北面行營總管石敬瑭奏自代州歸鎭庚午以晉州節度使張溫卒廢朝甲戌幸趙延壽趙延朗第丁丑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李專美爲秘書監充宣徽北院使庚寅以左諫議大夫盧損爲左散騎常侍十一月庚子以左驍衛上將軍郝瓊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光祿卿王玫爲太子賓客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達爲晉州節度使依前充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兵馬副總管丁未以秘書少監丁濟爲太子詹事乙卯以前金州防禦使馬全節爲滄州留後渤海國遣使朝貢十二月戊辰禁用鉛錢壬申以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充樞密使韓昭胤爲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甲戌以宗正少卿李延祚爲將作監致仕丁丑故武安軍州節度使累贈太傅劉建峯贈太尉從湖南之請也戊寅太常奏來年正月一日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依禮大祠不朝詔曰祀事在質明前儀仗在日出後事不相妨宜依常年受朝壬午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程遜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崔梲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和凝爲工部侍郎並依前充職乙酉以前秘書監楊凝式爲兵部侍郎己丑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司空以尚書右僕射劉昫爲左僕射以太子少師盧質爲左僕射以兵部侍郎馬縞兼國子祭酒　五代春秋乙未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月閩王延鈞薨大饑

五代會要清泰二年九月禮部貢院奏奉長興二年二月勅進士引試早入晚出今請依舊例進士試雜文并點門入省經宿就試從之　又清泰二年九月禮部貢院奏奉長興元年勅進士五經九經明經五科童子外諸色科目並停緣由有明算道舉人今欲施行又奉長興三年正月勅每落第舉人免取文解今後欲依元勅格請並再取解十月十五日到省畢違限不收又奉天成四年勅諸色舉人入試前五日納試紙用中書印訖付貢院司緣五科所試場數極多旋印紙鏁宿內中書往來不便請紙用當司印從之三禮原闕開元禮原闕明經原闕童子）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濟遣使者來丁未封子重美爲雍王（五代史清泰三年正月辛卯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未百濟遣使獻方物戊戌幸龍門佛寺祈雪癸卯以給事中充樞密院直學士呂琦爲端明殿學士以六軍諸衛判官尚書工部郎中薛文遇爲樞密院直學士乙巳以上元夜京城張燈帝微行置酒于趙延壽之第丁未皇子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重美封雍

（王己未以前司農卿王彥鎔爲太僕卿三月戊辰吐渾寧朔兩府留後李可久加檢校司徒可久本姓白氏前朝賜姓庚午監修國史姚顗史官張昭遠李祥吳承範等修撰明宗實錄三十卷上之以大理卿竇維爲光祿卿以前許州節度使判官張登爲大理卿丁丑以太常卿李鏻爲兵部尚書以兵部尚書梁文矩爲太常卿庚辰以前鄜州節度使皇甫立爲潞州節度使辛巳以前均州刺史仇暉爲左威衛上將軍保順節度使鮑君福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丁亥以昭義節度使安元信卒廢朝三日　五代會要淸泰三年二月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姚顗上明宗實錄三十卷同修撰官張昭遠李祥直館左拾遺吳承範右拾遺楊昭儉等各頒資有差）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允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纂誤今按允孫傳云廢帝入立以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殊不言其自禮部侍郎拜平章事也）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五代史三月庚子中書門下奏準閤門分晰內外官辭見謝規例諸州判官軍將進奉到闕舊例門見門辭今後只令朝見依舊門辭新除諸道判官書記以下無例中謝並放謝辭得替到京無例見今後兩使判官許中謝赴任卽門辭其書記以下並依舊例朝臣文五品武四品以上舊例中謝其以下無例對謝今請依天成四年正月敕凡升朝官並許中謝諸道都押衙馬步都指揮虞候鎮將諸色場院無例謝辭並進牓子放謝放辭得替到闕無例入見在京監麴稅官兩官巡卽許中謝新除令錄並中謝次日門辭兼有口敕誡勵文武兩班所奏弔祭使及告廟祠祭只正衙辭不赴內殿諸道進奏官到闕見得假進牓子門辭從之辛丑權知福建節度使王昶奏節度使王延鈞以去年十月十四日卒是時延鈞父子雖僭竊于閩嶺猶稱藩于朝廷故有是奏甲辰以右神武統軍楊漢章爲彰武軍節度使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裔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丁巳以端明殿學士呂琦爲御史中丞戊午御史中丞盧損責授右贊善大夫知雜侍御史韋稅責授太僕寺丞侍御史魏遜責授太府寺主簿侍御史王岳責授司農寺主簿初延州保安鎮將白文審閒兵興岐下專殺郡人趙思謙等十餘人已伏其罪復下臺追繫推鞫未竟會去年五月十二日德音除十惡五逆放火殺人外並放盧損輕易卽破械釋文審帝大怒收文簿誅之臺司稱奉德音釋放不得追領祇證中書詰云德音言不在追窮枝蔓無不得追領祇證六字擅收勑語大理斷以失出罪人論故有是命是月有蛇鼠鬭于師子門外鼠生而蛇死）夏（五代史夏四月己未朔以左衛上將軍王景戡爲左神武統軍以右領軍上將軍李頊爲華清宮使戊辰以太子詹事盧演爲工部尚書致仕辛未以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張昭遠爲禮部侍郎以前滄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右領軍上將軍是月有熊入京城搏人）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五代史纂誤今按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卽淸泰三年也五月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今此乃書敬瑭反于三月馬裔孫爲平章事之下然後書五月乙卯命張敬達討之此二紀不同必有誤者）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爲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叛降于石敬瑭（五代史安審信字行光審琦之從父兄也父金祐世爲沙陁部偏裨名聞邊塞審信習騎射從父金全天成初爲振武節度使補爲牙將俄而兄審通爲滄州節度使用爲牙內都虞候歷同陝許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晉祖起義于太原唐末帝命張敬達以兵攻之而審信率先以部下兵遁入并州晉祖以其故人得之甚悅其妻與二子在京師皆爲唐末帝所戮但貸其老母而已契丹旣降晉安砦晉高祖以審信爲汾州刺史檢校太保充馬步軍副部署晉高祖入洛授河中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審信性旣翻覆率多疑忌在蒲中時每王人告諭騎從稍多必潛設備以防其圖己尋歷許兗州鎮所至以聚歛爲務民甚苦之會朝廷謀大舉北伐凡藩侯皆預將帥以審信爲馬步軍右廂都排陣使俄改華州節度使漢初移鎮同州入爲左衛上將軍周初轉右金吾上將軍三年夏四月太祖御乾元殿入閤審信不赴班位爲御史所彈詔釋之時審信久病神情恍惚聞臺司奏劾揚言曰趨朝遇晚未是大過何用彈衆我終進奉二萬緍盡逐此乞索兒輩未幾以病請退授太子太師致仕是歲秋卒年六十贈侍中謚曰成穆　五代會要成穆贈侍中安審信謚）己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于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

逐其節度使劉延皓（五代史五月辛卯以河東節度使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駙馬都尉石敬瑭為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以河陽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甲午以前晉州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副總管張敬達充西北面蕃漢馬步都部署落副總管乙未詔諸州兩使判官畿赤令有闕取省郎遺補丞博少列宮寮選擇擢任以忠正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張彥琪為河陽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彰聖都指揮使饒州刺史符彥饒為忠正軍都指揮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丙申以雍王重美與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結婚詔兖王從溫主之丁酉以國子祭酒馬縞卒廢朝戊戌昭義奏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以鴻臚寺卿兼通事舍人判四方館王景崇為衛尉卿充引進使壬寅削奪石敬瑭官爵便令張敬達進軍征討乙卯以晉州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尋改為招討使以河陽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張彥琪為太原四面馬步軍都指揮使以邢州節度使安審琦為太原四面馬軍都指揮使以陝州節度使相里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延翰為壕寨使丙辰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為太原四面兵馬副部署兼馬步都虞候尋改為太原四面副招討使都虞候如故以前彰武軍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兼排陣使初帝疑河東有異志與近臣語及其事帝曰石郎與朕近親在不疑之地流言毀譽朕心自明萬一失歡如何和解左右皆不對翼日欲移石敬瑭于鄆州房暠等堅言不可司天監趙延義亦言星辰失度尤宜安靜由是稍緩其事會薛文遇獨宿于禁中帝召之諭以太原之事文遇奏曰臣聞作舍于道三年不成國家利害斷自宸旨以臣料之石敬瑭除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圖之帝喜曰聞卿此言豁吾憤氣先是有人言國家明年合得一賢佐主謀平定天下帝意亦疑賢佐者屬在文遇即令手書除目子夜下學士草制翌日宣制之際兩班失色居六七日敬瑭上章云明宗社稷陛下纂承未契輿情宜推令辟許王先朝血緒養德皇闈儻偕當璧之言免負閭墻之議帝覽奏不悅手攘抵地召馬裔孫草詔報曰父有社稷傳之于子君有禍難倚之于親卿于鄂王故非疎遠往歲衛州之事天下皆知今朝許王之言人誰肯信英賢立事安肯如斯云戊申張敬達奏西北面先鋒都指揮使安審信率雄義左第二指揮二百二十七騎并部下共五百騎剽劫百井叛入太原又奏大軍已至太原城下詔安審信及雄義兵士妻男並處斬家産沒官先是雄義都在代州屯戍其指揮使安元信謀殺代州刺史張朗事洩戍兵自潰奔安審信軍審信與之入太原太常奏于河南府東權立宣憲太后寢宮從之己酉振武節度使安叔千奏西北界巡檢使安重榮驅掠戍兵五百騎叛入太原以新授河東節度使宋審虔為宣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壬子鄴都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據城叛翼日令昭召副使邊仁嗣已下逼令奏請節旄　歐陽脩為君難論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侍兵跋扈議欲徙之于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嘗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于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內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六月癸亥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原注佗命官不書以此書以者明令昭猶可以）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招討使（五代史六月辛酉天雄軍節度使劉延皓削奪官爵勒歸私第癸亥以天雄軍守禦右捧聖第二軍都虞候張令昭為檢校司空行右千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丙寅御敷政殿遣工部尚書崔居儉奉寶憲皇太后寶冊于寢宮時陵園在河東適會兵興故權于京城修奉寢宮上謚焉己巳以西上閤門副使少府監兼通事舍人劉頎為鴻臚卿職如故庚午詔曰時雨稍愆頗傷農稼分命朝臣所禱辛未工部尚書致仕許寂卒以權知魏府事右千牛將軍張令昭為齊州防禦使以捧聖右第三指揮使邢立為德州刺史以捧聖第五指揮使康福進為鄭州刺史甲戌以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知行府事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為天雄軍四面副招討使兼兵馬都監詔河東將佐節度判官趙瑩以下十四人並籍沒家産）秋七月戊申克魏州壬子張令

第290册　參四庫全書第28　版文内

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于石敬瑭（五代史秋七月戊子范延光奏領軍至鄴都攻城次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時重英等匿于民家井中獲而誅之并族所匿之家矣首領達喇罕遣通事介老奏矣王李素姑謀叛入契丹已處斬訖達喇罕權知本部落事辛卯沂州奏誅都指揮使石敬德并族其家敬瑭之弟也乙未以前彰武軍節度使高行周為潞州節度使充太原四面招撫排陣使以潞州節度使皇甫立為華州節度使丁酉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奏此月二日夜步軍指揮使桑遷作亂以兵圍子城彥珣突圍出城就西山據雷公口三日招集兵士入城誅亂軍軍城如故辛丑以將作監丞介國公宇文顒為汝州襄城令乙巳以衛尉卿孤延祚為太子賓客戊申范延光奏此月二十一日收獲鄴都羣臣稱賀己酉以禮部侍郎張昭遠為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呂琦為禮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庚戌中書奏劉延皓賓佐等帥臣既已削奪其行軍司馬李延筠副使遂仁嗣以下望命放歸田里奏入帝大怒詔大理曰帥臣失守已行削奪其寮佐合當何罪既而竟依中書所奏壬子詔范延光誅張令昭部下五指揮及忠銳忠肅兩指揮繼范延光奏追兵遣襲張令昭部下敗兵至邢州沙河斬首三百級并獻張令昭邢立李貴等首級又奏獲張令昭同惡捧聖指揮使米全以下諸指揮使都頭凡十三人并磔于府門癸丑左衛上將軍仇暉卒洺州奏擒獲魏府作亂捧聖指揮使馬彥柔以下五十八人邢磁州相次擒獲亂兵並送京師彰聖指揮使張萬迪以部下五百騎叛入太原詔誅家屬于懷州本營）八月戊午契丹使梅里來（五代史八月戊午契丹遣使摩哩入朝己未以汴州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以西京留守李周為汴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癸亥西京奏契丹三千騎迫城詔端明殿學士呂琦往河東忻代諸屯戍所犒軍以左龍武大將軍袁義為右監門上將軍以振武軍節度使安叔千充代北兵馬都部署己巳雲州沙彥珣奏供奉官李讓勳送夏衣到州縱酒淩轢軍都行劫殺兵馬都監張思殷都指揮使党行進其李讓勳已處斬訖張敬達奏造五龍橋攻太原城次戊寅以鎮州節度使董溫琪充東北面副招討使己卯洺州獻野蠶二十觔辛巳張敬達奏賊城內出騎軍三十隊步卒三

千人衛長連城高行周襲殺入濠溺死者大半擒賊將安小喜以下百餘人甲馬一百八十匹）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于晉安（五代史九月甲辰張敬達奏此月十五日與契丹戰于太原城下王師敗績時契丹主自率部族來援太原高行周符彥卿率左右廂騎軍出闘蕃軍引退已時後蕃軍復成列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等陣于賊城西北倚山橫陣諸將奮擊蕃軍屢却至晡我騎軍將移陣蕃軍如山而進王師大敗投兵仗相籍而死者山積是夕收合餘眾保于晉祠南晉安寨蕃軍塹而圍之自是音問阻絕朝廷大恐是日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率兵屯河陽詔范延光率兵由青山路趨榆次詔幽州趙德鈞由飛狐路出敵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合防戍軍出磁隰以援張敬達以前絳州刺史韓彥惲為太子賓客契丹王移帳于柳林乙巳詔取二十三日幸北面軍前）戊申如河陽（五代史戊申帝發京師路經徽陵帝親行謁奠夕次河陽召羣臣議進取盧文紀勸帝駐河橋庚戌樞密使趙延壽先赴潞州辛亥幸懷州召吏部侍郎龍敏訪以機事敏勸帝立東丹王贊華為契丹主以兵援送入蕃則契丹主有後顧之患不能久駐漢地矣帝深以為然竟不行其謀帝自是酣飲悲歌形神慘沮臣下勸其親　征則曰卿輩勿說石郎使我心膽墜地其怯懦也如此　五代會要後唐末帝清泰三年九月車駕將北幸太常博士段顒奏河陽路當徽陵今車駕經由合親朝謁於是至陵所朝拜）冬十月壬戌括馬（五代會要清泰三年十月勅諸道州府縣鎮賓佐至錄事參軍都押衙教練使已上各留馬一匹乘騎及鄉村士庶有馬者無問形勢馬不以牝牡盡皆抄借但勝衣甲並仰印記差人管押送納其小弱患病者印退字本道收管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刺史除自己馬外不得因便影占管軍都將除出軍及隨駕外見還處屯駐者都指揮使舊有馬請留五匹小指揮使兩匹都頭一匹其餘凡五匹取兩匹十匹取五匹更多有者並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軍將校內諸司使以下隨駕職員舊有馬者任令隨意進納不得影占人私馬各下諸道准此）籍民為兵（五代史冬十月丁巳夜彗星出虛危長丈餘壬戌詔天下括馬又詔民十戶出兵一人器甲自備戊辰代州刺史張朗超授檢校太保以其屢殺敵眾故以是命樊

（之癸酉幽州趙德鈞以本軍三千騎與鎮州董溫琪由吳兒谷趨潞州 契丹國志唐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民間大擾）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爲行營都統丁酉契丹立晉（五代史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劉延朗副之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李周副之帝以呂琦嘗佐幽州幕乃命齎都統官告以賜德鈞兼犒軍士琦至從容宣帝委任之意德鈞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帝以詔諭延光延光不從丁酉延州上言節度使楊漢章爲部衆所殺以前坊州刺史劉景巖爲延州留後庚子趙德鈞奏大軍至團栢谷前鋒殺蕃軍五百騎范延光奏軍至榆次蕃軍退入河東川界潘環奏隰州逐退蕃軍壬寅趙德鈞奏軍出谷口蕃軍漸退契丹主見駐柳林砦時德鈞累奏乞授延壽鎮州節制帝怒曰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甘心矣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德鈞聞之不悅）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原注敬達不書死之而書殺者敬達大將宜以義責光遠而誅之雖不果而見殺猶爲得死乃諷光遠殺己以叛故書之如其志）甲戌契丹及晉人至于潞州丁丑至自河陽辛巳皇帝崩（原注年五十三帝自焚死晉高祖命葬其燼骨于徽陵域中 五代史閏月丙辰日南至羣臣稱賀于行宮帝曰晉安寨內將士應思家國矣因泣下久之丁巳以嵩嵐軍爲勝州辛酉以右龍武統軍李從昶爲左龍武統軍以前邠州節度使楊思權爲右龍武統軍壬戌丹州刺史康承詢停任配流鄧州時承詢奉詔率義軍赴延州義軍潰承詢奔鄜州故有是責甲子太原行營副招討使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于晉安寨以兵降契丹時契丹圍寨自十一月以後芻糧之絕軍士毀居茅屋淘馬糞削松柹以供秣飼馬尾鬣相食俱盡楊光遠謂敬達曰少時人馬俱盡不如一奮命血戰十得三四猶勝坐受其斃敬達曰更少待之一日光遠伺敬達無備遂殺之與諸將同降契丹時馬猶有五千匹契丹主以漢軍與石敬瑭其馬及甲仗即齎驅出塞丁卯契丹立石敬瑭爲大晉皇

帝約爲父子之國改元爲天福契丹與晉高祖南行趙德鈞父子與諸將自團栢谷南奔王師爲蕃騎所蹙投戈棄甲自相騰踐擠于巖谷者不可勝紀己巳帝聞晉安寨爲敵所陷詔移幸河陽時議以魏府軍尚全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可幸鄴城帝以李崧與范延光相善名入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變色崧躡文遇足乃出帝曰我見此物肉顫適擬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崧因請帝歸京壬申車駕至河陽甲戌晉高祖與契丹至路州契丹遣蕃將大詳袞率五千騎送晉高祖南行丁丑車駕至自河陽時左右勸帝固守河陽居數日符彥饒張彥琪至奏帝不可城守是日晚至河東上門小黃門鳴鞘于路索然無聲己卯帝遣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率千餘騎至白馬阪言踏陣地時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堪交戰誰人肯立于此審虔乃請帝還宮庚辰晉高祖至河陽辛巳辰時帝舉族與皇太后曹氏自燔于元武樓至晉高祖入洛得帝燼骨于火中來年三月詔葬于徽陵之封中帝在位共二年年五十三 五代春秋丙申三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帥師討河東鄴都軍亂逐劉延皓范延光帥師討平之九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城下敬達師敗績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戊申帝北征次懷州延州軍亂殺楊漢章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達以晉安叛降于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迫京師辛巳帝崩于元武樓 五代史闕文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軍懷京師父老迎帝于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元宗信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稱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 洛中紀異錄先是甲子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前又云但看入九月戎虜亂中原後大軍於太原南五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句契丹至於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戎王遣蕃軍送晉祖洛陽即戎虜亂中原之應也 五代會要清泰三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遇難崩于後樓年五十二晉天福元年十二月追降爲庶人葬徽陵之封中年號一清泰盡三年宰相六人李愚劉昫盧文紀姚顗韓昭允馬允孫使相二十二人安元信趙在禮馬希杲盧文進張延朗王建立馮道范延光李從曮趙德鈞房知禮馬希振姚彥章馬存韓昭允李周鮑君福高從誨馬希範錢元璙錢元球

（錢元疇）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赤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究於徽陵其土一壠路人見者皆爲之悲使明宗爲有知其有媿於重誨矣哀哉（五代史史臣曰末帝負神武之才有人君之量由尊戈而踐阼懲德應深及當宁以居尊政經未失屬天命不祐人謀匪臧坐俟焚如良可悲矣稽夫袵金甲于河壖之際斧既樓於梁壘之時出沒如神何其勇也及乎駐革輅于覃懷之日絕羽書于汾晉之辰涕泗霑襟何其怯也是知時之來也雕虎可以生風運之去也應龍不免爲醢則項籍悲歌于帳下信不虛矣　稽古錄臣光曰武皇以沙陀徽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尸蔽野至其晚節鋒銳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自弱齡襲位其麾下諸將自首行陳與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頤指如意遂服眞定從中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踞肆者皆睚眙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行恃其險遠詞禮倨慢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矣惜其器小志近驕心易而生矜功自喜御衆無法便佞是說婦言是用纔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爲衆所附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扆未安家爲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文獻通考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陳氏曰張昭尹拙劉溫叟撰按昭本傳撰梁均王郢王後唐愍帝廢帝漢隱帝實錄惟梁二王年祀浸遠事皆遺失遂不修餘三帝實錄皆藏史閣周世宗時也益昭本撰周祖實錄以其歷試之迹多在漢隱帝時故請先脩隱錄因倂及前代云　困學紀聞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

（其後人）

五代史記卷第七

五代史記卷第八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晉本紀第八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雞本出于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于雲朔之間臬捩雞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雞生敬瑭（五代會要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追冊孝元皇帝第二子母追冊懿皇后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汾陽里以其日為天和節　五代史纂誤今　按出帝紀止云聖文章武孝皇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齊東野語晉高祖諱敬瑭拆敬字為文氏苟氏至漢乃復舊）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五代史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姓石氏諱敬瑭太原人也本衛大夫碏漢丞相奮之後漢衰關輔亂子孫流汎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與沙陀軍都督朱耶氏自靈武入附憲宗嘉之隸為河東陰山府裨校以邊功累官至朔州刺史天福二年追尊為孝安皇帝廟號靖祖陵曰義陵祖妣秦氏追諡為孝安元皇后三代祖郴早薨贈左散騎常侍追尊為孝簡皇帝廟號肅祖陵曰惠陵祖妣安氏追諡孝簡恭皇后皇祖諱翌任振武防禦使贈尚書右僕射追尊孝平皇帝廟號睿祖陵曰康陵祖妣米氏追諡孝平獻皇后皇考諱紹雍番字臬捩雞善騎射有經遠大畧事後唐武皇及莊宗累立戰功與周德威相亞歷平洺二州刺史薨于任贈太傅追尊為孝元皇帝廟號憲祖陵曰昌陵皇妣何氏追諡孝元懿皇后帝即孝元之第二子也以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汾陽里時有白氣充庭人甚異焉）敬瑭為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為永寧公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五代史及長性沈澹寡言笑讀兵法重李牧周亞夫行事唐明宗為代州刺史每深心器之因妻以愛女唐莊宗聞其善射擢居左右明宗請隸大軍從之後明宗從莊宗征行命帝領親騎號左射軍倚以心腹）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由是名動軍中（五代史天祐十二年莊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于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于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于城下莊宗至自甘陵兵未陣多為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伍而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頒以器帛復親為啗酥當時以為異恩由是知名明年鄩兵陣于莘之西北明宗從莊宗酣戰久之塵埃四合帝與明宗俱陷陣內帝挺身躍劍反復轉鬬行數十里逐鄩于故元城之東是日鄩軍殺傷過半）十五年莊宗戰于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瑭以左射軍從明宗復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為梁兵所敗敬瑭常脫明宗于危（五代史十五年唐軍拔楊劉鎮梁將賀瓌設伏于無石山明宗為瓌所迫帝為後殿破梁軍五百餘騎按轡而還十二月莊宗與梁軍大戰于胡柳陂衆號十萬總管周德威將左軍雜以燕人前鋒不利德威死之莊宗率步衆五千固守高陵以避敵之銳明宗獨完右廣伏于土山之下顧謂帝曰梁人首獲其利旌旗甚整何計可以挫之帝曰臘後寒如此出手墮指彼多步衆易進難退莫若吸糒飲水徐而困之且超乘徒行其勢不等一擊而破期在必勝明宗曰是吾心也會日暮梁軍列于平野五六萬人為一方陣麾游騎以迫唐軍帝曰敵將遁矣乃請明宗令士整冑寬而羅之命左射軍三百人鳴矢馳轉漸束其勢以數千騎合之迫夜旌旗皆靡而一角先潰三面踵之其牙竿相擊若火爆之聲橫屍積甲不可勝計由是梁人勢削莊宗進營德勝渡十八年十月又從明宗戰梁人于德勝渡敗其將戴思遠殺二萬餘人十九年戰胡盧套唐軍稍郤帝睹其敵銳拔劍闢道肩護明宗而退敵人望之

（無敢襲者二十年十月從明宗觀梁人之楊村寨部曲皆不擐甲俄而敵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又將及背帝挾戰戟而進一擊而凶酋落馬者數輩明宗遂解其難是歲莊宗即位于鄴改元同光遣明宗越河懸軍深入以取鄆鄆人始不之覺帝以五十騎從明宗涉濟突東門而入鄆鄆兵來拒帝中叉翼明宗羅兵通衢凝然不動會後一騎繼至遂拔中城以據之既而平汴水滅梁室致莊宗一統集明宗大勳帝與唐末帝功居其最莊宗朝官未顯者以帝不好矜伐故也唯明宗心知之）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而已所以不反者敬瑭獻計曰豈有軍變于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爲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

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瑭爲前鋒趣汜水且收其散卒莊宗遇弒明宗入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爲政以廉聞（五代史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爲亂朝廷遣元行欽招之不下羣議紛然以爲非明宗不可莊宗乃以明宗爲統帥時帝從行至魏諸軍有變叩馬請明宗帝河北明宗受霍彥威勸將自訴于天子遂佯諾諸軍亦恐事不果而散者甚衆明宗所全者唯常山一軍而已西次魏縣帝密言于明宗曰猶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訴宜決其行某願率三百騎先趨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請大軍速進夷門者天下之要害也據之可以自雪安有上將與三軍言變他日有平手乎危在頃刻不宜恬然明宗至相州遂分驍騎三百付之遣帝由黎陽濟河自汴西門而入因據其城及明宗入汴莊宗親統師亦至城之西北五里登高歎曰吾不濟矣由此莊宗從兵大潰來歸明宗明宗尋遣帝令率兵爲前鋒趨汜水關俄而莊宗遇內難而崩是月明宗入洛嘉帝之功自總管府都校署陝府兵馬留後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五月加帝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充陝州保義軍節度使歲未期而軍民之政大治焉）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污論死（五代史李鄴魏州人也幼事楊師厚及莊宗入魏漸轉裨將歷數郡刺史後遷亳州爲政貪穢有奴爲人持金以賂鄴奴隱其金鄴殺之其家上訴因訐其陰事詔貶郴州司戶參軍又貶崖州長流百姓所在賜自盡）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晉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瑭爲首天成二年（五代史二年二月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伯增食邑四百戶是月帝赴闕以倅六軍諸衛事故也八月加食邑八百戶實封一百戶旌爲政之效也）十月從幸汴州爲御營使拜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如故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五代史十月明宗幸汴以帝爲御營使車

駕次京水飛報汴州節度使朱守殷叛明宗命帝董親軍倍道星行信宿及浚城一戰而拔之尋以帝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兼六軍諸衛副使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三年四月徙鎮天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五月拜駙馬都尉（五代史四月車駕還洛制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董璋反東川爲行營都招討使不克而還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徙鎮河陽三城未行而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是時秦王從榮統六軍敬瑭疑其必及禍不欲爲其副乃自請行及制出不落副使輒復辭行明宗數責大臣問誰可行者范延光趙延壽等卒以敬瑭爲請乃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

軍蕃漢馬步軍總管落六軍副使乃行（五代史長興元年二月明宗南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戶詔歸任時鄴都繁富爲天下之冠而士俗獷悍民多爭訟帝令投函府門一一覽之及踰年盈積几案滯于獄者甚衆時論以此減之九月東川董璋叛朝廷命帝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兼知東川行府事十月至自魏博董衆西征二年春以川路險艱糧運不繼詔班師四月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六月改河陽節度使仍兼兵柄是時秦王從榮奏伏見北面頻奏報契丹族移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戍兵雖多未有統帥宜早命大將一人以安雲朔明宗曰卿等商量從榮與諸大臣奏曰將校之中惟石敬瑭康義誠二人可行帝素不欲爲禁軍之副即奏曰臣願此行明宗曰卿爲吾行事無不濟及受詔不落六軍副使帝復遷延辭避十一月乙酉明宗謂侍臣曰雲州奏契丹自幽州移帳言就放牧終冬不退其患深矣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已議石敬瑭與康義誠北行然惟定奪即在宸旨帝奏曰臣雖不才爭敢避事但進退惟命明宗曰卿爲吾行甚叶衆議由是遂定丁亥加兼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改賜竭忠匡運寧國功臣翼日宴于中興殿帝捧觴上壽因奏曰臣雖微怯惟邊事敢不盡其忠力但臣遠違玉階無以時申補報帝因再拜告辭明宗泣下霑襟左右怪其過傷果與帝因此爲訣不復相見矣　五代會要長興三年十一月授北京留守兼大同振武威塞彰國馬步總管）明年明宗崩愍帝即位加中書令（五代史十二月明宗晏駕帝聞之長慟若喪考妣應順元年正月閔帝即位加中書令及增食邑帝性簡儉未嘗以聲色滋味輒自燕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民間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決有店婦與軍士訟云曝粟于門爲馬所食而軍士恐訴無以自明帝謂吏曰兩訟未分何以爲斷可殺馬刳腸而視其粟有則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腸無粟因戮其婦人境內肅然莫敢以欺事言者）三月徙鎮成德（五代史三月移鎮常山所歷方鎮以孝治爲急見民間父母在昆弟分索者必繩而殺之勤于吏事廷無滯訟常山屬邑曰九門有人鬻地與異居兄議價不定乃移于他人他人須兄立券兄固抑之因訴于令令以弟兄俱不義送府帝監之曰人之不義由牧長新至教化

所未能及吾甚愧焉若以至理言之兄利其田弟求善價順之則是沮之則非其兄不義之甚也宜重笞焉市田以高價者取之上下服其明）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瑭于道（五代史纂誤今按愍帝紀潞王以愍帝應順元年二月庚寅反于鳳翔三月丁巳以兵東四月壬申入京師其初蓋因是年正月中孟漢瓊自魏請入朝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而北京畱守（北京卽太原也）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以上見朱宏昭傳然則從珂正與敬瑭同時易地從珂既以二月反何緣敬瑭初以三月徙鎮成德乎此其誤一也且潞王既以三月丁巳東來而愍帝以是月戊辰出如衛州潞王以四月壬申入京師乙亥即皇帝位愍帝以戊寅遇弒矣安得以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與愍帝相遇于道之事乎其事皆顛倒交互此其誤二也此徙鎮成德事當具于正月其次書三月中入朝京師與愍帝相遇事然後書廢帝即位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如此方得其序（按解史備））（三月移鎮常山及岐陽兵亂閔帝急詔帝赴闕清泰元年五月復授太原節度使與歐陽史異）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于衛州而去廢帝即位疑敬瑭必反（五代史及岐陽兵亂推潞王爲天子閔帝急詔帝赴闕欲以社稷爲託閔帝自洛陽出奔于衛相遇于途遂與閔帝迴入衛州時閔帝左右將不利于帝帝覺之因擒其從騎百餘人閔帝知事不濟與帝長慟而別帝遣刺史王宏贄安置閔帝于公舍而去尋爲潞王所害帝後長以此愧心焉清泰元年五月復授太原節度使北京留守充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二年夏帝屯軍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傳詔撫諭後軍人遽呼萬歲者數四帝懼斬挾馬將李暉以下三十餘人以徇乃止　契丹國志契丹屢攻北邊時石敬瑭將大兵屯忻州潞王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倡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潞王開益疑之　五代史補高祖尚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于太原京師夜聞狼皆羣走往往入宮中廢帝悲之命諸班能射者分頭捕逐謂之射狼或遇諸塗問曰汝何從而來對曰看射狼未幾高祖至蓋射亦石也　通鑑時

（敬瑭二子爲內使賂太后左右令伺唐主之密謀敬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爲帥冀朝廷不之忌契丹入邊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倡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之益疑）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五代史纂誤今案劉延朗傳云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韓昭允李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于是帝益疑之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又張敬達傳云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屯于忻州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敬瑭遂反廢帝紀清泰元年九月契丹寇邊十二月契丹寇雲州二年五月契丹寇邊此即契丹數寇之驗也由此言之則晉高祖自廢帝即位之初即已入朝是年五月復得鎮太原至清泰二年以契丹數寇邊始兼大同振武等都總管既而有軍變之事至清泰三年五月徙鎮天平遂不受命其事之次序當如此而紀傳中皆參錯互見不能明了故次第之）謂其屬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檄諸鎮外求援于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等共以爲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爲明宗嗣廢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于契丹（五代史三年五月移授鄆州節度使進封趙國公仍改扶天啓運中正功臣尋降詔促帝赴任帝心疑之乃召僚佐議曰孤再受太原之日主上面宣云與卿北門一生無議除改今忽降此命莫是以去年忻州亂兵見迫過相猜乎又今年千春節公主入覲當辭時謂公主曰爾歸心甚急欲與石郎反耶此疑我之狀固且明矣今天子用后族委邪臣沈湎荒惑萬幾停壅失刑

失賞不亡何待吾自應順中少主出奔之日覩人情大去不能扶危持顛憤憤于方寸者三年矣今我無異志朝廷自啟禍機不可安然死于道路況太原險固之地積粟甚多若且寬我我當奉之必若加兵我則外告鄰方北構強敵興亡之數皎皎在天今欲發表稱疾以俟其意諸公以爲何如掌書記桑維翰都押衙劉知遠贊成密計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詔降旨削奪官爵即詔晉州刺史北面副招討使張敬達領兵圍帝于晉陽帝尋命桑維翰詣諸道求援契丹遣人復書諾之約以中秋赴義六月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以部曲數千人入城七月代州屯將安元信率一軍與西北面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引五百騎俱至八月懷州彰德軍使張萬迪等各率千餘騎來降是月外衆攻我甚急帝親當矢石人心雖固廩食漸困

紀異錄契丹主德光嘗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軿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錯鍱有異人十二隨其後內一黑兔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母忽之不以爲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儼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與汝既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乃召巫筮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爲助爾須去未浹旬石敬瑭反于河東爲後唐張敬達所敗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爲援契丹主曰我非爲石郎興師乃奉天帝敕使也

五代史安元信朔州馬邑人也少善騎射後唐莊宗爲晉王時元信詣軍門求自効尋隸明宗麾下累從明宗征討有功明宗即位擢爲捧聖軍使加檢校兵部尚書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受詔屯于代州太守張朗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于太原俄聞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說朗曰張敬達雖圍太原而兵尚未合代郡當雁門之衝敵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欸俟其兩端亦求全之上策也朗不納元信悔以誠言之反相猜忌尋聞安重榮安審信相次以騎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歸高祖高祖見之喜謂元信曰爾覩何利害背強歸弱元信曰某非知星識氣惟以人事斷之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河東一生今遂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國之密親親尚不能保背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爲強也高祖知其誠因開懷納之委以戎事高祖即位之元年授耀州團練使加檢校太保四年入爲右神武統軍其年八月

（復出牧洺州少帝嗣位尋遷宿州九年罷任來朝開運初授復州防禦使三年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傅）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鴈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約爲父子（五代史九月辛丑契丹主率衆自鴈門而南旌騎不絕五十里餘先使人報帝云吾欲今日便破賊可乎帝使人馳告曰皇帝赴難北要成功賊勢至厚可明旦穩審議戰未爲晚也使未達契丹已與南軍騎將高行周符彥卿等合戰時張敬達楊光遠列陣西山下士未及成伍而行周彥卿爲伏兵所斷舍軍而退敬達等步兵大敗死者萬人是夜帝出北門與契丹主相見契丹主執帝手曰恨會面之晚因論父子之義明日帝與契丹圍敬達營寨南軍不復出矣帝與契丹本無結好自末帝見迫之後遣心腹何福以錯刀爲信一言親赴其難迅若流電信天意耶已西唐末帝率親軍步騎三萬出次河橋辛亥末帝詔樞密使趙延壽分衆二萬爲北面招討使又詔魏博節度使范延光統本軍二萬人屯遼州十月幽州節度使趙德鈞領所部萬餘人自上黨吳兒谷合延壽兵屯團谷口與敬達寨相去百

里彌月竟不能相通）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原注於廢帝本紀書契丹立晉據所見也於此書皇帝即位以自立爲文原其心也晉高祖之反無契丹之助亦必自立蓋其志在於爲帝故使自任其惡也五代會要清泰三年閏十一月十二日築壇即位於太原府城之南年四十五其月二十六日至洛陽二十九日受朝於文明殿　玉堂閒話晉祖在并部嘗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僚莫敢有所荅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蓋晉祖懷不軌之志久矣故託夢以惑衆也）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州入于契丹（五代史十一月契丹主會帝于營謂帝曰我三千里赴義事須必成觀爾體貌恢廓識量深遠眞國主也天命有屬時不可失欲徇蕃漢軍議冊爾爲天子帝飾讓久之既而諸軍勸請相繼乃命築壇于晉陽城南冊立爲大晉皇帝契丹主自解衣冠授焉文曰維天顯九年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於戲元氣肇開樹之以君天命不恒人輔以德故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亂而漢圖昌人事天心古今靡異咨爾子晉王神鍾睿哲天贊英雄叶夢日以儲祥應澄河而啟運迨事數帝歷試諸艱武略文經乃由天縱忠規孝節固自生知猥以眇躬奄有北土暨明宗之享國也與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孫順承患難相濟丹書未泯白日難欺顧予纂承匪敢失墜爾惟近戚實係本枝所以予視爾若子爾待予猶父也朕昨以獨夫從珂本非公族竊據寶圖棄義忘恩逆天暴物誅翦骨肉離間忠良聽任矯諛威虐黎獻華夷震悚內外崩離知爾無辜爲彼致害敢徵衆旅來逼嚴城雖併吞之志甚堅而幽顯之情何負達于聞聽深激憤驚乃命興師爲爾除患親提萬旅遠殄羣兇但赴急難罔辭艱險果見神祇助順卿士協謀旌一麾而棄甲平山鼓三作而殭屍徧野雖以遂予本志快彼羣心將期稅駕金河班師玉塞剋今中原無主四海未寧茫茫生民若墜塗炭況萬幾不可以暫廢大寶不可以久虛拯溺救焚當在此日爾有庇民之德格于上下爾有戡難之勳光于區宇爾有無私之行通乎神明爾有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

爾躬是用命爾當踐皇極仍以爾自茲并土首建義旗宜以國號曰晉朕永與爲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於戲補百王之闕禮行茲盛典成千載之大義遂我初心爾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執厥中亦惟無疆之休其誠之哉禮畢帝鼓吹導從而歸始梁開國之歲即前唐天祐四年也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鄉人伐樹樹倒自分兩片內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祖令藏于武庫然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于旁則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則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又易云晉者進也國號大晉皆符契焉又帝即位之前一年年在乙未鄴西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柵之有橋橋下大鼠與蛇鬬鬬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行人觀者數百識者志之後唐末帝果滅于中又末帝眞定常山人也有先人舊廬其側有古佛剎剎有石像忽搖動不已人皆異之及重圍晉陽帝遣心腹何福輕騎求援北蕃蕃主自將諸部赴之不以繒帛不以珠金若響應聲謂福曰吾已兆于夢皆上帝命我非我意也時援兵未至僞將張敬達引軍逼城設柵柵將成必有大風暴雨柵無以立後築長城城就又爲水潦所壞城終不

（能合晉陽有北宮宮城之上有祠曰毗沙門天王帝曾焚修黙而禱之經數日城西北闉正受敵處軍候報稱夜來有一人長丈餘介金執殳行于城上久方不見帝心異之又牙城有僧坊曰崇福坊之廡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煙生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僧奔赴以爲人火所延及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召僧之臘高者問焉僧曰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煙觀此噴湧甚于當時兆可知矣自此日旁多有五色雲氣如蓮芝之狀帝召占者視之謂曰此驗應讖占者曰見處爲瑞更應何人又帝每詰且使慰撫守陴者率以爲常忽一夕已暝城上有號令之聲聲不絕者三帝使人問之將吏云從上傳來者皆知神助時城中復有數家井泉纍溢不止及蕃軍大至合勢破之末帝之衆似拉朽焉斯天運使然非人力也是日帝言于契丹主願以雁門已北及幽州之地爲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契丹主許之　北夢瑣言梁開平中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爲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爲應之中間石氏自并門受國稱晉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聞焉　稽

神錄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于壺口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木中朱書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寶者其司天少監徐鴻謂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闕文乎吾以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即申字也後王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己亥大赦改元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五代史天福元年十一月己亥帝御北京崇元殿降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天下十一月九日昧爽已前應在京及諸州諸色罪犯及曾授僞命職掌官吏并見禁囚徒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應明宗朝所行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其在京鹽貨元是官場出糶自今後並不禁斷一任人戶取便糶易仍下太原府更不得開場糶貨其麴每斤與減價錢三十文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守尚書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以節度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守尚書禮

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以觀察判官薛融爲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太原縣令羅周岳爲左諫議大夫節度推官竇貞固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太原少尹李玘爲尚書工部侍郎）閏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戌趙德鈞及其子延壽叛于唐來降契丹鏁之以歸己卯次河陽節度使萇從簡叛于唐來降（原注是日廢帝猶在　五代史劉在明幽州人少有膽氣本州節度使劉守光用爲親信出爲平塞軍使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收爲列校明宗時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應順初爲貝州刺史明年移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泰末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團柏谷路由易州取在明軍從及德鈞

兵敗在明奔歸懷州唐末帝令與萇從簡同守河陽晉祖至乃迎之京都事定出爲單州刺史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在明從李守貞攻之大破淮賊以功授安州防禦使明年移絳州楊光遠據青州叛召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齊州防禦使青州平遷相州留後歷邢州晉州留後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時契丹守中山在明出師經略契丹乃棄城而去遂授鎭州留後乾祐元年五月正授鎭州節度使六月以疾卒于鎭贈侍中）辛巳至自太原盧文紀姚顗罷甲申大赦殺張延朗劉延朗赦房暠（五代史閏十一月甲子晉安寨副招討使楊光遠等殺上將張敬達以諸軍來降丙寅制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河東軍府戶部侍郎知制誥趙瑩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以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事禮部侍郎知制誥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知樞密院事並賜推忠興運致理功臣甲戌車駕至昭義受趙德鈞延壽降是日契丹主舉酒言于帝曰予遠來赴義大事已成皇帝須赴京都今令大詳袞勒兵相送至河梁要過河者任意多少予亦且在此州俟京

（洛平定便當北轅執手相泣久不能別脫白貂裘以衣帝贈細馬二十匹戰馬一千二百匹仍誡曰子子孫孫各無相忘己卯至河陽北節度使萇從簡來降舟楫已具庚辰望見洛陽煙火相次有將校飛狀請進辛巳唐末帝聚其族與親將宋審虔等登元武樓縱火自焚而死至晚車駕入洛唐兵解甲待罪皆慰而舍之帝止潛龍舊第百官稍稍見焉詔御史府促朝官入見詔文武兩班臣僚應事偽庭者並釋罪是日百辟謝恩于宮門之外甲申車駕入內御文明殿受朝賀用唐禮樂制大赦天下應中外諸色職掌官吏內曾有受偽命者一切不問偽庭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等並姧邪害物貪猥弄權罪既滿盈理難容貸除此三人已行勑命指揮外其有宰臣馬允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府節度使韓昭允等四人並令釋放少帝宜令中書門下追尊定諡擇日禮葬妃孔氏宜行追冊祔葬應天下節度使刺史下賓席郡職及將校等委中書門下各與改轉官資其北京管內鹽鐺戶合納逐年鹽利昨者偽命指揮每斗須令人戶折納向來一斗五升極知百姓艱苦自今後宜令人戶以元納食鹽石斗數目每斗依時價計定錢數取人戶使穩折納斛斗其洛京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斤特與減價錢十文應諸道商稅仰逐處將省司合收稅條例牓于本院前牓內該設名目者即得收稅）十二月乙酉如河陽追降王從珂爲庶人（原注王從珂從晉人本語）丁亥司空馮道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其刺史鄭阮（五代史鄭阮洺州人也少爲本郡牙將唐莊宗略地山東以阮首歸義旋繼遷軍職阮有子自幼事明宗中門使安重誨重誨以其桀黠愛之及明宗即位擢阮至鳳翔節度副使會末帝鎮其地阮循抑之末帝嗣位以阮爲趙州刺史而阮性貪濁民間細務皆密察而糺之令納賂以贖罪有屬邑令因科醵拒命密以束素募人陰求其過後竟停其職人甚非之又嘗以郡符取部內凶肆中人隸其籍者遣于青州界喪至洛郡人憚其遠願輸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即受直放還識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爲政愈弊高祖建義入洛阮自郡來朝旋爲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孑遺）辛卯御札求直言癸巳鎮州牙

內都虞候祕瓊逐其節度副使李彥珂同州裨將門鐸殺其將楊漢賓庚子天平軍節度使王建立殺其副使李彥贇旱（五代史十二月乙酉朔幸河陽餞送大詳袞蕃部兵士歸國詔降末帝爲庶人丁亥制以司空馮道守本官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以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爲滑州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萇從簡爲許州節度使以澤州刺史劉凝爲華州節度使以皇子重乂爲河南尹庚寅以滑州節度判官石光贊爲宗正卿辛卯以舊相姚顗爲刑部尚書時自秋不雨經冬無雪命羣官徧加祈禱癸巳以邠州節度使張希崇爲靈武節度使邠州節度使皇甫遇爲定州節度使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閤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鎮州衙內都虞候祕瓊作亂逐副使李彥琦殺都指揮使胡章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燒坊州城丙申帝爲明宗皇后曹氏薨舉哀于長春殿輟朝三日詔封故東丹王李贊華爲燕王遣前單州刺史李肅部署歸葬本國以右拾遺吳淑爲左補闕充樞密院學士己亥以汴州節度使李周充西京留守以前河中節度使李從璋爲鄧州節度使磁州奏草寇攻城三日而退庚子帝爲皇弟故彰聖指揮使敬殷沂州指揮使敬德檢校太子賓客敬友舉哀于長春殿以舊相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周環爲大將軍充三司使以左贊善大夫馬重績爲司天監青州奏節度使房知溫卒詔鄆州王建立以所部牙兵往青州安撫中書門下奏請以來年二月二十八日帝慶誕日爲天和節從之冊府元龜天福元年十二月宰臣馮道等奏曰臣聞惟睿作聖千年乃契于貞期大德曰生萬國咸思于令節將詮懿號仰慶休辰傾心未出于常名近意有虔于嘉會伏惟皇帝陛下應天順人握圖御寓拯寰瀛于否極俾動植以泰來允符鳴社之祥方顯繞樞之瑞而況斗柄正卯律吹仲春當帝王出震之方是天地同和之月斯辰誕聖衆靈咸歸顧前代而罕同在舊章而宜舉垂諸不朽節編既溢于徽猷必也正名稱謂須符于景貺伏願以來年二月二十八日爲天和節庶大觴稱萬壽稍申將順之心節即四時采洽好生之德從之　五代春秋丙申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閏月庚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雁門以北地賂契丹十二月乙酉帝幸河陽餞契丹大相溫）

二年春正月癸亥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叛降于吳丁卯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瓊戊寅兵部侍郎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封唐宗室子爲公及隋酅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原注唐宗室子失其名書之以見二王後三恪猶存不必著其人也　五代史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文明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乙卯日有食之是夜有赤白氣相間如耕墾竹林之狀自亥至丑生北濁過中天明滅不定偏二十八宿徹曙方散丁巳故皇弟敬德敬殷並贈太傅皇子重裔重進重英並贈太保右神武統軍康思立卒輟視朝贈太子少師是日詔曰唐莊宗陵名與國諱同宜改爲伊陵應京畿及諸州縣舊有唐朝諸帝陵并眞源等縣並不爲次赤却以畿甸緊望爲定其逐處縣令不得以陵臺結衛考滿日依出選門官例指揮隔任後準格例施行其宋州亳州節度使刺史落太清宮使副名額庚申以前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松爲左諫議大夫水部郎中王易簡本官知制誥定州奏契丹改幽州爲南京中書奏請立宗廟從之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和凝爲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詔內外文武臣僚並與加恩皇基初造示普恩也太子少保致仕華溫琪卒贈太子太保是日詔應朝臣中有精才特除一任者秩滿無遺闕將來擬官之時特達選任同在朝外任升進其就便自求外職及不是在外一任者不在此限安州上言節度使盧文進殺行軍副使卒部下親兵過淮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兼侍中王建立爲平盧軍節度使以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馮道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天雄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改封秦國公加食邑實封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曮加食邑實封乙丑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呂琦爲檢校工部尚書祕書監丙寅改中興殿爲天福殿門名從之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前昭義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高行周起復右金吾衛大將軍依前昭義軍節度使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溫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並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崧爲兵部侍郎判戶部以左諫議大夫王松判度支魏府范延光奏當管夏津鎮捕賊兵士謀殺劫新州防禦使祕瓊初延光將萌異志使人潛結于瓊諾之及是以瓊背其謀密使精騎殺之由是延光反狀明矣以工部侍郎李玘檢校右僕射爲汾州刺史以前彰國軍節度使尹暉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是日詔曰西天中印土摩竭陁舍衛國大菩提寺三藏阿闍梨沙門室利縛囉宜賜號宏梵大師庚午涇州節度使李德珫徐州節度使安彥威泰州節度使康福延州節度使劉景巖襄州節度使安從進夏州節度使李彝殷並加食邑實封壬申正衙備禮冊贈故皇弟皇子等丙子故契丹人皇王歸葬輟視朝一日改汴州雍邱縣爲杞縣避廟諱也戊寅以兵部侍郎判戶部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以權知樞密使事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桑維翰爲樞密使是日詔曰應天開國恭已臨人宜覃繼絕之恩以廣延洪之道宜于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世襲兼隋之酅公爲二王後以後周介公備三恪主其祭祀及赴大朝會以前鎮國軍節度使皇甫立爲神武統軍以前宗正卿李郁爲太子賓客庚辰以吏部侍郎龍敏判戶部　五代會要晉天福二年正月勅今後應朝臣中有藉才特除外任者秩滿無遺闕將來擬官之時在外一任同在朝一任其陳乞外職及不是特勅不在此限　又正月勅周以杞宋封夏殷之後爲二王後兼封舜之後爲三恪唐以周隋之後封公爲二王後又封魏之後爲三恪宜于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世襲兼隋之酅國公爲二王後以周後介國公備三恪其主祀及赴大朝會委所司具典禮申奏其唐朝宗屬中舊在朝及諸道爲官者各據資歷考限滿日從品秩序遷已有出身任令參選　冊府元龜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壬戌中書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者夫以受命握圖既啟無疆之祚宗文祖武宜遵有國之規伏惟皇帝陛下歷數在躬艱難創業撫黔黎之塗炭廓宇宙之氛霾寰區既定于一戎基構方開于萬祀恭惟宗廟須切追崇將示肅恭豈宜稽緩臣等商量望令所司速具制度典禮以聞尊祖敬先既光于列后徽章茂典永顯于洪猷從之）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五代史二月丙戌以尚食使安友規充葬明宗皇后監護使以河陽節度使安審暉爲鄜州節度使癸巳詔停北京西北面計度司事吳越國王錢元瓘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名號已

亥詔應諸道行軍副使等得替後且就私家取便安止限一年後方得赴闕當便與比擬王寅詔應諸道馬步都虞候自今後朝廷更不差補委自藩方于本州衙前大將中慎選久歷事任曉會刑獄者充以三年限仍不得于元隨職員內差補以左散騎常侍孔昭序為太子賓客尚書左僕射劉昫左僕射盧質並加食邑實封甲辰以滄州留後馬全節為橫海軍節度使以太子賓客韓惲為貝州刺史左羽林統軍羅周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丙午以皇子左驍衛上將軍重信為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使以權知河陽軍州事周瓌為安州節度使詔中外臣僚或因差使出入並不得薦屬人于藩鎮希求事任如有犯者並準唐長興二年勑條處分戊申中書舍人陳乂改左散騎常侍應在朝文武百僚及見任刺史先代未封贈者與加封贈母妻未敘封者並與敘封辛亥天和節帝御長春殿召左右街僧錄威儀殿內譚經循舊式也　五代會要晉天福二年二月勑前任諸道行軍副使等今後替罷一年後方得赴闕其先替在京者宜令中書門下據見有闕員除授仍勑諸道知　又晉天福二年二月勑今後中外臣僚或因差使出入不得薦屬人于藩鎮希求事任如有犯者准長興二年勑條處分其月勑諸道馬步都虞候今後朝廷更不差補委逐州府于衙前大將中選久歷事任曉會刑獄者充仍以三年為限不得於元隨職員中差補其今日已前見在任者如無罪犯宜令終其月限候將來得替仰本道於衙前收管不得赴闕　冊府元龜二年二月辛亥天和節帝御長春殿召左右街僧錄威儀入內談經

三月庚辰如汴州

五代史三月甲寅制北京留守太原尹皇子重貴封食邑三百戶刑部侍郎張鵬改兵部侍郎己未御史臺奏唐朝定令式南衙常參文武百僚每日朝退于廊下賜食謂之常食自唐末亂離常食漸廢仍于入閤起居日賜食每入閤禮畢閤門宣放仗羣官俱拜謂之謝食至僞主清泰年中入閤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百官立班重謝此則交失唐朝賜食之意於禮實為太煩臣恐因循漸失根本起今後入閤賜食望不差中使口宣準唐明宗朝事例處分從之中書奏準勑故庶人三月七日以王禮葬其妻男等並以禮葬請輟其日朝參一日從之以宣徽南院使楊彥詢為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充宣徽使兗州李從溫奏節度副使王謙搆軍士作亂尋已處置丙寅詔王者省方設教靡憚于勤勞養士撫民

必從其宜便顧惟涼德肇啟丕圖常務去于煩苛冀漸臻于富庶念京城俶擾之後屬舟船焚爇之餘饋運頓虧支費除闕將別謀于飛輓慮轉因于生靈以此疚心未常安席今以夷門重地梁苑雄藩水陸交通舟車畢集爰資經度須議按巡宜免暫勞所期克濟今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云以前貝州刺史史圭為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副使前澤州刺史閻至為戶部侍郎詔車駕經過州府管界所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廟名臣祠墓去路十里者宜令本州排比祗候駕經過日以酒脯祭告左僕射劉昫等議立宗廟以立高祖已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伏候聖裁御史中丞張昭遠議請依隋唐之制立四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詔下百官定議百官請依唐制追尊四廟為定從之甲戌以右龍武統軍楊思權為左衛上將軍乙亥前鄜州節度使張萬進加檢校太傅前宋州節度使李從敏加檢校太尉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薛融為左諫議大夫以兵部郎中段希堯為右諫議大夫戊寅以戶部尚書王權為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崔居儉為戶部尚書兵部尚書李鏻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裴皞為工部尚書東上閤門使李守貞為右龍武將軍充職庚辰車駕離京　五代會要晉天福二年三月御史臺奏唐朝令式南衙常參官文武百官每日退朝于廊下賜食自唐末亂離常食漸廢仍於入閤起居日賜食每入閤禮畢閤門宣放仗羣臣俱拜謂之謝食至清泰年中入閤禮畢更差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百官並立班重謝交失本根今後入閤賜食望不差中使口宣從之其年四月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月朔望入閤禮畢賜廊下食在京時祗于朝堂幕次兩廊下今在行朝于正衙門外權為幕次房廊狹隘伏恐五月一日朝會禮畢准例賜食于幕次難為排比伏見唐明宗時兩省官于文明殿前廊下賜食今未審入閤日權于正衙門內兩廊下排比賜食為復別有處分勑宜依明宗時舊規廊下賜食

夏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賦趙瑩使于契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契丹使宮苑使李可興來

五代史四月癸未朔至鄭州防禦使白景友進牲餼器皿帝曰不出民力否景友曰臣畏陛下法皆辦于己俸命收之甲申駕入汴州丁亥制應天福二年四月五日昧爽已前諸道州府見禁囚徒大辟已下罪無輕重並

釋放天福元年已前諸道州府應係殘欠租稅並特除免諸道係徵諸色人欠負省司錢物宜令自爲清泰元年終已前所欠者據所通納到物業外並與除放昨者行至鄭州滎陽縣界路旁見有蟲食及旱損桑麥處委所司差人檢覆量與蠲免租稅河陽管內酒戶百姓應欠天福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前不數年額麯錢並放其諸處應經兵火者亦與指揮當罪卽誅式明常典既往可憫宜示深仁僞清泰中臣僚內有從誅戮者並許收葬天下百姓有年八十已上者與免一子差徭仍逐處簡署上佐官梁故滑州節度使王彥章効命當時致身所事稟千年之正氣流百代之令名宜令超陞太師子孫量才叙錄應諸道州府管界有自僞命抽點鄉兵之時多是結集劫盜因此畏懼刑章藏隱山谷宜令逐處曉諭招攜各令復業自今年四月五日已前爲非者一切不問如兩月不歸業者復罪如初丁酉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使楊光遠加兼侍中己亥陝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劉知遠加檢校太保庚子北京鄴都徐兗二州並奏旱詔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將封親王公主宜令並降制命係從令式處分　五代會要晉天福二年四月中書奏進翰林志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制書並使白麻書不使印雙日起草候閤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隻日百僚立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閤門出若拜免宰相卽便付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示若機務急速亦使雙日甚速者雖休暇亦追班宣示勅據翰林志言立后不言立妃言儲君不言親王公主兼三師位在三公之上又並不載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師三公宰相命將封親王公主並降制命餘從令式）

五月壬戌御札求直言丁丑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璟諡曰孝安廟號靖祖祖妣秦氏諡曰孝安元曾祖郴諡曰孝簡廟號肅祖祖妣安氏諡曰孝簡恭祖昱諡曰孝平廟號睿祖祖妣米氏諡曰孝平獻考紹雍諡曰孝元廟號獻祖妣何氏諡曰孝元懿（五代史夏五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詔洛京魏府管內所徵今年夏苗稅物等宜放五分之一以微旱故也丙辰御史

中丞張昭遠奏汴州在梁室朱氏稱制之年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平定河南復廢爲宣武軍至明宗行幸之時掌事者因緣修葺衙城遂挂梁室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臣觀衙城內齋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臣竊尋秦漢已來寰海之內鑾輿所至多立宮名近代隋室于揚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朝于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以類皇居請準故事于汴州衙城門權挂一宮門牌額則餘齋閣並可取便爲名勅行關宜以大寧宮爲名湖南青草廟舊封安流侯進封廣利公洞庭廟進封靈濟公磊石廟舊封昭靈侯進封威顯公黃陵二妃廟舊封懿節廟改封昭烈廟從馬希範之請也戊午以前成德軍節度判官張彭爲太府卿壬戌詔在朝文武臣僚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仍須實封通進務裨闕政用副虛懷甲子以虞部郎中知制誥于嶠爲中書舍人以戶部郎中于遜爲虞部郎中知制誥故太子少保致仕朱漢賓贍司空乙丑六宅使王繼宏送義州衙前收管前洛州團練使高信送復州收管二人于崇禮門內喧爭爲臺司所劾故也戊辰翰林學士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竇貞固改工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都官郎中知制誥李慎儀改中書舍人仍賜金紫並依舊充職庚午制封皇第二十一女爲長安公主封皇第十一妹烏氏爲壽安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史氏爲永壽長公主皇第十三妹杜氏爲樂平長公主壬申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興唐尹范延光進封臨清王加食邑三千戶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從曮進封岐王丙子平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建立進封臨淄王昭信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景延廣改寧江軍節度使典軍如故太常卿梁文矩奏定四廟諡號廟號陵號太常少卿裴坦奏定四廟皇后追尊諡號從之戊寅以中書舍人權知貢舉王延爲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崔梲爲兵部侍郎充承旨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程遜爲檢校禮部尚書太常卿以檢校禮部尚書太常卿梁文矩爲吏部尚書以御史中丞張昭遠爲戶部侍郎以吏部尚書盧文紀爲太子少傅己卯詔大社內先收掌唐朝罪人首級等宜令骨肉或先舊寮屬收葬其喪葬儀注不得過制　五代會要晉天福二年五月勑宜令在朝文武臣寮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仍須實封通進　又

一第10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illegible]

晉天福二年五月勅青草湖廟安流侯改封廣利公洞庭湖廟改封靈濟公磊石廟昭靈侯改封廣利威顯公黃陵二妃懿節廟改封昭烈廟從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奏也　又二年五月封魏博節度使范延光爲臨清王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爲臨淄王封鳳翔節度使李從曮爲岐王　又晉靖祖孝安皇帝諱景衛大夫礌之後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安皇帝廟號靖祖葬義陵肅祖孝簡皇帝諱郴孝安皇帝長子母曰元皇后秦氏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簡皇帝廟號肅祖葬惠陵睿祖孝平皇帝諱昱孝簡皇帝長子母曰恭皇后安氏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平皇帝廟號睿祖葬康陵憲祖孝元皇帝諱紹雍孝平皇帝長子母曰獻皇后米氏天福二年五月追尊孝元皇帝廟號憲祖葬昌陵在北京晉陽縣冊府元龜五月太常卿梁文矩奏奉勅旨定四廟謚號　廟號陵號者伏以四代祖朔州使君府君自天所祐應時而生肇啓靈源始基鴻業謹案謚法寬容平和曰安臨事屢斷撫俗多方有明達之能無屈撓之事豈不謂之寬容平和乎又靖者柔德教衆之義也又義者行義不失者也請備神主追尊謚曰孝安皇帝廟號靖祖陵號義陵三代祖右省常侍府君動靜有常夙夜匪懈憂人

若已視民如傷謹案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富且不驕貴而好禮有典有則無怠無荒豈不謂一德不懈乎又肅者剛德克就之義惠者寬裕不苛者也請備神主追尊謚曰孝簡皇帝廟號肅祖陵曰惠陵皇祖振武僕射府君淳德不雜素風自高得安邊靜塞之機有阜俗濟民之術謹按謚法執事有制曰平積善積德允武允文動不爲身行惟濟物豈不謂執事有制乎又翼者思睿深遠之義又康者安樂撫民者也請備神主追尊謚曰孝平皇帝廟號翼祖陵號康陵皇考洛州太傅府君天資睿德神贊沈機臨戎則有敵必摧撫郵則無民不悅謹案謚法主善行德曰元盡善盡美乃神乃聖功煥龍圖慶流鳳扆豈不謂主善行德乎又憲者博聞多能之義昭者明德有功者也請備神主追尊謚曰孝元皇帝廟號憲祖陵號昭陵勅所定興祖宜改爲府祖昭陵改爲昌陵餘並依又太常少卿裴坦奏奉勅定四廟皇后追尊謚議者伏惟四代祖妣秦氏積行芝蘭合貞閨壼徽猷令聞厥彰內則之賢懿靜柔明綽有禮閑之節訪非餘慶何啟昌期謹案謚法宣慈惠和曰元請追尊謚曰孝安元皇后伏惟三代祖妣安定太君安氏門稱盛族代謂良家修德行而義冠稽天蘿柔明而風昭齊禮

若非淑惠寧協休徵謹案謚法貴賢尙義曰恭請追尊謚曰孝簡恭皇后伏惟皇祖妣高平縣太君米氏令惠生知賢才天稟四德早聞於親戚一齊仍著于閨庭淑問常彰貞柔自固謹案謚法嚮惠德義曰獻請追尊謚曰孝平獻皇后皇妣南陽郡太夫人何氏族惟華貴德乃寬沖禮諧義聽之文詩協和鳴之詠履大跡而鍾慶祠神龍而克祥固有靈符求宏景祚謹按謚法溫柔聖善曰懿請追尊謚曰孝元懿皇后勅敬依典禮

六月癸未契丹使夷離畢來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丁酉傳箭于義成軍節度使符彥饒丁未楊光遠爲魏府四面行營都部署東都巡檢張從賓反（五代史張從賓未詳何許人也始事唐莊宗爲小校從戰有功唐天成中自捧聖指揮使領澄州刺史遷左右羽林都校從藥彥稠討楊彥溫于河中平之長興中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從賓素便佞每進言明宗多納之有供奉官丁延徽者性貪狡時奉詔監廩以犯贓下獄權貴多爲救解明宗怒不許從賓因奏他事言及延

徽明宗曰非但爾言蘇秦說予亦不得也延徽竟就戮長興末從賓出鎮靈武加檢校太傅高祖即位受代入覲會駕東幸留從賓警巡洛下一日逢留司御史于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于水中從賓給奏其酒醉其兒傲如此及范延光據鄴城叛詔從賓爲副部署使從楊光遠同討延光會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時在洛陽乃起兵以應之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內庫金帛以給部伍因東據氾水關且欲觀望軍勢高祖命杜重威侯益分兵討之從賓大敗乘馬入河溺水而死焉　又張延播者汶陽人也始爲郡之牙將唐同光初明宗下其城因收隸左右天成中累授檢校司空兩河發運營田使柳州刺史長興元年出牧蔡州加檢校司徒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充客省使伐蜀之役命爲馬軍都監三年遷鳳州防禦使西面水陸轉運使高祖即位除東都副留守車駕幸汴遣兼洛京巡檢使張從賓作亂令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敗伏誅）留守判官李遐死之（五代史李遐兗州人也少爲儒有節操歷數鎮從事及升朝累遷尙書庫部員外郎高祖即位以皇子重乂保釐洛邑知遐強幹有守除爲西京留守判官使之佐理復重其

廉勤兼委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作亂使人韓取絹帛以賞羣逆退曰不奉詔書安敢承命遂爲其下所害高祖聞而歎惜賻贈加等仍贈右諫議大夫其母馮氏封京兆郡太君仍給退所食月俸終母餘年其子侯服闕與官後又遣兗州節度使李從溫就其舊業賜牲幣綿帛等物以旌其忠也）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杜重威討之從賓寇河陽殺皇子重乂冠河南殺皇子重信（五代史六月壬午朔制宗正卿石光贊奏榮陽道左有萬石君石奮之廟德行懿美宜示封崇用光遠祖之徽猷盍茂我朝之盛典贈奮太傅癸未契丹使伊勒希巴來聘致馬二百匹及人參貂鼠皮走馬木椀等物乙酉翰林學士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王仁裕改都官郎中右贊善大夫盧損改右散騎常侍前有朝貶故也以祕書少監致仕劉頎爲鴻臚卿致仕前光祿少卿尹玉羽以少府監致仕丙戌宰臣李崧上表讓樞密使于趙瑩以瑩佐命之元臣也詔不允以前義成軍節度使李彥舜爲左武衛大將軍以左散騎常侍唐汭爲檢校禮部尚書國子祭酒以前左龍武統軍李承約爲左驍衛上將軍戊子

宰臣趙瑩自契丹使回癸巳東都奏瀍澗河溢壞金沙灘內舍屋幽州趙思溫奏瀛鄚兩州元係當道其刺史常行周白彥球乞發遣至臣本府詔遣行周等赴闕甲午六宅使張言自魏府迴奏范延光叛命滑州符彥饒飛奏有兵士自北來傳范延光到黎陽乞發兵屯禦宣遣客省使李守貞往延光所問罪尋命護聖都指揮使白奉進領騎士一千五百赴白馬渡巡檢乙未魏府范延光男閑廄使守圖送御史臺攝荊南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太保歸州刺史王保義加檢校太傅知武泰軍節度觀察留後充荊南行軍司馬兼沿淮巡檢使襄州奏江水漲一丈二尺丁酉遣內班史進能押信箭一對往滑州賜符彥饒以前磁州刺史劉審交爲魏府計度使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充魏府西南面都部署遣侍衛使楊光遠領步騎一萬赴滑州以東都副留守張延播充洛京都巡檢使白奉進奏捉得賊卒張柔稱范延光差澶州刺史馮暉充一行都部署元從都押衙孫銳充一行兵馬都監帝覽奏謂侍臣曰朕雖寡德寡謀自謂不居延光之下而馮暉孫銳過于兒戲朝夕就擒安能抗拒大軍爲我之患乎天平軍節度使安審琦起復舊任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改端明殿學士乙巳范延光差牙將王知新齎本到闕不令朝見收付武德司丁未詔侍衛使楊光遠充魏府四面部署以張從賓充副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充魏府西面都部署是日張從賓亦叛與范延光協謀害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皇子東都留守重乂己酉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領步騎五千往屯汜水關備從賓之亂也　冊府元龜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壬午朔宗正卿石光贊奏昔周武王克有天下過商容之閭必式見比干之墓即封蓋褒賞賢良尊崇忠義伏惟皇帝陛下顯膺天命開創洪圖解網行仁救時順動樂業不知于帝力悅隨但聽于山呼盛德難名太平可待臣伏見滎陽道左石君廟本前大中大夫石奮之廟奮有子四人各二千石祿漢高祖曰人臣尊寵畢集其門故號萬石君德行懿純備列前書唐大中十三年鄭州司馬石貫稱奮孫刊石廟庭備紀其事伏遇皇帝行幸浚郊經過滎水展義已聞于岐路軍恩宜布于幽明其萬石君廟伏乞俯宏霈澤特賜崇封俾光遠祖之徽猷盍茂我朝之盛典有旨待續施行石光贊爲太子賓客光贊少爲儒飽于遊宦後唐時歷諸藩從事晉高祖即位自滑州節度判官擢爲宗正卿少時嘗有占者云子晚

歲當因姓氏爲美官果如其言晉氏本出回鶻來自金山府明矣如後魏後周奄有天下非以生于中土則爲貴焉始見太常禮官定石慶爲始祖又光贊嘗以史傳苗裔纂成玉牒編次以獻高祖其間有晉魏以前官至拾遺補闕者聞者知其寡學　五代史纂誤今案晉家人傳云重信天福二年二月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又云重乂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又劉昫傳亦云從賓殺重乂于洛以此三傳而考于紀則正相違舛疑紀之誤也（按薛史晉高祖本紀張從賓殺害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皇子東都留守重乂與列傳同）秋七月從賓陷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暉叛奔于吳不克伏誅右監門衛大將軍婁繼英叛降于張從賓義成軍亂殺戍將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甲寅戍將奉國指揮使馬萬執符彥饒（五代史馬萬澶州人也少從軍善水游唐莊宗與梁軍對壘于河上

（莊宗于德勝渡夾河立南北寨會梁軍急攻南寨于中流聯戰艦以絶援路晝夜攻城者三日寨將氏延賞告急于莊宗莊宗隔河望敵無如之何乃召人能水游破艦者時萬兄弟皆應募遂潛行入南寨往來者三又助燒船艦汴軍遂退由此升爲水軍小校漸典禁軍遥領刺史累遷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晉天福二年夏范延光叛于鄴牙將孫銳率兵至黎陽朝廷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領兵渡滑州萬亦預其行時滑州節度使符彥饒潛通鄴下殺白奉進于牙署萬以本軍兵士將助亂會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亦領兵至諭以逆順萬不得已與順密急趨公府執彥饒生送闕下朝廷卽以萬爲滑州節度使而盧順密酬之甚淺居無何晉高祖稍知其事卽以順密爲涇州兵馬留後漸薄于萬萬鎭鄧州未幾罷鎭授上將軍以目疾致仕乾祐三年四月卒輟視朝一日）歸于京師命殺之于赤岡（原注彥饒雖有縱軍之罪被誣以反而見殺故不書誅曰命殺嫌萬擅殺五代史方太字伯宗青州千乘人也少隸本軍爲小校嘗戍登州刼海客事洩刺史淳于晏匿之遇赦免事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光遠領兵赴晉陽本州軍亂太與馬

萬盧順密等擒之使太縛送至闕尋從杜重威破張從賓于汜水以功除趙州刺史從楊光遠平范延光于鄴移刺萊州遷安州防禦使從少帝幸澶州與契丹戰于戚城中數創改鳳州防禦使行至中途還河陽留後移邢州留後契丹犯闕僞命遥領洋州節度使充洛京巡檢與前洺州團練使李瓊俱至鄭州其屯駐兵士迫請太在城巡檢以備外盜號爲鄭王時有嵩山賊帥張遇領衆萬餘于僧衆得梁朝故嗣密王朱乙遂推爲天子取嵩山神冠冕之服以衣之張遇以其衆攻鄭州太與李瓊擊之賊衆奔走瓊中流矢而死太乃括率郡中財物以賞軍士因誘之欲同西去其衆不從太乃潛奔于洛陽及劉晞南走許州太殺晞牙校李暉入河南府行留守事既而嵩山賊帥張遇殺嗣密王傳首于太懸于洛市又有伊闕賊帥自稱天子領衆萬餘將入洛城集郊壇之上太率兵數百人逆擊破之賊衆遂潰河陽武行德遣使召太詐言欲推之爲帥尋爲行德所害又盧順密汶陽人也初事梁將戴思遠爲步校思遠爲鄆州節度使領步兵屯德勝渡留順密守其城順密覩北京日盛遂遁歸莊宗且言鄆城方虛可以襲而取之莊宗信之尋遣明宗率衆趨鄆果拔之由順密之始謀也

（莊宗尋以順密列于帳下累遷爲軍校明宗卽位歷數郡刺史順密性篤厚臨諸軍撫百姓皆有仁愛之譽及高祖車駕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大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時騎將白奉進屯于滑州尋爲滑帥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刃噉噑于外時馬萬爲步軍都校不爲遏之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軍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族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于樓上使裨將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卽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爲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由順密尋以順密爲涇州留後至鎭未幾而卒高祖甚悼之贈驍衛上將軍）乙卯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辛酉杜重威克汜水關（原注張從賓投河死故不書伏誅）壬申楊光遠克博州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瓌（五代史周瓌晉陽人也少端厚善書計自高祖時歷鎭藩翰用爲腹心累

職至牙門都校凡祭廩出納咸以委瓌經十餘年未嘗以微累見譴高祖甚重之及卽位命權判三司事未幾辭曰臣才輕任重懼終不濟苟以避事冒寵獲罪願陛下哀其疲駑優以散秩臣之幸也高祖可之尋命權總河陽三城事數月改授安州節度使臨民有惠御軍甚嚴一境安之先是威和指揮使王暉領部下兵屯于安陸瓌至鎭待之甚厚俄聞范延光叛于魏博張延賓寇于汜水暉以瓌高祖之元臣也幸國朝方危遂害瓌于理所自總州事以爲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而逝斯其計也既而襄陽安從進遣行軍司馬張朏會復州兵于要路以徼之李金全承詔繼至暉遂掠城中財帛士女欲奔江南尋爲其下所殺金全至盡誅其黨高祖聞瓌遇害歎惜久之詔贈太傅）右衛上將軍李金全討之（原注金全未至而暉走見殺故不書暉反不書克安州不書暉誅　五代史七月辛亥兩浙錢元瓘奏弟吳越主容馬步諸軍都指揮使靜海軍節度使元球非時入府欲謀爲亂腰下搜得匕首已誅戮訖詔削元球在身官爵甲寅奉國都指揮使馬萬奏滑州節度使符彥饒作亂屠害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白奉進尋以所部兵擒到彥饒差立功都虞候方

（太押送赴闕尋賜死于路是日削奪范延光在身官爵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充西面行營諸軍都部署以護聖左右廂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昭義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充西面行營副部署以奉國都指揮使侯益爲河陽節度使以右神武統軍王周充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以滑州節度使馬萬爲魏府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左僕射劉昫充東都留守兼判河南府事杜重威等奏收下汜水關破賊千人張從賓及其殘衆奔投入河兼收到護聖指揮使曹再晟一百人騎稍背賊投來並送赴闕升貝州爲防禦使領皇子故東都留守重乂贈太傅皇子故河陽節度使重信贈太尉勅册助張從賓逆人張延播張繼祚等十人宜令收捕親的骨肉並處斬丁卯以唐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五代孫艤爲耀州司戶參軍示勸忠之義也壬申帝御崇元殿備禮册四廟親授寶册于使攝太尉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使副攝司徒守工部尚書裴皞赴洛京行禮甲戌以宰臣趙瑩判戶部以吏部侍郎判戶部龍敏爲東都副留守詔洛京留司百官並赴闕安州軍亂指揮使王暉害節度使周瓌于理所遣右衛上將軍李金全領千騎赴安州　五代會要晉天福二年七月以唐忠武公李晟五代孫　艤爲將仕郎耀州司戶參軍冊府元龜七月壬申帝御崇元殿備禮命使册四廟于雒京以四代祖朔州府君爲孝安皇帝廟號靖祖以高祖妣秦氏爲孝安元皇后以曾祖右省常侍府君爲孝簡皇帝廟號肅祖以曾祖妣安定郡太君安氏爲孝簡恭皇后以太王父振武僕射府君爲孝平皇帝廟號睿祖以皇祖妣高平縣太君米氏爲孝平獻皇后以皇考雒州太傅府君爲孝元皇帝廟號獻祖皇妣南陽郡太夫人何氏爲孝元懿皇后）八月丙申靜難軍節度使安叔千進添都馬乙巳赦非死罪囚及張從賓符彥饒王暉餘黨（五代史八月辛巳以許州節度使萇從簡爲徐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劉知遠爲許州節度使以權北京留守徐州節度使安彥威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宰臣監修國史趙瑩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內廷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晃旒繫日編錄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當館旋要編脩日歷從之）

（丁亥以前宋州節度使李從敏爲陝州節度使戊子以尚書左丞鄭韜光爲戶部尚書致仕改元德殿爲廣政殿門名從之庚子華州渭河泛溢害稼宰臣馮道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左僕射劉昫加特進兼鹽鐵轉運等使故東京留守判官李遐可贈右諫議大夫其母田氏封京兆郡太君子孫量才敘錄仍加賻贈長給遐在身祿俸終母之世先是遐監左藏庫于洛陽會張從賓叛令強取錢帛遐拒而不與因而遇害故有是命乙巳詔天下見禁罪囚除十惡五逆放火劫舍持杖殺人合造毒藥官典犯贓欠負官錢其餘不問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並從釋放應自張從賓作亂已來有曾被張從賓及張延播脅從染污者及符彥饒下隨身將軍等兼安州王暉徒黨除已誅戮外並從釋放一切不問張繼祚在喪紀之中承逆豎之意顯從拔亂難貸刑章乃睠先臣實有遺德遽茲乏祀深所彰懷其一房家業準法雖已籍沒所有先臣并祖父母墳莊祠堂並可交付骨肉主張應自梁朝後唐已來前後奉使及北京沿邊管界擄掠往向北人口宜令官給錢物差使齎持往取收贖放歸本家云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故有是詔丙午詔天下刑獄繫囚染疾者宜差醫工治療官中量給藥價事輕者仍許家人看候合杖者俟損日決遣　五代會要八月勅唐衛國公李靖宜封靈顯王　按史傳鄭州東陂田後魏孝文皇帝賜僕射李從顯俗因謂僕射陂仍立祠廟年祀綿遠時俗誤傳爲李靖祠明宗征朱守殷經過制贈太保遣左散騎常侍蕭希祠就行册命仍立石記于廟因爲唐衛公李靖之祠暨今封王　蓋傳習之悞也）九月楊光遠進粟（五代史九月庚戌朔以前太府卿兼通事舍人陳瓚爲衛尉卿兼通事舍人壬子故安遠節度使周瓌贈太傅甲寅皇子北京留守知河東軍府事太原尹重貴加檢校太保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以右龍武統軍安崇阮爲右衛上將軍以前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張萬進爲右龍武軍統軍以右領軍衛上將軍權知安州軍州事李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魏府招討使揚光遠進攻城圖戊午以太子賓客孔昭序爲工部尚書致仕將作少監高鴻漸上言伏覩近年已來士庶之家死喪之苦當殯葬之日被諸色音聲伎藝人等作樂攢擾求覓錢物請行止絶從之庚申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馬希杲加階爵及功臣名號以前兵部侍郎揚凝式爲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賓客故右金吾衛

（上將軍羅周敬贈太傅乙丑鄧州節度使李從璋卒贈太師改興唐府爲廣晉府興唐縣爲廣晉縣癸酉以左諫議大夫判度支王松爲尚書工部侍郎甲戌貝衛兩州奏河溢害稼乙亥以將作監王延爲太子賓客）冬十月辛巳禁造甲兵（五代史十月壬午以宣徽南院使左監門衛上將軍楊彥詢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詔選人試判兩道以左司郎中張瑑爲右諫議大夫以刑部侍郎判鹽鐵轉運副使史圭爲吏部侍郎以曹州刺史宋光業爲宣徽北院使以左金吾衛大將軍高漢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以宣徽北院使左驍衛大將軍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丙戌遣使祀五嶽四瀆故天平軍節度使閻寶追封太原郡王故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贈太師故瀛州刺史李嗣顒贈太尉故相州刺史史建瑭故代州刺史王建及並贈太保故幽州節度使周德威追封燕王十一月庚戌賜光遠空名官告自司空至常侍凡四十道將士立功者得補之而後奏中書上言準唐貞元二十年九月五日勅文官充翰林學士及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並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事者並朝參訖各歸所務自累朝以來文武在內廷充職並判三司或帶職領及六軍判官等例不赴常朝元無正勅準近勅文武職事官未升朝者拔舊制並赴朔望朝參其翰林學士侍讀三館職事望準元勅處分其諸在內廷諸司使等每受正官之時來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大朝會不離禁廷位次三司職官免常朝唯赴大朝會其京師未升朝官員祗赴朔望朝參帶諸司職掌者不在此例文官除翰林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中書省知制誥外有兼官兼職者仍各發遣本司公事從之丙申太子賓客王延卒改潞京潛龍宅爲廣德宮北京潛龍宅爲興義宮戊午中書奏准雜令車駕巡幸所抵承者賜贈並同京官從之戊辰鎮海鎮東節度使吳越王錢元瓘加天下兵馬副元帥封吳越國王庚午以右拾遺李澣充翰林學士甲戌命太常卿程遜兵部員外郎韋棁充吳越國王加恩使甲子以戶部侍郎張昭遠守本官充翰林學士仍知制誥乙丑湖南馬希範貢寶裝龍鳳器用結銀花果子等物帝覽之謂侍臣曰奇巧蕩心斯何用耳但以來遠之道不欲阻其意聞者服之壬申安州李金全上言奉詔抽臣元隨左都押衙胡漢筠其人染重病候損日赴闕漢筠本滑吏也從金全歷數鎮而濫聲喧聞帝知之欲授以他職免陷功臣漢筠懼其罪遂託疾由是勒金全貳于朝廷自此始也十二月以監察御史徐台符爲尚書膳部員外郎知制誥以右補闕史館修撰吳承範爲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左諫議大夫薛融改中書舍人辭而不拜尚書水部郎中知制誥王易簡改中書舍人故隴西郡王李嗣昭追封韓王故橫海軍節度使安審通贈太師辛丑湖南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馬希範加食邑實封改賜扶天佐運同德致理功臣甲辰車駕幸相國寺祈雪 五代會要晉天福二年十一月封李嗣昭爲韓王 冊府元龜十月兩浙錢元瓘進天和節大排方龍座金腰帶一御衣十二事 五代春秋丁酉二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安州盧文進叛降于吳三月庚辰帝幸汴州趙瑩使契丹六月天雄軍范延光拒命張從賓以京師叛附于延光從賓殺皇子重信重義七月誅滑州符彥饒盜殺安州周瓌越王元瓘殺其弟元球誅張從賓）

五代史記卷第八上

五代史記卷第八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晉本紀第八

三年春（五代史天福三年正月戊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己酉百官守司以太史先奏日食故也至是不虧內外稱賀壬戌是夜以上元張燈于京城縱都人遊樂帝御大寧宮門樓觀之丙寅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和凝兼判度支工部郎中判度支王松改尚書刑部侍郎戶部郎中高延賞改左諫議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副使壬申以前右諫議大夫薛融爲左諫議大夫前興元節度使張筠卒于西京輟視朝一日　五代會要太常禮院申準故事前節度使無例輟朝敕宜特輟一日朝參）二月戊戌諸鎮皆進物以助國（原注殘民以獻其上君臣同欲賄賂公行至此而不勝其多矣故總言諸鎮此後不復書矣　五代史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甲申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加食邑實封戊子翰林學士李澣賜緋魚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吳承範爲庫部員外郎充樞密院直學士乙未御札曰會有宣示百官令進封事今據到者未及十人朕雖無德自行勑後已是數月至于假手于人也合各有一件事敷奏食祿于朝豈當如是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丙申制武清軍節度使馬希萼改威武軍節度使辛丑中書上言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也二名不偏諱謂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古禮也唐太宗二名並諱元宗二名亦同人姓與國諱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廟諱平聲字即不諱餘三聲諱側聲即不諱平聲字之所諱字正文及偏旁闕點畫望依令式施行詔曰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宏禮非天降方開歷數虔奉祖宗雖踰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所謂二名及嫌名字宜依唐禮施行（[illegible]）乙巳天和節宴近臣于廣政殿　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二月

中書門下奏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也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古禮也唐太宗元宗二名皆諱人姓與國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若廟諱平聲字即不諱側聲字諱側字即不諱平聲所諱字正文及偏傍皆闕點畫望令依令式施行勑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宏禮非天降况以方開歷數虔奉祖宗雖逾孔子之文未爽周公之訓冀崇孝行永載簡編所爲二名及嫌名事依唐禮施行　冊府元龜三年二月乙巳天和節岳牧玉帛皆至是日宴近臣於廣政殿召僧道講論各賜有差）三月壬戌回鶻可汗王仁美使翟全福來丁丑禁私造銅器（五代史三月戊午鴻臚卿劉頎卒贈太子賓客壬戌東上閤門使前司農卿蘇繼顏改鴻臚卿充職回鶻可汗王仁美進野馬獨峯駝玉團碙砂等方物甲戌永壽長公主薨輟朝一日故涇州節度觀察留後盧順密贈右驍衛上將軍丁丑詔禁止私下打造鑄瀉銅器四月丁亥以尚書吏部侍郎盧詹爲尚書左丞中書舍人李詳上書請沙汰在朝文武臣僚以減冗食仍條貫藩侯郡守凡遇溥恩不得多奏衙前職員妄邀恩澤疏奏嘉之戊子宣武軍節度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都招討使楊光遠加兼中書令昭義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都排陣使杜重威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廣晉府行營馬步都虞候侯益並加檢校太傅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岐王李從曮進封秦王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臨淄王王建立進封東平王甲午泰寧軍節度使李從溫西京留守京兆尹李周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並加兼侍中是月諸道藩侯郡守皆等第加恩改雍熙樓爲章和樓避廟諱也五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丁巳詔應諸州縣名犯廟諱者並改之庚申以楊光遠男承祚爲檢校工部尚書左威衛將軍駙馬都尉丁卯魏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右神武統軍王周加檢校太保戊辰故振武節度使李嗣本贈太尉己巳詔中外臣僚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及諸道節度使並許私門立戟仍並官給據官品依令式處分六月丁丑右監門衛上將軍王彥瑀卒甲申以太子詹事王居敏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事左諫議大夫薛融上疏請停脩洛京大內優詔褒之尋罷營造

（庚寅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竇貞固改中書舍人充職戶部尚書致仕蕭蘧卒贈右僕射詔貢舉宜權停一年以員闕少而選人多常調有淹滯故也丁酉詔尚書省司門應管諸關令丞等宜准唐天成四年四月四日勅本司不得差補秖委關鎮使鈐轄見差補者並晝時勒停訖奏聞應常帶使相節度使自楊光遠已下凡七人並改鄉里名號　五代會要三年四月進封鳳翔節度使李從曮為秦王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為東平王　又晉天福三年五月詔應中外臣寮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及諸道節度使並許私門立戟仍並官給及據官品依令式　又晉天福三年六月勅應管關令丞等宜准唐天成四年四月勅本司不得差補祗委關鎮使鈐轄今日已前差補者宜令盡時勒停訖）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受命寶（原注作寶不必書皇業錢者私錢也天子畜私錢故書　五代史七月丙午朔差左諫議大夫薛融秘書監呂琦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皞刑部郎中司徒詡大理正張仁瑑同共詳定唐明宗朝編勅庚戌御史中丞王延改尚書右丞尚書右丞盧導改尚書吏部侍郎以左諫議大夫薛融為御史中丞辛酉製皇帝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據六典受命寶者人子脩封禪禮神祇則用之其始皆破皇業錢以制之皇業者藩邸主事之所有也壬戌虞部郎中知制誥于邁改中書舍人宰臣趙瑩桑維翰李崧各改鄉里名號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本貫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東坊改為擁旌鄉浴鳳里　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準勅製皇帝受命寶今按唐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所刻之璽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勅宜以受天明命惟德永昌為文刻之　玉海開運之亂沒於邪律女真得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璽亡於從珂天福三年七月以受天明命惟德永昌為文四年製皇帝神寶）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為契丹冊禮使（通鑑考異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虜遣使加徽號於晉祖晉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　叢苑晉天福三年與戎和當遣輔相為使趙瑩桑維翰同堂皆未言以戎反覆難測咸懼于將命馮道與諸公中書食訖堂吏前白北使事色變手顫道索紙一幅書云道去即遣寫勅遂舍都亭驛不復歸家虜以

道有重名命與其國相同列戎賜臣下牙笏及臘月賜牛頭皆為殊禮道皆得之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虜中大寒賜道錦襖貂襖羊狐貂衾各一無入謂悉服四襖宿館中并覆三衾有詩曰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覆三衾怕露頭及還京師作詩五章述北使之意首章云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壬午澶州刺史馮暉除丙戌許御署官選己丑蠲水旱民稅辛丑歸俘官于契丹（原注高祖以父事契丹其有所求不曰與而曰歸者若輸之也　五代史八月戊寅以左僕射劉昫為契丹冊禮使左散騎常侍韋勳副之給事中盧重為契丹皇太后冊禮使壬午魏府軍前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逆城來歸定州奏境內旱民多流散詔曰朕自臨寰宇每念生民務切撫綏期于富庶屬干戈之未戢慮徭役之或煩惟彼中山偶經夏旱因茲疾苦遂至流移遠我聽聞深懷憫惻應定州所差軍前夫役逃戶夏秋稅並放甲申襄州奏漢江水漲一丈一尺己丑以前澶州刺史馮暉為檢校太保充義成軍節度使詔河府同州絳州等三處災旱逃移人戶下所欠累年殘稅并今年夏稅差科及麥苗子沿徵諸色錢物等並放其逃戶下秋苗據見檢到數不計是元額及出剩頃畝並放一半委觀察使散行曉諭專切攜應歸業戶人仍指揮逐縣切加安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上言請令文武百寮逐司之內各奏舉一人述其人有某能堪為某官某職據所薦否臧定舉主黜陟疏奏嘉之仍令文武百官于搢紳之內草澤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宴契丹冊禮使于廣政殿戊戌鄆州奏陽穀縣界河決青州王建立奏高麗國宿衛質子王仁翟乞放歸鄉里從之辛丑鎮邢定三州奏奉詔共差樂官六十七人往契丹詔魏府城下自屯軍已來墳墓多經劚掘雖已差人收掩今更遣太僕卿邢德昭往伸祭奠）九月己酉赦范延光（原注初延光請降高祖不許延光遂堅壁攻之久不克卒悔而赦之故不書降　五代會要天福三年九月進封鄆州節度使范延光為高平郡王）己未歸靜鞭官劉守威金吾勘契官王殷司天雞叫學生殷暉于契丹于闐使馬繼榮

來回鶻使李萬金來己巳赦魏州錮民稅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為樞密使（五代史九月己酉宮苑使焦繼勳自軍前押范延光牙將馬誥齎歸命請罪表到闕壬子延光領部下部士素服于本府門俟命有詔釋罪乙卯詔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馮道官一品給門戟十六枝中書侍郎平章事桑維翰李崧給門戟十二枝己未宣遣靜鞭官劉守威左金吾伏勘契丹王英司天臺雜叫學生商暉等並赴契丹庚申契丹使人往洛京般取趙氏公主襄州奏漢江水漲三丈出岸害稼東都奏洛陽水漲一丈五尺壞下浮橋乙丑于闐國王楊仁美遣使貢方物回鶻可汗遣使貢駞馬丙寅趙延壽進馬謝恩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范延光差節度副使李式到闕奉表首罪兼進玉帶一條遣宣徽南院使劉處讓權知魏府軍府事己巳復范延光官爵其制畧曰頃朕始登大寳未靖中原六飛纔及于京師千里未通于懷抱楚王求舊方在遺簪曾子傳疑忽成投杼尋聞悛悔遽戢奸回干戈俄至于經時雷雨因思于作解果馳賓介登貢表章向丹闕以傾心瀝素誠而効順而況保全黎庶完整甲兵納欵斯來共功非細得不特頒鐵契重建牙璋封本郡之土茅移樂郊之旌鉞至于將吏咸降絲綸於戲上穹之運四時不愆者信大道之崇三寶所重者慈活萬戶之傷夷息六師之勞瘁遂予仁憫旌爾變通永貽子孫長守富貴敬佩光寵可不美歟可復推誠奉義佐運致理功臣天雄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傅兼中書令廣晉尹上柱國臨清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改授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齊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賜鐵券改封高平郡王仍令擇日備禮冊命以天雄軍節度副使檢校刑部尚書李式檢校尚書右僕射充亳州團練使以貝州刺史孫漢威檢校太保隴州防禦使以天雄軍三城都巡檢使薛霸為檢校司空衛州刺史以天雄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王建為檢校司空虢州刺史以天雄軍內外馬軍都指揮使藥元福為檢校司空深州刺史以天雄軍內外步軍都指揮使安元霸為檢校司空隨州刺史以天雄軍都監前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為檢校司空坊州刺史李式延光之舊寮也其餘皆延光之將佐也故有是命庚午遣客省使李守貞押器幣賜魏府立功將校辛未以魏府招討使楊光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廣晉尹充天雄軍節度使）冬

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頻來奉冊曰英武明義皇帝（五代會要天福三年十月五日契丹遣使上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庚辰升汴州為東京以洛陽為西京（玉堂閒話晉都洛下丙申年春翰林學士王仁裕夜直閒禁中蒲牢每發聲如叩項腦之間其鐘忽撞作索索之聲有如破裂如是者旬餘每與同職默議罔知其何兆焉其年中春晉帝果幸於梁汴石渠金馬移在雪宮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而有徵）雍州為晉昌軍戊子右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使于契丹乙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大赦庚子封李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五代史十月乙亥福建節度王繼恭遣使貢方物戊寅契丹命使以寶冊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是日左右金吾六軍儀仗太常鼓吹等並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如儀鄆州范延光奏到任內庚辰御札曰為國之規在于斂政建都之法務要利民歷考前經明然通論顧惟涼德獲啟丕基當數朝戰伐之餘是兆庶傷殘之後車徒既廣帑廩咸虛經年之輓粟飛芻繼日而勞民動衆常煩漕運不給供須今汴州水陸要衝山河形勝乃萬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達之郊爰自按巡益觀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為東京置開封府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為赤縣其餘升為畿縣應舊置開封府時所管屬縣並可仍舊割屬收管亦升為畿縣其洛京改為西京其雍京改為晉昌軍留守改為節度觀察使依舊為京兆府列在七府之上其曹州改為防禦州其餘制置並委中書門下商量施行丙戌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張彥澤為鎮國軍節度使以工部尚書裴皥為尚書左僕射致仕是日詔改大寧宮門為明德門又改京城諸門名額南門尉氏以薰風為名西二門鄭門梁門以金義乾明為名北二門酸棗門封邱門以元化宣陽為名東二門曹門宋門以迎春仁和為名戊子以右金吾大將軍馬從斌為契丹國信使考功郎中劉知新副之以前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安審琦為晉昌軍節度使行京兆尹襄州奏漢水漲害稼壬辰以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兼兵部尚書皆罷樞密使戊戌大赦天下以魏府初平故也庚子楊光遠朝覲到闕對于便殿錫賚甚厚于

（闐國王李聖天冊封大寶于闐國王以杭州嘉興縣爲秀州從錢元瓘之奏也）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壬戌除鑄錢令（五代史十一月甲辰樞密直學士祠部員外郎吳涓進金部郎中知制誥樞密直學士庫部員外郎吳承範進祠部郎中知制誥乙巳鄆州范延光來朝丙午封閩王昶爲閩國王加食邑一萬五千戶又以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加中書令蘇州誠州刺史錢元璙爲太傅以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刺史錢元璹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仍改名元懿應有魏府行營將校及六軍諸道木城將校等並與加恩戊申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脩國史判戶部趙瑩兼吏部尚書以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王繼恭爲特進檢校太傅仍封臨海郡王以魏博節度使楊光遠爲守太尉洛京畱守兼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判度支和凝改尚書戶部侍郎充職庚戌鄆州范延光上表乞休退詔不允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置畱守升廣晉元城兩縣爲赤縣屬府諸縣升爲畿縣升相州爲彰德軍置節度觀察使以澶衛二州爲屬郡其澶州仍升爲防禦州移于德勝口爲治所升貝州爲永清軍置節度觀察使以博冀二州爲屬郡以西京畱守高行周爲廣晉鄴都畱守廣晉府行營中軍使貝州防禦使王庭允加檢校太傅充相州彰德軍節度使廣晉府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貝州永清軍節度使甲寅以范延光爲太子太師致仕丙辰以秘書監呂琦爲禮部侍郎歸德軍節度使趙在禮改天平軍節度使昭義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杜重威改忠武軍節度使忠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改歸德軍節度使前河陽節度使兼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侯益改昭義軍節度使癸亥詔濮州濮陽縣隸澶州詔許天下私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丙寅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

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貴爲鄭王（五代史十二月甲戌朔以前兵部尚書梁文矩爲太子少師以鎮州節度副使符蒙爲右諫議大夫以吏部郎中曹國珍爲左諫議大夫丙子以前涇州彰義軍節度使李德琉爲晉州建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皇太子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爲檢校太傅開封尹封鄭王加食邑三千戶戊寅制以于闐國進奉使檢校太尉馬繼榮爲鎮國大將軍使副黃門將軍國子少監張再通爲試衛尉卿監使殿頭承旨通事舍人吳順規爲試將作少監回鶻使都督李萬金爲歸義大將軍監使畱德順爲順化將軍是日詔宜令天下無問公私應有銅欲鑄錢者一任取便酌量輕重鑄造戊子以河陽潛龍舊宅爲開晉禪院邢州潛龍舊宅爲廣法禪院龍武統軍李從昶卒輟朝一日贈太尉五代春秋戊戌三年正月帝在汴州七月作受命寶九月范延光降赦之十月建汴州爲東京馮道使契丹）

四年春正月盜發唐愍皇帝墓（原注愍帝祔于明宗徽陵域內無陵名故曰墓）（晉高祖即位追諡爲愍皇帝五代諸帝諡號不可爲法皆不足道惟愍帝宜書者嫌嘗降爲鄂王也而不國亡禮闕舊史實錄皆無奏諡上冊月日故雖當書而不得因事而見于此爾）辛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爲樞密副使旌表深州民李自倫門閭（五代史天福四年春正月癸卯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丙午召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宴于便殿以延光歸命之後慮懷疑懼故休假之內錫以款密帝謂之曰無忿疾以傷厥神無憂思以勞厥衷朕方示信于四方豈食言于汝也延光俯伏拜謝其心遂安丁未以西京副畱守龍敏爲吏部侍郎戊申盜發唐閔帝陵己酉朔方軍節度使張希崇卒贈太師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爲樞密使甲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軍節度使景延廣爲義成軍節度使以義成軍節度使馮暉爲朔方軍節度使乙卯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言請于內外臣寮之中選才畧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俾無漏落別爲書一部目爲大晉政統從之其詳議官宜差太常少卿梁文矩左散騎侍張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汭大理少卿高鴻漸國子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呂咸休司勳員外郎劉濤刑部員外郎李知損監察御史郭延升等一十九人充文矩等咸曰改前代禮樂刑憲爲大晉政統則堯舜典當以晉典革名列狀駁之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苟非聖明焉能述作若運因革故則事乃惟新或改正朔而變儀牲或易服色而殊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于近代率由舊章比及前朝乃滋條目多因行事之失改爲立制之初或臣奏條章君行可否皆表其年月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典垂範後昆述自聖賢歷于朝代得金

（科玉條之號設亂言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來尚矣皇帝陛下運齊七政歷契千年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德所宜直筆具載鴻猷若備錄前代之編年目作聖朝之政統此則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媚時掠美非其實矣若翦截其辭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啓爭端而禮樂刑政于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爲新制則未審何門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編聯既當革故從新又須廢彼行此則未知能守而不守乎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疏奏嘉之其事遂寢辛酉以前晉昌軍節度使李周爲靜難軍節度使是日封皇第十一妹安定郡主爲延慶長公主皇第十二妹廣平郡主爲清平長公主二月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爲承福殿中書上言太原潛龍莊望建爲慶昌宮使相鄉望改爲龍飛鄉都尉里望改爲神光里從之丁酉宰臣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勳禮部員外郎楊昭儉自契丹使迴帝慰勞備至錫賚豐厚庚子以天和節宴羣官于廣政殿賜物有差）

三月乙巳回鶻使其都督拽里敦來丙辰頒調元歷鹽州戍將王彥忠以懷遠城反己未彥忠降供奉官齊延祚殺之（五代史三月癸卯朔左僕射劉昫給事中盧重自契丹使迴頒賜器幣如馮道等乙巳回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中有玉狻猊實奇貨也丙午涇州節度使張萬進卒贈太師己未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歸德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忠武軍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平軍節度使趙在禮封衛國公庚申遣內臣趙處玭以版詔徵華山隱者前右拾遺鄭雲叟玉笥山道士羅隱之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作叛帝遣供奉官齊延祚乘驛而往彥忠率衆出降延祚矯制殺之詔齊延祚辜我誓一言擅行屠戮彰殺降之罪黎示信之文宜除名決重杖一頓配流王彥忠贈官收葬辛酉封回鶻可汗仁美爲奉化可汗癸亥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鎮國軍節度使張彥澤爲彰義軍節度使）四月辛巳封回鶻可汗王仁美爲奉化可汗甲申廢樞密使（五代史夏四月壬申朔以河中節度副使薛仁謙爲衛尉卿丙子以汝州防禦使宋彥筠爲同州節度使以護聖左右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以奉國左右廂都指揮使郭謹爲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夔州寧江軍節度使戊寅詔廢長春宮使領己卯改明德殿爲滋德殿宮城南門同名故也以華州節度使劉遂凝爲右龍武統軍以右龍武統軍張廷蘊爲絳州刺史庚辰徵前右拾遺鄭雲叟爲右諫議大夫玉笥山道士羅隱之賜號希夷先生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梲權判太常卿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和凝爲翰林學士承旨樞密院學士尚書倉部郎中司徒詡樞密院學士尚書工部郎中顏衎並落職守本官樞密副使張從恩改宣徽使初廢樞密院故也先是桑維翰免樞密之務以劉處讓代之奏議多不稱旨及處讓丁母憂遂以密院印付中書故密院廢焉丙戌以韓昭允爲兵部尚書致仕馬允孫爲太子賓客致仕房暠爲右驍衛大將軍致仕唐末帝之舊臣也戊子升永岳二州爲團練使領改湘川縣爲全州從馬希範之奏也五月壬寅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癸卯以左僕射劉昫兼太子太保封譙國公乙巳昭順軍節度使姚彥章卒升靈州方渠鎮爲威州隸于靈武改舊威州爲清邊軍戊申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加天策上將軍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滄州節度使庚戌虞部郎中楊昭儉以本官知制誥辛亥置靜海軍于溫州從錢元瓘之請也壬子以侍御史盧價爲戶部員外郎知制誥戶部尚書崔梲卒甲寅詔止絶朝臣不得外州府求覓表狀奏薦交親乙卯升金州爲節鎮以懷德軍爲使額以齊州防禦使潘環爲懷德軍節度使右諫議大夫致仕鄭雲叟賜號逍遙先生仍給致仕官俸丁巳以刑部尚書姚顗爲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崔梲爲尚書左丞以工部侍郎任贊爲兵部侍郎以禮部尚書李懌爲刑部尚書以左丞盧詹爲禮部尚書以左散騎常侍韋勳爲工部侍郎庚申廢華清宮爲龍泉觀辛酉御史臺奏省郎知雜之時赴臺上軍巡邸吏之輩咸集公參赤縣府司悉呈印狀今後年深御史判雜上事欲依前例從之丙寅以鎮海軍衛內統軍上直馬步軍都監檢校太傅睦州刺史陸仁章爲同平章事遙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以鎮海軍興武左右開道都指揮使明州刺史仰仁銓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從錢元瓘之請也六月辛未朔陝郡民王武穿地得黃金數餅州牧取而貢之帝曰宿藏之物既非符寶不合入官命付所獲之家庚辰西京大風雨應天福門屋瓦皆飛鳴吻俱折辛卯詔禮部貢舉宜權停一年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四月

以樞密副使張從恩爲宣徽使權廢樞密院故也先是上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懇求免職祇在中書遂以宣徽使劉處讓代之會有奏議多不稱旨又以處讓丁內憂乃以樞密院印付中書門下故有是釐革　又天福四年五月御史臺奏尚書郎知錄事之時赴臺禮上軍巡郎吏咸集公參府司兩縣皆呈印狀今御史判雜上事從准　前例從之

秋七月丙辰復禁鑄錢

五代史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西京大水伊洛瀍澗盡溢壞天井橋癸卯以華清宮使李頊爲右領軍衛上將軍甲辰以定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尉以潞州節度使侯益爲徐州節度使戊辰御史中丞薛融等上詳定編勑三百六十八道分爲三十一卷是日詔先令天下州郡公私鑄錢近多鉛錫相兼缺薄小弱有違條制今後私鑄錢下禁依舊法壬戌以太子少保梁文矩爲太子太保致仕　玉海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詔許天下私鑄四年七月復官鑄

閏月壬申桑維翰罷

五代史閏七月庚午朔百官不入閤雨霑服故也壬申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桑維翰爲檢校司空兼侍中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以彰德軍節度使王延允爲義武軍節度使尚書戶部奏李自倫義居七世準勑旌表門閭先有鄆州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頭安瓦桶墨染號爲烏頭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舉此爲例則令式不該詔王仲昭正廳烏頭門等制不載令文又無勑命既非故事難驟大倫宜從令式祇表門閭于李自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外安綽楔門外左右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圬以白泥四隅漆赤其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其同籍課役一準令文壬午濮州刺史武從諫勒歸私第受贜十五萬故也丁酉放皇子河南尹重乂妻虢國夫人李氏落髮爲尼賜名悟因仍賜紫衣法號及夏臘二十

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西戎寇涇州彰義軍節度使張彥澤敗之執其首領野离羅蝦獨

五代史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甘陵大水辛丑以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馮道爲守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壬寅詔曰皇圖革故庶政惟新宜設規程以諧公共其中書印秪委上位宰臣一人知當戊中前兵部

尚書王權授太子少傅致仕己酉以天下兵馬副元帥鎭海鎭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行中書令吳越王錢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壬子升亳州爲防禦使額依舊隸宋州丙辰司天監馬重績等進所撰新歷降詔褒之詔翰林學士承旨和凝制序命之曰調元歷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八月敕皇圖革故庶政惟新宜設規程以諧公共其中書知印秖委上位宰臣一員　通鑑八月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由是事無巨細悉委于道帝嘗訪以軍謀道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

九月丁丑契丹使粘木孤來癸未封李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後

五代會要天福四年九月敕周受龍圖立夏殷之祀唐膺鳳歷開酅介之封乃睠前朝載稽舊典宜開土宇俾奉宗祧宜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李從益爲郇國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以西京至德宮爲廟牲幣器祭服悉從官給

丙戌高麗王建使其廣評侍郎邢順來

五代史九月辛未以右羽林統軍周密爲鄜州節度使癸酉升婺州爲武勝軍額丁丑宴羣臣于永福殿契丹使訥默庫來聘致牛馬犬腊顱駿十四己卯遙領洮州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湖州諸軍事辛巳相州節度使桑維翰上言管內所獲賊人從來籍沒財產請止之詔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準此癸未封唐許王李從益爲郇國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仍以西京至德宮爲廟牲幣器服悉從官給丙戌高麗王王建遣使貢方物己丑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崧權判集賢殿事庚寅詔停寒食七夕重陽及十月暖帳內外羣官貢獻丙申以威勝軍節度副使羅周岳爲給事中中書舍人李詳改禮部侍郎禮部侍郎呂琦改刑部侍郎刑部侍郎王松改戶部侍郎戶部侍郎閻至改兵部侍郎中書舍人王易簡充史館脩撰判館事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九月敕每年寒食七夕重陽　及十月暖帳內外臣僚進獻並宜停止

冬

五代史冬十月戊戌朔故昭信軍節度使白奉進贈太射丙午以太常卿程遜沒于海廢朝一日贈右僕射庚戌閩王王昶威武軍節度使王繼恭遣僚佐林恩鄭元弼等朝貢致書于宰執無人臣之禮帝怒詔令不受所貢應諸州綱運並令林恩鄭元弼等押歸本道既而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疏請禁錮使人籍沒綱運可之收

（林思等下獄丙辰谿州刺史彭士愁以錦獎之兵與獠部萬人掠辰澧二境湖南節度使馬希範遣牙兵拒之而退金州山賊度從讜等寇洵陽遣兵討平之十一月甲戌以太子賓客李延範為司農卿乙亥詔立唐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于洛陽丁丑祠部郎中知制誥吳承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改御史中丞御史中丞薛融改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王延改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崔梲改太常卿戊寅史館奏請令宰臣一人撰錄時政記逐時以備撰述從之己卯吏部侍郎龍敏改尚書左丞己丑以太子賓客楊凝式為禮部尚書致仕詔建錢鑪于欒川丙申諫議大夫致仕逍遥先生鄭雲叟卒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十一月史館奏按唐長壽二年左丞姚璹奏帝王謨訓不可闕文其仗下所言軍國政事令宰臣一人撰錄號時政記至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撰錄逐季送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宜令宰臣一員撰述）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廟于西京戊子契丹使遥折來吐蕃罷延族來附（五代史十二月丁酉朔百官不入閤大雪故也己亥故皇子重英妻張氏落髮為尼賜名悟愼并夏臘二十庚戌禮官奏來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元同之樂再飲奏文同之樂三飲奏同前從之歌辭不錄丙辰詔今後城郭村坊不得造僧尼院舍丁巳帝謂宰臣曰大雪害民五旬未止京城祠廟悉令祈禱了無其驗豈非凉德不備神休未洽者乎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壬戌禮官奏正旦上壽宮懸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教坊法曲從之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十二月太常禮院申奏勅約開元禮重定正冬朔會按開元禮三品以上升殿羣臣在下請沿近禮依內宴列坐據開元禮稱賀後皇帝戴通天冠服絳紗袍百官朝服侍坐解劍履于樂府之西北今京邑新造殿廷隘狹請皇帝冠烏紗巾服赭黃袍百僚具公服俟朝堂宏敞即舉舊儀二舞鼓吹熊羆之樂工師樂器等事因久廢不可卒備且請設九部樂用教坊伶人詔曰三品之官尚書方得升殿餘依所奏　又晉天福四年十二月勅今後諸道州府城郭村坊不得創造寺宇所有自前蓋者即依舊住持　五代春秋己亥四年四月廢樞密院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西京大水閩人弒其君昶）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私債己丑回鶻使石海金來（五代史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降德音應天福三年終公私債欠一切除放壬申蜀人寇西鄙羣盜張達任康等劫清水德鐵之城以應之癸酉湖南奏閩人殺王昶夷其族王延羲因民之欲而定之甲戌遣宣徽使楊彥詢使于契丹辛巳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加檢校太尉己丑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貢良馬白玉謝冊命也庚寅以二王後前右贊善大夫襲酅國公楊延壽為太子左諭德三恪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加食邑三千戶辛卯升絳州為防禦州癸巳以左神武統軍陸思鐸為右羽林統軍以隴州防禦使何福進為右神武統軍甲午太常少卿裴羽奏請追諡莊宗皇后劉氏為神閔敬皇后明宗皇后曹氏請追諡為和武憲皇后閔帝魯國夫人孔氏請追諡為閔哀皇后從之丙申河中節度使安審信奏軍校康從受李崇孫大裕張崇于干等以所部兵為亂尋平之死者五百人二月丁酉朔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曹義金卒贈太師以其子元德襲其位乙巳御史中丞竇貞固奏國忌日宰臣跪爐焚香文武百寮列坐竊惟禮例有所未安今欲請宰臣仍舊跪爐百僚依班序立詔可之仍令行香之後飯僧百人永為定制庚戌北京留守安彥威來朝帝慰撈甚厚賜上樽酒壬子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二品丁巳青州節度使東平王王建立來朝己未以中書門下侍郎為清望正三品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為清望正四品三月丁卯朔右散騎常侍張允改禮部侍郎辛未宋州歸德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加特進改鄴都留守廣晉尹典軍如故其兗州節度使李從溫為徐州節度使以北京留守安彥威為宋州節度使壬申詔朔臣覲省父母依天成例頒賜茶藥癸酉以青州節度使王建立為昭義軍節度使進封韓王仍割遼沁二州為昭義屬郡以建立本道州人用成其衣錦之美也以晉州節度使李德琉為北京留守以潞州節度使皇甫遇為晉州節度使是日容州節度使馬存卒甲戌以給事中李光廷為左散騎常侍亳州團練使李式為給事中乙亥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司徒改兗州節度使許州節度使杜重威改鄆州節度使河中節度使安審信改許州節度使丁丑長安公主出降駙馬都尉楊承祚戊寅詔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官于兩省上事宰臣押

角之禮及第舉人與主司選勝筵宴及中書舍人靸鞋接見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悉宜廢之己卯以前樞密使劉處讓爲相州節度使辛巳湖南遣牙將劉勍領兵大破溪峒羣蠻收溪錦蔣三州丁亥以秦州節度使康福爲河中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侯益爲秦州節度使庚寅御明德樓餞送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賜玉斧蜀馬　甲午詔吏部三銓聽四時選擬官旋奏不在團甲之限　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二月御史中丞竇貞固奏舉遇國忌行香宰臣跪爐人表讚文武百官儼然列坐今後伏請宰臣跪爐百官依常位列班從之仍令行香之後齋僧一百人永爲定制　又五年二月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二品　又二月太常禮院奏長安公主以三月出降按唐德宗朝禮儀使顏眞卿議婚用誕馬在禮無文周禮諸侯以璋聘女禮云玉以比德今請駙馬都尉加以璋郡王之壻加元纁以代用馬書函之禮出自近代事無正經請廢之勿用詔曰納采之時主人再拜使者不答雖開元禮具載其儀今宜答拜仍令郡王重貴主其婚禮中外不賀餘依所奏　又五年三月進封昭義節度使王建立爲韓王　又三月敕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官於兩省上

事宰臣押角之禮宜廢之　又三月敕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幕次酒食會客悉宜停廢　又三月詔令四時聽選吏部三銓擬官旋奏不在團甲之限　又三月敕朝臣請假覲省依天成四年敕支賜茶藥　西溪叢話行香起于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福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卽爲規式國朝至今因之）

夏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五代史夏四月丙申朔宴羣臣于永福殿戊戌曹州防禦使石贇卒帝之從弟也禮官奏天子爲五服之內親本服周者三哭而止從之已亥罷洛陽京兆進苑囿瓜菓憫勞人也壬寅右僕射致仕裴皥卒贈太子太保丙午詔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朕旨宣予言是以大朝會宰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區別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爲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爲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並令別定其名庚戌以滄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禮部侍郎張允奏請廢明經童子科從之

因詔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停之　冊府元龜晉高祖天福五年四月辛酉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襲文宣公孔仁玉爲兗州曲阜縣令）五月丙戌安遠軍節度使李金全叛附于唐（五代史五月癸酉宋州貢瑞麥兩岐甲申以前徐州節度使萇從簡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丙戌以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詔新授安州節度使馬全節以洛汴汝鄭單宋陳蔡曹濮十州之兵討之以前鄜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副以內客省使李守貞爲都監仍遣供奉官劉彥瑤奉詔以諭金全命麾下齊謙以詔送于淮夷雲夢人齊峴斬謙歸其詔于闕辛卯昭義節度使韓王王建立薨輟朝二日冊贈尚書令）六月癸卯李昇遣其將李承裕入于安州金全奔于唐安遠軍節度使馬全節及承裕戰敗之丁巳克安州承裕奔于雲夢全節執而殺之（五代史壬寅少府監致仕尹玉羽卒癸卯淮南使李承裕代李金全金全南走承裕以淮兵二千守其城甲辰馬全節自應山縣進軍于大化鎭戊申與鄂州賊軍陣于安陸之南三戰而後克之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供奉官安友謙登鋒力戰奮不顧身全節賞其忠勇使馳獻捷書賜死于路是日削奪李金全官爵丁巳淮夷僞校李承裕率衆掠城中貲貨而遁馬全節入城撫其遺民遣安審暉率兵以逐承裕擒而斬之執其僞都監杜光鄴及淮南軍五百餘人露布獻于闕下帝曰此輩何罪皆厚給放還癸亥道士崇眞大師張薦明賜號通元先生是時帝好道德經嘗召薦明講說其義帝悅故有是命尋令薦明以道德二經雕上印版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頒行天下）秋（五代史秋七月甲子朔降安州爲防禦使領以申州隸許州丙寅安州節度使馬全節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使前鄜州節度使安審暉加檢校太傅爲威勝軍節度使丁卯湖南奏遣天策府步騎將張少敵領兵五萬樓船百艘次于岳陽將進討淮夷也甲戌宣徽使楊彥詢加檢校太傅充安國軍節度使乙亥戶部尚書致仕鄭韜光卒贈僕射戊寅福州王延義遣商人開路貢表自遠戊子宿州奏淮東鎭移牒云本國奏書于上國皇帝曰久增景慕莫會光塵但循戰國之規敢預睦鄰之道一昨安州有故脫難相歸邊校貪功乘便擄壘剽掠宜之孰在顧蒞昧以難

（申否臧皆凶乃大易之明義進取不止亦聖人之厚顏適屬暑雨稍頻江波甚漲指揮未到事實已違今者偎沐睿咨曲形宸旨歸其俘獲示以英仁其如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揚名建德曲直相懸雖認好生匪敢聞命其杜光鄴等五百七人已令郄過淮北帝復書曰昨者災生安陸釁接漢陽當三伏之炎蒸動兩朝之師旅豈期邊帥不稟上謀洎復城池備知本末尋已捨諸俘執還彼鄉閭不唯念效命之人兼亦敦善鄰之道今承來旨將正朝章希循宥罪之文用廣崇仁之美其杜光鄴等再令歸復尋遣使押光鄴等于桐墟渡淮淮中有棹船甲士拒之南去不果詔光鄴等歸京師授以職秩其戎士五百人立爲顯義都）八月丁酉閱稼于西郊己未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五代史入月丁酉帝觀稼于西郊己亥詳定院以先奉詔詳定冬正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事具樂志庚子以前金州防禦使田武爲金州懷德軍節度使辛丑升復郢二郡爲防禦使額戊午左龍武統軍相里金卒廢朝一日贈太師己未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卒于河陽廢朝二日贈太師　五代史纂誤今按范延光傳

延光時已致仕而紀不書蓋脫漏也[illegible]）九月丁卯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巳閱稼于沙臺（五代史丁卯宰臣李崧加集賢殿大學士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丙子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丁巳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愼儀爲右散騎常侍以翰林學士左右補闕李澣爲吏部員外郎以右散騎常侍趙元輔爲太子賓客以太子賓客韓惲爲兵部尚書以右諫議大夫段希堯爲萊州刺史甲申西京留守楊光遠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戊子改東京上源驛爲都亭驛五代會要進封青州節度使楊光遠爲東平王）冬十月丁未契丹使舍利來（五代史冬十月丁酉制天下兵馬元帥鎮海鎮東浙江東西等道節度使中書令吳越王錢元瓘加守尚書令充天下兵馬都元帥戊戌戶部尚書姚顗卒廢朝一日贈右僕射癸卯湖南上言福建王延羲與弟延政五起干戈內相侵伐甲辰升萊州爲防禦使領以汝州防禦使楊承貴領之以新授萊州刺史段希堯爲懷州刺史丁未契丹使貢里來聘致馬百匹及玉鞍狐裘等己酉宴羣臣于永福殿賜帛有差癸丑詔今後竊盜贓滿者處死三匹已上者決杖配流以盜論者准律文處分又詔過格選人等許赴吏部南曹召保委正身者降一資注官）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五代史十一月壬戌遙領遂州武信軍節度使鎮海軍衙內統軍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陸仁璋卒贈太子太傅甲子滑州節度使景延廣加檢校太傅改陝州保義軍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爲義成軍節度使戊辰曹州防禦使石贇加檢校太保充河陽三城節度使庚午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張昭遠爲兵部侍郎丙子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始用二舞帝舉觴奏元同之樂登歌奏文同之樂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典禮久廢至是復興觀者悅之丁丑吳越國進奉使陳元亮進冬日觀仗詩一首帝覽之稱善賜服馬器幣癸未移德州長河縣大水故也甲申制授閩國王延義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福州威武軍節度使封閩國王以兩浙西南面安撫使錢元懿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遙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又以恩州團練使錢驛爲檢校太

尉同平章事遙領楚州順化軍節度使丁亥割衛州黎陽縣隸滑州十二月壬辰朔遙領洮州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湖州軍州事鮑君福卒贈太傅丙申詔故靜海軍兼東南面安撫制置使檢校太傅溫州刺史錢宏倛贈太子太傅故吳越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尉錢宏傳贈太子太師　五代春秋庚子五年五月安州李金全叛附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全節敗吳師克安州金全奔吳六月放吳俘還）

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五代史天福六年春正月辛酉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刑部員外郎李象上二舞賦帝覽而嘉之命編諸史冊甲子同州指揮使成殷謀亂事洩伏誅時節度使宋彥筠御下無恩既貪且鄙故殷與子彥璋陰搆部下爲亂會有告者遂滅其黨乙丑青州奏海東百餘里丙寅遣供奉官張澄等領兵二千發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令還舊地先是吐渾苦契丹之虐受鎮州安重榮誘召叛而南遷入常山太原二境帝以契丹歡好之國故遣歸之戊辰詔應諸州無屬州錢處今後冬至寒食端午天和節及諸色謝賀不得進貢壬申以左司

郎中趙上交爲諫議大夫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神爲昌寧公差給事中張琢戶部郎中張守素就行冊禮又詔嶽鎭海瀆等廟宇並令崇飾仍禁樵採丙戌故皇第二叔檢校司徒萬友贈太師皇第三叔檢校司空萬銓贈太尉皇兄故檢校左僕射敬儒贈太傅　五代會要晉天福六年正月勅今後冬至寒食端午天和節及諸色謝賀無屬州錢處不得進奉　又六年正月勅嶽鎭司方海瀆紀地載於祀典咸福烝民將保豐穰宜申虔敬其嶽鎭海瀆廟宇宜各令脩葺仍禁樵採　又六年正月追封皇弟殷爲通王

二月戊申停買宴錢（五代史二月辛卯詔天下郡縣不得以天和節禁屠宰輒滯刑獄壬辰置浮橋于德勝口甲午詔諸衛上將軍月俸舊三十千令增至五十千戊戌以三恪汝州襄城縣令襲介國公宇文頡爲太子率更令己亥詔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同脩唐史仍以宰臣趙瑩監脩壬寅以三白渠制置使張琮爲給事中戊申詔侯伯來朝君臣相見賞宴貢奉今後宜停起居郎賈緯以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上之帝覽之嘉歎賜以器幣仍付史館癸丑長安公主薨帝之長女也笄年降于駙馬楊承祚帝悼惜之甚輟視朝三日追贈秦國公主　五代會要晉天福六年二月勅有唐遠自高祖下暨明宗紀傳未分書誌咸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寖深何由尋訪宜令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等脩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脩　又晉天福六年二月勅諸衛上將軍逐月加俸錢二萬　冊府元龜六年二月戊午天和節宴羣臣於廣政殿賜道釋紫衣師號并寺額）

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原注見時斂重而民不堪　五代史三月甲子河中節度使康福進封許國公乙丑右驍衛上將軍李承約卒癸酉詔天福四年終已前百姓所欠夏秋租稅一切除放）

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五代史夏四月庚寅朔湖南奏溪州刺史彭士愁五溪酋長等乞降已立銅柱于溪州鑄誓狀于其上以五溪銅柱圖上之丙申詔顯義指揮使劉康部下兵五百人放還淮海郎安州所俘也己亥虞部郎中知制誥楊昭儉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王松改御史中丞禮部郎中馮玉改司門郎中知制誥辛丑宰臣監脩國史趙瑩奏奉詔差張昭遠等五人同脩唐史內起居郎賈緯丁憂去官請以刑部侍郎呂琦侍御史尹拙同與編脩又奏史館所闕唐朝實錄請下勅購求從之壬寅以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盧損爲虞部郎中知制誥以昭義節度副使陳元爲光祿卿致仕乙巳齊魯民饑詔充鄆青三州發廩賑貸　五代會要六年四月監脩國史趙瑩奏勅同撰唐史起居郎賈緯丁憂請以刑部侍郎呂琦侍御史尹拙同脩從之尋改呂琦爲戶部侍郎尹拙爲戶部員外郎令與張昭遠等脩唐史其年四月監脩國史趙瑩奏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等虔奉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于新意纂脩須按于舊章旣闕簡編先虞漏略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錄請下勅命購求況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蔣伸皇甫燠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錄又光化初宰臣裴贄撰僖宗懿宗兩朝實錄皆遇國朝多事或値鑾輿播越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韋保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會託纂脩閒此討論諒多欣愜請下三京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詣闕進納請察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酬以勸來者自會昌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

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承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如此事類記述頗多請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學有于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史館日歷制勅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臣與張昭遠等所撰唐史秪敘本紀以綱帝業列傳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本紀以綱帝業者本紀之法始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刑政無遺綱條必舉須憑長歷以編甲子請下司天臺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天祐元年甲子爲轉年長歷一道以憑編本紀列傳以述功臣者衣冠之家書于圖籍中正清議以定品類故有家史家傳族譜族圖江左百家軒裳綴軌山東四姓簪組盈朝隋唐已來勳書王府故士族子弟多自紀世功貴載簡編以光祖考請下文武兩班及藩侯郡牧各敘兩代官婚名諱行業功勳狀一本如有家譜家牒亦仰送官以憑纂序列傳十志以書刑政者五禮之書代有沿革至開元刊定方始備儀洎寶應以來典章漸缺其誥敕郊廟冊拜王公擬事相儀之文車輅服章之數請下太常禮院自天寶以後至明宗一朝來五禮儀注朝廷行事或異舊章出處增損節文一一以

（備錄以憑撰述禮志四縣之樂不興前文八佾之文或殊往代隋唐以來樂無夷夏乃有文舞武舞之制坐部立部之名天寶之初雲部大備天寶之後音律漸衰郊廟殿廷舊章斯缺及咸泰蕩覆鍾石淪亡龍紀反正之年有司特進懸樂旋宮之義徒有其文請下太常寺具四懸二舞增損始自何朝及諸廟樂章舞名開元十部興廢本末一一按錄以憑撰集樂志刑名之志代有輕重隋唐以來疏爲律令累朝繼有制勑相次增益舊條格律之文未能畫一請下大理寺自若律令以來後勑入格條者及會昌以來所斷疑獄一一關報以憑撰述刑法志律歷五行天文災異史書實錄前代具書自唐季亂離簡編淪落太史所奏不載冊書請下司天臺自會昌以來天文變異五行休咎歷法更改更據朝代年月一一條錄以憑撰述天文律歷五行等志唐初定官品令三公三師爲第一品尙書令僕射爲第二品兩省御史臺等監長官六尙書爲第三品自定令以後官品繼升比諸令文前後同異又有兼擬檢校之例資授冊拜之文軍容或盛于朝儀使務漸侵于省局以此官無定令位以賞功臺府之權隨時輕重求諸官志前代無聞請下御史臺自定令以後文武兩班品秩升降及府名使額寺署廢置官名更改一一具析以憑撰述職官志唐初守邊則有都督總管之號開元命將則有節度按察之名故四塞之內刺史多沒于戎夷九牧之中乘寵遂邀于旄鉞山河異制名額實繁請下兵部職方自開元已來山河地理使名軍額州縣之廢置一一條列以憑撰述郡國志唐初已降迄于開元圖書大備歷朝纂述卷帙實繁若不統而論之何彰文雅之盛請下秘書省自唐以來古今典籍經史子集元撰人名氏四部錄數報館以憑撰述經籍志右所陳條例如前請下所司從之）五月吐渾首領白承福來（五代史五月庚申朔以前邢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延州節度使延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邠州節度使故皇子杲冊贈太尉進封陳王庚午涇州奏雨雹川水大溢壞州郡鎮戍二十四城甲戌北京遣牙將劉從以吐渾大首領白承福念麗里赫連功德來朝邢州上言吐渾移族帳于鎮州封部六月丙申以前衛尉卿趙延乂爲司天監丁酉詔今後藩侯郡守凡有善政委倅貳官條件聞奏百姓官吏等不得遠詣京闕壬寅右領衛上將軍李頊卒贈太師甲辰迦葉彌陀國僧喹哩以佛牙泛海而至丙午高麗國王王建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食邑一萬戶戊午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伊喇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于博野仍貢表及馳書天下述契丹援天子父事之禮貪傲無厭困耗中國已繕治甲兵將與決戰帝發諭止之重榮跋扈愈甚由是與襄州節度使安從進潛相構謀爲不軌）秋七月壬午突厥使薛同海來（五代史天福六年秋七月己未朔帝御崇元殿視朝庚申升陳州爲防禦使額辛酉以前登州節度使焦方爲貝州節度使壬戌涇州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謙今年二月四日閉宅門自焚遣元入西涼府譯語官與來人賫三部族蕃書進之以三司使劉審交爲陳州防禦使癸亥以前鄆州節度使趙在禮爲許州節度使以前鄴都留守廣晉尹高行周爲河南尹西都留守詔改拱宸威和內直等軍並爲興順甲子以宣徽使權西京留守張從恩判三司己巳以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廣晉尹劉知遠爲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仍割遼沁二州却隸河東以北京留守李德珫爲廣晉尹充鄴都留守以昭義節度使馬全節爲邢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甲戌詔今後諸道行軍副使不得奏薦骨肉爲殿直供奉官己卯以前陝州節度使李從敏爲昭義軍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景延廣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以河陽節度使石贇爲陝州節度使壬午突厥遣使朝貢以遙領壽州忠正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懷忠爲同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守貞遙領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軍指揮使甲申降御札取八月五日暫幸鄴都沿路供頓並委所司以官物排比州縣不得科率人戶丙戌以右諫議大夫趙遠爲中書舍人吏部郎中鄭受益爲右諫議大夫刑部郎中殷鵬爲水部郎中知制誥　五代會要晉天福六年七月改拱宸威和內直軍並爲興順至八月改奉德兩軍爲護聖左右軍）八月壬辰如鄴都開封尹鄭王重貴留守東京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東京內外兵馬都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祿卿張澄使于契丹（五代史八月戊子朔以皇子開封尹鄭王重貴爲東京留守以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杜重威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爲東京內外兵馬都監改奉德馬軍爲護聖放文武百官朝參取便先赴鄴都壬

辰車駕發東京己亥至鄴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排列如儀迎引入內改舊澶州爲德清軍以內客省使劉遂清爲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壬寅制應天福六年八月十五日昧爽已前諸色罪犯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其持仗行劫及殺人賊並免罪移鄉配逐處軍都收管犯枉法贓者雖免罪不得再任用諸徒流人並放還貶降官未量移與量移者約資叙用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稅並放應河東起義之初及收復鄴都汜水立功將校並與加恩亡殁者與追贈自東京至鄴都緣路所因行幸有損傷田苗處據頃畝與放今年租稅鄴都管內有潛龍時在職者並與加恩者年八十已上者版受上佐官天下農器並許百姓自鑄造亡命山澤者招喚歸業百日不出者復罪如初唐梁國公狄仁傑宜追贈官秩應天福三年已前敗闕場院官無家業者並與除放其人免罪永不任使私下債負徵利及一倍者並放主持者不在此限丁未以客省使將作監丁知浚爲內客省使引進使鴻臚卿王景崇爲客省使殿中監判四方館事劉政恩爲引進使壬子改鄴都皇城南門應天門爲乾明門大明館爲都亭驛甲寅遣光祿卿張澄國子博士謝攀使高麗行冊禮　五代會要晉天福六年八月勅節文諸道鐵冶三司先條流百姓農具破者須於官場中賣鐵時抑于官場中買鐵今後並許百姓取便鑄造買賣所在場院不得禁止攪擾）九月乙亥前安國軍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丁丑吐渾使白可久來河決中都入于沓河（五代史九月己未以兵部侍郎閻至爲吏部侍郎辛酉滑州河決一溉東流鄆村戶民攜老幼登邱冢爲水所隔餓死者甚衆壬申忠武建武等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行蘇州睦州刺史錢元璙進封彭城郡王遙領廣州清海軍節度使判婺州軍州事錢元懿爲檢校太師乙亥遣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錫賚甚厚丁丑吐渾遣使朝貢壬午夜有彗星出于西方長二丈餘在房一度尾跡穿天市垣東行踰月而滅丙戌兖州上言水自西來漂没秋稼）冬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五代史冬十月丁亥朔遣鴻臚少卿魏玭等四人分往滑濮鄆澶視水害苗稼己丑詔以胡梁渡月城爲大通軍浮橋爲大通橋壬寅詔唐梁國公狄仁傑可贈太師　冊府元龜十月福州進天和節

銀一千兩）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五代史十一月丁未鄭王夫人張氏薨福州王延羲遣使貢方物甲寅遣太子賓客聶延祚吏部郎中盧撰持節冊天下兵馬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元瓘甲子以御史中丞王松爲尚書右丞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王易簡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張昭遠爲兵部侍郎國子祭酒田敏以本官兼戶部侍郎辛未太妃皇后至自東京壬申遣給事中李式考功郎中張鑄持節冊閩國王王延羲甲戌太子少傅致仕王瓘卒贈左僕射丁丑襄州安從進舉兵以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行營都部署率兵討之以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爲副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監護焉）十二月丙戌朔鄭王重貴爲廣晉尹從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海金（五代史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常從征伐金海好酒所爲不法自潞州過山東入邢洺界爲劫盜嗣昭雖知之然惜其拳勇每優容之天祐中累職至昭義親騎指揮使同光二年遷本道馬軍都指揮使天成初入爲捧聖指揮使長興三年改護聖都虞候天福二年從王師討范延光于魏州以功轉本軍都指揮使領黃州刺史高祖幸鄴宣金海領部兵巡檢東京其年十一月安從進謀犯闕金海爲襄州道行營先鋒都指揮使與李建崇等同于唐州湖陽遇從進軍萬餘人金海以一旅之衆突擊大敗之策勳授檢校太保商州刺史俄移慶州秩滿歸闕途中遇疾而卒年六十一）及安從進戰于唐州敗之（五代史纂誤今按安從進傳云從進反鄭王以空名刺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和凝傳云從進以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爲神遂敗走以本紀言之則是從進既反而命高行周討之次即先鋒郭海金與戰于唐州敗之既而圍襄州至次年八月克之以從進和凝傳言之則是從進反先遇郭金海李建崇于湖戰敗而後遣高行周圍之踰年而破死事王淸傳亦云踰年二者各有不同且和凝傳又有花山之敗高行周傳云爲襄州行營都部署亦與本紀及從進傳不同皆未知孰是其郭海金金

海之類覽者自見不復云也（按薛史晉紀襄州安從進擧兵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行營都部署率兵討之以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爲副以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監軍焉按郭金海馬從見先擧使是從進初叛已命行周進討襄陽史安從進傳未及詳言耳又考薛史從進敗走以行周權知襄州軍州事攷本稱襄州行營都部署預罷史不載權知軍州事遂同紀傳教官至異）洛陽搢紳舊聞記張從恩相公晉祖時爲宣徽南院使時鎮州安重榮叛晉祖將征之行有日矣張相中夜思之若聖駕北征安王從進在襄陽已有跋扈之狀恐朝廷無備來日朝退求見遂以襄州爲請且曰安從進若乘虛來襲京師即陛下何以爲備晉祖曰卿未知耳今已命高行周爲招討用卿爲都監仍命高勳焦繼勳等數人備指使張聞晉祖言已有備正與已意合且上命已護其師旅不敢辭讓因陳請數事皆允之先發騎將郭金海部領三千餘騎往唐州駐泊焦繼勳等數人亦同是行晉祖纔發京師襄州安從進遂叛謂朝廷無備欲乘虛掩襲遂選精騎南下焦繼勳等知從進已叛即飛表聞于行在張相渤海公亦繼發從進與郭相遇于花山金海蕃將善用槍時罕與敵拳勇過人喜戰鬬欲立奇功兩陣相去數里從進素管騎兵金海久在麾下安亦待之素厚從進乃躍馬引數百騎乘高去晉陣百步厲聲呼郭金海金海獨鞭馬出于陣數十步免冑側身高聲自

稱曰金海從進又前行數十步勞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你厚畧不知恩今日敢來待共我相殺金海應聲答曰官家好看大王負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舊事大王乞與大王一箭地大王回去若不去奥取金海槍言訖援槍鞭馬疾趨其陣繼勳亦繼進從進懼躍馬而退師遂相接大爲金海所破焦繼勳押陣奏到晉祖大喜賞賜有差從進自此喪氣嬰城自固王師爲連城重塹以守之月餘王師攻城城上矢下如雨王師被傷者衆是日金海爲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汚金海欲使朝廷疑之以金餅貯酒金合盛藥以索懸之城上呼郭金海金海知之力疾扶創而往城上勞金海曰大王知你中箭創甚賜你金餅金合酒與風藥金海蕃人目不知書惟利是貪取餅與合歸營且不聞于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馳驛奏晉祖念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併其兵放他部金海悒悒不樂至于捐館惜哉焦繼勳我太祖幸洛之歲降麻授相州節鉞而終高勳陷北虜用爲幽州節度使母在京洛陽福善里太祖嘗厚賜慰安之高後欲歸不知所終

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天平軍節度使杜重威爲鎮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遣使者來戊戌杜重威及安重榮戰于宗城敗之（五代史十二月丙戌朔以東京留守開封尹鄭王重貴爲廣晉尹進封齊王以）鄴都留守廣晉尹李德珫爲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南面軍前奏十一月二十七日武德使焦繼勳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等于唐州南遇安從進賊軍一萬餘人大破之生擒衙內都指揮使安宏義獲山南東道之印其安從進單騎奔逸丁亥詔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權知襄州軍州事是日鎮州節度使安重榮稱兵向闕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率兵擊之以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副以前貝州節度使王周爲馬步軍都虞候癸巳武德使焦繼勳奏安從進遣弟從貴領兵千人取接均州刺史蔡行遇尋領所部兵掩殺賊軍七百餘人生擒安從貴截其雙腕却放入城戊戌以皇子重睿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巳亥北面軍前奏十三日未時于宗城縣西南大破鎮州賊軍殺一萬五千人餘黨走保宗城縣是夜三更破縣城前深州刺史史虔武自縛歸降獲馬三千匹絹三萬餘匹餘物稱是安重榮脫身遁走是日百官稱

賀癸卯削奪安從進安重榮在身官爵右金吾上將軍萇從簡卒廢朝贈太師乙巳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王錢元瓘薨廢朝三日謚曰文穆是日帝習射于後苑諸軍都指揮使已上悉預焉賜物有差丁未南面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今月十三日部領大軍至襄州城下相次降賊軍二千人其降兵馬軍詔以彰聖爲號步軍以歸順爲號庚戌以權知吳越國事錢宏佐爲起復鎮軍大將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封吳越國王壬子杜重威部領大將至鎮州城下

五代春秋辛丑六年五月鎮州安重榮拒命河決滑州八月壬辰帝幸鄴都十月襄州安從進拒命高行周帥師討襄州安重榮擧兵向京師杜重威帥師敗重榮於宗城重榮遁歸越王元瓘薨

七年春正月丁巳克鎮州安重榮伏誅（北夢瑣言石晉時常山帥安重）榮將謀干紀其管界與邢臺連接鬬殺一龍鄉豪有曹寛者見之取其雙角前有一物如簾文如亂錦人莫知之曹寛經年爲寇所殺壬寅年討鎮州誅安重榮也葆光子讀北史見陸法和在梁時將兵拒侯景將任約于

一第290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版反内

江上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遂擊之大敗而擒任約是則軍陣之上龍必先鬬常山龍死得非王師大捷重榮授首乎黄巢敗於陳州李克用脫梁王之難皆大雨震雷之助

赦廣晉庚午契丹使達剌來

（五代史天福七年春正月丙辰朔不受朝賀用兵故也戊午以前將作監李鉛爲少府監北面招討使杜重威奏今月二日收復鎮州斬安重榮傳首闕下帝御乾明樓宣露布訖大理卿受馘付市徇之百官稱賀曲赦廣晉府禁囚辛酉追贈皇弟三人故沂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贈太傅德再贈太尉追封福王故檢校太子賓客贈太傅殷再贈太尉追封通王故彰聖右第三軍都指揮使長州刺史贈太傅威再贈太尉追封廣王壬戌追贈皇子五人故右衛將軍贈太保重英再贈太傅追封號王故權東京留守河南尹贈太傅重乂再贈太尉追封壽王故皇城副使贈太保重裔再贈太傅追封郯王故河陽節度使贈太尉重信再贈太師追封沂王故右金吾衛將軍贈太保重進再贈太傅追封夔王癸亥改鎮州爲恒州成德軍爲順國軍丙寅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趙瑩爲侍中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加食邑改賜功臣名號兗州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太保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加兼侍中以鄆州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杜重威爲恒州順國軍節度使加兼侍中皇子廣晉尹兼功德使齊王重貴加兼侍中泰州節度使侯益加特進增食邑丁卯以判四方館事孟承誨爲太府卿充職戊辰以滄州節度使安叔千爲邢州節度使以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邢州節度使馬全節爲定州節度使以定州節度使王延允爲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楊彥詢爲華州節度使恒州立功將校王温以降等第除郡庚午契丹遣使來聘是日上元節六街諸寺燃燈御乾明門觀之夜半還宮壬申延州節度使丁審琦加爵邑鄧州節度使安審徽加檢校太傅陝州節度使石贇加檢校太傅乙亥契丹遣使來聘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景延廣加檢校太尉改鄆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以前貝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王周爲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丁丑以刑部侍郎竇貞固爲門下侍郎以禮部郎中邊歸讜爲比部郎中知制誥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爲涇州節度使以恒州節度使王欽祚爲殿中監二月丁亥皇妹清平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契丹遣使來聘己丑宴于武德殿新恒州節度使杜重威以下諸軍副兵馬使以下悉賚爲賜物有差己亥以曹州防禦使何建爲延州留後涇州奏差押牙陳延暉賚勅書往西涼府本府都指揮使等請以陳延暉爲節度使辛丑宰臣李崧丁母憂起復舊任延州蕃寇作亂同州鄜州各起牙兵討平之丙午詔鄧唐隨郢諸州多有曠土宜令人戸取便開耕與免五年差稅五代會要七年正月追封皇弟德爲福王殷爲通王冊府元龜七年二月壬子天和節帝御武德殿宰臣率文武百官上壽如儀退就佛寺行香宴樂而罷其年詔天下郡縣不得以天和節禁屠宰輒滯刑獄）

三月

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于滑州

（五代史三月己未兵部尚書韓惲卒庚申遣前齊州防禦使宋光節翰林茶酒使張言使于契丹壬戌分命朝臣詣寺觀禱雨丙寅皇后爲妹契丹樞密使趙延壽妻燕國長公主卒于幽州舉哀于外次辛未滑州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卒輟朝贈太保詔唐州湖陽縣蓼山神祠宜賜號爲蓼山顯順之神乙亥以晉昌軍節度使安審琦爲河中節度使以前亳州防禦使王令温爲貝州節度使丙子賜宰臣李崧白藤肩輿以起復故也丁丑以晉州節度使皇甫遇爲河陽節度使以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指揮使李守貞爲滑州節度使以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爲相州節度使皆典軍如故宰臣于寺觀禱雨）

閏月天興蝗食麥

（五代史閏月丙戌以兵部郎中司徒詡爲右諫議大夫戊子兗州節度使桑維翰加特進封開國公庚寅以延州留後何建爲延州節度使以引進使兼殿中監劉正恩爲太子詹事壬辰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奏滑州黄河功畢詔于河決之地建碑立廟丙申以鄜州節度使周密爲晉州節度使以左羽林統軍符彥卿爲鄜州節度使壬寅詔百官五日一度起居日輪定兩員具所見以封事奏聞詔改鄴都宜明門爲朱鳳門武德殿爲視政殿文思殿爲崇德殿晝堂爲天清殿寢殿爲乾福殿其門悉從殿名皇城南門爲乾明門北門爲元德門東門爲萬春門西門爲千秋門羅城南塼門爲廣運門觀音門爲金明門橙槽門爲清景門冠氏門爲永芳門朝城門爲景風門大城南門爲昭明門觀音門爲廣義門北河門爲靜安門魏縣門爲應福門冠氏門爲迎春門朝城門爲興仁門上斗門爲延清門下斗門爲通遠門戊申宋州節度使安彥威封邠國公賞脩河之勞也癸丑涇州節度使

（王周奏前節度使張彥澤在任日不法事二十六條已改正停廢詔褒之是春鄴都鳳翔兗陝汝恒陳等州旱鄴曹澶博相洺諸州蝗）夏（五代史夏四月甲寅朔避正殿不視朝日蝕故也是日太陽不虧百官上表稱賀詔沿河藩郡節度使刺史並兼管內河隄使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兩疏論張彥澤在涇州之日違法虐民支解掌書記張式部曲楊洪等請下所司明申其罪皆留中不出庚申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僖同詣閤門上疏論張彥澤罪犯詞甚懇切辛酉詔張彥澤剝別賓從誅剝生聚冤聲穢跡流聞四方章表繼來指陳甚切尙以曾施微劾特示寬恩深懷曲法之懃貴徇議勞之典其張彥澤宜削一階仍降爵一級其張式宜贈官張式父鐸弟守貞男希範並與除官仍于涇州賜錢十萬差人津置張式靈柩并骨肉歸鄉所有先收納却張式家財物畜並令却還其涇州新歸業戶量與蠲減稅賦翌日以前涇州節度使張彥澤爲左龍武大將軍戊辰廢雍州爲昌化軍警州爲威肅軍其軍使委本道差補故涇州節度掌書記張式贈尙書虞部郎中以式父鐸爲泌州司馬致仕弟守貞爲貝州淸河縣主簿男希範爲興元府文學甲戌詔皇子齊王就前河府節度使張福第以教坊樂宴會前見任節度使戊寅前慶州刺史米廷訓追奪在身官爵配流麟州坐姦妻兄之女也是月州郡十六蝗）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爲皇太后（原注高祖所生母也　五代史五月己亥中書門下奏時屬炎蒸事宜簡省應五日百官起居望令押班宰臣一員押百官班其轉對官兩員封事付閤門使引進本官隨百寮退不用別出謝恩其文武內外官寮乞假寧親搬家婚葬病損並門見門辭諸道進奏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進使引至殿前奏云某等進奏奏訖令進奏使便出其進奉專使朝見日班首一人致詞都附起居刺史並行軍副使諸道馬步軍都指揮使已下差人到闕並門見門辭州縣官謝恩日甲頭一人都致詞不用逐人告官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當直及合于殿前排列者郎入起居如不當直排列者不用每日起居委宣徽使點檢常須整齊從之時帝不豫難于視朝故也左威衛上將軍衛審峹卒贈太子少保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爲皇太后丁未工部侍郎韋勳改刑部侍郎王子以左散騎常侍李光廷爲祕書監給事中蕭愿爲右散騎常侍左諫議大夫曹國珍爲給事中太常卿裴坦爲左諫議大夫是日州郡五奏大水十八奏旱蝗　五代會要七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時屬炎蒸事宜簡省應五日百官起居郎令押班宰臣一員押百官班其轉對官兩員封事付閤門使引進本官起居後隨百官退不用別出謝恩其文武內外官僚乞假寧親婚葬病損並門見門辭諸道奉進物等不用殿前排列引進使引至殿前奏云某進奉物便出進奉使朝見日一人致詞都附起居并諸道行軍副使馬步軍都指揮使已下差人到闕門見並門辭州縣官謝恩日甲頭一人都致詞不用逐人告官其供奉官殿直等如是常直及合于殿前排列者郎入起居如當直者不用每月起居委宣徽院專切點檢尙須齊整從之時帝不豫難于視朝故權有此奏）六月丙辰吐渾使念醜漢來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原注年五十二　五代史六月丁巳以兗州節度使桑維翰爲晉昌軍節度使以前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襄州都部署高行周奏安從進觀察判官李光圖出城請援送赴闕乙丑帝崩于保昌殿壽五十一遣制齊王重貴于柩前即皇帝位喪紀並依舊制山陵務從節儉馬步諸軍優給並從嗣君處分八月太常卿崔梲上謚曰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號高祖以其年十一月十日庚寅葬于顯陵宰臣和凝撰謚冊哀冊文史臣曰晉祖潛躍之前沉毅而已及其爲君也旰食宵衣禮賢從諫慕黃老之教樂清淨之風以絁爲衣以麻爲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然而圖事之初召戎爲援獫狁自茲而孔熾黔黎由是以罹殃迨至嗣君兵連禍結卒使都城失守舉族爲俘亦猶決鯨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飲鴆漿而止渴終取喪亡謀之不臧何至于是儻使非由外援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茲睿德惠彼蒸民雖未足以方駕前王亦可謂仁慈恭儉之主也　五代會要七年六月十三日崩於鄴都大內之寶昌殿年五十一其年十月十日葬顯陵在洛京壽安縣謚曰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廟號高祖哀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和凝撰謚議太常卿崔協撰年號一天福盡七年宰相五人馮道趙瑩桑維翰李崧和凝使相二十二人馬希範王建立范延光李周李從曮高行周李從溫趙在禮安從進杜重威侯益楊光遠安審琦安彥威馬希杲安叔千李德珫杜仁淦桑維翰鮑君福劉景巖馬全節　五代春秋壬寅七年正月杜重威克鎮州誅安重榮五月帝不豫六月乙丑帝崩于鄴都保昌殿　通鑑考異漢高祖

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既謝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

五代史闕文梁開平初潞州行營使李思安奏函關縣穰鄉民伐樹樹仆自分爲二中有六字如左書云天十四載石進梁帝藏于武庫時莫詳其義至帝即位識者曰天字取四字兩畫加之于傍即丙字也四字去中之兩畫加十字即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進者晉也石者姓也臣謹案天祐二十年歲在癸未其年莊宗建號改同光元年至淸泰三年歲丙申其年晉祖即位改天福元年自未至申凡十四載矣故讖書云天十四載石進者言自天祐滅後十四載石自興於晉也豈不明乎而拆字解讖以就丙申非也

五代史記卷第八下

五代史記卷第九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晉本紀第九

出帝（五代會要少帝諱重貴高祖從子父敬儒母太妃安氏唐天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生于太原汾陽里以其日爲啟聖節）父敬儒高祖兄也爲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爲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五代史少帝名重貴高祖之從子也考諱敬儒母安氏以唐天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生帝于太原汾陽里敬儒嘗爲後唐莊宗騎將早薨高祖以帝爲子帝少而謹厚高祖愛之洎歷方鎮嘗遣從行委以庶事但性好馳射有祖禰之風高祖鎮太原命瑯琊王震以禮記教帝不能領其大義謂震曰非我家事業也及高祖受圖于太原親冒矢石數獻可于左右高祖愈重焉　清異錄晉出帝不善詩時爲俳諧語咏天詩曰高平上監碧翁翁）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五代史高祖受契丹册將入洛欲留一子撫晉陽先謀于契丹主主曰使諸子盡出吾當擇之乃于行中指帝謂高祖曰此眼大者可矣遂以帝爲北京留守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原尹知河東管內節度觀察事）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五代史天福二年九月徵赴闕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金吾衛上將軍　册府元龜少帝初爲金吾上將軍天福三年從高祖幸大名其年天旱高祖遣祈雨白龍潭焚請

（未罷有白龍見于潭心是日澍雨尺餘人甚異之）三年冬爲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三年十二月授開封尹加檢校太傅封鄭王增食邑三千戶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會要天福三年十二月授開封尹封鄭王）六年高祖幸鄴留守東京已而爲廣晉尹從封齊王（五代史六年高祖幸鄴改廣晉尹進封齊王　五代會要六年十一月授廣晉尹封齊王）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卽位于柩前（五代史是歲六月十三日乙丑高祖崩承遺制命柩前卽皇帝位帝在并州未著人望及保釐浚郊大有寬裕之稱從幸鄴都是歲遇旱高祖遣祈雨于白龍潭有白龍見于潭心是夜澍雨尺餘人皆異之至是果登大位焉丁卯賜侍衛諸軍將校錢一人百貫下至五貫以初卽位示賚也戊辰宰臣馮道等率百寮請聽政凡三上表允之五代會要七年六月十三日卽位於柩前年二十九）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于相州之西山（原注夷狄之禮也）如京使李仁廓使于契丹契丹使梅里來丙子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竇貞固爲副太常卿崔棁爲禮儀使戶部侍郎呂琦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原注舊史實錄無橋道頓遞使疑不置或闕書漢高祖亦然）己卯四方館使朱崇節右金吾衛大將軍梁言使于契丹（五代史庚午始聽政于崇德殿門偏廊分命廷臣以嗣位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馬二匹往相州西山撲祭用北俗禮也丙子以司徒兼侍中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竇貞固副之太常卿崔棁爲禮儀使戶部侍郎呂琦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己卯遣判四方館事朱崇節右金吾大將軍梁言持國信物使于契丹是時河南河北關西並奏蝗害稼）秋七月壬辰皇祖母劉氏崩輟視朝三日（原注高祖所生母也高祖時尊爲皇太后矣其崩也喪葬不用后禮見恩禮之薄不書曰皇太后者于帝爲祖母也曰崩正其名也）丁酉使石德超撲馬于相州之西山（原注前已備見故文省）庚子大赦甲辰契丹使通事來（五代史秋七月癸未朔百官素服臨于天清殿戊子詔應宮殿州縣及官名府號人姓名與先帝諱同音者改之改西京明堂殿爲宣德殿中書政事堂爲政事廳堂後官房頭爲錄事餘爲主事己丑大行皇帝大祥帝釋繐服百官衣縿辛卯帝除禪服百官吉服壬辰太皇太后劉氏崩高祖之庶母也遺詔服紀園陵用后禮皇帝不得廢軍國機務既而禮官奏準令式爲祖父母齊繐周又準喪葬令皇帝本服周者三哭而止請準後唐同光三年皇太妃北京薨莊宗于洛京西內發哀素服不視事三日從之仍遣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奏告高祖靈座癸巳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中書舍人楊昭儉並停見任以請假在外不赴國哀故也丁酉宰臣馮道等率百寮詣崇德殿門拜表請御正殿凡三上表允之安州奏水平地深七尺庚子帝御正殿宣制大赦天下諸道州府諸色罪犯除十惡五逆殺人強盜官典犯贓合作毒藥屠牛鑄錢外其餘罪犯咸赦除之襄州安從進如能果決輸誠並從釋放其中外臣寮將校並與加恩天下有蟲蝗處並與除放租稅辛丑恒州順國軍節度使杜威河東節度使劉知遠並加檢校太師仍增爵邑青州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加守太師癸卯鄆州天平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虞侯景延廣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相州彰德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並加檢校太傅仍增爵邑宰臣馮道等上表請依舊置樞密使略曰竊以樞密使創自前朝置諸近侍其來已久所便尤多頃歲樞密使劉處讓偶屬家難爰拘喪制既從罷免暫議改更不會顯降勅文永停使額所願各歸職分豈敢苟避繁難伏請依舊置樞密使初高祖事後唐明宗覩樞密使安重誨秉政擅權賞罰由己常惡之及登極故斷意廢罷一委中書至是馮道等厭其事繁之故復請置之庶分其權表凡三上不允乙巳徐州節度使李從溫宋州節度使安彥威並加兼中書令西都留守充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加兼侍中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加守太保遣中使就中書賜宰臣馮道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堅辭

（不受丙午以給事中羅周岳爲左散騎常侍以右諫議大夫符蒙爲給事中以秘書少監兼廣晉少尹邊蔚爲右散騎常侍以廣晉少尹張煦爲右諫議大夫以廣晉府判官光祿少卿邊光範爲右諫議大夫丁未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加兼尚書令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守太傅自是藩侯郡守皆第加官封示溥恩也）（是月州郡十七蝗）八月戊午高行周克襄州（原注安從進自焚死故不書伏誅）庚申天平軍節度使景延廣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彰德軍節度使郭謹（五代史郭謹字守節太原晉陽人謹少從軍能騎射歷河中教練使晉天福中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領禹州刺史三年轉奉國左廂都指揮泗州防禦使歲餘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寧江軍節度使六年從幸鄴七年晉祖崩少帝即位授彰德軍節度使領軍如故開運初出授鄭州二年入爲左神武統軍三年復鎮鄜州高祖踐祚以鄴國舊臣加檢校太尉移鎮滑臺乾祐初復授彰德軍節度使二年就加檢校太師三年入朝加食邑是歲冬十月卒于位年六十輟視朝二日贈侍中）進錢粟助作山陵甲子契丹使郎五來庚午葬皇祖母于魏縣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思來（五代史八月壬子朔百官素服臨于天清殿乙卯以左散騎常侍羅周岳爲東京副留守庚申以山陵禮儀使太常卿崔梲爲太子賓客分司西都病故也壬戌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加檢校太傅甲子宰臣馮道加守太尉趙瑩加中書令李崧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和凝加右僕射契丹遣使致慰禮馬二十匹及羅絹等物是日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奏收復襄州安從進自焚而死生擒男宏贇斬之前河東節度使康福卒贈太師謚曰武安戊辰以太子太保兼尚書左僕射劉昫爲太子太傅詔賜襄州城內百姓粟大戶二斛小戶一斛以久困重圍也己巳以太子賓客趙元輔權判太常卿事充山陵禮儀使庚午葬太皇太后于魏縣泰固村癸酉契丹遣使致祭于高祖賻禮御馬二匹羊千口絹千匹契丹主母亦遣使來慰詔免襄州城內人戶今年夏秋來屋稅其城外下營處與放二年租稅應被安從進脅從者一切不問是月河中河東河西徐晉商汝等州蝗　五代會要晉天福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山陵

禮儀使狀高祖尊謚及廟號伏準故事將啟殯宮前擇日命太尉率百僚奉謚册告天於圜丘畢奉謚册跪讀于殯前此累朝之制蓋以天命尊極不可稽留今所上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尊謚寶册伏緣去洛京地遠寶册難以往來當司詳酌伏請祇差官往洛京祭告南郊太廟其日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立班中書令侍中升壇坐前讀寶册行告謚之禮今從玉牒所司擇日申請官員行事伏請請奏聞宣下者）九月辛丑李守貞爲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五代史九月丁丑朔百官素服臨于天清殿己卯分命朝臣詣寺觀禱雨辛巳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福建節度使王延羲並加食邑仍改賜功臣名號癸未帝御乾明門觀襄州行營都部署高行周都監張從恩等獻俘馘有司宣露布訖以安從進男宏受等四十四人徇于市皆斬之曲赦京城禁囚甲申宴班師將校于崇德殿賜物有差乙酉宰臣和凝上迴河頒賜鞍馬器帛丁亥以宋州歸德軍節度使安彥威爲西京留守兼河南尹以襄州行營都部署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戊子降襄州爲防禦使額均房二州割屬鄧州升泌州爲團練使額己丑以東京留守兼開封尹李德珫爲廣晉尹以宣徽南院使襄州行營都監張從恩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加檢校太尉以前同州節度使襄州行營副部署宋彥筠爲鄧州威勝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山陵禮儀使撰高祖祔饗太廟酌獻樂章上之庚寅詔今後除授留守宜降麻制癸巳樂平公主史氏進封魯國大長公主壽安長公主烏氏進封魏國大長公主鄭國長公主杜氏進封宋國大長公主荆南高從誨累表讓尚書令之命己亥追封故秦國長公主爲梁國長公主故永壽長公主爲岐國大長公主故延慶長公主爲郯國大長公主辛丑以義成軍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充大行皇帝山陵一行都部署壬寅以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劉遂清爲鄭州防禦使以澶州防禦使李承福爲宣徽北院使癸卯詔大行皇帝十一月十日山陵宜自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日不坐放文武百官朝參甲辰上大行皇帝尊謚寶册百官素服班于天清殿禮儀使撰進高祖祔饗太廟酌獻樂章舞名請以咸和之舞爲名從之）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舍利來庚午回鶻遣使者來（五代史冬十月辛亥朔百官素服臨于天清殿襄州刺市廟封

（爲順正王仍令本州脩崇廟宇癸亥啟攢宮百官衣初喪服入臨甲子靈駕進發帝于朱鳳門外行遣奠之祭歸畢還宮丁丑太保盧質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己卯宰臣李崧母喪歸葬深州遣使弔祭之庚辰契丹遣使致祭于高祖賻馬三匹衣三襲五代會要七年十月封襄州利市廟爲顯正王）十一月契丹使大卿來庚寅葬聖文章武孝皇帝于顯陵（原注陵在河南壽安縣五代之亂至此七君而不得其死者五明宗雖善終而愍帝不克葬至廢帝時始克葬故皆不書至此始見子得葬其父故并祔廟詳書之）己亥牛羊使董般使于契丹庚子祔高祖神主于太廟辛丑蠲高祖靈車所過民租之半（五代史十一月庚寅葬高祖皇帝于顯陵壬辰湖南奏前洪州節度使馬希振卒戊戌詔宰臣等分詣寺廟祈雪庚子祔高祖神主于太廟辛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權判三司董遇爲三司使詔州郡稅鹽過稅斤七錢住稅斤十錢州府鹽院並省司差人勾當先是諸州府除蠶鹽外每年海鹽界分約收鹽價錢一千七萬貫高祖以所在禁法抵犯者衆遂開鹽禁許通商令州郡配徵人戶食鹽錢上戶千文下戶二百分爲五等時亦便之至是掌賦者欲增射利難于驟變前法乃重其關市之征蓋欲絕其興販歸利于官也其後鹽禁如故鹽錢亦徵至今爲弊焉是日詔天地宗廟社稷及諸祠祭等訪聞所司承管多不精潔宜令三司預支一年禮料物色于太廟置庫收貯差宗正丞主掌委監察御史監當祭器祭服等未備者脩製）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穹廬（原注穹廬夷狄之用也）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辛未又使野里已來丙子于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者附再昇以來旱蝗（五代史十二月辛酉以威武軍節度副使充福建管內諸軍都指揮使王亞澄爲威武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詔諸道州府每遇大祭祀冬至寒食立春立夏雨雪未晴不得行極刑如有已斷下文案可取次日及雨雪定後施行乙丑以前鄧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左羽林統軍以前延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右羽林統軍以前金州節度

使潘環爲左神武統軍以前華州節度使皇甫立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右龍武統軍劉遂凝爲左驍衛上將軍以前貝州節度使馬萬爲右驍衛上將軍丙寅宰臣馮道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河陽節度使皇甫遇西京留守安彥威廣晉尹李德珫並加爵邑以山陵充奉之勞也己巳回鶻進奉使密里等各授懷化歸德大將軍將軍郎將放還蕃庚午故洪州節度使馬希振追封齊國公辛未故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彭城郡王錢元璙追封廣陵郡王丙子于闐回鶻皆遣使貢方物　五代春秋壬寅天福七年六月帝即位於鄴都八月高行周克襄州誅安從進大蝗十一月葬高祖於顯陵）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烏多奧來（五代史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盜發唐坤陵莊宗母曹太后之陵也河南府上言逃戶凡五千三百八十七餓死者兼之詔諸道以廩粟賑飢民民有積粟者均分借便以濟貧民時州郡蝗旱百姓流亡餓死者千萬計東都人士僧道請車駕復幸東京後唐莊宗德妃伊氏自契丹遣使貢馬庚寅沙州留後曹元深加檢校太傅充沙州歸義軍節度使癸巳發禁軍萬人并家口赴東京乙巳于闐回鶻入朝使劉再成等並授懷化大將軍將軍郎將放還蕃）二月壬子景延廣爲御營使己未如東京赦廣晉府囚庚申次澶州赦囚乙丑至自鄴都庚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原注焚衣野祭之類皆閭巷人之事也用之天子見禮樂壞甚　五代史二月庚戌御札取今月十一日車駕還東京沿路州府不用脩飾行宮食宿頓遞並以官物供給文武臣寮除有公事合隨駕外並先次進發以侍衛親軍使景延廣充御營使癸丑以廣晉尹李德珫權鄴都留守己未車駕發鄴都曲赦都下禁囚甲子次封邱文武百官見于行宮乙丑至東京甲戌以東京留守張從恩爲權鄴都留守以皇弟檢校司徒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年幼未出閣差左散騎常侍邊蔚知府事丁丑以前太僕卿薛仁謙爲衛尉卿河中逃戶凡七千七百五十九是時天下飢穀價翔踴人多餓殍右金吾衛上將軍劉讓卒贈太尉五代會要晉天福八年以皇弟重睿爲開封尹充管內河堤使時重睿以年幼未出閣命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府

（事逐月支錢七十千米麪綠千人馬十匹草茶別支公用米二十石麥五十石羊二十口每年麪三千斤錢四百千　又開運二年五月又遙領雄武軍節度秦階成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管內營田制置等使至三年正月改領忠武軍節度許蔡申等州觀察處置使）三月己卯朔趙瑩罷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于契丹蝗（五代史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監脩國史趙瑩爲晉昌軍節度使以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監脩國史辛巳以左散騎常侍盧重爲秘書監以東京副留守羅周岳爲右散騎常侍癸未青州節度使東平王楊光遠進封壽王北京留守劉知遠恒州節度使杜威並加兼中書令乙酉以鄆州節度使符彥卿爲河陽節度使以權鄴都留守前開封尹張從恩爲鄴都留守廣晉尹以右羽林統軍丁審琪爲鄆州節度使丁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楚王馬希範加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己丑桂州節度使馬希杲依前檢校太尉兼侍中兼知朗州軍州事朗州武平軍節度使馬希蕚加檢校太尉進封爵邑以武平軍節度副使岳州團練使馬希瞻爲檢校太尉領盧州昭信軍節度使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團練使馬希廣爲檢校太尉領洪州鎮南軍節度使皆楚王馬希範之弟也庚寅以宣徽北院使李承福爲右武衛大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前鄭州防禦使劉繼勳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經書上進賜帛五十段甲午有白烏棲作坊桐樹作坊使周務掠捕而進之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契丹詔京百司攝官親公事及五年與授初官癸卯以左諫議大夫司徒詡爲給事中左司郎中王仁裕爲右諫議大夫前鴻臚卿王均爲少府監　五代會要晉天福八年三月進封淄青節度使楊光遠爲壽王　又晉天福八年三月有白烏棲于作坊廨樹）夏四月庚午董殷使于契丹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五代史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戌以許州節度使趙在禮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從溫爲許州節度使己巳中書門下奏請以六月二十七日降誕日爲啟聖節從之是月河南河北關西諸州旱蝗分命使臣捕之）五月泰寧軍節度使安審信

捕蝗于中都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歐陽脩晉問或問爲人後者改其所生父母之名攷於六經與古今典禮固無之矣而前世有天下之君多矣果無之乎曰有而不足法也蓋自漢以來由藩侯入繼大統其爲人後合禮而得正之君皆無之也惟五代晉出帝嘗以其所生父爲皇伯矣此何足道也彼出帝者立不以正非爲後繼統之君也蓋其不當立而立必絕其所生則得立不絕則不得立故不得已而絕之也出帝父曰敬儒高祖之兄也敬儒早卒高祖憐出帝孤而養以爲己子而高祖自有子五人高祖疾病以其子重睿託於大臣及高祖崩晉大臣皆約欲得長君故捨重睿而立出帝其義不當立惟欺天下以爲高祖眞子故得立則其勢豈敢復顧其所生父也哉其以爲皇伯者不得已也蓋立不以正之君又不得已而至此其可爲後世法哉嗚呼五代之際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先王之制度文章於是掃地矣蓋篡逆賊亂之始也而晉氏尤甚自高祖與契丹爲父子出帝以耶律德光則爲祖以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其可以人理責乎是其可以爲世法乎出帝既立不旋踵而契丹滅晉遷其族於北荒幽之黃龍府舉族餓死永爲夷狄之鬼其滅亡禍敗未有若斯之酷也論者謂漢哀桓亂世不足爲法可矣若晉出帝者果可爲法乎）癸卯馮道罷甲辰以旱蝗大赦（五代史五月己卯追封皇故長姊爲吳國長公主癸未皇姪女永福縣主薨輟朝三日追封平昌郡主丁亥皇第二叔祖贈太師高友追封秦王皇第三叔祖贈太尉萬銓贈太師追封趙王皇伯贈太傅敬儒贈太師追封宋王皇叔贈太尉福王德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叔贈太傅暉贈太師追封韓王皇叔贈太尉通王殷皇叔贈太尉廣王威皇兄贈太傅郯王重裔並贈太師追封如故皇兄贈太師沂王重信追封楚王皇兄贈太傅號王重乂皇兄贈太師夔王重進皇弟贈太尉陳王重杲等並贈太師追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册命辛卯以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尚書左丞以禮部侍郎張允爲御史中丞以中書舍人吳承範爲禮部侍郎以吏部侍郎王延爲尚書左丞以尚書右丞王松爲吏部侍郎以兵部侍郎張昭遠爲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呂琦爲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韋勳爲戶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詳爲刑部侍郎癸巳命宰臣等分詣寺觀禱雨己亥飛蝗自北翳天而南太子賓客李棁卒甲辰詔諸

道州府見禁罪人除十惡五逆行刼殺人僞行印信合
造毒藥官典犯贓各減一等外餘並放是時所在旱蝗
故有是詔乙巳幸相國寺祈雨　冥福禪院藏經碑東
嶽冥福禪院新寫藏經之碑朝議大夫行殿中侍御史
柱國周元休撰述夫元黃判而清濁分三才叙而萬彙
育散乎元素簡易之體猶存降　中庸澆薄之風益扇
雖羣分類聚上智下愚靡不惡其死而愛其生　其得
而　乎喪緬維盤古爰及當今咸欲致身于長樂之鄉
立名于無疆之域而嗜慾窒性好尚由心　苦海而
迴蹈迷途而繼踵竟致惡而必得愛而必忘浩浩
猶百川之　　者　　而言也至于用慈儉　　　體
冲虛而爲質駕　　鶩之佁俯仰八紘喰霞御氣之流
逍遙六合或丹　邱暫別或羽化能歸亦不能忘情于生
死之源絕迹于　夷之境降茲以往何足道哉洎乎西
域誕靈耀列星而應瑞漢庭入夢挺金質以呈祥法被
寰中言超象外遠究天人之際廣開方便之門現無生
爲不死之　示有相入無形之域俗正眞之　　　網
能除　　　之至明闕室皆曉觸類斯長無幽不通元
化普洽而不窮虛谷有聲而必應至矣哉總萬法而爲
方卽絕跡出塵無如佛者夫其道也大慈廣運宏濟無
方闕衆妙　　元闕　啟導一乘之教覺路難登寂滅
虛空眞如綿邈窈冥莫測識智難量是知翦長空者必
假以羽翰濟巨浪者須資于舟檝將欲以言觀法以法
觀心窺解脫之門究　　　　　是者卽莫　乎經矣
其要也始則演以一音次則偈于四句變拳石爲千峰
之秀導勺水爲萬派之源于是貝葉緹紬流行斯廣龍
宮寶藏　　攸繁莫不指示迷方津梁彼岸使　　珠
者必求罔象涉麗水者果獲祥金搜文則萬象皆呈得
意則一言以蔽能宏是者其惟釋門之達士哉郞今經
藏主隱公是其人也公生于鎭州靈壽縣俗姓裴氏法
名志隱出家于奉恩寺受戒于光化初幼無童心長有
佛性名山勝境靡不經遊先止于岨崍山光化寺脩行
二十餘載剃度三十餘人遠遁傾依緇俗瞻仰是院先
有主者僧順公本貫定州深澤縣人也俗姓李氏法名
智順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業于法華院後因巡禮遂
至山門與先院主僧道言相繼住持六十餘載剃度二
十餘人脩崇院宇　德佛事並已周圓濮陽化召得施
主李彥章等特建鐘樓經藏雖斤斧丹青煥乎畢備而
經文典誥咸且闕諸遂乃堅請主持假其緣化既從請
託遂果成　　　募彼信心資乎敏手堅比移山之志

勸用覆簣之功僅越十年始就前願凡寫藏內經律論
及聖賢傳記等共五千四百八十卷並新紙墨咸得精
詳永用緘藏是圖悠久今院主僧行　供養主僧行感
曲座　行隱並禪林擢秀　水澄波護戒珠而如握靈
蠅傳祖印而非關墮鵲三千世界不染六塵八萬法門
皆歸一念身居五濁蓮花生于淤泥　燃百燈太陽入
于闍室住持眞境炳煥釋　況方嶽之中岱宗爲首地
臨齊魯境壓淮沂玉几金床宛留勝跡天門日觀下瞰
長空爰屬盛明卽期封禪方今千年啟運四境無塵緇
徒雖蔭于法門野老咸知其帝力府主太師公勳高社
稷　列山河下車而比戶成蘇出令而連營盡肅論兵
玉帳謀深起翦之流禮士金臺價重鄒枚之選故得時
康俗阜氣淑年和成此莊嚴　　風教遂釋子歸依之
願契如來付囑之言得不備以艮因紀之貞石元休功
慚力學敏謝生知幸見托于斯　實懷　于染翰式揚
功德適述銘云浩浩浮生茫茫曠劫惡積禍胎福生善
業覺路難尋愛河易涉瞻彼波瀾　　舟檝爰有大士
百億化身戒珠不類　鏡無塵演茲妙法濟彼蒸民門
闢覺路指示迷津妙旨幽深微言秘奧窅窅靈源茫茫
元造孰究眞宗孰探法寶　　欲探必資經誥猶歟
典列聖巖猷一音　演萬法斯流雕金縷玉貝葉緹紬
將求佛性捨此何求偉哉達士成此至功　乎寶藏宛
若龍宮生雖有岸法本無　天長地久永播眞風大亘
天福八年歲次癸卯五月戊寅朔十五日壬辰建典邦
佐命忠亮功臣泰寧軍節度兗沂密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兗州諸
軍事行兗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
三百戶安審信節度行軍司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田文進節度副使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冀從
實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金部郎中兼侍御史賜
紫金魚袋王琯觀察判官將仕郎檢校尚書職方員外
郎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劉彥融節度掌書記將仕郎
試大理司直兼侍御史賜緋魚袋申光遜觀察支使將
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朱鎔節度推官將仕郎
試大理評事李光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
閤翦節度巡官儒林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李
登仕郎前守太子通事舍人守錄事參軍張　將仕郎
守戶曹參軍于用章將仕郎守法曹參軍李汎文林郎
試大理評事守乾封縣令張　　　郎守乾封縣主簿

（全翼前泰寧軍節度副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席全威院主僧行仙師翁元起置院和尚法號從幽俗姓刁氏藏經功德主僧志隱先師本貫鎮州靈壽縣人本州奉恩寺主僧道恭藏經周備刊石標題同學行等二十餘人）六月庚戌祭蝗于皐門癸亥供奉官七人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五代史六月庚戌以螟蝗爲害詔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往皐門祭告仍遣諸司使梁進超等七人分往開封府界捕之乙卯以左羽林統軍安審暉爲潞州節度使宿州奏飛蝗抱草乾死丙辰貝州奏逃戶三千七百遣供奉官衛延韜詣嵩山投龍祈雨戊午以西京留守馬從斌爲左監門衛上將軍開封府界飛蝗自死庚申河南府奏飛蝗大下徧滿山野草苗木葉食之皆盡人多餓死禮部侍郎吳承範卒丙寅以將冊皇太后遣尚書左丞王易簡奏告天地陝州奏蝗飛入界傷食五稼及竹木之葉逃戶凡八千一百丁卯以給事中符蒙爲禮部侍郎以右諫議大夫裴坦爲給事中辛未遣內外臣寮二十八人分往諸道州

府率借粟麥時使臣希旨立法甚峻民閒碓磑泥封之隱其數者皆斃之由是人不聊生物情胥怨是月諸州郡大蝗所至草木皆盡）秋七月甲午冊皇太后丁酉射于南莊契丹使梅里等來甲辰供奉官李漢超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五代史天福八年秋七月丁丑朔京師雨水深三尺辛巳許州節度使李從溫來朝進封楚國公壬午以前河陽節度使皇甫遇爲右龍武統軍丁亥以宣徽南院使李承福爲同州節度使癸巳改陝州甘棠驛爲通津驛避廟諱也甲午正衙命冊皇太后以宰臣李崧充使右散騎常侍李愼儀爲副丁酉幸南莊召從駕臣僚習射路左農人各賜布衫麻屨）八月丁未朔募民捕蝗易以粟（事文類聚備史五代晉出帝天福間募民捕蝗易以粟）辛亥檢民青苗（五代史八月戊申右衛上將軍楊思權卒贈太傅辛亥分命朝臣一十三人分檢諸州旱苗涇青磁鄴都共奏逃戶凡五千八百九十諸縣令佐以天災民餓攜牌印納者五癸酉以前昭義節度使李從敏爲左龍武統軍）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丙申幸大年莊及景延廣第（五代史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帝所生母也丁亥追冊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帝之元妃也是日以金部郎中知制誥馮玉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潁州團練使戊子前潁州團練使田令方追奪在身官爵勒歸私第坐前任耀州日額外配民麴錢納歸私家故也延州奏綏州刺史李彝敏拋棄郡城與弟彝俊等五人將骨肉二百七十口來投當州押送赴闕稱與兄夏州節度使彝殷偶起猜嫌互相攻伐故也辛卯夏州奏差宥州刺史李仁立權知綏州癸巳故綏州刺史張從訓贈太尉追冊皇后之父也甲午夏州李彝殷奏衙內都指揮使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彝敏知事不濟與弟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潛結兇黨顯恣逆謀骨月之間尚與屠害照臨之內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丙申幸大年莊遂幸侍衛使景延廣第延廣進金玉器玩賜延廣玉帶名馬母妻賓佐部曲僮僕錫賚咸及之庚子以右諫議大夫邊光範爲給事中以吏部郎中劉知新爲右諫議大夫是月諸州郡括借到軍

食以籍來上吏民有隱落者並處極法州郡二十七蝗餓死者數十萬）冬十月戊申立馮氏爲皇后（原注馮氏于帝爲叔母）壬子畋于近郊幸沙臺丙寅契丹使通事劉允來庚午括借民粟（五代史冬十月戊申制以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仍命所司擇月備禮冊命庚戌封皇第十一妹爲嘉興長公主第十二妹爲永泰長公主是夕五更有彗見于東方在角旬日而滅壬子以權知延州軍州事前鳳州防禦使杜威爲延州留後甲寅以國子祭酒兼戶部侍郎田敏充宏文館學士判館事以吏部侍郎張昭遠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以給事中司徒詡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西京奏百姓馬知饒殺男吳九不死以其侵母食也詔赦之甲子以前延州節度使何建爲涇州節度使丙寅以涇州節度使王周爲陝州節度使己巳以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邊蔚爲工部侍郎依前知府事壬申以前兵部侍郎李玘爲吏部侍郎癸酉命使攝太尉右僕射平章事和凝使副攝司徒給事中邊光範追冊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奉寶冊至西莊影殿行禮鹵簿儀仗如式）十一月己卯董

殷使于契丹甲申幸八角閱馬牧乙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齊州刺史楊承祚奔于青州辛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金仁逢來（五代史十一月丁丑以鄧州節度使宋彥筠爲晉州節度使以涇州節度使何建爲鄧州節度使己卯以前鄴都留守廣晉尹李德珫爲涇州節度使丙申所司奏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元瓘謚曰莊穆詔改爲文穆戊戌遣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貝州軍事詔節度使王令溫赴闕庚子單州軍事判官趙岳奏刺史楊承祚初夜開門出城稱爲母病往青州寧親于孔目官齊琪處留下牌印臣已行用權知州事辛丑高麗遣使朝貢昭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等使杜建徽進封郎國公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領兵赴鄆州）十二月癸丑給事中邊光範登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甲寅高麗使太相來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反淄州刺史翟進宗死之（五代史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押兵士屯于鄆州仍遣供奉官殿直二十六人自河陰至海口分擘地分巡檢以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謀叛故也庚戌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吳氏已降二十一人並封郡國夫人太后宮皇后宮如容夫人等亦如之太子太保致仕梁文矩卒贈太子太傅癸丑詔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宋州節度使高行周貝州節度使王令溫同州節度使李承福陳州節度使梁漢璋亳州李瓊懷州薛懷讓並赴闕分命使臣諸州郡巡檢以契丹入寇故也遣給事中邊光範前登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行至恒州以敵已犯境不能進留于公館數月不達其命而回甲寅以單州刺史楊承祚爲登州刺史從其便也華州陝府奏逃戶凡一萬二千三百乙丑臘車駕不出詔前陝州節度使石贇率諸節度使畋于近郊太子賓客聶延祚卒丁卯詔宣徽使劉繼勳就杜威園亭會節度使統軍等習射淄州奏青州節度使楊光遠反遣兵士取淄州刺史翟進宗入青州是冬大飢河南諸州餓死者二萬六千餘口　太平御覽五代史晉史曰澤州奏前刺史史彥韶離州爲軍民邀留不放出城兼截下州馬鐙其刺史彥韶經三日後夜開城門赴闕　五代春秋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青州

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大饑）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歸德軍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契丹入鴈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鄴都不得進而復（原注晉自高祖以父事契丹甚謹而歲時遣使舊史實錄皆不書至出帝立使者旁午不絕不可勝數故其官卑者皆略而不書班以不得進故書）大饑壬午前靜難軍節度使李周留守東京景延廣爲御營使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于澶州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括馬（五代會要晉天福九年正月發使于諸道州府括取公私之馬時契丹入寇上駐軍澶州以禦之故降是命）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五代史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是夕陣雲掩北斗之魁星乙亥滄恒貝鄴馳告契丹前鋒趙延壽趙延昭引五萬騎入寇將及甘陵青州楊光遠召之也己卯契丹陷貝州知州吳巒死之庚辰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排陣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以陝州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陣使以左羽林統軍潘瓌爲步軍右廂排陣使太原奏契丹入鴈門圍忻代二州恒滄邢三州上言契丹大至是歲天下餓死者數十萬人詔逐處長吏瘞之壬午詔取此月十三日車駕北征以前邠州節度使李周爲權東京留守乙酉車駕發東京丁亥敵騎至黎陽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前軍都虞候河北危蹙諸州求救者人使相望戊子車駕至澶州以貝州節度使王令溫爲鄧州節度使時令溫弟令崇自契丹至訴以衆族陷于甘陵故有是命辛卯鄴都留守張從恩遣人夜縋城間行奏契丹王以鐵騎三四萬建牙帳于元城以趙延壽爲魏博節度使改封

（魏王延壽日率騎軍摩壘而退甲午以北京留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以恒州節度使杜威副之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都虞候其職員將校委招討使便宜署置乙未大霧中有白虹相偶占者曰斯爲海淫其下必將有戰詔率天下公私之馬以資騎軍丙申契丹攻黎陽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率勁騎三千以禦之己亥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于契丹主求脩舊好守忠自敵帳迴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與契丹戰于秀容斬首三千級生擒五百人獲敵將一十七人賊軍散入鵶鳴谷已進軍追襲）二月戊申前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于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北平敗之（五代史二月甲辰朔遣石贇守麻家口何建守楊劉鎮白再榮守馬家渡安彥威守河陽鄆州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潛約光遠引契丹于馬家渡濟河時郭謹在汶陽遣左武衛將軍蔡行遇率數百騎赴之遇伏兵于葭葦中突然而出轉鬭數合部下皆遁行遇爲賊所執鋒鏑重傷不能乘馬坐畚中舁至幕帳遣李守貞等水陸進兵而下以救汶陽丙午先鋒指揮使石公霸與契丹遇于戚城之北爲契丹所圍高行周符彥卿方息于林下聞賊至駭愕督軍而進契丹衆甚盛被圍數重遣人馳告景延廣請益師延廣遲留候帝進止行周等大譟瞋目奮擊賊衆傷死者甚多帝自御親兵救之方解登戚城古臺置酒以勞三將咸咎延廣不遣兵赴難相對泣下戊申契丹築壘于馬家渡東岸以騎軍列于外以禦王師李守貞以師搏之遂破其壘初西岸敵軍數萬鼓譟揚旗以助其勢及見東岸兵敗號哭而去獲馬百匹生擒賊將七十八人部衆五百人送行在悉斬之辛亥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合蕃漢之兵四萬抵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牽脅之壬子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易州刺史安審約奏戰契丹于北平賊退保祁溝關斷其橋梁而還癸丑博州殘兵至自賊中周儒之降也賊執其軍士將獻于幕帳行次中途守者夜寢其中軍士一人自解桎梏爲諸兵釋縛取賊戈矛盡殺援者二百餘人南走而歸至河無舟浮水而過溺死之餘所存者六十七人是日日有黃白暈二白虹夾日而行己未滄州奏賊衆三千人援送所掠人口寶貨等由

長蘆入蕃以輕騎邀之斬獲千餘人人口輜重悉委之而走庚申宰臣馮道等再上表請聽樂皆不允時帝自期年之後于宮中間舉細聲女樂及親征以來日于左右召淺蕃軍校奏三絃胡琴和以羌笛擊節鳴鼓更舞迭歌以爲娛樂常謂侍臣曰此非音樂也故馮道等奏請舉樂詔旨未允而止壬戌楊光遠率兵圍棣州刺史李瓊以州兵擊之棄營而遁冀州奏敗賊軍于城下見舁棺者訊其降者曰戚城之戰上將金頭王中流矢而死此其櫬也癸亥以前鄧州節度使何建爲東南面馬步軍都部署率師屯汶陽甲子蜀人寇我階州）三月癸酉朔及契丹戰于戚城契丹去（原注戰而兩各傷失收兵徐去晉不能追故以自去爲文）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于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爲武定軍（五代史三月癸酉朔契丹主領兵十餘萬來戰時契丹僞棄元城寨已旬日矣伏精騎于頓邱故城以待王師設伏累日人馬饑頓趙延壽謀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不敢前進不如徑造城下四面而進攻奪其橋梁天下定矣契丹主然之是日前軍高行周在戚城之南賊將趙延壽趙延昭以數萬騎出王師之西契丹主自擁精騎出王師之東兩軍接戰交相勝負至晡時契丹主以勁兵中央出而來帝御親軍列爲後陣東西濟河爲偃月之勢旗幟鮮盛士馬嚴整契丹主望之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朝兵馬半已餓死今日觀之何其壯耶敵騎往來馳突王師植立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空賊軍稍却會有亡者告契丹主曰南軍東面人少沿河城柵不固可以攻之契丹乃率精騎以攻東邊王師敗走敵騎追之時有夾馬軍士千餘人在隄閒治水寨旗幟之末出于堰埭敵望見之以爲伏兵所起追騎乃止久之復戰王師又退李守超以數百騎短兵直進擊之敵稍却戰場之地人馬死者無算斷箭殘鏃橫厚數寸遇夜賊擊鉦抽軍而退夜行三十里而舍爲護聖指揮使協霸七入賊中夷其族護聖第二軍都指揮使安重懷指揮使烏韓七監軍何彥超等臨陣畏怯手失兵伏悉斬之乙亥契丹主帳內小校竊其主所乘馬來奔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齊州奏青州賊軍寇明水鎮壬午禮部尚書盧詹卒贈太子少保甲申契丹車帳已過貝州以趙延昭守貝州辛卯定州馬全節攻泰州拔之俘其兵士二十人雜畜戎仗稱是癸巳北京留守兼中書令劉

（知遠封太原王餘如故是日詔天下抽點鄉兵凡七戶出一士六戶資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爲號太常丞王緒棄市緒家于青州常致書于楊光遠緒有妾之兄儀緒不爲賙給遂告與光遠連謀密書述朝廷機事遂收捕斬之　五代會要開運元年三月命諸道府州縣點集鄉兵率以稅戶七家共出一卒兵仗器械共力營之至五月勅諸道新點鄉兵宜以武定爲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赦京師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定豐敗之辛酉率借民財（五代史夏四月車駕在澶州滄州奏契丹陷德州刺史尹居璠爲敵所執甲辰鄴都留守張從恩來朝丁未加從恩平章事還鄴己酉詔取今月八日車駕還京令高行周王周留鎮澶淵近地兵馬委便宜制置甲寅至自澶州曲赦京城大辟以下罪人丁巳升冀州爲防禦使額同華奏人民相食己未以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爲右神武統軍辛酉以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爲西京留守以宋州節度使高行周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爲兖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是日分命文武臣寮三十六人往諸道州府括率錢帛以資軍用癸亥以西京留守安彥威爲晉昌軍節度使以晉昌軍節度使趙瑩爲華州節度使以左龍武統軍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是日置酒宮中召景延廣謂之曰卿有佐命之功命保釐伊洛非酬勳之地也因解御衣寶帶以賜之丙寅隴州奏餓死者五萬六千口）五月戊寅李守貞討楊光遠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五代史五月壬申朔太原劉知遠奏邊境未寧軍用甚廣所封王爵乞未行册命戊寅遣侍衛親軍都虞候李守貞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于青州丁亥以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以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爲行營都虞候以左神武統軍潘環掌騎兵右神武統軍張彥澤掌步兵辛卯張從恩奏貝州賊將趙延昭縱火大掠棄城而遁以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副之戊戌以鄧州節度使何建爲貝州永清軍節度使是月澤潞上言餓死者凡五千餘人）六月克淄州丙午復置樞密使丁未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樞密使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于汶濟（五代史六月辛丑朔王師拔淄州斬楊光遠僞署刺史劉翰辛卯以太尉兼侍中馮道爲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同州節度使丙午詔復置樞密院丁未以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樞密使權開封府尹李周卒輟朝贈太師辛亥以邢州節度使安叔千爲晉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晉州節度使宋彥筠爲陝州節度使以吏部郎中李穀充樞密直學士丙辰滑州河決漂注曹單濮鄆等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濟戊午升府州爲團練使額庚申襄州獻白鵲甲子復置翰林學士乙丑宰臣等三上表請聽樂詔允之戊辰以門下侍郎王松爲左丞以右丞王易簡爲吏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蕭愿爲祕書監以右諫議大夫王仁裕爲給事中以給事中李式爲左散騎常侍以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翰林學士以禮部郎中李澣本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刑部郎中劉溫叟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以主客員外郎范質充翰林學士御史張宜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庚午以前晉州節度使周密爲左龍武統軍以同州節度使李懷忠爲左羽林統軍　五代會要開運元年詔依舊置翰林學士院共中書舍人公事准舊日施行）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劉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大赦天下改天福九年爲開運元年河北諸州曾經契丹蹂踐處與免今年秋稅諸軍將士等第各賜優給諸州率借錢帛赦書到日晝時罷徵出一千貫已上者與免科徭一萬貫已上者與授本州上佐云是日宣赦未畢會大雷雨匆遽而罷時都下震死者數百人明德門內震落石龍之首議者以爲石乃國姓蓋不祥之甚也癸酉以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鄴都留守加兼侍中以昭義節度使安審暉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乙亥前陝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尉改定州節度使鄴都留守張從恩改鄆州節度使禮官奏天子三年喪畢祫享于太廟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今年八月喪終畢合以十月行大祫之禮冬季祠祭改薦爲祫從之丁丑虞部員外郎知制誥陶穀改倉部郎中知制誥大理卿吳德謙改祕書監致仕辛

（已以左龍武統軍李從敏爲潞州節度使天策府都護軍桂州節度使知鄆州軍事馬希杲加檢校太師壬午降金州爲防禦州降萊州爲刺史州戶部侍郎田敏改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李祥改尚書右丞以潁州團練使馮玉爲戶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中書舍人趙上交改刑部侍郎己丑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充宏文館大學士太子太傅譙國公劉昫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三司宰臣李崧和凝進封爵邑庚寅宣徽北院使劉繼勳改宣徽南院使三司使董遇改宣徽北院使辛卯以前陝州節度使石贇爲鄧州節度使同州節度使李承福卒贈太傅　冊府元龜少帝開運元年七月辛未朔帝御崇元殿）八月辛丑朔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德軍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戊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詡門閭（五代史八月辛丑命十五將以禦契丹北京留守劉知遠充北面行營都統鎮州節度使杜威充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鄆州節度使張從恩充馬步軍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馬步軍都排陣使徐州節度使趙在禮充馬步軍都虞候晉州節度使安叔千充馬步軍左廂排陣使前兗州節度使安審信充馬步軍右廂排陣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符彥卿充馬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節度使王廷允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節度使宋彥筠充步軍右廂都指揮使前金州節度使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左神武統軍潘環充步軍右廂排陣使壬寅閩王延羲爲其下連重遇朱文進所害衆推文進知留後事稱天福年號間道以聞甲辰太子少傅盧文紀改太子太傅太子少保李鏻改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李懌改戶部尚書給事中司徒詡改右散騎常侍以府州刺史折從阮爲安北都護充振武節度使是夜熒惑入南斗乙巳詔復置明經童子二科己酉以鄧州節度使王令溫爲延州節度使癸丑以威武軍兵馬留後權知閩國事朱文進爲檢校太傅福州威武軍節度使知閩國事癸亥升澶州爲節鎮以鎮寧爲軍額割　濮州爲屬郡甲子以延州節度使史威爲澶州節度使　冊府元龜晉少帝開運元年八月制曰宣王講武逐獫狁于太原漢帝出師走匈奴于瀚海是知蠻夷猾夏不能絕之于古今戎狄

無厭不能拘之以信義先皇帝昔當草昧方在龍潛未登郡邑之壇始有晉陽之難契丹王徑驅番部直抵并郊遂解重圍助成大統我之興也彼有力焉于是邀之以鬼神申之以盟誓載諸簡冊傳厥子孫爾後常念前因每思厚報減宮闈之服玩罄府藏之珠珍供億無時道途相望而契丹貪殘滋甚驕縱異常通使命于江淮徵貢輸于郡國苞藏既久姦譎漸萌既而與議請講羣情憤激軍民扼腕中外同辭請興貔虎之師以遏豺狼之患先皇帝重其信誓篤以初終降萬乘之尊禮不義之虜耗中原之力奉無已之求迨予纘受丕圖虔承顧命每欲息民繼好敢忘屈已從人所以厚禮卑辭以隆其意推心置腹以示其誠其如鴆毒潛深獸心難革乘我歉歲伐予大喪平視中原竊窺神器朕實不德民罹其殃愧悼增深瘡痍興歎向者躬提黃鉞親指雲旗駐于甘泉自春徂夏賴祖宗垂慶天地儲休猛將如雲謀臣若雨士百其勇人一其心寸鐵不遺狂戎自潰氛霾少息師旅凱旋今則漸入秋深慮爲邊患朕以志平寇難不敢荒寧將期親率全師恭行天討庶幾一舉永靜三邊罔辭櫛沐之勞用拯生靈之患得不精求將帥慎柬偏裨冀成破竹之功以殄折膠之寇爰于剛日乃降命書順國軍節度鎮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幽州道行營副招討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眞定尹駙馬都尉杜重威地居戚里神授戎韜久服金革之勞累濟艱難之運虎牢晝閉一麾而盜賊自消河朔未寧再駕而氛妖繼息戡定之業溢于鼎鐘天平軍節度鄆齊棣等州觀察處置兼管內河隄等使光祿大夫簡較太尉平章事張從恩清明可鑑忠正無邪夙懷刺虎之謀早列翟龍之籍當襄陽之役克成監護之勳及北虜之來實賴藩籬之固器業之用可謂縱橫西京留守起復簡較太尉兼侍中行河南尹景延廣文武全才雲龍際會指經綸于掌內藏甲馬于胸中久權七萃之師繼委十連之帥軍民畏服畿甸肅清左右之勞書于盟府武寧軍節度徐宿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太師兼侍中趙在禮河嶽鍾靈松筠植性授王鈐之祕略得金版之機輔翼數朝周旋重鎮述職而必先九牧事君而惟盡一心尊獎之功光乎史冊建雄軍節度晉慈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簡較太師平章事安叔千衆推武庫素曉陣圖疾惡如仇見義思勇觴酒豆內無虧撫士之心尺籍伍符盡得總戎之訣軍旅之任實契僉諧前泰寧軍節度兗沂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特進簡較太師平章事安審信入處腹心早攀鱗翼偶儻乃萬夫之長驍雄眞六都之豪鷹頷虎頭咸仰將軍之相牙璋犀節累持方伯之權英特之名播于中外河中護國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太師平章事安審琦嚴明無翳寛簡自居善知奇正之謀備熟孤虛之法首赴風雲之會昔同帶礪之盟累踐藩垣常堅夾輔連帥之重倚若長城河陽三城節度孟懷等州觀察處置管内河隄等使青州行營副都部署特進簡較太師符彦卿惟爾先臣實爲名將世襲弓裘之慶門傳忠孝之規西漢三雄徒稱傑出東京七校乃爲時生竭盡之心貫于金石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内河隄等使北面行營馬步都虞侯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太師皇甫遇効敵萬人力摧九虎赤羽若日蒲大夫之英風快馬如龍曹景宗之意氣繼承重寄必竭純誠義烈之稱播于寰海北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兼馬軍都指揮使特進簡較太保右神武統軍張彦澤猛若關張氣吞荊聶洊膺委寄每著勤勞鳴鏑離弦既得吟猿之妙青萍出匣久彰斷兕之名營陣之間皆推果毅橫海軍節度滄景德等州觀察處置管内河隄等使幽州道行營右廂排陣使特進簡較大師王廷允鬼谷傳書神龜授印委鎭臨于滄海賴控扼于邊陲繕甲治兵暗蓄摧兇之計深溝高壘不移持重之心捍禦之謀斷于胷臆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簡較太尉宋彦筠威惠兼著膽氣無儔累佐戎權善貞師律千軍萬馬悍陳慶之虛名三令五申得孫武之戰術將帥之選皆謂當仁前懷德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田武早從戎伍備歷艱難安邊展頗牧之才制勝合韓英之法向者仗其舊德委以邊藩頗賫外禦之功實有分憂之績忠貞之節雅叶求東北面行營步軍都排陣使兼步軍都指揮使特進簡較太保左神武統軍潘瓌幕府書勳師干著効攻城野戰獨麾鄭國之旗陷陣先登幾獲魚門之胄洎升環衛爾見公忠兵革之時所宜登用而皆位崇侯伯任重土茅俱爲社稷之臣悉是棟梁之具或忠推何義或報國忘家常堅翼戴之心夙蘊澄淸之志朕所以告于宗廟質以著龜授之以征鞶付之以蕭鉞但以狂戎侵掠生聚虔劉既貽中國之羞抑亦人臣之恥爾等上則受先王顧托輔予沖人次則副朝廷倚畀委之重任所宜同德比義戮力齊心各竭乃誠共安國步功業可以不朽富貴可以無窮況今芻粟俱充士卒咸憤旌旗萬隊甲馬千羣呼吸則山嶽蕩搖號令則乾坤震動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城何城不克佇期獻俘淸廟懸首藁旂同集大功永淸四海於戲周王任吉甫南仲乃惕戎夷漢帝任去病衛青遂空沙漠今吾命帥者謂得人勉立異勳速平多難無令數子獨擅前功凡我股肱當體朕意杜重威充都招討使張從恩充兵馬都監景延廣充馬步軍都排陣使趙在禮充馬步軍都虞侯安叔千充馬步軍左排陣使安審信充馬步軍右排陣使安審琦充馬步軍都指揮使符彦卿充馬軍左都指揮使皇甫遇充馬軍右都指揮使張彦澤充馬軍排陣使王廷允充步軍左都指揮使宋彦筠充步軍右都指揮使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潘瓌充步軍右廂排陣使（[illegible]太師）

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于七里烽敗之（五代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乙酉戶部侍郎韋勳爲太子賓客以前棣州刺史段希堯爲戶部侍郎以光祿卿張仁愿爲大理卿己丑禮部侍郎符蒙卒壬辰太原奏代州刺史白文珂破契丹于七里烽斬首千餘級生擒將校七十餘人癸巳以前隴州防禦使翟光鄴爲宣徽北院使己亥以滄州節度使王廷允卒輟朝贈中書令　又白文珂字德溫太原人也曾祖辯父君成遼州刺史文珂初事後唐武皇補河東牙將改遼州副使莊宗嗣位轉振武都指揮使天成中鎭州節度使王建立表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遙授舒州刺史檢校司空歷青州魏府都指揮使歷瀛蔚忻代四州刺史領代州日兼蕃漢馬步都部署漢高祖鎭并門表爲副留守檢校太保漢國初建授河中節度使西南面招討使檢校太傅漢祖定兩京改天平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未幾鎭陝州檢校太師會河中李守貞叛詔充河中府行營都部署時文珂已老朝議恐非守貞之敵乃命太祖西征河中平文珂授西京留守河南尹太祖踐阼加兼中書令頃之以太子太師致仕世宗即位封晉國公顯德元年卒于西京年七十九輟視朝一日子廷誨仕皇朝歷諸衛將軍卒）冬十月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副招討使（五代史冬十月壬寅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加守太尉庚戌以徐州節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虞侯趙在禮爲北

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甲寅以起居郎知制誥賈緯爲戶部郎中知制誥戊午詔曰朕虔承顧命獲嗣丕基常懼顛危不克負荷宵分日昃罔敢怠寧夕惕晨興每懷祗畏但以恩信未著德教未敷理道不明咎徵斯至向者頻年災沴稼穡不登萬姓飢荒道殣相望上天垂譴涼德所招仍屬干戈尙興邊陲多事倉廩不足則斂人之餱食帑藏不足則率人之資財兵士不足則取人之丁中戰騎不足則假人之乘馬雖事不獲已而理將若何訪聞差去使臣殊乖體認不能敦于勉諭而乃臨以威刑自有所聞益深愧悼旋屬守臣叛命敵騎入邊致使甲兵不暇休息軍旅有征戰之苦人民有飛輓之勞疲瘵未蘇科徭尙急言念于兹寢食何安得不省過興懷側身罪已載深減損思召和平所宜去無用之資罷不急之務棄華取實惜費省功一則符先帝慈儉之規慕前王朴素之德向者造作軍器破用稍多但取堅剛不須華楚今後作坊製器械不得更用金銀裝飾比于遊畋素非所好凡諸服御尤欲去奢應天下府州不得以珍寶玩好及鷹犬爲貢在昔聖帝明君無非惡衣菲食況于薄德所合恭行今後大官尙膳減去多品衣服帷帳務去華飾在御寒溫而已峻宇雕牆昔人所誡玉杯象箸前代攸非今後凡有營繕之處丹堊雕鏤不得過度宮闈之內有非理費用一切禁止於戲繼聖承祧握樞臨極昧于至道若履春冰屬以天災流行國步多梗因時致懼引咎推誠期于將來庶幾有補更賴王公將相貴戚豪宗各啟乃心率由兹道共臻富庶以致康寧凡百臣寮宜體朕意十一月壬申詔曰蕃寇未平邊陲多事即日雖無侵軼亦須廣設隄防朕將親率虎貔躬擐甲冑候聞南牧即便北征不須先定日辰別行告諭所有供億宜令三司預行計度合隨從諸司職員並宜常備行計云己卯以陳州刺史梁漢璋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壬午以貝州節度使何建爲澶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馬軍右廂排陣使以澶州節度使史威爲貝州節度使丙戌以前金吾節度使田武爲滄州節度使兼北面行營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以前相州節度使郭謹爲鄜州節度使冊府元龜邊歸讜初仕晉爲給事中開運三年奏臣近以宣達絲綸經過州縣切見使臣于券料外別要供待以索紀綱亂索人驢自遞行李挾命爲勢凌下作威或副應稍遲卽便恣行打棒旣遭屈辱寧免怨嗟天聽未聞無處披訴伏乞潛令察訪兼便明降指揮官吏祗供亦須精細使臣取索嚴示戒懲庶息煩苛漸期開泰者勑邊歸讜近曾銜命經歷郵亭見使臣踰違以公言上疏事爲允當理叶規程其諸道州府館驛宜體所奏施行仍付所司

十二月己亥朔射兎于皐門丁巳楊承勳因其父光遠以降殺之

（原注出帝已許其不死既而命李守貞自殺之故不書伏誅　五代史十二月己亥朔幸皐門射中白兎癸丑福州節度使朱文進加同平章事封閩國王丁巳青州楊光遠子承勳等斬觀察判官邱濤牙將白延祚楊贍杜延壽等首級送于招討使李守貞乃縱火大譟劫其父處于私第以城納款遣卽墨縣令王德柔貢表待罪楊光遠亦遣節度判官楊麟奉表請死詔釋之）

閏月乙酉德音赦青州因契丹寇恒州

（五代史閏月庚午以楊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騎衛將軍皆光遠之子先詣闕請罪故特授是官癸酉李守貞奏楊光遠卒初光遠既上表送降帝以光遠頃歲太原歸命欲曲全之議者曰豈有反狀滔天而赦之也乃命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人拉殺之以病卒聞乙酉前登州刺史張萬迪削奪官爵處斬青州節度判官楊麟配流威州掌書記任邈配流原州支使徐晏配流武州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並以楊光遠叛故也工部尙書權知貢舉竇貞固奏試進士諸科舉人入策舊例夜試以三條燭盡爲限天成二年改令晝試今欲依舊夜試從之曲赦青州管內一罪人立功將士各賜優給青州吏民爲楊光遠詿誤者一切不問青州行營招討使兗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候李守貞加同平章事副招討使河陽節度使符彥卿改許州節度使丙戌降青州爲防禦使領以萊州刺史楊承勳爲汝州防禦使己丑以工部尙書竇貞固爲禮部尙書太常卿王延爲工部尙書左丞王松爲太常卿以前尙書右丞龍敏爲尙書左丞癸巳以前安州防禦使李建業爲河陽兵馬留後以宣徽使翟光鄴爲青州防禦使以內客省使李彥韜爲宣徽北院使甲午以給事中邊光範爲左散騎常侍以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李穀爲給事中依前充職是月契丹耶律德光與趙延壽領全軍入寇圍恒州分兵陷鼓城元氏高邑昭慶寧晉蒲澤欒城柏鄉等縣前鋒至邢州河北諸州告急詔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率師屯邢州趙在禮屯鄴都　五代春秋甲辰開運元年五月契丹陷貝州乙酉帝北　征次澶州契

（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師敗績甲寅帝還東京六月復樞密院河決滑州七月改元八月閩人朱文進殺其君延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丁巳楊光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丹入寇大饑　玉堂閒話開運甲辰歲暮晉帝遣中使至內署宣問諸學士云朕昨夜夢一玉盤中有一玉椀及一玉帶皆有碾文光瑩可愛是何徵也宜即奏來承旨李慎儀與同僚併表奏賀以爲玉者帝王之寶也帶者有誓功之兆盌盂者乃守器之象爲吉夢不敢有他占　又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無腿足繇帶已下如截而齊餘皆具備其父載之于獨車自鄴南遊後都乞丐於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人嗟異皆擲而施之後京城獲北戎間諜官司案之乃此婦爲奸人之領袖所聽察甚多遂戮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榆林兩軍皆潰戊午幸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爲御營使乙丑北征契丹去（五代史開運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帝不受朝賀

不豫故也已亥張從恩部領兵士自邢州退至相州人情震恐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歸鄴都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詔西京留守景延廣將兵守胡梁渡契丹冠邢州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改鄭州防禦使典軍如故以齊州防禦使劉在明爲相州留後癸卯以客省使孟承誨爲內客省使滑州奏今月二日至四日相州路烽火不至甲辰以前汝州防禦使宋光鄴爲左驍衛大將軍詔青州行營將校自副兵馬使以上各賜功臣名號乙巳帝復常膳以左威衛上將軍袁羲爲客省使上將軍如故詔滑州節度使皇甫遇率兵赴邢州馬全節赴相州契丹冠洺磁犯鄴都西北界所在告急壬子王師與契丹相拒于相州北安陽河上皇甫遇慕容彥超率前鋒與敵騎戰于榆林店遇馬中流矢僅而獲免是夜張從恩引軍退保黎陽惟留五百人守安陽河橋既而知州符彥倫與軍校謀曰此夜紛紜人無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橋即抽入相州嬰城爲備至曙賊軍萬餘騎已陣于安陽河北彥倫令城上揚旗鼓譟賊不之測至辰時渡河而南悉陳甲騎于城下如攻城之狀彥倫曰此敵將走矣乃出甲士五百于城北張弓弩以待之契丹果引去當皇甫遇榆林戰時至晚敵衆

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契丹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官軍亦南保黎陽甲寅以河陽留後李建崇爲邢州留後以鳳州防禦使閻奴有爲河陽留後詔李守貞領兵屯滑州以宣徽北院使李彥韜權侍衛馬步都虞候改諸道武定軍爲天威軍己未以前許州節度使李從溫爲北面行營都招撫使以鄆州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辛酉襄州奏契丹抽退其鄉村避冠百姓已發遣各歸本家營種初帝以不豫初平未任親御軍旅既而張從恩馬全節相次奏賊軍充斥恆州杜威告事勢危急帝曰此賊未平因雖安寢當悉衆一戰以救朔方生靈若晏安遲疑則大河以北淪爲冠壤矣即日命諸將點閱以定行計辛酉下詔親征誅楊光遠部下指揮使張迴等五人以戎事方興慮其扇搖故也癸亥以樞密直學士李穀爲三司副使判留司三司公事乙丑車駕發離京師是月京城北壕春冰之上有文若大樹花葉凡數十株宛若圖畫觀者如堵）二月己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原注曰以備契丹嫌契丹已去而命將　五代史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人父簡累贈右僕射武少

有拳勇初事莊宗爲小校歷遷勝節指揮使明宗登極轉帳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都指揮使遙領宜州充襄州都巡檢使二年自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授曹州刺史長興初遷齊州防禦使又移洺州清泰中歷成隴二州充西面行軍副部署天福初授金州防禦使及金州建節鉞武丁母憂乃起復爲節度使開運元年移鎮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廂都指揮使二年授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歲內改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太傅封雁門郡開國公未赴任以疾卒武出身戎行性鯁正御軍治民咸盡其善及卒朝廷借之詔贈太尉輟視朝一日子仁朗仁遇並歷內職）丙子大閱于戚城丙戌閱馬于鐵邱丙申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馮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五代史二月戊辰朔車駕次滑州己巳渡浮橋幸黎陽勞軍至晚還滑州以滄州節度使田武充東北面行營都部署甲戌幸澶州以景延廣爲隨駕馬步軍都鈐轄丙子大閱諸軍于戚城帝親臨之戊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馬全節行營都監李守貞

（右神武統軍張彦澤等以前軍先發己卯以許州節度使符彦卿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左神武統軍潘瓌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辛巳幸楊村故壘符彦卿皇甫遇李殷率諸軍進發以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樞密直學士詔河北諸州應蕃冦經由之地吏民遭殺害者委所在收瘞量事祭奠詔恒州杜威與馬全節等會合進軍丙戌幸鐵邱閱馬因幸趙在禮李從温軍是日大雪戊子安審琦梁漢璋領兵北征府州防禦使折從阮奏部領兵士攻圍契丹勝州降之見進兵趨朔州甲午以河中節度使安審琦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許州節度使符彦卿充馬步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充馬步軍右廂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梁漢璋充馬軍左右廂都指揮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李殷充步軍左右廂都指揮使左神武統軍張彦澤充馬軍左右廂排陣使右神武統軍潘瓌充步軍左右廂排陣使丙申以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馮玉爲戶部尚書充樞密使）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敗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泰州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契丹諧里戰于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追奔至于衛村又敗之（五代史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乙巳左補闕袁範先陷契丹自賊中逃歸杜威奏與李守貞馬全節安審琦皇甫遇部領大軍赴定州易州刺史安審約奏二月三夜差壯丁斫敵營殺賊千餘人是日以符彦卿爲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右廂都排陣使以皇甫遇爲北面行營馬步軍左廂排陣使以王周爲馬步軍右廂排陣使丁未敗于戚城還幸景延廣安審信軍庚戌王師攻泰州刺史晉廷謙以城降易州奏郎山寨將孫方簡破契丹千餘人斬蕃將嘉哩相公擄其妻以獻甲寅杜威奏收復滿城獲契丹首領默埒相公并蕃漢兵士二千人以前戶部尚書李擇爲兵部尚書乙卯杜威奏收復遂城丙辰奏大軍自遂城却退至滿城時賊將趙延壽部曲來降言契丹主罪至古北口幽州走報漢軍大下收却泰州尋下令諸部令輜重入塞輕騎却迴契丹率五萬餘騎來勢極盛明日前鋒必至請爲之備杜威李守貞謀曰我師糧運不繼深入賊疆而逢大敵亡之道也不如退還泰州觀其兵勢強弱而禦之軍士皆以爲然是日還滿城丁巳至泰州戊午契丹前鋒已至己未大軍發泰州而南契丹踵其後是日次陽城庚申賊騎如牆而來我步軍爲方陣以禦之選勁騎擊賊國二十餘合南行十餘里賊勢稍却渡白溝而去辛酉杜威召諸將議曰戎首自來實爲勍敵若不血戰吾輩何以求免諸將然之是日敵騎還遠官軍相去數里明日我軍成列而行蕃漢轉鬬殺聲震地纔行十餘里軍中人馬飢乏癸亥大軍至白團衛村下營人馬俱渴營中掘井及水輒壞兵士取其泥絞汁而飲敵衆圍繞漸束其營是日東北風猛揚塵折樹契丹主坐車中謂衆曰漢軍盡來祇有此耳今日並可生擒然後平定天下令下馬拔鹿角飛矢雨集軍士大呼曰招討使何不用軍而令士卒虛死諸將咸請擊之杜威曰俟風稍慢觀其進退守貞曰此風助我也彼衆我寡黑風之內莫測多少若俟風止我輩無噍類矣即呼諸軍齊力擊賊張彦澤符彦卿皇甫遇等率騎奮擊風勢尤猛沙塵如夜敵遂大敗時卿步騎齊進追驤二十餘里至陽城東賊軍稍稍成列我騎復擊之乃渡河而去守貞曰今日危急極矣幸諸君奮命吾事獲濟兩日以來人馬渴乏今喫水之後脚重難行速宜收軍定州保全而還上策也由是諸將整衆而還是時契丹主坐車中及敗走車行十餘里追兵既急獲一橐駞乘之而走乙丑杜威等大軍自定州班師入恒州　玉堂閒話乙未歲契丹撼河朔晉師拒于澶淵天下騷然疲于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于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女塡咽于道路皆執錯彩小旗子插於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云請多造旗幡置于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爲中原翦除戎冦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别獻此幡幟初未之信以爲妖言果旬月之間擊敗北虜及使迴過其陂使僕者下路訪于草際存者尚多）夏四月戊寅勞旋于戚城己卯勞旋于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五代史夏四月丙子以車駕將還京差官往西京告天地宗廟社稷辛巳駕發澶州甲申至京師曲赦在京禁四己亥詔鄴都依舊爲天雄軍庚寅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封北平王恒州節度使杜威加守太傅徐州趙在禮移鎮兗州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高行

周移鎭鄆州侍衛如故鄴都留守馬全節改天雄軍節度使兗州節度使兼侍衛都虞侯李守貞移鎭宋州加檢校太師兼侍衛親軍副指揮使河中節度使安審琦加兼侍中移鎭許州許州節度使符彥卿加同平章事移鎭徐州滑州節度使皇甫遇加同平章事壬辰西京留守景延廣加邑封改功臣秦州節度使侯益移鎭河中定州節度使王周加檢校太師

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幸南莊

五代史開運二年夏五月丙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大赦天下丁酉以右衛上將軍馬萬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戊戌陝州節度使宋彥筠移鎭鄭州澶州節度使何建移鎭河陽以左神武統軍潘瓌爲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李彥韜遙領壽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滄州節度使田武遙領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辛亥白虹貫日壬子宰臣桑維翰劉昫李崧和凝並加階爵禮部尚書竇貞固改刑部尚書太常寺卿王松改工部尚書以尚書左丞龍敏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李愼儀爲尚書左丞以御史中丞張允爲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左諫議大夫顏衎爲御史中丞以兵部侍郎宏文館學士判館事田

敏爲國子祭酒以戶部侍郎段希堯爲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邊蔚爲戶部侍郎依前權知開封府事以左散騎常侍李式爲工部侍郎以給事中王仁裕爲左散騎常侍甲寅以華州節度使趙瑩爲開封尹以皇弟開封尹重睿爲秦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劉繼勳爲華州節度使以前鄆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晉州節度使丙辰杜威來朝定州奏大風雹北岳廟殿宇樹木悉摧拔之

六月丁卯射于繁臺

五代史纂誤六月丁卯射雁于繁臺今按前後文皆作射兎此蓋亦射兎字也（案今本歐陽史射于繁臺無雁）

幸杜威第旱

五代史六月乙丑朔帝御崇元殿百官入閤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癸酉以恒州節度使杜威爲天雄軍節度使充鄴都留守以鄴都留守馬全節爲恒州節度使以翰林學士金部郎中知制誥徐台符爲中書舍人以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李澣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都官郎中劉溫叟加知制誥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范質改比部郎中知制誥並依舊充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本官充學士以太常少卿陶穀爲中書舍人己亥以邠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陝州節度使己卯新授恒州節度使馬全節卒輟朝贈中書令壬午大理卿張仁愿卒贈祕書監遣刑部尚書竇貞固等分詣寺觀禱雨己丑以定州節度使王周爲恒州節度使以前易州刺史安審約爲定州留後是月兩京及州郡十五並奏旱　五代會要開運二年六月史館上新脩前朝李氏書紀志列傳共二百二十卷并目錄一卷都計二十帙賜監脩宰臣劉昫脩史官張昭遠直館王申等紿綵銀器各有差　玉海唐書中興書目五代晉宰相劉昫史官張昭遠等撰唐三百年間國史野錄參錯不一至昫刪集爲紀二十志五十列傳一百五十凡二百二十卷開運二年六月上計二十帙

秋

五代史秋七月乙未朔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田武爲昭義軍節度使甲寅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請禁止天下僧尼典買院舍從之丙辰前少府監李錯貶坊州司戶坐請逃死吏人衣糧入己故也庚申以前齊州防禦使薛可言爲延州兵馬留後　五代會要開運二年七月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天下寺宇房屋近日多聞元住僧轉與相典貼伏乞明行止絕從之

八月甲子朔廢二舞丙寅和凝罷馮玉爲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辛未閱馬于茂澤陂丁丑括馬

五代史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中書舍人陶穀奏請權廢太常寺二舞郎從之丙寅宰臣和凝罷相守右僕射以樞密使馮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使如故乙亥詔諸御史今後除準式請假外不得以細故小事請假離京除奉制命差推事及按察外不得以諸雜細務差出丙子以靈州節度使馮暉爲邠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前鄜州節度使丁審琪爲左羽林統軍以前鄜州節度使郭謹爲左神武統軍西京留司御史臺奏新授鄧州節度使宋彥筠于銀沙灘斬廳頭鄭溫詔鞫之欵云彥筠出身軍旅不知事體不合專擅行法詔釋其罪以工部尚書王松權知貢舉丁丑以前晉州節度使安叔千爲右金吾上將軍以三司副使給事中李穀爲磁州刺史充北面水陸轉運使分遣使臣于諸道率馬戊寅以左金吾上將軍皇甫立爲左衛上將軍以右羽林統軍李懷忠爲左武衛上將軍庚辰新授潞州節度使田武卒輟朝贈太尉戊子湖南奏靜江軍節度使馬希杲卒

九月己亥閱馬于萬龍岡幸李守貞第

五代史九月丙申以西京留守北面馬步軍都

（排陣使景延廣爲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丁酉以刑部侍郎趙遠爲戶部侍郎以工部侍郎李式爲刑部侍郎以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價久次論閑舊例合轉禮部侍郎或御史中丞宰臣馮玉擬此官桑維翰以爲資望淺不署狀無何維翰休休數日玉獨奏行之維翰由是不樂與王有問矣己亥幸繁臺觀馬遂幸李守貞第庚子以晉州節度使張從恩爲潞州節度使吏部侍郎張從恩加階爵酬脩唐史之勞也戊申升晉州爲節鎮以威信軍爲軍額詔李守貞率兵屯澶州己酉月掩昴宿以宣徽北院使焦繼勳爲宣徽南院使以內客省使孟承誨爲宣徽北院使壬子以前太子詹事王居敏爲鴻驢卿李專美爲大理卿以太子賓客致仕馬裔孫爲太子詹事甲寅移泰州理所于滿城縣乙卯詔相州節度使張彥澤率兵屯恒州）冬十月丁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韓元珪禮賓卿金廉等來戊寅射兎于硯臺戊子高麗使其兵部侍郎劉崇規內軍卿朴藝言來（五代史冬十月戊寅以河陽節度使何建爲邢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李從溫爲河陽節度使以前鄭州節度使石贇爲曹州節度使庚午遣使太子賓客羅周岳副使太子右庶子王延濟冊兩浙節度使錢宏佐爲守太尉辛未右金吾衛上將軍楊彥詢卒贈太子太師丁丑高麗遣使貢方物庚辰以前延州節度使王令溫爲靈州節度使庚寅以邢州兵馬留後劉在明爲晉州兵馬留後以前河陽留後方太爲邢州留後癸巳升陳州爲節鎮以鎮安軍爲軍額）十一月戊戌封王武爲高麗國王己巳射兎于皐門幸沙臺（五代史十一月戊戌以邢州節度使馮暉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武爲檢校太保使持節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癸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戊申兩浙奏順化軍節度使錢鏵卒甲申以壽州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爲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丙申前商州刺史李俊除名坐受財枉法也　五代會要開運二年十一月鄧州奏穫縣和平鄉竹合歡圖進之至三年六月登州文登縣地內踴出金銅佛像四藝佛像十）十二月丁丑臘畋于郊丁亥桑維翰罷開封尹趙

瑩爲中書令李崧守侍中樞密使（五代史十二月乙丑以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兼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丙寅以吳越國金馬左廂都指揮使湖州刺史胡思進遙領虔州昭信軍節度使以吳越國金馬右廂都指揮使明州刺史闞璠遙領宣州寧國軍節度使並典軍如故左羽林統軍丁審琪卒贈太尉辛未以工部侍郎盧價爲禮部侍郎以右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前中書舍人殷鵬爲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以給事中劉知新爲右散騎常侍乙亥陝府節度使劉景巖來朝丁丑狩于近郊臘也己卯光祿卿致仕陳元卒于太原庚辰命使册高麗國王王武癸未以前兗州節度使安審信爲華州節度使丁亥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爲開封尹以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劉昫判三司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崧爲守侍中充樞密使以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宏文館大學士以宣徽南院使焦繼勳知陝州軍州事己丑邠州節度使馮暉準詔來朝是歲帝每遇四方進獻器皿多以銀于外府易金而入謂左右曰金者貴而且輕便于人力識者以爲北還之兆也　五代春秋乙巳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祁州杜重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東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

三年春（五代史開運三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詔改鑄天下合同印書詔印御前並以黃金爲之己亥貝州梁漢璋奏蕃冦屯聚將謀入冦詔符彥卿屯荊州口癸卯以前華州節度使劉繼勳爲同州節度使以陝州節度使劉景巖爲鄧州節度使丙午以宣徽南院使知陝州事焦繼勳爲陝州留後丁未刑部員外王涓賜私家自盡坐私用官錢經營求利也右司郎中李知損貶均州司戶員外置馳驛發遣坐前任度支判官日與解縣權監使王景遐交遊借貸故也己酉詔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李守貞率師巡撫北邊辛亥以皇弟泰州節度使重睿爲許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以兗州節度使趙在禮爲晉昌軍節度使癸丑以涇州節度使何建爲秦州節度使以前貝州節度使史威爲涇州節度使乙卯定州奏契丹入冦己未二王後守太僕少卿襲鄴國公楊延壽除名配流威州終身勿齒延壽奉命于磁州

（檢苗受贓二百餘匹準律當絞有司以二王後入議故貸其死）二月丙子回鶻使突厥陸來壬午射鴨于板橋幸南莊（五代史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詔滑州皇甫遇率兵援糧入易定等州甲子以滄州留後王景爲本州節度使右僕射和凝遂月別給錢五萬傭糧芻粟等優舊相也辛未魯國大長公主史氏薨輟朝三日丙子光祿卿致仕王宏贄卒贈太常卿回鶻遣使貢方物升桂州全義縣爲溥州仍隸桂州其全義縣改爲德昌縣從湖南馬希範所請也壬午以前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充北面行營副都統以宣徽北院使兼太府卿孟承誨爲右武衛大將軍充職是日幸南莊命臣僚泛舟飲酒因幸杜威園醉方歸甲申河陽節度使李從溫薨輟朝貽太師三月壬辰朔以權知河西節度事張遵古爲河西留後乙未以御史中丞顏衍爲戶部侍郎以戶部侍郎趙遠爲御史中丞丙申以邠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河陽節度使以前涇州節度李德珫爲邠州節度使李守貞奏大軍至衛州己亥奏獲鄭州刺史趙思恭癸卯奏大軍迴至冀州戶部侍郎顏衍上表以母老乞解官就養從之戊申以皇子齊州防禦使

延煦爲澶州節度使辛亥密州上言饑民殍者一千五百庚申以瓜州刺史曹元忠爲沙州留後 五代會要三年三月以皇子延煦遙領鎮寧軍節度澶相等州觀察處置管內外河隄等使至其年十一月改領保寧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夏（五代史夏四月辛酉朔李守貞自北班師到闕太原奏吐渾白可久奔歸契丹諸侯咸有異志乙未宰臣詣寺觀禱雨曹州奏部民相次餓死凡三千人時河南河北大饑殍殕甚衆沂密兗鄆寇盜羣起所在屯聚剽劫縣邑吏不能禁兗州節度使安審琦出兵捕逐爲賊所敗戊寅幸相國寺禱雨皇子延煦與晉昌軍節度使趙在禮結婚命宗正卿石光贊主之五月庚寅朔以兵部郎中劉皥爲太府卿戊戌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鄧州節度使定州奏部民相次擄殺流移約五千餘戶青州奏全家殍死者一百一十二戶沂州奏淮南遣海州刺史領兵一千五百人應接賊頭常知及詔兗州安審琦領兵捕逐甲辰以前太子賓客韋勳爲太子賓客兗州安審琦奏淮賊抽退賊頭常知及與相次首領武約等並乞歸命辛未幸大年莊遊船習射帝醉甚賜羣官器帛有差夜分方歸內戊申以鄜州留後李殷爲定州節度使辛亥詔皇甫

遇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張彥澤爲副李殷爲都監領兵赴易定等州尋止其行甲寅以貝州留後梁漢璋爲貝州節度使以左神武統軍郭謹爲鄜州節度使）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邊己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爲副河決魚池大饑羣盜起（五代史六月庚申朔登州奏文登縣部內有銅佛像四藂佛像十自地踴出狼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叛據狼山歸契丹乙丑詔諸道不得橫薦官僚如本處幕府有闕即得奏薦丙寅以前昭義軍節度使李從敏爲河陽節度使以河陽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馮暉爲靈州節度使壬午以鄆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行周爲宋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充北面行營副都統以宋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棣毀郅原定州奏蕃寇壓境詔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滑州皇甫遇爲副相州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定州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 文獻通考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

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桑多聚山林爲盜及契丹入汴縱虜騎打草穀民不堪命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吏不能制）秋七月大雨水河決楊劉朝城武德（五代史七月壬辰以禮部尚書王延爲刑部尚書以工部尚書王松爲禮部尚書以太常卿龍敏爲工部尚書以左丞李慎儀爲太常卿以吏部侍郎張昭遠爲左丞以右丞李詳爲吏部侍郎以前義州刺史李玭爲右丞前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薨輟朝贈太師丙申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加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滄州奏蕃寇攻饒安縣楊劉口河決西岸水闊四十里以前鄧州節度使劉景巖爲太子太師致仕辛亥宋州穀熟縣河水雨水一槩東流漂沒秋稼丁巳大理卿李專美卒戊午詔僞清泰朝經僭竊官爵朱宏昭馮贇康義誠王思同藥彥稠等並復其官爵自夏初至是河南河北諸州郡餓死者數萬人羣盜蜂起剽略縣鎮霖雨不止川澤汎漲損害秋稼）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五代史八月己未朔以左諫議大夫裴羽爲給事中庚申李守貞皇甫遇駐軍定州辛酉幸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詔潞州運糧十三萬赴恆

（州癸亥以右散騎常侍張煦爲青州刺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敵千餘騎轉鬬四十里斬蕃將嘉哩相公丁卯詔班師庚午以前亳州防禦使邊蔚爲戶部侍郎以刑部侍郎李式爲戶部侍郎充三司副使以禮部侍郎盧價爲刑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邊光範爲禮部侍郎充職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爲延州節度使癸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奏誅吐渾大首領白承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并夷其族凡四百口盡利其孳畜財寶也人皆冤之甲戌以大理少卿劇可久爲大理卿棣州刺史慕容超削奪在身官爵房州安置坐前任濮州擅出省倉麥及私賣官麴準法處死太原節度使劉知遠上表救之故貸其死丙戌靈州馮暉奏與威州刺史藥元福于威州土橋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餘人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是月秦州雨兩旬不止鄴都雨水一丈洛京鄭州貝州大水鄴都夏津臨淸兩縣餓死民凡三千三百溢入臨濮費縣）九月河決澶滑懷州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于朔州敗之

大雨霖河決臨黃（五代史秋九月壬辰鄆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守貞加兼侍中滑州節度使皇甫遇進封邠國公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加檢校太尉甲午以權知威武軍節度使李宏達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乙未前商州刺史李俊賜自盡坐與親妹姦及行劍斫殺女使又殺部曲孫漢榮強姦其妻準法棄市詔賜死于家已亥張彥澤奏破蕃賊于定州界斬首二千餘級追襲百餘里生擒蕃將四人摘得金耳環二副進呈癸卯太原奏破契丹于楊武谷殺七千餘人甲辰以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馬希範兼諸道兵馬都元帥詔開封府以霖雨不止應京城公私僦舍錢放一月乙巳詔安審琦率兵赴鄴都皇甫遇赴相州丙午以太子少保楊凝式爲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王延爲太子少保前潁州團練使竇貞固爲刑部尚書是月河南河北關西諸州奏大水霖雨不止溝河泛溢入城郭及損害秋稼是月契丹瀛州刺史詐爲書與樂壽將軍王巒願以本城歸順且言城中蕃軍不滿千人請朝廷發軍襲取之已爲內應又云今秋苦雨川澤漲溢自瓦橋已北水勢無際契丹已歸本國若聞南夏有變地遠阻水雖欲奔命

（無能久也又搖縱有密奏言瀛鄭可取之狀先是前歲中車駕駐于河上曾遣邊將遺書于幽州趙延壽勸令歸國延壽尋有報命依違而已是歲三月復遣鄴都杜威致書于延壽且述朝旨啖以厚利仍遣洛州軍將趙行實賫書而往潛申款密行實曾事延壽故遣之七月行實自燕迴得延壽書且言久陷邊廷願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即拔身南去敘致懇切辭旨綿密時朝廷欣然信之復遣趙行實計會延壽大軍應接之所有瀛州大將遣所親賫蠟書至闕下告云欲謀翻變以本城歸命未幾會彼有告變者事不果就至是瀛州守將劉延祚受契丹之命詐輸誠款以誘我軍國家深以爲信遂有出師之議）冬十月河決衛州丙寅河決原武辛未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五代史開運三年冬十月甲子正衙命使冊皇太妃安氏乙丑以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邊光範爲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邊歸讜爲左散騎常侍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張沆爲右諫議大夫辛未以鄴都留守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鄆州節度使李守貞爲兵馬

都監兗州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徐州符彥卿爲馬軍左廂都指揮使滑州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貝州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陣使前鄧州宋彥筠爲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洛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癸酉冊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乙亥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權知侍衛司事丙戌鳳翔節度使秦王李從曮薨輟朝贈尚書令丁亥邠州節度使李德珫卒輟朝贈太尉）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五代史十一月戊子朔以給事中盧撰爲右散騎常侍以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陳觀爲左諫議大夫觀以祖諱義乞改官尋授給事中庚寅樞密使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馮玉加尚書右僕射以皇子鎮寧軍節度使延煦爲陝州節度使以陝州留後焦繼勳爲鳳翔留後以前定州留後安審珂爲邠州留後以右僕射和凝爲左僕射甲午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宏佐起復舊任丁酉詔李守貞知幽州行府事戊申日南至御崇元殿受朝賀是月北面行營招討使杜威率諸將領大軍自鄴

北征師次瀛州城下貝州節度使梁漢璋戰死杜威等以漢璋之敗遂收軍而退行次武強聞契丹入寇欲取直路自冀貝而南會張彥澤領騎自鎮定至且言契丹可破之狀於是大軍西趨鎮州）十二月己未杜威軍于中渡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淸及契丹戰于滹沱敗績死之（原注戰將殁于陣守將殁于城而不書死者以其志未可知也或欲走而不得或欲降而未暇遽以被殺爾若不走不降而死節明者自書死如淸是已）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五代史補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廣辱其使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駙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駕下精兵甲禦之於中渡河橋既而契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時桑維翰罷相爲開封尹謂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鉗口之時乃叩內閤求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維翰退而歎曰國家阽危如此艸澤逋容亦宜下問況大臣求見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徒降於契丹少主遂北遷）庚午射兎于沙臺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原注出帝雖存而晉則亡矣故書滅）（五代史十二月丁巳朔己未杜威奏駐軍于中渡橋庚申以前司農卿儲延英爲太子賓客詔徐州符彥卿屯澶州辛酉詔澤潞鄴都邢洺河陽運糧赴中渡杜威遣人口奏軍前事宜勢迫故也壬戌又遣高行周屯澶州景延廣守河陽博野縣都監張鵬入奏蕃軍事勢丙寅定州李殷奏前月二十八日夜領捉生四百人往曲陽嘉山下逢賊軍車帳殺千餘人獲馬二百匹詔宋州高行周充北面行營都部署符彥卿充副邢州方太充都虞候領後軍駐于河上以備敵騎之奔衝也時契丹遊騎涉滹水而南至欒城縣自是中渡寨爲蕃軍隔絕探報不通朝廷大恐故委行周等繼領兵師守扼津要且以張其勢也己巳邢州方太奏此月六日契丹與王師戰于中渡王師不利奉國都指揮使王淸戰死庚午幸沙臺射兎壬申始聞杜威李守貞等以此月十日率諸軍降于契丹是夜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封邱門斬關而入癸酉旦張彥澤頓兵于明德門外京城大擾前曹州節度使石贇死帝之堂叔也時自中渡寨

隔絕之後帝與大臣端坐憂危國之衛兵悉在北面計無所出十六日聞滹水之降是夜偵知張彥澤已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內計事方議詔河東劉知遠起兵赴難至五鼓初張彥澤引蕃騎入京宮中相次火起帝自攜劍驅擁后妃已下十數人將同赴火爲親校薛超所持俄自寬仁門遞入契丹主與皇太后書帝乃止旋令撲滅烟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在寬仁門病衛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癸酉帝奉表于契丹主曰孫臣某言今月十七日寅時相州節度使張彥澤都監富珠哩部領大軍入京齋到翁皇帝賜太后書示于滹沱河降下杜重威一行馬步兵士見領蕃漢步騎來幸汴州者往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鋒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于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纘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君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于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啟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皆望風而束手億兆黎庶悉延頸以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顚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并妻馮氏及舉家戚屬見于郊野面縛俟罪次所有國寶一面金印三面今遣長子陝府節度使延煦次子曹州節度使延寶管押進納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甲戌張彥澤遷帝與太后及諸宮屬于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將兵監守是夜開封尹桑維翰宣徽使孟承誨皆遇害帝以契丹主將至欲與太后出迎彥澤先表之稟契丹主之旨報云比欲許爾朝覲上國臣寮奏言豈有兩箇天子道路相見今賜所佩刀子以慰爾心己卯皇子延煦延寶自帳中迴得僞詔慰撫帝表謝之時契丹主以所送傳國寶製造非工與載籍所述者異使人來問帝進狀曰頃以僞主王從珂于洛京大內自焚之後其眞傳國寶不知所在必是當時焚之先帝受命旋製此寶在位臣寮備知其事臣至今日敢有隱藏云時移內庫至府帝使人取帛數段主者不與謂使者曰此非我所有也又使人詣李崧求酒崧曰臣有酒非敢愛惜慮陛下杯酌之後憂躁所作別有不測之事臣

以此不敢奉進丙戌晦百官宿封禪寺明年正月朔契丹主次東京城北百官列班遥辭帝于寺詣北郊迎契丹主帝舉族出封邱門肩轝至野契丹主不與之見遣泊封禪寺文武百官素服紗帽迎謁契丹主于郊次俯伏俟罪契丹主命起之親自慰撫契丹主遂入大內至昏出宮是夜宿于赤崗僞詔應晉朝臣寮一切仍舊朝廷儀制並用漢禮戊子殺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責以背父之罪命左右臠割而死己丑斬張彥澤于市以其剽刦京城恣行屠割也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吭而死辛卯契丹制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其地在渤海國界癸巳遷帝于封禪寺遣蕃大將崔廷勳將兵守之癸卯帝與皇太后李氏皇太妃安氏皇后馮氏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俱北行以宮嬪五十人內官三十人東西班五十人醫官一人控鶴官四人御廚七人茶酒三人儀鸞司三人軍健二十人從行宰臣趙瑩樞密使馮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隨帝入蕃契丹主遣三百騎援送而去所經州郡長吏迎奉皆爲契丹主阻絕有所供饋亦不通嘗一日帝與太后不能得食乃殺畜而啖之帝過中渡橋見杜重威營寨之迹慨然憤歎謂左右曰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天乎天乎于是號慟而去至幽州城士庶迎看于路見帝慘沮無不嗟歎駐留旬餘州將承契丹命犒帝于府署趙延壽母以食饌來獻自范陽行數十程過薊州平州至榆關沙塞之地略無供給每至宿頓無非路次一行乏食宮女從官但採木實野蔬以救飢弊又行七八日至錦州契丹迫帝與妃后往拜安巴堅遺像帝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以至今日也又行數十程渡遼水至黃龍府即契丹主所命安置之地也六月契丹國母召帝一行往懷密州州在黃龍府西北千餘里行至遼陽皇后馮氏以帝陷蕃過受艱苦令內官潛求毒藥將自飲之并以進帝不果而止又行二百里會國母爲永康王所執永康王請帝却往遼陽城駐泊帝遣使奉表于永康且賀克捷自是帝一行稍得供給漢乾祐元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與太后並詣帳中帝御白衣紗帽永康止之以常服謁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使左右扶帝上殿慰勞久之因命設樂飲酒從容而罷永康帳下從官及教坊內人望見故主不勝悲咽內人皆以衣帛藥餌獻遺于帝及永康發離遼陽取內官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並令隨帳上陘陘即契丹避暑之地也有綽諾錫里者即永康之妻兄也知帝有小公主在室詣帝求之帝辭以年幼不可又有東西班數輩善于歌唱綽諾錫里又請之帝乃與之後數日永康王馳取帝幼女而去以賜綽諾錫里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馳至霸州詣永康求于漢兒城寨側近賜養種之地永康許諾令太后于建州住泊漢乾祐二年二月帝自遼陽城發赴建州行至中路太妃安氏得疾而薨乃焚之載其燼骨而行帝自遼陽行十數日過儀州霸州遂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盡禮奉迎館帝于衙署中其後割寨地五十餘頃其地至建州數十里帝乃令一行人員于寨地內築室分耕給食于帝是歲舒嚕王子遣契丹數騎詣帝取內人趙氏聶氏疾馳而去趙聶者帝之寵姬也及其被奪不勝悲憤漢乾祐三年八月太后崩周顯德初有漢人自塞北而至者言帝與后及諸子俱無恙猶在建州其隨從職官役使人輩自蕃中亡歸物故者大半矣　五代會要開運二年十二月契丹犯闕明年正月降封負義侯其月舉族遷於契丹之黃龍府年三十四年號二天福自七年至九年改開運開運盡三年宰相六人馮道趙瑩桑維翰李崧和凝馮玉使相二十七人高從誨馬希範錢宏佐王騰朱文進李守貞石贇楊光遠杜重威李從溫李周景延廣桑維翰張從恩安叔千馮道趙瑩李彝殷符彥卿皇甫遇高行周趙在禮李德玧安審琦馬全節安審信劉景巖　五代春秋丙午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十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中渡杜威叛以師入于契丹皇甫遇沒于師相州張彥澤寇京師彥澤殺桑維翰丁未四年正月帝遜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彥澤癸卯帝遜于遼陽　于通鑑考異漢高祖實錄少帝帥族俟于野邪律氏疏之帝指陳前事乃　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撓屈色邪律氏亦俛以顏色　淸異錄晉少主志於富貴纔進姓名即問幾錢拜官賜職出于談笑幸臣私號容易郎君　耳目記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歲飢饉徙家邢臺西南山谷中樵採鬻薪以給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寢於廟宇之間松栢之下須臾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冑者或執矛戟者或危冠大屨者或朝衣端簡者揖讓升階列坐於堂上者十數輩方且命酒進食歡語良久其東榻之長即大明山神也體貌魁梧氣局高邁其西榻之首即黃澤之神也其狀疎而瘦其音淸而朗更其次者云

（是漳河之伯餘郎不知其名坐談論商推幽明之事其一日眞命玉皇受符金闕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數百里問幸爲人主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狥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民無札瘥之疾我之所治今茲若是其一日清泠之域決滯之區西聚大巔東漸巨浸迤波湊澤千里而遥余奉帝符宅茲民庶雖雷電之作由已也風波之起由已也鼓怒馳驟人罔能制予予亦非其詔命不敢有爲也非其時會不敢沿泝也正而御之靜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魚鼈蕃焉鹹鹵磊塊而蒲蒻蓼而發生上天降鑒亦幸無橫沴爾又一日岑崟之地崢嶸之都分坱圠之一隅總飛馳之衆類熊羆虎豹鳥鵲鵰鶚動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職耳何假乎備言座上僉曰唯唯大明之神忽揚目盱衡咄嗟長嘆而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分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萃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咸問其何謂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竊聞衆聖論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居害人民六十餘萬人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莫能免焉兼西

北方有華胥遮毘二國待茲人衆用實彼土焉豈此生民寡勍當其殺戮乎衆皆嚬蹙相視曰非所知也食既畢天亦將曙諸客各登車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平旦李甲神思恍然有若夢中所遇既歸具以知始末書而誌之言於鄉里之賢者自後三十餘載莊皇興梁朝封壘河岸戰陣相尋及晉末戎虜亂華干戈不息破其塗炭者何曾乎六十萬焉今詳李生所說殆天意乎非人事乎　文獻通考晉高祖實錄三十卷晉出帝實錄二十卷陳氏曰監修竇正固史官賈緯王伸竇儼等撰周廣順元年上正固字體仁同州人相漢至周罷歸洛陽國初卒　又晉朝陷蕃記四卷晁氏曰皇朝范質撰質石晉末在翰林爲出帝草降表知其事爲詳記少主初遷於黃龍府後居于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按契丹丙午歲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國朝太祖乾德二年也陳氏曰據前田鄭氏書目云范質撰本傳不載故館閣書目云不知作者未悉鄭氏何所據也　又賈氏備史六卷陳氏曰漢諫議大夫賈譚撰叙石晉禍亂每一事爲一詩系之）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爲眞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

以欺天下也（五代史史臣曰少帝以中人之才嗣將墜之業屬上天不祐仍歲大飢侚或絕強敵之歡盟鄙輔臣之謀畧奢淫自縱謂有泰山之安委託非人坐受平陽之辱族行萬里身老窮荒自古亡國之醜者無如帝之甚也千載之後其如恥何傷哉　稽古錄臣光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于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舍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而外挑強鄰使黎民塗野草蕃騎汚宮闕生爲降虜死爲羇魄非不幸也）

五代史記卷第九

五代史記卷第十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漢本紀第十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五代史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諱暠本名知遠及卽位改今諱其先本沙陀部人也四代祖諱湍帝有天下追尊爲明元皇帝廟號文祖陵曰懿陵高祖母隴西李氏追謚明貞皇后曾祖諱昂晉贈太保追尊爲恭僖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沛陵曾祖母號國太夫人楊氏追謚恭惠皇后祖諱僎晉贈太傅追尊爲昭獻皇帝廟號翼祖陵曰威陵祖母魯國太夫人李氏追謚爲昭穆皇后皇考諱琠事後唐武皇帝爲列校晉贈太師追尊爲章聖皇帝廟號顯祖陵曰肅陵皇妣吳國太夫人安氏追謚章懿皇后后以唐乾寧二年歲在乙卯二月四日生帝于太原　五代會要漢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諱暠追册章聖皇帝長子母追册章懿皇后安氏唐乾寧二年二月四日生於太原以其日爲　聖壽節）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目多白睛稟如也（五代史帝弱不好弄嚴重寡言及長面紫色目睛多白）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畱守北京以知遠爲押衙（五代史初事唐明宗列于麾下明宗與梁人對柵于德勝時晉高祖爲梁人所襲馬甲連革斷帝輟騎以授之取斷革者自跨之徐殿其後晉高祖感而壯之明宗踐阼晉高祖爲北京畱守以帝前有護援之力奏移麾下署爲牙門都校）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鎭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止傳舍知遠遣

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與左右格鬭而死知遠卽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畱帝傳舍而去（五代史應順初晉高祖鎭常山唐明宗召赴闕會閔帝出奔與晉高祖相遇于途遂俱入衛州泊于郵舍閔帝左右謀害晉高祖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于晉高祖後及有變敢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尋死焉帝率衆盡殺閔帝左右遂免晉高祖于難　通鑑考異漢高祖實錄云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屛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于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草炬未然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兵共護晉高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宏贄）廢帝入立高祖復鎭河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兵知

遠與桑維翰密爲高祖謀畫贊成之高祖卽位于太原以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原注世俗謂勇猛爲操剌錄其本語）無大故勿弃之（五代史淸泰元年晉高祖復鎭河東三年夏移鎭汝陽帝勸晉高祖舉義贊成密計經綸之始中外賴之晉高祖以帝爲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及契丹以全軍赴難大破張敬達之衆于晉陽城下有降軍千餘人晉高祖將置之于親衛帝盡殺之晉國初建加檢校司空充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權點檢隨駕六軍諸衛事尋改陝州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契丹主送晉高祖至上黨指帝謂高祖曰此都軍甚操剌無大故不可棄之晉高祖入洛委帝巡警都邑肅然無敢犯令）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徙知遠領歸德知遠

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通鑑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于外戚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高祖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爲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五代史天福二年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八月改許州節度使典軍如故三年夏四月加檢校太傅冬十月授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十一月移授宋州加檢校太尉十二月加同平章事時帝與杜重威同制加恩帝憤然不樂恐讓不受杜門不出者數日晉高祖怒召宰相趙瑩等議落帝兵權任歸私第瑩等以爲不可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帝乃承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朝京師高祖幸其第（五代史五年三月改鄴都留守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九月奉詔赴闕晉高祖幸其第）六年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五代史六年七月　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五代會要晉天福六年七月授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絶盟用兵北方常疑知遠勲位已高幸晉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五代史七年正月加侍中時天下大蝗惟不入河東界六月晉高祖崩于鄴宮少帝即位加帝檢校太師八年三月進位中書令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下契丹主以大軍直抵澶州遣蕃將偉王率兵入鴈門朝廷以帝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帝大破偉王于忻口尋奉詔起兵至土門軍至樂平會契丹退乃還三月封太原王七月兼北面行營都統　冊府元龜漢高祖晉天福八年鎮太原奏以太原往例　每年差人押送葡萄往北朝今年伏候敕旨晉少帝有詔罷之高祖曰此土產常物廢而不行必啟戎心以生怨也）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五代史二年四月封北平王　五代會要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　重脩蒙山開化莊嚴閣記觀察判官將仕郎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蘇禹珪奉命撰觀察支使朝請郎試大理司直兼

殿中侍御史蘇曉奉命書兼篆額太原故郡大夏名封郊野列於參墟山川開於晉國俗通馬首坐管羊腸稱號神京實亞樂土皇朝鳳舉三百年之遺跡尚在聖祖龍飛一千載之耿光斯應士馬雄盛井邑駢羅語之八都并爲最也而又俗敦釋教重二乘方便之門人貴善根導五濁昏迷之性金繩寶樹雁塔蜂臺大有椛嚴鉢光像法據傳記開化寺北齊文宣帝天保末年鑿石通蹊依山刻像式揚震德用鎮乾方成招提之勝因作釋迦之眞相人皆迴向時湊福田齊後主然油萬盆光照宮內仁壽元年隋朝造大閣而庇尊像焉仍改爲淨明寺泊唐高祖在藩邸時至此寺聽禮回夜夢化佛滿空毫光數丈登極之後復爲開化寺後顯慶二年高宗駕至出左右行藏貲縉莊玉崇嚴飾之後會昌甲子歲救廢大閣露尊像雨滴風摧僅六十載化隨消長道有汚隆明矣乾寧二年武皇虎踞并州龍潛晉水逝奉擧天之業克安在鎬之君一境煙靜塵消不脩　　千里民龢俗阜正樂豐穰或乃治兵開脩講武上西山而指顧獎北禮於慈悲痛望眞身而受霜露通下令造紺徒管內講化計口隨年錢收數百千萬緡更有自施信財者不可勝計復造大閣焉時也擇班輸之　物已豐多斷徂徠之松材　藏足既當農隙　乃興工　役者荷鍤如雲刻木者運斤震地工無舍夜人不知勞自乙卯至已未首尾五年蓋成大閣兼塑佛像厥功三十萬　所聚財盡矣莫不獻簇千楹星攢萬栱樓題雞黑階　嶙峋甍宇齊平可不觀於嵐險　擱偃潤宜上摘於星辰仰之彌高觀乎尤麗萬人瞻仰樹福於茲至今五十載矣莫禁二鼠日月般而年代移　從四蛇高開累而聖儀毀非國王大臣力共可再修乎遇北平王鎮臨之五年也驅境又安人民豐足衣錦而彰七德玉帳論兵出籌而蘊六奇金臺禮士羅猜不舉烽燧皆停暇日遊西山至開化寺焚香見閣宇傾攲佛像崩缺乃言曰縱有僧洒掃供養豈令人喜瞻禮乎遂舍俸錢重脩焉之爰求郢匠俾聚杍材功用具克役工畢至是爲大閣五層一百三十間并添換朽木文彩貲飾及閣內尊像洎寺功德護法善神塗金彩畫大小咸具無不畢備兼創造斗帳四間閣上二十四廳竹網特葢行墻五間并諸殿宇一新其舊及置閣上麻網一十五扇葢將已俸不撓民財況日給於米鹽更時須於貲勞百工無怠衆役惟勤踰時而畢重新鹿苑載耀雞園視高閣於夌雲悉施藻績變睟顏於爭域別顯相儀浮杜霞棲偏　而生玉

（葉飛梁虹指岧嶢而在金田美哉輪蹄煥乎盛矣四人依仰二衆焚脩資奉福之因允叶恭繇之果王昕其功畢大會沙門慶讚而雷般梵音供養而雲籠香焰成茲勝槩乃樹貞珉撰記仁祠覩顏主擇禹珪謬塵郗桂獲厠庚逢隨磬玳以履珠忽承明命則援毫而濡硯須抒謏聞非敢虛辭止書實錄庶貽後代以紀芳猷大晉開運二年七月十三日記興邦佐命力保定功臣北京留守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　北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太原尹上柱國北平王食邑一萬三千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劉知遠立石）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王未嘗出兵契丹寇澶州別遣偉王攻鴈門王敗之于秀容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貲鉅萬良馬數千（五代史三年五月加守太尉是月帝誅吐渾白承福等五族凡四百人以別部王義宗統其餘衆九月契丹犯塞帝親率牙兵至朔州南陽武谷大破之十一月契丹主率蕃漢大軍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駐軍于中渡橋以禦之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等以全軍降于契丹十七日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丹命陷京城遷少帝于開封府帝聞之大駭分兵守境以備寇患　冊府元龜又開十一年八月朝廷以前遣李守貞皇甫遇張彥澤再援櫓入易定彥澤與契丹騎衆相逢逐行四十里獲酋領諸里相公首級帝有表入賀因謂寮佐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朝勝夕負何常之有今常內地也朝廷不能分置屯田課民種植俟秋早獲清野以待何須多備兵幕招寇引敵驅鬪是戍人所長堅守乃爲我之利何隙待變平之非脫令半歲之中命將兩出翻爲虜騎所誘自取其困何謀之不審耶吾恐得其小捷而有後敗諸君其志之又天福十一年十一月朝廷遣杜威與諸將攻瀛鄚二州以詔諭帝帝謂幕客及左右曰主上富有春秋左右乏正人重威以國親方握兵柄輕爲表請今此無名之役契丹自陽城不利諳謀俟便踰一期矣國家以邊上深溝高壘守猶不足得有侵越乎且瀛鄚獲之無以保殘之消是爲寇立敵招怨在此行也朝廷以我先帝舊臣特　都統虛名而已曾不以大事利害一相謀之社稷至重　良有憂也始少帝八年在澶淵爲契丹所迫命帝爲北面招討使第一詔會兵鎮州第二詔會兵邢臺時以鴈門有虜寮南下張脅牽之勢故帝親牽

兵拒爲由是兩路將行皆後期不能赴朝以爲持疑逗留稽勤王之意少帝會謂近侍曰太原全不爲朕必有異志有處分便可速爲之識者以爲言之非祥故後雖有委託之命而無臨制之權帝亦知少帝之不爲我用常鎮靜自守無復敢進一言以箴朝廷之闕十一月杜重威入瀛州界下東城而西以契丹大至故也十二月十日重威以王師降契丹冀定東垣渡耶律氏率雜虜漢軍而南先遣我降將張彥澤以二千騎馳渡白馬津入汴據之帝聞而大駭分兵守境以脩侵軼之患）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柺一木柺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柺歸虜人望之皆辟道峻還爲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五代史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契丹主入東京癸巳晉少帝蒙塵于封禪寺癸卯少帝北遷　王壺清話陶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易之時僞晉勢方熾　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有真主已在漢地觀虜帳騰蛇氣纏之虜主必不歸國未幾德光斃於漢又李東起芒使於北穀曰彼中非久自相吞噬安能亂華後皆盡然）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原注天福晉高祖年號也天福止八年改元開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國而未有國號又稱晉年號捨開運而追續天福爲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書其實耳　五代史二月丁巳朔契丹主具漢法服御崇元殿受朝　制改晉國爲大遼國大赦天下號會同十年是月帝遣牙將王峻奉表于契丹契丹主賜詔褒美呼帝爲兒又賜木柺一蕃法貴重大臣方得此賜亦猶漢儀賜几杖之比也王峻持柺而歸契丹望之皆避路及峻至太原帝知契丹政亂乃議建號焉是月秦州節度使何建以其地入于蜀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與文武將吏等以中原無主帝威望日隆羣情所屬上牋勸進帝謙讓不允自是羣官三上牋諸軍將吏緇黃耆耋相次追請教答允之庚午陝府屯駐奉國指揮使趙暉侯章都頭王晏殺契丹監軍及副使劉愿暉自稱留後契丹因授暉陝州兵馬留後侯章爲本州馬步軍都

（指揮使王晏爲副都指揮使暉等不受僞命辛未帝于大原宮受册卽皇帝位制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　五代會要四年二月十五日受册於太原府第　册府元龜漢高祖初仕爲河東兵馬使常因事至代北遇虜軍路側有唐衛公李靖祠遇戍卒乘酒以索戲擊其神之頸卒尋致殞時戍長邑老元陳祈禱以解之而了無應驗帝乃爲祝曰公本朝名將精爽在天雖厮卒褻瀆誠當其責而人旣有請良可恕焉因焚香致拜卒者俄蘇傳其神語曰此非大貴人救不可免也聞者神其事後爲河東節度使天福十一年天下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焉明年遂卽帝位）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原注變來降曰來歸哀斯人也是時天下無主得其正則往歸之與乎叛于彼而來于此者異矣漢高祖非有德之君惶惶斯人之無所歸者猶得而歸也故曰歸）武節都指揮使史宏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儔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來歸辛巳陝州畱後趙暉潞州畱後王守恩來歸（五代史甲戌帝以晉帝舉族北遷憤惋久之是日率親兵趨土門路邀迎晉帝至壽陽聞其已過乃還契丹聞帝建號僞制削奪帝官爵以通事耿崇美爲潞州節度使高唐英爲相州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扼要害之地丁丑磁州賊帥梁暉據相州己卯帝遣都將史宏肇率兵討代州平之初代州刺史王暉叛歸契丹宏肇一鼓而拔之斬暉以徇庚辰權晉州兵馬畱後張晏洪奏軍亂殺知州副使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以城歸順時晉州畱後劉在明赴東京朝于契丹從朗知軍州事帝方遣使張晏洪辛處明等告諭從朗因之本城大將藥可儔殺從朗于理所州民相率害趙熙三軍請晏洪爲畱後處明爲都監辛巳權陝州畱後趙暉權潞州畱後王守恩並上表歸順癸未澶州賊帥王瓊與其衆斷本州浮橋瓊敗死之時契丹以族人朗鄂爲澶州節度使朗鄂性貪虐吏民苦之迎爲水運什長乃搆夏津賊帥張乙得千餘人沿河而上中夜竊發自南城殺守將絶浮航入北城朗鄂據牙城以拒之數日會契丹救至瓊敗死焉契丹主初聞其變也懼甚由是大　河之南無久畱之意尋遣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歸鎭　洛陽

搢紳舊聞記陶晟虢州人少讀書業文尤長於詩五十餘恥無成遂求隸號之右職相次爲步使號陝之屬郡使府籍其才幹召置陝城久之會晉末戎虜犯中夏侯章趙暉俱爲奉國指揮使在陝王晏爲都頭戎將令至陝驛侯章等隨虜帥就驛侯之虜命蕃將鎭陝一旦有蕃使見侯章衣新褐毛衫繫金度銅束帶虜使人再三視侯與虜蕃語往來甚久蕃帥臨上馬命譯語者詔章曰天使要指揮身上毛衫與束帶道之甚急侯不獲已與之假他人衣與帶而歸三人同行章在澗南遂召王晏與趙暉來澗南營內取酒同飲旣而侯章曰安有身爲指揮使著一領毛衫繫一條銅束帶作主不得就身上奪却憤惋久之趙暉亦怒獨王晏無言將散晏謂侯章趙暉曰今世亂我輩衣與束帶開事將來未知死所爾侯與趙曰如何王晏曰到恁田地藉箇甚令夜領二三十人入驛斫取蕃使頭因便入衙殺了蕃王所差使長得則同守不得則將家屬掠金帛入河東投奔劉大王劉大王卽漢高祖也侯初怯不應趙暉然之晏熟視侯章久之而去是夜獨王晏趙暉率死士數十人入驛斬戎使盡取財物以歸乃諭蕃人行老者負遂據其城王晏領甲騎數百人詣闕府欲殺侯章章惶懼拜于馬前釋之令上馬推趙暉爲首侯章王晏爲都監巡檢差陶公與趙暉之子延進同貲表奏漢祖漢祖勸進焉漢祖大喜因次第酬之後漢祖知晏功三人皆節度使備在正史陶公遂委質事漢祖及王師南舉命爲閤導使高祖卽天位陶使人來求趙暉侯章等奏舉朝廷不得已遂授公號州刺史然執政者由是側目矣罷郡處之環衛後出爲蕃方副車軍司馬爲終於荆州副使知州事公能詩與宮師王相溥善常有詩往來屬和翰林承旨陶公穀叔事之自前延安軍司馬授華州行軍陶翰林爲序親書以送之送從叔赴華下序略曰聖上卽位之三年命前延安軍司馬參戎闕于華下敍舊俗也踐華宰秦之境遠皇猷者五十有九年矣到鄙蹤棘燧巖在坤舒耽肄駭鷁蔚勳時話陳嫌虹饒赤驥嘶風而可仰玉蟾耀彩以如書潛編嘉作別後知音樂珙樹而笑天風鼎遷周頌控文綵而飛赤水幅裂韓詩辭多不載公晚年知進士張翼能詩召置門下厚待之嘗曰七言詩我不如翼五言詩翼不如我陶公詩有河經華地潤山到漢家青又在環衛時詩擬拋丹禁去試著白衣看有集附翰長爲之序張翼常投詩兩軸於宮師王相溥王相以詩謝云清河詩客本賢良惠我新吟六十章格調宛同

（羅給事功夫深似賈司倉登山始覺天高廣到海方知浪渺茫好去蟾宮是歸路明年應折桂枝香陶以副車別駕權莅耆閣者久之所至稱治不苛不撓律身省事而已在政無赫赫之稱罷任日民皆攀轅遮留泣涕塞路前驅鞭撻之然後進既遭逢漢祖始用爲開導使以其讀書多學有木秀之忌一求薦于三帥過亦輕矣捗一刺史二年而罷竟以散秩坎軻終身亦命夫時俗謂之求關節履捷遜以致身者得爲深誠乎仲尼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聖人之言明乎富不可妄求况貴位乎予元鼎有文章擢進士第烏乎令不幸而殂矣）三月丙戌朔蠲河東雜稅辛卯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通鑑考異漢高祖實錄云高允權爲延州令周密以允權故將之子恐與邊人締結移爲州主簿密後以閤而黨下惟誅掠是務允權乘其民怨時以言間之復遣親黨潛構諸部衆心遂搖）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彥詢以其州來歸壬寅契丹遁（原注閒漢起太原畏而去故與自去異其文遯者退避之名）以其將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五代史三月丙戌朔詔河東管內自前稅外雜色徵配一切除放是日契丹主坐崇元殿行入閤之禮契丹主以舅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辛卯權延州留後高允權遣判官李彬奏本道節度使周密爲三軍所逐以允權知留後事上表歸順未幾帝召密赴行在壬辰丹州都指揮使高彥詢殺僞命刺史據城歸命壬寅契丹主發自東京還本國是日宿于赤崗至晡有大聲如雷起于敵帳之下契丹自黎陽濟河遂趨相州庚戌帝以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檢校太保劉崇爲太原尹檢校太尉以北京馬步軍都虞候郭從義爲鄭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以北京興捷左廂都指揮使李洪信爲陳州刺史檢校司徒以興捷右廂都指揮使尚洪遷爲單州刺史檢校司徒以北京武節左廂都指揮使蓋萬爲蔡州刺史以武節右廂都指揮使周暉爲濮州刺史以保寧都指揮使朱奉千爲隨州刺史辛亥吐渾節度使王義宗加檢校太尉以前忻州刺史秦習爲耀州團練使癸丑以北京留守檢校司徒白文珂爲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甲子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推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蘇禹珪字元錫其先出于武功近世家高密今爲郡人也父仲容以儒學稱於鄉里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遷輔唐令累贈太師禹珪性謙和虛襟接物克構父業以五經中第辟遂州倅職歷青鄆從事轉潞并管記累檢校官至戶部郎中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爲兼判開運末契丹入汴漢祖即位於晉陽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漢祖至汴兼刑部尚書俄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祖大漸與蘇逢吉楊邠等受顧命立少主明年轉左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內難禹珪遁入都城爲兵士所擄翼日太祖令人求之既見撫慰甚至尋復其位國初加守司空尋罷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國公未幾受代歸第顯德三年正月旦與客對食之際暴疾而卒時年六十二禹珪純厚長者遭遇漢祖及蘇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爲積善之報也子德祥登進士第累歷臺省）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東都事略武行德太原榆次人也身長九尺餘氣貌洪偉少負薪道遇晉高祖高祖見其魁梧甚奇之因留帳下仕晉爲寧國軍都虞候契丹犯京師行德陷于契丹僞請自効因遣送將校數十人護所取尚方鎧甲還虜中至河陰行德謂衆曰我與若等能爲異域鬼耶衆素伏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走其節度使崔廷勳悉以府庫分諸校而權領州事遣其弟行友詣太原勸進漢高祖喜因來河陽依行德行德以兵翼至京師授河陽三城節度使加同平章事移鎮成德周廣順初加兼侍中改鎮忠武封譙國公兼中書令改封邢徙鎮武寧世宗征淮行德坐失律左遷右衛大將軍尋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宋國公冊府元龜周武行德爲西京留守白馬寺僧永順每歲至四月于寺衆衆擊鼓揉鈴衣婦人服赤麻縷晝襪誦雜言里人廢業衆觀有自遠方來者行德惡其惑衆殺之又前晉守　思都押衙徐祚以醉詬言行德斬之五代史補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舫以上者必加厚賞時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

（人者常有村童負薪入城途中値一尼自河陽來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既而門司搜閲於菜籃中獲鹽數觔遂執之以詣府行德取其鹽視之裹以白絹手帕子而龍麝之香襲人驚曰吾視村童獘衣百結藍縷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爲之爾因問之曰汝離家以來與何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聞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故作以來求賞也遂問其狀命信捕之乃即日而獲其事果連門司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畏服而莫敢欺京邑肅然先是行德以採薪爲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高祖在河東見之驚異因召置麾下攀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至是明辨如此論者異之）史宏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欒城契丹入于鎮州（五代史夏四月己未以北京馬軍都指揮使集州刺史劉信爲滑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以北京隨使右都押衙楊邠爲權樞密使檢校太保以北京武節都指揮使雷州刺史史宏肇爲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以北京牢城都指揮使壁州刺史常思爲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權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三城巡檢使以河東行軍司馬張彦威爲同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爲權樞密副使檢校司徒以河東左都押衙厄彦珂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司徒以右都押衙王浩爲宣徽北院使檢校司徒以兩使都孔目官王章爲權三司使檢校太保是日契丹主取相州殺留後梁暉暉磁州滏陽人少爲盜會契丹入汴暉收集徒黨先入磁州無所侵犯遣使送款于帝暉偵知相州頗積兵伏且無守備遂以三月二十一日夜與其徒踰垣而入殺契丹數十人奪器甲數萬計遂據其城契丹主先遣僞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契丹主至城下是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翼日契丹主北去命高唐英鎮之唐英閲城中遺民得男女七百人而已乾祐中王繼宏鎮相州奏于城中得髑髏十餘萬殺人之數從可知也庚申以石州刺史易全章爲洺州團練使以前遼州刺史安貞爲宿州團練使以嵐州刺史孟行超爲穎州團練使以汾州刺史武彦宏爲曹州防禦使以前憲州刺史蔡容信爲齊州防禦使以遼州刺史薛瓊爲亳州防禦使以沁州刺史李漢韜爲汝州防禦使癸亥冊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甲子以皇長子承訓爲左衛上

將軍第二子承祐爲左衛大將軍第三子承勳爲右衛大將軍皇女彭城郡君宋氏封永寧公主皇姪承贇爲右衛上將軍以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河東觀察判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升府州爲節鎮加永安軍額以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使行府州刺史檢校太尉以北京隨使左都押衙劉銖爲河陽節度使以河東支使韓祚爲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乙丑遣史宏肇率兵一萬人趨潞州丙寅以權知潞州軍州事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爲潞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權點檢延州軍州事高允權爲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岢嵐軍使鄭謙爲忻州刺史遙領應州節度使充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河東都巡館驛沿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朔州節度使充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戊辰權河陽留後武行德以城來歸初契丹主將發東京船載武庫軍仗自汴泝河欲置之于北地遣奉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與軍士千餘人并家屬俱行至河陰軍亂奪兵仗殺契丹監吏衆推行德爲師與河陰屯駐軍士合乃自汜水抵河陽河陽僞命節度使崔廷勳率兵拒之兵敗行德等追躡之廷勳棄城而遁行德因據其城僞命西京留守劉晞棄洛城南走許州遂奔東京洛京巡檢使方太自署知留守事未幾太爲武行德所害是月蕃將耿崇美屯澤州史宏肇遣先鋒將馬誨率兵擊之崇美退保懷州崔廷勳以契丹衆攻武行德于河陽行德出戰爲廷勳所敗汴州蕭翰遣蕃將高牟翰將兵援送劉晞復歸于洛牟翰至殺前澶州節度使潘瓌于洛陽辛未以河陽都部署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尉充一行馬步軍都部署甲戌潞州節度使王守恩加檢校太尉以前棣州刺史慕容彦超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丙子以契丹主耶律德光卒于鎮之欒城趙延壽于鎮州自稱權知國事辛巳陝州節度使趙暉加檢校太傅以陝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兼絳州防禦使王晏爲晉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以丹州都指揮使權知軍州事高彦珣爲丹州刺史）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爲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遁歸于契丹以郇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州（冊府元龜漢高祖即位初自晉赴雒次絳郡有司奏置頓尼口鎮帝曰地名稍惡安可宿之朕記此別有

好路乃遺人導之果坦夷而至于聞喜縣有從騎棄駞緣厄口者多爭路墜于絕壑從臣歎曰昔高皇帝避栢人之名其智若神我帝惡厄口而入聞喜何千載之暗合耶）刺史李從朗來歸（五代史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所署大丞相政事令東京留守燕王趙延壽爲永康王烏裕所縶既而烏裕召蕃漢臣寮于鎮州牙署矯其主遺詔命烏裕嗣位于是發哀成服辛卯詔取五月十三日車駕南幸甲午以判太原府事劉崇爲北京留守命皇子承訓武德使李暉大內巡檢丙申帝發河東取陰地關路幸東京時星官言太歲在午不利南巡故路出陰地丁酉史宏肇奏澤州刺史翟令奇以郡來降是日契丹所署汴州節度使蕭翰迎郇國公李從益至東京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己亥蕭翰發離東京北去乙巳契丹永康王烏裕自鎮州還蕃行次定州以定州節度副使耶律忠爲定州節度使孫方簡爲雲州節度使方簡不受命遂歸狼山戊申車駕至絳州本州刺史李從朗以郡降初契丹遣偏校成霸卿曹可璠等守其郡帝建義之始不時歸命及車駕至帝耀兵于城下不令攻擊從朗等遂降）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五代會要四年六月十一日至東京受朝於崇元殿）戊辰改國號漢（原注高祖初建國無國號蓋其制詔皆無明文故闕不書然稱天福十二年則國仍號晉可知但無明據故慎于所疑爾此書改國號漢則未改之前宜有所稱可以推知也）赦罪人蠲民稅于闐遣使者來是夏劉昫薨（五代史六月乙卯契丹河中節度使趙贊起復河中節度使是日契丹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張礪卒于鎮州丙辰車駕至洛兩京文武百寮自新安相次奉迎郇國公李從益唐明宗淑妃王氏皆賜死于東京甲子車駕至東京丙寅以漢州就糧歸捷指揮使張建雄爲濮州刺史以金州守禦指揮使康彥環爲金州防禦使建雄彥環皆因亂害本州刺史自知州事故有是命以北京知進奏王從璋爲內客省使戊辰制大赦天下應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禁罪人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十惡五逆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諸州去年殘稅並放東西京一百里內放今年夏稅一百里外及京城今年屋稅並放一半契丹所授職任不議改更諸貶降官未量移

與量移已量移者與敘錄徒流人並放還應係欠省錢家業抵當外並放宜以國號爲大漢年號依舊稱天福云己巳詔青州襄州安州復爲節鎮以曹陳二州依舊爲郡壬申北京留守劉崇加同平章事以中書舍人劉繼儒爲宗正卿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張允落職守本官以尚書左丞張昭爲吏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邊歸讜爲禮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王仁裕爲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右諫議大夫張沆爲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以戶部侍郎李式爲光祿卿以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邊光範爲衛尉卿甲戌詔文武臣僚每遇內殿起居輪次上封事丁丑以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卒輟視朝三日是月契丹所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爲屯駐指揮使王繼宏楚暉所殺）秋（五代史秋七月己丑以御史中丞趙上交爲太僕卿以戶部侍郎邊蔚爲御史中丞甲午武安軍節度副使水陸諸軍副都指揮使判內外諸司江南西道觀察等使檢校太尉馬希廣可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潭州大都督天策上將軍充武安軍節度湖南管內觀察使江南諸道都統封楚王丙申以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衛國公杜重威爲宋州節度使加守太尉以宋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高行周爲鄴都留守加守太傅以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李守貞爲河中節度使加兼中書令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爲晉昌軍節度使張彥超爲鄆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庚子以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岐國公符彥卿爲兗州節度使加兼侍中以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師王周爲徐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許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安審琦爲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莒國公李從敏爲西京留守加同平章事以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侯益依前鳳翔節度使加兼侍中辛丑故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譙國公劉昫贈太保甲辰華州節度使侯章以同州節度使張彥涇州節度使史威並加檢校太尉以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劉銖爲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白文珂爲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青州節度使楊承信爲安州節度加檢校太傅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並加檢校太尉庚戌以司天監任延浩爲殿中監以司天少監杜昇爲司天監

（是月契丹永康王烏裕因祖母舒嚕氏于木葉山五代會要天福十二年七月追封故韓王王建立爲秦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原注杜重威于晉出帝時避出帝名去重至漢而復之）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鄴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庚辰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湍諡曰明元廟號文祖祖妣李氏諡曰明貞曾祖昂諡曰恭禧廟號德祖祖妣楊氏諡曰恭惠祖僎諡曰昭憲廟號翼祖祖妣李氏諡曰昭穆考琠諡曰章聖廟號顯祖妣安氏諡曰章懿以漢高皇帝爲高祖光武皇帝爲世祖皆不祧（五代史閏月辛酉以左衛上將軍皇甫立爲太子太師致仕乙丑禁造契丹樣鞍轡器械服裝故開封尹桑維翰贈尚書令故西京留守景延廣贈中書令以前衛尉卿薛仁

謙爲司農卿丙寅唐故樞密使郭崇韜贈中書令故河中節度使安重誨贈尚書令故華州節度使毛璋贈侍中故汴州節度使朱守殷贈中書令故青州節度使楊光遠贈尚書令追封齊王仍令所司追謚立碑唐故河中節度使西平王朱友謙追封魏王故樞密使馮贇贈中書令故河陽節度使判六軍康義誠贈中書令故西京留守京兆尹王思同故邠州節度使藥彥稠故襄州節度使安重進故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並贈侍中庚午以前延州留後薛可言爲宣徽北院使以監察御史王度爲樞密直學士新授宋州節度使杜重威據鄴都叛詔削奪重威官爵貶爲庶人以高行周爲行營都部署率兵進討辛未以權樞密使楊邠爲樞密使加檢校太傅以權樞密副使郭威爲副樞密使加檢校太保以權三司使王章爲三司使加檢校太傅壬申故晉昌軍節度使趙在禮贈中書令故曹州節度使石贇贈侍中故胥州節度使皇甫遇贈中書令故同州節度使劉繼勳故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皆贈太尉故宣徽使孟承誨贈太保丁丑有孛出于張旬日而滅己卯陝州節度使趙暉加階爵晉州節度使王晏加檢校太尉河陽節度使武行德加階爵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加檢校太尉鄧州節度使常思加檢校太尉移鎮潞州庚辰追尊六廟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爲不祧之廟高曾已下四廟追尊諡號已載于前矣是日權太常卿張昭上六廟樂章舞名太祖高皇帝室酌獻請依舊奏武德之舞世祖光武皇帝室酌獻請依舊奏大武之舞文祖明元皇帝室酌獻請奏靈長之舞德祖恭僖皇帝室酌獻請奏積善之舞翼祖昭獻皇帝室酌獻請奏顯仁之舞顯祖章聖皇帝室酌獻請奏章慶之舞其六廟歌詞文多不錄五代會要漢文祖明元皇帝諱湍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明元皇帝廟號文祖葬懿陵無陵所遥申朝拜德祖恭僖皇帝諱昂明元皇帝長子母曰明皇后李氏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恭僖皇帝廟號德祖葬汴陵無陵所遥申朝拜翼祖昭獻皇帝諱僎恭僖皇帝長子母曰恭惠皇后楊氏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昭獻皇帝廟號翼祖葬威陵北京晉陽縣是其所顯祖章聖皇帝諱琠昭獻皇帝長子母曰昭穆皇后李氏天福十二年閏七月追尊章聖皇帝廟號顯祖葬肅陵）八月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

懷讓殺契丹之將劉鐸入于邢州（五代史八月壬午朔鎮州駐屯護聖左廂都指揮使白再榮等逐契丹所命節度使滿達勒復其城滿達勒與河陽節度使崔廷勳洛京留守劉晞並奔定州馳驛以聞庚寅以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爲邢州節度使辛卯詔以恒州復爲鎮州順國軍復爲成德軍乙未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爲鎮州留後丙申詔天下凡關賊盜不計贓物多少案驗不虛並處死以兩浙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宏佐薨廢朝三日丙午以吐渾府節度使檢校太尉王義宗爲沁州刺史依前吐渾節度使己酉以刑部尚書竇貞固爲吏部尚書是日薛懷讓奏收復邢州殺僞命節度副使知州事劉鐸初懷讓爲洺州防禦使契丹滿達勒發健步督洺州糧運懷讓殺之以聞帝遣郭從義與懷讓攻取邢州蕃將楊袞來援鐸懷讓拒之不勝退保洺州敵騎掠其部民大被其苦會鎮州逐滿達勒楊袞收兵而退鐸乃上表請命懷讓乘其無備遣人紿鐸云奉詔襲契丹請置頓于郡鐸開門迎之即爲懷讓所害時人寃之鐸初受契丹命爲邢州都指揮使及永康王以高奉明爲節度使滿達勒署鐸爲邢州副使兼都指

一壽 27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2 版反內

（揮使帝至東京奉明歸鎮州令鐸知邢州事至是遇害庚戌文武百寮上表請以二月四日降誕日爲聖壽節從之前晉昌軍節度副使李肅加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是月遣使諸道和市戰馬　五代會要天福十二年八月敕應天下凡關强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並宜處死　又漢天福十二年八月詔天下州府和買戰馬）九月甲戌吏部尚書竇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容齋續筆竇貞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范質用此官在中書乃歸洛陽常與編伍課役貞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庚辰北征（五代史九月甲子宰臣蘇逢吉兼戶部尚書蘇禹珪兼刑部尚書丁卯以吏部侍郎權判太常卿事張昭爲太常卿戊辰故易州刺史郭璘贈太傅甲戌宰臣蘇逢吉加左僕射監修國史蘇禹珪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以吏部尚書竇貞固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太學士以翰林學士行中書舍人李濤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是日權太常卿張昭上疏奏改一代樂名戊寅詔以杜重威叛命取今月二十九日暫幸澶魏己卯以前樞密使李崧爲太子太傅以前左僕射和凝爲太子太保庚辰車駕發京師）冬十月甲申次澶城赦河北（五代史冬十月癸未以太子太保李璘爲司徒以太子太傅盧文紀爲太子太師以前磁州刺史李穀爲左散騎常侍甲申車駕次澶城詔河北諸州見禁罪人自十月五日昧爽已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壬辰日有黑子如雞卵丙申以相州留後王繼宏爲相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至鄴都城下丙午詔都部署高行周督衆攻城帝登高阜以觀之時衆議未欲攻擊副部署慕容彥超堅請攻之是日王師傷夷者萬餘人不克而退）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五代史十一月壬子雨木冰癸丑日南至從官稱賀于行宮己未湖南奏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叛辛酉雨木冰壬申杜重威上表請命癸酉雨木冰丁丑杜重威素服出降待罪于宮門詔釋其罪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高行周加守太尉尋封臨淸王以杜重威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己卯以許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爲宋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

軍都指揮使以滑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信爲許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慕容彥超爲鄆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前定州節度使李殷爲貝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郭從義爲澶州節度使）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五代史十二月辛巳朔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信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以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尚洪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丙戌車駕發鄴都歸京癸巳至自鄴都甲午以皇子開封尹承訓薨廢朝三日追封魏王丁酉帝舉哀于太平宮庚子司徒李璘薨辛丑以前鄜州節度使郭謹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戊申宿州奏部民餓死者八百六十有七人　五代春秋丁未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德光遁歸死欒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殺郇公從益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閏七月鄴都杜威拒命八月越王宏佐薨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冊府元龜乾祐元年盡其年）己未更名暠（五代會要改名暠年五十三初名知遠　冊府元龜乾祐元年敕曰朕名祇膺景命肇啟鴻圖適當建號之初宜舉正名之典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養民載考格言抑有彝訓顧性寡昧敢忘率循但君父之名貴于易避臣子之敬難以斥尊苟觸類以妨言必迂文而害理況宗廟方建禋祀匪遙祝報將期于正辭稱謂所宜於稽古爰從改革庶叶典章凡百臣寮當體朕意今改名暠故茲札示想宜知悉）丁丑皇帝崩于萬歲殿（原注年五十四　五代史乾祐元年正月辛亥朔帝不受朝賀乙卯制大赦天下改天福十三年爲乾祐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犯罪人除十惡五逆外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己未改御名爲暠辛酉詔諸道行軍副使判官並不得奏薦帶使相節度使許奏掌書記支使節度推官不帶使相節度使只許奏掌書記節度推官其防禦團練判官軍事判官等聽奏所薦州縣官帶使相節度使許薦三人不帶使相二人防禦團練刺史一人云以前鄧州節度使燕國公馮道爲守太師進封齊國公甲子帝不豫庚午以前宗正卿石光贊爲太子賓客以太僕卿趙上交爲祕書監丁丑故尚書左丞

（韓祚賂司徒二十七日丁丑帝崩于萬歲殿時年五十四秘不發喪庚辰太傅杜重威伏誅二月辛巳朔內降遺制皇子周王承祐可于柩前卽皇帝位是日發哀其年三月太常卿張昭上謚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號高祖十一月壬申葬于睿陵宰臣蘇禹珪撰謚冊哀冊文云史臣曰在昔皇天降禍諸夏無君漢高祖肇起并汾遵臨汴洛乘虛而取神器因亂而有帝闕雖曰人謀諒由天啟然帝昔莅戎藩素爲物望洎登宸極未厭人心徒矜拯溺之功未契來蘇之望良以急於止殺不暇崇仁燕薊降師旣連誓而受戮鄴臺叛帥因閉壘以偷生蕃撫御以乖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叩鑾輅尋墜烏號故雖有應運之名而未覩爲君之德也　五代會要乾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崩于大內萬歲殿年五十四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睿陵在洛京告成縣謚曰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廟號高祖哀冊文右僕射平章事蘇禹珪撰謚冊文右僕射平章事蘇禹珪撰謚議太常卿張昭撰年號一乾祐盡元年宰相四人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李濤使相二十人高從誨馬希廣錢宏悰杜重威侯益高行周劉信李守貞符彥卿安審琦史宏肇劉崇王周李從敏劉銖白文珂慕容彥超安叔千李彝殷馬暉　五代春秋戊申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歲殿　文獻通考漢高祖實錄十七卷陳氏曰監脩蘇逢吉史官賈緯等撰乾祐二年上書二十卷今闕末三卷中興書目作十卷）

隱皇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五代史隱皇帝諱承祐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李太后以唐長興二年歲在辛卯三月七日生于鄴都之舊第　五代會要隱帝諱承祐高祖第二子母曰皇后李氏長興二年三月九日生于太原以其日爲嘉慶節）高祖卽位拜右衛上將軍大內都點檢（五代史高祖鎭太原署節院使累官至檢校尙書右僕射國初授左衛大將軍檢校司空遷大內都點檢檢校太保）魏王承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爲嗣承訓薨高祖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祕不發喪（五代史乾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高祖崩祕不發喪）殺杜重威（契丹國志

漢主召蘇逢吉楊邠史宏肇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祕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死于市市人爭啖其肉）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皇帝卽位于柩前（五代會要乾祐元年二月一日封周王其日卽位於柩前年十八）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于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五代史二月辛巳授特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周王宣制畢有頃召文武百僚赴萬歲殿內降大行皇帝遺制云周王承祐可于柩前卽皇帝位服紀日月一依舊制是日內外發哀成服初高祖欲改年號中書門下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爲乾祐至是與御名相符甲申羣臣上表請聽政詔答不允凡四上表從之丁亥帝于萬歲殿門東廡下見羣臣尊母后爲皇太后己丑徐州節度使王周卒庚寅以前晉州畱後劉在明爲鎭州畱後幽州馬步軍都部署加檢校太尉是日工部尙書龍敏卒壬辰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奏于大散關大敗蜀軍俘斬三千人初契丹犯京師侯益趙贊皆受其命節制岐蒲聞高祖入洛頗懷反仄朝廷移贊于京兆侯益與贊皆求援于蜀蜀遣何建以軍出大散關以應之至是景崇糾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之癸巳制大赦天下自乾祐元年二月十三日昧爽以前所犯罪人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中外文武臣僚並與加恩馬步將士各賜優給唐晉兩朝求訪子孫立爲二王後云丙午鳳翔巡檢使王景崇遣人送所獲僞蜀將校軍士四百三十八人至闕下詔釋之仍各賜衣服以兵部侍郎張允爲吏部侍郎以工部侍郎司徒詡爲禮部侍郎丁未以光祿卿李式爲尙書右丞以禮部侍郎邊歸讜爲刑部侍郎以刑部侍郎盧價爲兵部侍郎）三月壬戌竇貞固爲大行皇帝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副太常卿張昭爲禮儀使（東都事畧張昭字潛夫河間人也舊名昭遠避漢高祖諱止稱昭十歲誦書數十萬言及長該洽經史以文謁興唐尹張憲憲卽以爲府推官憲爲北京畱守昭從至晉陽時明宗起自鄴兵變于魏昭勸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曰吾書生也天子委以保

釐之任吾豈苟生者乎昭曰此古之大節公能行之忠臣也憲既死論者以昭能成憲之節仕唐爲中書舍人晉時用桑維翰薦爲翰林學士漢初爲吏部侍郎加禮部尚書隱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近小人昭上疏諫請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隱帝不省周廣順初拜戶部尚書遷兵部尚書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書下位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朱僕柳璨在下僚昭宗亦以大用然則太宗用之於前而國興昭宗用之於後而國亡士之難知也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以劉馬爲鑒朱柳爲戒則善矣恭帝即位封舒國公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爲郊祀鹵簿使禮成封鄭國公改封陳以老致仕嶺南平太祖遣使就問獻俘之禮昭卧疾口占皆有所據當時服其博記卒年七十九昭在晉日與呂琦崔棁集唐義宇終天祐末史書二百卷又撰漢六廟諡策樂章所脩有唐莊宗實錄及功臣傳周太祖實錄續唐愍漢隱帝實錄　錦繡萬花谷後集五代史補五代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以樓藏之號書樓張家）

兵部侍郎盧價爲鹵簿使中丞邊蔚爲儀仗使丁丑李濤罷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陷潼關（五代史三月甲寅帝始御廣政殿羣臣起居殿中少監胡崧上言請禁斫伐桑棗爲薪城門所由專加捉搦從之丙辰鄴都留守太尉中書令臨淸王高行周進封鄴王北京留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崇領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史宏肇並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前邢州節度使安叔千以太子太師致仕戊午以右諫議大夫于德辰爲兵部侍郎庚申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守貞加守太傅進封魯國公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琥國公安審琦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兗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岐國公符彥卿加兼中書令進封魏國公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信加檢校太師王戊以宰臣竇貞固爲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副使太常卿張昭爲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爲儀仗使丙寅以前鳳翔節度使兼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檢校太師兼侍中侯益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西京留守檢校太師平章事莒國公李從敏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李彝殷並加兼侍中青州

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劉銖鄆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慕容彥超並加檢校太師詔改廣晉府爲大名府晉昌軍爲永興軍戊辰鄜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馮暉加兼侍中河陽節度使武行德滄州節度使王景華州節度使侯章晉州節度使王晏並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庚午涇州節度使史懿潞州節度使常思同州節度使張彥威延州節度使高允權並依前檢校太尉加同平章事澶州節度使郭從義邢州節度使薛懷讓並自檢校太傅加檢校太尉以前奉國右廂都指揮使王饒爲鄭州留後甲戌以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王守恩爲永興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郭謹爲邠州節度使以前鎮州留後檢校太傅白再榮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陝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趙暉爲鳳翔節度使以前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白文珂爲陝州節度使殿中監任延浩配流鄜州坐爲劉崇所奏故也丙子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相州節度使王繼宏安州節度使楊信並自檢校太傅加檢校太尉以鎮州留後兼幽州一行馬步軍都部署檢校太傅劉在明爲鎮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部署如故貝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李殷加檢校太尉定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孫方簡府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折從阮並加檢校太師丁丑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罷免勒歸私第時蘇逢吉等在中書樞密使楊邠副樞密使郭威等權勢甚盛中書每有除授多爲邠等所抑濤不平之因上疏請出邠等以藩鎮授之樞密之務宜委逢吉禹珪疏入邠等知之乃見太后泣訴其事太后怒濤由是獲譴先是中書廚釜鳴者數四未幾濤罷免西道諸州奏河中李守貞謀叛發兵據潼關　五代會要乾祐元年二月封魏博節度使高行周爲鄴王　又漢乾祐元年三月中書廚釜鳴者七是月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濤罷免勒歸私第）

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玉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叛附于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于關西（原注峻不命爲將又不令討賊但令以兵實關西下文乃見命將）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爲樞密使鎭寧軍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

軍兵馬都部署（東都事畧郭從義字德恭其先沙陁人也父古仕後唐賜姓李氏古卒從義尚幼明宗時從義官至內園使仕晉爲宿州團練副使復姓郭云契丹入寇漢高祖將建國從義首贊其謀漢興爲鄭州防禦使拜鎮寧軍節度使趙思綰以永興叛命從義討之師次潼關鎮河中李守貞來援從義大破之遂圍思綰拜永興軍節度使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佯許以華州節鉞思綰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并其黨斬于市以功加同平章事周初加侍中移鎮許州改鎮天平世宗北征以從義副符彥卿充排陣使世宗還京師加兼中書令又改鎮武寧）戊子保義軍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兵馬都部署（洛陽搢紳舊聞記白中令諱文珂河東遼州人由軍職積勞至藩方馬步都校遙郡後爲遼州刺史代州刺史在代州日值漢祖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屬郡也中令長子曰廷誨時爲衙內指揮使每日以事于郡政漢祖聞之怒其失敎遂奏之罷郡白以屬郡路由幷州遂詣府參謁漢祖一見之覩其儀貌敦厚舉止閑雅訪以時事對答有條貫一二中漢祖由是大喜屢開筵宴命賓客盡歡而罷時漢祖已奏乞除一人北京副留守朝廷可之除書既下中令日接漢祖從容會晉末邊寇猾夏漢祖有掃除天下之志奇謀密畫中令之力居多遂成攀鱗之遇焉中令漢祖建義授河中府節使漢祖即大位改授天平軍未久移授陝府屬蒲岐雍三州連叛授河中府招討之命兼知行府事周太祖時爲樞密使命總戎律督三路攻取之執中令在北京日素與周祖親洽周太祖屢召中令諮詢戎事三叛平周祖德之師旋與同來時西京留守王相守恩爲左右所惑大納賄賂衆口諠譁周祖即日移牒中令權守官鑰替王相歸第密奏之漢少主遂下制除西京留守大尹事兼中書令周祖即大位之數年公求入覲懇乞致政周太祖敦諭頗切中令辭以年老堅請不已遂許之授太子太師致仕許歸洛下頤養賜以肩輿鳩杖命宰臣備祖筵于板橋餞之遺榮之　上繼二疏之跡千載之下一人而已公仗鉞之後宣差晉相居潤充都押衙與公之肘腋牛從福爲校練使常預心腹之寄屢以晉相有識畧密言于周祖後漸用之驟至顯位使相嘗判開封府焉贈王爵沈中令諱倫常客於白中令門下晉相既顯白中令使人客以沈相名姓薦之晉相遂稱薦于太祖皇帝時太祖潛龍握天下兵柄留沈相門下遂成魚水雲龍之契焉太祖常告時宰懇爲沈中令乞一出身時宰以無例拒之太祖登極召見沈相未除官先賜緋袍牙笏數日稱賜緋人時宰相執尚欲取旨除散官何見之晚耶及中書取進止上曰合與何官中書上見上顏色遽曰欲除京官上不答中書再欲除升朝官上曰除何官中書相顧未奏上曰且與除郎中遂除戶部郎中時宰尚欲置之散地差監關市于維揚相次拜給事中有事西蜀差充轉運使餉餽飛輓無闕以清白律身蜀平師旋無財色所惑者中令與曹濟陽二人而已太祖識中令遠畧深識寡言沈靜遂大用焉二公之貴達亦由中令之知人乎中令既歿余熟其門余布衣受中令見知詳其事遂記之）河決原武（五代史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監押王玉奏收復潼關定州孫方簡奏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棄定州遁去壬午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加檢校太尉三司使王章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鄧州刺史尹實奏荊南起兵在境上欲攻城是日以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一行兵馬都部署時供奉官時知化王益自鳳翔部署前永興節度使趙贊部下牙兵趙思綰等三百餘人赴闕三月二十四日行次永興思綰等作亂突入府城據城以叛故命從義率師以討之甲申王景崇奏趙思綰叛見起兵攻討幸道宮佛寺禱雨戊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宏倧加諸道兵馬都元帥天策上將軍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楚王馬希廣加守中書令以陝州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府城下一行都部署庚寅宰臣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並進封開國公辛卯削奪李守貞在身官爵以甲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王仁裕爲戶部尚書以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沆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范質爲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尚書比部員外郎王度爲祠部郎中並依前充職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千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以客省使王峻爲西南面行營兵馬都監戊戌以宣徽南院使扈彥珂爲左金吾上將軍庚子以左金吾大將軍充兩街使檢校太傅劉承贇爲徐州節度使甲辰以宣徽北院使薛可言爲右金吾上將軍以皇城使李暉爲宣徽南院使乙巳定州節度使孫方簡奏復入于本州初以方簡爲狼山寨主叛晉歸契丹及契丹降中渡之師乃以方簡爲定州節度使契丹

（主死永康王嗣位即以蕃將耶律忠代之移方簡爲雲州節度使方簡不受命遂歸狼山高祖至闕方簡歸款復以中山命之是歲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棄定州堕城壁焚室廬盡驅人民入蕃惟餘空城瓦礫而已至是方簡自狼山回保定州是月河決原武縣河北諸州旱徐州饑死民九百三十有七）五月己未回鶻遣使者來乙亥魏州內黃民武進妻一產三男子河決滑州魚池旱蝗（五代史五月己酉朔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己未回鶻遣使朝貢丁卯前翰林學士徐台符自幽州逃歸乙亥河決滑州魚池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庚辰以內客省使王峻爲宣徽北院使依前永興城下兵馬都監以冀州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爲冀州刺史時廷翰殺本州刺史何行通自知州事故有是命甲申以皇弟右衛大將軍勳爲興元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豐州節度使郭勳加檢校太師辛卯永興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奏得王景崇報有兵自隴州來欲投河中追襲至鄜城荊南節度使高從誨上表歸命從誨嘗拒朝命至是方遣牙將劉扶詣闕請罪丙申鎮州奏節度使劉在明卒戊戌以河陽節度使武行德爲鎮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李暉爲河陽節度使以相州節度使王繼宏爲貝州節度使壬寅荊南高從誨入貢謝恩釋罪丙午以前永興軍節度使王守恩爲西京畱守是月河北旱青州蝗　五代會要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本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　又漢乾祐元年六月以皇弟勳領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興元尹）秋七月戊申朔彰德軍節度使王繼宏殺其判官張易（五代史王繼宏冀州南宮人少嘗爲盜攻剽閭里爲吏所拘械繫于鎮州獄會赦免死配隸本軍時明宗作鎮致之麾下晉高祖爲明宗將署爲帳中小校天福中爲六軍副使性負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忿爭出配義州軍歲餘爲奉國指揮使從契丹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契丹主西高唐英爲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宏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宏之母贍遺甚厚何若親戚又給以兵伏畧無猜忌會契丹主死漢祖趨洛唐英遣使歸款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迴繼宏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宏自稱畱後令判官張易奏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宏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征杜重威至德清軍繼宏來朝乃正授節旄是歲就加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宏不法必切言之繼宏以爲輕己乾祐中因事誣奏殺之尋又害觀察推官張制漢末移鎮貝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月六日移鎮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遇疾卒于京師詔贈侍中子永昌仕皇朝歷內諸司使）鸜鵒食蝗丙辰禁捕鸜鵒庚申郭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彥徽來奔庚午殺成德軍副使張鵬（五代史張鵬鎮州鼓城人幼爲僧知書有口辯喜大言後歸俗唐末帝爲王時鵬往依焉及即位用爲供奉官累監軍旅晉開運中契丹迫澶州鵬爲前鋒監押奮身擊敵被創而還其後累于邊城戍守士伍服其勇乾祐初授鎮州副使過鄴城高行周接之甚歡鵬因言及晉朝傾亡之事少帝任用失人藩輔之臣唯務積財富家不以國家爲意以至宗社泯滅非獨帝王之咎也行周性寬和不以鵬言爲過鵬既退行周左右謂行曰張副使之言蓋譏令公也行周因發怒遂奏鵬怨國訕言故朝廷降詔就誅于常山時乾祐元年七月也）乙亥王景崇叛附于李守貞（五代史秋七月戊申朔相州節度使王繼宏殺節度判官張易以訕言聞是時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殺不究其實即順其請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累跡而事之猶不能免其禍焉壬子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乙卯禮儀使張昭上高祖廟尊號獻舞名并歌辭舞曲請以觀德爲名歌辭不錄丙辰以久旱幸道宮佛寺禱雨是日大澍開封府言陽武雍邱襄邑三縣蝗爲鸜鵒聚食詔禁捕鸜鵒庚申樞密使郭威加同平章事辛酉滄州上言自今年七月後幽州界投來人口凡五千一百四十七北土饑故也乙丑以宣徽北院使王峻爲宣徽南院使以內客省吳虔裕爲宣徽北院使以遂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李洪信爲澶州節度使以澶州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節度使兼行營都部署庚午故兵部尚書李懌贈尚書左僕射鎮州奏準詔處斬節度副使張鵬訖鵬以一言之失爲鄴帥高行周所奏故命誅之乙亥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與八作使王繼濤領部

（下兵同赴鳳翔時王景崇拒命故也　冊府元龜周魚崇諒漢隱帝乾祐三年自保義軍節度副使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崇諒晉朝為員外郎知制誥契丹命為學士漢高祖入汴復召為學士以母老思歸乞解職侍養漢高祖嘉之命為本州副使請傾郡倅王師討三兒時節度使白文珂在軍前崇諒為副使知後事凡供軍儲備調發徵促赴期而旁近鎮供億深所賴焉會王仁裕請退禁廷選學士議者以為文字稱職無踰崇諒乃復徵之至太祖時崇諒母病篤太祖許歸侍養廣順三年復徵之崇諒累表辭以母病難以逢養太祖賜詔曰卿向以母親高年久嬰疾恙解職歸止狥意承顏始于疾辭令聞疾愈臻此康寧之福由其感應之誠苟徵命以猶稽則才能而慮滯復乃職位式佇論恩載覽表章尙形脊戀諭以前詔俾之侍行子道既以光揚君恩亦須承順速宜祇赴無或再三崇諒懇詔意不敢堅辭復表言比及撰行節氣凝沍乞至春煖奉親歸朝許之仍詔本州給行裝借驛馬送至京師授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八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五代史八月己卯以華州節度使侯章為邠州節度使以左金吾上將軍扈彥珂為華州節度使壬午命樞密使郭威赴河中府軍前詔河府永興鳳翔行營諸軍一稟威節制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連衡作叛朝廷雖命白文珂常思攻討河中物議以二帥非守貞之敵中外憂之及是命之降人情大愜癸巳以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劉詞為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河中行營都虞候以護聖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李洪義為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乙未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吳越國王錢宏俶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宏俶故吳越王元瓘之子也先是其兄宏倧襲父位尋為部下所廢以宏俶代之故特加是命焉新授鳳翔節度使趙暉奏部署兵士赴鳳翔城下癸卯郭威奏今月三十三日大軍已抵河府賊城至二十六日開長連壍畢築長連城次　五代史補周高祖為樞密鳳翔永與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迴戈路由京洛時王守恩為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於郊外高祖遂見大怒且疾驅入於公館久之始令人傳旨托以方浴守恩不知其怒但安坐侯久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恩乘檐子侯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為留守汝宜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於是即時禮上頃之吏

馳去報守恩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為留守訖留守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於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貨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為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為理）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宏遷及趙思綰戰敗績（五代史九月戊申侯益部曲王守筠自鳳翔來奔言益家屬盡為王景崇所害壬子郭威奏破河府賊軍于城下甲寅故夔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宏遷贈太尉乙丑雪書不時也戊辰鳳翔都部署趙暉奏大破州軍于大散關殺三千餘人其餘棄甲而遁壬申郭威奏得郭從義報今月十四日鳳翔王景崇兵士離木城尋遣監軍李彥從率兵襲至法門寺西殺戮二千餘人詔升河中府解縣為解州）冬十月甲申吐蕃使斯漫篤蘭氈藥斯來（五代史冬十月丙子朔山陵使竇貞固上大行皇帝陵名曰睿陵從之丁丑夕歲星入太微戊寅趙暉奏破王景崇賊軍于鳳翔城下甲申吐蕃遣使獻方物丙戌右羽林將軍張播停任坐檢田受請託也丁亥中書舍人張誼責授房州司戶兵部郎中馬承翰責授慶州司戶並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先是誼與承翰俱銜命于兩浙覩其驕僭之失形于譏誚兼乘醉有輕肆之言錢宏俶恥之摭其過以奏之朝廷以方務懷柔故有是命甲辰延州奏夏州李彝殷先出兵臨州境欲應接李守貞今却抽退）十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崧滅其族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原注在河南告成縣　五代史十一月甲寅誅太子太傅李崧及其弟司封員外郎嶼嶼子博士嶬夷其族為部曲誣告故也詔曰稔惡圖危難逃天網虧忠負義必速神誅李崧頃在前朝最居重位器無裨益遂至滅亡及事契丹又為親密士民俱憤險佞可知先皇帝含垢掩瑕推恩念舊擢居一品俾列三師不謂潛有苞藏謀危社稷散差人使潛結奸兇附近山陵擬為叛亂按其所告咸已伏辜宜正典章用懲奸逆其李崧李嶼李嶬一家骨肉及同謀作亂人並從極法云庚申大行皇帝靈駕進發辛酉荊南奏節度使高從誨卒壬申葬高祖皇帝于睿陵　玉堂閒話睿陵之側有貧僧居之草衣芒屢不接人事嘗燔木取灰貯之亦有施其資鏹者得即藏於灰中無所使用出入必輓一拖車謂人曰此是駰

（馬車汝知之乎他日必有龍輿鳳輦萃於此地居人罔測其由及漢高祖皇帝因山於陵寢陶器所用須灰僧貯灰甚多至于畢功資用不鈌又于灰積中頗獲資鏹輦輅之用不差毫釐因山既畢僧亦化滅睿陵行禮官寮靡不知者）十二月己卯彰武軍節度使高允權殺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五代史十二月丁丑荊南節度副使檢校太傅行峽州刺史高保融起復授荊南節度副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渤海郡侯壬午帝被袞冕御崇元殿授六廟寶冊正使宰臣蘇禹珪及副使太府卿劉皡赴西京行禮兗州奏淮賊先于沂州界立柵前月十七日已歸海州爲李守貞牽制也庚寅奉高祖神主于西京太廟淮南僞主李璟奉書于帝云先因河府李守貞求援又聞大國於淮屯軍當國亦于境上防備昨聞大朝收軍當國尋已徹備其商旅請依舊日通行朝廷不報辛卯羣臣上表請以三月九日誕聖日爲嘉慶節從之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奏得都頭李彥李遇等告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與鄜軍指揮使高志結集草寇欲取臘辰窺圖州城尋請使臣與指揮使李勲聊將兵士巡檢偵邏劉景巖果出兵闘敵時即殺敗其劉景巖尋獲斬之詔曰劉景巖年已衰暮身處退閒會無止足之心輙肆包藏之毒結集徒黨窺伺藩垣所賴上將輸忠三軍協力盡除醜類克殄渠魁其劉景巖次男前德州刺史行琮已行極法長男渭州刺史行謙孫男邢州馬軍指揮使崇勲特放是冬多昏霧日晏方解　五代春秋戊申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拒命侯益以京兆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李守正郭威帥師圍河中越人廢其君倧十一月殺李崧壬申葬高祖皇帝于睿陵　五代史補趙惟則官至正郎以廉介自處乾祐中於京師賃一故宅居歲餘有叟叩門見之自言嘗爲此宅閽吏契丹犯闕時故主與之深夜掘地藏金銀幾瓮兵火之後故主去世人未有知者今識其處公取之以少許見賜用救朝夕惟則初聞愕然欲詰責是叟久之佯喜曰甚善甚善寶物豈可容易而得汝慎勿言俟吾擇一日吉召汝取之可也叟以爲然既出惟則謂家人曰平生不以貨財自汚今日一旦爲是褻瀆辱莫甚焉此宅不可復居翌日遂遷去）

五代史記卷第十上

五代史記卷第十下

盧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漢本紀第十

二年（原注隱帝即位至此宜改元而不改元其周顯德二年注而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本紀無諱者但書其實後世自見也）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五代史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制曰朕以眇躬獲纘洪緒念守器承祧之重懷臨深履薄之憂屬以天道猶艱王室多故天降重戾國有大喪奸臣樂禍以圖危羣寇幸灾而伺隙力役未息兵革方殷朕所以寄膽履冰廢食輟寐雖居億兆之上不以九五爲尊漸冀承平永安遐邇內則稟太后之慈訓外則仗多士之忠勳股肱叶謀爪牙宣力西摧三叛撫其背而扼其喉北挫諸蕃斷其臂而折其脊次則巴邛嘯聚淮海猖狂幾聞矢接鋒交已見山摧岸沮寇難少息師徒無虧兼以脩奉園陵崇建宗廟右賢左戚同寅協恭多事之中大禮無闕負荷斯重哀感良深今以三陽布和四序更始宜申兌澤允荅天休郊獄緩刑捨過宥罪當萬物之孚甲開三面之網羅天順彼發生以召和氣應乾祐二年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天下見禁罪人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贓合造毒藥劫家殺人正身外其餘並放河府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比與國家素無嫌釁偶因疑懼遂至叛違然以彼之生靈朕之赤子久陷孤壘可念非辜易子析骸塡溝委壑爲人父母寧不軫傷但以屈己愛人先王厚德包垢含辱列聖美談宜推濟物之恩用廣好生之道其李守貞等宜令逐處都部署分明曉諭若能翻然歸順朕即待之如初當保始終享其富貴明申信誓固無改移其或不順推誠堅欲拒命便可應時攻擊剋日盪平候收復城池罪止元惡其餘詿誤一切不問重念征討已來勞役滋甚兵猶在野民未息肩急賦繁徵財殫力匱矜卹之澤未被于疲羸愁嘆之聲幾盈于道路即俟邊烽少弭國難漸除當議優饒冀獲蘇息諸道藩侯郡守等咸分寄任共體憂勞更宜念彼瘡痍倍加勤卹究鄉閭之疾苦去州縣之煩苛勸課耕桑省察寃

（濫共恢庶政用副憂勞凡百臣寮當體朕意壬子賜前昭義軍節度使張從恩衣一襲金帶鞍馬綵帛等時有投無名文字誣告從恩者故特有是賜以安其心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四日夜賊軍偷斫河西寨捕斬七百餘級時蜀軍自大散關來援王景崇郭威自將兵赴岐下將行戒白文珂劉詞等曰賊之驍勇並在城西愼爲儆備既行至華州聞川軍敗退且憂文珂等遂兼程而迴賊城內偵知郭威西行于正月四日夜遣賊將王三鐵等率驍勇千餘人沿流南行坎岸而登爲三道來攻賊軍已入王師砦中劉詞極力拒之短兵既接遂敗之）二月丙子錮民紐配租（五代史二月丙子詔諸道州府所徵乾祐元年夏秋苗畝上紐徵白米稈草已納外並放是日旦黑霧四塞丁丑夕大風乙酉以前房州刺史李筠夫爲鴻臚卿戊子前右監門將軍喬達及其兄契丹僞命客省使榮等皆棄市達李守貞之妹壻也故皆誅之庚寅徐州巡檢使成德欽奏至峒峿鎮遇淮賊破之殺五百人生擒一百二十人戊戌大雨霖庚子詔左諫議大夫賈緯等脩撰高祖實錄三月丙辰以北京衙內指揮使劉鈞爲汾州防禦使　五代會要漢乾祐二年二月敕左諫議大

夫史館脩撰賈緯左拾遺直史館王伸宜令同脩高祖實錄仍令宰臣蘇逢吉監脩　冊府元龜乾祐二年三月壬子嘉慶節羣臣詣佛寺齋設祝壽）夏（五代史夏四月丙子以荊南節度行軍司馬武泰軍節度留後王保義爲檢校太尉領武泰軍節度使行軍如故丁丑潁州獻紫兎白兎是月幽定滄貝深冀等州地震辛巳太白經天辛丑幸道宮禱雨）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降乙丑趙思綰降（五代史五月甲辰朔故湖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扶風郡公贈太師馬希聲追封衡陽王戊申以前邠州節度使安審約爲左神武統軍以前洛京副留守袁義爲右神武統軍乙卯河府軍前奏今月九日河中節度副使周光遜棄賊河西寨與將士一千一百三十人來奔己未右監門大將軍許遷上言奉使至博州博平縣界覩蝝生彌亘數里一夕並化爲蝶飛去辛酉兗鄆齊三州奏蝝生乙丑永興趙思綰遣牙將劉成詣闕乞降制授趙思綰華州節度留後檢校太保以永興城內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丁卯宋州奏蝗抱草而死己巳湖南奏蠻冦賀州遣大將軍徐進率兵援之戰于風陽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千級）六

月辛卯回鶻首領楊彥珣來西涼府遣使者來蝗（五代史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兗州奏捕蝗二萬斛魏博宿三州蝗抱草而死乙亥潁州獻白鹿戊寅安州節度使楊信奏亡父光遠蒙賜神道碑鐫勒畢無故中斷詔別令斲石鐫勒己卯滑濮澶曹兗淄青齊宿懷相衞博陳等州奏蝗分命中使致祭于所在川澤山林之神開封府滑曹等州蝗甚遣使捕之壬午月犯心星辛卯回鶻遣使貢方物丙申改商州乾元縣爲乾祐縣隸京兆府是月邠寧澤潞涇延鄜坊晉絳等州旱　五代會要漢乾祐二年六月潁州進白鹿至三年五月太原進白烏白兎）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兆甲子克河中（原注守貞自焚死故不書伏誅　五代史秋七月丙辰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府羅城李守貞退保子城丁巳永興都部署郭從義奏新除華州留後趙思綰自今月三日授華州留後準詔赴任三移行期仍要鎧甲以給牙兵及與之竟不遵路至九日夕有部曲曹彥進告思綰欲于十一日夜與同惡五百人奔南山入蜀是日詰旦再促上路云俟夜進途臣尋與王峻入

城分兵守四門其趙思綰部下軍各已執帶遂至牙署令趙思綰至則執之與一行徒黨並處置訖甲子樞密使郭威奏收復河中府逆賊李守貞自燔而死丙寅以權涼州留後折逋嘉施爲河西軍節度留後兗州奏捕蝗三萬斛丁卯前洺州團練使武漢球卒戊辰永興軍節度使兼兵馬都部署郭從義加同平章事）八月郭從義殺前永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使來獻俘（五代史從華州節度使郭從義奏處斬前巡檢使喬守溫供奉官王益時知化王繼勳等守溫受高祖命巡檢京兆會王益自鳳翔押送趙思綰等赴闕行至京兆守溫迎益于郊外思綰等突然作亂遂據其城及郭從義率兵攻討令守溫部署役夫守溫有愛姬陷在賊城爲思綰所錄及收城從義盡得思綰之婢僕守溫求其愛姬從義雖與之意有所慊遂發前罪寄啟于郭威請除之與王益等併誅焉兗州奏捕蝗四萬斛壬午西京留臺侍御史趙礪彈奏太子太保王延太子洗馬張季凝等自去年五月後來每稱請假俱是不任拜起詔延等宜以本官致仕甲申以陝州節度使充河中一行兵馬都部署白文珂爲西京留守加兼侍中充潞州節度使充河中

一行副都署常思加檢校太師以右散騎常侍盧撰爲戸部侍郎致仕辛卯右拾遺高守瓊上言任官年未三十請不除授縣令詔起今後諸色選人年及七十者宜注優散官年少未歷資考者不得注擬縣令癸巳以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張沆爲禮部尚書沆卜葬先人以内署無例乞假乃上章請解職以赴葬事遂落職以遣之乙未宣徽南院使永興行營兵馬都監王峻宣徽北院使河中行營兵馬都監吳虔裕並加檢校太傅九月乙巳樞密使郭威檢校太師兼侍中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指揮使史宏肇加兼中書令初郭威平河中回朝廷議加恩威奏曰臣出兵以來輦轂之下無犬吠之憂俾臣得專一其事軍旅所聚貲糧不乏此皆居中大臣鎮撫謀畫之功也臣安敢獨擅其美乎帝然之于是宏肇與宰相樞密使三司使次第加恩既而諸大臣以恩之所被皆朝廷親近之臣而宗室劉信及青州劉銖等皆國家元勳必有不平之意且外慮諸侯以朝廷有私于親近也于是議及四方侯伯普加恩焉丙午西京留守判官時彥澄推官姜蟾少尹崔淑並免所居官坐不隨府罷職爲留臺侍御史趙礪所彈也己酉以右千牛上將軍孫漢贇爲絳州刺史禮部尚書判吏部尚書銓

事王松停見任坐子仁寶爲李守貞從事也尋卒于其第辛亥宰臣竇貞固加守司徒蘇逢吉加守司空蘇禹珪加左僕射楊邠加右僕射依前兼樞密使太子太師致仕皇甫立卒癸丑三司使王章加邑封乙卯鄴都高行周加守太師襄州安審琦加守太傅兗州符彥卿加守太保北京劉崇加兼中書令丁巳澶州李洪信移鎮陝州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遂州節度使李洪義爲澶州節度使己未許州劉信加兼侍中開封尹侯益進封魯國公鄆州慕容彥超青州劉銖並加兼侍中湖南馬希廣奏于八月十八日大破朗州馬希蕚之衆辛酉靈州馮暉夏州李彝殷並加兼中書令右衛將軍石懿左武衛將軍石訓並停任懿等以八月中秋享晉五廟命倡婦宿于齋宮鴻臚寺劾之故有是責癸亥鎮州武行德鳳翔趙暉並加檢校太師鄴都磁相邢洺等州奏霖雨害稼西京奏洛水溢岸乙丑晉州王晏同州張彥贇邠州侯章涇州史懿滄州王景延州高允權並加檢校（太師）

冬十月契丹寇趙魏羣臣進添都馬契丹陷內邱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五代史冬十月庚午朔契丹入寇是）

日定州孫方簡徐州劉贇並加同平章事以利州節度使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甲戌皇弟興元節度使勳加檢校太師丙子相州郭謹貝州王繼宏邢州薛懷讓並加檢校太尉庚辰安州楊信鄧州劉重進加檢校太師河陽李暉加檢校太傅壬午兩浙錢宏俶加守尚書令湖南馬希廣加守太尉癸未監脩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以所撰高祖實錄二十卷上之丙戌荆南高保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以殿前都部署江州防禦使李建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王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契丹陷貝州高老鎮南至鄴都北境又西北至南宮堂陽殺掠吏民數州之地大被其苦藩郡守將閉關自固遣樞密使郭威率師巡邊仍令宣徽使王峻參預軍事庚寅府州折從阮進封岐國公豐州郭勳進封號國公　五代會要二年十月脩成實錄二十卷上之

十一月契丹遯（五代史十一月壬寅）

鄜州留後王饒加檢校太傅癸丑以吳越國王錢宏俶母吳氏爲順德太夫人時議者曰封贈之制婦人有國邑之號死乃有諡后妃公主亦然唐則天女主自我作古乃生有則天之號韋庶人有順聖之號知禮者非之

近代梁氏陽張宗奭妻號曰賢懿又改爲莊惠今之吳氏爲順德皆非古之道也乙卯以太府卿劉皞爲宗正卿十二月庚午朔湖南奏靜江軍節度使馬希瞻以今年十月十八日卒廢朝二日辛未日暈三重戊寅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竇貞固奏請脩晉朝實錄詔史官賈緯竇儼王伸等脩撰以禮部尚書張沆復爲翰林學士壬午皇第二十一姊永寧公主進封秦國長公主穎州奏破淮賊于安陽　五代會要漢乾祐二年十二月勅故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宜令太常定謚故事臣下請謚故吏陳行狀上考功覆奏下乃議謚今降勅新例也　又二年十二月勅宜令監脩國史蘇逢吉與史館賈緯并竇儼王伸等脩晉朝實錄呈進從宰臣竇正固奏請也　五代春秋己酉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塞五月京兆降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

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原注景崇自焚死故不書伏誅）丙午郭威進添都馬壬子趙暉獻馘俘（五代史乾祐三年春）

（正月己亥朔帝不受朝賀鳳翔行營都部署趙暉奏前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逆賊王景崇舉族自燔而死丁未鳳翔節度使充西南行營都部署趙暉加兼侍中戊申密州刺史王萬敢奏奉詔領兵入海州界至荻水鎮俘掠焚蕩更請益兵詔前沂州刺史郭瓊率禁軍赴之庚戌前永興軍節度副使安友規除名流登州沙門島先是友規權知永興軍府事及趙思綰之奔衛友規失守城池至是乃正其罪焉癸丑以前邠州節度使宋彥筠爲太子太師致仕丙辰分命使臣赴永興鳳翔河中收葬用兵已來所在骸骨時已有僧聚髑髏二十萬矣前沂州刺史郭瓊奏部署兵士深入海州賊界是月有狐登明德樓主者獲之狐毛長而腹下別有二足）二月甲戌旌表潁州汝陰民魏温門閭（五代史二月辛巳青州奏郭瓊部署兵士自海州迴至當道甲申樞密使郭威巡邊迴丁亥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乙未以前安州節度使劉遂凝爲左武衛上將軍以鄜州節度使焦繼勳爲左衛上將軍以前永興軍節度使趙贊爲左驍衛上將軍）三月己酉寒食望祭于南御園（五代史三月己亥徐州部送所獲淮南都將李暉等

三十三人徇于市給彩帛放還本土是月鄴都畱守高行周兖州符彥卿鄆州慕容彥超西京畱守白文珂鎮州武行德安州楊信潞州常思府州折從阮皆自鎮來朝嘉慶節故也戊午宴羣臣于永福殿帝初舉樂壬戌鄴都高行周移鎮鄆州兖州符彥卿移鎮青州並加邑封甲子西京畱守白文珂潞州常思鎮州武行德並進邑封鄆州慕容彥超移鎮兖州　五代會要漢乾祐三年三月寒食隱帝奉皇后幸南御園家祭樞密使三司使從之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拜祭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夏四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爲天雄軍節度使（五代史夏四月戊辰朔邢州薛懷讓移鎮同州相州郭謹河陽李暉並進邑封庚午府州折從阮移鎮鄧州辛未故深州刺史史萬山贈太傅先是契丹入邊萬山城守郭威遣索萬進率騎七百屯深州一日契丹數千騎迫州東門萬山父子率兵百餘人襲之偽退十餘里而伏兵發萬山血戰急請救于萬進萬進勒兵不出萬山死之契丹亦解去時論以萬進爲罪故加萬山贈典焉壬申華州劉詞移鎮邢州安州楊信移鎮鄜州貝州王令温移鎮安州並加邑封以鄜州畱後王饒爲華州節度使以其來朝故也丁丑尚食奉御王紹隱除名流沙門島坐匿軍營女口也辛巳以宣徽北院使吳虔裕爲鄭州防禦使時樞密使楊邠上章乞解樞機帝命中使諭之曰樞機之職捨卿用誰忽有此章莫有人離間否虔裕在傍厲言曰樞密重地難以久處俾後來者迭居相公辭讓是也中使還其奏帝不悅故有是命壬午以樞密使郭威鄴都畱守依前樞密使詔河北諸州應兵甲錢帛糧草一稟郭威處分癸未府州永安軍領宜停命降爲團練州戊子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王仁裕罷職守兵部尚書左千牛上將軍張瓘卒庚寅以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尚書工部侍郎李穀爲陳州刺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馬萬卒甲午以前華州節度使安審信爲左衛上將軍以前潞州節度使張從恩爲右衛上將軍五月戊戌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丙午以皇弟興元節度使勳爲開封尹加兼中書令未出閤甲子詔諸道州府差置散從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勅本處團集管係立節級檢校教習以警備州城閏月癸巳京師大風雨壞營舍吹鄭門扉起十數步而墮拔大木數十震死者六七人水平地尺餘池隍皆溢是月宮中有怪物投瓦石擊窗撼扉人不

能制　五代會要五月勅諸道州府宜差散從官大府五百人下州二百人宜量戶口多少差團集本處管係立節級點檢教習警備州城）六月癸卯河決原武（五代史六月庚子以國子祭酒田敏爲尚書右丞癸卯太僕卿致仕謝攀卒輟視朝一日鄭州奏河決原武縣界乙卯司天臺上言鎮星逆行至大微左掖門外自戊申年八月十二日入太微西垣犯上將屏星執法勾己往來至己酉年十一月十二日夜方出左掖門順行自今年正月十日夜復逆行入東垣至左掖門）秋（五代史秋七月庚午河陽奏河漲三丈五尺乙亥滄州奏積雨約一丈二尺安州奏溝河泛溢州城內水深七尺丙子帝御崇元殿授皇太后冊命宰臣蘇逢吉行禮辛巳三司使奏州縣令錄佐官請據戶籍多少量定俸戶縣三千戶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戶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二千戶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每戶月出錢五百並以管內中等戶充錄事參軍判司俸錢視州界令佐取其多者給之其俸戶與免縣司差役從之　五代會要漢乾祐三年七月十六日勅節支諸道州府令錄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與俸戶逐戶每月納錢五百與除二稅外免放諸襍差遣不

（得更種職田所定俸戶於中等無色役人戶內置不得差令當直及赴衙參如有闕額及不逮明申州府差填不得吏私替換若是令錄判司主簿除本分人數外剩占俸戶及令當直手力更納料錢並許百姓陳告其陳告人與免戶下諸襍差徭所犯人追毀告身更加力役如令佐錄事參軍內有員闕州府差攝亦依例支與俸錢差攝曹官不得一例供破定例如後三千戶已上縣令逐月一十二千主簿六千二千戶已上至三千戶以下縣令九千主簿五千一千戶已下縣令六千主簿四千錄事參軍判司依本部內戶口取最多縣分例支被其錄事參軍依縣令例判司依主簿例）八月達靼來附（五代史八月辛亥以蒙州城隍神為靈感王從湖南請也時海賊攻州城州人禱于神城得不陷故有是請辛酉給事中陶穀上言請停五日內殿轉對從之壬戌以兵部侍郎于德辰為御史中丞邊蔚為兵部侍郎九月辛巳朗州節度使馬希萼奏請于京師別置邸院不允是時希萼與其弟湖南節度使希廣方搆閱牆之怨故有是請帝以湖南已有邸務不可更置由是不允仍命降詔和解焉　五代會要漢乾祐三年八月封蒙州城隍神為靈感王從湖南節度使馬希範奏也又漢乾祐三年八月給事中陶穀奏乞停內殿五日轉對朝臣中或有所見許非時詣閤門拜章論奏從之）冬（五代史冬十月己亥帝狩于近郊丙午湖南馬希廣遣使上章且言荊南淮南廣南三道結搆欲分割湖湘乞發兵師以為援助時朝廷方議起軍會內難不果行丁未兩浙錢宏俶加諸道兵馬元帥戊申彰德軍節度使郭謹卒癸丑以前同州節度使張彥贇為相州節度使辛酉月犯心大星）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于威（東都事畧宋渥河南洛陽人也祖瑤唐天德軍節度使父延浩尚後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渥仕至房州刺史晉初為氾水關使張從賓之叛戰死之渥年十一以父死事補內殿直遷供奉官漢高祖在晉陽遣其子承訓至洛與渥結婚即永寧公主也稍遷皇城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即位授昭化軍節度使移鎮滑州周太祖舉兵向闕渥在鎮開門迎謁即率兵從太祖至留子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太祖太祖謂渥曰至尊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渥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世宗征淮以渥為右神武統軍充行營右廂都排陣使大破其衆世宗多露宿野次忽有猛虎逼近乘輿渥引兵射之一發而斃江北平師還復授滑州節度使又移鎮鄧州　宋渥後唐明宗之外孫漢太祖之駙馬歷累鎮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寶皇后最居長韓樞密崇訓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其壻也多享國封）壬午威犯封邱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于威郭允明反乙酉皇帝崩（原注年二十周廣順元年葬之許州陽翟縣號潁陵為賊所葬故不書）蘇逢吉自殺漢亡（原注自隱帝崩後四十二日周太祖始即位而斷自帝崩書漢亡者見帝崩而漢已亡矣其太后臨朝湘陰公嗣立皆周所假託非誠實所以破其姦故書曰漢亡見周之立遲也遲而難于自立則猶有自媿之心焉　五代史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丑永州唐將軍祠贈太保從湖南請也己巳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辛未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丙子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夷其族是日平旦甲士數十人由廣政殿出至東廡下害邠等于閤內皆死于亂刃之下又誅宏肇弟小底軍都虞候宏朗如京使甄彥奇內常侍辛從審楊邠子比部員外郎廷侃右衛將軍廷偉左贊善大夫廷倚王章姪右領衛將軍旻子壻戶部員外郎張貽肅樞密院副承宣郭顒控鶴都虞候高進侍衛都承局荊南金三司都勾官柴訓等分兵收捕邠等家屬及部曲傔從盡戮之少頃樞密承旨聶文進急召宰臣百寮班于崇元殿庭宣曰楊邠史宏肇王章等同謀叛逆欲危宗社並斬之與卿等同慶班退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帝親諭史宏肇等欲謀逆亂之狀且言宏肇等斯朕年幼專權擅命使汝輩常懷憂恐自此朕自與汝等為主必無橫憂也諸軍將校拜謝而退召前任節度使刺史統軍等上殿諭之帝遣軍士守捉宮城諸門比近日肝朝臣步出宮門而去是日晴霽無雲而昏霧濛濛有如微雨人情惴恐日將午載楊邠等十餘尸分暴于南北市是日

帝遣腹心賁密詔往澶州鄴都令澶州節度使李洪義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鄴都令鄴都屯駐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曹英害樞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峻急詔鄆州高行周青州符彥卿永興郭從義兗州慕容彥超同州薛懷讓鄭州吳虔裕陳州李穀等赴闕以宰臣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青州劉銖權知開封府事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判侍衛司事內客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丁丑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得密詔知事不克乃引使人見王殷殷與洪義遣本州副使陳光穗賫所受密詔馳至鄴都郭威得之即召王峻郭崇曹英及諸軍將校至牙署視詔兼告楊史諸公寃枉之狀且曰汝等宿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自取功名郭崇等與諸將校前日此事必非聖意即是李業等竊發假如此輩便握權柄固得安乎事可陳論何須自棄致千載之下被此惡名崇等願從公入朝面自洗雪于是將校等請威入朝以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翼日郭威以衆南行戊寅鄴兵至澶州庚辰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降是日詔前開封尹侯益前鄜州節度使張彥超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晉卿鄭州防禦使吳虔裕等率禁軍赴澶州守捉

辛巳帝之小豎鸗脫自北迴先是帝遣鸗脫偵鄴軍所至爲游騎所獲郭威即遣迴因令附奏赴闕之意仍以密奏置鸗脫衣領中帝覽奏即召李業示之聶文進郭允明在傍懼形于色初議車駕幸澶州及聞鄴兵已至河上乃止帝大懼私謂宰臣竇貞固等曰昨來之事太草草耳李業等請帝傾府庫以賚諸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于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莫惜府庫遂下令侍衛軍人給二十緡下軍各給十緡其北來將士亦準此仍遣北來將士在營子弟各賫家問向北諭之壬午鄴軍至封邱慕容彥超自鎮馳至帝遂以軍旅之事委之彥超謂帝曰陛下勿憂臣當生致其魁首彥超退見聶文進詢北來兵數及將校名氏文進告之彥超懼曰大是劇賊不宜輕耳又遣袁義劉重進王知則等出師以繼前軍慕容彥超以大軍駐于七里郊掘塹以自衛都下率坊市出酒食以餉軍癸未車駕勞軍即日還宮翼日慕容彥超揚言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再出觀臣破賊甲申車駕復出幸七里店軍營王師陣于劉子陂與鄴軍相望太后以帝至晚在外遣中使謂聶文進曰賊軍在近大須用意文進曰有臣在必不失策縱有一百箇郭威亦當生擒之耳彥超輕脫先擊北軍

郭威命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彥超退却死者百餘人于是諸軍奪氣稍稍奔于北軍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而去慕容彥超以部下十數騎奔兗州是夜帝與宰臣從官宿于野次侯益焦繼勳潛奔鄴軍乙酉旦帝策馬至元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乃射左右帝迴與蘇逢吉郭允明詣西北村舍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剚刃于帝而崩時年二十蘇逢吉郭允明皆自殺是日周太祖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煙火四發翼日至晡方定前滑州節度使白再筠爲亂兵所害吏部侍郎張允墜屋而死周太祖既入京城命有司遷帝梓宮於太平宮或曰可依魏高貴鄉公故事以公禮葬之周祖曰予顛沛之中不能護衛至尊以至于此若又貶降人謂我何于是詔擇日舉哀命前宗正卿劉皞主喪丙戌太后誥曰高祖皇帝翦亂除兇變家爲國救生靈于塗炭創王業于艱難甫定寰區遽遺弓劍樞密使郭威楊邠侍衛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親承顧命輔立少君協力同心安邦定國旋屬四方多事三叛連衡吳蜀內侵契丹啟釁烝黎恂懼宗社阽危郭威授任專征提戈進討躬當矢石盡掃烟塵外寇盪平中原寧謐復以強敵未殄邊塞多艱允賴賢臣往臨大鎮彊埸有藩籬之固朝廷寬宵旰之憂不謂兇豎連謀羣小得志密藏鋒刃竊發殿庭已殺害其忠良方奏聞于少主無辜受戮有口稱冤而又潛差使臣矯賫宣命謀害樞密使郭威宣徽使王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等人知無罪天不助奸今者郭威王峻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前博州刺史李筠北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郭崇步軍都指揮使曹英護聖都指揮使白重贊索萬進田景咸樊愛能李萬全史彥超奉國都指揮使張鐸王暉胡立弩手指揮使何賫等徑領兵師來安社稷逆黨皇城使李業內客省使閻晉卿樞密都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等脅君于大內出戰于近郊及至力窮遂行弒逆冤憤之極今古未聞今則兇黨既除羣情共悅神器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久曠宜擇賢君以安天下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高祖之男俱列磐維皆居屏翰宜令文武百辟議擇嗣君以承大統云樞密使郭威以蕭牆變起宗祏無奉率羣臣侯太后請定所立且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愛子也請立爲嗣太后告以承勳羸病日久不能自舉周太祖與諸將請視承勳起居

及覩之方信遂議立高祖從子徐州節度使贇爲嗣乙丑太后誥曰天未悔禍喪亂孔多嗣主幼沖羣兇蔽惑構奸謀于造次縱毒蠆于斯須將相大臣連頸受戮股肱良佐無罪見屠行路咨嗟羣心扼腕則高祖之洪烈將墜于地賴大臣郭威等激揚忠義拯濟顚危除惡蔓以無遺俾綴旒之不絕宗祧事重纘繼才難既聞將相之謀復考蓍龜之兆天人協贊社稷是依徐州節度使贇稟上聖之資抱中和之德先皇如子鍾愛特深固可以育子兆民君臨萬國宜令所司擇日備法駕奉迎卽皇帝位於戲神器至重天步方艱致理保邦不可以不敬貽謀聽政不可以不勤允執厥中祗膺景命是日遣前太師馮道等往徐奉迎周太祖以嗣君未至萬幾不可暫曠率羣臣請太后臨朝誥答曰昨以奸邪搆鬭亂我邦家勳德劾忠剪除兇慝俯從人欲已立嗣君宗社危而再安紀綱壞而復振皇帝法駕未至庶事方殷百辟上言請予莅政宜允與議權總萬幾止于浹旬卽復明辟云按前代故事太上皇稱誥太皇太后皇太后曰令今云誥有司誤也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爲樞密使右神武統軍袁義爲宣徽南院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步軍都指揮使王殷爲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曹英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鎭州邢州馳奏契丹寇洛州陷內邱縣時契丹永康王烏裕率部族兩道入邊內邱城小而固契丹攻之五日不下敵人傷者甚衆時有官軍五百在城防戍攻急官軍降于敵屠其城而去庚寅樞密使郭威奏左軍巡勘得飛龍使後贊款伏與蘇逢吉李業閻晉卿聶文進郭允明等同謀令散員都虞候奔德等下手殺害史宏肇等權開封尹劉銖具伏朋附李業爲亂屠害將相家屬其劉銖等準詔旨處置訖并蘇逢吉郭允明閻晉卿聶文進首級並梟于南北市其骨肉放棄辛卯河北諸州馳報契丹深入太后誥曰王室多故邊境未寧內難雖平外寇仍熾據北面奏報強敵奔衝繼發兵師未聞平殄須勞上將暫自臨戎宜令樞密使郭威部署大軍早謀掩擊其軍國庶事權委宰臣竇貞固蘇禹珪樞密使王峻等商量施行在京馬步兵士委王殷都大提舉十二月甲午朔郭威領大軍北征丁酉以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范質爲樞密副使陝州李洪信奏馬步都指揮使聶召奉國指揮使楊德護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節度使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衙楊紹勍等同情謀叛

並殺之惟康審澄夜中放火斬關奔歸京師初朝議以諸道方鎭皆是勳臣不諳政理其都押衙孔目官令三司軍將內選才補之藩帥不悅故洪信因朝廷多故誣奏加害焉壬寅湖南上言朗州馬希萼引五谿蠻及淮南洪州軍來攻當道望量差兵士于淮境牽引乙巳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領軍入淮南界以便宜進取辛亥遣宰相蘇禹珪及朝臣十員往宋州迎奉嗣君壬子樞密使郭威次澶州何福進已下及諸軍將士扶擁威請爲天子卽日南還威上章于太后言爲諸軍所迫班師庚申威至北郊駐軍于皐門村許州巡檢前申州刺史馬鐸奏節度使劉信自殺壬戌奉太后誥命樞密使侍中郭威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先是樞密使王峻以湘陰公已在宋州慮聞澶州之事左右變生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往衛之己未太后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社稷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爲漢嗣爰自藩鎭徵赴京師雖詔命尋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明年正月丁卯太后誥奉符寶于監國可卽皇帝位周太祖踐阼奉太后爲母遷于西宮上尊號曰昭聖太后是月十五日周太祖與百寮詣帝殯宮成服親奠不視朝七日又詔太常定謚曰隱以其年八月二日復遣前宗正卿劉皥護靈轜備儀仗葬于許州陽翟縣之潁陵祔神主于高祖之寢宮帝姿貌白晳眉目疎朗未卽位時目多閃掣唾洟不止卽位之始遂無此態及內難將作復如故帝自關西平定之後稍生驕易然畏憚大臣未至縱恣嘗因乾象差忒宮中或有怪異召司天監趙延乂訊其休咎延乂對以脩德卽無患既退遣中使就問延乂曰何者爲德延乂勸讀貞觀政要邇後與聶文進郭允明後贊狎習信其邪說以致于敗高祖之征鄴城也一旦帝語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爲驢負我升天旣捨爾俄變爲龍捨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撫掌而笑冥符於釁豈偶然哉　五代會要乾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爲左右郭允明弑於京北之趙村年二十周廣順元年五月追謚曰隱帝其年八月十二日葬潁陵在許州陽翟縣年號一乾祐盡三年宰相五人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李濤楊邠使相三十三人高從誨馬希廣錢宏倧錢宏俶高保融高行周李守貞符彥卿馮暉安審琦侯益李從敏劉崇劉銖白文珂史宏肇劉信慕容彥超李彝殷

常思王景武行德侯章王晏張彥威王章趙暉高允權郭從義劉贇史匡懿王守恩孫方諫　冊府元龜隱帝始高祖鎮太原周太祖握蕃漢兵要常侍帳中參決戎政時令少帝監符璽頗相戲狎暨從征鄴城旦夕同侍一日詰旦語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爲驢負我昇天既舍爾乘俄變爲龍捨我南去何祥也笑而言曰公爲驢作少意智勿空見玩撫掌而罷爲左衛大將軍高祖欲改年號中書進擬乾和二字高祖改爲乾祐與帝名相符帝微有風疾每連唾不止目多閃掣即位之始遽無恙

五代春秋庚戌三年二月初舉樂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楊邠史宏肇王章鄴都郭威舉兵向京師澶州李宏義滑州宋延渥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彥超帥師及郭威戰于劉子陂帝視師師敗績侯益焦繼勳叛乙酉帝崩于師郭威入京師軍大掠乙丑皇太后令立子贇馮道往徐州迎贇誅蘇逢吉劉銖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還師壬戌入京師楚人馬希萼弒其君希廣王峻弒湘陰公于宋州　文獻通考漢隱帝實錄十五卷陳氏曰張昭等撰事已見前　五代史補高祖嘗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以高祖　遂有天下先是豫章有僧號上藍者精於術數自唐末著讖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議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過二世矣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原注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歷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尙爲有說（玉海律歷梁末帝黜鳳歷誘日故繼）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玉海律歷漢高祖黜開運最爲無謂）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歐陽脩正統論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烈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五代史史臣曰隱帝以尙幼之年嗣新造之業受命之主德非禹湯輔政之臣復非伊呂將欲保延洪之運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然西推三叛雖僅滅于欃槍而內稔羣兇俄自取于狼狽自古覆宗絕祀之速者未有如帝之甚也意蓋人謀之弗臧非天命之遐奪也　稽古錄臣光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虜騎北旋中州乏主故雍容南下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爲也夫根疏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

（享國之短未有若茲者也　太平治迹統類太宗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儉勤終乃忘其艱難恣爲逸豫不恤士衆妄生猜忌覆亡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者當以爲戒）

五代史記卷第十下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五代史纂誤今按世宗紀云聖神文武恭肅孝皇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五代會要周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追冊章肅皇帝長子母追冊章德皇后王氏唐天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生于邢州堯山之舊宅以其日爲永壽節）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五代史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焉高祖諱璟廣順初追尊爲睿和皇帝廟號信祖陵曰溫陵高祖妣張氏追謚睿恭皇后曾祖諱諶漢贈太保追尊爲明憲皇帝廟號僖祖陵曰齊陵曾祖妣鄭國夫人申氏追謚明孝皇后祖諱蘊漢贈太傅追尊爲翼順皇帝廟號義祖陵曰節陵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追謚翼敬皇后皇考諱簡漢贈太師追尊爲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妣燕國夫人王氏追謚爲章德皇后后以唐天祐元年甲子歲七月二十八日生帝于堯山之舊宅載誕之夕赤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帝生三歲家徙太原居無何皇考爲燕軍所陷歿于王事帝未及齠齔章德太后登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攜鞠養及長形神魁壯趣向奇崛愛兵好勇不事田產）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

市皆驚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五代史天祐末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常山戰歿子繼韜自稱留後南結梁朝據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避吏過關依故人常氏遂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鬬多力繼韜奇之或踰法犯禁亦多假借嘗遊上黨市有市屠壯健衆所畏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否帝即刲其腹市人執之屬吏繼韜惜而逸之）繼韜叛晉附于梁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五代史其年莊宗平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配從馬直帝在籍中時年二十一）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漢高祖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五代史帝性聰敏喜筆劄及從軍旅多閱簿書軍志戎政深窮綮肯人皆服其敏嘗省昭義李瓊瓊方讀閫外春秋即取視之曰論兵也兄其教我即授之深通義理天成初明宗幸汴郊時朱守殷嬰城拒命帝從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副侍衛以帝長于書計召置麾下令掌軍籍前後將臣無不倚愛初聖穆皇后嬪于帝帝方匱乏而后多資從常晝寢有小虺五色出入頰鼻之間后遽見愕然在太原時有神尼與帝同姓見帝謂李瓊曰我宗天上大仙頂上有肉角常爲世界主清泰末晉起于河東時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北伐帝從之營于晉祠是時屋壞同處數人俱斃唯帝獨無所傷漢高祖爲侍衛馬步都虞候召置左右所居官舍之鄰吳氏有青衣任娘者爲山魈所魅能人言而投瓦石鄰伍無敢過吳氏之舍者帝過之其鬼寂然帝去如故如是者再或謂鬼曰爾既神向者客來又何寂然鬼曰彼大人者繇是軍中異之范延光叛于魏命楊光遠討之帝當行意不願從或謂帝曰楊公當朝重勳子不欲從何也帝曰楊公素無英雄氣得我何用能用我其劉公乎）後高祖所臨鎮常以威從（五代史漢祖累鎮藩閫皆從之及鎮并門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無不爲及吐渾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勸漢祖誅白承福等五族得良馬數千匹財貨百萬計以

資軍）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五代史開運末契丹犯闕晉帝北遷帝與蘇逢吉楊邠史宏肇等勸漢祖建號以副人望漢高祖即位晉陽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締構帝有力焉授權樞密副使檢校司徒漢高祖至汴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宏肇等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五代史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宜麻制至是宣之自帝始也　五代史補高祖之爲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悅然觀人前導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爲不祥深憂之及河中鳳翔永興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而三鎮瓦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爲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爲三軍所推戴）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五代史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朝廷憂之諸大臣共議進取之計史宏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何能爲帝曰守貞雖不習戎行然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亦剋敵宜審料之乃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師未至而趙思綰竊據永興王景崇反狀亦露朝廷遣郭從義王峻討趙思綰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爲名詔四面諸軍並取帝節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貞之敵問帝西行舉情大愜　五代史補周太祖在漢隱帝朝爲樞密使將兵伐河中李守貞時馮道守太師不與朝政以請告周祖謁道于私第問伐蒲策道辭以不在其位不敢議國事周祖固問之道不得已謂周祖曰相公頗知博乎時周祖始兼平章事周祖微時好蒲博屢以此抵罪疑道譏已勃然變色

（道曰是行亦猶博也夫博財多者氣豪而勝財寡者心怯而輸守貞在晉累典禁兵自謂軍情附己遂謀反耳今相公誠能不借官錢廣施恩愛明其賞罰使軍心許國則守貞不足慮也周祖曰恭聞命矣故伐蒲之役周祖以便宜從事卒成大功然亦軍旅歸心終移漢祚）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威至河中柵其城東（五代史補高祖征李守貞軍次河上高祖慮其爭濟臨岸而諭之未及坐忽有羣鴉噪于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弓將射之矢未及發而岸崩其壘裂之勢在高祖足下高祖棄弓顧羣鴉而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貞不足破矣于是三軍欣然各懷鬬志矣）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毋出必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五代史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命白文珂營于河西帝營于河東不數日周設長塹復築長連城以逼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讌語即褒衣博帶或過巡城壘對陣敵幅巾短後與衆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効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痍者親爲循撫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溫顏以接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爲憂十二月帝以蜀軍屯大散關即親率牙兵往鳳翔永興相度將發謂白文珂劉詞曰困獸猶鬬當謹備之帝至華州聞蜀軍退敗遂還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砦梁爲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狥五月九日攻河西砦賊將周光遜以砦及部衆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會西北大風揚沙晦冥帝令禱河伯祠莫訖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帝率三砦將士奪賊羅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　册府元龜周太祖乾祐中爲樞密使漢隱帝以河中李守貞叛命詔帝自往用兵帝既奉命與白文珂常思劉詞約以八月二十二日文珂自同州常思自潼關帝自分陜三道並進將臨賊城揚旗伐鼓聲殷天地步騎踊躍賊視之失色白文珂是日奪得關城立河西砦常思立城南砦帝立城東砦初徵發諸州夫二萬餘分地起長連城諸將啟曰守貞窮寇安能持久不勞塹地築以守之帝曰軍法備不虞兵勢有盈竭蜂蠆有毒而況賊乎退謂白文珂劉詞曰二公老于軍中不言可知守貞自懟反覆常謀背叛畏懼先帝不敢鴟張謂我輩勃興太原事功未著而有輕我之志又聞身到河中便圖自固散金以結豪傑厚利以誘萑蒲山林羣兇豬突豨勇安得不爲吾患加以城闕百倍十圍五攻若驅卒徒赴湯火則所傷多矣若長墉巨塹飛走無門俟其倉廩家財散盡不唯烏合之衆父子安能相保此時梯衝逼脅書檄招呼違禍脫身不呼自至所言兵勢盈竭此之是也當分地配天速立垣地以謀持久後思吾言必如此料）

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爲賢于是悉召楊邠史宏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于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五代史二年八月五日帝自河中班師其）

（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翼日漢帝議賞勳欲兼方鎮帝辭之乃止帝以出征時廳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獻之九月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征至魏州契丹遁三年二月師還（五代史十月契丹入寇前鋒至邢洺貝魏河北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爲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定時契丹已退帝大閲欲臨寇境詔止之三年二月班師）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宏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五代史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北戎爲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兼樞密使例史宏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宏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一稟帝節度帝將北行啟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幾之事宜留于聽斷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即無敗失漢帝斂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閫政有序一方安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黃氣起于前上際于天帝于黃氣中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俛而告之星者曰予于室中見天象不其異乎對曰坐見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異日牙署中有紫氣起于幡竿龍首凡三日　五代會要漢乾祐三年四月授鄴都留守兼樞密使）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宏肇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宏義殺侍衞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侍衞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東都事畧郭崇應州金城人也初名崇威避周太祖諱止稱崇弱冠以勇力應募爲卒後唐清泰中爲應州騎軍都校晉高祖割雲應地入于契丹崇恥臣於虜挺身南歸爲騎軍都校仕漢至果州團練使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從周太祖入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于留子陂走之以崇補侍衞馬軍指揮使時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入寇

周太祖北征次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崇率七百騎拒贇遇于睢陽崇曰澶州兵變遣崇來衞乘輿非有它也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贇執崇手而泣崇即送贇就館崇仕周爲陳州節度使同平章事世宗親征太原副符彥卿將行營之師軍還加侍中移鎮成德世宗征淮甸契丹萬騎掠邊境崇帥師破之于束鹿斬首數百級俘人口牛羊三萬餘）詔書先至澶州宏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宏義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院吏魏仁浦謀于卧內（東都事畧魏仁浦字道濟衞州汲人也少爲刀筆吏隸樞密院周太祖爲樞密使問以卒乘數仁浦對曰帶甲者六萬太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漢隱帝遣使害太祖仁浦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彊兵臨重鎮以讒見疑豈可坐而待斃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激怒衆心太祖納其言遂長驅渡河及即位以爲樞密承旨世宗時爲樞密副使歷樞密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始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才如何爾遂用之恭帝嗣位加刑部尚書）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五代史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衞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陳光穗至鄴都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旦羣小等害史宏肇等前一夕李業等遣腹心賫密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帝于鄴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殷殷與洪義即遣陳光穗馳報于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使王峻坐議邊事忽得洪義文字遽歸牙署峻亦未知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惘然及見移禍及已伸訴無所即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至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託與楊史諸公彈壓經謀忘寢與食一旦無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予首級爾等宜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各圖功業且不累諸君也崇等與諸將校泣于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左右小人誣罔竊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乎宜得投論以判忠佞何事信單車之使

（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崇等願從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衆然之遂請帝南行帝御嚴駕首途十六日至澶州王殷迎謁慟哭）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五代史張彥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郤克之疾時號爲跛子初以騎射事唐莊宗爲馬直軍使莊宗入汴授神武指揮使明宗嘗以爲養子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與晉高祖不協屬其總戎于太原遂舉其城投于契丹郎以爲雲州節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彥超率部衆頻爲鎮魏之患及契丹入汴遷侍衞馬軍都校尋授晉昌軍節度使漢高祖入洛彥超飛表輸誠移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祐初奉詔歸闕止奉朝請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內難隱帝令彥超董騎軍爲拒劉子陂兵亂彥超先謁見太祖廣順中授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以疾終于第制贈太子太師）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鷙脫覘威所[illegible]鷙脫爲威所得威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

已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邱甲申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五代史纂誤今按隱帝紀乃是甲申其辰字誤也[illegible]）彥超敗奔于兗州郭允明反弒隱帝于趙村（五代史時隱帝遣小豎鷙脫偵鄴軍所在爲游騎所執帝郎遣迴令附奏隱帝赴闕之由仍以密奏置鷙脫衣領中奏曰臣發迹寒賤遭遇聖明既富且貴寔過平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等殺臣郎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闕令臣請罪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諸臣耳今鷙脫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闕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寔有譖臣者乞陛下縛送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託鷙脫附奏以聞十七日帝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納帝將發滑臺召將士謂之曰主上爲讒邪所惑誅殺勳臣吾之此來事不獲已然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家在京師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寔無所恨將校前啟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遲入安邦寧怨正在此時既王峻諭軍曰我得公處分俟平定京城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踴躍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軍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屯赤岡是夜俱退二十日隱帝整陣于劉子陂二十一日兩陣俱列慕容彥超率軍奮擊帝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慕容彥超退卻死者百餘人于是南軍奪氣稍稍奔于北軍慕容彥超與數十騎東奔兗州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來見帝是夜侯益焦繼勳潛至帝營帝慰勞遣還二十二日旦郭允明弒漢隱帝于北郊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親可速往衛主上兼附奏請陛下得便速奔臣來免爲左右所圖及延渥至亂兵雲合郎惶駭而還是旦帝望見天子旌旗于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郎免冑釋馬而前左右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前隱帝已去矣帝欷歔久之俄聞隱帝遇弒號慟不已通鑑考異隱帝寔錄丁丑孟業至澶州戊寅鄴兵至河上己卯吳虔裕入朝庚辰詔侯益等赴澶州守捉鄴軍獲鷙脫又云庚辰郭諱次滑州宋延渥納軍辛

巳鷙脫還宮周太祖實錄十四日陳光穗至翌日遵路明日遇鷙脫云見召侯益等令守澶州十六日趣滑臺十七日賞諸軍令奉行前詔十八日自滑而南又實錄帝至元化門劉銖射帝左右帝迴詣西北郭允明露刃隨後西北至趙村前鋒已及亂兵騰沸上懼下馬入于民室郭允明知事不濟乃抽刃犯蹕而崩）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五代史帝至元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帝迴車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烟火四發帝止于舊第何福進以部下兵守明德門翼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爲空城耳由是諸將部分斬其剽者至晡乃定）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爲嗣遣太師馮道迎贇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爲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爲副使（五代

（史帝與王峻詣太后宮起居請立嗣君乃以高祖姪徐州節度使贇入繼大統語在漢紀二十七日帝以嗣君未至請太后臨朝　東都事畧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也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生質九歲善屬文唐長興中舉進士爲忠武軍推官晉天福中懷其文見宰相桑維翰維翰奇之擢監察御史稍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召入翰林爲學士契丹入寇晉出帝命十五將出征是夕質宿直出帝命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慮泄機事遂獨爲之辭理優贍當時文士皆歎伏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中機會太祖問誰爲此辭使者以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太祖起兵入京師遽令草太后誥及議迎湘陰公儀注乃白太后以質爲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周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參知樞密院事世宗時累加司徒宏文館大學士恭帝即位封蕭國公）十二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五代史會鎮定州馳奏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命帝北征十二月一日帝發離京師四日至滑州駐馬數日會湘陰公遣使慰勞諸將受宣之際相顧不拜皆竊言曰我輩陷京師各各負罪若劉氏復立則無種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時進途十六日至澶州是日旭旦日邊有紫氣來當帝之馬首十九日下令諸軍進發二十日諸軍將士大譟趨驛如牆而進帝閉門拒之軍士登牆越屋而入請帝爲天子亂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萬衆之中聲氣沮喪悶絕數四左右親衛星散竄匿帝即登城樓稍得安息諸軍遂擁帝南行時河氷初解浮梁未搆是夜北風凜烈比旦氷堅可渡諸軍遂濟衆謂之凌橋濟竟氷泮時人異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贇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延美楊温爲贇守徐州（五代史時湘陰公已駐宋州樞密使王峻在京聞澶州之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赴宋州以衞湘陰公　五代史補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嘗有人於龍山得烏跡篆忠恕一見輙誦如宿習乾祐中湘陰公鎮徐州辟爲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于北崗周祖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高祖已爲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

誠信著于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爲長者今一旦返作脫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于禍忠恕竄跡久之晚年尤好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焉）戊午次皐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五代史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羣臣謁見遂營于皐門村二十七日漢太后令曰樞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內外之任翦除禍亂宏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今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總萬幾以允羣議可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二十八日監國教曰寡人出自軍戎本無德望因緣際會叨竊寵靈高祖皇帝甫在經綸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尋付重權當顧命之時受忠死之寄與諸勲舊輔立嗣君旋屬三叛連衡四郊多壘謬膺朝旨委以專征兼守重藩俾當勍敵敢不橫身戮力竭節盡心冀肅靜于疆場用保安于宗社不謂姦邪搆亂將相連誅偶脫鋒鋩克平患難志安劉氏願報漢恩推擇長君以紹不搆遂奏太后請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于道遂行李未及于都輦尋以北面事急敵騎深侵遂領師徒徑往掩襲行次近鎮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發澶州軍情忽變旌旗倒指喊叫連天引袂牽襟迫請爲主環繞而逃避無所紛紜而逼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至徇從于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今奉太后誥旨以時運艱危機務難曠但令監國遜避無由僶俛遵承夙夜憂愧云時文武百官內外將帥藩臣郡守等相繼上表勸進三十日夜御營西北隅步軍將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今步軍亦欲扶策尋令虞候詰其姓名昧旦擒而斬之其一軍仍納甲仗遣中使監送就糧所　通鑑壬戌夜監國營有步兵將校醉揚言歸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五代會要乾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監國廣順元年正月五日即位于崇元殿年四十八）大赦改元國號周己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原注吳蜀諸國自立皆絕而不書此書與其不屈于周語在十國年譜論）己卯馮道爲中書令

五代史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誥曰邃古已來受命相繼是不一姓傳諸百王莫不人心順之則與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迹著在典書予否運所丁遭家不造姦邪構亂朋黨横行大臣寃枉以被誅少主倉卒而及禍人自作孽天道寧論監國威深念漢恩切安劉氏既平亂畧復正頽綱思固䕶于基扃擇繼嗣于宗室而獄訟盡歸于西伯謳謡不在于丹朱六師推戴之誠以萬國仰欽明之德鼎革斯契圖籙有歸予作家寳固以爲幸今奉符寳授監國可即皇帝位於戲天祿在躬神器自至允集大命永綏兆民敬之哉是日帝自皐門入大内御崇元殿即皇帝位制曰自古受命之君與邦建統莫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啓有商之祚炎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鉞臨戎復委韓彭之任匪躬盡瘁焦思勞心討叛渙于河潼張聲援于岐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勞幾旋旆于闕西尋統兵于河朔訓齊師旅固䕶邊郵只將身許國家不以賊遺君父外憂少息内患俄生羣小連謀大臣遇害棟梁既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維以遭讒搆逃一生于萬死徑赴闕庭梟四罪于九衢幸安區宇將延漢祚擇立劉宗徵命已行軍情忽變朕以衆庶所迫逃避無由扶擁至京尊戴爲主重以中外勸進方岳推崇僶俛雖順于羣心臨御寔慙于涼德改元建號祗率于舊章革故鼎新宜覃于霈澤朕本姬室之遠裔虢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于百世大命復集于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爲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爲廣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應天下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宏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尋雪于沈寃宜更伸于渥澤並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葬事官給仍訪子孫叙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與追贈馬步諸軍將士等戮力叶誠輸忠効義先則平持内難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勲勞所宜旌賞其原扈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已帶功臣者別與改賜應左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量加叙錄亡官失爵之人宜與齒用配流徒役人並許放還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一切不問如赦到後一月不歸本業者復罪如初内外前任見任文武官寮致仕官各與加恩應在朝文武臣寮在内諸司使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都指揮使如父母在未有

恩澤者即與恩澤已有者更與恩澤如亡没未曾追封贈者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税及沿徵物色并三年夏税諸色殘欠並與除放澶州已來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内并乾祐三年殘税欠税並與除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來曾經契丹蹂踐處其人戶應欠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税物並與除放應係三司主持錢穀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年終已前徵納外灼然無抵當者委三司分析一聞奏天下倉場庫務宜令度使專切鈐轄受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斗餘秤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爲華飾宫闈器用務從樸素大官常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以助軍國之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得輙有獻貢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爲先崇飾虚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雖多瑞以奚爲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輙有奏獻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兹作法義切禁非蓋承弊之時非猛則姦宄難制及知勸之後在寛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盜賊贓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並不得籍没家産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天下諸侯皆有親戚自可愼擇委任必當克効參裨朝廷邇差理未或當宜矯前失庶叶通規其先于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内知客等並可停廢仍勒却還舊處職役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採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宫人時日薦饗并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胄爲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云司天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準經法國以姓墓爲臘請以未日爲臘從之時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羑里而卦遇明夷帝脫于鄴大衍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爲國號符于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故漢祖建國由平陽陝服以趨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封周王以其事而帝以姬虢之胄復繼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異乎戊辰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受宣權許州節度使前復州防禦使王彦超受宣權徐州節度使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宣權宋州節度使己巳上

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是日詔有司擇日爲故主發哀辛未有司上言皇帝爲故主舉哀日服縞素直領深衣腰絰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文武內外臣寮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臨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啟攢塗日服初服輀車出城班辭釋服從之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受宣權滑州節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事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節度副使陳觀爲左散騎常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爲左諫議大夫並充樞密院直學士以元從都押衙鄭仁誨爲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爲宮苑使北京留守劉崇遣押牙鞏廷美致書來劉贇歸藩帝報曰朕在澶州之時軍情推戴之際先差來直省李光美備見必想具言而況遐邇所聞在後盡當知悉湘陰公比在宋州駐泊見令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固請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別無顧慮即當便封王爵永鎭北門鐵券丹書必無愛惜其諸情素並令來人口宣遣千牛衛將軍朱憲充入契丹使先是去年契丹永康王烏裕寇邢趙陷內邱及迴烏裕遣使與漢隱帝書使至境上會朝廷有蕭牆之變帝定京城迴至澶州遇蕃使至遂與入朝至是遣

朱憲伴送來使歸蕃兼致書叙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遺烏裕晉州節度使王晏殺行軍司馬徐建以通河東聞乙亥鄆州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書令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齊國公安審琦進封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魏國公符彥卿進封淮陽王夔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守典軍如故丙子帝赴太平宮爲漢隱帝發喪百官陪位如儀是日湘陰公元從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等據徐州以拒命帝遣新授節度使王彥超率兵馳赴之仍賜廷美等敕書丁丑荊南高保融奏去年十一月朗州節度使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十八日縊殺馬希廣至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殂己卯以前太師齊國公馮道爲中書令宏文館大學士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竇貞固爲侍中監脩國史以左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爲守司空平章事夏州節度使李彝興進封隴西郡王荊南高保融進封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陳留郡王西京白文珂兗州慕容彥超鳳翔趙暉並

加兼中書令詔王彥超率兵攻徐州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追封恒農郡王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宏肇追封鄭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瑯邪郡王是日詔曰朕以眇末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懼德勿類撫躬靡遑豈可化未及人而過自奉養道未方古而不知節量與其耗費以勞人曷若儉約而克己昨者所頒赦令已述至懷宮闈服御之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纖奇之厥貢並使寢停尚有未該再宜條舉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鎭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菉豆粉玉屑粄子麪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麪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錫同州石鏊餅晉絳蒲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亳州萆薢沿淮州郡淮白魚如聞此等之物雖皆出于土產亦有取于民家未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力役負荷馳驅道途積于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今後並不須進奉諸州府更有舊例所進食味

其未該者宜奏取進止又詔在朝文武臣寮各上封事凡有益國利民之事速具以聞辛巳鎭州武行德晉州王晏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思邠州侯章並加兼侍中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校太保郭崇爲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曹英爲利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癸未涇州史懿延州高允權倉州王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方簡並加兼侍中鄜州楊信同州薛懷讓貝州王繼宏並加同平章事乙酉華州王饒河中扈彥珂鄧州折從阮邢州劉詞並加同平章事丙戌幸西莊潞州奏得石會關使王延美報河東劉崇于正月十六日僭號丁亥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何福進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博州刺史北面行營右廂排陣使李筠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戊子有司上言準敕書以晉漢之胄爲二王後其唐五廟仲祀合廢從之庚寅宗正寺奏請依晉漢故事遷漢七廟神主入昇平宮行仲享之禮以漢宗子爲三獻從之五代會要周廣順元年正月五日制書節文帝王之道德化爲先崇飾虛名朕所不取苟致禮之未協雖多瑞以奚

爲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　又周廣順元年正月赦文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宜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　又周廣順元年正月勅漢高祖爲義帝發喪魏明帝正禫陵尊號一時達禮千古所稱況朕入事前朝常參大政雖遷虞事夏見奪于羣情而四海九州咸知予宿志宜令所司擇日爲故主舉喪仍備山陵葬禮有司上言皇帝爲故主舉喪日服縞素直領深衣腰經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防禁音樂文武內外臣寮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臨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啟攢塗日暫服車出城班辭釋服從之　又周廣順元年正月進封鄆州節度使高行周爲齊王封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爲南陽王淄青節度使符彥卿爲淮陽王夏州節度使李彝殷爲隴西郡王靈武節度使馮暉爲陳留郡王追封故樞密使楊邠爲宏農郡王故三司使王章爲瑯琊郡王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爲鄭王　册府元龜周太祖廣順元年司天上言歷代帝王以五運相承前朝紹承水德今國家建號周朝合以木德代水准經法國以歲暮爲臘今歷日所行合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丁未爲臘從之臣欽若等曰晉承後唐漢承晉本文不載承土之德據周稱木德郎是漢爲水晉爲金以繼唐土德也　文獻通考後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畧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二月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使裊骨支來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

原注蒲池佛寺名也　五代會要周廣順元年二月寒食太祖出元化門至蒲池設御帳遙拜諸陵非人君之禮也

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

五代史廣順元年春二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尚書戶部侍郎范質爲兵部侍郎依前充職以陳州刺史判三司李穀爲戶部侍郎判三司以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翟光鄴爲左千牛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宣徽北院使袁襄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左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符彥琳爲右監門上將軍丁酉以皇子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貴州刺史榮起復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右金吾上將軍薛可言爲右龍武統軍以左神武統軍安審約爲左羽林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趙贇爲右羽林統軍以太子太師致任朱彥筠爲左衛上將軍詔移生吐渾族帳于潞州長子縣江猪嶺己亥以左武衛上將軍劉遂凝爲左神武統軍以左衛上將軍焦繼勳爲右神武統軍以左領軍衛上將軍史佺爲右衛上將軍庚子故吳國夫人張氏追贈貴妃故皇第三女追封樂安公主故第二子青哥贈大保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故長婦劉氏追封彭城郡夫人皇姪三人守筠贈左領軍將軍改名愿奉超贈左監門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故皇孫三人宜哥贈左驍衛大將軍賜名誼喜哥贈武衛大將軍賜名誠三哥贈左領衛大將軍賜名諴辛丑西州回鶻遣使貢方物前開封尹晉國公侯益進封楚國公前西京留守莒國公李從敏進封秦國公前西京留守王守恩進封莒國公癸卯以前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爲太子賓客詔宣徽南院使袁襄權知開封府事以太子太保和凝爲太子太傅丙午晉州王晏奏河東劉崇遣僞招討使劉鈞副招討使白截海率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率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衆內出寶玉器及金銀結縷寶裝牀凡飲食之具數十碎之于殿庭帝謂侍臣曰凡爲帝王安用此仍詔所司凡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先

是回鶻間歲入貢禁民不得與蕃人市易寶貨至是一聽私便交易官不禁詰丁未左千牛將軍朱憲使契丹過契丹主烏裕遣使人來獻良馬一駟賀登極戊申詔曰朕祇膺景命奄有中區每思順物之情從衆之欲將使照臨之下多寄食僥倖之徒歲月之間動懷土念家之思宜循大體用革前規應諸道州府有前資朝官居任如未赴京不得發遣其行軍副使已下幕職州縣官等得替求官自有月限年月未滿一聽外居如非時詔徵不在此限己酉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辛亥以太子少傅楊凝式爲太子少師以太常卿張昭爲戶部尚書以尚書左丞王易爲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邊蔚爲太常卿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魚崇諒爲工部侍郎充職以戶部侍郎韋勳爲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邊歸讜爲戶部侍郎以禮部侍郎司徒詡爲刑部侍郎以秘書監趙上交爲禮部侍郎以兵部尚書王仁裕爲太子少保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張沆爲刑部尚書充職以尚書右丞田敏爲左丞以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工部尚書以太子詹事馬裔孫爲太子賓客前鄜州節度使劉重進前滑州節度使宋延渥並加食邑吐渾府留後王全德加檢校太保充憲州刺史隰州刺史許遷奏河東賊軍

劉鈞自晉州引兵來攻州城尋以州兵拒之賊軍傷死者五百人信宿遁去丁巳以尚書左丞田敏充契丹國信使回鶻遣使貢方物己未天德軍節度使虢國公郭勳加同平章事以前宗正卿劉皞爲衛尉卿辛酉以衛尉卿邊光範爲秘書監以前吏部侍郎李詳爲吏部侍郎以前戶部侍郎顏衎爲尚書右丞　冊府元龜廣順元年二月涇州節度使史懿言臣名下一字與御名同改之**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原注翟延美楊温不書死之語在贇傳）五代史三月壬戌朔前西京留守李從敏卒戊辰以前左武衛上將軍李懷忠爲太子太傅致仕以前邢州節度使安審暉爲太子太師致仕辛未幸南莊壬申詔曰諸州府先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創置蓋出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遍詢羣議兼採封章且言前件抽差于理不甚允當一則礙州縣之色役一則妨春夏之耕耘貧乏者困于供須豪富者幸于影庇既爲煩擾須至改更況當東作之時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等並宜放散詔下公私便之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彥超馳奏收復徐州詔城內逆首楊温及親近徒黨並處斬其餘無名目人及本

城軍都將校職掌吏民等雖被脅從本非同惡並釋放兼知自前楊温招喚草賊同力守把朕以村墅小民偶被煽誘念其庸賤特與含容其招入城草賊並放歸農仍倍加安撫湘陰公夫人并骨肉在彼仰差人安撫守護勿令驚恐以右散騎常侍張照給事中王延壽並爲左散騎常侍以前大名府少尹李瓊爲將作監以前彰武軍節度使周密爲太子太師致仕以衛尉卿劉皞充漢隱帝山陵都部署丙子以太子少保致仕王延爲太子少傅以戶部尚書致仕盧損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並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韓昭允爲尚書右僕射太子太師致仕盧文紀爲司空自延而下並依前致仕故散騎常侍裴羽贈戶部尚書故太子賓客蕭愿贈禮部尚書以司農卿致仕薛仁謙爲鴻臚卿以將作監致仕烏昭爲太府卿以太常少卿致仕王禧爲少府監以秘書少監致仕段顒爲將作監自仁謙而下並依前致仕詔沿淮州縣軍鎮今後自守疆土不得縱一人一騎擅入淮南地分己卯潞州奏涉縣所擒河東將士二百餘人部送赴闕詔給衫袴巾履放歸本土甲申鎮州武行德移鎮許州何福進移鎮鎮州丙戌以襄州節度副使郭令圖爲宗正卿詔曰故蘇逢吉劉銖頃在漢朝

與朕同事朕自平禍亂不念仇讎尋示優宏與全家屬尚以幼稚無託衣食是艱將行矜卹之恩俾獲生存之路報怨以德非我負人賜逢吉骨肉洛京莊宅各一賜劉銖骨肉陝州莊宅各一己丑幸南莊庚寅唐故鄜國公李從益追封許王唐明宗淑妃王氏追贈賢妃辛卯詔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判官並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逐處係帳收管此外如敢額外影占人戶其本官當行朝典先是漢隱帝時有人上言州府從事令錄皆請料錢自合雇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秉政者然之乃下詔州府從事令錄本處先差職役並放歸農自是官吏有獨行趨府縣者帝頗知之故有是命　五代會要廣順元年三月勑其諸道州府所差散從官親事官並放歸農自去年四月已前州縣元管係人數一切仍舊其遞鋪如已前招召到者且仰仍舊今後更不得招召其諸處場院並不得影庇兩稅人戶所有河北諸州府及澤潞晉絳慈隰解等州于先差散從親事官內選弓箭手祇且留住本州管係其餘放差先是漢隱帝命諸州于百姓內差散從官親事官又差力

及人戶充遞鋪又下三司諸場務召人戶替占役兵皆不便于民故放之　又周廣順元年三月勑副留守節度副使行軍兩京少尹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共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掌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一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並取本廳舊當直人力充若數少不及新定數目祇仰舊人數差定仍令逐處係帳收管此外如不遵條制額外占差人戶本官當行朝典　東都事畧王彥超字德昇大名臨淸人也少事魏王繼岌繼岌死乃仕晉爲刺史仕漢爲復州防禦使契丹入寇爲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陳使從周太祖入汴湘陰公贇牙校翟延美以贇不得立據徐州以拒周太祖拜彥超武寧軍節度使以討之又與王峻拒劉崇于晉州改建雄河陽三城河中三鎮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劉崇之衆拜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將前軍敗淮人于壽州城下淮人水陸來援穀退保正陽淮人躡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執急擊大敗之逐北二十餘里師旋徙鎮永興移鳳翔**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爲德妃**（五代史夏四月壬辰朔詔沿淮州縣許淮南人就淮北糴易餞）

（擅時淮南鐵故也甲午以夫人董氏為德妃仍令所司備禮冊命己亥改侍衛馬步軍馬軍領馬軍舊稱護聖今改為龍捷步軍舊稱奉國今改為虎捷壬寅詔唐莊宗明宗晉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宮人並放還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甲辰相州張彥成移鎮鄧州折從阮移鎮滑州李筠移鎮相州丙午亳州防禦使王重允卒戊申幸南莊庚戌皇第四女封壽安公主辛亥故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蔡王丙辰詔曰牧守之任委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祿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叙之高低又患祿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偏以勸勳効今定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團練使一百五十貫祿粟七十石鹽五石馬十匹元隨三十人刺史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云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迴契丹主烏裕遣使努瑚報命并獻碧玉金塗銀裹鞍勒各一副弓矢器仗貂裘等土產馬三十匹土產漢馬十匹庚申帝為故貴妃張氏舉哀于舊宮輟視朝三日辛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　五代會要周廣順元年四月勑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糴豈是愛人宜令沿淮渡口鎮浦不得止淮南人糴易　又周廣順元年四月改侍衛馬軍曰龍捷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其名　御撰　又元年四月追封故許州節度使劉信為蔡王　又周廣順元年四月勑牧守之任委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祿之數宜等今重定則例諸州防禦使料錢二百千祿米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團練使料錢一百五十千祿粟七十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刺史料錢一百千祿粟五十石食鹽五石馬五匹草料元隨二十人衣糧仍取今年五月一日後到任者依前定例支其已前在任者所請如故）五月辛未，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謚曰睿和，廟號信祖，祖妣張氏謚曰睿恭；曾祖諶謚曰明憲，廟號僖祖，祖妣申氏謚曰明孝；祖蘊謚曰翼順，廟號義祖，祖妣韓氏謚曰翼敬；考謚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謚曰章德。（五代史五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漢

隱帝梓宮在殯故也戊辰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起復依前澶州節度使以故貴妃張氏去歲薨至是發哀故也己巳遣左金吾衛將軍姚漢英前右神武將軍華光裔使于契丹辛未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謚議是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于東北有聲如雷丙子太常卿邊蔚上太廟四室奠獻舞名丁丑詔京兆鳳翔府應諸色犯事人第宅莊園店磑已經籍沒者並給付罪人骨肉壬午幸南莊甲申考城縣巡檢供奉官馬彥勍棄市坐匿赦書殺獄囚也丙戌宰臣馮道為四廟冊禮使　冊府元龜廣順元年五月辛未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謚議皇高祖諱璟請上尊謚曰睿和皇帝廟號信祖陵曰溫陵皇高祖妣夫人張氏請上尊謚曰睿恭皇后皇曾祖太保諱諶請上尊謚曰明憲皇帝廟號僖祖陵曰齊陵皇曾祖妣鄭國夫人申氏請上尊謚曰明孝皇后皇祖太傅諱蘊請上尊謚曰翼順皇帝廟號義祖陵曰節陵皇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請上尊謚曰翼敬皇后皇考太師諱簡請上尊謚曰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妣燕國夫人王氏請上尊謚曰章德皇后又內出忌辰信祖四月七日睿恭皇后十月二十七日僖祖十二月七日明孝皇后正月十二日義祖正月元日翼敬皇后十一月十四日其三祖忌辰皇帝不視事宰臣百官赴佛寺行香慶祖九月十四日章德皇后三月十八日忌辰皇帝不視事一日宰臣百官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後郎赴佛寺行香勑敬依典禮）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竇貞固、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鄴為樞密副使。（五代史六月辛卯朔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甲午百寮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聖日為永壽節從之邢州大雨霖己亥太常少卿劉悅上漢少帝謚曰隱皇帝陵曰潁陵從之辛亥以樞密使王峻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以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監修國史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並罷相守本官壬子幸西莊癸丑詔宰臣范質參知樞密院事鄴都洺滄貝等州大雨霖

（丙辰西京奏新授宗正卿郭令圖卒丁巳以尚書左丞顏衎爲兵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五代史秋七月辛酉朔帝被袞冕御崇元殿授太廟四室寶冊于中書令馮道等赴西京行禮癸亥尚書左丞田敏兼判國子監事戊辰以御史中丞于德辰爲尚書右丞以秘書監邊光範爲太子賓客以戶部尚書張昭爲太子賓客以其子秉爲陽翟簿犯法抵罪昭詣閤待罪詔釋之乃左授此官壬申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之丙子幸宰臣王峻第己丑鎭州奏破河東賊軍于平山縣西斬首五百級是日太常卿邊蔚奏議改郊廟舞名事具樂志　五代會要周信祖睿武皇帝諱璟周號叔之後廣順元年七月追尊睿和皇帝廟號信祖葬溫陵無陵所遥申朝拜僖祖明憲皇帝諱諶睿和皇帝長子母曰睿恭皇后張氏廣順元年七月追尊明憲皇帝廟號僖祖葬齊陵無陵所遥申朝拜義祖翼順皇帝諱蘊明憲皇帝長子母曰明孝皇后申氏廣順元年七月追尊翼順皇帝廟號義祖葬節陵無陵所遥申朝拜慶祖章肅皇帝諱簡翼順皇帝長子母曰翼順皇后韓氏廣順元年七月追尊章肅皇帝廟號慶祖葬欽陵　又周廣順元年七月史館新修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之　冊府元龜廣順元年戊子永壽節帝御廣政殿百寮進酒上壽班退賜衣服分物有差羣臣赴相國寺設齋）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瑩之喪。（五代史八月辛卯漢隱帝梓宮發引帝詣太平宮臨奠詔羣臣出祖于西郊是歲幽州饑流人散入滄州界詔流人至者口給斗粟仍給無主土田令取便種蒔放免差稅癸巳虎入西京脩行寺傷人市民殺之乙未幸班荊館壬寅契丹遣幽州牙將曹繼筠來歸故晉中書令趙瑩之喪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匹以備喪事歸葬于華陰故里乙巳幸西莊壬子晉州王晏移鎭徐州滄州王景移鎭河中定州孫方簡移鎭華州永興郭從義移鎭許州貝州王繼宏移鎭河陽李暉移鎭滄州以許州節度使武行德爲西京留守滑州折從阮移鎭陝州河中扈彥珂移鎭滑州陝州李洪信移鎭永興華州王饒移鎭貝州徐州王彥超移鎭晉州丙辰尚食李氏等宮官八人並封縣君司記劉氏等六人並封郡夫人尚宮皇甫氏等三人並封國夫人唐制有內官宮官各有司存不更加郡國之號近代加之

非舊制也以易州刺史孫行友爲定州留後戊午故夫人柴氏追立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禮冊命九月庚申朔帝詣太平宮起居漢太后辛酉故夫人楊氏追贈淑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故皇第五女追封永寧公主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烏裕爲部下所殺以前耀州團練使武廷翰太子少保致仕丙子諸道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加天下兵馬都元帥丁丑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項代草制詞也監察御史劉項責授復州司戶坐代父草制也中書舍人楊昭儉解官放逐私便以多在假告不親其職也　容齋三筆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項代草制詞也項時爲監察御史亦責汝州司戶　冊府元龜廣順元年八月環州刺史雷彥洪以名下一字犯御名改之）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原注討加有罪漢之于周義所得討）攻自晉州。（原注云自晉州者見漢兵當誅罪人於京師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得失不書此書者許漢來討　五代史廣順元年冬十月己丑朔宰臣王峻獻唐張蘊古大寶箴謝偃惟皇誡德賦二圖詔報曰朕生長軍戎勤勞南北雖用心于鈐匱且無暇于詩書世務時艱粗經閱歷前言往行未甚討尋卿有佐命立國之勳居代天調鼎之任恒慮眇德未及古人于是採擬箴規弼諧寡昧披文閱理懌意怡神究爲君治國之源審脩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盡在于茲辭翰俱高珠寶何貴再三省覽深用愧嘉其所進圖已令于行坐處張懸所冀出入看讀用爲鑒戒壬辰潞州奏巡檢使陳思讓監軍向訓破河東軍于虒亭癸巳以刑部侍郎司徒詡爲戶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張煦爲刑部侍郎以給事中呂咸休爲左散騎常侍甲午絳州防禦使孫漢英卒辛丑荊南奏河南亂大將軍陸孟俊執僞節度使馬希蕚遷于衡州立希蕚弟希崇爲留後將吏二千餘人遇害者半牙署庫藏焚燒殆盡乙巳詔併吏部三銓爲一銓委本司長官通判丙午晉州巡檢王萬敢奏河東劉崇入寇營于州北辛亥潞州奏河東賊軍寇境乙卯荊南奏淮南遣鄂州節度使劉仁贍以戰船二百艘于今月二十五日入岳州丙辰詔樞密使王峻率兵援晉州丁巳以左衛將軍申師厚爲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師厚素與王峻善及峻貴師厚羈旅無依日于峻馬前望塵而拜會西涼請帥帝令擇之無欲去者峻乃以師厚奏之

（師厚亦欣然求往尋自前鎮將授左衛將軍檢校工部尙書翼日乃有涼州之命賜旌節駝馬綃帛以遣之）

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五代史十一月己未朔荆南奏淮南大將邊鎬率兵三萬自袁州路趨潭州馬希崇遣從事送牌印納器仗鎬入城稱武安軍節度使馬氏諸族及將吏千餘人皆徙于金陵甲子夜東南白虹亘天以新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爲晉絳行營馬軍都虞候乙丑命王峻出征晉州帝幸西莊以餞之甲戌日南至羣臣拜表稱賀甲申葬故貴妃張氏丁亥詔唐朝五廟舊在至德宮安置應屬嶽陵莊田園舍宜令新除右監門將軍李重玉爲主其緣陵緣廟法物除合留外所有金銀器物充遷葬故淑妃王氏及許王從益外其餘並給與重玉及尼惠英惠燈惠能惠嚴等令重玉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重玉故皇城使李從璨之子明宗之孫惠英等亦明宗親屬也故帝授重玉官秩令主先祀郇王者之後也）十二月慕容彥超反（五代史十二月戊子朔詔以劉崇入寇取當月三日暫幸西京庚寅詔巡幸宜停時王峻駐軍陝府聞帝西巡遣使馳奏不勞車駕順動帝乃止乙未幸西莊兗州慕容彥超上言乞朝覲詔允之尋稱部內草寇起不敢離鎮戊申鄆州奏慕容彥超據城反己酉王峻奏劉崇逃遁王師已入晉州　五代春秋辛亥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葬漢隱帝楚人殺希萼十月吳滅楚十二月兗州慕容彥超拒命）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上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本紀第十一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五代史曹英字德秀舊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本常山鎮定人也父全武事趙王王鎔爲列校英因得隸于鎔之帳下及張文禮之亂唐莊宗奄有其地乃錄鎔之左右署爲散指揮使明宗即位英侍于仗下問其祖考英以實對明宗曰乃朕之舊也擢爲本班行首每加顧遇晉天福中遷弩手軍使平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授本軍都校漢初改奉國軍主加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貞據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廂主領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從平內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二年春總兵討慕容彥超于兗州梯衝塹壘頗有力焉夏五月太祖親征因併兵攻陷其城及凱旋領彰信軍節度使典軍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章事授成德軍節度使車駕自太原迴加兼侍中顯德元年冬卒于鎮時年四十有九制贈中書令英性沈厚謙恭有禮雖衽席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及卒搢紳之士亦皆惜之　冊府元龜曹英字德秀爲成德軍節度使舊名犯太廟諱故改焉）

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逢來（五代史廣順二年春正月戊午朔不受朝賀以宿兵在外故也庚申王峻奏起近鎮丁夫二萬城晉州壬戌脩東京羅城凡役丁夫五萬五千兩旬而罷甲子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以齊州防禦使史延韜爲副部署以皇城使向訓爲兵馬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馬步都虞候率兵討慕容彥超諸軍入兗州界不得下路停止村舍犯者以軍法從事丙寅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彬奏破淮賊于沭陽斬首千餘級擒賊將燕敬權時慕容彥超求援于淮南淮南僞主李景發兵援之師于下邳聞官軍至退趨沭陽遂破之庚午高麗權知國事王昭遣使

貢方物壬申鎮州何福進差人部送先擒獲到河東賊軍二百餘人至闕下詔給巾履衫袴以釋之戊寅徐州部送沐陽所獲賊將燕敬權等四人至闕下詔賜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敬權等感泣謝罪帝召見謂之曰夫惡兇邪獎忠順天下一也我之賊臣撓亂國法嬰城作逆殃及生靈不意吳人助茲凶懇非良葬也爾歸當言之于爾君初漢末遣三司軍將路昌祚于湖南市茶屬淮南將邊鎬陷長沙昌祚被賊送金陵及敬權自大朝歸具以帝言告于李景景乃召昌祚延坐從容久之且稱美大朝皇帝聖德廣被恩沾隣土深有依附國家之意及罷遣僞宰相宋齊邱安昌祚于別館又令訪昌祚在湖南遭變之時亡失綱運之數命依數償之給茗荈萬八千斤遣水運至江夏仍厚給行裝遣之歸闕）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五代史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河東賊軍寇境率州兵破之斬首二千級辛卯太白經天癸巳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昭爲高麗國王庚子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收河東界岢嵐軍辛丑詔先獲河東鄉軍一百餘人各給錢鞋放歸鄉里壬寅太子太師致仕安審暉卒　東都事畧折德扆世居雲中父從阮自晉以來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從阮鎮府州以德扆爲牙校漢初領勝州刺史世宗建府州爲永安軍以德扆爲節度使）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內客省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翟光鄴罷（五代史三月庚申幸南莊令從臣習射戊辰以樞密院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王溥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詔宣徽北院使翟光鄴權知永興軍府事甲戌回鶻遣使貢方物庚辰詔西京莊宅司內侍省宮苑司內園等四司所管諸巡繫稅戶二千五百並還府縣其廣德昇平二宮並停廢應行從諸莊園林亭殿房舍什物課利宜令逐司依舊收管）夏（五代史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避正殿百官守司丁亥詔停蔡州鄉軍戊子以京師旱分命羣臣禱雨癸巳制削奪慕容彥超在身官爵甲午高麗國冊使衛尉卿劉皡卒乙卯詔取來月五日車駕赴兗州城下慰勞將士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爲右衛大將軍依前充職兼權大內都點檢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爲僕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爲大內都點檢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原注彥超投井死故不書伏誅）壬午赦兗州（五代史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庚申車駕發京師戊辰至兗州城下乙亥收復兗州斬慕容彥超夷其族詔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兗州軍州事壬午曲赦兗州管內罪人取五月二十七日已前所犯罪大辟已下咸赦除之慕容彥超徒黨有逃避潛竄者及城內將吏等一並放罪自慕容彥超違背已來鄉城內有披便爲非者一切不問諸軍將士歿于王事者各與贈都頭已上與贈官兗州城內及官軍下寨四面去州五里內今年所徵夏秋稅及沿徵錢物並放十里內只放一州管界今夏苗子三分放一分城內百姓遭毀拆舍屋及遭燒焚者給賜材木諸處差到人夫內有遭矢石死者各給絹三匹仍放戶下三年徭役云癸未詔兗州降爲防禦州仍爲望州　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五月車駕親征兗州御札宣示沿路側近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不得離本州府來赴朝覲其隨駕一行供頓並取繫省錢物准備差使臣勾當仍預告報一路州縣並不得別有掯比其隨從臣寮外內諸司官中已有供給州縣亦不得別有破費祇供其要載動用什物等亦已指揮備辦如闕少之時候見宣命即供祇應不得預前排比如吏私有人小小取索並不得應副或軍部及諸色人于途路店肆買些須食物先還價錢兩京留司百官祇于遞中附表起居時熱不用差官至行在所沿路指揮事件車駕回日亦依此施行　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二年五月以平定兗州梟夷逆黨差官告社稷郊廟）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兗州（五代史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拜帝曰文宣王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于祠前其所奠酒器銀鑪並留于祠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襲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顏涉是顏淵之後即召見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顏涉授主簿便令視事仍勅兗州脩葺孔子祠宇墓側禁樵採丙戌車駕還朝初帝以五月十三日至兗州賊尚拒守至十七日晝夢道士一人進書卷首云車駕來月二日還京其下文字絕多不能盡記既寤以夢告宰臣又四日

而城拔帝至軍凡駐蹕九日而賊平果以六月二日發離城下近代親征克捷無如此之速也是日大雨城下行宫水深數尺其日晩至中都縣帝笑謂侍臣曰今日若不離城下則當爲潦所溺矣戊戌車駕至自兗州辛丑以靈武節度使馮暉卒輟朝一日壬寅前翰林學士李澣自契丹中上表陳奏機事且言僞幽州節度使蕭海貞欲謀嚮化帝甚嘉之癸卯德妃董氏薨乙巳詔宣徽南院使袁義判開封府事辛亥以朔方軍衙內都虞候馮繼業起復爲朔方軍兵馬留後甲寅幸舊宅爲德妃舉哀故也 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六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前曲阜縣令孔仁玉復爲曲阜縣令仍賜緋魚袋以亞聖顏淵裔孫顏涉爲曲阜縣主簿仍勅兗州脩葺祠宇墓側禁樵採時車駕親征兗州初平遂幸曲阜謁孔子祠旣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日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即拜奠祠前又二年六月追封故靈武節度使馮暉爲衛王 五代史補高祖登極改乾祐爲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彦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于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爲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乃以廟側數十家爲洒掃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爲本縣令秋五代史秋七月丙辰詔內外臣寮每遇永壽節舊設齋供今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官共設一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已下共設一齋樞密使內諸司使已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職員及諸司職掌吏不得開設道場及設齋是日大風雨破屋拔樹尚書省都堂有龍穿屋壞獸角而去西壁有爪迹存焉襄州大水丁卯詔復升陳州曹州爲節鎮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郭崇爲陳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曹州節度使並典軍如故以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晉州節度使辛未詔相州節度使李筠權知潞州軍州事丙子以小底都指揮使漢州刺史李重進爲大內都點檢兼馬步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以內殿直都知駙馬都尉張永德領和

州刺史充小底第一軍都指揮使八月甲申朔翰林學士刑部尚書張沆落職守本官以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判館事徐台符爲禮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章勳爲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于德辰爲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邊歸讜爲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趙上交爲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陳觀爲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刑部侍郎景範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乙酉樞密使王峻上章請解樞衡凡三上章詔不允庚寅潁州奏先于淮南俘獲孳畜已准詔送還本土甲午詔止絕吏民詣闕舉請刺史縣令賜宰臣李穀白藤肩輿時穀以今年七月因步履傷臂請告數旬詔穀扶持三司刻名印署事仍放朝參庚子潞州節度使常思移鎮宋州相州節度使李筠移鎮潞州壬寅鄆州節度使高行周奏癸丑詔改鹽麴法鹽麴犯五斤已上處死煎鹻鹽者犯一斤已上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 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八月勅今後刺史縣令顯有政能觀察使審詳事狀閒奏朝廷當議獎擢百姓僧道不得舉請一切止絕 又八月追封故齊王高行周爲秦王 冊府元龜七月壬午永壽節羣臣詣廣政殿上壽畢赴相國寺齋設宰臣學士內諸司使前任節度使防禦團練等使侍御諸軍都將刺史等賜衣各一襲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邊五代史九月庚午以大理卿劇可久爲太僕卿以左庶子張仁瑑爲大理卿以司天監趙延乂爲太府卿兼判司天監事詔北面沿邊州鎮自守疆埸不得入北界俘掠乙亥鎮州奏契丹寇深冀州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誨牙內都指揮使何繼筠等率兵拒之而退時契丹聞官軍至掠冀部丁壯數百隨行狼狽而北冀部被擄者望見官軍鼓譟不已官軍不敢進其丁壯盡爲蕃軍所殺而去丁丑以鄭州防禦使白重贊爲相州留後戊寅樂壽都監杜延熙奏于瀛州南殺敗契丹斬首三百級獲馬四十七匹癸未帝姨母韓氏追封楚國夫人故第四妹追封福慶長公主癸巳易州奏契丹武州刺史石越來奔冬十月丙戌以前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爲河陽節度使庚寅詔諸州罷任或朝覲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課造軍器逐季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每年占留繫省錢帛不少謂之甲料仍更于部內廣配土產物徵斂數倍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進貢爲名功

費又倍悉取之于民帝以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屬省物過當乃令罷之仍選擇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乙未永興軍奏宣徽北院使知軍府事翟光鄴卒丁酉葬德妃廢朝戊戌以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永興軍府事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權知開封府事己亥升鉅野縣爲濟州以樞密院副使鄭仁誨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子幸樞密院王峻請之也甲辰宰臣李穀以臂傷未愈上表辭位凡三上章詔報不允丁未滄州奏自十月已前蕃歸漢戶萬九千八百戶是時北境饑饉人民轉徙襁負而歸中土者散居河北州縣凡數十萬口十一月丙辰荆南奏朗州大將劉言以今年十月三日領兵趨長沙十五日至潭州淮南所署湖南節度使邊鎬岳州刺史宋德權並棄城遁去庚申以前少府監馬從斌爲殿中監壬戌樞密使王峻亡妻崔氏追封趙國夫人非故事也乙丑刑部尚書張抗卒辛未陝州折從阮移鎮邠州以前宋州節度使李洪義爲安州節度使癸酉青州符彥卿移鎮鄆州甲戌詔曰累朝已來用兵不息至于繕治甲冑未免配役生靈多取于民助成軍器就中皮革尤峻科刑稍犯嚴條皆抵極典鄉縣以之生事姦猾得以侵漁宜立新規用革前弊應天下所納牛皮今將逐所納數三分內減二分其一分于人戶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皮一張其黃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子皮不在納限牛馬驢騾皮筋角今後官中更不禁斷只不得將出化外敵境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並停丙子詔曰應內外文武官寮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幼卑在下者不在此限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十二月丙戌權武平軍留後劉言遣牙將張崇嗣入奏于十月十三日與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貞指揮使周行逢等同共部領戰棹攻收湖南僞節度使邊鎬當夜出奔王進逵等已入潭州癸巳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千卒甲午詔今後諸侯入朝不得進奉貫宴丁酉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落起復加同平章事戊戌太子少傅致仕王延卒壬寅幸西莊乙巳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開封府事御史臺奏請改左右衛復爲左右屯衛從之避御名也是冬無雪　五代會要二年十二月勑應天下人所納牛皮今將逐年所納數三分內減收二分其一分于人戶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牛皮一張其黃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特皮不在納限其皮人戶自詣本州送納所司不得邀難所有牛馬驢騾皮筋骨今後官中更不禁斷並許私家共使買賣祇不得將出來敵疆即仍仰關津界首子細覺察捕捉所犯人必加深罪其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及朝廷先降條法一切停廢　又周廣順二年十一月勑應內外文武臣寮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亡故未經遷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其合赴舉選者或是葬事禮畢或是卑幼在下勒于所納家狀內具言不得罔冒宜令御史臺巡及逐處長吏本司長官所由司覺察糾舉犯者必行典法如是不切覺察縱任罔冒罪在糾舉之司其中有兵戈阻絕或是朝廷特恩除拜起復追徵及內外管軍職員並不拘此例所有勑前見任職官及今年舉選官不在糾舉之限　冊府元龜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勑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于仕宦或拘忌于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尙可以告虞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搢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外文武臣寮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經遷葬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繇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其合赴舉選者或是葬事禮畢或是卑幼在下勒于納家狀內具言不得罔冒宜令御史臺及逐處長吏本司長官所由司覺察糾舉違犯者當行典憲如是不切覺察縱任罔冒罪在糾舉司其中有兵戈阻隔或是朝廷特恩除拜起復追徵及內外官職員皆以金革從事並不拘此例所有勑前見任職官員今年舉選人等不在糾舉之限　又十二月御史臺奏唐景雲三年改左右屯衛大將軍爲威衛又唐高宗名治其時改治書御史爲御史中丞諸州治中爲司馬蓋臣子上書合避名也請諸衛中舊是屯衛者復舊名從之　五代春秋壬子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征九月

契丹入寇朗州劉彥逐吳人復其地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五代史廣）

順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衞如儀幸太平宮起居漢太后甲寅賜羣臣射于內鞠場乙卯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奏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于武陵從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丙辰以武平節度使留後檢校太尉劉言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兼三司水陸轉運等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進封彭城郡公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檢校太傅王進逵爲檢校太尉行潭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以武安軍行軍司馬兼衙內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何敬貞爲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使以張倣領眉州刺史充武平軍節度副使以朱全琇領黃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副使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進逵而下皆劉言將校也郴州奏慶州界蕃部野雞族畧奪商旅侵擾州界詔遣寧州刺史張建武等率兵掩襲仍先賜勑書安撫如不從命即進軍問罪辛酉詔賜朗州劉言應兩京及諸道舊屬湖南樓店邸第乙丑詔諸道州府繫屬戶部營田及租稅課利等除京兆府莊宅務贍國軍榷鹽務兩京行從莊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徵租稅課引官中只管舊額其職員節

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戶元佃繫省莊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戶充爲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屬營田戶部院及繫縣人戶所納租牛課利起今年後並與除放所有見牛犢並賜本戶官中永不收繫云帝在民間素知營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繫官莊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佃戶充永業是歲出戶三萬餘百姓既得爲己業比戶欣然于是葺屋植樹敢致功力又東南郡邑各有租牛課戶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梁太祖盡給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餘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是特與除放未幾京兆府莊宅務及榷鹽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或有上言以天下繫官莊田甚有可惜若遣貨之當得三十萬緡亦可資國用帝曰苟利于民與資國何異丁卯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諸科舉人欲等第各加對義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別試雜文一場從之兩浙册祭使左諫議大夫李知損責授登州司馬員外置仍令所在馳驛放遣知損銜命江浙所經藩郡皆強貸于侯伯爲青州知州張凝所奏故有是命己巳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鳧戲于池上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庚午以前鄆州節度使侯章爲鄧州節度使前萊州刺史葉仁魯賜死坐爲民所訟故也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隄峻請行故從之辛巳幸南莊

五代會要周廣順三年正月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進士元試詩賦各一首帖經二十帖對義五道今欲罷帖經對義別試雜文二首試策一道從之

王堯清話仁宗讀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莊臨水亭見雙鳧戲于池出沒可愛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仁宗掩卷謂左右曰逞藝傷生非朕所喜也內臣鄭昭信掌內藝十五年嘗面誡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于殺也

閏月丙戌回鶻使獨呈相溫來

五代史閏五月甲申朗州劉言潭州王進逵奏廣賊占據桂管深入永州界俘掠遣朗州行軍司馬何敬貞與指揮使朱全琇陳順等率水陸軍五萬進擊丙戌回鶻遣使貢方物詔故梁租庸使趙巖姪崇勳見居陳州量賜繫官店宅從王峻之請也辛卯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出勁兵夜斫蕃營斬首六十級契丹遁去甲午鎮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丙申皇子澶州節度使榮來朝壬寅以樞密使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監脩國史王峻兼青州節度使餘如故延州衙內指揮使高紹基奏言父允權患脚膝令臣權知軍州事癸卯陳州奏吏民請與

前刺史李穀立祠堂從之時穀爲宰相聞郡人陳請遂讓數四乃止甲辰鄴都留守王殷加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丙午鎮州節度使何福進河陽節度使王彥超並加檢校太尉潞州節度使李筠加檢校太傅丁未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卒己酉開封府奏都城內錄到無名額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詔廢之

二月甲子貶王峻爲商州司馬

五代史二月辛亥朔以前西京留守白文珂爲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癸丑安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並加檢校太尉唐州方城縣令陳守愚棄市坐赴留戶民蠶鹽一千五百斤入己也內制國寶兩座詔中書令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按傳國寶始自秦始皇令李斯篆之歷代傳授事具前史至唐末帝自燔之際以寶隨身遂俱焚爲晉高祖受命特置寶一座開運末契丹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齋送于契丹主訝其非眞少帝上表具訴其事及契丹北歸齋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創爲之庚申遣將作監李瓊知陝州軍州事甲子樞密使平盧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監脩國史王峻責授商州司馬員外

（置所在馳驛發遣戊辰左監門上將軍李建崇卒延州牙內都指揮使高紹基奏交割軍府與副使張匡圖己巳朗州劉言奏當道先遣行軍司馬何敬真率兵掩擊廣賊行及潭州部衆奔潰湖南王進逵以敬真失律已梟首訖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爲秘書監壬申鳳翔少尹桑能責授鄧州長史能晉相維翰之庶弟也坐據維翰別第爲人所訟故也癸酉以戶部侍郎知貢舉趙上交爲太子詹事是歲新進士中有李觀者不當策名物議諠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勾落姓名故上交移官丁丑幸南莊賜從官射命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軍州事 五代會要周廣順三年二月內司製國寶兩坐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奏按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其一曰神寶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蟠龍紐文與傳國寶同傳國寶秦始皇帝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文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紐盤五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爲神器又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寶因文爲名並白玉螭虎紐歷代相傳亡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至則天朝以璽字涉嫌改之爲寶貞觀十六年別製元璽一坐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坐文曰皇帝受命之寶晉天福四年製寶一坐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象并尺寸製度勑令製寶以兩坐宜用白玉方六寸螭虎紐詔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按傳國寶自秦始皇後歷代傳授至唐末年自燔之際以寶隨身焚焉晉高祖受命特置寶一坐開運末契丹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契丹太宗詰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其事及契丹北歸齎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創爲之 文獻通考周廣順三年二月內司製國寶兩坐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奏云云按傳國寶自秦始皇後歷代傳授至唐末帝自燔之際以寶隨身焚焉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戎主戎主詰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述其事及戎主北歸齎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刻之）三月甲申封榮爲晉王（原注不書子者榮于禮不得爲子不書子則當書其本姓又不書者周人所共諱）丙戌鄭仁誨罷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鎬

爲右衞大將軍樞密副使（五代史廣順三年春三月庚辰朔以相州留後白重贊爲滑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王進爲相州節度使以前兗州防禦使索萬進爲延州節度使以亳州防禦使張鐸爲同州節度使甲申以皇子澶州節度使榮爲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丙戌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鄭仁誨爲澶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防禦使以客省使向訓爲內客省使己丑以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爲右衞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顏衎落職守本官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溥爲戶部侍郎充職以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爲左諫議大夫充職秘書監陳觀責授左贊善大夫留司西京坐王峻黨也癸巳大風雨土戊申幸南莊）夏（五代史夏四月甲寅禁沿邊民戶齎兵仗與蕃人戊辰河中節度使王景移鎮鳳翔宋州節度使常思進移鎮青州鳳翔節度使趙暉移鎮宋州河陽節度使王彥超移鎮河中賜朗州劉言絹三百匹以兵革之後匱乏故也詔在京諸軍將士特支救接五月己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衞如儀辛巳前慶州刺史郭彥欽勒歸私第國初以彥欽再刺慶州兼掌榷鹽彥欽擅加榷錢民夷流怨州北十五里寡婦山有蕃部曰野雞族彥欽作法擾之蕃情獷悍好爲不法彥欽乃奏野雞族掠奪綱商帝遣使齎詔撫諭望其率化蕃人既苦彥欽貪政不時報命朝廷乃詔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進兵攻之建武勇于立功徑取野雞族帳擊殺數百人又殺牛族素與野雞族有憾且聞官軍討伐相聚餉饋欣然迎奉官軍利其財貨孳畜遂掠奪之翻爲族所誘至包山負險之地官軍不利爲蕃人迫逐投崖墜澗而死者數百人從阮等以兵自保不相救應帝怒彥欽及建武俱罷其任及彥欽至京師故有是命丁亥新授青州節度使常思進在宋州日出放絲四萬一千四百兩請徵入官詔宋州還人戶契券其絲不徵甲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權判門下省事范質權監脩國史）六月大雨水（五代史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榷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本軍兵士及職員戶人孳畜七千頭口歸化癸丑以前開封尹楚國公侯益爲太子太師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爲左衞上將軍以前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爲左武衞上將軍甲寅以左衞上將

（預宋彥筠爲太子少師以太子少師楊凝式爲尚書右僕射致仕癸亥前河陽節度使王繼宏卒己巳太子太傅李懷忠卒是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霖雨不止川陂漲溢襄州漢水溢入城深一丈五尺居民皆乘筏登樹羣烏集潞州河南無烏 五代會要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 冊府元龜周田敏爲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廣順三年六月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五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貌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于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亦有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嘗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較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乃奏聞勅下儒官田敏等考較經注敏于經注長于詩傳孜孜刊正援引證據聯爲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 容齋續筆唐正觀中魏證虞世南

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嵠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于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爲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版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人筆札猶有正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爲威字而它廟諱皆只缺畫恐而自用爲可笑也猶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銜大書爲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于況今雖執政作收監司亦與之雁行也）

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奔

（五代史秋七月戊寅朔徐州言龍出豐縣村民井中即時澍雨漂沒城邑癸未太子賓客馬裔孫卒甲申鄴都王殷奏乞朝覲凡三上章允之尋以北邊奏契丹事機詔止其行以左金吾上將軍安審信爲太子太師致仕丁亥以右金吾上將軍張從恩爲左金吾上將軍以前鄧州節度使張彥成爲右金吾上將軍己丑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韓通爲陝州留後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監趙延乂卒辛卯以前西京副留守盧價爲太子賓客乙未以御史中丞邊光範爲禮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張煦爲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禮部侍郎徐台符爲刑部侍郎充職丙申太子太師致仕安審信卒丁酉詔曰京兆鳳翔府同華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頃因唐末藩鎮殊風人歷歲時未能釐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爭訟賦稅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擒姦捕盜庇護部民合是軍鎮警察之職今後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加所職疎遺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徵軍將下縣戊戌衛尉少卿李溫美責授房州司戶參軍溫美奉使祭海便道歸家家

在壽光縣爲縣吏馮勳所訟放黜之供奉官武懷贊棄市坐盜馬價入己也壬寅以鴻臚少卿趙脩己爲司天監八月己酉幸南莊丙辰內衣庫使齊藏珍除名配沙門島藏珍奉詔脩河不于役所部轄私至近縣止宿及報隄防危急安寢不動遂至橫流故有是責庚申邢州節度使劉詞移鎮河陽辛酉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田景咸爲邢州留後丁卯河決河陰京師霖雨不止給賜諸軍將士薪芻有差癸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端明殿學士甲戌潭州王逵奏朗州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玹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玹爲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爲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詔劉言勅歸私第委王逵取便安置是月所在州郡奏霖雨連綿漂沒田稼損壞城郭廬舍 五代會要周廣順三年七月京城民晁緒等爲永壽節請各于門首齋僧燃燈三晝夜從之 冊府元龜三年七月京城居民晁緒等言以永壽節各于門首齋僧燃燈三晝夜從之乙巳永壽節太祖御永福殿羣臣上壽賜將相大臣禁軍大將等衣有差羣臣赴僧寺齋設）

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

（五代史九月己卯太子少保盧損卒丁酉深州上言樂壽縣兵馬都

（監杜延熙爲戍兵所害先是齊州保寧都兵士屯于樂壽都頭劉彥章等殺延熙爲亂時鄭州開道指揮使張萬友亦屯于樂壽然不與之同朝廷急遣供奉官馬諤省其事諤乃與萬友擒彥章等十三人斬之餘衆奔齊州是月多陰曀木再華　五代會要周廣順三年九月勑入厚載門內向東橫街東地房宇宜令宏文館集賢院于此分劈廨署　冊府元龜廣順三年九月勑入厚載門內向東橫街東北屋宇宜令宏文館史館集賢等三館于此分劈廨署）

冬十月庚申馮道爲奉迎神主使（五代史冬十月戊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有事于南郊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南郊爲名輒有率斂己酉右金吾上將軍張彥成卒庚戌以前同州節度使薛懷讓爲左屯衛上將軍以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以禮部尚書王易權兵部尚書太常奏郊廟社稷壇位制度請下所司脩奉從之以中書令馮道爲南郊大禮使以開封尹晉王榮爲頓遞使權兵部尚書王易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爲儀仗使權判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以前州防禦使郭瓊爲權宗正卿甲寅以前光祿卿丁知浚復爲光祿卿丙辰幸南莊西莊己未前寧州刺史張建武責授右司禦副率以野雞族失利故也以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魚崇諒爲禮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時崇諒解職于陝州就養至是再除禁職仍賜詔召之令本州給行裝鞍馬侍親歸朝以太子賓客張昭爲戶部尚書以太子賓客李濤爲刑部尚書詔中書令馮道赴西京迎奉太廟神主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禮畢施行壬申鄴都邢洺等州皆上言地震鄴都尤甚）

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等來（五代史十一月辛巳廢共城稻田務任人佃蒔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庚寅鎮州節度使何福進奏乞朝覲三奏允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權知鎮州軍府事癸巳以將作監李瓊爲濟州刺史壬寅詔重定天下縣邑除畿赤外其餘三千戶已上爲望縣二千戶已上爲緊縣一千戶已上爲上縣五百戶已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戶爲中下縣　文獻通考周廣順三年十一月雨木氷）

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五代史十二月戊申雨木氷是日四廟神主至西郊帝迎奠饗奉神主入于太廟設奠安神主而退壬子前單州刺史趙鳳賜死坐爲民所訟故也甲申詔諸道州府縣鎮城內人戶舊請蠶鹽徵價起今後並停甲子鎮州節度使何福進來朝乙丑鄴都留守王殷來朝丙寅禮儀使奏皇帝郊廟行事請以晉王榮爲亞獻通攝終獻行事從之己巳左補闕王伸停任坐檢田于亳州虛悲紐配故也辛未鄴都留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尋賜死于北郊其家人骨月並不問罪癸酉帝宿齋于崇元殿爲來年正月一日親祀南郊也時帝已不豫甲戌宿于太廟乙亥質明帝親饗太廟自齋宮乘步輦至廟庭被袞冕令近臣翼侍陞階止及一室行禮俛首而退餘命晉王榮有司終其禮是日車駕赴郊宮　冊府元龜周趙鳳爲單州刺史太祖廣順三年十二月御史臺奏鳳在任日殘虐百姓非理科率十六事勑趙鳳驟承委寄合稟憲章臨民不利于撫綏率性但聞于兇暴沿淮巡寇當年之殘忍難名近郡頒條在任之貪虐猶甚奪部民之妻女率州戶之資財招納賊徒擅擾生聚爾不奉法國有常刑其趙鳳宜削奪在身官爵賜自盡　五代春秋癸丑三年正月以戶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十二月誅王殷　文獻通考周廣順三年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五代會要周太祖南郊一顯德元年正月一日　冊府元龜顯德元年春正月乙未祀圓丘禮畢御明德殿大赦改元）

羣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五代會要顯德元年正月一日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　文獻通考周太祖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于唐明宗時帝詔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于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言乃息）

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東都事畧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也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景崇亂鳳翔周太祖將兵討三叛以溥爲從事三叛既平朝士及藩鎭嘗以書往來詞意涉于悖逆者太祖籍其名欲按之溥諫曰魑魅何夜而出日月既照則氛沴消矣請焚之以安反側太祖從之太祖將大漸促名學士草制以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無恨矣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彈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爾世宗遂優贈崧官世宗將討秦鳳溥薦向拱遂平之世宗因宴酌卮酒賜之曰成吾邊功卿擇帥之力也恭帝即位加尚書右僕射　續長編左僕射王溥數勸其父宿州防禦使王祚請老　祚不得已乃上章且意朝廷未之許也已未以祚爲右領軍衞上將軍致仕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大梃擊之親戚勸解乃止）

王仁鎬罷是日皇帝崩于滋德殿（原注年五十二書是日連上文嫌無崩日）

五代史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親祀圜丘禮畢詣郊宮受賀車駕還宮御明德樓宣制大赦天下改廣

順四年爲顯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應犯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將士各優給文武職官並與加恩內外命婦並與進封寺監攝官七周年已上者同明經出身今後諸寺監不得以白身署攝升朝官兩任已上著緑十五周年與賜緋著緋十五年與賜紫州縣官曾經五度參選雖未及十六考與授朝散大夫階年七十已上授優散官賜緋應奉郊廟職掌人員並與恩澤今後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爲僞朝僞主天下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官爲檢校云宣赦畢帝御崇元殿受冊尊號禮畢羣臣稱賀時帝郊祀御樓受冊有司多畧其禮以帝不豫故也先是有占者言鎭星在氐房乃鄭宋之分當京師之地兼氐宿主帝王路寢若散財以致福遷幸以避災庶幾可以驅禳矣帝以遷幸煩費不可輕議散財可矣故有郊禋之命洎歲暮帝疾增劇郊廟之禮蓋勉而行之耳戊寅詔廢鄴都依舊爲天雄軍大名府在京兆府之下庚辰制皇子開封尹晉王榮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行開封尹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襄州安審琦進封陳王鄆州符彥卿進封衞王移鎭天雄軍荆南高保融進封南平王夏州李彝興進封西平王甲申宋州趙暉進封韓國公青州常思進封萊國公徐州王晏進封滕國公鄧州侯章進封申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譙國公許州郭從義加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褒國公華州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暉已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乙酉分命朝臣往諸州開倉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詔潭州依舊爲大都督府在朗州桂州之上丙戌以澶州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鄜州楊信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杞國公邠州折從阮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鄭國公滄州李暉加檢校太尉安州李洪義加檢校太師貝州王饒加檢校太尉以陳州節度使兼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郭崇爲澶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節度使兼侍衞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鎭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潭州王逵加特進兼侍中河陽劉詞加檢校太尉河中王彥超加同平章事以鎭州節度使何福進爲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潞州李筠加同平章事戊子晉州藥元福滑州白重贊相州王進同州張鐸並加檢校太傅以延州節度使索萬進爲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定州留後孫行友邢州留後田景咸陝州留後韓通靈武留後馮繼業並正授節度使庚寅夜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壬辰宰臣馮道加守太師范質加尚書左僕射監

脩國史李穀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司徒竇貞固進封沂國公司空蘇禹珪進封莒國公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宣徽南院使知永興軍府事袁義爲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仁鎬爲永興軍節度使以前安州節度使王令溫爲陳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李重進爲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典軍如故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睦州防禦使樊愛能爲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何徽爲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利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樞密承旨魏仁浦爲樞密副使是日巳時帝崩于滋德殿聖壽五十一秘不發喪乙未遷神柩于萬歲殿召文武百官班于殿廷宣遺制晉王榮可于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月日一如舊制云是歲自正月朔日後景色昏晦日月多暈及嗣君即位之日天氣晴朗中外肅然帝自郊禋後其疾乍瘳乍劇晉王省侍不離左右累諭晉王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內陵所務從儉素應緣山陵役力人匠並須和雇不計近遠不得差配百姓陵寢不須用石柱費人功只以甎代之用瓦棺紙衣臨入陵

之時召近稅戶三十家爲陵戶下事前揭開瓦棺遍覩過陵內切不得傷他人命勿修下宮不要守陵宮人亦不得用石人石獸只立一石記子鐫字云大周天子臨晏駕與嗣帝約緣平生好儉素只令著瓦棺紙衣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廣費錢物人力並遭開發汝不聞漢文帝儉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見在如每年寒食無事時即仰量一事差人灑掃如無人去只遙祭兼仰于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劍甲澶州葬通天冠絳袍東京葬一副平天冠衮龍服千萬千萬莫忘朕言二月甲子太常卿田敏上尊謚曰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四月乙巳葬于嵩陵宰臣李穀撰謚冊文王溥撰哀冊文云史臣曰周太祖昔在初潛未聞多譽洎西平蒲阪北鎮鄴臺有統御之勞顯英偉之量族屬漢道斯季天命有歸總虎旅以還神京不無慚德攬龍圖而登帝位遂闡皇風期月而弊政皆除逾歲而羣情大服何遷善之如是蓋應變以無窮者也所以魯國兇徒望風而散并門遺孽引日偷生乃鼎鑊之將昇命瓦棺而薄葬勤儉之美終始可稱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誅議者譏其不能駕馭權豪傷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五代會要顯德元年正月追封山南東道節度使南陽王安審琦爲陳王淮南王符彥卿爲衛王隴西郡尹李彝殷爲西平王　又元年正月十七日崩于大內之滋德殿年五十一　其年四月十三日葬嵩陵在鄭州新鄭縣謚曰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京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溥撰謚冊文右僕射平章事李穀撰謚議太常卿田敏撰年號二廣順盡三年顯德盡元年宰相七人馮道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范質李穀王溥使相四十二人高保融錢俶高行周安審琦符彥卿李彝殷馮暉王峻李洪義白文珂慕容彥超趙暉高允權侯益武行德王晏張彥威常思侯章史匡懿李從敏薛懷讓王繼宏王景郭從義孫方諫王守恩李暉扈彥珂折從阮劉詞郭勳楊信何福進李宏信劉言郭崇李筠鄭仁誨曹英王彥超王逵　五代春秋甲寅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帝祀上帝于圜丘改元帝不豫壬辰帝崩于滋德殿　南宮靖一周太祖論周興于郭威威兩殺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罷貢獻珍食碎後宮寶器詔百官上封事又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際善政迭書況有王峻以贊軍事有范質以守法度有李穀以導主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爲有足稱者先儒稱其爲唐以

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然帝既已文身甘心從夷而又假然自處天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雖小人亦以毀傷爲恐而帝曾無怍容則是黃屋之中居一點人耳何以令天下衆庶乎觀帝語劉崇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世宗以柴氏子入繼大統即位之初憤然欲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治切真中原之主也首誅樊何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爲彊因敗爲功乘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兵整衆銳意進取于是南割江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威武之聲震響夷夏應機發策出人意表其伐南唐問計李穀復克淮南盛穀疏以錦虆寘之座右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又勤于爲治發奸摘伏聽明如神有司簿籍過目不忘且與王處訥竇儼之徒脩通禮正刑統制度文爲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隣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恩見踈嚴績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見棄此其好惡固不凡矣況當是時王朴寔佐之其君臣相得近世以來未之有也是以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八十六以佛像鑄錢省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乃詔頒圖法于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

田其規模豈小小哉亦是注意元元留心邦本于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爲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稅法知早徵之爲害也設科取士知吏治之有方也併鄉置圖者絕公皂之侵漁也積貸不責償欲下沽寔惠也親臨御苑以錄四徒恐獄多冤民也嘗與將相言日連日之寒朕深愧無功于民而生享天祿惟親冒矢石與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爲農夫織婦置諸殿廷以示務農重本之意亦可謂賢主矣獨惜其左右無勤學之臣欠格心事業故于人道之問亦未免多有悖戾者又其用法太酷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眞之極刑畧無顧惜之意薛居正舊史悉書而備載之以見其不能不爲盛德之累良可恨夫恭帝以區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眞人之德業日隆已爲天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乎　文獻通考周太祖實錄三十卷陳氏曰張昭等撰顯德五年上昭即昭遠字潛夫濮上人避漢祖諱止稱昭逮事本朝爲吏部尙書開寶五年卒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下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五代會要世宗睿武孝文皇帝諱榮太祖養子姓柴氏追冊聖穆皇后之姪也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于邢州之別墅以其日爲天淸節）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五代史世宗睿武孝文皇帝諱榮太祖之養子蓋聖穆皇后之姪也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帝以唐天祐十八年歲在辛巳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于邢州之別墅年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家道淪落然以帝謹厚故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經度貲用獲濟太祖甚憐之乃養爲己子　通鑑考異世宗實錄曰太祖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聖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于邢臺之別墅　隆平集柴翁者常獨居室人以爲司寘事一日笑不止妻問其故不答翁嗜飲妻醉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爲天子攷柴翁郎守禮之父史佚其名）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畧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太祖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衛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五代史漢初太祖以佐命功爲樞密副使帝始授左監門衛將軍二年太祖鎭鄴改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三年冬太祖入平內難留帝守鄴城廣順元年正月太祖踐阼帝懇求入覲忽夢至河而不得渡尋授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封太原郡侯帝在鎭爲政淸肅盜不犯境先是澶之里衖湫隘公署毀圮帝卽廣其街肆增其廨宇吏民賴之二年正月兗州慕容彥超反帝累表請從行太祖嘉之及曹英等東討數月無功太祖欲親征召羣臣議其事宰臣馮道奏以方當盛夏車駕不宜衝冒太祖曰寇不可縱如朕不可行當使澶州兒子擊賊方辦吾事時樞密王峻意不欲帝將兵故太祖親征六月兗州平十二月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榮素爲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來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五代史三年正月帝入覲三月授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　五代會要廣順三年三月授開封尹封晉王）是冬卜以來年正月朔旦有事于南郊而太祖遇疾不能視朝者久之（東都事畧曹翰大名人也少爲郡小吏周太祖鎭鄴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宗鎭澶淵以爲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太祖寢疾不俟召見世宗密言曰

王爲家嗣不侍醫藥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總決世宗卽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旣而遣降卒八百來京師翰遇之於道懼其過正陽刼兵器叛盡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亦不之罪也從征瓦橋會班師留翰知雄州改德州刺史）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卽以王判內外兵馬事壬辰太祖崩祕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卽位于柩前（原注于書封晉王正其非子矣其餘假竊嗣君之禮不待譏貶而可知故皆無異辭　五代會要顯德元年正月判內外兵馬事其月二十日卽位於柩前年三十四　五代史補世宗在民間嘗與鄴中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嘗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言詰責而私心甚喜於逆旅中夜置酒與頡跌氏半酣戲曰王處士以我當爲天子若

（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請言之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有不由京洛者每常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入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爲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後踐阼頡跌猶在召見竟如初言與之　洛中紀異錄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有數萬了髻小兒由是無問貴賤之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元首者新君之兆也未幾世宗嗣位卽元首也）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副使（五代史顯德元年正月庚辰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開封尹兼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時太祖寢疾彌留士庶憂沮及聞帝總內外兵柄咸以爲愜壬辰太祖崩祕不發喪丙申內出太祖遺制晉王榮可柩前卽位羣臣奉帝卽皇帝位庚子宰臣馮道率百寮上表請聽政凡三上壬寅帝見羣臣于萬歲殿門之東廡下　樂善錄周世宗性躁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頗全活者十七八人准南之役所獲敗卒九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也宜哉）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卯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爲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爲橋道頓遞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五代史二月庚戌潞州奏河東劉崇與契丹大將軍楊衮舉兵南指壬戌宰臣馮道率百寮上表請御殿凡三上允之丁卯以中書令馮道充山陵使太常卿田敏充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充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充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充橋道使河東賊將張暉率前鋒自團柏谷入冦帝召羣臣議親征宰臣馮道等奏以劉崇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未有復振之理竊慮聲言自來以誤于我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衆命將禦冦深以爲便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斷無疑耳馮道等以帝銳于親征因固諍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刱業靡不親征朕何憚焉道曰陛下未可便學太宗帝又曰劉崇烏合之衆苟遇王師必如山壓卵耳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帝不悅而罷詔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闕下仍目之爲強人帝以趫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羣盜中故令所在招納有應命者卽貸其罪以禁衛處之至有朝行殺奪暮升軍籍讎人遇之不敢仰視帝意亦患之其後頗有不獲宥者）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原注不曰伐曲在周不可以大小爲言故用兩相攻爲文）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原敗之（原注與其不屈于周與其稱帝故書姓名）不追及于高平又敗之（東都事畧韓令坤磁州武安人也令坤少隸周太祖帳下世宗卽位爲殿前都虞候高平之戰以功領容州團練使世宗征太原以令坤爲都校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世宗伐淮甸命令坤等十二將率兵以從襲揚州將吏聞周師至開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悅從鎭鎭安又從世宗北征有功恭帝卽位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又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也始事周太祖得隸帳下累遷指揮使世宗征河東戰于高平守信以功遷親衛左第一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又從征關南俱有戰功自江州防禦使拜義成軍節度使　又慕容延釗字化龍太原人也父章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敢聞漢高祖之起也周太祖爲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世宗卽位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以功遷團練使拜壁州防禦使從世宗征淮南爲殿前都虞候與宋延渥大破其軍淮南平遷殿前副都指揮使淮南節度使從鎭鎭寧爲殿前副都點檢　又孫重贇磁州武安人也少以勇力隸周太祖帳下廣順初爲左班殿直從世宗戰于高平以功遷鐵騎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領虔州刺史　又馬仁瑀大名夏津人也少不好學與羣兒戲必爲行陳之狀自稱將軍日與之約鞭其後期者羣兒畏服及長善射周太祖鎭鄴仁瑀年十六因求見帳下太祖爾置左右廣順初補內殿直世宗卽位會太原劉崇入寇世宗親征至高平周師不利諸將引退仁瑀曰主辱臣死遂躍馬以進大軍乘之崇敗績擢仁瑀爲弓箭控鶴直指揮使又從征淮南以功遷內殿直都虞候又從平三關　又荆罕儒冀州信都人也少爲盜晉天福中詣范陽事燕王趙延壽延壽從耶律德光入京師以罕儒爲密州刺史高平之

（戰周世宗旣戮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乃擇驍勇士爲將以爲招收都指揮使以功擢至團練使　五代史補世宗之征河東也駐蹕於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時帥多持兩端而王師不利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衄世宗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閑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于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衄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無他誠欲將寡人作物貨賣與劉崇爾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則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曲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行刑壯士擒出皆斬之於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賞自行伍拔於軍廂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騎數千及覩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師易與爾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本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爲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切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陣也三軍皆賈勇無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

殺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患諸將之難制也久矣思欲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如此哉　五代史纂誤今按劉昱世家止云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戌戰于高平而已）丁酉幸潞州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聞見近錄次高平遇崇接戰世宗據高原下觀兵陣方接東北角奔西北角次之王師敗績明日按軍不戰置酒軍中酒行牽奔將七十二人斬纛下卽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實預補中明日再戰軍士不用命者太祖刃其笠以識之戰罷識者皆斬之軍聲于是大振崇走遂圍太原）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五代史三月丁丑潞州奏河東劉崇入寇兵馬監押穆令均部下兵士爲賊軍所襲官軍不利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領兵自磁州固鎮路赴潞州以澶州節度使郭崇副之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以陝府節度使韓通爲副命宣徽使向訓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

使何徽淸州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等領兵先赴澤州辛巳制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諸貶降責授官量與升陟敘用應配流徒役人並放逐便諸道州府所欠去年夏秋租稅並放內外見任前文武職官並與加恩父母在者並與恩澤亡沒者與封贈其母妻未敘者特與敘封云前涇州節度使史匡懿卒癸未詔以劉崇入寇車駕取今月十一日親征甲申以樞密使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車駕發京師壬辰至澤州癸巳王師與河東劉崇契丹楊袞大戰于高平賊軍敗績初車駕行次河陽聞劉崇自潞而南卽倍程而進是月十八日至澤州旣晡帝御戎服覩兵于東北郊距州十五里夜宿于村舍十九日前鋒與賊軍相遇賊陣于高平縣南之高原有賊中來者云劉崇自將騎三萬並契丹萬餘騎嚴陣以待官軍帝促兵以擊之崇東西列陣頗亦嚴整乃令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重進滑州節度使白重贊將左居陣之西廂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將右居陣之東廂宣徽使向訓鄭州防禦使史彥超以精騎當其中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以禁兵衛蹕帝介馬觀戰兩軍交鋒未幾樊愛能何徽望賊而遁東廂

騎軍亂步軍解甲投賊帝乃自率親騎臨陣督戰今上馳騎于陣前先犯其鋒戰士皆奮命爭先賊軍大敗日暮賊萬餘人阻澗而陣會劉詞領兵至與大軍追之賊軍又潰臨陣斬賊大將張暉及僞樞密使王廷嗣諸將分兵追襲殭尸棄甲塡滿山谷初夜官軍至高平降賊軍數千人所獲輜重兵器駝馬僞乘輿器服等不可勝紀其夕殺降軍二千餘人我軍之降敵者亦皆就戮初兩軍之未整也風自東北起不便于我及與賊軍相遇風勢陡迴人情相悅戰之前夕有大星如日流行數丈墜于賊營之上及戰北人望見官軍之上有雲氣如龍虎之狀則天之助順亶其然乎是日危急之勢頃刻莫保賴帝英武果敢親臨冠敵不然則社稷幾若綴旒矣是夕帝宿于野次甲午次高平縣詔賜河東降軍二千餘人各絹二匹并給其衣裘鄉兵各給絹一匹放還本部是日大雨戊戌車駕至潞州河南府上言前靑州節度使常思卒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婺州節度使樊愛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壽州節度使何徽等并諸將校七十餘人並伏誅高平之役兩軍旣成列賊騎來挑戰愛能望風而退何徽以徒兵陣于後爲奔騎所突卽時潰亂二將南走帝遣近臣宣諭止遏莫肯從命皆揚

（言曰官軍大敗餘衆已解甲矣至暮以官軍克捷方稍稍而迴帝至潞州緣其奔遁者自軍使以上及監押使臣並斬之由是驕將惰兵無不知懼帝以何徽有平陽守禦之功欲貸其罪竟不可與愛能俱殺之皆給槥車歸葬庚子以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爲許州節度使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滑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武信軍節度使職並如故以滑州節度使白重贇爲鄭州節度使以鄭州防禦使史彥超爲華州節度使賁高平之功也以晉州節度使藥元福爲同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揚廷璋爲晉州節度使以同州節度使張鐸爲彰義軍節度使以客省使吳延祚爲宣徽北院使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千爲蔡州防禦使以龍捷右廂都指揮使田中爲密州防禦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順爲登州防禦使以龍捷左第二軍都指揮使孫延進爲鄭州防禦使以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爲澤州防禦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李繼勳爲殿前都虞候以殿前都虞候韓令坤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以鐵騎第一軍都指揮使趙宏殷爲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以散員都指揮使慕容延釗爲虎捷左廂都指揮使以控鶴第一軍都指揮使趙鼎爲虎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遥授團練使其餘改轉有差壬寅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爲行營副部署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行營兵馬都監以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爲行營都虞候以華州節度使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領步騎二萬進討河東詔河東節度使王彥超陝府節度使韓通率兵自陰地關討賊以河陽節度使劉詞爲隨駕都部署以鄜州節度使白從贊爲隨駕副部署　冊府元龜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戊申命河陽節度使劉詞押步騎三千赴維州皆樊愛能何徽之部兵也上以既誅其諸將不欲加罪於衆乃遣詞押領分屯於維州　東都事畧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邱人也父存審後唐宣武軍節度使五代史有傳彥卿年十三能騎射事莊宗於太原以其謹厚令出入臥內莊宗滅梁以爲散員指揮使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殺十餘人莊宗崩彥卿慟哭而去天成中以吉州刺史討王都于定州攻慶州刺史晉天福初拜同州節度使出帝時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契丹入寇彥卿拒戰于澶州虜騎數萬圍高行周於鐵邱諸將相顧無敢當其鋒彥卿引數騎力戰虜解去行周頓以免移鎮許州封祁國公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畧北鄙遇契丹主圍之於陽城衆十餘萬諸將無鬬志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與之力戰諸將然之彥卿大敗其衆契丹主乘橐駝而遁車帳兵械悉爲彥卿所獲改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契丹滅晉彥卿遂歸於契丹契丹主以陽城之敗詰責彥卿對曰臣事晉不敢愛死今日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徐宋多盜契丹主遣彥卿歸鎮漢高祖入汴彥卿來朝改鎮兖州加侍中兼中書令封魏國公拜太保移鎮青州周太祖封彥卿爲淮陽王鎮鄆州徙鎮天雄進封衛王世宗時拜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即位加太尉）

夏四月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嵩陵（原注在鄭州新鄭縣）汾州防禦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取石沁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皐叛于漢來附（五代史夏四月乙巳太祖靈駕發東京乙卯葬于嵩陵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奏僞汾州防禦使董希顏以城歸順丙辰僞遼州刺史張漢超以城歸順丁巳幸栢谷寺遣右僕射平章事判三司李穀赴河東城下計度軍儲詔河東城下諸將招撫戶口禁止侵掠只令徵納當年租稅及募民入粟五百斛草五百圍者賜出身千斛千圍者授州縣官辛酉符彥卿奏嵐憲二州歸順壬戌制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王彥超奏收下石州獲僞刺史安彥進癸亥僞沁州刺史李廷誨以城歸順甲子皇妹壽安公主張氏進封晉國長公主乙丑東京奏太師中書令馮道薨丙寅太祖皇帝神主祔于太廟庚午曲赦潞州見禁罪人除死罪外並釋放是日車駕發潞州親征劉崇癸酉忻州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皐及契丹大軍揚努瑚以城歸順詔授李勍忻州刺史　五代會要四月追封故中書令馮道爲瀛王）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五代史纂誤今按劉旻世家云旻遣王得中送揚袞歸契丹至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今本紀止書鄭處謙叛漢而來附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契

丹救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畧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五代史五月乙亥以尚書右丞邊歸讜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以尚書戶部侍郎陶穀守本官充翰林學士丙子車駕至太原城下是日僞代州防禦使鄭處謙以城歸順丁丑觀兵于太原城下帝親自慰勉錫賚有差升代州爲節鎮以靜塞軍爲額以鄭處謙爲節度使戊寅斬僞命石州刺史安彥進于太原城下以其拒王師也庚辰以前忠武軍節度使郭從義爲天平軍節度使遣符彥卿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等率步騎萬餘赴忻州是夜大風發屋拔樹壬午以宰臣李穀判太原行府事辛丑升府州爲節鎮以永安軍爲軍額以本州防禦使折德扆爲節度使）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嵩陵（五代會要周世宗顯德元年六月車駕征太原回親拜嵩陵望陵號慟至陵所俯伏哀泣感於左右再拜訖祭奠而退賜奉陵將吏及近郊人戶帛有差）庚午至自太原（五代史六月癸卯朔詔班師車駕發離太原時大集兵賦及徵山東懷孟澗陝丁夫數萬急攻其城旦夕之間期于必取會大雨時行軍士勞苦復以忻口之師不振帝遂決旋師之意指麾之間頗傷忽遽部伍紛亂無復嚴整不逞之徒訛言相恐隨軍資用頗有遺失者賊城之下糧草數十萬悉焚棄之乙巳車駕至潞州癸卯帝發潞州乙丑幸新鄭縣丙寅帝親拜嵩陵祭奠而退賜守陵將吏及近陵戶帛有差庚午帝至自河東）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景範淄州長山人世宗之北征也命爲東京副留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之艱于國用乃以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範爲人厚重剛正無所屈撓然理繁治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優詔贈侍中官爲立碑焉

冊府元龜世宗即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極思平泰階出一令慮下民之未從行一事懼上穹之罔祐晨興夕惕終歲于茲雖禮讓漸聞興行而風雨未之咸若豈刑政之斯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繇是進用良臣輔宜元化雖朕志先定亦與情具瞻爰擇佳辰誕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景範昔佐先帝每罄嘉謨逮事眇躬愈傾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爲君子之儒一昨戎輅親征皇都是守贊勳賢于留府副徵發于行營軍政所需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革宣室圖功思先朝欲用之言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參大政仍掌利權爾其明聽朕之言往敷洪化予欲垂象而清品彙爾則順天道以序彝倫予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章而恢廟畧天人之際懸合軍民之事罔渝則國相之尊非爾孰處邦計之重惟材是藏勉思倜儻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竚聞成績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景範碑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贈侍中景公神道碑銘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緋魚袋臣扈載奉勅撰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勅書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蒼龍祝融能辨方域以制區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禮樂以和人神三政嗣興圖史稱盛彌綸輔翊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絢績功業垂其訓聚而爲墳典形其美流而爲歌頌陋篆籀之質畧我則潤之以　之淪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　皇朝元佐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殲奪之令制贈侍中遣使賵奠飾終之典闕孔悝彝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矜於名氏誠未顯於邦家與夫輝焯帝恩導揚休闕綸旨直而叙之用丕顯我　大君之命臣　聞景氏之先出於芊姓從楚王於夢澤差　侍臣畫漢　于雲臺丹推名將濟美垂闕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爲川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遯絕世高臥於是者足以闕故公之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寘大王父聞皆貞晦不仕介亨天爵而闕聿登相位而中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欽天下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者闕是以公輔之位必由搢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則賢哲之闕於高密郡秩滿而　授范縣令大鵬之翼鍛北溟以未舒蟄雷之聲殷南山而不起闕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故公之佐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

也闕而從之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粵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起闕我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郡初筵既開得賢斯盛於是闕龍飛在天躬載曜靈至於胥極皇業肇建制以公爲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夫闕推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久制大命日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闕公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充職今皇帝嗣位之始登用舊臣而并人乘我大喪擁衆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以振帝威黃鉞白旄殪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言旋大殺既已平九服又已定闕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六府肇脩兵賦尤大邦之調用闕大運逢時洪鈞在手資忠孝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而盡瘁之勞因成恙疾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闕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飛屢絕哀與性盡臥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闕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謇謇焉無所忌耿介以自勁直以自闕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秉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儼信等闕子事終之禮佳城閉日長楸隻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長山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游舊鄉高山兮峩峩逝水兮驚波古而闕山有頹坂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獨遠猗歟公兮時用丕顯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建

魏仁浦爲樞密使

五代史秋七月癸酉朔前河西軍節度使申師厚責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師厚在凉州歲餘以所部艱食蓄精反覆奏乞入朝尋畱其子爲畱後不俟詔離任故責之乙亥天雄軍節度使衛王符彥卿進位守太傅改封魏王鄆州郭從義加兼中書令河陽劉詞移鎮永興軍加兼侍中潞州李筠加兼侍中河中王彥超移鎮許州加兼侍中許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李重進移鎮宋州加同平章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以武信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典軍如故同州藥元福移鎮陝州加檢校太尉鄜州白重贊移鎮河陽加檢校太尉陝州韓通移鎮曹州加檢校太傅帝即位之初覃慶于諸侯且賞從征之功也丙子以前禮部侍郎邊光範爲刑部侍郎權判開封府事丁丑以天下兵馬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加天下兵馬都元

帥襄州節度使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尉戊寅右散騎常侍張可復卒以前亳州防禦使李萬金爲鄜州畱後庚辰幸南莊辛巳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保融加守中書令夏州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保西京畱守武行德徐州王晏鄧州侯章並加兼中書令癸未湖南王進逵加兼中書令天德軍節度使郭勳邠州折從阮安州李洪義並加兼侍中以前華州節度使孫方諫爲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以前永興軍節度使王仁鎬爲河中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乙酉滄州李暉貝州王饒鎮州曹英並加兼侍中涇州張鐸相州王進延州袁義並加檢校太尉壬辰百寮上表請以九月二十四日誕聖日爲天清節從之癸巳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范質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以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三司李穀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王溥爲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樞密院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樞密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鄭仁誨加兼侍中靈武馮繼業定州孫行友邢州田景成並加檢校太傅晉州楊廷璋加檢校太保以太子詹事趙上交爲太子賓客乙未以樞密副使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使檢校太保丙申以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判館事劉溫叟爲禮部侍郎判館如故丁酉相州節度使王進卒八月壬寅朔以宣徽北院使吳延祚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充職以樞密院直學士尚書右丞邊歸讜爲尚書左丞充職甲辰幸南莊賜從臣射乙巳以吏部侍郎顏衎爲工部尚書致仕丙午同州節度使孫方諫卒己酉前澤州刺史李彥崇責授右司禦副率高平之役帝與賊軍相遇即令彥崇領兵守江猪嶺以遏冦之歸路彥崇初見王師已郤即時而退及劉崇兵敗果由茲嶺而遁故有是責壬子以金州防禦使王暉爲同州畱後癸丑以吳越國內外都指揮使吳延福爲寧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從錢俶之請也以太子少師宋彥筠爲太子太師致仕甲寅以兵部郎中兼太常博士尹拙爲國子祭酒丙辰皇姑故福慶長公主追封燕國大長公主李重進之母也丁巳以戶部郎中致仕景初爲太僕卿致仕宰臣範之父也己巳詔停華州鎮國軍依舊爲郡庚午以給事中劉悅康澄並爲右散騎常侍辛未以左散騎常侍裴巽爲御史中丞以御史中丞張煦爲兵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司徒詡爲吏部

（侍郎以左散騎常侍薛沖乂爲工部侍郎九月壬申朔以東京舊宅爲皇建禪院甲戌以武安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鄂州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丙戌右屯衛將軍薛訓除名流沙門島坐監雍邱倉縱吏卒掊斂也己亥以右僕射致仕韓昭允左僕射致仕楊凝式並爲太子太保以致仕太子太傅致仕李肅爲太子太師致仕辛丑斬宋州巡檢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于寧陵縣坐盜掠商船不捕獲也 五代會要七月進封衛王符彥卿爲魏王）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五代史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瓊賜死坐監納厚取耗餘也丙午以安州節度使李洪義爲青州節度使以貝州節度使王饒爲相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王晏爲西京留守以西京留守武行德爲徐州節度使戊申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韓令坤爲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李繼勳爲利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己酉太子太保致仕楊凝式卒詔安貝二州依舊爲防禦州其軍額並停壬子以今上爲永州防禦使依前殿前都虞候戊午監脩國史李穀等上言曰竊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創于累朝輔相經綸則時政記興于前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問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錄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于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脩日歷旋送史官以備纂脩及近朝此事皆廢史官雖憑百司報狀館司但取兩省制書此外雖有訪聞例非端的伏自先皇帝創開昌運及皇帝陛下纘嗣丕基其聖德武功神謀睿畧皆係萬幾宥密丹禁深嚴非外臣之所知豈庶僚之可訪此後欲望以諮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錄每當脩撰日歷即令封付史臣庶國事無漏畧之文職業免踈遺之咎從之因命樞密直學士起今後于樞密使處逐月抄錄事件送付史館己未供奉官郝光庭棄市坐在華縣巡檢日挾私斷殺平人也是日大閱帝親臨之帝自高平之役覩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卻至是命今上一概簡閱選武藝超絕者署爲殿前諸班因是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復命總戎者自龍捷虎捷以降一一選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諸軍士伍無不精當由是兵甲之盛近代無比且減冗食之費焉十一月戊寅以太子賓客石光贊爲兵部尚書致仕壬午鎮州節度使曹英卒乙酉以澶州節度使郭崇爲鎮州節度使乙未以荆南節度副使歸州刺史高保勛爲寧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充荆南節度行軍司馬戊戌詔宰臣李穀監築河隄先是鄆州界河決數州之地洪流爲患故命穀治之役丁夫六萬人三十日而罷十二月己酉太子太師侯益以本官致仕 五代會要周顯德元年河南奏汜水縣民家生紫芝數莖以進至三年潁州進白兔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陶穀進紫芝白兔頌 又周顯德元年十月監脩國史宰臣李穀奏令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院直學士皆輪脩日歷旋送史館以備纂脩降及近朝此事皆廢今後欲望以諮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錄每當脩撰日歷即奏封送史臣從之因命樞密院直學士起今後於樞密使處逐月抄錄事件送付史館 又十月上謂侍臣曰侍衛兵士累朝已來老少相半强懦不分蓋何人情不能選練今春朕在高平與劉崇及蕃軍相遇臨敵有指使不前者苟非朕親當堅陣幾至喪敗況百戶農夫未能贍一甲士且兵在精不在衆宜令一一點選精銳者升在上軍怯懦者任從安便庶斯可用又不虛費先是上拔于高平親其退縮慨然有徵革之意又以驍勇之士多爲外諸侯所占于是召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爲阻進于闕下躬親試閱選武藝超絕及有身手者分署爲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 五代春秋甲寅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帝即位晉人及契丹寇潞州三月乙酉帝北征次澤州癸巳及晉人契丹戰于高平晉人契丹敗績丙戌次潞州誅樊愛能何徽四月葬高祖皇帝于嵩陵馮道薨五月丙子帝次太原城下師圍太原不克庚午帝至自太原 文獻通考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于高平謀肅軍政初循衛之士累朝相習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柰何朘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蕃鎮所蓄詔）

（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又周顯德元年詔築壇北郊以孟冬祭司寒其藏冰開冰之祭俟冰室成即行之　梁溪漫志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密院置內庭日歷）

二年（原注五代亂世以嗣君即位者五而改元不依古者四梁末帝晉出帝即位踰年宜改元而不改又明年然後改漢隱帝周世宗皆仍稱先帝年號終其世不改而本紀無譏者但書其實自見其失也　玉海律曆又有踰年而不改元者梁末帝追承乾化晉少帝襲天福至九年孟昶仍父元明德漢高祖追用晉天福隱帝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春（五代史顯德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帝不受朝賀辛卯詔在朝文班各舉堪爲令錄者一人雖姻族近親亦無妨嫌授官之日各署舉主姓名若在官貪濁不任懦弱不理並量事狀重輕連坐舉主乙未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莊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二分五周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諸州應有陷蕃人戶自蕃界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來者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來者交還一半十五周年來者三分交還一分十五周年外來者不在交還之限　五代會要周顯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御札一應在朝文資官翰林學士兩省內有曾歷藩郡兵職州縣官者宜各舉堪爲令錄者一人務在強明清慎公平勤恪其中有已曾任令錄亦許稱舉並當擢用不拘選限資序雖姻族近親亦無妨嫌祇須舉狀內具言除官之日仍具舉主姓名若在官貪濁不公懦弱不治職業廢缺處斷乖違並量事狀輕重連坐仍令御史臺催促本官旋具奏聞限兩月舉狀齊足如出使在外者候迴日准此指揮）二月御札求直言（五代史二月戊申遣使赴西京賜太子太師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彥筠等茶藥錢帛各有差仍降詔存問壬戌詔曰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雖堯舜禹湯之上聖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猶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藥何況後人之不逮哉朕承先帝之靈居至尊之位涉道猶淺經事未深常懼昏蒙不克負荷自臨宸極已過周星至于刑政取捨之間國家措置之事豈能盡是

須有未周朕猶自知人豈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過失食祿者曾無一言論時政之是非豈朕之寡昧不足與言耶豈人之循默未肯盡心耶豈左右前後有所畏忌耶豈高卑之跡近自生間別耶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祿小言受小祿又云官箴王闕則是士大夫之有言祿位無不言之人然則爲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言此朕之過也得不求骨鯁之辭詢正直之議共申裨益庶洽治平朕于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採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量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應內外文武臣寮今後或有所見所聞並許上章論諫若朕躬之有闕失得以盡言時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隱方求名實豈尚虛華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書其事辭有謬誤者固當捨短言涉傷忤者必與畱中所冀盡情免至多慮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舉職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舉之可也勿務因循漸成訛謬臣寮有出使在外迴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聞官吏之優劣當具敷奏以廣聽聞班行職位之中遷除改轉之際即當考陳力之輕重較言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當議甄升臨事蓄縮者須期抑退翰林學士兩省官職居侍從乃論思諫諍之司御史臺官任處憲綱是擊搏糾彈之地論其職分尤異羣臣如逐任官內所獻替啟發彈舉者至月限滿合遷轉時宜令中書門下先奏取進止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爲靜安軍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東胡盧河爲壘先是貝冀之境密邇戎疆居常敵騎涉河而南馳突往來洞無阻礙北鄙之地民不安居帝乃按圖定策遣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他徒築壘于李晏口以兵戍守功未畢契丹衆尋至超等擊退之及壘成頗扼要害自是敵騎雖至不敢涉河邊民稍得耕牧焉壬辰尚書禮部貢院進新及第進士李覃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文等詔曰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已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曮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閭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徽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于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示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

（令所司別具條理以聞　五代會要顯德二年三月勅禮部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李覃嚴說何儼武允成王汾閻邱舜卿楊徽之任惟吉趙鄰幾周度張慎徵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文等國家設貢舉之司求俊茂之士務詢文行以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貢舉人試令看詳果見紕繆須至去畱其李覃何儼楊徽之趙鄰幾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王汾閻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徵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斥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於選士頻屬因循據其過尤宜令譴諭尚示寬恕特與矜容劉溫叟放罪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據條理聞奏　又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准勅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勅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夏（五代史夏四月庚戌以內客省使李彥頵為延州畱後辛亥詔應自外新除御史未經朝謝行過州府不得受館驛供給及所在公禮乙卯詔於京城四面別築羅城期以來春興役戊午以翰林學士給事中竇儀為禮部侍郎依前充職以禮部侍郎劉溫叟為太子詹事癸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楊昭儉為御史中丞是月詔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帝親覽之　又二年四月三日勅起今後應有自外新除御史未經朝謝者經過州府不得受館驛供給及所在公禮時有庚元扆居秦雍間拜殿中侍御史遽入秦州驛受軍州禮上知之故有是勅）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東都事畧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也始名訓避周恭帝名改焉嘗以策干漢高祖高祖不用客于周太祖及太祖即位授宮院使屢破太原軍會慕容彥超反以拱為都監賊平為陝州巡檢改知陝州權知延州召拜左神武大將軍世宗親征劉崇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自晉以來秦成階三州入于蜀蜀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有將帥材令欲取秦鳳非拱不可世宗遂命拱討之復取四州世宗征淮以拱權東京畱守徙鎮淮南為沿江招討使周師久駐維揚圍壽春經年未下拱言於世宗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以攻壽春世宗許之拱遣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師行有負擕糧以送者至壽春李重進合衆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監敗淮軍二千于黃耆砦世宗幸壽州以拱為武寧軍節度使以克壽州功加同平章事徙鎮歸德淮南又徙山南東道　冊府元龜周向訓顯德中為淮南節度使先是王師久駐維揚都將趙晁白延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命競以子女玉帛至有劫人之父夫彊取人之妻子者由是人情大懼及訓到鎮戮其不奉法者數人方稍整肅　洛陽搢紳舊聞記向中令諱拱國史有傳今記者備其遺闕焉中令倜儻多權譎勇果剛斷眞英雄士也少善射十中其八九焉生於汾州從父徙居於潞年二十許膽氣不羣重然諾輕財慕義好任俠借交亡命靡所不為嘗與潞民之妻有私後半載向謂所私之婦曰何日來不見爾夫何也婦笑曰以我與爾私常磨匕首欲殺我懼爾未得其便會爾久不及我家與鄰人之子謀許錢數十千召人殺之鄰家之子曰若我殺之汝肯嫁我乎念夫常欲殺已恨無逃避之路會夫醉臥城外鄰家子潛殺夫而埋之懼為人覺且潛遁矣向曰鄰家子今安在婦人曰在某所向密尋而殺之迴責所私婦人曰爾與人私而害其夫不義也爾夫死蓋因我我不可恐遂殺其婦人擲首級於街市且自言曰向某殺此婦人徐徐掉臂而去警巡者義之且憚其勇力不敢追捕因亡命會赦方歸父憂之形於顏色父長老有節行與故中執憲滕公善滕時尚布衣因請計於滕曰用何術免此子破吾家滕曰敢撩虎鬚以速禍向父曰某之子雖如此觀其性亦易曉爾四年前有一儒生五十餘魁岸落魄貧踞坐於某之門側吾之子自外而歸熟視儒生生弗之顧吾之子尋郤出詬責儒生生但坐而不動徐而言曰爾何等類敢慢罵若是然幸吾被儒服屨儒行若二十年前未識書時爾蠢紛矣因起攝衣示吾子雙手曰見此乎觀其筋力粗壯很偯人也又曰放汝放汝吾子聞之欣然曰眞大丈夫也我本謂庸儒敢箕踞傲睨若是遂容易辱罵欲拳毆之及聞儒者言見儒者志因謝曰某知過矣遂延入命酒飲儒生漸見某之子器局辭色實當時俠少也尤禮接某之子某之子亦折節設拜而去由是觀之乃易曉爾父歸謂中令曰滕秀才實名士闔郡垂之我見汝為作恐陷羅網何不往候之中令夜乘月叩滕扉延入中令曰昨父教某令候謁秀才滕與語應答皆有理落落一奇士爾何受污於兇暴之黨賊滕因謂中令曰未識吾子潞之中外一辭以盜蹠待之令覩君才貌貴人爾幸自

愛無與非類同遊處徵引古人之未遇爲賊爲盜一旦折節垂千古名若周處輩中令聞之不覺前席爲語竟中令曰自此願叔事秀才從前所爲悉改矣歸拜其父曰某雖父母生我今聞滕秀才敎我是滕秀才活我命矣具以叔事滕秀才之語告其父父聞之大喜自是舊日豪俠徒侶甘言謝絕之多造請於滕不數年潞之識者皆曰此向家千里驛爾出入衣冠類儒者容止閑雅不接非類聞有德行道藝者多就訪之無何父殁服除辭潞之親戚有四方之志焉累謁侯伯皆曰尋常人輒去之事侯盍未半載又辭去聞漢祖開霸府欲往依之會歲饑途多盜賊由石會關欲入河東時有常侍中右職郭動爲石會關鎮遏使兼主關市郭知書有識鑒向謁之留之月餘且曰今盜賊滿路公引一小僮策兩驢觀君鮮衣美儀貌不類貧約者此去異途非利往矣兼近聞有一火賊去鎮五七里時嘗習弓弩過客無全者更候浹旬間有伴侶三二十人某亦集鎮丁壯送君出關路向志不可留且曰不勞人送鎮將郭動觀其不可留曰善自爲謀向遂行不三十餘里遇羣盜數十人於路側射弓向直詣賊所偏揖之因自陳姓名某從職軍將失主無託今往河東欲投事一僮兩驢隨身衣褁一兩

貫盤纏外更無財物近知前程去者皆遭劫剝幸諸君周旋勞三五人送過前程內一人長鬚大面壯捷魁偉笑顧同輩曰觀此人要我等送何也中有一人曰彼有弓箭試請伊射弓如何長鬚謂中令曰兄弟方賭射取弓箭射一兩頭向謙讓久之羣盜堅請之向若不得已取弓箭射兩頭凡箭皆出括可半寸許羣盜驚歎留坐與語且曰僕射如此且住三兩日否容弟兄輩管領向許之却迴至關郭動訝之謂不敢前進向告之故明日迄暮盜魁果令人來請向向隨之離鎮可六七里於墓林之側設席具饌器物皆自金方燃薪熾炭封牛烹煮之既坐以酒勸向向曰素不飲酒盜魁亦然之食訖命取送路來須與一盜齋銀一鋌牽一馬至素鞍勒全盜魁曰僕射無馬聊代步爾銀到河東充茶湯之費向皆納之得結盟而退盜魁指揮小偷十人送至前程謂向曰此皆驅使者有不如意即痛撻之向明日遂行既至晉陽漢祖位望隆重姓名無由通達時周祖尚爲隨使孔目官漢祖託之心腹門戶已炎炎矣伺周祖晩歸於路隅趨出手執狀自稱姓名遂拜周祖顧視久之及歸召而問之具以所求之意對且曰某四海無徒願在左右周祖曰某見在大王門下豈敢奉留向發言慷慨誠

至堅確周祖憫之每日候周祖歸趨拜如前一日周祖召之入宅徐曰嫌奉勞日日路左相拜恐大王探知將謂某招人彼此不穩便既僕射在客不如來某下處且相伴向再三致謝自此移在周祖宅內周祖歸與同食向對之禮甚恭周祖大器重之劉高祖擧兵南向墨制援周祖樞密副使向於周祖始盡服事之禮焉漢祖有天下周祖爲樞密使周祖補中令爲內典客周祖之入關平三叛岐蒲雍也中令皆從行奇計密謀大有禪益師旅周祖留守鄴都帶樞密使步騎且衆戎政鞅掌百倍常時多與中令參決焉高祖事無大小盡以付之及漢少主密計欲圖周祖周祖既覺三軍推戴擁兵向闕至於受禪中令之力爲多當世宗時下秦鳳戰高平戮馬步都校何徽樊愛能已降數百人皆中令之功也由是世宗兵威大振南北廓地所向無前矣盡淮南朔南霸上之境皆爲內地歷南院宣徽使仗節鉞於方面西京留守官至中書令歸全手足於京師第令名終始動業顯赫近朝侯王一人而已在洛陽委政事於賓席種竹藝樹縱妓樂恣遊適以自晦不積財帛去世未十稔子弟有凍餒者好賢重士待人豁然無疑忌心不枉刑不擾民大有功於世終身未嘗自伐皆古之侯王所難

之事諫議大夫滕公諱中正上黨人博通經史謹厚寡言五常百行無所虧鈌長於時務清儉率下風規肅然有古人風不苟進取守命俟時而已會向中令遐周祖既而思曩昔之事日若非滕公吾爲伏劵輩所污死矣今日立身榮貴泰滕公之力也使人延請奏於周祖由是向中令屢立方面大勳滕公爲賓佐悉從行向中令以功名終始者滕公之助也向居守洛陽爲府判官向令移鎮安陸滕公授倉部員外郎後遷大諫議執憲綱久之壽終於洛陽私第余在洛陽布衣時滕公爲府判官已受滕公知爲江南轉運使棠滕公舉目觀中令之美耳聞滕公之說甚詳故書俟他日取中令傳校之傳之詳者去之傳之畧者存之冀有補於太史氏而已

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東都事畧王景萊州人也少爲盜梁大將王檀鎮滑臺以景隸麾下莊宗入汴景挺身來降仕唐至奉國都虞侯清泰末從張敬達圍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授相州刺史遷耀州團練使契丹入寇景與高行周破之于戚城累遷至橫海軍節度使契丹犯京師用其黨爲帥以伐景景還至常山聞契丹主耶律德光死即間道歸漢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周太祖與景有舊及即位加侍

（中為護國軍節度使移鎮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兼中書令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討蜀大破蜀軍于上邽遂降秦州逾年從鎮秦州恭帝即位封涼國公初景之奔晉也妻坐誅晉高祖問所欲對曰臣昔為卒過官妓侯小師家意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為妻足矣後封楚國夫人）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五代史五月辛未回鶻遣使貢方物鳳翔節度使王景上言奉詔攻收秦鳳二州已于今月一日領軍由大散關路進軍夾先是晉末契丹入晉秦州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秦鳳人戶怨蜀之苛政相次詣闕乞舉兵收復舊地乃詔景與宣徽南院向訓率師以赴焉甲戌詔曰釋氏貞宗聖人妙道助世勸善其利甚優前代以來累有條貫近年已降頗紊規繩近覽諸州奏聞繼有緇徒犯法蓋無科禁遂至尤違私度僧尼日增猥雜剏脩寺院漸至繁多鄉村之中其弊轉甚漏網背軍之輩苟剃削以逃刑行奸為盜之徒託住持而隱惡將隆教法須辨否臧宜舉舊章用革前弊諸道州府縣鎮村坊應有勑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勑額者並仰停廢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並騰併于合留寺院內安置天下諸縣城郭內若無勑額寺院祇于合停廢寺院內選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院僧尼各留一所若無尼住祇留僧寺院一所諸軍鎮坊郭及二百戶已上者亦依諸縣例指揮如邊遠州郡無勑額寺院處于停廢寺院內僧尼各留兩所今後並不得剏造寺院蘭若王公戚里諸道節刺已下今後不得奏請剏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男子女子如有志願出家者並取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許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經文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參軍本判官試驗經文其未剃頭間須留髮髻如有私剃頭者卻勒還俗其本師主決重杖勒還俗仍配役三年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各處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大名府等三處祇委本判官錄事參軍引試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師主臨壇三綱知事僧尼並同私剃頭例科罪應合剃頭受戒人等逐處聞奏候勑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應男女有父母祖父母在別無兒息侍養不聽出家曾有罪犯遭官司刑責之人及棄背父母逃亡奴婢姦人細作惡

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負罪潛竄人等並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輒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鄰房同住僧並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僧尼俗士自前多有捨身燒臂鍊指釘截手足帶鈴掛燈諸般毀壞身體試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稱變現還魂坐化聖水聖燈妖幻之類皆是聚眾眩惑流俗今後一切止絕如有此色人仰所在嚴斷遞配邊遠仍勒歸俗其所犯罪重者準格律處分每年造僧帳兩本其一本奏聞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後勒諸縣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數目申州州司攢帳至五月終已前文帳到京僧尼籍帳內無名者並勒還俗其巡禮行腳出入往來一切取便是歲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百三十六僧尼係籍者六萬一千二百人戊寅以刑部侍郎邊光範為戶部侍郎以前御史中丞裴巽為刑部侍郎己卯刑部員外郎陳渥賜死坐檢齊州臨邑縣民田失實也渥為人清苦臨事有守以微累而當極刑時論惜之戊子以沙州留後曹元忠為沙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禮部侍郎竇儀奏請廢童子明經二科及條貫考試次第從之六月己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充西南面行營都虞候丙辰以亳州防禦使陳思讓為邢州留後庚申詔兩京及諸道州府不得奏薦留守判官兩使判官少尹防禦團練軍事判官如有隨幕已曾任此職者聽奏防禦團練刺史州名置推官一員辛酉廢景州為定遠軍癸亥以前延州節度使袁義為滄州節度使以前邢州節度使田景咸為鄧州節度使　五代會要周顯德二年五月六日勑條流僧尼畫一如後一諸道州府鎮村坊應有勑額者一切仍舊其無勑額者並仰停廢所有功德神像及僧尼與限一月騰併於逐處州軍縣鎮合留寺院內安置所有殿堂屋宇仰封鎮收管所有資財衣鉢斛斗孳畜什物並仰分付本主一天下諸縣城郭內若無勑額寺院只於停廢寺院內選功德屋宇最多者或寺或院僧尼各留一所若無尼處只留僧寺院一所其在軍鎮及偏鎮坊郭戶及二百戶以上者亦依諸縣例指揮如邊遠州郡無勑額寺院處於停廢寺院內僧尼各留兩所一兩京諸道州府除見留寺院外今後不限城郭村坊山林勝境古跡之地並不得創造寺院蘭若如有僧尼俗士輒違勑命者其主首及同勾當人並徒三年仍配役其僧尼勒還本族本州府錄事參軍本判官縣令佐並除名配流地分廂鎮職員所由當並嚴斷長

（吏奏請進止一王公戚里諸道節刺已上今後不得奏請剏造寺院及請開置戒壇如違仰御史臺彈奏 又勑兩京諸州府每年造僧帳兩本一本申奏一本申祠部逐年四月十五日後勒諸縣取索管界寺院僧尼數目申州司攢帳委錄事參軍本判官點檢至五月終已前文帳到京如出限不到及漏畧僧尼寺舍申奏問罪其本判官及錄事參軍州縣官典並等第科斷今後僧尼籍帳內無名者並勒還俗如有身死還俗逃亡者旋申報逐處州縣每年帳內開脫其餘巡禮行腳出入一切取便其年諸州供到僧帳見存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十六見在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又勑條流僧尼畫一如後一今後僧尼不得私剃頭應有人志願出家者並許父母祖父母處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候聽許得出家其師主須得本人家長聽許文字得容受男十五已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經文三百紙者方得經本州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經文合勑條者只仰聞奏其未剃頭間留髮髻如有私剃頭者卻勒還俗其本師主徒三年勒還俗役三年其本寺院三綱知事僧尼杖八十並勒還俗一僧尼不得私受戒只於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府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前項經業其大名府等三處戒壇只委本判官錄事參軍引試合勑條者分析聞奏如有私受戒者其本人本師主臨壇三綱知事僧尼並同私剃頭例科罪一如引試經業不精輒與剃頭受戒者本試官當行朝典一應合剃頭受戒人等仰逐處于天清節一月前具姓名鄉貫寺院年幾及所習經業申奏候勑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不得非時施行起今後如有僧尼剃頭受戒無祠部憑由者所由並還俗一應男子有父母祖父母在別無兒侍養不聽出家如違其本師主重行科斷一應會有犯遭官司刑責之人及棄背祖父母父母逃亡如奴婢姦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負罪潛竄人等並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輒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僧尼鄰房同住僧仰收捉禁勘申奏取裁其地方巡司官吏不能覺察者仰概申奏一自前多有逃避軍人投寺院出家在所僧徒不畏官方便與剃削起今後有向在軍門面帶瑕痕逃處寺院輒敢容受者其本人及師主三綱知事鄰房同住僧等仰密切收捉禁勘申奏地方官所由不能覺察重行科斷一應有僧尼衷私擬置院舍私與

人剃頭受戒及容賊盜惡逆徒黨姦細背軍之人輒拔剃者其僧俗中有能告官及地方分所由節級自收捉到者以本犯僧尼衣鉢資財充給優賞一應有僧尼俗士自前多有捨身燒臂煉指釘截手足帶鈴燃燈諸般毀壞肢體戲弄符篆左道妖惑之類今後一切止絕如此色人仰所在嚴斷遣配邊遠仍勒歸俗其所犯罪重者准格律處分所有容停寺院知事僧尼地方府鎮職員所由公然容縱者重行科斷一應有懷才抱器或武或文寄跡空門莫遂展志其中有願出仕宦者仰逐處長吏發遣赴闕少壯驍勇之人願在軍門者亦仰申奏必當量材錄用若僧尼中有情願歸俗者一切聽許所在不得攪擾 又顯德二年五月禮部侍郎知貢舉竇儀奏其童子科請依晉天福九年勑停罷任改就別科赴舉從之）秋（五代史秋七月丁卯朔以鳳翔節度使王景兼西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宣徽南院使鎮安軍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行營都監戊辰太子太傅魯國公和凝卒八月癸卯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等奏議減祠祭所用犧牲之數由是圜丘方澤及太廟卽用太牢餘皆以羊代之丁未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景範罷判三司加銀青光祿大夫依前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封開國伯以樞密院承旨張美權判三司辛亥詔今後應有病患老弱馬並送同州沙苑監衞州牧馬監就彼水草以盡飲啄之性庚子太子太師致仕趙暉卒乙丑詔曰今後諸處祠祭應有牲牢香幣饌料供具等仰委本司官吏躬親檢校務在精至[illegible]常博士[illegible]）九月丙寅朔頒銅禁（五代史九月丙寅朔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癸未以太子賓客趙上交爲吏部侍郎以吏部侍郎于德辰司徒詡並爲太子賓客乙酉詔文武百寮今後遇天清節依近臣例各賜衣服辛卯西南面招討使王景部送所獲西川軍校姜暉已下三百人至閤甲午潞州部送先擒到河東兵馬監押程支等二百人至閤詔所獲西川河東軍校已下並釋之各賜錢帛有差 五代會要顯德二年九月一日勑國家之利泉貨爲先近朝已來久絕鑄造至於私下不禁銷鎔歲月漸深奸弊尤甚今採銅興冶立監鑄錢數便公私宜行條制起今後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并寺觀內鐘磬鈸相輪火珠鈴鐸外其餘銅器一切禁斷應兩京諸道州府銅象器物諸色裝鉸所

（用銅限勅到五十日內並須毀廢送官其私下所納到銅據斤兩給付價錢如出限有隱藏及埋窖使用者一兩至一斤所犯人及知情人徒二年所由節級四隣杖七十捉事告事人賞錢十貫一斤至五斤所犯及知情人各徒三年所由節級四隣杖九十捉事告事人賞錢二十貫五斤已上不計多少所犯人處死知情人徒二年配役一年所由節級四隣杖一百捉事告事人賞錢三十貫其人戶若納到熟銅每斤官中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其銅鏡令官中鑄造於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收買於諸處興販其朝廷及諸州見管法物軍器官物舊用銅製造并裝飾者候經使用破壞即時收造仍今後不得更使銅內有合使銅者奏取進止　冊府元龜顯德二年九月己丑天清節帝御廣政殿文武百寮上壽　玉海周世宗顯德二年九月丙寅詔禁天下銅器始議官鑄錢毀天下銅佛以鑄　又晁氏志陶岳撰貨泉錄一卷記五代諸侯擅收錢幣之由）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五代史閏月壬子西南面招討使王景奏大破西川賊軍于黃花谷擒偽命都監王巒孫韜等一千五百餘人癸丑秦州偽命觀察判官趙玭以本城降詔以玭爲郢州刺史先是帝命以西師久次艱于糧運命今上乘驛赴軍前以觀攻戰之勢及迴具以事勢上奏帝甚悅至是果成功焉甲子秘書少監許遜責授蔡州別駕坐先假賓氏圖書隱而不還也）冬十月辛未取成州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五代史冬十月庚午召近臣射于苑中賜金器鞍馬有差辛未成州歸順癸酉以給事中王敏爲工部侍郎戊寅高麗國遣使朝貢丁亥右散騎常侍康澄責授環州別駕左司郎中史又元責授商州長史左驍衛大將軍元霸責授均州別駕右驍衛將軍林延禔責授登州長史澄等奏使浙中迴日以私便停畱逾時復命故有是責右諫議大夫李知損配流沙門島坐妄貢章疏斥蕭貴近及求使兩浙故也己丑前太常卿邊蔚卒是月始議南征　玉海後周紀顯德二年十月癸酉幸禮賓院）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五代史十一月乙未朔以宰臣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爲行營副部署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一十二將各

帶征行之號以從焉己亥諭淮南州縣詔曰朕自紹承基構統御寰瀛方當恭己臨朝誕修文德豈欲興兵動衆專耀武功顧茲昏亂之邦須舉弔伐之義蠢爾淮甸敢拒大邦因唐室之陵遲接黃冠之紛亂飛揚跋扈垂六十年盜據一方僭稱偽號幸數朝之多事與北境以交通厚啟戎心誘爲邊患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凶慝李金全之據安陸李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攻侵高密殺掠吏民迫奪閩越之封疆塗炭湘潭之士庶以至我朝啟運東魯不庭發兵而應接叛臣觀釁而憑陵徐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尚示包荒猶稽問罪邇後維揚一境連歲阻飢我國家念彼災荒大許羅易前後擒獲將士皆遣放還自來禁戢邊兵不令侵撓我無所負彼實多姦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結連并寇與我爲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今則推輸命將鳴鼓出師徵浙右之樓船下朗陵之戈甲東西合勢水陸齊攻吳孫晧之計窮自當歸命陳叔寶之數盡何處偷生應淮南將士軍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聞聲敎雖從偽俗應樂華風必須善擇安危早圖去就如能投戈獻款舉郡來降具牛酒以犒師納圭符而請命車服玉帛豈恡旌酬土地山河誠無愛惜刑賞之令信若丹青苟或執迷寧免後悔王師所至軍政甚明不犯秋毫有如時雨百姓父老各務安居剽擄焚燒必命禁止云高麗國王王昭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依前使持節元菟州都督大義軍使王如故辛亥以前滄州節度使李暉爲邠州節度使壬子潞州奏破河東賊軍于祠縣癸丑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奏收復鳳州獲偽命節度使王環乙卯曲赦秦鳳階成等州管內罪人自顯德二年十一月己卯前凡有罪犯無問輕重一切釋放丁巳前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卒己未邢州奏河東劉崇死壬戌淮南前軍都部署李穀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破淮南賊于來遠鎮）十二月丙戌鄭仁誨薨（五代史十二月丙寅以左金吾大將軍蓋萬爲右監門上將軍丁卯淄州奏前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卒庚午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守恩卒辛未安州奏盜殺防禦使張頴是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卒甲戌李穀奏破淮賊二千人于壽州城下丙子以左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依前權知開封府事永興軍奏節度使劉詞卒己卯李穀奏破淮賊千餘人于山口鎮丙戌樞密使鄭仁誨卒辛卯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王景差人部送所獲

（僞鳳翔節度使王環至闕詔釋仍賜鞍馬衣服尋授右驍衛上將軍是冬命起居郎文舉徵發租于宋州文舉本酷吏也宋民被其刑者數千寃號之聲聞于道路有悼耄之輩不勝其刑而死者數人物議以爲不允　五代春秋乙卯二年五月王景帥師伐蜀九月王景敗蜀師于黃花谷秦成階三州以地來歸十一月克鳳州景範薨晉王崇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玉海東京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周世宗廣而新之顯德二年四月展外城王朴主營度薛可高奐儉蓋萬康彥環之徒司工築舉宋滑曹鄭之民十餘萬城之農隙興板築東作則罷陶穀爲之頌三年彰信節度使韓通築　畫墁錄周世祖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以馬力盡處爲城也）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文獻通考晉太康平吳記二卷陳氏曰周吏部尚書張昭撰世宗將討江南昭采晉武平孫皓事迹爲書上之）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東都事畧李重進其先滄州人也周太祖之甥母卽福慶長公主晉天福中任爲殿直漢周之際累遷至武信軍節度使重進年長於世宗及太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卽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從征高平以功領忠武軍節度使及進討太原爲行營馬步軍都虞侯師還加同平章事改鎭歸德兼侍衛馬步軍指揮使世宗親征淮甸重進爲招討使功最多及克壽州加侍中又改鎭天平世宗北征駐蹕瓦橋關重進與諸將帥師而至時關南已平矣恭帝嗣位徙鎭淮南太祖建國加中書令移鎭青州始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心憚太祖太祖既卽位陰有叛逆之志及移鎭益疑懼太祖以鐵券賜之重進欲入朝爲左右所惑又自以周室近親也遂反遣人求援於李景景懼不納及問太祖命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延渥四將率禁兵討之削其官爵太祖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閒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朕當暫往慰撫之遂親征師次大儀頓石守信遣使言曰揚州破在旦夕願陛下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卽日拔之重進舉族自焚死方重進反時有二子在京皆爲宿衛太祖召而語之曰汝父何苦而反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諭之吾不殺汝也二子戰汗流浹而去重進方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具道太祖之言重進大駭士卒聞之遂皆有向背之意既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爲遂赴火始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往潞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來京師潛告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太祖召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久蓄反謀必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分吾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悉如太祖之策及不受鐵券亦如守珣所言云）甲寅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五代史顯德三年春正月乙未朔帝不受朝賀前司空蘇禹珪卒丁酉李穀奏破淮賊于上窰戊戌發丁夫十萬城京師羅城庚子詔取此月八日幸淮南殿中監馬從贇免所居官坐乾沒外孫女霍氏之貲產爲人所訟故也辛丑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東京留守以端明殿學士王朴爲副留守壬寅車駕發京師丁未李穀奏自壽州引軍退守正陽辛亥李重進奏大破淮賊于正陽斬首二萬餘級伏尸三十里臨陣斬賊大將劉彥貞生擒偏將咸師朗已下獲戎甲三十萬副馬五百匹先是李穀駐軍于壽春城下以攻其城既而淮南援軍大至乃與將佐謀曰賊軍舟棹將及正陽我師無水戰之備萬一橋梁不守則大軍隔絕矣不如全師退守正陽浮橋以俟鑾輅諸將皆以爲然遂燔其糧草而退軍迴之際無復嚴整公私之間頗多亡失淮北役夫亦有陷于賊境者帝聞之急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師赴之時淮賊乘李穀退軍之勢發戰棹數百艘泝淮而上且張斷橋之勢彥貞以大軍列陣而進李重進既至正陽聞淮軍在近率諸將渡橋而進與賊軍遇重進等合勢擊之一鼓而收之殺獲之外降者三千餘人皆爲我將趙晁所殺甲寅車駕至正陽以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命宰臣李穀判壽州行府事乙卯車駕渡淮丙辰至壽州城下營於州西北淝水之陽詔移正陽浮橋於下蔡庚申躍兵於城下壬戌今上奏破淮賊萬餘衆於渦口斬僞兵馬都監何延錫等獲戰船五十艘　春明退朝錄云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　淸異錄蘇司空禹珪薨百官致祭侍御史何澄撰版文曰滌奎丞閟沙府先成禮畢余問沙府之說曰自隧道至窆[illegible]之穴皆鋪沙以防

（陰雨泥滑名沙府唐人常引用之）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答壬午景使其臣鍾謨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五代史二月丙寅幸下蔡斬前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于路左坐橋道不謹也朗州節度使王進逵奏領兵入淮南界戊辰廬壽巡檢使司超奏破淮賊三千餘于盛唐獲都監僞吉州刺史高弼以獻詔釋之兵部尚書張昭奏準詔撰集兵法分爲十卷凡四十二門目之爲制旨兵法上之優詔褒美仍以器幣賜之壬申今上奏破淮賊萬五千人于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僞命江州節度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監姚鳳以獻甲戌江南國主李景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一函至滁州本州以聞書稱唐皇帝奉書于大周皇帝其畧云願陳兄事永奉鄰歡設或俯覽遠圖下交小國悉班卒乘俾乂蒼黔慶維犬之相聞奉瓊瑤以爲好必當歲陳山澤之利少助軍旅之須虔俟報章以聽高命道塗朝由禮幣夕行云書奏不答乙亥今上繫送所獲江南二將皇甫暉姚鳳至行在詔釋之壬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僞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等奉表來上叙願依大國稱臣納貢之意仍進金器千兩錦綺綾羅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茗藥物等又進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是日賜謨等錦綺綾羅二百匹銀器一百兩襲衣金帶鞍馬等丙戌侍衛馬軍指揮韓令坤奏收下揚州丁亥壽州城內左神衛軍使徐象等一十八人來奔庚寅朗州節度使王進逵上言領兵入鄂州界攻長山砦殺賊軍三千餘衆辛卯今上表僞命天長軍制置使耿謙以本軍降獲糧草二千餘萬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上言泰州降癸巳荆南上言朗州節度使王進逵爲部將潘叔嗣所殺遣人詣潭州請周行逢爲帥行逢至朗州斬叔嗣于市）三月庚子內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彥爲竹龍都部署

是月取光舒常州（原注書是月見取三州不同日五代史三月丙申行光州刺史何超奏光州僞命都監張承翰以城歸順尋授承翰集州刺史庚子文武百寮再上表請聽樂詔允之行舒州刺史郭令圖奏收下舒州江南國主李景表送先隔過朝廷兵七一百五十人至行在其軍即蜀軍也秦鳳之役爲王師所擒配隸諸軍及渡淮輒復南逸帝怒其奔竄盡戮之丙午江南國主李景遣其臣僞司空孫晟僞禮部尚書王崇質等奉表來上仍進金一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又進賞給將士茶絹金銀羅帛等庚戌兩浙奏遣大將率兵攻常州延州留後李彥頵奏蕃衆與部民爲亂尋與兵司都監閻綰掩殺獲其酋帥高閻兒等十人磔于市彥頵本賈人也貪而好利蕃漢之民怨其侵刻故至于是辛亥賜江南李景書曰頃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巢蔡喪亂之餘朱李戰爭之後中夏多故六紀于茲海縣瓜分英豪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連衡而交結四夷乘釁而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猥承先訓恭荷永圖德不迨于前王道不方于往古然而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且農戰交脩士卒樂用思欲報累朝之宿怨刷萬姓之包羞是以踐位已來懷安不暇破幽并之巨冠收秦鳳之全封兵不告疲民有餘力昨迴軍隴上問罪江于我實有辭咎將誰執朕親提金鼓躬渡淮淝上順天心下符人欲前鋒所向彼衆無遺棄甲僵屍動盈川谷收城徇地已過滁陽豈有落其爪牙折其羽翼潰其心腹扼其吭喉而不亡者哉早者泗州主將遞送到書一函尋又使人鍾謨李德明至齎所上表及貢奉衣服腰帶金銀器幣茶藥牛酒等今又使人孫晟等並到行朝觀其降身聽命引咎告窮所謂君子見機不俟終日苟非達識孰能若斯但以奮武興戎所以討不服悖信明義所以懷遠人五帝三王盛德大業恒用此道以正萬邦朕今躬統戎師龔行討伐告于郊廟社稷詢于將相公卿天誘其衷國無異論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眞同戲劇則何以光祖宗之烈厭士庶之心匪獨違天兼且咈衆但以淮南部內已定六州廬壽濠黃大軍悉集指期尅日拉朽焚枯其餘數城非足介意必若盡淮甸之土地爲大國之提封猶是遠圖豈同迷復如此則江南吏卒悉遣放還江北軍民並當留住免違物類之性俾安鄉土之情至于削去尊稱願輸臣禮非無故事實有前規蕭詧奉周不失附庸之道孫權事魏自同藩國之儀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事資眞慤辭匪枝游俟諸郡之悉來卽大軍之立罷質于天地信若丹青我無彼欺爾無我詐言盡于此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自玆絕竊以陽春在候庶務縈思願無廢于節宜更自期于愛重音塵非遠風壤猶殊翹想所深勞于夢寐又

賜其將佐書曰朕自類禡出師麾旄問罪絕長淮而電擊指建業以鷹揚旦夕之間克捷相繼至若兵與之所自發起之所來勝負之端倪戎甲之大第不勞盡諭必想具知近者金陵使人繼來行闕追悔前事委質大朝非無謝答之辭亦有罷軍之請但以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封疆苟失克復之期大萃朝野之望已與是役固不徒還必若自淮以南盡江爲界盡歸中國猶是遠圖所云願爲外臣乞比湖浙彼既服義朕豈忍人必當別議封崇待以殊禮凡爾將佐各盡乃心善爲國家之謀勉擇恒久之利初李景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闕使人面奏云本國主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歸于大朝帝志在盡取江北諸郡不允其請使人見王師急攻壽陽李德明奏曰願陛下寬臣數日之誅容臣自往江南取本國表盡獻江北之地帝許之乃令李德明王崇質齎此書以賜李景　東都事畧王審琦字仲寶河南人也漢乾祐初得隸周太祖帳下爲鐵騎指揮使世宗征劉崇以功領勤州刺史審琦沉毅善謀所至有政績世宗征淮以舒州堅壁不下以郭令圖爲刺史命審琦司超將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圖入復見逐於郡人審琦方進軍援黃州問令圖被逐乃選輕騎銜枚襲城夜敗

其衆而復納之遂以兵破紫金山世宗聞濠梁審琦先拔其水砦乃降及攻楚州審琦謂城陷淮人必遁因設伏以待之果如其言審琦仕周累遷至睦州防禦使

夏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

五代史夏四月甲子以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行營都部署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爲壽州城下水砦都部署己巳車駕發壽春衛淮而東辛未揚州奏江南大破兩浙軍于常州初兩浙錢俶承詔遣部將率兵攻常州爲江南大將陸孟俊所攻將佐陷沒者甚衆李景亦以表聞乙亥駐蹕于濠州城下丁丑揚州韓令坤破江南賊軍于州東境獲大將陸孟俊今上表大破江南軍于六合斬首五千級時李景乘常州之捷遣陸孟俊領兵迫泰州王師不守韓令坤欲棄揚州而迴帝怒急遣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帥親兵往援之又命今上領步騎二千人屯于六合俄而陸孟俊領其徒自海陵抵揚州令坤迎擊敗之生擒孟俊李景遣其弟齊王達率大衆由瓜步濟江距六合一舍而設柵居數日乃棄柵來迫官軍今上麾兵以擊之賊軍大敗餘衆赴江溺死者不可勝紀己卯韓令坤奏敗楚州賊將馬在貴萬餘衆于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權淮南節度使充沿江招討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充沿江副招討使丁亥車駕發濠州幸渦口己丑以前湖南節度使馬希崇爲左羽林統軍　稽神錄周顯德乙卯歲僞漣水軍使秦進崇脩城發一古冢棺槨皆腐得古錢破銅鏡數枚復得一錢中更有一餅黃質黑文成隸字云一雙青烏子飛來五兩頭借問船輕重寄信到揚州其明年周師代吳進崇死之

五月乙卯至自淮南

馬令南唐書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

赦京師囚

五代史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爲鎭淮軍戊戌車駕還京發渦口乙卯上至自淮南詔赦都下見禁罪人丁巳陳州節度使王令溫卒戊午以江南僞命東都副畱守工部侍郎馮延魯爲太府卿己未太子賓客于德辰卒辛酉詔天下公私織造布帛及諸色匹段幅尺斤兩並須依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僞犯者擒捉送官　五代會要顯德三年五月勅應天下今後公私織造到絹帛紬布綾羅錦綺及諸色疋帛其幅尺斤兩並須合向來制度不得輕弱假僞罔冒取價如有物色以上等限一百日內並須破貨了絕如限外敢有違犯織造貨賣者仰所在節級所由擒捉送官

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四

五代史六月甲子以鳳翔節度使王景爲泰州節度使兼西面沿邊都部署以宣徽南院使陝州節度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依前南院宣徽使加檢校太尉以曹州節度使韓通爲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亳州防禦使王全斌爲隴州防禦使遙領利州昭武軍兩使留後丙寅許州王彥超移鎭永興軍鄧州田景咸移鎭鄜州御史中丞楊昭儉知雜侍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糺並停任坐鞫獄失實也丁卯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陶穀爲兵部侍郎充翰林院學士承旨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扈載度支員外郎王著並本官充翰林學士以給事中高防爲右散騎常侍以前都官郎中知制誥薛居正爲左諫議大夫充昭文館學士判館事壬申曲赦淮南道諸州見禁罪人自今年六月十一日已前凡有違犯無輕重並不窮問先屬江南之時應有非理科徭無名配率一切停罷云戊寅以右衛上將軍扈彥琦爲太子太師致仕庚辰以西京留守王晏爲鳳翔節度使戊子升贍國軍爲濵州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壽州賊軍攻南砦王師不利先是詔步軍都指揮使李繼勳營于壽州之南攻賊壘是日賊軍出城來攻我軍破柵而入共攻

（城之具並爲賊所焚將士死者數百人李重進在東砦亦不能救時城堅未下師老于外加之暑毒糧運不繼李繼勳喪失之後軍無固志諸將議欲退軍頓今上自六合領兵歸闕過其城下因爲駐留旬日王師復振）秋七月皇后崩揚光舒滁州復入于唐（五代史秋七月辛卯朔以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周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丁酉以太子賓客盧價爲禮部尚書致仕以給事中李明爲大理卿庚子廬州行營都部署劉重進奏破淮賊千餘人于州界丁未濠州行營都部署武行德奏敗淮賊二千人于州界庚戌太子太保王仁裕卒辛亥皇后符氏薨淮南節度使向訓自揚州班師迴駐壽春時王師攻壽春經年未下江淮盜賊充斥舒蘄和泰等州復爲吳人所據故棄揚州併力于壽春焉）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韮（五代史八月壬戌河陽白重贊移鎮涇州張鐸移鎮河中甲子以前鄧州節度使侯章復爲鄧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軍節度使李繼勳爲河陽節度使乙丑太僕卿劇可久停任坐爲舉官累也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撰成新歷上之命曰顯德欽天歷上親爲製序仍付司天監行用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破淮賊于下蔡先是江南李景以王師猶在壽州遣其將林仁肇郭廷謂率水陸軍至下蔡欲奪浮梁以舟實薪芻乘風縱火永德禦之有頃風勢倒指賊衆稍卻因爲官軍所敗己卯工部侍部王敏停任坐薦子壻陳南金爲河陽記室也）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爲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五代史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尚書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以右羽林統軍焦繼勳爲左屯衛上將軍以左衛上將軍楊信爲右羽林統軍以左監門上將軍宋延渥爲右神武統軍　冊府元龜三年九月癸丑天清節賜文武臣寮衣有差宰臣率百官詣廣政殿上壽如儀）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五代史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癸亥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廬州行營副部署乙丑舒州刺史郭令圖責授號州教練使坐棄郡逃歸也丙寅詔曰諸司職員皆係奏補當執役之際悉藉公勤及今聽選之時尤資幹敏苟非慎擇漸至因循應諸司寺監今後收補役人並須人材俊利身言可採書札堪中自前行止委無訛監勒才司官送吏部引驗人材考校筆札其中選者連所試書跡及正身引過中書餘從前後格勅處分仍每年祗得一度奏補丁卯宣懿皇后神主入廟時有司請爲后立別廟禮也己巳詔彰河已北郡縣並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煉壬申以武平軍節度副使知潭州軍府事宇文瓊爲武清軍節度使知潭州軍府事癸酉淮南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于盛唐斬二千級太子賓客致仕薛仁謙卒丙子襄州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加守太師審琦鎮漢上十餘年至是來朝故以命寵之癸未右拾遺趙守微杖一百配沙門島守微本村民也形貌樸野粗學爲文前年徒步上書帝以急于取士授右拾遺聞者駭其事至是爲妻父所訟彰其醜行故逐之甲申宣授今上同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宣授內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彥爲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戊子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卒　玉海後周顯德三年十月立二稅限夏以六月秋以十月）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五代會要三年十一月詔廢天下淫祠仍禁擅興祠宇如有功績灼然合建置廟貌者奏聽勑裁）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原注書殺景臣而不書晟死蓋已深罪周殺忠臣則晟之死節自著　五代史十一月己丑朔詔廢天下無名祠廟庚子日南至帝不受朝賀以宣懿皇后遷祔日近也乙巳江南進奉使孫晟下獄死以江南進奉使鍾謨責授耀州司馬戊申放華山隱者陳摶歸山帝素聞摶有道術徵之赴闕月餘放還舊隱庚戌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奏敗濠州送糧軍二千人于下蔡奪米船十餘艘宰臣李穀以風痺請告十旬三人上表求解所任不允十二月己未朔以給事中張鑄爲光祿卿詐以官名與祖諱同尋改秘書監判光祿寺事辛酉以許州節度使韓通兼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壬戌以右領軍大將軍權判三司張美領三司使壬申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陳蔡宋亳潁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辛巳故襄邑令劉居方贈右補闕男學究出身獎廉吏也癸未詔兵部尚書張昭纂脩太祖實錄及梁均王唐清泰帝兩朝實錄又詔曰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館諸處求訪補填如有收得書籍之家並許進書人據部帙多少等第各與恩澤如是卷帙少者量給資帛如

（館內已有之書不在進納之限仍委中書門下於朝官內選差三十人據見在書籍各求眞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課申報中書門下　戊子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奏破淮賊二千人搨山北　五代會要顯德三年十二月敕太祖實錄并梁均帝唐清泰二主實錄宜差兵部尚書張昭脩其同脩撰官委張昭定名奏請　五代春秋丙辰三年正月廣京師外城壬寅帝南征李重進帥師敗吳師于正陽甲寅帝次正陽吳王來貢方物五月乙卯帝至自南征七月皇后符氏崩　五代史補陳摶陝西人能爲詩數舉不第慨然有慮外之趣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以摶曾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畧於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摶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勑陳摶朕以汝高謝人寰栖心物外養太晧自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遂隱居於岩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涂暫來城闕浹句延遇之宏益居多白雲暫駐於帝鄉爵難縻於達士昔唐堯之至聖有巢許爲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反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尙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卽陶穀之詞也初摶之被召嘗爲詩一章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峯十年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眞超然居物外何必使爲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上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下

廬陵歐陽修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本紀第十二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五代史顯德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衞如儀詔天下見禁罪人除大辟外一切釋放壬寅兵部尚書張昭上言奉詔編修太祖實錄及梁唐二末主實錄伏以撰漢書者先爲項籍編蜀記者首序劉璋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歷數之推遷得序伏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隱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之事功又以唐末主之前有閔帝在位四月出奔于衞亦未編紀請修閔帝實錄其淸泰帝實錄請書爲廢帝實錄從之丁未淮南道招討使李重進破淮賊五千人于壽州北先是李景遣其弟僞齊王達率全軍來援壽州達畱駐濠州遣其將許文稹邊鎬朱元領兵數萬泝淮而上至紫金山設十餘砦與城內烽火相應又築夾道數里將抵壽春爲運糧之路至是爲重進所敗戊申詔來月幸淮南　五代會要四年正月兵部尚書張昭奏奉敕編修太祖實錄及梁唐二末主實錄今請令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溫叟同編修伏緣漢隱帝君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漢隱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弒居位未有紀錄請依宋書劉劭例書爲元兇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曰後梁實錄又唐末主之前有應順帝在位四月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爲前廢帝淸泰主爲後廢帝其書並爲實錄從之）二月甲戌王朴畱守東京乙亥南征（五代史二月庚申以前工部侍郞王敏爲司農卿辛酉詔每遇入閤日賜百官廊下食從舊制也淮南道行營都監向訓奏破淮賊二千餘于黃耆砦甲戌以樞密副使王朴爲權東京畱守兼判開封府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乙亥車駕發京師乙酉次下蔡　五代會要周顯德四年二月詔曰文武百寮起今後每遇入閤日賜廊下食）三月丁未克壽州（原注不書劉仁贍降事見死節傳蓋仁贍實不

降故書周自克之爾克者難取之名也壽難取則見仁贍之節著不書死者仁贍自以病死以其守節至死故列之死節傳 五代史三月庚寅旦帝率諸軍駐于紫金山下命今上率親軍登山擊賊連破數砦斬獲數千斷其來路賊軍首尾不相救是夜賊將朱元朱仁裕孫璘各舉砦來降降其衆萬餘人翼日盡陷諸砦殺獲甚衆擒賊大將建州節度使許文縝前湖南節度使邊鎬其餘黨泝流東奔帝自率親騎泝淮北岸追賊及晡馳二百餘里至鎮淮軍殺獲數千人奪戰艦糧船數百艘錢帛器仗不可勝數甲午詔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仍搆浮梁于淮上廬州都部署劉重進奏殺賊三千人于壽州東山口皆紫金山之潰兵也戊戌授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監郎命屯鎮淮上已亥帝自鎮淮軍復幸下蔡壬寅賜淮南降軍許文縝邊鎬已下萬五百人衣服錢帛有差丙午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帝遣閤門使張保續入城慰撫翼日仁贍復令子崇讓上表請罪戊申幸壽州城北劉仁贍與將佐已下及兵士萬餘人出降帝慰勞久之恩賜有差庚戌詔移壽州于下蔡以故壽州爲壽春縣是日曲赦壽州管內見禁罪人自今月二十一日已前

凡有過犯並從釋放應歸順職員並與加恩壽州管界去城五十里內放今年秋夏租稅自來百姓有曾受江南文字聚集山林者並不問罪如有曾相傷害者今後不得更有相讐及經官論訴自用兵已來被擄却骨肉者不計遠近並許本家識認官中給物收贖曾經陣敵處所暴露骸骨並仰收拾埋瘞自前政令有不便于民者委本州條例聞奏當行釐革辛亥以僞命淸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劉仁贍爲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鄆州節度使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壽州節度使是日劉仁贍卒壬子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都監使舒州團練使朱元爲蔡州防禦使以江南僞命文德殿使壽州監軍使周延構爲衛尉卿以江南僞命壽州營田副使孫羽爲太僕卿以壽州節度判官鄭牧爲鴻臚卿賞歸順也癸丑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配流沙門島倫侍衛馬軍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陳州倫在州干預郡政掊斂之暴使公私患之爲項城民武都等所訟帝命殿中侍御史率汀就按之倫詐報汀云準詔赴闕汀卽奏之帝愈怒遽令追劾盡得其實故有是命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于壽州開倉賑饑民丙辰車駕發下蔡還京

夏四月已巳至自壽州已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癸未追冊彭城郡夫人劉氏爲皇后

五代史夏四月已巳車駕至自下蔡辛未以江南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使前永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許文縝爲左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尉以僞命西北面行營應援都軍使前武安軍節度使邊鎬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丙子宰臣李穀以風痹經年上章請退凡三上章不允丁丑斬內供奉官孫延希于都市御厨使董延勳副使張皓武德副使盧繼昇並停職時重修永福殿命延希督役上見役夫有就瓦中噉飯以柿爲匕者大怒斬延希而罷延勳等壬午故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癸未故皇子贈左驍衛大將軍誼再贈太尉追封越王故皇子贈左武衛大將軍諴再贈太傅追封吳王故皇子贈左屯衛大將軍諴再贈太保追封韓王故皇弟贈太保侗再贈太傅追封郯王故皇弟贈司空信再贈司徒追封杞王故皇第三妹樂安公主追冊莒國長公主故皇第五妹永寧公主追冊梁國長公主故皇從弟贈左領軍大將軍守愿再贈左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監門將軍奉超再贈右衛大將軍故皇從弟贈左千牛衛將軍愻再贈右武衛大將軍

甲申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團結爲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五代會要四年四月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分爲六軍共三十指揮賜號爲懷德軍

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

五代史五月丁亥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已丑以新修永福殿改爲廣政殿辛卯以端午賜文武百寮衣服書始也癸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充淮南道行營都招討李重進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以宣徽南院使淮南節度使向訓爲徐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丙申斬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于本郡時太常博士張糺檢視本州夏苗移牒希進分檢希進以不奉朝旨不從糺具事以聞帝怒遣使斬之丁酉以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張永德爲澶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今上爲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今上以三年十月宣授同州節度使未於正衙宣制至是移鎮滑臺故自永州防禦使授焉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韓令坤爲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袁彦爲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並典軍如故已亥以左神武統軍劉重進爲鄧州節度使以

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趙晁爲河陽節度使以兗州防禦使白延遇爲同州節度使辛丑宰臣范質李穀王溥並加爵邑改功臣樞密使魏仁浦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辛亥知廬州行府事劉重進奏相次殺敗賊獲戰船三十艘壬子以宣徽北院使吳延祚爲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判河南府事是月詔中書門下差官詳定格律中書門下奏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一十人詳定俟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六月丁巳前濠州刺史齊藏珍以罪棄市己未以責授耀州司馬鍾謨爲衛尉少卿賜紫帝既誅孫晟尋竄謨爲耀州既而悔之故有是命辛酉西京奏伊陽山谷中有金屑民淘取之詔勿禁乙酉詔在朝文資官再舉堪爲令錄從事者各一人　五代會要四年六月敕一應在朝文資官各令再舉一人堪充令錄及兩使防禦團練軍事判官者自前或因公過微有殿犯者亦許稱舉餘準顯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御札處分　**秋**　五代史秋七月丁亥以前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先是詔行德分兵屯定遠縣既而爲淮寇所襲王師死者數百人帝懲其僨軍之咎故以環衛處之以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責壽春南砦之敗也壬辰以刑部尚書王易爲太子少保致仕以右監門衛上將軍蓋萬爲左衛上將軍致仕己酉司農卿王敏卒甲辰詔曰準令諸論田宅婚姻起十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止者州縣爭論舊有釐革每至農月貴塞訟端近聞官吏因循由此成弊凡有訴競故作逗遛至時而不與盡辭入務而卽便停罷強猾者因玆得計孤弱者無以自伸起今後應有人論訴陳辭狀至二月三十日　權停若是交相侵奪情理妨害不可停滯者不拘此限　五代會要周顯德四年七月敕起今後應有人論訴物業婚姻自十一月一日後許承狀至二月三十日權停自二月三十日已前如有陳訴至權停日公事未了絕者仰本處州縣亦與盡理勘逐須見定奪了絕其本處官吏如敢違慢並當重責其三月一日後至十月三十日已前如有婚田詞訟者州縣不得與理如是交相侵奪情理妨害不可停滯者不拘此例　**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爲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刺史胡立**　五代史八月乙卯朔兵部尚書張昭上疏望準唐朝故事置制舉以罩英

才帝覽而善之因命昭具制舉合行事件條奏以聞丙辰以太常卿田敏爲工部尚書以太子賓客司徒詡爲太常卿辛未詔在朝武班各舉武勇膽力堪爲軍職者一人甲戌賜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緽右千牛上將軍邊鎬右衛大將軍王環衛尉卿周延構太府卿馮延魯太僕卿鄭牧鴻臚卿孫羽衛尉少卿鍾謨工部郞中何幼沖各冬服絹二百匹綿五百兩文緽已下皆吳蜀之士也乙亥宰臣李穀罷相守司空加食邑實封穀抱疾周歲累上表求退至是方允其請以樞密副使戶部侍郞王朴爲樞密使檢校太保癸未前濮州刺史胡立自僞蜀迴蜀主孟昶寓書于帝其末云昶昔在齠齓卽離并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敘鄉關之分以陳玉帛之歡儻蒙惠以嘉音佇望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次聊陳感謝披述云初王師之伐秦鳳也以立爲排陣使既而爲蜀所擒及秦鳳平得降軍數千人其後帝念其懷土悉放歸蜀至是蜀人知感故歸立于我昶本生于太原故其書意願與帝推鄉里之分帝怒其抗禮不答九月甲申朔宰臣王溥樞密使王朴皆丁內艱並起復舊位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宋州節度使李重進爲鄆州節度使典軍如故己丑以前翰林學士禮部侍郞寶儀爲端明殿學士依前禮部侍郞　冊府元龜四年九月丁未天清節百辟上壽如儀賜內外臣寮衣有差　**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點檢壬申南征**　五代史冬十月丙辰賜京城內新修四寺額以天清天壽顯靜顯寧爲名壬戌左藏庫使符令光棄市時帝再議南征先期敕令光廣造軍士袍襦不即辦集帝怒命斬之時宰臣等至庭救解帝起入宮遂戮于都市令光出勳閥之後歷職內庭以清愼自守累總繁劇甚有廉幹之譽帝素重其爲人每加委用至是以小過見誅人皆冤之戊午詔懸制科凡三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科其三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并許應詔時兵部尚書張昭條奏請與制舉故有是命癸亥河東僞命麟州刺史楊重訓以城歸順授重訓本州防禦使檢校太傅戊辰詔取月內車駕暫幸淮上己巳以樞密使王朴爲權東京留守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點檢壬辰駕發京師壬午以前鄆州節度使郭從義爲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向訓爲宋州節度使十一月癸未朔以內客省使昝

（居潤爲宣徽北院使權東京留守丙戌車駕至濠州城下戊子親破十八里灘砦在濠州東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數百人跨駝以濟今上以騎軍浮水而渡遂破其砦據其戰艦而迴癸巳帝親率諸軍攻濠州奪關城破水砦賊衆大敗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級進軍攻羊馬城丙申夜僞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陳情且言家在江南欲遣人稟命于李景從之辛丑帝自濠州率大軍水陸齊進循淮而下命今上率精騎爲前鋒癸卯大破淮賊于渦口斬首五千級收降卒二千餘人奪戰船三百艘遂鼓行而東以追奔冦晝夜不息泝淮城柵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今上乘麾軍焚郭門奪月城帝親冒矢石以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于月城之上　五代會要周顯德四年十月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於側陋求讜正於箴規殷廷之問帝王親試其或大裨於國政有益於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縻之好爵拔奇取異無尚於茲得士者昌於是乎在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器者鬱而不伸隱耀韜光者晦而不出遂致翹翹之楚多至於棄捐皎皎之駒莫就於縻縶遺才滯用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內取文理具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先是兵部　尚書張昭上章請設制科故有是詔）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唐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原注身居其地而來降者書附再遇廷謂雖以地降既降而不居其地故不書附而書降廷謂不書叛事見南唐世家）丁丑取泰州（五代史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以其城降授再遇宿州團練使戊午帝自泗州率衆東下命今上領兵行於南岸與帝夾淮而進己未至清口追及淮賊軍行鼓譟之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賊衆水陸俱奔有賊船數艘順流而逸帝率驍騎與今上追之數十里今上擒賊大將僞保義軍節度使江北都應援使陳承昭以獻收獲舟船除焚盪外得三百餘艘將士除殺溺外得七千餘人初帝之渡淮也比無水戰之備每遇賊之戰棹無如之何敵人亦以此

自恃有輕我之意帝即于京師大集工徒修成艘艦踰歲得數百艘兼得江淮舟船遂令所獲南軍教北人習水戰出沒之勢未幾舟師大備至是水陸皆捷故江南大震壬戌僞命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城歸順乙丑雄武軍使崔萬迪以漣水歸順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以僞命濠州兵馬都監陳遷爲沂州團練使以僞命保義軍節度使陳承昭爲右監門上將軍江南李景遣兵驅擄揚州士庶渡江焚其州郭而去丙子故同州節度使白延遇贈太尉故濠州刺史唐景思贈武清軍節度使丁丑泰州平　五代春秋丁巳四年二月乙亥帝南征次下蔡壽州來降四月己巳帝至自南征十月壬辰帝南征濠泗泰三州來歸）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隆平集馬仁瑀傳世宗征淮南登楚州水寨飛樓距城百步城卒詬罵左右射莫能及召仁瑀至應弦而斃）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原注自四年十二月辛酉攻之彥卿等堅守四十餘日乃克之其不走不降可知故予其死本紀書死者十餘人宋令詢及李遐彥卿昭業皆以事迹不完不能立傳然所貴者死爾本紀著其大節可矣　五代史顯德五年春正月癸未朔帝在楚州城下從臣詣行宮稱賀乙酉降同州爲郡右驍衛將軍王環卒丙戌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攻海州戊子詔諸道幕職州縣官並以三周年爲考限閏月不在其內州府不得差攝官替正官云己丑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知揚州軍府事庚寅發楚州管內丁壯開鸛河以通運路乙巳帝親攻楚州時今上在楚州城北晝夜不解甲冑親冒矢石麾兵登城丙午拔之斬僞守將張彥卿等六軍大掠城內軍民死者萬餘人廬舍焚之殆盡）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五代史二月甲寅僞命天長軍使易贇以城歸順戊午車駕發楚州南巡丁卯駐蹕于廣陵詔發揚州部內丁夫萬餘人城揚州帝以揚州焚盪之後居民南渡遂于故城內就東南別築新壘戊辰遣使祭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州節度使徐温等墓癸酉幸揚子渡觀大江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破淮賊三千人擒僞舒州刺史施仁望丙子隰州奏河東賊軍逃遁時劉鈞聞帝南征發兵圍隰州巡檢使李謙溥以州兵拒之而退　東都事略李謙溥字德明太原人也少通左

氏春秋仕晉爲供奉官至周任刺史嘗監晉州兵以偏師屢挫太原而居城署地功爲多隰州闕守謙溥攝州事至則濬城隍嚴兵備未旬日而并人至方盛暑謙溥不服絺綌揮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不敢動因以敢死士百人夜縋城衘枚薄賊營破之逐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爲澶州巡檢改丹州刺史）三月壬午朔如泰州（五代史補世宗既下江北駐蹕於建安以書召僞主僞主惶恐命鍾謨李德明爲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辯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且知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戟爲門頃道以湊御然後引德明等入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爲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更不發一使奉書相問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夷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羣癡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愼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令徑來跪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一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於是德明等戰懼不能措一辭即日告歸及見僞主具陳世宗英烈之狀恐非四方所能敵僞主計無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保江南之地以奉宗廟修職其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征服則懷寡人之心也於是遣使者賫書安之然後凱還論者以世宗加兵於江南不獨臨之以威抑亦諭之以禮可謂得大君之體矣）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原注并前所得通十四州耳書之見其本志所止　五代史三月壬午朔幸泰州丁亥復幸廣陵辛卯幸迎鑾江口遣右武衛大將軍李繼勳率舟師至江島以覘寇癸巳帝臨江望見賊船數十艘命今上帥戰棹以追之賊軍退去今上直抵南岸焚其營柵而迴甲午以右武衛大將軍李繼勳爲左領軍上將軍乙未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奏大破賊軍于東沛州丙申江南李景遣其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陳情兼貢羅縠紬絹三千匹乳茶三千斤及香藥犀象等覺至行在覘樓船戰棹已泊于江岸以爲自天而降愕然大駭丁酉荆南高保融奏本道舟師已至鄂州戊戌兩浙錢俶奏差發戰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已泊江岸請師期己亥今上率水軍破賊船百餘隻于瓜步是日李景遣其臣劉承遇奉表以廬舒蘄黃等四州來獻且請以江爲界帝報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使人至省奏請分割舒廬蘄黃等州畫江爲界者頃

逢多事莫通玉帛之歡適自近年遂搆干戈之役兩地之交兵未息蒸民之受弊斯多一昨再辱使人重尋前意將敦久要須盡縷陳今者承遣爰來封函復至請割州郡仍定封疆猥形信誓之辭備認始終之意既能如是又復何求邊陲頓靜于烟塵師旅便還于京闕永言欣慰深切誠懷其常潤一路及沿江兵棹今已指揮抽退兼兩浙荆南湖南水陸兵士各令罷兵其廬黃蘄三路將士亦遣抽拔近內候彼中起揭逐處將員及軍都家口丁畢秖請差人勾喚在彼將校交割州城云淮南平凡得州十四縣六十戶二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四先是李景以江南危蹙謀欲傳位于世子使附庸于我故遣陳覺上表陳叙至是帝以既許其通好乃降書以荅之曰別覩來章備形縟旨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懷仍以數歲已還交兵不息備諭追悔之事無非尅責之辭雖古人有引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此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甚富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即今南北才通疆埸甫定是玉帛交馳之始乃干戈載戢之初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曷若行康濟之心重念天災流行分野常事前代賢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勉修政理勿倦經綸保高義于初終垂遠圖于家國流芳貽慶不亦美乎庚子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事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冀去留無濫優劣昭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否臧爰命辭臣再令考覆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坦單貽慶李頌徐緯張覬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辭亦未精當念以頃曾剝落將與成名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元度張昉董咸則杜思道等未甚若辛並從退黜更宜修進以俟將來知貢舉右諫議大夫劉濤選士不當有失用心責授右贊善大夫俾令省過以戒當官先是濤于東京放牓後引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赴行在帝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有是命壬寅復幸揚州改廬州軍額爲保信軍甲辰以右龍武統軍趙贊爲廬州節度使以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爲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指揮使遣鹽城監使申屠諤齎書及御馬一十匹金銀衘全散馬四十匹羊千口賜江南李景諸先爲王師所俘故遣之丙午江南李景遣所署宰相馮延巳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麥二十萬石庚戌詔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

（使徐温各給守冢戸應江南臣寮有先代墳墓在江北者委所在長吏差人檢校　五代會要周顯德五年三月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是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冀去留無濫優劣昭然貢舉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文書或有臧否爰命詞臣再加考覈庶涇渭之不雜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坦單貽慶李慶徐緯張覲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詞未至精敏念以頃曾駁落特與成名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元度張助董咸則杜思道等未甚精者並從退落更宜修進以俟將來知貢舉右諫議大夫劉濤選人不當有失用心可責授右贊善大夫俾令省過以戒當官先是濤於東京放榜後率先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且以所試詩賦進呈上以其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復試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顯德五年三月世宗在淮南會濬汴口導其流而達于淮汴河自唐室之季爲淮賊所決自埇橋東南悉漩爲汚澤帝于二年冬將議南征即詔徐州節度使武行德發其部内丁夫因其古堤疏而導之東至于泗上是時人皆竊議以爲無益惟帝不然之曰二三年之後當知其利矣至是果符聖慮由是江淮舟楫果達于京師萬世之利其斯之謂乎　玉壺清話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又自鄭州導郭西濠達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貿糧斛賈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爲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率先應詔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輦路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鉅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今樓尚存）三月辛亥李景來買宴（五代史辛亥李景遣所署臨汝郡公徐遼進買宴錢二百萬并遣伶官五十人與遼俱來獻壽觴）夏四月庚申祔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回鶻達靼遣使者來（五代史夏四月癸丑宴從臣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等于行宮徐遼代李景捧壽觴以獻進金酒器御衣犀帶金銀錦綺鞍馬等乙卯車駕發揚州還京丙辰太常博士權知宿州軍州事趙礪除名坐推劾弛慢也先是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却男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端明殿學士竇儀乘驛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用刑傷于深刻戊午以前延州留後李彦頵爲滄州留後庚申新太廟成遷五廟神主入於其室壬申至自淮南癸酉命宣徽北院使昝居潤判開封府事甲戌澶州節度使張永德准詔赴北邊以契丹犯境故也丁丑兩浙奏四月十九日杭州火盧舍府署延燒殆盡五月辛巳朔上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式詔侍衛諸軍及諸道將士各賜等第優給應行營將士歿于王事者各與贈官親的子孫並量才錄用傷夷殘廢者別賜救接淮南諸州及徐宿宋亳陳潁許蔡等州所欠去年秋夏稅物並與除放云丙午命端明殿學士竇儀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辛卯以襄州節度使安審琦爲青州節度使以許州節度使韓通爲宋州節度使依前兼侍衛馬步都虞候以宋州節度使向訓爲襄州節度使以今上爲忠武軍節度使依前殿前都指揮使淮南之役今上之功居最及是命之降雖云酬勳止于移鎮而已賞典太輕物議不以爲允癸巳以左武衛上將軍武行德爲鄜州節度使以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爲滑州節度使以前同州留後王暉爲相州留後乙未立東京羅城諸門名額東二門曰寅賓延春南三門曰朱明景風畏景西二門曰迎秋肅政北三門曰元德長景愛景辛丑幸懷信驛乙巳詔在朝文資官各再舉堪爲幕職令錄一人戊申以襄州節度使向訓兼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己酉以太府卿馮延魯充江南國信使以衛尉少卿鍾謨爲副賜李景御衣玉帶錦綺羅縠帛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御馬五匹金玉鞍轡全散馬百匹羊三百匹賜江南世子李宏冀器幣鞍馬等別賜李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煮海之利在彼海濱屬疆壤之初分慮供食之有闕江左諸郡素號繁饒然于川澤之間舊無斥鹵之地曾承素旨常在所懷願均收積之餘以助軍旅之用已下三司逐年支撥供軍食鹽三十萬石又賜李景今年曆日一軸）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五代史六月庚午命中書舍人竇儼參定雅樂辛未放先俘獲江南兵士四千七百人歸本國壬申有司奏御膳料上批曰朕之常膳今後減半餘人依舊癸酉祔于太廟乙亥兵部尚書張昭等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成上之賜器帛有差丁丑以中書舍人張正爲工部侍郎充江北諸州水陸轉運使戊寅詔諫議大夫宜依舊爲正五品上仍班在給事中之下　五代會要顯德五年六月兵部尚書張昭等修太祖實錄三十卷上

之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五代史秋七月癸未以右散騎常侍高防爲戶部侍郎以左驍衛上將軍李洪信爲右龍武統軍以左領軍上將軍李繼勳爲右羽林統軍以工部尚書田敏爲太子少保以刑部侍郎裴巽爲尚書左丞以左武衛上將軍薛懷讓爲太子太師以右羽林大將軍李萼爲右千牛衛上將軍自敏已下皆致仕丙戌中書門下新進冊定大周刑統奉勑班行天下丁亥賜諸道節度使刺史均田圖各一面唐同州刺史元稹在郡日奏均戶民租賦帝因覽其文集而善之乃寫其辭爲圖以賜藩郡時帝將均定天下賦稅故先以此圖徧賜之閏月壬子廢衍州爲定平縣廢武州爲潘原縣壬戌河決河陰縣溺死者四十二人辛丑幸州新授青州節度使安審琦第癸酉邢州畱後陳思讓奏破河東賊軍千餘人于西山下斬首五百級八月庚辰延州奏溠溪水漲壞州城溺死者百餘人己丑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卒辛丑江南李景上表乞降詔書不允　五代會要詔朕以寰宇雖安蒸民未泰當乙夜觀書之際較前賢阜俗之方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于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庶王公觀覽觸目驚心利國便民無亂條制背經合道盡繫變通但要適宜所冀濟務緊乃動舊共庇黎元今賜元稹所奏均田圖一面至可領也）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使莆訶散來（五代史九月丁巳以太府卿馮延魯爲刑部侍郎以衛尉少卿鍾謨爲給事中並放歸江南時延魯鍾謨自江南復命李景復奏欲傳位于其世子宏冀帝亦以書答之甲子賜江南羊萬口馬三百匹橐駝三十頭賜兩浙錢俶羊五千口馬二百匹橐駝二十頭乙丑賜宰臣樞密使及近臣宴于玉津園己巳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遣使貢方物壬申天清節羣臣詣　廣德殿上壽江南進奉使商崇儀代李景捧壽觴以獻　五代會要周顯德五年九月賜宰臣樞密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宴於玉津園張敎坊樂先是上以前代有賜百官觀稼之事復以是歲秋成念內臣之勞倦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五年九月壬子天清節賜文武臣寮衣有差　既而詣廣德殿上壽江南進奉使商崇義代李景捧壽酒觴以獻既罷百官詣相國寺修齋）冬十月丁酉括民租（五代史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將用師于巴邛故也丙戌邠州李暉鎮鳳翔戊子幸迎春苑己丑太常卿司徒詡以本官致仕壬辰帝狩于近郊癸巳前相州節度使王饒卒甲午左監門上將軍許文稹右千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延構並歸江南乙未詔淮南諸州鄉軍並放歸農丁酉遣左散騎常侍艾穎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　五代會要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並行均平所冀永適重輕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須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治弊之原明示條章用分寄任許令集事允屬推公令差使臣往彼檢括餘從別勑）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五代史十一月丁未朔詔翰林學士竇儼集文學之士撰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從儼之奏也辛亥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己未昭義李筠奏破遼州長清砦獲僞命磁州刺史李再興甲子帝狩于近郊　五代會要周顯德五年十一月以尚書司勳郎中何幼冲爲關西渠堰使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涇水以溉田　東都事畧聶崇義河南洛陽人也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爲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周顯德中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將禘于太廟言者以宗廟無祧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魏晉以來故事以爲當行且言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中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謂宗廟備與未備也世宗從其議又詔崇義參定郊廟器玉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至國初上之未幾崇義卒　三禮圖遂行於世崇義爲學官掌禮儀世推其該贍云　玉海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庚戌敕竇儼集通禮儀上言禮者太一之紀品物之宗自五帝之後三代以來損益因革咸有憲章越在唐室程軌量昭采物則有開元禮在紀先後明得失則有通典在錄一代之事包五禮之儀比類相從討尋不奈則有會要在二者經國之大典也梁朝之後戎祀朝會多以市壄草定儀注前代矛盾牟多批稗請依唐會要門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悉令編次開元禮通典之書包綜於內名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又周世宗詔聶崇義參定郊廟器玉顯德四年二月庚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命國子博士崇義爲之圖又詔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三禮舊圖是隋開皇中敕官修撰又舊圖十卷形制闕漏文字

（省畧名數法式上下差違前後六本大同小異唐張鎰洎諸家所撰蓋久傳不知所自崇義於顯德三年冬十月定郊廟器玉因遂刪改其名數雖殊制度不別則存其名者畧其制胡簋車輅之類是也名義多而舊圖畧者就而增之射侯喪服之類是也有一名無制者畧而不圖者仍別叙目錄共為二十卷見服第一至喪器第十九終以目錄一卷凡所集注皆周公正經仲尼所定康成所注傍引疏義事有未達則況以漢法圖有未周則詳於目錄）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五代史十二月丁丑朔朗州奏醴陵縣玉仙觀山門舊有田二萬頃久為山石閉塞今年七月十七日夜暴雷劈開其路復通己卯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棄市坐擅殺降軍四人也丙戌詔重定諸道州府幕職令錄佐官料錢其州縣官俸戶宜停己丑楚州防禦使張順賜死坐在任隱落榷稅錢五十萬官絲綿二千兩也壬辰詔兩京及五府少尹司參軍各省一員六曹判司內秖直戶法二曹餘及諸州觀察支使兩蕃判官並省甲午帝狩于近郊乙未鄧州劉重進移鎮邠州滑州宋延渥移鎮鄧州以前河中節度使王仁鎬為邢州節度使以邢州留後陳思讓為滑州留後己亥詔翰林學士今後逐日起居當直者仍赴晚朝是月江南李景殺其臣偽太傅中書令宋齊邱偽兵部侍郎陳覺偽鎮南軍節度副使李徵古等初帝之南征也吳人大懼覺與徵古皆齊邱門人因進說于景請委國事于齊邱景謚是銜之及吳人遣鍾謨李德明奉表至行在帝尋遣德明復命于金陵德明因說李景請割江北之地求和于我而陳覺李徵古等以德明為賣國請戮之景遂殺德明及江南內附帝放鍾謨南歸謨本德明之黨也因譖齊邱等故齊邱得罪放歸九華山覺等貶官尋並害之景既誅齊邱等令鍾謨到闕具言其事故書）（五代春秋戊午五年正月癸未朔帝次楚州城下帥圍其城丙午克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壬申帝至自南征）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女真使阿辨來（五代史顯德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式壬子高麗國王王昭遣使貢方物己卯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申文炳為左散騎常侍辛酉女真國遣使貢獻壬戌青州奏節度使陳王安審琦為部曲所

殺乙丑賜諸將射於鞠場戊辰幸迎春苑甲戌詔每年新及第進士及諸科聞喜宴宜令宣徽院指揮排比乙亥詔禮部貢院今後及第舉人依逐科等第定人數姓名并所試文字奏聞候敕下放榜云是月樞密使王朴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并造律準上之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亦以為可語在樂志二月庚辰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濬汴河甲申發滑亳二州丁夫濬五丈河東流于定陶入于濟以通青鄆水運之路又疏導蔡河以通陳潁水運之路乙酉詔諸道應差攝官各支半俸丙戌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陶穀為尚書吏部侍郎充職詔升湖州為節鎮以宣德軍為軍額以湖州刺史錢偡為本州節度使從兩浙錢俶之請也辛丑幸迎春苑甲辰右補闕王德成責授右贊善大夫坐舉官不當也詔賜諸道州府供用糧草有差）（五代會要六年二月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流下汴水入于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又六年二月癸巳有一人弊衣冠闌入中書升政事堂吏叱之曰爾何人據牀而坐何人遣爾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教我來此吏具其事白于宰臣宰臣密令遣之尋不知所適其年六月十九日世宗崩明年正月四日大宋受命）（冊府元龜顯德六年二月幸太清觀觀所賜鐘焉先是於乾明門外新修太清觀既成帝聞濮州有一鐘其聲甚撫每擊之聞數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至是故往觀焉）（又顯德六年二月辛卯以新及第進士高冕為右補闕仍賜一衣一襲烏金帶一銀器一百兩衣著二百疋銀鞍勒馬一匹是時帝銳意於平燕及冕登第因其謝恩入對命宰臣以平燕論試之既而冕及著論盛言燕可擊甚愜帝旨故有是超拜復厚加賜賚焉）（老學庵筆記諺有曰濮州鐘世不知為何等語嘗有人死見陰官濮州人也問此亦不能對予按此事見周世宗實錄顯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觀先是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鐘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至是往觀焉）三月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玉却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東都事畧吳延祚字慶之太原人也始仕周太祖為親校及即位為莊宅副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遷右羽林將軍內客省使踰年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西京留守世宗征關南以延祚留守京師拜左驍衛上將軍為樞

（密使）癸酉停給銅魚（五代會要周顯德六年三月敕諸道牧守每遇除移特降制書何假符契其諸納銅魚宜廢之容齋隨筆牧守銅魚之制新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玉海周顯德六年三月癸酉罷銅魚牧守並特降制書）甲戌北征是月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五代史三月庚申樞密使王朴卒甲子詔以北境未復取此月內幸滄州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以宣徽北院使昝居潤爲副使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部署命諸將各領馬步諸軍及戰棹赴滄州己巳濠州奏鍾離縣饑民死者五百九十有四癸酉詔廢諸州銅魚甲戌車駕發京師）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冊府元龜顯德六年四月幸滄州駐蹕於乾寧軍賜城內二寺名額一日迎鑾二日順聖從僧之請也）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爲雄州（原注州縣廢置不書此書重復中國故地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及見淤口關上置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得時日今信安軍是也　五代史夏四月辛卯車駕次滄州以前左諫議大夫薛居正爲刑部侍郎是日帝率諸軍北征壬辰至乾寧軍偽寧州刺史王洪以城降丁酉駕御龍舟率舟師順流而北首尾數十里辛丑至益津關自此以西水路漸隘舟師難進乃捨舟登陸壬寅宿于野次時帝先期而至大軍未集隨駕之士不及一旅賴今上率材官騎士以衛乘輿癸卯今上至瓦橋關偽守將姚內斌以城降甲辰鄭州刺史劉楚信以州來降　隆平集姚內斌平州人也世宗北征將兵至瓦橋關內斌爲關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爲汝州刺史　東都事略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也父福進仕後唐至周官至天平軍節度使福進節制鎭州繼筠補牙職以偏師出土門與并人戰斬首數千級以功除刺史契丹入寇又擊敗之世宗征瓦橋關命繼筠以所部出百井道以破并寇　五代史補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是實甚喜以爲大勳必集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翌日病

亟有詔回戈未到關而晏駕先是世宗之在民間也常夢神人以大傘見遺色如鬱金加道經一卷其後遂有天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夢向之神人來索傘與經夢中還之而驚起謂近侍曰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後事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足憂且天子姓柴幽者爲燕燕者亦烟火之謂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五月乙巳朔取瀛州（原注復中國故地故不書契丹）甲戌至自雄州（五代史五月乙巳朔帝駐蹕于瓦橋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諸將相繼至行在瀛州刺史高彥暉以本城歸順關南平凡得州三縣十七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是役也王師數萬不亡一矢邊界城邑皆望風而下丙午帝與諸將議攻幽州諸將以爲未可帝不聽是夜帝不豫乃止戊申定州節度使孫行友奏攻下易州擒偽刺史李在欽來獻於軍市己酉以瓦橋關爲雄州以益津關爲霸州是日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破契丹數百騎于瓦橋關北攻下固安縣詔發濱棣二州丁夫城霸州庚戌遣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率兵出土門入河東城界壬子車駕發雄州還京泉州節度使留從効遣別駕王禹錫奉貢于行在帝以泉州比臣江南李景方歸奉國家不欲奪其所屬但錫詔褒美而已丁卯西京奏太常卿致仕司徒詡卒己巳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奏破河東賊軍於百井斬首二千級甲戌上至自雄州　却掃編周世宗既定三關遇疾而退至澶淵遲留不行雖宰輔近臣問疾者皆莫得見中外恟懼時張永德爲澶州節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親故獨得至臥內于是羣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虛四方諸侯唯幸京師之有變今澶汴相去甚邇不速歸以安人情顧憚旦夕之勞而遲回于此有不可諱奈宗廟何永德然之承間爲世宗言如羣臣旨世宗問誰使汝爲此言永德對以羣臣之意皆願爲此世宗熟思久之歎曰吾固知汝必爲人所教獨不喻吾意哉然觀汝之窮薄惡足當此即日趣駕歸京師）六月癸未立皇后符氏（原注符氏無國爵不日立符氏爲皇后嫌同於不正也蓋其位先定而後娶故書日立皇后符氏文理宜然無褒貶也）封子宗訓爲梁王宗誼燕國公（五代史纂誤今按家人傳乃是封宗讓其名誼者雖亦世宗子然已先亡矣）戊子占城使莆訶散來

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

國老談苑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于方鎮由質絕之爲相輔居止第十一間門屋庳陋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爲親王軒馬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爲治第　又范質在中書急於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於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侍御史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謁質於中書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贊之後以門第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喜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懔懼而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又周世宗在漢爲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令是時方聚邑客蒱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即位令因部夫犯贓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止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赦遂貸其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奏詔今刑統中強率斂入己並同枉法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又周世宗嘗欲以竇儀陶穀並命爲宰相以問范質質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　事文類聚別集沂公筆錄范質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爲宰相矣　錦繡萬花谷前集本朝蒙求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又前集文公談苑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爲質當判事語吏曰堂判之事並施簽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數日眞識大體吾不如也

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

原注年三十九　五代史六月乙亥朔潞州李筠奏攻下遼州獲僞刺史張丕旦丙子以皇女薨報朝三日戊寅鳳翔奏節度使李暉卒鄭州奏河決原武詔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近縣丁夫二萬人以塞之庚辰命宣徽北院使昝居潤判開封事晉州節度使楊廷璋奏率兵入河東界招降堡砦一十三所癸未立魏王符彥卿女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皇長子宗訓爲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以第二子宗讓爲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賜江南進奉使李從善錢二萬貫絹二萬匹銀一萬兩賜兩浙進奉使吳延福錢三千貫絹五千匹銀器三千兩丁亥以前青州節度使李洪義爲永興軍節度使永興軍節度使王彥超移鎮鳳翔戊子潞州部送所獲遼州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獻詔釋之己丑宰臣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以樞密使魏仁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充樞密使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樞密使行左驍衛上將軍以宋州節度使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滑州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駙馬都尉張永德落軍職加檢校太傅依前忠武軍節度使帝之北征也供軍之物皆令自京遞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長二三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封全題云點檢做觀者莫測何物也至是令上始受點檢之命明年春果自此職以副人望則點檢做之言乃神符也辛卯以宣徽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爲左領軍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三司使左領衛大將軍張美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癸巳帝崩于萬歲殿聖壽三十九甲午宣遺制梁王于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月日一依舊制是日羣臣奉梁王即位于殿東楹中外發哀其年八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上謚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十二月壬寅朔葬于慶陵宰臣魏仁浦撰謚冊文王溥撰哀冊文云史臣曰世宗頃在仄微猶務韜晦及天命有屬嗣守鴻業不日破高平之陣逾年復秦鳳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辨姦多得其理臣下有過必面折之嘗言太祖養成二王之惡以致君臣之義不保其終故帝駕馭豪傑失則明言之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莫不服其明而懷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遠近號慕然稟性傷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後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漸用寬典知用兵之頻并憫黎民之勞苦蓋有意于康濟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　五代會要顯德六年六月辛卯辰巳間天地晦冥澍雨驟降雨中有腥氣是月世宗崩　又六月十九日崩於大內之萬歲殿年三十九其年十一月一日葬慶陵在鄭州管城縣謚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哀冊文禮部尚書平章事王溥撰謚冊文中書侍郎平章事魏仁浦撰謚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判太常寺竇儼撰年號一元稱

（顯德盡六年宰相五人范質李穀王溥景範魏仁浦使相三十五人高保融錢宏俶王饒李彝殷安審琦符彥卿白文珂李宏義趙暉武行德王晏侯章王繼宏王景郭從義孫方諫王守恩李暉扈彥珂折從阮劉詞郭勳李宏信楊信鄭仁誨曹英郭崇王彥超李筠王逵周行逢李重進向訓韓通張永德大將六人今上李重進張永德韓通韓令坤袁彥　五代春秋己未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漠三州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文獻通考周世宗實錄四十卷陳氏曰監修官晉陽王溥齊物修撰范陽扈蒙日用撰）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五代史恭帝諱宗訓世宗子也廣順三年歲在癸丑八月四日生于澶州之府第　五代會要恭帝諱從訓世宗後宮所生廣順三年八月四日生于澶州以其日爲天壽節）世宗卽位大臣請封皇子爲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王時年七歲（五代史顯德六年六月癸未制授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五百戶　五代會要顯德六年六月封梁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卽位于柩前（五代史癸巳世宗崩甲午內出遺制命帝柩前卽皇帝位是日羣臣奉帝卽位而退　五代會要其月九日卽位於柩前）癸卯范質爲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爲禮儀使（東都事略竇儼字望之幼能屬文舉進士爲天平軍掌書記拜左拾遺仕漢爲史館修撰周廣順初拜中書舍人顯德四年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通禮考正鍾律作正樂嘗言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卽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旣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卽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大半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試之于事還則以舊官登敘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給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賊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淸請令他縣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旣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再駕而平壽春威靈所加前無强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代亂勢無不克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多見聽納世宗觀大水泗州記以問儼儼以爲天地有五德曰潤曰暵曰生曰成曰動五德陰陽之使陰陽水火之本陰陽有常數水火有常分奇耦相半盈虛有準謂之通證羨備過穴極無不至謂之咎證陰之盈始主於淵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爲浩浩之會雖堯舜在上不能免者數也若夫辟狂臣專乂昬不明苦雨數至水不潤下乃政之所致非數也唐貞元壬申之水是已德宗暗蔽篤於自任陸贄盡忠而斥遠裴延齡專利而信用常雨之夜天豈虛生世宗甚善之拜翰林學士　玉壺淸話竇禹鈞生五子儀儼偁僖侃儀弟儼素蘊文學爲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鍾磬拼淸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淸宮一筦調之二年方合大律又善樂章凡三絃之通七絃之琴十二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笛八漏之筦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于歷代樂章之後目曰大周正樂諧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歷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在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於奎太宗鎭兗每其明博如此）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爲橋道頓

遞使（五代史丁酉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奏敗契丹五百騎于霸州北戊戌文武百僚宰臣范質等上表請聽政表三上允之壬寅文武臣僚上表請以八月四日爲大壽節從之癸卯以司徒平章事范質爲山陵使以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事竇儼爲禮儀使以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以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以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爲橋道頓遞使是月州郡十六奏大雨連旬不止　東都事畧昝居潤字廣川博州高唐人也少有氣節嘗爲樞密院小吏景延廣畱守西京補爲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爲全護其家時論稱之仕周世宗爲軍器庫使從征高平以功遷客省使知青泰二州歷知鳳翔河中入知開封府世宗幸淮上命爲副畱守還宣徽北院使加南院使判開封府）秋七月丁未戶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億爲判官（五代史秋七月丁未以戶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以度支郎中盧億爲山陵判官辛亥左散騎常侍申文炳卒乙卯右拾遺徐雄奪三任官坐誣奏雷澤縣令虛破戶也丁巳百僚釋服尚輦奉御金彥英本東夷人也奉使高麗稱臣于其王故及于罪庚申以邢州節度王仁鎬爲襄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州節度使檢校太保袁彥爲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右羽林軍統軍權知邢州事檢校太保李繼勳爲邢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滑州畱後檢校太保陳思讓爲滄州節度使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陳州節度使檢校太傅韓令坤爲侍衛馬步都虞候依前陳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檢校司徒高懷德爲夔州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常州防禦使檢校司空張鐸爲遂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仍改名令鐸壬戌以鄆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重進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依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向拱爲河南尹充西京畱守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以宋州節度使充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韓通爲鄆州節度使依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駙馬都尉張永德爲許州節度使進封開國公以今上爲宋州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進封開

國侯以淮南節度使兼殿前副都點檢檢校太保慕容延釗爲澶州節度使檢校太傅依前殿前副都點檢進封開國伯以殿前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檢校司空石守信爲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依前殿前都指揮使丙寅制大赦天下庚午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行皇帝太室歌酌獻辭舞曰定功之舞歌辭不錄是月諸道相繼奏大雨所在川渠漲溢漂溺廬舍損害苗稼）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爲晉王熙謹紀王熙誨蘄王壬寅高麗遣使者來（五代史八月甲戌朔以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爲太子太保致仕乙亥翰林學士兼判太常寺竇儼撰進大行皇帝尊謚曰睿武孝文皇帝廟號世宗從之庚辰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改賜功臣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加守太尉夏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彝興加守太傅荊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南平王高保融加守太保壬午山陵使范質撰進大行皇帝陵名曰慶陵從之秦州節度使西面沿邊都部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褒國公王景進封涼國公徐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郭從義加開府儀同三司鄜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邢國公武行德進封宋國公永興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李洪義加開府儀同三司鳳翔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郭崇加檢校太師潞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李筠加檢校太尉朗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周行逢加檢校太師甲申壽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韓國公楊信封魯國公邠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劉重進廬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趙贊鄧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宋延渥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徑州節度使檢校太尉白重贊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張鐸並加階爵丙戌易定節度使孫行友靈州節度使馮繼業府州節度使折德扆並自檢校太保加檢校太傅進階爵以延州畱後檢校太傅李萬全爲延州節度使封開國公庚寅皇弟特進檢校太保左驍衛上將軍燕國公食邑三千戶宗讓加檢校太傅進封曹王改名熙讓熙謹拜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食邑三千戶熙誨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左領衛大將軍封蘄王食邑三千戶制下即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晉國長公主張氏爲晉國大長公主以前陝州節度使檢校太尉藥元福爲

曹州節度使進階爵甲午守司徒同平章事宏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范質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蕭國公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王溥加右僕射進封開國公樞密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魏仁浦加兼刑部尚書依前樞密使檢校太傅右驍衛上將軍吳延祚依前樞密使進封慶國公以左武衛上將軍史佺爲左金吾上將軍致仕乙未以隴州防禦使王全斌爲相州畱後戊子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宣徽北院使判三司張美並加檢校太傅己亥前司空李穀加開府儀同三司趙國公以前太傅少卿朱渭爲太僕卿致仕辛丑左金吾上將軍致仕史佺卒壬寅高麗國遣使朝貢兼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一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三卷　文昌雜錄云別敘孝經者紀孔子生卒之年月越王孝經新義者以越王爲問答皇靈孝經言五德之遜孝經新義兼及王遜之術皆無當於經義

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

五代史九月壬子前滄州畱後李彥頵卒乙卯高麗王王昭加檢校太師食邑三千戶丙辰以三司副使王贊爲內客省使兼北面諸州水陸轉運使癸亥前開封縣令路延規除名流沙門島先是延規有過停任有司召延規宣敕拒命爲憲司所按故有是命甲子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竇儀爲兵部侍郎充職以尚書戶部員外郎直樞密院杜華爲司門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紫以翰林學士尚書度支員外郎王著爲金部郎中知制誥充職仍賜金紫是日翰林學士尚書屯田郎中知制誥李昉都官郎中知制誥扈蒙水部郎中知制誥趙逢並加柱國賜金紫乙丑兵部尚書張昭進封舒國公戶部尚書李濤進封莒國公以太子詹事劉溫叟爲工部侍郎判國子祭酒事是月京師及諸州郡霖雨踰旬所在水潦爲患川渠泛溢

冬

五代史冬十月癸酉朔以司農卿致仕李鍇爲太僕卿致仕太常少卿致仕姚逵爲將作監致仕丁亥太子太師致仕薛懷讓封杞國公壬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撰進貞惠皇后廟歌丁酉世宗皇帝靈駕發引戊戌以前相州畱後王暉爲右神武統軍辛丑江南國主李景來告世子宏冀卒遣御廚使張延範充弔祭使

十一月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原注在鄭州管城縣）

高麗遣使者來

五代史十一月壬寅朔葬世宗皇帝于慶陵以貞惠皇后劉氏祔焉戊申西京奏太子太師致仕白文珂卒丙辰日南至百寮奉表稱賀戊午廢兗州廣利軍依舊爲萊蕪監壬戌升鳳州固鎮爲雄勝軍丙寅左羽林統軍馬希崇靖十二月壬申朔史館奏請差官修撰世宗實錄從之甲戌改萬歲殿爲紫宸殿甲午西京奏左屯衛上將軍致仕李萼卒乙未大霖晝昏凡四日而止分命使臣賑給諸州遭水人戶　五代春秋己未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皇帝于慶陵

七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

宋興

原注五代之亡所書不同隨事爲文爾梁亡見唐之速漢亡見周之遲也唐欺天下以討賊周欺天下以立贇故書梁亡見唐之立速則知其志不在于討賊也漢亡見周之立遲則知立贇者僞也唐亡無辭莊宗之弒唐已亡矣而明宗又稱唐愍帝之奔唐又亡矣而廢帝又稱唐其亡也不可以屢書故不書也晉亡曰契丹滅晉明言以深戒周曰遜于位遜順也能順乎天命也

五代史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進名奉賀鎮定二州馳奏契丹入寇河東賊軍自土門東下與蕃合勢詔今上率兵北征癸卯發京師是夕宿于陳橋驛未曙兵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詔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以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　　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畧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謌獄訟附于至仁應天順民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今上于是詣崇元殿受命百官朝賀而退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奉皇太后爲周太后皇朝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今上聞之震慟發哀成服于便殿百寮進名奉慰尋遣中使監護其喪以其年十月歸葬于世宗慶陵之側詔有司定謚曰恭皇帝陵曰順陵　五代會要顯德七年正月禪位於宋其年降封鄭王年八歲在宋開寶六年春崩于房陵其月十日追諡恭帝葬順陵在世宗慶陵側年號一依舊稱顯德宰相三人范質王溥魏仁浦使相二十人高保融錢宏俶符彥卿武行德王晏王景郭從義向拱李宏信郭崇

王彥超李筠李重進李彞殷周行逢楊信韓通張永德李宏義侯章大將七人令上張鐸李重進韓通韓令坤石守信高懷德　五代春秋庚申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我宋　宋贈韓通中書令誥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質前朝荷戈其歷于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三靈眷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良用憮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濟龍之舊　太平治跡統類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世宗異之時曲陽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命上代之累遷歸德軍節度一日上夢從世宗遊池上世宗取印視之迴顧梁王弗與而授於上上嘗從布衣辛文悅肄業文悅亦夢邀駕既拜乃上也又有青衣童子升中書據牀而坐曰宋州官家教我來忽不見其幽顯符應如此時周帝幼冲故中外密有推戴之意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北漢兵自土門東下與契丹入寇命諸將禦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輔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征伐人望固已歸之壬子鎭定節度慕容延釗先發時都下讙言將以出兵之

日策點檢爲天子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庭晏然不知癸卯大軍出愛景門紀律嚴甚衆心稍安軍校河中苗訓者號知天文見日黑光久相磨盪指謂太祖親吏宋城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日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征我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黨李處耘具以其事白皇帝弟及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紜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曰太尉忠赤必不見從諸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及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議定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可遏與匡義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固宜審圖爾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聽命普復謂曰外寇壓境莫誰何盍去攘却歸始議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若俟寇退師還則事變不可知也但當急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太尉苟不受策六軍決亦難使向前矣普謂匡義曰事既無可奈何政須早爲約束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曰天命實係人心前軍昨已過河節度使各據方面京師若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轉生變若能嚴敕軍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擾則四方自然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贇馳告殿前指揮使儀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陽王審琦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太祖者也將士環列待旦太祖醉臥初不省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聲振原野普與匡義入白太祖諸將已擐甲執兵直扣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聽事或以黃袍加太祖身且羅拜下稱萬歲太祖固拒之衆不可遂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爲戒太祖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衆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輒加凌暴入城不得侵掠擅劫府庫汝等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諸校皆稟命時上母南陽郡夫人杜氏在城中上憂之遣楚昭輔先入問起居石守信嚴兵守左掖門昭輔至納之昭輔見上母具陳士衆擁戴之狀瑯琊夫人王氏侍側有懼色上母言笑自若曰吾兒生時神異吾知其必享天命上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時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下殿執王溥手曰

倉卒遣將我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則出血溥噤不能對太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在京巡檢太原韓通自內廷惶遽奔歸率諸衆備禦散員都指揮使蜀人王彥昇遇於路躍馬逐之至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諸將翼太祖登明德門太祖令軍士解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等俱至太祖嗚咽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不肯拜列校太原羅彥環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等不知所爲乃言古有受禪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勿負先帝舊恩上許諾質等降階列拜呼萬歲奉上詔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周帝下制禪位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爲鄭王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　東都事略楊徽之歷右拾遺太祖爲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其事及太祖受禪太宗見其書謂太祖曰此周室忠臣也　五代史補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紛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覘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於

（衆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於是持弓矢於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侵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僅數千家其間亦有致金帛於門下用爲報答以堆集如邱陵焉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於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讖云趙氏合當爲天子觀此人才器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厭世未十年而　皇宋有天下趙氏之讖殆應於斯知王者不死信矣哉　清異錄周季年東漢國大雪盛唱曰生伯赤眞人都來一夜森後大宋受命　涑水紀聞周恭帝幼沖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　洛中紀異錄先是周末忽有一跛人衣麄布衣裹青巾草履而入於中書省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羣吏見之咸大驚叱之何人也答曰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答曰在宋州尋白於諸相相曰此狂人也不須奏恐累諸門守衞者事非細爾乃寢因卒逐之出外今上移鎭商邱少主禪位上開國爲大宋宋州官家是天命已兆之也　文獻通考開運末宋州宋城縣有異僧嘗挾彈持銅丸走榛莽中如飛指其地曰不二十年當有帝王由此建號　又晉天福中兩浙兒童聚戲率以趙氏爲語助如言得曰趙得可曰趙可自是一國之人語言無不以趙字兼之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讖後延壽爲北虜所縶而謠言益盛洎趙太祖受禪始悟焉　又周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一日相掩黑光摩盪久之時太祖方北征知星者苗訓指謂親吏楚昭輔曰天命也是日周恭帝遜位）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原注備譏喪亂之事無所不有）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致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玉海顯德二年二月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考制度脩通禮定正樂（崇文目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中興書目大周正樂八十八卷周顯德間中書舍人竇儼撰儼承詔訂論歷代樂名樂儀議樂音樂圖樂章樂器樂曲及夷樂之名甚備按儼末卷論叙六詔編樂書叙論譜記凡八十四卷象八十四調新曲譜三十六卷合前爲十二帙象期之數今書八十四卷具存曲譜惟有黃鐘大呂餘皆缺）議刑統（邵氏見聞錄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隱于民間一日坐封邱巷茶肆中有人貌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憫然久之後之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清波雜志嘗聞范魯公質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曰世之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奸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州縣司刑憲者若人以魯公存心尚何酷吏寃獄之爲懼）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括異志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

（復以銅像爲愛乎鎭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胸鑱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胸間咸以爲報應云　隨手雜錄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爲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礮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間而殂）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于倉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較彼我而乘

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五代史臣曰夫四序之氣寒往則暑來五行之數金銷則火盛故堯舜之揖讓漢魏之傳禪皆知其數而順乎人也況恭帝當紈綺之冲年會笙鏞之變響聽謳歌之所屬知命歷之有在能遜其位不亦善乎終謚爲恭固其宜矣　稽古錄臣光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家室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于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爲强因敗爲功乘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于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强陳又以桴鼓之隙治歷律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能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固非人謀之所及也　容齋三筆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置之極刑予既書于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畧記于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齊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熙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啗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文獻通考唐餘錄六十卷晁氏曰皇朝王皞奉詔撰皞芟五代舊史繁雜之文採諸家之說倣裴松之體附注之以本朝當承漢唐之盛五代則閏也故名曰唐餘錄寶元二年上之溫公修通鑑間亦取之皞曾之弟陳氏曰是時惟有薛居正五代舊史歐陽修書未出此書有志有記有傳文博采諸家小說倣裴松之三國志注　附其下方蓋五代別史也館閣書目以入雜傳類非是　又唐末見聞錄一卷晁氏曰皇朝閻自若纂乾德中王溥五代史成自若之父觀之謂自若曰唐末之事皆吾耳目所及與史冊異者多矣因話見聞故事命自若志之陳氏曰題常山閻自若撰記五代及諸僭偽事其序自言乾德中得於先人及舅氏聞見且曰傳者難驗見者易憑考之史冊不若詢之耆舊也然所記亦時有不同者如李濤納命事本謂張彥澤今）

（乃云謁周高祖未詳孰是　又五代補錄五卷晁氏曰皇朝陶岳撰祥符壬子以五季史書闕畧因書所聞得一百七事　陳氏曰每代爲一卷凡一百七條岳雍熙二年進士　又五代史闕文一卷晁氏曰皇朝王禹偁撰錄五代史筆避嫌漏畧者以備闕文　又五代史纂誤五卷雜錄一卷晁氏曰皇朝吳縝撰凡二百餘事皆歐陽永叔新五代史牴牾舛訛也按通鑑考異證歐陽史差誤如莊宗還三矢事之類甚衆今此書皆不及之特證其字之脫錯而已又善本未必皆然　又五代會要三十卷晁氏曰皇朝王溥等撰采梁至周典故纂次建隆初上之）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下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於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疏適庶亂矣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五代史文惠皇太后王氏開平初追謚）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惰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爲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爲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于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耶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冊府元龜劉崇太祖微時嘗傭力崇家及即位召崇用之歷殿中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祖號爲國婆徐宋之民謂崇家爲豢龍劉家子鼎起家大理評事五代史劉鼎字公度徐州蕭縣人祖泰蕭縣令父崇梁太祖微時嘗傭力崇家及即位召崇用之歷殿中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爲國婆徐宋之民謂崇家爲豢龍劉家鼎起家爲大理評事歷尚書博士殿中侍御史起居郎清泰中自吏部員外郎出爲潭州廉判入爲刑部郎中充鹽鐵判官改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乾祐初拜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鼎善交遊能談笑居家仁孝事繼母趙氏甚謹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一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人稱爲能子衮登進士第文彩遒雋仕周爲左拾遺直史館早卒）封晉國太夫人（北夢瑣言及溫領鎮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惶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溫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溫貴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爲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北夢瑣言仲兄存於賊中爲矢石所中而卒溫置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

（儒業不登一命今有子爲節度使無忝前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爲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卽有諸無取也溫垂涕謝罪卽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寧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鎭　鶴林玉露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媼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誡之多賴以全活（五代史太祖性孝愿奉太后未嘗小失色朝夕視膳爲士君子之規範帝嚴察用法無纖毫假貸太后言之帝頗爲省刑）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于午溝太祖卽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爲文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五代史元貞皇后張氏乾化中追諡　五代會要太祖皇后張氏早崩開平二年追封賢妃至乾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追封曰元貞皇后）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常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爲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于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于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捽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于封邱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悽然泣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后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天福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卽位追冊爲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諡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爲荒淫卒以及禍云（北夢瑣言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爲宋州刺史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款深加禮異張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溫告之曰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月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爲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爲愛己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爲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寐忽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五代會要內職梁太祖昭儀陳氏昭容李氏）

末帝德妃張氏（五代史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爲梁功臣帝爲王時以婦聘之帝卽位將册妃爲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遽册爲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五代會要少帝妃張氏乾化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册爲德妃其夕薨）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爲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莊宗入宮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爲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文昌雜錄梁均王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猶存考功員外商鵬爲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　五代史安崇阮字晉臣潞州上黨人也少倜儻有詞辯善騎射父文祐爲牙門將唐光啓中潞州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率兵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于陣昭宗朝宰臣崔魏公以文祐歿于王事薦崇阮于朝自是累任諸衛將軍梁氏革命以崇阮明辯遣使吳越迴以所獲槖裝悉充貢奉梁祖嘉之故每歲乘軺于江浙間及迴貢獻皆如初梁末帝嗣位授客省使知齊州事時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冀王友謙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領軍經略蒲晉詔崇阮監軍又知華雍軍府事朞年授青州兵馬留後入爲諸衛上將軍唐天成中授黔南節度使檢校太保尋移鎭夔州以蜀冦侵逼棄城歸闕改晉州節度使復爲諸衛上將軍高祖登極之二年詔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舊臣令主葬事崇阮盡哀致禮以襄其事時人義之五年以老病請告授右衛上將軍致仕開運元年九月卒於西京贈太傅）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爲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容齋四筆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第六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珪簒位以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也）友徽建王友裕前卽位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卽位封（五代史福王友璋太祖第五子受禪後封賀王友雍太祖第六子受禪後封建王友徽太祖第七子受禪後封康王友孜太祖第八子末帝卽位後封以反誅　五代會要梁太祖長子友裕郴王開平三年十月追封第二子友文博王開平元年五月九日册封第三子友珪郢王開平元年五月九日封至乾化二年六月三日簒位僞改鳳歷元年三月十七日京城軍亂侍衛都將袁象先率兵入宮友珪自殺少帝卽位追削爲庶人第五子友璋福王第六子友雍賀王第七子友徽建王開平元年五月九日封第八子友孜康王乾化三年三月十二日封梁太祖長女安陽公主降羅延規早卒開平二年八月追

（封長樂公主降趙巖開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普寧公主降王昭祚開平元年五月十一日封金華公主開平二年十月封眞寧公主乾化三年十月五日封少帝長女壽春公主乾化三年四月五日封第二女壽昌公主正明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封　通鑑乾化三年三月丙辰立弟友敬爲康王）友璋初爲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友珪時爲鄆州留後末帝時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五代史廣王全昱太祖長兄受禪後封　通鑑開平元年八月乙酉立兄全昱爲廣王）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爲盜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亦其族矣安用博爲太祖不悅罷會（玉堂閒話骰子數匝廣王全昱忽駐不擲顧而向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動容廣王曰你受它爾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怒擲戲具於階下抵其盆而碎之喑嗚睚眦數日不止　鵲林玉露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　困學紀聞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況天下千萬人之心乎）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册府元龜庶人篡位授宋州節度使乾化元年還雕

陽命內臣拜儀都外王出宿至於偃師仍詔其子衡王友諒侍從以歸）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乾化元年升宋州爲宣武軍以友諒爲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爲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臥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爲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五代史貞明二年卒　五代會要德請梁贈尚書令廣王全昱謚　五代史闕文全昱梁祖之兄也既受禪宮中開宴惟親王得與因爲博戲全昱酒酣忽起取骰子擊盆迸散大呼梁祖曰朱三汝碭山一民因天下饑荒入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足矣何故滅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稱王稱朕吾不忍見血吾族矣安用博爲梁祖不悅而罷臣謹按梁史廣王全昱傳曰昱樸野常呼帝爲三宮中博戲之事諱之夫梁祖弒二君弒一皇后名臣被害者不可勝紀及莊宗即位盡誅朱氏惟全昱先令終至道初知單州有稱廣王之後與尼訟田者豈以一言之善獨存其嗣耶）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五代史友諒全昱子初封衡王後嗣廣王繼歷藩郡多行不法坐弟友能反廢因京師唐師入汴與友能友誨同日遇害）友能爲宋滑二州留後（五代史友能全昱子封惠王後爲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爲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衆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疎斥宗室宗室皆反仄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爲房陵侯（通鑑龍德元年夏四月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

（舉兵趣大梁詔陝州留後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友能至陝留兵敗走還陳州諸軍圍之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友誨爲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爲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因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五代史友誨全昱子封邵王乾化元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充控鶴指揮使坐友能反廢後爲唐兵所殺　通鑑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於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並殺之　通鑑考異薛史曰友諒友能友誨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從弟嘗爲亂者豈得獨存故附於此也）

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慍不形於色太祖以爲軍

校善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襲州刺史（五代史安王友寧字安仁少習詩禮長喜兵法有倜儻之風太祖鎮汴累署軍職每因出師多命統驍果以從及擒秦宗權太祖令友寧監送宗權西獻于長安詔加檢校右散騎常侍行右監門衛將軍自是繼立軍功累官至檢校司空兼襲柳二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襲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五代史太祖駐軍岐下遣友寧領所部兵先歸梁苑以備守禦屬青帥王師範構亂以關東諸兵悉在岐隴欲乘虛竊發自齊魯至于華下羅布姦黨皆詐以委輸貢奉爲名陰與淮夷并門結好會有青人詣裴迪言其狀迪以事告友寧不俟命乃率兵萬餘人東討師範遣其弟將兵圍齊州友寧引兵救之青寇大敗奪馬四千蹄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五代史及昭宗歸長安朝廷議迎駕功友寧授嶺南西道節度使加特進檢校司徒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爲之不流戰于石樓兵敗友寧墜馬見殺（五代史時青寇數千越險潛伏欲入兖州友寧知之伏兵于兖南邀之大破賊衆竟無免者自是兖壁危窘友寧督諸軍進逼營兵首攻博昌縣月餘未能拔太祖怒遣劉捍督戰友寧乃下俘民衆十餘萬各負木石牽牛驢于城南爲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枉之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其邑人清河爲之不流及進迫寇壘與青人戰于石樓王師小却友寧旁自峻阜馳騎以赴敵所乘馬蹶而仆遂歿于陣友寧將戰之前日有大白蛇蟠于帳中友寧心惡之既而果遇禍焉　通鑑朱友寧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成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爲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爲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中柵中

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力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五代史密王友倫幼聰悟喜筆札曉聲律及長好騎射有經度之智太祖每奇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爲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五代史年十九爲宣武軍校景福初充元從騎軍都將尋表爲右武衛將軍漸委戎事）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藤州刺史（五代史太祖征兖鄆友倫勒所部兵收聚糧穀以濟軍須幽滄軍至內黃友倫前鋒夜渡河擊賊奪馬千匹擒斬甚衆因引兵往八議關卒逢晉軍萬餘騎友倫乃分布兵士多設疑軍因聲鼓誓衆士伍奮躍追

（斬數十里其後李罕之請以上黨來歸爲晉軍所圍太祖遣友倫總步騎數萬越險救應遂大破晉軍唐朝加檢校司空守藤州刺史）太祖圍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礬山晉人乃却友倫西會太祖于鳳翔（五代史天復元年岐隴川兵晉人乘虛侵于北鄙友倫率從兵三萬徑往礬山晉人望塵奔逸友倫與氏叔琮等躡其轍追至太原摩壘挑戰獲牛馬萬餘二年領所部兵西赴鳳翔前後累捷戰）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爲（通鑑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友倫存之子也以朱友倫爲右軍宿衛都指揮使）友倫擊鞠墜馬死（通鑑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允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爲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允遣人止太祖太祖以

爲友倫允等殺之奏請誅允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允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閤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乂前左僕射張濬（五代史三年昭宗歸長安制授友倫寧遠軍節度使檢校司徒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及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京師嵗餘因會賓擊鞠墜馬而卒昭宗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歸葬于碭山縣）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五代史開平初有司上言曰東漢受命伯升預其始謀西周尚親叔虞荷其封邑故皇兄存揭零霜露綿歷歲時恩莫逮于陟岡禮方宏于事日皇姪故邕州節度使友寧故容州節度使友倫頃因締構俱習韜鈐並以戰功殁于王事永言帶礪合議封崇于是存追封朗王友寧追封安王友倫追封密王）

郴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太祖與晉圍黃鄴于西華鄴卒荷矟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譟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五代史郴王友裕字端夫太祖長子也幼善射御從太祖征伐性寛厚頗得士心唐中和中太祖會并帥李克用攻圍華州賊將黃鄴因守甚堅俄有一人登陴大詈克用令蕃騎連射終不能中命友裕射之應弦而斃大軍喜噪聲震山谷克用因以良弓百矢遺焉）太祖鎮宣武以爲衙內都指揮使（五代史太祖鎮汴表爲宣武軍牙校及蔡賊殄滅朝廷議功加檢校左僕射尋爲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

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于徐州（通鑑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恭譖之太祖以爲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于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爲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五代

（史景福元年總大軍伐徐時朱瑾領兗鄆之衆爲徐戎外援陣于彭門南石佛山下友裕縱兵擊之斬獲甚衆瑾領殘黨宵遁時都虞候朱友恭羽書聞于太祖誣友裕按兵不追賊太祖大怒因驛騎傳符令裨將龐師古代友裕爲帥仍令按劾其事會使人誤致書于友裕友裕懼遂以數騎遁于山中尋詣廣王于輝州以訴其寃賴元貞皇后聞而召之令束身歸汴力爲營救太祖乃捨之令權知許州　通鑑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舍之使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冦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兗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五代史乾寧元年加檢校司空尋爲武寧軍節度留後四年太祖下東平改天平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光啓元年再領許州天復初爲奉國軍節度留後太祖兼鎮河中以友裕爲護國軍節度留後尋遷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興德尹）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五代史天祐元年七月兼行營都統領步騎數萬經略邠岐十月友裕有疾將校乃謀旋師尋卒于梨園歸葬東京開平初追贈郴王乾化三年又贈太師　五代會要梁太祖長子友裕郴王開平三年十月追封）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爲詩太祖養以爲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爲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費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太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爲使封博王（五代史博王友文本姓康名勤太祖養以爲子受禪後封爲王爲東京留守嗜酒頗怠于爲政）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

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五代史友珪小字遙喜母失其姓本亳州營妓也唐光啓中帝徇地亳州召而侍寢月餘將捨之而去以娠告是時元貞張后賢而有寵帝素憚之由是不果攜歸大梁因留亳州以別宅貯之及期妓以生男來告帝喜故字之曰遙喜後迎歸汴）長而辯黠多智（五代史受禪後封郢王開平四年十月檢校司徒充左右控鶴都指揮使兼管四蕃將軍乾化元年充諸軍都虞候）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常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爲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計事勍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

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劍擊柱者三太祖憊仆于牀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裀褥裹之瘞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羣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通鑑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常畱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娼也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天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于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是誰友珪曰非它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剌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敗氊裹之瘞于寢殿秘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時朝廷新有內難中外人情恟恟許州軍士更相告變匡國節度使韓建皆不之省亦不爲備丙申馬步都指揮使張厚作亂殺建友珪不敢詰甲辰以厚爲陳州刺史）

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于柩前即皇帝位拜韓勍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汴州畱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于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歷（清異錄梁家人傳郢王鳳歷之叛別制幞頭都如唐巾但更雙脚爲仙藤耳其徒號爲順裹）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己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文官爵（五代史友珪弒逆並殺友文末帝即位盡復官爵）廢友珪爲庶人（五代史二年弒太祖篡位均王以兵討之自殺追廢爲庶人）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爲當爲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己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耶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清異錄貞明末帝夜於寢閣擒刺客乃康王友孜所遣帝自戮之造雲母匣貯所用劍名匣曰護聖將軍之館）遂誅友孜明日謂趙

屬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疏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五代史太妃劉氏武皇之正室也　五代會要後唐太祖妃劉氏同光元年四月冊爲皇太妃）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北夢瑣言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于軍機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

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耶且公常笑王行瑜弃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奔達靼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通鑑克用弟克寧爲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　北夢瑣言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李存信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吾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通鑑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劉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輒命夫人母之夫人教養悉如所生）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五代史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嬪于武皇姿質閑麗性謙退而明辨雅爲秦國夫人所重常從容謂武皇曰妾觀曹姬非常婦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内寵乾寧初平燕薊得李匡儔妻張氏姿色絶代嬖幸無雙時姬侍盈室罕得進御唯太后恩顧不衰武皇性嚴急左右有過必峻于譴罰無敢言者唯太后從容救諫卽爲解顏及莊宗載誕體貌奇傑武皇異而憐之太后益寵貴諸夫人咸出其下后亦恭勤内助左右稱之）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常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五代史武皇薨莊宗嗣晉王位時李克寧

李存顥謀變人情危懼太后召監軍張承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置予母子有地毋令乞食于汴幸矣承業因誅存顥克寧以清内難莊宗善音律喜伶人誰涙太后常提耳誨之天祐七年鎭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齒漸衰兒但不墜先人之業爲幸矣何事櫛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曰稟先王遺言須滅仇讎山東之事機不可失及發太后餞于汾橋悲不自勝莊宗平定趙魏駐于鄴城每一歲之内馳駕歸寧者數四民士服其仁孝）莊宗卽位册尊曹氏爲皇太后（五代史太后初封晉國夫人莊宗卽位命宰臣盧損奉册書上皇太后尊號　五代會要後唐太祖皇后曹氏同光元年四月册爲皇太后二月二日勅皇太后所居宮宜名長壽宮）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没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通鑑上遣皇弟存渥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于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諡曰貞簡葬于坤陵（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三年十月貞簡皇太后葬于坤陵初上欲祔于代州太祖園陵中書門下奏議曰伏以人君以四海爲家不常分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今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朝陵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勅應勳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祔葬代州理爲未允從之）而太妃無諡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五代史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陽令皇弟存渥皇子繼岌

（就太原迎奉莊宗親至懷州迎歸長壽宮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訣之後悒然不樂俄聞太妃寢疾尚醫中使問訊結轍既而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疾但見吾面差足慰心吾暫至晉陽旬朔與之俱來莊宗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可令存渥輩迎侍太妃乃止及凶問至太后慟哭累旬由是不豫尋崩于長壽宮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謚曰貞簡皇太后葬于壽安陵　五代會要三年七月崩謚曰正簡八月中書門下奏據禮儀使狀准禮及故事太常少卿定謚太常卿署定訖告天地宗廟伏准禮文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后必謚于廟者受成于祖今皇太后謚請太常卿署定後集百官于連署者謚狀訖讀於太祖武皇帝室然後差丞郎一人撰冊文別定日命太尉上謚冊于西宮靈座同日差一官告謚于天地太微宮宗廟如常告之儀從之至九月中書門下奏大行皇太后謚請于太廟太祖武皇帝室其日合集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于尚書省四品以上官于太廟序立俟行告禮畢中書省班首一人升階詣太祖武皇帝讀謚訖奏聞別擇日上謚冊于西宮靈座及祭告天地宗廟從之　又內職後唐魏國夫人陳氏唐乾寧二年冊爲皇太妃　五代史魏國夫人陳氏襄州人本昭宗之宮嬪也乾寧二年武皇奉詔討王行瑜駐軍于渭北昭宗降朱書御札出陳氏及內妓四人以賜武皇陳氏素知書有才貌武皇深加寵重及光化之後時事多艱武皇常獨居深念嬪媵鮮得侍謁唯陳氏得召見陳氏性既靜退不以寵侍自侈武皇帝呼爲阿媎及武皇大漸之際陳氏侍醫藥垂泣言妾爲王執掃除之役十有四年矣王萬一不幸妾將何託既不能以身爲殉願落髮爲尼爲王諷一藏佛經以報平昔武皇爲之流涕及武皇薨陳氏果落髮持經法名智願後居于洛陽佛寺莊宗賜號廷法大師天成中明宗幸其院改賜圓惠大師晉天福中卒于太原追謚光國大師塔以惠寂爲名也　五代會要後唐武帝長女瓊華長公主降孟知祥同光三年十二月封第二女瑤英長公主降張延釗同光三年十二月封）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衞國夫人韓氏（五代史韓惲字子重太原晉陽人曾祖俊唐龍武大將軍祖士則石州司馬父達代州刺史惲世仕太原昆仲爲軍職惟惲親狎儒士好爲歌詩聚書數千卷乾寧中後唐莊宗納其妹爲妃初爲

嫡室故莊宗深禮其家而惲以文學署交城文水令入爲太原少尹莊宗平定趙魏爲魏州支使莊宗即位授右散騎常侍從駕至洛陽轉尚書戶部侍郎天成初改秘書監俄而馮道爲丞相與惲有同幕之舊以惲性謹厚尤左右之尋遷禮部尚書丁內艱服闋授戶部尚書明宗晏駕馮道爲山陵使引惲爲副使清泰初以充奉之勞授檢校尚書右僕射絳州刺史踰年入爲太子賓客高祖登極以惲先朝懿戚深加禮遇除授貝州刺史時范延光有跋扈之狀惲懼其見逼遲留不敢赴任高祖不悅復授太子賓客尋改兵部尚書天福七年夏車駕在鄴惲病脚氣卒于龍興寺時年六十餘）其次燕國夫人伊氏（五代史伊廣字言元和中右僕射愼之後廣中和末除授忻州刺史遇天下大亂乃委質于武皇廣襟情灑落善占對累歷右職授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遺旁午廣奉使稱旨累遷至檢校司徒乾寧四年從征劉仁恭武皇之師不利于成安寨廣歿于賊有女爲莊宗淑妃子承俊歷貝遼二州刺史）其次后也（五代史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淑妃韓氏莊宗正室德妃伊氏莊宗次室）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于夾城得苻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客退紀談唐莊宗嘗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內以悅劉夫人）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五代史纂誤今按本紀梁末帝貞明元年歲次乙亥魏博諸州入于晉至龍德三年歲次癸未梁亡首尾共九年不

（得爲十餘年也）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于成安北隖時有黄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于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

冊劉氏爲皇后（五代史纂誤今按莊宗紀乃是同光二年二月癸未立皇后劉氏與此不同未知孰是）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于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五代會要同光二年四月太常禮院奏准制以次月十三日行皇后冊命令簡詳臨軒命使冊皇后舊儀皇后廟見如納后之儀受冊後合別定廟見日其日皇后乘重翟車鹵簿鼓吹儀仗導從從之又奏議按開元禮臨軒冊皇后表謝朝皇太后並如納后之儀不載朝謝皇帝之禮准納后儀則皇帝服袞冕降迎于門恐禮太重今詳酌請其日常服御內殿皇后首飾褘衣尚儀引入至殿廷階間再拜又再拜訖退如常儀從之）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于中自以出于微賤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于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北夢瑣言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爲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能役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爲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爲聞懼而潛去至

寺慚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謬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敎命兩宮使者旁午于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絶（通鑑帝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彊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爲父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絶）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晏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

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臘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㵎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鎗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葢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于屏間耳屬之因取妝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五代史纂誤今按莊宗紀趙在禮以同光四年二月癸巳反于貝州甲午陷鄴都甲辰李嗣源討在禮三月嗣源反然則趙在禮反及嗣源討之皆在一月而星變在三月今此先敘三月星變之事而後乃及趙在禮作亂則顛倒失序矣）軍中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五代史纂誤今按郭從謙傳云李嗣源兵反犯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

宗至萬勝不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且古人每謂三分之二爲大半今東幸從兵二萬五千去其大半則有八九千人耳假令尚及萬人而從謙傳乃云尚有二萬餘人則二說自不相合也）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于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飧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加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于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于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五代會要莊宗皇后劉氏同光二年四月十三日冊爲皇后莊宗遇內難奔于太原爲符彥超　所害晉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謚曰神閔敬皇后　北夢瑣言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韓國夫人侍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即昔日黃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爲寒家自莊宗日妾去鄉之時妾父死于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于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爲業

（也后方晝眠乃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爲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爲皇后議者以后出于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稗販所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爲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閤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俵給后將出妝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奕姒妲己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爲俳優名曰李天下雜于塗粉優雜之間時爲諸優扑扶搯搭竟爲嚚婦恩倖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爲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于太原造寺爲尼沿路復通皇弟存渥同寢而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

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昭媛出使御正侍眞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紀（五代會要內職莊宗淑妃韓氏德妃伊氏並同光二年十二月冊以宰相豆盧革韋說爲冊使出應天門登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于永福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

淑妃宮受冊于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昭儀侯氏封汧國夫人昭容夏氏封虢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眞張氏封涼國夫人司簿美德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眞吳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封昌黎郡夫人瑤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一月勅　文獻通考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眞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紀明帝已後又有司寶司贊司膳司醞司飾司衣過藥梳篦衣服知客寶省書省第子院使等名皆封國夫人或郡夫人少者縣君前代內職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冊府元龜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即位以莊宗時六宮內人數千洎蕭牆之變率多散流及帝自關東赴難居至德宮稱制宣徽使處拔簿引進猶千餘人時宮使選數百人皆少年端麗者進御帝曰何事須此宮使奏曰宮中內職各有典掌故事不可闕帝因詔老宮人謂曰入宮幾時對曰會事乾符帝詔悉故事帝曰宮闈典故非耆艾者曷記所進少年定非前輩因戲謂老宮人曰非惟爾識事故且與予顏狀同耳是日勅少年宮人並令還其家無家可歸者任從所適西川所送者亦令罷歸宮中所識者但其舊宮人而已　通鑑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于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虢國夫人夏氏以嘗幸于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嘗加封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北夢瑣言夫人夏氏最承恩寵後嫁契丹突欲名李贊華所謂東丹王郎阿保機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

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凶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爲尼也）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于太原晉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北夢瑣言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馮道尊冊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

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其始出于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絶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克讓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

衛京師賜第于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温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爲寺僧所殺（五代史克讓武皇之仲弟也少善騎射以勇悍聞咸通中從討龐勛以功爲振武都校乾符中王仙芝陷荊襄朝廷徵兵克讓率師奉詔賊平以功授金吾將軍畱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于親仁坊自長慶以來相次一人典衛兵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朝議罪之命加兵于我懼將逃歸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紀綱何相温安文寛石的歷

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于雁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爲賊所敗以部下六七騎伏于南山佛寺夜爲山僧所害克讓既死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于黃巢中和二年冬武皇入關討賊屯沙苑黃巢遣使米重威齎賂修好囚送渾進通至兼擒送害克讓僧十人武皇燔爲詔還其使盡誅諸僧爲克讓發哀行服悲慟久之通鑑考異太祖紀年錄初克讓于潼關戰敗避賊南山隱于佛寺夜爲山僧所害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黃巢賊素憚太祖問其至也將託情修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米重威齎重賂僞詔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召諸將領其賂燔其僞詔以狥薛史克讓傳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云云按克讓于時猶在雲州此克讓恐當作克用云雁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必未誅其子蓋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云云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達靼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于佛寺或者爲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爲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既難明故但云爲寺僧所殺而已）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雁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通鑑考異實錄克用表李克脩爲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五州爲二鎮薛居正五代史孟方立傳曰路人陰乞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脩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由是遂收澤潞二郡乃以克脩爲節度使按薛史張全義傳諸葛爽表全義爲澤州刺史爽卒李罕之據澤州蓋克脩止得潞州澤爲河陽所取也）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

大怒詬而笞之克脩慚憤發疾卒（五代史克脩字崇遠武皇從父弟也父德成初爲天寧軍使從獻祖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克脩少便弓馬從父征討所至立功武皇節制鴈門以克脩爲奉誠軍使從入關爲前鋒破黃巢于華陰敗尙讓于梁田坡蹙黃巢于光順門每戰皆捷勇懾諸軍賊平授檢校刑部尙書爲左營軍使其年十月潞州牙將安居受來乞師請復昭義軍武皇遣大將賀公雅李筠安金俊等以兵從與孟方立戰于銅鞮不利武皇乃令克脩將兵繼進是月平潞州斬其刺史李殷銳乃表克脩爲昭義節度使光啓二年九月克脩出師山東收復邢洺十一月拔故鎭孟方立遣將呂臻來援戰于焦岡大敗之擒呂臻俘斬萬計進拔武安臨洺諸屬縣乘勝進圍邢州方立求援于鎭州王鎔出師三萬援之克脩軍退及李罕之來歸武皇授以澤州刺史與克脩合勢進攻河陽連歲出師以苦懷孟十月孟方立遣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我遼州克脩設伏于遼之東山大敗賊軍擒忠信以獻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邢洺及班師因撫封于上黨克脩性儉嗇不事華靡供帳饔膳品數簡陋武皇怒其非薄笞而詬之克脩慙憤發疾明年三月

（卒于潞之府第時年三十一莊宗即位追贈太師通鑑考異太祖紀年錄太祖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十月且命班師由上黨而歸克脩性吝嗇太祖左右徵賂於克脩旬日間貲數十萬尚以爲供帳不豐掎其事笞克脩而歸太原俄而克脩憤恥寢疾）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虜（五代史克脩子二人長曰嗣弼次日嗣肱嗣弼初授澤州刺史歷昭義橫海節度副使改海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犯燕趙陷涿郡嗣弼舉家被俘遷于幕庭）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蓨縣嗣肱從存審救蓨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超拜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嬀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五代史嗣肱少有膽略屢立戰功夾城之役從周德威爲前鋒時兄嗣弼爲昭義副使與嗣昭守城兄弟內外奮戰忠力咸壯感動三軍潞圍既解以功授檢校左僕射入爲三城巡檢知衙內事天祐七年周德威援靈夏党項阻道音驛不通嗣肱奉命自麟州渡河應接德威與党項轉戰數十里合德威軍柏鄉之戰嗣肱爲馬步都虞候明年從莊宗會朱友謙于猗氏改教練使與存審援河中敗汴軍于胡壁堡獲將罷讓十年與存審屯趙州擊汴人于觀津時梁祖新屠棗強其將賀德倫急攻蓨州縣率師五萬合勢營于蓨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三百薄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日既晡入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弧矢星發摠閧馳突汴人不知所爲營中擾既暝斂騎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蓨縣之圍以功特授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從平劉守光十二年改應州刺史累遷澤代二州刺史石嶺以北都知兵馬使十九年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嬀儒武等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二十年卒于新州時年四十五）

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爲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笞以死而克恭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五代史克恭武皇之諸弟也龍紀中爲決勝軍使大順初潞帥李克脩卒克恭代爲昭義節度使性驕横不法未閑軍政潞人素便克脩之簡正惡克恭之恣縱又以克脩非罪暴卒人士離心時武皇初定邢洺三州將有事于河朔大蒐軍實潞州有後院軍兵之雄勁者克恭選其五百人獻于武皇軍使安居受借其兵不悅克恭令裨校李元審安建紀綱馮霸部送太原行次銅鞮縣馮霸劫衆謀叛殺都將劉杲縣令戴勞謙循山而南北及沁水有衆三千武皇令李元審將兵擊之與霸戰于沁水不利元審戰傷收軍于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視元審于孔目吏劉崇之第是日州將安居受引兵伏攻克恭因風縱火克恭元審並遇害州民推居受爲留後初孟方立之亂居受以澤路歸于武皇至是孟遷以邢洺納降復任爲牙將居受懼其圖已乃叛殺克恭以結汴人居受遣人召馮霸于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乃引軍據潞州自稱留後求援于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霸九月李存孝急攻潞州汴軍夜遁獲霸等誅之武皇乃以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

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從奔達靼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蕃漢都

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于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兒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卽晉王位（五代史克寧武皇之季弟也初從起雲中爲奉誠軍使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克寧奉武皇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力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餘從達靼入關逐黃寇凡征行無不衛從于昆弟之間最推仁孝小心恭謹武皇尤友愛之及鎮太原授遼州刺史累至雲州防禦使乾寧初改忻州刺史從入關討王行瑜充馬步軍都將以功授檢校司徒天祐初授內外都制置管內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充振武節度使凡軍政皆決于克寧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克寧等侍疾垂泣辭訣克寧曰王萬一不諱後事何屬因召莊宗侍側謂克寧張承業曰亞子累公等言終棄代將發哀克寧紀綱軍府中外無譁）初太祖起于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爲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爲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顥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

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于羣言遂至于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于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于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顥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五代史史敬鎔太原人事武皇爲帳中綱紀甚親任之莊宗初嗣晉王位李克寧陰構異圖將害莊宗事發有日矣克寧密引敬鎔以邪謀諭之既而敬鎔白貞簡太后惶駭召張承業李存璋等圖之克寧等伏誅以功累歷州郡同光初爲華州節度使移鎮安州天成中入爲金吾上將軍期年復授鄧州至鎮數月卒贈太尉）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以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于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于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五代史初武皇獎勵軍戎多畜庶孽衣服禮秩如嫡者六七輩比之嗣王年齒又長各有部曲朝夕聚謀皆欲爲亂莊宗英察懼及于禍將嗣位讓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未能彈壓大事季父勳德俱高衆情推伏且請制置軍府俟兒有立聽季父處分克寧曰亡兄遺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者兒但嗣世中外之事何憂不辦視事之日率先拜賀莊宗嗣位軍民政事一切委之權柄既重趣向者多附之李存顥者以陰計干克寧曰兒亡弟及古今舊事季父拜姪理所未安富貴功名當宜自立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公毋得不祥之言我家世立功三代父慈子孝天下知名苟吾兒山河有託我亦何求公無復言必斬爾首以徇克寧雖慈愛因心而日爲兒徒惑亂羣兒之妻復以此言干克寧妻孟夫人說激百端夫人懼事泄及禍屢讓克寧由是愈惑會克寧因事殺都虞候李存質又請兼領大同節度以蔚朔爲屬郡又數怒監軍張承業李存璋繇是知其有貳近臣史敬鎔素與存顥善盡知其事敬鎔告貞簡太后曰存顥與管內太保陰圖叛亂俟嗣王過其第卽擒之幷太后子母欲送于汴州竊發有日矣莊宗召張承業李存璋謂曰季父所爲如此無猶子之情骨肉不可自相

（魚肉吾郎避路則禍亂不作矣承業曰老夫親承遺託言猶在耳存顥輩欲以太原降賊王乃何路求生不卽討除亡無日矣因令吳珙存璋爲之備二月二十日會諸將于府第擒存顥克寧于坐莊宗垂泣數之曰兒初以軍府讓季父季父不忍棄先人遺命今已事定復欲以兒子母投畀豺虎季父何忍此心克寧泣對曰蓋讒夫交構吾復何言是日與存顥俱伏法克寧仁而無斷故及于禍史臣曰昔武皇發跡于陰山莊宗肇基于河朔雖奄有天下而享國日淺眷言枝屬空秀棣華固未及推帝堯敦敘之恩廣成王封建之義自克讓而下不獲就魯衛之封愁問平之德也況天橫相繼亦良可悲哉通鑑初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爲子寵遇如眞子及晉王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伏或託疾不出或見親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顥陰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于理安乎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以爲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于衆言心不能無動又與張承業李存璋相

失數誚讓之又因事擅殺都虞候李存質又求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應州爲巡屬晉王皆聽之李存顥等爲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殺承業存璋奉克寧爲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于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克寧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鎔密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它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母子于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吳珙及假子李存敬長直軍使朱守殷使陰爲之備壬戌置酒會諸將于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顥于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曏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復爲此謀忍以吾母子遺讎仇乎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顥）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乂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存美存乂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五代會要後唐太祖第二子存美邕王第三子存霸永王第四子存禮薛王第五子存渥申王第六子存乂睦王第七子存確通王第八子存紀雅王並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封）存乂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五代史睦王存乂莊宗第五弟同光三年封歷鄜州刺史後以郭崇韜壻爲莊宗所殺）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乂

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千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寃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千郎（北夢瑣言莊宗異母弟存乂以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閹人察訪外事言存乂于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于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于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鍊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鑰貴要問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于其家至是與存乂同罹其禍）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五代史張敬詢勝州金河縣人世爲振武軍牙校祖仲阮歷勝州刺史父漢環事武皇爲牙將敬詢當武皇時專掌

（坊十五年以稱職聞復以女爲武皇子存霸妻益見親信莊宗即位以爲沁州刺史秩滿復用爲甲坊使莊宗經略山東敬詢從軍歷博澤慈隰四州刺史同光末授權州團練使郭崇韜之征蜀也以敬詢督租賦乃表爲利州留後明宗即位正授昭武軍節度使天成二年詔還京師復授大同節度使至鎭招撫室韋萬餘帳四年徵爲左驍衛上將軍明年授滑州節度使以河水連年溢隄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里民甚賴之三年秩滿歸京卒輟視朝一日）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五代史永王存霸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爲軍卒所殺申王存渥莊宗第四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太原爲部下所殺）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于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從存霸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北夢瑣言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間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翦髮衣僧衣謁苻彥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爲軍衆所殺（通鑑存霸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　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于府門之碑下　北夢瑣言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苻彥超不能禁　時存霸已翦髮衣僧衣謁彥超願爲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

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如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五代史通王存確莊宗第六弟雅王存紀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並爲霍彥威所殺　北夢瑣言存紀存確匿于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　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併命于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五代史邕王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三弟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不知所終薛王存禮武皇子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不知所終）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五代史莊宗長子繼岌魏王同光元年四月中書門下奏皇子准故事合帶宮使請以繼岌爲興聖宮使從之至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封爲魏王繼潼繼蟾繼嵩繼嶢皆皇子也同光三年二月勑並可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爲北都留守（五代史魏王繼岌莊宗子也莊宗即位于魏州以繼岌充北都留守及以鎭州爲北都又命爲留守）判六軍諸衞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鄴宮爲興聖宮以繼岌爲使同光三年封魏王（通鑑同光三年九月乙未立皇子繼岌爲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鎭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

百騎降因以其兵脩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栢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五代史三年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十月戊寅至鳳州武興軍節度使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甲申至故鎭康延孝收興州時僞蜀主王衍率親軍五萬在利州令步騎親軍三萬逆戰于三泉康延孝李嚴以勁騎三千犯之蜀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皆奔潰王衍聞其敗也棄利州奔歸西川斷吉柏津浮橋而

去己丑繼岌至興州僞蜀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潼劒龍普等州來降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印降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等五州符印送降階州王承岳納符印秦州節度使王承休棄城而遁辛丑繼岌過利州戊申至劒州己酉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牋乞降丁巳入成都自興師出洛至定蜀止七十五日走丸之勢前代所無）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步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衙門閴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

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畱崇韜鎭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于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畱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彦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卽還而彦珪將行見劉皇后

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禀命乎劉皇后以彦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爲敎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畱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彦珪至蜀出皇后敎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勅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敎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

卒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王氏見聞錄後唐莊宗世子魏王繼岌伐蜀迴軍在道而有鄴都之變莊宗與劉后命內臣張漢賓齎急詔所在催魏王歸闕張漢賓乘驛倍道急行至興元西縣逢魏王宣傳詔旨王以本軍方討漢州康延孝相次繼來欲候之出山以陳凱歌漢賓督之有州軍謀陳岷比事梁與漢賓熟密問張曰天子改換且是何人張色莊曰我當面奉宣詔魏王況大軍在行談何容易陳岷曰久忝知聞故敢諮問兩日來有一信風新人已即位矣復何形迹張乃說來時聞李嗣源過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請盤桓以覲其勢未可前邁張以莊宗命嚴不敢遷延督令進發魏王至渭南遇害矣）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

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踣面以俟繼岌面榻而臥環縊殺之（五代史師回至渭南閹莊宗敗師徒潰散自縊死）任圜從後至葬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閹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五代史繼潼繼嵩繼蟾繼嶢並莊宗子同光三年拜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未封莊宗敗並不知所終　清異錄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長興四年明宗晏駕唐室亂莊宗諸兒削髮爲苾芻間道走蜀時知祥新稱帝爲公主厚待猶子賜予千計）太祖之後遂絕（原注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至莊宗七弟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爲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于述事爾無定法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五代會要皇后曹氏天成三年正月冊爲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冊爲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冊爲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閏十一月隨末帝崩於後樓晉高祖使人護葬至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冊曰和武顯皇后）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爲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爲皇后諡曰昭懿（五代會要明宗皇后夏氏早崩長興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追諡曰昭懿皇后于太微宮之東建寢廟以安神主）

魏氏鎭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是爲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爲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于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諡曰宣憲（五代會要皇后魏氏初封魯國太夫人清泰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祧御歷奉尊諡于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于甄館而皆追崇徽號祔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臣等又覽國史竊見元宗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竇氏代宗皇帝母曰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閟先宮鴻圖既屬于明君尊號咸追于聖母伏以魯國夫人有發祥沙麓貽慶河洲三后勗賢周母允成于天統四妃有子唐宮先啓于帝基仰惟當宁之情彌軫寒泉之思久虛殷薦慮損皇猷臣等謹上尊諡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冊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永祔先祠則都下難崇別廟既追尊諡合期閟宮按漢朝故事園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諡後權立祠廟以申告獻配祔之禮請俟他年從之　冊府元龜清泰二年二月己丑宰臣盧文紀等上章曰臣聞聖列九皇必稟嚴慈之訓貴爲萬乘彌懷顧復之恩所謂生我劬勞昊天罔極故漢昭帝承祧御歷奉尊諡于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于甄館則追崇母后祔享廟庭愛親之道克隆敬本之文斯洽臣等嘗覽國史見元宗大聖孝明皇帝母昭成皇太后竇氏作嬪初奉于相

王歷位纔終于藩孺及至上皇傳國聖子臨朝則追尊配享于閟宮儷極收先于冢后臣又見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章敬太后吳氏入宮纔侍于忠王短世難登于命婦及寶祚爰歸于聖嗣追尊將祔于陵園則羣臣歷懇于封函嚴配請崇于嶽號舊章斯在闕禮未伸臣等叨備鼎司合伸茂典伏惟聖母魯國太夫人夢梓興周望雲佐漢亶河州之懿範契沙麓之休祥三母俱賢周武最承于天統四妃有子唐侯光啓于帝圖仰惟當宁之懷彌軫寒泉之思伏望配陵祔廟法地則天君親實殺于義方恩禮宜歸于聖善母以子貴乃春秋之格言孝以配親固禮經之明義久虛時薦慮損皇猷俾奉官載顯于玉符魏寢永光于金冊則華夷大願臣子追寧臣等謹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施而不私曰宣博聞多能曰憲聖善周達曰憲謹上尊諡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章敬二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冊命故事禮合配陵祔廟臣等再詳儀注備有典彝伏思朝廷且務于便安司局貴期于辦集配于故事更司簡詳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未祔于先朝則都下難崇于別廟既追尊諡合創閟宮臣等謹按漢故事園寢不在王畿者或在陵所便立寢祠禮文雖異于國朝事理可循于權道臣等商量

（太后上尊謚後權立祠廟以伸告獻配祔之禮請俟他年詔曰朕猥將眇質獲嗣丕圖暑往寒來知昊天之罔極憂深思遠唯爾地以無容卿等學究源流文苞體要以致裁成之美復陳孝理之規援引古今鋪陳茂實尊朕以愛親之禮勉朕以追遠之文取則昭成明徵章敬仍加美謚益見忠誠至于權立閟宮頗亦叶于時變劬勞莫報長懸陟屺之心聖善斯崇且慰循陔之念謹依典禮哀慕增深）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于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于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五代史許王從益明宗之幼子也宮嬪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右曰惟此兒王于皇宮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王）從益乳母司衣

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通鑑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爲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辯爲之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爲之詗宮中事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邱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于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爲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于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

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立高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歲時奉祠（五代史晉高祖即位以皇后即其姊也乃養從益于宮中晉天福中以從益爲二王後改封郇國公食邑三千戶其後與母歸洛陽）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亦養于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弟兄爾吾嫂也已而靳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五代史蕭翰者契丹諸部之酋長也父曰阿巴劉仁恭鎮幽州阿巴嘗引衆寇平州仁恭遣騎將劉鴈郎與其子守光率五百騎先守其州阿巴不知爲郡人所紿赴牛酒之會爲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尋歸阿巴妹爲安巴堅妻則契丹主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于德光故國人謂翰爲國舅契丹入東京以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度之命乃以蕭爲姓翰爲名自是翰之一族皆姓蕭契丹主北去留翰以鎮河南時漢高祖已建號于太原翰懼將北歸慮京師無主則衆皆爲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蕃將拜于殿上翌日翰乃輦其寶貨鞍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既立不復爲亂果中其狡計翰行至鎮州遇張礪翰以舊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鎖之歸本國爲永康王烏裕所鎖尋卒于本土）漢高祖起大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于嶶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

爲翰所迫此豈福耶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衞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五代史及開運末契丹主至汴以從益遙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尋歸西京會契丹主死其汴州節度使蕭翰謀歸北地慮中原無主軍民大亂則已亦不得按轡徐歸矣乃詐稱契丹主命遣人迎從益于洛陽令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與王妃逃于嶶陵以避之使者至不得已而赴焉從益于崇元殿見羣官蕭翰率蕃首列拜于殿上羣官趨拜于殿下乃僞署王松爲左丞相趙上交爲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王景崇爲宣徽使餘官各有署置又以北來燕將劉祚爲權侍衞使充在京巡檢翰北歸從益餞于北郊及漢高祖將離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漢高祖行周等不從且奏其事漢高祖怒車駕將至闕從益與王妃俱賜死于私第其時年十七人哀之　五代會要明宗第五子從益許王長興四年五月封晉天福四年封郇國公爲二王後奉唐祀至開運三年契丹犯京師後封爲許王尋爲蕃將蕭翰僞立爲帝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入洛遇害　五代史闕文漢高祖自太原起軍建號至洛陽命郭從義先入京師受密旨殺王淑妃與許王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家子母何罪吾兒爲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臣謹按隱帝朝詔使臣修漢祖實錄敘淑妃從益傳但云臨刑之日焚香俟命葢諱之耳　五代會要內職明宗

（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冊至長興二年四月進號淑妃應順元年又正月十三日冊爲太妃至周廣順元年四月追謚賢妃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曹國夫人司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衛國夫人司記崔氏封蔡國夫人司膳翟氏封滕國夫人司醞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妤高氏封渤海郡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人司飾聊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梳篦張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櫛篦傅氏封潁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已上皆長興三年九月敕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內職倣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敕按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通鑑孔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

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妃帝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曰哀（五代史閔帝哀皇后孔氏　五代會要閔帝皇后孔氏初封魯國夫人應順元年四月爲末帝所害晉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謚爲哀皇后　通鑑孔妃尚在宮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五代會要明宗長女永寧公主降晉高祖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正月改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三月進封晉國長公主第十三女興平公主降趙延壽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九月改封齊國公主至清泰二年三月進封燕國長公主第十四女壽安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第十五女永樂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五代史從審明宗長子性忠勇沉厚摧堅陷陣人罕偕焉從莊宗于河上累有戰功莊宗器賞之用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于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繼璟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于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五代史明

宗在魏府爲軍士所逼莊宗詔從審曰爾父于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兵所劫爾宜自去宣朕旨無令有疑從審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下莊宗改其名爲繼璟以爲己子命再往從審固執不行願死于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赴汴州明宗之親舊多策馬而去左右或勸從審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爲元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五代會要明宗第二子從璟爲元行欽所殺天成三年六月追贈太保未封王　儒林公議唐莊宗遣郭崇韜副魏王繼岌平蜀既而疑崇韜總管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本蕃人姓名邈佶烈雖不佐命有大功莊宗既得天下頗疑之盡奪兵權處以閑逸至是聞變急起嗣源將兵討之洎至鄴諸軍推以爲主嗣源涕泣告其副霍彥威曰與君受命討賊豈料天時人事如此然諸軍只因飢寒思亂當奏加恩賞以圖安靜耳親衛元行欽不能審其由徑奔洛陽告亂途中逢嗣源子金槍指揮使從璟驅之同見莊宗遂斬從璟自將以禦之距汴城五十里聞嗣源入汴軍潰而歸洛）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

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五代史秦王從榮明宗第二子也明宗踐阼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從璟死從榮于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五代史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

（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余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憸之言豈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難處且望嚴誡遂止　冊府元龜漢張昭遠後唐天成中爲左補闕上言曰臣聞周家創業七百年漢氏延洪四百載非惟天命抑亦人謀臣雖至愚竊聞其要叨居諫列備敢奏陳古者人君卽位之後立嫡以爲儲闈列土而封子弟既尊之以名器復教之以訓詞則驕奢淫逸不萌于心仁知賢明以習其性良由擇正人以爲師傅聞善事益其聰明假使中材亦成良器凡人善惡之性多因染習而成將創無窮所宜重愼竊以元良宗子邦國本根或陛下未欲封崇先宜教導所貴識古今之成敗知稼穡之艱難使驕縱不期于心正道常聞于耳輒條芻管仰瀆冕旒事具于後一帝王之子生長深宮爰自幼沖便居逸樂目厭彫華之翫耳煩絲竹之音所謂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倘非天生聰慧神授賢明持此驕盈焉能無惑苟不預爲教導何以致之磐維臣竊見先帝時皇弟皇子盡喜俳優聞無稽玩物之言則娛心悅耳告致理經邦之說則俛目罩眉入則務飾姬姜出則思參僕馬親賓滿座無非優笑之徒食客盈門罕有賢能之士以此知識以此宗師必若託以維城付之主鬯無難亡之國無不破之家其則非遙可謂殷鑒臣請諸皇子各依古議置師傅之官如陛下厚之以渥恩課之以訓導令皇子屈身師事每日講說善道一日之中但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至月中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何必讀書自然博識既達安危之理兼知成敗之由主鬯維城何往不可臣雖短識事繫遠圖伏乞陛下詢于公卿以爲可否一臣聞古之人君卽位而冊太子封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旨一則欲尊儲闈而作磐石繫我宗枝一則欲分嫡庶而辨親疎各歸名分使庶不亂嫡疎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臣竊見近代聖后賢君或有失于此道以此邪家搆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于楊勇太宗睿聖魏王終覆于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于聖代無此厲階其于卜貳封崇在臣不敢輕議臣請諸皇子于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嫡庶而爲禮秩據親疎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絕其僥倖保宗之道莫大于斯一臣聞上聖之才不脩崇而合道中人之性隨染習而無常是故告以話言束之名教猶蹈覆車之轍）

（不師銘坐之言而況左右全闕正人染習不聞善事欲求賢行其可得乎伏見近代師傅之官所設備員而已未聞調護太子訓導諸王坐食俸錢誠爲尸祿臣請皇子中當爲儲位者雖未封拜先要切磋應在朝官寮師傅之官請每日謁見皇子或講論時政或習熟禮容日增月修有益無損在臣愚識以此爲憂伏乞陛下付公卿詳議以爲可否伏唯皇帝陛下仁深拜善道在勵精行慈儉而愛生盡正賞罰而激貞蓋內外皆無闕政左右盡是賢臣諫者無以措詞多士惟期自勵臣豈合遽陳狂瞽輒犯宸嚴但以恩未報于君親事思關于國本庶禆萬一聊磬再三）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于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于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五代史從榮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倡和自謂章句獨步于一時有詩千餘首號曰紫府集　冊府元龜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頻聞時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咏爲事上道此言規諷之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耶平生愛作詩上大笑）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于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五代

會要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草定冊秦王儀注博士段顒議曰據開元禮臨軒冊命諸王大臣其日受冊者朝服從第鹵簿與百官俱集朝堂就次受冊通事舍人引不載謁朝還第之儀自開元已後冊拜諸王皆正衙命使詣延英門進冊皇帝御內殿高品引王入立于位高品宣制讀冊王受冊訖歸院亦無乘輅謁朝之禮臣按五禮精義云古者皆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無自專稟之于祖宗也今雖冊命不在禘嘗然拜大官封大邑必至殿廷敬順之道也今當司欲准開元禮其日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輅車備鹵簿與羣臣俱集朝堂就次受冊訖至應天門外奉冊置于載冊之車秦王升輅出謁太廟訖歸理所儀仗鹵簿如來時之儀從之）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見任宰臣四外其餘諸使兼侍中中書令平章事並是使相向來班序皆在見任宰臣之下今緣秦王從榮是親王新加兼中書令與諸使相不同每遇排班及到中書位次未定今後望諸親王官至兼侍中中書令則與見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親王兼侍中中書令居右如親王及諸使守侍中中書令亦並是使相既不知印不署勅亦分行居右其餘使相依舊規從之）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于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

一〇二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返反内

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櫜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已下七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慴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梲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論也（五代史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衛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既受元帥之命卽令其府屬寮佐及四方遊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己將廓清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不敢忤旨卽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梲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既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四年四月以秘書監劉贊爲秦王傅前忠武軍節度判官蘇瓚爲秦王友前襄州觀察支使魚崇遠爲秦王府記室參軍時言事者請爲秦王置師傅上顧問近臣皆以秦王名勢隆盛不敢制置請自選擇方降是命 又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秦王加天下兵馬大元帥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或事一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司其儀注規程之事條目載詳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沿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受副使已下櫜鞬庭禮今望令諸道節度使已下凡帶兵權者見元帥階下具軍禮參見皆申公狀其使相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具行公牒往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授軍職則委元帥奏請從之又勅天下兵馬大元帥秦王從榮位隆將相望重磐維委任既崇等威合異班位宜在宰相之上）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所爲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宏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宏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于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于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卽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尚忌宋王從厚賢于己而懼不得爲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宏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宏昭等

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宏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宏昭贇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于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宏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宏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卽馳入內見義誠及宏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閤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

何以予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卽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宏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于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卽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五代史補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爲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爲推官輦尤

能爲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庭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爲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遊者多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此輩須來問候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未幾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于民家且落髮爲僧既擒僂知訓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幘著緋驗其眞僞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厲聲曰朱衣纔脫白刃難逃觀者笑之）從榮兵出與防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陳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于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宏實率騎兵從北來（五代史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

中爲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爲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歲時曲遺頗厚于諸將及朱宏昭爲樞密使勢欲尤甚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宏昭將殺秦王以謀告之洪實不以爲辭時康義誠以其子事秦府故以恆持兩端及秦王兵叩端門洪實爲孟漢瓊所使率先領騎軍自左掖門出逐秦王自是義誠陰銜之閔帝嗣位洪實自恃領軍之功義誠每言不爲之下應順元年三月辛酉義誠將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時義誠與洪實同于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洪實言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衂無一人一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敢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也洪實曰公自反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實理前謀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辨遂誅洪實既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故洪實之死後人皆以爲冤）卽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猒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衛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宏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

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五代史後與兵犯宮室敗死廢爲庶人）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北夢瑣言秦王從榮之爲元帥輕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元帥而與判官論詩未踐大位而許人禍福由是中外忌憚竟及誅敗上聞從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絕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晏駕自云我今日白作劉窟頭也　又草書僧文英大師彥脩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從榮復厚遇之後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卩寺一日恍惚忽見秦王擁二十騎詣寺訪彥脩彥脩問大王何以此來恰未對倏而不見彥脩方訪於人不旬日秦王遇害　五代會要淸泰元年十二月勅故庶人從榮後罪先帝貽禍厥身已歷歲時未營宅兆雖軫在原之念宜從有國之規且令中書門下商量葬禮尋據太常禮院狀奏請准唐貞觀中庶人承乾流死黔州仍葬以公禮從之）

明宗兄弟皆不見於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温從敏從璨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爲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士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爲大內皇城使嘗于會節園（通鑑注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義鎭洛歲久私第在會節坊室宇園池爲一時巨麗輸之官以爲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戶參軍賜死重誨誅詔復其官贈太保（五代史從璨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爲右衛大將軍時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嘗以此忌之明宗幸汴州從璨爲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于會節園酒酣之後戲登于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遨遊于予行從之園頻恣歐歡之會仍施峻法顯辱平人致彼喧譁達于聞聽方當立法固不黨親宜貶授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之得罪也令復舊官仍贈太保　五代會要明宗第四子從璨爲安重誨所陷天成四年三月責授房州司戶參軍尋殺之至長興四年七月追贈太保未封王）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卽位以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鎭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爲貢獻其從事諫以爲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爲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鎭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鎭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爲人貪鄙自鎭保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五代史李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從明宗歷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軍迎明宗爲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邢人以從璋爲留後踰月明宗卽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五月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使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旋以違粗諸部入寇從璋率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三年四月移鎭滑臺時明宗駐蹕于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咸有進獻吾爲臣爲子安得後焉欲取倉廩羨餘以助其用諸君以爲何如內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行宮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罹其罪從璋怒翌日欲引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長興元年十月出鎭陝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賜忠勤靜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洋王是

（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𢖍受命代潞王于岐下會潞王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卽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于任年五十一鄭人爲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從璋性貪黷憚明宗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鎮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以此也及高祖在位愈畏其法故歿于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也）

從溫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成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爲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爲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爲盜悉籍歿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爲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爲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五代史李從溫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微時從溫執僕御之役後養爲己子及歷諸藩署爲牙校命典廄庫唐同光中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卽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爲右武衞上將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留守加太傅四年正月改天平軍節度使五月制

封兗王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彭門高祖卽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爲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開運二年改河南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從溫始以明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才畧資濟代之用凡臨民以貨利爲急在常山日覩牙署池潭十餘頃皆立木爲岸而以脩篁環之從溫曰此何用爲悉命伐竹取木鬻於列肆獲其直以實用帑焉高祖卽位從溫時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介一日厲聲於牙門云李從溫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斂謝悉命焚之家無敗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畜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害稼者從溫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吾只有此兄愼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于牖下乃天幸也又從璋子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衞將軍高祖卽位遂領池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虢州刺史性貪鄙常爲郡人所訟下御史臺抵贓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於判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貧重俊臨之割剝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火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及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擕其子婦以訴於府尹景延廣牙將張守英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尹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其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垣訴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姦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之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鞫之盡得其實併以穢跡彰露而賜死於家）

從敏字叔達爲人沈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諡曰恭惠（五代史李從敏字叔達唐明宗之猶子也沈厚寡言

善騎射多計數初莊宗召見試弓馬用爲衙內馬軍指揮使從平汴洛補帳前都指揮使遷捧聖都將明宗移鎮眞定表爲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從明宗入洛補皇城使出爲陝府節度使王都據定州叛命王晏球爲招討使率師討之以從敏爲副領滄州節度使王都平移授定州尋代范延光爲成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封涇王鎮州有市人劉方遇家富於財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爲方遇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共推令遵爲方遇子親族共立券書以爲誓信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資於令遵不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從敏令判官陸完鞫其獄而殺令遵令遵父詣臺訴冤詔本州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台符鞫之備明姦狀及詰二女伏行賂於節度使趙環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完並捕下獄具伏贓罪事連從敏甚懼乃令其妻赴洛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怒曰朕用從敏爲節度使而枉法殺人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赴不須見吾而時王淑妃頗庇護之趙環等三人竟棄市從敏罪止於罰俸而已長興初移鎮宋州唐末帝起兵於鳳翔其子重吉爲亳州防禦使從敏承朝廷命害之淸泰中從敏與洋王從璋並罷歸第待之甚薄嘗宮中同飲既醉末帝

謂從璋從敏曰爾等何物處雄藩大鎮二人大懼頓首太后見之叱曰官家醉爾輩速出去方得解晉祖革命降封莒國公再領陝州尋移鎮上黨入爲右龍武統軍出爲河陽節度使漢祖入汴移授西京留守累官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就加兼侍中改封秦國公歲餘以王守恩代還廣順元年春以疾卒年五十四詔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會要淸泰元年七月勅洋王從璋涇王從敏每月各給料錢一百千米麥各五十擔傔人衣糧各五十分馬十五匹草粟二王自方鎮入朝留洛陽私第故有是給賜　又恭惠贈中書令李從敏謚　北夢瑣言鎮州士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田有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興殖乃舉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遣二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官吏親黨上下在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弟爾繼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并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唯從敏初削官停任中宮祈哀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爲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卽位立爲皇后（五代史末帝劉皇后應州人也天成中封爲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宮遂立爲皇后　五代會要末帝皇后劉氏清泰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冊爲皇后至三年又十一月二十九日與帝遇難同崩於後樓）其弟延皓（通鑑考異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按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延皓后之弟應州人也延朗宋州虞城人也獨廢帝實錄云后姪今不取）少事廢帝爲牙將廢帝卽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爲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爲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五代史后性彊戾末帝甚憚之故其弟延皓自鳳翔牙校環歲之間歷樞密使出爲鄴都留守皆由后內政之力也及延皓爲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之止從罷免而已晉高祖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又劉延皓應州渾元人也后父茂成皆以軍功推爲邊將延皓卽劉后之弟也末帝鎭鳳翔署延皓元隨都校奏加檢校戶部尚書清泰元年除宮苑使加檢校司空俄改宣徽南院使檢校司空二年遷樞密使太保出爲鄴都留守檢校太傅延皓御軍失政爲屯將張令昭所逐出奔相州尋詔停所任及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龍門廣化寺數日自經而死延皓始以后戚自藩邸出入左右甚以溫厚見稱故末帝嗣位之後委居近密及出鎭大名而所執一變掠人財賄納人園宅聚歌僮爲長夜之飲而三軍所給不時內外怨之因爲令昭所逐時執政以延皓失守請舉舊章末帝以劉后內政之故止從罷免而已由是清泰之政弊矣　通鑑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五月癸丑未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已撫安士卒權領軍府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爲之請六月庚申削延皓官爵歸私第癸亥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爲天雄四面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七月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悉誅其黨七指揮）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鎭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卽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于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五代史重吉末帝長子爲控鶴都指揮使閔帝嗣位出爲亳州團練使末帝兵起爲閔帝所害清泰元年詔贈太尉仍令宋州選隙地置廟　五代會要末帝長子重吉爲愍帝所害未封王清泰元年七月追冊爲太尉立廟于萊州　通鑑鳳翔節度使

（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宏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何得潞王陰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出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爲尼洛陽亦召入禁中清泰元年二月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搒捶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五代會要後唐清泰元年六月以皇子重美遙領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北面水陸轉運制置等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五代會要末帝第二子重美雍王清泰三年正月封）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

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通鑑洛陽自聞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爲然（通鑑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五代史雍王重美末帝第二子清泰三年封晉兵入與末帝俱自焚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疏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五代會要晉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第五女天成三年四月封永寧公主長興四年九月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四月改封晉國長公主至天福六年十一月尊爲皇后七年六月尊爲皇太后開運四年三月與少帝同遷于契丹之黃龍府漢乾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崩于蕃中之建州）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卽位公主當爲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册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册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册命（文獻通考天福二年有司請立皇后帝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出帝卽位乃尊爲皇太后）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册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爲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遣太后

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惟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啟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

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于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通鑑考異陷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虜長面撫之遣向封禪寺今從陷蕃記）遣其將崔廷勲以兵守之（五代史崔廷勲不知何許人也形貌魁偉美須髯幼陷契丹歷僞命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契丹入汴遷少帝於封禪寺遣廷勲以兵防守尋授河陽節度使甚得民情契丹北行武行德率軍趨河陽廷勲爲行德所逐乃與奚王拽剌保懷州尋以兵反攻行德行德出戰爲廷勲所敗及契丹主死遂歸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沒於北蕃）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饑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

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絶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于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通鑑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絶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渡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吾家何負至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清異錄晉少主北遷至孟津界一古寺遺下所張紫羅傘五層疊垛簷仍泥金作盤花但朱柄折耳）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通鑑注錦州近木葉山金人疆域圖錦州南至燕京一千四百五十里）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

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契丹國志即慕容氏和龍城也）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為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陘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于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通鑑注建州在遼陽之西北其南則義州其北則土河土河之北則契丹之中京大定府大定府南至燕京一千一百五十里北至上京臨潢府七百里金人疆域圖建州南至燕京一千二百四十五里遼陽府治遼陽縣至燕京二千二百一十里）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

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于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五代會要內職晉高祖穎川郡夫人蔡氏天福三年八月勅五代史纂誤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犯闕等事數百字文多不錄今按其事既見於此傳又見於張彥澤傳及契丹附錄皆數百言其間亦有異同如此傳云四年正月丁亥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於封禪寺而附錄亦云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於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德光入自封邱門此則是帝與太后常出北郊迎之而不得見也而張彥澤傳云德光遣彥澤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壬申夜五鼓自封邱門斬關而入明日遷帝於開封府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則是帝與太后未嘗出郊以迎之也又如出帝與太后奉章謝罪德光報使勿憂之語此傳與附錄皆載既重複而又不同又封出帝為負義侯遷黃龍府之事亦皆兩載如此之類儻能刊定從一則其繁冗之辭省去多矣非惟簡要且免異同之惑也）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為皇太妃（文獻通考安太妃代北人不知其世家生出帝帝立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從建州卒于

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面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契丹國志天祿二年春二月從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命晉侯曰焚骨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毁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齊東野語出帝之事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之小吏其家爲少帝所殺遁入契丹洎出帝黃龍之遷淑之時爲契丹諸司吏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遑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攷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非託予虛以欺世哉其妄可見矣）

出帝皇后（五代會要少帝皇后張氏天福八年十月追册五代史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回鶻別派隨沙陁從居雲中後從唐武皇家於太原從訓遂爲太原人祖君政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從訓讀儒書精騎射初爲散員大將天祐中轄沙陁數百人屯壺關十餘歲節度使李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於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充先鋒遊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徵時嘗在存信麾下爲都押牙與從訓有舊及卽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歷憲德二州刺史高祖之鎮太原也爲少帝娶從信長女爲妃從訓淸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徵赴行在分領鄉兵次於團柏谷兵敗宵遁潛身民間高祖入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焉及見戚里之故深加軫惻尋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於官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超贈大尉弟從恩仕皇朝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爲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爲安重誨所喜以爲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驩甚乃爲重允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允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爲后

（五代會要開運三年十月册通鑑天福八年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淸異錄開運既私寵馮夫人其事猶秘會高祖御器用有王平脫雙蒲桃鏡乃高祖所愛帝初卽位以賜馮夫人咸訝之未久册爲皇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生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宮官尙宮知客等皆爲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爲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用事（通鑑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于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五代會要內職少帝寶省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張氏封春宮夫人充皇后宮尙宮並天福八年十一月二日勅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吳氏進封燕國夫人書省魏國夫人崔氏進封梁國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趙氏封魏國夫人司簿孟氏封沂國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弟子院使齊氏大使郭氏副使賈氏並封本縣君太后宮尙宮陳留郡夫人何氏進封鄒國夫人河南郡夫人元氏進封齊國夫人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郡夫人春宮姚氏常氏焦氏王氏陶氏魏氏趙氏等七人並超封郡夫人寶省婉美趙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已下十一人並授春宮天福八年十一月勅淸河郡夫人張氏彭城郡夫人劉氏並充太后宮司寶南陽郡夫人路氏出使夫人趙氏白氏並充皇后宮司寶開運二年八月勅）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畧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贇敬暉重允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贇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允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卽位卒而敬威敬德重允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爲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敬威字奉信唐廢帝

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通鑑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于民間井中弟沂州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使敬威自殺獲重殷重裔誅之並族所匿之家　通鑑考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實錄云石諱妖男尚食使重乂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同按重乂敬瑭子卽位後爲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本英作殷今從之）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爲太傅并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五代史廣王敬威字奉信高祖之從父弟也父萬詮贈太尉追封趙王敬威少善騎射事後唐莊宗以從戰有功累歷軍職明宗卽位擢爲奉聖指揮使天成應順中凡十改軍額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賜忠順保義功臣淸泰中加兵部尚書彰聖都指揮使遙領常州刺史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敬威時在洛下知禍必及召所親謂曰夫人生而有死理之常也我兄方圖大舉余固不可偷生待辱取笑一時乃自殺于私邸人甚壯之天福二年冊贈太傅葬于河南縣六年追封廣王子訓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敬威弟贇）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敬贇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卽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

陽三城節度使敬贇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五代史贇字德和爲陝州節度使少帝即位加同平章事贇性驕慢每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恣爲暴虐陝人苦之）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温遇以警之契丹犯邊敬贇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贇夜走踰城東垣墮沙壕溺死時年四十九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五代史韓王暉字德昭睿祖孝平皇帝之孫高祖之從兄也父萬友追封秦王暉生而麗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徑臨事多智故高祖于宗族之中獨厚遇之初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署暉爲突騎都將常引所部出敵之不意深入力戰雖夷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厲高祖壯之天福二年遙授濠州刺史充皇城都部署四年加檢校司徒授曹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其涖任也廉愛恤下不營財利不好伎樂部人安之歲餘以疾終于官歸葬太原八年册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五代會要晉高祖長子重英虢王第二子重乂壽王權洛京留守爲張從賓所害第三子重允剡王第四子重信沂王權河南

節度使爲張從賓所害第五子重進夔王第六子重杲陳王並天福七年四月追封第七子重睿許州節度未封王晉高祖長女長安公主降楊承祚天福二年五月封至六年五月卒追封秦國公主至十年九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從長女高平縣主第二女新平縣主第三女千乘縣主孫女永慶縣主並天福七年五月封）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允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匿民間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並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虢王重允鄭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五代史楚王重信字守孚高祖第二子後唐明宗之外孫也少敏悟有智思天成中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俄加檢校刑部尚書守相州長史未幾遷金紫光祿大夫超拜檢校司徒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重信歷事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己復禮常恂恂如也甚爲時論所稱高祖即位出鎮孟津到任踰月去民病十餘事朝廷有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叛命于鄴詔遣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橋屯兵數千人東討延光既而從賓與延光合謀爲亂遂害重信于理所時年二十遠近聞者爲之嘆惜）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

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五代史詔贈太尉時執事奏曰兩漢子弟生死無愍三公位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予甚愍之自我作古寧有例乎遂行册命以其年十月葬河南萬安山天福七年追封沂王少帝嗣位改封楚王妃南陽白氏昭信軍節度使奉進之女也重信有子二人皆幼長于公宮及少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壽王重乂字宏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卽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十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五代史壽王重乂字宏理高祖第三子也幼岐嶷好儒書亦通兵法高祖素所鍾愛及卽位自北京皇城使拜左驍衛大將軍車駕幸浚郊加檢校司空權東都留守未幾鄴都范延光叛時遣光遠討之詔前靈武節度使洛都巡檢使張從賓發盟津屯兵赴鄴下會從賓密通延光與婁繼英等先切河橋次亂洛邑因害重乂于河南府時年十九從賓敗高祖發哀于便殿輟視朝三日詔贈太傅是歲冬十月詔遣莊宅使張穎監護喪事葬于河南府萬安山天福中追封壽王妃李氏汾州刺史玘之女也重乂無子妃後落髮爲尼開運中卒于京師）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內重睿尙幼高祖呼出使拜道于前因以宦者抱持置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契丹國志高祖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馮道輔立之高祖崩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鎭忠武皆不之鎭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五代會要少帝長子延煦遙領陝西節度使第二子延寶遙領曹州節度使按實錄皆帝之從子養爲己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尙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鎭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鎭爭爲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牀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鎭保義自延煦爲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

命延煦等還報末眞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于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通鑑注李心傳曰秦璽者李斯之蟲魚篆也其圍四寸按玉璽圖以此璽爲趙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藺相如所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爲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漢帝所寶用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宮井中復爲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始不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輿服志乃以爲漢所傳秦璽實甚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祗死其臣蔣幹求援于謝尙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永求救于郗恢併獻玉璽一紐方闊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爲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爲眞璽遂以宇文所傳神璽爲非是識者又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于邪律女眞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瑭也然在唐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久矣今按石祗死當作冉閔死李心傳之說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又製二寶有司所奏其說亦祖六典詳注于後）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于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眞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于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于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于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于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于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

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絶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清異錄顯德六年世宗慶陵攢土發引之日百司設祭於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盞口余令雕印字文文之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于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于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于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五代會要漢高祖皇后李氏天福十二年四月八日冊爲皇后至乾祐三年七月冊爲皇太后周廣順元年正月加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卽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爲皇太后（五代史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高祖微時嘗牧馬于晉陽別墅因夜入其家劫而取之及高祖領藩鎮累封魏國夫人高祖建義于太原欲行頒賚于軍士以公帑不足議率井邑助成其事后聞而諫曰自晉高祖建義及國家興運雖出于天意亦土地人民福力同致耳未能惠其衆而欲奪其財非新天子郵隱之理也今後宮所積宜悉以散之設使不厚人無怨言高祖改容曰敬聞命矣遂停斂貸之命后傾內府以助之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天福十二年冊爲皇后隱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冊府

（元龜張昭乾祐中爲太常卿上言臣聞江海不讓于細流所以成其大山岳不讓其撮土所以成其高王者不倦昌言所以成其聖臣歷觀前代乃至近朝遍閱聖君無不好學故楚靈王軍中決勝不忘倚相之書漢高帝馬上爭衡猶聽陸生之說遂得宸謀益治宗社延長伏惟皇帝陛下纘禹丕圖受堯成法春秋鼎盛四聰不惑于咨詢廊廟謀深六藝何妨于講習古者或立儒官或開文館旁求巖穴之士延納草澤之才雖有前規伏恐未暇況國家設官分職選賢任能有輔弼講其國經有師傳啓其言路可以談天人之際可以陳理亂之由但能屬耳于典謨何必服膺于卷軸伏望陛下聽政之餘數召近臣討論經義所冀熟三綱五常之要窮九疇八政之源縱無取于儒冠猶冀賢于博奕時帝年十九猶有童心疏遠正人昵比羣小但與郭允明後贊等度詞醜語宮中手放紙鳶太后每提耳規之即曰經國之謀閨閣無宜預也外間頗聞故有是奏以諷之蘇逢吉謂昭曰先帝在藩時今上已總丱命兄事逢吉令誨之以正道今雖君臣禮隔乘間猶獻忠言皆親狎不常吾友所陳深中其病中書欲商量有所發明但以疏內有輔弼講劘之言雖別敷奏田蘇之益深所愧懷）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宏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不可帝披衣而去曰何必謀于閨門（通鑑隱帝與李業等謀誅楊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五代史纂誤今按周本紀郭威廟號太祖今呼高祖誤）慕容彥超敗于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

遂及于難（通鑑南北遇于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愼勿輕出帝不從）（清異錄漢隱帝之禍手中猶持小摩尼數珠凡一百八枚蓋合浦珠也郭允明劫去）（五代史纂誤今按漢隱帝紀乾祐三年十一月壬午郭威犯封邱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則是帝先出勞軍而後慕容彥超戰敗之次日帝崩矣今此乃先云彥超敗于劉子陂而帝欲出自臨兵失其序矣況李后所言皆未戰前之意也）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贇爲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爲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惟以衰朽託于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橫流于是遷后于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原注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五代史周太祖入京凡軍國大事皆請后發教令以行之是歲議立徐州節度使贇爲帝以迎奉未至周太祖乃率羣臣拜章請后權臨朝聽政后于是稱誥焉及周太祖爲六軍推戴上章具述其事且言願事后爲慈母后下誥答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乾坤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茲多難惟以衰朽託于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念深意涕泗橫流云仍出戎衣玉帶以賜周太祖周太祖即位上尊號曰德聖皇太后居于太平宮周顯德元年春薨　又張彥成潞州潞城人也曾祖靜汾州刺史祖述澤州刺史父孍昭義行軍司馬彥成初爲幷門牙將天成中自秦州驛鐵務官改鄆州都押牙漢祖鎮北門表爲行軍司馬以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從平

（汴洛累加特進檢校太尉同州節度使隱帝即位就加同平章事太祖之伐河中彥成有饋輓之勞河中平加檢校太師乾祐三年冬移鎮相州廣順初就加兼侍中尋移鎮南陽三年秋代歸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其年秋以疾卒年六十贈侍中　通鑑考異周太祖實錄作彥成蓋避周祖諱薛史因之）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贇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五代會要漢高祖長子承訓魏王天福十二年二月追封第三子承勳陳王周廣順元年三月追封又漢高祖長女永寧公主降宋延渥天福十二年四月封至乾祐二年十二月追封秦國長公主　五代史魏王承訓字德輝高祖之長子也少溫厚美姿儀高祖尤鍾愛在晉累官至檢校司空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高祖將赴洛命承訓北京大內巡檢未幾詔赴闕授開封尹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薨于府著年二十六高祖發哀于太平宮哭之大慟以至于不豫是月追封魏王歸葬于太原　又陳王承勳高祖之幼子也國初授右衛大將軍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遙領興元尹俄代侯益爲開封尹進位檢校太師兼侍中乾祐三年冬十一月蕭牆之亂隱帝崩軍情欲立勳爲嗣時勳已病大臣及諸將請候勳起居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舁之以見諸將就視知勳之不能興故議立劉贇周廣順元年春卒周太祖下詔封陳王）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弑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五代史闕文周祖自鄴起兵赴闕漢隱帝兵敗遇害于劉子陂周祖入京師百官謁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及請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爲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爲謬語今爲謬語人臣謹按周世宗朝詔史臣脩周祖實錄故道之事所宜諱矣　通鑑考異按周祖舉兵旣克京城所以不即爲帝者蓋以漢之宗室崇在河東信在許州贇在徐州若遽代漢慮三鎮舉兵以興復爲辭則中外必有響應者故陽稱輔立宗子信素庸愚不足畏贇乃崇子故迎贇而立之使兩鎮息謀俟其離徐已遠去京稍近然後併信除之則三鎮去其二矣然後自立則所與爲敵者惟崇而已此其謀也豈馮道受拜之所能沮乎道之所以受拜如平時者正欲示器宇凝重耳道廉智自將陽愚遠禍恐不肯觸周祖未發之機其徒欲歸美而云耳）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于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卧榻舁承勳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贇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通鑑考異周太祖實錄太祖奏遣前太師馮道往彼諭旨太祖將奉表于徐州未知所遣樞密直學士王度請行許之宰臣百寮表秘書監趙上交齋詔同日首途又隱帝實錄初議立徐帥太后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纘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謙遜恐無此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

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于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定長君以徐州節度

使贇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五代史湘陰公贇爲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見五色明年冬杪有鳥翔集于鮮碧堂庭樹黃質朱喙金目青翼紺趾元尾有類于鳳有賓佐嘆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旬浹而不知所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周太祖駐軍于京師議立嗣君奉太后誥立贇爲嗣傳誥之際馮道芴墜于地左右惡之馮道至贇出郊迎常所乘馬比甚馴服至是馬蹄嚙奔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爲不祥將離彭城嘗一日天有白光一道自西來照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墜于徐野殷然有聲或謂之天狗後贇果廢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通鑑鞏庭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贇以書諭之庭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遺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王彥超奏遣使齎勑詔徐州鞏庭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三月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庭美等）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爲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

士哉然予考于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于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愼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于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爲典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

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无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于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卽位追封蔡王（原注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爾）

（五代史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少從軍漸至龍武小校高祖鎮并州爲興捷軍都將領龔州刺史檢校太保國初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義成軍節度使尋移鎮許州加太尉同平章事高祖寢疾大漸楊邠受密旨遣信赴鎮信卽時戒路不得奉辭雨泣而去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師關輔賊平就加侍中信性昏懦驕貨無厭喜行酷法掌禁軍時左右有犯罪者召其妻子對之臠割令自食其肉或從足支解至首血流盈前而命樂對酒無仁愍之色未嘗接延賓客在鎮日聚斂無度會高祖山陵梓宮經由境上信率掠吏民以備迎奉百姓苦之初聞殺楊邠史宏肇遽啓宴席集參佐賓幕令相致賀曰我謂天無眼令我三年不能適意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勸我一杯可也俄聞蕭牆之變憂不能食尋有太后令言立湘陰公卽令其子往徐州奉迎數日陳思讓率馬軍經過城西但令供頓不敢出城未幾澶州軍變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領軍赴州巡檢鐸引軍入城信惶惑自殺廣順初追封蔡王）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五代會要周太祖皇后柴氏　五代史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龍岡人世家豪右太祖微時在洛陽聞后賢淑遂聘之　龍川別志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　東都事畧周太祖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　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于逆旅數日有丈夫走過其門衣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吏郭雀兒者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卽周太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爲高祖佐命后父柴翁既老每夜寐及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　玉壺清話魏人柴公以經義教授里中有女子備後唐　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父母往迎之至洛遇雨踰旬不能進其女悉以奩具計直十萬分其半與父母令歸大名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父母大愧之知不可奪問之卽郭某乃周祖也因事之）

（執箕帚之禮一日謂其夫曰君極貴不可言然時不可失妾有五萬願奉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貲得爲軍司其父柴公平生爲獨寢之人傳司冥間事一日辰起忽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公惟喜飲妻逼極醉因漏泄其事曰花項漢將爲天子後果然　畫墁錄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甕中作雁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雁出瓮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收得之蒲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中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秉旄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五代史太祖壯年喜飲博好任俠不拘細行后規其太過每有內助之力焉世宗皇帝即后之姪也幼而謹愿后甚憐之故太祖養之爲己子太祖嘗寢后見五色小蛇入顴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未及貴而厭代）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册爲皇后謚曰聖穆（五代史太祖即位乃下制曰義之深無先於作配禮之重莫大於追崇朕當宁載思撫存懷舊河洲令德猶傳荇菜之詩媯汭大名不及珩璜之貴俾盛副笄之禮以伸求劍之情故夫人柴氏代籍貽芳湘靈集慶體柔儀而陳闕翟芬若椒蘭持貞操以選中瑠譽光圖史懿範尚留於閨闈昌言有助於箴規深唯望氣之艱彌歎藏舟之速將開寶祚俄謝璧台宜正號於軒宮俾潛耀於坤象可追命爲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禮册命既而有司上謚曰聖穆顯德初太祖神主入廟以后祔于其室）

淑妃楊氏鎮州眞定人也父宏裕眞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

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于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册爲淑妃拜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宏裕宏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眞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于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還妃喪而葬之（五代史淑妃楊氏鎮州眞定人父宏裕眞定少尹當河朔全盛之時所屬封疆制之于守帥故韶顏美媛皆被選于王宮妃幼以良家子中選事趙王王鎔張文禮之亂妃流離于外唐明宗在藩錄其遺逸安重誨保庇妃家致其仕進父母即以妃嫁于鄉人石光輔不數年嫠居太祖佐漢之初屬聖穆皇后棄世聞妃之賢遂以禮聘之妃睦族撫孤宜家內助甚有力焉晉天福末卒于太原因留葬于晉郊廣順元年九月追册爲淑妃太祖凡一后三妃及嵩陵就掩皆議陪祔時以妃喪在賊境未及遷定世宗乃詔有司于嵩陵之側預營一冢以虛之俟賊平即議襄事顯德元年夏世宗征河東果成素志焉妃兄廷璋早事太祖即位累歷內職出爲晉州節度使　皇朝撫運移鎮邢州又改鄜州受代歸闕卒于私第　東都事畧楊廷璋父宏裕少漁貂裘陂有以二石雁授之者其翼一掩左一掩右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歲生女爲周太祖淑妃明年而廷璋生廷璋以淑妃故得賜官初爲右飛龍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除建雄軍節度使隰州闕守乃請監軍李謙溥攝州事謙溥至隰并人來圍其城或請速救廷璋曰賊遽至必未攻城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諭謙溥相應夜銜枚擊之并人大潰遂北數十里　寓簡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它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

（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勲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忽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擲刃於地從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

貴妃張氏鎭州眞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諮議官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鎔死鎭州亂莊宗遣幽州苻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武從諫館于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于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册爲貴妃（五代史貴妃張氏恒州眞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本州諮議官檢校工部尚書事趙王王鎔歷職中要天祐末趙將張文禮殺王鎔以鎭州歸梁莊宗命將符存審討平之時妃年尚幼有幽州偏將武從諫者駐旆于家見妃韶令乃爲其子聘之武氏家在太原太祖從漢祖鎭并門屬楊夫人以疾終無何武氏子卒太祖素聞妃之賢遂納爲繼室太祖貴累封至吳國夫人漢隱帝末蕭牆變起屠害大臣太祖在鄴都被讒妃與諸皇屬同日遇害于東京舊第太祖踐祚追册爲貴妃發哀故世宗有起復之命世宗嗣位以太祖舊宅即妃遇禍之地因施爲僧院以皇建爲名焉）

德妃董氏鎭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頴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鎭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爲子過于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二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歿于虜中妃嫠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册爲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元之自明皆至刺史（五代史德妃董氏常山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孩提穎悟始能言聽按絲管而能辨其聲年七歲遇鎭州之亂親黨羇離與妃相失潞州牙將得之匿于褚中其妻以息女不育得妃憐之過于所生姆教師箴功容克備妃家悲念其兄瑀諸處求訪垂六七年後潞將入官于朝妃之鄉親頗有知者瑀見潞將欣然歸之時年十三妃歸踰年嫁爲里人劉進超之妻進超爲內職及契丹破晉之歲陷蕃歿焉妃嫠居洛陽太祖楊淑妃與妃鄉親平居恒言妃賢德太祖從漢祖幸洛因憶淑妃之言尋以禮納之鼎命初建張貴妃遇禍中宮虛位乃册爲德妃太祖自聖穆皇后早世以來屢失邦媛中幃內助唯妃存焉加以結珮脫簪率由令範廣順三年夏遇疾醫藥之際屬太祖兗海之征車駕將行妃奏曰正當暑毒勞陛下巡省明發宵征須人供侍司簿已下典事者各已處分從行太祖曰妃疾未平數令診視此行在近無煩內人及太祖駐蹕魯中妃志欲令內人進發中使往來言之太祖手勅鄭仁誨曰切慮德妃以朕至兗州行營津置內人承侍緣諸軍在野不可自安令鄭仁誨專心體候如德妃津置內人東來

（便須上聞約住或取索鞍馬不得供應如意堅確削以手勑示之既而平定兗州車駕還京妃疾無減俄卒于大內時年三十九輟朝三日妃長兄瑀以左贊善大夫致仕仲兄元之季兄自明皆累歷郡守　五代會要周太祖貴妃張氏廣順元年追冊淑妃楊氏廣順元年九月追冊德妃董氏廣順元年四月追冊尚儀趙氏封沂國夫人尚服蘇氏封岐國夫人尚宮甯氏封汾國夫人司賓高氏封漱國郡夫人司賓柴氏封平陽郡夫人司賓茹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記丁氏封隴西郡夫人司記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典寶李氏封隴西縣君司寶王氏封瑯琊縣君司正李氏封隴西縣君司正王氏封瑯琊縣君尚食李氏封隴西縣君尚功曹氏封鉅鹿縣君司衣李氏封隴西縣君司藥林氏封會稽縣君司藥翟氏特封潯陽縣君並廣順元年八月勑）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五代史纂誤今按其後顯德四年四月詔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太傅則此處似誤矣）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爲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尉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動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郯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項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五代會要周太祖第二子侗鄭王第三子信杞王並漢末遇害顯德四年四月追封　五代史鄭王侗太祖子初名青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太尉賜名侗顯德四年追封杞王信太祖子初名意哥漢末遇害太祖即位詔贈司空賜名信顯德四年追封　五代會要周太祖第三女樂安公主爲漢室所害廣順元年二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莒國長公主第四女壽安公主降張永德廣順元年四月封至顯德元年四月封晉國長公主第五女永寧公主廣順元年九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　東都事畧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也初周太祖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于葛驛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其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之醵酒肉衣服相配爲夫婦及太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太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永德也漢命永德押賜招義節度使常遇生辰禮物遇太祖之外兄弟也太祖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永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莅

殺永德耶永德即死切恐累公爾遇驚曰何謂也永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足以爲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爲然止令壯士嚴衛然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以柴翁夢所見爲驗未幾太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周氏親戚盡誅唯永德夫婦在周太祖既即位除永德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妻爲晉國公主遷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征劉崇高平之戰何嶶樊愛能退衂時我太祖及永德牙兵各二千人而已太祖曰賊氣方驕公麾下頗能射可西出陟高而上吾張左掖以應之其勝可必永德以爲然遂大捷劉崇單騎而遁世宗謂永德曰樊愛能何嶶及偏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因盛稱太祖智勇世宗善其言悉誅愛能輩以徇軍聲始振從世宗征淮南破紫金山十八砦吳人樓船蔽川永德擇習水者潛鏁其船引兵擊之多溺死又以兵絕濠州餉道世宗褒之擢爲殿前都點檢從克壽州領鎮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恭帝嗣位移鎮忠武　龍川別志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

愿也醜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人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丈人爲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於獄所以偎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　五代史張穎太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累爲蔣郡列校出內職歷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鄆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穎性卞急峻刻不容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處女穎逼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穎中夜挾刃入於寢門執穎而殺之遂奔於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命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至世宗以澄等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龍川別志張永德事周世宗爲殿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即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甚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爲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曰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素善射間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旦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資奉之藝祖既天資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以獻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第往以情告之太宗特書往永德延之臥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州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常有人告永德謀反藝祖曰張道人非反者郎械而送之永德曰爾敢告吾反吾反臍甚大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遂終於鄧　筆錄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眞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嘗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勳位漸隆永德因漸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永德歎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己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勳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替焉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一官至太傅（漶水燕談錄宰相王溥父祚少爲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旣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爲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士勞賢者起避耶　拊掌錄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旣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祗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囬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莫教我吃冷湯水）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葢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葢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葢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義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絶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葢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卽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册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五代會要世宗皇后劉氏漢末遇害顯德四年四月追册曰貞惠皇后　五代史世宗貞惠皇后劉氏將家女也幼歸于世宗漢乾祐中世宗在西班后始封彭城縣君世宗隨太祖在鄴后留居邸第漢末李業等作亂后與貴妃張氏及諸皇族同日遇禍國初追封彭城郡夫人顯德四年夏四月追册爲皇后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于是決反（畫墁錄郭祖受命討守貞駐師河中城下適年望氣者言守貞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貞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

相也守貞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既嬰城無薪材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薪材也守貞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既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后）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

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卽位册爲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于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于新鄭陵曰懿陵（五代史宣懿皇后符氏祖存審事後唐武皇莊宗位極將相追封秦王父彥卿天雄軍節度使封魏王后初適李守貞之子崇訓漢乾祐中守貞叛于河中太祖以兵攻之及城陷崇訓自刃其弟妹次將及后后時匿于屏處以帷箔自蔽崇訓倉皇求后不及遂自刎后因獲免大祖入河中令人訪而得之卽遣女使送于其父自是后常感太祖大惠拜太祖爲養父世宗鎮澶淵日太祖爲世宗

聘之后性和惠善候世宗之旨世宗或暴怒于下后必從容救解世宗甚重之及卽位册爲皇后世宗將南征后常諫止之言甚切直世宗亦爲之動容洎車駕駐于淮甸久冒炎暑后因憂恚成疾顯德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崩于滋德殿時年二十有六世宗甚悼之旣而有司上謚曰宣懿葬于新鄭陵曰懿陵　五代會要皇后符氏顯德元年三月册爲皇后至三年七月崩追册曰宣懿皇后　五代史闕文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人貴賤守貞舉族悉令術士聽之獨言后大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尚爲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獨免周祖爲世宗娶之顯德册爲后臣以謂術士意蓋亦有時而中人君之位安可望而求公侯其誡之　五代史補世宗皇后符氏卽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工視之大驚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貞素有異志因與子崇訓娶之禮畢守貞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爲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符魏王女也與樞密太尉兄弟之不若汝等愼勿無禮於是諸軍聳然引退頃之高祖王喜曰此女于白刃紛挐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

冊七　參四庫全書　第10　版反內

（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爲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遏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命不以出家爲念愈賢之所以爲天下母也）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五代會要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顯德六年六月冊爲皇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于人而須功德大成（五代史纂誤今按功德大臣未曉其語無乃功德大成之誤耶）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夭閼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諴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諴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右領軍衛大將軍封蘄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五代會要世宗長子宗誼越王漢末遇害顯德四年四月追封第三子宗讓曹王改名熙讓第四子熙謹紀王第五子熙誨蘄王並顯德六年追封　默記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出居天清寺世宗節名而其功德院也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丱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蘄王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于理未安藝祖即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美即收之以爲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帥其英明有自云　隨手雜錄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取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即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世宗子不可爲爾子也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任供三代止云以美爲父而不言祖余得之于其家人）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于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己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葢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五代史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唐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也曾祖琬綏州刺史祖忻同州掾父衮集州刺史）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太祖大喜（五代史補敬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陣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爲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況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

（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　太祖大悅以爲知兵遂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通鑑考異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慮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薦敬秀才于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輕重必爲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爲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鄰以自襲叛徒爲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於吾初從其謀一出而致衆十倍）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五代史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　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發以故人遇之然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牋刺往往有警句傳于軍中太祖比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謂發曰知公鄉人有才可與俱來及見應對稱旨即補右職每令從軍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即署館驛巡官俾專掌檄奏太祖與蔡賊相拒累歲城門之外戰聲相聞機畧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悅恨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以諮之蔡賊平奏授太子中允賜緋從平兗鄆改檢校水部郎中太祖兼鎮淮南授揚府左司馬賜金紫乾寧中改光祿少卿充職天復中授檢校禮部尚書遥領蘇州刺史　通鑑考異莊宗列傳曰溫狡譎多謀人不測其際唯翔覘彼舉錯即揣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爲之助溫大悅以爲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切諮之）自　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五代史昭宗自岐下還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振登樓勞問翔授檢校右僕射太府卿賜號迎鑾協贊功臣）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汗流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

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遂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五代史纂誤今按此傳稱殺唐大臣幾盡所殺果何人耶以爲裴樞等耶則殺樞等乃天祐二年六月中而全忠攻淮南日是其年九月後與裴樞等事不相連屬以爲別有大臣耶則歐陽五代史本紀及唐本紀各不畧載既云大臣則名字必有著者無容漫無姓名況其年六月方殺裴樞等而貶死者數百人朝廷爲之一空見唐六臣傳豈有九月又以用兵失利歸而忿躁又殺大臣幾至于盡雖全忠凶賊悖戾亦當不至于此忿躁殺大臣事無所指歸蓋誤書也）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五代史太祖受禪自宣武軍掌書記前太府卿授檢校司空依前太府卿勾當宣徽院事尋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以翔知院事開平三年夏四月太祖以邠岐侵擾遣劉知俊西討鄜延深憂不濟因宴顧翔以問西事翔剖析山川郡邑虛實軍糧多少悉以條奏如素講習左右莫不驚異太祖歎賞久之乾化元年進位光祿大夫行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知崇政院事平陽郡侯前朝因金鑾坡以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得爲學士者稱金鑾以美之今殿名金鑾從嘉名也置大學士始以翔爲之　五代會要以金鑾爲名非典也大學士與三館大學士同　玉海乾化元年置金鑾殿大學士以敬翔爲之）翔爲人深沈有大畧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五代史纂誤今按朱全忠以中和三年癸卯歲爲汴州節度使至建國受禪迄于乾化二年壬申歲遇弑正三十年不得云三十餘年也）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

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五代史翔自釋褐東下遭遇霸王懷抱深沈有經濟之畧起中和歲至鼎革大運其間三十餘年扈從征伐出入帷幄庶務叢委恒達旦不寢唯在馬上稍得晏息每有所裨贊亦未嘗顯諫上俛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意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迹人莫得知侯鯖錄五代敬翔當權時門前一風子白衫作舞歌曰執板設歌乞箇錢塵中流涙酒中仙直饒到老常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誚翔曰爾以我嘗失身于賊乎尚讓黄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

典謁交結藩鎭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于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五代史翔妻劉氏父爲藍田令廣明之亂劉爲巢將尚讓所得巢敗讓攜劉降于時溥及讓誅時溥納劉于妓室太祖平徐得劉氏嬖之屬翔喪妻因以劉氏賜之及翔漸貴劉猶出入太祖卧內翔情禮稍薄劉于曲室讓翔曰卿鄙余曾失身于賊恥以成敗言之尚讓巢之宰輔時溥國之忠臣論卿門第辱我何甚請從此辭翔謝而止之劉侍太祖之勢太祖四鎭時劉已得國夫人之號車服之驕侈婢媵皆珥珠翠其下別置爪牙典謁書幣聘使交結藩鎭近代婦人之盛無出其右權貴皆相附麗寵信言事不下于翔當時貴達之家從而效之敗俗之甚也）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五代史及太祖大漸召至御牀前受顧託之命且深以并寇爲恨翔嗚咽不忍受命而退庶人友珪之篡位也以天下之望命翔爲宰相友珪以翔先朝舊臣有所畏忌翔亦多病不綜政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于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五代史末帝即位趙張之族皆處權要翔愈不得志及劉鄩失河朔安彥之喪楊劉翔奏曰國家連年遣將出征封疆日削不獨兵驕將怯亦制置

未得其術陛下處深宮之中與之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之勝負哉先皇時河朔半在親御虎臣驍將猶不得志于敵人今寇馬已至鄆州陛下不留聖念臣所未喻一也臣聞李亞子自墨縗統衆于今十年每攻城臨陣無不親當矢石昨聞攻楊劉率先負薪渡水一鼓登城陛下儒雅守文未嘗如此俾賀瓌輩與之較力而望攘逐戎寇臣所未喻二也陛下所宜詢于黎老別運沈謀不然則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恩深陛下必若乏材乞于邊陲効試末帝雖知其懇惻竟以趙張輩言翔怨望不之聽）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于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

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五代史及王彥章敗于中都晉人長驅而南末帝急召翔謂之曰朕居常忽卿所奏果至今日事急矣勿以爲懟且使朕安歸翔泣奏曰臣受國恩僅將三紀從微至著皆先朝所遇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郎君以臣愚誠敢有所隱陛下初任段凝爲將臣已極言小人朋附致有今日晉軍卽至段凝限水欲請陛下出居避敵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應敵陛下必不果決縱良平復生難以轉禍爲福請先死不忍見宗廟隕墜言訖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五代史及晉主昭都城有詔赦梁氏臣寮李振謂翔曰有制洗滌將朝新君翔曰新君若問其將何辭以對是夜翔在高頭里第宿于車坊欲曙左右報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翔返室嘆曰李振謬爲丈夫耳朱氏與晉仇讐我等始同謀畫致君無狀今少主伏劍于國門縱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國門也乃自經而卒數日并其族被誅初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袞郄殷象馮錫嘉奉詔脩撰太祖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畧復詔翔補緝其闕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爲盜（五代史朱珍徐州豐縣雍鳳里人也太祖初起兵珍與龐師古許唐李暉丁會氏叔琮鄧季筠王武等八十餘人以中涓從摧堅陷陣所向盪決）珍爲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五代史及

太祖鎭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爲宣武右職以總腹心于是簡練軍伍裁制綱紀平巢破蔡多珍之力也）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常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五代史始尚讓以驍騎五千人至繁臺珍與龐師古齊奉國等擊退之及黃巢敗珍與并帥李克用追至寃句而還尋從太祖以汴宋亳之師入西華破王夏寨勇冠軍鋒以功加秩光啟元年署諸軍都指揮使始爲上將于是軍焦夷敗蔡師鐵林三千人盡俘其將復西至汝鄭南過陳穎繚宋亳滑濮間與蔡賊交戰屢伏襲殺不知其數）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趍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五代史會滑州節度使安師儒戎政不治太祖命珍與李唐賓率步騎以經畧之始入境遇大雪令軍士無得休息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乘其墉滑州平）秦宗權遣盧瑭張晊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于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晊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五代史時太祖方謀濟師乃遣珍往淄州募兵行次任縣東面都統齊克讓伏兵于孫師陂以邀珍

（珍大破之進軍至牙山都虞候張仁遇白珍曰軍有不齊者當先斬本都將後以狀聞願許之珍怒其專乃斬仁遇以徇軍由是諸將感懼兵至乾封與淄人戰于白草口敗之青人以步騎二萬列三寨于金嶺驛珍與戰連破之殲其師盡獲軍器戎馬是夕攻博昌大獲兵衆其後破盧瑭張晊及朱瑄朱瑾之衆平定曹濮未嘗不在戰中）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邱宏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磔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畧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于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于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爲尙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兵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畧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才爲和解之（五代史梁山之役始與李唐賓不協珍在軍嘗私迎其室于汴而不先請太祖疑之密令唐賓察之二將不相下因而交諍唐賓夜斬關還汴以訴珍亦棄軍單騎而至太祖兩惜之故不罪俾還于師復以踏白騎十入陳亳間以邀蔡人遂南至斤溝破淮西石璠之師二萬擒璠以獻珍旋師自亳北趣靜戎濟舟于滑破黎陽臨河李固三鎮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餘人分命聶金范居實畧澶州與魏師遇于臨黃魏軍有豹子軍二千餘人斃之無噍類威振河朔復攻淮西至蔡夾河而寨敗賊將蕭皓之衆皆擁于河溺死之進軍蔡州營其西南既破羊馬垣遇雨班師珍以兵援劉瓚赴楚州至襄山南遇徐戎扼其路珍乃攻豐下之時溥乃以全師會戰于豐南吳康里珍乃收豐破其三萬餘衆及蔡賊平珍北諸將功居多）

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廏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廏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卽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旦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通鑑注使全忠不殺朱珍珍其肯爲全忠用乎霍存等之請弗思爾矣）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五代史龍紀初與諸將屯于蕭縣以禦時溥珍慮太祖自至令諸軍葺馬廄以候巡撫李唐賓之裨將嚴郊獨慢焉軍候范權侍珍以督唐賓素與珍不協果怒乃見以訴其事珍亦怒曰唐賓無禮遂拔劍斬之珍命騎列狀陳其事太祖初聞唐賓之死驚駭與敬翔謀詐令有司收捕唐賓妻子下獄以安珍心太祖遂徑往蕭縣距蕭一舍珍率將校迎謁梁祖令武士執之責其專殺命丁會行戮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以救太祖怒）

（以坐牀嚮之乃退　又李唐賓陝州陝縣人也中和四年二月尚讓之冠繁臺也唐賓與李讜霍存並爲巢將與太祖之軍戰于尉氏門外三月太祖破瓦子寨唐賓與王虔裕來降時黃巢壁于陳郊乃命唐賓摩其西闉林焉王滿之師王夏之陣唐賓悉在戰中後與朱珍趣淄州所向摧敵及取滑平蔡前後破鄆淮徐之衆功與朱珍畧等而驍勇絕倫善用矛未嘗不率先陷陣其善于治軍畧行師之道亦與珍齊名珍之擒石播也唐賓亦泝淮與郭言掎角下盱眙其後渡河破黎陽李固等鎮攻濠州下內黃敗魏師未嘗不與珍同暨攻蔡之役珍自西南破其外垣唐賓亦壞壕坎墉摧其東北隅及伐徐取豐時溥軍于吳康珍與遇之未能却唐賓引本軍擊敗之珍遂大勝每與師必與珍偕用故往無不利然而剛中用壯遂爲珍所害以謀叛聞太祖聞之痛惜累日及誅朱珍後令其妻孥至軍收葬而加弔祭焉）

麗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五代史麗師古曹州南華人初名從以中涓從太祖性端愿未嘗離左右及太祖鎮汴樹置戎伍始得馬五百匹即以師古爲偏將援陳破蔡累有戰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郴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于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五代史及朱珍以罪誅遂用師古爲都指揮使乃渡淮餉軍于廬壽攻滁州破天長下高郵泝淮轉戰所至克捷尋代朱友裕領軍攻下徐州斬時溥首以獻遂移軍伐兖州入中都寨

于梁山敗朱宣之衆襲至壘下又破朱瑾于清河從討汶陽與朱宣朱瑾及晉將史儼兒戰于故樂亭大捷而迴乾寧四年正月復統諸軍伐鄆拔之擒其帥朱宣以獻始表爲天平軍節度留後尋授徐州節度使官至檢校司徒　文苑英華授龐從武寧軍節度使改名師古制門下沛澤遺封碭山奧壤俗稱雄富人本質貞古爲用武之鄉今乃優賢之地況自嬰多難極迫延災烝黎嘗困于流離全材久專於綏撫已觀試可爰議正名時舉寵章用申獎勸具官龐從夙懷明畧早負壯圖精專能習于豹韜瓌偉素推其齊領襟靈豁達氣宇剛嚴居然將領之才遒爾深沉之度差肩頗翦接武韓彭揚閫外之休聲富帷中之嘉畫自委之劉氏須我詔條惠愛行於鄉閭威望揚於士伍克成謠詠遠副憂勤臨戎旣耀于雄稜撫俗備揚其善政適移歲月足洽寵靈是宜錫以旌幢進其官秩奄有徐夷之一境爰撫大彭之故都膺吾眷求永作藩翰於戲敬敷五教光總十連踐論道之華資加御貴之榮級無忘惕勵以奉恩光可某官仍改名師古主者施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徵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畧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爲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五代史乾寧四年八月與葛從周分統大軍渡淮以伐楊行密十一月師古寨于清口寨地卑下或請遷移弗聽俄有告淮人決上流者曰水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須臾我軍在淖中莫能戰而吳人襲焉故及于敗師古沒于陣　玉堂閑話唐昭宗乾寧丙辰歲朱梁太祖誅不附己者兗帥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帥龐從會軍五萬于青口東所屯之地盍兵書謂之絕地人不爲肩行一舍方

（至夷坦之處時梁祖命腹心者監護之統帥莫之能禦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數萬而至從聞瑾覘至一軍喪魄及戰無敢萌鬥志或溺或浮唯二獲免先是瑾軍未至前部伍虛驚尤多怪異刁斗架自行于軍帳之前家屬在徐州亦凶怪屢見使宅之後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災即見時命僧于雕堂建道場統帥未亡之前家人望見燕子樓上有婦人衣紅白畫凭欄而立見人窺之漸移身退後而沒時登樓之門皆扃鐍之不數日内問至　九國志侯瓚字信美城濮人黃巢聚兵于曹濮瓚從之時年十六巢陷軍師瓚逃歸鄆州時僖宗幸蜀徵十道兵討巢朱瑄以鄆兵應命瓚爲偏將預行尋復與諸道兵伐秦宗權皆以勇果聞頃之隨瑄弟瑾襲兗州瓚與瑾逆殺齊克讓破宿州瑾據有兗州瓚爲爪牙梁祖攻兗州力戰以却梁兵梁祖圍時溥於徐州兗鄆兵救之不利溥死梁兵遂攻兗鄆戰于城下者數年長圍三合而三却之時瓚常在瑾之左右大小數百戰隨瑾搏擊馳突出入敵中殺傷不可勝計乾寧四年隨瑾與太原將史儼掠徐州瑾將康懷貞以兗州叛瑾無所歸與瓚等率兵數千走海州遂來歸行密授瓚衙將是歲梁太祖大舉兵伐吳龐從聶金率衆入自淸口葛從

周以精兵圍壽陽江淮大恐行密以兵萬二千會戰於淸口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戰士皆擴食飲雪而行甫及梁營則竪戈植足鬥志未決瑾與瓚率五十餘騎潛濟淮入自壘北舞槊而馳囂聲雷沸梁兵皆殞肜不能舉遂斬龐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鳴鼓西行破葛從周於壽陽沉其卒萬餘人于淠河梁人大震瓚功爲多授左右隨從騎軍副使隨王茂章救王師範于青州破梁兵五萬餘殺友寧瓚復有功從周本王攻蘇州戰于黃天蕩從徐溫却王景仁于壽陽逐劉崇景於袁州朱瑾救徐州之圍及攻潁州瓚皆預戰累授滁州刺史太和三年卒年七十）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強于天下而吳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強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愼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五代史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曾祖阮祖遇賢父簡累贈兵部尚書）少從黃巢巢敗降梁（五代史從周少豁達有智畧初入黃巢軍漸至軍校唐中和四年三月太祖大破巢軍于王滿渡從周與霍存張歸霸昆弟相率來降）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鬥傷面身被數創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五代史七月從太祖屯兵于西華破蔡賊王夏寨太祖臨陣馬踣賊衆來追甚急從周扶太祖上馬與賊軍格鬥傷面矢中于肱身被數槍奮

命以衛太祖賴張延壽迴馬轉鬥從周與太祖俱免退軍溵水諸將並削職唯從周延壽爲大校）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五代史其後入長葛靈井大敗蔡賊至斤溝沉河殺鐵林三千人獲九寨都虞候王涓）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于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于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于沇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于內黃敗魏兵于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畱

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五代史太祖遣郭言募兵于陜州有黃花子賊據于溫谷言從周擊破之又破秦賢之衆于滎陽尋佐朱珍收兵于淄青間時兗州齊克讓軍于任城從周敗之擒其將呂全眞淄人不受制復與之戰獲其驍將犨約會青州以步騎萬餘人列三寨于金嶺以扼要害從周與朱珍大殲其衆擄其將楊昭範等五人而還至大梁不解甲徑至板橋擊蔡賊破盧瑭寨瑭自溺而死又于赤堌殺蔡軍二萬餘人從討謝殷于亳州擒之迴襲曹州擄刺史邱宏禮以歸與兗鄆軍遇于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宣朱瑾僅以身免擒都將鄒務卿已下五十人從太祖至范縣復與朱宣戰擄尹萬榮等三人遂平濮州未幾與朱珍擊蔡賊于陳亳間獲都將石璠文德元年魏博軍亂樂從訓來告急從太祖渡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鎭至內黃破魏軍萬餘衆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李罕之引并人圍張全義于河陽從周與丁會張存敬牛存節率兵赴援大破并軍殺蕃漢二萬人解河陽之圍以功表授檢校工部尙書從朱珍討徐州拔豐縣敗時溥于吳康得其輜重加檢校刑部尙書佐龐師古討孫儒于淮南畧地至盧壽除等州下天長高郵破邵伯堰迴軍攻濠州殺刺史魏勳得餉船十艘大順元年八月并帥圍潞州太祖遣從周率敢死之士夜銜枚犯圍而入會王師不利于馬牟川卽棄上黨而歸其年十二月與丁會諸將討魏州連收十邑明年正月大破魏軍于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十月佐丁會攻宿州從周壅水灌其城刺史張筠以郡降從討兗州破朱瑾之軍于馬溝景福二年二月與諸將大破徐兗之兵于石佛山八月與龐師古同攻兗州乾寧元年三月軍至新泰縣朱瑾令都將張約李胡椒率三千人來拒戰師古遣從周張存敬掩襲生擒張約李胡椒等都將數十人二年十月圍兗州兗州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并人鄆人來救卽引軍趨高吳夜半却潛歸寨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軍士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孫漢筠從周累立戰功自懷州刺史歷曹宿二州刺史累遷檢校左僕射　通鑑十一月朱瑄朱瑾告急于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晉攻魏魏人求

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閭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閭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五代史三年五月并帥以大軍侵魏遣其子落落率二千騎屯洹水從周以馬步二千人擊之殺戮殆盡擒落落于陣并帥號泣而去）遂從攻鄆州擒朱宣于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留後（玉堂閑話梁葛侍中周鎭兗之日嘗遊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婚有神彩善騎射膂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見愛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于再三甲方流眄于殊色竟忘其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記憶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之罪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交鋒數日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飢渴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卽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甲大有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爲人之妻可不愈于爲人之妾耶令具飾資粧其直數千緡召甲謂之曰汝立功于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職此女卽所目也甲困稱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署乃受噫古有絕纓盜馬之臣豈逾于此葛爲梁名將威名著于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云　又兗之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上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郞君祠神者巫云天齊王之愛　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如侯王卽此神也魯人畏敬過于　朱梁時葛周鎭兗部署嘗舉家婦女遊于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郞者其婦美容止拜于三郞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悶絕久之舉族大悸卽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精神失常夢寐恍惚嘗與神遇其家懼之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

（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欠伸呵嚏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私相竊笑語逡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同宿久之婦亦卒）以兗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渒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五代史遂自洹水與龐師古渡河擊鄆四年正月下之從周乘勝伐兗會朱瑾出師在徐境其將康懷英以城降以功授兗州留後檢校司空復領兵萬餘人渡淮討楊行密至濠州聞龐師古清口之敗遽班師）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畧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五代史光化元年四月率師經畧山東時并帥以大軍屯邢洺從周至鉅鹿與并軍遇大破之并帥遁走我軍追襲至青山口數日之內邢洺磁三州連下斬首二萬級獲將吏一百五十人即以從周兼領邢州留後十月復破并軍五千騎于張公橋晉將李嗣昭急攻邢州陣于城門外從周大破之擒蕃將貢金錢慕容騰百餘人）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人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反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於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耳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鴉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愼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于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于青山（五代史二年春幽州劉仁恭率軍士十萬寇魏州屠貝郡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王郃郎等翊日破其八寨追擊至臨清劉仁恭走滄州從周授宣義軍行軍司馬五月并人討李罕之于潞州太祖以丁會代罕之令從周馳入上黨七月并人陷澤州太祖召從周令賀德倫守潞州德倫等尋棄城而歸三年四月領軍討滄州先攻德州下之及進攻浮陽幽州劉仁恭大舉來援時都監蔣元暉謂諸將曰吾王命我護軍志在攻取今燕帥來赴不可迎戰當縱其入壁聚食困廩力屈糧盡必可取也從周對曰兵在機機在上將非督護所言也乃令張存敬氏叔琮守其寨從周逆戰于乾寧軍老鴉堤大破燕軍斬首三萬獲將佐馬愼交已下百餘人奪馬三千匹八月并人攻邢洺從太祖破之從周追襲至青山口斬首五千級獲其將王郃郎楊師悅等得馬千匹表授檢校太保兼徐州兩使留後）遂從太祖攻鎭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五代史尋爲兗州節度使　文苑英華授葛從周兗州節度使制門下建牧立監施亭育之深仁顯忠遂良表激揚之茂典其有聲馳軍伍積著郡符威令夙振于戎行美化滂流于封部允契求材之念宜當分閫之榮遂舉龐章俾膺重寄具官某學洞元符智包黃石抱刻銘燕然之志蘊刊碑勃弄之心氣薄雲天義凌霜雪以和爲貴用壯處謙御下而寬猛有經料敵而錙銖罔失朕以鄒魯重鎭兵革連年愼擇可人用蘇疲俗得於僉論叶我敷求昔魏延以勇畧逸羣自偏稗而登上將呂蒙以材志拔萃捨行陣而總戎麾況乎早踐方州屢登崇秩積効已彰于靡監獎酬宜示於優恩仍加水土之尊式寵旌旄之寄爾其靜訓驍勇之士惠

（先倬獨之人布我憂勤康其凋瘵膺茲超擢無忘恪恭）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文苑英華泰寧軍節度使葛從周母廣平郡太君宋氏進封廣平郡太夫人制敕某官某母郡太君宋氏古者事親竭力而養樂于負米信有其人今從周秩帶三公貴享十乘實賴嚴明之訓以成忠信之名爾既承顏必盡無違之志吾方敎孝遂加有典之勳可依前件　又泰寧軍節度使葛從周妻清河縣君張氏進封清河郡君制敕具官葛從周妻清河縣君張氏生自良家配吾戎帥頗能佑助克濟功名柔順睦親內則有聞於宗族溫恭近禮外言不出于閨房既屬推恩是宜用典進之郡邑俾稱藩侯可依前件）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五代史天復元年三月與氏叔琮討太原從周以兗鄆之衆自土門路入與諸軍會于晉陽城下以糧運不給班師頃之從周染疾會青州將劉鄩陷兗州太祖命討之遂力疾臨戎三年十一月鄩舉城降以功授檢校太傅）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五代史太祖以從周抱疾既久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上將軍以風恙不任朝謁改右衛上將軍致仕養疾偃師縣亳邑鄉之別墅頃之授太子太師依前致仕末帝即位制授潞州節度使令坐食其俸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陳留郡王累食邑至七千戶命近臣賚旌節就別墅以賜之貞明初卒于家冊贈太尉　清異錄梁將葛從周忠義驍勇每臨陣東西南北忽焉如神晉人稱爲分身將　又葛從周有水營鐵甲十年不磨治亦如鏡面遇賊戰不利甲必前昏事已還復從周常以候尅衂其驗如神日以香酒奉之設次于中寢曰金翅將軍之位　玉堂閒話葛侍中鎮兗之日威名著于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五代史霍存洺州曲周縣人性驍勇善騎射在黃巢中已爲將領唐中和四年太祖大破巢軍于王滿渡時存與葛從周張歸霸皆自巢軍來降太祖宥而納之）存爲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敗晊于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五代史其後破王夏寨擊殷鐵林並在戰中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戰立功時秦賊張晊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殺五千人連破四寨盡得其輜重從討盧塘張晊殪萬餘人存功居多我軍之圍濮州也有賊升眺樓大詬太祖怒召存射之矢一發而屍隕其下賞賚甚厚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又佐龐師古至呂梁敗時溥二千餘衆以是累遷官）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爲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求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獘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于石佛山存中流矢卒（五代史初王師渡淮乏食不甚利惟存軍戰有功淮賊乃引退太祖之討宿州也葛從周以水壞其垣丁會以師乘其墉存戰壘外敗其軍宿人乃降明年佐郴王友裕擊時溥于碭山破之獲蕃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是歲復與晉軍戰于馬牢川始入爲前鋒出則後拒晉不敢逼乃渡河襲淇門殺三千餘人曹州刺史郭紹賓之來歸也存以師援之遂代其任始朱友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既而師陷圍中以急來告存傾二百騎馳擊退之）

（太祖喜拔為諸軍都指揮使景福二年春太祖親至曹州留騎軍數千令存將之且日有急則倍道兼行以赴之俄聞朱瑾領兵二萬入援彭門存乃領騎軍馳赴之與徐兗之衆合戰于石佛山下大敗之存亦中流矢而卒時人稱其忠勇）太祖已即位閱騎兵于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五代史初朱珍李唐賓之沒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戰伐功績多與師古同始遙領部州牧又改貿州後用為權知曹州刺史官至檢校右僕射及太祖登極屢有征討因起猛士之歎一日幸講武臺閱兵謂諸將曰霍存在朕安有此勞苦耶諸君其思之他日語又如是梁贈官至太保子彥威後唐明宗朝為青州節度使）

張存敬譙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因危窘出奇計（五代史張存敬譙郡人也性剛直有膽勇臨危無所畏懼唐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折節頗見親昵首為右騎都將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于危蹙之間顯有奇畧由是頻立殊功）

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于河陽太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為諸軍都虞候（五代史光啟中李罕之會晉軍圍張宗奭于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敵將諸軍與之敵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大順二年為諸軍都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于老鴉隄還攻王鎔于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莫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十餘里（五代史佐霍存董大軍收宿州以功奏加檢校兵部尚書太祖東征徐兗存敬屢有俘斬之功凡受指顧皆與機會矢石所及必以身先太祖尤加優異以為行營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乾寧三年充武寧軍留後行潁州刺史光化二年夏四月幽滄侵淩魏郡復以存敬為都指揮使三年大舉與葛從周連統諸軍攻浮陽樹數十柵圍劉守文累月時幽州劉仁恭舉兵來援存敬督軍擊之于乾寧軍南老鵶隄是日燕人大敗斬首五萬級生擒馬慎交已下一百餘人獲馬萬蹄其年秋九月引軍攻鎮州存敬勒衆涉滹沲河師人鼓行而進逢鎮之遊兵數千因逐之直入鎮之甕門收鞍馬牛驢萬計翌日鎮人納質而旋尋為宋州刺史踰年甚有能政復擁衆伐薊門數旬間連下瀛莫祁景四州擒俘不可勝紀自懷德驛與中山兵接戰枕屍數十里中山閉壁請降）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五代史天復元年春太祖以河中節度使王珂與太原結親憑恃驕恣命存敬統大軍討之即日收絳州擒刺史陶建釗降晉州刺史張漢瑜二郡平進圍河中王珂請降太祖嘉之乃以存敬為護國軍留後未幾檢校司空尋移宋州刺史將之任所寢疾踰旬卒于河中太祖聞之痛惜移晷開平初

追贈太保乾化三年又追贈太傅）存敬子仁穎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穎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為大理卿卒贈秘書監（五代史子仁愿晉天福中仕至大理又張仁愿字善政開封陳留人也祖晟唐右武衛大將軍父存敬梁河中節度觀察留後累贈中書令梁書有傳仁愿梁貞明初以勳臣之子起家為衛尉寺主簿改著作佐郎左贊善大夫賜緋魚袋唐同光初遷大理正天成元年自將作少監轉大理少卿長興中歷昭武歸德兩鎮節度判官四年復入為大理少卿清泰中除殿中監天福五年拜大理卿八年轉光祿卿仁愿性溫雅明法書累居詳刑之地讞疑獄號為稱職兄仁穎梁朝仕至諸衛將軍中年以風恙廢于家凡十餘年仁愿事之出告反面如嚴父焉士大夫推為孝友仁穎善理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仁愿開運元年再為大理卿時隰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澈功臣之後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遣伏法議者賞之開運二年以疾卒年五十一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五代史符道昭淮西人性强敏有武畧秦宗權用爲心膂使監督諸軍後爲騎將尤能布陣勇聞于時然剛而無操善迎人意一見若盡肺腑必甚愛其才而道昭之心腹颺矣秦宗權之將敗也有薛潛者支擘隊伍道昭謂所私曰蔡弱矣乃歸潛潛欲敗復奔洋州依葛佐）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彞以鄜州降以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五代史佐攻興元軍不利復奔于岐宋文通愛之養爲己子名繼遠遂易其宗及得軍職悉超儕伍後爲巴州刺史又奏爲隴州防禦使兼中軍都指揮使太祖迎奉昭宗駐軍于岐下道昭頻領騎士敢鬥戰屢爲王師所敗遂來降太祖素聞其名待之甚厚昭宗反正奏授秦州節度使同平章事遣兵援送不克而還先是李周彞棄鄜州自投歸國署爲元帥府行軍左司馬寵冠覇府及道昭至以爲右司馬使與周彞同領寇彥卿南大豐閻寶已下大軍伐滄州）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五代史及太祖幸魏州討牙軍中軍前有魏博將山河營指揮使左行遷聞府中有變引軍還屯歷亭自稱畱後從亂者數萬人道昭佐周彞與彥卿已下大破之殺四萬餘人擒左行遷斬之有史仁遇亦聚徒數萬據高唐又破之擒仁遇以獻乘勝取澶博二州平之復殺萬餘人）道昭爲將勇于犯敵而少成算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彞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

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五代史道昭性勇果多率先犯陣屢有摧失而周彞彥卿掎角繼進連以捷告護兵者上功不實皆以道昭爲首太祖陰知之俱不議賞及滄州之圍也不用騎士令道昭牧馬于唐陽太祖受禪後委州兵柄與康懷英等攻潞州以蚰蜒塹繚之飛鳥不度旣踰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道昭爲晉軍所殺）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武以爲客將（五代史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爲牙職太祖初鎮夷門以捍聰敏擢副典客）使從朱珍募兵淄青（五代史唐中和四年夏太祖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令收兵于淄青間命捍監其兵路逢大敵皆破之入博昌獲精兵三萬以歸四月合大軍敗蔡賊秦宗賢數萬衆于汴西）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城中（五代史文德元年十一月蔡將申叢折宗權足納款于太祖使捍奏其事加兼御史大夫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至常山而王鎔危懼送款于太祖命捍入壁門傳諭時兩軍未整守門者戈戟千匝捍馳騎而入竟達其命又移師以攻中山至懷德驛大破定人五萬衆王處直乞降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迴）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五代史太祖迎昭宗于岐下以捍爲親軍指揮天復三年正月宋文通令客將郭啓奇使于太祖命捍復命昭宗聞其至卽召見詢東兵之事仍以錦服銀鞍勒馬賜之翼日授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登州刺史昭宗還京改常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

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五代史四月太祖伐王師範于青州改左右長直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正月授宋州刺史四月加檢校司徒太祖受禪授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親軍馬步都虞候及上黨纏兵太祖親往巡撫以捍爲御營使大軍次昻車斥候來告蕃戎逼澤州命捍以兵千人赴之并軍遂遁車駕還京授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晉人侵晉州從幸陝迴加檢校太保及從駕幸河中詔追王重師赴行在以捍爲雍州節度觀察留後幾踰月劉知俊據同州反潛使人以厚利陷捍將校遂爲部下所執送于知俊知俊縶捍歸于鳳翔爲李茂貞所害開平四年贈太傅末帝即位又贈太尉捍便習賓贊善于將迎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其間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承命奔走敷揚命令勤幹涖職以至崇顯焉）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爲牙將（五代史寇彥卿字俊臣大梁人也祖琯父裔皆宣武軍牙校）太祖初就鎭以爲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五代史太祖鎭汴以彥卿將家子擢在左右弱冠選爲通贊官太祖爲元帥補元帥府押牙充四鎭通贊官行首兼右長直都指揮使累奏授檢校司徒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五代史羅紹威將誅牙軍遣使告于太祖太祖命彥卿使于魏密與紹威謀之竟成其事彥卿之力也）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騅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將也初太祖與崔允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爲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允朱温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能改齋漫錄五代史寇彥卿傳朱全忠迫遷昭宗于洛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霑襟余以干字非是盖酈元水經注曰紇眞山冬夏積雪鳥雀凍死者一日千數故紇干爲無據）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

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五代史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善騎射好書史復善伺太祖之旨凡所作爲動皆云合太祖每言曰敬翔劉捍寇彥卿蓋爲我而生其見重如此太祖有所乘烏馬號一丈烏嘗以賜彥卿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鳳翔累與岐軍對陣時彥卿爲諸道馬步軍都排陣使嘗躬擐甲冑乘其所賜烏馬馳騁于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王也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改邢州刺史尋遷亳州團練使）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街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捽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

S
Z121.5
15a
2083948
ZW 21101000562781

請論如法（五代史崔沂大中時宰相魏公鉉之幼子也兄沆廣明初亦爲宰輔沂舉進士第歴監察補闕昭宗時累遷員外郎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同舍顏蕘錢珝俱秉筆見蕘珝贍速草制數十無妨譚笑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疎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爲諫議大夫入梁爲御史司憲糾繆繩違不避豪右開平中金吾街使寇彥卿入朝過天津橋市民梁現者不時迴避前導伍伯捽之投石欄以致斃彥卿自前白于梁祖梁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宜論令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彥卿位是人臣無專殺之理況天津橋御路之要正對端門當車駕出入之途非街使震怒之所況梁現不時迴避其過止于鞭笞捽首投軀深乖朝憲請論之以法梁祖惜彥卿令沂以過失論沂引鬬競律以怙勢力爲罪首下手者減一等又闕毆條不闕故毆傷人者加傷罪一等沂表入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多之遷左司侍郎改太常卿轉禮部尚書貞明中帶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沂至府客將白以副留守合行廷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煩莊宗興復唐室復用爲左丞判吏部尚書銓選司坐累謫石州司馬明宗卽位召還復爲左丞以衰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卒于龍門之別墅時年七十餘贈太子少傅）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五代史太祖受禪爲華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歲餘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日過天津橋有老人誤衝其騶道者排之落橋而斃爲御史所彈太祖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五代史不數月除相州防禦使依前行營諸軍排陣使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太祖遇弑彥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五代史及太祖遇弑彥卿追感舊恩圖御容以奠之每因對客言及先朝舊事卽涕泗交流）末帝卽位徙鎮威勝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

五十七（五代史末帝嗣位遙領興元節度使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拒淮寇尋改右金吾衛上將軍貞明初授鄧州節度使會淮人圍安陸彥卿奉詔領兵解圍大破淮賊而迴四年卒于鎮時年五十七詔贈侍中彥卿貞幹明敏善事人主然怙寵作威多忌好殺雖顯立功名而猶爲識者之所鄙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